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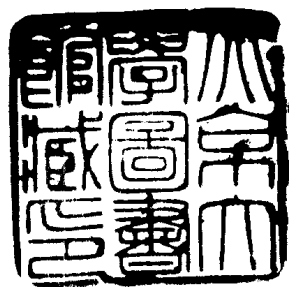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2009/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五〇冊目次

經部·書類

書經直解十三卷

〔明〕張居正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一

書經講義會編十二卷

〔明〕申時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徐銓刻本

..... 三八八

書經直解十三卷

〔明〕張居正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經直解

十三篇》提要

書經直解卷之一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撰

虞書

虞是帝舜有天下之號。這書共有五篇。都是虞舜時史官所作。以記當時之事者。故總謂之虞書。

堯典

堯是唐堯。典是典籍。這第一篇典籍載唐堯的事。所以謂之堯典。

書經直解卷之一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若是發語之辭。稽是考。放是至。勳是功業。欽是敬。明是通明。文是文章。思是思慮。安安是無所勉強。允是實。克是能。格是至。史臣說稽考古時帝堯他的功業極其廣大無一處不到。所以謂之放勳。然堯之有此大業者。以其有盛德為之本耳。論他的德性。欽敬而不輕忽。通明而不昏昧。文章著見。思慮深遠。這

四德又都出於自然安而又安不待勉強其德性之美如此所以行出來恭敬是着實恭敬無一些虛偽行出來謙讓是真能謙讓無一些矯強堯有這等盛德所以光輝發見於外者極其顯著凡東西南北四海之外無不被及上天下地之間無不充塞此正所謂放勳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書經直解卷之一

三

俊德是大德即上文所謂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便是親是親愛睦是和睦平是均章是明協字解做合字於是嘆美詞變是變惡為善時字解做是字雍是和史臣承上文敘放勳的實事說道德性在人萬理咸備本自峻大但為私欲昏蔽所以小了惟堯能明其大德渾然天理不為私欲所蔽大德既明則身無不修而萬化之本立矣由是推此德去親愛自家的九族那九族每就親愛和睦沒

有乖爭一家都齊了又推此德去普教那畿內的百姓那百姓每就感動興起箇箇曉道理沒有昏昧一國都治了又推此德去合和那萬國之民那黎民也就變惡為善雍雍然成醇美之俗天下都平了一家齊是勳放於家矣一國治是勳放於國矣天下平是勳放於天下矣然則四表豈有不被而上下豈有不格者乎所謂放勳之實如此

《書經直解卷之一

三

乃字接着前面說羲氏和氏是掌管天文的官若是順昊是廣大的意思曆是曆書象是觀天的器具史臣前面既稱述堯的功德此以下是敘堯的政事就接着說帝堯當時命羲氏和氏二人掌管推步天文分付他兩箇說日月星辰運行于昊天有一定的度數布列于昊天有一定的位次你須要加意敬謹順其自然之理不可怠忽違背妄意穿鑿把那推算的曆書與觀天的象器推驗那日月

星辰的度數位次不可分毫差錯。然後造為曆書。曆造成了。又要一心敬謹。頒行天下。授與有司。使天下的人都依這曆本上說話。及時幹那農桑等事。庶不失先後早晚之宜也。蓋君道莫大于敬天勤民。故堯特以治曆明時為首務如此。

分命羲仲。宅嵎夷。日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羲仲是官名。宅是居。暘谷是所居官次之名。

書經直解卷之一

四

寅是敬賓。是以禮相接。如賓客一般。平是均平。秩是次序。日中是春分晝夜相停。星鳥是南方朱鳥七宿。殷字解做中字。析是分散。孳是生。尾是交接。帝堯總命羲和造曆。既成。猶恐推步有差。又命四箇官分管四時。以考驗之。這一節是命官專管春時的事。帝堯分命羲仲。使他居於嵎夷東表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暘谷。於春分初出之日。以敬禮而賓接之。記那日影的尺寸。凡春月歲功方興。所當

作起的事。則均平而秩序之頒布。以授于民。又必考之春分晝日的晷度。果是五十刻。與夜相停否。考之春分初昏之時。果是南方朱鳥七宿適當午位否。這兩件相合了。可見仲春為陽氣之中矣。又驗之於民。先時冬寒。民皆聚於室內。到春時都散處在外。可以驗其氣之溫。又驗之於物。鳥獸到這時節。也都孳尾生育。可以驗其氣之和。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上春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

書經直解卷之一

五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是重。羲叔是官名。南交是南方交趾之地。南交下當有日明都三字。訛是變化的意思。星火是東方蒼龍七宿中大火星。因是因春之析。希是少。革是更易。這一節是命官專管夏時的事。帝堯重命羲叔。使他居於南方交趾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明都。凡夏月時物長盛。該變化的事。都均次其先後之宜。授

與有司。當夏至日午時。敬以伺日。記那日影的長短。又必考之于日。夏至晝間。果六十刻為最長否。考之于星。大火心宿。夏至初昏。果見于正南否。這兩件相合了。可見仲夏得正陽之氣矣。又驗之於民。春時已是分散居住了。此時天氣愈熱。越發分散居住。又驗之於物。那鳥獸的毛。都希疎變易。亦以氣愈熱故也。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上夏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

書經直解卷之一

六

分命和仲。宅酉。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和仲。是官名。餞。是送。酉成。是秋間談成就的事。虛是北方玄武七宿中之虛星。夷。是平。毳。是鮮好。這一節。是命官專管秋時的事。帝堯分命和仲。使他居於西極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昧谷。於秋分將入之日。以敬禮而餞送之。記那日影的尺寸。凡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的事。都均平而秩序之。頒布以授于民。

又必考之秋分夜間的晷度。果是五十刻與晝相停否。考之秋分初昏之時。果是虛星道當午位否。這兩件相合。可見仲秋為陰氣之中矣。又驗之於民。先是夏間。民皆苦於炎熱。到此時。則暑退而人氣舒平。又驗之於物。鳥獸到這時節。毛羽也都更生。一查潤澤鮮好。以上都是考驗那曆書上秋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

書經直解卷之一

七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和叔。是官名。在字。解做察字。朔易。是冬間談改易的事。昴。是西方白虎七宿中之昴星。隩。是室中深奧的去處。氄。毛。是更毳細毛。這一節。是命官專管冬時的事。帝堯又重命和叔。使他居北方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幽都。凡冬月歲功已畢。所當變舊為新的事。都均平而審察之。以授與有司。又必考之于日。冬至晝間。果是四十刻為最短否。考之于星。冬至

初春果是昴宿見於正南否。這兩件相合。可見仲冬得正陰之氣矣。又驗之於民。此時天氣寒泣。都聚居於深室之內。又驗之於物。那鳥獸每都生出奕毳細毛。以自溫適。亦以氣寒故也。以上都是考驗那曆書上冬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夫帝堯既總命羲和造曆。又分命四臣考驗。敬天勤民之心。可謂切矣。然其大要。曰寅賓曰寅饒曰敬致。其為欽若之心。則一也。曰平秩曰平在。其為敬授之心。則一也。何莫而不本於一欽之所運用哉。觀堯典者。求其心法可也。

書經直解卷之一

八

帝曰。咨。汝羲暨和。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咨。是嗟歎。春是天運一周。釐是治。工是官。庶績是衆功。熙是廣。帝堯既命羲和造曆。分時考驗。至此又告之說。道嗟汝羲氏及和氏。既受命造曆。當知置閏之法。蓋每歲有十二月。每月有三十日。是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

數也。使氣朔皆合。此數何消置閏。但天運一周。與日相會。而二十四氣完備。叫做一暮。這一暮之數。凡三百又六旬又六日。以一歲三百六十日的常數較之。多五日有零了。是為氣盈。盈者言有餘也。又月與日會。每不較三十日。一歲有六箇月小盡。以一歲三百六十日的常數較之。又少五日有零。是為朔虛。虛者言不足也。合氣盈朔虛兩項之數。每歲常餘出十日。至三歲共餘出三十日。若不設箇

書經直解卷之一

九

閏月以歸其餘。則這餘日又占過一月。歲歲那移。久而愈差矣。所以必須以此餘日置為閏月。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使盈虛消息。氣朔分齊。然後春夏秋冬四時之節候不差。而歲功以成也。造曆既成。頒行天下。以信治百官。使百官每有所遵守。凡春而東作。夏而南訛。秋而西成。冬而朔易。以至慶賞刑威等事。莫不以時舉行。而衆功自然熙廣矣。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

吁。豈訟可乎

嚙是誰。咨是訪問。庸是用。放齊是臣名。胤子朱是堯之嗣子。丹朱。啓是開。吁是嘆其不然的意思。豈是言不忠信。訟是爭辯。帝堯問羣臣說。誰為我訪求能順時為治的人。我將登用他。當時有臣放齊對說。帝之嗣子丹朱。他的心性開通明哲。可以登用。堯嘆其不然說。丹朱為人。口不道忠信之言。好與人爭辯。曲直。他的聰明。都用在不好的去處。此等的人。必不能順時為治。豈可登用乎。

書經直解卷之一

十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遠。象恭滔天。

采是事。驩兜是臣名。都是嘆美詞。共工是官名。方字解做且字。鳩是聚。僝是見。連是背。象恭是外貌恭敬。滔天二字。先儒疑有差誤。漢儒孔氏解作其心傲狠若漫天的意思。帝堯又問羣臣說。誰為我訪求能順成事務的人。我將用他。當時有臣驩兜嘆美說道。見今有

書經直解卷之一

二

那共工官。方且集聚事務。著見其功。帝堯用之。將來必能順事。可知。帝堯嘆其不然說。道共工為人。居常無事。舌辯能言。到用着時。與其所言全然違背。不相照應。外面矯飾恭敬的模樣。中心其實傲很滔天。似這等變詐無有實心的人。如何靠得他順成事務乎。以上兩節見帝堯知人之明。夫君道在乎知人。而知人最為難事。非知其才能之難。乃知其心術之難也。胤子朱之才。共工之功。若可登用矣。堯獨察其心術之邪惡而舍之。蓋由常日與羣臣相接。聽其議論。考其行事故知之深如此。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比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湯湯是水盛的模样。割字解做害字。蕩蕩是水廣的模样。懷是包其四面。襄是駕出其上。

地之大阜叫做陵。俾是使。各是治。帝堯訪問四岳大臣說。如今天下。湯湯的大水橫流。為民之害。那水蕩蕩然廣大。將高山的四面都包了。又駕出於大陵之上。其勢浩浩然泛溢。若漫天的一般。今此下民。不得安居粒食。皆因苦嗟怨。汝諸臣中。有能除患救民者。我將任之以治水之事。於是四岳與所領諸侯在朝者。同詞嘆美說。當今之時。能治水者。其惟伯鯀哉。方命。是違背上令。圮。是敗。族。是類。帝

書經直解卷之一

三

堯因四岳薦鯀。乃嘆息而甚不然。其言說道。咈哉。鯀之為人。悻戾自用。違背上命。又與衆不和。傷害同類。這等的人。豈堪用哉。昇。是已廢而強舉的意思。四岳以伯鯀有才。故又強舉之說。今廷臣之才。實未有過於鯀者。不若姑試其可而用之。但取他能治水而已。不必求其全也。堯因四岳之強舉。不得已而用之。又戒之說。汝往當敬慎之哉。既而九載考績。鯀卒不能成治水之功。夫方命圮族。堯知鯀

之不可用。可謂知人之智矣。既知之而復用之者何。蓋陷溺之民。不可以坐視。此又急於救民之仁也。然伯鯀卒無成功。可見無德的人。雖有才能。終不能濟國家之事。用人者不可不審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鯀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書經直解卷之十

車

巽。是遜讓。否德。解做不德。明明。上明字。是顯用。下明字。是指在顯位的說。揚。是薦舉。側陋。是微賤之人。師。是衆。錫。是與。鰥。是無妻的。烝。是進。乂。是治。格。是至。刑。是法則的意思。釐。是整理。降。是下嫁。媯。汭。是地名。嬪。是為婦。帝堯欲以天下與賢。而未得其人。乃訪問於四岳說。我在帝位已七十載矣。年力衰憊。不勝煩

勞汝四岳若能用我的命令。我將讓汝以天子之位。四岳對說。帝位至重。惟有德者可以當之。我的德不稱。恐忝辱了帝位。帝堯說。汝既不肯自當。可為我旁求有德之人。如已在顯位的。汝當明顯之。有在側陋微賤的。也當薦揚之。惟賢是舉。貴賤不必拘也。於是四岳衆臣同辭與堯說。若是求之於側陋中。倒有箇鰥居在下位的人。叫做虞舜。其德可以居此帝位。堯即應而然之說。我也曾聞此人。但

書經直解卷之一

古

未知其德果是何如。四岳對說。虞舜是瞽者之子。其父則頑愚。其繼母則囂詐。繼母所生之弟名象。又傲慢不恭。這三人常謀欲害舜。舜却能諧和之。以孝道。積誠感動。使他每都進進以善自治。父母漸化而為慈。弟漸化而為順。不至於大為姦惡。夫舜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常如此。非盛德而能之乎。堯說。即舜之處。父母兄弟者。固足以見其德矣。我還試驗他。把我二女娥皇女英。都與他為妻。又看

他處夫婦之間。所以為法。則于二女者何如。於是治裝下嫁二女于媯汭之地。使為婦於虞氏之家。堯又念這二女是天子的女。今嫁於微賤之匹夫。恐生驕慢。故訓戒之說。欽哉。教他恭敬。以盡婦道。善事舅姑。不可慢也。其後二女果能遵堯之命。化舜之德。堯乃以舜為真賢。竟舉帝位而讓之焉。

舜典

舜是虞舜。這一篇書。載帝舜的事蹟。所以叫

書經直解卷之一

古

做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是光華。協。是合。帝。指帝堯說。濬。是深。哲。是智。文。是有文理。明。是心裏通明。溫。是和粹。恭。是恭敬。允。是信。塞。是實。玄德。是幽潛之德。升聞。是上聞。史臣說稽考古昔帝舜。繼帝堯之後。帝堯的盛德顯著。既有光華。帝舜之德。又有光華。與帝堯相合。然其德何如。蓋常人之

有智者或失之淺露。明者或過于伺察。惟舜之智神機默運。不可測識。乃沉深而有智。與那淺露的不同。舜之明。虛靈內照。自有經緯。乃文理而光明。與那伺察的不同。常人恭以持己者。或過于嚴峻。實以待人者。或出于矯飾。惟舜則和粹而恭。敬其恭也。藹然可親。而無嚴峻之形。誠信而篤實。其實也。表裏如一。而無矯飾之意。夫濬哲文明。就與堯之欽明文思安安一般。溫恭允塞。就與堯之允恭克讓一般。信乎重華協于帝也。舜既有這四者。幽潛之德。是以身雖在畎畝之中。而令聞已上達于帝堯。堯乃先命以司徒百揆四岳的職位。而終禪以天下焉。

慎徽五典。五典堯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微。是美。五典。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常之道。百揆。是官名。凡百庶政。都經他揆度。故名為百揆。四門。是四方諸侯來朝之門。穆

穆是和順的意思。麓是山脚。烈是迅猛。迷是錯亂。堯將禪位於舜。先試之以事。以觀其才德何如。初使他為司徒之官。職掌五典。舜則小心敬畏。以美其教化。由是父子從其親。君臣從其義。夫婦從其別。長幼從其序。朋友從其信。人人皆順從。無違教者。又使他為百揆之官。統領庶務。舜則以時整理。由是禮樂刑政。紀綱法度。件件都修舉。無廢弛者。又使他兼四岳之官。賓禮四方來朝的諸侯。舜則以禮感化。由是四方諸侯。都穆穆然雍容和順。無乖戾者。當洪水為災。堯又使舜入山林中。相視高下。適遇着猛風雷雨。舜則神色自若。初不驚懼迷亂。這又見他度量過人處。夫堯將難事。歷歷試舜。而舜之盛德。無所不宜如此。所以舉天下而付之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是來。詢。是謀。乃。字。解。做。汝。字。底。是。致。陟。是

升。帝堯試舜之後。欲禪以帝位。乃呼而命之。說道。來汝舜。汝於前日登庸之初。我曾歷歷謀汝。以司徒百揆四岳等事。以考其敷奏之言。其後試驗之行事。則見汝之言。皆致可有功。隨用隨效。於今已有三年之久矣。夫觀其言行之相符。則其謀皆由於素定。觀其久暫之一致。則其事非出於強為。汝之德。真可以付託天下。今當代我升于帝位。可也。舜猶以己德有愧。欲遜讓于有德之人。不敢承嗣帝

書經真解卷之一

不

位焉。夫堯以天下與舜。而舜又以天下讓賢。聖人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正月上旬。受終于文祖。

上日。是初一日。文祖。是堯的始祖。舜既不肯嗣位。而堯之命。又難以終辭。於是但受攝位之命。替堯權管國事。乃以正月初一日。告于文祖之廟。堯自此終了帝位之事。而舜承受之矣。必於正月初一日者。正始也。必告文祖者。尊祖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字解。做察字。璿。是美珠。璣。是觀天之器。以珠飾之。故名璿璣。衡。是璣上的管子。橫施於璣上。周旋運轉。窺測周天的度數。以玉為之。故名玉衡。齊。是考驗。七政。是日月與金木水火土。五星。其運行于天。有遲速順逆。隨時布令。著見災祥。如人君之有政事一般。故名七政。帝舜攝位之初。未遑他務。首先整頓那觀天的器具。察視璿璣玉衡。考驗日月五星的踰度。將以定天時。授人事。而成天下之務焉。蓋帝王致治之道。莫大於敬天勤民。故帝堯即位。即命羲和欽若昊天。帝舜受攝。即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其敬天勤民之心。先後一揆也。

書經真解卷之一

尤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肆字。解作遂字。類。禮。望。都是祭名。類。是比類。郊。天有常禮。今雖不是郊祀的時節。而其禮與之相類。故謂之類。禋。是精誠。宗。是尊。四時。

寒暑。日月。星。水。旱。這六者皆禮所當尊。故謂之六宗。望。是望而祭之。徧。是周徧。舜既受終。觀象。遂以攝位。告于上下神祇。其行祭。告昊天上帝之禮。則與郊祀的禮儀一般。無敢簡畧。其行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這六樣的祭禮。則皆精意致享。無敢怠忽。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其神遠在各處。不能親至其地。則隨其方向。遙望而祭之。無有不備。丘陵墳衍。及歷代帝王聖賢之類。有功於民。載

書經直解卷之一

于

在祀典者。則一一周徧祭告。無有所遺。蓋人君一身。乃是天地百神之主。故舜于攝位之初。首舉祀典如此。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是歛。五瑞。是五等諸侯所執。以為信的。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敔。男執蒲璧。既。是盡。四岳。是四方諸侯。羣牧。是九州牧伯。羣后。就指四岳羣牧說。帝舜攝位之初。於正月內。先徵召天下公侯。伯子男五等諸

侯。將他所執的圭璧。都取來辨驗。蓋諸侯始封。天子授他圭璧。以為瑞信。至來朝時。乃合符于天子。而驗其真偽也。到正月盡間。則四方諸侯。九州牧伯。漸次有至者矣。遠近不同。到有先後。舜則每日使他隨到隨見。不必取齊。蓋人少陸續相見。則接待之禮。既得周全。詢問政務。又得詳盡矣。既見之後。遂將那五瑞。依舊班賜與他。蓋諸侯所執圭璧。前日皆受之于堯。今舜歛而班之。使知天下既歸于

書經直解卷之一

主

舜。這圭璧便是舜之所授。所以與天下正始。以示更新之意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三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秩。是祭祀中牲幣祝號之次第。五玉。即上文

所謂五瑞。三帛。是諸侯世子以下所執的帶。帛有纁。玄。黃。三樣。二生。是卿大夫所執的羔與鴈。一死。是士所執的雉。鳥。格。是至。藝。祖。是始祖。特。是止。用牛一隻。叫做特牲。舜攝位之初。四方諸侯來朝已畢。遂舉行巡守之禮。是年二月。先往東方巡守。至于東岳泰山之下。燔柴祭天。以告至。望秩。以祀東方之各山大川。遂就此地。接見東方的諸侯。因察侯國中時候之早晚。月令之大小。與夫日辰之甲乙。比義和所頒布的曆書何如。有不合的。就責他改正。務使同奉朝廷的正朔。又審驗侯國中律呂之高下。清濁。丈尺之長短。斗斛之大小。權衡之輕重。比朝廷所降的規則何如。有不同的。也就責他改正。務使同遵朝廷的制度。又修明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不使廢墜。使天下的風俗無不同。至于諸侯朝見的。各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以為贄。既修五禮。又將五禮中所用的器具。各處都要一一相同。不

許彼此異制。使天下的禮器無不一。此數事皆了畢。乃轉而回還。至五月的時節。又往南方巡守。到南岳衡山之下。朝見南方的諸侯。凡告天。祀神。一正朔考制度。尚風俗等事。都與巡守東岳的禮一般。至八月的時節。又往西方巡守。到西岳華山之下。其禮與初時所行的一般。至十一月時節。又往北方巡守。到北岳恒山之下。其禮也與巡守西方時所行的一般。巡守既畢。于是回還京師。親到藝祖之廟。用一牛祭祀。而以巡守事完告之。蓋人君之於祖宗。事死如事生。凡出時必告。行返時必告。歸禮當如此。夫虞舜以一歲之間。徧巡四岳。當時國不稱費。民不告勞者。蓋古時儀衛不多。凡事簡省。至于後世。一巡一幸。千騎雲從。供億浩繁。而萬民騷動。巡守之禮。殆不可復矣。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敷奏是陳奏。試是考驗。庸是有功於民。舜既舉行朝覲巡守之禮。遂立為定制。每五年之間。天子以一年巡守。徧到四岳與諸侯相見。諸侯以四年次第來朝。天子巡守後之次年。東方諸侯來朝。又次年。南方諸侯來朝。又次年。西方諸侯來朝。又次年。北方諸侯來朝。四方諸侯都已朝畢了。又次年。則天子復出巡守。當諸侯來朝之時。都着他把在國所行的政事。一敷陳奏聞於上。猶恐他說的雖好。

書經直解卷之一

禹

而所行或不盡然。又明白考驗其治國之功績。果是實否。若真能修舉職業。有功於民。則賜他路車章服。以旌異之。使善者愈有所勸。而不善者亦知所勉。五年之間。巡守朝覲。殆無虛歲。古之君臣。皆勞身動民如此。故上無不究之澤。而下無不達之情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是始。封是表。濬是開導。先時天下只有冀充青徐荆揚豫梁雍九州。至舜即位。因冀青

二州地方太廣。政教難周。於是始分冀州以東恒山之地為兗州。其東北暨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添此三州。通前九州。共成十二州。所以均疆域而通政教也。既分了十二州。又於每州之內。各擇其一山之高。大者封表之。以為一州之鎮。如冀州則表霍山。兗州則表泰山之類。所以定望祭而擊瞻仰也。又濬導十二州之川。凡水道稍有不利者。即一一開通。不使壅塞。此

書經直解卷之一

堯

時雖洪水已平。而猶以修舉水利為急務。蓋思慮預防之意也。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是如天垂象以示人。典字。解作常字。刑。是墨。剝。削。宮。大辟。五樣刑法。流。是遷徙遠方。宥。是寬宥。眚。是過誤。災。是不幸。肆。是釋放。怙。是倚恃。終。是再犯。賊。是殺。恤。是憐憫的意思。帝

舜設為墨。剡。荆。官。大。辟。五。樣。常。刑。明。示。天。下。
如。日。月。星。辰。垂。象。一。般。使。人。曉。然。皆。知。不。敢。
冒。犯。所。以。待。罪。之。重。者。若。雖。犯。在。五。刑。而。情。
有。可。疑。者。則。發。遣。去。遠。方。以。寬。宥。之。此。重。中。
有。輕。者。也。五。刑。之。外。又。以。皮。作。鞭。用。為。官。府。
之。刑。懲。治。吏。胥。竹。片。荆。條。二。物。名。為。扑。用。為。
學。校。之。刑。責。治。生。徒。所。以。待。罪。之。輕。者。其。或。
罪。在。可。議。例。難。加。刑。者。則。許。他。以。黃。金。納。官。
贖。免。其。罪。此。又。輕。中。極。輕。者。也。此。五。者。皆。制。

書經直解卷之一

五

法。之。條。理。法。之。正。也。若。是。犯。罪。之。人。有。偶。然。
差。誤。出。于。無。心。的。有。遭。逢。不。幸。陷。于。有。過。的。
這。兩。項。情。有。可。原。則。徑。從。釋。放。赦。免。其。罪。若。
是。依。倚。勢。力。敢。於。作。惡。或。不。改。前。非。至。于。屢。
犯。的。這。兩。項。情。甚。可。惡。則。依。律。治。罪。或。殺。或。
刑。不。准。宥。贖。這。兩。句。是。用。法。之。權。衡。法。外。之。
意。也。夫。舜。之。制。刑。輕。重。取。捨。錯。綜。斟。酌。極。其。
謹。慎。敬。而。又。敬。者。果。何。心。哉。惟。念。夫。死。者。不。
可。復。生。刑。者。不。可。再。續。故。雖。兢。業。戒。慎。猶。以。

為不能盡得天下之情。深恐刑罰一或失當。
則必濫及于無辜。其哀矜憐恤之仁。常寓于。
法制之內。所以又說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蓋刑罰以禁惡。乃聖人不得已之意。而欽恤。
以慎刑。尤聖人不忍人之心。以此為心。豈有。
刑罰不中者哉。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書經直解卷之一

五

工。驩。兜。是。二。臣。名。三。苗。是。南。蠻。之。君。鯀。是。崇。
伯。幽。洲。崇。山。三。危。羽。山。是。四。面。極。邊。的。去。處。
舜。之。用。刑。雖。以。好。生。為。心。寬。恤。為。念。然。於。有。
罪。之。人。亦。不。容。不。誅。也。當。時。之。臣。若。共。工。驩。
兜。二。人。相。助。為。惡。三。苗。之。君。恃。險。為。亂。不。服。
王。化。伯。鯀。方。命。圯。族。治。水。無。功。天。下。之。人。謂。
之。四。凶。當。堯。之。時。未。及。誅。戮。及。舜。攝。位。以。此。
四。人。者。稔。惡。不。悛。罪。在。不。宥。乃。發。遣。共。工。於。
北。邊。之。幽。洲。安。置。驩。兜。於。南。邊。之。崇。山。驅。逐。

三苗之君於西裔之三危。拘囚崇伯。鯀於東裔之羽山。這四箇凶人。都是天下人心之所共惡者。舜為天下除害。各因其罪而罪之。故天下之人。皆以舜為刑當其罪。無不心悅而誠服也。夫人君治天下。大要在賞罰兩件。必至公至當。纔能服人。前面說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記舜賞當其功。此言四罪而天下咸服。是記舜罰當其罪。

二十有八載。帝乃祖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

海遏密八音

帝是帝堯。殂是升。落是降。人死則魂升于天。魄降于地。故叫做殂落。過是絕。寧是靜。八音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件音樂。舜攝位至二十又八年。帝堯乃崩。畿內的百姓哀痛深切。就如居自家父母之喪一般。至於三年之久。四海的人民亦皆不忍作樂。絕靜了八音。蓋帝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所以人心思慕之深。至於如此。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就是正月。元日是初一日。格是至。文祖是帝堯的始祖。已見上文。先時舜受終於文祖。不過是替帝堯攝得天子之事。至堯崩之後。舜服三年喪既畢。天下之人。都來歸舜。不容遜避。舜於是以除喪之明年正月初一日。復至文祖廟祭告。纔即天子位焉。必以月正元日者。蓋月正乃一歲之始。元日又一月之始。人君即位改元。必與天下更始。故取歲月之首以重其事也。上一節是記堯之終。此一節是記舜之始。

詢于四岳。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既告廟即位。首先召見四岳大臣。訪問他治天下的道理。以人君為治。第一件是進用賢才。然賢才或隱于山林。或屈在下位。朝廷未必盡知。於是大開那進賢的門路。使四方但有德行。有才能的。皆得以進用。而無閉塞阻當之虞。又以人君一身聰明有限。天下事

豈能盡見。豈得盡聞。於是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以天下之耳目。為上之耳目。使人人眼裏。但有所見。耳裏。但有所聞的事情。都許直言來告。而無遮隔壅塞之弊。夫關四門。則賢才無不進。明四目。達四聰。則下情無不通。帝舜之勵精圖治如此。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通。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牧。是養民之官。柔。是寬以撫之。能。是要他馴。

《書經直解卷之一

手

習于教化的意思。惇。是厚。德。是有德的人。允。是信。元。是仁厚的人。難。是拒絕。任人。是包藏凶惡的人。帝舜既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官牧養百姓。于是呼十二州之牧而告之說。牧民之道。當使民足食。而足食之道。在不違農時。必須輕徭薄賦。禁止興作。使民皆得以盡力於農畝之事。然後民食可得而足也。民食既足。教化可興。一州之民。有在遠方的。則當寬以撫之。使樂于歸戴。有在近處的。則當

馴而習之。使入于禮法。人有德行的。則親厚之。有存心仁厚的。則信任之。使得以助我之治。若那深情厚貌。包藏凶惡的人。則須深惡痛絕。使不得倖進。以貽害于民。爾十二牧。若于這幾件。處置各得其宜。則不但中國之人。皆順其治。雖遠而蠻夷外國之人。慕我治化。亦相率而服從矣。夫安民之道。固在於知人。用賢。然天下事。眾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所以帝舜之命十二牧。既說惇德允元。教他親信君子。又說箇難任人。教他隄防小人。聖人之遠慮如此。萬世圖治者。所當深念也。

《書經直解卷之一

圭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暨臯。陶。帝曰。兪。汝往哉。

奮。是起。熙。是廣。帝指帝堯。載。是事。宅。是居。亮。是明。惠。是順。疇。是類。懋。是勉。帝舜咨訪四岳。

說。今之天下。乃帝堯之天下。今之事功。乃帝堯之事功。爾在朝之臣。有能奮起事功。熙廣帝堯之事者。我將使他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使件件各得其宜。因以順成庶類。使物物各遂其性。此輔弼重任。不知何人可以當之。於是四岳及所領諸侯。一同舉薦說。今有伯禹。見做司空之官。可居此任。帝舜素知禹賢。即以羣臣之舉為然。而咨以命禹說。汝為司空。能平水土。今命汝仍以舊官。兼行百揆之事。當勉勵不怠。以成亮采惠疇之功可也。

禹聞帝舜之命。不敢自任。乃拜下稽首。讓于稷。契及皋陶。說。此三人皆有才德。可居百揆之任。帝舜以此三人固賢。而禹功冠羣臣。自宜首用。故但然其舉不聽其讓。說。百揆重任。非汝不可。汝其往就職事哉。人主之務。莫先於擇相。故帝舜即位之初。首發百揆之命。而當時諸臣濟濟相讓之美。千古之下。猶可以想見焉。

書經直解卷之一

五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棄是后稷的名。阻是困阨。后是君。棄以功受封於郃。為郃君而居稷官。故謂之后稷。播是布種。穀非一種。故謂之百穀。棄自幼年。便好耕種。帝堯時已命為后稷。教民播穀。至是帝舜因禹之讓。乃申命之說。洪水初平。地利未能盡興。天下人民。還有阨於饑餓。不得飽食的。今命汝仍為后稷之官。任養民之職。教百姓。每因天時之早晚。順地勢之燥濕。以播種。此百穀。使人人都得飽食。而無阻饑之患。于以終汝后稷之事。可也。

書經直解卷之一

五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親是親睦。五品是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倫中的名位等級。遜是順。司徒是掌教化之官。敷是宣布。五教即是五品之教。寬是從容不迫。契在帝堯時已作司徒。至是帝舜因禹之讓。亦申命之說。今天下百姓每多不相

親愛主倫的品節也多不遜順。我甚憂之。今命汝仍為司徒之官。任教民之職。汝必用心敬謹。以宣布五品之教。使人知所遵守。不可少有怠忽。而又必從容寬裕。以待民之漸化。不可過於急迫。于以終汝司徒之事。可也。蓋人君之治天下。以養民教民二者為急務。故帝舜命相之後。即於后稷司徒之命。慍慍焉。然必先稷而次司徒者。蓋衣食既足而後教化可興。亦王道之序也。

書經直解卷之一

五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猾是亂。夏是中國文明之地。劫人的叫做寇。殺人的叫做賊。姦宄是陰謀為惡的人。在外的叫做姦。在內的叫做宄。士是士師。掌刑之官。服是服其罪。宅是居止。帝舜因禹讓及皋陶。亦申命之說。如今四方蠻夷猾亂中國。中國之人乘機作惡。有為寇為賊的。有為姦為宄的。其為生民之害多矣。汝皋陶舊為士師

之官。今命汝仍居此職。凡寇賊姦宄罪不可宥者。當治以墨劓剕官大辟五等之刑。使服其罪。然刑雖有五。而服則有三等之就。惟死刑棄之于市。官刑則下繫室。餘刑亦就屏處。不使誤而至死。於寇賊姦宄罪有可議者。則制五等流刑以宅之。然流雖有五。而宅但為三等之居。惟大罪投諸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各有遠近不同。汝之用刑。必致其明察。凡輕重遠近之間。不使少有差錯。乃能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夫民教之不從。乃可加以刑罰。觀舜命官治刑在教民之後。可見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也。

書經直解卷之一

五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桀。斯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若是順理整治的意。思垂是臣名。共子是官名。專管工作的事。桀。斯。伯與。是三箇臣名。諧是和。帝舜問于廷臣說。誰能依順那物理。整治我百工之事者。我將任用之。羣臣同辭對

說有臣名垂者其人有巧思。可當此任。帝舜遂以羣臣之舉為然而咨以命垂說。汝當做共工之官。順治百工。以整理興作之事。垂乃下拜稽首讓于矢。折及伯與。說這三人皆有才能堪居此任。帝舜以此三人雖賢終不及垂。故但然其言不許其讓。而命之說。共工之任。非汝不足以當之。汝其往任此職。以諧和百工之事。可也。夫共工之職。在九官之中。雖若稍輕。然舜亦必咨訪責成。不肯輕授如此。

書經直解卷之一 堯

蓋聖人為官擇人之心。不以崇卑而有間也。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上。是山林。下。是澤藪。益是臣名。虞是掌山澤的官。朱。虎。熊。羆。是四箇臣名。帝舜又咨訪廷臣說。人君一身為萬物之主。山林川澤之間。有草木。有鳥獸。雖是天地所生之物。而搏節愛養。以遂其生者。亦人君之責也。汝羣臣誰

能為我順而治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上而山林。下而澤藪。凡草木鳥獸。無不各遂生育者。我將用之。羣臣同辭對說。在廷之臣。惟伯益可當此任哉。帝舜以羣臣所舉為然。遂咨益而命之說。汝當作我虞人之官。掌此山澤。以順草木鳥獸之性。伯益聞命。下拜稽首。推讓于朱。虎。熊。羆。說此四臣。皆可使居虞人之職。帝舜雖然其言不聽其讓。仍命伯益說。山澤之事。惟汝為能。汝其往任此職。諧和其

書經直解卷之一 堯

事。可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三禮。是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三件大禮。秩宗。是主敘次百神之官。夙。是早。寅。是敬畏。直。是心無私曲。清。是潔淨。夔龍。是二臣名。帝舜咨訪四岳說。國之大事在祀。誰能為我掌管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者。我將任而用

之。四岳與羣臣同辭對說。如帝所求。惟有伯夷可當此任。帝舜然其所舉。乃嗟歎呼伯夷而命之說。汝當作我秩宗之官。管奉祀天神。地祇人鬼。必須每日之間。無論早晚。一惟致其敬畏。不可以有怠忽。使方寸之間。常存正直。則自然心地潔清。無物欲之污染。這等方可以交于神明。而主三禮之事。伯夷聞命。拜下稽首。而讓於夔與龍。說此二人。皆可任典禮之職。帝舜以二臣雖賢。不及伯夷。故但然其言不聽。其讓說。典禮重任。非汝不足以當之。汝其往任此官。致其欽敬。以典三禮。無失寅清之道。可也。夫禮主於敬。而事神之本在心。人君是天地百神之主。自己敬謹。正真清心寡慾。既無不盡。而掌禮之官。亦必能體此心。乃可感格神明。觀帝舜命伯夷典禮。特丁寧告戒之如此。則其平日治心之功。又可知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書經直解卷之一

堯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典樂是掌樂之官。胥子是長子。自天子之太子。以至公卿大夫之嫡子。皆是。溫是和厚。栗是莊敬。志是心之所向。永是吟詠。聲是五聲。律是十二律。倫是倫序。石是石磬。擊是重敲。拊是輕敲。帝舜因伯夷以典樂讓夔。遂呼夔而命之說。養人性情。莫善於樂。今天子之太子。與公卿大夫之嫡子。將來都有天下國家的責任。不可不素教而豫養之。我今命汝作掌樂之官。教訓那胥子。時常把樂與他講習。以涵養其德性。變化其氣質。且如人性氣直遂者。或欠和厚。須教他直而又溫。性氣寬緩者。或欠莊敬。須教他寬而又栗。使其無不及之偏。剛勁的人。易至于刻虐。須教他剛而無虐。簡畧的人。易至于傲慢。須教他簡而無傲。使其無太過之病。庶幾胥子之德。悉底於中。

書經直解卷之一

堯

和。他日任天下國家之事。自無不當矣。然作樂之道何如。蓋樂音之起。生於人心者也。凡人心有所向。必形於言辭。而為詩。是詩所以言其志也。取那詩辭來歌詠。便有長短的節奏。是歌所以求其言也。節奏既有長短。那聲韻便有高下清濁不同。官商角徵羽五聲。都依那歌詠上出來。所以說聲依求聲韻。既有高下清濁。但未必其能和。又必取那十二律之管來調和之。律呂相間。損益相生。以叶五聲。然後高下清濁之節。纔能成文而不亂。所以說律和聲。人聲既和了。乃將這歌聲播之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間。而為樂。則八音皆能諧和。而不相侵亂。失其倫序。由是薦之郊廟。則神無不和。奏之朝廷。則人無不和。蓋以和感和。自然之理也。以此而教胄子。豈有不感化者哉。舜之命變如此。變因舉聲樂。感通之妙。以見其果能和神人之意。說道八音之中。惟石聲最難諧和。我曾於磬之大者重

書經直解卷之一

聖

鼓之以發越其聲。磬之小者。輕敲之以悠揚其韻。而石聲無不和。但見那百獸聞之亦踰踰然相率而鼓舞。異類且能感動。而况其他乎。帝之所謂神人以和者。信矣。帝曰。龍。朕暨讒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龍。是臣名。聖是疾惡。讒說是小人讒間之言。珍是絕。師字。解做衆字。納言。是官名。允是當。帝舜因伯夷讓龍。遂呼龍命之說。我最疾惡。那小人。造為讒間之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賢的却說做不肖。不肖的却說做賢。傷絕善人君子所行之事。使不得安其位。行其志。他那讒言。能顛倒邪正。惑亂人心。變易黑白。驚動衆聽。其為治道之害不小。不可不防閑而禁絕之。今命汝作納言之官。汝于早夜之間。出納我之命令。必須仔細詳審。或將我的言語宣布于下。必用心審察。停當果無矯偽蒙蔽之私。方纔傳出。有不當的。還要執奏。或將

書經直解卷之一

聖

下邊的話語。奏聞于我。亦必用心審察。停當果無希合巧佞之毒。方纔進上。有不當的。也要斟酌。如此。則出納之間。所言皆合于理。矯偽者既無所託。邪僻者亦無自進。而說說不得行矣。夫以帝舜明目達聰于上。百僚師師協恭于下。宜若無讒邪之說。得以行于其間。而其命官之詞。猶必惓惓若此者。蓋邪正消長之機。天下之安危所繫。防微杜漸。雖聖人不敢忽也。

書經直解卷之一

聖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二十二人。是指前面所命四岳九官十二牧。亮是輔相顯明的意思。天子是天事。帝舜既分命諸臣各任其職。至此又嗟歎而總告之說。咨汝等二十有二人。職任雖有不同。然所理者。都是上天的事。蓋天生民而以治理託之於君。君不能獨理而委之於臣。苟有一事怠慢。一時忽略。則天工必致廢缺矣。汝等都要常持一箇敬謹的心。勤修職業。以輔相明

亮上天之事。做四岳的。要敬謹以進賢才。通壅蔽。做九官的。要敬謹以典禮典樂。明刑。敷政。教養萬民。順遂百物。做十二牧的。要敬謹以足民食。安遠近。使上天之事。一一修明。無有廢墜。則我代天理物之責。亦庶幾克盡矣。汝等可不勉哉。

書經直解卷之一

聖

衆功。熙是廣。分比。是分別其善惡。帝舜命官分治之後。即立考課黜陟之法。令百官每三年任滿。即稽考他在任有無功績。以驗其職事之勤惰。三年一考。六年再考。待至九年滿。目然後通考其在任事績。大行賞罰。惰而無功者。罷黜之。勤而有功者。陞用之。考績於三載。固不失於太寬。黜陟於九載。又不至於太嚴。賞罰大明。名實不爽。所以那時朝廷之上。政治清明。官府之中。職務精覈。羣臣各修其

業。衆功無不熙廣。雖乍臣乍叛如三苗者亦得以考其善惡而分別之。善者擇而留之。惡者竄而去之。無復向日之負固梗化者。亦因朝廷處置得宜。自然心誠畏服故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是召。陟方是升遐。史臣於舜典篇終總敘說。帝舜生三十年。堯起召於畎畝之中。而登用之。後來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共又三十年。方纔即帝位。在位又五十年。乃升遐

書經直解卷之一

舜

而崩。計其壽。凡百有一十歲。孔子說有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壽。舜起匹夫而為天子。是得位。年百餘歲而後崩。是得壽。然本之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耳。觀史臣所記與孔子之言。欲法堯舜者。可不以修德為務哉。

書經直解卷之一

書經直解卷之二

大禹謨

謨是謀議。這一篇是史臣記大禹所陳告于帝舜的謀議。故名為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曰。若是發語辭。文命是文德教命。敷是布。祇是敬。帝指帝舜。史臣稽考古時大禹說禹為舜臣。治水成功。其文德教命既已東漸西被。南暨北及。敷布于四海之內。於是陳其謨謀。

書經直解卷之二

十

議論以敬承於帝舜。欲其保治于無窮。蓋好問好察。兢兢保治者。帝舜之心也。禹之開陳善道。正是敬承帝舜之美意爾。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此以下是大禹所陳之謨。后是君。克是能。艱字解做難字。乂是治。敏是速。大禹說。人君以一身總理庶政。統治萬民。其道最為難盡。人臣受國家委任。有輔政長民之責。其道亦為難盡。必須為君者真能知君道之難。兢兢然

夙夜戒懼務盡那為君的道理不敢有一時
怠忽為臣者真能知臣道之難亦兢兢然夙
夜戒懼務盡那為臣的職業不敢有一事苟
且這等樣上下交修然後朝廷的政事得以
整飭修舉而無壞亂之弊天下的人民亦皆
從上之令速化於善而不容自己也若使為
君與臣者不知其難而視為容易或徒知其
難而不能自勉則其政事必至於廢弛民心
必至於渙散而何政又民化之有是可見治
亂安危之機只在君臣一念敬忽之間耳可
不戒哉

言聖王解卷之二

七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
寧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
時克

允是信茲字指君臣克艱說嘉言是善言伏
是隱伏稽是考衆指臣民說無告是民之鯨
寡孤獨無處告訴者困窮是士之困苦貧賤
窮而未遇者帝指帝堯帝舜間禹陳克艱之

謨即應許之說道汝謂君臣克艱則政事修
治而黎民感化斯言誠然也但為君臣者患
不能耳若信能盡此克艱之道夙夜祇懼而
上下交修將見聞見博而壅蔽通凡有嘉謀
嘉猷可以補益治道者皆得自獻于上而無
有隱伏於下者矣四門闢而群賢進凡有懷
才抱德可以分理庶職者皆得效用於時而
無有遺棄在野者矣賢才聚於上而膏澤下
於民雖萬邦之廣萬民之衆亦莫不蒙被恩
德安居樂業而無有一夫之不獲者矣君臣
克艱之效至於如此然此豈易致哉必須稽
考于衆旁求博采於人之言有善者即舍已
之短以從人之善初無有一毫繫吝的意思
夫然後人樂告以善而嘉言罔伏也又必廣
詢民瘼有鯨寡孤獨無處告訴的——周卹
保愛不忍虐害夫然後德澤遠被而萬邦咸
寧也又必博求賢哲雖困苦貧賤窮而在下
的——推舉拔用不至廢棄夫然後多士畢

言聖王解卷之二

五

集而野無遺賢也。然此惟帝堯能之。觀于衢
室之訪是稽衆舍已也。其咨之嘆是不虐無
告也。側陋之揚是不廢困窮也。所以說惟帝
時克。夫舜于克艱之事不敢自謂曰能而一
以歸諸堯。則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
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都是歎美辭。帝是帝堯。廣是廣大。運是運行。
眷是眷顧。奄是盡。帝舜既以克艱之事歸之

書經直解卷之二

四

於堯。伯益遂從而稱贊之。說道美哉。帝堯之
德廣大而無外。且運行而不息。所以變化之
妙有不可以一端形容者。自其德出於自然
而無所勉強。乃謂之聖。自其聖妙於無迹。而
莫能測度。乃謂之神。自其剛毅能斷。凜然可
畏者而言之。又何其武也。自其英華宣著。煥
乎有章者而言之。又何其文也。將以為聖。而
又見其神。將以為武。而又見其文。帝堯之德
可謂極盛而無以加矣。是以皇天眷顧其德。

保佑命之。使他盡有四海之地。尺地莫非其
有。為天下之君。一民莫非其臣。夫堯以盛
德得天如此。則所謂克艱厥后者。信乎為堯
之能事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是順。迪是道。逆是違背道理。禹因伯益贊
美帝堯之言。遂發明天人感應之理。說道。凡
人行事若能順着道理。天必降之以福。諸凡
吉慶的事都集於其身。若或違背道理而行。

書經直解卷之二

五

則天必降之以殃。諸凡凶禍的事都集於其
身。就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一般。斷斷乎其
不差謬。故帝堯有廣運之德。斯受皇天之眷
正。所謂惠迪吉也。天人感應之理。豈不昭昭
然哉。

益曰。吁。戒哉。傲成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
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
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
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無虞是無可憂虞之事。罔字勿字都是禁止的意思。逸是安逸。潘是過謀。是謀為。百志是說凡百謀慮。熙是光明。弗是弗逆。手是四夷。君長來朝之名。伯益聞禹陳克艱患迪之謀。將推廣其意以告帝舜。恐其聽之未審。故先嗟嘆說道。天位至重。保守為難。帝其戒之哉。如今四方雖是太平。無可憂虞的事。然亂每生於極治。而變常發於不虞。當這時節。正要常常做戒。為制治保邦之計。不可自謂治安。便忘敬畏也。然所當做戒者何事。蓋承平日久。法度易至於廢弛。必須修明振舉。使人知所遵守。不可失墜。太平無事。人情易流于逸樂。必須愈加勤勵。不可遊於安逸。淫於宴樂。賢人君子。既知其可用。須一心信任他。不可以小人間之。憮邪小人。既知其當。須決於屏斥。不可少有遲疑。凡謀為的事務。心裏或有疑惑未安的。這叫做疑。講切不可苟且成就。凡百志慮。必要正大光明。理順而心安者。

然後可成之。至於刑賞予奪。都有箇公正的道理。不可違背了正理。而屈法徇情。以求百姓的稱譽。凡人好惡從違。都有箇本然的公心。不可弗了天下人的公心。而任情好惡。以遂一己之私欲。自此以上八件。都是當做戒的事。人君若能朝夕以此為戒。內而無怠于心。無一念之不做戒。外而無荒于事。無一事之不做戒。則治道益隆。太平可保。不但中國之民服從而已。雖遠方四夷。在荒服之外者。亦莫不聞風向化。稽首而來朝矣。做戒無虞。其效如此。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於是嘆辭。叙是順。戒是曉喻。休是美董。是督責。大禹因伯益陳做戒之言。遂歎美之而告帝舜說。伯益所陳做戒無虞的言語。於君德治道。甚有關係。帝當留神思念之。不可忽也。

蓋為人君者固貴乎有德然所謂德者非徒存諸心而已惟當見之於行事之間使政無不善纔是實德而所謂政者又非徒為法制禁令而已在乎為百姓每興利造福使民無不安纔是善政然所謂養民之政何如彼水火金木土穀這六件都是天地自然之利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但其中容有太過不足處必須一一為之整理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使六者無不修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逸居而無教於是教他明倫理修禮義以正其德教他作什器通貨財以利其用又教他勤生業節用度以厚其生將這三件事一一為之區畫行之各得其宜處之各當其理使三者無不和合這六者與三者總叫做九功今既已修和則養民之政莫不各有成功一順其自然當然之理而不至於錯亂矣九功既叙則民皆利其利而樂其樂莫不形之於歌詠之間矣然始勤終怠人

之常情安養既久怠荒易作則已成之功能保其久而不廢乎故當有以激勵之於那百姓每有勤于府事的則以善言獎勵他的好處使其知所勉有怠于府事的則以刑罰督責而懲戒之使其知所畏然又忍事出于勉強者或不能久故復勸之以九歌就把百姓每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百姓每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修者常修和者常和前日之成功得以永久而不至廢壞則養民之政斯其曲成而不遺矣凡此皆保治之道帝之所當深念者也夫養民之政至於惟叙惟歌即伯益所謂無虞也而必保其治於勿壞即伯益所謂儆戒也禹益之言其互相發明如此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德利用厚生。這三件乃人事所當為。所以叫
做三事。乃字解做汝字。帝舜因大禹陳說養
民之政。遂應而許之。說道。汝謂政在養民。而
今日已成之功。當保之於勿壞。這言語說的
極是。但保治固我所當為。而成治實汝所由
致。往時洪水為災。天地皆失其職。萬民不得
其所。如今水土既皆平治。上天亦得以成遂
其生物之功。於是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相資
為用。信無一件之不修。正德利用厚生。三事

書經解卷之三

十

各當其理。信無一件之不和。而養民之政成
矣。不但今日之民。蒙被其利。雖萬世之後。猶
將賴之。這都是汝治水經理的功績。非他人
所能與也。夫天下事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
我豈不思所以保之哉。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
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格。是來。宅是居。人生九十歲。叫做耄。一百歲
叫做期。總。是率。師字。解作眾字。帝舜既推美

大禹之功。遂呼而命之說。來汝禹。聽我之言。
我從受堯禪居此帝位。三十有三載。年九十
有三歲。過于耄。而及于期。血氣已衰。倦于勤
勞之事。汝當朝夕勉力。不怠。以總率我之臣
民。替我管理天下。這是帝舜命禹攝位之意。
亦若堯之命舜曰。格。汝舜。汝陟帝位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
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
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書經解卷之三

十

朕是禹自稱。古時上下通得稱朕。邁是勇往
力行的意思。種字解做布字。降是下。懷是感
念。八箇茲字都指臯陶說。釋是舍。大禹因舜
命他攝位。不敢自當。乃讓與臯陶。說道。攝位
重事。須是有德為民心所歸者。乃可當之。我
的德淺薄。民不依歸。豈能勝此重任。羣臣中
惟臯陶能勇往力行。以布其德。他的恩德下
及於民。被其澤者甚眾。黎民皆感戴而懷朕
之命。之攝位。斯為允當。帝欲為天下得人當

以此人為念不可忘也。我嘗思念堪此重任的。惟在於臯陶。如今要舍了他。別求箇人在朝之臣。並未見有過於臯陶者。我不但提名在口。顯然稱道的。在於臯陶。實是發自本心。所深信而誠服者。亦惟在於臯陶。反覆思之。終無可易。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必有以副帝之托。而不孤天下之望也。夫攝位重事也。而禹之推讓臯陶。諄切懇至如此。蓋聖人之心。惟欲為天下得人而已。豈有一毫私

己之念哉。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于是犯正是政令。弼字解做輔字。期是期望。懋是勉。帝舜因大禹以攝位讓臯陶。遂呼臯陶而稱美之。說道。人君之為治。固有政令以正人之不正。但不能使人皆不犯。惟此臣民眾庶。都循理守法。無或有干犯我之政令者。

書經直解卷之二

十一

這是何故。蓋由汝作士師之官。能明于墨劓。判宮大辟五等刑法。輕重出入。一一精當不差。使人皆畏刑遠罪。以輔助那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倫之教。不至于玩弛而不行。期望我至于化行俗美之治而後已。故始初百姓不親。五品不遜。雖不免于用刑。然汝之心。豈忍于殘民之生哉。只是要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使人人皆遷善改過。至于無刑之可用。而後其心始慰也。所以民皆感化。相親相讓。合于中道。無有越禮犯分之人。自然不陷于刑辟。而向之期于無刑者。今果遂其所願矣。凡此皆汝明刑弼教之所致。乃汝之功績。我之所深念也。汝當于此益加懋勉。無替此心。始終如一可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書經直解卷之二

十一

愆是過差。嗣是子嗣。世是後世的子孫。實是赦免。過是誤犯。故是故犯。不辜。是無罪的人。不經。是不合於常法。皋陶因舜美其功。乃歸功於舜。說民協于中。非臣之功。皆本於帝德。所致耳。蓋帝之德。盡善盡美。無一毫過差。且如為人上者。或煩苛瑣碎。則下人便無以自容。而帝之臨下。則平易簡靜。無有煩瑣的氣象。統御衆人者。若性太急躁。則衆人易致擾亂。而帝之御衆。則逆容寬裕。無有急促的意

書經解卷之二

古

思。罰那有罪的人。惟止他本身。更不累及他子孫。至於賞那有功的人。則不止他本身。必與之爵土。以遠及其後世。人有陷於不知而誤犯刑憲的。是無心之過也。每量情以恕之。其罪雖大。亦從寬宥。若有明知而故犯法的。是有心作惡也。則盡法以治之。其罪雖小。亦不輕恕。其原情定罪。或有可重可輕。在疑似之間者。惟從輕以處之。而常過于寬。至若論功行賞。或有可輕可重。在疑似之間者。則從

重以賞之。而常過于厚。又有一等罪人。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彼似無罪。不殺則我為失刑。帝則以為與其枉殺了無罪的人。害其性命。寧可姑全其生。使我自認失刑之責。這等仁愛忠厚之至。真與天地好生之德一般。帝有此德。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深入于民心。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自不于犯有司的法度。豈待臣之明刑。拘教。而後能成協中之治哉。

書經解卷之二

主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俾。是使風動。是說德教感民如風之動物一般。帝舜因皋陶稱頌其德。又申言以歸美於皋陶。說通民不犯法。上不用刑。此固我心所願欲者。而未必其能遂也。今也我欲民不犯法。而民果不犯。我欲上不用刑。而刑果不用。使我得遂其所願。以臻于至治。教化流行而四達。就如風之鼓動萬物。無遠無近。莫不靡然順從者。皆由汝能明五刑以弼五教。故民

莫不從上之化。至於若是耳。這是汝之休美。有不可得而辭者。使非汝。則我好生之念。雖切。亦何能遽洽于民哉。然皋陶雖明刑。使不遇帝舜之君。則其志豈能盡行。故天下後世。不多皋陶之功。而多帝舜之能任賢也。

帝曰。來禹。泮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金華書解卷之二

夫

泮水。即是洪水。允字。解做信字。滿是自足。假是寬假。懋是茂盛。嘉是稱美。丕績是大功。乃字。解做汝字。曆數是帝王相承的次序。如曆書歲時節氣先後有序的一般。所以教做曆數。陟是升。帝舜雖稱美皋陶之功。而攝位之命。終當歸之於禹。故又申前意以命之。說來汝禹。昔日洪水為災。逆行泛濫。乃天示儆戒於我。當是時。汝嘗奏說。道洪水當如何濬決。當如何疏導。後來見汝行事。一一都如其所

言信而有微。到如今果然地平天成。府事允治。而大功克就。此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然常人于功成之後。未免有滿足自恕之心。汝雖為朝廷立了許多的功績。然觀汝之在國。則荒度土功。敷布文教。一念祇承孜孜焉。未嘗少怠。觀汝之在家。則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凡事省約。兢兢然未嘗少縱。且自視歉然。日惟不足。初無有一毫盈滿之心。寬假之意。此亦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然汝雖不自矜夸其能。而其能之實有不可掩者。天下的人。自然敬服。誰來與汝爭能。汝雖不自張大其功。而其功之實有不可掩者。天下的人。自然推讓。誰來與汝爭功。夫汝德冠群倫。功蓋天下。如此。我因此懋汝之盛德。嘉汝之大功。知天命人心。咸歸于汝。帝王相承的次序。決定在於汝之身而不能外。汝日後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以為天下臣民之主。今日繼師之命。豈可得而辭哉。

金華書解卷之二

夫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危是危殆。微是微妙。舜將傳位於禹。遂授他治天下的心法。說道人只是一箇心。但其發於形氣之私的。叫做人心。發於義理之正的。叫做道心。如耳欲聽聲音。目欲視美色。又如順着意的便喜。逆着意的便怒。這都是人心。此心一發。若無義理以節制之。便流於邪惡。而不可止。豈不危哉。如當聽而聽。當視而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各中其節。這便是道心。

書經直解卷之三

大

這道心。人皆有之。但為私欲所蔽。纔覺發見。又昏昧了。所以微妙而難見耳。人心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若不知辨別。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所以治心者。要於吾心念慮萌動的特節。就精以察之。看是人心。看是道心。分別明白。不使混雜。既精察了。就要克去了人心。專一守着道心。使常為一身之主。而不為私欲所操奪。夫既察之精。而又守之一。則方寸之間。

純是天理。凡百事為。自然合着正當的道理。無有太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蓋天下之治。皆本於心。而端本之學。正心為要。故舜之命禹。叮嚀告戒如此。先儒說這十六箇字。開萬世心學之源。道統之傳。實自此始。為君者不可不知。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稽是考證。詢是咨訪。庸字解做用字。上文帝舜既授禹以存心出治之本。此又以聽言處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五

事之要告之。說道人君聽人的言語。必其言之歷歷有據。本于古人之格言。則聽之可也。若無所考證。駕空懸虛說出來的。這是無稽之言。若聽了這樣言語。必然淆亂國是。妨害政事。法宜絕之以勿聽焉。人君用人之謀畫。必其謀之曾經咨訪。合于衆論之同然。則用之可也。若是不加咨訪。獨任己見。發出來的。這是弗詢之謀。若用了這般謀畫。必然拂逆人情。違背公論。汝宜拒之以勿用焉。此二者。

聽言處事之要也。夫舜明目達聰，用人之善，如恐不及。乃亦有不聽之言，不用之謀，何也？蓋公聽並觀，所以來天下之善。審察辨別，所以求事理之中。若徒知聽言之為美，自己全無權衡主宰，一槩都要見之施行，則將至於議論紛紜，可否淆亂，其敗謀債事，與拒諫遂非者，為害一而已矣。故人君為治，固貴於用言，尤貴於能斷。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

位是君位，可願是人心所同欲的道理。好是善，戎是兵，帝舜命禹攝位，既反覆教戒之，至此又深儆之，說道君之與民分雖相懸，而道實相須，彼人君至尊，人但知其可畏也，自我觀之，天下之可愛者，豈非君乎？人民至微，人皆以為可忽也，自我觀之，天下之可畏者，豈非民乎？如何見得君之可愛，蓋天下百姓至

書經解卷之二

三

眾皆仰賴着大君在上為之統御，纔安其生，若無君，則眾皆渙散而無主，饑寒困苦者，誰與賑救，相爭相害者，誰與管理，將何所仰戴乎？此君之所以可愛也。如何見得民之可畏，蓋人君以一身而統馭萬邦，全賴着眾百姓歸依擁護，纔安其位，若無民，則一人孤立於上，要財用誰來供給，要役使誰與出力，將何以守邦乎？此民之所以可畏也。然則人君居此可愛之位，治此可畏之民，其可不敬之哉！

書經解卷之二

三

必兢兢業業，慎守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之理，凡存於心發於政者，務使有善而無惡，有可欲而無可惡，然後人心永戴，而天位常安也。苟不能修行善道，所行的事，都拂了百姓之心，使四海人民困苦窮極，不得其所，則向時戴后者，將轉為怨嗟，向時守邦者，將轉為離叛，人心既失，天命難保，人君所受於天之祿，亦永絕而不可復享矣。豈不深可畏哉！舜之告禹，至此盡矣，猶恐禹之固辭也。

又說道。言發於口。利害所關。或生出好事也。因這言語。武典起戎兵也。因這言語。言不可苟如此。今我命汝之言。蓋已詳審而不苟矣。豈容更有他說。汝當受命以攝位。勿復辭避也。夫以禹之盛德。豈不能守其祿位者。而舜猶諄諄警戒之如此。聖人憂勤惕厲之心。於此可見。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金鑿子解卷之二

三

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是歷舉而卜之。官占。是掌占卜之官。蔽是決斷。昆字。解做後字。僉。是衆。依。是順。龜。是灼龜觀兆。筮。是揲著起卦。協。是合。習字。解做重字。毋。是禁止之辭。禹承帝舜攝位之命。懇辭不獲。乃不得已而求決於神。說道。攝位大事。不可專主于人謀。今在廷之臣。有功者甚多。請一一卜之於龜。視其卜之吉者而命之。

可也。帝舜視。國有大疑。因用卜以決之。然占卜之法。必先斷定其志之所向。或可或否。自家心裏先有箇主張了。然後命之于大龜。灼而卜之。以驗其吉凶。今我命汝攝位之志。已先定於心。無所疑惑。而詢謀於衆人。亦同以為然。無有異議。是人心同矣。夫鬼神之禍福。亦視人心之向背何如。今人心既無不歸屬於汝。就是鬼神也定是依順。龜筮也定然協從矣。又何用取羣臣而枚卜之乎。且占卜之

金鑿子解卷之二

三

法。一得吉兆。不必再卜。今鬼神既依。龜筮又從。就如已行占卜了一般。又何須重卜以求吉乎。禹到達時節。理盡詞窮。無可解說。但拜下稽首至地。懇切逃避。以示終不敢當之意。帝舜因禁止之。說道。攝位之命。惟汝相應。汝不必屢屢固辭。以違神人之意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朔旦。是初一日。神宗。是堯的廟號。帝。指舜說。帝舜命禹攝位。叮囑懇切。禹既不得終辭。乃

以正月初一日。受攝位之命。於帝堯之廟。蓋舜之天下。原是帝堯所傳。今舜以天下傳禹。而禹受之。則不得不祭告於堯。在舜則告其終。在禹則告其始也。既行受命之禮。由是總率百官。攝行庶政。與天下更始。就與帝舜始初受堯之命。攝位行事一般。蓋堯舜禹。相授受一道。故其事亦無不同如此。

帝曰。咎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

金書經解卷之二

五

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徂是往。羣后。是衆諸侯。誓。是行軍時告戒衆人的說話。濟濟是衆盛齊整的模樣。肆字。解做故字。當舜之時。有苗之君。負固不服。舜乃命禹率師征之。先嗟嘆以命之。說道。方今天下薄海內外。皆已無虞。惟是止有苗之君。不循我的教命。稔惡不悛。罪不可赦。汝當躬率

六師。往正其罪。禹承帝命。乃徵召衆諸侯。以兵來會。遂誓戒之。說道。濟濟然爾衆。都未聽我的命令。今有頑蠢無知的有苗之君。昏暗迷惑。不知恭敬。侮慢他人。自以為賢。反背正道而不由。凡所行的。都是無道之事。敗壞常德而不修。凡所行的。都是失德之事。懷才抱德的君子。本所當用也。却乃擯斥疎遠。而使在野。讒佞凶惡的小人。本所當遠也。却乃親信任用。而使之在位。用善顛倒。政事乖謬。由是下失民心。棄之而不保。上失天心。降之以罪咎。有苗之罪。為天人所共棄如此。帝乃命我征之。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命。以討伐有苗之罪。衆將士每。務要一汝之心。同以奉辭伐罪為念。不可以有疑貳。齊汝之力。同以勝。攻無不取。而能成除暴安民之功也。汝衆將士。可不勉哉。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

金書經解卷之二

五

屈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祿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贊。是助。屈。是至。帝。是帝舜。歷山。是地名。旻。是仁覆憫下的意思。天心憐憫下民。所以叫做旻天。慝。字。解做惡字。祿。是敬。載。是事。齊。是莊敬。慄。是戰慄。夔。是齊慄的模樣。允。是信。若是順。誠。是誠。能感物的意思。昌言。是盛德之言。班。是還。振。字。與整字同意。誕。字。解做大字。敷。是布。干。是楯。羽。是羽旄。都是大樂中舞者所執。兩階。是東西兩階。格。是至。禹。征有苗。兵臨其國。已三十日。而苗民猶恃頑負險。違逆命令。未肯服從。當時伯益隨禹出征。見師旅久勞於外。欲勸禹罷兵。乃贊助一言于禹說道。苗民之頑。與其加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蓋惟德可以感動天心。雖是冲漠無朕。至為

高遠。而此德之所昭升。實無遠而不到。比之用威尚力。自不同也。大凡人志氣盈滿者。必招損傷。謙虛自處者。定受利益。這箇乃天道之自然。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就是滿招損的道理。陽消必長。陰微必盛。就是謙受益的道理。乃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知天道之自然。則今日之事。惟當謙以修德。而不可自滿以伐人矣。昔帝舜初在微賤之時。曾耕于歷山。而往于田。此時他的父親瞽瞍。感於後妻小子之言。常欲害帝。帝自以不得父母的歡心。悲怨思慕。日日呼旻天而號泣。又呼父母而號泣。雖是他父母不慈。然帝之心。只說父母豈有不是處。還是我為子的孝道未盡。皆自認以為己罪。自引以為己惡。不敢有一毫歸咎父母之心。只是敬修他為子之事。在瞽瞍面前。夔夔然莊敬戰慄。愈加恭謹。不敢少懈。瞽瞍雖愚。被他孝心感動了。也歡喜信順。化而為慈矣。夫瞽瞍。父也。尚可以孝感。今有苗

雖頑民也。獨不可以德化之乎。然不但人心可以誠感。便是鬼神至幽。無形與聲。若能致其誠敬以事之。則鬼神亦將感通。洋洋乎來格來享矣。今苗民雖頑。亦人類也。又豈有不以誠感者乎。誠能綏之以文德。而懷之以至誠。彼苗民者。將不威而自服矣。又何必勤兵于遠哉。夫伯益勸禹罷兵修德。真可謂盛德之言矣。故禹即拜而受之。深以其言為是。就依他的言語。班師整旅。以歸京師。帝舜亦

有感于伯益之言。於是弛其威武。大布其文命德教。而不復以苗民之順逆為念。這時節。朝廷清晏。恬然無事。惟有那執干楯的。與那執羽旄的。雍雍然相與舞于東西兩階之間而已。但見德化所被。無遠弗届。從禹班師之後。纔七十日。而有苗已回心向化。群然來格。伯益修德之言。至是驗矣。夫苗民一也。以兵臨之則不服。以德威之而即來。可見服遠之道。惟在內治之修。而虞廷雍容太和之景象。

千古之下。猶可想見焉。

皋陶謨

謨是謀議。這一篇書。是史臣記皋陶所陳告於帝舜的謀議。故名為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民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曰若是發語辭。允迪是實踐。謨是陳說道理。明是明盡。弼是救正。過失。諧是可否相濟的。

意思。思永。是思慮長遠。惇。是厚。庶。明是眾賢人。勵翼。是勉勵輔佐。邇。指家國。遠。指天下。史臣說。稽考古時。皋陶曾陳謨于帝舜。說道。人君不患臣言之不盡。惟患己德之未修。為君者。誠能躬行實踐。以修其德。真真實實的要。做聖君。無一毫虛假間斷。則其臣知君必樂於聞善。而所以為之謀者。有知必言。有言必盡。啓心相告。無有隱匿。而不明者矣。又知君必樂於聞過。而所以弼其失者。一俞一吁。一

可一否。同心共濟。無有畏忌而不諧者矣。若人君不能修德。或修德而未實。則臣下不免望風順旨。欲進一言。恐君未必能聽。欲諫一事。恐君未必能容。尚何謨明弼諧之有哉。然則人君欲臣下之盡言。不可不自勉以為納忠之地也。當時大禹同在帝前。有味舉陶之言。深歎以為然。又問迪德之義。其詳如何。皋陶對說。美哉汝之問也。彼人君一身。乃萬化之原。必兢兢業業。謹慎以修其身。凡一言一動。皆深思遠慮。務求至當。為長久之計。不敢輕易苟且。取便於目前。這纔是允迪厥德。由是自身而推之家。則九族之親屬。化於其德。莫不以恩相厚。以禮相序。而家可齊矣。自身而推之國。則羣臣之明哲者。感於其德。莫不勉勵以輔佐之。而國可治矣。不特如此。又自家國之近。可達天下之遠。使天下無不平者。亦在此修身思永上推之耳。豈有他哉。禹以皋陶所陳。為盛德之言。遂屈已而拜之。說道

汝言甚是。真為君者之所當知也。大抵天下國家之本在自身。故皋陶陳謨。必始於修身。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亦此意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都是歎美詞。吁是歎而未深然之詞。時字解做是字。指知人安民說。帝指帝堯。官人是用。人驩兜是堯時的凶人。遷是竄徙。有苗是恃險為亂之國。巧言令色孔壬。是外面好其言。善其色。內裏却大包藏着姦惡的人。皋陶既陳修齊治平之謨。復推廣其未盡之旨。先歎美說道。人君為治之道。其大者只有兩件。一在于知人。一在于安民。蓋人之才德有大小。心術有邪正。若知之不明。則用舍失當。何以任眾職而興事功。所以要知人。萬邦黎庶。皆

頽大君為主。若安之無道，則民心離散。何以固根本而奠邦家。所以安民。禹聞皋陶之言，因嗟歎而未深然之。說道如汝所言。既要知人，又要安民。這兩件都兼舉而無缺。不但尋常的人，便是帝堯之聖，猶且難之。益人蔽其心不可測度。知之固未易也。若使為君的，果能於人之賢否，一一都鑒別不差，則睿智所照將與日月而並明。何哲如之。以是而用人，必能使才稱其職，德稱其位矣。豈有不宜者乎。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安之固未易也。若使為君的，果能於天下的人，都使之各得其所，則恩澤所及，將與雨露而同潤。何惠如之。由是萬邦黎庶，必皆愛之如父母，戴之為元后矣。豈有不懷者乎。夫為人君者，患不能知人安民，故不善之人，皆足以害吾之治，而可慮。若既能哲以知人，而又能惠以安民，二者兼盡如此，將見衆賢集於朝，百姓和於野，人心丕變，邦本輯寧。這時節就有黨惡如驩兜

者也都改行從善了。何足憂乎。有昏迷如有苗者，也都感化歸服了。何必遷乎。有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的人，也都變狡詐而為誠實了。又何足畏乎。智仁功用之太，至于如此。雖聖如帝堯，猶且難之。帝豈可以易而視之哉。禹之此言，蓋欲帝舜深思其難，而求盡其道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彭厥有常吉哉。

亦字解做總字。載字解做行字。采是事，重言采采是說某事某事。栗是嚴密，愿是謹厚，亂字解做治字。擾是馴順，毅是果斷，廉是有分辨，塞是篤實，彰是著，吉是善。皋陶將推衍知人之謨，先嘆美說道：人才固未易知，而觀人亦自有法。彼人之才性中和而不偏者，皆謂之德。總言此德之見諸行事者，凡有九件，人

必有此九德纔叫做賢人。然人固以有德為賢。而德又以有據為實。總言其人之有德者。不可徒徇其虛名。亦不可徒觀其外貌。必須指他所行的某事某事。以為證驗。則事皆有據。而名實不爽。自不患於人之難知矣。禹因問九德之目。何如。皋陶遂悉數之說。凡人之寬。洪者或流於縱弛。惟寬而又能莊嚴整肅。則寬得其中。而不過于寬。這是一德。柔和者。或流于頹靡。惟柔而又能卓然自立。則柔得

書經五解卷之二

五

其中。而不過于柔。這又是一德。謹厚者。或過於鄙朴。惟愿而又能恭。而中禮。則愿得其中。而不失之野。這又是一德。有治才者。多失之驕傲。惟有才而又能敬。以接人。則才得其中。而不方於衆。這又是一德。馴順者。或失之優柔。惟馴而又能果毅。有為。則順得其中。而不至于無斷。這又是一德。勁直者。或過於峭厲。惟直而又且溫和。可親。則直得其中。而不傷於太峻。這又是一德。簡易者。或過於坦率。惟

簡。而又有廉隅。分辨。則簡得其中。而不流於太簡。這又是一德。剛明者。或出於矯激。惟剛而又能恂恂信實。則剛得其中。而不至於過剛。這又是一德。彊勇者。多任乎血氣。惟彊而又皆合乎義理。則彊得其中。而非血氣之勇矣。這又是一德。所謂九德之目如此。人能於此九者。或獨擅乎一長。或兼備乎衆美。都彰著於行事之間。而灼然可見。又且始終如一。有常而不變。斯其為成德之吉士哉。八君欲

書經五解卷之二

五

知臣下之賢否。但驗之於行事之間。看他偏與不偏。初時說好的。到後來看他變與不變。則下無遁情。而知人之哲得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俞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是著。浚字解。做治字。嚴是畏。亮是明。采是事。有家是大夫的職任。有邦是諸侯的職任。俞是合。敷是布。施是用。才過千人的叫做俊。

才過百人的叫做乂。撫是順。五辰是木火土
金水五行分旺于四時。謂之五辰。疑字解做
成字。臯陶說人之於九德不必其盡備。而但
貴於有常。如九德之中有了三件。又能加日
新之功。以擴充此德。而使之益著。此三德之
有常者也。這等的人。若使他為大夫而有家。
必能夙夜匪懈。以治其家。而有家之事。無不
明治矣。如九德之中。有了六件。又能加日謹
之功。以敬修此德。而使之益固。此六德之有

書經直解卷之三

美

常者也。這等的人。若使他為諸侯而有邦。必
能克勤無怠。以治其邦。而有邦之事。無不明
治矣。夫德之有常者。多寡不同。而皆宜於用
如此。人君若能合而受之。但凡有德之士。都
搜羅收取。將來分布而用之。於百官有司之
任。或為大臣。或為小臣。量材授職。無有不當。
將見四方之人。聞知朝廷用人得宜如此。都
願出而效其才能。以任國家之事。凡大而千
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莫不在官任使。而無

有遺佚在野者。朝廷之上。所用的既都是賢
才。將見百官每志同道。合彼此相師。我有善
他便取法于我。他有善我便取法于他。有同
寅協恭之美。而無媚嫉妬忌之私。凡百官所
任的職務。亦皆及時幹辦。不至失誤。都順着
天時。以修人事。如春屬木。則布德施惠。以順
木之辰。夏屬火。則勞民勸農。以順火之辰。秋
屬金。則禁暴誅慢。以順金之辰。冬屬水。則蓋
藏。歛聚。以順水之辰。土寄旺于四時。則修四

書經直解卷之三

美

時之令。以順土之辰。由是各樣的功績。都有
成效。如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類。莫不一一
修明振舉。而無復有廢墜怠弛之患矣。夫人
君能知人而善用之。則賢才進而治功成。如
此。然則知人之功用。其所係豈小小哉。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是禁止辭。教是上行下效的意思。有邦是
有國的諸侯。幾是事之幾微。曠字解做廢寔。

天工。是上天付與君臣同幹的事。臯陶說。人君一身。乃臣下的表率。若安逸縱欲。則那有邦的諸侯也都做效。怠惰奢侈了。這恰似教導他逸欲一般。為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須兢兢然戒謹業業。然危懼務以勤儉率先天下。所以然者何也。蓋人君統理天下。一日二日之間。雖若至近。而事幾之來。便有萬端。若不能時時審察於幾微。一有差錯。則悔之無及矣。此所以不可不兢兢業業也。然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故分其職於庶官。若庶官用非其才。便曠廢了職業。為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須選擇賢能以充其職。使不至于虛曠。所以然者何也。蓋庶官所治的事。本是上天的事。天不能自為。而付之人君。君不能獨為。而付之庶官。是庶官乃是替天行事的。苟一官曠。則一事廢矣。此庶官之所以不可曠也。夫敦勤儉以率諸侯。則知人之本。以端擇賢能。以任眾職。則知人之

道克盡矣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敘是倫敘。勅是正。五典是五常之道。惇是厚。秩是尊卑貴賤之品。秩庸是常。衷指典禮之具。于人心者說。有德是所行。遵乎典禮的人。有罪是所行。背乎典禮的人。五章是五等章服。公服衮冕九章。侯伯服鷩冕七章。子男服毳冕五章。孤服絺冕三章。卿大夫服玄冕一章。章字解做顯字。懋是勉。臯陶陳安民之事。說道。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即有親義序別信之典。這五典乃天所敘的。本自敦厚。但人情因物有遷。則厚者有時而薄。故立之教條。以勅正我五典。使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各相惇厚。不至于偷薄者。其責則在於君。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即有尊卑貴賤

等級隆殺之禮。這五禮乃天所秩的本自有常。但人情急棄則廢禮用之不能久。故著為法式。以用我五禮使尊卑有分貴賤有等各循常度。不相紊亂者。其責則在于君。然君固主此典禮者。臣則輔此典禮者。必須同其寅畏。無一些忽易。協其恭敬。無一些怠荒。上下一心。融會流通。以和民之衷。使人心感化。五典無不悖。五禮無不庸。而後可也。這是教化之。所以安民于典禮者如此。夫典禮之敘秩。既皆出於天。則人之所行有違乎典禮者。便是天所眷命者也。但天不能自顯揚他人。君代天賞善。則有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因其德之大小。以為命服之尊卑。使善人知所勸。所行有背乎典禮者。便是天所誅討者也。但天不能自懲治他人。君代天罰惡。則用五等之刑以懲戒之。因其罪之大小。以為刑法之輕重。使惡人知所懼。這命德討罪兩件。乃是朝廷的大政事。君主之於上。臣用之於下。豈

可輕忽之哉。必當勉力不怠。以修明其政事。有德的必賞。務合乎天命之公。有罪的必刑。務合乎天討之正。而後可也。這是政以治之。所以安民於命討者又如此。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明是顯揚那為善的人。畏是刑威那為惡的人。威字與畏字通用。上是天。下是民。有土是有國之君。臯陶既以典禮命討陳安民之謀。因發明天人合一之理。以見所以不可不安民之意。說道天道至神。以其聰。則於人之善惡無所不聞。以其明。則於人之善惡無所不見。然天無耳目。以視聽。何以於人之善惡無不見聞。蓋天無視聽。而以百姓之視聽為視聽。但百姓每所聞的。便是天聞了。百姓每所見的。便是天見了。所以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道至公。凡為善的人。必降之福。以顯明之。為惡的人。必降之禍。以畏懼之。然天無心

於好惡何以能加禍福於人如是顯應。蓋天無好惡而以民心之好惡為好惡。但百姓每所公好的便是天之所福。百姓每所公惡的便是天之所禍。所以說。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夫天在於上。民在於下。高卑雖甚懸絕。而一理貫通。上下無間。人心之所在。即天理之所在也。人君有民人社稷之寄。知所以奉天者。豈可忽民而不敬哉。必須兢兢業業常存敬畏。凡悖典庸禮命德討罪皆求不拂乎民心。

書經直解卷之二

聖

則上天秩敘命討之意無不欽承。而人君奉天安民之道亦庶乎克盡矣。苟一有不敬。則於民心必有違拂。拂民即逆天矣。天其可逆乎哉。此有土者之所以不可不敬也。臯陶前面陳知人之謨。而終之以兢業。此陳安民之謨。而終之以敬。可見用入行政雖各有其事。而皆本於一心之敬。以圖之。萬世人君所當深念也。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

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惠是順理。底是致。乃字解做汝字。思曰的曰字當作日字。贊是助。襄是成。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望帝舜力行其言。說道。我之所言。知人安民兩事。似皆順於治理。儻可致之。施行。則不徒托諸空言矣。禹與臯陶同此心者。遂應許之。說道。汝之所言。誠為當理。若致之於行。必有成功。行汝知人之謨。則賢才必聚於朝。行汝安民之謨。則庶民必安於野。其有益於治道。信非淺淺也。臯陶謙說行之有功。我固未敢預知。但我之心。惟思日日贊助於帝。有懷必吐。有言必盡。期以共成帝之治功而已。大抵天下事。非言之難。惟行之難。故臯陶於陳謨之終。而勉舜以力行。禹因而贊揚之。亦不必其言之出於已。大臣責難陳善之忠。同寅協恭之美。于此皆可見矣。

書經直解卷之二

聖

益稷

益稷是二臣名。這一篇書也都是帝舜與大

禹臯陶講論治道的說話。因篇首禹稱益稷

二人佐其成功故以益稷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匪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昌言。是盛德之言。孜孜。是勉力不怠的意思。

書經五解卷之三

四四

墊。是沉溺。四載。是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音昔

山乘櫟。音刊。是除。秦。是進。鳥獸魚鼈之肉。叫

做鮮食。九川。是九州之川。距。是至。濬。是疏通。

畎澮。都是田間的水道。播。是耕種。艱食。是難

得之食。此時播種初興。五穀難得。故叫做艱

食。懋。是勉。化居。是變化所居積的貨物。粒。是

米食。作乂。是興起治功。當時禹與臯陶同在

帝舜之前。帝舜因臯陶陳謨有契於心。遂呼

禹來前。命他說道。臯陶所陳。知人安民之謨。

深切於治道有益於民生。真是盛德的好言

語。汝與臯陶同心輔治者。若有善言。亦當告

我。不可隱也。禹拜而歎美。稱帝說道。臯陶所

陳。知人安民之謨。人君治天下的道理。已說

盡了。我更何所言乎。我惟思今日天下雖已

治。安然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自今

以往。當終日孜孜。勉力不怠。以盡其所當

為的事功。不敢以已治而忘亂。已安而忘危

也。臯陶因禹之言。遂歎而問說。所謂孜孜者

書經五解卷之三

四五

如何。禹乃追述先年治水本末之詳。以見今

日當孜孜保治的意思。說道。往時洪水泛濫。

勢若漫天。浩浩然。廣大無涯。把高山的四面

都包了。駕出於罔陵之上。那下民都昏迷沉

溺。不能聊生。我於時仰承帝命。任治水之責。

乃乘着四載。以跋涉山川。踐行險阻。遇水則

乘舟。遇陸地則乘車。遇泥濘去處。則乘輶。遇

上山。則乘櫟。這時節。平地皆水。功無所施。乃

循山而行。相度地勢。遇有樹木蔽塞。則斫伐

之以通道路。然後治水之功可以漸加。又因此時水土未平。民無所食。我乃與伯益教民。網罟漁獵。進衆鳥獸魚鱉之肉於民。權使他食之以充饑。於是先開導九川之水。使各至于海。而大者有所歸。次疏通畎澮之水。使各至于川。而小者有所洩。此時水勢漸平。田畝可辨。我乃與稷相看高阜。處教民播種五穀。但田地久荒。耕種方始。粒食尚為難得。故一面教民樹藝五穀。進之以艱食。一面仍命民採取鳥獸魚鱉。兼進之以鮮食。及至水土盡平。山林川澤之利皆興。四方商賈來往通利。乃懋勉其民。使他各遷其土產。所有往那缺少。的去處。互相交易。變化其所居積的貨物。彼此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天下之民。皆得粒食。不消更進鮮食。從此得以立綱紀。施政教。而萬邦興起。治功焉。當時天下未平。百姓困窮。我等承帝之命。君臣同憂。歷了許多艱難辛苦。纔得平定。豈可以今日之治安而遂忘

書經直解卷之三

單

前日之艱苦乎。我所以思日孜孜者。正欲共保太平於無窮耳。皋陶一聞其言。即深然之。說道。汝之言。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真是盛德的言語。凡我君臣。當以為師法。孜孜保守。不可忽也。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俟志以昭。受上帝。夫其申命用休。止。是至善之所在。兩箇惟字。都解做思字。幾是事幾發動處。康是事體安穩處。弼是輔弼之臣。丕字解做大字。係是等待的意思。申是重。休是美。大禹前面既極言致治之難。此又告舜以保治之道。先歎美而稱帝說道。天位至重。保之甚難。帝當兢兢業業。謹慎以居。是位可也。帝舜一聞其言。即應以為然。於是禹推廣慎位之事。以告之說。人心至靈。一事一物。莫不各有箇至善所當止的道理。只為私欲動搖。始有不得其所止者。帝當絕去私慾。

書經直解卷之三

單

涵養道心。將這一心常安放在天理上。而不為外物所搖。這是安於所止。以立應事之本的工夫。然存之於靜者。或不能不失之於動。又當於念慮纒發之時。即仔細研審。看他善與不善。必其念念皆善。然後施行。否則寧止而不為。及事務將成之際。又再三省察。看他安與不安。必其事事安穩。然後成就。否則不妨於更改。這是審於幾康。以盡處事之要的工夫。然使朝無直臣。則人主或不聞其過。又必左右輔弼之臣。皆務盡其繩愆糾謬之職。如君心有未正。則直言以格其非。國事有未當。則直言以救其失。然後君無過舉。而庶事獲康也。夫曰安止。曰幾康。既密其功於己。曰弼直。又資其輔於人。人已交修。以盡慎位之道。如此。則念念事事都合乎天理。順乎人心矣。將見以此而措之于政事。則是惟無動。一遇有所動作。如政令之施。紀綱之布。則天下之民。莫不敬信。翕然不應。固有預先等待我

書經直解卷之三

兗

于未舉意之先者矣。其下而得民為何如。此而顯然受命于上帝。則皇天重重眷命與之以休美之福。殆有愈久而愈隆者矣。其上而得天為何如。夫天人交孚。則君位益固。前日之治功。真可常保于無窮矣。帝欲慎位。可不念哉。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是親近輔助的意思。帝舜問禹弼直之言。有感於心。遂歎說。汝謂人君安於所止。審於

書經直解卷之三

兗

幾康。而尤必賴輔弼之臣。直言規正。可見臣職之所繫甚重矣。然則今之列職於朝廷者。雖是我的臣子。其實乃我之鄰哉。左右夾持。誠不可以一日缺者也。我今欲賴四鄰以自輔助。不必他求。亦惟在爾諸臣哉。上下相資。誠不可以勢分言者也。舜之反覆詠歎如此。其責望於禹之意深矣。禹因帝言有契于心。遂應而承之曰。俞。蓋深信夫君臣之道。相須以成。而以臣鄰之義。自任矣。夫大禹丁寧于

安止幾康之戒。所以責難于君而帝即俞之。帝舜反覆咏歎。臣鄰之托。所以委重于臣。而禹即然之。君臣之間。明良合德。誠為千載一時矣。豈非萬世為君臣者所當法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書經直解卷之三

至

股肱。即是手足。左右。是扶持的意思。翼。是輔翼。華蟲。是雉鳥。會。是繪畫。宗彝。是宗廟中酒尊。上面畫虎雉二獸。藻。是水草。粉米。是白米。黼。其形如斧。黻。其形如亞字。絺。繡。是刺繡。五采。是五樣華采物料。所以染色者如藍。澱。丹。砂。粉。墨之類。在字解做察字。忽。是荒忽。不治的意思。自上達下。叫做出。自下達上。叫做納。五言。是詩歌。叶於五聲的。帝舜詳敘臣所以為鄰之義。以命大禹說道。君臣之分。雖有尊卑。而上下相須。實同一體。君必資臣以為助。如人有元首。必資手足以為運行。耳目以為視聽。是臣乃我之股肱耳目也。然何以見之。蓋人君之治。以政教禮樂為先。我嘗憂民性之未復。要扶持教導斯民。使無一人不歸於善。而不能以自遂也。必賴汝為臣的輔助。贊襄以化之。然後能遂我教民之心。我嘗憂民生之未厚。要宣布政令于四方。使無一人不得其所。而不能以自為也。必賴汝為臣的設施。措置以安之。然後能遂我養民之心。這等看來。臣豈不是我之股肱乎。衣裳之制。創自古人。我今要觀看那古人衣裳的形象。稍加損益。取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共六件。繪畫於上衣。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件。刺繡於下裳。其畫與繡。都把五采之物。雜施於縉帛之間。以為五色。做成朝祭的衣服。這是禮制所係。不可不慎。而我不能以自明也。必賴汝為臣的。為我明其小大尊卑之等。使禮達而分定。

書經直解卷之三

至

卑。而上下相須。實同一體。君必資臣以為助。如人有元首。必資手足以為運行。耳目以為視聽。是臣乃我之股肱耳目也。然何以見之。蓋人君之治。以政教禮樂為先。我嘗憂民性之未復。要扶持教導斯民。使無一人不歸於善。而不能以自遂也。必賴汝為臣的輔助。贊襄以化之。然後能遂我教民之心。我嘗憂民生之未厚。要宣布政令于四方。使無一人不得其所。而不能以自為也。必賴汝為臣的設施。措置以安之。然後能遂我養民之心。這等看來。臣豈不是我之股肱乎。衣裳之制。創自古人。我今要觀看那古人衣裳的形象。稍加損益。取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共六件。繪畫於上衣。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件。刺繡於下裳。其畫與繡。都把五采之物。雜施於縉帛之間。以為五色。做成朝祭的衣服。這是禮制所係。不可不慎。而我不能以自明也。必賴汝為臣的。為我明其小大尊卑之等。使禮達而分定。

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我今要聽聞那六律五聲八音之所奏。以察治亂。或其聲和以樂。則知政事之修治。或其聲怨以怒。則知政事之荒忽。其聽與察。把朝廷所出的歌詠。民間所納的歌謠。凡叶於五聲的。都播之於律呂之間。以為樂章。驗他和與不和。這是政治所關。不可不審。而我不能以自聽也。必賴汝為臣的。為我聽其乖和得失之分。使樂和而政成焉。這等看來。臣豈不是我之耳目乎。

書經直解卷之三

至

夫帝舜之命禹。既曰。臣弑鄰。可見其君臣相親。而至於忘勢。又曰。股肱耳目。可見其君臣一體。而至於忘形。其引喻愈切。而責望愈至矣。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是違悖道理。弼是匡正。面從是當面順從。後言是背後議論。四鄰是股肱耳目之職。帝舜既以股肱耳目發明臣鄰之義。至此又責望於禹。說道。我為天子。一日二日。便有萬幾。

豈能一一皆當。但有違悖道理處。汝便當盡言匡正。明白開陳。使我得聞而改之。這方是弼直之道。若當我面前。唯諾諾順。從以為是。及退至背後。却乃私下議論。以為不是。豈大臣事君之道哉。汝切不可如此。須知汝乃我之四鄰。股肱耳目。共成一體。安危治亂。無不相關。使君有違。而不能弼之。則將安用臣鄰為哉。汝宜兢兢業業。精白乃心。務思弼我之違。以敬爾四鄰之職可也。帝舜之所以責

書經直解卷之三

至

望於禹者如此。其求助之意。可謂切矣。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我欲並生我。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庶頑。是眾頑愚的人。讒說。是讒譖害人的言語。時。字解。做是字。指忠直說。侯。是射箭的把子。明。是試驗。撻。是用刑杖責罰。書。是簿籍。識。是記其過。工。是掌樂之官。颺。是宣揚。格。是改過從善。承。字解。做薦字。庸。是用帝舜命禹說。

忠直之道。以固當自盡於已矣。然人心不同。彼羣臣中。豈無那衆頑愚好興造謠言誣害善類。不在此忠直之列者。這等的。人甚為治道之害。然亦未可以遽絕之也。必先用射侯以明驗之。蓋射以觀德。若是心裏不正。其射必不能多中。以此驗之。則邪正可辨矣。若知其果是頑讒的人。必須用刑杖責罰他。使他儆懼不忘。又立箇簿籍。把他過惡都寫在簿籍上。記着他羞愧無已。若此者。果何為哉。

書經直解卷之三

堯

則是稔惡不悛。終為頑讒而已。然後用刑罰以威治之。或遊諸四夷。或寘之重典。使不得終肆其惡。以傷害善良。蓋彼既自外于生成。雖欲其並生。不可得矣。嘗觀舜之命龍有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則頑讒之人。乃舜之所深惡者。而猶不忍遽置于法。必待其教之不改。而後刑焉。此其好生之德。所以能洽于民。而卒致無刑之治也歟。

書經直解卷之三

堯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是未盡然之辭。光是德之光輝。蒼生是黎民。黎獻是黎民中的賢者。敷納是下陳上納。庶字當作試字。讓是相讓而勉於為善。敷同是朋比欺罔的意思。奏字解做進字。禹因帝舜欲用刑以威頑讒。其心未盡以為然。故先應箇俞哉。說道。帝之所言。固是但我之意。

以為庶頑說與其懲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誠使帝之盛德光輝昭著廣被天下以至于海隅之遠蒼生之衆無不在其照臨之中。將見德輝所及人人瞻仰。那萬邦黎庶中有素負忠直而為賢者莫不感慕興起都願出來輔佐聖君為帝股肱耳目之臣。這時節惟帝舉而用之耳。然舉用之道何如。彼賢者始進而立朝必有自獻的言語。則使他各陳所見而聽納之以觀其蘊。及其既進而效職。各

書經直解卷之三

堯

有表見的事功。則就他本等職業上。一一而明試之以考其成。其中有功績彰著與他當初敷陳的說話不相違背的。則錫之車馬章服以厚其報。夫既修德以致賢。而又能考成以覈實。則精神所感。人皆化之。不特賢者濟濟相讓。便是不賢的人也都更相勸勉。而消其忌賢嫉能之私矣。誰敢不讓乎。不特賢者秉德陳力以應其上。便是不賢的人也都精白一心。而化為直已效忠之人矣。敢有不敬

應者乎。信乎德之所感。甚于威之所加也。帝若不能以德用賢而徒任刑以為治。則上無感人動物之誠。而下懷苟且畏避之慮。即今所用之臣。方且彼此扶同。朋比欺罔。日進于無功矣。豈特庶頑說為可慮哉。由此觀之。則尚德之與用威。其得失判然矣。

書經直解卷之三

堯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頷頷。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無是禁戒之辭。罔字解做無字。頷頷是不休息的模樣。殄是絕。世是世代相傳的基業。塗山。大國名。啓是禹之子。呱呱是小兒啼哭聲。荒是大度。是相度。師長都是官名。薄是迫近。即字解做就字。禹既勉舜以明德。又進戒說。

為人者當勤於修德。不可如堯子丹朱之驕傲。丹朱之不肖。雖是多端。而傲之一字。尤為衆惡之本。蓋傲心一逞。肆然無忌。所以惟怠慢逸遊是好。惟傲狠暴虐是作。無晝無夜。只是去荒淫縱慾。頹頹然不知休息。所幹的事。通不順道理。譬如在無水地上行船的一般。又朋比衆小人。與他淫亂于家。不理國事。因此不得繼堯的天下。把他祖宗世代相傳的基業。一旦殄絕了。此所謂前人之覆轍也。

書經直解卷之二

五

我因此深以為戒。兢兢業業。勤修其職。不敢有一毫怠傲的心。初娶塗山氏之女為妻。成婚之後。只在家住了辛壬癸甲四日。就出去治水。及後生子啓。呱而泣。我亦不暇顧念。惟以水土未平。奔走四方。大相度。那平治水土之功。及水土既平。則疆域可定。乃因其地之遠近。輔帝以成五服之制。把王畿千里之地。每邊五百里。畫為甸服。其外為侯服。又外為綏服。又外為要服。荒服。每服五百里。東西

南北相至各成五千里。疆域既定。則官職可建。乃於九州之內。每州選五十二人。以為之師。使他佐州牧。以糾諸侯。九州之外。迫近四海的去處。各建立五人。以為之長。使他率蕃夷以衛中國。夫始而拯溺救民。不敢有一日之求安。既而疆理經制。不敢有一事之苟且。凡若此者。亦惟恐此心少懈。將馴致於丹朱之傲遊耳。如今內而十二師侯牧。外而五長蕃夷。各遵行朝廷的德教。治功雖已成就。然

書經直解卷之二

五

那有苗之國。負險恃頑。不肯就工。猶為威世之累。帝其念之哉。未可以天下既平。而遂生怠荒之念也。帝舜因禹之戒。復答其意說。如今四海之內。都遵行我的德教。者實由汝禹。由治水而弼服。由弼服而建官。功有以敘。故教化廣被。而四方底寧。雖有苗民之頑慢。阜陶方且。勅承汝之功。敘而施五等之象刑。以弼教輔德。且其用刑。輕重得宜。明白當罪。可以畏服乎人。夫刑既明于中國。威自及於外。

夷苗民或庶幾其可化耳。豈可專恃德教而盡廢刑威哉。大抵德者出治之本。刑者輔治之具。雖帝舜為君。禹臯為佐。有不能廢者。但以好生之心而行其欽恤之意。則自然天下無冤而民協于中矣。若曰堯舜之世。惟尚德而不尚刑。則虞廷士師之官。可以無設。而臯陶明刑之功。不得與禹稷並美矣。此圖治者之所當知。

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

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夔是輕敲。擊是重敲。鳴球是玉磬。搏是重彈。拊是輕彈。詠是歌詠。虞賓是丹朱。因他是帝堯之後。待以殊禮。為虞廷之賓客。故叫做虞賓。羣后。是助祭的諸侯。下。是堂下。鼗鼓。是有柄的小鼓。兩旁有身。持其柄。搖之。則兩耳自擊而成聲。祝。形如方桶。以木為之。撞之有聲。敔。形如伏虎背。上有刺。刷其刺而有聲。這兩

書經直解卷之三

本

書經直解卷之三

空

件。皆所以節樂者。鏞。是大鍾。間。是相參的意見。蹌蹌。是舞動的模樣。蕭韶。是舜樂的總名。九成。是九奏。儀。是容儀。當時帝舜作大韶之樂。后夔為樂官。因述其聲樂感通之妙。以告於舜。說道樂作於宗廟之中。在堂上。石音。則有鳴球。絲音。則有琴瑟。我曾憂擊鳴球。搏拊琴瑟。合着那堂上歌詠之聲。使樂聲與人聲相應。但見那樂音和暢。無感不通。幽而為神。則祖考之靈。來格。來享。如在乎其上。明而為人。則帝堯之後。作賓於虞者。來在助祭之位。與眾諸侯。每都雍雍肅肅。以德相讓。馬。樂之作于堂上者。如此。在堂下。竹音。有管。草音。有鼗。鼓。樂初作時。擊祝以合其聲。樂既終時。擊敔以止其奏。又匏音。有笙。金音。有鏞。把這幾件樂器。或吹或擊。與堂上的鳴球琴瑟之樂。更迭而作。各盡其條理之妙。但見太和所感。無微不至。雖冥然無知。如鳥獸者。聞此樂聲。亦蹌蹌然相率而舞動焉。樂之作於堂下者。

如此。合堂上堂下之樂。自一奏以至於九奏。謂之九成。則樂之始終備矣。但見至和之極。感通益神。雖世所希有如鳳凰者。亦來舞于殿庭之間。而有容儀焉。夫以韶樂感通之妙。至于如此。雖由于樂聲之和。而孰非本于帝德之所致哉。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於是發語辭。重敲叫做擊。輕敲叫做拊。石是石磬。庶尹是衆官之長。諧是和。夔又重言韶

書經直解卷之三

空

樂感通之妙。說道八音之中。惟石最爲難和。而樂之條理。以磬聲終焉。我於石磬之大者。重敲之以發其聲。石磬之小者。輕敲之以審其韻。但見其清越悠揚。而鏘然可聽。石聲和矣。石聲既和。則八音皆無不和。而樂之條理備矣。由是以其聲之和。而動其氣之和。故百獸聞之。皆相率而抃舞。以其音之和。而動其心之和。故庶尹聞之。皆誠信而克諧。其感人動物之神如此。又孰非帝德之所致哉。史臣

記禹臯陳謨終篇。而以夔言繼之。正以見當時治定功成。禮備樂和。千載而下。猶可以想其太平之氣象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業_平。股肱情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書經直解卷之三

空

勅是戒幾。是事之微。股肱。以比臣下。元首。以比君上。是君臣一體的意思。熙是廣。颺言是大聲疾言。憲是法度。屢是數。省是稽考。賡是續載。是成業。胙是因循怠弛。凡事都姓下了。不能修舉的意思。墮是廢壞。帝舜之時。天下既已治安。猶恐君臣之間。怠荒易作。乃用作歌以相儆戒。先述其作歌之意。說道天命無常。至為可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理亂安危之機。每相為倚伏。必須兢兢業業。常

存敬畏。雖一時之頃。一事之微。亦不敢怠忽。庶乎天命可以常保也。乃歌說為臣的若能。懽忻踴躍。喜于乘時而圖幾。則人君的治功。有不興起者哉。百官的事務有不熙廣者哉。這是帝舜作歌。而以保治之事責之于臣者。如此。皋陶將欲廣歌。而先述其意。乃拜手稽首。大聲說道。帝欲勅天保治其思念之哉。夫人君一身。乃羣臣之表。若不有以倡率之。則臣下何所觀感。必須以勵精圖治之心。總率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羣臣。使他每都勤修職業。以興起朝廷的事功。但銳於興事者。其弊或至於紛更。又當謹守成法。率由舊章。不可輕信喜事之人。有所更改。此帝所當敬念者也。夫既率之以興事。而又戒之以守法。則百工之事。固無不起矣。然不有以考驗之。則銳於始者。或怠於終。言之善者。或行不逮。又必日省月試。數數稽考。其成功者。他果能興事與否。然後情者。警勸者。勸而無誣謾欺罔之弊。此又帝所當敬念

者也。皋陶既述其廣歌之意。乃遂續成其歌。說道。君位乎上。若能明于任官。而率作考成之有要。則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而國家之事。豈不妥帖停當哉。又歌說。為人上者。若不能勵精率作。而安於怠荒放佚。將朝廷的政務。堆集而不能整理。紀綱燧下而不能振舉。則為股肱之臣者。亦皆苟且偷惰。因循曠職。而國家之事。豈不懈弛而廢壞哉。這是皋陶以保治之道。責之于君者如此。帝舜聞皋陶之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言。既拜以致其敬。又俞而然其言。說道。自今以往。我君臣當上下一心。敬謹以保天命。我大抵致治固難。保治尤難。蓋亂每生於極治。而患常發於不虞。故虞廷君臣。當治定功成之後。交相儆戒。君以喜起熙哉。望之於臣。臣以率作興事。責之於君。兢兢焉。惟恐怠荒之。或作。而政事之廢弛也。夫以虞舜為君。禹皋為佐。而猶不忘戒懼如此。况其他乎。此萬世為君為臣者。所當深念也。

夏書

夏是大禹有天下之號。這書記夏家一代的事蹟。故叫做夏書。共四篇。

禹貢

貢是貢賦。這一篇史臣記大禹平水土定貢賦及經理天下的事。獨以貢名篇者。水土平而後貢賦定。特舉其成功而言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書經直解卷之三

這一節是總記大禹治水之要。敷是分。刊是除。奠是定。史臣說：當時洪水橫流，汎濫于天下。九州區域都不辨了。禹受命治水，乃先分別土地，以為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之九州。然後知其州最下，治之宜先。某州最高，治之宜後，可以隨地而施功矣。凡水都發源于山，只為山勢阻塞，道路不通，所以有懷襄之害。禹乃隨山而行，相其便宜，又除去了障蔽的樹木，以通其道路。然後知其水為某山所

壅必須開鑿其山為其水所出必須濬治可
以因勢而利導矣九州既分又須立各州的
表識以為之紀綱禹乃定其山之高者川之
大者與做一州之疆界如某處有某山便可
尋眾山之脉絡其水在某處便可尋眾水之
脉絡而導山導水之功皆可舉矣禹之治水
大要不出此三件故總揭而言之如此

冀州

此以下是分記九州治水之成功冀州即是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二

今北直隸山西河北等處及遼東義州衛迤
西地方當堯之時水為民患者莫甚於河而
冀州乃河水所經又帝都所在故禹受命治
水先從此起不言疆界者冀州三面抵河觀
兗豫雍三州所至便自可見亦所以尊京師
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篇中凡既字都是既已成功之詞載字解做
始字言禹治水施功寔始于此壺口梁岐都

是山名壺口山舊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
即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梁山舊志在離石縣
即今山西太原府石州岐山舊志在汾州介
休縣今在汾州孝義縣西冀州之水以河為
大壺口山乃河水衝激的去處禹始初便去
治他所以殺河勢也梁岐二山乃河水經流
的去處禹便治梁而及于岐所以開河道也
于是冀州無河水之患矣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修是修整前面的工程地廣而平叫做原太
原即今山西太原府地方岳是太岳即今山
西霍州之霍山山南叫做陽岳陽是太岳之
南冀州之水其次莫大于汾汾水出于太原
經于太岳鯨嘗治之功未成就禹則因其功
而修之先治太原以濬汾水之源從此至于
太岳之南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導汾水之
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州無汾水之患矣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是地名即今河南懷慶府地方。底績是成功。衡漳是水名。漳水有二。一出山西樂平縣之少山。叫做清漳。一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叫做濁漳。二水合流橫入于河。故總叫做衡漳。覃懷在涑淇二水之間。往時洪水汎濫。平地皆水。致功為難。及河汾既治。禹功可施。然後覃懷之地。致有平治之功。而無墊溺之患。以至于衡漳所經。凡是平地也。都底績與覃懷一般。蓋至是而冀州之土無不平矣。

厥土惟白壤

書經直解卷之三

四

土性柔軟不成塊的叫做壤。水患既平。則土復其常。必須辨其色性。然後可以教民稼穡。而制其貢賦。故辨冀州之土。其色則白。其性則壤。一州之土。雖未必盡然而白壤者居多。故以白壤名之。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是田土上起的稅糧。錯是間雜不等的意思。蓋地力有厚薄。年歲有豐凶。過着成熟的

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五

手便照常額。過着凶歲。或地土有拋荒的去處。使從寬減。所以稅糧多寡不等。這叫做錯。禹因土宜。既辨地利。可與。遂將九州的田賦。總較其多寡肥瘠。分為九等。于是定冀州之賦。則居上上為第一等。而或地力年分不同。則間出第二等。定冀州之田。則居中中而為第五等。先言賦。而後言田者。京師是天子所自治。場園田之類。各有錢糧。非盡出于田也。賦高于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生之者衆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是二水名。恒水出今真定府曲陽縣。舊時東流合滏水。今西南流。至行唐縣入滋水。衛水出今真定府靈壽縣。東入滹沱河。從是順着正道。大陸即今順德府及趙州深州地方。作是耕治。冀州水患既除。由是恒衛之水。各順其正道。大陸之地。皆可以耕作。而冀州之土。無有不平者矣。這二項成功。最遲故紀。

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島夷是冀州東北海島之夷屬于中國者畿內之地出賦已多故不制其貢獨有海島屬夷每年進貢止用皮服一以示羈縻之義一以明不貴異物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夾右是挾在右邊碣石是山名舊志在北平郡西南河口之地即今永平府之南後來漸

言經直解卷之三

七

沒于海冀州東西南三面臨河貢賦轉運都可直接達惟北方諸水皆不與河通故貢賦之來必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那碣石之山在河口海濱正是他右手轉灣的去處却似挾他在右邊的一般所以說夾右碣石入于河入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冀州的事濟河惟兗州

此以下每州都標箇疆界所謂莫高山大川也禹定兗州的境界東南跨過濟水西北直

到大河這地方都屬兗州如今北直隸大名府及景州滄州山東東昌府及德州武定濱州濟寧曹州等處都是

九河既道

九河是徒駭太史馬頰覆脯胡蘇簡潔鈞盤禹津八條支河并河之正派總為九河禹時在今河間府滄州一帶地方後來黃河南徙故道都湮沒了道是順其道河水自大陸以北到兗州地方其勢愈大為害愈甚禹乃疏其正派分其支流以為九河使都入海不復漫流為害矣

言經直解卷之三

七

雷夏既澤

雷夏是澤名舊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山東濮州雷澤城就是水有蓄聚叫做澤方河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也都泛濫奔潰今九河既治故雷夏亦能蓄水成澤不至于溢出而為患蓋凡水之止者無不治矣

澠沮會同

灘沮。是二水名。自河出者為灘。自濟出者為沮。會同。是合流為一。方河水泛濫之時。灘沮小水也都散漫。今九河既治。故灘沮二水合流為一。如諸侯會同以朝天子的一般。蓋凡水之流者無不治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是宜栽桑樹的土地。蠶。是養蠶。降。是下。丘。是高地。宅。是居。土。是平地。兖州水患最甚。凡是宜桑之土。都淹沒了。今水落土乾。桑樹

《書經五解卷之三》

漸盛。可以養蠶而取絲矣。往時兖州之民。都往高處避水。今桑土既蠶。由是都從丘陵下來。居于平地。不苦于卑濕矣。兖州之土。無不平于此可驗。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是土脉高起的模樣。繇。是茂。條。是長。兖州水患既平。土宜可辨。故辨其色。則純黑。性則墳起。土性既復。地利可興。故其草則繇而蕃茂。其木則條而長盛。蓋兖州居河濟下流。水

未平。則為卑濕。草木不宜。水既平。則為沃衍。于草木最宜。故特舉以為證也。徐揚二州言草木。亦是此意。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是正。作是耕治。同。是同于他州。禹定兖州之田。則居中下為第六等。其賦則是最薄的。正額為第九等。不曰下下而曰貞者。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這地土且便不起科。必待耕治十有三年。生理盡復。然後使同他州。辦納稅糧。蓋兖州當河下流。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已平治。而生理尚是艱難。故特加寬恤。聖人愛民之仁如此。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是下獻于上。田裏出的稅糧。叫做賦。地方產的物件。叫做貢。篚。是竹筐之類。織文。是織成文采的幣帛。禹既定田賦之等。又制貢物之宜。兖州厥木惟條。其樹多漆。則使之貢漆。桑土既蠶。其地多絲。則使之貢絲。至于織成

文采的幣帛乃絲中之貴重者則又使之盛于筐篚以入貢焉蓋漆所以制器用絲與織文所以備章服皆國用之不可闕者故因其所有而取之

浮于濟潔達于河

水中行船叫做浮。濟潔是二水名。濟水舊志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至溫縣南入河。潔水是河之支流。禹因濟潔二水皆可通河故定兗州之

書經五經卷之三

十

貢道或去濟水近便的則浮舟于濟以達于河或去潔水近便的則浮舟于潔以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兗州的事。海岱惟青州。

這是定青州的境界。岱是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禹既分了青州遂定其境界東北跨大海西南到泰山這地方都屬青州。即今山東濟南青州登州萊州四府與遼東之廣寧瀋陽開原蓋州諸衛都是。

嶠夷既略

嶠夷是地名在今山東登州府堯典說宅嶠夷就是此地。略是制為經界的意思。嶠夷在青州極東迫近大海地方最遠施功為難。今水患盡去可以正疆界畫溝塗而其地皆已經略矣。遠地如此則近者可知是青州之土無不平也。

濰淄其道

濰淄是二水名。濰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

書經五經卷之三

十一

箕屋山北至萊州府昌邑縣入海。淄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原山東至青州府壽光縣入濟。青州有濰淄二水向嘗汎溢。今則濰水入海。淄水入濟各循其故道矣。是青州之水無不平也。青州地雖卑下然去海甚近水易歸壑。又不當眾流之衝故用功簡省于他州如此。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是水邊。廣是廣潤。斥是斥鹵其土味鹹可

以煎鹽的去處。禹辨青州之土有二樣。在平地。則其色潔白。其性墳起。在海濱。則一望廣澗。又斥鹵而鹹。先辨其土宜。而後可定貢賦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青州之田居上下。較之九州為第三等。賦居中上。較之九州為第四等。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書經五解卷之三

土

鹽是鹹土煎成的。絺是細葛。錯是雜。海物非但一種。故叫做錯。畎是山谷。枲是麻。鉛是黑錫。怪石是怪異之石。萊夷是萊山住的夷人。即今萊州府地方。牧是畜牧。檿是山桑。禹定青州之貢。有一州通出的。有各處所產的。如鹽與細葛并雜出的。海物皆服食燕享所需。此通一州之貢也。如岱山之谷所出有絲與枲。可以為衣服。又有鉛與松木怪石。可以為器械屋宇。萊山夷人牧放的去處。出那山桑。

之絲。棗是堅韌。可為琴瑟之絃。縞帛之用者。則盛于筐篚以入貢。此隨地所出之貢也。浮于汶達于濟。

汶是水名。出萊蕪縣原山之南。西南至汶上縣入濟。禹定青州之貢道。以汶水去濟最近。而濟水與河相通。則使浮舟于汶。由西南達于濟。達濟則達河。而帝都可至矣。不言達河者。因前兗州已言浮于濟。源達于河故也。以上都是經理青州的事。

書經五解卷之三

土

海岱及淮惟徐州。

這是定徐州的境界。禹既分了徐州。遂定其境界。東至大海。北至泰山。南至淮水。這地方都屬徐州。即今山東兗州府南直隸徐泗宿海邳等州。都是。夫七州疆界都只舉其二。至此獨載其三邊者。蓋止說海岱。便與前面的青州相同。止說淮海。便與後面的揚州相同。必須說海岱及淮。纔見得是徐州的疆界。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沂是二水名。淮水出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至淮安府地方入海。沂水出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西南至邳州入泗。又是治蒙羽。是二山名。蒙山在今山東兗州府費縣。羽山在今海州贛榆縣。藝是耕種。徐州之水淮沂為大。往時都汎濫逆流。自禹功既施。則淮入于海。沂入于泗。而二水皆得其治矣。至于蒙羽二山。向為淮沂所包。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興。而皆得以種藝矣。淮沂治則凡水之流者可知。蒙羽藝則凡地之高者可知。

書經直解卷之三

由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是澤名。在今兗州府鉅野縣。豬是停蓄。而復流。東原是地名。即今兗州府東平州地方。徐州之澤有大野。是濟水橫絕的去處。往時不免潰決。自禹功既施。于是大野始能容受眾流。有蓄有洩。而既豬矣。至于東原之地。是大野環抱的去處。為濟水所經。今則水患盡去而已。底于平矣。大野豬則凡水之止者

可知。東原平。則凡地之平者可知。于此見徐州水土無不平治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埴是黏膩。漸是進長。包是叢生。徐州水患既平。由是辨其土宜。其色則赤。其性則黏膩。而墳起。其草木亦漸而進長。包而叢生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徐州之田較九州。則居上中為第二等。其土厚故也。其賦較九州。則居中中為第五等。人

書經直解卷之三

圭

工尚稀故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復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

羽畎是羽山之谷。復翟是五色的雉鳥。嶧陽是嶧山之南。在今邳州。孤桐是特生的桐樹。浮磬是石。浮水邊可以為磬的。蠙是出珠的蚌。帶赤黑色叫做玄。縞。帛黑經白緯叫做纁。純白的叫做縞。禹定徐州之貢也。有一州通出的。又有各處所產的。如土有五色者。可以

建大社封諸侯則制以為貢此一州之所出者也。如羽山之谷出五色的雉鳥其羽可以為旌旄。嶧山之南出向陽特生的桐樹其材可以為琴瑟。泗水之傍浮出的石制之為磬可以備樂器。淮夷之地有瑣珠及魚可以為服飾而供祭品。這幾處所有都着他入貢。至于玄色之幣可以為冠及齊祭之服。黑經白縹之織純白之縞可以為去凶即吉之服。亦淮夷之所有者又使之盛于筐篚而入貢焉。

書經解卷之三

其

此皆隨地所出者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泗是水名。出今兗州府泗水縣陪尾山。以其四泉並發故叫做泗水。南至邳州地方入淮。禹定徐州之貢道。必先浮舟于淮。由淮以入于泗。自泗而上。則或由濰水以達河。或由涉水以達河。而帝都可至矣。蓋泗水雖不與河通。然西流有濰水出于河而入于泗。上流有涉水入于河而合于泗。故由濰由涉皆可以

達河也。以上都是經理徐州的事。淮海惟揚州。

這是定揚州的境界。禹既分了揚州遂定其境界。北面至淮。東南二面直到大海。這地方都屬揚州。即今南直隸江西浙江福建及廣東南雄韶州潮州惠州廣州五府都是。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書經解卷之三

七

鴈九月飛向南。那時日行南陸。正月飛向北。那時日行北陸。以其隨着日陽所以叫做陽鳥。居是止。彭蠡會眾水之流。跨三州之地。往時汎濫平治最難。今禹功既施。乃能停蓄而且流通。不復有橫決之患。其水邊洲渚亦皆底平。于是隨陽之鴈都得其所棲止。而各遂其性矣。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是松江婁江東江。在今南直隸蘇州松

江二府地方。入是入海。震澤是澤名。即今蘇州府吳縣西南太湖。以其震動而難定。故叫做震澤。震澤約三吳之水。而三江在其下流。往時三江未曾疏通。所以震澤泛漲。不能安定。自禹功既施。則三江之水都順流入海。而得其所歸。于是震澤之水亦有所蓄洩。至于安定而不復震蕩矣。蓋揚州之水。西莫大于彭蠡。東莫大于震澤。今二水既治。則衆水可知。故特舉此以見揚州之成功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大

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是前竹。蕩是大竹。敷字解做布字。夭是少長的模樣。喬是高塗泥是溼濕。揚州水土既平。由是物得遂其生。而土性為可辨。篠蕩之竹。都布滿而發生。其草則天天而長盛。其木則喬然而高竦。其地卑濕。故其土皆是塗泥。不言色者。其色雜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上錯是閒或進上一等。揚州之土塗泥地最

瘠薄。故其田則居下下為第九等。其所出之賦。則居下上為第七等。閒或年分不同。又進上第六等。以其人功漸修故也。

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蕩。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金三品是金銀銅三樣。瑶琨都是似玉的好石。齒是象牙。革是犀兕等獸的皮羽。是鳥羽。毛是獸毛。木是大木。島夷是東南海島之夷。即今日本琉球諸國。卉服是用草織成的服。

《書經直解卷之三

九

如葛布蕉布之類。貝是海中甲虫。其背有文的。織貝是織成貝文的錦。橘柚是二果名。本是一種橘小而柚大。錫貢是與之詔命而後貢。禹制揚州之貢物。有常年進納的。有暫時取用的。如金銀銅這三樣。可以資國用。瑶琨似玉之石。可以為禮器。篠竹可以為箭。蕩竹可以為笛管。象之齒。犀兕之革。可以為車甲。鳥羽獸毛。可以飾旌旄。大木可以備棟梁。器械。都是一州所有的。故制以為一州之貢。若

海島之羨所貢的是織成的草服。咸于筐篚的。是織成貝文的美錦。這惟島夷所有故制以爲一方之貢。凡此皆常歲之貢也。至于貢物中用包裹的。則有橘有柚。然亦非歲貢之常。必待朝廷有祭祀宴享之事。錫與詔命索取這果。方纔貢來。初不以口腹之故煩勞百姓。此暫時之貢也。

汭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叫做汭。禹定揚州之貢道。起初汭

于海。卷之三

三

江而下。入于大海。又自海而達于淮泗。由是

由淮涕以達河。而帝都可至矣。蓋禹時江淮

未通。故必由海而後可以通淮。不言達河者。

因徐州已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也。以上都

是經理揚州的事。

荆及衡陽惟荊州

這是定荊州的疆界。荊山舊志在南郡臨沮

縣北。即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衡是南岳衡

山。舊志在長沙國湘南縣。即今衡州府衡山

縣。陽是山南。禹既分了荊州。遂定其境界。北抵荊山。南盡衡山之陽。這地方都屬荊州。即今湖廣及廣西桂林平樂梧州三府。河南信陽州。廣東連州。都是不言衡山而必言衡陽者。見荊州之南境。不但至于衡山。而且包乎山之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是二水名。諸侯朝見天子。叫做朝宗。江

漢二水都發源于梁州。至荊州合流。其勢愈

大。禹既因其勢而導之。由是二水順流東下。

望海而趨。無復停滯。就似諸侯往京師朝見

的一般。荊州去海尚遠。而遽言朝宗于海者。

以禹功既施。知其勢所必至也。

九江孔殷

九江是沅。漸。沅。辰。敘。資。澧。湘。九水聚會的

去處。即洞庭湖。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地

方。孔是甚。殷是正。九江乃江水之所經也。江

漢既治。于是九江之水各順其流。而合于洞

庭水道甚得其正。而無橫決之患矣。

沱潛既道

沱潛是二水名。江水分出的叫做沱。漢水分出的叫做潛。沱水在今湖廣荊州府枝江縣。潛水在今承天府潛江縣。沱潛乃江漢之支流也。江漢既治。于是沱潛二水亦皆各循其道。而無逆流之患矣。

雲土夢作又

雲夢是二澤名。雲澤在江址即今湖廣承天

書經正義卷之三

主

德安二府及沔陽州等處。夢澤在江南即今湖廣江夏華容等處。土是土見。作土是耕治。往時江漢諸水未平。雲夢之間都被淹沒。今水患既去。于是雲澤之地都見了乾土。夢澤之地都可以耕治。蓋雲澤地卑。水落稍遲。故人工晚。夢澤地高。水落在先。故人工早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下中是第八等。上下是第三等。荊州土性塗泥。與揚州同。所以田之等第。只高得揚州一

等。而其賦乃出第三等者。以其地方既潤。而人工又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柶。斚。栝。栝。斚。斚。惟菌。簠。簋。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羽。毛。齒。革。金。三。品。已。解。見。揚。州。柶。栝。栝。是。三。樣。木。名。柶。木。可。作。弓。斚。故。叫。做。柶。斚。斚。斚。是。磨。刀。的。石。斚。是。石。箭。鏃。丹。是。丹。砂。菌。簠。是。竹。名。簠。是。木。名。這。竹。木。都。可。以。為。箭。三。邦。是。地名。匭。是。匣。菁。茅。是。草。名。祭。祀。時。則。束。茅。於。地。以。縮。奠。酒。纁。是。淺。絳。色。璣。是。不。圓。的。珠。組。是。絲。帶。納。錫。是。納。與。朝。廷。龜。一。尺。二。寸。的。叫。做。大。龜。荊。州。之。貢。有。羽。毛。齒。革。有。金。銀。銅。又。有。柶。斚。栝。栝。與。斚。斚。斚。斚。丹。砂。這。都。是。通。一。州。所。出。的。又。有。菌。簠。二。竹。及。栝。木。惟。出。於。三。邦。者。為。有。名。則。專。令。三。邦。致。貢。而。不。責。於。他。處。又。有。菁。茅。則。包。而。又。匣。之。所。以。重。祭。祀。之。用。而。不。敢。輕。忽。又。有。玄。纁。二。色。之。帶。及。珠。璣。

書經正義卷之三

主

等。而其賦乃出第三等者。以其地方既潤。而人工又修也。

組綬可為服飾者則入之於篚焉。至于九江所出大龜可以占卜。若偶得之即納與朝廷。以其物不常有故不制為常貢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逾是過。凡水道不通從陸路搬過叫做逾。洛是水名。南河是冀州南界之河。荊州之貢道先浮舟于江沱。以入潛漢。漢水與洛水不通。又從陸路過于洛。然後由洛而至于南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荊州的事。

書經直解卷之三

禹

荊河惟豫州

這是定豫州的境界。荆即是荊州之荆山。禹既分了豫州遂定其境界。西南至荆山。北至大河。這地方都屬豫州。即今河南之開封。河南。南陽。歸德。汝寧。五府及南直隸。潁。亳。三州。湖廣均。隨。三州。山東曹州都是。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洛。瀍。澗。是四水名。伊水。舊志出上洛縣熊耳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地方。至河南府

洛陽縣入洛。洛水。舊志出洛南縣冢嶺山。亦在今商州。至河南府鞏縣入河。瀍水。舊志出河南郡穀城縣。北山在今洛陽縣地方。至河南府偃師縣入洛。澗水。舊志出弘農郡新安縣。即今河南府澠池縣。至本府新安縣入洛。豫州之川有四。曰伊。洛。瀍。澗。四水相敵向嘗橫流。今則伊。瀍。澗。三水各入于洛。與洛水合流而入于河。蓋豫州之川無不治矣。

書經直解卷之三

禹

榮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

榮波。荷澤。孟豬。是四水名。榮水。在今河南開封府榮澤縣地方。波水。舊志出婁涿山。北流入穀水。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地方。荷澤。舊志在濟陰郡定陶縣。即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孟豬。在梁國睢陽縣。即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被是餘波所及。豫州之澤亦有四。曰榮。波。荷。澤。孟豬。往時嘗有泛溢之患。今榮。波。二澤既有蓄洩。又導荷澤之餘波。以入于孟豬。而孟豬亦能容受。蓋豫州之澤無不治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壤解見冀州。墳解見兗州。壚是䟽。豫州之士在高處的。其性柔細。在低處的。其性墳起而䟽。鬆不言色者。其色雜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州之田。居中上為第四等。其賦居上中為第二等。而年分不同。間出第一等。賦高于田者。亦以人功修也。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書經直解卷之三

柔

漆解見兗州。臬。絺。紵。解見青州。紵。是苧麻。其皮可績以為布。織。解見徐州。纊。是細綿。磬。錯。是治磬的錯刀。豫州之貢有漆。有臬。及絺。紵。等布。其入篚者有黑。經。白。緯。之織。與精細之織。其待錫命而後貢者。有治磬之錯。蓋磬錯非常用之物。故不制為常貢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冀州最近。以河為界。其入貢之道。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則浮于洛。而達于河。達河

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豫州的事。

華陽黑水惟梁州。

這是定梁州的境界。華是西嶽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黑水。舊志出張掖郡鷄山。在今陝西肅州衛地方。流入南海。禹既分了梁州。遂定其境界。東至華山之南。西至黑水。這地方都屬梁州。即今四川雲南及陝西之漢中府。階州。皆是。

岷嶓既藝。

書經直解卷之三

圭

岷。嶓。是二山名。岷山。舊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即今四川成都府茂州。嶓。冢山。舊志在隴西郡氐道縣。及西縣。即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并漢中府沔縣地方。岷。嶓。二山。乃江漢發源的去處。自禹功既施。于是汎濫之患盡去。而稼穡之功可興。二山之間。其地皆可種藝。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

沱潛既道。

這沱潛二水。是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與荆

州的不同。梁州之沱有二。其一舊志在蜀郡
郫縣。即今四川成都府郫縣。西流入江。其一
舊志在蜀郡汶江縣。即今成都府灌縣。東流
入江。潛亦有二。其一舊志在巴郡宕渠縣。即
今四川順慶府渠縣。西南流入江。其一舊志
在漢中郡安陽縣。即今陝西漢中府洋縣。西
南入漢。沱潛二水。乃江漢分出的支流。為都
加濬治。于是二水各有所歸。或入于江。或入
于漢。而無不順其道焉。沱潛道則江漢之下
流治矣。

書經卷之三

未

蔡蒙極平

蔡蒙是二山名。蔡山。在今四川雅州。蒙山。在
今雅州名山縣。故是祭山之名。蔡蒙二山之
間。沫水經流。其勢漂疾。向嘗為患。今水土既
平。于是遂行稼祭之禮焉。二山平。則凡土之
高者無不治矣。

和夷底績

和夷是地名。在今雅州地方。底績與覃懷底

績同。言和夷地平。而險遠。尚以水患難于成
功。今則可以經營。可以耕治。而亦致有功績
焉。和夷底績。則凡地之平者無不治矣。

厥土青黎

黎字。解做黑字。言梁州之土。其色青黑。不言
性者。其性雜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三錯是三等樣。間雜。梁州之田。居下上為第
七等。其賦本居下中為第八等。間或一年進

書經卷之三

无

而為第七等。間或一年降而為第九等。共有
三等。蓋地力之厚薄不同。而年歲之豐凶亦
異。所以隨時制賦。不遽定為常額也。

厥貢璆鐵銀鏤若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是玉名。鏤。是剛鐵。可以刻鏤的。磬。是石磬。
熊羆。狐狸。是四獸。其毛可織。以為罽。如今氈
褐之類。以其織成而貢。故叫做織。其皮可製
以為裘。以其未製而貢。故叫做皮。梁州所貢
之物。有璆鐵銀鏤若磬。皆可以制器用者。熊

羆狐狸之織與皮。可以為裘褐者。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是山名。舊志在隴西郡臨洮縣。即今陝

西洮州衛。因是循。桓潛沔渭都是水名。桓水

出西傾山之南。今洮水出於西傾。流經臨洮

府界。謂之恒水。疑即桓水也。潛水即沱。潛既

道之潛。沔是漢沔。在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

地方。橫截渡河叫做亂。梁州西南境之貢道。

自西傾山之南。循桓水而來。至葭萌縣。即今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十

四川保寧府昭化縣地方。浮舟于潛水。至晉

壽縣之界。即今保寧府廣元州地方。其間為

漾枝津所阻。水道不通。遂舍舟登陸。至漢中

府地方。又下漢沔。從漢沔北行。至陝西西安

府武功縣入渭。從渭東行至西安府華陰縣

過河。冀州在河東。故必過河以達帝都也。以

上都是經理梁州的事

黑水西河惟雍州

這是定雍州的境界。黑水。解見梁州。蓋自雍

州之西。北直出梁州之西南。故二州西邊皆

以黑水為界。西河是冀州西界之河。禹既分

了雍州。遂定其境界。西面跨過黑水。東面抵

西河。這地方都屬雍州。即今陝西西安等八

府。及寧夏甘肅洮岷等衛都是

弱水既西

弱水舊志在張掖郡剛丹縣。在今甘州衛西。

其水力微弱。不能浮載。故叫做弱水。弱水既

不能載。而且西流。此水之異常者。禹因其性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十一

而導之。于是順其故道。西入流沙。而不復為

雍州之患矣

涇屬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涇渭。漆沮。澧都是水名。涇水舊志出安定

郡涇陽縣。即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至今西

安府高陵縣入渭。渭水舊志出隴西郡首陽

縣。即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至今華州華陰

縣入河。汭水舊志出扶風郡汭縣。即今陝西

鳳翔府隴州。至平涼府涇州入涇。漆水舊志

出扶風杜陽縣。即今陝西鳳翔府麟遊縣。至
今西安府耀州合于沮。沮水。舊志出北地郡
直路縣。即今陝西延安府宜君縣。至今耀州
合于漆。又至今同州朝邑縣入渭。澧水。舊志
出扶風鄜縣。即今陝西西安府鄜縣。至本府
咸陽縣入渭。屬是連屬。從是歸從。同是會同。
都指渭水說。雍州之水莫大於渭。禹既施導
渭之功。于是汎濫悉平。而衆流俱順。涇水自
涇州受汭水。至高陵縣入渭。是涇水上屬于
渭。下屬于渭。彼此聯合而無散漫矣。漆沮自
耀州合流。至朝邑縣入渭。是漆沮二水既歸
于渭。小大相從而無橫流矣。澧水至咸陽縣
入渭。是澧水亦會于渭。並流而同歸矣。澧涇
漆沮皆注于渭。而渭又入于河。則雍州之水
無不治矣。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終南。惇物。鳥鼠。都是山名。荆山與荆州
的不同。舊志在馮翊懷德縣。即今陝西西安

書經直解卷之三

圭

書經直解卷之三

圭

府富平縣。岐山。舊志在扶風美陽縣。即今陝
西鳳翔府岐山縣。終南山。舊志在扶風武功
縣。今在陝西西安鳳翔二府地方。連亘千里。
惇物山。在今西安府武功縣。鳥鼠。舊志在隴
西郡首陽縣。即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旅字
解見梁州。雍州諸水既治。由是荆岐二山。無
懷襄之患。可行旅祭之禮。凡終南惇物至于
鳥鼠。其間一帶的山。都與荆岐一般。則雍州
之高土無不平矣。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地之廣平的叫做原。下濕的叫做隰。其地在
今陝西西安府邠州。豬野。舊志在武威縣休
屠澤。即今陝西涼州衛地方。雍州水患既息。
于是原隰之地。已致平成之功。又直至豬野。
其間一帶的地。都與原隰一般。則雍州之下
土無不平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是山名。在今陝西肅州衛西八百里。沙

州衛舊城東南。即舜窳三苗之地。宅是居止。丕敘。是大有功敘。雍州不特近地底績。雖遠如三危。其地亦無水患。可以居止。三苗之窳於此地者。既已安居樂業。亦皆革心向化。而大有功敘。則雍州之遠土無不平矣。

厥土惟黃壤。
土以黃為正色。壤為常性。今雍州之土。色黃而性壤。土之最美者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五

雍州土最美。故其田居上上。為第一等。但地狹而人功少。故其賦只居中下。為第六等。

厥貢惟球琳。珣玕。

球琳。是美玉。珣玕。是美石。似珠者。雍州所產的貢物。有球琳。可為珪璋之用。有珣玕。可為冠冕之飾。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龍門。是二山名。積石山。舊志在河關縣西南羗中。即今陝西河州衛西北。龍門山。舊

志在馮翊夏陽縣。即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東北。都是黃河所經。渭汭。是渭水入河交流的去處。雍州貢道有二。其西北境則浮舟于積石之河。至于龍門。入冀州之西河。直達帝都。其西南境則自渭而來。皆會聚于渭汭。以入于河而達帝都。各從其便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織皮。鮮見梁州。崑崙。析支。渠搜。是三箇國名。這三國都在西蕃地面。總叫做西戎。崑崙。舊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五

志在臨羗。今肅州衛西南。直至西蕃朵甘衛東北。都是析支。舊志在河關西千餘里。今西蕃中有析枝水。即是此地。渠搜。舊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未詳所在。大約在今寧夏河套之地。即敘。是就敘。禹治雍州成功。不但本州有球琳。珣玕之貢。又有外國以鳥獸的織皮來貢。其國曰崑崙。曰析支。曰渠搜。這三國本是西方戎落。今亦順服我中國之化。與三苗同。其丕敘矣。禹功所及其遠如此。以上都是經

理雍州的事

漢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四條。是記禹導山之事。即所謂隨山也。前面九州中。雖各載有導山的工夫。但逐州分記。未見得山之脉絡。至此又把天下的山分做南北二條。其南北條中。又各分做南北二境。逐節記其用功之始終。其大勢皆自西

經五解卷之三

三六

北以至東南。而山之脉絡分明可考矣。然疏導本是治水的事。今隨山乃謂之導者。蓋水之源皆出于山。水之為患。皆因于山。禹隨山乃所以治水。故謂之導也。這一節是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岍岐荆都是雍州的山。岍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乃汧汭二水所出。岐荆二山。已解見雍州。壺口以下諸山。都是冀州的山。壺口解見冀州。其山正當河水南流之衝。雷首山。即今山西平陽府蒲州首陽山。

乃河水所經。太岳亦解見冀州。乃汾水所經。

底柱。即砥柱山。在今河南陝州東四十里。黃河中間。析城山。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王屋山。舊志在河東垣曲縣。今在河南懷慶府濟源。接連山西陽城垣曲二縣之境。乃濟水所出。太行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地方。長數千里。恒山。即是北嶽。在今山西渾源州。碣石亦解見冀州。正當河水入海之處。逾是過。凡及字至字。逾字。都指禹說。入于海。是指水勢說。蓋

經五解卷之三

三七

北條大河。北境諸山。乃河濟兩派大水所出入的。去處。故禹先從雍州岍山導起。東及岐山。又東至于荆山。無不施功。則其間不但河之經于雍州者。無所壅塞。而渭水之入河。涇澧漆沮汧汭之入渭。皆有次第矣。雍州功畢。禹乃過于龍門之西河。到冀州地方。治壺口雷首。以至于太岳。又治底柱析城。以至于王屋。又治太行恒山。以至于碣石。水勢至此。都入于海。則其間不但河濟順流。而汾澤漳沁

恒衛洙淇等水皆有歸向矣。禹導大河北境諸山。其施功之序如此。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這一節是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不言導者

以同是北條之山。承上文導岍而言也。西傾

朱圉鳥鼠太華都是雍州的山。西傾山。解見

梁州乃洮水桓水所出。朱圉山在今陝西鞏

昌府伏羗縣。鳥鼠山。解見雍州。乃渭水所出。

書經五解卷之三

未

太華山。即是西嶽。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

熊耳外方。桐栢陪尾。都是豫州的山。熊耳山

在今陝西西安府商縣。乃伊水所出。洛水所

經。外方山。地志以為即是中嶽嵩山。在今河

南府登封縣。乃伊水所經。桐栢山。在今河南

南陽府桐栢縣。乃淮水所出。陪尾山。在今湖

廣德安府。蓋北條大河南境諸山。乃渭伊洛

淮諸水所出的去處。故禹從雍州西傾山導

起。歷朱圉鳥鼠。以至于太華。則凡桓渭等水

出入于諸山者可治矣。雍州之功既畢。由是到豫州地方。導熊耳外方桐栢。以至于陪尾。則凡伊洛淮等水。出入于諸山者可治矣。禹導大河南境之山。其施功之序如此。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這一節是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乃治漢水

的事。嶓冢。已解見梁州。荆山。內方大別。都是

荆州的。荆山。解見荆州。內方山。地志以為

即今湖廣德安府章山。大別山。在今湖廣漢

書經五解卷之三

三九

陽府。蓋漢水發源于梁州之嶓冢山。經流于

荆州之荆山。內方大別諸山。禹則導嶓冢以

濬其源。至于荆山。內方大別。以引其流。則漢

水于是乎入江矣。其施功于江漢北境者如

此。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這一節是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乃治江水

的事。不言導者。以同是南條之山。承上文導

嶓冢而言也。岷山。已解見梁州。衡山。九江。已

解見荊州敷淺原地志以為即今江西九江府德安縣博陽山蓋江水發源于岷山故禹從岷山之陽導之而江之源治矣然江自岷山以下直流至東南數千里兩邊夾江却都是山其北邊山勢連接直至衡山其南邊山勢連接直至敷淺原故禹從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去蕪大江北岸一帶的山又渡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去蕪大江南岸一帶的山由是江水兩邊通流無滯而順其趨海之勢矣其施功于江漢南境者如此以上都是蕪山的事。

蕪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九條是記禹導水之事即所謂濟川也前面九州中雖各載有治水的事但逐州分記未見得水之脈絡至此又把天下九處大水逐處記其疏導之始終與其源流之曲折而諸水之脈絡分明可考矣弱水黑水在西北極邊與諸水不相干涉故先記之北方之

水莫大於河故河次之南方之水莫大於江漢故漢與江次之北之濟南之淮與江河共為四瀆故濟與淮又次之渭洛皆入于河故記之於後弱水解見雍州合黎是山名舊志在張掖縣西北即今陝西行都司西北弱水環之流沙是地名在今沙州衛舊城之西凡水皆能載而東流惟弱水獨弱而西流禹順其性而導之至于合黎其餘波西入于流沙而弱水治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解見梁州三危解見雍州凡水皆清惟黑水獨黑而且南流禹亦順其性而導之至于三危流入于南海而黑水治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解見雍州山北曰陰華陰是華山之北今陝西西安府有華陰縣底柱解見導

山。孟津是地名。舊志在河內郡河陽縣。即今河南府孟津縣。洛汭是洛水入河交流中間。在今河南府鞏縣東。大伾是山名。舊志在通利軍黎陽縣。即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泝水。舊志在信都縣。即今直隸真定府冀州枯泝渠。大陸解見冀州。播是分。九河解見兗州。逆河是河已近海。海潮迎着河水的去處。故以為名。黃河之源。出西域崑崙山星宿海。東北流數千里。纔到積石。禹導河自積石起。以河入

中國都在山峽中行。其流迅疾。而時有壅滯。乃疏鑿其險阻。以至于龍門。自龍門而下。山開岸潤。豁然奔放。南流至于華山之陰。自南折而東流。至于陝州之砥柱。又東至于河內之孟津。又東過洛水交流的去處。至于黎陽之大伾。此時河始出險而就平地。又自東折而北流。過于信都之泝水。至于冀州之大陸。又自大陸而北。到兗州地方。地曠土疏。河尤易決。禹乃播之為九河。以分其力。而殺其勢。

然後合為逆河。以入于海。而河水治矣。自大伾至逆河。這是禹時黃河入海的故道。自周漢以來。河道漸徙。東南流入于淮。然後入海。遂與禹時故道不相合矣。按洪水之患。惟河最甚。故大禹疏鑿之功。惟河獨多。然當時但順水之性。以除民之害而已。今之黃河。乃漕運所必經之道。而於塞衝決之患。時時有之。既欲資其利。而又欲去其害。故今之治河。尤難。經國者所當加意也。

嶓冢。漢水之源。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筵。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嶓冢。解見梁州。漢水有二源。東源出秦州之嶓冢。始出為漾。西源出沔縣之嶓冢。始出為沔。這所說的嶓冢。乃是秦州之嶓冢。故說漾。漢滄浪三筵。都是水名。漢水。舊志在武都郡。即今陝西鞏昌府成縣。滄浪。舊志在武都縣。即今湖廣襄陽府均州。三筵。舊志一出郢

州長壽縣即今湖廣承天府京山縣其二不知所出大別解見蕪山漢水入江在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滙字解做迴字彭蠡解見揚州北江傳無解釋入海在今直隸揚州通州漾水出秦州嶓冢山禹自此山蕪之東流至武都又叫做漢水至漢中與沔水合叫做漢沔又東流至武當叫做滄浪之水又過三楚之水至于漢陽大別之山而南流合于江入江之後又東見至鄱陽停蓄周迴而為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為北江至通州入海而漢水治矣。

岷山蕪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岷山沱水都解見梁州澧是水名舊志出武陵充縣即今湖廣岳州府慈利縣九江解見荊州東陵是地名即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迤是邪行的意思會為滙是江與漢會而滙為彭蠡中江傳亦無解釋江水出茂州岷山

禹自此蕪之東流合蜀郡別出一支叫做沱水又東流至于充縣之澧水遂過岳州之九江至于巴陵又東向迤邐而行北至漢陽會漢水而同滙為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為中江至通州入海而江水治矣蓋江漢二水各出于梁雍二州合流于荊州入海于揚州嶓冢蕪漾岷山蕪江即梁州所謂岷嶓既藝也南入于江東迤北會即荊州所謂江漢朝宗于海也滙澤為彭蠡即揚州所謂彭蠡既豬也

但以今地圖考之漢水入江之處去彭蠡尚七百餘里彭蠡之澤乃自受江西江東諸水而成本非江漢之所滙又江漢合流之後但為一江入海亦未嘗有一江中江之分或者世代已遠水道有變遷經文有錯誤皆不可知也

蕪沱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沂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沱水是濟水初出之名滎解見兗州滎解見

豫州陶丘。是地名。舊志在廣濟軍。即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蕢。解見豫州。汶。解見青州。濟水性既沈下。而力又勁疾。常從地中穿穴而行。故其出入無常。伏見不一。禹順其性而導之。其發源在垣曲縣王屋山頂崖下。叫做沈水。這是初見的時節。由是伏流地中。東至濟源縣。湧出二源。合流為一。叫做濟水。這又是一見。又到溫縣。號公莖入于河。伏流河中。至榮澤縣。溢出而為榮水。這又是一見。又與河

書經五經卷之三

巽

並行。東至定陶縣。湧出于陶丘之北。這又是一見。自此遂不復隱伏。東北至汶上縣。會于汶水。又東北至博興縣。入于海。而濟水治矣。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桐栢。解見蕢山。淮。泗。解見徐州。淮水出于桐栢山。禹導淮水。自桐栢始。由是東流過賴。亳。泗。諸州。至淮安府睢寧縣。會于泗沂。又東流。至淮安府海州。入于海。而淮水治矣。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

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同穴。是山名。其山鳥鼠同穴而處。故以為名。澧。涇。漆。沮。都解見雍州。渭水出今臨洮府渭源縣南谷山。在鳥鼠山之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東流至咸陽縣。會于澧水。又東流至高陵縣。會于涇水。又東流至朝邑縣。過于漆沮之水。又流至華陰縣。入于河。而渭水治矣。這會于澧。即雍州所謂澧水攸同也。會于涇。即雍州所謂涇。屬渭水也。過漆沮。即雍州所謂漆沮既從也。前面是分記。這是直敘其源流。

書經五經卷之三

巽

導洛。自熊耳。東壯會于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熊耳。解見蕢山。即商州之熊耳。洛水出商州冢嶺山。與本處熊耳山相近。故禹自此山導之。非盧氏之熊耳也。澗。伊。都解見豫州。禹

導洛水于商州熊耳之山。東北流至新安縣。會于澗水。至偃師縣界。會于澧水。又東流至

洛陽縣界。會于伊水。又東北流至鞏縣入于河。而洛水治矣。以上都是導水的事。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這一節是總結上文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的意思。四隩是四海之內水邊的地。土宅是居。九山是九州之山。刊是除。旅是祭。九川是九州之川。滌是洗滌。九澤是九州之澤。陂是陂障。史臣說。大禹導山則窮其脈絡。導水

書經直解卷之三

甲九

則順其源流。勤勞八年。施功既畢。所以九州之疆域雖異。而水土之平治則同。卑而為四隩之地。昔皆墊溺。今則險阻盡遠。已可定居九州之山。是地之高者。昔皆草木蔽塞。今則斬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滌滌已通。無有壅滯。九州之澤。陂障已固。不復潰決。由是四海之水。若大若小。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矣。九州的水土。又豈有一處之不平治者哉。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中邦。

這一節是總結上文九州的土田貢賦無不整理。六府是水。火。金。木。土。穀。六件。孔是大。庶土是衆土。凡山林川澤場圃田園之類皆是。交正是參較的意思。底是致。咸字。解做皆字。則是定為等則。三壤是上中下三等土壤。中邦是中國。史臣說。水是五行之首。百貨之源。往時洪水橫流。六府豈能修治。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興。那水火金木土穀六件。皆大修治。

書經直解卷之三

甲九

而財用有資。貢賦可定矣。禹乃因地之宜。以制國之用。九州的庶土。有高下肥瘠之不同。則交相參較。辨其何物出于何州。而各州所產。又何者為最良。由是因其所出之財。而致謹于財賦之入。有一州通貢的。有隨地而使貢的。又有待命而後貢的。惟恐傷民之財。盡地之力。蓋極其謹慎而不敢忽焉。九州的穀土。亦有高下肥瘠之不同。則皆為之品節。辨其孰為上等。孰為中等。孰為下等。由是隨其

所定之則。而成賦于中國之內。有最厚的。有最薄的。又有間雜不等的。上無過取。下無重斂。皆有成規。而不可變焉。然成賦謂之中邦者。庶土之貢。或及于四夷。穀土之賦。則止于中國也。聖人經國之制。其周密如此。

錫上姓

這一節是記封建諸侯的事。錫是與水土既平。疆域既定。禹又佐天子封建諸侯。錫之土地。使他立國以守其社稷。錫之姓氏。使他立宗以保其子孫。蓋欲其國家之藩屏。以共保平成之績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祗是敬。台字解。做我字。距是遠越的意思。朕是禹自稱。禹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然其心不矜不伐。猶自敎說。當此治定功成之時。別無所事。惟敬我之德。以率天下。則天下之人。自然傾心從化。不能遠越我的所行矣。這可見禹不以成功自處。而惟

欲以敬德化民。即益稷篇所言。日孜孜之意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鉅。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以下五條。是記禹分九州地方。以為五服。即益稷篇所謂。彌成五服也。這一條。是定甸服之制。甸。是治田。服。是事。稻禾連穗與莖的。叫做總。割下半莖的。叫做鉅。半莖去簾皮的。叫做結。粟是穀。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王城之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五十一

外。四面皆五百里。禹則制為甸服。以其皆田賦之事。故叫做甸服。甸服之制。何如。內百里去王畿最近。其賦則連那稻禾的莖穗。都納朝廷。蓋稻可以供廩祿。草可以充芻秣。即今之糧草。俱納者也。第二百里。次近王畿。只割禾半莖納之。第三百里。亦近王畿。則去莖上的簾皮納之。然此三百里內。都是近地。不但納總鉅結而已。或有輸將之事。如般運糧草等項。仍使他服勞。而無力役之征焉。自是以

外。第四百里。去王畿漸遠。惟去其德而納穀。第五百里。去王畿尤遠。則去其穀而納米。蓋地方愈遠。納賦愈從輕便。而亦不使之服輸將之事矣。其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如此。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這一條。是定侯服之制。采。是卿大夫所食之邑地。古時百官俸祿。皆分與田地。使他自收。叫做食邑。男邦。是男爵的小國。禹於甸服外。

書經五經卷之三

卷三

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侯服。以其皆侯國之事。故叫做侯服。侯服之制何如。近甸服四面那百里。定做卿大夫的采邑。采邑外四面那二百里。定做男爵的小國。男邦外四面那三百里。定做諸侯的大國及次國。小國居內。所以安內附也。大國居外。所以禦外侮也。其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者如此。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這一條。是定綏服之制。綏。是撫安的意思。揆。

字。解做度字。禹於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綏服。以其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故叫做綏服。綏服之制何如。這地方內去王城千里。外去荒服千里。介乎內外之間。不可不嚴華夏之辨。故于內面三百里。則酌量揆度。施之以仁義禮樂之教。蓋太平有道之日。教化可興。故以修內治為務也。于外面二百里。則鼓舞奮揚。訓之以卒伍軍師之法。蓋安寧無事之時。人心易弛。故以防外患為急也。其

書經五經卷之三

卷三

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如此。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這一條。是定要服之制。要是約束的意思。蔡。是安置罪人。禹於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要服。以其去王畿已遠。法制簡畧。稍示約束而已。故叫做要服。要服之制何如。把內面三百里。處那夷人。各隨其俗。而羈縻之外。面二百里。則安置那罪人。送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也。其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如此。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這一條是定荒服之制。荒是荒野。禹於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荒服。以其去王畿尤遠。都是荒野去處。故叫做荒服。荒服之制何如。內面三百里。聽與蠻人居住。其法比諸夷又畧矣。外面二百里。把那重罪的人流放於此。其法比諸蔡又重矣。其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如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會經五解卷之三

五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這一節是總敘大禹之成功。漸是浸漬。被是覆冒。朔是北方。暨是及聲。是風聲。教是教化。訖字。解做盡字。錫字。解做與字。玄圭。是黑色的圭。禹定五服地方。雖止五千里。然其風聲教化之所及。則有不止於此者。東邊則漸漬到那東海。西邊則覆被到那流沙。北邊南邊。則所及尤遠。不可以地限量。這風聲教化。盡訖于四海之內。而無有不至。大禹治水之功。

既成。於是用玄圭為贄。獻與帝舜。以告其成功。而復命焉。圭必用玄者。所以象水色之黑也。夫當洪水橫流。下民昏墊之時。禹不惟能平治水土。以救一時之患。而必至於經制悉備。德教四達。然後告成於君。真可謂萬世之大忠矣。此其所以獨冠虞廷之功。而卒開有夏之業也歟。

甘誓

甘。是地名。在今陝西鄜縣。誓。是告戒。這書記

會經五解卷之三

五

夏王啓。親征有扈。誓戒將士的說話。故叫做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是六卿之卿。古者每鄉卿一人。無事則掌其鄉之政令。有事。則統其鄉之軍旅。與朝廷上的六卿不同。史臣說。夏王啓。繼禹即位。那時有箇諸侯有扈氏。所為不道。王乃親率六軍。往正其罪。有扈恃其強暴。敢與天子抗衡。遂大戰于其國之甘地。將戰之時。王乃召

六軍之帥而誓戒之。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六事之人。是總指有事于六軍的人。威是暴殄。侮是輕忽。三正是子丑寅三樣正朔。夏王啓將發誓辭。先嘆息說。爾六卿及有事于六軍的人。我今誓戒告汝。以有扈氏之罪惡。彼水火金木土之五行。原于天道。切于民生。有國家者。所當敬順的。有扈氏有濫用五材。不順月令。而暴殄輕忽之。子丑寅之三正。頒自朝廷。行諸邦國。為臣下者。所當遵守的。有扈氏乃蔑視王朝。不奉正朔。而怠慢廢棄之。其悖亂不臣如此。因此獲罪于天。大用降以天罰。勦絕其命。今我躬率六師以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豈敢輕用其武哉。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左右是車上在左在右的人。攻字。解做治字。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五

御是御馬。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一

人居左。主射。一人居右。主擊刺。一人居中。御馬。必三人各治其事。方能取勝。故夏王啓之伐有扈氏。誓戒衆軍士說道。爾在車左主射的人。宜專治左邊的事。若不治于左。而于射敵之法。有所未精。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左矣。在車右主擊刺的人。宜專治右邊的事。若不治于右。而于擊刺之法。有所未精。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右矣。在車主馬馳驅的人。宜專心御馬。求合法度。若御之不以其正。而于馳驅之法。有所不合。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中矣。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五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命就是前面告戒的說話。古者天子親征。則載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祖在左而社在右。賞罰即于其主前行之。以示不踰時之義。孥戮是并戮其妻子。夏王啓。戒誓將士既終。又明示賞罰以激勵之。說道。行軍的號令。我既

已叮嚀而告戒矣。汝眾將士每若能遵依着
我的命令。克敵而有功。我則即時論功大小。
賞之于軍中。祖廟之前。或命之以官爵。或賚
之以金帛。皆所不惜。若違犯了我的命令。以
致僨事。我則即時論罪。戮之于軍中大社之
前。不但誅及其身。將并其妻子而俱戮之。有
功必賞。有罪必刑。軍令既定。決不汝欺。汝等
可不恭聽予之命哉。大抵武不可黷。亦不可
弛。有扈氏獲罪於天。義固當討。而夏啟當嗣
位之後。承平之久。亦欲因此以振國家之神
氣。而銷姦宄之逆萌。故親率六師以討之。亦
制治保邦之要機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未

五子之歌

這書記夏王太康之弟五人。因太康逸遊失
國。乃作為詩歌。以發其憂愁嗟怨之意。故叫
做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
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

忍距于河。

太康是啓之子。畋是畋獵。有窮后羿。是有窮
國君名羿。史臣敘說。夏王太康嗣位一十九
年。通不理會國家的政務。徒有人君的空名。
而不行人君的實事。如祭祀之尸一般。只好
幹那放逸豫樂的事。以致於喪滅其德。暴虐
其民。因此天下黎民不安其生。都有離叛之
心。太康乃猶不知省改。安于遊樂。無有節度。
遠出畋獵于洛水之外。至于一百日。猶不回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五九

還。于是有窮國之君名羿者。素懷不臣之心。
至此因民不堪命。乃舉兵距阻太康于大河
之南。不使之歸國。夫以大禹之勤勞萬邦。德
澤最厚。再傳至其孫太康。即以怠荒而失國
焉。然則為君者。豈可恃祖宗功德之大。而不
增修其德業哉。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羿于洛之汭。五子咸怨。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是隨侍。羿是等待。水北叫做汭。太康畋于

洛水之時。他有五箇兄弟。都隨侍着他的母親。從太康渡河而南。因太康打獵去的遠了。追之不及。乃在那洛水之北。等待他回來。既而太康十旬弗返。弄距之于河。不得歸國。五子見得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都憂愁嗟怨。推究禍亂根源。皆由是太康荒棄了祖訓。于是述大禹所垂的訓戒。行為詩歌。以其感慨迫切之詞。紆其悒鬱無聊之氣。予以明先訓之當遵。天命之難保。其詞痛切而悲哀。蓋不獨傷太康之失德。實以垂萬世之鑒戒也。夫創業之君。經歷艱苦。為子孫萬世慮。至為深遠。都有謨訓以戒召後人。故太康失國。五子則述大禹垂後之戒。太甲不惠。伊尹則舉成湯風愆之訓。誠以法祖乃帝王之要道也。後世繼體守文之主。能常常遵守祖訓。則長治久安。萬年不替矣。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

固邦寧。

皇祖是大禹。近是親近的意思。下是疎遠的意思。五子之歌第一章說道。昔我皇祖大禹。垂訓有言。人君與那下民。勢之相隔。雖有尊卑。情之相須。實猶一體。只可以其情而親近之。凡百姓之饑寒困苦。須時時體念。視之如傷。保之如子。總是君民一體之意。若恣意極欲肆於民上。把百姓的休戚利害。都看得與己不相關涉。這等便是下民了。為人上者。切不可如此。所以然者何也。蓋那小民雖至卑至微。却是邦國的根本。譬如房屋之有基址一般。必須以仁恩固結其心。使他愛戴歸往。譬如房屋基址堅固了。然後那國安寧。而無傾危之患。若人心既離。根本不固。則國雖富強。終亦必亡而已。此民之所以可近而不可下也。皇祖之訓如此。今太康乃逸豫滅德。以至民不堪命。而邦國危亡。豈不深可痛哉。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

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一字。鮮做皆字。三失。是差失多的意思。朽索。是朽壞的繩索。五子說。我皇祖大禹垂訓。又言人君處崇高之位。執生殺予奪之權。都說小民至愚。豈能勝我。殊不知民雖至愚。而亦至神。能戴其上。而亦能叛其上。我看那天下之民。莫說億兆之衆。便是愚夫愚婦。也不可輕忽。若失其心。一箇箇都能勝我。所以為人

書經直解卷之三

奎

君的行事。一件也不可有差。一有差失。皆足以致怨于民。况以一人之身。積愆累咎。至於再三。則民之怨咨。豈不益甚乎。夫事未有不自我微而至著者。民心之怨。豈待他明白彰著而後知之。當於那事幾未嘗形見的時節。預先圖謀更改。乃可以固結人心。潛消禍亂耳。是以我居君位。臨兆民。不敢以天下為樂。而深以危亡為懼。凜凜然如以易斷之朽索。而馭易驚之六馬。常恐其不免於傾危也。夫以

民之可畏如此。則居上而臨民者。奈何可以怠荒而不敬乎。蓋能敬。則能近民。而邦以寧。不能敬。則必下民。而邦以危。安危之機。只在敬肆之間而已。皇祖之訓如此。太康顧逸豫而不敬焉。亦將奈之何哉。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荒。是迷亂甘嗜。都是好之無厭的意思。五子之歌。第二章說道。我皇祖大禹之訓。有言。人

書經直解卷之三

奎

之嗜欲無窮。貴乎節之以禮。若不能以禮節之。而縱其情之所欲。鮮不至於損德妨政矣。如耽好女色。恣情越禮。是謂內作色荒。馳騁打獵。遠出無度。是謂外作禽荒。沉醉旨酒。而不知節。溺情淫樂。而不知止。竭不貲之費。以高峻其戶宇。極彩色之麗。以彫飾其牆壁。這六件事。為人君的。不必件件都有。纔足以亡國。但只有了一件。亦未有不至于亡國喪身者。如好色。則為色所迷。好酒。則為酒所困。好

田獵。則就于逸遊而妨政誤事。好宮室。則溺於土木。而耗財害民。縱欲敗度之事。雖不同其為亡國。則一而已矣。祖垂訓戒如此。今太康盤遊無度。正犯了禽荒一事。雖欲不亡得乎。嘗觀宋儒真德秀有言。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萬世為君者。其戒之哉。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金經直解卷之三

畜

陶唐氏是帝堯的國號。冀方是冀州之地。自堯以來。皆建都於此。底是至。五子之歌。第三章說道。我夏后氏之建都於此。冀州地方。蓋自帝堯陶唐氏始矣。比先帝堯以文武聖神之德。繼天立極。而為天子。一傳而至帝舜。再傳而至我祖大禹。三箇聖人。皆授受一道。奉天子民。故能據此形勝之地。建皇極。以綏四方。天下臣民莫不歸往焉。今太康乃逸豫滅德。凡刑賞予奪。一任着自己的意思。胡為全

不遵舊章成憲。把大綱小紀。都錯亂了。以致政壞于上。民怨于下。逆臣乘之。遂主竊國。而陶唐以來相傳之基業。遂至滅亡矣。是可傷也。先儒有言。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瘦。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善治者。不視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故脉理一病。人雖肥必死。紀綱一亂。國雖大必亡。觀五子傷太康之失德。而歸咎於亂其紀綱。可見紀綱所係之重。有不容一日而少弛者。人主誠能留意於此。凡刑賞予奪。一主之以大公至正之心。使威福之柄。常在朝廷。而無倒持下移之患。則人心悅服。而國勢常尊矣。

金經直解卷之三

奎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陞厥緒。覆宗絕祀。明明。是贊其德之極明。我祖。指大禹說。典。則是典章法則。貽。字。解做遺字。石鈞。俱是權名。如今之秤錘也。一百二十斤。叫做石。三十斤。叫做鈞。關。是通同。和。是公平。王府。是內府。藏

器具的所在。五子之歌第四章說我祖大禹以明明之德。照臨萬邦。萬邦之民莫不仰其盛德。戴以為君。他要後世子孫保守其基業。統緒。不至覆墜。立下許多典章法則。遺之子孫。以為世守。莫說國家的大政務。便是通行的石。和平的鈞。不過稱物之器耳。自朝廷視之。若無甚緊要。而今內府中亦有傳留收藏的。可見祖宗之法。纖悉備具。其為子孫慮者。詳且遠矣。使能守之。何至亂亡也哉。奈之何。

金經直解卷之三

案

為後人者。逸豫滅德。盤遊無度。把祖宗傳來統緒。一旦荒棄廢墜。以致威柄下移。奸雄僭竊。顛覆我有夏之宗。斷絕我配天之祀。豈不可恨也哉。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曠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昌字。解做何字。疇字。解做誰字。鬱陶。是心中鬱結。而不得舒的意思。顏厚。譬如說面皮厚。

可羞愧之甚也。忸怩。是心裏慙愧的意思。可追。是說追不可及。五子之歌第五章。歎息說道。我兄太康。既以逸遊失國。遠竄他方。舊都又被強臣占據了。使我母子數人。流離河上。進退無路。徬徨四顧。將何所歸乎。此予懷之所。以傷悲也。如今萬姓之人。都以我家為怨讐。眾叛親離。無復有一人哀矜我者。我將倚靠誰人以圖存乎。使我哀思之情。鬱結于心。而不可釋。向人厚着面皮。其羞慚之狀。發于心。微于色。而不容掩。事勢窮蹙。一至於此。推原其故。只因太康徂於治平。不能敬慎其德。法祖保民。而乃盤于遊畋。縱于逸豫。遂致有今日之禍。到這時節。天命已去。而不可復留。人心已離。而不可復合。雖欲恐懼修省。悔改前非。其可追及乎。亦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金經直解卷之三

案

五子之歌至此。其聲愈急。其情愈哀。其言痛切。而有餘悲。誠萬世之鑒戒也。然太康以天下之大。不能庇其母弟。而其後少康。以一旅

之衆。乃能滅逐篡賊。復有天下。國之廢興。其在強弱哉。

胤征

胤是胤侯。這書記胤侯承夏王仲康之命。率師征討羲和。誓戒將士的說話。故名為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仲康是太康之弟。肇是始。胤侯是胤國之侯。羲和是世掌天文的官。徂字解做往字。史臣敘說。后羿既距太康于河。而立其弟仲康。仲康始正位四海之初。首命胤侯為大司馬。掌

卷之三

堯

管六師。當時諸侯有羲和者。以世掌天文為職。乃墮廢其職業。是時有日蝕之變。羲和也不奏聞救護。惟貪好飲酒。而荒迷于私邑。其不忠不敬之罪如此。仲康乃命胤侯征之。而胤侯遂承王命。將六師以往征焉。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

明

聖指大禹。詭譎是徵。保是保安。天戒是上天以災異警戒人君。如日月薄蝕。星隕地震之類。常憲是常法。后是君。胤侯奉王命以征羲和。誓戒於衆。說道爾衆將士。每欲知羲和之有罪。當觀大禹之訓辭。昔我皇祖大禹。是敬天勤民的聖君。著為謨訓。垂示子孫。他的言語。句句明白。都有徵驗。用之可以安定國家。保守基業。不是無益的空談。誠後世君臣

卷之三

堯

所當遵守者也。謨訓上說古先帝王。盛德格天。固無不至。一有天戒。便能恐懼修省。務期一念誠敬。上通于天。以消變異。不敢有一毫怠忽。那時做大臣的。也都小心謹慎。凡事皆你看常法而行。不敢違越。至於百官。每但有一命之寄的。也都勤修職業。以匡輔朝廷。不敢懈怠。夫克謹天戒。其君固已明矣。而大小之臣。又同加修省如此。所以為君的。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心志精明。治道光顯。真如日月

照臨一疑豈不為明明之后哉。禹之謨訓如此。今兼和乃忽於日食之變。不以上聞。不惟自棄其常憲。且使為君者不知有天戒之可畏。其罪大矣。天討之加。豈容已乎。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道人是宣令的官。木鐸是搖的鈴鐸。王者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徇是傳示眾人的意思。規是正。工是百工技藝之人。胤侯戒諭

書經五經卷之三

羊

將士說我祖大禹。既昭示謨訓。垂戒後人。又恐人心或久而易玩。故於每歲孟春之月。遣那宣令的道人。搖着木鐸。傳示於道路。說道。凡我百官有司。雖職任不同。都有輔君承天之責者。自今以往。若遇君上有過差。便當直言以相規正。不可唯唯諾諾。緘默取容。至於百工技藝的人。亦要圖事納忠。如淫巧之技。足以蕩上心。虧國用者。各執其所司之事。隨時諫止。這總是人臣恭敬君上的道理。設或

為官師者。不能盡忠以相規。為百工者。不知隨事以進諫。似這等諛佞不恭的人。我國家自有一定的刑法。在所不赦。爾大小臣工。可不戒哉。夫不恭猶有常刑。而况違命曠官。如義和者。其罪蓋不容誅矣。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晉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

書經五經卷之三

生

及時者殺無赦。

做字。解做始字。擾是亂。天紀是日月星辰的度數。遐是遠。日月所會的去處。叫做辰。集是和輯。房是房宿。瞽是樂官。以其無目。故使審音。奏鼓是擊鼓。晉夫是小臣。干是犯政典。是先王為政的典籍。胤侯聲言義和的罪犯。說道。我先聖之謨訓。既致謹于天戒。而其法令。又致嚴于不恭。如此大小臣工。孰敢不敬畏。遵承各共其職哉。惟是義和。乃敢顛倒覆敗。

其德沈溺昏亂于酒。心志既迷。故違叛其所掌的職業而不修。離去其所居的位次而不顧。他先人從堯以來。世掌天文。未嘗紊亂到他身上。始失於占步。擾亂了天紀而速棄其所司之事。如頃者季秋九月朔日。日月到那交會的所在。其行度不相和輯。日彼月掩。而虧蝕于房宿之間。天變如此。天子方恐懼于上。與群臣同時救護。此時樂官奏鼓。奮夫小臣疾忙馳驅。庶人之在官者亦皆奔走。無不敬謹趨事。以行救護之禮。義和係專掌天文的官。却全不以為事。尸居其位。恰似無所聞知的一般。其昏迷于天象。一至於此。是乃于犯了先王所必誅之條。其罪大矣。先王的政典上明明開載着說道。曆官掌管天文。凡一應象緯節氣都要仔細推算。以敬承天道。是他的職業。若是推算不精。占候差錯。或失於太早。挽先了正經時候的。其罪當殺無赦。或失於太遲。跟不上正經時候的。其罪也當殺。

無赦。譬如該是午時。他却推算做辰。已時。這叫做先時。該是午時。他却推算做未申時。這叫做不及時。凡此皆不敬天道。不恭君命者。故先王必誅而不赦也。夫占步差錯者。猶不免於誅。今義和乃昏迷天象。若罔聞知。則其罪又豈可赦乎。此我之所以奉王命而徂征也。

今于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爾于欽承天子威命。

胤侯既歷敷義和之罪。乃戒衆說義和椒擾天紀。昏迷天象。此天討之所必加者。今我以爾六軍衆士。奉將天威。明致其罰。此乃王家公事。天子威命所在。不可忽也。爾衆士皆當奮其忠勇。戮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使王靈震赫。國典明彰。而罪人不得以逃其罰可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崑是出玉的山名。岡是山脊。天吏是奉天伐暴之官。指將帥說。逸字解做過字。渠魁是首惡。脅從是被威力逼從的人。胤侯誓衆說。今我奉命征討義和。爾衆固當同力王室。恭行天討。至于用兵之際。又當分別重輕。不可縱于殺戮。蓋敵人中。也有善惡不等。就如山上有玉有石。一艇若猛火焚燒。崑岡則不分玉石。皆為煨燼矣。今師旅之興。雖以奉天討罪。若不分好歹。一槩誅戮。而有過逸之德。則其

書經直解卷之三

孟

為酷烈。更有甚于猛火者。我今行師。凡將那首惡的人。殄滅不宥。其餘脅從之黨。迫于不得已而為之者。一切開釋不問。至于舊染汙俗。陷于罪戾而不自知者。咸赦除之。使他皆得以改過自新。如此。則元惡既伏其辜。而無辜不致濫及。庶幾情法兩盡。仁義並行。斯無忝于王者之師矣。爾衆士可不慎哉。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是將令嚴明的意思。克是勝。愛是姑息。胤侯誓衆將畢。乃嘆息說道。將乃國之司命。生死存亡係焉。若使行師之際。為將者能一斷以法。而不牽于情。有犯即誅。違命即戮。使威常勝乎其愛。則三軍之士。皆畏將而不畏敵。奮勇爭先。戰必勝而攻必取。信能濟國家之大事矣。若徒事姑息。而徇情廢法。當誅不誅。當斷不斷。使愛常勝乎其威。則人皆畏敵而不畏將。怠玩退縮。戰必敗而攻必走。決然不可以成功矣。是可見嚴明乃成功之本。姑息實致敗之機。我今行師。不得不以威勝愛矣。爾衆士當知我之威不可犯。愛不可恃。勉力戒懼。以期有濟可也。否則戮及爾身。決不汝貸。可不畏哉。

書經直解卷之三

孟

書經直解卷之四

商書

商是成湯有天下之號。這書記商家一代的事。故名為商書。

湯誓

這是成湯伐桀誓師之辭。故名為湯誓。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格字。解做來字。台字。解做我字。稱。是舉。殛。是

《書經直解卷之四》

誅。史臣記湯將伐桀誓眾。說道來爾眾多百姓都要明聽我的言語。君臣之分。本不可犯。今以爾眾伐夏。非我小子。敢不顧名分。以下犯上。為此悖亂之舉。蓋人君代天子民任大責重。必須事事合天。然後可以永保天命。今有夏慢天虐民。其罪不止一端。天厭其德。命我誅之。故我不得已。至於用兵。往正其罪。實以奉行天討耳。豈敢稱亂哉。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咎我穡事而割

正夏子。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有眾。是毫邑之眾。穡事。是農家收穫的事。割。正是裁正。湯又說。夏王有罪。我奉天命以伐之。其事甚非得已也。今爾眾百姓。每在背地裏。乃都抱怨說道。如今田禾成熟。正好及時收穫。我君却不體卹我眾。教我每舍了自家的農事。反去裁正。那有夏之罪。夏之罪於我。何與哉。你每這說話。我也都聞。但夏王得罪於天。天降大罰。命我誅之。我畏上帝之命。不敢不往正其罪耳。豈得以爾眾之私情。而違上天之明命哉。

《書經直解卷之四》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遏。是絕割。是戕害。時字。解做是字。成湯又說。我又聞爾眾有言。夏王雖暴虐有罪。也只害他的百姓。將奈我毫都之民何。害既不及於

我兵何必加於人。你眾人這說話，都只是解一己的私意。不知毫末雖未受害，而有夏的百姓，則有不勝其苦者。夫人情莫不欲逸，夏王則率意為重役，以窮萬民之力。人情莫不欲安，夏王則率意為嚴刑，以殘萬民之生。那夏邑之民，被其荼毒，苦不聊生。雖有億萬之衆，率皆離心懈息，不能和協，視其君如仇讐。惟恐其不亡也。夏王常說：我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一般。日亡我纔亡耳。那夏邑之民，遂指

書經真解卷之四

三

日以怨之。說道：這日果何時亡乎？若亡，則我情願與他俱亡。蓋苦夏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夫夏王惡德，為民所厭苦若此，有人心者，寧可坐視其民之困於塗炭，而不思以拯救之哉。故我今決計必往，以奉天討罪。蓋救民之心切，故爾衆之言，有所不暇恤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大賚是厚加賞養，食言是說的言語失信於人。如已出而復吞之一般。湯誓衆說道：伐夏之舉，既不容已，爾等尚其同心同力。輔我一人，以致天之罰於有夏。我則有大賚於汝。令汝等爵位顯於當時，榮祿及於後裔。爾輩不可猜疑而不信。朕言既出，決不食言。斷斷乎其賞之厚也。爾等若不從我的誓言，願望退縮，我則不止戮及汝身，將並其妻子而俱戮之。無有所赦。斷斷乎其罰之厚矣。可不戒哉。

書經真解卷之四

四

仲虺之誥

仲虺是成湯的左相。誥是告諭之辭。古者臣下陳言於君也。通稱為誥。這篇書是仲虺解釋成湯伐夏之漸，而因以勸勉他的說話，故名為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放是拘禁。南巢是地名。即今無為州巢縣。口實是藉口以為指實。成湯因夏桀不道，舉兵

伐之。桀奔往南巢地方。湯因拘桀之於此。遂代夏而有天下。因思堯舜禹授受以來。都是揖讓相承。到我身上。始行放伐之事。雖則是順天應人。但事出創見。故自以為德不如古。而深用慚愧。說道。我之此舉。豈不能自信於心哉。但恐來世之人。或有亂臣賊子。肆行不軌的。輒以我今日之事。藉口以為指實。則所以替萬世之亂階者。未必不由於此矣。此我所以不能已於慚愧也。夫湯之伐桀。本以除暴救民。四海之人。皆知其非富天下者。而猶恐後世以為口實。聖人所以慎萬世之大防者。固如此哉。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乂字。解做治字。墜字。解做陷字。塗是泥塗。炭是炭火。言民被虐政。就如人陷在水火中的。

一般。與是經常之理。仲虺因成湯以伐夏為慚。乃作誥以解釋其意。先歎息說道。天之生斯民也。形質既具。情實必開。如有耳目口鼻。則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心志。則必有愛惡之欲。使無主以治之。則人皆各逞其欲。以相爭。爭之不已。必至於亂矣。天惟不忍斯民之亂也。乃於生民之中。生出一箇上等聰明的聖人。使他為兆民之主任。治教之責。制其慾。而使不得肆。息其爭。而不至於亂焉。夫天之立君。既以為民。可見非有聰明之德者。不足以勝治民之任。今桀為民主。而乃肆行昏亂。為暴政虐刑。以殘民之生。那百姓每被其苦害。如墜在泥塗炭火中一般。上天惡夏桀之無道。念萬民之無主。乃篤生我王。錫以勇之德。以戡定禍亂。錫以智之德。以圖度事幾。由是伐罪吊民。伐夏而有天下。以表正萬邦之民。而繼禹舊所服行之道。使聲教四訖之治。復見於今日焉。這雖是不幸。處君臣之變。然

實乃率循其常道。以奉順乎天命而已。何漸之有哉。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滅。式商受命。用夷厥師。

滅是善。式字解做用字。夷是明師是衆。仲虺說夏王無道。得罪於天。本為天心之所厭惡。乃反矯詐誣罔。託為上天之意。造作虛詞。以宣布命令於下。說天命在己。人皆無如之何。蓋欲假此惑衆。以肆行其無道之事故。天用

書經五辭卷之四

七

不善其所為。益加厭棄。乃錫王以勇智之德。使我商受顯赫之命。而為天下生民之主。然天豈有私於商哉。特以有夏昏德。百姓被其汗染。也都昏昧了。故命吾王為之君師。昭其明德於天下。使天下之衆。皆有以自新而不終於昏昧耳。然則伐夏之舉。祇以上承天意。豈容已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秀。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予。非辜。引予

之德。言足聽聞。

簡賢是慢賢。寔字與實字同。繁是多。肇是始。苗是禾苗。秀是稂莠。粟是穀粟。秕是無米的空殼。予指成湯。仲虺說夏王無道。所用的都是簡慢賢者。阿附權勢的小人。與他結為一黨。徒衆實多。夫彼既恃勢以慢賢。則人之賢者。必為其所嫉惡。而不相容矣。故以我商今始造邦於有夏之間。就如禾苗中之有稂莠。必遭鋤治。穀粟中之有秕子。必被簸揚。有不

書經五辭卷之四

八

容以並存者。我商衆無小無大。都戰戰然。無不震懼。恐一旦遭他毒害。以無罪而受禍。蓋有道之見惡於無道。其勢固然也。况吾王之盛德。盡善盡美。但稱說出來。件件都厭足人的聽聞。而為人心之所歸服如此。豈不尤為夏所忌嫉而可畏乎。則今日之奉天討罪。非惟理所當然。蓋亦勢不容已者。又何慚之有哉。

惟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王指成湯。通是近聲。是音樂。色是女色。猶是聚飲。德是有德的人。懋是繁多的意思。功是有功的人。仲虺稱述成湯之德。以解釋其慚。說道聲色貨利。人所易溺。鮮有不為其所累者。惟吾王之於聲色。常恐蠱惑了心志。絕不去近之。以自娛樂。於貨利。常恐剝削了民財。絕不去聚之。以為己有。其本原之地。澄澈如此。則固已端出治之本矣。由是推此心。以用

書經五經卷之四

九

人。則用舍無不當。人之德行多的。便多與他官職。功勞多的。便多與他賞賜。而無德無功者。不得以濫及焉。推此心以處己。則舉動無不宜。人有善。若己有之。而從之不待勉強。已有過。便速改之。初無一毫係吝。蓋不知善之在人。與過之在己矣。至於臨民之際。不只是一味從寬。却能於那寬大中有箇節制。未嘗失之縱弛。不止是一味仁慈。却能於那慈愛中不廢威嚴。未嘗流於姑息。王有這等大德。

昭著而不可掩。故雖始於亳都。而實光被於天下。天下之人。皆信其寬能得衆。仁足長人。而可以為天下君矣。民心歸向。則天位有不可得而辭者。何慚之有哉。大抵人主一心。致治之原。湯之受天明命。表正萬邦。雖有勇智天錫。實由於不遇不殖者以為之本也。否則本原一污。凡事皆謬。其何能得天得民如此哉。後之欲致成湯之治者。當先求其制心之功。

書經五經卷之四

十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吳獨後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僕予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葛伯。是葛國之君餉。是饋送飲食。西夷北狄。是舉遠以見近的意思。吳字解做何字。僕是等待。蘇是復生的意思。仲虺說吾王之德。既能彰信兆民。是以征伐所加。人心無不歸向者。乃昔日葛伯無道。廢其先祖之祀。王使人往問之。他回答說無以供粢盛。王就使我亳

邑的百姓替他耕種。老弱饋送飲食。葛伯乃殺了我饋餉的童子。而奪其酒肉。不以為德。而反以為讐。王為這童子無辜被殺。不得已興兵伐之。王之初征。實自為始。因而并征討天下無道之國。那時四方之民。苦其上之暴虐者。都望王師來拯救他。望而不至。反出怨言。王往東面征討。則西夷之人就懷怨望。王往南面征討。則北狄之人就懷怨望。都說道我等一般樣被害的人。王獨何為先救彼而後我乎。是王師未至。而民望之切如此。及王師一至其地。則那方的百姓。都與妻子相慶說道。我等困苦無聊。專等我仁君來救援。今我君來除去無道。廣布仁恩。我等百姓。如大旱者之得雨。倒懸者之得解。真是死而復生矣。是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如此。觀此。則斯民之愛戴歸往於我有商者。其來久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然則今日之有天下。實迫於人心之歸。不容已耳。何以慚為。

佑賢輔德。顧忠道。柔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仲虺前既釋湯之慚。此下因舉為君之道以勸勉之。說道王不必以得天下為慚。但自今以往。當思盡所以為君之道。以擬承天命耳。天下諸侯。有才全德備而為賢者。則當信任寵禮以眷佑之。有積善行仁而有德者。則當養子培植以輔助之。有委身徇國而為忠者。則舉褒揚之典。而使之得以彰顯。有奉法修職而為良者。則加獎勸之道。而使之得以自遂。是諸侯善有大小。而勸善之典亦有輕重如此。又有柔懦不能自存。是弱者也。則因而兼之。并其小而附於大。有昏庸不能自立。是昧者也。則因而攻之。黜其職而治其罪。有敗壞其紀綱法度。是亂者也。則變置社稷。雜取之而無嫌。有自底於傾危顛覆。是亡者也。則戮及其身。雖侮之而不恤。是諸侯惡有大小。而懲惡之典亦有輕重如此。夫弱昧亂亡。本

是該亡的人。而吾兼之攻之。取之侮之。乃因其亡而推之耳。何容心焉。賢德忠良。本是該存的人。而吾佑之輔之。顯之遂之。乃因其有而固之耳。何容心焉。好惡一出於公。而刑賞各當其則。將見天下諸侯。莫不勉於賢德忠良之歸。而不敢蹈夫弱昧亂亡之轍。侯度修明治道振舉。邦國有不昌盛者乎。王能如是。則固無忝於君道。而可以為萬民之主矣。又何以慚為。

書經傳卷之四

主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建中。是立箇表則的意思。後昆。是後世子孫。仲虺又勸勉成湯說道。人君以一身而統萬邦。所以聯屬而綏懷之者。德也。誠使其德篤實光輝。日新不已。足以繫屬乎人心。莫說那近者悅服。就是萬邦之遠。也都愛戴而懷歸。

書經傳卷之四

古

矣。若不能日新其德。志自滿。便自肆於兆民之上。莫說那遠者携貳。便是九族至親。也將背畔而離心矣。夫觀人心離合之機。係於德之修否。如此。然則吾王之德。雖則足人聽聞。亦豈可以自滿哉。必當益加日新之功。以勉明其大德。凡一言一動。無不合於中正之極。要使天下的人。都有所觀法而後可。然懋德建中之道。何如。德莫大於義。義者事之宜也。事到面前。須以義裁決其可否。而使無不得其宜。德莫大於禮。禮者心之節也。心有所動。須以禮樽節其過差。而使無不歸於正。如此。則念念事事。皆當於理。豈特可以建中於民而已哉。以是而貽謀於後世。凡後世子孫之欲制事制心。而懋德以建中者。皆取於此。而有餘裕矣。然豈無待於學問而自能哉。我嘗聞古人說道。凡人君志不自滿。求人臣之可法者。而真能屈己以師之。則德日以崇。業日以廣。而萬民莫不尊親。所以為天下王。

若自以為聖。謂人都不如我。則君驕於上。臣諂於下。不至於亂亡不止矣。凡事不自以為是。而切切焉好問於人。則見聞日廣。志慮益充。自家何等寬裕。若偏愎自用。而每事耻於下問。則一己之聰明。有得幾何。祇自安於狹小而已矣。古人之言如此。然則王之一身。固天下後世之所取法者。其可不以隆師好問為務哉。夫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本修德而能得民。亦未有不由學問而成德者。雖以

書經上解卷之四

五

成湯之聖。而仲虺猶惓惓以是勉之。固忠臣愛君無已之心也。今觀成湯以日新自銘其盤。而又受學於伊尹。以至用人惟已。從諫弗拂。蓋深有合於仲虺之言矣。此德業之所以為極盛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殖是封殖。有禮是修德的人。覆是傾覆。欽崇是敬長尊奉的意思。仲虺作誥之終。又歎息

說。天下之事。必有始而後有終。未有始之不慎。而能善其終者。今王始受天命而為天子。若要謹守王業。垂之永久。正當在此受命之初。便為成終之計可也。蓋人君所行的事。逃不得上天的鑒察。有禮的天就因而封殖之。昏暴的天就因而傾覆之。這是上天福善禍淫。一定不易的道理。吾王今以大德而受命。固為天之所殖矣。然人心之操舍無常。而天道之禍福相倚。一念不終。將必有悖理而入

書經上解卷之四

六

於昏暴者。自今以往。誠能敬畏奉承。兢兢業業。益務天心之所殖。常虞覆敗之不免。則今日所受的天命。可以保之於無窮。而社稷有靈長之慶矣。王不可勉圖之哉。夫以成湯之聖。豈有至於昏暴而不克終者。仲虺猶以天道之可畏者警之。蓋既釋其慚。又恐其怠。儆戒相成之義。忠愛無窮之心。誠萬世君臣所當法也。

湯誥

這篇書是成湯伐夏即位之後告諭天下的說話。故名爲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亳是成湯建都的所在。誕字解做大字。成湯既克夏而有天下。乃復歸於亳都。天下諸侯都率職來朝。湯乃作誥。大告萬方的臣民。以與天下更始焉。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書經五解卷之六

七

皇是大。上帝即是上天。衷是渾然在中的意思。若是順。恒性是常性。綏是安。猷是道。后指君說。成湯告諭天下臣民。嘆息說道。爾萬方之衆。當明聽我一人的誥詞。夫人所以有這仁義禮智信之性者。從何得來。蓋本是惟皇上帝。化生萬物之初。降下這大中正的道理於下民。渾然在中。沒有一些偏倚。下民既稟受了這道理。只順着天稟之自然。便都有箇常性。如父子自然有仁。君臣自然有義。長

幼夫婦朋友。自然有禮智信。這常性。是古今聖愚所同有的。但天之降衷雖同。而人之稟受。則有清濁純雜之異。所以不能皆全。那國有之性。而安於其道也。若要使百姓每人人都安於其道。其責惟在乎人君。蓋人君居君師之位。握政教之權。必須倡導之以教化。整齊之以法制。使凡天下之人。爲父子的。皆安其有親之道。爲君臣的。皆安其有義之道。以至長幼夫婦朋友。莫不安其有序。有別。有信的道理。此乃人君奉天安民之責。有不可得而辭者也。

書經五解卷之六

六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荼是味苦的草。毒是螫人的蟲。如蜂蟻之類。降災是天降災異。如山崩川竭之類。湯又說天之立君。既欲其安民於道如此。可見爲人君者。當以上天之心爲心。而後可。今夏王乃

滅其賦予之德。但逞殺戮之威。以播此凶虐於爾萬方的百姓。爾萬方百姓。被其凶害。不可堪忍。就如荼之苦口。毒之蜚人一般。殆無一人得以聊生者矣。所以衆口稱冤。並告無辜於天地鬼神。以望上天之解救。那天道至公。只順着民心的好惡。民之所懷。而為善者。則降之百祥而為福。民之所怨。而為淫者。必降之百殃。而為禍。感應之理。斷不僭差。今夏之淫虐。既已結怨於民。正天道之所必禍者。所以降災於夏。以彰其罪。而誅絕之。使不得復播虐於天下也。

書經直解卷之四

九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肆字解做故字。玄牡是黑色的牛。神后是后土。聿字解做遂字。元聖是大聖。指伊尹說。湯又說。夏王得罪於天。天既降災。以彰其罪。此正天命明威之所在。天之假手於我者也。故

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夏之罪。而必伐之。然征伐大事。我惟聽命於天。而不敢自專也。遂用玄牡之牲。敢昭告於皇天后土。以請夏王當問之罪於天焉。又恐一人不能以自為。遂簡求天民先覺之大聖人。與他同心戮力。伐罪吊民。替爾萬方百姓。請更生之命於天焉。夫上欲承天之威。而下欲立民之命。伐夏之舉。誠有不容已者矣。

書經直解卷之四

十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允都是信。罪人指夏桀說。僭是差。賁是燦然明白的意思。殖是生殖。成湯說。我既請有夏之罪。及爾衆之命於天。那上天居高聽卑。憐憫你下民無辜。冥冥之中。真垂佑助。所以我兵一舉。那罪人夏王。即奔走於南巢之地。竄亡而屈服。可見上天禍淫之命。斷不僭差。如此是以向者民困於虐政。有如草木之憔悴。今則凶害以除。荼毒以免。燦然若草木之

榮華悅澤。而生意可觀。兆民之衆。自是信乎其生殖矣。天之佑此下民。豈不信哉。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俾是使。輯是和。寧是安。戾字解做罪字。隕是墜。成湯說罪人既黜。兆民無主。天乃使我一人任君師之責。輯和安寧爾邦家。舉兆民生殖之命。而寄於我之一身。上天付託之重如此。顧我眇躬涼薄。恐心力有限。政教難周。或有獲罪於天地而不自知者。豈不上負上天付託之重。下孤生民仰望之心哉。用是慄慄然。日夜危懼。若將墜於深淵的一般。蓋其責愈重。則其憂愈大。故惕勵做懼之心。不敢以一時而少懈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即悞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造邦。是新造之國。指衆諸侯說。侯邦雖舊。而商命維新。悉與更始。故叫做造邦。彛是法。即

字解做就字。悞淫是逸樂。典是常職。湯又戒

衆諸侯說。天以輯寧之責命諸我。我固慄慄

然。不敢以自安矣。凡我新造之邦。有土之君。

都有承天長民之責者。亦無或恣意而從於

非法。無或縱欲而就於悞淫。各宜敬守爾之

侯度。修其職業。以共承上天之休命可也。蓋

黜昏立明。以為生民之主。這是上天佑助下

民休美之命。若上不能盡輯寧之責。下不能

守侯職之常。則為負上天付託之重。而不足

以仰承其休命矣。爾諸侯可不戒哉。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

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

簡字解做閱字。就如簡閱車徒。逐名數過的

一般。湯又戒諸侯說。福善禍淫。天道甚明。不

可誣也。爾等若有善。我不敢隱蔽。必加顯揚。

我若有不善。亦必引以為己罪。不敢自赦。都

一一簡在上帝之心。蓋天雖高而聽則卑。或

善或惡。報應昭然。孰得而逃之。信乎為君臣者。皆當各盡其道矣。然天既命我為萬方之主。付我以輯寧之任。則我之責為尤重。若爾萬方之民有罪犯法。這是我一人不能盡輯寧之道。以教養斯民。而使之陷於有罪。其責有不可得而逃者。若我一人所為不善。而得罪於天。却是我自家負了上天的付託。於爾萬方何與哉。蓋桀為無道。不惟不能導民於善。而且播其惡於民。故湯承天意以戒諸侯。以罪之在人者引責於己。而罪之在己者聽命於天。其畏天之至。而自任之重如此。此所以能開有商之大業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時字。指上文所言為君為臣的道理。忱。是懇惻踐行的意思。成湯又歎息說。人之常情。有始者未必有終。而欲其有終。須當圖之於始。今予一人。與爾造邦諸侯。固皆有其始矣。然未可保其終也。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為君

的非徒言之。而果能盡其輯寧之責。為臣的。非徒聽之。而果能盡其守典之忠。則君固可以永免於獲戾。而臣亦可以永藉夫天休矣。否則或予或奪。天命至為可畏也。安能必其有終也哉。成湯之言至此。其所以致嚴於人已者益深切矣。

伊訓

訓是教導。這篇書是太甲嗣位之初。伊尹述祖德以教導他的說話。故名為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生。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元祀。即是元年。商家稱年為祀。祠是祭告。侯甸群后。是侯服甸服之眾諸侯。冢宰。是百官之長。古者天子在諒闇之中。不親行祭祀。亦不發號施令。俱權命首臣代行。故曰聽於冢宰也。烈祖。指成湯。史臣叙說。惟太甲即位。改元之年。十有二月乙丑之日。此時尚居仲壬

之喪。未親祭宗廟。而伊尹以顧命大臣。居冢宰之位。乃代祭於商之先王。奉嗣王敬見其祖。告以即位改元之事。那時外面侯服甸服的衆諸侯。來朝見新君。皆在其位。與裏面百官。各總已職。權且聽命於冢宰。伊尹以太甲嗣位之初。事當謹始。而人君守成之道。法祖為要。乃以烈祖成湯之成德。明白詳悉。以訓告於王。至於古今興亡之故。天人禍福之機。無不反覆為王言之。蓋欲其嗣祖德。以保

鴻業也。

書經五解卷之四

五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於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鳴條。是夏之都邑。哉。字解做始字。亳。是商之都邑。伊尹訓告太甲先嘆息說道。天人之感應不爽。國家之興亡有由。前人的事蹟。便是後人的樣子。今即有夏一代之事觀之。比先

他家的祖大禹。精一執中。克勤克儉。是何等勉勵。以敬其德。故當此之時。天心眷顧。宇內協和。以七政。則各循其軌。以五氣。則各順其候。而無災異邪沴之干。以山川。則莫安其位。以鬼神。則敬享其祀。而無崩溢怨恫之患。下及於鳥獸魚鼈。飛走鱗介之微也。都順適其性。並育而並生焉。天眷之隆如此。及其子孫夏桀。不能率循其祖德。肆行暴虐。皇天就赫然震怒。降下災異。以明示其罰。因假手於我

書經五解卷之四

五

成湯之有天命者。以誅之。無復如前日之眷佑矣。然天豈故薄於桀而厚於湯哉。蓋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與有商之業者。由湯始修德於亳都耳。即此觀之。可見皇天無親。一德是輔。有夏先后。能懋其德。則勃然以興。其子孫不能修德。則忽然以亡。是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吾王今日可不深鑒之哉。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商王指成湯說。布是敷布。昭是昭著。聖武是以德為威的意思。代字解做替字。允是信。伊尹又說。當初夏桀無道。滅德作威。天下之人。雖不勝其痛苦。而懼於凶虐。莫敢聲言。誰有能仗天下之大義。為萬姓除殘去害者。惟我商王成湯。奮義理之勇。而興師以伐之。以敷著其威德於天下。把有夏的暴政苛法。一切除去。代之以寬仁。所以兆民之眾。莫不信其志在救民。而愛戴歸往。真如赤子之戀戀於慈母。而無一人之不懷服者矣。

《書經五解卷之四

三七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罔字解做無字。立是立箇標準。使人有所取則的意思。愛敬是孝弟。伊尹勸勉太甲說道。今王嗣有天下。所居的是祖成湯的位。所統率的是祖成湯的民。更新之初。下民觀望。所以嗣續成湯之德者。正在於即位之初。當無一事不致其謹可也。然謹始之道。不止一端。

而莫大於孝弟。道孝弟雖是人心所同有。若非為君的躬行以倡率之。則下人無所觀法。故王欲使天下之人。皆知愛其親。必先自盡孝道。以親吾之親。則凡有親者。皆以我之孝為準則。而愛自此立矣。欲使天下之人。皆知敬其長。必先自盡弟道。以長吾之長。則凡有長者。皆以我之弟為準則。而敬自此立矣。由是始而刑於家邦。則一家一國的人。莫不有所觀感。而興於仁。興於讓焉。終而及於天下。則四海九州的人。亦莫不有所觀感。而親其親。長其長焉。蓋家國天下。其勢雖殊。而愛親敬長。其心則一。故順德立於一人。而儀刑達於無外如此。王能如是。其於嗣德謹始之道。庶乎其克盡矣。

《書經五解卷之四

三八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子有萬邦。茲惟艱哉。

肇是始。人紀是三綱五常之理。咈是逆。先民

是前輩有德的人。若是順與人是取人。檢束。這一節是伊尹備述成湯之德。以告太甲。即前所謂烈祖之成德也。先嘆息說道。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網常之理。夏桀滅德作威。把這網常倫理都廢壞了。至我先王成湯。始修復之。而人紀乃大彰著於天下。其從善。則凡臣下諫諍的言語。都虛心聽受。而絕無一毫拂逆之意。其用人。則唯是耆舊有德的人。乃屈己順從。而不用新進浮薄之人。其居上則聽斷無所惑。邪佞不能欺。而能盡臨下之道。其為下。則進賢至於三。蒙難無所避。而能盡事上之心。取人之善。則常存恕心。不求全責備。檢束自身。則工夫嚴密。惟恐有不及。湯之修人紀者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當初起自諸侯封疆。只有七十里。至於其後。奄有萬邦。而為天子。此其積累創造之勤。可謂難矣。今王嗣先王之業。可不知所以嗣其德而保守之哉。

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數。是廣。哲人。是明哲的賢人。伊尹說。先王成湯。惟其得天下為甚難。故其慮天下為甚遠。不但自家修人紀。垂典則。以貽子孫。又廣求明哲的賢人。或舉之於在朝。或致之於在野。使之布列庶位。凡前後左右。無非正人。以輔佐汝後來相繼為君的。都知修德檢束。保守先業。而不至於廢墜焉。其為天下後世慮。長遠如此。

制官刑。做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恒。是常。酣歌。是酒後狂歌。巫。是歌舞以事神的人。風。是風俗。謂競相做效。習以成俗也。殉。是貪迷嗜欲。不顧其身的意思。淫。字解做過字。三風。即巫風淫風亂風。愆。是過惡。十愆。即

恒舞酣歌。殉于貨。殉于色。恒遊。恒敗。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地頑童。以此十種過惡。釀成三風。墨是刺字之刑。蒙士是童蒙始學之士。伊尹說先王成湯。既廣求哲人。以輔爾後嗣。人制為官府之刑。以儆戒有位之人。其儆戒之詞。說道舞蹈歌咏。人情所不能無。但有箇節度。不可常常如此。若在位之人。敢有無晝無夜而常舞于宮。縱酒沉湎而狂歌于室。這等所為。就與那巫覡之人。歌舞以事神的一

書經直解卷之四

三

般。這叫做巫風。貨色遊敗。人情之所易溺。必須以禮節之。然後不至于過。敢有貪嗜貨利。耽好女色。常去遊觀。田獵荒棄政務的。乃過而無度。蕩而不檢的人。這叫做淫風。敬畏聖言。聽從忠直。親近老成。踈遠頑愚。是好惡的正理。敢有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踈遠耆年有德的賢士。狎比頑愚無知的小人。是違背了好惡的正理。愛憎乖錯。心志昏亂。這叫做亂風。惟此三風十愆。最為敗德害事。

凡有位之人。不消得件件都有纔足以喪家亡國。只是這十件內。為鄉士的。但犯着一件。在身。則有家。而必喪其家。為邦君的。但犯着一件。在身。則有國。而必亡其國。夫為君而至於喪家亡國。固其所自取。而為之臣者。既食其祿。亦當盡其直諫之忠。苟或坐視而不匡救。則必以墨刑加之。蓋惡其苟祿不忠。而陷君於有過也。然不惟做于有位之臣。又以此教訓那蒙童初學之士。使他平時將這道理

書經直解卷之四

三

講究明白。他日出仕為官。知所儆省。而不蹈於刑辟也。夫先王之為後嗣慮者如此。吾王嗣有天下。其可不知所戒哉。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太墜厥宗。祇是敬。洋洋是大。孔彰是甚明。伊尹訓告太甲。既終。又嘆息叮嚀說。嗣王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于身。而勿忽。念之于心。而勿忘。蓋

這訓詞不是尋常的言語。自其經畫于先王之心。乃聖人之謨也。近足以省身克己。遠足以致治保邦。其用甚大。何其洋洋矣乎。自其發揮于先王之口。乃嘉美之言也。以綱目則昭然而畢陳。以鑒戒則凜然而可畏。其旨甚明。又何其彰顯矣乎。此王之所當敬念者也。且上帝之命去就無常。為善則福祿咸臻。而降之以百祥。為不善則災害並至而降之以百殃。蓋福善禍淫。天道昭然不爽如此。為人君者可不戒哉。一念之善德雖小也。日積月累漸至于大。而上帝之降祥者恒在于斯。雖萬邦長治久安之慶不過自此以基之耳。一念不善不德雖小也。日積月累惡極罪大。而上帝之降殃者恒在于斯。雖至於覆宗絕祀亦不過由此以致之耳。王可不深思而敬念之哉。伊尹作訓終篇又極言禍福之機如此。其忠愛之心可謂深切而懇至矣。

太甲上

書經五經卷之四

書

昔太甲即位之初。不明於德。聽信群小誘引。為非。伊尹屢訓戒之而不聽。乃營宮於成湯陵墓。奉太甲以居之。使之遠離群小。近思先訓。庶或知所省改。太甲在桐宮居憂三年。果能痛悔前非。處仁遷義。於是伊尹奉冕服迎太甲。復歸於亳而為君。其後卒為有商之主。史臣敘其事為上中下三篇。遂名其書曰太甲。這是頭一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書經五經卷之四

書

嗣王是太甲。惠字解做順字。阿是倚。衡是平。天下之所倚以平者也。史臣叙說伊尹居阿衡之位。任托孤之責。正嗣王之所當順從者。而太甲即位之始。乃狎比群小。不聽從伊尹之言。此伊尹之所以懼而作書以為戒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

基緒

先王指成湯。顧是常常着着的意思。誤。與是同。解做此字。明命。是上天顯明的道理。賦之於人。即仁義禮智之性也。監是視。綏是安。左右是輔相。辟是君。指成湯說。宅是居。師字。解做衆字。伊尹作書以告太甲說道。天位至重。非有大德者。不足以居之。我先王成湯。德既本於天縱。學又務於日新。於那上天所賦的明命。惟恐失墜。時時省顧。而不敢忘。使這天理。炯然在中。常若接於目。而真有所見的一

般。以此心去奉事那天神地祇社稷宗廟之神。極其祇敬嚴肅。而無一毫怠慢的意思。其所以對越於上下。昭格於鬼神者。蓋有素矣。是以上天當眷求民主之時。監視我先王之德。足以代夏。乃以非常的大命。集於其身。使他為生民之主。而撫安萬方之衆。此時我尹躬。亦能盡心竭力。輔佐先王。以安定斯民。而使萬邦之衆。咸得被乎子惠輯寧之澤。臣主同勞。開造鴻業。故嗣王得以席其餘蔭。而承

此莫大之基緒耳。然則今日雖撫盈成之運。豈可不思締造之難哉。

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稱西邑夏。周是忠信而無缺的意思。相是輔臣。祇是敬。辟是君。祖指成湯說。伊尹既告太甲。以成湯與已創業之艱。又即有夏之事。以儆之。說道。君資臣以為輔。臣賴君以為安。禍福利害。上下同之。未有君不君。而臣獨得以自保者。今即西邑夏家的事觀之。可以為鑒矣。我嘗見夏之先王。如大禹帝啓諸君。皆有忠信誠一之德。享國長久。永保天命。而善其終。而當時輔相之臣。亦得以保其爵祿。與國咸休。而有終。其後夏桀。昏迷不恭。矯詐誣罔。以至喪身亡國。那時為輔相的。亦與之同其戮辱。而不能有終。可見君臣一體。休戚相關如此。嗣王今日可不

以前代之事為戒而勉于忠信以敬修爾為君之道哉。若君而失其所以為君。則基緒之不承者不能終保而忝辱其祖矣。我尹躬雖欲盡忠匡輔亦豈能以自保乎。看來太甲當初亦未必便為失德之主。他的心只說國家的事。有伊尹一身承當了。他便縱欲佚樂。豈遂至於危亡。不知天下之事。君主之臣輔之固未有君荒於上。而政不亂於下者。故伊尹前一節既舉成湯顧諟祇肅之德。以見已所以能成左右宅師之功。這一節又即夏家興亡之迹。以見臣主一體相關之義。正所以深折太甲之私情。而破其所恃使之共保鴻業於無疆也。其惓惓忠愛之心。千古之下。讀之尚有感焉。

王惟庸固念聞

史臣敘說。伊尹作書訓告太甲。既懇切言之。而太甲但視為泛常。略不在念。亦不聽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

書經五解卷之四

三七

考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爽是天將明未明的時候。不顯是大明其德。且是日初出時。旁求是多方訪求。俊彥是才德出眾的人。啓迪是開發導引的意思。越是顛墜覆是敗亡。伊尹因太甲不念聽其言。復口陳以戒勉之。說道昔我先王成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每日於天將明未明。此心未與物接的時候。必澄定其精神。洗滌其念慮。以大明其德。不使有一毫人欲得以蔽之。凡

書經五解卷之四

三六

其心思之所得。事理之當行者。則汲汲然坐以待天之明。舉而行之。常若有所不及。先王為善之勤如此。又恐後代子孫溺於宴安。荒於佚樂。而不能率循其遺則。乃廣詢博訪。求天下才德兼全的美士。置諸左右。使之開發導引。那後代為君的。都知修德勤政。保守先業。蓋先王慮後之遠。又如此。為後人者。正宜仰體其心。祇奉其命。效法其德。而聽用其人。以紹先王基緒之隆。庶幾無忝于厥祖耳。其

可以欲敗度。以縱敗禮。顛越此求賢啓迪之命。至自蹈于覆亡之禍。而不知所戒。我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懷是思念。永圖是遠慮。伊尹因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失之奢侈而無長遠之慮。故告之。說道人君一身。國家安危所係。若是奢侈。縱肆。雖可快意目前。實非長久之計。吾王自今以往。當慎其儉約之德。清心寡欲。制節謹度。凡一切奢華逸樂的事。皆絕而勿為。心裏常

書經直解卷之四

无

思想箇長遠的圖謀。不可只求快於一時也。這兩句是伊尹因太甲受病在此。故特言之。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是虞人。掌山澤之官。機是弩牙。括是箭尾。着弦處。度是準則。釋是發。止是此心當然不易的道理。懼是喜悅。雖是稱美之辭。伊尹又說。王之慎德。當如虞人之射。弩然。虞人當射之時。弩機既張。不肯遽然輕發。必仔細審察

那箭尾與準望的法度相合。方纔發箭。則射無不中矣。人君慎德的工夫。也要如此。正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箇恰好的道理。乃是當止之處。即所謂準度也。王欲有所為。必恭敬省察。務求到那道理恰好的去處。不可輕忽。然欲知當止之處。不必他求。只看乃祖成湯所行的事件。都是停當的。王如今只是遵依着乃祖的行事。而無或踰越。就如虞人省括于度。然後發箭的一般。自然事事合宜。而得

書經直解卷之四

甲

其所止矣。我當初受先王的重託。常以不能輔王守業為懼。若王果能如此。則我之心深為慰悅。而萬世之下。稽古尚論者。亦莫不稱我王為守成之令主矣。王可不勉之哉。

王未克變

變是改。史臣敘說伊尹之訓。戒太甲諄切懇至。如此。王於此時。雖不能無所感動。然溺於舊習。尚未能改。其縱欲如故。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

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是玩習弗順是不順義理之人桐是地名成湯的陵墓所在伊尹三進言於太甲而三不見聽乃私計之說道我觀王之所為多不義之事蓋其習深深痼就如天生生成的一般此必左右近習有不順義理之人引誘以導其為非者我不可使其狎而近之乃就先王陵墓所在營建宮室奉王以居之使之斥遠群小以絕其比昵之黨親近先靈以興其

書經直解卷之四

聖

哀思之心以是訓之無使其終身迷惑而不悟也蓋太甲此時方在諒闇之中伊尹身攝朝政故奉太甲以居桐使之就先陵而宅憂以感動其遷善之心耳後世乃謂伊尹廢放太甲誤矣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徂字解做往字史臣記太甲徂桐宮居憂三年既已絕遠群小親近湯墓果能自然自艾盡改其平日之非而處仁遷義實有其德于

身而不至于終迷矣夫伊尹身任先王付託之重念切宗社顛覆之憂桐宮之遷卒能使其君克終允德誠可謂不負阿衡之託矣然非太甲始迷終復痛自悔改則尹雖忠愛無已亦烏能以自効哉此其所以猶不失為守成之令主也

太甲中

這是伊尹奉迎太甲歸亳之後勸勉以脩德法祖的說話史臣敘其事為中篇

書經直解卷之四

聖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冕服是衮冕之服古者天子通行三年之喪太甲居憂于桐宮既悔過修德到第三年正當服制滿了而商家以建丑之月為歲首伊尹乃于十有二月正朔之日用衮冕吉服奉迎太甲自桐宮歸于亳都蓋既終諒闇三年不言之制于是可以正位臨民嗣丕基而出政治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后字辟字都解做君字胥是相。匡是正。佑是助。休是美。伊尹既奉迎太甲歸亳乃作書以告深致其慶幸之意。說道君者民之主。民而非君則無以施政教發號令。何能相正以遂其生。此民所以不可無君也。民者邦之本。君而非民則無以供賦役衛王室。何能君有四

書經五解卷之四

聖

方。此君所以不可失民也。昔者嗣王為群小所誤。君民上下幾不相保。商家基業甚有可憂。幸而皇天眷顧佑助我有商。乃默啓王心。一旦幡然悔悟。得以克終其德。然後民不至無君。君不至失民。邦家無傾覆之虞。宗社有靈長之慶。自今日以至萬世。子子孫孫皆得以席王之餘蔭矣。豈不為萬世無窮之休乎。大抵太甲嗣位之初。生長逸樂。故不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比昵小人。故不知老成忠言之

可信。所以顛覆典刑。而不惠于阿衡也。及其親近先墓而善念自生。斥遠小人而非心盡格。遂能尊信師保。率祖攸行。一念轉移之間。而衍商家六百年之祚。豈偶然哉。是以人君之德。莫要于法祖。莫急于親賢。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首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書經五解卷之四

聖

底字解做致字。不類是不肖。速是召之急。戾字解做罪字。孽是災。違是去。逭字解做逃字。師保就指伊尹。太甲既痛悔前非。始知伊尹之忠。乃拜手稽首。而致其敬師之禮。說道予小子往者。昏愚蔽惑。不知君德之所宜。自陷其身子。不肖嗜欲無節。以敗壞其處事之度。縱肆不檢。以敗壞其居身之禮。自速取罪戾于吾身。先王之基緒。幾于墜絕。而不可保矣。夫天作孽禍以垂儆戒。如災青變異之類。或

氣候偶差非由感召。在人者猶可挽災為和。違而去之。若人自為不善而致孽禍。則惡自我作。罪自我受。不可得而逃免也。今我縱欲速戾。此正自作之孽。而不可逭者。然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有可圖。我于前日既不能信順師保之明訓。而弗克謹于其初。自今以後。庶幾賴爾正救之德。繩其愆糾其謬。以圖成就。我于有終。則失于前者。可以勉之于後。耳。不然。予小子將何所賴。而克終允德也哉。

書經直解卷之四

聖

夫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昔也如水投石。而今也如石投水。可見人心善惡。只在迷悟之間而已。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允是誠實。協是和協。明后是明君。伊尹見太甲悔過。求助有圖。終之志。乃拜手稽首致敬。以復于太甲。說道。人君之修德。未徒感悟于一時。而尤貴踐履之誠篤。誠能省察克治。慎

修其身。事必謹守其法度。動必率循夫禮儀。又能着實用功。無有一毫虛假間斷。使實德之所流通。足以感動乎人心。自然和協順從。而無不愛戴。歸往于下者。這纔叫做明君。乃可以嗣守先業。而永保天命也。王欲圖終。可不以此自勵哉。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来無罰。

先王指成湯無罰。是免于暴虐。伊尹又說。允

書經直解卷之四

聖

德協下。固惟明后為然。然所謂明后。莫有過于我先王成湯者。昔我先王發政施仁於人。固無所不愛。至于疲癯殘疾。鰥寡孤獨。民之困窮。而可憐者。則尤哀矜體悉。加意惠養。如父母之于子一般。是以毫邑之民。被其澤者。咸服從其命令。政教無不欣悅。而愛戴之。亦如人子愛其父母一般。不但本國的百姓如此。便是當時並列侯邦。而為鄰國者。其民苦其君之暴虐。亦莫不戴我先王以為君。相與

說道我輩困苦不得聊生。專等我商君來救。拔我君若來必能除暴伐惡拯我民于水火之中。自今其免于酷罰矣乎。夫先王誠心愛民而得天下之歸心如此。正所謂允德協下之明后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懋是勉視是觀法烈祖指成湯豫怠是安逸懈怠伊尹勸勉太甲說道君道莫先于修德而修德莫要于法祖我先王成湯既允德協

大學經義解卷之四

聖

下而得天下之民矣。今王嗣登大寶統承先業。正當乘此怨艾之初。勉修其德。監視烈祖之所為。以為模範。而惟日孜孜不可有一時之逸豫懈怠。蓋先王懋昭大德自新又新故能允德協下。而天下稱明焉。王今繼之。若一有豫怠晏安之氣。勝而傲戒之志。荒便與烈祖之德不相似矣。豈能施于有政而感乎遠近之民哉。此王之所當深戒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

王之休無斁

兩箇惟字都解做思字。斁是厭。伊尹又說懋德法祖而無時豫怠。固吾王之當自勉者。然懋德之事何如。以奉事祖先則思盡其孝。而舊章成憲務遵守而不忘。以接見臣下則思致其恭而動容周旋皆莊敬而有禮。欲明見萬里之外而不蔽于淺近。當思所以審乎人情。察乎物理。而明焉則視何患不遠乎。欲聽納道義之言而不惑于儉邪。當思所以聞言

大學經義解卷之四

聖

即悟聲入心通而聰焉。則聽又何患不德乎。吾王果能于是深思而力行之。則懋德法祖真可無愧于明后。而無疆之休我且奉承將順之不遑矣。豈敢有所厭斁乎。伊尹於太甲改過遷善之後既慶喜之而又孜孜勸勉之如此。蓋惟恐王之不終也。其忠愛懇切為何如哉。

太甲下

這是伊尹申告太甲修德保治的說話。史臣

叙次其語為下篇

伊尹申告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是重。親是眷。顧懷是歸附。享是歡享。伊尹重言以告戒。太甲歎息說道。人君一身上為皇天之鑒臨。下為百姓之仰賴。前後左右有鬼神之森列。甚可畏也。天雖以君為子。然或子或奪。初無定向。何常親之有。惟人君能敬

書經五經卷之四

四九

以自持。凡動止語默。常若天監在茲。無一念敢忽。則此心上通於天。天乃眷佑而申命之矣。民雖以君為心。然或向或背。其情難保。何常懷之有。惟人君能仁。以保民愛養。子惠使匹夫匹婦。無一不被其澤。則此心下孚於民。民皆愛戴而歸服之矣。鬼神雖依君為主。然不見不聞。至幽難測。何常享之有。惟人君能竭誠對越。真見得祖宗百神與我一氣相為。懸屬不敢萌一毫怠玩之意。則誠立于此。神

應于彼。自然來格來享而降之以福矣。這等

看來。人君居天之位。一念不謹。夫遂從而厭之。一物失所。民亦得而叛之。幽獨之中。斯須不誠。不信人。雖不知而鬼神知之。存亡之機至危。而感召之理不爽。雖兢兢業業。日慎一日。猶恐不能保終。其可以易而為之乎。所以說天位艱哉。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書經五經卷之四

五十一

德指敬仁誠說。否字解做不字。明明。是明而又明的意思。后。是君。伊尹說。天位惟艱。保位以德。所謂德。不過曰敬曰仁曰誠而已。人君若是盡了這敬仁誠而有德。則自然天親民懷。鬼神歆享。豈不足以致治。若是背了這敬仁誠而不德。則必然天怒人叛。鬼神怨恫。豈不足以致亂。然這致治的道理。古人已有行之者矣。若今所行的。與那古人之致治的道理相同。則其治亦與之同。而太平之盛。可復

見於今日矣。有不至於興隆者乎。這致亂的事迹。古人亦有行之者矣。若今所行的。與那古人之致亂的事迹相同。則其亂亦與之同。而禍敗之應。將復蹈其覆轍矣。有不底于滅亡者乎。夫治亂興亡之機。惟係于所與如此。可見人君當慎其所與矣。然或有初鮮終則興治未幾而亂亡隨之。亦非真能與治者也。若乃敬畏常存。自臨御之初。以至歷年之久。悉求與治同道。而不敢一事苟同於亂焉。此

書經直解卷之四

王

非中才常主所能也。惟是至明之君。洞燭夫天民鬼神之理。深辨夫治亂興亡之故。不但初志極其清明。亦且終身無所惑。方能日慎一日。而永保天命也。王可不以明明之后。自期待。而保此惟艱之位哉。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先王指成湯。懋是勉。配是對。今是善。緒是統緒。尚是庶幾。監是視。伊尹又說。能慎所與。固

惟明君為然。而當與之。今莫有過于先王者。昔我先王成湯受天明命。而有天下。非有他道。惟是朝夕勉勉。不已。常存戒慎。恐懼以修其德。凡敬仁誠之道。皆加兼體。日新之功。不敢有一毫怠慢。故其德與天合。用能君主萬方。而對乎上帝。蓋真為天之所親。而民無不懷。神無不享矣。今王為先王之孫。富有四海。貴為天子。其所嗣者。皆先王所傳。今善之統緒也。然這善緒不易得。由於敬德配天所致。

書經直解卷之四

王

王既嗣而有之。庶幾監視乎此。於先王所以敬德配天的事。常常看着做。簡法則。這便是與治同道。亦可以對越上天。而萬民自懷。鬼神自享矣。又何必遠有所慕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遠必自邇。

伊尹又說。為治貴慎所與。而進德必有其序。先王之敬德配天。固吾王之所當法者。然其道則高矣。遠矣。豈可一蹴而至哉。必當循其進為之方。順其先後之序。由一念一事之勉。

于政而積之于念念事事之無不致就如登山的一般。要升到高處必從這低處起脚。如走路的一般。要行到遠處必從這近處進步。庶幾下學者可以上達。近取者可以遠到。而先王之德可馴至矣。否則欲速不達。安能造于高遠之地哉。夫伊尹欲太甲則做成湯。期待至矣。而復以循序告之者。蓋不以至聖為期。則志安于近小。若徒驚高遠而不從身心。切近處用力。則亦流于虛妄。而何能以與治。

書經解卷之四

堯

乎。伊尹之言。真聖學之準則。而萬世人君之所當誦法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民事是農桑之事。位是君位。伊尹又說。人君富有四海。坐享萬邦之貢賦。莫把那小民的事便看得輕易了。以為不必留心。當思國以人民為本。民以衣食為命。農夫終歲勤動。尚不足於食者。蚕婦終歲辛苦。尚不足於衣者。戚戚焉視民之疾苦。常若痲痺之在身。

而後可。豈可視為輕而忽之哉。人君尊居九重。仰承先世之基業。莫把這大君的位。便看得安穩了。以為可以肆志。當思天下所以奉我者。其尊則其所以望我者。甚重。一念不謹。或致上千天怒。一事不謹。或致下失人心。慄慄焉此心之危懼。若將墜于深淵。而後可。豈可恃以為安。而玩之哉。夫能思民事之難。則必不妨民以重役。奪民以厚歛。而所以圖其易者在是矣。能思君位之危。則必不徇情。

書經解卷之四

禹

於貨色。溺志於游畋。而所以保其安者在是矣。君天下者。宜三復於此言。

慎終于始。

伊尹又說。人情孰不欲善其終者。只是安于偷情。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耳。然事固未有不善其始。而能善其終者。王欲圖惟厥終。而保先王之業。於勿墜。便當於今日。嗣位臨民之初。思其難。思其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而後可。若因循懈怠。謂暫且縱欲為。

樂待後更為改圖竊恐此心一放不可收拾。習氣已成難於變易。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可不戒哉。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逆是違拂。遜是隨順。伊尹於太甲悔悟之後。猶恐其不能審於聽言。故又告之說道。人君聽言不當任情以為喜怒。必須審察理之是非。且如人之進言于王。固有犯顏色觸忌諱。

書經解卷之四

五

侃侃直慤。拂逆于王之心者。這樣言語在常情。好生難受。吾王於此。必當虛心審察。他這說話或者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理。而於道有合。歟。苟合于道。遠當屈已聽。後未可以為拂意而遂拒之也。人之進言于王。亦有頌其美。承其意。唯和柔隨順於王之所欲者。這樣言語在常情。鮮不喜悅。吾王於此。必當虛心審察。他這說話莫非是阿諛。以為容逢迎。以為悅而不合於道。歟。如其非道。便當正色。

拒阻未可以為順意而遂喜之也。蓋臣之于君。有過則匡救之。有美則將順之。雖逆耳之言。未必便是順意之語。未必盡非。但人之常情。莫不喜順而惡逆。而人君之尊。孰敢輕為直言以犯之。故明王於此。不可遽為喜怒。唯虛心審察。徐觀理之當否。以為已之從違。則忠直者得以盡其意。而諂佞者無所售其奸矣。此人君聽言處事之要道。非伊尹之忠愛懇到。不能言之親切如此。

書經解卷之四

五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慮是思慮。胡字解。做何字。獲是得。一人。指君說。元是大。良是善。貞字解。做正字。伊尹既歷告太甲以圖治之道。猶恐其不能慎思而篤行也。故復嘆而勉之說。我前所言五者。都是切於治道的說話。王不徒聽之。須是殫精竭慮。反覆思惟。君德如何而能進。民事如何而能重。天位如何而能安。何以謹始。何以受言。件件都去心上理會過。這道理方纔實得於。

已若只聽了不加思慮則亦徒聽而已何由而能得乎然既思而得之又當躬行實踐勉從事或循序以進德或艱難以保民或危懼以守位以謹終則於始以聽言則必審一都見之于施行這事功方纔有成若只思了不肯實行則亦徒思而已何由而能成乎苟能思而得此理無一毫眩惑為而成此事無一毫廢弛則蘊于念慮之間者皆理而無欲發于事為之著者皆善而無惡內外如一

音義五解卷之四

五七

表裏渾然是人君有大善之德矣由是萬邦的人見為上者如此自然有所感發有所視效以百官則正於朝無比德無淫朋以萬民則正於野無頗僻無偏黨皆相率而歸於正矣夫萬邦之貞其機由於一人一人之善其功在於慮與為王可不思所以自勉哉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告君終篇又以已將復政歸老慮復有

說人變亂是非太甲或誤信而反其所為故預戒之且明已志說道率由舊章君道之當然也為君的當以先王之法為必可行毋信喋喋利口變亂了祖宗的舊政事功圖成臣職之當然也為臣的不可以已之事功有成而貪戀寵祿以居之夫君盡君道則監於成憲而無紛更之失臣盡臣職則功成不滿而益勤篤恭之忠政治休明節義成俗社稷靈長終將賴之矣邦國有不永信其休美者乎

音義五解卷之四

五八

蓋此時太甲之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故預為此言以見國家之事惟謹守成法自可長治久安而已之圖歸乃臣道之常有不得不然者耳咸有一德這篇書是伊尹將告歸之時作書勸勉太甲法成湯以純一其德的說話史臣因書中有咸有一德之語遂以為篇名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復字解做還字。昔伊尹受成湯之託。輔佐太甲。太甲居憂。伊尹身攝朝政。至是太甲君德既成。堪以承繼成湯之業。伊尹遂以所攝的政務復還太甲。將欲告老歸于私邑。猶恐去位之後。太甲修德不終。有負成湯所以付託至意。乃陳王者之德。所當勉者。反覆以告戒之。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書經直解卷之四

堯

諶字解做信字。九有。即九州。伊尹陳言告戒。先嘆息說道。人君之奄有九州。固莫非上天所命。然皇天無親。難可憑信。其命之去留遷易。曾無定準。或一國之運前興而後廢。或一人之身始予而終奪。何可據以為信哉。然亦但觀人君之德何如。誠使為君者能杜絕私欲。常存其德。不使一時間斷。則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而天位可以長保矣。若君德不常。或為私欲玩好有所播奪。或但勉強暫時不能

持义則天命亦遂去之。而九有以亡矣。是可見天命去留之機。雖不可知。而天人感召之理。則必不爽。君德有常。則天命亦有常。君德無常。則天命亦無常。人君欲常保天命。惟在常修其德而已。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春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書經直解卷之四

六十一

夏王指夏桀。庸字解做常字。監是視。啓是啓發。迪是開導。一德是純一之德。咸是皆。享字解做當字。夏正是夏家建寅的正朔。伊尹說天命無常。往事可證。昔夏王桀不能常于其德。褻慢明神。不知恭敬以奉祭祀。暴虐下民。不能施惠以收人心。以無道自絕於天。不可以為神人之主。是以皇天厭棄之。不加保佑。下視那萬方之中。有堪受大命者。啓發而開導之。求德行純一者。春顧而親愛之。使之居

天位而為百神之主。自此夏桀告終。而天命改屬矣。所謂厥德靡常。有以亡者。夏桀是也。方上天眷求一德之時。天下無足以當之者。惟我尹躬及我先王成湯。都有純一之德。心裏所存的。無有人欲之私。政事所行的。全是天理之公。臣主一心。上下同德。故能當上天啓迪眷求之心。而受其光大休顯之命。九州之廣。兆民之衆。莫不歸服于我先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朔。而為建丑。夏家舊日的天

書經直解卷之四

奎

下。一旦轉而為我商之所有矣。所謂常厥德。保厥位者。我先王成湯是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伊尹既以夏商興亡之故。陳戒太甲。又反覆申明其意。說道夏后氏受天命為天子。四百有餘歲矣。今天命一旦去之。眷我有商。代夏而有天下。豈天私厚于我有商哉。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我商之君臣。既同有一德。實恭夙

夜昭事上帝。是以天心降鑒。自申其保佑之命耳。而非天有私也。夏后氏奄有天下。國一民。莫非其臣矣。今而九有之衆。無不歸服于商者。豈商有所要求于下民哉。民罔常懷。惟德是懷。我商之君臣。既同有一德。容保周至。彰信兆民。是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自戴之。以為我后耳。而非商有求也。夫觀天佑民歸。一本于德如此。嗣王可不慎修其德。以繫天人之望哉。

書經直解卷之四

奎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僭是差。伊尹又說人君之德。若純乎天理而一。則凡有所動作。自然上合天心。下得人心。無往而不吉。人君之德。若雜乎人欲而二三。則凡有所動作。必然上拂天心。下逆人心。無往而不凶。夫在人當吉。便吉。當凶。便凶。無有一毫僭差者。其故何哉。蓋以天之降災降祥。惟視在人之德。何如有德。則福不求而自至。

無德則禍欲避而不能。此必然之理也。然則人君欲祈天永命。惟在增修其德哉。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伊尹既反覆申明君德之不可不一。乃勸勉太甲說道。今嗣王方自桐歸。毫新服天子之命。而即政臨民。乃天命人心繫屬之初。吉凶災祥攸判之始。正當圖新其德。痛洗舊染之污。復其本然之善。使德與命而俱新可也。然

書經直解卷之四

卷

新德之要。貴乎有常。若新之于始。而或間之于終。則新者有時而污。不可以言日新也。必也始焉自然。自艾處仁。遷義固如是之新矣。終焉懋德法祖。無時豫怠。亦如是之新焉。終始一致。而無少間斷。這纔是日新而非暫明。倏晦者之可比也。君德有常而弗替。則天命亦永保於無疆矣。嗣王可不勉哉。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官指庶官說。左右指輔弼大臣說。這是伊尹告太甲以用人之要法。說道。吾王既盡新德之功。又當求輔德之助。然輔德唯在用人。而用人必求其當。如諸司百職。乃庶官也。庶官或守一方。或領一事。必一一都選賢而有德。能而有才的人。而任之在位。左右輔弼。乃大臣也。大臣要他處大事。決大疑。與夫調元贊化。又非一方一事可比。其責任既重。不可不求備員。尤須才全德備的人。然後可用。所以

書經直解卷之四

卷

然者為何。蓋以人臣職分雖有大小不同。然其為上也。則為君之德。大之保佑王躬。以養其本原。小之因事納忠。以補其闕失。使君德日明于上者。都是他的職分。其為下也。則為民之生。或贊襄倡率于內。以燮和天下。或承流宣化于外。以潤澤四方。使民生日安于下者。都是他的職分。夫臣職所繫。豈重如此。若任用非人。則上無以弼成君德。而下無以奠安民生。國家之事日壞矣。是以人君於未用

之先。必要難於任用。不可一槩輕易授職。慎于聽察。不可徒以言貌取人。如此。則選擇精而不賢者。不得以濫進矣。於既用之後。必要他可否相濟。而彼此交脩。終始如一。而信任不貳。如此。則志意卓而賢者得以展布矣。用人之要。莫過於此。其于吾王新德之助。亦多乎。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是善的總稱。善是德的實行。師是取法。協

書經集解卷之四

李

是合。這是伊尹告太甲以取善之要法。說道善在天下散於萬殊。而原於一本。故君子之取善。求之貴廣。而擇之貴精。彼人必有所師法。而後能成其德。然師無常若執一而求之。則隘矣。故德無常師。惟當視其善之所在。便取以為我之法。凡有一言之合道。一事之可法者。我皆兼收之。而無遺。則天下之善皆我之善矣。然善之在人無窮。若逐一而主之。則雜矣。故善無常主。惟當以其所取之善。而會

合于吾心。能一之地。凡得之於旁求博取者。皆權度于一心。務求至當。歸一。純然不雜。而後已。則吾心之一善。有以統天下之萬善矣。大抵君子之學。求博則無以為致約之地。不約則無以收廣博之功。譬之於金。有產於水中者。有藏於沙中者。今不必問其所出。但是金便採來。既採之後。即投之鑪中。加以猛火鍛煉。便成一塊純金。不復知為沙中水中之物矣。德無常師。而主善。就如採金的一般。善

書經集解卷之四

李

無常主而協一。就如煉金的一般。此聖學精微之奧。修德者宜潛心焉。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俾字解做使字。綏是安。底是定。烝是衆。伊尹告太甲說。吾王的新德。若能到得那克一的地位。則此心純然不雜。由是布之為號令。宣之為教詔。自然有以感動乎人心。將使那萬姓每眾口一詞。都稱頌說。大矣哉。吾王之言

乎。何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一言垂萬世之則也。然不特贊王之言。而因以知王之心。又稱頌說一矣。我吾王之心乎。必其渾然天理之中。存純無一毫之閒雜也。不然。何以有是至大之言哉。是即其稱頌之至。可知其愛戴之同。一德感應之神。有如此。不但是也。受天明命。先王常以一德而受天祿之厚矣。今王能一德。則有以保其基緒而安享九州之貢賦。先王之天祿不自王而克綏之乎。奄有九有。

書經五經卷之四

卷七

先王常以一德而得衆民之歸矣。今王能一德。則有以撫其生民而永貽樂利于無窮。先王之遺民不自王而永底之乎。一德效驗之大又如此。吾王其勉之哉。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古者天子宗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共為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七世之外。親盡則遷。若是有德之君。其廟稱宗則亦不遷。萬夫。即是萬民。伊尹丁寧申戒太甲歎息說。

道。人君修德行政。出之一身者。雖甚微。而其賢否之章于天下後世者。則甚著。彼七世之廟祀有定制。親盡則在所必遷。必人君身有盛德。為公論所歸。然後可以稱宗不毀。苟無其德。將不免于祧矣。是即廟祀之遷與不遷。可以觀德之修否。不能掩于後世之公也。萬民之情從違靡定。王者為之君長。必其所行之政。合于民心。然後愛戴而歸向之。苟失其道。將不免于怨叛矣。是即民心之服與不服。可以觀政之修否。不能掩于天下之公也。今吾王之在後世。居于七廟之中者也。固當一其德。以為不遷之主。吾王之在今日。位于萬夫之上者也。亦當一其德。以為行政之原。可不知所自勵哉。其後太甲令德善政。于湯有光。廟號太宗。享子孫六百年之祀。至今稱守文賢主。亦可謂不負伊尹之所期者矣。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王罔與成厥功。

書經五經卷之四

卷七

伊尹告太甲終篇又致其戒之意說道兩
貴不能以相使君而非民則孤立無助將何
所使兩賤不能以相事民而非君則渙散無
統將何所事君民相須如此為君者固不可
忽乎民矣况于取人為善以成一德初無間
于君民者而可忽之乎要必虛心以受天下
之善下問以來樂告之心莫說我自家聰明
睿智何所不知那百姓每凡愚淺陋他曉得
甚麼何必問他這等便是自廣以狹人了為
人君者切不可如此蓋人君任大責重必合
天下之知以為知而後事無遺照而道之在
天下雖匹夫匹婦亦有可與知者但有一人
不得自盡其誠一善不得自達於上則聰明
壅於聽聞智識小於自用一善之有虧即萬
善之未備矣人主將何所與以成一德之功
哉此所以當取民以為善不可自廣以狹人
也謹按此書始終以一德為言反覆諄切其
旨深奧蓋天命賦予之理本純一而不貳但

人以私欲間雜之則不一始終有間斷則不
一表裏有參差則不一修德者必克盡已格
純乎天理使表裏如一始終無間而後謂之
一德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中即所謂一德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即
是協一的工夫昔伊尹在畎畝之中樂堯舜
之道故悉平生之所學以告太甲蓋欲使其
君為堯舜之君而後已也後之有志於帝王
者宜潛心而勉學焉

書經直解卷之五

盤庚上

盤庚是成湯十世孫。盤庚因河患遷都于殷。反覆詰諭臣民以圖遷之意。史臣錄其書為三篇。這是頭一篇。記未遷時告諭臣民的說話。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

殷是地名。即今河南府偃師縣地方。適是往。率是總。籲是呼召。感是憂。當時河水為患。衆

書經直解卷之五

一

百姓每都以為憂。故謂之衆感。矢言是誓告之詞。昔成湯建都于亳。其後子孫屢遷。至祖乙始都于耿。至盤庚時。耿又有河決之害。盤庚見殷地高。可以避水。故欲率民以遷都于殷。而當時之民。皆安土重遷。不肯往。適於有居。盤庚不得已。乃總呼衆。憂之。出誓言以告之。把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一曉諭他。每知道。蓋不以刑罰驅之。而以言語化導之。盤庚之恤民如此。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晉。臣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書經直解卷之五

二

我王指祖乙說。宅是居。茲指耿都說。劉字解。做殺字。其如台。譬如說無柰我何。盤庚出誓。言以告百姓。每說道。我先王祖乙初來耿都。既而遂定居于此。實以此地可居。而重我民之生耳。豈預知耿有水患。而故意盡陷之于死地乎。今民偶不幸。困於水災。流離散處。不能相救。以全其生。是乃天變之使然。非人謀之所能及也。我因此考之於卜。那卜兆之詞。說此地墊溺已甚。我亦無如之柰何。言決不可不遷也。天命昭然如此。爾民可不從卜而圖遷哉。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未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是事。寧是安。五邦是五處建都之地。成湯始居西亳。仲丁遷于囂。河。豐甲遷于相。祖乙

遷于邢。又遷于耿。共是五邦。烈是功業。盤庚又說我。先王成湯。仲丁。河。豐。甲。祖。乙。諸君。遺國家有大政事。必決之于卜。以觀天命之何如。天命所在。則恭敬奉承。不敢違越。故卜曰。當遷。即遷。不敢偷安。以違天命。至於五次遷都。于亳。于囂。于相。于邢。于耿。而迄無定居。這豈是先王好勞。乃天命之不容已故也。今至於我之身。耿不可居。天命亦幾乎絕矣。若不承先王之故事。以圖遷而坐待沉溺。則是天

書經直解卷之五

三

之斷絕我命。且惜然而不自知。况曰其能順承先王之大業。以保國祚于無窮乎。夫天之所命在先王。猶不敢違。而况於我乎。為小民者。縱不畏上命。獨不畏天命乎。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顛木是傾仆的樹木。由蘖是樹上新生的枝條。盤庚又說。舊都已不可居。新都幸有可就。若能從卜而遷。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譬如

已倒的樹木。旁邊又生出新枝一般。但見國命幾斷而復續。先業幾墜而復興。是天將延長我國家之命于新邑。使我繼嗣興復先王之大業。以安四方之民矣。夫不遷之害。如彼而能遷之利如此。是國命之斷續。先業之興廢。民生之安危。惟繫於遷不遷之間耳。爾民可不審所從哉。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

書經直解卷之五

中

敷字解做敷字。在位是有位之臣。常舊服是。先世常行的舊事。伏是箴。箴。小人是小民。箴是箴規的言語。眾指臣民說。盤庚既告民以遷都之意。如上文所言矣。然當時之民。雖多憚于遷徙。一般也有要遷的。只為在位的人。戀舊都。又慶之安。貪沿河沃饒之利。乃倡為浮言煽惑眾心。中間有能審利害而以為當遷者。都被他排擊。隱匿不得聞于上。此民情所以不通。而國是所以未定也。盤庚深知其

然故其告教于民。必自在位之人始。而其所
以教在位者。惟歷舉先王君臣舊當圖遷的
故事。以正今日之法度。見得自己奉順天命。
皆取法乎先王。而凡為臣者。皆當謹守臣職。
以取法乎舊臣也。其大意說道。今我小民。苦
遭水患。必多以當遷之言箴規于我者。汝羣
臣正當通上下之情。無或敢排擊隱匿。而使
之不得上達也。盤庚告臣之意如此。于是乃
命臣民衆庶。悉至于庭。以聽教命焉。

書經直解卷五

五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

康

此下正盤庚命衆之詞。皆對民而責臣者也。
格是至猷。是謀黜是除去。傲上是慢上之命。
從康是徇已之安。盤庚命衆說道。來汝臣民
之衆。我其告汝以訓言。凡汝之所以不肯從
遷者。只為有兩樣私心。一則有傲心。而慢君
上之命。一則有惰心。而徇目前之安耳。汝當
謀去汝這箇私心。念尊卑之分。而不敢以傲

上圖久遠之計。而不敢以苟繁可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
匪厥指。主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
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舊人是世臣舊家。播告是詔令。指是意指。欽
是敬。逸言是過言。變是變化。聒聒是多言的
模樣。起信是取信。險是傾邪。膚是淺。盤庚又
說。昔我先王凡有大事。皆不敢獨任一己之
私。亦惟謀任爾世臣舊家之人。與之共事。然

書經直解卷五

六

先王國能任舊人。而舊人亦不負所任。凡國
有大事。朝廷出號令。以播告乎人。舊人即為
之奉承宣布。凡先王憂恤民瘼的美意。都一
一傳說與百姓。而不敢隱匿。所以先王愈加
敬信。而任使之益專。且不但宣君之指。而又
自以利害之實告之于民。無有妄言。以惑衆
聽。所以小民翕然感化。而奔走之恐後。先王
之臣其賢如此。今我之任汝。無異于先王。汝
宜以舊人之事。先王者而事我。可也。願乃倡

為浮言以阻遷都之議。凡其說說然求信于民者。率皆險邪膚淺之說。都不是正大深遠的議論。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豈不有愧于舊人哉。

非子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于一人。子若觀火。子亦拙謀作乃逸。

荒是廢。舍是蔽。匪。惕是畏懼。觀火是見得明白的意思。作字解做成字。逸是過失。盤庚說我之遷都。非輕易勞民動衆。自廢其愛民之

書盤庚卷之五

七

德。其實欲為民圖安耳。汝乃造言阻撓。不肯宣布我為民之德意。不畏懼我一人。若將以我為可欺者。不知我看汝等傲上即安之情。就如看火一般。昭然明白。而無所隱蔽。汝亦將誰欺乎。然此雖汝之過。亦由我拙於為謀。優柔姑息。以釀成汝之過失耳。使我能操生殺之權。有罪不赦。汝又安敢若是哉。這是盤庚設為責己之詞。以警羣臣。欲其痛自省改。而率民以從遷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網是魚網。綱是繫網的大繩。條是條理。紊是亂。刈禾叫做穡。有秋是秋間有收成。盤庚既戒其臣之傲上從康。又設喻以申明之。說道以下從上。理之當然。譬如魚網一般。把網繩提起。則細目都隨之而張。各有條理而不亂。今君者。臣之綱也。若君令而臣不從。是網舉而目不張。豈有是理乎。然則汝不可不以傲上為戒也。天下之事。不一勞者不永逸。譬如農夫一般。服勞於田畝。用力於稼穡。雖是勤苦。到秋來却有收成之利。今遷都雖勞。而日安居樂業之利實由於此。然則汝又不可不以從康為戒也。

書盤庚卷之五

八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婚友是婚姻僚友。盤庚說汝羣臣所以不肯遷者。本是傲上從康的私心。却乃藉口安民。

以市恩於衆而自以為有德。不知河水一決，坐待危亡，適以害之而已。何實德之有。汝必能去其傲，上從康之私心，真為斯民趨利避害，以施實德于民，而且及爾之婚姻僚友，亦得以同享其福，則德之所施者博矣。汝於此時，乃敢大言于人，說汝之祖父嘗為民圖遷，今汝又為民圖遷。汝家世世有積德，這纔不失之於誇耳。若今之苟悅小民，何足以為德乎。

書聖賢解卷之五

九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是大毒，是害。昏是強，黍稷是兩樣穀名。盤庚說：耿圯河水遠近，皆受其害，勢甚可畏。汝乃不畏其大害于遠近，而憚勞不遷，則終無去危就安之日矣。譬如懶惰的農夫，惟務偷安，不肯強力為勞苦之事，不耕種田畝，將來豈有黍稷之可望乎。從康之害如此，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

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書聖賢解卷之五

十

於人情憂疑之際，乃不肯將好言語開諭那百姓，而反陰沮遷都之謀，則非但害民而已。惟汝自生毒，害陷于敗禍姦宄之罪，以自災于其身耳。蓋臣者民之倡也，汝既倡民以頑慢不率，則首惡之誅，必不能免。孽自汝作，則痛亦自汝受矣。汝於此時，雖自追悔，亦何及哉。我視小民之中，有明于利害者，猶知相與顧慮，而有箴規之言，但其言一發，汝等即以過逸之言紛紛排抑之，使不得達，汝固自恃。

其口為可以制人矣。况我雖生殺之權。能制汝短長之命。而可不懼乎。汝何不以小民之箴言告我。乃共為謬言。以動桀斯民。懼之以遷徙之勞。貽之以沉溺之禍。果何意邪。一時人情為汝所惑。雖若無可奈何。然以我制命之權。而珍滅汝。亦何難之有。譬如火之焚于原野。其初雖不可親近。然終可得而撲滅之。汝尚何所恃乎。然此亦惟汝。自不肯安靖守法。以速禍于已耳。非我有過。樂用刑威。以加汝也。傲上之害如此。可不戒哉。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是古時的賢人。盤庚既戒責羣臣。又引古人之言以感動之。說道。我聞遲任曾有言說。朝廷用令當求夫世臣舊家而用之。以其練習故事。通達人情。國家與之同其休戚。而上下民視之。以為安危也。若夫用器則不必求舊。惟取其制作之新而已。遲任之言如此。今汝諸臣皆我國家之舊人也。我之圖任共政。

自不能舍汝而他求矣。汝可不思體我之意乎。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非罰是不當罰而罰。非德是不當賞而賞。盤庚說。昔我先王及汝祖汝父君臣一心。無事則同享其逸。有事則同任其勤。是汝祖父乃我先王之功臣也。汝為功臣的子孫。國家所當優禮。苟無罪過。我豈敢動用非理之罰。以加汝乎。蓋必可罰而後罰之也。我國家世世選錄汝祖父之功勞。至於我亦不敢掩蔽汝祖父之善。今我大享祀于先王。汝祖亦以功臣而配享於廟。在天之靈。昭著森列。以作福作災于下。凡賞善罰惡之事。神是鑒臨之。汝為子孫者。苟無功勞。我亦豈敢動用非分之恩。以私汝乎。蓋亦必可賞而後賞之也。夫我於勳舊之臣。一賞一罰。皆不敢輕如此。爾舊

人宜知所戒勉矣

予告汝于難者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
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
猷

難是遷徙艱難弱是輕忽的意思猷是謀盤
庚說遷都之舉固非易事但我之志意已定
利害已審如今把這難事反復告汝羣臣如
射者之決志於中一定而不可移矣今小民
之中或老成或孤幼也有明于利害而以為

書聖賢解卷之五

三

當遷者汝毋欺侮那老成的人以為荒荒不
足聽毋輕忽那孤幼的人以為年少不更事
也惟當去已私以從衆論審目前苟安之利
各為千百年居止之圖勉出汝之力而不徇
於從康聽我一人遷徙之謀而不終於傲上
則庶幾有以輔成我志而於圖任舊人之心
亦無負矣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滅惟
汝衆邦之不滅惟予一人有佚罰

滅是善佚字解做失字盤庚告臣將終又申

明賞罰之嚴以戒勉之說道凡汝羣臣都不
論遠近親疎但不從遷便是有罪的人我則
刑戮是加討其死罪而不赦從我而遷便是
有德的人我則爵賞是及顯其善行而不赦
所以然者何也蓋以國家之安危悉係于羣
臣之善惡耳如我之邦易危為安而善歟此
非能自善也惟汝衆從遷之故耳然則用德
者安得而不彰之耶如我之邦淪胥以沉而

書聖賢解卷之五

高

不善歟此非自不善也惟我一人縱惡不誅
失罰其所當罰以致此耳然則用罪者安得
而不伐之耶蓋今日賞罰之典有斷乎其必
不可已者汝其可不念哉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
乃倅度乃日罰及爾身弗可悔

齊是整齊虔是法度盤庚說我之賞罰其嚴
如此凡汝羣臣之衆其以我言轉相告戒自
今日以始至于後日遷徙之時各敬共汝所

幹的職事而母或怠忽。整肅汝所守的位。容而母或違越。檢制汝所出的言語。使合于法度。而母或放肆。惟務同心奉上。以成遷都之舉。則庶乎用德而有賞矣。苟或不然。則罰罪之典。將及汝身。不可悔也。夫當時在位之臣。傲上從康。造言阻遷。即一切以法繩之。亦不為過。而盤庚猶必委曲勸諭。丁寧告戒。於蔽明之中。每寓忠厚之意。如此。盤庚其賢矣哉。

盤庚中

書經真解卷之五

五

這是盤庚第二篇。記臨遷之時。告諭庶民的說話。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其有衆咸。遣勿。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作是起。涉是渡。耿在河。其殷在河南。將遷于。殷故渡河也。誕字解做大字。遣是誠。遣是至。史臣敘說。盤庚自耿啓行。將南渡河。率臣民以遷居于殷。那時民心尚懷猶豫。不肯勇往。盤庚也不用刑罰驅迫他。但以話言曉諭民。

之不從者。然其大告乎民。又只用真誠懇惻的實意。以感動之。使其翻然而樂從焉。又恐人衆誼雜。聽言不審。於是當衆人皆至之時。先戒以母得褻慢在王之庭。都整齊嚴肅。專聽上命。盤庚於是升進其民。着他向前而面告之。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人當作命。

荒字解做廢字。盤庚大告庶民說。汝民當明聽我言。凡我所以命汝者。必須遵信奉行。毋敢廢棄而不從也。

書經真解卷之五

六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承是敬。浮字解做勝字。盤庚首舉先王遷都之事。以勸勉百姓說道。昔我先王如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之為君也。無不惟民生是敬。一遇水災。則視民之溺。猶己溺之。遑遑焉。必欲為之圖遷。而後已。君之憂民如此。故當時之民。亦莫不保愛其君。相與憂君之憂。而協。

力以為從遷之舉。君民一體。上下一心。是以卒能避害就利。舍危從安。雖有天時水患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先世君民其相與禦災捍患者如此。其在今日爾民何獨不然哉。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虐是害。古后即是先王。懷是安。得是使。亂是罪。比于罰。是比附遷徙的罪名。盤庚又明已遷都之意。說道昔我殷邦。河水為災。夫降大害。先王不敢安居。其所以興作而遷徙者。實為人情。莫不欲安。但看于民有利。則用之以遷而已。此先王之事。我之所聞者也。爾何不思我遷都之舉。乃聞之于先王。而非創為于今日者乎。蓋我所以敬承汝民命。而使汝以遷都者。惟喜與汝遠避河水之患。以共享安居之樂耳。是我今日為民之心。即先王視民利用遷之心也。豈謂汝民有罪。比附于遷徙

之罰。以加汝哉。汝民亦當體我之心矣。予若顧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顧是招呼。懷字解做來字。新邑指般都說。盤庚說。爾民不樂遷都者。豈謂我大遠來志。而強汝以必從乎。我想爾民的本志。豈有不願安居者。特一時為浮言所惑。故不肯遷耳。今我所以不憚話言之煩。而招呼懷來爾民于此新邑者。亦惟因汝民蕩析離居之故。欲與之共享安康。正以大從爾志。使得遂其舍危就安之初願也。然則我非強民。乃順民耳。汝何不熟思之乎。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吳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試是用。忱是誠。鞠字解做窮字。臬是敗。稽是察。曷瘳是不可救的意思。盤庚又以不遷之害。警動庶民。說道。耿被河患。則民危。而邦亦

危矣。故今我將用汝遷都，以安定國家，使汝民同享安逸。這是我苦心替汝思算，不得已而為此舉耳。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苦，乃皆大不肯宣布腹心，敬慎思念，以誠意感動我一人。是不能如先民之保后胥感矣。則汝惟坐待水患，以自取窮苦。譬如乘舟裝載者，該及時啓行。若遲滯不濟，必然臭敗了所載的貨物。今日遷都，正該君民一心，効同舟共濟之義。汝若又生遲疑，而從上之誠心，間斷不

書經解卷之五

九

屬則豈能以共濟艱難，惟相與以及沉溺而已。夫安定之與沉溺，這兩件利害昭然明白。爾民曾不能稽察，以決其從違。一旦河水潰決，無可逃避。汝雖自生怨怒而悔，已無及矣。果何救于困苦乎。爾民其審察之可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勸憂是以憂自勸，蓋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上指天說，盤庚又說，汝民不為長遠之

謀以思量那不遷的災禍，是汝安危利害，不知求免于憂而大以憂自勸也。如今目前戀着沃饒之利，固今日矣。然將來決遭沉溺，而無有後日矣。將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于天乎。不遷之害其大如此。汝民又將何從耶。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書經解卷之五

十

穢是惡，倚是偏。迂是曲，盤庚以民不從遷，只因心志不定，故告之說，是非不兩立，利害無兩從。今我命汝當專一此心。從我遷徙，無起傲上從康之惡，以自取沉溺之敗。所以然者，蓋凡人中心有主，則邪說無自而入。若汝心不專，吾恐浮言之人，引誘煽惑，得以偏倚了汝之身。迂曲了汝之心，使汝是非顛倒，利害昏迷，而無中正之見，必不能決意以從遷矣。故當一心以聽上，然後浮言不能為之感也。予迂績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迺是迎續是接。畜字解做養字。盤庚又發明其懇切為民之意。說道耿圮河水有今罔後汝命幾絕于天矣。故我命汝及早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而使之更生也。我豈用刑威以驅迫汝哉。特用以奉養汝衆。引而納諸生全之地耳。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先神后。即是先王。羞字。解做養字。懷是念。盤

書經直解卷之五

圭

庚又說。昔我先世神聖之君。如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當五遷厥邦之時。爾先人竭力從遷。其勞甚矣。我惟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其功不可忘。故我今日圖遷。天能奉養爾衆于生全之地者。用懷念爾為先民之子孫。不忍坐視其沉溺。而不加拯救。故也。是我于爾民為謀固甚周。而用情亦甚厚矣。爾民顧乃不體我心。而欣然樂從。何耶。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

民

陳字。解做乂字。崇是大。高后指成湯說。盤庚恐民心未服。又舉鬼神之事。以恐動之。說道人君之政。莫大于安民。今耿圮河水。民之不安甚矣。我若不為民圖遷。是失安民之政。而又居于此也。我高祖成湯在天之靈。必大降罪疾于我。說道汝為民主。何為虐害我民。坐視其沉溺而不救乎。是我不能圖遷。則難逃先王之責如此。

書經直解卷之五

圭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于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勿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生生是生養不窮的意思。猷是謀。勿孫是盤庚自稱。比是同事。爽德是失德。迪是道。罔能迪。是無道以求免。盤庚說今日之事。我若不能圖遷。以安民。固無以逭於先王之責。汝萬民若不能自為生養無窮之計。與我一人共謀同心。而尚憚于遷徙。則我先王亦必大降

罪疾于汝。說道汝何不與朕同遷乎。故汝不從遷。有此逆理犯分之失德。則先王自上降罰于汝。汝將何道以自免哉。是民不從遷。亦難逃先王之責如此。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戕是害。綏是安慰的意思。盤庚說。汝民不肯從遷。不但得罪于我先王。而亦得罪于爾祖

書經直解卷之五

五

父。蓋昔我先王之遷都。既勞爾祖父。以同遷矣。今我繼先王而為君。則汝皆為我所畜養之民。當以汝祖父之事先王者事我。可也。苟有戕害在汝之心。傲上從康而不肯遷。我先王必安慰汝祖父。說爾子孫悖理抗君。我將加之罪罰。汝祖父亦以大義難容。乃斷棄汝而不救。汝死于先王之前矣。可不畏哉。是民不從遷。又難逃祖父之責如此。

茲予有亂政。同侪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

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字解做治字。梟是兼併聚斂的意思。貝玉是貨財的總稱。迪是啓迪。盤庚對民責臣說。道。民不從遷。固難免祖父之責。然不但爾民為然。茲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若不肯為民國遷。惟貪沃饒之利。以聚蓄寶玉為事。則汝諸臣的祖父。亦必惡其所為。相與告我高后。成湯說我子孫為臣不忠。棄義貪利。其作大刑戮于我子孫。以討其罪。是諸臣祖父。寔啓迪我高后。以大降不祥。而災害必不可免矣。夫臣不從遷。亦難逃祖父與先王之責如此。况于爾民。其可感其浮言而不遷乎。商俗尚鬼。故盤庚以鬼神之說懼之。蓋因俗利導而使之易從也。

書經直解卷之五

五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恤字解做憂字。猷是圖謀。設是安設。盤庚反

復勸戒庶民。又嘆息說道。今我告汝以遷都之事。豈敢以為易而忽之。蓋道路既已艱難。人情尚多疑畏。展轉思慮。正我之大以為憂者。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無使上下之情相去絕遠。而誠意不相連屬也。如我以安民為謀。汝必分我之謀。而相與共圖之。我以憂民為念。汝必分我之念。而相與共念之。同心協力。期于相濟。以有成。乃為可耳。然欲體我之心。又必先正汝之心。蓋天下之是非利害。

書經解卷之五

五

都有箇恰好的道理。所謂中也。此心一失其中。而偏邪之見得以入之矣。汝百姓每各要把這道理安設于汝心。使中有所主。而事有定見。則必能知遷徙之當然。而不為浮言之所奪。豈不能分猷念以相從乎。盤庚告民至此。其意愈切至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剝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吉是善。迪是道。顛越。是顛倒違越。剝。是割鼻。

之刑殄滅。是殺戮盡絕。遺是留。育是生育。易字解做移字。盤庚既誘民以從遷。又恐遷徙之時。奸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勅之。說道。今往遷新都道路之間。必須嚴肅。若有不善不道之人。如顛倒違越。不敬違我之約束者。及暫時遇着的人。肆為姦宄。乘機劫掠者。我小則加之以剝刑。大則殄滅其種類。無復遺留生育。不使移其種于新造之邑。以壞我之良民善眾也。

書經解卷之五

五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建是立。盤庚臨遷之時。又告民以從遷之利。說耿被河患。汝民不能聊生矣。自今往于新邑。則可以定居。可以興事。而有生生之樂焉。夫遷之有利如此。故我今日將用汝以遷。使汝永立。乃家于此。子子孫孫享生生之樂于無窮也。是今日經營遷徙之圖。乃為汝一勞永逸之計。汝民何為不肯從遷。而尚戀戀于故土哉。夫以庶民之微賤。盤庚不以刑威迫。

之而必以話言曉之。必使心悅誠服而後與之共舉大事。此商家之所以能團結民心而延有道之長也。

盤庚下

這是盤庚第三篇記盤庚遷都之後慰勞戒勉臣民的說話。

盤庚既遷。真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真是安定。居是官民的居止。位是上下的位序。史臣敘說盤庚既遷新邑。鼎建國都。此時

書經解卷之五

五

臣民居止已定。無復向時蕩析離居之患矣。然遷徙初安。經制未備。於是盤庚乃各正其上下尊卑之位。以明相臨之分。又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焉。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戲是輕侮的意思。怠是怠惰。大命是國家之命。盤庚戒勉臣民說。爾等臣民昔固有傲上從康者。今新都既遷。綱紀粗定。無得戲侮怠惰。如往時之故習。必須盡心勉力。趨事赴功。

為臣的各修職業。為民的各務生理。以建立我國家之大命。使之長久安寧可也。蓋遷都一舉。乃國家更新之會。故盤庚於既遷之後。警惕而作新之如此。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于一人。

敷心腹腎腸。是吐露實情的意思。歷字解做

盡字。百姓是庶民。與百官族姓。兼臣民說。協是合同。比是附和。盤庚雖已遷都。猶恐臣民

書經解卷之五

五

勉強順從。而心懷怨怒。故告之說。上下之情。常患不能相信。今我敷布心腹腎腸。凡胸中所欲言的。都明白吐露。盡告爾臣民。以朕志使爾等知悉。蓋遷都之時。爾衆有倡為浮言。說事定之後。加汝罪責者。豈知我已釋然于心。不復追究往事。加罪於爾衆矣。爾衆各宜安心守分。無得共懷疑慮。而有怨怒之意。各同附和。而加讒謗之說于我一人。則上下相信。人人自安。可以共保國家之業于無窮矣。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指成湯說。多是推廣的意思。適是往。亳都近山。故叫做適于山。降字解做下字。是除去的意思。凶德是災禍。嘉績是美功。盤庚說。昔我始祖契。建都于亳。既無水患。而有功於民。其後屢遷前功。或幾乎墜矣。我先王成湯。將欲推廣前人之功。而不使之失墜。故又往居於亳。遠歸舊都。那時山高土厚。得免河水之災。除去了國家的凶禍。所以能安居樂業。修政立事。而有嘉美之績于我國家也。是先王遷都之善如此。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蕩是浮蕩。析是分析。極字解做止字。亂是治。越是及篤敬。是誠篤恭敬之臣。盤庚又敘已遷都之意。說道。今耿都為河水所壞。我民浮

書經直解卷之五

堯

書經直解卷之五

辛

蕩分析。離散居處。無有定止之期。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矣。汝等只說我無故震動萬民。而為此必遷之舉。不知乃天意之所在耳。蓋國家之治亂。實是先業之隆替所關。今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故默牖我心。使我與二三篤敬之臣。忠誠體國。能審利害者。相與計議而行。用以敬承汝民垂絕之命。使之舍危就安。以長居于此新邑也。民安則國治。而祖德于是乎復矣。夫成湯以多前功。而我以復祖德。則遷都之舉。豈無故而勞民者哉。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責。

冲人是盤庚自稱。弔字解做至字。由是用。靈是善。宏是恢擴的意思。責字解做大字。指國家大業說。盤庚慰諭臣民說道。當初我欲遷都。嘗參之人謀。而決之龜卜矣。爾臣民有言不可遷者。我皆不從。非我冲人不恤人言。廢

其謀而不用也。蓋謀不貴於多而貴於善。爾臣民之中。有能審利害之寔而以為當遷者。乃是善謀。我則信而從之。確乎不易。乃至用爾眾謀之善者耳。這是我至公之心。豈有意於違眾哉。然爾眾之不肯從遷。亦非敢故違我之吉卜也。蓋以為聽於神。不若聽於民。苟輕易遷徙。動搖人心。則基業豈能安固。故欲我聽從民便。待水患之自息。使民安國治。以恢宏此國家之大業耳。這是爾愛國之情。亦豈有意於違卜哉。然則我之心。爾眾固宜知之。爾眾之情。我亦諒之矣。上下之間。歡然相信。復何疑何懼之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邦伯。是統率諸侯之官。師長。是眾官之長。百執事。是大夫以下。凡有職事的官。隱字。解做痛字。盤庚既慰勞臣民。又以安民之功責望臣下。先歎息說道。凡我羣臣。有任岳牧而為諸侯之統率者。有任公卿而為眾官之長者。

有各司一職而為百執事者。其人不同。皆輔我以治民者也。今百姓每遷徙之初。生理未復。艱難之狀。甚可憐憫。爾羣臣尚皆惻然。隱痛於心哉。誠有隱痛之心。則所以撫恤而安全之者。自不容不盡其職矣。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懋。是勉。簡。是擇。相。是開導的意思。盤庚說。安民之務。知人為先。爾羣臣之中。賢否不一。我將勉力簡擇。委任那愛民的人。罷黜那不受民的人。用以開導爾等。使各自勉勵。修舉職業。常以民生為念。而敬慎不忽耳。爾羣臣可不體我之德意。以致之於民乎。

朕不肖好貨。敢恭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肩字。解做任字。敢。是勇。鞠。是撫養。謀。是營謀。鞠人謀人。都是愛養百姓的意思。叙。是用欽是敬。盤庚承上文說。凡為臣者。貪好貨財。則必聚斂於百姓。是不能念敬我眾者也。我決不任用那好貨的人。若能勇於敬民。以其生

生為念。一心要把百姓每撫養。養百姓每營謀。凡可以保其居止。而樂生與事者。皆為之。盡心竭力。是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叙而用之。予之以爵祿。歛而敬之。優之以禮貌焉。此我之懋勉簡擇以為民者也。

今我既羞告爾於朕志若否。罔有弗歛。

羞字。解做進字。若是順。不。是不順。盤庚說。我所叙用敬禮的人。是順我意者。我所不任用的人。是不順我意者。我今既進告爾等以朕

書經五辭卷之五

垂

志之所在。凡順意與否者。皆明言之矣。爾等知我意向。當思奉行。毋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

總。是聚。庸。是安民之功。盤庚說。具乃貝玉。汝羣臣嘗有此故習矣。我今既不任好貨之人。則汝當以此為戒。切勿謀聚貨寶。以措尅為能可也。往哉生生。汝羣臣既率民以遷矣。我又以敢恭生生望汝。則汝當以此自勵。務保愛周恤。使人人各厚其生。以成安民之功可

也。如是。則能敬我之命。而不負我懋勉相爾之意矣。

式敷民德。永有一心。

式。是敬。敷。是布。肩。是任。盤庚於篇終。又深望羣臣說道。不總貨寶。惟務民功。此真為民之大德也。但人情多勤於始。而怠於終。未有能久而不變者。汝當兢兢業業。以敷布為民之德。自今至於後日。常任此心而不替。則汝之愛民無窮。而民之受惠亦無窮矣。盤庚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其憐憫為民之心如此。此所以為有商之賢君也。

書經五辭卷之五

告

說命上

商高宗感夢而得傳說。遂命以為相。史臣記高宗命傳說之辭。與傳說告高宗之語。為書三篇。總名之曰說命。這是頭一篇。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於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

稟令。

王。是高宗。宅憂。是居喪。亮陰字。當作梁闇。音是天子居喪之所。免喪。是除服。則字。式字。都解做法字。古者上下通行三年之喪。君薨。則嗣君居於梁闇之中。守孝三年。不親政事。不出號令。使百官都聽命於冢宰。此時高宗遭父小乙之喪。遵行古禮。居憂於梁闇中。三年不言。及大祥之後。喪服已除了。還不肯出朝聽政。發言裁決。當時在朝之臣。皆以為過禮。

書經直解卷五

堯

乃進諫於高宗。歎息說道。人君以一人而居乎兆民之上。必其於天下事理。皆洞然而無遺。纔叫做聰明睿哲。有是明哲之德。於是發之為號令。以裁決乎庶政。施之於政事。以總率乎百官。則天下之人。皆仰之以為法則矣。今我王以聰明首出之資。君臨萬國。正所謂明哲作則者。朝廷上百官。方頌頤然仰聽一人之言。以奉承其法令。使王而發言也。則言之所出。即可以作命令於天下。而臣下有所

奉行。苟或不言。則君既無以令乎臣。臣下將何所稟奉而行之。不亦有負於作則之任哉。此王之所以不可不言也。

王庸作書以詰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得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

庸。是用。台字。解做我字。帝。是天。賚。是與。弼。是輔弼。高宗因羣臣諫他不言。用是作書以告羣臣。明其所以不言之意。說道。我非不欲言也。實以我居人君之位。將表正於四方。其任

書經直解卷五

三

至大。其責至重。恐我明哲之德。不能與前人相似。無以君臨萬邦。而為百官之所承式。此所以不敢輕易發言。但時常恭敬淵默。收歛此心。思量治天下的道理。我一念精誠。上通於天。感動得上帝。於夢寐中賜與我一箇賢相。其將論道輔政。代我之所當言矣。爾羣臣又何以無所稟命為憂哉。蓋高宗求賢圖治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果得賢相。可見人君繼天而為之子。其精神意氣。

真與天道相為感通。王言一動皆不可以不慎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寔是詳。築是築。傅巖是地名。在今山西平陸縣。肖是似。高宗既夢上帝賜以良弼。而未

書經五經卷之五

幸

知其人所在。於是乃詳記夢中所見的人。畫影圖形。差人持着這圖。徧去天下尋訪。行到傅巖之野。見一箇人。叫做傅說。方在那裏築墻。他的形貌。正與畫圖相似。果符高宗所夢焉。其得傅說之奇如此。大抵聖君賢相相待而生。天將開高宗中興之治。故生傅說之賢以為之佐。而夢寐之間。特有以啓之。蓋明良遇合之機。天人感應之理。有如此者。良非偶然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爰字。解做於字。史臣叙說高宗以夢求賢。既得了傅說。聘他来與之談論。果然是箇大賢。

可當重任。於是不次擢用。就立他做宰相。加諸百僚之上。又以冢宰兼師保之職。着他常在左右。以資其匡弼。而聽其議論。蓋親信之深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納誨。是進言。高宗既任傅說。遂命之說道。君德不能自成。必有賴於賢臣之輔。汝今在我左右。須要朝夕進納善言。以教誨我。但有義理。則不特陳說。但有過失。則隨事箴規。於以廣我之見聞。端我之趨向。使君德自成。而無愧於明哲之主可也。

書經五經卷之五

庚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金。是刀劍等器。古時銅鐵之類。都叫做金。礪。是磨刀的石。濟。是涉水。巨川。是大川。楫。是船。連三日雨。叫做霖。高宗既命傅說以納誨。輔德。又設喻。以致其屬望之意。說道。凡金器必用礪石磨之。而後快利。今我之望汝以納

誨輔德。就如金之用礪。一般。凡切礪琢磨。以變吾遲鈍之質。而成其德器之美者。將惟汝是賴矣。汝其吾之礪乎。又譬之濟大川者。必假舟楫。而後能渡。今我之望汝。以納誨輔德。就如濟川之用舟楫一般。凡匡扶引掖。使我得以永保艱難之業。而克成利濟之功者。將惟汝是賴矣。汝其吾之舟楫乎。又譬之年歲大旱。必得霖雨。而後能霑潤。今我之望汝。以納誨輔德。就如大旱之望霖雨一般。凡經給

卷之三

五

啓乃心。沃朕心。

啓。是開。乃字解。做汝字。指傳說說。沃。是灌溉的意思。高宗命傳說說。我之望汝。納誨輔德。既為甚切。汝當披露悃誠。罄竭底蘊。大開汝之心胸。於凡修德之方。致治之道。一一都數

陳開導。無所隱匿。用以滋潤灌溉於我之心。使我於這道理。都明白透徹。融會浹人充足。而厭厭焉。庶足以副我之深望也。這是高宗以格心之忠。望之於傳說者如此。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瞑眩。是病人飲了苦藥。頭目昏悶的意思。瘳。是病痊。跣。是跣足。高宗既以格心沃心望傳說。又設喻說道。人臣必進苦口之言。然後能匡君之過。汝若不肯開心竭誠。苦口直言。以盡規諫之道。則我之過差。無由省改。如病人服藥。不至於瞑眩。則其病必不得痊矣。為君的道理。必湏一一講究明白。然後見之於施行者。無有差謬。若此理不明於心。只管任意妄為。鮮有不至於壞事者。譬如跣足而行。目不視地。其足必至於有傷矣。即此觀之。則所望於汝之格心沃心。以盡納誨輔德之道者。豈容已哉。

惟暨乃僚。罔不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

后以康兆民。

暨字解做及字。乃僚是傳說的僚屬。匡是正
救。乃辟是高宗自稱。先王指商家。繼世諸賢
君說。迪是遵行的意思。高后指成湯說。高宗
又命傳說說。汝既作相。上佐天子。下統百官。
則自卿士而下。皆汝僚屬。均有事君之責者。
汝必倡率於上。與汝大小羣僚。同心協力。責
難陳善。以正救汝君。或處心有未正處。就宜
匡弼。或行事有未當處。就宜直言。使我心無

書經直解卷之五

單

妄念。動無過舉。得以率循我先王。太甲太戊。
祖乙盤庚諸賢君。繼述之道。而踐履我高祖
成湯已行之迹。於以安天下之兆民。使羣黎
百姓皆安居樂業。無一夫不得其所者。庶幾
我祖宗致治之休。復見於今日。而汝輔相之
功亦大矣。可不勉哉。

嗚呼。欽于時命。其惟有終。

時字。解做是字。命。即上文命傳說之詞。惟是
思。高宗命傳說將畢。又嘆息而致其叮嚀之

意。說道。我前所謂納誨輔德。苦心沃心之。高
與夫率屬正君法祖安民之說。皆是命汝緊
要的言語。其望不為不深。其責不為不重。汝
當敬承此命。務盡其道。以副我之所期。又當
時常思念。慎終如始。無或一時少懈。如此。乃
為克盡輔相之職。而亦無負於相須之殷矣。
汝其念之哉。

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
聖。臣不命其承。嚆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書經直解卷之五

單

繩。是木匠彈的墨線。嚆字。解做誰字。祇。若是
敬順高宗之命。傳說叮嚀反覆。欲其進諫者
切矣。於是傳說復命於高宗。說道。人臣之進
諫非難。人君之從諫為難。譬之木理。不是生
成。便得端正。惟依從着大匠的繩墨。用斧斤
以斲削之。則自然端正平直。而可以為器用
矣。人君也不是生成便是聖人。惟聽從着臣
下的好言語諫諍。則自然動無過舉。而可以
為聖人矣。諫之不可不從也如此。吾君果能

虛心從諫。而造於克聖之地。則凡為臣者。孰不欲仰承德意。而進獻忠言。就是不命他。說他也要自竭忠。謹以承之矣。况今王之命。臣進諫。其切如此。誰敢不思盡忠。補過。以敬順吾王之美命乎。然則王不必求進言於臣。而但求受言於已可也。這是傳說欲高宗先廣從諫之量的意思。蓋人君之德。雖多。惟從諫是第一件美事。能從諫而不嘖。則雖中才之主。亦可保乎治安。若違諫而自用。則雖聰明過人之君。亦不免於禍亂。自古聖愚興亡之機。皆判於此。故傳說首以為言。萬世人君所當深念也。

說命中

這是說命第二篇。記傳說與高宗論治道的說話。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書經上解卷之五

聖

書經直解卷之五

聖

若是順樹是立。后王是天子。君公是諸侯。大夫師長。都是官名。亂字解做治字。史臣敘傳說既受命於高宗。居冢宰之職。總領百官。乃陳說治道。以進戒于高宗。先嘆息說道。天尊地卑。君臣定位。是人之有尊卑上下的等級。乃天道之自然也。古昔明王奉順這天道。制為君臣之禮。先區畫天下之地。立許多的邦國。又於邦國之中。設許多的都邑。乃立天子于大邦。以統天下之治。立諸侯于小邦。以統一國之治。天子諸侯而下。又各承以大夫師長。使之居乎大都小都。以為之輔。以尊臨卑分定。而莫敢或抗。以下奉上。禮達而莫敢或踰。所以然者。豈欲以天下奉一人。而自處於安逸豫樂之地哉。良以天不能自治乎民。而必付之君。君不能獨治乎民。而必分之臣。君主之。臣輔之。體統相維。政事畢舉。正以治天下之民。使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負於上天付託之意耳。夫君臣之設。皆所以為民。

如此然則為君與臣者豈可不思以各盡其道哉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時字解做是字憲是法從各是從治傳說告高宗說人君既奉天以治民則當法天以為治。今天夫天高高在上雖未嘗有耳目以視聽乎下。然天道至大至正至公至神無一件不聞也無一件不見。凡人事之是非民情之休戚都逃不過天的聰明。人君居天之位為天子

書經直解卷之五

聖五

之子必須事事法天起居號令則一循乎理好惡賞罰則一從乎公天道至大聖人亦至大。天道至正聖人亦至正務使此心湛然虛明足以兼聽四方遠見萬里也與天的聰明一般如此則無愧於繼天立極之任而真可為臣民之表率矣。由是為君者見君以天之心為心亦必以君之心為心莫不奉公守法以敬順其上矣誰敢有怠忽者乎那百姓每見朝廷之政至公無私也自然心悅誠服不

待於刑威之驅迫而天下已不應矣誰敢有違背者乎。蓋事既純乎天理則動必合乎人心感應之機自有不容已者使君之所為一有不出於天理之公而或參以人欲之私則政出而人疑之令行而人悖之欲臣民之順從也其可得乎。此人君之治必以法天為要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書經直解卷之五

聖

冑是頭盛衣裳是命服笥是竹箱子是盾戈是戟傳說既以憲天之說告高宗此下又歷舉其事說道人君憲天以為治當事事致謹如口以出號令必是言而當理然後下民有所尊奉若輕肆妄言則人不肯聽從而反致羞辱是羞辱之來乃吾自起之矣甲冑以禦戎寇必是敵加而應然後可以弭患安民若無故興兵則人心危懼而反以動天下之兵是戎寇之至乃吾自起之矣衣裳命服所以

彰有德。必須藏之在箚。以待有功。若乘喜而
濫賞。後雖追奪之。亦以褻矣。干戈征伐。所以
誅有罪。必須自省其身。真箇理直氣壯。而後
可動。若自己未能無過。則亦難以責人之罪
矣。這四件都是人君的大政事。王惟戒謹乎
此。無敢輕忽。或出乎已。或加乎人。皆必慮其
患之所由起。而除其心之所易蔽。信此而能
明焉。則言動命討。各得其當。朝廷政治。無不
大公至正。而極其休美矣。蓋天之所以為聰

書經直解卷之五

聖

明者。以其無私也。人君能事事致謹。克去已
私。則其聰明亦何以異於天哉。憲天之實。莫
要於此。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

私昵。是私所親愛的人。惡德。是包藏凶惡的
人。傳說。說天子之建庶官。欲其分理天下也。
官得其人。則紀綱法度。件件修舉。天下豈有
不治。官失其人。則紀綱法度。件件廢弛。天下

豈有不亂。天下之治亂。係於庶官。如此。故人
君用令。不可不謹。凡六卿百執事。這樣的官
雖有大小。都是與朝廷管事的。不可着那私
所親愛的人做。蓋私所親愛的人。推舉不由公
論。才望不服衆心。與之以官。必然狎恩恃愛。
竊弄威權。豈不壞了國家之事。惟當博選材
能之人而用之。誠使能稱其官。雖疎遠讐怨。
皆有所不必計也。公卿大夫士。這樣的爵。雖
有尊卑。都是朝廷所以命有德的。不可加與

書經直解卷之五

聖

那包藏凶惡的人。蓋包藏凶惡的人。大奸似
忠。大詐似信。加之以爵。必然傾陷正人。流毒
天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惟當妙選賢德之
人而用之。誠使德稱其爵。雖卑賤側陋。皆有
所不必計也。夫以能授官。則官不曠矣。以德
命爵。則爵不濫矣。以是而任庶官。天下豈有
不治者乎。此人君用人之道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慮是思慮。善是當理。時是時宜。傳說。人君

以一身而理萬幾舉動一差即有無窮之害。故凡有所動作不可率意妄為必先熟思審處果當於理而後行之否則寧止而不為勿輕動以貽害也。然事雖當理而或不合於時宜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事。又必虛心裁度隨時處中務適乎事機之會而不戾乎時措之宜然後可。夫動既由於慮善而善又協於時中。以此應萬幾之務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人君處事之道也。

書經五經卷之五

兗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有是自足的意思。傳說說德莫貴於日新。學莫病於自足。一有自足之心則止而不復可以進於道矣。且如行一好事叫做善。為善固可喜。然天下之善無窮庸可以自有乎。苟或侈然盈滿遂以其善為有餘則驕心一起息心即生。德不復加修行不復加勉。非惟從此善不益進且將並其已得者而失之矣。不自喪其善事有成績叫做功。有功固可喜。然

亦職分之所當為。慈足以驕人乎。苟或肆然矜誇遂以其能為過人則自用之意既多。用人之量必隘。智者不為之效謀。勇者不為之效力。非惟從此功不益崇且將並其已成者而壞之矣。不自喪其功乎。蓋滿招損謙受益者天道之常。自古聖帝明王善蓋天下而處之以謙。能高天下而守之以讓。故德與上下同流而名與天壤俱敝。此人君處已之道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書經五經卷之五

辛

傳說說禍患每伏於無形。做備當存於先事。若待患至而後圖之則無及矣。故人君為治當平居閒暇之時。件件事都要做箇準備。不可怠忽。有當整理的及時整理。有當蓄積的預先蓄積。這是事事都有備了。既有其備則雖忽然有意外之變。倉卒有非常之事。而在我有可恃應之有餘力矣。何足患乎。如練士卒修器械以預戒乎兵事。則禦敵有其備。縱過寇盜之警亦不足以為患矣。如治溝洫積

倉廩以預修乎農事則救荒有其備。縱遭水旱之災亦不足以為患矣。推而至於凡事莫不皆然。此人君思患預防之道也。無啟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啓是開。寵是寵。幸納是受。侮是侮。慢無心失。理叫做過。有心背理叫做非。傳說說左右近習之人朝夕親近。易以狎昵。若寵幸太過。則彼將恃恩無忌。而生侮慢之心。是彼之侮乃我自取之也。吾王當以此為戒。慎毋溺於所愛。開寵倖之門。以受人之侮也。人孰無過。過而能改。於已何損。若自以有過為耻。憚於更改。而強為遮飾。則始雖出於無心之失。而其終反遂成有心之非矣。吾王當以此為戒。慎毋恥於聞過。為文飾之計。以遂已之非也。夫不啟寵以納侮。則佞日遠。而聰明不為所蔽。不恥過以作非。則過日寡。而聰明不為所累。此人君御下檢身之道也。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書經卷之五

五

居是心安於所止。醇是不雜。傳說既歷。舉實天之事。以告高宗。這一節乃歸本於心。說道人君一心乃萬化之本。若只在事上求其當否。終是無本之學。不足以應萬機之務。惟能以義理涵養此心。使方寸之中湛然虛靈。寂然寧定。如水之止。而無所攪擾。如山之止。而終不遷移。則心一矣。則凡有施為。都從義理中流出。而無二三之雜。大而為政。皆盡善盡美。小而為事。亦至精至當。豈有不醇者乎。此所謂有天德。便可行王道。乃憲天之本也。

書經卷之五

五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黷是褻瀆。時字解。做是字。煩是繁多。傳說說國家之祭祀。如郊廟社稷。山川百神。載在祀典者。都有定制。若於定制之外。又舉非時之祭祀。則是褻瀆了神明。本以為敬。而不知是謂之不敬也。至於犧牲黍稷之數。升降周旋之節。也都有舊規。不可煩多了。若煩多。則必

擾亂而不可行矣。以此事神亦難乎。蓋應
明正直之謂神。不經之祭。非禮之禮。神必不
享。故黷與煩。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
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又其典祀特豐
於禩廟。故傳說因其失而正之如此。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
行。

旨字。解做美字。服是行。良是善。高宗既聞傳
說之言有味於心。乃稱歎之。說道美哉。汝傳

書經直解卷之五

五

說之言語。其論上天立君之意。與夫憲天為
治之方向。向都有關於治道。有裨於君德。使
我聞於耳。飲於心。就如口中嘗着美味的一
般。我當服行汝之所言。守以為制。治保邦之訓
也。夫以我之寡昧。於君人的道理。未有所知。
若不是汝將這善言一一開導。啓發。則我終
何所聞而措之於施行乎。此我所以深嘉汝
之納誨也。夫自古人臣獻忠於主者多矣。而
傳說獨以遭際高宗。故其所言。不惟即見採

納。又且深加獎歎如此。今天下後世。頌高宗
為明主。而稱傳說為良臣。豈非千古之一遇
哉。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
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艱是難。忱是誠信的意思。先王指成湯。說傳
說因高宗歎美其言。遂拜而稽首。以致敬復
勸勉。高宗說道。天下的道理。只要知之不足
為難。惟是知了一一都見之於躬行。乃為難

書經直解卷之五

五

事。蓋溺於宴安者。或雖知之而不能行。廢於
半途者。或雖行之而不能久。此所以為難也。
今王嘉獎我之所言。則是於為治的道理。既
已知之矣。然或不能體驗於身心。而發揮於
政治。雖知何益。王若於此。深加誠信。著實行
之。不以為難。行之而有得。信能協合於我先
王成湯的盛德。美政與之相符。而無間。則我
之所言者。主不徒聽之。而實能行之矣。當這
時節而說。猶有所隱匿而不言。則是上負天

子下負所學真不在於王而在於我矣。這
是傳說責難於君的說話。其後高宗果能信
行傳說之言。以成有商中興之治。蓋傳說之
盡誠匡弼高宗之虛心受善兩得之矣。

說命下

這是說命第三篇。記傳說與高宗論學的說
話。

王曰。來汝說。自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
野。又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書經直解卷之五

五

甘盤是高宗之師。遜字。解做隱字。宅是居。河
是河內之地。但是往。亳是亳都。顯是明。高宗
呼傳說來前告他說。人君以務學為急。而學
問以有終為貴。我小子舊日未即位時。曾受
學于賢臣甘盤。講究那脩身治天下之道。庶
幾有所發明矣。既而先王欲我習知民艱。乃
使隱居于荒野之間。後又入居于河內。又自
河內往至于亳。居無定所。學無專功。故其後
將舊業都荒廢了。而於脩身治天下之道竟

未能顯然明白於心。今我將整理舊學以求
終之有成。不能不賴汝說之訓迪也。這是高
宗自敘其廢學之由。然高宗之學雖廢于遷
徙。而其能備知民事的勤勞。洞見民情的疾
苦。則實自遷徙中得來。蓋亦莫非學矣。此高
宗之所以為賢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子棄。予惟克邁。乃訓
醴是甜酒。麴是造酒的麴。蘖是造酒的米。和

書經直解卷之五

五

羹是滋味調和的羹湯。梅所以調酸。交修是
左右規正的意思。邁是行。高宗告傳說說道。
舊學罔終。我志幾迷於所往矣。今幸汝之賢
可繼甘盤。汝當獻納忠言。開陳理道。以啓發
我之心志。譬如作酒醴者必資麴與蘖。而後
成。今我望汝涵養薰陶。以釀成乎君德。就是
我的麴蘖一般。作和羹者必資鹽與梅。而後
和。今我望汝調和參贊。以燮理乎化機。就是
我的鹽梅一般。夫造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

則太甘。麴蘖交濟乃能成酒。調羹者鹽過則太鹹。梅過則太酸。鹽梅交濟乃能成羹。汝欲成我之德亦必交修乎我。多方以規正之。委曲以維持之。如我之氣質或偏於剛。歟。汝則濟之以柔。我之意見或偏於可。歟。汝則濟之以否。如酌甘苦以成酒。調酸鹹以成羹。庶幾我之心志終得顯明。而可以副我之所望也。汝切勿棄嫌。我說我的舊學既荒不足與言。必須諄諄訓告。疊疊敷陳。但汝說的話。我便

書經解卷之五

五

能篤信力行。決不至於負汝之所訓也。夫既喻之麴蘖鹽梅以求其助。又示之克適乃訓。以誘其言。高宗之望傳說。可謂反覆而懇至矣。其學終於有成。而為商家之令主也。宜哉。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時字解。做是字。建是立。獲是得。傳說。因高宗孜孜訪問。遂稱王而告之。說道。凡人於天下之言。廣詢博訪。務求多聞者。這是為何。良以

天下之事理無窮。一己之智識有限。以有限之知。而應無窮之務。如何得事理停當。事功有成。故博采與論。廣求多聞。正欲以盡衆人之所長。以為吾立事之資也。然時人的見識。終是不及古人。稽考古先聖王垂下的謨訓。格言其於修身治天下的道理。那一件不載。故為學者。又必潛心勉力。將這古訓一一都講究明白。然後義理有得於心。而可以為建功立事之本也。若事不以古人為成法。未知

書經解卷之五

五

古訓為當遵。而師心自用。任意妄為。則所志必不在於高明。所行必不合於義理。如是而謂其可以久安長治。傳之於後世者。斷無此理。非我之所聞也。然則王欲建事有獲。其可不以多聞學古為務哉。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遜是謙。遜時敏是無時而不敏。允是信。懷是念。傳說又告高宗。說道。為學之道。固在於求

多聞學古訓。然義理無窮。工夫易間。必須卑遜。其志雖已知。而常自以為無所知。雖已能矣。而常自以為無所能。謙卑異順。不敢有一毫自足之心。其遜志如此。又必時時敏求。溫習其所已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持守其所已能。而益求其所未能。孜孜汲汲。不敢萌一毫自止之念。其時敏如此。夫既存不自滿假之心。而又奮勤勵不息之勇。如此用功。將見日有就。月有將。其進修之益。就如水泉之來。

書經五解卷之五

无

源源而不竭矣。為學之方。莫要於此。但人不肯着實去做。故於道終無所得。而學終無所成。若能篤信而深念乎此。遜志使着實自遜。其志時敏。使着實加倍其功。以此求道。而道豈有不得者乎。將見工夫愈熟。進益愈深。以聞見則日博。而智益明。以事業則日廣。而大有功。天下道理。莫不積聚於吾身。如貨財之積。不可勝用矣。吾王可不勉哉。

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教字解。做教字。其是常。高宗望傳說。以訓志。交修求教之意。甚切。傳說恐其徒資於人。而不知反求諸己。又勉之說。王之學。無徒求之於人而已。蓋開導而指引之。教者之責也。心體而力行之。學者之事也。學而無教。固昧於向往。而不得其為學之方。若教而不學。則徒為講論之虛文。而其學亦終無所得矣。所以為學之道。一半要人指教。一半要自己去勤學。教學相須。而後學可成也。然雖能勤學。以

書經五解卷之五

本

受教而工夫或有間斷。則亦難以必其終之有成。又必心心念念。終始常在於學。不始勤而終怠。不始作而終輟。能如此。則工夫既已精專。造詣自然純熟。而其德之日修。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其視徒資夫人之訓。而不免間斷其功者。所得為何如哉。此王之所當勉也。大抵學莫貴於自勵。尤莫貴於有終。人臣之納誨。豈能強其君之必從。一時之務學。豈能保其終之不懈。故傳說之於高宗。既以

數學半告之。又以終始典學望之。可謂善於責難者矣。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監是視先王。指成湯。憲是法。愆是過。傳說既以終始典學。勸勉高宗至此。又啓之以法祖。說道人君之為學。不過取法乎善而已。而今之所當法者。又孰有過於我先王成湯乎。蓋我先王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而又加以昧爽丕顯之學。其於修身治天下的道理。件件

書經直解卷之五

空

都有典則法度。以垂範後世。吾王今日亦不必遠有所慕。但能率由舊章。事事都遵守先王的成法。如修身則法其制事制心之理。為政則法其建中表正之規。如此則吾王之學。即先王之學。吾王之德。即先王之德。凡修身以至治天下。莫不盡善盡美。而永無過差之患矣。吾王其監之哉。上文既曰學於古訓。而此又曰監于先王者。蓋理雖載乎古訓。法莫備於先王。故人君之學。固以稽古為先。而尤

以法祖為要。此傳說告高宗之意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式字解。做用字。旁招是四面招引。俊乂是才德出眾的人。傳說又說。修德者人君之事。進賢者大臣之職。但君德未修。則心志昏迷。用舍倒置。大臣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吾王誠能典學法祖。增修其德。而至於無愆。則我傳說必能敬承。吾王任賢圖治的美意。廣詢博訪。凡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或隱於

書經直解卷之五

牽

山林。或屈於下位的。都四面招引。將來分列於朝廷之眾位。使之同心以匡乃辟。吾王但垂拱而責成之耳。天下何患其不治哉。夫人臣之忠。莫大於薦賢。而薦賢亦未易能也。有一毫嫉妬忌刻。惡人勝己之心。則不能有一毫市恩。記怨。背公徇私之心。則不能有一毫足已自用。獨任愛憎之意。則不能。故傳說之言。進賢不徒曰欽承。而必曰式克。蓋若用力以為之者。良以是耳。夫既諄諄勸學。輔養君

德以端出治之本。又旁招俊人列於庶位。以廣多賢之助。若傳說者誠賢矣哉。此萬世人臣所當法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時字解。做是字。風是風聲。高宗望傳說之輔。已乃先歎息以歸美之。說道天下之所仰。以為則者。在於人君。人君之所賴以輔治者。在於宰相。如今四海之內。莫不引首舉踵。嚮嚮焉。仰望我之德化。此豈我之寡昧所能致哉。

書經解卷之五

六五

良由汝說。感於夢寐之際。起於版築之間。與他人作相者不同。故其風聲足以聳動乎天下。而遠近之間。之者莫不謂朝廷用此賢相。中興指日可期。而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者。自不容已矣。然則汝可不納誨輔德。以答天下之望哉。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股肱是手足。高宗又責望傳說。說道人之一身。必手足俱備。然後可以為人。人君若要

聖人必是良臣輔導。然後可以為聖。若無良臣以為之輔。則忠言不聞。獨立無助。德何由而加進。業何由而加修。譬之手足不具。不可以為人矣。欲求作聖。豈不難哉。此我之所以深有望于汝也。夫高宗之於傳說。始望之為霖雨舟楫。繼譬之為麴蘖鹽梅。至是又倚之為股肱手足。蓋引喻愈切。而屬望愈至矣。

書經解卷之五

商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正字解。做長字。先正是先世長官之稱。保衡是商時官名。伊尹曾做這官。先王指成湯說。時字解。做是字。辜是罪。佑是輔佐。烈祖亦指成湯。格是至。阿衡即保衡。亦指伊尹。高宗又勉傳說。說道當初我商家開國之時。有先正保衡伊尹。是箇聖臣。隱於有莘之野。我先王成湯。三使人往聘之。遂應聘而起。輔佐我先

王以振興有商之大業。他常說道。我昔居畎
畝之中。樂堯舜之道。我的志意。只要上輔吾
君。做箇堯舜之君。下治吾民。都為堯舜之民。
方纔趁得我的志願。若不能使其君為堯舜
之君。則心中愧耻。就如被人拏到街市上打
着一般。若不能使其民為堯舜之民。不但四
海之廣。兆民之衆。而德澤有所不加。方以為
罪。就是萬民之中。有一人不得其所。或啼饑
號寒。或梗化不服。這便是我的罪過了。豈敢

金聖賢解卷之五

奎

諉之他人哉。夫伊尹之志如此。故其佐佑我
烈祖成湯。內則輔德。使大德極其懋昭。外則
輔治。使兆民歸於允殖。以致我烈祖德業之
盛。直與天道同流。而無間焉。至此則君果為
堯舜之君。而民亦果為堯舜之民矣。此正所
謂良臣惟聖伊尹之所以稱美於有商者也。
今爾既負伊尹之德。又居伊尹之任。庶幾精
白一心。保佑乎我。必使格天之烈。於今再見。
而汝為今之伊尹可也。豈可使伊尹之相業

獨擅其美於我商家耶。蓋必能繼伊尹以事
其君。斯為輔君作聖之良臣。而有以慰四海
仰德之望也。

命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堯紹乃辟
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

命。是治。食是食其祿。紹是繼。乃辟解。做汝君。
是高宗自稱。綏是安。對是承當。揚是播告。高
宗命傳說。說道。君臣相遇。自古為難。聖主必

金聖賢解卷之五

奎

待賢臣。以弘功業。使非輔君作聖之賢。則寧
虛其位而已。豈肯與之共治乎。是君遇臣之
難也。賢人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使非從諫克
聖之君。則寧終於隱而已。豈肯苟食其祿乎。
是臣遇君之難也。今我得汝於夢賚。而汝亦
應我之旁求。君臣相遇。可謂千載一時。而與
先王之遇阿衡無異矣。汝必感此非常之會。
期立不世之功。朝夕訓志。左右交修。能輔我
以繼先王之聖德。於以永安天下之民。使亦

無一夫之不獲焉。則堯舜其君民者真不愧於阿衡之美。而於遭逢之盛。始無負矣。傳說一聞高宗之言。感激自奮。遂拜手稽首。以後於高宗。說道輔君法祖。以安民美哉。天子之命乎。此說之志。而亦說之分也。敢以此美命承之於已。自信吾力之能副。雖自任而不以為嫌。又以此美命揚之於衆。自諒吾言之能踐。雖示人而不以為愧。說之復高宗者如此。夫觀高宗之命。可見其銳然以成湯自期矣。

書經直解卷之五

奎

觀傳說之言。可見其毅然以伊尹自任矣。君臣一心如此。此商道之所以中興。而克紹夫前人之烈也歟。

高宗彤日

祭之次日。又祭叫做彤。商高宗嘗行彤祭於禰廟。其日有雉雉之異。賢臣祖己因進戒。高宗欲其脩德弭災。史臣錄其語為書。即以高宗彤日名篇。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越字是發語辭。雉是鳴。雉是野雞。史臣記高宗彤祭禰廟之日。忽有雉雞飛來鳴於鼎耳之上。夫雉本野鳥。而鳴于廟中。殆天以是警高宗黷祀之失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是當時賢臣。格是正。祖己感雉之異。將進戒於高宗。先自家商量說。凡天降災祥。必應於事。而人事得失。皆本於心。今王黷祭于禰廟。其事固為失矣。而推原其故。實自媚神求福之一念啓之。我今進戒。必先格王之非心。而後正其所失之事。庶幾王心易悟。而吾言易入也。祖己之言如此。可謂得進諫之道矣。

書經直解卷之五

奎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大民。民中絕命。

典字解做主字。義是行事合宜。年是壽數。永是長。祖己欲先格王心。乃訓戒於高宗。說道天之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于所行之

義與不義如其義則天降之年必然長永。如其不義則天降之年必然不永。故人之不獲永年者非天無故夭折其民乃民之所行不義而中道自絕其命耳。夫壽夭之數皆由自致如此然則祈天永命之道亦惟務民之義而已。何必諂瀆鬼神為哉。蓋人主富貴已極其所欲者壽耳。高宗禱祠之舉未必不以祈年請命為先。故祖已言此以破其媚神徼福之心誠格心之第一義也。

書經直解卷之五

无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乎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若德是順理聽罪是服罪乎。字解做信字。乎命是以妖孽為信驗而告戒之。台字解做我字。祖已說斯民之中有等不順乎理而肆意妄為。又不服其罪而飾非拒諫。及天既以妖孽為信驗而告戒之。欲使恐懼修省以改正其德於此而知所警焉。天猶未遽絕之也。乃復悍然不顧以為妖孽之生特出於偶然耳。

其將柰我何。如此則終陷於不義之歸。而天必誅譴之。所謂民之不義而自絕者如此。然則人君於天戒之臨可不深自儆省而自怨以為不必畏哉。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是主。胤字解做嗣字。豐是厚。昵是親近。祖已既格王之心至此乃直正其所失之事。歎息說道天以斯民而付之王。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凡重民生恤民隱兢兢然不敢自肆

書經直解卷之五

无

者乃王之事故也。舍此而徼福於神豈王之事乎。况祖宗列聖雖有親疎遠近之不同然無非繼天之統為天之嗣。吾王承其後而主其祭。只當一體孝養豈可專顧私恩而獨豐厚於親近之禰廟乎。夫不務敬民而務瀆神一失也。不並隆于祖而獨豐于禰又一失也。天心仁愛故出災變以告之。雖雉之異有自来矣。王可不戒哉。高宗此時必是專祭於其父小乙之廟而有越禮以用情者。故祖已戒之。

如此

西伯戡黎

西伯是周文王。當時受命為西方諸侯之長。故稱西伯。戡字解做勝字。黎字國名。當殷紂時。有黎國無道。文王舉兵伐而勝之。祖伊見周之日。盛痛殷之將亡。遂進諫于紂。欲其省改。史臣錄其言語。遂以西伯戡黎名篇。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祖伊是殷之賢臣。王指紂說。史臣記說。當初

書經直解卷之五

主

西伯周文王受命于殷。得專征伐。見黎國無道。舉兵而伐之。此時既勝了黎國。三分天下。將有其二矣。于是殷之賢臣有祖伊者。見周德方隆。其勢日至于強大。紂惡愈甚。其勢必至于危亡。惟恐戡黎之後。遂有伐殷之舉。其心憂懼。乃自私邑奔走來告于紂。王庶幾王之改過以圖存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訖是絕。格人是有見識的至人。相是助。祖伊

進諫于王。先呼天子以感動之。說道。國命修

短。皆係于天。自今日而觀上天。既已斷絕我

殷邦之命脉矣。何以知之。蓋國家之興亡。其

幾先見。惟至誠之人。至靈之龜。乃能前知。如

今有見識的至人。與占卜的元龜。都知道凶

禍必至。無敢有知其吉者。則天之絕我殷命。

昭然可見矣。然我殷家的基業。自祖宗列聖

相傳到今。豈不肯保佑我後世子孫。使之長

守而不墜哉。蓋由我王不法祖宗。不畏天命。

惟淫亂戲侮。縱欲敗度。以自絕于天。故雖先

王在天之靈。亦不得而庇佑之耳。王可不亟

思改過。以回天意乎。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是安。虞是忖度。的意思。典是常法。祖伊說

我王既自絕于天。故天心厭棄我殷。不復愛

惜。如今天下。件件都是亂亡的景象。如民以

食為天也。今則水旱饑荒。小民無有安食。而

書經直解卷之五

主

民不聊生矣。民各有恒性也。今則悖禮傷道，都昧了本心，全不忖度。而天理滅亡矣。國家之常典所當世守之者也。今則紀綱廢弛，法度壞亂，不復率由先王之舊章，而國不可以為國矣。此天所以促殷之亡，而非人力所能挽回者也。天心之棄殷如此，居天位者豈不深可懼哉。

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擊，今王其如台。

書經直解卷之五

圭

大命是受非常之命者。擊字解做至字。自是我祖伊又說，惟我般，那不但天心棄之而已。今此下民苦于虐政，亦無不欲殷之喪亡。私相告語說：今我等困苦至此，上天哀憐我民，如何不降威于般而滅亡之乎。那有道之君，宜受非常之命者，如何不至。而救我等于水火之中乎。今我王不能盡為民父母之道，決難久居民上。將無柰我何矣。民心之棄殷如此。夫人君上以事天下以治民者也。今天厭

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其能久乎。祖伊告君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既聞祖伊之言，全然不知警懼，乃嘆息說道：爾雖說民心背畔，將欲亡我，但我尊為天子，實天生我，以主萬民，獨不有命在于天乎。小民亦無如我何矣。夫當天怒民怨之日，而為此飾非拒諫之言，此紂之所以終於滅亡也。

書經直解卷之五

圭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矣。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是退參是參列，乃字解做汝字。指紂說：祖伊見紂不聽其言，遂退而嘆息說：人君必須與天合德，方可責望于天。乃汝今日所為，罪惡昭著，固已參列在上，而不可掩矣。又安能責望于天，而欲保其命耶。何其不自量也。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是事。祖伊又說：我看殷國喪亡，只在旦夕，決不能以久延矣。所以然者為何。蓋今日所

為之事都是逆天害民的事。夫怒民怨天不可解矣。事勢至此其能免戮于商邦乎。蓋祖伊憂國之深不覺其言之痛切如此。大抵亡國之君夫命已去人心已離。天下皆以為至危而彼猶自視以為至安。即有忠言正論悍然而不顧。如夏桀言我有天下。如天之有日。紂亦言我生不有命在天。及其喪亡。如出一轍。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此也。萬世人主可不戒哉。

微子

微是國名。子是爵。微子名啓。乃殷紂之庶兄。此篇是微子痛殷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臣錄其問答的言語。遂以微子名篇。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父師。是箕子。少師。是比干。亂正的亂字。解做治字。底是致。遂是成功。陳是列。恃酒行凶。叫做酗。昔微子見紂惡之日甚。痛商祚之將亡。

乃呼箕子比干與他商量說。父師少師。我家失道前此猶望其能改。天下事或有可為。以今日事勢觀之。無望其或能治正四方矣。夫人君所以表正四方者。以其能修德也。昔我祖成湯懋昭大德。以致成功大業。昭列於上。其垂裕後昆者。蓋亦遠矣。豈知今日我子孫不以修德法祖為務。惟沈酒酗酒。用亂敗其德于下。豈不有忝于烈祖乎。祖宗以艱難得之。後人以逸欲亡之。良可痛矣。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草竊就如說草寇一般。師師是互相做做的意思。非度是非法之事。獲是得。津涯是水邊。隄岸。越字解做及字。微子又說。我殷既敗。亂厥德。不能治正四方。故今日四方人民無小無大。都不務生理。不畏法度。只好草竊為寇。盜姦宄之事。無有安居樂業者矣。不但小民

為然。就是那卿士每與朝廷治民的亦皆彼此做效。共為不法之事。互相容隱。凡有姦宄犯罪之人。都不追究。無有得其罪而治之者。是以小民益無忌憚。方且闐然而起。相敵相讐。以眾暴寡。以強凌弱。國家法紀。于是乎蕩然矣。事勢至此。我殷家必淪于喪亡。不可復救。就如徒涉大水的一般。茫然無有邊岸。亦終于沉溺而已。豈意我殷邦之盛。遂喪亡相及。至于今日。如此之極乎。

書經直解卷之五

圭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于顛。齊若之何其。

我指紂說。耄是老成之人。遜于荒是遁于荒野。顛齊是覆墜。甚是語辭。微子復呼箕子比干。問抹亂之策。說道。大凡朝廷清明。則老成之人得安其位。今我王乃發出顛。狂用舍倒置。以致吾家老成之人。皆遜避于荒野。即有緩急。將誰倚賴乎。今所與共圖國事者。惟爾父師少師而已。爾若不明示意。指告我于顛。

齊覆墜之時。而圖所以維持拯救之策。則危亂日甚。而不可為矣。其將柰之何哉。微子之言及此。其情誠切。而其辭亦可悲矣。

酒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

王子指微子說。方興是將來未艾的意思。箕子答微子說。我國家之禍亂。雖是人謀不臧。抑亦天意有在。今天毒降災禍。以荒廢我殷邦。故使王不務修德。而沈酒縱酗于酒。其勢方興未艾。不至于喪亡不已也。豈特如王子所謂沈酗敗德而已哉。

書經直解卷之五

圭

乃罔畏。畏是不畏其所當畏。咈字解做逆字。耆長是老成之人。箕子又答說。老成耆舊。朝廷典刑係焉。人君所當敬畏而順從者也。我殷既沈酗于酒。心志昏迷。凡天理所當畏的。都不知畏憚。故雖老成耆舊有位之人。皆咈逆而棄逐之。使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此老成

所以適于荒野而朝廷為之空虛也。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攘是取。犧牲都是祭神之物。純色叫做犧。

全體叫做牲。牛羊豕總叫做牲。箕子又答說。

國家為治須是有司奉法乃能使民不犯法。

今我殷民固有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牲者。

夫禮莫重于祭祀。祭莫重于犧牲。今乃敢于

攘竊其罪大矣。為有司者也都相為容隱不

肯盡法。就是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蔑法廢禮。

至此極矣。豈但草竊奸究之不治而已哉。

降監殷民。用又讐歛。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

瘠。罔詔。

監是視。又是治。讐歛是科歛民財如仇讐一

般。不怠是力行不息。瘠是餓殍。詔是告。箕子

又答說。人君之失民心。常自聚歛始。蓋上好

聚歛。則興利之臣。必迎合上意。以剝削民財。

此人心所以怨畔而天下困窮也。我今下視

殺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只是嚴刑酷罰。讐

視其民而科歛之。無有愛惜憐憫之意。夫上

以讐歛下。則下必以讐視上。此理勢之必然

者也。今人與之為敵家。與之為讐。尚且不知

省改。凡虐刑暴斂。以召其敵讐者。方且肆然

為之。無有厭息。至于培剋之臣。阿意順指。同

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不聊生。多餓殍。疲困

而無所告訴也。又豈特小民相為敵讐而已

哉。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

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

隳。

興字解。做出字。迪是道。刻是害。箕子又答說。

我商家敗德。荒政。國亂。民窮。今日斷乎其有

災禍矣。我為宗室大臣。出而當此禍敗。則廢

興存亡與國共之。若商祚不幸。至於淪喪。我

亦終守臣節。斷不為他人之臣僕也。是我自

處之道不過如此。若王子一身之去就。則宗
祀之存亡所關。故我告王子。惟出而遠去。乃
是道理。蓋我舊日以王子既長且賢。曾勸先
王立以為嗣。而先王不從。在今王必有疑忌
之心。是我所言無益于子。而反有害于子。
若不去。則必同受其禍。我商家宗祀。將墮
而無所托矣。王子縱不為身謀。獨不為宗祀
計乎。夫微子問救亂之策。而箕子答之。止于
如此。蓋是時紂惡貫盈。天人交棄。雖有忠賢
之臣。亦無如之何矣。失道之君。至于亡國敗
家。而不可復救。豈非萬世之明戒哉。

書經直解卷之五

全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靖是安。自獻是自達其志。行遯是避去。箕子
答微子將終。又告以彼此去就之義。說道。人
臣去就。各有至當不易的義理。必合乎義理
而後其心始安。今我為商家之臣。則綱常為
重。義當委身以盡忠。汝為王室之胄。則宗桃
為重。義當存祀以全孝。為今之計。但各安于

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而已。汝今
宜決于遠去。若我所處與汝不同。則有死無
二。而不復有避去之意矣。是或去或不去。皆
揆諸義理而當反之吾心。而安質諸先王。而
無愧者也。子又何疑哉。夫箕子答微子之問。
而比干獨無所言者。蓋比干自安于死。諫之
義。其自靖自獻而已矣。孔子說。殷有三仁
焉。正謂此也。

書經直解卷之五

全

書經直解卷之五

書經直解卷之六

周書

周是國號。周之建國自后稷始。至於文王為西伯受命。武王克商而為天子。因以為有天下之號。這書記周家一代的事。故名周書。

泰誓上

泰字與大字同。誓是誓師之詞。昔武王伐紂。與天下諸侯會於孟津。出令以誓戒師。旅史臣記其誓師之言為上中下三篇。以篇首有

書經直解卷之六

大會字遂以名其書。這是頭一篇。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孟津是地名。在今河南府孟津縣。史臣敘說周武王即位之十有三年孟春之月。以商紂無道。舉兵伐之。至於孟津。是時天下諸侯不期而來。會者八百國。夫觀天下人心歸周。如此則勝敗興亡之機。不待牧野既陳而後決矣。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友邦是相鄰友好之國。冢君是各國嗣立之

君。越字解做及字。御事是管事的人。庶士是

眾士卒。武王將發誓師之言。先嘆息說道。今

我友邦冢君列國的諸侯共舉義兵在此。及

我本國管事的卿大夫與眾士卒。每凡相從

軍旅者都要精白一心。審聽我告汝以伐商

之意。不可忽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

書經直解卷之六

亶是着實。元后是大君。武王誓師說道。欲知

君道所係之重。當觀上天立君之意。夫天地

之於萬物。論其形勢若相懸矣。然乾元資始

有父道焉。坤元資生。有母道焉。其長養愛育

之心。就如父母之於子一般。是天地乃萬物

之父母也。萬物雖並生於天地之間。而惟人

得氣之秀。比於眾物。心為獨靈。是人乃天地

之所厚者也。這人類中。又篤生一箇着實聰

明的聖人。比於眾。最秀而最靈者。遂立之。

為大君而統御萬民焉。是君又天地之所獨厚者也。然天之立君，豈徒尊崇富貴之哉？正欲其體乾父坤母之心，行子育萬民之政。凡天地所欲為而不能自遂者，都代他為之。撫恤愛養，亦如父母之於子一般。是元后又繼天地而為民父母者也。夫天之為民立君如此，若為君而不能行仁民愛物之政，盡父母天下之責，則豈不有負于天地付託之意乎？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書經直解卷之六

三

受是商紂名。武王說天之立君為民如此。今商王受居元后之位，乃不知作民父母之義，侮慢自肆，不敬上天，恣行無道，降災下民，上失天心，下失人心，如此，豈能居天位為民主乎？今日之舉，亦不過奉順天道耳。

沈酒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沈酒是嗜酒，冒色是貪色，族是族屬，世是世代，臺上架屋叫做榭，水邊的隄障叫做陂，焚炙是燒烙，剝剔是割割，文考指文王，武王數紂之罪惡，以誓眾說道：商王受慢天虐民之事，固不可悉數，今特舉其大者言之。其荒淫自恣，則樂酒無厭，沈溺而不復出，耽迷女色，冒亂而不知止，其立心凶忍，則敢行暴虐之事，無所顧忌，加罪於人，不但誅及一身，必并其族屬而刑戮之。其用人則不論賢否，但心裏所喜的人，就并其子弟親屬，悉加寵任，荒淫佚豫，不理國政，惟務為瓊宮瑤室、高臺廣榭、築陂障、鑿池沼，與夫侈靡的衣服，竭民之財，窮民之力，以殘害于爾萬姓，不但此也。又為炮烙之刑，焚炙那忠良諫諍之臣，剖剔懷孕婦人的肚腹，以觀其胎，其殘忍暴虐，一至於此。是以上于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敬將天威，奉辭伐罪，以救民于水火之中。惜乎義兵未舉，而文考遽崩，是以大功猶未成就耳。我

書經直解卷之六

四

未舉而文考遽崩，是以大功猶未成就耳。我

今日欲上奉天心。仰成先志。則征伐之舉。豈能以自己哉。夫武王數紂之罪甚多。而首以沈酒冒色為言者。誠知酒色二字。乃眾惡之原。故古之明君。清心寡欲。克已防淫。禹惡旨酒。湯遠聲色。皆所以正其本而澄其源也。人君不可不知。

肆于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用有後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

其侮

肆字解做故字。發是武王的名。悛是悔改。夷是蹲踞。武王說。惟文考之功未成。故我小子發欲伐商。以終其事。然猶未遽伐之也。嗣位以來。十有三年。昔嘗以爾友邦冢君。耀兵於商。以觀其政事。何如。使其懼而知警。改過自新。則我亦將終守臣節。不復以征伐為事矣。乃紂則稔惡怙終。絕無悔改之意。酣飲縱樂。夷踞而居。把郊廟的大禮都廢了。忽慢天地。

書經直解卷之六

五

神祇不知奉事。遺棄祖先宗廟。不行祭享。凡祭祀中供用的犧牲。粢盛。盡被凶人盜賊。攘竊而去。他也通不管理。天地祖宗之心。蓋已厭絕之矣。他還說道。我有民社。我有天命。以此自恃。畧不知懲戒。其悔慢之失。夫觀商之政如此。則其惡終不可改。而我之兵必不容已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書經直解卷之六

六

佑是助。相是左右的意思。寵是愛。綏是安。越字解做過字。武王又說。上天佑助下民。慮其強陵弱。眾暴寡也。於是立君以主治之。使之守分而無相爭奪。慮其昧天性。乖倫理也。於是立師以教導之。使之去惡而同歸于善。這為君師的人。居億兆之上。秉政教之權。豈徒自責自尊而已哉。惟其鋤強遏惡。修道立教。能左右上帝之所不及。於以寵安乎四方之民。令各遂其生。復其性。然後無忝於代天理。

民之責也。今天既厭商德，授我以君師之任。有罪當討的，我則奉天以討之。無罪當赦的，我則奉天以赦之。廢興存亡，一聽天以從事而已。何敢過用其心而擅為好惡于其間乎？然則商紂之罪正天討之所不赦者，故武王不敢違天之意，縱有罪而不誅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書經五解卷六

七

志上的說話。十萬叫做億。武王又說：凡用兵者，必先料度彼已，然後可決勝負。我聞兵志上說：兩軍相對，先看他兵力強弱。何如？若是兩家兵力齊等，則較量其平日那箇行善而為有德，那箇行惡而為無德。德勝則雖有力者，亦不能與之敵矣。若是兩家德行相等，則又較量其臨時那邊兵出有名而為義，那邊兵出無名而為不義。義勝則雖有德者，亦不能與之敵矣。夫兵家勝負之形，可決如此。今

以商周之力較之，受的臣子雖有億萬之衆，乃互相猜疑，各懷異心，心不齊，雖多亦不足恃也。我的臣子雖止有三千人，然箇箇同心戮力，彼此無間，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乎？是較其兵力，已不能勝我矣。又何論德與義哉？信乎伐商之必克也。夫商紂億萬之師，不足以當武王三千之士，可見失人心則雖強亦終為弱，得人心則雖寡亦能勝衆。然修德行仁，則又聯屬人心之本也。

書經五解卷之六

八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子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是條貫，貫盈是說罪貫已滿。鈞是同。武王說：今日伐商，不惟理勢之必可克，蓋亦事勢之不容已。蓋使商罪未極，天心未厭，則我之征伐猶可已也。今受窮兇極惡，自積月累，計其罪貫已滿盈矣。天厭其德而絕其命，特命我誅之。我若不順天以伐商，是容縱惡人，抗違天命，其罪亦與之同矣。然則今日之舉豈容已哉？這非是武王託天以鼓衆，蓋聖人之

心見得天理分明。每事只奉天而行。不敢以一毫私意參乎其間。故湯之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其義一也。善觀聖人之心者。當以是求之。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夙是早類。是祭天之名。以其禮與郊祀相類。故叫做類。宜是祭地之名。兵凶戰危。祭后土。

《書經直解卷之六

九

以求福宜。故叫做宜。冢土是后土。底字解做致字。武王說。夫縱惡不誅。則與之同罪。故我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安。以伐商之舉。夫本命之文考。乃先受命于文考之廟。又行類禮于上帝。求福宜于后土。皆以伐商之事告之。於是率爾有衆。奉辭伐罪。致天之罰于商。蓋將求免夫惟均之罪。而非出於輕動也。爾衆其念之哉。

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

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矜是憐憫。爾是輔佐。武王誓師。將終又致其勉勵之意。說道天之於民。勢雖相遠。而心實相通。居高聽卑。默有矜憐之意。但凡民情所欲。天必鑒而從之。如欲平禍亂。則即為之平。欲去疾苦。則即為之去。未有民心之好惡。不上通乎天者也。今民欲亡商。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將士每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虐。使四海之內。皆沐浴維新之治。而永無濁亂之憂可也。夫兵以順動。事貴乘時。今日正天人合應之時。尚失此時。而不伐商。則上逆乎天。下拂乎民。而撥亂反正。無日矣。爾等可不乘時以立事哉。觀此則聖人之兵。蓋體天意。察人心。而又度時宜。不得已而後動耳。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亦此意也。

泰誓中

武王伐紂。既渡河。集諸侯之師。而誓戒之。史臣記其辭為泰誓中篇。

《書經直解卷之六

十

惟戊午主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次是暫駐。河朔是河之北。羣后是列國之君。徇是拊循的意思。史臣敘說武王自孟春癸巳日起兵伐商。至於戊午日乃引兵從孟津渡河暫駐於河北地方。是時列國諸侯也都領兵前來到此會齊聽武王的號令。武王乃拊循其眾。發令以誓戒之。因申告以伐商之意。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周家起於豐鎬。在今陝西地方。故謂之西土。武王誓師。先嘆息說道。凡從我自西方來的眾將士。都來聽我的言語。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顯天穢德。彰聞。

惟日不足。是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力行就

書經直解卷之六

士

是惟日不足的意思。無度是無法度。播是放

犁字。與黧黑的黧字通用。是老人面上的顏色。醜是醉後發怒。無辜是無罪的人。顯天是告天。武王欲數商紂之惡。先舉古語以發端。說道我聞古人有言。人之趨向不同。而其勇為之心則一。有一等為善的。吉人。意念所向。惟在於善。孜孜汲汲。只是要幹好事。雖終日為之。而其心猶以為未足也。有一等作惡的。凶人。意念所向。惟在於惡。孜孜汲汲。只是要

書經直解卷之六

士

幹不好的事。雖終日為之。而其心亦以為未足也。我觀今商王受之所為。都是不循法度之事。而其為此不法之事。又著實力行。孜孜汲汲。無少厭怠。如老成的人。所當親近者。彼則放棄之。罪惡的人。所當斥逐者。彼則親比之。又且淫于色。酗于酒。以昏亂其精神。縱肆威虐。以戕害于百姓。此正所謂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者也。在下的臣子。見受之所為如此。亦皆習染化而為惡。各立朋黨。相為仇

讐脅上權力以相誅滅。其惡流毒於天下。那無罪受害的人。無處控訴。都只呼天告寃。故其腥穢之德。顯聞于天矣。夫天道福善禍淫。豈能容此不善凶人哉。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武王說。惟天惠愛下民。慮其生之未遂。則立君以長之。慮其性之未復。則立師以教之。其保養而全安之如此。人君居天之位。治天之

書經直解卷之六

五

民。必當仰體天心。以盡君師治教之責。庶無負於上天立已之意也。昔有夏之君。桀不能順天惠民。顧乃恣為淫虐。流毒於下國。於是天心厭惡。乃佑命商王成湯。假手以誅之。而降黜夏命。遷於有商。夫天不容桀之殘民者如此。今又豈容于受乎。則商命之將降黜也。必矣。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

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人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浮字解做過字。剝是落。失位去國。叫做喪。元良指微子。微子本商之元子。而又有賢良之德。故稱為元良。諫輔指比干。比干常以直諫匡救其君。故稱為諫輔。鑒是視。協是合。襲是重。休祥是吉兆。戎商是加兵於商。武王說。昔夏桀既以有罪見黜。今商王受之罪比之於桀。則又過之。如微子者。本商之元子。又有賢

書經直解卷之六

四

良之德。彼乃遺落之。使其失位以去。比干者以直諫匡救。彼不惟不聽其言。又加以殘虐之刑。至於剖心以死。天心久厭其惡。彼猶自謂已有天命。而驕縱自如。君德莫大乎敬。彼則謂敬不足行。而放恣無度。祭祀是朝廷大典。彼則以祭為無益。而敢於慢神。暴虐是人君大惡。彼則以暴為無傷。而忍於殃民。當時夏桀雖稱無道。而觀其所為。似猶未至於此。則受之罪。豈不有過於桀乎。夫前人之成敗。

乃後人之明鑒。今商之所鑒視者。初不在遠。惟在彼夏王桀耳。桀之有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以商王受之多罪。天豈得不使我伐商以治民乎。且我於興師之時。嘗得吉卜。又嘗得吉夢。夢與卜合。重有休祥之應。此皆天意所寓。非偶然也。以是知伐商之兵。斷乎其必勝矣。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書經直解卷之六

五

十萬叫做億。十億叫做兆。夷字解做平字。夷人是智識平等的人。亂臣是能治亂的賢臣。周親是至親。武王又說。國勢之強弱。係於人才之有無。今受所統。雖有億兆之衆。然其智識。都只尋常平等。無有奇才異能之士。又見商王所為無道。一箇箇都離心離德。不相聯屬。人數縱多。無可恃者。我所有撥亂反正之臣。雖止是十人。然箇箇能盡忠報去。與我同心同德。蓋臣主一心。則雖寡亦可以勝衆。上

下離叛。則雖衆亦不足畏矣。又觀他同姓至親。雖是衆多。然都是凶人醜類。與他同惡相濟的。豈如我這十臣。雖不盡是我之親戚。故舊。然都是仁厚有德的人。可以經邦濟世。除暴安民者。蓋得道者多助。雖踈遠者。可以為腹心干城。失道者寡助。雖至親之人。亦將化為仇讐矣。此可見仁不以力。義不以衆。商周之勝敗。不於此而可決也哉。

書經直解卷之六

六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一。今朕必往。自是由。過是責往。是往伐商紂。武王又舉天意民情所在。以見伐商之不容已。說道。天人一理。上下相通。故善觀天者。驗之於民而已。今夫天。雖未嘗有目。以視人。而於人之善惡。無所不見者。亦自我民之視。以為視。民情之好惡。便是天心之禍福所在也。雖未嘗有耳。以聽人。而於人之是非。無所不聞者。亦自我民之聽。以為聽。民心之向背。便是天心之去

留所在也。夫上天寄耳目于下民如此。如今天下百姓每都過責于我一人之身。說我不往正商罪。拯民于水火之中。觀民心所向。而天意可知矣。我若不為天下除殘去暴。則不但下拂民心。而且上違天意矣。伐商之往。豈容已哉。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是奮揚。侵是入疆。是境界。凶殘指紂。說武

《書經》卷之六

七

王誓師將終。乃復鼓舞激勵其眾。說道。我之伐商。既在所必往。今日須奮揚我之威武。侵入彼之疆界。聲罪致討。取彼凶殘之君。而戮之。以救民于水火之中。雖罪止一人。而澤被四海。使我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昔成湯之功。所以稱於天下者。以其除暴救民也。今我亦能取凶殘。以張殺伐。則除暴救民之功。亦將繼湯而有光矣。爾將士可不勉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

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勗是勉。夫子指眾將士。武王誓師既終。又恐諸將士恃勇而輕敵。復戒勉之。說道。天下之事。以懼心處之者。恒成。而以忽心乘之者。必敗。勉哉。爾將士。無或以商王眾叛親離。不足畏也。而遂輕忽之。寧可只說彼眾我寡。恐敵他。不過而常存戒慎之意可也。所以然者。為何。蓋今百姓畏商之虐。懍懍乎不能自保。一旦聞我周之伐商。皆歡欣感戴。稽首至地。以

《書經》卷之六

大

迎王師。有若崩摧。其頭角然。人心望救之切。如此。所賴以拯拯保全之者。在此一舉耳。而可不勉乎。嗚呼。汝等其同以除暴救民為德。同以除暴救民為心。相與戮力致討。戰而勝商。立定其克敵之功。則庶幾斯民免於凶虐。釋懍懍之危。而得以久安於斯世矣。不然。將何以慰彼望救之民耶。夫武王之誓師。既云。戎商必克矣。而猶懷寧執非敵之憂。既云。子有亂臣。同心同德。善而不忘一德一心之

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

泰誓下

武王伐紂既渡河將戰乃復誓戒將士史臣記其辭為泰誓下篇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厥明是明日大巡是周徧巡視六師是六軍史臣敘說武王既以戊午日師渡孟津至於明日將趨商郊臨敵甚近武王乃大巡六師按行軍壘之間然後曉然發令誓戒衆士以

書經直解卷之六

九

齊一衆志而作其氣焉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西土君子是西方從征的將士顯道是明顯的道理五常是五倫就指顯道言武王誓師先嘆息說道凡從我來的西方衆君子各宜知悉上天有明白顯著的道理賦之于人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這五件道理比類相

屬散見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無

不彰明較著為君者當敬守此道以為法於

天下可也今商王受身為綱常之主乃褻狎

侮慢此五常之道荒棄怠惰全然無所敬畏

上則自絕于天而天棄之下則結怨于民而

民畔之夫君夫之元子民之父母也今悖理

傷道以至天怒民怨如此我安得不奉天順

人以討之乎

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書經直解卷之六

五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

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

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斯是砍斷朝涉是清晨渡水脛是脚骨賢人

指比干痛字解做病字姦回是姦邪的人正

士指箕子婦人指妲己祝字解做斷字武王

數紂之惡說道商王受於冬月見人有清晨

渡水的疑他脚骨何故耐寒乃斫其脚而觀

之惡賢人比干之強諫發怒說道吾聞聖人

之心有七竅。他既是聖人，其心竅必與常人不同。乃剖其心而觀之，大作刑威，任意殺戮，以毒病四海之人，無不橫受其禍者。其所尊崇而信任的，都是姦邪小人，反放逐黜退，那師保重臣，不加尊禮，於先王之典章法度，則屏棄之而不用。忠正之士如箕子者，則拘囚之以為奴。把郊社事天地的大禮都廢了，不行修舉。宗廟事祖宗的祀典都忘了，不行享祀。惟專作奇異的技術，淫侈的巧物，以媚悅

《書經直解卷之六

十一

那所愛幸的婦人，荒淫侈靡，無所不至。夫剖賢人，囚正士，則君臣之義絕。不享宗廟，則父子之恩亡。黜師保，則師友之禮失。悅婦人，則夫婦之道乖。商王之悖亂天道，以自絕于天，如此故上天不順其所為，遂斷絕其命而降是喪亡。則我今日之舉，乃所以行天之罰耳。爾眾士其可不孜孜然勉力奉我一人，以敬行天罰哉。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雉，獨夫受洪惟

作威乃汝世雉。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雉。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后是君，獨夫是孤立無助的人。就指紂說：樹德務滋，除惡務本，這兩句也是古語。肆是發語辭。誕是大殄，是絕殲，是滅。迪字，解做蹈字。殺敵叫做果。致果叫做毅。登是成，乃辟是汝君。武王述商紂結怨于民之事先，引古語以發端說道：我聞古人有言：小民之情向背無

《書經直解卷之六

十二

常。以恩意撫恤我，則愛戴其上，奉之以為君主。若以威勢凌虐我，則疾視其上，怨之如同寇讎。由此言觀之，今孤立無助的人，如商王受者，不知撫民之道，顧大作威虐，以殘害于汝百姓，使汝父子兄弟不能相保，是乃汝世世的仇讎也。寧復可為汝君乎？我又聞古人說道：凡欲樹立人之德，使有成就，務須多方培養，以致其滋長，欲除去人之惡，使無蔓延，務須將那首惡的人處治了，以絕滅其禍本。

今商王受正是衆惡之本。所當先除者也。故我小子倡義興師。大以爾等衆士。吊民伐罪。務絕滅汝之世讎。以除天下之禍本。爾衆士其庶幾齊心奮勇。蹈行殺敵之果。致果之毅。以成就汝君吊伐之功可也。爾若能蹈行果毅而功績衆多。則我不吝高爵厚祿之賞。以酬爾勞。若是不蹈果毅而怠忽。僨事則必有顯戮示衆。以彰爾罪。爾等可不思策勳定難。以免於罪戾乎哉。

書經解卷之六

五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西土指岐周豐鎬之地。周之舊邦也。多方是萬方之地。武王誓師將終。又歎息說。夫觀商王所為。天人共棄之如此。則商家既有必亡之勢矣。且爾衆亦知我周家有必興之理乎。當商之季。惟我文考率興以敬天。修政以仁民。聖德充積于一身。而光輝發越于天下。就如日月大明。照臨下土一般。東西南北地雖

至遠。而其光之所被。舉四方之衆。莫不共仰其休。岐周豐鎬地為至近。故其德為尤顯。而一方之人。莫不親覩其盛。夫其德之所及如此。是以人心戴之。天命歸之。惟我有周。宜其大受多方而有天下也。蓋有大德者。必受大命。而我有文考之德。為之憑藉。則天下之不能舍我周而他適矣。爾衆之輔我。以伐商也。又何疑哉。

書經解卷之六

五

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說我文考之德既足以興周。則我今日伐商之舉。唯憑藉先德而已。故我能勝受。不是我之威武。足以取天下也。乃惟我文考有德。無罪。故為天所佑。而庇及後人耳。若不幸而受能勝我。却不是我文考之有罪。不足以得天下也。乃惟我小子德薄無良。故為天所譴。而辱及前人耳。然我文考之德。克享天心久矣。我今奉先德以伐有罪。又豈有不克之

理哉

牧誓

牧是地名。在商之郊外。即今河南衛輝府城南地方。武王伐紂。兵至牧野。臨戰之時。誓戒將士。史臣錄其語為書。以牧誓名篇。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是二月初四日。昧爽是天將明未明之時。杖字秉字都解做持字。黃鉞是黃金裝飾的大斧。旄是旄節。逖是遠。史臣記說。二月甲子日黎明時候。武王引兵到了商之郊外。牧野地方。將與商兵交戰。乃發誓命以戒勉將士。武王左手持着黃鉞。右手持着白旄。以指麾眾將士。說道。爾等皆西土之人。我以伐暴救民之故。率爾遠行至此。這是武王將誓而先慰勞之辭。

《書經直解卷之六

五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稱爾戈也。爾千。立爾矛。予其誓。

友邦冢君御事也。解見泰誓上篇。司徒司馬

司空是三卿。此時武王尚為諸侯。故未備六卿。亞是大夫。以其為卿之次。故謂之亞。旅是

士。以其人眾。故謂之旅。師氏是官名。掌扈從宿衛之事。千夫長是統領千人的將帥。百夫

長是統領百人的將帥。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是西南夷八國名。是時武王仗大義以伐商

故蠻夷之長。都率兵來會戰也。稱是舉。戈矛

《書經直解卷之六

五

都是鎗類。戈短而矛長。比是並列。予是盾。即今之遮牌。武王將發誓命。先歎息。應呼從征之人。以告之說。我隣國的諸侯。與我本國的治事之臣。司徒。司馬。司空。亞。大夫。眾士。師氏之官。千人之長。百人之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之人。舉執汝之戈。戟。排列汝之千楯。樹立汝之長矛。我將發誓命。以告汝。宜審聽之。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吝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牝雞是母雞晨是報曉索言是蕭索婦指妲己說肆是陳昏是報王父是祖母弟是同母之弟迪是道武王誓師說我聞古人有言雞之為物雖所以司晨然牝雞無晨鳴之理若人家有牝雞晨鳴則陰陽反常妖孽見兆其家

書經直解卷之六

主

必主破敗蕭索可見陰陽有定分內外有定體婦人不可以預外事亦猶牝雞不可司晨也今商王受乃惑於妲己之嬖好惡賞罰皆決於其口惟其言之是用是所謂牝雞而司晨者也因此心志昏迷政事繆亂將郊廟的大祀都廢棄了不知天地祖宗之當報將先王所遺同祖之弟與同母之弟都棄絕疎遠不以道善遇之却於四方多罪逃亡之人乃尊崇而長養親信而任使以是人為大夫卿

士分布要地使之脅權肆毒加暴虐于百姓倚勢犯法為姦宄于商邑其政事之昏亂至於此皆以荒於女色不恤國政之故夫牝雞晨而家索婦言用而國亡此理之必然者矣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書經直解卷之六

主

武王說商王受之肆行無道神人共憤乃天討之所不赦者今我小子發興兵伐商惟以敵行天罰而已非得已而用之也故今日之戰當以節制為尚不以多殺為功其進而迎敵不過於六步七步即便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進焉爾將士勉哉無或乘勝而輕進也其戰而殺敵必不過於四伐五伐多不過於六伐七伐即便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伐之勉哉爾將士無或乘怒而貪

殺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
以後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是威武的模樣。虎貔熊羆是四樣猛獸。
迓是迎擊。奔是走來投降。武王又說兵不勇
則無以尅敵。爾將士庶幾振桓桓之威如虎
如貔如熊如羆以奮擊于商郊之地不可有
所退怯也。然過勇則不免濫殺。惟當於凶殘
者取之。抗拒者誅之。若有能知順逆之理奔
走來降者即當容納。勿一槩迎擊之以勞役
我西土之人。勉哉爾將士其武勇是奮而殺
降是戒可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王誓師將終。又戒勅之說。爾將士若於我
之命而有所不勉。或輕進。或貪殺。或無勇而
殺降。是違號令而失紀律也。則軍有常刑。必
戮及爾身。罔有攸赦矣。可不戒哉。按此篇武
王之所以誓師者。皆本之以仁義而出之以

節制行陣有禮。賞罰有信。夫以至仁伐至不
信而謹戒如此。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也。

武成

這一篇是史臣記武王以武功定天下。以文
治興太平。自伐商以至歸周。始終規模次第。
以總敘武功之成。故取武成二字名篇。舊編
前後失序。今從蔡沉所定。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
于征伐商。

一月是正月。旁是近。魄是月體黑暗處。每月
朔後則明生魄死。故初二日叫做旁死魄。翼
日是明日。史臣敘說。惟一月壬辰月旁死魄。
越明日癸巳。武王於是日之朝步自宗周。舉
兵以徃征伐商紂。其始事如此。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
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
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底商之罪是極。數商紂的罪惡。有道是周家先世祖父有道德者。發是武王名。逋逃是犯罪逃避的人。略是謀畧。俾字解做從字。史臣敘說武王將興問罪之師。乃先舉告神之典。極數商紂的罪惡。告于皇天后土。及所過名山大川之神。其祝詞說道。惟我周家先世有道的曾孫周王發。將欲興師。大正有商之罪。

書經直解卷之六

圭

今商王受。雖居君位。全無君道。天生物類。以資人用。受則暴恣。殄絕全然。不知愛惜百姓。是邦本受。則酷害戕虐。全然不知撫養。身為億兆之主。不知明刑勅罰。以誅鋤姦宄。保安良善。反收留那四方有罪在逃之人。與他做。辜而有司。莫之敢捕。如魚之聚于深淵。獸之聚于林藪一般。豈不亂政壞事哉。夫商罪之當正如此。但撥亂而反之正。必須得人輔佐。方可舉事。今我小子既得仁厚有德的人抱。

濟世安民之略者。故敢敬承上帝之意。而為吊民伐罪之舉。取彼凶殘。遏絕亂謀。惟時內而華夏冠帶之國外。而蠻貊化外之邦。無不相率從順。我周尚力伐商者。雖是人心共憤。不約自同。但兵凶戰危。何敢自恃。惟爾天地山川之神。同以佑民為心。其尚于冥冥之中。輔我戰勝。攻取以救濟兆民。而出諸水火。毋使為商所勝。以為爾神羞辱可也。

書經直解卷之六

圭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流血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陳字與陣字通用。休命是天心佑助的美命。若林是人眾如樹林一般。比是敗走杵是木杵。箕子諫紂不聽。伴狂為奴。身被囚繫。比干強諫剖心而死。商容賢臣為紂所廢。式是在

車上俯身憑軾以致敬也。鹿臺鉅橋是紂藏積錢糧的去處。大賚是普施恩澤。史臣敘說武王率伐商之師於戊午日東渡孟津河。癸亥日列陳于商國之外。頓兵少息。等待上天的美命。甲子日天將明未明之時。商紂率領其軍旅衆多如林。與武王會戰于牧野之地。然是時紂兵雖多而離心離德。無一箇肯向前與周兵對敵的。前面的人馬都倒戈內向。反攻他後面的人。奔走蹂踐。自相屠戮。殺得血流遍野。雖木杵棄在地下的也。漂將起來。蓋紂素無道。積怨于人心。叛之。不戰自敗。所以武王的兵。但披着兵甲一行。而天下遂已大定。無事於再舉之勞。蓋以至仁而伐不仁。其易如此。於是將紂所行的虐政盡行改革。只依着商家先世的舊政而行。釋放了太師箕子之囚。封表少師比干墳墓。經過賢人商容的門閭。則憑軾以致敬。蓋此三人皆商之忠臣。為紂所囚。戮廢棄。故武王皆加禮焉。

以慰人心也。又將鹿臺地方所積的財物都分散之。以賙貧乏。鉅橋倉中所貯的米糧都發將去。以賑饑民。蓋紂之所積皆橫征於百姓者。故武王仍散之於民。以甦窮困也。夫天下苦紂苛虐久矣。及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周乏。這等大施恩澤于天下。所以天下萬姓無一人不心悅誠服。愛戴武王。願其長為生民之主也。

厥四月。我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哉字解。做始字。初三日月始生。明故叫做我。生明。豐是周之舊都。華山。桃林都是地名。服是用。史臣敘說。武王先以一月二日自周伐商。至是四月三日。月始生。明之時。克商而歸。至于豐。鎬舊都。以戡定禍亂。固賴於武。而興致太平。則貴於文。向馬為天下除殘去暴。不得已而用兵。今天下已定。正當修明政教。與

民休息之時。乃偃其威武而修文德。昔日所用的戰馬。都發歸于華山之陽。任載的牛。都牧放于桃林之野。明示天下的人。使知從今以後。與百姓同享太平。不復興兵動衆。再用此物矣。蓋是時商政暴虐。雖望時雨之師。而人心厭亂。終苦干戈之擾。故武王汲汲于偃武修文者如此。可見用兵非聖人意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子受命于周。

每月望後。則月體黑。魄復生。故叫做既生魄。

書經直解卷六

五

庶邦冢君是四方諸侯。百子是卿大夫。史臣敘說。四月望後。月既生魄之時。四方諸侯及在朝的百官。都推戴武王為天子。相率而受命于周。蓋武王至是始伐商。而為天下主也。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駿是速。豆籩是祭器。柴是燔柴祭天。望是望祀山川。史臣敘說。武王既克商而歸。至于宗周。乃擇丁未之日。舉祀典於祖廟。凡天下諸

侯近而邦甸遠而侯衛莫不駿奔走執豆籩。來助祭于廟。毋敢後者。越三日庚戌。又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蓋前者伐商。曾受命於先王。祈助於神祇。至是天下已定。故次第舉行郊廟之祀。用大告武功之成。且以謝答神祐也。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書經直解卷六

五

群后。是衆諸侯。先王是后稷。誕是大。膺是受。方夏。是四方華夏之地。武王既受命而為天子。乃舉其先世積累開創的事。以告諭天下衆諸侯。先嘆息而呼說道。昔我先王后稷。在唐虞時。有教民稼穡的大功。始受封為諸侯。建邦開國于有邰之地。傳至曾孫公劉。又能培養篤厚。以繼前人的功業。自公劉傳到九

世孫太王積德行仁民心歸附始基立興王之迹再傳王季又克自抑畏勤勞王家之業至我文考文王光於四方顯于西土其德愈盛其功愈大用能成就前人的功勳雖位為西伯實已大受上天之命撫安方夏之民當時大國諸侯強梗難制的皆畏懼文王之威力而不敢放肆小國諸侯柔弱不振的皆懷念文王之恩德而賴以存立蓋威德日著而天下日益歸服惜乎九年而崩大統未集故

書經解卷之六

三

今日我小子之舉不過以承順先人之志以

除暴安民耳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成命是黜商之定命肆是遂綏是安士女譬如說男女一般篚是竹器玄黃是色幣附是歸附武王又說天心厭商命我文考除之雖大統未集固已一成而不可易矣故我敬順上天成命遂舉東征之師以安定有商的人

民商民喜周之來都用篚盛着玄色黃色的幣帛相迎以明我周王有吊民伐罪之德夫民心所在即天意所在今商民喜周之來者蓋由上天美意鼓舞震動於民心故民皆歸附於我大周國備物以迎王師自不容已耳然則我今日之有天下實我祖宗締造有素天命攸歸而豈予之功哉

書經解卷之六

美

下治

垂拱是垂衣拱手無為的意思史臣又記武王政治的本末說道武王克商之後偃武修文其經綸天下之迹雖不可悉數略舉其大者言之其列爵以五等公侯伯子男其分地以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建立庶官則惟賢而有德者用之而不肖者不得以倖進其居位任事則惟才而有能者使之而無才者不容以濫及其所最重者是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率之以親義
序別信五典之教與夫力田足食死喪祭祀
之禮蓋綱常倫理風化所關而養生送死人
道之大故王政以此為重也凡出一令必守
之以信而終始不渝凡行一事必裁之以義
而動無過舉有德者則尊顯之而命德之典
不加于匪人有功者則厚賞之而酬勞之具
不容以濫冒夫分封有法則萬邦懷官使有
要則庶政和五教修則百姓親三事舉則民

書經直解卷之六

五

風厚信義立則人心知所勸官賞行則人心
有所勸武王經理天下其宏綱大要備舉而
盡善如此故不必有所作為但垂衣南面端
拱穆清而天下自治矣然此數語不獨武王
所以開有周一代太平之業自古帝王致治
之規舉不外此圖治者宜留意焉

洪範

洪字解做大字範是法昔夏禹治水成功神
龜出於洛水之中脊上有文自一數以至於

九大禹演而為九疇備載着治天下的大法
故謂之洪範及周武王訪道于箕子箕子乃
敷陳其義以告武王史臣記其辭遂以洪範
名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祀是年王是武王訪是問箕是國名子是辭
史臣敘說武王十有三年春既克商而有天
下即位之初他政未遑惟汲汲以求賢問道
為首務那時商家有箇賢人叫做箕子有大
學問深知古聖王治天下的道理武王遂親
屈萬乘之尊就而問之蓋以師道尊之不以
臣禮相待也

書經直解卷之六

四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我不知其彛倫攸敘

陰騭是默定的意思相是輔相協是合居是
道理所當止的去處彛倫是常道武王問道
于箕子先嘆息而稱呼之說道上天之與下
民勢若相懸而冥冥之中凡斯民之受形賦

性類聚羣分者。悉隱然。然有以安定之。然天雖有意於定民。而不能以自為。若是輔相上帝奉天命以行事。使民生日用。悉合於所當居止之理。常定而不亂者。則王者之事也。今我固身任是責者。不知何以能使這常道燦然流布於天下。各得其敘。用以慰上天陰隲之心。而無負君師克相之任乎。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堙是塞。汨是亂。陳是列。畀是與。疇字解做類字。九疇是其類有九。數言定敗。箕子因武王問道。惓惓。遂告之說道。古先聖王治天下。的道理。無過洪範九疇。然這九疇之垂於世。也有箇緣由。我聞在昔。唐堯之時。洪水為患。使鯀治之。鯀乃用其小智。作隄防。以堙塞水道。以致水患不平。汨亂了五行的陳列。不順其性。故上帝震怒。不與他這大法九章。遂無以綱

維世道。常違所以敗而失叙。雖因是得福而

殛死矣。禹乃繼鯀而起。順水之性而治之。以至地平天成。五行順布。由是天鑒其德。於洛水中現出一箇神龜。背上有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其中。禹因次其數。為大法九章。各以類相從。然後經世宰物的條件。燦然畢具。斯常道之所以叙而無違也。自禹以來。相傳治天下的大法。不外於此。九者。蓋天所賜也。今王欲知彝倫之叙。

亦當於此求之。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這一節是九疇之綱。農字解做厚字。協是合。五紀是五件。曆法所以統紀天道的。建是立。極是標準的意思。又是治。稽疑是卜筮以決疑。念是省驗。庶徵是災祥之類。各有徵應。嚮

是使人向慕。威是使人畏懼。箕子說當初夏禹即洛書之數而敘疇從一數起。叫做五行。蓋天生五行。民並用之。有不可以一日缺者。這是第一疇。次二叫做敬。用五事。蓋五事乃修身之要。人君欲敬。修其身。須用此五事。這是第二疇。次三叫做農。用八政。蓋八政乃養民之具。人君欲厚民。生須用此八政。這是第三疇。次四叫做協。用五紀。蓋天道參錯而不齊。人君有五件曆法以為之統紀。而天始不能違。此以人合天者之所必用也。這是第四疇。次五叫做建。用皇極。蓋臣民渙散而難。人君有大中至正之極。以為之標準。而人始知所從。此以身立教者之所必用也。這是第五疇。次六叫做乂。用三德。蓋治道不可偏執。或用剛。或用柔。或剛柔參和。因時制宜。以合乎中。而後天下之事治。這是第六疇。次七叫做明。用稽疑。蓋大事不能無疑。必用卜筮以決其疑。吉凶動靜。參乎神謀。而後能成天下

之務。這是第七疇。次八叫做念。用庶徵。蓋人事有得失。則天道之休咎應之。人君欲省念其所行之得。必用衆祥之徵。以為考驗。欲省念其所行之失。必用衆災之徵。以為考驗。這是第八疇。次九叫做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蓋人事有善惡。則天道之禍福應之。人君欲使天下向慕而為善。必用五福以勸之。欲使天下畏懼而不為惡。必用六極以懲之。這是第九疇。天道莫大於五行。故以五行為首。人道莫大於五事。故五事即次之。修身然後可以治人。故次之以八政。王政必奉乎天。時故次之以五紀。人君中天下而立。上以敬順天道。下以真安民生。兆民萬姓莫不取則焉。故次之以皇極。而居乎九數之中。人君雖以身立教。而亦不得佐之以刑賞。爭奪之權。故次之以三德。事有不能決者。則舉而聽之於天。故次之以稽疑。庶徵則天之所以啓告乎人。五福六極。則天之所以禍福乎人。皆人君之

所當知也。故又次之以庶徵而終以福極焉。此九疇自然之序。帝王治天下之大法。盡具於此。天之所以錫禹者亦神矣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以下是九疇之目。爰字解做於字。五穀初種時叫做稼。收斂時叫做穡。作是為箕子衍

書經五解卷之六

聖

五行之疇。說道洛書之數。首曰五行。五行之目。水為第一。蓋萬物成形莫不由微而至著。故五行次序亦以微著為先後。水乃天一所生。為體最微。故居第一。火乃地二所生。為體漸著。故居第二。天三生木。為形充實。故居第三。地四生金。為體堅固。故居第四。天五生土。體質最太。故居第五。其為序如此。然各一其質。則各一其性。水為性潤澤。而又下行。故曰潤下。火為性炎熱。而又上升。故曰炎上。木之

性則屈曲。而又聳直。故曰曲直。金之性則可

順從而又可改革。故曰從革。土以生物為性

而所生莫盛於五穀。故於是可以種而稼熟

而穡焉。然各一其性。又各一其味。水惟潤下

故浸漬而為鹹。火惟炎上。故焦灼而為苦。木

性曲直。則氣鬱而成酸。金性從革。則氣烈而

成辛。至於稼穡性稟中和。則其氣味獨為甘

美。此皆成于造化之自然而切于民生之日

用者也。人君於此五行者。果能裁成輔相以

書經五解卷之六

聖

盡調燮之功。則五氣順布。六府孔修。而所以左右斯民者。其責無不盡矣。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

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從是順。睿是通微。肅是嚴整。又是條理。哲是

智。謀是度。聖是無所不通。箕子衍五事之疇

說道洛書之數。二曰五事。五事之目。貌為第

一。蓋人稟造化五行而生。其人事發見先後

亦以五行之序為次第。初生時精之所凝有
形有色而為貌。貌屬水。故居第一。既生後氣
之所發有聲有音而為言。言屬火。故居第二。
由是精顯于目則見物而能視。視屬木。故居
第三。由是氣藏于耳則聞聲而能聽。聽屬金。
故居第四。由是精氣聚于心則有知有識而
能思。思屬土。故居第五。其序如此。五體既備
五德自具。貌之德齋莊中正而為恭。言之德
順理成章而為從。視之德無所不見而為明。
聽之德無所不聞而為聰。思之德心通乎微
而為睿。五德既具。五用自彰。容貌惟其恭敬
則臨民之際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截然其
嚴整。言語惟其順理。則出令之時不傷于易
不傷于煩。而秩然其有條。視遠惟明。則不蔽
于所見。凡人情物理無不洞照。而為天下之
大智。聽德惟聰。則不惑于所聞。凡是非可否
都能裁度。而為天下之善謀。思慮惟能通微
則清明洞達。存神應妙。將無所不通。而為天

下之至聖。人君於此五者若能隨事盡理。則
身修道立。而可以為天下法矣。然貌言視聽
思事雖有五。而以思為主。恭從明聰睿德雖
有五。而以敬為主。蓋能思則視聽言動之間
方知所省察。能敬則身心動靜之際乃有所
持循。誠之于思而又主之以敬。聖學始終之
要在是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
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貨是財貨。司空是掌邦土之官。司徒是掌邦
教之官。司寇是理刑之官。賓是接待賓客。師
是師旅。箕子說洛書次三八政之疇。第一件
是食。蓋食者民之所賴以為生。而制田里。教
樹畜以開足食之原者。乃王政之首務也。故
居第一。第二件是貨。蓋貨者民之所資以為
用。而惠工商。通貨賄以利斯民之用者。乃王
政之不可緩也。故居第二。食貨既足。不可不
思報本。故第三件是祭祀之政。修禮物。交神

人所以報本也。祀典既舉，未可不真其居。故第四件是司空之政。造疆場，定廬舍，所以真居也。民之逸居者，不可以無教。故第五件是司徒。使之敷教以化民，教之不率者，不可以無刑。故第六件是司寇。使之掌刑以弼教。內治修美，外治不可不舉也。故第七件曰賓禮之政。而懷諸侯，衆遠人，以通天下之情者，在是矣。文教備矣，武威不可不振也。故第八件曰師旅之政。而征不庭，討有罪，以防天下之

《書經五解卷之六

堯

患者，在是矣。這八政，雖有緩急先後之不同，要之皆切於民，而不可缺一。人君能舉而措之，尚何民生之不厚哉！所以說農用八政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辰是日月交會的去處。曆數是推算天象的定數。箕子說洛書次四五紀之疇，第一件叫做歲。蓋天道運行，本有一寒一暑之序，因而定之為春夏為秋冬，各四時以成一歲，而天

運可紀矣。歲無不統，故居一。第二件叫做月，蓋月行於天，本有生明生魄之候，因而定之為晦朔，為弦望，各三十日，以成一月，而月行可紀矣。月統於歲，故居二。第三件叫做日，蓋日有出沒，則因之以辨晝夜，日有先後，則因之以次甲乙，而日於是乎可紀矣。日統於月，故居三。第四件叫做星辰，蓋因星宿有動止，則別為經星緯星之名，因日月有交會，則分為周天十二辰之次，而星辰於是乎可紀矣。

《書經五解卷之六

五

星辰乃日月之所經行，故居四。第五件叫做曆數，蓋歲月日星辰之在天，其盈縮遲疾，本都有箇定數，則因其自然之數，制為一定之曆，於其常行也，有推步之法，於其變動也，有占驗之法。而天道之始終，於是乎可紀矣。曆數所以總歲月日星辰者，故居五。人君能用此五者，以合乎天，則順時可以立政，而因天可以驗人矣。所以說協用五紀。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是君。極是至極。可以為法的道理。建是立。歛是聚。五福是壽富康寧好德考終。敷是布。錫是與。保是保守。箕子衍皇極之疇。說道。洛書次五中數。如何叫做建用皇極。蓋人君一身乃天下臣民的表率。凡綱常倫理言動事為之間。必須都大中至正。盡善盡美。立箇標準在上。然後天下之人皆仰之為法則。所以說建其有極。夫作善降祥。有德獲福。此天道

書經解卷六

五

之不爽者。人君既盡道以為民極。則天心佑助。百順咸聚。而五福之集于其身者。就似自己歛聚來的一般。所以說歛時五福。然這皇極之理。乃天下人同有的。人君為億兆君師。豈徒自善其身而已哉。又必將這人人本具至極的道理。去化導天下。使天下百姓每都效法。君上修德行善也。都箇箇獲福。則我這五福亦與天下共享之。就似我布散與他的一般。所以說敷錫厥庶民。是君之與民同福。

者如此。由是天下之民。見修德行善的。都得

了為善之利。莫不觀感勸慕。抱君上教他。這至極的道理。亦相與保守。不敢失墜。民安于下。則君身益安于上。順氣流通。海內清和。咸理矣。所以說錫汝保極。是民之與君同福如此。夫人君通天下為一身。必與天下同歸于德。而後其德為全。亦必與天下同受其福。而後其福為備。若君德有一毫虧欠。則無以安享全福。而化成天下。若萬方有一民未化。亦

書經解卷六

五

是福澤未遍。而分量為有歉矣。君天下者。其尚加意建極之義乎。此九疇以皇極為主。而居於中五之數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淫朋是邪黨。公是有爵位的人。比德是私相比附。箕子又說皇極之理。雖通于民。而倡率之機。全係于上。故凡天下的庶民。都循禮于法。各安生理。不交結那淫邪的朋黨。以相聚為非。在朝有爵位的人。也都奉公體國。各修

職業無有私立黨與暗相比附而誣上行私者。是豈無自然而然哉。皆由人君執中守正。以身作極于上。可以為萬民之表率。首官之儀刑。故臣民咸有所感發興起。而心術自端。趨向自正耳。若君身上有一毫道理未盡。到至極的去處。而徒以法制禁令強教天下。又豈能感化得天下臣民盡無淫朋比德之私乎。信乎君之不可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白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有猷是有謀慮。有為是有幹才。有守是操守。廉潔念是眷念。惟字解做陷字。咎是過惡。蒙是不棄的意思。康是安和。福指爵祿說。箕子告武王以造就人才之法。說道君能建於上。固足以感化乎下矣。然人之資質有高下。觀感有淺深。若不委曲而造就之。則無以使之盡歸於皇極。故凡此庶民之中。有識見會謀

書經直解卷之六

卷

書經直解卷之六

卷

事。有才力能幹事。又且操守廉潔義不苟取。這是上等的人才。入可以輔佐朝廷。出可以宣力四方者。汝不但寵以爵祿而任用之。尤當加意眷念。常常記在心上。不可忘也。又有一般人質有所偏。雖未能合乎皇極中正之理。却亦不敢放縱為非。而陷於過惡。這是中等的人才。進之則可與為善業。之則或流於惡。人君也須包含容受。設法教育。不可便拒絕了他。若他能感容受之恩。而加進脩之力。雖未必翕然丕變。純然有得。但觀其色之安舒和悅。而近於有道之容。發於言。則每每自說我能好德。而喜談樂道。之不置。這等便是向上學好的人。汝於此人。便當加之以爵祿。而錫之以福。蓋天下之人。上等者少。中才者多。造就作養。皆得其用。固不必責備而過求之也。夫既有因才之教。而又有彰善之典。將見惟時庶民。皆奮於感恩。樂於從善。斯能悉歸於惟皇之極。而所謂錫汝保極者在是矣。

人君欲造就人才以化成天下可不於此加之意哉

無虐糺獨而畏高明

虐是輕棄的意思。糺獨是孤寒無依的人。高明是勢位尊顯的人。箕子又說。人君之於臣民。固當有造就之法。而其行法。又不可有偏私之心。蓋慶賞之典。施於善良。黜罰之法。加於邪惡。惟當觀其所行之善惡。宜論其勢分之崇卑。但有能好德而趨于皇極的。便是

書經直解卷之六

圭

善人。便當念之受之。而錫之以福。雖是身世孤寒。糺獨的人。亦不可以其微賤而輕棄之也。若有比德而恃于皇極的。便是惡人。便當奪之黜之。而加之以法。雖是勢位烜赫。高明的人。亦不可以其尊顯而畏憚之也。夫糺獨者。人之所易虐也。而勸善之恩及焉。則非糺獨者可知矣。人又何憚而不為善。高明者。人之所易畏也。而懲惡之法加焉。則非高明者可知矣。人又何恃而敢為惡。此王者之道所

以為至大至正。湯湯平平。而能造就臣民也。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人。正人都指在官之人說。羞字。解做進字。昌是盛。穀是善。好是和。辜是罪。箕子又說。國事在于任人。人才最為難得。為君者不可不愛惜而成就之。如在官之。今有優於才能。足以應務的。有長於施為。足以任事的。這等的

書經直解卷之六

圭

人在己。每自負其長。而於俗或致乖迂。在人恒忌其所有。而違之。或俾不通。必須在上者。鼓舞振作他。使之加修其行。而盡展其才。庶幾人樂為用。百務修舉。而邦國有昌盛之休矣。然不但如此。凡有所資。而後勸者。中人之情也。若此。在官有能。有為的人。又必使他俸祿優厚。有所仰給。不以內顧累其心。然後可責其進行。而為善。苟廩祿不繼。俯仰不給。不能使其和好於家。則此人之心。亦將奪於身。

家之謀雖有才能倚賴為國盡力且不免於罪戾矣。況望其能為善乎。此所以不可不富之也。然富乃所以養賢而非可以濫及苟徒。以其在官之故。予其無能無為而不好德者。汝亦驟與之以祿焉。則為汝濫用咎惡之人。而反貽害於邦國矣。此又汝之所當戒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書經直解卷之六

五

這一章是將皇極的道理敷衍為訓辭。使為臣民者都歌咏之以消其邪罔。而歸於中正。其辭都諧音韻。如今之箴頌詩歌一般。無字都是禁止之辭。偏是不中。陂是不平。作奸作惡是好惡不順自然。而有以為之的意思。黨是不公。蕩蕩是廣遠。平平是平易。反是倍常。測是不正。會是會合。歸是歸宿。箕子說王者以大公至正的道理建極於上。以為臣民

法則。又衍為訓辭以告之。說道這皇極的道理。本是人人可以遵行的。但人往往為私意間雜。則其意念便不公平。而履事亦不傳當。便與皇極的道理相背了。凡爾臣民。其存諸心者。無或不中。而至于偏。無或不平。而至于陂。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義。而與時宜之可也。無有意以為好。而縱一己之私喜。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道。而好所當好可也。無有意以為惡。而縱一己之私怒。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路。而惡所當惡可也。其見諸事者。無或偏而不中。黨而不公。以自流于狹小。試觀王者之道。何其蕩蕩。然示人以廣遠也。無或不公。而黨不中。而偏。以自淪于傾邪。試觀王者之道。何其平平。然示人以坦夷也。無或反而倍常。側而失正。以自累于私曲。試觀王者之道。何其正大直率。示人以無私也。夫王義王道。主路本是天下固有的道理。只為私意間隔。遂與這道理相違。而不能會合為一。若是

書經直解卷之六

五

性情不偏。好惡都正。則意念所向與君上所建之極相為融會。就如水之會流一般。將合異為同矣。蕩蕩平平正直也是天下同有的道理。只為私事遷移。遂與這道理相背。而無所歸宿。若是中立無黨。又能守常持正。則日用常行與君上所建之極相為依歸。就如水之歸海一般。皆得其所止矣。爾為臣為民者。只是克去己私。便可以同進王道。由是而保極錫福都在于此。此敷言之訓。所以使人吟咏自得。而引天下同歸于皇極者也。夫王者既以身建極而端化原。又設教以造就其才。又敷言以感動其心。其惓惓于天下臣民者。意何切哉。

《書經直解卷之六

堯

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皇極之敷言是敷衍皇極的道理。以為言詞。即上文無偏無陂一章便是。彛是理之常。訓是教戒帝指天說箕子既陳敷言之訓。乃贊美之說道人君以極至之理敷衍為言以訓

告臣民既戒其偏陂好惡偏黨反側之私。又示以王義王道蕩平正直之體。反覆詠歎不一而足。其理則易知簡能皆切於民生日用。譬如菽粟布帛。一日也少他不得是天下之常理也。其言則公平廣大。有關於人心世道。譬如著龜藥石萬世也。違他不得是天下之大訓也。夫天者理之所從出也。今皇極之敷言既純乎理則亦純乎天矣。然則是訓也乃上帝之訓。但其陰騭下民之意不能自顯於言而王者代天以有言耳。所以說是彛是訓于帝其訓。

《書經直解卷之六

舜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先是道德之光華。曰是庶民的說話。箕子說敷言之訓既合乎天。則自感乎人。凡天下百姓每於這皇極之敷言一竦動于聽聞莫不奉之以為訓。而諷誦不忘。遵之以為行。而率由不悖。由是涵濡既久。感化益深。人欲日以

消融天理日以昭著。天子建極于上，其道德固有光華，而庶民之歸極于下者，亦庶幾乎帝德之光華，而與之彷彿。蓋天子庶民，分有尊卑，而理無上下。既順其理而不違，則亦近其光而不遠耳。夫庶民至此，其所得于君者深矣。將見以其感激之意，形之為稱頌之辭，莫不說生我育我，莫如父母。今天子敷言以訓吾民，要成就我，每都好人，雖是父母教子以義方者，亦不能過。豈不是百姓的父母。

書經直解卷之六 至

君我長我，莫如王者。今天子敷言以訓吾民，要成就我，每都好百姓。其於王者代天理物之道，美復何愧。豈不真是天下的王。夫曰作民父母，所以親之也。曰為天下王，所以尊之也。敷言之感人如此，觀於庶民，而群臣之得于所感者，又可知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克字解做治字。友是順，燮是和，箕子說洛書。

第六疇叫做人，用三德。蓋王者以身建極，雖由一理，以德治世，約有三端。其一是正直之德，蓋中正而無偏邪，直道而無私曲，無思無為，垂拱而治，乃上德也。故居第一。其二是剛克之德，政尚嚴明，教先振作，謂之剛克。君德以剛為主，乃聖人所以宰制羣動而齊一海內者也。故居第二。其三是柔克之德，政尚寬容，教先委曲，謂之柔克。以柔道理天下，亦聖人維世作人，不可廢者也。故居第三。夫三德

書經直解卷之六 至

之目如此。然其用則各因乎宜。若天下太平，治安，人心風俗都好，這叫做平康之世。我則以正直之德治之。雖有政教之施，而無剛柔之用，與天下相安於無為治之上也。但人之習俗氣稟，每有不齊，而我之政教寬嚴，亦異其用。於是有正治之者焉，有反治之者焉。若遇着疆梗不順的人，則利用剛以治之。振之以威，加之，以法使之有所畏，而不為惡。若是和柔委順的人，則可用柔以治之。錫之以福。

施之以恩。優之有所勸而為善。斯二者以剛克剛。以柔克柔。所謂正治者也。又有資稟深沉。潛退過於柔者。則激勵而進之。柔而濟之以剛。使之有所企而思。及有高亢明爽。過於剛者。則裁抑而退之。剛而濟之以柔。使之有所俯而思。就斯二者。以剛克柔。以柔克剛。所謂反治者也。然其為用。雖有剛柔之異。治法雖有正反之殊。要不過矯其偏。去其蔽。以同歸於平康正直而已。譬之天道。秋冬春夏舒

書經直解卷之六

奎

慘異宜。而皆一元之所運。雨露雪霜。生殺異用。而皆化育之攸行。帝王所以代天理物。其道莫要於此。圖治者宜致思焉。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辟是君。玉食。是天子所用珍美之食。人字。指有職位的人說。側。是不正。頗。是不平。忒。字解。做過字。箕子說。人君欲行撫世之大德。當操

御世之大權。若非總攬乾綱于上。以致權柄暗移于下。又何以盡三德之用哉。故爵祿慶賞。所以施德於天下。的叫做福。這福。惟君得以作之。蓋奉天道以命。有德乃天子之事也。刑罰征誅。所以示懲於天下。的叫做威。這威。亦惟君得以作之。蓋承天意以討。有罪亦天子之事也。至于珍貴玉食之奉。雖非人主之所尚。然萬方之所以供一人者。品物為至貴也。亦惟君得以享之。蓋居天位。食天祿。亦天子之事也。若在下為臣子的。於君上威福之施。不過奉行之而已。玉食之養。不過供獻之而已。固無敢有竊君之福。以市私恩。無敢有盜君之威。以報私怨。亦無敢有僭用君之玉食。而越禮犯分。肆無忌憚者。若臣下而敢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壞法亂紀。下陵上替。犬亂之道。自此而生。在大夫有家者。必貽患害于而家。諸侯有國者。必致凶禍于而國。由是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凡在朝有職位的人都

書經直解卷之六

奎

臣不法。則小臣不廉。凡在朝有職位的人都

習以成風固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分。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凡在下的。小民亦相率效尤。僭妄過分而踰越其常矣。夫以下干上其害。遂至於此。然則為君者其可不操大權于已。以表正萬邦乎。大抵治世三德。雖說剛柔並用。然君道還當主剛。故凡威福權柄之下移。皆優柔不斷之為害也。箕子之告武王者為意深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書經》卷之六

李

擇是選擇。卜是灼龜觀兆。筮是揲著起卦。箕子說洛書次七疇。叫做稽疑。蓋以國有大事。人君雖是內斷於心。外詢於眾。然又必聽之於神。而其疑乃決。故或卜龜以觀兆。或揲著以起卦。稽考其吉凶之理。以定吾趨避之宜。皆所以決疑也。故謂之稽疑。然龜著之所以靈者。以其至公無私。故能通鬼神之情。則卜筮者亦必得至公無私之人。而後能達龜著之意。故人君欲卜筮以決疑。必須簡擇那至

公無私心。與天通的人。建而立之。為大卜大筮之官。使他專掌卜筮之事。遇着國家有大疑不決。乃命這人。或用龜以卜。或用著以筮。庶幾以至公之心。傳至公之兆。可以定吉凶。可以成事業耳。苟非其人。豈可以輕命之哉。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這是卜龜觀兆之法。雨是滋潤如雨一般。霽是開明。蒙是暗昧。驛是絡繹相連屬的意思。克是交錯相勝的意思。箕子說卜之法。用火

《書經》卷之六

李

灼龜觀其文理。以斷吉凶。有其狀滋潤而如雨。的其兆屬水。有其狀開明而如霽的其兆屬火。有形迹疑似蒙昧而不明的其兆屬木。有布散聯絡繹而連屬的其兆屬金。有橫斜交錯如相剋之狀的其兆屬土。此五者皆卜兆之體也。要之不外乎五行而已。

曰貞曰悔

這是揲著起卦之法。貞是正。悔是變動的意思。箕子說筮之法。用著草揲之三變而成一

爻三爻而成內卦。又三爻而成外卦。合內外二卦而成一卦。內卦叫做貞。外卦叫做悔。如六爻之中。有遇着老陽老陰。則變而為別卦。所謂之卦也。那初得的本卦。又叫做貞。後變的之卦。又叫做悔。蓋貞者正固不移之意。內卦與本卦皆得之於先。卦之正也。所以皆謂之貞。悔者變動不一之名。外卦與之卦皆成之於後。卦之變也。所以皆謂之悔。此二者皆占卦之體也。要之不外乎陰陽而已。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凡字解做總字。衍是推衍。忒是過差。箕子說卜兆占卦之體合而言之。總有七件。兩齋蒙驛。克之五兆。占用貞悔二卦。國家欲舉大事。恐不能無過差。則假此卜筮以推究之。審吉凶得失之象。決從違趨避之宜。以求免於過差。是卜筮之體雖異。而其用則同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書經直解卷之六

奎

箕子說稽疑之法。既立至公無私之人。以作卜筮之官。及當占卜之時。又必每事使三人共占之。以相參考。如卜則三人同卜。筮則三人同筮。以觀其吉凶之兆。同異何如。倘三人皆以為吉。固斷乎其可行矣。其或一人言凶。而二人言吉。亦宜從其吉而行之。蓋二人同則吉勝於凶。雖有一人之異議。固無妨也。三人皆以為凶。固斷乎其不可行矣。其或一人言吉。而二人言凶。亦宜從其凶而止之。二人

書經直解卷之六

奎

同則凶勝於吉。雖有一人之異見。未可憑也。以人言之。多寡測天命之從違。庶乎舉措合宜。而過差可免矣。此用卜筮之法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

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大疑是國家大事。疑惑難決者。內是在內所行的如祭祀等事。外是在外所行的如征伐等事。靜是守常。作是動作。筮子說稽疑之道。固當取決於卜筮。而其理之是非可否。在吾心亦自有定見。是以國家有重大的事務。當行當止。疑而未決者。必先自己以道理事勢。裁酌其可否。既謀之於心矣。猶以一人之識見有限。又咨訪于卿士。集思廣益。看朝廷上

書經直解卷之六

先

的公議如何。又下問于庶民。廣詢博參。看問問間的衆論如何。然後謀之於卜筮焉。蓋人謀出於有心。不若著龜靈物。至公無私。尤為可信。故既參之於人已。又質之於鬼神。乃命擇立之人。循卜筮之法。灼龜以觀其兆。揲著以玩其占。觀其吉凶。以決吾之從違焉。若是這件大事。汝心料度。以為可行。是汝則從矣。及其卜之于龜。則有吉而無凶。筮之于著。又

有休而無咎。問之在朝。而舉朝卿士皆無間

言。問之在野。而舉國庶民皆無異議。是通幽

明。合上下。無不翕然而大同矣。以此舉事。將何所為。而不宜哉。以言乎近。則多福集于君身。康寧強健。而安享太平之治矣。以言乎遠。則福庇及于子孫。遭逢吉慶。而永保靈長之業矣。大同之應如此。若是謀之於己。汝之心既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卿士庶民逆而未順。然君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卿士之心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君心民情逆而未順。然臣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庶

書經直解卷之六

先

民之心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君心臣意逆而未順。然民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汝心既從。而龜筮一從一逆。至於卿士庶民都逆而未順。雖多順少。本無可取。但筮短龜長。又與尊者之謀相合。惟用之以舉事于內。亦可獲吉。但舉事于外。則凶矣。若是龜筮呈兆。都與人謀相違。縱使君臣上下皆無所逆。然鬼神不順。百事難行。悔吝憂危。必有出

于意料之外者。只宜靜以守常。可保終吉。倘
或有所作為。則必遇凶咎矣。夫謀慮必合于
臣民者。不敢自用。而取諸人。蓋其公也。吉凶
惟決于鬼神者。不敢自信。而信于天。蓋其慎
也。人君用此以斷天下之大疑。以定天下之
大業。舉動豈有不當者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未
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暘是日。燠是和。暖時是時候。五者指雨暘燠。

書經直解卷之六

十一

寒風五件說。備是全備。敘是應時候。蕃廡是
茂盛。極備是過多。極無是絕少。箕子說。洛書
次八之疇。叫做庶徵。蓋以天人之理。相為感
通。但觀天道之休咎。即可以驗人事之得失。
而其所驗者。又非一端。所以叫做庶徵。庶徵
之目何如。自陰陽之氣交。則蒸潤而為雨。自
陰陽之氣散。則開霽而為暘。陰消陽長。則氣
暖而為燠。陽消陰長。則氣冷而為寒。陰陽之
氣相噓相拂。則周旋鼓舞而為風。這兩暘燠

寒風都有恰好的時候。若此五氣之來。皆全
備而無欠缺。不多雨而少暘。不多燠而少寒。

又且各應節序。如該雨時便雨。該暘時便暘。
無一不當其時。是五氣順布而無乖戾矣。將
見和氣流行。品物生殖。雖衆草至微。亦且暢
茂。條達而極其蕃盛矣。况其他乎。若五氣失
調節。候乖錯。或極備而傷於太多。則陰陽之
氣偏勝。而萬物無以育其生。必至於凶災。如
雨多則澇。暘多則旱。是也。或極無而傷於太

書經直解卷之六

十二

少。則陰陽之氣有虧。而萬物無以遂其性。亦
至於凶災。如無燠則慘。無寒則泄。是也。夫歲
功之成否。係於五氣之休咎。如此。人君之於
天道。豈可忽哉。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
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
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
風若。

休徵是休美的徵驗。時是及時。若字。解做順

字。咎徵是咎惡的徵驗。狂是放蕩。恒是常。備是差豫。是猶豫。急是躁急。蒙是愚昧。箕子說天道之或休或咎。非出於偶然而已。皆由人事有以感召之。人事有貌言視聽思之分。天道有兩暘燠寒風之異。故人事修於下。則天必有休美的徵驗。各以類應。如動乎貌者。端莊嚴恪。叫做肅。是貌之德。修矣。貌澤水也。而雨亦屬水。其應則為雨澤。以時而順應之。發乎言者。順理成章。叫做人。是言之德。修矣。言揚火也。而暘亦屬火。其應則為晴霽。以時而順應之。視無不明。而昭然其有智。是視之德。修矣。視散木也。而燠亦為木之氣。其應則為暄燠。以時而順應之。聽無不聰。而淵然其有謀。是聽之德。修矣。聽收金也。而寒亦為金之氣。其應則為寒冷。以時而順應之。思能通微。而德造於睿聖。是思之德。修矣。思通土也。而風亦為土之氣。其應則為風至。以時而順應之。夫五氣節調。則化工順運。此太平休美之

事所以謂之休徵也。人事失於下。則天亦必有咎惡的徵驗。各以類應。如貌不能作肅。而至於狂蕩。是貌之德不修矣。其應則為常雨。蓋淫潦無節。有類於狂也。言不能作人。而至於差謬。是言之德不修矣。其應則為常暘。蓋亢旱為災。有類於僭也。明不足以決可否。或至猶豫而寡斷。是視之德不修矣。其應則為常燠。蓋和柔之氣多有類於豫也。聰不足以審是非。或至躁急而寡謀。是聽之德不修矣。其應則為常寒。蓋栗烈之氣勝有類於急也。睿不足以察幾微。至於蒙昧而眩惑。是思之德不修矣。其應則為常風。蓋陰霾之沴。作有類於蒙也。夫五氣不調。則凶災立至。而有荒歉。嗟厲之變。所以謂之咎徵也。然此休徵咎徵之應。箕子亦從其類而槩分之耳。要之五事修則五氣皆順。五事不修則五氣皆逆。若必曰貌專屬雨。言專屬暘。則亦膠固執泥。而不足以語天人之際矣。此又讀洪範者所當

知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省是省驗卿士是大臣師尹是衆職箕子說人事之得失著于下則天道之災祥見于上感應之理昭然不誣故凡為君為臣有代天理物之責者皆當視其休咎以省察所行的得失但其責任有尊卑之殊故其所省有大小之異王者欲省驗自己的得失當於五氣休咎關係一歲之利害者徵之若通計一歲

書經直解卷之六

圭

之聞風調雨順寒暑適宜則可以驗君德之修或水旱頻仍災異疊見則可以驗君德之失蓋王者至尊無所不統猶歲之統夫月日其任大則所係亦大故王之所省者在於歲也王之下有卿士卿士欲省驗其得失當於五氣休咎關係一月之利害者徵之以月終而考其月要則氣候災祥職業修否彙可見矣蓋卿士各守其職以贊王政猶月之積而成歲故卿士之所省者在於月也卿士之下

有師尹師尹欲省驗其得失當於五氣休咎關係一日之利害者徵之以日終而考其日成則天時順逆人事勤惰槩可見矣蓋師尹各司其事以承卿士如月之中有日故師尹之所省者在於日也由是省之而和氣應則交相勉焉而益善其所終省之而乖氣應則交相傲焉而益修其未備分猷共念上下一心斯人事可以挽回天意雖轉災為祥亦不難矣

書經直解卷之六

圭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無易是五氣各以時至而無所變易各是治道章是顯箕子說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人相與之際有確乎其不爽者故大而一歲之間小而一月一日之內凡雨暘燠寒風之時一一都應候而至無有變易其常度者這是人事克修休徵協應其為效驗豈淺淺哉故以歲功言之則百穀因此成熟而三農樂豐

穰之慶矣。以治功言之。則政治件件修明。法度彰而禮樂著矣。觀之在朝。則賢才效用。凡俊民之隱伏者。皆乘時自奮。章顯在位矣。觀之在野。則室家胥慶。比屋之間。皆安居樂業。同享平治康寧之福矣。夫陰陽調而寒暑時。五穀熟而人民育。朝無廢政。野無遺賢。此和氣致祥之驗。太平極治之時也。然必由君臣上下五事克修。致之豈偶然之故哉。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心用昏不明。俊民

用微。家用不寧。

微是微伏不顯。箕子又說。若小而一日一月之間。大而一歲之內。凡兩暘燠寒風。都非時而至。變易其常期。此人事不修。咎徵之應也。其為害當何如哉。以歲功言之。則百穀都不成熟。而饑饉荐臻矣。以治功言之。則政治昏亂不明。而國事日非矣。觀之在朝。則賢俊隱遁。音處側微。而無用世之志矣。觀之在野。則民苦無聊。室家離散。而皆不得安其生矣。夫

人事不修。而咎徵之應如此。固天道感應之當然。人君若能反身修德。則亦可轉災為祥。而咎徵將變。而休徵矣。天人相與之際。豈其微哉。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箕子說。王者與卿士師君。其得失固徵于歲月日矣。至于庶民。則其象如星。蓋庶民無官守。無責任。亦無所省驗。為休為咎。只係乎在

上的人得失何如。其散處于下。如眾星之附於天一般。所以說庶民惟星。然星宿之中。其氣類相感。也都各有所好。箕星主風。故其性好風。畢星主雨。故其性好雨。亦如庶民之中。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皆欲得其所。其為好亦各有不齊也。夫星之布列於天。雖各有所主。而其成歲功。占氣候。則又在乎日月之所經行。次舍者。而驗之日之行。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

至月之行立冬與冬至經由黑道。立夏與夏至經由赤道。觀其運行而寒暑之推遷者可驗矣。月行到東北而入于箕則從箕星之好而為風到西南而入于畢則從畢星之好而為雨。觀其所從而氣化之流行者可知矣。夫仰觀於天。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森羅布列。莫微於衆星。然至大者每從乎至微者之所好。而至微者有關乎至大者之成功。譬之庶民。其位雖卑。其分雖微。而御士師尹所以布朝廷之命令。以行乎下者。恒於斯。察四方之幽隱以達乎上者。恒於斯。天道人事。一而已矣。故兩曜順度。則三光全而風雨時。百官修職。則萬民安而生養遂。王者如天運于上。安享無為。太平之治矣。庶徵之義大矣哉。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康是身體康健。寧是心志安寧。攸好德是心之所好在德。考字解做成字。考終命是成其

善終之正命。箕子說洛書第九疇。白嚮用五福。是說為善者。夫必報之以福。而所謂福者。凡有五件。第一件是壽。蓋人生必壽命長。各然後能享諸福。故壽居第一。第二件是富。蓋人生必資財充足。然後有以養生。故富即次之。第三件是康寧。蓋人雖有壽。有祿。若身心不得安泰。則亦非福也。惟身體康健而無疾厄。心志安寧而無憂患。乃為真福。故康寧又次之。第四件是攸好德。蓋人雖壽富康寧。若不知好善樂道。亦非福也。惟智識高明。所好在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莫要于此。故攸好德又次之。第五件是考終命。蓋諸福既備。善終尤難。必須順受其正。以盡其天年。而不死於非命。乃為完福。故以考終命終焉。此五者皆天之所以福善也。人君以此自勸。而建極于上。則能歛福于一身。以此勸臣民。而使之歸極于下。則能錫福于天下矣。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

凶是不以善終。短折是不壽。惡是過剛。弱是過柔。箕子又說洛書第九疇又曰咸用六極。是說為惡者夫必報之以禍。而所謂禍者凡有六件。極不好的事。第一件是凶短折。蓋考終而壽人之願也。若是橫遭凶害而不以善終。或中道夭折。而壽命不永。人生之禍莫大于此矣。故居第一。第二件是疾。蓋無病而安亦人之願也。若是疾病纏綿。身不康健。則雖壽命常存。而其情則甚苦矣。故疾即次之。第三件是憂。蓋人必心樂。然後身泰。倘憂愁抑鬱。此心戚戚。不寧則雖身體無病。而其心則無聊矣。故憂又次之。第四件是貧。蓋人必用足。然後無累。倘貧窮空乏。不能自存。則俯仰無資。而其生亦甚窘矣。故貧又次之。第五件是稟性之過剛。而為惡。惡則悍然不顧。而足以取禍。故又次之。第六件是稟性之過柔。而為弱。弱則怯懦。無為。而足以取辱。故又次之。

書經直解卷之六

全

這六件凶短折的與壽考終命相反。疾憂的

與康寧相反。貧的與富相反。惡弱的與攸好

德相反。為善則獲福如彼。為惡則獲禍如此。

可不鑒哉。然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天道之報

應固昭然不爽。若賞善罰惡。執威福之柄。以

勸懲天下。而助上帝之所不及。是又人君法

天而不私者也。圖治者宜思焉。按洪範一書

自古聖帝明王。治天下大經。大法舉不外此。

而其要則在於建用皇極。蓋人君一身乃天

下臣民之所仰法。皇極建而後可以布五行

修五事。舉八政。協五紀。用三德。明稽疑。察庶

徵。作威福。故皇極居於五數之中。而為九疇

之幹。其無偏無陂一篇。又所以懋建皇極之

中。聖學精微之奧也。伏惟

聖明留意

書經直解卷之六

書經直解卷之六

書經直解卷之六

全

書經直解卷之七

旅獒

旅是西夷國名。犬之高大異常者叫做獒。昔周武王時。有西旅國以本地所出獒犬進獻於朝。太保召公以為異物。非所當受。作書進戒。遂以旅獒名篇。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書經直解卷之七

天下威德廣被。九州之外夷。狄蠻貊莫不賓服。道路開通。無復阻隔。有西旅國致貢其土產之獒。以表來享之敬。自常情觀之。一獒之貢。出自遠人。嚮化。聖如武王受之。若無害者。太保召公。則以人君好尚。不可不端。恐因此開進獻之門。貽盛德之累。乃作為旅獒一書。用訓戒于王。極言其不當受的意思。蓋忠臣愛君。豫防其漸如此。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

物惟服食器用

方物是各地方所產之物。召公訓戒武王。先歎息說道。自古明哲之王。欲以保國治民。莫不謹修其德。凡一取一予。一喜一好。皆兢兢然以道理自防。法度自檢。無所不致其謹。由是盛德所感。不但中國的人民傾心奉上。就是那四方夷狄。聞知中國有聖人。也都納款稱臣。相率賓服。無遠無近。莫不各以方土所生之物。輸誠貢獻。毋敢後焉。然其所獻者。惟是可供衣服。可資飲食。可備器用之物。此外並不敢以奇玩異物來進獻者。蓋知明王所重在德。別無玩好。縱獻之。亦却而不受也。

書經直解卷之七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昭是示。替是廢。服是職。展親是益厚其親。召公又說明王在位。四夷效貢。皆其慎德之所致。乃以此明示天下。頒賜與異姓諸侯之國。使知朝廷有道。四夷向化。益堅其傾戴之誠。

不廢其藩屏之職。於方物中有寶玉之貴者。則分賜與同姓諸侯伯叔之國。使之守此重器。永為世寶。益厚其親親之義。因伸其敦睦之情。皆王者公天下之心也。由是天下諸侯受其分賜者。物雖不同。皆不敢輕易視之。知此物乃王者謹德所致。故不敢以物視其物。而皆以德視其物。極其敬重矣。若為君者。不以服食器物為貴。而以珍奇玩好為事。則貢獻既非德感。分賜無所勸勵。適足以彰其不

德耳。可不戒哉。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此以下皆慎德之事。小人是卑賤之人。君公又說人君之德所當謹者。固非一端。而恭敬禮下方。其德之大者。是以德盛的人。其持已待人。必極其莊敬。視賢人君子。皆當尊禮。視匹夫匹婦。皆能勝子。不敢有一毫褻狎侮慢之意。若褻狎侮慢待人。無禮則其為害有不

可勝言者。狎侮君子。則虧敦賢之禮。而為君子者。必將見幾而作望顏色而去之矣。孰有為國家盡心者乎。狎侮小人。則失臨下之體。而為小人者。亦將無所畏懼。而怠玩以事上矣。孰有為國家盡力者乎。夫狎侮之心。一生而其弊。遂至於此。人主不可以為小失而不加謹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役是役使。百度是百事的節度。貞是正。召公

又說人心之應事接物。本都有箇至正的節度。只為聲色之欲。一感於耳目。而心無所主。反為耳目所役使。於是百為之度。始昏亂而失正耳。人君若能澹然無欲。卓然自持。務使耳目皆聽命于心。而此心不為耳目玩好所役使。則本原澄澈。私欲不行。凡百事為自然合於節度。而各得其正矣。德其有不盛乎。此謹德者。又當以玩物為戒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上玩字是玩忽的意思。下玩字是玩好的意思。魯是失。召公又說玩忽乎人而生狎侮之心。不但失君子小人心力而已。且其輕佻慢易。侈然自肆。弃自己的心德也。喪失了。玩人之害如此。玩好乎物而徇耳目之欲。不但使百為失度而已。且其耽迷荒縱。心為形役。并自己的心志也。喪失了。玩物之害如此。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書經直解卷之七

五

之志。人君於己之志。不可以不定也。而定志莫若以道。方志之未發。則以道涵養之。而非道者勿存。諸心。方志之將發。則以道檢察之。而非道者勿萌。諸念。如此。則中有所主。而耳目不能為之遷。玩物之失。庶乎其可免矣。入於耳者。謂之言。人君於人之言。不可以不聽也。而聽言亦必以道導我。以忠正之言。合於道者也。吾虛己而受之。導我以邪僻之言。悖於道者也。吾正色以拒之。如此。則自處以正。

而諂佞不得投其隙。玩人之失。庶乎其可免矣。王欲謹德。可不知所務哉。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書經直解卷之七

六

畜字育字。都解做養字。召公又說。人君所行。惟修德勤政。乃為有益。他如遊觀興作等項。都是無益的事。人君一有所好。則心奪於外。誘力分於他用。而治功遂因之以有墮。是以無益而害有益矣。必須早夜孜孜。只求有利於國計民生者。然後為之。諸凡無益之事。一切停罷。夫然後力有專攻。事無廢弛。而治功可成也。民間之物。惟服食器用。乃為切要。他如珠玉珍寶等項。饑不可以為食。寒不可以為衣。而其價不貲。人主一有所好。則不免多方以求之。重價以購之。而民財遂因之以虛耗。是反貴異物而賤用物矣。必須躬行節儉。惟是切於民生日用者。乃以為貴。諸凡奇異。

之物都不必用他。夫然後上無征求之擾。下無採辦之費。而民財可足也。犬馬雖是有用之物。若來自他方。非其土性所宜的。也不必畜養。至于珍美之禽奇異之獸。不過以供耳目之玩。無益實用的。不必養育于國中。以滋勞費。凡此皆慎德之實也。夫朝廷之舉動。遠人所視。以為向背者。若能清心寡慾。凡遠方之物。一無所寶愛。則好尚既端。聲聞旁達。遠而四夷皆起賓服之心。而無不格矣。賢才之進退。斯民所係。以為休戚者。若能移寶遠物之心。以寶賢臣。信篤而任專。諫行而言聽。則賢才效用膏澤普施。近而中國皆蒙太平之福。而無不安矣。今西旅之縶。所謂非其土性者也。異物之無益者也。吾王所當寶者。惟在為國求賢耳。今釋此弗寶。而以遠物為貴。將不取輕於外夷。而為盛德之累哉。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矜是矜持。八尺叫做仞。簣是盛土的竹器。石公又嘆息說。人君之謹德。其事不止一端。其功不可少間。故一日之間。從蚤至夜。凡存心應事。當常懷儆惕。不可少有懈怠。一或懈怠。則謹德的功夫。便有間斷。不可不戒也。然世人常以為有大德者。不拘小節。故往往在大事上謹慎。細微處却多放過。殊不知大德者。小德之積。若以為細行而忽之。不肯矜持謹守。則一行之虧。百行之玷。因小失大。終必有累於全德矣。譬如為山的一般。積累功夫。已到了九仞之高。所少者一簣之土。却心生懈怠。不肯加益。將九仞的功勞。都虧損了。豈不甚可惜哉。知細行不可不矜。則夙夜何可以不勤乎。吾王當詳審而密察之可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允是信。迪是行。世王是世。世為王。召公又說。吾王誠以明王為當法。以臣言為可采。信能行此謹德之事。則朝廷上清心省事。無額外

征求之擾。百姓都安家樂業。受無窮之福矣。今日創業垂統規模正大。則後代觀法遵守。可以永保天下。而世世為王矣。蓋修省于一身者。雖小而造福于天下者。則甚大。樽節于一時者。雖微而垂裕于後世者。則甚遠也。吾王其圖之。夫一葵之貢。武王尚且未受。召公訓戒惓惓如此。可見古之聖君。不以細行無傷而不謹。古之大臣。不以小過無害而不諫。有天下者。宜鑒之哉。

金縢

金縢是周時藏秘書的匱。用金封緘。其外以示謹密也。昔武王有疾。周公作冊書告神。請禱而卜之。於龜。事畢以其書納之匱中。及遭流言出居東土。適有風雷之變。成王將啓匱。卜龜見先所藏冊書。乃悟感召天變之故。遂迎歸周公。史臣敘其事。以金縢名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王是武王。弗豫是不悅有疾而患苦的意思。

史臣敘說武王既克了商紂甫及二年。適有虐厲之疾。心弗豫悅。此時王業雖成而未安。人心雖服而未固。而武王乃遭此危疾。此周召諸臣所深憂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公是太公望召公奭。誠一和同以聽命於卜。謂之穆卜。史臣記說太公與召公見得武王有疾。乃同辭說道。王之一身。係我周家宗社的安危。今被疾弗豫。為臣子的豈能晏然自安。此或天意所為。惟龜卜可以傳之。我二人其為王致敬共卜。決其安否。以觀天意可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字解做憂字。周公因二公欲為王穆卜。乃託詞以止之。說父母的心。嘗以子孫疾病為憂。今欲為王穆卜。必有事于宗廟。恐我先王因此遂懷憂慮。二公殆未可以此憂惱我先王也。周公蓋欲身自為禱。故却二公之請。如

此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季文王。

功字解做事字。指下請禱說壇是築土壇是除地。植與置字同。秉是執。珪璧皆禮神之器。

史臣記周公既卻二公之下。乃自以為事而請禱於先王。築土為三壇。除地而同為一壇。

又別築一壇於三壇之南向北為位。周公立焉。置璧於壇。執珪於手。乃陳詞以告太王。

書經解卷之七

士

季文王為武王請禱。蓋公以王室懿親。迫切求禱於三王。自信其必能感通。此所以任為已事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其之身。

史是太史。即太祝之官。祝如今祝版之類。凡告神必以祝詞書之於冊。故曰冊祝。元孫某。

指武王。人臣不敢直指君之名。故曰某。邁是過。厲是惡。虐是暴。丕子即元子。以犬君為天。

之元子。故稱丕子。代字解做事字。史臣說武

王有疾。周公既以身請禱。太祝乃讀其冊。祝之辭曰。惟爾太王季文王的元孫某。邁惡

厲暴虐之疾。勢甚危急。然元孫某乃是承宗祀。繼王業為天的元子。若爾三王之靈。當任

保護元子的責任於上帝之前。不當卒令其死。如謂其疾果不可捄。則願以旦代替元孫

之身。不可使之遂。惟於大故也。蓋是時王業初定。使武王即歿。則宗社傾危。人心搖動。固

書經解卷之七

士

事大有可虞。故公之禱。非特以弟為兄。以臣為君。乃為生靈社稷之計。故不覺情詞之迫切。至於如此也。

予仁者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仁是愛。若是順。材是材幹。藝是藝能。周公祝辭又說。我有仁愛之性。能承順祖考。又多材

幹多藝。能可備役使。能服事鬼神。乃元孫之材幹藝能。都不如旦。不堪役使之任。不能服

事鬼神。今必要得一人服事左右。則莫若取此材藝兼備。能事鬼神之且。不必用元孫也。此蓋周公必欲代武王之死。至情篤切。故為是言。非是鬼神於冥冥之中。真箇要人來服事。亦非周公矜已之能。而貶其兄之不能也。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書經直解卷之七

圭

下寶命。是重大的天命。先王指三王之祖者。后稷之屬也。周公祝辭說。元孫雖無材藝。不能服事鬼神。却受命于上帝之庭。作君作師。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培植基本。安定汝三王子孫於下地。使本支百世。藉其餘休。以君師天下四方之民。莫不奉法守令。而祇敬畏服之。是元孫一身。近為當時所依。願遠為子孫所憑藉。若卒有不諱。則天下後世。將何所依乎。又嘆息說。元孫之責任重大也。

如此。我三王決當然佑而保護之。使其永固。王業不至墜失了。上天所降的寶命。則我周先王后稷。以來的宗祀。亦永有所賴。以血食於無窮矣。三王縱無意於爾。元孫寧能無意於先王之宗祀乎。周公請禱之詞。至此益懇切矣。

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辟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

書經直解卷之七

圭

又說。我請身代元孫之死。未知爾三王在天之靈。許我與否。今我就請命於元龜。以觀其兆之吉凶。若得吉兆。是三王許我以保護元孫。有不墜寶命。念及宗祀之心。我其以所置之璧。所乘之珪。歸待爾保安元孫之命。若爾不許我以保護。則天命將墜。宗祀無依。我乃屏蔽其璧。與珪。欲事神不可得已。蓋元孫不存。則周業必墜。宗祀不保。此且必願以身代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籒見書乃并是吉。

三龜是三人齊卜。習是重籒是開藏的管籒。書即占卜之書藏於金滕之匱者。周公祝告既畢。乃命三人同卜。以相參考。而三龜之兆皆重以吉吉。又以管籒開金滕之匱。取其所藏占書觀之。那占書上都說這是吉兆。則保佑元孫之命。三王已默許於冥冥之中矣。此周公孝誠所感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

書經解卷之七

五

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體是卜龜的形象。永終譬如說久後一般。圖是謀。武王安則宗社子孫亦有依歸。正是長遠之計。所以說永終是圖。俟是待。周公既得吉卜。乃自幸說道。我觀龜卜的形體有吉無凶。王之疾必然無害。蓋我新受命於三王。惟以久後子孫為計。而許我以保佑元孫矣。我今只等待三王能念我元孫一人而使之安寧。則吾請代之初願畢矣。周公深致喜慰之。

詞蓋忠誠所發也。

公歸乃納冊於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納是藏。冊是祝詞。瘳是愈。史臣說周公請禱既畢。而還太史乃藏其祝之詞於金滕之匱中。公歸明日。武王之疾果愈。蓋雖三王保護之力。寔是周公請代之誠所感通也。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此以下是史臣記周公輔成王時事管叔名

書經解卷之七

六

鮮是周公兄。羣弟是蔡叔度霍叔處。流言是無根之言。流傳於人者也。不利譬如說要害他一般。孺子指成王。武王既喪成王尚幼。周公乃攝位行事。是時周公之兄管叔方監殷。武庚謀為不軌。乃與羣弟蔡叔霍叔等造為無根之言。流布於國中。說如今周公將謀篡位。不利于孺子。所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蓋主少國疑之時。奸人之所窺伺。託孤寄命之地。大臣之所難居。故雖以周公之聖。猶

不免于流言如此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字解做退避的避字。周公當流言之際。心不自安。乃告太公召公說。我受命先王輔佐。少去本欲安社稷定國家。非為身計也。如今這等流言。則人心驚疑。上下易生嫌隙。我若不自退避。使讒謗得行。則變起蕭牆。禍貽社稷。于大臣之義。有所未盡。他日死後。也無詞以告我先王於地下矣。夫周公顧命元老。王

書經直解卷之七

七

室懿親。乃忽然避而去之。似為一身利害之謀。不為國家安危之計。何也。蓋其忠誠懇至。忘身為國。使身退而流言可息。國家可安。則何所係戀而不為乎。然必告二公以退。則公雖居外國事。有託亦可以不至于亂耳。聖人之舉動。光明處。變從容。于此可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是避居東都。罪人指管蔡。初流言之起。成王雖疑周公。然事無指實。及周公避居東

都。到二年之冬。成王方知流言的。今乃是管蔡其誹謗忠良。謀危社稷之罪狀。至是始發露。而不可掩矣。蓋小人陷害君子。踪跡詭秘。而周公忠誠自信。亦不急急于自明。故雖以成王之賢。猶遲遲而後得其罪。此任賢察奸。所以為難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貽是與。請是詰責的意思。成王既知流言起

書經直解卷之七

八

於管蔡其疑漸釋。此後周公乃作詩四章。以與成王。篇名叫做鴟鴞。其詩託鳥自言。鴟鴞既破其巢。又取其卵。以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蓋深著王業艱難。不忍毀壞的意思。周公此詩意發于忠憤。而詞近于切直。成王亦虛心受之。未敢詰責周公。足以見其悔心之萌矣。

秋大熟。禾稷。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

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孰是豐孰穫是收穫。偃是倒。拔是起。弁是皮。弁啓是開。史臣又敘說是年秋田禾大孰。尚未收穫之時。忽然雷電大作。加以暴風。田禾都吹倒。大樹都拔起來。一國之人震驚恐懼。成王因這天變。乃與大夫諸臣盡服皮弁。以發金滕之匱。欲取冊書祈禱。偶得周公當武王有疾之時。自以請命三王為事。欲以身代死的說話。即當時請命之祝詞。納於金滕之

書經直解卷之七

九

匱中者也。蓋周公精誠上徹於天。而未信於

成王。故天出災異以警動之如此。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

我勿敢言。

二公。即太公召公諸史百執事。是諸卜筮執

事之人。即周公當時所命以卜武王之疾者。

信是信有此事。噫是嘆聲。太公召公及成王

既見了周公欲代武王的祝詞。乃問其事之

始末於諸卜筮執事的人。眾人乃對說當時

周公誠有此事。又嘆息說我之下。適納冊周

公皆曾命我等為之。但當冊祝之日。恐人心搖動。不欲宣洩。故我等不敢以告於人耳。夫觀之天變。證之人言。周公之忠誠。于是乎益顯矣。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書經直解卷之七

十

顯新當作親。逆字解做迎字。成王聞諸史百

執事之言。乃執周公請命之冊書。涕泣以告

諸大夫。說今日感召天變。已知其由。我君臣

不必共卜矣。昔周公在皇考時。不但輔佐經

營。盡心竭力。至于請命代死。為國忘身。其勤

勞王家如此。此時我尚幼冲。不及詳知。致使

公橫遭流言。不安其位。此予小子不明之過

也。今天警動我。以風雷之威。使得見金滕之

書。以知公之精忠至誠。始終為國。是乃天所

以彰顯周公之德也。今日欲消弭天變，豈可使公之身一日不在朝廷之上乎。惟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于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固宜如此矣。至此而周公之心始明，成王之疑始釋，周之社稷所以幾危而復安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成王既因天變感悟，知周公之忠誠，乃親迎于郊外。出郊之日，天即下雨，反風，凡田禾已

書經解卷之七

十一

吹倒的都起而更生。太公召公又命國人凡大木所偃仆的都起而築之，更加培植。于是田禾有收，歲更大熟。一時轉災為祥，其感召之速如此。夫成王未知周公天為動威，及既迎周公，天為助順。上天之喜怒，係一人之進退，捷若影響。若周公者，豈非天之所貽，以顯相文武之業者哉。自古大臣盡忠者，莫如周公。處難處之地者，亦莫如周公。以叔父之親，輔幼冲之主，所攝者天子之位，所行者天

子之事。人情安得不疑，疑故生謗。而三叔之流言起矣。然公疑則避之，以待成王之自悟。迎則來歸，以安周室于幾危。夷險不二其心，進退必行其志，此所以為終始之大忠也。編書者備載始末于金縢，可謂深知周公之心者矣。

大誥

昔武王克紂，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三叔監之。及周公輔成王，三叔流言，周公避位居

書經解卷之七

十一

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討之。大誥天下。史臣因以名篇。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是發語辭，多邦是在外的諸侯。御事是在內的羣臣。弔是恤，割是害。歷是國家相傳的歷數，服是五服之地。迪是導，格是窮究的意。思周公奉辭討武庚之罪，乃傳王命以曉諭

天下說道獻大誥爾多邦諸侯及爾左右御
事之臣。我周不為天所憫。惟乃降凶害于我
家。使武王遂喪而不少待。大思我勿冲之人。
繼守無疆。大歷服。自惟知識寡昧。弗能造明
哲。以導民于安康之地。是人事之顯然者。且
未能盡。况上天眷命。香不可測。其安能窮究
而悉知之。以保此歷服于無窮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育
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

書經解卷之七

五

用

已。是承上語。詞欲已而不能已的意思。敷是
布。賁是飾。前人指武王。閉是抑遏的意思。成
王大誥多邦。既啓其端。而意猶未已也。故又
說予惟小子。以冲昧為君。下無以莫安民。生
上無以凝承天命。夙夜兢兢。常恐不能勝此
艱大之責。就如涉淵水。而莫知其津涯一般。
孜孜馬。惟往求所以守成之道。期如涉淵之
必濟。而後已。凡我國家典章法度。首飾于前

者求以敷布而修明之。武王膺天明命。登
基業垂裕後人者。求以增益而闡大之。故今
日此舉用兵討罪。非好為勞民動衆。亦欲無
忘武王之大功。而思以繼述其永清大定之
列。不至于失墜耳。况武庚不靖。蔑視我王。竟
窺伺我土宇。此其得罪于天。乃天誅所必加
者。予又豈敢閉抑天降威用。不行討伐。而墜
武王之大功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

書經解卷之七

五

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蠶

寧是安寧王。即武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故
當時以此稱之。龜謂之大寶。尊重之也。天明
是天之明命。紹是傳命。蠶是動而無知的模
樣。成王又舉鬼神前知之事。以警衆。說道昔
武王留下大寶龜。與我後人。使傳上天之明
命。以定吉凶。比先問卜之時。即有命說。真日
東方諸侯起而作孽。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
土。使西土之人。疲于奔命。不得安靜。是武庚

未叛西土晏然之時而龜已豫告其兆甚明
今三監倡亂果蠢蠢然而動所謂大艱不靖
者于是乎驗矣然則今日之事天命已定其
可違乎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
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是厚誕是大敘是統緒疵是病鄙是輕忽
的意思成王又說武庚特殷之末裔小小腆
厚之國耳乃不能審己量力大敢經紀其喪

書經直解卷之七

庚

亡之緒欲使絕而復興這雖是上天降威使
之自取亡滅然亦知我國有三叔疵釁民心
不安故乃乘隙生變信為大言說道我將復
興殷業而反輕忽我周邦略無忌憚其不軌
之謀如此其容以不討乎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教寧武圖
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翼日是明目獻是賢人于是往教是撫休是
美成王又說武庚今日蠢動而今之明目我

民即有賢者十人皆能明義理識時勢不憚
征役之勞來輔我以往撫定殷邦繼嗣武王
所圖之功業使永清大定之烈復見于今焉
夫得賢人以舉大事我固知其休美斷斷乎

有萬全之策矣及朕決之于卜則三龜又皆
并吉與人謀相符其必勝又何疑哉夫大艱
不靖卜既有驗于當時大事必休兆又協吉
于今日此武庚之伐我所以決勝而必往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

書經直解卷之七

庚

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肆字解做故字尹氏是庶官之正逋播臣指
武庚及其羣臣說成王又說我之東征既豫
兆於當年又獲吉於今日知卜之斷不可違
故我舉以告我友邦君及尹氏庶士御事說
東征之舉非嘗試而漫為之也予已得吉卜
天命昭示不可違背予惟以爾庶邦之衆往
伐殷逋亡播遷之臣必使兇孽盡除東國底
定然後可以承天意而續武功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侮。王害不違卜。

反是復。王宮指王家說。邦君室指三叔說。予小子是羣臣自謂。考翼是父老敬事者。害不猶言何不。成王又說我既舉吉卜以告爾有衆。爾庶邦君及庶士御事乃不體我不得已。而用兵之意都復于我。說道東征之事艱難重大。乃國家安危所係。豈可輕舉。且今日民

書經直解卷之七

主

之不靜。雖是武庚倡亂。究其根源實以三叔不睦自啓釁端。乃在王之宮。邦君之室。肘腋親近之地。非由他人。惟宜自反以消弭之。豈可遂爾動衆討伐。予小子固無所知。識至于父老敬事者。都是老成練達的人。也衆口一詞。以征伐為不可。夫濟大事者神謀固。所當稽。人謀尤所當協。王何不違卜而聽之於人乎。汝之復于我者如此。其亦忽神謀而違天意矣。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我。子。造。天。後。遺。大。校。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愆。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允是信。造是所為的事。後是使。叩是我。綏是安。愆于恤是勞于憂恤。寧考即武王。成王承上文說道東征之舉艱難重大。何待爾羣臣言之。肆予冲人亦何嘗不長思及此。但事勢有不容已者耳。遂歎息說。信此四國之蠢動

書經直解卷之七

天

害及鯨寡。豈不深可哀哉。夫此鯨寡之受害。天實憫之。凡我所為除亂安民之事。皆是天之役使。不可推諉者。今日之舉。雖曰艱大。其實天以其甚大者。遺于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于我之身。我冲人既代天有為。亦有不暇自恤者矣。且以人臣之義言之。爾庶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宜慰安我。說事雖艱。太王無過勞于憂恤。我等當分猷共念。相與戮力致討。以成乃寧考所圖之功。這纔是為臣的

道理乃皆諉曰不可征。何其不明大義之甚耶。夫人君奉天以安民。若坐視民之害而不圖其安。是違天也。人臣輔君以安民。若坐視君之憂而不代其勞。是負君也。成王此言。蓋以深明君道之重。而所責于羣臣之避事者。亦痛切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書經解卷之七

无

替字解做廢字。相是佑。天明畏言天之明命可畏。丕是大。成王因羣臣有曷不違卜之言。又諭告之說道。爾羣臣勸我違卜而勿征。然卜何可違也。蓋卜以傳天命。今上帝命我討武庚之罪。予小子恭行天討之不暇。其敢輕廢而不遵乎。昔天以眷命休美我武王。興我小邦周。由百里而有天下。當是時。武王惟卜之用。所以能安受天命。有此無疆之大歷服也。今天相佑下民。令其趨吉避凶。况亦惟卜

是用無有舉事而不卜者。夫上而觀于國祚。下而察于人事。無不用卜者。而我今日獨可廢乎。予是又歎息而警動之說。天命甚明。凜乎可畏。我今推原天意。無非欲我肅將威命。定亂安民。用弼成我不丕之基。保曆服于無窮耳。夫天意如此。爾等勸我違卜。是違天也。可乎哉。

書經解卷之七

无

王曰。爾惟舊。今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我天閔恻。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恻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舊人是武王時舊臣。省是記。闕是各閉不通的意思。恻是艱難不易的意思。卒終畢都是完全成就的意思。棐是輔。忱辭是誠信之辭。寧人是與武王共安天下之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故謂其功臣為寧人。成王因羣臣有考翼不可征之言。故又專呼舊人而告之說。

爾等舊人皆嘗遠事武王。必大能遠記前日之事。豈不知武王創造基業。若此之勤勞。我既知武王之勤勞。則必不忍使武功之廢墜矣。當今四國蠢動。法令否塞。而不通事勢艱難。而不易。天之閱必我國家者。正欲我奮發有為。以開大前業。是多難與。我成功之所。在也。予其敢不仰承天命。戡定禍亂。以完全武王所圖之事乎。夫爾友邦君以為不可征者。我皆諄諄然化導勸誘之。非私言也。蓋天

書經解卷之七

圭

雖不言。然輔我以誠信之辭。確乎謂叛逆之當討。考之民獻十夫之言。則昭然可見矣。予其敢不思前寧人所圖之功。而相與成其終乎。且天以四國之亂。勤勞我民。未嘗不矜憫而欲除之。如人有疾。一般必速攻治之。使愈。決不欲養患以自苦也。予其敢違天之心。坐視禍患。使前寧人所受休美之命。不自我而成。就之乎。然則繼述武功。在小子固有不。容已之責。而輔君討亂。在羣臣尤有不可諉之

義爾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以深省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

逝是往。底是定。法是作室的法度。舊是反土。除草。播是種。穫是收穫。成王又說。武庚之伐。豈獨天意當從。以人事論之。亦有不得不然者。若昔我之欲往東征。亦謂其事之艱難而

書經解卷之七

圭

日思之。非輕舉也。特有見于武功之當繼。不可以難而自阻耳。試以作室喻之。為父者既嘗底定。廣狹高下之法度。則堂構可成矣。其子乃憚于興作。不肯為之。堂基。况肯為之。造屋乎。又以治田喻之。為父者既嘗反土而舊。闢除草萊。則播種可施矣。其子乃惰于稼穡。不肯為之。播種。况肯為之。收穫乎。子之不肖如此。則敬事之父老。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夫武王安定天下。立綱陳紀。如

作室之底法治田之既舊實望後人為之繼述。今三監叛亂不能討乎以終武王之功。是堂構且不肯為。况望其肯構肯穫以綿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能不墜其基業矣。故我不敢不及我身之存以討亂安民撫定武王之大命者。正欲盡堂構播穫之責而為弗棄基之子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是人之臣僕成王深責羣臣說道今日

書經直解卷之七

五

之事譬如人家父兄在上乃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皆當捐軀以救護之豈可反勸其攻伐而不救乎。今四國構亂使武王的百姓咸受荼毒。凡為臣下者即當慷慨出力奔走救援乃憚于征伐阻撓大計。是猶不恤父兄之難而坐視其子之受惠也。豈為民養之道哉。成王以此責羣臣意亦切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棗忱爾時罔敢易

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命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是放蕩是明哲是明智之士。十人指武王亂臣十人說。迪知是蹈迪其知易是違越。是禍鄰是近胥是相成。王又歎息說東征之事吾計之已審爾外而邦君內而御事皆當舒放其心勿以艱大而畏阻也。昔紂以昏德亂天下武王伐之永清四海明大命于周邦。是豈武王之自致哉亦由當時明哲之吉為

書經直解卷之七

五

之輔佐耳。明哲之士為誰亦惟亂臣十人。迪知上帝黜殷之命在紂有必亡之機。又迪知天輔我周之誠在武王有必興之勢。因相與戮力克殷興建大業爾時諸臣並無敢有違越武王法制憚于征伐者。此十人所以為明哲而武王所由以爽邦也。矧今武王既喪天降禍于周邦四國首倡大難之人就近相攻于其室事勢危迫如此爾等舊臣正當以十人為法上下協心共成戡亂之功可也。乃皆

以為不可征。欲我違，是亦不知上天討罪之命。不可違越矣。豈不有愧于十人之明哲也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命。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稽夫是去草的農夫。成王又說東征之舉，我亦長長思念說道：昔武王伐殷以安天下，紂雖已誅而殺祀或未遂絕也。今武庚乃倡亂不靖，自取滅亡。是天欲絕其宗祀。如農夫之

書經直解卷之七

奎

去草一般，使無餘種而後已。今子嗣武王之業，承上天之意，豈敢不討叛伐罪，除惡務本，以終朕田畝之功乎。我觀天意，非獨休美于寧王，亦惟休美于前寧人。使昔日輔定王業之功，不至遺佚耳。我既欲續寧王之功，而爾乃不知嗣寧人之休，何哉。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陳惟若

茲

極卜是盡用卜。指疆土是指麾而定疆土。僭

是差。成王詰羣臣既終，又申明已用卜之意。說爾羣臣欲我違卜，勿征我，亦何敢盡欲用

卜。敢不從爾勿征之言乎。然而不可苟從者

何也。蓋我周之疆土，固武王所受于天，而前

寧人之輔佐開創其功居多。今武庚不靖，則

疆土騷動，而前人之功幾墜矣。我惟欲率循

寧人之功，不使廢墜，則當有指定疆土之責。

無令四國得以動搖。此我之東征乃人事不

書經直解卷之七

奎

得不然者，就使卜而不吉，猶將伐之。况卜而

并吉乎。此我所以不憚煩勞，夫以爾為東征

之舉也。爾等無謂天意難知，勝負未必。我則

謂上天禍淫之命，斷乎不差。觀卜之所陳，其

兆顯然已如此矣。夫卜之所陳，即天命之所

在。天命其可違哉。按武庚喪邦之餘孽，三監

王室之懿親，乃敢鼓煽逆謀，同危社稷。周公

奉天討而臨之，其誰敢不從者。然必傳王命

以詰衆，疊疊焉上原天命，卜述人事，若不欲

違衆而獨斷者。且篇中止斥武庚不言三監之惡。是討逆除叛之中。實寓懇惻忠厚之意。故一舉而大難底定。王業永安。豈偶然哉。

微子之命

微是國名。子是爵。成王既誅武庚。封微子於宋。命之以主成湯之祀。史臣錄其誥詞。以微子之命名篇。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成休。永世無窮。

書經五解卷之七

圭

猷是發語辭。元子指微子。以其為帝乙長子。故稱元子。稽是考。崇是尊。象是肖。統承是繼承。統緒禮是典禮物。是文物。昔成王命微子。特呼而告之說。猷。汝殷王帝乙長子。我稽考古制。帝王之後。有能尊崇先德。克肖前賢者。即命之以主其先世之祭祀。繼承其統緒。凡典禮文物。如正朔服色之類。都照舊不改。使之更加修明整飭。以備一王之制。朝祭之時。只作賓於王家。不以臣禮相待。以別一王之

後。與國家共享休美之福。垂之萬世而無窮。此古制如此。今汝為殷王元子。繼世象賢。正其人矣。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是無不敬。聖是無不通。廣是大淵。是深。佑是助。後裔即指微子。成王又告微子。嘆息說。爾祖成湯之德。能齊而無不敬。聖而無不通。廣大而不可量。淵深而不可測。惟有這等盛

書經五解卷之七

圭

德。所以克成大業。上而格天。則皇天眷顧。佑助使之大受夏命。為天下主。下而臨民。則撫之以寬大。而盡除有夏邪虐之政。以言其功。則被于當時。無一處之不及。以言其德。則垂諸後裔。至于今而不泯。夫爾祖成湯之盛德。上膺天眷。下安民生。近濟當時。遠裕後世。如此。則我崇本奉祀之意。有不容已者矣。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白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

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猷是道令聞是美譽。恪慎肅恭都是敬謹的
意思。篤是厚。猷是享。君是治。宋在周之東。故
曰東夏。成王命微子說乃祖成湯之道垂裕
後昆者也。爾能踐履而弗違。修舉而弗墜。在
舊日已有令善之聲譽矣。夫人道莫先於孝。
爾能恪畏謹慎以盡孝的道理。承祭臨下莫
貴於肅恭。爾能嚴肅恭敬以盡事神治人的
道理。爾有此實德。我乃嘉美之說。爾能篤厚
前人所行。而不忘其舊。真可謂能象賢者以
之奉祀上帝。默鑒其德。必以時歆享於上。以
之治民。百姓咸仰其德。必致敬協和於下。故
我仰稽古制。立爾為上公。使治此東夏之民。
以承先王而賓王家。正以爾之賢。能勝其任
也。尔其勉之。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
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書經五解卷之七

堯

服命是上公的章服命數。藩是保衛。弘是大

律是範。毗是輔。式是法。敷是厭。成王戒勉微
子說。爾為上公而尹東夏。其職任亦重矣。可
不敬哉。必須往敷爾之教訓。使民彝物則。無
不修舉。謹爾之名分。凡章服命數。毋至僭踰。
又必率循乎典常。舊章成憲。不敢輕變。凡此
皆爾之所當敬也。能如是。則可以蕃衛王室。
使我周賴以治安。恢弘爾祖的功德。使先業
不至失墜。儀刑爾宋國之民。不違乎法度。永
安爾上公之位。常保其爵祿。又能宣揚教化。
輔佐我一人之治功。垂統後昆。使爾子孫世
世承享其德澤。將見萬邦諸侯。都來觀感與
起。以爾為法則。而我周待爾之心。有恩禮而
無厭斁矣。爾可不欽承之哉。蓋深致戒勉。期
望之意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休是美替。是廢。成王又嘆息說。敷訓教以正
人。慎服命以正己。率典常以守法。此皆侯職

書經五解卷之七

甲

所當為而我所命於汝者今汝往東夏必休
美爾一國之政以自盡乎侯職之所當為慎
無廢了我所命汝的言語而不加之意也篇
終又致丁寧其所望于微子者亦切至矣夫
成王告微子專述成湯之德而無一言及武
庚之罪不特誥命賢者之體而亦聖人大公
之心也

書經直解卷之七

書經直解卷之八

康誥

武王封其同母弟康叔為衛侯作誥以曉諭
之史臣記其辭遂以康誥名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是武王孟是長封是康叔名武王將告康
叔以治國之道遂歷呼之以起其聽先稱為
孟侯以其為諸侯之長尊之也又稱朕其弟
以其有同氣之愛親之也既又呼為小子封

書經直解卷之八

以其年齒尚幼諳練未深當求保國治民之
道所以做之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丕字解做大字武王舉文王造周之本以告
康叔說道為治之要不過導之以德齊之以
刑而已當商紂之時主德昏亂刑罰不中惟
我大顯考文王洞見治原留心政典為能自
明其德使心源澄澈洞達無私可以為感化
人心之本又能慎用刑罰使輕重出入務當

其情足以為防範人情之具。由是仰其德而民皆知懷畏其罰而民莫敢犯。仁義兼濟恩威並行。文王造成周家的基業。只此兩端。此實治道之大經。而凡有天下國家者。所當深念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

書經直解卷之六

二

上

鰥寡都是窮民。庸是用。祇是敬。威是刑。區夏是一區之夏。怙是倚恃。冒是仰戴。殪是滅。寡兄是武王自稱為寡德之兄。東土指衛地說。武王歷舉文王明德慎罰之事。以訓康叔說。道昔我文考文王。視民如傷。於人固無不愛。而於鰥寡無告的人。尤加憐恤。不敢輕侮。人之有才可用者。則量才擢用之。是用所當用。而非過舉也。人之有德可敬者。則尊崇優禮。

之。是敬所當敬。而非私恩也。人之犯罪該刑者。則加之。以刑罰。是刑所當刑。而非罔民也。几命德討罪。以天地至公之心行之。而一毫喜怒之私無與焉。由是盛德流布。顯然著聞於民。而民心歸之。用能創造我一區之夏。而撫有岐周豐鎬之地。及我一二隣國。皆慕德畏威。漸以修治。我西土之人。莫不怙恃如父。仰戴如天。其感恩懷德。淪肌浹髓。又不特聞風向化而已。文王之得民如此。由是明德昭升。聞于上帝。上帝嘉美其所為。乃大命文王。殪滅了大殷。大受天命。而有天下。於是升萬邦萬民。皆歸於德化之中。莫不各得其理。各就其敘。是我周之王業。蓋已成於文王之時矣。及汝寡德之兄。繼之又勉力不怠。紹先德。以成先業。故汝小子封。得以席其餘蔭。享有封爵。為諸侯於東土耳。汝可不念創業之艱難。思得國之所自。而于明德慎罰。是務哉。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適。乃文考紹。

書經直解卷之六

三

聞衣德言。往數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以下是明德之事。祇是敬。適是述。紹是繼。衣是服行的意思。考成人是老成的人。訓是訓民。天是此心天理。武王又嘆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我告汝以文王明德之事。汝當思念而不忘哉。昔我文考明德以化民。不但施諸政事後所當述。亦嘗發為言辭汝所熟聞。

書經直解卷之八

四

矣。今汝治民。將在敬述乃文考之緒。尚思繼紹前聞。而服行其德言。尊所聞行所知。毋徒託之口耳之末焉可也。又汝所封之地。乃殷之舊都。在昔有殷。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遺風善政。猶有存者。汝今往治其民。又當廣求殷先哲王經世之迹。用為保治斯民之準。然有一代聖明之君。必有著碩以為之佐。若商家伊傅諸臣。其德業聞望。至今炳然傳誦者。汝當大而遠思之。念老成之人。

謀國深遠。凡處心積慮。咸取法焉。斯知所以訓民也。然不但求之近代。我思古先哲王若堯舜禹。以道相傳。明德遠矣。其大經大法。垂憲萬世者。可考也。又當別求所聞而率由之。用為康保斯民之範。而上追乎古道之隆焉。則學貫古今。心源恢廓。凡帝德王功之盛。聖君賢相之猷。無不統會于性天之中。而充然其有餘用矣。由是積諸中者。既弘則出乎身者。自裕。泛應曲當。無所處而不宜。出政臨民。

書經直解卷之八

五

隨所發而中理。職業修舉。不廢王命之重。而可以長保其國家矣。汝康叔其尚勉之哉。王曰。嗚呼。小子封。惇彜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惇是痛。彜是病。棗是輔助。忱字解做信字。惠是順懋。是勉。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為人上者。當以萬民為一體。看見百姓每。

有不得其所的就如疾痛之在汝身一般。不可不敬以保之也。天命之去留無常。雖甚可畏。然天之視聽在民。誠心保民者。天必佑助之。而錫之以福。民情之好惡。雖大可見。然小人之心。撫之即相愛。戴虐之便為寇。雙齒難保其長順而不我叛也。汝今往之國。必盡汝一念愛民之心。恤其饑寒。救其疾苦。慎無安然自肆于民上。而好為逸樂之事。如此乃能治其民。而小人之難保者。庶乎其可保耳。我

書經直解卷之八

六

聞古人有言。上之致怨於民。不在於事之大。亦不在於事之小。惟看於道理順與不順。何如。於政事勉與不勉。何如。一有不順不勉。則人情既拂。怨讟必興。豈在事之大小哉。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繫焉。固未有民怨其上。而天命可以長保者也。然則治民者。其可以不盡其心。而自安逸豫哉。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啟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已是語將盡而意未盡之辭。服是事。私字解做廣字。應是和。宅是安。武王告康叔先致其惓惓無已之意。說道奉天以惠民者。君之責。代君以弘化者。臣之分。故汝今日的職事。惟在推廣君上德意。承流宣化。調和保安。那舊殷的百姓。消融其強梗。弗順之習。使之相安于禮樂教化之中。斯委任不孤。而職業無負也。然予所望于汝者。尤不止此。今天眷我周。固有定命。然去留無常。亦視殷民之向背。何

書經直解卷之八

七

如耳。汝又必贊襄于下。培植邦本。使民心悅。而天意得用上。助其君以永保天命可也。民之歸周。商俗固已少變。然舊染汙習。未必其盡能改革也。汝又必宣力於外。鼓舞作興。使殷庶革心而向化。用下助其君以化民成俗。可也。汝小子封其勉之哉。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

殺

此以下是慎罰之事。青是過誤。終是故犯。不與是不法。式是用災是不幸。適是偶辜。辜是罪。特字解做是字。殺是刑戮。古時以五刑治罪。凡犯於刑憲者。皆謂之殺。非必大辟。乃為殺也。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刑罰雖為治者所不廢。然其輕重。取舍。民命所關。必須敬慎。以明審其罰。不可率意任情。以致有寬縱枉濫之失也。敬明之道。在原其情之輕

書經直解卷之六

八

重。以定其罪之出入。人有所犯。其罪雖小。然其情非由過誤。乃是明知故犯。自作不法。用意要幹這樣的事。這等的人。却不可不加之以刑戮。蓋情出於故。則是不知法之可畏。而敢於違犯。若容恕了他。則奸人幸免。而犯法者愈衆。故雖小罪。亦不可縱也。人有所犯。其罪雖大。然其情非由故犯。乃是無心過誤。出於不幸之災。偶然陷於罪戾。且既自家稱道。其事輸情。服罪無所隱匿。這等的人。却不可

加之以刑戮。蓋事出於誤。則其情既為可矜。而又能吐實自首。又非飾非匿罪。以幸苟免者。若遂加之以刑。則無辜濫及。而阻人自新之路。故雖大罪。亦有可原也。所謂敬明。乃罰者如此。汝封其念之哉。按武王此言。正與虞書有過無太刑。故無小之言相合。蓋聖人用法之權衡也。

書經直解卷之六

九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有叙是刑罰。有一定的次序。明是明其罰。服是服其民。勅是戒勅。棄咎是去惡的意思。武王又嘆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懸法以示民。其情罪輕重。本都有當然之序。汝於是當詳審精察。于聽斷之間。大明其輕重。取舍之等。則下情洞燭。法紀昭然。有以畏服乎民志。斯民莫不互相戒勅。而勉于和順。自不敢乖戾。以犯有司之法矣。然用法之道。不以明刑服衆為貴。而使民遷善遠罪為難。故見民之不

善母徒設禁網以懲治之而已。須存哀矜之心。視百姓之罹於罪戾。就如自己身上之疾病一般。多方以救療之。惟恐其過之不速改也。如是則民知上之殺之者。乃所以生之也。孰不洗心滌慮。盡棄其平日的咎惡。而速改以自新乎。見民之有善。不徒獎勸錄用之而已。須加意保護。如慈母之愛赤子一般。惟恐其善之不日長也。如是則民知上之教之者。乃所以成之也。又孰不交相勸勉。各安生理。而同歸于順治之域乎。生殺異施。而莫非一體之念。慊舒異用。而莫非曲成之仁。武王告康叔以謹罰者。其義精矣。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又曰二字。當是衍文。劓是割鼻。則是截耳。皆古時所謂肉刑也。武王又說三尺之法。王者與天下共之。人臣為天子守法。雖可代承其事。而不可擅行其私。一或徇已行私。則法失其

書經直解卷之六

十

平而非天討有罪之公矣。今夫罪之大者。有當刑。有當殺。雖由汝封所定。然不過奉朝廷之法以從事耳。非汝封可得而擅刑之殺之也。須念民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務秉至公以臨之。無或作威而濫。及無辜也。罪之小者。或當劓而割人之鼻。或當刖而截人之耳。雖由汝封剖決。然不過據情法所宜而施行耳。非汝封可得而擅劓之刖之也。須念肌體傷殘。斷者不可復續。亦必至公以聽之。無或恣忿而殘民以逞也。如此則奉法而行。我無所與。雖殺人而不以為怨。刑人而不以為殘矣。汝康叔可不慎哉。

書經直解卷之六

十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殺罰有倫。外事是有司之事。臬是法。倫是敘。武王又說制先定。則下可守。法相因。則民易從。汝今往治衛。凡外面有司訟獄的事。豈能一一親理。但須審定法令。陳列而頒布之。使人有所遵守可也。然這所陳的法令。亦不必別出已意。

創立條款。惟取那殷罰所遺有倫敘可行者。命有司講求師範而用之於訊鞠之間。凡輕重取舍不出其已往之成規。蓋用殷法以治殷民。則法有所準而民心亦無所眩矣。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殺要囚。

要囚是犯重罪緊要的囚犯。旬是十日。時是三月。殺字解做斷字。武王又說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倘審慮未詳。遽爾斷決。及其枉而悔之晚矣。今後凡遇着緊要的囚

書經直解卷之八

十一

犯就是罪狀明白。還要詳細與他服膺想念。近則五日六日之間。遠則十日或三月之久。必其情真罪當。果無虧枉。然後大奮威斷。加以重刑。蓋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皆無憾矣。斷獄者盡心如此。豈復有冤民乎。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殺殷彛。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白時敘。惟曰未有遜事。殷彛是殷之常法。以是遷就的意思。遜字解作順字。武王又告康叔說。汝於外事固率由

殷家之舊。數陳其法與事。而有罪者斷之以常法矣。然一於循舊。將至于拘泥而不通。故其刑其殺。又必察其宜于時者而用之。求以不失先王之意可也。然過于隨時。將至于任情而自用。故其刑其殺。又當虛心審鞠。勿以公法遷就汝喜怒之私情可也。既不泥古。又不徇己。則庶幾刑殺盡順于義。而有倫敘矣。然使以得情為喜。則急情之心一起。乖錯之患必生。汝又當常念說刑獄重事。今之刑殺

書經直解卷之八

十一

豈能盡順于義而無憾乎。哀矜之念。每寓於審斷之中。庶幾刑罰得中。而天下無冤民也。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封汝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武王告康叔復致其惓惓無已之意。說道。用刑者不在徒事慘刻。而貴於心存善良。汝惟小子。年雖甚少。而心地慈祥。豈弟與眾不同。我遍觀諸臣。未有若汝封這等存心者。是汝之心。惟我知之耳。若我這一點不忍之心。好

一生之德亦惟汝知之與我相契真可謂同心
同德者矣汝宜常體此心以臨民毋負初意
可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
罔弗慙

越是顛越暨是強狠慙是憎惡武王又說法
以懲惡而惡莫甚於強梁彼因人誘陷而得
罪猶可原也若其身自作孽甘冒法網而無
所顧忌或劫人而為寇或奪人而為攘或在

書經解卷之八

尚

外為奸或在內為宄殺傷平人以取財貨似
這等強狠不怕死的人誰人不憎惡之若用
罰而加是人則刑當其罪而無有不稱快者
矣蓋為惡之人人所共惡因人之所惡而除
之則雖殺之而人不以為刻獨舉此事以例
其餘也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于弟祇服厥
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
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

哀夫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

元惡是大惡矧字解做况字字是愛天顯是
天所定顯明的倫敘鞠是養弔字解做至字
政人是為政治民的人民彝是民之常道武
王又呼康叔而告之說寇攘奸宄的人奪財
貨而致人于死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然於
大倫尚未有關也况惟那不孝不友之人為

書經解卷之八

五

子的不能敬事其父大傷父心以致為父的
亦不能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矣
為弟的不念長幼顯然的倫敘不能敬事其
兄以致為兄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夫不
友于弟是兄弟相賊矣這等的人敗壞人倫
滅絕天理至于如此比之寇盜竊究其惡尤
甚使在上為政的視為通常不于此等的人
加之罪則人無所懲風俗由此壞事亂由
此起天與我民的常道必大泯滅而紊亂矣

汝其速用文王所作的法刑此不孝不友之人不可縱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令惟厥正令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愆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憂是法瘵是病已是不可已的意思武王又說下民以率教為善人臣以守法為忠彼民之不孝不友而不率教化者固可大置之于法矣况為臣的若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

書經解卷之八

未

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皆身任教民之責又與百姓不同乃不能遵奉朝廷的教令以化導百姓却任着自己的私意又別布一樣條教以取悅時俗邀求眾譽視君上委任之意漠然不加省念把官守之法都廢而不用。只知違道干譽以病君上。動搖國是惑亂人心。是乃長惡於下無所忌憚這樣的人我最惡他有臣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用文王所作合義之刑殺之無赦為人臣誣

上行私者之戒可也按武王此言切中人臣懷奸事主賣法長姦者之病。明主宜深玩之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故是棄武王又說百官者萬民之表率君長者又百官之儀刑若為君為長者能以孝友齊其家忠義訓其臣則倡率有本雖不事威虐而下自化矣倘為君長者不能齊其一家之人使與仁興讓以為國人之範及無以訓

書經解卷之八

士

其小臣外正之臣使奉公體國以清紀法之守乃依勢作威倚法為虐只恃嚴刑峻罰以為整齊臣民之具大廢棄天子委重之命欲以非德而用治焉是汝且不能奉上命矣又何以責其臣之瘵厥君而望其民之從化也哉汝有君長之責者宜常自思省加意本原之地焉可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思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于一人以憚

罔字解做無字。與是常法。由字解做用字。裕是和。惟是思。懌是悅。武王告康叔說。正身修德。固端本之道。至於行政裕民。又當謹守常法而後可。若不能敬守國家之常法。由是而求以裕民。是自壞法守而民將無所措手足矣。汝却不可如此。惟當仰法我文考文王以敬忌存心。兢兢守法。由是而求以裕民。常自思念說道。我今為君長治民。只要趕得上文王纜好。如此庶幾能盡裕民之道。而我一人望汝的意思亦可懌悅矣。

書經直解卷之六

六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爽是明迪是導。求是等。適是從。武王告康叔以德行罰。遂呼之說道。法者齊民之具。德者安民之本。故治之以刑罰。則有畏法之民。導之以德教。則有從化之民。顧視為政者所尚何如耳。我明思夫民其無知而犯法者。或未

書經直解卷之六

九

有以導之耳。惟當廣布德意。委曲開導。使之孝順和睦。相安于吉祥安康之地。自可無事于刑罰之加矣。在昔有殷先世明哲之王。莫不用此道化民。其德澤之在人心。有至今未泯者。我今惟取法殷先哲王導民之德。用以安治其民。而期與之相為等匹焉。是我今日之責也。況此殷邦之民。雖淪習染之汚。而其良心善性。猶有存者。故教之以事親。便知興孝。教之以事長。便知興弟。豈有導之而不從者乎。若只知峻法懲姦。而不以教化為先務。將見法令滋章。刑日煩而犯者益眾。其何以為政于國乎。蓋法禁于已然之後。而德施于未然之先。故武王於康叔特憺憺焉。而凡出政臨民者。知所先後。緩急焉可也。

王曰。封予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武王又呼康叔說道。監古可以知今。化民莫先于德。若只知峻罰以齊民之俗。而不思尚德以革民之心。此末世之政。非先王崇本之

治也。在昔殷先哲王以德化民而導之於康
乂。既有明效大驗矣。我今日代商而有天下。
誠不可不監視其所為而法之以化民也。然
以汝同有應保殷民之責而且素知朕心朕
德者。故於汝往治殷邦不徒命之以謹罰而
已。乃告汝以用德之說預端其化源。然後于
罰之行用以濟乎德化之不及。上下一心共
知所監耳。汝宜體我法古之意務以尚德緩
刑為事焉可也。

書盤庚卷之八

于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
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太亦無在多。矧曰
其尚顯聞于天。

不靜是不安靜。戾字解做止字。迪是道。武王
又說上天以安民為心。人君受天命以君臨
天下。必能安定其民。乃無負于代天理民之
責。而可以免于罪罰。今惟此殷民甚不安靜
未能止其心之狠疾。雖委曲開導已經屢次。
柰何舊習難變。未能上同乎先王之治。是我

上負天心之託而下媿君師之任。明思天其
罰殛于我。我何敢懷怨乎。蓋萬方有罪在予
一人。惟厥小民無知而陷於罪過。不在于極
太亦不在幾多。即至微甚少也是上人失教
之責。况今元惡大憝不孝不友之俗顯然著
聞。上通于天。則罰殛之加。又何以自解乎。此
我所以汲汲然欲監前代以德行罰之政。期
汝同心合德。保民以承天意也。

書盤庚卷之八

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救時
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
民寧。不汝瑕殄。

救是斷。則是法。顧是省。瑕是瑕疵。殄是棄絕。
武王又嘆息呼康叔說天下之事以敬而成。
以怠而敗。汝今日其敬之哉。夫為治當順民
情。慎毋作可怨之事。謀必求其盡善。法惟貴
于守常。更勿用不善之謀。非常之法。惟以古
人之敏于修德者可法也。則斷以誠心而大
法之。不始勤而終怠。不自安于小成。用此以

安定汝之心不為邪說搖亂。用此以省念汝之德不至公私間斷。用此以弘遠汝之猷不徇目前之利而忘後日之患。但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我之所以戒汝以敬事者如此。誠能勉而行之。則爾德既純。我必不以汝為有瑕疵而棄絕之。即可以長保其國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書經解卷之八

五

武王又嘆息呼康叔說。今汝小子封。享侯國之奉。而治一方之民。天命固所當保。君命尤所當遵。代君以安民。是即奉天以保國也。蓋上天之命。予奪無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至可畏也。汝其念之。我務思盡道以保天命。毋以不善致敗。令爵土之封。自我殄絕。而不能享也。况汝所服。受于君的誥命。若明德。若慎罰。諄諄命之。不一而足。汝亦聽之。審矣。宜精白一心。以明汝所服之命。尊其所聞。奉以

周旋。用以安治百姓。則君命無違。而天命永保矣。蓋天意君心。不過欲求百姓之安而已。汝小子其終念之乎。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替是廢典。是常法。武王於篇終。又呼康叔而叮嚀之。說明德慎罰之事。我既諄諄以告汝矣。汝往之國。不可廢了所當敬守的常法。聽受我所命的言語。而服行之。德務其崇。法務

書經解卷之八

五

其守用以安治殷民。則民安而天命亦安。方能以殷民世享其國矣。按武王告戒康叔之言。叮嚀反覆。極其詳盡。而大要不出乎明德慎罰之一語。蓋德為出治之本。刑為輔治之具。徒知明刑而不務脩德。則標準不立。無以為化導之機。徒務脩德而不知明刑。則科條不嚴。無以昭勸懲之實。自古聖帝明王。所以能使天下遷善遠罪。而於變時雍者。莫不由此。此外是皆迂談也。法古圖治者。宜留意焉。

酒誥

武王既封康叔於衛。以衛地素深商紂之惡。臣民皆酌酒敗德。至於亡國。故作書以戒之。欲其禁飲以變俗。史臣記其辭。遂以酒誥名篇。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恣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王是武王。妹地名。即商之故都衛地也。穆是

書經解卷之八

五

敬考。是父肇是始。豎是戒。越。是及。元祀是大祭祀。武王告康叔說。妹邦被商人淫酒敗德之汚。其風尚熾。今這土地人民。皆屬汝管領。汝往之國。必以我訓告臣民的大命。宣揚於眾。使都聽我教訓。昔者乃穆穆敬德的皇考文王。始立國在西土之日。此時受命為方伯。眾邦皆在統理。亦嘗憂其酒酒而懲戒之。眾邦中有官之長為庶士。及官之副為少正。與凡治事之臣。無不朝夕戒勅他說。惟祭祀則

可用此酒。蓋天始令民作酒。只為郊社宗廟的大祭祀。藉此以行灌獻之禮而已。非以縱民酣飲為樂也。夫西土庶邦。在我文王照臨之下。其風俗人心。豈商邑可比。而文王猶諄諄戒之如此。蓋誠知崇飲之為害故也。况妹邦舊深汚俗者。汝可不明我大命以誥戒之乎。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書經解卷之八

五

威是威罰。辜是罪。文王又告戒臣民說。酒之為物。用之而善。則為祭祀所賴。用之而不善。則為禍亂所階。我觀上天降威罰於小之喪身。大之喪邦。大抵皆由於酒。今夫修德勵行。是庶民所以保身的道理。若或心志荒亂。而虧喪德。行則天必厭之。而覆敗其身家。然考其喪德之故。無非因沉湎於酒。所以做出許多不好的事來。以至於喪身而不悟。是彼之好酒之時。即天心厭棄之日矣。為民者可

不戒哉。奉法修職是諸侯所以保邦的道理。若小國大國的諸侯縱欲敗度而不修政事。則天必惡之而喪亡其國家。然考其喪邦之由也。無非因沉湎於酒。所以造出各樣的罪過。以至於敗亡而後已。是彼之崇飲之時。即天意降殃之日矣。為君者可不戒哉。下而百姓。上而邦君。釁端禍本。莫不因縱酒所致。則酒之為禍亦烈矣哉。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

祀。德將無醉。

書經直解卷之八

五

小子年以之稱。有正是有官守的。有事是有職業的。彝字解作常字。將是將持。武王說。我文王於庶邦臣民。固教之謹酒矣。然其中有年少的人。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又專誥教他說。羣臣之小子。年雖幼。必然各有是官守。即有是職業。或常於酒。將至怠惰。放縱而不能勤其官職矣。必敬爾有官恪恭。乃職。無以飲酒為常而不戒也。及汝庶國之中。都當以此

為戒。其飲酒惟當於祭祀之時。蓋祭有旅酬之禮。享尸之燕。於此雖可以飲。然飲之亦必有節。以德將持。無為麴蘖所迷。或至於醉而內荒。心志外喪。威儀可也。如此。則庶幾能盡臣道而亦遠於酒禍矣。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誠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迪字解作訓字。土物乃土地所生之物。若五穀之屬。皆是。誠是善聰聽。是專心以聽。武王

書經直解卷之八

五

說我文王不特教臣之小子於民之小子亦進而教之。說道人情為逸樂所移。便不曉得土物可愛。我民為父老的。平日常常訓導其子孫。使他勿趨浮末。專於勤稼穡。服田畝。一意以此為愛。則心無外慕。善念日生。自然都以孝親敬上為事。不暇於飲酒矣。而民之為子孫者。亦當於此專心以聽。信爾祖考之常訓。而服行之。蓋德之在人。有日用飲食的細行。有綱常倫理的大德。何者不是當謹的。爾

小子勿謂謹酒是小德。當思細行不謹，大德便虧。口腹不節，心志乃喪。德有大小，而一體視之，這便是能聰聽祖考之訓矣。夫四民之業，莫勞於農事。文王教西土，惟欲以土物為愛者，蓋人心無二用，所重在土物，自不遑於逸樂。惟耽樂之從，則視土物反輕矣。此聖王教民，所以必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

書經直解卷之八

天

洗腆致用酒

嗣是續，純是大肇，字解做敏，字服是事，賈是商賈。洗是潔，腆是厚，武王教妹土之民，說爾衆百姓，每我非禁汝斷酒而不飲，但酒也有當飲的時節。如務農的能勤，其四肢嗣續汝股肱之力，大修農功，樹藝黍稷，不憚耕作之勞，奔走服勤，以事汝的親長，為商的能敏于貿易，牽車牛載貨物，遠事商賈，以其所得用為孝養父母之資，那為父母的見得你為子

的這等勤生理，務本業，將來家計有托，甘旨有賴，必然心生喜慶。你到這時節，然後整治些豐潔的飲食，致酒燕樂于家庭之間，則既足以承父母之歡，又可以篤天倫之樂，亦何不可之有哉？若沉湎自恣，不顧生理，且將貽父母之憂矣。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

書經直解卷之八

天

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求不忘在王家。

有正是有官守，庶伯是庶官之長，典是常羞，字解做養字，考是老，羞考惟君是養老奉君。丕字解做大字，作是動作，介是助，逸自是宴樂的意思。允是信，若是順，元德是大德，武王教妹土之臣說汝妹邦庶士之有官守者及庶官之長在朝的衆君子，當常聽我的教誨，不可有違。今我非禁汝等斷酒而不飲，但酒也

有當飲的時節如國家行養老奉君之禮必須用酒合歡。爾等若大能修舉此禮。遇鄉飲酒禮則執爵奉俎以養老而能敬其所親。遇大慶宴會則稱觥獻壽以奉君而能敬其所尊。由是承長者之歡而勸爾浹洽。享尊者之賜而情意流通。則飲食之間無非至禮所在。爾雖既醉既飽亦不為過矣。又以事之大者而言。祭祀乃國事之最大者也。汝若能常常反觀內省。在未承大祭之時。凡念慮營為悉合乎中正。而無過與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庶幾能供養饋食而承祭享之大典。由是因鬼神之歆而膺飲福之惠。雖自助而用宴樂焉亦無害矣。若非養老祭祀則斷不可崇飲以自暇自逸。汝羣臣能謹守我的訓戒。則不但從君之教而所以共臣職順天心者亦在于此。蓋人臣以勤事為忠。茲惟飲酒有節。則不妨正務而職業修舉。信乎為王朝奉公守法之臣矣。天之所眷在德。

茲惟克慎于酒。則大德無虧。天必順之。可以長保其祿位。而不忘在王家矣。夫能一謹酒而眾善咸集如此。為臣者可不勉哉。按上文武王於民許其以孝養父母之時飲酒。此條於民許其以養老祭祀之時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通其情於法之外。是以其教不拂。而能使天下易從也。非聖人導民之微權歟。

王曰。封我西土。棗。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棗。是。輔。但是。往。腆。字。解。做。厚。字。武。王。又。特。呼。康。叔。之。名。而。告。之。說。謹。酒。雖。若。一。事。而。其。効。關於。天。命。則。甚。大。昔。我。文。王。撫。有。西。土。之。日。臣。民。酒。酒。的。諄。諄。然。有。訓。詞。教。之。矣。故。凡。輔。佐。文。王。於。往。日。者。有。邦。君。是。分。統。方。國。的。有。御。事。是。分。理。庶。職。的。有。小。子。是。臣。之。年。少。的。庶。幾。能。遵。用。其。教。都。不。敢。厚。自。奉。養。以。致。用。酒。是。以。內。則。職。業。修。舉。外。則。俗。化。淳。美。馨。香。

發開皇天眷之。故我至於今日能代殷受命。以有天下。實悲酒之明効。而文王之餘蔭也。夫酒之不腆。似與天命無預。然而敗德之原。是在於此。茲酒所以慎德。慎德所以格天。觀於紂以酌酒亡國。則文王所以興周可知矣。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酒誥一篇。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至

書經真解卷之八

至

於克受殷命。是訓戒商邑的說話。自此以下。至終篇。是告康叔的說話。皆禁人崇飲之辭也。殷先哲王。指成湯說。迪。畏是畏懼。而見於行。天顯。是天理顯然者。經。是常。秉。是持。帝乙。是商後代的賢君。成王。是成其君德。畏相。是敬畏輔相。裴。是輔。崇。是尚。武王。又呼康叔。而告之說。我周天命。固受于殷。而汝所治。又是殷民。抑知殷家所由興乎。蓋君道莫大于敬。畏。敬。畏。惟。貴乎躬行。我聞。前人所說道。在昔

殷先哲王。成湯以上。天的明命至重。小民雖至微難保。兢兢戒謹。以此為畏。然不但心存敬畏。凡一切見諸行事者。亦皆敬畏之所發。不敢有一些怠慢。其見於處已。則曰躋聖。敬常其德。而不為外物所變。見於用人。則克知宅俊。持其智。而不為小人所惑。蓋德者。天親民懷之本。賢者。事天治民之資。這兩件。都是人君最要緊的。湯能迪畏如此。則其垂統者。無不善矣。是以後代為君為臣的。皆有所取

書經真解卷之六

至

法遵守。自湯至於帝乙中間。七王皆是賢聖之君。莫不世守家法。都以天民所係至重。而成就其君德。又皆敬畏輔相。尊禮崇信。以共圖國政。而當時治事之臣。亦皆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盡道輔翼。責難于君。以為敬。夫商繼世君臣。同一敬畏。不敢自寬。暇逸。豫如此。暇逸。且猶不敢。况說道他敢崇尚飲酒乎。此由湯貽謀之善。方能使後世君臣。莫不敬畏如此。商之興誠有所本矣。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首僚庶君。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外服指王畿之外。侯甸男衛是四等諸侯。邦伯是諸侯之長。內服是畿內。百僚是百官之僚屬。庶君是衆官之正。亞是次大夫。服是服事之人。宗工是尊官。百姓是百官著姓于國的里居。是致仕而居田里者。武王說有商盛王之時不止。那御事之臣不敢崇尚飲酒。及

書經解卷之八

五

王畿之外。侯甸男衛。四等諸侯與諸侯之長。這都是外臣。及王畿之內。有百官之僚屬。有庶官之長。有官之副貳。有奔走服事之人。有百官之尊與百官著姓於國。退休於里居者。這都是內臣。凡此諸臣。都不敢沉湎於酒。不惟畏懼法度。不敢放縱飲酒。他有職事的。勉於職事。無職事的。勉於德業。也無間暇工夫。去飲酒。所以然者。惟欲上以輔助成就君德。使昭著而不至昏昧。下以助百官諸侯之長。

使敬其君而不至懈怠。此所以不暇也。當時君臣上下內外大小無一人不在敬畏之中。如此。蓋由殷先王以迪畏存心。故後世子孫法之。羣臣法之。此有商盛時遺俗之美。汝封今往治商邑。豈可不以是為法哉。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書經解卷之八

五

後嗣王是商紂。酣身是縱酒沉湎其身。命是命令。越字解做於字。怨是作怨之事。不易是不肯改易。誕是大。非彝是非法。燕是安。盡字解做痛字。腆是厚。無罹是不憂的意思。武王又告康叔。說道殷先哲王崇敬畏以奉天保。民故能誕受天命。歷祚久長。使其子孫能世

世守之難至今猶存可也。我聞其後代嗣王紂之為君乃不法先王敬畏持身。縱酒以沉酣其身。遂致朝政荒廢。凡所布的命令都昏亂顛倒。無有顯然昭示于民者。反將那酷刑暴斂結怨于民的虐政致敬而保守之不肯改易。終日之間只是大縱淫泆于禮法之外。如作奇技淫巧酒池肉林之類。無所不至。以此心志溺于宴安把居上臨下的威儀都喪盡了。故下民見之無不痛傷其心而悼殷國之將亡者。紂方偃然肆于民上。畧無儆懼。惟荒怠益厚于酒。只圖逸豫為樂。無少休息。其心為酒所使。忿疾強狠。雖至殺身也不畏懼。罪惡貫盈在于商邑。雖國家滅亡亦甘心無所省憂。弗共上帝之祀。無馨香之德。升聞于天。惟有民心怨畔。及羣酗腥穢之德聞于上帝。於是天心棄絕。商紂降喪亂于殷邦。未少愛惜。若此者。惟紂縱逸失道。自絕于天。故也。天豈有意于虐殷哉。惟殷人酗酒荒淫。以自

遂其罪戾耳。人實為之。夫何尤乎。此可見天命靡常。觀于商先王以敬畏而興。後王以逸欲而敗。則得失之效昭然可觀矣。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監是監視。撫字解做安字。武王又呼康叔而叮嚀之。說道。我之誥汝既舉。殷先哲王興王之由。又指其後王覆敗之故。諄諄告戒。未厭其煩者。豈是好為如此多言。蓋聞古人說道。凡人莫以水為監。當以人為監。蓋監視於水。不過照見人的面貌妍醜而已。妍醜是一定的。監之何益。若監視於人。則其行事得失。何者為可法。何者為可戒。都了然明白。可以為我的從違。故不若以人為監之為愈也。古人之言如此。今殷人縱酒自速其罪。墜失了天命。此昭然可監者。我豈可不以殷之失大視為戒。以撫安斯時乎。是以不覺其辭之多也。

汝封其念之哉

子惟曰。汝劾必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劾是用力的意思。必是戒謹。殷獻臣是殷之賢臣。侯甸男衛是鄰國諸侯。太史內史都是掌法的官。百宗工是百僚大臣。服休是論道之臣。服采是幹事之臣。疇字解做匹字。圻父

書經直解卷之八

无

是司馬。農父是司徒。宏父是司空。薄違是迫逐違命。若保是順保萬民。定辟是正經界以定法。武王又告康叔說導民之道。篤近而後可以舉遠。由尊而後可以及卑。而反身修德正己率人。又為治之本。汝今明訓戒于妹邦。若殷之賢臣與鄰國侯甸男衛眾諸侯。乃殷民觀望所係者。固當用力以戒謹之。使之崇敬畏而克慎于酒矣。然此尚其遠者耳。法行當自近始。况汝之所友若太史內史掌法之

官及其賢臣百僚諸大臣可不預戒之乎。然

此尚其卑者耳。倡率須自尊者始。况汝之所

事若服休而論道之臣。服采而作事之臣。又

可不預戒之乎。等而上之。况汝之疇匹而位

三卿者。若圻父司馬掌薄。伐違命之政。農父

司徒掌順保萬民之政。宏父司空掌經界定

法之政。位愈尊則望愈重。尤宜正己率屬。尚

以戒謹為事可也。然此皆責之于人者也。又

况汝之身乃一國之所視。効者有諸已而後

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或有

不戒將何以令人哉。故尤當剛果自持。以道

制欲務嚴。沉酒之習以端表率之原。庶乎汝

之教人者不徒以言而先之身。則人之從教

者不於其令而于其好矣。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

殺。

佚字解做失字。執拘是械繫。周是京師。武王

又告康叔說崇飲之禁。固不可不嚴。而其中

犯禁者情有輕重又不可不分別治之。若或有人告於汝說殷民有無故成羣相聚飲酒的。此等的民必是有所謀為朋興作姦比之尋常縱酒者不同。汝却不可輕縱了他都械繫來京我其殺之而不赦。蓋人欲為不善叢患其黨與衆多則為害必大而酒食乃聚黨合衆之資。故羣飲者必誅所以遏亂萌也。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書經解卷之八

甲

迪是導。武王又說商民之羣飲為姦者固當執之而加以顯戮。若是殷之諸臣百工素深紂之汙俗而沉湎於酒者。汝且勿驟用執拘之例徑施殺戮之刑。姑宜申明教訓許其自新。或示以羞者。魏祀之言。或誘以隸恭助德之事。使之悔悟。知所省改。蓋沉湎縱飲以自喪其德。其罪止於一身。與百姓之羣聚而為姦惡者殊科。且深惡素深未能遽變。被化尚淺。情有可原。故未可驟加之以刑戮。此又視

臣視民之別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享字解。做嚮字。古字通用。恤是愛。蠲是潔。武王說。不教而殺。固謂之虐。教而不改。法亦難容。今汝於商之諸臣。既告以羞者。魏祀之言。又誘以正事。元德之賞。這是明明指示以嚮往之路矣。他乃不遵用我教。詞而沉溺於酒。酒之故習不肯改變。似這等稔惡不悛的人。

書經解卷之六

甲

惟我一人豈能復愛恤之乎。彼既不能洗滌其舊染之污。以自潔。潔則與頑民之不服教。訓羣飲為惡者。其罪同矣。拘執之誅殺之。何足惜哉。所以說時同于殺。蓋惡其抗上違訓。所謂怙終賊刑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誥。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典是常。辯字解。做治字。乃司是有司。武王又呼廉叔而告之。說道。司教者貴有常心。行法者須自上始。若勉于一時而忽于持久。或嚴

于百姓而畧于有司則教廢而民玩矣故我
所示謹酒之教汝母但聽受于今日而已當
常常奉行遵守以化導陵邦的臣民不可懈
怠然百官有司又庶民之所視効者必須先
治有司使其禮法相守毋蹈沉酒之非斯下
民有所觀法各相警戒以從上之令倘不能
明勅之教舉賞罰之典以治有司而任其
群飲則民皆相率效尤雖日頒條教以禁之
而其沉酒于酒者猶夫故耳蓋上行下效捷

書經解卷之八

聖

于影響先羣臣而後百姓此施教之序也汝
封其終念之哉按酒誥一篇累數百言丁寧
反覆以酒為戒禁之而不得至于用殺以威
之何先王之為酒禁如是之嚴哉良以人之
一心存敬畏則善心生好逸樂則非僻作而
逸樂縱情之事未有不由於酒者人之飲酒
其始或用以合歡因之以暢意及其飲之
而無節遂至耽好耽好而不止遂至荒淫小
則敗德失儀大則喪身亡國其禍有不可勝

言者矣故大禹惡旨酒伊尹做酣歌皆防其
漸也為人上者可不戒哉

梓材

這也是武王誥康叔之書因其中有梓材二
字史臣遂以名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
惟邦君

上臣字是國中羣臣達是通達其情大家是
巨室下臣字兼庶民及大家言武王呼康叔

書經解卷之八

聖

而告之說道欲治國者必以通上下之情為
先務諸侯國中有大家巨室乃國人之所觀
望不得其心何以為治必使國中庶民及羣
臣皆得以其情達於大家而後一國之中歡
欣交洽無有抑遏而不通者矣諸侯有國受
之天子天子為天下之共主上下不交何以
為治必使國中庶民及大家皆得以其情達
於天子而後四海之內歡欣交洽無有阻隔
而不通者矣若此者誰則任之惟是邦君藩

屏一方上馬有天子之當事下馬有大家臣
民之相臨以一身處乎上下之間必使其情
通達而無間隔乃為盡職也邦君責任之重
如此爾小子封可不勉哉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白
子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徂
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恒是常越發是發師師是相師為善的意思君
是正官之長旅是眾大夫敬勞是恭敬勞衆

書經真解卷之六

雷

徂是往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歷人是罪人
所過知情箴匿資給者戕是傷人支體敗是
毀人生業武王又告康叔以寬刑辟的道理
說汝若常常發令以曉諭羣臣說道凡我師
師之官有司徒司馬司空有正官之長有眾
大夫如或用刑皆當仰體我意蓋我之意亦
曰民命至重不欲厲威虐以殺人也然以意
示人若不若以身倡之亦惟爾為君者先恭敬
勞來其民常務哀矜慎重不肯輕忽但見三

卿尹旅往後都效君所為思盡其敬勞之職
而不敢敦虐于民矣如刑辟之中有姦宄殺
人歷人的皆罪之大者有戕敗人的乃罪之
小者爾自今以往能于罪之大者察其情果
矜疑即宥而不誅許令自新則群臣見其君
之行事亦能宥夫小罪之可矜疑者以仰承
好生之德矣此可見清刑之源在上不在下
化臣之道以身不以言也

書經真解卷之六

雷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
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
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啓是開監是監國即下邦君御事亂是治屬
是聯屬合是保合容是容蓄效是責效恬是
安辟是刑辟武王又推先王命諸侯之意以
告康叔說王者所以開置監國立君而輔之
以臣者其治本以為民使俱得生養安全而
已考其命監之詞有云凡爾君臣無相與戕
殺其民使陷死地無相與虐害其民使被荼

毒。至于人之寡弱者當哀救之無敢抑侮。婦
之窮獨者當聯屬之無令離散。又推而保合
一國之民率由是哀救聯屬之道而容蓄之
使人人各得其所焉。其命監之詞如此。夫先
王所以諄諄告諭責效于邦君御事者亦惟
欲刑罰無濫務引誘斯民使其得遂生養而
不至窮困得就安全而不至顛危耳。自古王
者之命監其意不過若此。爾今為諸侯以統
羣臣若過用刑辟戕虐其民而不思安養之
道則與王者命監之意相背矣。尚務以德臨
民而無專用刑辟可也。

書經解卷之八

巽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
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次若作梓材既勤
樸斲惟其塗丹膜

稽是治敷菑是廣去草萊疆是畔畎是通水
的溝渠塗墍是泥飾茨是苫蓋梓材是梓木
良材可為器用者膜是米色之名武王又告
康叔說為國之道就如治田造屋製器的一

般為之皆期於有成而後可。且如治田的先
已勤勞用力廣去了草萊未使為禾稼之害。
還須陳列修治那田之疆畔與通水的溝渠。
使足以備旱澇而後治田之功有成也。又如
造屋的先已勤勞用力築起四圍的垣墻定
了規模基址還須用泥去墁飾用草去苫蓋
使足以蔽風雨而後作室之功有成也。又如
把良木去製器用先已勤勞用力做一箇粗
樸又加些雕斲的工夫了還須裝飾采色使

書經解卷之八

巽

文質相稱足以備觀美而後製器之功有成。
蓋武王除惡去暴如治田之敷菑建邦啓去
如作室之垣墉創制立法如梓材之樸斲皆
有已成之策可繼之功其疆畎墍茨丹膜之
事則在康叔善成其終不可變成規而隳前
功也故其告戒諄切如此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
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此以下皆周臣進戒嗣王之詞簡編錯亂誤

綴于此。先王是文王武王。夾字解做近字。享是奉承的意思。兄弟是友愛的意思。后是君。式是用。典是舊典。集是和輯。周臣告君說道。今我嗣王。惟當曰文王武王深念藩屏之重。盡勤用明德推誠加禮以懷服天下之諸侯。使遠方都相親近情誼不至于間隔。其厚如此。由是庶邦諸侯感發興起而敬奉其上。其友愛之情就如兄弟。凡遇朝覲會同之事。各以其方而來。箇箇都循禮守法無有不遵用。

書經直解卷之八

栗

文武之明德者。夫上以明德而懷其下。下亦以明德而享其上。先王之世。上下相與如此。今王嗣位。不必他求。惟能用先王明德懷遠之常典。以和輯天下之諸侯。則諸侯亦感德效順。來享來王無敢有不敬應者矣。此懷服諸侯當法先王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付是與。越是及。疆土是疆界土地。周臣進戒其君說。比先中國人民土地都是商家所有。

商紂暴虐得罪于天。于是皇天上帝鑒我周之德。盡把中國的人民及其疆土付我文王武王。使代商而有天下。昔日商家之盛轉而屬之我周矣。嗣王可不思保守先王之業乎。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書經直解卷之八

栗

肆字解做今字。懌是悅。先後是勞來的意思。迷民是迷惑深惡的百姓。周臣又說。上天以中國人民土地付與先王者。以先王能用明德故耳。今王繼承歷服治先王所受之民。亦當惟德是用。不在乎法制禁令之末也。彼迷惑深惡之民。有忿戾不肯率教的。則以德而和悅之。使他都歡欣鼓舞。樂于趨善。有昏弱不能從化的。則以德而勞來之。使他都振作興起。果于為善。則百姓每都從服教化。翕然有順治之風。是先王所受之天命。可以常保而在天之靈亦必安慰喜悅無復顧慮矣。此化服殷民當法先王也。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

保民

已是語辭。監是視。周臣既告戒于君。其意猶未已也。故又說。凡我所陳用德的說話。主其監視于此。不可輕忽。蓋以諸侯者國家之藩屏。人民者國家之本根。藩屏既固。本根不搖。則可以綿曆數于悠久。自今日以至于萬年。惟我王之子子孫孫。長膺保民之任。其庶邦之丕享天命之眷。綏雖萬年如一日也。我所祝願于王。如此而已。然則王可不監我之言。

書經卷之八

五

以為子孫久遠計哉。蓋古大臣之于君。既告之以明德。又期之以萬年。其惓惓忠愛之心如此。

召誥

昔武王克商。欲建都于洛邑。至成王時。始命周公召公經理之。洛邑既成。召公因周公歸作書陳戒于王。史臣因以召誥名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臚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既望是十六日。王是成王。步是步輦。周是鎬京。太保即召公相。是視宅是居。越若是發語。解臚是初三日月始生之名。經營是經理營度。史臣敘說。惟二月十六日。後第六日乙未。是日之朝。成王步自周京。至于豐。以宅洛。告于文武之廟。使太保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所居之處。召公自豐起行而來。惟三月初

書經卷之八

五

三日丙午。至初五日戊申。是日之朝。召公至洛。以建都事當稽于天。乃命元龜。卜其何處可為王城。何處可為下都。既得吉卜。遂經理營度其事。雖未即修建。而基址位次規模。已預定矣。蓋周家舊都豐鎬。至於成王。以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適均。故命周召經營而定鼎焉。宅中圖大之業。實在乎此矣。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訖。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是殷之衆民。攻字解做治字。洛汭是洛水之內。位是都邑的位。史臣記說。召公經營洛邑。擇日興工。自戊申。越三日庚戌。乃以巴遷在洛的衆殷民。攻治興建都邑之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的基址。皆平定矣。當其舉事之初。四方之民。遠未能集。而攻位之役。力亦易辨。故就殷民已遷者。役之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書經直解卷之八

垂

翼日是明日。達觀是周徧觀視。新邑即洛邑。召公既以甲寅定位于洛。及明日乙卯。周公以是日之朝。亦至于洛。則徧觀新邑。經營的處所。凡王城下都。經召公規定的。都巡視一周。以相其形勝。審其風氣。蓋營洛大事。不可不詳慎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不

作

郊是祭天地。社是祭后土。書是役書。邦伯是統率侯甸男服的諸侯。丕字解做大字。史臣敘說。周公以乙卯日至洛。越三日丁巳。以營洛事。祭告天地。其牲用牛二。明日戊午。祭告洛邑后土之神。其牲用牛一。豕一。祭告既畢。乃以所用人夫多寡。工程期限之類。作為一役書。越七日甲子。是日之朝。周公以書親命衆殷之民。其在四方者。但命侯甸男服之。邦伯使他分命諸侯。傳布于下。既以役書命殷衆。於是衆殷之民。莫不歡欣鼓舞。大來從役。忘其為勞。衆殷頑民。且然則四方之服從者。可知矣。

書經直解卷之八

垂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幣是洛邑既成。諸侯來朝會時。所獻的幣帛。錫是與旅是陳。御事是左右治事之臣。人臣不敢直指君主。但言御事者。如今人稱執事。

的一般。史臣記說經營洛邑之事既畢。周公將歸鎬京。太保召公。有陳戒成王的言語。及諸侯所獻的幣帛。都託周公以達之王。于是率諸侯自公所出。外取併自己告王的書。都付與周公說道。我今拜手稽首。以書幣陳於王。而托公轉達者。惟以作洛為化殷之地。君身實化殷之本。今新都鼎建。要誥諭庶殷。以作其友順之風。革其怙侈之習。則必自君身始。此御事者之責也。公其以吾言而達之。

於王乎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此以下都是召公警戒成王的說話。元子指商紂說。無疆是無窮。休是美。恤是憂。召公將言天命不可恃。乃先歎息說道。皇天上帝。其命靡常。昔紂受天命。為元子。而有天國殷矣。及其無道得罪于天。遂改革了他所受的命。

書經直解卷之八

誥

使我周代之。然則天命果可恃以為安乎。今王繼文武而受命。尊為天子。富有天下。固有無窮之美。然天無常親。元子大國之命。既可改于昔。亦可改于今。豈非無窮之憂乎。於是又歎息說道。主曷其柰何。弗敬。蓋紂惟不敬。故天命去之。今如何可縱肆而不敬乎。蓋敬者。人君持身修政之至要。能敬則視聽言動。件件循理。好惡用舍。事事合宜。然後民心悅而大命可保矣。

書經直解卷之八

誥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瘵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遐是遠。終是絕。後王後民。指商紂說。瘵字解做病字。籲天是呼天。徂是往。懋是勉。瘵是急速。不可緩的意思。思召公又說。今天於大國殷命。既永遠棄絕之矣。然此殷之先代。如成湯以下諸哲王。其精爽在天。未嘗亡也。彼豈不

能哀祈於天。以保佑其子孫乎。但以其後王
後人紂之為君。受天明命。不能敬德。播棄黎
老。使賢智者退藏。崇信奸回。使病民者在位。
同惡相濟。毒害其民。民苦虐政。無所控訴。但
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于天。及往而
逃亡。求以自免。又被有司拘執。無地自容。民
之可哀甚矣。彼天陰騭下民。見那四方之民。
無辜受害如此。能不哀憐而思以拯救之乎。
故雖殷先王在天之靈。亦不能挽回天意。而

書經直解卷之八

五

眷顧之命。昔在於殷者。今改而屬於勉德之
文武矣。夫祖宗德澤之難恃如此。王其可不
汲汲敬修其德。而保民以保天命哉。不然。雖
文武在天之靈。亦將無如之何矣。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者。今時既
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者。今時既
墜厥命。

相是視。迪是啓迪。從子保。是從其子而保佑
之。面是對越的意思。稽是考。若。是順。格字解

做正字。格保是格正夏命而保佑之。召公說
天命無常常于有德。我觀古人有若夏禹之
聖。天既啓迪之。而成就其德矣。又從其子而
保佑之。使繼世之賢。足以敬承其道。天之眷
夏如此。當是時。禹亦仰考天心。而敬順不違。
凡所以疑固天命。貽厥子孫者。無所不至。宜
乎夏之子孫。今尚存也。乃桀為無道。今遂
墜失其天命。而以商代之。禹之德澤。其可恃
乎。我觀近日有若成湯之聖。天既啓迪之。而

書經直解卷之八

五

成就其德矣。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遂
續禹舊服。以有天下。天之眷殷如此。當是時
湯亦仰考天心。而敬順不違。凡所以奉若天
命。敷遺後嗣者。無所不至。宜乎殷之子孫。今
尚存也。乃紂為無道。今遂已墜失其天命。
而我周代之。湯之德澤。其可恃乎。夫禹湯
能敬其德。故其興也勃焉。後世不能敬德。故
其亡也忽焉。天命之去留。惟在君心之敬肆。
可不慎哉。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白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冲字解做幼字。嗣是繼。壽考是老成的臣。謀是度。天是天理。召公又說人君固當疾于敬德而親禮老成。又敬德之助。今王以幼冲之年而繼嗣君位。必任用壽考之臣。不徒隆以禮貌。必倚為腹心。言聽計從。朝夕親近。不可輕遺棄了他。所以然者。蓋這壽考的臣。閱歷年久。聞見廣博。於古昔帝王的道德。可為師

書經解卷之八

五

法者能稽考其事實。如當時親見的一般。是固不可遺矣。况又德盛智明。凡運籌發慮。以謀度國家之大政。能循理合天。無一些出於功利的意思。此尤不可遺也。蓋稽古則事有所證。稽天則理無所遺。若沒有這等的人。啓沃于前。則往古興亡之監。上天精微之理。豈能件件曉得。今王敬德。可不得是。人以為輔哉大抵老成之人。計慮深遠。外似迂闊。而幼冲之君。喜用新進。勢常易踈。故伊尹告太甲

以先民時考。為言成湯制官刑。以遠耆德。為戒。皆是此意。是萬世君天下之要務也。

嗚呼。有王雖小子。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若

其是期望之辭。誠是和後是遲緩的意思。豈是險。召公歎息說道。吾王雖是幼冲。乃上帝之元子。受天命而為民主。其責任至大。可不勉哉。蓋天命之去留。視民情之欣戚。若小民不和。則天命亦不可保。而有負于元子之責

書經解卷之八

五

矣。王其大能誠和小民。使之安居樂業。歡忻鼓舞。無有乖怨之意。則民安而天命亦安。國家永保。太平之業。豈不為今日之休美乎。夫小民雖若至愚。然撫之則后虐之。則仇。其心若險。而可畏。若以為不足畏。而玩視之。鮮有不至于失民者。王必須以誠民為急務。不敢視為緩圖。時時顧畏。那小民之若險。兢兢業業。似登高臨深的一般。則庶乎可以和民心。而保天命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紹是繼服是行。洛邑乃天地之中。故稱土中。且是周公的名。時字解做是字。配是對。又是治。召公又說出治之本在乎君身。誠民之道。始於新邑。昔者王方幼冲。猶可委政于大臣。今洛邑新成。王年既長。來此繼天為治。其責至重。凡典禮命討。須要件件自家留心。服行。

書經直解卷之六

幸

于此中土。以總攬萬幾。不可專倚恃臣下。而自處於逸也。此非臣一人的意見。且旦亦曾說道。人君一身。上為皇天之付託。中為百神之主宰。下為萬民之依歸。今作大邑。豈徒為逸豫之計。蓋將自此土中。作君作師。以配對上帝。肇稱殷禮。以享蒼神。祇宅中圖治。以誠和萬民。且之所言。即臣期望于王之意也。王果能勉而行之。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得。佑命我周者。一成而不易矣。治民至于格天。纔是

極處。將見治化隆盛。社稷靈長。豈不為今日之休美乎。吾王不可不加之意也。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御事是治事之臣。比是親近。介是副貳。節是制。邁是進。進不已的意思。召公說。王今自服土中。固以化民為要。然化民當自臣始。使有位者先。抵冒法禁而不息。則何以令民哉。今殷之多士。化紂之惡。非若我周之臣。習於教

書經直解卷之八

幸

令。王要先化。那殷家御事的臣。使他與我周之御事親近。副貳。耳濡目染。相觀為善。以節制他。往時驕淫之性。則自然日進於善。而不能已矣。蓋人為習深。所壞是以流蕩忘返。自入于惡。而不自知。使朝夕與正人居。聞正言。見正事。久之。悔悟奮發。舍其舊而新。是圖矣。此先王轉移民俗之善機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是處所。召公又說。君身者羣臣所視效。要

化服那般之臣。必謹乎君身。王當把那敬做安身的處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在于是。如人的身住在房屋裏面一般。不可暫時離了。蓋敬乃一身之王宰。萬化之根原。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收斂而德成。不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放縱而德墮矣。王不可不敬德。以為化服臣民之本也。召公進誥至此。凡三言敬而意愈懇切。即周公言所其無逸之意。君人者宜致思焉。

《書經直解卷之六

至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監是視以為法戒。服是受。延是久。墜是失。召公又說我謂王不可不敬德者。正以敬肆之間。乃歷年長短之所係。前代興亡皆不出此。今我王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

于有殷。若二代之君能敬的。則宜以為法。不能敬的。則宜以為戒。如夏禹受命。歷年四百。我不知他為何這等長久。及夏桀嗣位。遂至亡滅。我不知他為何便不能少延。以我看來。惟桀不能敬其德。作威虐。得罪于天。乃早墜失了有夏之命耳。殷湯受命。歷年六百。我不知他為何這等長久。及殷紂嗣位。遂至亡滅。我不知他為何便不能少延。以我看來。惟紂不能敬其德。沉湎暴虐。自絕于天。乃早墜

《書經直解卷之六

至

失了有殷之命耳。蓋天命長短。皆不可知。而敬德在我所當自盡。觀禹湯之所以興。桀紂之所以亡。則王自不能不疾于敬德矣。我謂不可不監于夏殷。正以此也。夫桀以不敬而亡。夏紂以不敬而亡。商周監於二代。至於幽厲。又以不敬而滅亡。千古興亡。如出一轍。自周而後。雖百世可知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嗣是繼。二國指夏商功是有功德之君。初服是服行政教之始。召公告成王說。我周自文武造邦。今王嗣位。昭受厥命。雖天眷維新。然今日所受之命。即是夏商所受之命。夏之子孫不能保而歸于商。商之子孫不能保而歸于我周。是未可恃以為常也。當思二國受命之初。如禹之祗德。湯之懋德。都是有大功德的。聖君能敬德。以歷年者。必勉力繼嗣。務要學他的敬德。乃可以凝固天命。多有歷年耳。

書經解卷之八

帝

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天命去留。所係甚重。可不謹哉。蓋繼體守成之君。每以天命為可常。祖宗德澤為可恃。多不能修德。以致亂亡。故召公之于成王。告戒如此。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初生指人幼年說。自貽是自家遺下的。哲命是聰明的天性。召公又嘆息說。今王初政。不可不謹。譬如人家生子。一般都在那初生幼

年的時節。能習於為善。則知識聰明自漸開。發到長大時。必然是箇好人。這是自家遺下來的。明哲之性。非他人所能增益也。若人君能謹於初政。習慣自然。必是箇賢聖之君。與自貽哲命的一般。是在吾王自勉而已。我看如今的天意。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之以吉。或命之以凶。或命之以歷年。長久這都不可知。所可知者。只看我初政所服行何如。若能敬德。便是自貽哲命。自貽吉祥。自貽歷年矣。轉移天心。全在今日。吾王可不以敬德為急務哉。

書經解卷之八

帝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是居。肆字解做今字。疾是速。祈是求。禱。召公人說。如今洛邑新成。我王來居于此。正初服之時。遠近臣民無不瞻仰。今王其及時奮發。速于敬德。以為誠和小民之本。不可有一毫怠緩之心也。蓋天命之去留。係于民心。民

心之向背觀于君德。王其用此敬德以和民，使人心悅而天意得以祈禱。上天長久之命，衍國祚于千萬年，豈不美哉。蓋天命無常，惟德是輔。故人君欲天命之永久，惟在以德祈之，不在乎禱祀以徼福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淫是過彝是常法。又是治。若是順，君公又說德為化民之本。刑為輔治之具。王當急于敬德。

書經解卷之八

業

緩于用刑，其勿以小民無知過為不法，說他頑慢弗率，難以德化，遂果於誅戮，而一意用刑以威之。蓋民心至愚而神順之，則治逆之則亂。若徒用刑罰驅迫他為善，則民心未必服從。惟躬修敬德，順其性而利導之，則非彝之習自然化為用德，而可以成治功矣。何用殄戮為哉。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德元是君德首出于天下。刑是取法的意思。

越字解做於字。顯是明。召公說王者居天下之上，其位固已極尊，然必須德足以稱之，乃可以服天下。王其懋敬厥德，使德與位稱。巍然立于萬民之上，就似高出一頭的一般。則王之德足以為天下法矣。將見那百姓每感發興起，都取法于君上之德行，無有過用非法的人。則吾王之德昭著于天下，如日月之照臨，豈不益明顯乎。如此則可以誠小民而祈天命矣。

書經解卷之八

業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上下是君臣勤恤是憂勤，其是期望之辭。式字解做用字。勿替是兼有的意思。召公又說祈天永命之道，上下同任其責。自今我君臣皆常夙夜勤勞，憂恤相與期望，說道夏有天下四百餘年，殷有天下六百餘年，享國甚久。今我周受命必大，如有夏之歷年，又不要失

了有殷之歷年務期兼夏商之歷數而有之
可也。然欲歷年長久。豈必他求。蓋天以民為
心。國以民為本。惟欲王誠和小。民常加愛恤。
予以固結人心。順承天意。使國家長治久安。
以受上天之永命耳。君臣所當勤恤者。莫大
于此。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
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
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書經直解卷之六

六

讐民是殷之頑民。與三監謀叛者。百君子是
殷之諸臣。友民是周家友順的民。保是保守。
受是順受。未是終。召公於篇終。又拜手稽首。
致敬。說道洛邑所遷。殷之頑民及諸臣。與我
周友順的民。都視君德之修否。以為向背者
也。王能以德為威。以德為明。則我小臣敢率
此臣民。使之畏威懷德。保守而不失。順受而
不違。無有不遵。奉法紀。服行教化者。是乃臣
之所能為也。然王之一身。又臣民所視效。尚

當益修敬德。以誠民。使嗣受的成命。自今終
有之。而不替。則王之令聞。亦顯於後世。而無
窮矣。我今取幣及書。以陳于王。豈敢以此為
勤勞哉。蓋王來洛邑。必有祭祀。以祈天命之
永。故我敬奉此幣于王。用供王之祈天永命
而已。不曰祭祀。而曰能祈天永命者。蓋祭祀
乃祈禱之文。惟能自敬德之君。斯能感格天
心。昭受休命。乃祈禱之實。故召公于篇終。深
致責難之忠。如此。按召誥一篇。拳拳歷年之
久近。反復夏商之廢興。不惟其終。惟其始。不
惟其身。惟其子孫。為國家慮。可謂長遠矣。然
究其指歸。惟以誠民為祈天永命之本。以疾
敬德為誠民之本。丁寧告戒。不越乎敬之一
言。此繼體守成之君。所當深思而力行之也。

書經直解卷之六

六

書經直解卷之六

書經直解卷之九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復命於成王。因欲告歸。明農而成王懇留周公。命其留治洛邑。史臣記其君臣相告語之辭為書。以其皆相洛治洛之事故。以洛誥名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以下三節。是周公授使者告卜于成王的說話。復是復命。子明辟是指成王。史臣記說。

書經直解卷之九

下

昔者周公承成王之命。卜都于洛。至是遣使告卜于王。乃拜手稽首致敬而授之以詞說。王嘗以作洛之事。委之於我。今其事已定。朕敢復命於子明辟。蓋周公於成王。以親則為兄之子。以尊則為君。故其報命之間。詞禮嚴重如此。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于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如弗敢是周公形容成王謙退的意思。及是

與知。基命指營洛之初說。定命指洛邑告成

說。皆言天命者重其事也。胤是繼。保是太保

召公。洛邑在鎬京東。故謂之東土。周公說。定

都大事。主當親往。今王乃以幼冲。退託若不

敢與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一

切創始的規制。善後的事宜。都付之太保與

我。我豈敢不任其責。於是繼太保召公而往。

大相視於東土。何者可為王城。何者可為下

都。皆規畫布置。以為王始作民明君的去處。

書經直解卷之九

二

蓋都邑既定。則可以朝諸侯。撫萬民。而宅中

圖大之業。皆始于此。所以說其基作民明辟

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

食。俾來以圖。及獻卜。

乙卯是三月十二日。洛師。猶言京師。河朔黎

水是河北黎水交流之處。澗灋是二水名。在

今河南洛陽縣。食是食墨。凡灼龜。必先以墨

畫於龜殼之上。看灼時所裂之文。正食其墨便是吉。不食其墨便是凶。伊是使圖是洛之地圖。獻卜是獻其卜之兆辭。周公說。三月乙卯之朝。我至於洛師。以河北黎水交流的去處。殷民近便。乃先卜此地。不吉。于是改卜澗水之東。灑水之西。以為王城朝會之地。而龜兆正食其所定之墨。又卜灑水之東。以為下都安插殷民之地。而龜又食其墨。二地皆近洛水。而兩得吉兆。則作民明辟之地。無以易此矣。茲遣使者以洛之地圖及所卜之吉兆獻之於王。庶幾定都之始終可考而知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這是成王授使者復周公之辭。拜手稽首是成王尊異周公之禮。匹是配答的意思。視字與告示的示字同。二人是成王說自己及周

公貞字解做當字。成王既聞周公復命之辭。遂遣使報復周公。因拜手稽首以答周公之禮。而命使者說。天於我周眷命可謂休美矣。公念天休至重。不敢以不敬承。來相視洛邑安處。臣民為我周配。答上天休命之地。及經營定了都邑。乃遣使來示我以卜兆之休美。而常吉者。此豈我一人能獨當之。惟我與公二人共承當其美。且我據卜觀圖規模弘遠。乃知公之宅洛用意深長。非徒為一時之計。

正欲以予萬億斯年。據形勝以朝百辟。都要會以臨兆民。奉天圖治用。敬承休命於無窮耳。蓋期望之美意如此。則教誨我者至矣。故拜手稽首以謝公教誨之言。尚當深思而力行之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此以下九節。乃洛邑既成。周公將迎成王於洛。而歷告以宅洛之事。肇是始。稱是舉。殷是盛。咸秩是次序而祭之。無文是祀典所不載。

者。周公說王者為天地神人之主。今洛邑新成。宜以祀神為先務。王其首舉盛禮。必祀于新都臨鎮之時。如天地神祇。社稷宗廟。載之祀典者。固無不祭矣。雖祀典不載。而可以義祀者。都次其尊卑上下之序而祭之。以告成事。報神賜而祈鴻休焉。

予齊百王伴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齊是整飭的意思。周公說王宅洛之初。必有教詔臣工之事。此非我所敢專者。故我整飭

書經直解卷之九

五

百官使從王自周以適洛。此時但微示其意。說。是行乃吾王即政之初。必有政教號令。以新天下之觀聽。庶幾其有所事乎。爾等宜精白一心。以聽王教詔之詞可也。

命篤弼。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記是紀錄。功宗是功之尊顯者。元祀是祭祀之首。篤弼是厚于輔君。周公又說論功行賞。乃激勵臣工之大端。今王宅此新邑。就當告

命百官說。爾羣臣之中有宣力王家而功勞尊顯者。則紀錄之於冊籍。他日舉大烝之禮。以報有功。當以功之最尊顯者為首。是不但尊寵于生前。而且光顯于身後矣。又命之說。汝羣臣有功的。既受此褒獎之命。益當感激殊恩。厚輔王室。以圖新都久大之業。庶幾前功不替。而元祀可保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丕視是大示功載。即上文紀功的冊籍。教是

書經直解卷之九

木

上行下効的意思。工是百官。周公說。褒賞所以勸功。須要至公無私。乃能服衆。今王以此紀功之載籍。大示于朝廷之上。使衆人每都共見共知。則或公或私。自不能掩。褒賞的一出於公。則人知感奮。首工都忘私徇國。而一出於私矣。若或出于私。則人思僥倖。百工都背公樹黨。而亦出於私矣。是其公其私。皆做效上人之所為。乃悉自汝教導之也。記功所係如此。可不慎乎。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孺子指成王。朋是比黨的意思。灼是燒灼。敘是次第。周公又戒成王說。功載所係甚重。則王於論功行賞之際。其可以嬖倖親故。而少徇比黨之私乎。有所比。則自是以徃。百工互相倣效。無所不私。有如火之始然。一般雖燄。燄尚微。而其燒灼。將次第延。勢不可得而撲滅矣。循私之害。其初尚微。而終之流弊。不可

書經真解卷之九

七

勝言如此。王可不防禁於未然乎。

厥若莽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即有條。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若是順。彝是常道。周工指宗周從行的百官。嚮是趨向。即是就。明作是精明振作。惇是醇厚廣大。裕是寬裕。有辭是有聲譽。周公又告成王說。今王圖治于洛。其順行常道。如綱常倫理。件件修明。及撫定國事。如刑政紀綱。一一振舉。當常如我攝政之時。不必紛更所

任使的人。只用見在宗周之官。往適新邑。不要參用私人。壞了新政。使百官知上之意。嚮各就其職。明白振作。以圖勵精之功。惇厚惇大。以存寬裕之體。如此。則治道畢舉。而新政有光。永有休美之聲於後世矣。按周公明作惇大。二語。最為切要。蓋天下之治常壞于因循廢弛。而尤忌于煩瑣紛更。故明作惇大。二者相成。而非所以相病。若事事修廢舉。學而不至于煩瑣紛更。則鼓舞振作。何害其為惇

書經真解卷之九

八

大。事事提綱挈領。而不至于因循廢弛。則鎮靜寧一。何害其為明作。故臯陶言。率作。必言慎憲。箕子言。三德。兼言剛柔。正與周公之意相合。皆所謂深識治體者。然二者又當審時度勢。斟酌變通。又不可執一論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已是不能已的意思。終是成就。周公既歷告成王治洛之事。其言欲已而不能已。故又說我周其業。開創始於文武。汝雖幼冲。然已嗣

此大業則當念創造之艱難而勉力以圖其終。凡所言治洛的事一一修舉然後天命可永而文武之業成也。吾王可不勉哉。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從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這是言統御諸侯之道。百辟是諸侯。享是恭敬奉承的意思。多是重儀是禮物是幣帛。後是用爽侮是差爽借侮。周公又告成王說諸

書經解卷之九

九

侯朝貢于洛邑他心裏有誠實的也有不誠實的人。君要知道他。只在此心常存敬謹自然清明洞達。曉得那諸侯誠實享上的也。曉得那不誠實享上的。蓋享上重在禮儀不重在幣帛。若禮不足而幣有餘。雖車馬充盈。玉帛交錯。都是虛文。這叫做不能享上。惟不能用志於享上。則凡一國之人亦皆效尤。說道上面人可以幣交不用禮享而舉國無享上之誠。其將見人心放恣。侯度不肅。所行的政

事必至於差爽借侮。毀壞王法而為叛亂之事矣。不享之弊至于如此。王可不端其本原而敬以識之哉。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穀。乃時惟不永。茲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茲予其明農。我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言教養萬民之事。頌是布。不暇是汲汲不遑的意思。棗是輔。穀字解做勉字。敘是有次序。

書經解卷之九

十

序。正父指武王。以其有匡正天下之功。故稱正父。戾是至。周公又告成王說。勤政化民。乃君道之急務。汝孺子當勉力頒布我之所汲汲不暇者。聽我教訓。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使民皆服從教化可也。汝若於此不能勉勵。則民彝泯亂。豈享國長久之道乎。昔汝正父武王能行此道。而我嘗率之以服民者。汝必篤敘。汝正父武王之道。使之益厚而不忘。有序而不紊。無不如我為政之時。則人亦不

敢廢汝之命矣。蓋武王伐我，能守其道如武王，故天下不廢我之命。今我若王能守其道如我，則天下亦不廢王之命矣。治亂之機，係於勉與不勉如此。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自此以後，將退休田野，只講明農事，以遂歸老之志而已。汝若於彼洛邑，果能盡心教養和裕其民，則四方之人皆感仰愛戴無遠而至矣。夫周公期勉成王，前言若舜撫事如予，此又言篤敘正父罔不君子，皆不嫌于自矜

書經直解卷之九

七

者。蓋成王親政之初，若稍有更張，必至于變亂成法，安危之機，所係甚重，故諄諄訓戒之。伊尹復政太甲，亦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古大臣愛君無已，其言類如此。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冲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居師。

這是成王留周公的說話，明是顯明，保是保佑，稱是舉，和是不乖，恒是可久，居是安，師是保衆，成王答周公說：予以冲子，夙夜，愷，公明白。

保佑之，不惟啓迪之無隱，而又維持之盡力。如法祖奉天治人事神，皆人君大明德的事。公歷歷稱舉以誨我，使我小子繼志述事，振揚文王武王之光烈，持盈保泰，奉答上天之眷命，教養四海的人民，使皆和而不乖，恒而可久，以安此衆庶於洛邑，此皆予小子所不能及，而公一一教之，明保之功，何其大哉。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惇是厚，宗即上文功宗，將是大承上文說，政

書經直解卷之九

七

莫重于報功，公則誨我惇厚功宗的大禮。凡諸臣有功者，皆次第修舉祀典，而以功之最尊顯者為之冠，則報功之禮行矣。禮莫重于祭祀，公誨我首舉祀神的大典，雖祀典不載者，都秩序以祭之，則祀神之典舉矣。這都是公舉大明德以教誨我者也。我之賴公明保如此，其可遠有明農之志乎。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勞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愷，公明白。

旁作猶言旁行是上下四方無所不徧的意思。穆穆是深遠。逌是迎。衛是平。不迷是不失。豈是謹。成王稱美周公說。惟公輔我。冲子既討叛伐罪。以安王室。又制禮作樂。以興太平。其盛德昭明。光顯於天地之間。勤勞施布於四海之內。合上下四方。都流行充塞。穆穆然深厚廣遠。日新月盛。以迎迓國家之治平。使文王武王昔日所勤勞以教化天下者。件件修舉。無有迷失之患。公德教在當時。有可憑藉如此。我冲子更何所作為。只是早晚間謹誌。以主祭祀之事而已。然則予方仰成于公。公其可以遽去哉。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斐是輔。迪是啓。篤是厚。成王又說。公于小子。既有輔弼之勞。而猶不忘教詔之益。以其功績而言。所以輔助啓迪乎我者。可謂厚矣。使公一去。則斐迪之責。將誰賴哉。須要舍明農退休之私。為國家久遠之計。所以斐迪我者。自

始至終。無不如是。可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以下成王在洛邑留周公治洛的說話。予小子成王自稱。即辟是就君位。周是鎬京。後是留後治洛。成王既勉留周公。乃身歸鎬京。而命周公留治洛邑。先呼而告之說。洛邑已定。舉祀發政之事。今已行之。我小子其退。而就君位於鎬京矣。惟此洛邑。命公留後以鎮撫之。以公元老宿望。有以係屬人心也。初周公作洛。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成王則以祖宗之舊。不可廢根本之地。不可忘故身歸於周。以重根本。而留周公治洛。以定新民。兩都並建。大業永固矣。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敕公功。

迪是開亂。是治宗禮。即功宗之禮。敕是安定的意思。成王又慰勞周公說。當今四方開治。已致太平。皆公德教所致。公之功大矣。使我論功行賞。公必為冠。但新邑初定。記功之命。

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尚未能安定公之大功雖公未嘗望報而在朝廷誠為缺典公必勉留以待宗禮之定不可以言去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迪是啓將是大後與上命公後後字同監是視効的意思受民指殷民說四輔猶言三輔是藩衛的意思成王又說公已然之功既未及酬將來之績尤所深望公居洛邑必當興

書經直解卷之九

十五

建事功恢弘治道開大留後之事業使我士師工効職於洛者都有所監視而共勉於職業可也蓋今日洛邑之民乃文武所受於天者公其大保安之使服於德義安於法制則殷民安王畿與之俱安而治為我周之藩輔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定是止將是奉行的意思斁是厭康事是安

民的事替是廢刑是儀刑成王于將歸之時又丁寧周公說道公其定止於此以治洛我則往歸於宗周已蓋公之大功人皆肅然奉行無敢違逆且又欽而悅之無不愛敬公能

係屬人心如此正宜鎮撫洛邑以慰安之若公去則守成無助誕保無人足固我矣公慎勿以此憂困我哉蓋我今歸周望治之心甚切其於安民之事亦汲汲然不敢厭怠是在公同心共濟而已公必終留治洛勿廢其所

書經直解卷之九

十六

以儀刑士師工者則百僚競勸庶績咸熙不特洛邑之民安雖四方之民都得以世世享公之餘澤矣倘委而去之則上下將何所恃賴乎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先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以下是周公許成王留後治洛的說話來是來洛邑承保是承王命以保民越是及烈考指武王弘是大責難於君叫做恭周公因

成王懇留義不容辭故拜手稽首致敬以復命說。王命我來此洛邑撫治殷民。我豈敢不仰承王命以誕保乃文祖文王所受命於天的民及光顯乃列考武王的功烈。是留後治洛吾固不敢負王之委託矣。但保民之責雖任於我。而保民之本實係於王。故我將大責難之義以啓迪王心。裨益新政。此我所以仰承文武而忠于吾王之本心也。王其念之。

書經直解卷之九

十七

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結。

惇是厚。典是典章。殷獻民是殷之賢人。新辟是新君。恭先是以恭敬倡率後人。時字指洛邑。說周公告成王。說予之所欲責難于王者。蓋以王雖歸周。當常來視事。洛邑盡所以為治之道。如國之典章文武所講畫的。則厚加遵守。不至過佚。殷之賢民。前代所播棄的。則厚加簡拔。不至遺棄。使法度修明。賢智効職。

而治功赫然為四方之新主。且以此任賢守法的恭德為周家後王之率先。此皆治洛之所當務也。又說王其自此洛邑。盡宅中圖治之道。則政治教化既足以甄陶斯世。賢人君子。文足以澤潤生民。萬邦之大咸底于休美。而王之治洛乃有成功矣。此臣責難之恭祈不容已者。王其圖之。

書經直解卷之九

十八

子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登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是衆大夫。篤是厚。師是衆。孚字解做信字。孚先是以誠信倡率後人。考是成。昭子指成王。猶言明君也。單是盡。周公又說。人君既有勵精之政。則臣下豈忘夾輔之忠。子旦敢率此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相與効職于洛。以篤厚文王武王已成的功烈。使之永久而不替。用以慰答衆人之仰望。使不孤其願治之心。以誠信為我周後臣之所率先。使各盡其事。君之道成就。吾王之義刑。使言行政事。

皆可為法。盡布文王之德澤，使溥博周徧，無所不被。是慰民心，立臣極，成君德，弘祖功，皆予之所欲自盡者。承保之責，其容以終。辭我，俾來安般，乃命寧子，以秬鬯二，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仔是使，豈是戒飭，寧是慰安的意思。秬是黍，米，鬯是釀金香草。古時以墨黍為酒，麥釀金和之，使其氣芬芳調，故謂之秬鬯，乃用之以祭神者也。卣是中尊，明是潔，禋是敬。史臣

書經直解卷之九

九

記周公留洛之後，成王遣使誥戒般民，因以秬鬯賜周公，禮數隆重，故周公復命于王，說王歸宗，周不忘洛邑，遣使來此，戒勅般民，且以恩命來安慰我，賜我以秬鬯二尊，其詞說這秬鬯之酒，乃明潔禋敬以祭神明之物，非是可常用的，故我拜手稽首，以此休美之物奉享於公，以示隆重。王之命寧我者如此，此乃特恩殊禮，而非我之所敢當也。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是進爵飲酒，周公說王所賜秬鬯明禋之酒，乃用之宗廟以事神明者。子豈敢遽當此禮而進爵以飲乎？予惟推受恩之所自念，祖德之當酬，乃用此以禋祭於我文王武王。子以為王祈福，盡臣子祝願之忱而已，其謙不居功，孝不忘本如此。

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般乃引考。惠是順，遺是遇，厭是飽，引考是長壽。周公祭於文武，其祝禱之詞說道：今王一身所係甚

書經直解卷之九

九

大我先王精爽在天，當默佑之。夫福莫大於好德，願陰誘王衷，使順文武之道，篤厚之不忘。次第之不素，以繼承先業而無失德可焉。福莫大於康寧，願默相王躬，使身體康強，無令遭遇災害，以自罹疾病可焉。子孫者王之胤嗣，則啓佑之使其子孫萬年厭飽，祖德亦如王之篤敘也。民者國之根本，則默相之使般民皆率德永年，享有壽考，亦如王之康寧也。夫周公雖祝頌成王，而寓規諷之意，忠臣

愛君之切如此

王佯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俘是使承是聽受敘是教條次第觀是法子

指成王周公既述為王祈禱之詞又丁寧說

王遣使誌戒殷民固有教條次序然不本諸

身則徒法何以自行王必躬行實踐使殷人

都有所感發興起聽受今日教條的次第至

於萬年之永莫不觀法我孺子之德教而懷

服之則國家之業可以永保于勿替矣

書經直解卷之九

三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

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

咸格王入太室裸

此以下是史臣記當時祭祀冊誥等事及周

公留洛之始終烝是冬祭名駢是赤色逸是

史逸王賓是助祭諸侯殺是殺牲格是至太

室是清廟中央之室裸是灌酒于地以降神

史臣記成王於戊辰之日在洛舉行烝祭之

禮因以留周公治洛之事告于文武文王之

前用赤色之牛一武王之前亦用赤色之牛

一廟祭皆用太牢此用特牲者盛其禮也王

又命史官作冊祝之文當時史官名逸者所

作祝文惟告周公留後治洛的事更不他及

重其事也于時諸侯為賓於王者以王殺牲

經祭祖廟都來助祭而王乃入太室之中用

珪瓚酌秬鬯之酒灌於地以降神其舉行祭

告之禮如此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書經直解卷之九

三

上文言烝祭之日與祭告之事作祝之人而

未明言為某月故史臣又記說成王命周公

留後治洛祭告文武命史逸作祝冊以告神

皆在十有二月前言戊辰乃十二月中之一

日也。以是日告文武。即以是日命周公。以洛

邑之民受于文武故不輕於付託耳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史臣記周公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不曰治

洛惟七年而曰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蓋

以洛邑之地與洛邑之民皆是文武所受於天。故保其地與民即所以保其命耳。周公留洛之始未如此。按洛誥一書所言皆治洛之事。周公於成王則勉其宅中圖治而成王業之終。成王於周公則望其留後輔君而釋明農之志。君臣交相責難詞旨懇切而於誕保殷民之意則篇中尤惓惓焉。死然明良喜起之氣象。成周有道之長豈偶然哉。後之君臣宜知所取法。

書經直解卷之九

五

多士

武王克殷之後。周公以殷民頑梗難化。遷之于洛。其中亦有有位之士。至是洛邑既成。周公留治于此。聽政之初。乃總呼多士。以王命誥諭與之更始。史臣記其事。因以多士名篇。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三月是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稱商王士者。貴之之辭。史臣敘說成王既歸宗周。留周公治洛。惟三月。周公始行治洛之事于新邑。因

傳王命以告商家有位之士。蓋懼商民始遷不安其業。故呼多士而誥諭之。無非定其反側之心。誘以從善之利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弔是恤。旻天是上天之通稱。王罰是王者所奉之天討。勅是正。周公傳王命以誥諭多士。說爾殷家所遺之多士。毋懷反側。不肯順服。蓋未知國之興衰非人所能為也。昔殷紂暴虐不為天所憫恤。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故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之誅罰。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是周革殷命。實奉天討罪之公。非有所利而為之也。

書經直解卷之九

五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弔我。我其敢求位。

弋是以生絲繫矢而射鳥。蓋有心取之之意。畀是與。允是信。罔是保護的意思。弔是輔。王

命又說肆爾多士昔殷有天下之時我周僅
百里小國勢不相敵豈敢有心弋取殷命盡
栽培傾覆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乎不
肯保固殷家之亂矣所以眷求明德而輔弼
我周之治在天位自有不容辭者我其敢有
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為猶言秉彝是民之所秉持作為者王命
又說天之與民勢若相遠而其理實有相因

書經真解卷之九

五

若今天不與殷于何見之即下民之秉持作
為者是也觀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
背商歸周商民之秉為如此則帝之不與可
知天之明威豈不凜然其可畏哉爾多士其
畏天之威可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
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
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是導逸是安適是往降格是天降災異嚮

是意嚮庸是用辭是矯誣之辭元命是大命

王命又說商之伐夏周之伐商其順天應人

一也爾多士未釋然于我周何不以夏商之

事觀之我聞古語有云人情莫不欲逸然安

逸莫如為善上帝與人以善使之反已自修

是乃引之安逸之地也夏桀乃喪其良心自

趨于危不肯往適于安逸其昏德如此上帝

猶未忍遽絕于是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

使知恐懼修省桀乃猶不知警畏不能敬用

書經真解卷之九

五

上帝降格之命大肆淫泆有日亡乃亡矯誣
上天之辭天用不善其所為弗念弗聽遂廢
其大命降致誅罰而夏祚終矣夫殷監不遠
在夏后之世觀有夏喪亡之故則殷之喪亡
豈非天哉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是治天既致罰于夏念民之不可無主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奉將威命爰革夏正以有

天下成湯又念天下之大不可以一人獨理

也。于是明揚俊民，分布遠邇，使之向治，區畫乎四方，煥然綱紀法度之一新焉。此商之興實仰承天眷而非私也。知商之興，則知周之所以興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恤是勤恤。殷之有天下，不獨成湯能盡開創之道，自成湯至于帝乙，中間賢聖之君六七作，無不明德以修其身，恤祀以敬乎神。蓋成湯能顧諟明命，罔不祇肅，其明德恤祀之家。

書經解卷之九

圭

法子孫世世守之，不敢失墜，創業守成相授。

一道如此，殷之享國長久，豈偶然哉。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丕是大，乂是治。失帝是失上帝之心，澤是德。

澤承上文說。殷王惟明德恤祀，克享天心，是

以上天眷命既大，建立以定其天位，又保佑

以治其國家，使王業長安，國祚綿遠，其得天

如此，然殷王亦兢兢業業，惟恐失了上帝的

心，無不求賢輔治，以撫安萬姓，務使德澤之流無所不洽，有以配天之廣大也。夫上天之眷命既隆，先王之修德彌謹，商業之永亦亦宜乎。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

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後嗣王是紂，天顯是天之顯道，祇是敬畏。王

命又說，殷之家法使子孫能世守之，何至于

亡。今後嗣王紂乃昏迷失德，夫不明于天道

書經解卷之九

圭

天道且不能知，况能聽念先王之勤勞，邦家

而思所以效法之乎。蓋商王沈湎暴虐，大肆

淫泆，凡慢天殘民之事，無所不為，其于天之

顯道，民之祇畏，有不知其為何物矣。惟不顧

天顯，所以不明于天道，不顧民祇，所以不念

先王之勤家也。

惟時上帝不降，降若茲大喪。

紂既不顧天顯，民祇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故

上帝不肯丕建而保乂之，降若此大喪，使其

國亡而身滅實自作之孽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天降大喪于殷而不與之者何哉由其不明厥德罔顧于天顯民祗耳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後王以不明德而天不畀天之可畏如此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辭是討罪之辭王命又說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必須聲言其罪乃行討伐若未有可言

書經直解卷之九

无

之罪而罰之是謂師出無名矣况紂為不善

惟日不足其罪惡貫盈有難悉數者我周實

肅將天討奉辭以伐之豈有私意于其間哉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靈是善帝事是天之所為周公又傳王命呼

多士而告之說爾殷遺多士昔紂不明厥德

天降大喪然天不能自誅假手于我有周以

誅之惟我周王大善承天之所為肅將帝命

以討有罪非有心而弋取之也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割是斷絕勅是正上帝有命于我周說道殷王不明德爾往斷絕其命故我不得不與弔伐之師戡定翦除告其勅正殷邦之事于帝以復割殷之命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我事指割殷之事言不貳適是專一的意思

承上又說帝命割殷而我勅正之是我周伐

殷其事非出于私一于從帝而無貳適矣夫

書經直解卷之九

无

我周能一于從帝則天命在我天之所存孰

能違之爾殷王家自當歸于我周斷斷乎不

容他適矣周不貳于帝殷豈能貳于周乎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勅自乃邑

洪是大度是法度勅是遷徙勞動的意思王

命又述遷徙殷民之由以消其怨望之情說

道爾多士有怨于我得非以安土重遷之故

耶當殷亡時我周猶封武庚于故都未嘗為

遷爾討也及三監倡亂武庚蠢動于方說曰

惟爾眾助虐大為非法而思以遷之故今日
之事非我故欲勞動爾有眾其實變自乃邑
自作不靖蓋法所必遷者予亦不得而私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即是就戾是禍承上說我之遷爾非特以叛
亂之故予亦念天就爾殷邦屢降大戾紂既
以無道而誅武庚又以不靖而滅是殷之故
墟習染惡俗邪慝不正屢遭天罰不可復居
故使爾避凶趨吉未必非爾之福也

書經直解卷之九

王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
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
我怨

時字解做是字西是洛邑以在殷邦之西故
曰遷居西後是後命周公又傳王命以告多
士說猷告爾多士我以殷邦屢降大戾故遷
爾來居于西非我一人持德不務康寧故為
勞擾蓋天降大戾于殷汝等內懷二心不順
於我予恭承天命遷爾等於近郊使各得舍

昔國新爾之居洛必去其反側動搖之心毋
違越乎天命可也苟或違越天命朕不敢再
有誥戒之辭且以刑罰加爾是爾自取罪戾
不可有怨我之心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冊是簡冊典是典籍王命又說爾等既為殷
之遺民豈不知爾殷之故事殷之先人有冊
書有典籍紀載殷革夏命之事如所謂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帝用不滅武商受命者皆爾

書經直解卷之九

王

所習聞也夫周之革殷即殷之革夏爾何獨
疑于今乎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
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
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迪是啓迪簡是簡拔服是列天邑是商邑尊
之之辭率是循矜是憫王命又告多士說爾
等知爾商非不革夏之事而猶致疑于今者
我想爾等之心豈不以商革夏命之初凡夏

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在百僚之間今周于商古未聞有所拔用雖革命若商而用人則不若商也孰知天命有德非人君所得私予之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于洛非故離逃爾土也正冀爾率德改行以為可用之地予惟循商家故事以矜恤于爾亦將使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耳今之不用爾者非我之罪也爾何為有怨望之心哉

書經五解卷之九

王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

奄是國名與管蔡霍皆武庚之黨降是不盡法的意思猶今言降等四國是殷管蔡霍地是親比宗是宗周遜是遜順周公又傳王命呼多士而告之說昔朕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有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以商之所都邪慝不正移爾遠居于洛寧通王家以親比臣服我宗周與

周之臣子朝夕相觀化悻逆之習為遜順之美是昔日之道黨餘孽乃今日之善士良民其罰蓋已甚輕其恩固已甚厚矣今乃有所怨望乎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中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書經五解卷之九

王

此命以告爾夫我之營建都邑于茲洛者豈好為多事也予惟以四方諸侯朝覲會同不可無賓禮之地故建王城以待之亦惟爾多士服役奔走臣事我周多有遜順之美豈可無安居之地故建下都以處之我營洛之意不過如此爾宜感恩之不暇又何以反側動搖為哉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土是田業寧是安幹是事止是居承上說我

營洛邑以安集爾多士。使爾于洛邑之中有可耕的田土。有可為的事務。有可依的居止。今為爾計當一心嚮化盡消其反側動搖之習。庶幾保有爾田業得以播穫安爾所事得以經營安爾所止得以棲息宅洛之利如此爾猶欲自作不靖亦甚愚矣。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界是與。矜是憐。不啻猶言不止如此。承上文

書經直解卷之九

圭

說爾若安居樂業順服我周無敢不敬。則凡事循理為天所福。天將界與而矜憐之。使爾得以保身保家安享福祿矣。若爾不克敬。則凡事悖理為天所禍。不止家室寬徙。不得常有爾土。予亦將致天之罰以刑戮加于爾躬。身亦有所不能保矣。禍福所由在敬不敬之間。如此爾宜克敬以自求多福可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是四井之地。指多士所居說。是子孫承繼的意思。年是壽。小子指多士子孫說。承上又說爾多士若于此都邑之中。絕反側動搖之心為專一從周之計。則自今得居爾之邑以安其身。又將承續爾居以保其子孫。不但此也。且爾之身有營為于斯。有壽考于斯。都樂業安生以享太平之福矣。爾之子孫從此開大基業方興未艾。實自爾遷以始之。以亡國之餘裔為起家之始祖。又何幸如之。夫以爾遷居之利如此。可不勉思敬慎以保固身家于久遠哉。

書經直解卷之九

圭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下當有關文。言是總指上文的說話。周公傳王命於篇終。告多士說。凡我曉諭爾多士之言。反覆丁寧無非以爾之土田居止為念。欲爾安居樂業。不復反側動搖。以保福祿于無窮也。我為爾多士計慮深遠如此。爾可不體我之意。而善自為謀耶。按武王一著戎

衣天下已定。殷民乃復思其先王之澤。三監構隙，即皆蠢動。周公遷之于洛，爰告諭再三。而後定。可見殷之得人心也甚固。周之定王業也最難。然則固結人心，保守王業，乃有國家者之要務也。

無逸

晏安荒逸，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者。成王以冲年即位，周公恐其耽於逸樂，故作是書以訓之。惓惓以

書經直解卷之九

五

法祖恤民為言。史臣記其辭，遂以無逸名篇。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君子指人君而言。所是處所，如人住處一椽。禾初種，叫做稼；既斂，叫做穡。小人之依，指稼穡說。周公陳書以戒成王，先嘆息說道：人君一身主宰天下，總理萬幾，一念不謹，遂貽四海之憂。一事有失，或致千百年之患。須要把憂勤敬謹為安身的處所，動靜息食，常在于

是未可暫時離了。他這纔是所其無逸。然無逸之道何先？蓋天下第一件辛苦的事，莫如稼穡。人君雖身居九重，先須洞燭民隱，知道

那農夫每祁寒暑雨，體塗足自耕耘，至于收穫，受了許多辛苦艱難，纔能飽食煖衣，仰事俯育，有安逸的時候。知此，則知那百姓每倚靠稼穡為生，而凡所以重民之事，卹民之苦，自有一日不容少懈者矣。此人君無逸之先務也。蓋繼體之君，坐享成業，以崇高為得

書經直解卷之九

五

肆小民為可輕，多縱情逸樂，而鮮能令終者。故周公於成王，惓惓告戒如此。

相小，今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相是視，小人是小民，諉是鄙語，誕是妄誕，否是不然，侮是輕侮。昔之人譬如說先年的老人，指父母說。周公又說：我觀那田野小民，其父母嘗勤勞稼穡，受了許多艱難辛苦，纔得

飽煖安逸。其子乃生于養養。不知今日之安樂。由父母躬勤稼穡之艱難所致。乃恬然自恣。取快目前。習為市井鄙俚之談。凡出于口者。都不循道理。既又敢為妄誕。凡所行的事。都不依法度。不然則又輕侮其父母。說道比先年老的人。無聞無知。都不肯安樂。受用徒自勞苦而已。小民之無忌憚如此。夫此小民。出自農家。只為不曾涉歷艱難。遂至于輕肆放誕。欺侮父母。况人君生于深宮。長于富貴。

書經直解卷之九

九

稼穡艱難之狀。既未嘗接于耳目。崇高豫樂之事。又易以惑其心志。使非深知無逸之道。則必以逸樂為無傷。以祖宗為不足法。喪亡之禍。寔基于此。宜周公首舉以警戒成王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實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是殷王太戊。天命是天理。自度是以法度檢律其身。周公舉昔之賢君。能躬行無逸。

者以告成王。先嘆息說。人生莫不欲壽。然惟無逸乃致壽之基。未有好逸樂而能壽者。我聞在昔殷王中宗。其處已則嚴而莊重。恭而謙抑。寅而欽肅。畏而戒懼。把天命之理。當做法度。以自檢律其身。無一言一動不循著規矩。其臨民則祇敬恐懼。而不敢有一毫怠荒安寧之意。其修己治民。始終一於敬如此。所以他精神氣血收斂完固。無有一切伐性傷生的事。而國脉亦賴之以永延。至於享國七十有五年之久。斯無逸之效也。

書經直解卷之九

甲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是殷王武丁。舊是說他未即位時節。暨字解做及字。亮陰是居憂之所。雍是和。嘉是美。靖是安。周公又說古之人君。能盡無逸之道者。在殷又有高宗武丁。當其未即位時。其

父小乙恐其生長富貴不知憂勤乃使他人
處民間與那小百姓每同事勞苦凡稼穡艱
難閭閻困窮之狀件件都知道後來起而即
位居小乙之喪在亮陰中恭默思道至于三
年之久未嘗輕發一言惟其慎重而不言所
以能密察下情明習國事一有號令條教無
不當乎天理協乎人心雍然而和順焉又且
勵精圖治兢兢業業不敢一毫怠荒安寧一
心只以治世安民為務故能使殷之天下蔚
然于禮樂教化之中熙然于休養生息之內
既極其嘉美又極其安靖也于時萬邦之民
咸蒙被其德澤無小無大莫不歡欣鼓舞無
或有違背而怨謗者夫能勤政則收攝精神
既有保壽之基能和民則導迎善氣又有長
年之助故其享國至于五十有九年之久斯
亦無逸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
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

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是高宗之子祖庚之弟舊為小人亦指
未即位時說保惠是保安惠養鰥寡是窮民
侮是輕忽周公又說古之人君能盡無逸之
道者在殷還有祖甲初高宗欲廢祖庚而立
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于民間一向與小民
出入同事經歷艱苦其後起來即位深知小
人之依全在稼穡因此切于愛民於天下的
百姓都要保安惠養使之各安田里不肯橫
征暴斂以戕害之其間有鰥夫寡婦人所易
忽者尤加憐恤不敢輕侮其敬事勤民之心
始終一致如此是以精神純一內有以養壽
源民物太和外有以延國祚故祖甲享國至
于三十三年之久斯亦無逸之效也夫壽乃
五福之先人主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觀
殷之三宗其享國長冬皆以憂勤敬畏得之
則祈年永命之道固在修德而已人君可不
知所法哉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時字解做是字指殷三宗說。耽是過于逸樂的意思。周公又說殷之中宗高宗祖甲皆以克勤無逸而享國長久。自三宗之後立為王者都必長富貴。生來便就安逸。惟其生而安逸。不曾經歷田野。出入民間。于農家稼穡艱難之狀一無所知。于小民經營勞苦之情。一

書經直解卷之九

星

無所聞。其所聞見都是耽樂之事。凡聲色遊田可以適情娛志者無所不為。內伐性真外促國脉。故自三宗之後都不曾享有壽考。其在位遠者不過十年。或七八年。近者五六年。或四三年。耽樂愈甚。則享國愈促。理之自然也。夫人情莫不欲逸。而所欲有甚于逸者莫如壽。亦莫不惡勞。而所惡有甚于勞者莫如夭。若知憂勤者之必壽。縱慾者之必夭。則豈肯舍其所甚欲而就其所甚惡哉。周公此言

至為明切。可見古之大臣既願其君之聖賢。又祝其君之壽考。其忠愛無已之心如此。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抑是謙抑畏是。謹畏。周公告成王。又嘆息說道。自古無逸之君。豈惟商之三宗為然。厥亦惟我周先代。肇基王迹者。有太王焉。其勤王家者。有王季焉。這二祖都有盛德。其心能自謙抑。貴而不驕。富而能降。不敢有一毫矜誇。又能自謹畏。上嚴天命。下顧民艱。不敢有一

書經直解卷之九

器

毫放肆。蓋人君惟不知謙抑。必至于侈縱。惟不知謹畏。必至于怠荒。此逸欲所自生。而敗亂所由起耳。我二祖能以抑畏存心。所以能盡無逸之實也。周公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太王王季。以見其源流之深長如此。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是服用儉薄。即字解做就字是專心幹理的意思。康功是安民的事。田功是務農的事。周公又說。我周以艱難創業。至于我皇考

文王又深知稼穡之艱難。自家的服用件件都裁損簡約。凡奢靡華麗之事。非惟不肯為。亦且不暇為。只是專心致志。去幹那安民之功。與養民之功。明教化。修法令。使百姓每強不凌弱。眾不暴寡。箇箇都得以相安。制田畝。教樹畜。使百姓每盡力農事。不妨其耕耘收穫之時。箇箇都得以相養。蓋人君若厚于奉已。則必緩于為民。文王務損上而益下。此所以為至德也。

書經直解卷之九

聖

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微懿都解做美字。鮮字與先字同。古字通用。晷是日西的時候。周公又說。人君身居尊位。常驕矜自恣。不察下情。所以把百姓的事不肯留意。文王則不然。以言其德之柔。則寬厚。慈仁。萬然而可親。柔到箇盡美處。以言其德之恭。則謙抑。祇慎。肅然而不放。恭到箇盡美處。其懷抱保護小民。就如父母之愛子一般。

小民之中有鰥寡無依者。尤加意憫卹。凡施惠周給。必以為先。以此等窮民。皆天民之無告者。故發政施仁。必先及之也。文王之心。在保民如此。是以勵精圖治。不憚勤勞。每日從早起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就是當食的時候。也不暇食。一心只要使天下百姓每家給人足。惟然太和無一夫不獲。其所以後其心始慰耳。夫崇儉素恤困窮。勤政事。這都是無逸的道理。然惟創業之君。深知小民之艱難。乃能兼盡如此。此周公所以備述文王之事。為成王告也。

書經直解卷之九

聖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盤是盤桓不舍。遊是遊幸。田是田獵。受命是為諸侯。中身猶言中年。周公又說。遊幸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事。國家固自有常制。但人情或以此為樂。而至于縱欲妄費者有之矣。文王未嘗不遊田。然自省耕省畝之外。未嘗

敢荒於遊。自菑苗。備狩之外。未嘗敢荒於田。兢兢業業。若有所禁。制而不敢肆者。所以用度常是撙節。賦歛自然輕省。其庶邦之民。所供獻的惟是正數。正數之外。如珍奇無用之物。侈濫無名之稅。一毫不以橫歛於民焉。夫文王不以逸欲病民。如此。則既能持已以培養壽源。又能恤民以凝固天眷。故其受命為諸侯時。年四十有七。其後享國至五十年。壽數最高。而享國最久。此文王無逸之效也。

書經直解卷之九

聖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是法其字指文王說。淫是過。周公告成王。又嘆息說道。從今以後。嗣王不必遠有所慕。惟取法我周文王可也。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德澤深厚。而享國久長。此乃家法所存。子孫當世守而勿失者。王必以此為法則。凡觀逸遊田之事。雖不能盡無。皆當有節度而不可過。如觀以察災祥。必

思既物之當戒。逸以節勞瘁。必憂聽政之或妨。遊以省耕。必不敢無事而空行。田以講武。備必不敢非時而輕動。則四者無淫縱之失矣。四者既省。國用有常。故萬方之民。每歲貢賦。惟取正數之供。自正數外。別無分毫科派以厲民。必如此。方為善法。乃祖以盡無逸之道也。夫觀逸遊田之不敢過。是嚴于檢身的事。萬民惟正之供。是寬于賦民的事。然必上無過動。而後下無濫取。若人君出入起居。稍不中節。則未免勞民傷財。而暴斂橫征。亦將無所不至矣。此恭儉而取民有制。所以稱為賢君也。

書經直解卷之九

聖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無是禁止之辭。皇是自寬假的意思。訓是法。若是順則字也。解做法字。愆是過。酗于酒德。是縱酒的凶德。周公又告戒成王說。今王取法文祖。須要常存儆戒之心。毋自寬假。說今

日且為是耽樂也無妨害殊不知人君一身
皇天監臨之于上萬民瞻仰之于下事事都
要合乎天理當乎人心。若或耽樂則下非民
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由是在位之人。都効法此等過逸之行如商
紂酌酒而臣下化之相率而為酌酒之凶德
蓋上行下效其機如此吾王其以此為戒無
若商王受之沉迷昏亂酌于酒德哉夫周公
告成王既舉文祖以為法又指商受以為戒
皆自耳目之所及者言之其警動成王之意
切矣

書經直解卷之九

兗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
胥教誨民無或胥誨張為幻

胥是相也是順誨張是誑誕幻是變亂名實
以眩觀聽的意思周公恐成王未能聽信其
言故又歎息而告戒之說我聞古時人君德
業已感宜無待于良臣之輔助矣然當時為
臣的猶且慎防逸欲之萌不忘忠益之獻相

與陳謨納諫以訓戒告諭之訓告之不足又
相與竭力維持以保養將順之保惠之不足
又相與悉心教誨以規正成就之夫古之人
臣忠愛無已如此則其君能受盡言可知所
以視聽思慮皆無蔽塞奸惡取舍不至違悖
自然公足以服羣情明足以燭姦佞當時之
民箇箇循法守分無有一人敢相與誑誕變
名易實倡為幻妄之說以眩惑君心者蓋邪
正之機相為消長人君能任賢納誨上下交
相筋勵則正氣充實邪說無聞可于自然之
理也然則人君可不親正今聽忠言以求盡
無逸之道哉

書經直解卷之九

平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
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指上節古人聽言之益說訓字刑字都解
做法字否是不然的意思請神加禍于人叫
做詛以言告神叫做祝周公戒成王說我所
言古人聽受忠言之事正今日所當效法者

王若于此不肯聽信無受言納諫之誠則在位的臣亦皆互相倣效而不盡忠規諫君聞臣諂邪說得行則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都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最便於民最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其君殘忍的却以為不便要變亂以行其暴虐之政薄賦歛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其君奢侈的却以為不便要變亂以遂其貪求之志上有亂政則下不聊生那百姓

書經直解卷之九

至

每必以上之所為為不是其心裏必違悖而怨恨再有不然其口裏必詛祝於神明為人上者使百姓每心口交怨其國未有不危者矣夫不聽臣下之忠言其弊至于如此治亂存亡之機所係甚大吾王其可忽哉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迪是蹈哲是智迪哲是實能行其所知的意思周公又歎息說天下之事知之非難行之

為難稼穡乃小人之依人君既知之則必為之經營措處使小人各得所依方是實蹈其知者自昔賢王惟殷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這四君皆身處崇高之位而察見民情之隱于稼穡艱難之事未徒明足以知之又能兢業于身心惕勵于政事或治民祇懼或嘉靖殷邦或不侮鰥寡或咸和萬民是實能蹈迪其明哲以盡無逸之道者也吾王可不知所法乎蓋人主既有仁心當行仁政故

書經直解卷之九

至

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然後民被其澤不然則是知其饑寒不與衣食民何賴焉這迪哲二字又無逸之綱領人主所當深思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怨是怨望詈是罵詈皇字解做大字愆是過允是誠含是藏周公又說小民至微而可畏人君若非實心愛民未有聞怨詈而不怒者

三宗文王能迪知小民之依惟恐已有過失
 民不安生其或有人告他說小人有厥心違
 然而怨汝厥口詛祝而詈汝則大自敬德益
 修其身於人所誣毀之言安而受之說道這
 本是我的過愆非彼妄言也蓋三宗文王之
 心真見得人君為民父母但有一夫不被其
 澤即是自己的愆尤故以敬德為己任過言
 為己責是其心誠實如是非但勉強隱忍其
 怒而不發也自古賢聖之君其厚于責己誠
 于愛民類如此

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
 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
 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此字指上文迪哲之事說辟是君綽是大叢
 是聚周公又說三宗文王皆迪知民依故不
 暇責小人之怨詈而益敬其德王于這迪哲
 的事或不肯聽信只見人的不是不能反躬
 自責則小人乘間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果說

小民怨汝詈汝汝必輕易聽信欲加之罪矣
 夫人君父母天下當以含容為德今既聞謗
 言而輕信便是不能長念為君之道不能寬
 大其心反用那誑誕無實的言語羅織疑似
 亂罰那無罪的殺戮那無辜的天下之人受
 禍不同同歸于怨都業集于人君之一身矣
 可不畏哉蓋人君與民一體民有怨詈但當
 引為己責不可歸罪于民引為己責則必能
 修德以和民歸罪于民則憤戾愈甚而民心
 愈離將至于不可收拾矣故衛巫監謗而召
 公以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正有見于此君
 天下者鑒之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監是視以為法戒茲字通指上文說周公于
 篇終又歎息說道我所陳這一篇書法戒大
 備如三宗文王之聖哲當以為法如後王商
 受之昏暴當以為戒乎年長短國家治亂皆
 係于此我嗣王不可不監視之也按無逸一

篇以知小民稼穡之艱難為綱領以崇儉素
節逸遊聽忠諫遠讒邪守法度容誹謗為條
目周公雖為成王而發其實乃萬世守成之
龜鑑保邦之藥石故唐宋璟手寫為圖以獻
宋仁宗命大書於屏間可見賢臣之納規明
君之鑒古無切于是書者所當詳覽而熟玩
也

書經直解卷之九

書經直解卷之十

君奭

成王時召公為太保自以盛滿難居意欲告
老而歸周公留之反復勸諭謂大臣當輔君
德以延天命固人心不可求去史臣記其語
因篇首有君奭二字遂以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矣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
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
棊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君是尊敬之稱奭是召公的名古人尚質相
語只稱名弗弔解做不恤棊是輔佑忱是誠
信昔周公欲留召公先呼其名而告之說功
成身退同人臣自靖之常輔君奉天尤大臣
徇國之義昔殷紂無道上天不加憫恤降以
喪亡之禍已墜失了天命於是我周受之而
代殷以有天下矣然天命無常可受也亦可
改也若說我周家既受此大命其基業常信
於休美決可以保於無窮這箇我不敢知若

天於冥冥之中果輔周之誠而眷佑無已却
說道後來又將失墜而終出於不祥這箇我
亦不敢知但我等身為大臣誼同休戚今日
只當盡忠夾輔以共保天命豈可舍之而去
以自遂其私乎

嗚呼君已曰時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
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
大弗克恭上下邇佚前人尤在家不知

君指召公時字解做是字越字解做於字尤

書經直解卷之十

二

是然後嗣子孫指成王說湯是絕俸是墜前
人指文武說周公又歎息告召公說道天命
吉凶我固不敢知所可知者惟在賢臣之去
留耳且君前已有言說輔王以誠小民而祈
天命是惟在我之責是君之自任如此然豈
惟君有是心哉我亦嘗思之當今之時萬邦
咸休我民罔有尤怨違背天命宜若可保矣
但民罔常懷天無常親今日之眷命焉知他
日之不降威乎故我不敢便以上帝眷顧之

命為可安寧而弗永遠念天之威罰于民罔

尤違之時也我之心亦如此蓋天命人心去

就難必其機實在于人使朝廷得人為輔則

民心悅而天命固厥基永孚于休矣朝廷輔

佐無人則民心離而天命去其終出於不祥

矣是大臣去留乃國家安危所繫非細故也

今君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我後嗣子

孫無人輔助大不能上畏天命下畏民君乃

或驕慢肆侈邇絕佚墜文武光明顯著之德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三

當此之時君為國大臣固有不得辭其責者

豈可謂退老在家便付理亂于不知乎周公

言此以見國有老成乃社稷所倚賴而在老

成之自處尤當以愛君體國為忠有不容忍

然舍去者所以挽留召公之意至懇切矣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

恭明德

諶字解做信字經歷是踐行不違的意思恭

明德是敬天敬民顯明之德周公又說上天

於我周既降此眷顧之命然欲保之于無窮
寔有不易者蓋天命去留無常或前興而後
廢或始予而終奪豈可據以為誠信哉惟人
君有是明德乃可以嗣守於弗替耳凡繼世
之君乃有墜失其命而不能長保者都只因
無賢臣輔佐其君孤立于上所以把前人故
事天顯顧畏民品許多光明的大德都棄之
而不能遵行絕之而不能嗣續由是天心厭
棄卒陷於喪亡之轍耳向使輔助得人則天

書經直解卷之十

四

命豈遽棄之哉觀此則召公當此時不惟義
不當去蓋亦有不忍去者矣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
冲子

旦是周公的名。正是正君。迪是啓迪。施是付
與的意思。冲子指成王說。周公自敘輔君之
意以感動召公說。繼嗣之君必須得老成匡
正乃可以紹前烈。保天命。然正君之事惟盛
德者能之。在今予小子旦德業間望。未能過

人非真有格心之術是以匡正吾君也。惟以
我周文武敬天敬民光明顯著的大德朝夕
開導而付與我冲子。使其上而事天下而治
民。一皆遵守文武之家法。庶乎前烈益以焜
耀而不至於遏佚耳。蓋君德者保命之本。老
成者輔德之資。故欲天命之固不可不延。世
德欲君德之正不能不資老成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
文王受命。

書經直解卷之十

五

道是為臣的道理。寧王是武王。延是長久。釋
是舍去。周公又申前意說。天之禍福予奪。雖
不可信。然以人事言。則在我有當盡的道理。
蓋我周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至武王其
承厥志。既以德而凝固之。則繼志述事。固後
嗣之責也。我今惟在以武王光大之德。付于
冲子。自今務衍而長之。不至失墜。使文王所
受的命。天不容舍之。而他歸。則我周大業永
承傳之。無窮。豈不美哉。夫輔君以延世德。而

疑天命。我之道固如此。公同此心。亦當同盡。此道豈可堅欲求去。使後人過前光而墜大命乎。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君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言。當時有如此之人。太甲大戊。祖乙武丁。都是商之賢君。保衡是官名。保取其

書經直解卷之六

六

安。衡取其平。商時伊尹為此官。周公又呼召公說。我曾聞在昔商家先王成湯既受命為天子。當其時有如伊尹者。輔佐成湯伐夏。救民。其德澤廣被。與天之無不徧覆一般。成湯既往。湯之孫太甲嗣位。當其時伊尹受成湯之顧託。以元老舊臣居保衡之官。能保護王躬。平章國事。主業賴之以安。在太甲之孫太戊時。則有如伊尹之子伊陟與臣扈兩箇人同心夾輔。勸太戊以圖政。修德。滅祥。桑之

異乎。格於上帝之心。又有巫咸者。亦能左右王室。而使國家平治。在太戊之孫祖乙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高宗武丁時。則有如甘盤。即高宗舊學之師。皆能世効保乂之功。克振中興之業。夫商之諸君。或創業於前。或守成於後。皆賴六臣輔佐如此。今君居太保之位。受付託之重。當思匹休前烈。而可遽然求去乎。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書經直解卷之七

七

率是循。有陳謂有可陳列之功。陟字解做升字。所是語辭。周公又說。人臣事君。自有箇當盡的道理。殷家從伊尹至于甘盤。這六箇大臣。都能率循此為臣之道。効忠匡輔。顯然有可陳列之功。用能保乂有殷之天下。使國勢常安而不危。民生常治而不亂。以君德則益隆。如成湯以下五王。皆以明德昭升。配享于皇天上帝。以國祚則益永。而傳世十九歷年。

有六百之多也。夫德莫大于配天。治莫隆于永命。此雖殷先王世美相承之效。而六臣之保其功。亦何可誣哉。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人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

純是專一的意思。佑是助。實是不空虚。恤是憂。稱字解做舉字。孚是信。周公又說國無賢才。則國空虚。而老成耆舊。又眾賢之領袖也。

《書經直解卷之二

八

在昔商家盛時。有六臣輔君。因此上天眷佑之命。純一不雜。生許多賢才。使商家充實。而無乏才之患。在內則百官之著姓。與王臣之微賤的。莫不秉持其德。無偏私之蔽。明致其恤。有憂國之心。在外則微而小臣。與侯甸諸侯。為王藩屏的。况皆奔走趨事。惟此內外之臣。都稱舉其德。用以輔君之治。俾無過舉。是以德業隆盛。政教修明。人君但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之人

知其出於至公。都聽從悅服。而無一人之不孚信者矣。夫天下之信服。由羣賢布列于中外。而賢才之眾。多由六臣匡輔於朝廷。公必如六臣之輔商。以勉効於今日可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是坦然無私。格是通徹無間的意思。固命是疑固不墜的天命。亂字解做治字。周公又呼召公而告之說。天命至公。其壽人國家使

《書經直解卷之二

九

之綿延長久者。豈偶然哉。必其大臣有至公無私。平康正直之德。通徹于天。乃可以克當天心。而天斯壽之耳。如伊尹至于甘盤。這六箇大臣。皆能盡平格之實者。故能保又商家久安長治。歷年至于六百之多。是天之壽商。實以六臣之故也。及至商紂。繼嗣天位。乃崇信姦回。播棄黎老。無有平格之臣。以維持天命。所以天降之罰。遽遭滅亡之威。國祚之長短。繫于賢臣之有無。若此。今汝其無汲汲求

去。勉為周家永久之念。凡所以輔君而延世德者。益竭力以圖之。使我周有平格之臣。則上天必有疑固之命。而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蓋身與國俱顯矣。彼商之六臣。又豈得專美于前耶。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割是災害。申是重勸。寧王是武王。周公又呼召公說。昔者商王紂無道。上天厭棄降

書經直解卷之十

十

災害於商家。使他失了天下。然生民不可無

主。惟我武王有大德克享天心。故天於冥冥

之中。申重勸勉武王之德。佑助他無所不至。

纔有所思。便無不知。恰似陰有啓發的一般。

纔有所行。便無不順。恰似默有輔翼的一般。

由是德日以盛。真足以為神人之主。遂集此

重大之命於一身。而克商以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

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都是文王之

臣。周公又說。我周之得天下。雖在武王。基天

命實由文王。文王庶幾能修治變和我周家

所有的中夏。使三分有二之國。處處都服從

政令。無有違越。人人都涵育教化。無有乖戾。

此豈文王獨以一身勞天下哉。亦惟當時佐

命之臣。有如虢叔。有如閎夭。有如散宜生。有

如泰顛。有如南宮括。這五箇大臣。皆是名世

之賢。相與同心輔佐。或為之疏附。先後或為

之奔走。禦侮。故能使文王修和之澤。達于諸

夏。而無間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

迪。是導迪宣布的意思。彝是常。茂是無。周公

又反前意說。若虢叔等五箇大臣。不能為文

王往來奔走于此。勉盡職業。導迪宣布所當

行的常教。則文王雖有愛民之心。無人輔助。

修和之澤。何由而降及于國人乎。於此可見

主治在君。宣化在臣。有君無臣。欲以致理難

書經直解卷之十

十一

矣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
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迪知這迪字是踐履的意思。迪見這迪字是
開導的意思。見是著見。冒是覆冒。周公又說
我文王之時有虢叔等五臣輔佐。亦是天意
在文王。純一不二以佑助他。故生這等秉持
明德的賢臣。其踐履至到。著實曉得上天顯
然的威命。可順而不可違。以此同心協力。只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主

要光顯文王的德業。開導啓迪。使其德著見
于上。無所不照。覆冒于下。無所不被。以致至
德馨香升聞于皇天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克
享天心。而有殷之命。自此始受之。皆五臣輔
佐之功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
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四人是闕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此時虢叔
巴辛。故止稱四人。劉字解做殺字。不是大單。

是盡周公又說。我文王既賴五臣輔佐。以誕

受殷命。至武王時。虢叔雖卒。闕天等四人尚
存。又能同心協力。庶幾導迪武王。膺受天祿。
其後遂與武王大奉上天之威命。往伐有商。
凡殘暴虐民。與我周為敵者。都誅滅無遺。此
四臣者。又以禍亂雖定。而德澤未敷。於是又
竭力宣布。用昭顯武王之德。覆冒於天下。使
天下之人。涵濡教化者。大盡稱頌武王的聖
德。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有一處不心悅誠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主

服者。此皆四臣開導之功也。夫以文武之明
聖。開創大業。猶必賴賢臣以為之助。况嗣守
成業者。而可無老成舊德。以左右之乎。此周
公所以拳拳挽留召公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奠其濟。小
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
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小子。且是周公自謙之稱。游是浮水。考造是
老成人。鳴鳥是鳴鳳。周自文王及成王時。皆

有此瑞格是感格。周公又告召公說：今王業艱難，幼冲在位，我小子旦朝夕憂懼，就似浮大川的一般，茫然不知津渡所在，非一人所能獨濟也。我自今以往，須是與汝同心輔導，共濟艱難，使文武之業不至失墜，然後可耳。蓋嗣王冲幼，雖已即位，與未即位的一般，正賴賢臣相與夾輔，汝大不可以此專責於我，而遂求去也。若汝決然求去，不肯勉力以助我之所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於民，將使民心尤怨，無和氣，以致祥太平不可望了。那在郊的鳴鳳，我將不得復聞其聲矣。是今日之治，且不可保，况敢說道進此能有感格，而延天休於無窮乎。然則召公之必不可去，明矣。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是大茲字，指上文說猷是謀，裕是寬大的意思。後人指成王說，周公又歎息而告召公。

說道我前言文武皆賴賢臣，而望汝以共濟，此是懇切之言。君大宜鑒視于此，不可忽也。蓋我周文武，誕受天命，開子孫萬世之業，固無窮的休美。然文王以五臣而布修和之澤，武王以四臣而收戡定之勳，迹其積累締造，也大是艱難。夫得之既艱，則相與維持保守，在我二人，有不容辭其責者。且大臣身當重任，能不以寵利為嫌，不以潔已為高，而委身事主，以安定國家，乃見其識量之闊深。若拘拘然只圖功成身退，潔身而去，豈識便狹小了。我今告君宜謀所以自處寬裕之道，務展布四體為國家長久之慮，毋徒狹隘求去為也。蓋君德之成就，係于賢臣之匡輔，若汝迫切求去，則嗣王之德，何由開明。前人之光，將至遏佚，故我拳拳留汝者，正不欲使後人迷惑而失道。庶幾文王艱難之業，可以保守於無窮也。君不勉為後人留，寧不為文武大業計耶。

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宜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人指武王。民極是下民的準則。偶字解做配字。古時耕者以二人為耦。宜是信。乘是負載的意思。周公又告召公說。我昔與汝同受武王的顧命。當時武王敷布腹心。將付託的言語。盡以命汝。使居三公之位。為下民的準則。當時顧命的言語。說道嗣王以冲切在位。

書經直解卷下

六

汝當精白一心。勉力不怠。以盡輔弼之道。如農夫耦耕的一般。不可缺了一人。又當彼此相信。推心相與。不要退託。如馭車的一般。并力一心。乘載這天命。使不至傾覆。蓋今天命文王以德受之。締造甚艱。若後人不知保守。必大有可憂者。惟當追念文王的舊德。常恐失墜。其承受此無窮之憂可也。武王命汝如此。今汝委而去之。使我獨當艱難之任。則是耕者缺其耦。馭者不并力。何以勉輔嗣王。

乘載天命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與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允是誠。保是太保。乃召公所居之官。大否是大亂。周公又說。如今告汝。以我之誠意。汝勿視為泛常之言。遂呼其官與名說。我前言有殷嗣天滅威。既墜厥命。夫威之可畏如此。汝其敬慎。不怠。以我之言。監視殷紂之喪亡。大亂而大念我天威之可畏可也。蓋天命靡常。

書經直解卷下

七

惟德是輔。商紂只因崇信姦回。播棄黎老。無平格之臣。所以墜失了天命。若嗣君無賢臣。輔導不能敬德。則喪亂之禍。又將移于我周。此汝不可不留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襄是成。戡是勝。丕時是大盛之時。周公又說。我前勉留汝的言語。豈是不足取信於人。却

如此諄諄告汝乎。我只說周家王業之成。惟在我與汝二人同心共濟。汝聞我言亦必契合於心也。說如今國家的事全賴我二人。今天眷我周有方興未艾之勢。就是我二人竭力圖報。猶恐不能負荷。汝若獨委之我。則一人將何以勝之哉。且汝今求去。不過以盈滿難居。欲避權位耳。若以此為懼。當敬其輔君之德。益加寅畏。明揚才俊之人。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使他日賢

書經直解卷之十

十

才衆而治道隆。當國家全盛的時候。汝那時要推讓其位。以事業付於後。今我不阻汝。如今天休未眷。主業未成。方以弗戢為懼。豈汝求去之時乎。可見大臣進退。常以得人為慮。有賢者可託。而後身可退。周公斯言。真得大臣之體矣。

嗚呼。薦非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急。若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是厚。非是輔。二人是周公自謂已與召公。

率俾是服從的意思。周公又歎息說。朝廷之上。公卿百執事。其人固多。然同心協力。篤厚于輔君者。惟是我與汝二人。所以能保固天命。與隆王業。至于今自之休美也。然却不宜以此自足。我與汝當夙夜匪懈。共成文王的功業。不可少有倦怠。蓋文王之功業。固嘗顯于西去。光于四方。然使今海內尚有一夫之不服從。即是功業未成處。我二人當竭力以成之。務使德澤不冒于斯民。雖海隅日出之地。

書經直解卷之十

九

人人都率從。臣服我周家。然後文王之功。可以言成。我二人輔君之責。庶幾無愧耳。今未至是。而君可以求去乎。於此可見人臣有難盡之責。無可居之功。若以功成名遂。當全身而去。則召公之去。周公何為惓惓勉留之乎。成功不忘之言。萬世為人臣者。所當服膺也。公曰。君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惠是順。閔是憂。周公又留召公說。我前誥汝者。豈是不順於理。却如此反覆多言。蓋大臣

一身天命民心所係。汝若求去則答天命而安斯民者無人。我只為憂天命難於終保及斯民無所倚賴。所以懇懇的留汝。則所言非不順理。而公之去志宜為予留矣。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民德是說民心嚮順處。若是順周公又嘆息告召公說天命之去留係於民心之向背。汝是箇歷練老成的人。惟汝能周知民情向順

書經直解卷之十

二十

之故。今日民無尤怨。固能善於始。然思其終則民心難保。處最是可怕。汝其祇順我所言。自今以往。益務敬慎以圖治可也。此時召公已留周公。丁寧告戒之辭如此。大抵人君嗣位之初。全在老成人輔佐。若輔佐得人。則君德可成。太平可致。輔佐不得人。則君德難成。治功難保。成王之時。老成無出召公之右者。故周公懇切慰留。惓惓言商周得人之隆。及大臣許國之義。而于天命民心始終尤致意。

馬其後召公感其言。既相成王。又相康王。以天下為任而不辭。遂致刑措之治。君臣同休。可謂盛矣。然則圖任舊人為治者。宜留意焉。蔡仲之命。

蔡是國名。仲是字。蔡仲乃蔡叔之子。蔡叔罪放而卒。成王以仲賢。復封於蔡。此篇所記是封蔡仲為諸侯誥命之詞。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主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辛乃命諸王邦之蔡。

百工是百官。管叔是周公之兄。蔡叔霍叔是周公之弟。致辟是加以誅戮。郭鄰是中國之外地名。齒是齒錄。庸是常。卿士是周公的官屬。命諸王是以成王之命封之。史臣將述周公命仲之詞。乃先敘說初武王崩時成王尚幼。周公為天官冢宰。統正百官。當是時管叔蔡叔霍叔三箇人監紂之子武庚於商之舊

都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遂造作無根之言謗毀周公說他將不利於孺子因相與倡為叛亂蓋非獨以危周公實欲動搖王室也周公既奉命征討罪人斯得以管叔為首惡乃明正其罪誅之於商之舊都蔡叔罪稍輕幽囚于中國之外郭鄰地方只以車七乘隨之霍叔罪又輕但降為庶人削奪其爵祿待他三年之後改過自新方纔齒錄因其罪之大小定為刑之重輕皆天討所加不敢以

書經直解卷之十

重

私恩廢公義也其後蔡叔之子蔡仲能常敬德始終謹畏不敢放縱周公以其克蓋父愆乃擢用為卿士蔡叔既沒周公以成王之命命他之國以績蔡叔之封焉蓋惟賢是舉不以世類而棄命德之公也聖人義盡仁至如此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是蔡仲的名率是循猷是道蔡在成周之

東故謂之東土周公以王命呼蔡仲之名而告之說惟爾小子胡率爾祖文王之德改易了爾父蔡叔之行能謹慎其所當行之道可謂賢矣有德者天之所命故我今以爾為諸侯於東方不失茅土之舊爾今往就所封之國當敬之哉其恪謹侯度常存率德改行之初心可也

書經直解卷之十

重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蓋是掩蔽的意思前人指蔡叔從是罪邁迹是超邁前人之迹成王告蔡仲說爾父蔡叔以不忠不孝得罪於王室爾蔡仲庶幾掩蓋前人的罪愆惟思盡忠盡孝而已蓋凡前人已行則後人之繼述猶易今爾父所為不善在爾無所因襲要超邁前人之成迹都從自家身上做起必須勤勵自強不敢有一時懈怠用以垂法於爾後世子孫使都有所做

做可也。然所以垂法處。又不在他求。只是率循爾祖。文王之常教。不要似爾父蔡叔。違背了君上之命。則忠孝之道盡矣。蓋能敬慎。以盡諸侯之職。便是忠。以此掩蓋前人之愆。便是孝。非有二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親是親厚。成王又告蔡仲說。皇天上帝於人。無有私厚。只是有德的人。克享天心。使佑輔

書經直解卷之十

五

他使其長保爵位。若無德。則天命去之矣。下民的心。無有定向。只是有恩惠。足以固結其心的。便懷服他。欲其長作民主。若無惠。則民心離之矣。人之為善。如敬天法祖。親賢愛民。這等樣好事。雖各不同。無一件不是當做的。若有一于此。皆能使天親民。懷國家安寧。所以同歸於治。人之為惡。如盤樂怠傲。拒諫殃民。這等樣不好的事。雖各不同。無一件是當做的。若有一于此。皆能使天怒民怨。國家危

亡。所以同歸於亂。夫天人之向背。靡常。善惡之從違。當審爾其可不戒哉。必也修爾之德。以順天意。布爾之惠。以結人心。力於從善。勿以善小而不為。決於去惡。勿以惡小而為之。則侯職既盡。而福祿可保矣。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是思。困是事勢之困弊。窮是困之極。成王又說爾蔡仲。侯于東土。實建國臨民之初。創業垂統。責任甚重。其可不慎哉。若是兢業惕

書經直解卷之十

五

厲於初。不敢怠忽。凡所行的事。都思慮其終。務為久遠可繼之道。則詒謀既善。必能和民。人保社稷。與國同休。何困之有。若不能思其終。凡事都輕率。慢易。只為目前苟且之計。則詒謀不臧。終必至於困窮而已。此在蔡仲立國之初。所當敬戒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懋是勉。兄弟是同姓諸侯。成王又說爾為諸

侯有當建的事功則勉力修為不要怠緩廢事有共事的鄰國則加意親睦不要輕易生釁尊而王室則盡蕃屏之責以防禦其外侮親而兄弟則敷敦敘之恩與之同其休戚微而小民則發政施仁以康濟他使人人都安生樂業無有失所這五件事乃侯職之所當盡者故成王悉舉以告蔡仲也

書經直解卷之十

十六

中是無過不及的道理舊章是先王之成法側言是一偏之言度是立身的法度嘉是褒美成王又告蔡仲說天下有箇大中至正的道理爾之行事但當率循此自然之中奉以周旋不使有太過不及如先王本有成憲不可易也爾當兢兢遵守不要妄作聰明紊亂了先王的舊章立身自有法度不可改也爾當審於聽覽不要惑於偏言邪說改變了自己家所守的常度內不徇己以妄作外不徇人

以偏聽則喜怒好惡自然得中而侯職無不修矣予一人豈不於汝而嘉美之乎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又歎息呼蔡仲之名說小子胡汝往之國當用心去經理國事圖所以蓋前人之愆垂後人之憲者不可荒廢棄墜了朕所告戒之命也按這一篇書雖是成王命諸侯之詞然多與伊尹告太甲之言相類伊尹說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此篇云

書經直解卷之十

十七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伊尹說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篇云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伊尹說罔以辨言亂舊政此篇云無作聰明亂舊章夫使人君能以敬德事天以恩惠及民察治亂之先幾守祖宗之成法則天下可從而理矣

多方

成王時奄國與淮夷再叛成王親征滅之歸

於京都作此以詰諭四國及天下。因篇中有多方二字。故取以名篇。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奄是國名。即今山東曲阜縣奄至鄉。宗周。指鎬京。王都為天下所宗。故謂之宗周。成王即政之明年。夏五月丁亥日。王親征滅了奄國。自奄國班師歸來。至于鎬京。諸侯皆來朝會。周公乃傳王命告諭他。故史臣先敘其事。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

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此是周公傳王命以詰四方。故既云周公曰。又云王若曰。明周公不自專也。猷是發語辭。四國指管叔蔡叔霍叔及殷國。尹字解做正字。降是寬宥的意思。周公傳成王之命說猷告爾管蔡霍叔四國之民。并多方百姓每知道。惟爾殷侯尹正管理的民。反叛不常助奄為亂。今奄國既滅。凡從逆者皆王法所必誅。我惟不忍殺戮。大降恩赦宥爾眾人之命。

爾等宜盡知感德。勿生二心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洪是大圖是謀。永是又遠。寅是敬畏。成王說爾殷民亦知商奄之所以亡乎。奄國之人大逞私意。要圖謀上天之命。肆行叛亂。自取誅滅。不肯永遠敬念安分守法。以保有其祭祀。至於今。宗社不血食矣。爾曾不以此為鑒。而欲蹈其覆轍乎。大抵天命可受不可圖。自天與之。則安固而不可動搖。自人圖之。則僥倖而不可必得。故成王告諭四國多方。首以天命為言。乃一篇之綱領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格字解做正字。是規戒的意思。夏指夏桀。誕是大。感是憂。勸是勉勵。迪是開導的意思。成王又說。天心仁愛人君。雖甚無道。尚欲扶持而全安之。在昔夏桀有罪。上帝乃降示災異。以譴告規正他。使其恐懼修省。夏桀全然不

知敬畏。反大肆逸豫以為樂。雖一向憂民的說話也。絕口不道。况望其有憂民之實政乎。然上帝猶未忍遽絕之也。蓋桀雖縱逸其日用之間。未必無一念之明。這便是上帝開導啓迪他處。使能勉強擴充夫意。尚可回也。桀乃大肆意於淫亂昏迷。雖終日之間。也不能少勉於上帝之所啓迪。况望其惟日夜孜孜。動循天理而不違乎。桀之殃民逆天如此。是以上帝震怒。天命去之。乃爾殷民之所嘗聞者也。知桀之亡。則知紂之所以亡矣。殷民豈可再三不靖。以安干天命乎。

書經直解卷之十

十一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紓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

麗字解做依字。民之麗是民所依以生。如田土衣食之類。甲是始。靈是善。旅是眾。紓是寬裕的意思。叨是貪叨。憤是忿憤。剝割是戕害。

的意思。成王又說夏桀矯誣上天圖謀猜度上帝之命。謂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自分未必喪亡。以此不能開下民衣食之源。却乃橫征暴斂。絕其生理。乃猶大降威虐于民。嚴刑峻罰。以增亂于有夏之國。夏桀之慢天虐民如此。究其所因。寔始於內嬖妹喜。蠱惑其心。敗亂其家。故不能力行仁政。善承眾庶。不能大進用賢人而恭敬之。使洪施寬裕之澤於民。亦由有夏之民內有貪叨。培剋忿憤。酷虐的日加敬信。恣其所為。以戕害於夏邑。故民不堪命而國隨以亡也。此節言桀失天命。由失民心。其失民心。又由於內惑嬖寵。外用貪殘。此清心任賢。所以為致治之本也。

書經直解卷之十

十一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顯是顯明。休是休美。成王又說天厭夏桀之無道。不可為民主矣。于是監於萬方。要為天下求一箇有德的人。與民做主。乃眷顧有殷。

大降那顯明休美之命於一德之成湯使他
為民之主。致刑罰以殄滅有夏之國。是可見
為民擇君以治易亂。此天命之至公。非圖度
冀幸之可得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
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
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畀是與。純是大義。民是賢人。君子多享是久
享祿位。保享是保安。享有其民。不克開是閉

書經直解卷之二

三

塞的意思。成王又說。惟上天不與夏桀。既亡
其身。又亡其國。降罰如是之大者。只因他昏
迷無道。屏棄賢能。爾多方雖有賢人。君子可
以輔君安民的。都不能推心久任。使之長享
祿位。其所恭敬的多士。都不是賢人。君子只
是貪叨酷暴的人。同惡相濟。大不能明達治
理。以保安享有國家之民。乃相與嚴刑重斂。
以虐害其民。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至於士農
工商之類。凡百所為。都有妨礙。無一條生路。

可開通者。政亂民窮如此。所以自速其亡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是簡擇。成王又說。桀既自速其亡。不可以
為民主矣。乃惟成湯一德格天。足以當爾多方
之所簡擇。是以天命歸之。人心戴之。因以代
夏桀為生民主。蓋民固常懷懷於有仁。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非有私也。

慎厥麗乃勸。厥民利用勸。

刑是儀。刑法則的意思。成王又說。成湯之得
人心者。以其盡君道耳。蓋人君之守位以仁。

書經直解卷之二

三

仁者。君道之所依。不可一日無者也。成湯能
懋昭大德。克寬克仁。謹慎其君道之所依者。
以倡率勸勉其民。故其民都心悅誠服。以成
湯為法則。用能以仁道勸勉於下。而成丕式。
見德之治也。君仁莫不仁。感應之理。固如此。
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帝乙是商之後王。成王又說。成湯能盡君道。
以詒謀垂統。故自成湯以至於帝乙中間賢

聖之君不止一人皆能遵守家法如德乃天命所在則務昭明之不使昏昧刑罰乃民命所關則務謹慎之不敢輕忽都與成湯一般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使翕然向化而成長治久安之盛也蓋明德則能使人觀法而樂於為善慎罰則能使人畏服而不敢為惡所謂厥民刑用勸者亦與成湯之時無異矣要囚於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要囚是緊要的囚犯蓋明德之勸民人皆知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三

之而慎罰之為勸人未必知也故成王又特明之說商家先王于緊要的囚犯尤加敬謹其中有罪惡多端決不可宥的必誅戮之不敢輕縱所以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百姓都能用以為勸而不敢為惡有無罪誣誤情可矜憐的常開釋之不致虧枉所以赦一人而千萬人悅百姓都能用以為勸而勉于為善蓋刑不當則良民有懼心赦不當則姦民有幸心二者皆得其平乃為慎罰之仁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爾辟指紂言成王又說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以致天下治安如此其久今至於爾君曾不能席其餘蔭以爾全盛之天下坐享天命忽焉至於滅亡不亦深可憫哉夫此一多方也湯不階尺土一夫之力而興也勃馬紂承祖宗累世之業而亡也忽焉仁則興不仁則亡豈人之所能為哉較民反側之心亦可以少息矣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釋字解做去字周公又歎息而傳成王之命說道如今誥諭曉示爾四方之人非是上天用意要去了有夏也非是上天用意要去了有商只是夏桀商紂暴亂無道自絕於天以取滅亡故爾天亦何私之有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爾有辭爾是瑣屑辭是言語成王說乃惟爾君商紂

倚恃爾四方之富庶全盛。不知戒懼。大肆淫
泆。非為沉酒暴虐。以私意圖度。天命說道我
生不有命在天。其瑣屑的言語不一而足。都
是飾非拒諫之辭。商安得而不亡乎。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
之。

集是聚集。享是享國。有邦指商言。間是更代
的意思。成王又說。乃惟夏桀。凡所圖謀。其國
政者都是無道的事。安其危。利其災。不能聚

書經五解卷之十

三十

集眾善以享其國。乃聚集眾惡以止其國。所
以上天降是喪亂。使有商成湯代之。而有天
下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
時喪。

商後王也。指紂說。逸是安逸。蠲是潔。承是進。

成王又說。乃惟爾商後王紂。不能居安思危。
却以安逸之事為逸。淫酒無度。凡所圖為。其
國政者都是穢惡怠惰不清潔不長進的事。

所以上天降是喪亂于有商。而使我周代之
焉。這三節明天之降罰於桀紂。皆其自取。非
天有意于捨之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
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是通明之稱。狂是庸愚之稱。須是待。暇是
寬假。子孫是說商先王之子孫。即指紂說。成
王又說。惟通明之人。其資質雖美。苟自恃其
通明。而不加省念。則私意叢塞。反做了昏愚

書經五解卷之十

三十

的人。若昏愚之人。其資質雖陋。苟自耻其昏
愚。而能加思念奮發。則氣質變化。便做了通
明的人。聖狂之機。係於一念轉移之間。如此
紂雖昏愚。也有可以遷善改過之理。故天心
仁愛。未忍遽絕之。猶徘徊五年之久。以須待
寬假。他冀其改圖。夫為主民之主。然紂終不
警悟。稔惡日甚。凡所言動。都是淫穢暴虐的
事。無一善行可念。無一善言可聽。此天所以
棄絕之。而至於亡也。蓋人心易危。難安。道心

難明易昧。一念之善雖未至于狂。若積漸放肆將去。不至于狂不已。一念之善雖未至于聖。若積漸擴充將去。不至于聖亦不已。所以無道如桀紂。尚可冀望其改圖。而聖如帝舜。猶有無若丹朱之戒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開是開發。顧是眷顧。成王又說紂之穢德。既無可念聽。則上天之望絕矣。於是求民主於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三十一

爾四方之人。大警動以災異。譴告之威。使知商家之必亡。以開發其可受眷顧之命者。惟爾四方之人。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而為民主。此所以歸於我周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與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克堪用德。是能勝用德之事。典是主。式是用。教是訓誘的意思。成王又說。上天因紂無道。乃眷求有德之人。而天下無足以當之者。惟

我周文王武王。仁心愛民。所欲與聚。所惡勿

施。善能承順。衆庶於凡。用德的事。都負荷克

堪。可以為上帝百神之主。上天乃眷顧我文

武。陰誘其衷。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

翼之。使我文武之德業日盛。用臻於休美。乃

簡擇付畀。以商家之命。代為天子。以尹正爾

四方之諸侯也。夫天命未定之時。既無一能

當天之眷者。今天命既歸我周。而定於一矣。

猶洵洵不靖。欲何為哉。所以龍言英雄之心。而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三十一

破疑貳之志者。至明切矣。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成王又說。今我何敢喋喋多言。以告汝。只是

要大降恩赦。寬宥爾四國的民命。使安靜以

保全其生耳。蓋示以宥過之恩。而望其遷善

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

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敗爾甲爾曷不惠

王。熙天之命。

忱。是誠信。裕是寬裕。夾如夾輔之夾。介如廣介之介。都是扶助的意思。畋是耕種。惠是順熙。是廣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蓄疑不安。所以反側動搖。爾何不消險詐之心。幸怨望之意。以誠信寬裕之道。安集於爾多方乎。天命簡畀歸於我周已久。爾何不夾輔介助。以保我周家而安享上天之定命乎。且爾等叛亂。不知天命。若據法定罪。當諸爾宅。舍收爾田產。纔是我今都寬宥了。爾還得住爾宅舍。耕爾田業。恩德可謂至厚矣。爾等何不洗心滌慮。順我王室。以廣上天之新命。而延福祚於無窮乎。這是責殷民以所當為之事也。爾乃地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迪是蹈迪。宅是安屑。播是輕屑。播棄不典。是不法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所行的事。屢屢不肯安靜。自取誅滅。爾等之心。將未知所以自愛其身乎。商紂無道。天之所廢。爾等乃妄

書經五解卷之十

四

觀興復不能大安於天命乎。我周有道。天之所興。爾等乃輕屑播棄其天命而不信乎。且爾等反覆叛亂。自作不法之事。乃正人之所深惡者。乃猶以恢復為義。圖見信於正人乎。這是責殷民以所不當為之事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戰要囚是用兵征伐而誅其渠魁。殛是誅戮。康寧是安靜的意思。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反側不服。我不忍盡行誅殺。只是用好言語教告爾等。只是誅討那首惡的人。蓋自武庚作叛以來。至于今日。訓告之命。開宥之恩。已至再至三了。若自今以往。爾等有不能聽用。我寬宥之命。還狃於叛亂。反覆不已。我當大用刑罰。誅戮爾等前日之恩。不可望矣。這非是我周家秉持君德。不肯安靜好為此嚴刑。乃是爾等自為凶逆的事。以速其罪耳。蓋殷

書經五解卷之十

四

之頑民不自以叛逆為不靖而反怨用之遂
徒討伐為不康寧。故言此以終上文之意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
走臣我監五祀。

監是監治殷民之官。監官管理地方的人有
上下相臨之分。所以說臣我監。祀是年。商曰
祀。周曰年。因告殷民。故謂之祀。成王歎息說
猷。告諭爾四方多士。及殷之多士。昔爾殷民
遷徙洛邑之時。我嘗設官以監治之。今爾等

書經直解卷之十

聖

奔走效勞。臣服於我所命監治之官。非是一
朝一夕。已五年於茲矣。人情久則相孚。事變
久則自定。乃猶叛亂反側。何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胥伯。正都是周時官名。臬字解做事字。成王
又專告殷家職官說。越惟爾殷士受官職于
洛邑。長治遷民的。有若胥伯小大眾多之正。
與我所命監治之官。一般委任。爾等宜相體
悉。無或反側偷惰。不能事事。務要竭力盡職。

以化導殷民。庶無負我告教之意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
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成王說。凡心不安靜者。其身必不和。順是不
和。由于自作耳。爾殷多士。務省察克治。使言
動起居各協其宜。而身無不和可也。身不和
順。則家不和睦。是不睦。乃爾教之耳。爾殷多
士。務歡忻浹洽。使長幼尊卑各盡其道。而家
無不和可也。若身既和順。家又和睦。便是身
修家齊大本正了。由是爾新邑之人。都觀感
興起。惟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而
百姓昭明矣。如此。則又安順治。無有携貳悖
亂之習。乃為勤於化民之事。而不負其職任也。
可不勉哉。

書經直解卷之十

聖

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
乃邑謀介。

忌是畏。穆穆是和敬的意思。閱是簡閱。謀是
圖。介是助。成王又說。殷之頑民。其叛亂之凶

德雖是可畏爾多士尚寬綽其心不要畏忌
他的凶德。至于臨民之際亦須以穆穆和敬
之容端處。尔位使他都瞻仰觀法。潛消其悻
逆悻戾之氣。又要能簡閱於爾邑之中。用其
賢人君子以圖他輔助。則殷之頑民將益感
慕奮發。革心嚮化矣。尚何凶德之可畏哉。成
王惓惓誘掖。斂士之善。以化殷頑民之惡。其
轉移鼓舞之機可謂微矣。

爾乃自時洛邑。高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
在大僚。

畀是與矜。是憫介賚是佑助錫予的意思。迪
簡是啓迪簡拔。服字解做事字。大僚是大臣。
成王又說爾殷多士若能聽我所告教的言
語。自是居於洛邑。庶幾永遠保有家業。得以
竭力耕治爾之田土。這等樣安生樂業為善
之人。上天亦將畀與矜憫爾。錫以平康之福。
不使陷於罪戾。我周家亦將佑助賚予于爾。

優厚爵賞。啓迪簡拔。在朝廷之上。若庶幾勉
爾之職事。竭力以久我周家。雖進而任事於
公卿大臣之列。也不難至矣。蓋周遷殷民於
洛邑。嘗拔其豪俊長治舊民。至是又言欲簡
迪而大用之。無非以爵賞示勸之意。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
克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
土。

享是承奉的意思。頗是頗僻。遠是遠遠。多方
先儒說當作多士。探是探取。離逃是隔遠。成
王告諭將終。又歎息說。有殷多士。爾若不能
互相勸勉。信我所命的言語。是不能盡職。以
奉上矣。爾既不能奉上。則凡洛邑之民也都
做做說在上的人不必承奉。不肯信爾之言
矣。已則不忠於君。而欲下之忠於己。其可得
乎。且爾等不能盡職奉上。只是放逸偷安。只
是頗僻不正。以致大違了君上之命。則是爾

殷多士自取上天之威。構害於身。我當奉天威以行罰。使爾父母兄弟妻子播遷蕩析。隔遠爾之鄉土。那時節雖欲安爾。居力爾。田豈可得哉。這是以刑罰警懼殷民之意。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成王又說我豈是要如此多言。反覆告諭不能自己。也只是敬告爾以天命之所在。使知安靜順受。自全其生而已。蓋殷民反側。皆由不知天命。妄覲與復。篇首既戒以圖天之命。

書經直解卷之十

聖

至此又云祇告爾命。所以深杜其亂萌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時惟爾初。是與之更始的意思。周公又傳王命告多方說。爾前日叛亂之罪。都已降宥。如今與爾更始。正宜改過遷善之日。爾若不能敬謹以歸於和。順還徂于舊習。便是爾自取誅戮。到那時節。切莫以我為怨。蓋嚴其詞以警動之也。按多士多方二篇語意略同。但遷洛之時。反側不靖者。止於殷人。及商奄再叛。

驅煽者多。天下人心幾為搖動。向非周公屢發大號。諄切反復。以消羣疑。而絕亂本。則周之王業亦危殆矣。然則成康而後。得以寢兵措刑。延八百年有道之長者。周公之功。豈其微哉。

書經直解卷之十

聖

書經直解卷之十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立政

成王初政。周公告以圖治。莫要于任賢。而任賢必先慎擇大臣。大臣既賢。則所舉皆得其人。而政無不立矣。史臣記其語。遂以立政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嗣天子指成王。常伯是牧民的長官。常任是公卿任事的。準人是有司守法的。綴衣是掌服器之官。虎賁是執射御之士。休是美。恤是憂。周公將率羣臣以戒王而先告之說。王雖幼冲。如今已嗣天位而為天下王矣。凡我諸臣當拜手稽首致敬而告以君道之大可也。乃同辭以告于王說。人君治天下固無所不謹。而用人一事尤當謹之大者。王左右之臣有牧民的常伯任事的常任守法的準人這

三樣官是大臣之長。又有掌服器的綴衣執射御的虎賁這兩樣官是近臣之長。皆任用之所當謹者。於是周公又嘆息說。美哉這幾樣官大臣位望隆重為天子之股肱。近臣職任親密為天子之心膂。豈不美哉。然大臣乃天下之治亂所關。近臣乃君心之邪正所係。皆當慎選賢才以充其任。勿以小人參之。而後治道可成也。但為君的每視為常員。狎為近習。而不知加意。若能以不得人為憂。而簡任於始。保全於終。使朝廷之上。人稱其職。而任當其才者。實不多見也。所以說知恤鮮哉。周公將詳告成王以任賢圖治之道。故先警之如此。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茲乃三宅無義。民迪字解。做行字。大競是十分強盛。籲是招呼

的意。思。迪。知。是。深。知。忱。恂。是。篤。信。九。德。即。是。陶。謨。中。所。稱。寬。而。栗。等。九。樣。才。德。宅。是。使。之。居。其。位。事。即。常。任。牧。即。常。伯。準。即。準。人。謀。面。是。看。人。的。面。貌。而。度。量。其。賢。否。義。民。是。賢。人。周。公。告。成。王。說。在。古。之。人。能。迪。行。立。政。之。道。以。不。得。人。為。憂。者。惟。有。夏。之。君。大。禹。為。然。當。其。時。地。平。天。成。萬。邦。作。又。王。室。固。已。十。分。強。盛。矣。然。其。心。猶。不。敢。自。滿。常。念。說。人。君。當。尊。敬。者。惟。是。上。天。然。上。天。無。言。而。以。其。事。付。之。於。君。君。不。能。獨。理。而。以。其。事。分。之。於。臣。若。不。得。其。人。則。天。工。曠。矣。乃。多。方。招。延。賢。儔。之。士。布。列。庶。位。與。他。共。治。天。事。以。為。尊。事。上。天。之。實。然。非。但。其。君。能。以。求。賢。為。心。當。時。為。大。臣。的。亦。都。以。薦。賢。為。急。凡。羣。臣。有。九。德。之。行。者。既。深。知。而。誠。信。之。實。見。得。某。人。有。某。德。可。用。其。德。有。某。事。可。做。乃。進。而。納。誨。於。其。君。拜。手。稽。首。仰。呼。而。告。之。說。吾。君。欲。稱。為。君。之。實。當。盡。用。賢。之。道。凡。此。九。德。的。人。有。可。為。常。任。的。

金經解卷之五

三

使他居常任之官以任事。有可為常伯的使。他居常伯之官以牧民。有可為準人的使他。居準人之官以守法。如此則事無不治。民無不安。法無不平。而為君之道盡矣。若不能深知篤信。只就人外面的模樣而度量其中之所存。便以為大順於德而信用之。使居三等之任。則此三宅的官豈復有賢人君子可稱此任者乎。既不能任賢立政。則亦不可以為人君矣。立政者尚鑒茲哉。

金經解卷之五

四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往任是往昔任賢之事。周公又說大禹以任賢立政。而造有夏之業。使其子孫能世世守之。雖至今猶存可也。桀何桀為。無道逞其惡德。不肯做往昔先王任用三宅的好事。其所任用的都是暴亂凶德。助他為虐之人。是以天命去。人心離。至于喪亡而無後也。夫夏之先王。任俊德而有室大競。至于桀任暴德而厥世殄絕。古稱存亡在所任。豈不信哉。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
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
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
德。

亦越是繼前之辭。陟是升。丕釐是大治。耿是
光明。三有宅是見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
三有俊是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而儲養以
待用者。嚴惟丕式是敬思而大法之。周公又
說自古知恤之君。不獨夏禹為然。亦越商之

書經解卷之十一

五

成湯自諸侯升為天子時。知道典禮命討皆
出於天。從而大加釐治。敷之庸之。彰之用之。
件件都修飭振舉。使上帝之命赫然昭著于
天下。又以一人不能獨治。乃博求賢哲與之
共理。所用為三宅之官。都能稱是位而無有
虛曠職事的。所稱為三俊之才。都誠有是德。
而無有名過其實的。然不徒用之而已。又心
裏嚴敬思惟他。雖一話一言。皆注念而不忽。
又大以為法式。凡一政一事。必依從而不違。

所以當時三宅之人。見居於位的。都得以效
其職。三俊之人。儲養待用的。都得以著其才。
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近處的百姓
都相親相睦。安于禮教。無有一箇不協和的。
其在四方。雖遠而難及也。都觀感興起。如親
見成湯之德。而大取法之。無有一箇不順治
的。蓋成湯能任用賢才。以共承帝命。故其治
效由近及遠。至純至大如此。

書經解卷之十一

六

鳴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
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賢是強暴。羞字解做進字。是崇尚的意思。庶
習是群小近習。俾字解做使字。奄是盡。甸是
井牧之法。周公又歎息告成。王說成湯以任
賢立政。而造有商之業。使其子孫世世守之。
雖至今猶存可也。柰何受為無道。逞其昏暴
之德。弊棄賢人而不用。所任為三事大臣者
都是崇尚刑戮。以凶暴為德的。諸侯與之共

治其國家。其列在近者都是群小。近習備諸醜態。以縱逸為德的人。與之共治其朝。政夫受既身有惡德。而所任用者又皆同惡相濟之人。所以政亂于上。民怨于下。上帝震怒。敬致其罰。殄滅其宗祀。乃使我周有此中夏之地。用商家所受的天命。盡治天下之民。井牧其地。以供賦稅。什伍其民。以供職役。蓋當時尺地莫非其有。今皆為我周之基圖。當時一民莫非其臣。今悉入我周之版籍矣。夫觀

商之所以興。所以亡。與有夏之事。如出一轍。今我周其可不鑒於有殷哉。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克知是知之真。灼見是見之明。長與伯都是撫治百姓的官。周公說。自古知恤之君。不獨夏禹商湯為然。亦越我周家文王武王君臣之間。以心相信。真知那三宅的心。念在愛君憂國。確然是可託之人。明見那三俊的心。

惓惓要致君澤民。的然有可用之才。由是以這宅俊之臣。敬事上帝。如牧民。任事守法。夫所欲為。而人君不能獨為者。皆用此賢才。以祇承之。將他立做民間長伯。如牧民。任事守法。民所仰治。而人君不能獨治者。皆用此賢才。以分理之。上馬天心。無不順下。馬民生無不遂。則為君者固可垂拱無為。而天下自治。此我文王武王。所以能盡知恤之道。而有光於禹湯也。

立政。任合準夫。牧作三事。

周公又說。我文武能知恤如此。故當時得人獨盛。言其立政之官。有若任人。有若準人。有若牧夫。任人則委之以理事。準人則任之以守法。牧夫則用之以養民。這三等大職。事委任得人。則可以統率羣僚。而紀綱庶務矣。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言其侍御之官。則有虎賁掌射御的。有綴衣掌服器的。有掌御馬的。官叫做趣馬。有小官

之長。叫做小尹。又有左右攜持僕御之人。有內百司。若司裘司服之屬。有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這幾樣是天子親近扈衛的臣。亦必擇人而授。不輕予之。凡在內之臣。不止於此。特舉要者。以例其餘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表臣是外臣。言其都邑之官。則有大都之伯。小都之伯。有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的藝人。有外百司。若外司服之屬。有太史。紀言動的。有尹伯。為有司之長的。這許多官。都是有恒德的吉士。凡在外之官。亦不止此。特舉要者。以例其餘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言其諸侯之官。則有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有卿之貳。為亞。有卿之屬。為旅。諸侯官屬尚多。這幾樣名位。通於天子。故獨舉之。

夷。微。盧。采。三。毫。陔。尹。

書經直解卷之十

九

言其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其夷國則有

微。有盧。有采。有毫。又有陔。凡此險阻之地。不以封建諸侯。皆有尹以治之。王官所治不止此。亦特舉其重。以見凡監治者。都得人也。夫上自朝廷。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無不得人。以為官使。豈文武一人聰明所能周知。只是親自簡任三宅大臣。既得其人。他自能薦舉賢才。以稱任使。所以得人如此之盛也。

書經直解卷之十

十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克厥宅心。是能有三宅之心。常事。即常任。司牧。即常伯。周公說。文王於這三宅之人。知之既審。信之又篤。其心便是三宅的心。脗合交契。無一些猜嫌。其明於知人如此。故能設立這常任常伯之官。所委用者。都是能着實有才俊。有德行的君子。故百司庶府。皆得其人。而政無不舉也。

文王罔攸讐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是朝廷的號令庶獄是法司的獄訟庶慎是一應禁戒儲備的事如頒行條例收貯錢糧之類有司牧夫是管事的官周公又說文王於庶言庶獄庶慎這三件事既選用得人便專任而責成之再不去兼理他的職務只看那有司牧夫管事的官有將這三件事都奉行修舉的便是勤於職業能用君命者也則獎諭他便知勸勉若於這三件事不能奉行修舉的便是怠玩曠職背違君命者也則督責他便知戒懼蓋文王所操者不過賞罰之權而已所以為得君道也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周公又說這庶獄庶慎文王非但不以身兼其事尤敬畏小心不敢以心與知其事蓋法司的獄訟律有定式人無定情人君若侵管其事恐聽察不審或以喜怒為輕重禁戒的

書經直解卷之十

十一

條例特因事置建儲備的錢糧是有司出納一一去管他皆有非大體其不及庶言者號令出於君雖不屑屑去親理亦不容不知故也然文王之所謂不敢知者蓋以得人分治委任責成非一切付之不理也

亦越武王率惟敕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是循敕是安義德是有撥亂之才的容德是有樂善之量的周公又說我周文王既嘗

書經直解卷之十

十二

任用賢才與之建立事功圖謀治道矣及我武王欲率循文王安天下的功烈故於所用義德的人皆照舊委用不敢更改率循文王安天下的謀議故於所用容德的人皆照舊信任不敢廢棄文武相繼得賢輔治所以同享此莫大之基業也王欲盡知恤之道可不以祖宗為法乎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孺子指成王我字也指成王見君臣一體之意若字解做順字是心之所安亂字解做治字相是助間是讒間周公既述文武開初基業之事遂歎息而告成王說孺子今為天下王矣當知嗣守前業任大責重不可不慎繼自今日以後凡建立政務於所立任事之公卿守法之準人牧民之常伯這三宅之人不徒謀之面貌必要明知其心之所安如何蓋

書經解卷之十一

十一

人心若不安於為善縱然暫時矯飾未有久而不變者必須心之所安全是天理無有一毫欺罔這纔是正人君子王當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得展布四體以為治其居常伯之官者責他相助左右王所受于天子祖宗之民使百姓每遂生復性各得其所其居準人常任之官者責他和調整齊凡一切刑獄與一切禁戒儲備務令事事都得其宜然不特界之以重任又要加意保護不可令小人讒間

他務使君子無疑貳之嫌得以始終其治然後國家享任賢之益也夫灼知厥者則能明察于未任之先而匪人不得以倖進勿有間之則能篤信于既任之後而君子不至于孤危此兩言者任賢之要道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我受民未是終惟是思彥是美士又字解做治字周公又說我前言信任賢臣勿以小人間之固是立政之要然使人君言詞意念之間稍不

書經解卷之十一

十四

在賢者身上則說邪之徒便得以乘其間隙而投之矣我王于賢人君子既知道任用他必須念念在茲不可暫時忘了雖開口說一句話道一句言也終思想著那成德的美士將令他治我所受于天子祖宗之民如此則任賢之心專一周密而小人始不能間矣大抵國家養賢所以理民必賢者得行其志而後天下得蒙其福人君惟無時而不思夫民則亦無時而不思夫賢矣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入之。且是周公的名。微是美。文子文孫。指成王說。成王是武王之子。文王之孫。其時禮樂法度。煥然有文。故謂之文子文孫。誤是失誤。正是當職的人。周公又嘆息告成王說。予且所聞于人。如禹湯文武。委任賢才之事。無非至美之言。已都告孺子王矣。然夏商之事。猶屬久遠。至于文王武王。克知灼見。選用宅俊之臣。

書經解卷五

五

不以身侵庶獄。庶慎之職。則我祖宗遺範。具存。乃耳目之所睹聽者。繼自今日以後。王以武王之文子文孫。須效法文武所行的事。其于一應刑獄。一應禁戒儲備。既已委任賢才。慎勿有所蕪有所知。以身去侵越眾職。自家失誤了。凡有庶獄。惟責那管刑獄的人。凡有庶慎。惟責那管禁戒儲備的人。使當其職者。自竭心力。以治其事。則獄慎無不理。而立政之道得矣。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是商以前。指夏禹說。商人指成湯說。克宅是得賢以居其職。由繹是治絲的。由外面抽取以盡其內之所有。喻用人能盡其才也。太是治。周公又說。自古聖君。如夏禹商湯。以及我周文王立政。用人之道。無有不同。如所立常任。牧夫準人。這三宅之官。非徒苟且充位而已。皆能簡擇賢者以居。是職不使匪人。

書經解卷五

六

濫廁其間。既已得人任職。猶恐賢者不獲自盡。又能信任專篤。不問之以人。不誤之以已。使賢者得展布四體。竭盡底蘊。如治絲者。細繹端緒。其中所有之絲。無不引出于外也。先王用人。既宅才以安其職。又由繹以盡其用。所以能使三宅之官。任事的。都能為君以理天事。牧民的。都能為君以子天民。平法的。都能為君以奉天法。而治道成矣。夫自古國家未嘗乏才。然往往不能成治者。使之而不

當其才。任之而不竭其用也。能當其才。如置
器者之得宜。又竭其用。如理絲者之必盡。天
下何患乎不治哉。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
我國家。

儉人是儉利小人。吉士是善人君子。勸是勉。
周公告成王說。自古為國家者。皆必用賢而
後成治功。無有欲建立政務而用那儉利小

會經解卷之三

十七

人者。蓋這儉人。傾巧辯給其智。足以聳動人
主。其言足以惑亂視聽。所存所行。都不順於
德。倘萬一錯用之。他是陰類。必降其國於曠
昧。使人君沒有光顯的事業在世間。王當自
今日以後。凡建立政務。切不可用這等儉利
小人。只當用善人君子。一心委任。使他得勉
力輔相我國家。這樣吉人。他道足以正君德。
足以服眾。其所存所行。都順于德。他是簡陽
類。必能升其國於明昌也。此章反復于君子

小人之際。詞意懇切。誠萬世人君所宜深省
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
之牧夫。

周公又說。今王為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
以幼冲即王位矣。凡所行。只法我文武。不要
下侵臣職。自家錯誤了一應刑獄的事。但
此責任。那所司典守之官。使他用心去整理。
然後人得以守其職。而無侵官之患也。周公

會經解卷之三

大

初說庶言庶獄。庶慎三件事。此獨言庶獄者。
蓋刑獄乃民之司命。人君尤當加意詳慎。擇
人而任之。若少任喜怒。而以己意聽斷。必至
於刑罰失中。使民無所措其手足。故周公獨
舉以告成王。而致其丁寧之意如此。
其克詰爾戎。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
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
大烈。

詰字解做治字。戎是戎服。兵是兵器。禹迹是

禹所疆理九州之地。陟是超而過之之意。方是四方。海表是海外蠻夷之國。覲是見。周公告成王說。今王纘承大業。當安而思危。治而防亂。不可忘了武事。必須修治。爾戎服兵器。簡擇將帥。操練士卒。使武備精明。足以壯戰。勝攻克之威。杜姦雄窺伺之漸。將見王靈遠振。還超越了大禹所疆理九州五服之地。由是威加四方。旁行天下。以至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國。無不畏懼。服莫敢有橫行者。如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十九

此則周家之業。日以隆盛。文王之威德。耿光益顯。見而不至。遏佚。武王開基的大烈。益播揚而不至。委靡。是為善繼。善述。而無愧于文子。文孫之責也。嘗觀前代。繼體守文之主。往往狃于太平。以兵為諱。故聲容徒盛。而武備日衰。卒有禍亂。多不能救。周公告成王。以克詰戎兵。可謂老成慮之言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後王指周家後世子孫言。常人是常德之人。

周公又歎息說。繼自今。凡我周家。後王建立政務。須是能用常德之人。專任以三宅之事。毋使儉邪小人得而間之。可也。按此篇言。庶常吉士。又言克用常人。蓋人而有德。為難。德之有常者。尤難。非忠厚正直才與誠合之人。不足當此。人君得而用之。子孫黎民。尚亦有

利哉。宜周公舉以為成周之家法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二十

這一節疑有錯簡。蓋周公命史之詞。史臣以上文有慎重庶獄之言。故誤記於此。蘇是國名。公是爵。武王時蘇忿生以諸侯為司寇。由字解做用字。長是延長。列是問刑的條例。中罰是刑罰輕重得中。周公呼太史而告之說。刑獄重事。執法者必如蘇公。而後可。昔在武王時。蘇忿生為司寇之官。他於小大之獄。都不敢輕易裁斷。必哀矜詳審。惟恐枉了一人。故能導迎善氣。培植基本。以延長我王國。蘇

公之功大矣。夫前人所行乃後人的師範。爾太史可將蘇公敬獄之事書之。簡冊使後世做司寇的于此取法而加謹焉。則必能以輕重條例用其中罰。蓋人之罪有大小。例有輕重。使法當其情。輕其所當輕而不失于暴刻。重其所當重而不失于寬縱。則刑罰得中而天下無冤民矣。按立政一篇論人君為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先于三事。大臣大臣得人則百官皆得其人。而治道舉矣。未又歸重于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主

兵刑二事。蓋兵者國之衛。刑者民之命。必治兵乃可以弭兵。必慎刑乃可以無刑。故尤當加意擇人以任之。誠萬世有天下者之永鑒也。

周官

這是成王訓戒百官的說話。史臣記其語以

周官名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侯甸是侯服。甸服并男采衛及畿內為六服。獨言侯甸者是舉近以該遠的意思。弗庭是諸侯叛逆。王命不來朝貢者。群辟即是諸侯。宗周是鎬京。董字解做督字。治官是治事之。官吏臣敘說。惟我周王撫臨萬邦。大一統以致治。乃出而巡狩。侯甸諸服之國以稽察其政事。又四面征討諸侯之不來庭者。以明正其罪惡。因以綏定天下之兆民。使人人都安居樂業。無有失所。當是時六服諸侯皆相與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三

承流宣化。奉順大君的德意。無敢有阻遏上命。自取罪戾者。蓋我一巡狩。征討間而恩澤誕敷。威靈遠播。外攘之功。赫然已著矣。又以朝廷為四方之極。內治不可不飭也。于是歸于鎬京。督正在朝治事之百官。使各遵體統而無相侵越。各修職業而無敢怠惰。庶乎本原之地。整齊嚴肅。而六服承德之盛。可以長保矣。此即下文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意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猷字解。做道字。史臣敘成王訓迪百官之詞。說若古昔大有道之世。聖帝明王。兢兢業業。其時雖法度修明。世已治而無亂。若猶以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故其圖惟治道。常在于未亂之前。雖海宇寧謐。世已安而無危。若猶以危不生于危。而生于安。故其保固邦家。常在于未危之日。其所以預圖者。亦無他。惟是建官擇賢。加之意而已。故能長治久安。永無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二十三

亂危之禍。若待已亂已危而圖之。則無及矣。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建是立。百揆。是揆度百事的官。即宰相之職。四岳。是總方岳諸侯之事者。州牧。是一州之牧。侯伯。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蓋侯伯率屬以統于州。州牧又率其方之諸侯以統于四岳。四岳以下。都統于百揆。倍是加一倍。入

是治。成王說。在昔唐虞之時。去古未遠。事簡

民淳。乃稽考舊典。設立大小職官。其數止于百員。內則有百揆。四岳。以總理在朝之治。外則有州牧。侯伯。以總理四方之治。當是時。官數雖少。然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所以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一切庶政。都順理適宜。無有一之不和。四方萬國。都時雍風動。平定安輯。無有一之不寧。此唐虞建官之效也。夏商之時。世變事繁。乃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建官的員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二十四

數。比唐虞加了一倍。然內外體統森嚴周密。庶政也無不和。萬國也無不寧。天下治安。不異于唐虞之盛也。夫堯舜禹湯。皆是明哲的君王。其建官立政。制治保邦。所重者。豈在官數之多。少。惟在乎得人而已。蓋官無大小。皆得賢而後能稱其任。苟非其人。必至敗官。債事。雖多無益。所以唐虞建官。只有百員。遂臻和寧之效。夏商之時。官多一倍。天下一般大治。官數雖殊。治效則一。此非得人之明驗哉。

觀此可見設官治政固有大體而為官擇賢尤用人之要務。若官不得人徒取備員則非惟無益而為害多矣。君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予小子是成王自謙祇是敬逮是及。若是順成王說予小子敬勤于德兢兢業業不敢怠忽早夜間常恐有所不及。只仰承前代若唐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五

虞夏商建官致治的美意順着他行以訓教啓迪百官使各盡其職而助成化理也。可見修德是任官之本。若人君自家德不能修則無以倡率百官。雖終日訓迪他也不信服。孔子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正是此意。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太是尊無以加之詞。師是天子所師法。傅是傳相保是保安公取無私之意。因以為官名。

經是經綸燮理是和調成王說如今定立太

師太傅太保這三樣官為三公。不勞以職務專與人主講論發明天人的道理啓沃其心

涵養其德推此道理以經綸邦國使教化行。政事舉萬民萬物都得其所。推此道理以和

調陰陽使三光全寒暑平四時五行都順其序。便是三公的職事。然這等官職任至重不

必徒取備員須是天下第一等道全德備可為王者師的然後委任他。若無這等合寧關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五

其位不可濫授非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少是位次于尊之詞。孤字解做特字。見非三公之屬且取獨立無朋之意。貳是佐貳弘是

大寅亮是敬明成王又說立定少師少傅少保這三樣官為三孤以佐貳三公。三公既已

論道經邦三孤則弘大擴充其經邦之道化務使朝廷政務咸協於中。三公既已調和陰

陽

陽三孤則致敬詳明於天地之運行務使四時五行各順其序用以輔弼人君匡正其過失成就其德業便是三孤的職事蓋公孤同一輔弼之任都要得非常之才不比庶官職事可以照例除授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是大宰是治謂其職任甚大故謂之冢宰。定立冢宰為天官卿使他掌管邦國的治道。內外大小有司凡有官職者皆在管攝務要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二十七

選用賢能以分職治民使四海之內人人得所無有不均平的這是冢宰之職後世之吏部尚書即此官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是主徒是眾以其官主民眾故謂之司徒。擾是調習安養的意思定立司徒為地官卿使他掌管邦國的教化敷布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典常之教以調習安養天下眾民如有不忠不孝無禮無義的務要教導

他使之各守禮法不敢踰越這是司徒之職後之戶部尚書即此官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宗是宗廟凡祭祀以宗廟為主伯是長以春官為四時之長故謂之宗伯定立宗伯為春官卿使他掌管邦國的典禮專整理天神地祇人鬼之事與吉凶軍賓嘉之五禮辨別其上下尊卑等列都無有僭亂無有乖爭這是宗伯之職後之禮部尚書即此官也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二十八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軍政莫急于馬以其主軍馬之事故謂之司馬定立司馬為夏官卿使他掌管邦國軍政統御天子的六軍凡天下有千正之人則舉兵征伐以平治邦國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人人得其平這是司馬之職後之兵部尚書即此官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寇是寇賊禁是法禁定立司寇為秋官卿使

他掌管邦國法禁有犯法違禁的則推詰究問務得其真情有強暴作亂罪惡顯露的必刑戮以正其罪使不得苟免這是司寇之職後之刑部尚書即此官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空是空土古時穿土穴而居之以其主民安居故謂之司空定立司空為冬官卿使他掌管邦國之地土以居處士農工商四者之民使之各得其所順天時以興地利如春耕夏

書經直解卷之十

二十九

耘秋收冬藏之類皆不失其時這是司空之職後之工部尚書即此官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有屬官每一卿屬官六十員通共三百六十員阜字解做厚字成王說冢宰掌邦

治為第一然治道莫先於教化故司徒第二

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第三教化既施而

猶有不守禮法者必加以兵刑都出於不得

已故司馬第四司寇第五暴亂既去而後民

得安居故司空第六六卿既已分職各自率領其屬官以倡率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故政治明教化洽天下兆民莫不阜厚而化成矣蓋周公輔相成王經理太平之良法如此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是王畿外侯甸男采衛五等諸侯之國制度是朝廷頒降的禮樂法度成王既已訓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三十

迪在內之臣此又舉制馭外臣之法說道天

子所以振飭紀綱統馭九牧惟朝覲巡狩為

至大之典如今定制每六年五服諸侯一次

來朝會京師各述其職以達于上又六年諸

侯再朝通十二年天子乃以時巡行于諸侯

所守之地稽考一應制度于方岳如歲時月

日之差則協而定之律度量衡之異則審而

同之以至風俗好尚禮樂衣服之類莫不采

聽而修飭之維時五服諸侯各執玉帛來朝

于方岳之下。如歲二月東巡狩則東方諸侯朝于岱宗。五月南巡狩則南方諸侯朝于南岳。其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則朝于西岳。北岳亦如之。每巡狩所至。即加意詢察諸侯的賢否。大明黜陟之典。如恪遵制度。奉職安民的。則進其爵。增其地。其不守制度。怠政殃民的。則貶其爵。削其地。賞罰昭而勸懲著。六服諸侯無有不承德者矣。按有虞五載一巡。羣后四朝。至周朝以六年。巡以十二年。制之繁簡。時之疏數。已自不同。後世時巡不行。而觀察委之臣下。惟朝覲述職之典。則迄今行之不改。黜陟當否。乃人心向背所關。誠不可不慎重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攸司。指百官所管的職事。令是政令。反是壅逆不行的意思。允懷是信服。成王總呼百官。歎息而訓戒之說。凡我有官守的君子。雖尊

卑大小不同。都是代理天工的人。皆當敬謹以圖尔之職事。不可曠息而失職也。然欲敬其職。又當以慎令為先。蓋凡政令之施。關繫甚大。若不加詳慎。則號令必有阻逆而難行者。夫至於出令。而人不奉行。則不惟失上下之分。且國家事務。亦將廢壞而不舉矣。凡爾有位者。發號施令之時。務要謹慎。詳審度時。宜量事勢。使人得以遵守。不要輕率。忽畧將不可行的事。施出去。至于壅逆而難行。然命令之當否。惟視心之公私何如耳。若在上的人。存心正大光明。惟秉持公道。克去私情。凡所施行。件件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則政令一出。自然風行草偃。聽之如響。龜仰之如神明。無有不敬信畏服者矣。何至于壅逆而不行哉。爾有官君子。能慎其令。則敬職之道。亦不外是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

牆面莅事惟煩

學古是學前代之法。制是裁度。迷是錯繆。典常是當代的典故。蓄是積蓄。莅事解做治字。煩是煩擾。成王說爾大小庶官。先須將前代的成法都學習通曉了。然後可以進用而為官。及至議處國家的事務。却把平日所學的用之以裁度斟酌。則事有條理。不至迷錯矣。然前代的法亦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爾又須以當代典常為師法。蓋這典常都是我

書經解卷之十一

三十五

文武周公之所經畫。至精至當。所當遵行。不可以喋喋利口。逞其才智。輕易更改。亂爾之官守。蓋事若積疑而不斷。必反敗其謀為。心若怠忽而不謹。必荒廢了政事。然決疑立政。都從學問中來。若不肯習學古法。留心時務。則事理必不通達。心地必不開明。就如面牆而立一般。眼中一無所見。使之治事。必然周章乖錯。舉措煩擾。豈能辨國家之務乎。所以人不可無學問之功也。按這一節。雖成王訓

迪百官之言。其於君道尤為親切。故博覽經史。講求治道。即所謂議事以制也。謹守成憲。修明舊章。即所謂典常作師也。人臣不通古。今尚不可以辨一官之事。况君天下者乎。此明主所宜留意也。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書經解卷之十一

三十六

功是事功。業是職業。果斷是勇於決斷的意。思成王既總戒庶官至此。又說如今申戒爾。在朝的卿士。若要事功崇高。須是立志。若柔懦而不立志。則事功便卑下了。豈得崇高。若要職業廣大。須是勤力。若怠惰而不勤力。則職業便狹小了。豈得廣大。有此二者。又須臨事能剛果決斷。然後事皆有成。不貽後日艱患。若猶豫固滯。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都虛用了工夫。何益於事。爾等要建功立業。皆當深省於斯。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

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驕是驕傲。侈是奢侈。載字解做事字。成王又說。凡人居富貴之中。志念易盈。嗜欲易縱。必有道以處之。而後可以長有其富貴。今爾卿士所居之官位既貴。則雖不與矜驕期。而矜驕自至。所享之俸祿既厚。則雖不與奢侈期。而奢侈自至。故居是位者。必當恭以持已。而後不至於驕。享是祿者。必當儉以節用。而後不至於侈。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必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三十五

須真有是謙虛忘勢之心。而後其恭為實恭。真有是簡淡朴素之念。而後其儉為實儉。恭儉皆出於實德。則內外如一。此心自安。而日著其休美。若只假做箇恭儉的模樣。以欺人。則雖掩護遮蓋苦心勞力。而不恭不儉之真情終不可掩。亦日見其拙而已。何益之有哉。夫一誠偽之間。而得失之頓殊如此。爾卿士當以作德自勵。而以作偽為戒可也。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寵是寵榮。危是危辱。成王說。人臣享高爵厚祿者。雖是寵榮。然寵辱之機。相為倚伏。故居寵榮之地者。必當思念危辱之禍。位高而心愈卑。祿厚而志愈約。無所不致其敬畏。庶幾能保守名譽于無窮也。若不知敬畏。驕侈放肆。必入于危辱可畏之中矣。可不慎哉。惟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書經直解卷之十

三十六

臣協和同心為國。而後政事可理。然大臣者。又小臣之表率也。若爾為大臣的。能推薦有德之人。使之在位。而不殺其賢。遜讓有才之人。使之在職。而不害其能。則那小臣每也。自然做做將見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師師濟濟。無有爭競。而政事皆燦然就理矣。若大臣於有德的。不肯推薦。及媚嫉之於有才的。不肯遜讓。及排擠之。則那小臣每也都做做。互相忌害。彼此分爭。而朝廷政事必至于雜。

亂而不可振舉矣。然大臣以用人為職，其所舉有當否已職之盡與不盡亦係於斯焉。若薦舉一出於公所用的人，果能不負其官，則知人善任政事修明是即爾之能矣。若薦舉或出於私所用的人，或至墮其職業，則引用匪人，悞國殃民是即爾之不勝其任矣。為大臣者可不謹哉。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三七

三事即立政所稱三事大臣，亂是治，斁字解做厭字。成王於篇末嘆息說：上自三事大臣，下至大夫小臣，我申戒爾等當敬謹爾所有的官職不可怠忽，整治爾所司的政事不可廢弛，用以佑助爾君永遠康濟天下之兆民。庶幾萬邦之廣，親附愛戴而無厭斁我周之心矣。按周官一篇先儒以為成王親政之書，蓋成王受周公之教已成，故親政之初訓迪百官，凡公孤六卿百執事無不正其官守，加

以訓詞，其言居官蒞政之道無一語不精當，所以當時百官奉行天下大治，真可為後世之法也。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夫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君陳

君陳是臣名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

治殷頑民史錄其策命之詞以君陳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

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令是善君是治東郊指洛邑下都說下都在

王城之東故謂之東郊成王策命君陳呼其

名而告之說惟爾有令善之德事親以孝能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盡為子的道理事長以恭能盡卑幼的道理

惟能孝于親友於兄弟有這等令德以脩身

教家必能忠君愛民施諸政事使教化大行

風俗淳美則東郊之任舍汝其誰故我今命

爾尹治東郊下都之民爾當敬謹從事推孝

恭之令德為經國之善政不可以有懈怠以

負委托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

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師是教訓保是安養率是循懋是勉乂是治

成王又說昔周公治下都之民有師之尊

以教戒訓飭者無不備有保之親所以撫恤

愛養者無不周是以萬民都懷想思慕他的

恩德至於今日久而不忘我今命爾前去所

司者即周公之職所臨者即周公之民只當

慎守爾的職事小心敬畏務率循舊日所行

之常法不可別立條貫輕易更改蓋周公之

訓布于當時者萬民方思慕不忘爾若能勉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力遵奉益聞揚而光大之則下都之民自將

翕然聽順安靜帖服與周公之時無異矣若

以有紛更民且疑駭而不安矣可不慎哉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馨香是和氣薰蒸發越的意思猷訓是關係

道理的言語成王又說我聞周公有言凡治

化隆盛到那至極的去處自然和氣薰蒸馨

香發越雖神明亦將感格而無間然這馨香

不是祭祀的黍稷乃是人有明德蘊于身心而至精至粹。施諸政事而盡善盡美。然後馨香發聞。可以感格神明耳。若明德不足以致治。黍稷雖是馨香神豈享之乎。周公此言其發明道理。至為精微。真修德治民者所當法也。爾尚用此周公發明道理之訓。終日孜孜。務要身體力行。不可有一毫逸豫怠惰。庶幾已德可明。至治可期。雖神明猶將感格。而況於民有不從化者哉。

書經直解卷之五

三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由是行。成王又說。凡今之人。不曾見聖人時。節心裡切切嚮慕。如不能勾見的一般。此乃好德之良心也。及至親見了聖人。却又志氣昏惰。安於舊習。不能依着聖人所行。蓋常人之情大抵如此。爾君陳與周公同朝。已嘗親見聖人矣。如今繼周公之後。撫周公之民。若未能法之以治民。則與常人不克由聖者何。

異。其尚以此為戒哉。蓋爾君陳居民之上。其鼓舞倡率。譬如風一般。爾所治的下民。其觀望聽從。譬如草一般。風行則草偃。上行則下效。此必然之理也。若爾能式周公之訓。以端風化之源。則民亦將聽爾之訓。不異于草之從風矣。爾君陳可不勉乎。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艱是艱難慎重的意思。出入是反覆。師是衆。

書經直解卷之五

四

虞是度。繹是紬繹思慮。成王又說。爾君陳尹茲東郊。凡圖謀政事。無大無小。都要兢兢業業。以艱難之心處之。不要看做容易。輕率苟且。以致差失。爾今繼周公之後。政之大體。固不可易。而時異勢殊。容有法久弊生。所當釐革的。有便民利俗所當與舉的。亦不容不因時而為之處。但不可偏執已見。率爾興廢。須要出入反覆。與衆人商度。可否以求至當。若衆論皆同。又要自家紬繹而深思之。灼見其

利弊之宜。然後見之施行可也。夫外參於國人。而不專執乎已見。內審於獨斷。而不輕徇乎衆言。斯可謂其難其慎。而政之興革。當無有不善者矣。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嘉是美言。切於事的。叫做謀言。合於道的。叫做猷順。是將順成王嘉獎君陳說。爾平日凡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五

有好言語切于事的。及有好言語合於道的。即便入告爾君於內。一一敷陳。無有隱匿。乃又不自以為能。將順于外。說道。凡此嘉謀嘉猷。有利於國。有益於民。都是我君之盛德。主持裁斷於上。非臣下所能預也。夫既陳己之善。而獻納于內。乃又以善歸君。而宣布于外。此乃忠順之極。至臣道之純美者也。於是又歎息說。若使為人臣的都似汝這等忠順。是為奉公修職的良臣。而其名譽亦豈不光顯。

于後世哉。夫君陳有善。不自以為已功。而歸之於君。成王受善。亦不自以為已出。而歸之君陳。蓋亦庶幾乎唐虞都俞之休風矣。其致治太平宜哉。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弘是闡揚的意思。丕訓是大訓。削是刻削。制是節制。成王又呼君陳而告之說。昔周公師保萬民。垂之大訓者。固後人所當遵。然事以

書經直解卷之三

六

時遷。政由俗革。又不可拘泥陳迹。至于狹隘而不弘也。爾必斟酌變通。闡揚開拓。周公所遺之大訓。使益光顯。敷布於萬民。乃能繼周公以成治耳。今爾所居的勢位。是下民所瞻仰。却不可恃勢作威。以陵暴在下之人。爾所用的法制。是下民所奉行。却不可倚着公法而恣行刻削之政。惟在審治體識。時宜務以平定安輯斯民可也。蓋殷民當遷徙之餘。服周公之訓。頑梗之習。雖變而向化之心未堅。

若更加嚴厲則非今時所宜。若過于寬和又非為治之體。爾今御衆雖從寬厚然不可一味從寬。挹法度都廢墜了。須要有箇品節限制以維持於寬厚之中。然後寬而不失於縱。近民雖尚和平。然不可驟然便和。使人情都懈弛了。須要馴擾服習漸次成和平之化。然後和而不至于流寬。和得中則政善民安。而能弘周公之不訓矣。按周公告成王治洛則曰。明作有功。敦大成。裕是嚴。中有寬。成王告君陳則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寬中有嚴。可見剛柔相濟。仁義並行。乃萬世治天下之大法也。論治者宜究心焉。

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辟是刑。宥是赦。宥中是輕重得中。成王告君陳說。下都之殷民有犯了刑法未經決斷的我。雖說要加刑。爾未可便從我意而加刑。我雖說要赦宥。爾亦未可便隨我意而赦宥。

蓋一人之喜怒無常情。五刑之輕重有定法。若曲從人君一時的喜怒。必有不當刑而刑。不當宥而宥者。須是詳明法意。權其輕重。務合于中。可刑則刑之。使無辜者不至濫及。可宥則宥之。使有罪者不得倖免。乃為用法之平也。上節是戒君陳不可徇一己之私。這是戒君陳不可徇人君之私。上下皆能以公道為主。殷民豈有不心服者乎。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弗若。是不順。成王又說。若殷民之中。有習于強梗。不肯順于汝之政令的。有安于昏昧。不能化于汝之教訓的。這等人。不免加之以刑。然須是刑當其罪。刑一人而可以為千萬人之戒。使後來的。再不敢犯罪。然後從而刑之。不如是。則未可遽加以刑矣。此節言罪之可矜者。不輕于用辟。以見辟惟其中。而非枉濫也。

徂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毋是習慣。姦是在內為惡的。尤是在外為惡的。細是小。成王又說。若是習慣姦究之事。敢于為惡。不知悔改的。與那毀敗綱常。壞亂風俗的。這三樣。人所犯雖是小罪也。不可赦宥他。蓋國家之紀綱。風化關係甚重。當痛懲之。以絕為惡之源也。此節言罪之難恕者。不輕于赦宥。以見宥惟其中。而非寬縱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忿是忿怒。疾是疾惡。頑是愚頑。成王告君陳。

書經直解卷之三

九

說爾所治之民。有那愚頑不聽訓化的。不要忿怒疾惡。便以為難教而棄之。須是優游不迫。漸次把禮義開導他。則無不可化之人矣。人各有能有不能。不要求全責備于一人。須是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因才而器使之。則無不可用之人矣。蓋待物貴洪。以開進善之機。取人貴恕。以廣用才之路。為治之要道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成王又說。輕躁之人。不足以圖事。須是從容。

堅忍事不輕發。然後舉動詳審。而於事有濟也。淺狹之人。不足以蓄眾。須是度量寬洪。恢乎有容。然後其德廣大。如天覆地載。而無所不包也。蓋大臣任大責重。不惟其才識卓異。尤必德量過人者。而後足以堪之。故成王之勉勵君陳如此。

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簡是簡擇。分別。脩是職業。脩舉的人。良是行義。良善的人。成王又說。殷民雖漸染紂之汙。

書經直解卷之三

十

俗。然已薰陶於周公之化。其中善惡不等。須有箇勸率化導之方。如職業有脩與不脩的。爾當簡別。那能脩職業的。也簡別。那不能修職業的。務要分析明白。不使他混為一途。則修者益自奮。而不修者知所愧耻。人人都勸於立功矣。如行義有良與不良。爾當進用那良善的。以倡率。那不良善的。則良者得效用。而不良者有所激勵。人人都勉于興行矣。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

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遷是改變也。是五常。在德是實有是德。升是進。大猷是大道。休是美辭。是稱譽之辭。成王命君陳篇終又勉勵之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然之性。原自淳厚。只為外物引誘。遂改變做澆薄了。然厚者既可變而為薄。則薄者豈不可挽而為厚乎。但民之常情不從上人的命令。而從其所喜好。如所令反其所好。則雖嚴刑峻罰。必不能驅之使從矣。蓋轉移之機。在上不在下。導民之道。以身不以言。爾君陳若能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而實有是德於身。則自家能謹其所好矣。將見百姓每都感發興起。莫不改其澆薄。歸于淳厚。由是化行俗美。於變時雍。信能升于大道之世。而無復梗化之民也已。世治民安。則予一人得以垂拱于上。膺受多福。其在於爾也。大有休美而名譽光顯。終將傳誦于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士

來世矣。爾可不勉。圖之哉。按此篇之言甚切於治道。君陳所以成和中之治。歷三紀而世變風移。皆本於此。其篇中敬典在德一言。尤為綱要。蓋以教化為先務。以脩德為本原。自古帝王脩身致治。用此道也。先儒謂君陳一命乃成王真得實造之學。君天下者宜留意於斯。

顧命

成王大漸之時。顧視群臣。命之輔佐康王。史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三

臣錄其命詞。并叙群臣迎立康王。傳授遺詔始末。遂以顧命名篇。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哉。生魄。是十六日。懌。是悅。洮。是洗手。頰。是洗面。相。是扶持的人。憑。是倚靠。玉几。是玉做的几。史臣叙說。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四月十六日。感疾而不悅。至甲子日。病勢愈重。欲命群臣輔導太子。慎重其事。乃力疾而起。以水盥

手洗面。左右扶持的。合被以衾冕之服。然後憑着玉几。以發命焉。夫當疾病困憊之時。猶必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敬。不以汗褻臨群臣。成王之克自敬德。亦可見矣。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芮彤畢衛。毛都是國名。虎臣是虎賁。百尹是百官之長。成王將發顧命。乃總召六卿等官。是時太保召公奭領冢宰事。芮伯為司徒。彤

伯為宗伯。畢公領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領司空。及宿衛之官。師氏。虎賁。又及百官之長。與諸治事之臣。同至御前聽命。蓋託後嗣傳大位。所繫甚重。故必集群臣而面命之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漸是進。幾是幾。希不絕的意思。臻是至。嗣是繼。嗣成王顧命。群臣歎息說。我之疾已大進。但幾希不絕耳。然病日增重。既彌甚而留連。

其勢已不可起矣。恐一旦遂死。不得出誓言。以託繼嗣之事。此我所以及未死之時。詳審發訓。以命汝等。汝等其專心聽之可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真屢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宣是著。真是定。屢是民之所依。肄是習。成王說。昔我先君文王武王。後先相繼。能明其德。文王既宣著其光于前。武王又宣著其光于後。如日月之代明一般。其君德之盛如此。及

其施之政教。則能定民所依。使寒者得水。饑者得食。各有所倚賴。又以其民既富而可教。乃陳列教條。以開示之。使之父子知親。君臣知義。昭然於人倫。日用之理。由是我周之民。感其教養之澤。莫不服習而不違。風聲遠被。用能達于殷邦。罔不服從其教化。民心既歸。天意斯屬。遂集大命於我周矣。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是愚。迓是迎。成王說。得天下固難。而守天

下亦不易。我小子承文武之後，雖侗愚無知，然亦知天命無常，至為可畏。兢兢然致敬以迎之，不敢有一毫怠忽之心。于文武敬天勤民的大訓，一一承繼，保守無敢昏昧逾越。是以能延長世德，克享天心，而大命不至於失墜爾。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書經解卷十五

十五

將必死，不能興起，不能醒悟矣。繼我而為君者，太子釗也。以祖宗基業之重，付之一人，可謂艱難。爾等庶幾明記我的言語，相與敬慎，以保護太子左右，維持使能大濟乎艱難之業，而守丕基于不墜可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這下兩節，正說弘濟艱難之事。成王說：人君以一身為萬民之主，雖地有遠近，皆當撫綏。汝必敬輔元子於遠民，則懷來而柔順之於

近民，則馴擾而調習之。以盡夫撫萬民之責。馬人君以一身立諸侯之上，雖國有大小，皆得統御。汝必敬輔元子，保安那小國使之得，以自喜，勸導那大國使之不敢自肆。以盡夫御諸侯之責焉。如此，則君道克盡，而艱難庶乎可濟矣。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書經解卷十五

十六

亂字解做治字。貢字解做進字。幾是念慮之微。成王又說：人受天地之衷，以生本有動作威儀之則。我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當爾恭收斂自治，其威儀使一身之中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方能無愧於為人耳。况人君之威儀，尤天下之所瞻仰者，其可以不治乎。然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若一念之幾微，或出于邪，則吾身之威儀咸失其正。尤不容于不謹者。汝必輔我元子，致謹於念慮之微，以端其威儀之本。慎無引君非道，以元子釗冒進於不善之幾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綴衣是帳幔。仲桓。南宮毛。是二臣姓名。呂伋。是太公望之子。逆是迎。延是引。翼室是路寢的夾室。恤宅是憂居。宗是主。史臣記。成王發命之時。曾設帳幔於坐次。及群臣既受顧命而退。乃徹出帳幔於庭中。及明日乙丑。成王遂崩。太保召公奉成王遺命。命仲桓。南宮毛。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十一

二近臣使齊侯呂伋以干戈二具。虎賁百人。往迎太子釗於路寢門之外。引入路寢東夾室。居憂主喪。以示繼體之有人。天位之已定也。

丁卯命作冊度

成王崩第三日丁卯。召公將傳顧命於康王。先命史官作冊書以紀其言。并定受冊的禮儀。法度如下。文升階即位。御冊受同之類。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是召公。召公以西伯為相。故叫做伯相。須是取。作冊後七日癸酉。成王既殯。召公命士取材木。以供喪事雜用。

狄設黼衣綴衣

狄是官名。蓋主陳設之事者。黼衣是屏風畫斧文的。召公將傳成王之顧命。於是命狄人設屏風于御座之後。又設帳幔于周圍。悉如成王生存臨御之儀也。

黼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書經直解卷之十一

十一

黼是窻。敷是鋪設。篋席是桃竹枝織成的席。黼是白黑雜色之繒。純是綠。華玉是五色之玉。仍几是仍設平時之几案。史臣記。狄人於路寢戶牖之間。向南之處。鋪設三重篋席。其席以白黑之繒為緣。仍設華玉所飾之几。這是成王平日朝見群臣之坐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西序是西廂。底席是蒲席。綴是雜彩。文貝是海中介蟲。有黃紫雜文。狄人又於西廂向東。

去處鋪設三重蒲席。其席以雜彩為緣。仍設文貝所飾之几。這是成王平日聽事之坐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東序是東廂。豐席即是下文筍席。雕是刻。狄人又於東廂向南去處鋪設三重竹筍席。其席以采畫之繒為緣。仍設雕玉所飾之几。這是成王平日養國老饗群臣之坐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夾是路寢。西邊夾室。筍席是竹筍皮織成

的席。紛是雜。狄人又於路寢西邊夾室向南去處鋪設三重竹筍席。其席以玄色之繒雜

為之緣。仍設漆几。這是成王平日燕親屬之坐也。蓋牖間南向之席。乃天子負宸朝諸侯

之處。坐之正也。其餘三坐。則隨事而設。今將傳成王顧命。不知神之所依。手彼于此。故并

設之。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

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參在東房。

越。是及。五重。是五件珍重之玉。即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也。寶。是寶器。即赤刀。舞。衣。大

貝。鼗。鼓。戈。弓。竹。矢也。赤刀。是赤金的刀。大訓。是歷代帝王之謨訓。弘璧。是大璧。琬琰。都是

玉圭的名。夷玉。是外夷所貢的美玉。天球。是玉磬。河圖。是伏羲時河中龍馬所負之圖。胤

之舞。衣。是胤國所製的舞衣。大貝。即是文貝。鼗。鼓。是大鼓。長八尺。允。和。垂。都是古時巧工

的名。史臣記當時之所設者。又列五件重玉。陳各樣寶器。如赤金之刀。帝王之大訓。及弘

璧。琬琰。則陳列在西序。大玉。夷玉。及天球。河圖。則陳列在東序。胤國所製之舞衣。及大貝

鼗。鼓。則陳列在西房。允所製之戈。和所製之弓。垂所製之竹。矢。則陳列在東房。此皆先王

世傳之器。亦成王平日之所服御者。故設之以寓如存之感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輅之

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輅是車駕。大輅是玉輅。賓階是西階以其為賓客所升。故謂之賓階。綴輅是金輅。王乘玉輅。而金輅即連綴其前。故謂之綴輅。阼階是東階。以其為主人酬酢賓客之所。故謂之阼階。先輅是木輅。以其輅之先。故謂之先輅。執是門側之堂。次輅是象輅與革輅。以其次於木輅。故謂之次輅。史臣記當時又陳設五輅。玉輅在西階南向。金輅在東階南向。木輅在左塾之前。北向。與玉輅相對。象輅革輅在右塾之前。北向。與金輅相對。此皆成王平日之所乘者。故備設之。亦陳寶玉之意也。然儀物之陳。皆以西為先者。以成王殯在西序。故爾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矟。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弁是士冠。雀弁是赤色微黑如雀頭一般。惠

書經傳卷三十一

辛

是三稜的矛。畢門是路寢之門。綦弁是文康

皮冠。上刃是持刃向外。矟是堂稜。冕是大夫冠。劉鉞都是斧類。東西堂是東西廂的前堂。戣是矛類。矟字當作戣字。是四稜的矛。東西垂是東西廂的階上。銳字當作矟字。也是矛類。側階是東邊小階。此時將迎新王。故肅儀衛以備不虞。使武士二人戴雀色的弁。執三稜的矛。立于畢門之內。四人戴鹿皮的弁。執戟。以刃向外。夾立于東西兩階之旁。近堂稜之處。每階二人。又大夫一人戴冕執劉。立于路寢之東廂堂。一人戴冕執鉞。立于路寢之西廂堂。一人戴冕執戣。立于東廂之階上。一人戴冕執戣。立于西廂之階上。一人戴冕執衛之陳。皆以東為先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卿士邦君麻冕蟻裳。人即位。麻冕是細麻之冕。階是升。蟻裳是玄色之裳。

書經傳卷三十一

壬

如蟻色一般。儀物既陳，宿衛既備，乃迎嗣王入受顧命。以受命重事，且有祭告之禮，故變凶服而用祭服。康王麻冕黼裳，由西階升堂。蓋未受顧命，猶不敢以主道自居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皆麻冕玄裳，從王而升，各入就班次。然王之祭服其裳四章，今獨用黼，卿士邦君之祭服其裳宜練，今易而為玄，不純用吉服者，蓋酌吉凶之間，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降。太史秉書，由賓階降。御王冊命。

太宗上宗是大宗伯。彤是赤色。介圭是尺有二寸的大圭，同是爵。瑁是天子所執之玉，以合諸侯之圭。璧者，秉是執書是載顧命的冊。書御是進奉。王與卿士邦君既升矣。太保是受遺詔的太史是奉冊的。大宗伯是相禮的。三人皆服麻冕彤裳，純用吉服。大圭乃天子之所守，則太保奉之，同為祭祀之主，瑁為朝

觀之，其則大宗伯奉之，皆由東階升堂。遺命冊書乃太史之所作，則太史執之，由西階升堂。遂以此冊命進之於王。太保宗伯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所以升自東階。太史尊先王之遺命，所以升自西階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皇后是大君，末命是臨終之命。卞字解做法字。燮是和。成王顧命之詞，太史既書之於冊，以授康王，而後口陳其意說。大君成王當大漸之時，親憑玉几，發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的大訓。君臨我周之天下，然既居大位，必有大法。汝必率而循之。凡所以柔服萬民，安勸庶邦者，悉遵先王之成法。予以燮和天下之臣民，使皆相安相樂，無一人離心。能如是，則可謂善繼善述，慰答宣揚文武之光訓，而不負其啓佑之意矣。先王之所望于汝者，如此，可不勉哉。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是小。而字解做如字。康王既受顧命。乃再拜而起。答說。君道甚難。天命可畏。眇眇然我。微末小子。其能居大位。循大法。致大和。如我祖父之安治四方。以敬畏夫天命乎。蓋深以不勝為懼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宿字與肅字同。是肅敬的意思。祭是酌酒。咤

金縢直解卷之十一

王

是奠爵。康王已拜受顧命。乃受大宗伯所奉之同瑁。瑁則授之於人。同則用之以祭。王乃三致肅敬。進爵于神位之前。三酌酒於同中。三奠同於神座。告其已受顧命也。宗伯乃傳神命說。先王已歆饗矣。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

王答拜。

異同是別爵。璋是璋瓚。瓚有二。有以圭為柄者。曰圭瓚。有以璋為柄者。曰璋瓚。酢是報祭。

如亞獻之類。宗人是小宗伯等官。康王既行祭告之禮。以所奠的同爵授于太保。太保受之。然不敢用之。以祭。遂下堂盥洗其手。更用別同。盛在璋瓚之中。持璋瓚以報祭。因授同於宗人。使他代安神座。遂拜以成禮。告其已傳顧命。康王以子道自處。亦代尸答拜焉。蓋太保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任。故王答其拜。所以致敬也。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金縢直解卷之十一

王

祭是酌酒於地。齊是飲福。至齒。宅是退居其位。凡祭將畢。有飲福酒之禮。此時康王居喪。不可飲福。太保乃代王行之。宗人酌酒于同。以授太保。太保受之。先酌酒於地。然後舉酒至齒。蓋方在大喪之中。不甘其味也。於是退居其所立之位。以同還授宗人。而下拜以謝神賜。王又代尸答拜焉。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廟門是路門。室有東西廂。曰廟。路寢有東序。

西序故稱其門為廟門。非宗廟之門也。像是待祭禮既畢。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助祭之諸侯皆出路。問候見新君與之更始焉。按此篇見成王臨大漸之際。志氣清明。能發訓言以傳後嗣。又見召公當大故之日。區處周密。能肅政令以定危疑。君相之賢。皆可為後世法也。

康王之誥

這是康王初嗣位。君臣相與戒勉之辭。史臣

叙其事。因以康王之誥名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應門是周時內朝之處。太保指召公。寧是領。布是陳。馬四疋為乘。布乘黃朱。是陳布四黃馬。而朱其鬣也。賓是諸侯。古以賓禮親邦國。故謂之賓。稱是舉。壤奠是以壤地所出為奠。

贊也。義是宜。義嗣德者。謂宜繼前人之德。即嗣位的意思。史臣記說成王既崩。康王初立。群臣候見新君。王乃出立於應門之內。於是太保召公為西伯。則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為東伯。則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分領所屬。叙立已定。乃各陳布黃馬四疋。朱其鬣。以為庭實。諸侯又各舉所奉圭兼以幣帛。致詞說。天子新即大位。群臣禮宜朝見。我一二臣子在外。為王藩衛者。敢獻其壤地所出之

馬與幣。以為贊見之儀。致詞已畢。乃相率再拜稽首。而致敬盡禮焉。是時康王已即大位。宜繼前人之德者。故亦答拜。蓋繼統之新君。居憂之宗。主禮當如是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

推手向前為揖。誕是大。美若二字疑有脫誤。克恤是能撫恤。西土是西方。岐豐文武初興。

克恤是能撫恤。西土是西方。岐豐文武初興。

王業之地。史臣記說諸侯朝見康王行禮既畢。太保召公及司徒芮伯與群臣皆前進相揖序定位。次又皆再拜稽首說。王今已為天子。群臣敢致敬進言於王。昔商之成湯以聖德克享天心。創造商家六百年大基業。至紂無道。皇天厭棄。遂一旦改革其命。使他盡喪了天下。惟我周家文王武王二聖相承。乃大受其命。以開一代的基業。所以然者。寔由文王武王能撫恤西土之眾。使得其所。是以人心歸於下。天命眷於上。信非偶然也。夫文武相繼恤民。始受天命。得天下如此其難也。王可不盡君道以保之乎。康王身長富貴。不知創業艱難。故召公率諸臣進戒首之。以此所以警悟者至矣。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是升遐。成王初崩。故曰新陟王。畢是盡協是合。戡是克敷。遺解做施及張皇六師是大

修戎備。寡命是不易得的基命。召公又說。我

周自文武艱難創業。惟我新升遐的成王。以兢兢業守之。凡一賞一罰。皆未嘗徇一己的私情。惟理所可好則好之。而賞必當功。理所可惡則惡之。而罰必當罪。至公至明。絕無私曲。是以賞一人而天下以勸。罰一人而天下以懲。民志定。王業安。而文武之大功。不至於動搖。用以此施及於後世之子孫。亦有盈成熙洽之美。而享有今日之天下。今王嗣位。其敬以保守之哉。敬之何如。治安之各易有陵遲之漸。踐祚之初。當絕覲覲之萌。必振飭戎務。張大六師之制。使器械嚴整。士氣精明。足以警服人心。鎮定天下。切不要姑息廢弛。使我高祖文武不易得的基命。墜壞而不終也。按周家仁厚立國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隙欲逞。况盈成之父其整。易弱成康之時。病正坐此。故康王即位。元老大臣懷懷以賞罰六師告之。嘗考立政一書。周公亦以克詰戎兵為

言可見老成謀國計慮深遠矣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釗是康王名。嗣王在齊故稱名。報是答。康王

因群臣相與進戒乃呼而告之說。爾等庶邦

侯甸男衛之諸侯既有陳戒於我。惟我一人

釗將亦有誥詞以報答於爾。其明聽之哉。

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

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吉。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王

不是大乎。是均乎。富是富足。務是專力的意

思。咎是咎惡。底是致。至是至極的去。康齊是

兼備。熊與羆都是猛獸名。不二是一心。乂是

治。端命是正命。康王告諸侯說。昔為周文王

武王之為君。有濟博均平之德。減薄稅歛。使

天下都富足。無有困窮。人有罪惡。不得已而

加刑。又輕省而不深刻。謹慎而不差誤。不曾

專意去尋人的罪惡。其務德而不務法。如母

這箇心。推行到那至極的去。康兼盡而極其

誠信。無有一些虛假。內外充實。自然光輝發

越。明白在天下人耳目。文武有此聖德。宜無

賴於群臣之輔者。當時却也有如熊如羆一

般的武士。與純一忠實不二心的賢臣同心

協力。相與輔佐。以保護經理我周之邦國。故

文王武王用此承受正大之命于上天。天亦

以此順文武之道。謂可以君主天下。而付畀

以四方之大也。夫文武以聖德而尚賴賢臣

輔佐如此。况我今日寧不賴爾等之助乎。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王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

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伯父指同姓諸侯。先公是諸侯的祖父。顧是

念。綏是安。鞠子是稚子。未離鞠養的意思。乃

謙辭也。康王又說。我周文王武王既得賢臣

以創王業。猶慮後人無以守之。乃命封建侯

國。樹立藩屏。其意蓋以後世子孫繼體守成。

要這等人輔佐於異日也。先王為後世慮如

此今我一二同姓的諸侯繼爾祖父為臣。爾祖父前日皆有臣服於我先王之道。庶幾相與顧念而不忘。安定而不易事。我以盡蕃衛之責。雖身奉職在外。須要一心孜孜報國。常在王室。用以此心奉上之憂。勤順承不違。無或不能輔佐。使端命不可受。四方不能保。以貽我鞠子之羞耻。斯則顧綏之道盡而無愧先公矣。爾等可不勉哉。

君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書經直解卷十二

三十一

三十一

君公指太保召公以下。命即上報告之命。史臣記說。太保召公等既皆恭聽。王報告已畢。乃皆相揖而趨出。王乃釋去冕服。還著喪服。蓋行即位吉禮畢。仍行居喪之禮也。按此書臣之進言。自無壞我高祖寡命。君之求助。自無遺鞠子羞。即位之初。君臣告戒。深切著明。惓惓有無忘先業之意。此孔子取之。以為後世法也。

畢命

康王命畢公代君陳保治東郊。史錄其冊命之辭。以畢命名篇。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月初生。明叫做朏。是月之初三日也。乘輦而行。叫做步。宗周是鎬京。豐是文王廟所在。成周東郊。俱指洛邑下都說。保是安。釐是理。史臣叙說。惟康王即位之十有二年。六月初三日庚午。越初五日壬申。王于是日之朝。步自宗周。至豐。親告于文王之廟。以洛邑下都之衆。命畢公往保釐之。蓋殷民自周公君陳以來。雖向化已久。而餘風尚存。固不當專尚威嚴。亦不宜輕事姑息。必剛柔互用。威惠並行。保以安之。而愛惜護養。使民無不遂其生。釐以理之。而區處分別。使民無不順其治。然後能成周公君陳之業也。康王以此命畢公。其責成之者甚重矣。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

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以父師稱之。蓋隆其禮也。敷是布。康王冊命畢公。歎息而呼之。說道。父師。惟我周家。當初受有殷天命。豈是容易得來。實由我文王。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我武王聰明作后。寵綏四方。有此大德。敷布于天下。用能受有殷之命。而初建大業也。此言周得殷命之難。以見保守之道。在今日所當加意也。

書經直解卷之五

三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罔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先王指文武成王。罔是謹。十二年為一紀。父子相傳為一世。康王說。惟此下都之眾。自周公寔始治之。其功有不可泯者。蓋周公以王室懿親。累世輔政。既佐文武。又相成王。用能安定國家。保固王業。當時以殷民反側難化。則加意謹密。區處防閑。極其周密。將他移于

洛邑。密邇王室。自聞我周家的仁聲。善政。親

近我周家的仁人君子。使潛消其頑悍之習。而化于德義之訓。蓋自遷洛。以至今日。拊摩馴習。既歷三紀之久。當時的頑民。老者盡少。者壯。世運已變更矣。然後染惡之民。悉化為友順。而風俗翕然。其移易焉。如今殷民安。而四方俱安。天下太平。無可憂虞之事。我一人得以垂拱于上。安享和平之福。斯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夫觀周公化殷之難如此。公必

書經直解卷之五

三

善繼其政。而保此治安於無窮可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滅厥滅。民罔攸勸。

道是世道。升降指治亂說。革是改滅。是善。康王又命畢公說。公往治殷民。必因俗為政。而後可。蓋世道有隆有污。若風俗淳美。人心和順。則世道日升。而趨于治。風俗薄惡。人心澆漓。則世道日降。而趨于亂。故為政者。當因俗以為變更。宜寬而寬。宜嚴而嚴。務要感化人心。挽回風俗。不可膠于一定。此為治之大端。

也。昔在周公之時。殷民習染舊惡。世道方降。故謹密而遷之。其治尚嚴。至君陳之時。殷民漸化為善。世道初升。故從容以和之。其治尚寬。皆是因俗以為政者。其在今日。世變風移。善者固多。不善者亦不盡無。又當剛柔並用。分別善惡。使賞罰昭明。人知懲勸。乃政體之所宜也。若為善的不稱其善。也與不善的一般。則淑慝混淆。從違靡定。善者無所持。而急于自脩。不善者無所慕。而安於自棄。其何所視效以為勸乎。夫勸善懲惡。若主于區別之嚴。然使民同歸于善。不失為愛養之厚。此正所謂保釐之政也。

書經直解卷三

三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懋是盛大。小物譬如說細行一般。師是師法。康王又稱美罪公說道。惟公有盛大之德。備道全美。不但大節之過人。雖至於一言一動之微。人所易忽者。亦能勤慎檢點。絕無怠忽。

其德之盛如此。自輔導文武成王。以及朕躬。為四世之元老。風采凝峻。正色斂容。於朝著之間。以倡率群僚。凡有言論。謨畫在群。臣罔不祇敬。而師法之。蓋公聞望素孚。勲業茂著。其休嘉之績。也多于先王之時。不特今日為然。今予小子。惟垂衣拱手。以仰其治功之成而已。夫以公之德業。為予所仰賴如此。然則保釐之任。舍公其誰屬哉。

書經直解卷三

三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康王又歎息呼畢。公而告之說。昔周公輔相我國家。經理太平之業。嘗孜孜以化服殷民為事。今公德業之盛。無愧周公。故予就祖廟之中。祇行冊命。以周公之事付之于公。公其往蒞東郊。而盡保釐之道可也。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旌表都是褒獎的意思。淑是善。慝是惡。癉字。

解做病字是羞愧他的意思。申是申明。康王又命畢公說。公之保釐東郊。當以勸善懲惡為務。若殷民中有為善的。必旌獎他。使知勸於為善。有為惡的。須簡別他。使知戒於為惡。如式化厥訓的。此善人也。則旌表其宅里。光顯這為善人。以羞愧那為惡的人。使善人的風聲卓然。樹立。聞者莫不興起。這便是旌善的事。有弗率訓典的。此惡人也。則分異其井里疆界。不令與善人相混。使他畏懼為惡之

書經卷之三

五

禍羨慕為善之福。這便是別惡的事。至于王畿乃四方之本。不嚴其防。非所以彈壓殷民而安定四方也。故郊圻之地。其遠近疆界。必先規畫停當的。須要申明約束。不使湮廢。封域之內。其高深險阻。比先設立守禦處所。須要謹慎戒飭。不使怠忽。于以安定四海之民。蓋承平日久。法制易墮。人心易玩。若根本之地。常加修葺整理。則王畿尊嚴。有備無患。四方都畏威仰德。安享太平之福矣。豈特殷民

順化而已哉。夫既行旌別之典。以昭勸懲之大機。又重畿輔之守。以脩防禦之大計。所以為長治久安之慮者。至深遠矣。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辭是辭令。靡靡是隨順的意思。殄是絕。康王告畢公說。公之保釐東郊。凡設施於政事者。必貴乎有恒。行之而為經常之典。守之而為畫一之規。不要朝更夕改。方行忽罷。則政立

書經卷之三

中

而民莫不遵從矣。凡宣布于辭令者。必尚乎體要。體則典重而旨趣悉。完要則簡約而切中事理。不要務為繁文。浮泛失實。則令出而民莫不聽信矣。至於作聰明。趨浮末。一切好異之事。決不可為。蓋一或好異。則政必至于紛擾。而不足以宜民。辭必至於支蔓。而不足以服眾。此治體之所當戒也。所以然者何哉。蓋商之舊俗。漸染紂惡。靡靡然相與隨順。惟以利口捷給為賢。雖以周公之聖。君陳之賢。

治之而習染餘風。尚未殄絕。公其念此。凡政
令所施。務存渾朴。敦大之體。以盡化其澆薄
之習。可也。大抵天下治。則人尚行。而風俗日
厚。天下亂。則人尚辭。而風俗日薄。康王惡商
俗之靡靡。而政令以體要有恒為重。漢文帝
斥嗇夫之喋喋。而用人以安靜。惻愍為先。皆
可謂深識治體者矣。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恃天
道。教化奢麗。萬世同流。

書經直解卷之三

聖

蕩是驕蕩。陵德是陵蔑。有德之人。敎是壞。康
王又說。我聞古人有言。凡世享祿位之家。為
逸樂。豢養之所。移少有能。率由于禮教者。既
不由禮。則心無所制。遂肆為驕蕩。陵蔑有德
之人。不知忌憚。夫天道好謙。而惡盈。既以蕩
陵德。則其恃逆天道甚矣。由是教壞風化。競
為奢侈美艷之事。無所不至。蓋人惟禮為能
制欲。出乎禮。則必入乎侈。此非特一時為然。
萬世為世祿之家。皆同此一流。可深慨也。康

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述古人之
論世族者如此。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
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席是憑藉的意思。怙是恃。服美是以服飾為
美。閑是防閑。康王又命畢公說。我前言世祿
之家。鮮克由禮。茲殷之眾士。正是世祿之家。
其憑藉前人之榮寵。安享富厚。有自來矣。人
之私欲。每與公義相為消長。惟怙恃其侈欲。
不知悔改。必至絕滅了義理。義理既滅。則無
復有羞惡之萌。徒以服飾之美。炫耀于人。而
身之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止。驕淫矜侈。
百邪並見。不至于亡身敗家。以罪惡終。不止
矣。在昔周公。君陳相繼治洛。反覆化訓。雖已
漸收其放逸之心。柰何習染既深。惡本尚在。
縱使一時禁制。猶恐乘間而發。所以防閑其
邪者。在今日甚難。公不可不念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書經直解卷之三

聖

古訓于何其訓

資是資財訓是教訓永年是年壽長久康王又說殷士席先世之寵有此富厚之資使不知所以教之則彼將恣情縱慾伐性傷生有不能免者故必因其資富從而教訓之使其心志不為嗜慾所移則可以保全性命之正而年壽長久矣然所以訓之之方惟德與義二者而已德者心之理訓之以德則不至於以蕩陵德義者事之宜訓之以義則不至於以怙侈滅義蓋此德義根乎天命之正合乎人心之公乃天下之大訓外此非所以為訓也然雖用此為訓又不可徒以己意言之必須稽考古人德義之事述為訓戒然後人肯聽從若不由於古訓則在我既無徵而在人必不信矣其何以為訓乎前言旌淑別慝是治之體此言德義是治之道體則由俗而變道則百世不易康王之告畢公者愈精而其託之者愈重矣

書經直解卷五

聖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德是民之德康王又歎息呼畢公而命之說惟此殷士雖不過前代之遺民而關係於我國家者甚大殷士率服則王畿首善而四方無虞邦之安固由於此殷士梗化則近者不服而遠者離心邦之危亦由於此故我惓惓命公以化訓殷士者以其關係之重耳然化之之道又貴得中過剛則使人難堪過柔則啟人狎侮必也以愛養之心行旌別之典不剛而過於暴刻不柔而流於姑息則化訓之道適得其中將見為殷士者莫不感恩畏威悉去其舊染而為德義之歸厥德信乎其能脩矣邦其有不安乎

書經直解卷五

聖

三后指周公君陳畢公說衽是衣衿左衽是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夷狄之俗。康王又說。昔周公之時。殷民反側。動搖。故遷于洛邑。親自監之。謹戒。戒飭。不敢少忽。是為能慎其始。至君陳繼周公之後。其時殷民已漸歸服。惟從容和緩以化導之。是為能和于中。如今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在公又當剛柔互用。威惠並行。使殷民之感化者。皆翕然丕變。以終二公保釐之功。這是能成其終。乃我所期望于公者也。夫由周公君陳以至公時。雖有先後。而以化殷為心。則無不同故。或以謹。或以寬。或以不剛。或不柔。所施雖異。同歸于致治之道而已。惟三后能繼治同道。將見敷之為道化。則仁漸義摩。處處周流。而無有不洽。推之為政事。則綱舉目張。件件脩明。而無有不治。由殷民以及四方。莫不沐浴膏潤。安生樂業。而在四夷左衽。亦皆仰賴中國之德澤。賓服恐後矣。治道之隆。至於華夷同戴。天下太平如此。予一人得以膺受多福。而享有道之長。公之功不亦大哉。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闢。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建是立。子孫指畢公的後人說。訓是順。成式是成法。康王又命畢公說。惟我成周在昔。周公君陳相繼經理。基業雖定而未成。厥終也。公能協心同道。以施保釐之政。使殷民順治。王室又安。為我成周建立千萬年無窮的基業。將見勲德之盛。傳播後來。千萬年此基業亦千萬年。此聲名與之相為無窮矣。至於公之子孫有治民之責者。亦將奉順今日所行的成法。以治後來之民。不敢更變。夫以公一身所建立而關係久遠如此。誠不可不慎重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既是竭盡的意思。烈是功烈。休是美。康王於篇終嘆息說。凡事功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公今往東郊。

不可說殷民反側。昔難治。遂畏其弗克。而不敢為。惟當勉盡其心。殫慮竭力。無少退託。則志不阻于所難。而業可成矣。也不可說最爾殷民其勢寡弱。遂忽其易制。以為不足為。惟當敬慎其事。防微慮遠。無少輕忽。則患不生于所易。而功可立矣。夫我周克受殷命。遷其民於洛邑。以綏定國家。此文武成王大烈之所在。而周公君陳謹始和中。相繼為治。其政績炳然可考也。公當敬順先王之成烈。思所以繼述而保守之。使二公之政益加休美。不至過佚。此在公今日之責。其尚盡心慎事。以圖之哉。按康王之時。天下歸周久矣。即一二殷民梗化。豈不可治。以有司之法。而畢命一篇。反覆丁寧。但欲區別。以生其愧。訓教以進其善。初未嘗念其難化。而一切用刑。以威之。可謂以德化民者矣。所以能釀成太和之治。而不延有道之長也歟。

君牙

君牙是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史錄其誥命之詞。以君牙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篤是厚。太常。是旌旗之名。畫日月於上。古時人臣有功於國家。則書之於太常。示不忘也。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乃先嘆息而敘其先世之功績。說道惟爾祖爾父。在我先王時。相繼為司徒之官。皆能盡心而不欺守正。而不

撓。世世篤厚於忠貞。以服役効勞我王家。凡教養斯民。綏和四海之事。罔不竭力以圖之。其成功之美。紀載於太常之旗。迄今猶炳然如見也。爾祖父有光輔國家之業。如此爾可不思所以仰匹其休乎。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是國家的統緒。亂字解做治字。春冰是春天冰凍將解而難涉者也。穆王又敘已求助

之意說我周家王業肇初於文武纂紹於成康。至予小子以眇躬嗣守祖宗的遺緒任大責重。亦思有忠貞服勞如我先王之臣用能左右予一人以治天下。然恐賢才難得委任非人。則化理難圖。大業將墜。故心之憂危惴惴焉。懼弗克勝。就如履虎尾者有噬齧之患。涉春冰者有陷溺之虞。爾君牙當勉脩職業以慰我之心可也。

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

書經直解卷十一

聖九

翼是輔翼。膂是脊。股肱心膂是一體相成的意思。服是事。忝是辱。穆王又勉勵君牙說我今命爾仍祖父之舊。居司徒之官。以輔翼朕躬。其職任親重。倚毗專切。就如我的股肱心膂一般。蓋人必得股肱心膂以成身。若一體或虧。則持行運動無所賴。君必得賢臣以成治。若任賢不專。則經綸康濟無所資。其關係之重非有二也。然爾欲盡職。豈必他有取法哉。忠貞服勞。爾祖考之事。我先王者舊事。具

在爾。惟遵守家法以祖考之事先王者而事我無或不勉。墜失其先世之業而忝辱於祖考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式是敬。穆王又說司徒掌邦教而教莫先於明倫。如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乃典常之道。汝必弘大而敷布之。使天下都曉然。率由于彝倫之內。

書經直解卷十一

聖十

又此五典乃民所受于天。至當不易之則。汝必敬慎而和協之。使天下都怡然順適於物則之中。此乃教人之方也。然立教之本。又在於爾。爾身之正與不正。民之觀望所繫也。若爾之身能周旋於典則而無弗正。則下民亦有所視效。同歸於正矣。民心之中與不中。爾之感化所徵也。若民之心。或乖違乎典則。而有弗中。亦惟以爾之中。倡率於上焉耳。夫既能敷典和。則以廣道化之施。又能修身治心。

以立中正之極。司徒之職有不盡者哉。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咨是咨嗟。祁是大穆。王又說人之為道。衣食既足。而後禮讓可興。故欲興民之德。先須厚民之生。而民生甚難。不可不知也。夏而暑雨。那小百姓每暴身露體。在田畝之中。盼望著新穀未登。不能勾得食。則相與怨恨咨嗟。而啼饑之聲作焉。冬而大寒。小百姓每手足肌

書經解卷之三

五

膚盡皆凍裂。自愁着無衣無褐。當不得寒冷。則怨恨咨嗟。而號寒之聲作焉。蓋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饑寒切身。則生怨咨。蓋亦自恨其生計之艱難耳。豈得已哉。汝為司徒。須時時思念那百姓每這等艱難困苦。替他圖謀。所以為衣食之易者。或勸農桑。教樹畜。以利導於前。或輕徭。役省賦。歛以拊恤於後。事事都詳為之所。然後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怨恨咨嗟

之聲。悉轉為歡樂謳歌。而民生乃見其安寧矣。爾君牙可不勉盡斯道哉。前一節是教民的事。這一節是養民的事。司徒職專教養。故穆王諄諄以命君牙如此。然人君身處九重。富有四海。輕肥之欲。既饜足于口體。譽諛之聲。復充塞於左右。使非體仁迪哲。加志民艱。則寒暑饑寒之狀。咨嗟遠怨之情。有漠然若罔聞知者矣。豈能念而圖之哉。若穆王者。亦可謂賢矣。

書經解卷之三

五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今成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不是大謨。是謀畫。烈是功業。若字。解做順字。先王指成康。前人指君牙的祖父。穆王嘆息告君牙說。惟我周家。自文王肇造。區夏歲和。萬民其訐謨。遠猷經畫於當時者。大矣哉。何其光顯而莫及也。武王一着戎衣。大定天下。其鴻功駿業。恢拓乎先緒者。大矣哉。何其善

承而無歎也。然此謨烈非特顯承於一時而已。以是開啓佑助我後人。事事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無有一之弗正者。其大綱振舉。編目畢張。又無有一之或缺者。夫以文武謨烈。垂裕之美如此。是乃光命之所在也。爾之祖父。蓋嘗佐我先王成康。以對揚之矣。今爾所居者。乃祖乃父之職。所治者。文武成康之民。必須敬明爾司徒之訓。以化成天下。上焉弼亮朕躬。奉順先王之舊。以對揚文武之光命。使顯謨承烈。愈益光大。其在於爾。忠貞世濟。亦將追配前合。而垂功名於旂常矣。可不勉哉。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季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先正也。指君牙祖父。式是法。乂是治。穆王於篇終呼君牙而申命之說。惟爾祖父世篤忠貞。佐佑王家。其政績昭然在人耳目。今爾為司徒。不必他有取法。但由先正之舊職而導

守以為法式焉可也。蓋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其任甚重。使爾能式舊典。則政教脩而民治。不能式舊典。則政教弛而民亂。治亂之機關係在此。可不慎哉。若爾果能率爾祖考之所行。凡所以正民德。厚民生者。一皆恪守家法。不致失墜。則四海之內。奚倫叙而禮樂興。衣食足而生養遂。雍熙樂利之化成。而天下又安矣。豈不昭顯爾君有致治之美乎。觀君牙篇中論敷典和則圖易思艱。乃人君教養斯民之大務。而又惓惓於顧念舊德。親任世臣。疊疊然若家人父子相告語者。周家忠厚之風。尚可想見。此孔子所以采錄而示後世也。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季

書經直解卷之十二

罔命

伯罔是臣名。穆王用伯罔為太僕正。史臣錄其誥命之辭。因以罔命名篇。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宅是居。丕后是大君。怵惕是恐懼。厲是憂危的意思。愆是過失。穆王命伯罔為太僕正。乃呼其名而告之說。我周文武創業。成康嗣位。

書經直解卷之十三

一

皆一德相承。今予一人不能全得君德。乃繼嗣前人。居此大君之位。祖宗累世之基業。四方萬姓之安危。皆責在朕躬。為此中心怵惕。恒恐不勝其任。憂危靡寧。至於中夜而起。不能安寢。惟思免於過失。以求無忝君人之道耳。穆王深知為君之難。而望助於臣下。故先述其意如此。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書經直解卷之十三

二

齊是嚴肅的意思。承是承順。弼是正救。穆王告伯罔說。昔我文王武王之為君。以言其德。則聽無不聞。明無不見。齊而嚴肅。聖而通達。既有天下之全德。而在廷之臣若小若大。又皆懷忠貞良善之心。精白從事。其侍御僕從。常在左右者。亦無非端方正直的人。朝夕之間。薰陶涵養。凡君上所行合着道理的。便承順其美。有不合道理的。便正救其失。其近臣又皆得人如此。所以一出入。一起居。都在規矩準繩之中。無有不敬。發一號施一令。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無有不善。君德日盛。治道日隆。由是下民皆心悅誠服。而萬邦同底於休美矣。觀文武之聖。猶必賴近習之助。以備德致治如此。况予之弗克于德者哉。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繩所以取直。紂是駁正的意思。格字也。解做正字。穆王告伯冏說。惟我一介資性不美。不能勉於為善。實倚賴着左右前後有位的賢士。各盡乃心。以匡輔我之不及。我有過愆。則繩而直之。我有差謬。則糾而正之。務要早夜夾持。格正我非僻之心。使常常警惕戒懼。不流于邪。然後愆謬不行。君德日就庶幾文武之遺烈。為能繼承之而不墜也。

德交脩不逮

會經直解卷三

三

大正是太僕正。群僕是太僕的屬官。逮是及。穆王又命伯冏說。予德不逮前。固賴近臣之助。而督率倡導。又僚長之責。故我今命汝作太僕正之官。以正汝所屬群僕侍御之臣。使各勉輔君德。而交脩予之所不及焉。蓋人臣竭一己之力。以效忠。不若合眾賢之助。以廣益。故高宗命傅說。說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穆王此言亦深得說命之旨矣。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簡是擇。僚是僚屬。令是善。便是順人所喜。辟是避人所惡。側媚是邪僻諂媚的人。吉士是正直之士。穆王又告伯冏說。凡群僕侍御之臣。都是汝之僚屬。務要謹慎簡擇。不可濫用匪人。有巧於言詞。浮誕不情的。有善其顏色。虛華無實的。又有揣摩人意。便僻承奉的。有包藏姦惡。主為諂媚的。這等人。若誤用了。他都能蠱惑君心。壞亂國事。斷然不可。其惟善人吉士。正大鯁直的君子。然後用之。自然薰陶漸染。引君於當道。不患乎德業之不成也。汝其慎之。

會經直解卷三

四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諛是諛佞。即上文所謂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也。自聖是自以為聖。穆王又說僕從之臣。關係於君德者甚重。若僕臣是正直的君子。不肯曲意以徇君之欲。則為君者自親正。

古自聞謙言兢兢業業在道理法度之中而身無不正矣。若僕臣是諛佞的小人只務虛詞誇美取悅君心則其君傲然自謂有聖人之德于是快意恣情無所不至而日淪於邪矣。是可見君德之成固由於僕臣其失德亦由於僕臣僕臣之職所關甚重如此爾可不慎簡僚屬以勉輔乃后之德乎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金經直解卷五

五

昵是親近儉人是儉邪小人耳目之官即侍御僕從也。迪是導先王之典是祖宗舊章穆王又告伯冏說我先王文王武王立下的常法為子孫者當世世守之但有一樣儉邪小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若使他在人君左右必然肆其邪說以祖宗之典為不足法而反非毀之。這樣的令我之所深惡也。爾慎無昵近那儉邪小人徇私引用使他充備我耳目侍從之職日以非禮之事盡惑君上的聰明

不肯導迪以祖宗舊典使得續紹先烈之美也。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恣佞幸之徒移奪其心故警戒之如此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瘵是曠廢辜是罪。穆王又戒伯冏說凡小人進用未有不用貨財營求者此近習之通弊也。爾今簡求侍御僕從若不以忠良正直的人為吉士却把那交通貨賄營求進用的人

金經直解卷五

六

為吉士而登用之則布列左右者皆是小人必不肯引君於當道。匡弼之職遠曠廢而不舉矣。如此則是爾大不能敬君引用非人孤負委托我當治爾之罪不輕貸也。可不戒哉。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

彛憲是常行的法度穆王告戒伯冏篇終又歎息而命之說。凡我告爾之言爾其可不敬承之哉。必須堅持精白之志慎簡正直之人。永遠匡弼乃后以國家之典常法度不使小

人在側變亂成法。盡惑上心。乃為盡職而無忝也。按穆王伯罔一命。諄諄於擯。儉人簡吉士。以格君心之非。守祖宗之典。可謂憂深思遠矣。而侈心一萌。至車轍馬迹遍于天下。蓋君心一操。舍之間。關係理亂如此。可不慎哉。

呂刑

周穆王用呂侯為司寇。命之作刑書以訓告天下。史臣錄其詞。因以呂刑名篇。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七

穆王年五十始即位。在位又五十餘年。故稱百年。九十歲的人叫做耄。荒字解做大字。度是裁酌的意思。詰是治。史臣追叙說。昔者呂侯為大司寇。承穆王之命。以訓刑。按穆王在位享國百年。至九十歲的時節。年已耄矣。猶以刑獄重事。乃大加裁酌。作為刑書。以詰治四方。蓋刑者民之司命。自昔帝王莫不重之。而况承平既久。巧偽日滋。故穆王當享國之老耄之時。猶必惓惓以圖之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冠賊。鳴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是古時彊暴的諸侯。延字解做引字。鳴是惡鳥名。言其狠惡如鳴鴞也。矯是矯詐。虔是殺戮。呂侯傳穆王之命說。上古有遺訓。傳聞鴞荒之世。渾厚敦龐。民俗無有不善者。到黃帝時。蚩尤始倡為暴亂。驅窮重災。轉相延引。及于良善之民也。都化而為惡。無不為寇。為賊。凶橫陵人。如鳴鴞之惡。以害人為義。為姦。為宄。無所不至。惟是劫奪攘竊。矯詐殺戮。日以暴雷為事而已。穆王推原禍亂之端。如此。以見上古所以不得已而用刑之意也。苗民非用靈制以刑。惟作五雷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刑。劓。點越。茲嚴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是舜時三苗。靈字解做善字。淫是過劓。是割鼻。劓是截耳。劓是宮刑。點是刺面。越字解做於字。嚴是入。差是分別的意思。穆王又

說自蚩尤作亂苗民轉相倣效不用善道而制刑以立威作為五樣暴虐的刑叫做常法以殺戮無罪的人於是始過為剝鼻削耳極竅黥面之法但有入于此刑者必牽連人眾鍛鍊成獄并制無罪之人不復分別情詞曲直一槩加之以刑苗民淫刑流毒如此此今日所當深戒也

民與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雲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胥是相漸是漸深泯泯是昏焚焚是亂覆是反覆詛盟是詛呪盟誓庶戮是眾被刑戮的人監是視穆王承上文說有苗淫刑肆雲善惡不分當時之民亦皆聞風興起相與漸深成習化而為惡泯泯然昏迷焚焚然擾亂凡百所為無復有忠信之事惟反覆為詛呪盟誓相欺相詐而已當時無罪之人被其雲威陷于刑戮的方心口嗟怨告其無罪於上天

書經直解卷之三

九

上天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而其所發聞者惟是雲刑之腥穢有苗之惡上通於天如此故天假手於有德之君而殄絕其世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雲以威遺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指虞舜穆王又說有苗淫刑肆雲民之被害可哀甚矣帝舜見眾被戮的百姓無罪受刑心中惻然憐憫不忍其受此荼毒乃仰體天心大彰殺伐之威以報有苗虐民之罪竄徙其君分比其黨驅逐於三危西裔之地使不得繼世在下國以貽民之害焉蓋有苗之惡夫人共憤帝舜下為民除害上代天討罪此所以刑當其事而萬世稱好生之德也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非常鰥寡無蓋

重氏黎氏是掌管神人之官地天通是上下混雜的意思降是下降格是感格乃假託禍福以惑眾者即後世師巫假降邪神的人業

書經直解卷之三

十

是輔。蓋是掩蔽的意思。穆王說昔者三苗肆
實百姓無辜受禍。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只說
有鬼神降災禍於人。心中惶懼。於是妖誕師
巫之流。肆為邪說。扇惑人心。使人皆崇祀鬼
神。以祈福禳災。鬼神雜亂。邪正不分了。帝舜
欲正人心。息邪說。乃先命重氏黎氏修明祀
典。使尊卑上下各有分限。如天子然後祭天
地。諸侯然後祭山川。其舊時上下混雜的祭
祀。一切禁絕之。不許褻瀆。祀典已正。人無微
求鬼神之心。而假託鬼神降格禍福的邪說。
舉皆屏息矣。然常道不明。則民情猶易惑也。
乃當時諸侯及在下之百官。又皆精白一心。
以輔助常道。凡民有率循常道的。則保安之。
有違悖常道的。則懲治之。賞罰咸當。公道大
明。雖鰥寡至微弱的。無有為善不得自伸。而
反蓋蔽阻抑。以得禍者矣。蓋人心不知常道。
則冥昧怪異之說。得以入之。惟常道既明。禍
福顯著。人將求之明。而不求之幽語。其常而

不語其怪。自然邪說屏息。世道清明。此輔助
常道。所以為正人心之本也。孟子說經正則
庶民興。斯無邪慝。亦是此意。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

清問是虛心下問。有辭于苗。是聲言有苗之
罪。穆王又說。帝舜以苗民昏亂。任刑而不任
德。被害之民。其情有不得上達者。乃虛心訪
問下民。以開其進言之路。但見百姓每難鰥
寡至微的。也都陳說有苗的罪惡。歷歷有詞。
蓋民可以德化。而不可以威劫如此。帝舜乃
反苗之道。而以德行之。凡施於政令。以防閑
其民者。只是以德為威。而不以雷為威。由是
天下惕然。決於為善去惡。而莫不畏矣。凡施
於教化。以開導其民者。只是以德為明。而不
以察為明。由是天下曉然。皆知為善去惡。而
莫不明矣。帝舜以德化民。而民自化之。如此
則一於刑威。伺察者抑未矣。典獄者尚監於

此哉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三后即伯夷、禹、稷。恤功是憂民之功。典是禮折是絕。主名山川是將九州有名山川表識以為疆域。農字解做厚字。殷是富庶的意思。穆王又說當蚩尤作亂，三苗肆虐之後，民心未正，民居未奠，民生未厚，皆帝舜之所憂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然猶以一人不能獨理，乃命伯夷、禹、稷。這三箇大臣同致憂民之功于民。命伯夷為秩宗，使降布天地人三禮，明尊卑上下之分，以折絕其邪妄之心，而不犯於刑。這是正民之心。命伯禹為司空，使平治水土，表識名山大川，為九州之主，以定疆域。這是定民之居。又命后稷為田正，使頒降播種之法，教民稼穡，厚殖嘉穀。這是厚民之生。三大臣各掌一事，其後皆有成功，所以天下百姓莫不殷盛富庶。

而無一人不得其所者，不似有苗時窮苦愁怨也。夫三后雖皆以憂民為功，然必以降典為先者，蓋撥亂反正，莫急于正人心，使人心不正，雖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刑辟亦不勝其煩矣。此又呂刑立言之旨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制是防閑的意思。中是輕重得宜。穆王又說三后成憂民之功，民既富而可教矣。又恐有不率教者，乃命臯陶為士師，之官定為輕重。

書經直解卷之三

四

適中之刑，以防閑禁制百姓，教他畏罪，遠刑，遷善去惡。人人都革其非心，消其逸志，而歸於敬德之地焉。即虞書所謂明刑弼教，民協于中者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崇彝。

穆穆是和敬的模樣，明明是精白的模樣，灼是著，乂是治，崇是輔，彝是常性。穆王命呂侯說昔在有虞之時，帝舜恭己南面，有穆穆然。

和敬之容。以君臨在上。伯夷禹稷諸臣。同寅協恭。有明明然精白之容。以輔佐在下。君臣之德。積中發外。光輝照灼于四方。是以四方百姓。每得於觀感者。皆興起其為善之心。無不勉力自強。勸于脩德。其治化之盛如此。但民之氣稟習俗。未必皆齊。其中有敗常亂俗。長惡不悛。非德之所能化者。故又命皋陶為士師。明五刑之等。審輕重之中。率此治民。以輔其常性。使同歸於惟德之勤焉。夫刑之本。必主于德。刑之用。必合于中。穆王訓刑。以此可謂得先王制刑之深意矣。

書經直解卷之三

五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典獄是掌刑的官。訖字解做盡字。威是有權勢的。富是有財貨的。元命是大命。穆王又說刑獄重事。全在得人。若是典獄之官。為權勢所脅。則不免曲法以徇人。為貨利所誘。則不免受財而枉法。這等人。如何行得公道。惟虞

廷掌刑的官。箇箇得人。不但能盡法於權勢之家。而不為威屈。亦且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而不為利誘。其心中常敬畏而不肯怠忽。常忌憚而不敢放縱。是以聽斷之間。至精至當。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不待揀擇於身。而後言也。夫天之德。只是至公無私。典獄的這等至公。便是能全盡天德。雖死生壽夭的大命。都自我作之矣。天以福善禍淫之理。制命于上。刑官以生殺予奪之權。司命于下。豈不與天相對。而配享在下哉。虞廷用刑之極功。至於與天為一如此。此後世所當法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六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弔。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是諸侯掌刑獄的。作天牧是為天養民。麗字解做附字。庶威譬如說眾惡一般。

乃相與作威以虐民者。奪貨是奪取財貨。是潔穆王勉諸侯敬刑。乃嗟嘆而告之說。天生民不能自治。故責之君。君又不能獨治。故責之臣下。爾等四方諸侯。司政事典刑獄者。豈不是代天養民的人。須是仰體天心。愛惜民命。以盡司牧之道可也。且古人的行事。便是後人的樣子。今爾當何所監視。豈不是伯夷那等樣人。昔伯夷為禮官。要使民遵守禮教。不犯刑戮。乃頒布刑法。以啓迪開導。他使之曉然。知所趨避。這是能為天養民的。爾之所當監視者也。今爾當何所懲戒。惟是苗民那等樣人。蓋苗民倚勢作威。凡獄辭附麗的全不詳察。其中情實。又不選擇良善之人。以觀五刑輕重之中。惟是共作威虐。奪取貨賂的人。却用他斷制五刑。亂罰無罪。由是被害之民。呼天稱冤。上天不蠲潔其所為。降以災害。于是苗民無所逃罪。子孫都滅絕了。這是不能為天養民的。爾之所當懲戒者也。夫穆

王訓刑。既以天牧為言。又欲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則其不得已而用刑之意。亦可見矣。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格命。是至當的言語。由字解做用字。慰。是安慰。戒。是事有差失而懊悔的意思。齊。是整齊。終。是故犯。逆。是迎合的意思。畏。是威。休。是宥。三德。是正直剛柔三樣君德。穆王專告同姓諸侯。先歎息說。凡我諸侯。其尚思念之哉。爾等有年。尊而為伯父伯兄的。有年相若而為仲叔的。有年少而為季弟。幼子童孫的。不論尊卑長幼。皆當敬聽我言。我今庶幾有至當的言語。以告於爾。不可不聽也。夫刑獄重事。必須勤于聽斷。反覆詳審。務使刑當其罪。自

家心裏纔安。若一有不勤則刑必不當。後雖追悔而深戒之。然死者已不可復生。斷者已不可復續。其何益之有。故爾等須無日不加勤慎。用以自慰其心。無或少有不勤。而至以失刑為戒也。蓋過而知戒。凡事皆可。惟用刑乃民命所關。一成不變。故但當慎于聽斷之初。而不容悔于已失之後耳。夫我謂爾等當勤者。蓋以刑罰非所恃以為治。乃天整齊亂民。禁奸戢暴。使我為一日之用。不是常常用着的。故凡人有罪。也有非是故犯。當寬宥者。也有出于故犯。當誅戮者。都只在百姓每所犯如何着。不得一些私意。惟是至公至當。乃可以合天道。而服人心。爾庶幾敬迎上天之命。以奉事我一人。勿以我之喜怒為輕重。如我雖要刑戮。此令爾不可便依着我輕易刑戮。我雖要赦宥。此人爾不可便依着我輕易赦宥。惟當敬謹於五刑之用。辟所當辟。宥所當宥。使輕重各當。好惡不偏。以輔成我剛柔。

正直之三德。這是爾真能日勤了。豈但可以慰安汝心。將使上無失刑。下不犯法。我為君的身。享國家太平之慶。為百姓的仰賴。君上生全之恩。上下安寧之福。永久而無窮矣。爾其深念之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祥是善度。是裁審的意思。及是獄詞牽連的人。穆王又歎說。凡汝有國有土的諸侯。皆來聽我之命。夫刑雖凶器。然用之不濫。實足以助教化而安百姓。這乃是祥刑。不是虐刑。我今以此告汝。汝其聽之可也。今爾等欲用此祥刑。以安百姓。何者所當選擇。得非理刑之人乎。蓋刑官乃民之司命。若不得其人。則流毒甚眾。本可以不擇也。何者所當敬慎。得非用刑之事乎。蓋刑者一成而不可變。若率意用刑。則追悔無及。不可以不敬也。又何者所當審度。得非獄詞之所連及者乎。蓋此連及

的人或出於奸吏之羅織或出於罪人之攀累若偏聽誤信則枉濫必多不可以不審度也這三件能盡其心則刑無不當而民無不安矣非祥刑而何不然則是作威以殃民而已何祥之有爾等其慎之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是兩家爭訟的皆至就如今原告被告都到官一般具備是供辭與證佐都在師聽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主

是與衆人公同問理簡是核實孚是信三箇正字俱解做質字罰是贖過是誤穆王告諸侯以聽獄之法說凡民爭訟曲直定有兩家的人一家不到難以偏聽又有供詞與證佐一件不備也不可憑據須是兩家爭訟的都到在官文辭與證都完備了乃與衆獄官共聽此五刑之辭若所聽之辭簡核情實已皆可信方纔質之五刑以議其罪若使議罪之時有詞與刑參差不相應的是刑有可疑者

也則質于五等之罰而許其贖刑不必加矣若議罰之時猶有詞與罰參差不相應的是罰有可疑者也則質于五等之過而直赦之罰亦不必加矣按此即虞庭贖刑肆赦之遺意蓋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穆王斯言猶有古意用法者所當知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主

疵是弊病官是有權勢的反是報復恩讐內是婦人在內交通說事的貨是賄賂來是人來干求囑託審克是詳察而盡其能穆王承上文說五罰之不服者固有五過以寬宥之矣然此五過本是要開釋無辜但典獄之官多有容私徇情舞文玩法者其弊病有五或畏他人的權勢而不敢執法或報自己的恩怨而不出於公或聽婦人的言語或得了人錢財或聽人干求請託只為這五件以私意

出入人罪。則五過之設。不足以釋無辜。而反以惠姦宄。執法之人。先自責法情。尤可惡。其罪當與犯人同科。不可輕恕也。爾等必詳審精察。務盡其能。不為勢屈。不為利誘。既不徇己之意。亦不徇人之言。而一以至公之心。行之。則庶幾無五者之病。而不犯於惟均之罪矣。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字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書經直解卷之十三

主

貌是容貌。稽是考。具字解做俱字。嚴是敬畏。穆王又承上文說。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是五刑中可疑的。有該寬赦的人。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是五罰中可疑的。也有該寬赦的人。出入之間。關係最重。汝須敬慎。不忽察之詳。而盡其能。既不至濫及無辜。亦不至縱釋有罪。可也。如刑與罰推究得實。可信者多。亦未可就加之以刑罰。必考察其容貌如何。蓋詞猶可以偽為。而顏色之間。則有真情發露。而不

可掩者。如有可疑。猶當議赦。以寬之也。若無情實。可以推寃。則其為疑獄。顯然當直赦之。不必聽矣。然疑獄難明。私心易起。若務為寬縱。以致有故出的。過於搜求。以致有故入的。皆非公心。必然受天譴怒。爾等掌刑的官。俱當戰兢惕厲。常如上帝之赫然監臨。無敢有毫髮之不盡心也。如此庶幾刑罰得中。而民無不安矣。刑其有不祥者哉。

書經直解卷之十三

主

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鑊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鑊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辟是刑法。罰是納贖。六兩叫做鑊。古時以金贖罪。即今之銅也。閱字解做視字。倍差是加倍之外。復有參差。屬是類譬。如說條款一般。

比罪是即今之比附律條也。借亂辭是借差
混亂之辭。穆王說五刑之疑者固有五罰以
赦之。但罪有輕重則罰有多寡不可以不審
也。如墨刑有疑而當赦的罰他納金一百錢
與免本罪必詳視其情罪實有可疑而後赦
之。剕刑比墨刑為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加
倍至二百錢亦必詳視其情罪實有可疑而
後赦之。剕刑比剕刑尤重有疑而當赦的其
罰加倍而又有參差至五百錢亦必審實其

罪無輕赦也。官刑比剕刑尤重有疑而當赦
的其罰至六百錢亦必審實其罪無輕赦也。
大辟之刑乃五刑之極重者有疑而當赦的
其罰至一千錢亦必審實其罪真可赦而後
赦之也。然這五罰的條款其間又有不等。墨
罰之條有十。剕罰之條有十。剕罰之條五百。
宮罰之條三百。大辟之罰其條二百。總計五
刑之條凡有三千。所謂正律也。但律文有限
罪犯無窮。若律無正條難以定罪者又宜上

下比附其罪。如罪疑於重則比諸上刑。罪疑
於輕則比諸下刑。觀其情罪相當輕重適宜
然後斷之也。然當此比罪之時識見未定多
有惑於人言而妄為比附者。必裁度可否無
聽借差混亂之辭。亦有泥於古法而強為比
附者。必斟酌時宜。勿用今所不行之法。務要
明考法意反覆推求察之詳而盡其能。庶幾
五罰之用各得其當耳。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服是受刑權。是秤錘。所以稱物之輕重者也。
倫是次序。要是總會的去處。穆王說。刑罰雖
一成而不可變。然輕重出入之際亦有權宜
不可執一也。如罪在上等重刑而其情適輕
只着他受下刑。如事莫重於殺人。然所殺者
是奴婢。只宜加之以下刑。如今大明律家長
殺奴婢。圖賴。今止是杖七十。徒一年。是也。罪
在下等輕刑。而其情適重。却着他受上刑。如

事莫輕於罵人。然所罵者是家長。則必加之。以上刑。如今大明律。奴婢罵家長者。絞是也。不止用刑如此。便是用罰也。都有箇權變。如事在重罰。而其情適輕。則從輕以罰之。事在輕罰。而其情適重。則從重以罰之。斟酌損益。譬之用秤錘。以求物之輕重。務要得中。所以說輕重諸罰有權。此權一人之輕重者也。至於刑罰之用于一世也。當隨時權其輕重。如世當開創之初。法度更新。人心未定。不可以刑威劫之。則刑罰之用。皆宜從輕。世當衰亂之餘。法令廢弛。人心不肅。不可以姑息治之。則刑罰之用。皆宜從重。所以說刑罰世輕世重。此權一世之輕重者也。這刑罰之輕重。或原情而定罪。或隨時而制宜。雖整齊畫一之中。却有參差不齊的去處。然究其歸。則皆合乎人情。宜于世變。輕的不是故縱。乃當輕而輕。重的不是故入。乃當重而重。蓋截然有倫序。而不可亂。確然有體要。而不可易者。豈徒

任意以為之哉。穆王之意。蓋言用刑者。於經常中。不可不知權變。權變中。又不可不本於經常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佞是口才辯給的人。折獄是聽斷獄訟。占是審度的意思。孚是信。輸是獻獄。如今之覆奏。

一般穆王恐典獄者以論贖為輕。又戒之說。五刑之有罰贖。本薄示懲。創不至于死。但人既犯了五刑。反復推鞠。到那罰贖的時候。已受了許多苦楚。亦甚病矣。然則斷獄之初。可不謹乎。夫刑官乃民之司命。輕重出入。關係生死。豈是口才辯給的人。便可以聽斷獄訟。惟是溫良和易。心裡公平的人。纔能使輕重得宜。而刑罰無不在于中也。然典獄固當擇人。又當有聽斷之法。凡人言辭虛詐不實的。

隨他強辯飾非終有差錯。須就他言詞掩護不及的去處詳細審察。則真情自見。至於聽言之際。又不可偏執。如始以為不可從。終或又有可從之理。惟要常存箇哀憫的心。不可過於慘刻。常持箇敬謹的心。不可失於忽略。則獄情無不得矣。既得其情。又不可獨任己見。乃明開刑書與眾人公同看視擬議。其罪使皆庶幾於中正之則。而無所冤枉。然後當刑的治之以刑。當罰的宥之以罰。到那臨刑罰時。又要審度竭盡其能。其盡心如此。由是獄成于下。可以取信于人。輸奏于上。可以取信于君。已是萬無差失了。却又不可自專。其于覆奏之時。又當備述情詞。勿有疎漏。如一人而犯兩罪。雖是從重問了。還要連他的輕罪一併開寫。取自上裁。蓋不惟致其精詳。而又極其恭慎。即有虞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此其所以為祥刑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

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子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伯字解做長字。族是同族。姓是異姓。相是助。單辭是無證之辭。亂字解做治字。兩辭是兩家證對之詞。私家是私取財貨以肥家。獄貨是賣法而得財者。府是蓄聚的意思。辜功是罪狀。庶尤是諸般殃禍。穆王總告諸侯歎息說。爾等其敬慎之哉。凡我有官之長。或同族的或異姓的。都體我重刑之意可也。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我今說着他便多畏懼。况用之乎。我所以兢兢然敬慎不敢輕忽。雖不得已而用之。皆有哀矜仁厚之德。存於其間。實以德用刑。而非恃刑以為治也。蓋天之制刑。非以虐民而已。實欲使民畏刑。遠罪。以助教化之所不及。爾典獄之官。皆有代

天理刑之責者。當仰體天心。慎重民命。凡有罪罰。惡務與天之福善。禍淫一般。有以作配於下。斯可耳。若刑一不當。便是逆天。可不敬哉。彼獄辭之中。有單有兩。全無證據。只憑一面之辭者。叫做單辭。這等的最難審察。必虛心聽之。極其明而無一毫之蔽。極其清而無一點之污。庶幾奸不能欺。利不能誘。而是非曲直可判矣。有原告被告。各執一說。以相證對。叫做兩辭。若聽之一失。其平民不可治矣。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今民輸情服罪。所以得治者。無不由典獄的官。以中正之心。聽斷這兩家之詞。故能使刑清而民服也。汝等切不要有所偏主。任意出入。假此以為私家囊橐之計。夫鬻獄得貨。豈足以為寶。但自積罪狀于己身。至于罪惡已極。天必報以諸般殃禍。有永遠可畏之罰。這非是天不以中道待人。而偏罰之。惟人自取禍殃之命。使天罰不如是之極。則獄吏無所忌憚。恣行私施之。庶民全是虐政。豈復有

令善之政。在于天下乎。此天所以必降之罰也。夫好生乃天之心。不特鬻貨者不為天所容。即心有毫髮不盡。是亦上逆于天道矣。故自古酷吏。未有不得禍之慘者。穆王此言。真典獄之永鑒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屬是附服五極。即是五刑。以五件皆極重之刑。故謂之五極。嘉師是良民。穆王訓刑。將終又并告來世諸侯。歎息說。爾諸侯之用刑。固當知所監矣。若爾繼世的子孫。都有治民之責者。自今以往。亦當何所監視。以為法。非教刑以教民。祇德而得其輕重之中者乎。我試為爾等言之。爾等其庶幾明聽之可也。我聞自古賢哲之人。如伯夷。皋陶。都是掌管刑法的官。他有無窮的名譽。至今稱頌之不已。這

是為何只因他明清敬慎凡所附麗于五刑的皆得其中當輕而輕當重而重無一不合乎天理愜乎人心所以有令聞無窮之慶也夫用刑而至于有慶可謂祥刑矣今爾來世諸侯受我之良民善眾而治之只要他遷善遠罪不犯刑戮豈可過用刑威以殘虐百姓必須監視這等得中的祥刑件件以古人為法務使德澤流于當時名譽垂于後世斯可耳爾等可不勉哉夫用祥刑以安百姓既深望於諸侯監祥刑以治嘉師又預告於來世其言詞懇切計慮深遠穆王之惓惓於刑獄真無所不用其情矣讀其書猶可以見虞廷欽恤好生之遺意此孔子之序書所以有取也

文侯之命

周幽王寵愛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乃引西夷犬戎攻殺幽王晉文侯與諸侯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平王嘉文侯之功

命為方伯賜以鉞鬯弓矢史臣錄其策命之詞以文侯之命名篇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晉於周為同姓故稱父義和是文侯的字辟是君先祖指成康以下諸君說懷是安平王呼文侯而命之說父義和我大顯祖文王武

王皆能敬慎以明其德本之身心之間而達於政治之際光輝發越無遠弗至其德昭著而上升于天敷布而下聞于民故上帝眷佑集大命于文王以有天下我周家之基業其來有自矣當時守成繼體固有成康以下諸君亦惟老成先正之臣如爾祖父等能左右扶助精白以事其君凡君有小大謀猷無不順從宣布以光昭祖德安定國家故我先祖諸君得以安然在位而享太平之福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優我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子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于一人。永綏在位。

閔是矜憐。嗣造是嗣位。丕愆是大譴。殄是絕。資澤是小民所資賴的恩澤。純是大服。是事。伊字解做誰字。平王歎息說。我祖宗基業相承。皆有賢臣之助。何其幸也。閔予小子。嗣位之初。乃為天所大譴。有父死國破之禍。所以

然者。蓋民為邦本。國家必有惠澤及民。則根本固而外侮無自而入。今周德既衰。絕其資澤于下民。民心已離。邦本先撥。以致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是我之所承者。既與先祖異矣。即我朝廷御事之臣。亦無有老成俊傑在於官使者。我小子又薄劣無能。其何以濟此多難。所賴以輔之者。惟有望於在外之諸侯耳。爾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憐恤我乎。又歎息說。諸侯若能恤我。以先正

之昭事先王者。而致功于我一人。則庶幾扶國祚于既衰。而我亦可以永安厥位。如先祖矣。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子嘉。顯祖前文人。都指文侯始祖。唐叔說。肇是始。刑是法。會是合。紹是繼。脩是緝理的意思。扞是捍衛。平王呼文侯說。當國家多難之後。寡助之時。猶幸有汝能服勞王家。昭明汝顯祖之功烈。蓋我家不造。文武之道。幾墜而國統已中絕矣。惟汝攘除戎難。興復王家。始儀刑文武之典章。用會合諸侯。迎立小子。繼續汝君之統緒。于以追孝于爾之前文人。而不忝其昭事先王之績焉。且我新立。在艱難之中。汝多所脩完。捍衛王室。賴以再造。若汝之功。誠我之所嘉美者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

往哉。柔遠能邁。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是衆。齊是賜。彤是赤。盧是黑。康是安。簡是閱。視平王勅遣文侯說。王室已安。汝其歸于晉國。撫視汝民衆。安寧汝邦家。我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尊。以供汝祖廟祭饗之禮。又彤弓一張。彤矢百枝。盧弓一張。盧矢百枝。使汝得專征伐。又馬四匹。以供征伐之用。父往就國。當脩舉職業。於遠民則懷來之。於近民則馴習之。惠安遠近的小民。無或怠荒。以自安樂。又必簡閱爾都之士馬。以壯國威。惠恤爾都之人民。以固邦本。夫有功王室。汝之德已顯矣。今又柔服遠近。簡恤士民。則德威宣著。勳業光明。豈不益成就汝之顯德哉。汝其勉之。按平王即位之後。但知晉侯立已之功。而不知有復讐討賊之義。忘親忍耻。無有為之志。可知矣。此周之所以終於不振也。

費誓

費是地名。昔周公之子伯禽初封為魯侯。因淮夷徐戎作亂。率師伐之。誓師于費地。記者者。因以費誓名篇。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是往。淮夷徐戎。今淮安徐州地方。魯公誓師。先發嘆說。爾等從征的諸侯。無得喧譁。都靜聽我的命令。往日已叛的淮夷。今乘我始封。又結構徐戎。並起為寇。故我不得不率師以伐之。

善敕乃甲冑。敵乃于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較是縫綴。冑即是盔。敵是于上繫的帶。于是楯。弔是精製的意思。鍛是打造鐵器。戈才俱是鎡。礪是磨。魯公誓師說。戰莫先於治戎備。爾等須要好生縫綴。那甲冑繫帶着。于楯無敢有一件不精製者。多預備那弓矢。鍛鍊那戈矛。磨礪其鋒刃。無敢有一件不銛利者。庶足以衛身而克敵也。

今惟淫舍措。牛馬杜乃獲。斂乃穿。無敢傷措。之傷汝則有常刑。

淫是大舍措。是軍中造作廬舍。收放牛馬之所。杜是閉絕。獲是捕野獸的機檻。斂是填塞。穿是坑坎。魯公又戒行師所在之居民說。凡軍中的牛馬。其止宿牧養之處。已大布於四野之中。爾居民凡在野外。有設為捕獸的機檻。便都閉絕了。有發掘陷獸的坑坎。便都填塞了。無致陷害。傷損我牧放的牛馬。若不預先除治。傷了我牛馬。當加爾以常刑。決不赦宥也。

書經解卷之三

堯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風是馬牛牝牡相誘因而狂走也。臣妾是男女賤者之稱。商是度量。魯公又戒將士說。軍出部伍不可不嚴整。軍中馬牛有牝牡相引誘。因而風狂奔走的。有役使的男子。子女。棄

家逃亡的。俱不許失主。越過軍壘去。趕逐他。若有人收得這馬牛男女。能收懼小心。不敢藏匿。復還了人。我自商度。爾所還之物。多寡輕重之數。賞賜他。若不聽警。戒亂了部伍。越壘趕逐。或得了藏匿不還。這等的都有一定之法。決不輕宥。也不許寇盜搶掠。或踰過垣墻偷盜人牛馬。引誘人男女。這等的其情尤重。又自有一定之法。禁治於爾。必不宥也。

書經解卷之三

卑

甲戌我惟征徐。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時是儲備。糗糧是乾糧。不逮是不及。大刑是死罪。郊是國門外之地。遂是郊外之地。楨榦都是築牆的板木。有無餘刑。非殺。是說不止一件刑法。但罪不至死的意思。芻茭是草束。魯公誓師又說。甲戌之。見我要率眾往征徐戎之罪。蓋徐戎尤近魯境。故先加之。兵軍行

則糧餉為急。爾須要儲備以供軍食。毋得欠缺致誤軍機。如有不及。汝主餽之人當加以死罪不宥也。魯國有四郊。那東郊之人與徐戎對壘。難別用他。汝西南北三郊三遂的當備着築牆板木之類。我於甲戌進兵之日。要乘隙修築城垣管壘。以防衝突之患。毋得失於供應。誤了我的事。我所懲治汝的不止一件刑法。但罪不至死耳。又汝三郊三遂的人民不止供應板木。又要儲備着餵養馬牛的

書經解卷之三

聖

草束不可不多備。倘或缺少。致使我馬牛餓困。亦必加以死刑。不輕宥也。按魯公於初封之日。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新造之隙。今觀其行師誓眾。先後次第整暇有序。雖一時禦敵未足以盡其美。而治國規模亦略可見。蓋周公為父教習有素也。魯侯其賢矣哉。

秦誓

昔秦穆公欲伐鄭。其臣蹇叔以為不可。穆公不聽。後晉襄公敗之於峭。囚其三帥。穆公悔

已不用蹇叔之言。以致喪敗。作為誓辭以告群臣。明已改過之意。史臣錄其語。因以秦誓名篇。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書經解卷之三

聖

譁是喧譁。群言之首。譬如說眾論中第一緊要的。訖字解做盡字。自若是。是自以為是。盤是安。昔秦穆公悔已伐鄭之失。乃集群臣而告之。先嗟嘆說。爾等群臣。無得喧譁。都靜聽我的言語。我今誓告於汝者。乃眾論中第一緊要的。非是迂遠不切之說。汝當專心聽之。可也。我聞前人說道。常人之情。重於責人。輕於責己。每自以為是。便有過差。多安於徇己。不肯受人的非責。殊不知責人非難。惟我有不是處。而能受人之責。如水之流。聞而即改。無一毫凝滯。斯為艱耳。古人斯言切中人情。乃修身克己之要務。正所謂群言之首也。穆

公悔不聽蹇叔之諫而深有味於古人之語
故先述以自警如此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逾是過。適是往。穆公悔過之意。說我如今乃
知前日拒諫之非。欲改其過。心裡常懷憂悔。
惟恐日月既往。年齒已衰。不復有將來之日。
可以遷善補過。此所以急於圖改。不敢自安
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

書經直解卷之三

三

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古之謀人。是前輩老成謀國的人。忌是疾惡。
今之謀人。是新進喜事之人。姑字。解做且字。
猷。即是謀。詢。是問。老人齒衰而髮黃。故叫做
黃髮。愆。是過失。穆公又追悔前非。說道。惟朝
廷之上。那前一輩年老有謀的人。我非不知
他老成諳練。但以其每事堅執。不肯遷就。我
意。遂忌疾踈遠之。而不用其謀。這是隱然指
蹇叔勸他不要伐鄭之事。如今那新進喜事

之人。非不知他少未更事。但以其每事順從。

能與我意相合。姑且以為可親。而信用其計。
以至于敗謀而失事。這是隱然指杞子哄他
伐鄭之事。然既往之過。雖已如此。而將來之
善。猶可改圖。自今以後。凡國有大事。尚當謀
度。詢問于老成黃髮之人。與他商量。可否。則
其深慮遠謀。既足以斷國事。忠言讜論。又足
以服人心。庶幾他日所行之事。亦可以無過
矣。豈敢自諱其過。而不復為自新之計哉。

書經直解卷之三

四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
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
皇多有之。

番番是衰老的模樣。旅字與腰脊的督字同。
旅力既愆。是少壯有膂力時都過去了。有是
任用的意思。佗佗是強勇的模樣。不違是無
失截截是口舌辯給的模樣。論字。解做巧字。
易辭。是變亂是非。穆公告群臣說。我前日之
過。已不可追。如今要改過遷善。真是親賢臣。

遠小人而已。如番番然衰老的良才雖少壯有膂力時都過去了。他却老成練達計慮深長。是可與謀國者。這等的人我今後却要任用他。若佗佗武勇之去。雖善於射御。無有違失。他却有勇無謀。智慮疎淺。多足以敗事。這等的人我今後再不用了。勇夫且不可用。况那截截辯給。善為巧言的小人。顛倒是非。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雖有直言正論。也被他搖奪了。這樣人最能敗壞國家。我何暇多用之哉。穆公悔過之詞如此。其任用老成。斥遠邪佞。乃人君圖治之要道。此孔子取之以示萬世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聖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昧昧是默默。介是獨斷。斷是誠一的模樣。技是才能。休休是平易寬洪的意思。彥是俊美。

聖是通明。不啻是不但。職字解做主字。穆公說我嘗默然深思。用人之得失繫國之安危。不可不謹。假如有一箇介然獨立之臣。看他斷斷然誠實專一。無他技能。恰似沒用的人一般。但其心地和平。度量廣大。休休然如大器之能容受。有不可得而測度者。見人有才能的。便心裡愛他。如自己。有才能一般。見人之俊美通明的。便心裡真切喜好。不但如其口中之所稱揚而已。這是他實是能容受。天下之賢才。非有勉強矯飾之意。這樣大臣既有德又有量。人君若肯一心信任他。必能廣致群賢。共圖國事。為社稷蒼生造福。用能保佑我子孫使長享富貴。保安我黎民使長享太平。斯人也。亦主有利於國哉。此我所以欲用老成之士也。

書經直解卷之三

聖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疾是妬忌。違之俾不達。是故意阻抑之。使

不得通達。殆是危。穆公說為人臣的若無斷
斷之誠。休休之量。見人有技能的。道他強過
自己。却妬忌憎嫌之。不肯稱揚。見人是箇俊
美通明的。怕他不次進用。却百般阻抑之。使
不得通達。這等的人心私量。徼寔不能容受
天下的賢才。人君若誤用了他。將使君子與
氣小人得志。把天下的事件件都壞了。如何
能保我的子孫使之長久。保我的黎民使之
安樂。亂亡之禍。將由此而起矣。不亦岌岌乎。

金華集卷之三

聖

危殆哉。故我於截截巧言之人。不遵用之也。
邦之枕隍。自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枕隍是危。動不安的。意思懷是安。穆公誓告
群臣。篇終又說。用一妬賢疾能的大臣。便使
子孫黎民並受其害。可見國家之枕隍。不安
不在乎他。只由用着一箇不好的人。遂貽無
窮之禍。爾豈必小人之多乎。用一休休好善
的大臣。便使子孫黎民並受其利。可見國家
之榮顯安寧。亦不在乎他。只由用得一箇好

人。遂貽無窮之慶。爾豈必君子之多乎。夫一
人之善惡。足以繫一國之安危。如此。然則為
番之良士。其可以不用。而截截編言之人。尚
可以不去哉。按穆公因輕信杞子之言。不聽
蹇叔之諫。以致大敗于殽。故此篇悔過之辭。
惟惓惓於用人之得失。其亦善補過者矣。大
抵老成之人。膂力既衰。近於無用。而佗佗勇
夫。其馳騁足以快意。謀慮深長。近於迂濶。而
截截編言者。其辯論足以動人。斷斷純朴。近
於無能。而媚疾之人。露才揚己。足以取重。兩
以人主謀事。常忽老成之君子。而喜輕薄之小
人。為是故也。然則秦誓之書。豈非萬世用人
者之明監哉。

金華集卷之三

聖

書經直解卷之十三

書經直解十三篇

內府藏本

明張居正撰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太師吏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卒諡文忠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爲萬歷初進講所作時神宗初冲故譯以常言取其易解吳澄草廬集中所載經筵講義體亦如是也

書經講義會編十二卷

〔明〕申時行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徐

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經講義

會編十二卷》提要

刻書經講義會編引

余羈州而受博士尚書是時
吳中大師涉尚書以教者董
董一二決疑問難靡所傳習
余甚病焉乃從書肆中徧求
名人達士所為疏解訓義及
帖括制舉之文可以印證發
明者皆手自採錄積數年至
若干卷既卒業遂獲雋以去
而好事者謬有稱述頗流傳

四方余既以詞臣久次橫經
勸講日侍

今上於帷幄所進尚書直解雖
分日更撰而余以顯經刪訂
為多今內府所刊書經直解

二

者是已蓋余向所採錄第以
舉業從事多尋摘章句拘牽
藝文未能超然於章縫鉛槧
羔雉筌蹄之習而廣廈細旃
之上直以明發大旨剖析微

言要在啟沃

聖聰敷陳理道不為箋疏制義
所束縛其簡切明暢有不待
深思強索而昭然如發矇者
獨是書藏于禁中惟閣臣講

三

僚乃蒙

宣賜學士大夫罕獲覩焉余甥
李漸卿鴻從余邸第得而讀
之因與懋嘉兩兒共加裒輯
合余前所採錄共為一編於

是尚書大義論說衍繹粲然
備矣徐文學衡卿氏家世受
書謂是編不可無傳欲付剞
劂公諸同志者命之曰書經
講義會編而余為之引其首

四

萬曆丁酉蜡月朔日吳郡申

時行書



子用懋

編輯孫

紹芳 繼揆 傳芳

達芳 騰芳 濟芳 續慶 繹受 繩武

紀常 緒隆 較刊

我書編卷之

虞是帝舜有天下之號書共五篇皆是虞時史官所作
以記當時之事者故曰虞書

堯典

這一篇書載唐堯的事所以謂之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

史臣說曰若稽考古之帝堯他的功業極其廣大無一

虞書

卷之

一

虞不到所以謂之放勳然堯之有此大業者以其有威
德為之本耳論他的德性欽敬而不輕忽通明而不昏
昧文章著見思慮深遠這四德又皆出于自然安而又
安不待勉強其德性之美如此所以行出來恭敬是着
實恭敬無一毫虛偽行出來謙讓是真能謙讓無一毫
矯強堯有這等威德所以光輝發見于外者極其顯著
凡東西南北四海之外無不被及上天下地之間無不
充塞此正所謂放勳也

此首贊帝堯德業之盛也放勳難以功言而實總德
于其中蓋德者功之本功者德之推也堯以蕩蕩之

德成巍巍之功達之上下四方傳之家國天下而無所不至故曰放勳欽明二句是放勳之自光被二句是放勳之極欽明文思俱在心上說心之嚴敬足以端萬化之本謂之欽心之虛靈足以燭萬機之微謂之明心之經緯燦然章美之內含謂之文心之謀慮淵然睿思之獨運謂之思是四者之德皆自然得之無所勉強故曰安安所謂德出于性也此是堯之心法惟其有是德性故有是行實恭以持已然信有其恭而非偽為讓以接物然自能其讓而非強飾故曰允克所謂行出于實也此是堯之身法光被二句承

虞書

卷之一

上說來光者即德性行實之光輝彰之于政治形之于事業者與下節親章和宇相應被四表以周圍所及而言勳之放乎四表也格上下以覆載所至而言勳之放乎上下也包下文既睦昭明於變時雍之意所謂放勳之極固如此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史臣承上文叙放勳的實事說道德性在人萬理咸備本自峻大但為私欲昏蔽所以小了惟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能明其大德渾然天理不為私欲所蔽大

德既明則身無不脩而萬化之本立矣由是推此德去親愛九族九族皆親愛和睦無有乖爭一家都齊了又推此德去普教畿內百姓百姓皆感動興起曉得道理沒有昏昧一國都治了又推此德去合和萬國之民黎民美哉熙熙變其舊惡雍雍然成醇美之俗天下都平了一家齊是勳放于家矣一國治是勳放于國矣天下平是勳放于天下矣然則四表豈有不被而上下豈有不格者乎所謂放勳之實如此

虞書

卷之一

三

此承上光被二句而著放勳之實也被四表格上下其中有及家及國及天下之節級故詳言之俊德即欽明文思恭讓之德克明字無工夫德性出于安安是心之所存無非俊德之全體恭讓成于允克是身之所行無非俊德之妙用所謂克明也有是德則其著而為光可知以字直貫下親睦等句節節有箇過化存神之意非有推行次第親九族以是德而親之也則九族之中思義以篤倫理以正而家齊矣平章者百姓氣稟不齊以是德而章之也則見舊染汙俗咸與維新皆自明其明德而國治矣協和者萬邦風氣異宜以是德而和之也則見萬邦黎民美哉熙熙乎變惡為善惟忻交通而天下平矣於字極要形容

見聖人過化存神而極其妙處家齊國治是勳之放于家國天下平是勳之放于天下蓋德之所及即功之所至正所謂被四表格上下者也每段出當以德性行實貫平章昭明其化狹而深協和時雍其化廣而淺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史臣前既稱述堯之功德此以下是叙堯之政事帝堯當時命羲和氏二人掌管推步天文乃命他說日月星辰運行于昊天有一定的度數布列于昊天有一定的位次須加意敬謹順其自然之理不可怠忽違背妄

卷之二

四

意妄鑿把推算的曆書與觀天的象器推驗日月星辰度數位次不可分毫差錯然後造為曆書曆造成了又要一心敬謹頒行天下授與有司使天下之人都依此曆及時做農桑等事庶不失先後早晚之宜也蓋君道莫大于敬天勤民故堯特以治曆禱為首務如此

此下至庶績成熙是一段事一片語大率首一節為綱主于造曆下四節為目主于考驗紀堯德化之後首及于命羲和者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明時莫不本于此乃者繼事之詞等史家記事之體說一事了又及一事則以乃字起之非謂堯之治至

于萬邦時雍始有享于命羲和也欽若即在曆象禮節二句連說曆如今之天文書非曆日也象如璣衡之屬蓋日月星辰其運于天有常數其麗于天有定象莫非天之道也欽是存心敬謹不敢怠慢若是順其自然不敢穿鑿二字連說不平曆是紀其行度如布算以總其實積分以歸其餘是也象是觀其轉運如玆璣以載其政置管以窺其行是也欽若而曆象之則可推步以作曆推測以合曆而人時定矣又必慎重其事以頒之有司使因天時之早晚為人事之先後凡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百工所司之庶績皆有

卷之二

五

所視以為準此之謂敬授人時曰敬者以授時為民事之所關不可忽也欽字敬字皆重看蓋若天不欽則曆象無以順乎天而術與天違授時不敬則人事無以順乎時而政與時悖聖人不惟以曆法告之而且以心法示之者如此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乎秩東作日中星鳥以啟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帝堯總命羲和造曆既成犹恐推步有差又命四人分管四時以考驗之這一節是命官專管春時的事帝堯分命羲仲所居的地方在嵎夷東表之地其官次之名

呼做陽谷義仲居此果以所事事春分之日正一春之中影度長短已載于曆必于春分初出之日以敬禮而賓接之記日影的尺寸果見于卯位果出于卯時否凡春月歲功方與所當作起的事已載于曆者則均平而秩序之頒布以授于民又必考之春分晝日的影度果是五十刻與夜相停否考之春分初昏的時候果是南方朱鳥七宿適當午位否兩件合了可見仲春為陽義之中矣又驗之于民先時冬寒民皆聚于室內到春時都散處在外可以驗其氣之溫又驗之于物鳥獸到這時節都葦尾生育可以驗其氣之和以上都是考曆曆書于春月節候惟恐有差也

上既告以作曆之法此下告以驗曆之要上是總令之此是分職而命之義仲所司者春三月之政實主四方之春政也蠲夷者測候之所陽谷者官次之名寅賓出日者言春分之旦出日之景雖載之于曆而未必其皆合而無差故必致敬以迎之如見賓而不敢忽察其所出之景果與曆合否也此測日景之事平秩東作者言一春之間所當作起之事雖載之于曆然又恐其廢時而失事故均平周備序其先後頒之有司以授民觀其所作之事果當於所定之時否

卷之十

卷之十

六

卷之十

卷之十

七

卷之十

也此審人事之事平秩者無一之不秩也此不是頒曆蓋既頒之後當春之時則又申明之以示民因而考驗之耳如月令所謂田事既飭農乃不感亦在孟春之月也日之中星之鳥在春分之日者亦載之曆矣今又從而驗之日之晝夜果否適于永短之中昏之中星果否見于鶉鳥之次以是而觀陽之中春之仲也此定中氣之事厥民析則氣之溫可知也以民而驗曆也鳥獸葦尾則氣之和可知此以物而驗曆也寅賓是驗于春分之旦日中是驗于春分之日星鳥是驗于春分之星民析葦尾是驗于一春之三月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民物而驗曆之道備矣寅賓出日即欽若昊天之心平秩東作即敬授人時之心
申命義叔宅南郊平秩南訖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這一節是命官專管夏時的事帝堯重命義叔使他居于南方交趾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明都凡夏月時物長風該變化的事都均次其先後之宜授與有司當夏至日午時敬以伺日記日影的長短又必考之于日夏至晝間果六十刻為最長否考之于星夏至初昏大火

心宿果見于正南否這兩件相合了可見仲夏得正陽之氣矣又驗之于民春時已是分散居住了此時天氣愈熱越發分散居住又驗之于物鳥獸的毛都希疎變易亦以氣愈熱故也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于夏月的節候惟恐有差也

此節命夏官也既命其仲又命其叔故曰申命南訖者人事因乎天時至夏則典作者於焉而變化故當平秩之也敬致與寅賓賓饒不同蓋夏至之日既行於北陸而不同於春秋之峇測候之所又在于南方而不同于出入之處故于夏至之午立土圭之法伺

卷之二

日行之中天而察其晷影之長短此所謂敬致也然春秋分出入之晷既正則冬夏出入之晷可知冬夏日中之景既正則春秋日中之景可知意亦互見矣敬致是考日景於夏至之午日永是考日刻于夏至之日星火是考中星于夏至之昏以正者以上二者而驗夫陽氣之果正否也曰民因曰希革民物亦感時而變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這一節是命官專管秋時的事帝堯分命和仲使他居

于西極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昧谷于秋分將入之日以敬禮而饗送之記日影的尺寸果于酉時酉時否凡秋月物成之時所以成就的事都均平而秩序之頒布以授于民又必考之秋分夜間的晷度果是五時刻與晷相停否考之秋分初昏之時果是虛星道當午位否這兩件相合可見仲秋為陰氣之中矣又驗之于民先是夏間民皆苦于炎熱到此時則暑退而人氣舒平又驗之于物鳥獸到那時節毛羽都更生一番潤澤鮮好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于秋月的節候

卷之二

此節命秋官也納日在酉時首位寅饒者致敬以送之測其景之所在與曆之所載者無不合乎否也平秩西成者一秋所當成就之事均序其先後以授之有司使與曆無不宜也民夷毛毳則秋氣之平可知無非所以驗曆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曰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這一節是命官專管冬時的事帝堯又重命和叔使他居北方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幽都凡冬月歲功已畢所當變舊為新的事都均平而審察之以授于有司又必考之于日冬至晷間果是四時刻為最短否考之于

星冬至初昏果是昴宿見于正南否這兩件相合可見仲冬得正陰之氣矣又驗之于民此時天氣寒溼都聚居于深室之內又驗之于物鳥獸都生出栗毳細毛以自溫適亦以氣寒故也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于冬月的節候既總命羲和造曆又分命四臣考驗故天勤民之心可謂切矣

此節命冬官也不曰北方而曰朔方者以見天運循環不已不曰北易而曰朔易者，九人事改易無窮一冬之政所當改易者如索紉乘屋稼政穡器之類雖有終而復始之意然亦不必就來年說平在者無

一之不察即所謂平秩也冬不言致日者春分實于卯秋分饒于酉夏至致于午獨冬至于子時則無影可測也以正與夏同

帝曰咨汝羲暨和共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堯既命羲和造曆分時考驗至此又告之說道嗟汝羲氏及和氏既受命造曆當知置閏之法蓋每歲有十二月每月三十日是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使氣朔皆合此數何消置閏但天運一周與日相會而二十四氣完備叫做一林這一林之數較之多五日有零

是為氣盈盈者言有餘也又月與日會每不較三十日一歲有六箇月小盡以一歲三百六十日的常數較之又少五日有零是為朔虛虛者言不足也合氣盈朔虛兩項之數每歲常餘出十日至三歲共餘出三十日若不設箇閏月以歸其餘則這餘日又占過一月歲歲那移久而愈差矣所以必須將此餘日置為閏月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使盈虛消息氣朔分齊然後春夏秋冬四時之節候不差而歲功以成也造曆既成頒行天下以信治百官使百官有所遵守凡春而東作夏而南訛秋而西成冬而朔易以至慶賞刑威等事莫不以時舉行而衆功自然庶廣矣

此自曆成而言蓋曆象所以作曆而置閏尤作曆之要也首句推置閏之由中二句言置閏之事末二句言閏法所係之大以見不可不置也蓋周天之度有常數而天日之行有過與不及自一進一退之不已而復值于初起之度則一歲乃周四時畢具是之謂一林一林之間為日三百六十有六矣然日與天會其氣常盈而月與日會其朔常虛故三百六旬者歲之常也以氣盈而合乎朔虛皆日之餘也不置閏月則何以歸其餘以定四時而成歲功乎故必以此餘

日置為閏月盈者分之為餘數而為閏以消其盈虛者紀之為實數而為閏以息其虛使春不入夏而四時得以定其為時子不入丑而歲得以成其為歲也曆至是則為全曆而可信矣由是而信治百官以此既定之時使之順時令以赴功以此既成之歲使之順歲功而出凡有事于作訛成易者皆有所據而不差何其信也但見法立而人守時至而事應東作南說西成朔易推而至于六府三事皆秩然其有緒而庶績於是乎咸熙矣蓋必至是則欽若昊天之道有全功而教授人時之法有成效作曆之事備矣哉

卷之二

十一

十一

字另講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連講完至下處乃說出過于常數而為盈意以字定字成字俱作有力看尤釐即名實不乖寒暑無易而頒之百司者百官即有司也庶績推廣說作訛成易事亦在其中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帝堯問羣臣說誰為我訪求能順時為治的人我將登用他當時有臣放齊對說帝之嗣子丹朱心性開通明哲可以登用堯歎其不然說丹朱為人口不道忠信之言好與人爭辨曲直他的聰明都用在不好去處此等

的人必不能順時為治豈可登用乎

此上急先務此下急親賢自此至篇末只一事皆為禪位設一舉而丹朱再舉而共工三舉而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與舜也此節是求總治之職時字况指氣化言若時者因風氣之漸開而盡裁成輔相之道值人文之已著而樹經綸調燮之功非指作訛成易等事也登庸者進而用之以任若時之責也啓明而嚚訟者蓋君子因啓明為善小人因啓明為惡丹朱用之于不善故嚚訟也若人而登庸之方將作聰明以亂政矣安得順時為治此堯所以不然其舉也

卷之三

十二

十二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帝堯又問羣臣說誰為我訪求能順成事務之人我將用他當時有臣驩堯歎美說道今有共工官方且集聚事務者見其功帝若用之將來必能順事可知帝堯歎其不然說道共工為人居常無事舌辯能言到用時與其所言全然違背不相照應外面矯飾恭敬的模樣中心其實做很滔天如此變詐無有實心的人如何用得他順成事務乎

此節是求分治之職也采即禮樂刑政工虞教養等
事方鳩傷功方字有方與未艾之意鳩者積累之意
解者宣揚之意末二句應此句說靜言庸違者言行
不相顧也象恭者表裏不相符也以之類事安能有
實績乎此共工所以不可用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
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
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帝堯訪問四岳大臣說如今天下湯湯的大水橫流為
民之害蕩蕩然廣大將高山的四面都包丁又駕出于

虞書

卷之七

五

大陵之上其勢浩浩然泛溢若漫天的一般今此下民
不得安居粒食皆困苦嗟怨汝諸臣中有能除方割之
患免下民之咨者我將任之以治水之事于是四岳與
所領諸侯在朝者同詞歎美說當今之時能治水者其
惟伯鯀哉帝堯因四岳薦鯀乃歎息而甚不然其言說
道咈哉鯀之為人悖戾自用違背上命又與衆不和傷
害同類這等的人豈堪用他四岳以伯鯀有才故又強
舉之說今廷臣之才實未有過于鯀者不若姑試其可
而用之但取他能治水而已不必求其全也堯因四岳
之強舉不得已而用之又戒之說汝往當敬慎之哉既

而九載考績鯀卒不能成治水之功夫方命圯族充知
錄之不可用可謂知人之智矣既知之而復用之者為
何蓋陷溺之民不可以坐視而一己之見不可以先囚
此此又急于救民之仁也

此節是求治水之職也洪水方割句虛下二句正見
其方割意下民所以其咨者以不得安居而粒食也
有能謂能順水之性可以除方割之患而免下民之
咨者俾乂言使之治水也能守重俾乂輕方命圯族
何以不可治水蓋上焉而方命則必不能體君之心
下焉而圯族則必不能全民之命又何以順水之道

虞書

卷之七

五

而治之哉堯之所言謂其德之不足用也岳之強舉
取其才之猶可用也往欽哉欲其思君命之重念民
命之艱去其方命圯族之私而行所無事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
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鯀在下曰虞舜帝曰
兪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嘗
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
于鳩內嬪于虞帝曰欽哉
帝堯欲以天下與賢而未得其人乃訪問于四岳說我
在帝位已七十載矣年力衰倦不勝煩勞汝四岳若能

用我的命令我將讓汝以天子之位四岳對說帝位至重惟有德者可以當之我等德不稱恐忝辱帝位帝堯說汝既不肯自當可爲我旁求有德之人如已在顯位的汝當明顯之有在側陋微賤的也當薦揚之惟賢是舉貴賤不必拘也于是四岳衆臣同辭與堯說若足求之于側陋中有鰥居在下位的人叫做鰥舜者其德可以居此帝位堯即應而然之說我亦曾聞此人但未知其德果是何如四岳對說虞舜是替者之子其父則頑愚而心不則德義之經其繼母則瞞詐而口不道忠信之言繼母所生之弟名象又傲慢不恭而日以殺舜爲

卷之二

十一

事舜遭此人倫之變却能諧和之以孝道積誠感動使他三人都進進以善自治父母漸化而爲慈弟漸化而爲順不至于大爲姦惡夫舜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常如此非盛德而能之乎堯說即舜之處父母兄弟者固足以見其德矣我還試驗他蓋萬化木于閨門人倫原于正始今以二女與之爲妻又看他處夫婦之間所以爲法則于二女者果能使之克盡婦道否于是治裝下嫁二女于鰥汭之地使爲婦于虞氏之家堯又念二女是天子的女嫁與微賤之匹夫恐生驕慢故訓戒之說欽哉教他恭敬以盡婦道善事舅姑不可慢也其後二

女果能遵堯之命化舜之德堯乃以舜爲其賢子舉帝位而讓之焉

此節是求禪位之人也通節以德字貫串命即異位之命否德猶言不德明明句是開以薦賢之路明側陋只作一人謂有德之人或在貴自貴舉之或在賤自賤舉之不惟其人惟其德也意實重在揚側陋上六頑一段是舉舜之實德言之克諧以孝謂致其齊慄有負罪引慝之誠同其憂喜無藏怒宿怨之意也象亦諧以孝者所謂不念鞠子哀大傷厥考心也此是四岳舉其能齊象者以見其有德試哉以下是堯以正始而驗其德也試哉句虛下二句即所以試舜之意刑即刑于寡妻之刑竟試舜必以是者蓋人之情既勉強于父子兄弟之間而不能不發露于夫婦隱微之際若能儀刑有道使二女不驕其夫不傲其舅姑不拂于夫之兄弟非至德者不能故堯以此尤難者而觀其德果如四岳之所薦與我前日之所聞否也堯之爲天下得人其慎重如此○心不則德義之經則好惡失正喜怒無常此後母傲弟之言所以得入也象介母之愛而不克恭厥兄傲之一字是其本根舜處頑陋之間非可以諛爭回父母之心非可

以言語論父母于道加之做第又豈可以舜其美觀
得其歡心但舜業業日致其孝故彼蒸蒸而漸化于
善至誠充積之效也

舜典

這一篇書載虞舜的事跡所以叫做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潛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
升聞乃命以位

史臣說稽考古昔帝舜繼帝堯之後帝堯成德顯著既
有光華帝舜之德又有光華與帝堯相合其德何如蓋
常人之有智者或失之淺露明者或過于伺察惟舜之

虞書

卷之十一

十八

智神機默運不可測識乃沉深而有智與淺露的不同
舜之明虛靈內照自有經緯乃文理而光明與伺察的
不同常人恭以持已者或過于嚴峻實以待人者或出
于矯飾惟舜則和粹而恭敬其恭也藹然可親而無嚴
峻之形誠信而篤實其實也表裏如一而無矯飾之意
夫潛哲文明就與堯之欽明文思安安一般溫恭允塞
就與堯之允恭克讓一般信乎重華協于帝也舜既有
此四者幽潛之德是以身在畎畝之中而令聞已上達
于帝堯乃先命以司徒百揆四岳的職位而終禪以天
下焉

此記舜德之感以見受堯攝禪之本也重華句只就

舜說不可以堯對舜重協二字申說蓋欽明文思此

帝堯德性之華也允恭克讓此帝堯行實之華也堯

有是舜又有是故謂之重以舜之德質之堯者即合

故謂之協重則協矣此句只以先後言不可以尊卑

論潛哲二句即重華之目也潛哲文明以心言深潛

不露而沉幾先物謂之潛哲經緯內合而虛靈不昧

謂之文明此舜之心法有合于帝堯德性之斗也溫

恭允塞以身言和粹可親而著肅離之度謂之溫恭

至誠無妄而昭篤實之容謂之允塞此舜之身法有

虞書

卷之十一

十九

合于帝堯行實之華也三句皆重下一字上一字只

言其德之妙耳然亦當順其文不可倒用其字面玄

德即上四者之德玄即潛文溫允字以其幽深玄遠

故曰玄猶春秋傳所謂潛德之幽光詩所謂不顯惟

德之義升聞如師曰有舜帝曰予聞是也位即下一

節之位蓋虞初既殯之餘復歷試諸艱以驗其德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

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堯將禪位于舜先試之以事以觀其才德何如初使他

為司徒之官職掌五典舜則小心敬畏以美其教化由

是父子從其親君臣從其義夫婦從其別長幼從其序朋友從其信人人皆順從無違教者又使他為百揆之官統領庶務舜則以時整理由是禮樂刑政紀綱法度件件都脩舉無廢免者又使他兼四岳之官宿禮四方來朝的諸侯舜則以禮感化由是四方諸侯穆穆然雍容和順無乖戾者當洪水為災堯又使舜入山林中相視高下適遇猛風雷雨舜則神色自若初不驚懼迷惑其度量過人處有如此夫堯將難事歷歷試舜而舜之盛德無所不宜如此所以舉天下而付之也

此承上乃命以位而言舜之主事而事治以見其德

虞書

卷之一

十一

四

也慎微字納字賓字俱就舜身上言不重堯試之上要見他盛德所感有過化存神意與堯與以親九族等語意相類慎微二字不平等微中含得敬寬之寬字而寬不足以盡微之義言其敬畏小心以美入倫使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而天敘天秩蔚然于皇極之內也納于百揆謂入居百揆之位含提綱挈領之意時敘即禮樂刑政等事之各得其理上句以教言此句以政言慎微五典以德而為敷教之本也克納于則百姓親五品遜而德足以敦典庸禮可知矣納于百揆以德而為率作之權也時敘則大綱舉萬目張

而德足以統理萬幾可知矣賓于四門以德而為禮接之儀也穆穆則有來雍雍至止肅肅而德足以儀刑百辟可知矣納大麓亦為百揆時事風雷是偶值其變也觀其弗迷則見其有絕人之度而其德足以當大任而不懼又可知矣蓋處職而盡職固足以見其德遇變而不變亦足以見其德也每段出當以潛哲文明溫恭允塞貫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帝堯試舜之後欲禪以帝位乃呼而命之說道來汝舜

虞書

卷之一

十一

四

汝于前日登庸之初我曾歷歷謀汝以司徒百揆四岳等事以考其敷奏之言其後試驗之行事則見汝之言皆致可有功隨用隨效于今已有三年之久矣夫觀其言行相符則其謀皆由于素定觀其久暫一致則其事非出于強為汝之德真可以付託天下今當代我升于帝位可也舜猶以己德有愧欲遜讓于有德之人不敢承嗣帝位焉夫堯以天下與舜而舜又以天下讓賢聖人至公無我之心于此可見

此堯嘉舜之功而命之攝位也詢事考言就前日說

是試之以觀其蘊乃言底可績就今日說是明試以

考其成蓋乃命以位之初嘗詢汝以所行之事而考其所奏之言者何而為司徒若何而為百揆若何而為四岳汝固有言以陳之我矣今五典果克從百揆果時敘四門果穆穆致可有功已歷三載而非一日矣必曰三載者考績之期也要稱觀其功則可以知其德之意重在有德宜攝位上夫堯之禪位不干玄德升聞之日而必于歷試三載之後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也舜當歷數之在躬猶謙讓而不處者不以得天下為樂而以治天下為憂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唐虞觀人之成法堯賢舜曰乃言底

虞書

卷之二

十一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既不肯嗣位而堯之命又難以終辭于是但受攝位之命替堯權管國事乃以正月朔日告于文祖之廟堯自此終帝位之事而舜承受之矣必于正月朔日者正

始也必告文祖者尊祖也

此記舜之受攝也正月一歲之元上日一月之元必擇其元者蓋堯以體元居正之君終曆數之大事舜以調元贊化之臣受曆數之大禪故重其事也文祖堯之所從受天下者堯受諸文祖以始之今授之舜以終之故舜受堯之終于文祖也就告攝上說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帝舜攝位之初未遑他務首先整頓觀天的器具以璿璣謂之璿璣東西轉運所以象天而載七政之躔度者以玉為管橫而設之謂之玉衡所以窺璣而齊七政

虞書

卷之二

十一

之運行者故精察璿璣于玉衡之中即在器之七政以齊在天之七政將以定天時授人事而成天下之務焉此節首觀象也璿璣玉衡串說璿璣所以載七政者玉衡所以窺璣者在字只是察其度數之詳審其次舍之位也七政就在天者言璿璣玉衡義和世守相傳舜之去堯已久能必其在器者果可以與天進哉或在器者有隱見完否之弊而在天者亦有轉移進退之差所以致其察也察其在器之七政以齊量夫七政之運行使或遲或速或順或逆之數無不與天合也齊字不可就當合字合字在內見出璣中只有

度數天運難見即諸器而可求法制易渾驗諸天而益合則一推步之間而天時以定層法以審夫此爾體帝堯欽若昊天之心為敬授人時之地者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舜既受終觀象遂以攝位告于上下神祇其行祭告昊天上帝之禮則與郊祀的禮儀一般無敢簡畧其行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這六樣的祭禮則皆精意致享無敢怠忽此推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也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其神遠在各處不能親至其地則隨其方向遙望而祭之無有不備丘陵墳衍及歷代帝王聖賢之類有功于民載在祀典者則一一周徧祭告無有所遺此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也蓋人君一身乃是天地百神之主故舜于攝位之初首舉祀典如此

禮記卷之十一

王制

此祀羣神也肆字緊承上來言受終觀象之後即事乎此不容緩也蓋人君幽為天地百神之主舜既攝位祭告其容緩乎上帝在天之神類者非郊祀之時而同郊祀之禮也至于六宗乃神之麗于天者亦必精意以享之推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而告攝之意仰焉有以達于天矣山川在地之祗望者不至其

地而瞻望以祭之也至于羣神乃神之麗于地者亦徧舉而祀之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而告攝之意俯焉有以達于地矣告攝于天神則知承天之責有所歸而天神無不格告攝于地祇則知統地之責有所屬而地祇無不享禮以備而義以周所謂主祭而百神享之者此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帝舜攝位之初于正月內先徵召天下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將他所執的主璧都取來辨驗蓋諸侯始封天子授他主璧以為瑞信至來朝時乃合符于天子而驗其真偽也到正月盡間則四方諸侯九州牧伯漸次有至者矣遠近不同到有先後舜則每日使他隨到隨見不必取齊蓋人少陸續相見則接待之禮既得周全詢問政務又得詳盡耳既見之後真知非偽還將五瑞依舊班賜與他蓋諸侯所執主璧前日皆受之于堯今舜歛而班之使知天下既歸于舜這主璧便是舜之所授所以與天下正始以示更新之意也

禮記卷之十一

王制

此節觀諸侯也蓋人君明為百辟之主舜既攝位可不與之正始乎輯五瑞者非真取其瑞乃徵召之意使之執五瑞而來朝也日觀者國有遠近之不同來

有先後之不一日觀之則所接者寡不惟詢察得以周詳而禮意亦得以曲盡也班瑞亦隨其來見之先後既驗而後班之者使知封爵之等昔固受之於堯而統攝之權今固歸之於舜與天下正始示更新也此節意重班瑞上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虞書

卷之十

十一

舜攝位之初四方諸侯來朝已畢時當建守之年二月遂舉行巡守之禮是年二月先往東方巡守至于東岳泰山之下燔柴以祭天望秩以祀東方之名山大川告至之禮舉矣遂就此地接見東方諸侯凡朝見岱宗之卜者皆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贊時見之禮舉矣時月日正朔之所自出也則察侯國時候之早晚月令之大小與夫日辰之甲乙比義和所頒布的曆書何如有不合的就責他改正務使同奉朝廷的正朔律度量衡制度之所自始也又審驗侯國中律呂之高下清濁丈尺之長短斗斛之大小權衡之輕重比朝廷所降的規

則何如有不同的就責他改正務使同遵朝廷的制度言凶軍賓嘉之五禮各有隆殺之殊也又從而脩明之不使廢墜使天下的風俗無不同吉凶軍賓嘉之五器各有規制之異也又從而如之各處都要一一相同不許彼此異制使天下的禮器無不一此六事皆畢乃轉而南至五月往南方巡守到南岳衡山之下朝見南方

之諸侯凡告天祀神一正朔考制度同風俗等事都與巡守東岳的禮一般至八月又往西方巡守到西岳華山之下其禮與初時所行的一般至十一月又往北方巡守到北岳恒山之下其禮亦與巡守西方時所行的

虞書

卷之一

十七

一般巡守既畢于是回還京師親到藝祖之廟用一牛祭祀而以巡守事完告之蓋人君之于祖宗事死如事生凡出時必告行返時必告歸禮當如此此記巡守亦攝位時事巡守者所以維持封建也蓋正朔之建法度之詳與夫風俗之趨禮器之等級皆出自王朝而班諸侯國者然上下易離人心易玩苟不時巡而考驗之則侯國之中不奉正朔者有之不遵制度者有之僭越名分者有之烏能大一統而無異政哉歲字貫下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告至之禮猶王朝告攝之禮也四觀東后有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以爲贊時見之禮猶王朝初見之禮也時月日者正朔之所出也則協其時月使分至啟閉晦朔弦望無差忒而日固時月之所由積者又從而正之永短以曆次而甲乙以敘遷莫不一準于義和之所校焉律度量衡制度之所在也則同其律焉使清濁相經小大相生皆有準則而度量衡之受法于律者亦從而同之長短之法多寡輕重之制莫不一準于王府之所藏焉五禮各有序也則脩之而隆殺厚薄不失其宜五器各有等也則如之而尊卑等級不違其度脩者因時而損益之也如者一如王朝所用也協

康書

卷十

五

時月句是一正朔同律度句是同制度脩五禮二句是齊風俗一正朔則改日易月者有誅矣同制度齊風俗則變禮易樂者有誅矣皆所以大一統之治也卒字指上數事而言事未畢則不敢復已畢則不敢留故云卒乃復也下三方亦撮上事講曰如俗禮見四岳之禮同曰如初見四時之禮同曰如西禮見四方之禮同歸格于藝祖用特者終大事故舉盛禮也歸而告至則出而告出可知○翁一歲而巡五岳蓋其術少而徵求寡故國不費而民不勞也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較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舜既舉行朝覲巡守之禮遂立爲定制每五年之間天子以一年巡守徧到四岳與諸侯相見諸侯以四年次第來朝天子巡守後之次年東方諸侯來朝又次年南方諸侯來朝又次年西方諸侯來朝又次年北方諸侯來朝四方諸侯都已朝畢又次年則天子復出巡守當諸侯來朝之時都着他把在國所行的政事一一敷陳奏聞于上猶恐他所言雖是而所行或不盡然又明白考驗其治國之功績果是實否若真能修舉職業有功于民則賜他路車章服以旌異之使善者愈有所勸而不善者亦知所勉五年之間巡守朝覲殆無虛歲古之君臣皆勞身勤民如此故上無不究之澤而下無不達之情也

康書

卷之十一

五

此定朝巡之期而詳述職之事也五載二字貫巡守四朝說五載一巡守是以一歲之四仲遍天下之四方羣后四朝是以四年之定期配四方之定所以通上下之情達往來之禮也以五載爲期則不失之疏不失之數矣曰言曰功曰庸皆指上文事言蓋時月日者民事所關律量衡者民用所資五禮五器者民俗所係皆厚生正德事也敷奏以言言其所已行者也其言不善固戒飭之矣而言之善者又從而明

考其功其無功者固懲創之矣而有功者必從而厚其報課賞之道寓于遠職之中者如此不言黜陟者唐虞之制必三考而後黜陟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舜既攝位遂經理天下先時天下只有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九州至舜即位因冀青二州地方太廣政教難周于是始分冀州以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暨無間之地為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添此三州通前九州共成十二州所以均疆域而通政教也既分十二州又于每州之內各擇其一山之高大者封

卷之二

十一

表之以為一州之鎮如其州則表霍山兖州則表泰山之類所以定望祭而繫瞻仰也又濬導十二州之川凡水道稍有不利物即一一開通不使壅塞此時雖洪水已平而猶以脩舉水利為急務蓋思預防之意也

此記舜經理天下之事九州之制自昔已然舜始分冀青之地益之以幽并營之三州九州雖無改于其初而三州實開創于今日以新分合于故上故曰肇十有二州九山之真在昔已定舜于所分之州益之以恒山暨無間管丘之三山九山尚仍乎其故而三山又因以更新以新封合于舊議故曰封十有二山

九川滌源水患固已平矣舜又以為濬導之功不繼則平成之績不可保也於是濬十有二州之川或疏其上源或決其下流使水患自是永寧所謂濬川也肇州所以廣德化封山所以慎封疆濬川所以防民害皆經理之大者也三句平說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此舜維持天下之法舜設為墨劓剕宮大辟五樣常刑明示天下如日月星辰垂象一般使人曉然皆知不敢冒犯所以待罪之重者若雖犯在五刑而情有可疑者

卷之二

十一

則發遣去遠方以寬宥之此重中有輕者也五刑之外又以皮作鞭用為官府之刑夏楚二物名為朴用為學校之刑所以待罪之輕者其或罪在可議例難加刑者則許他以黃金納官贖免其罪此又輕中極輕者也此五者皆刑法之條理法之正也若是犯罪之人有偶然差誤出于無心的有遭逢不幸陷于有過的這兩項情有可原則徑從釋放赦免其罪若是依倚勢力敢于作惡或不改前非至于屢犯的這兩項情甚可惡則依律治罪或殺或刑不許宥贖這兩句是用法之權衡法外之意也夫舜之制刑輕重取舍錯綜斟酌條款已備而

其用刑之時敬而又敬惟憂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再續刑罰一或失當則必濫及于無辜其哀矜憐恤之仁常寓于法制之內有如此蓋刑罰以禁惡乃聖人不得已之意而欽恤以慎刑尤聖人不忍人之心以此爲心豈有刑罰不中者哉

此詳聖人制刑之等而原其心也五刑所以待夫罪之不可宥者而情法可恕動威可議則有流以宥之五刑者法之重而流宥則重中之輕也鞭刑以警夫弗若于政者朴刑以懲夫弗化于訓者而情猶有可矜法猶有可議則令出金以贖之鞭朴者法之輕而

康書

卷之十

五十一

金贖則輕中之輕也此由重入輕所謂法之經也責災肆赦言入于五刑鞭朴之中而爲貴爲災則情之可矜者故直赦之怙終賊刑言入于五刑鞭朴之中而爲怙爲終則情之可惡者故必刑之此因情取舍所謂法之權也輕重立于常法之中取舍變于常法之外聖人之制刑如此其心果何心哉蓋其錯綜斟酌兢兢業業戒懼雖經權竝行而不敢自信以爲必當天

下之罪雖舒慘竝用而不敢自慰以爲盡得天下之情恐恐然惟以刑爲民命之所係而無所不致其憂也欽恤二字中說卽所謂好生之本心也刑者聖人

之良法欽恤者聖人之美意仁義竝行此刑之所以得其當也

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堯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舜之用刑雖以好生爲心寬恤爲念然于有罪之人亦不容不誅也當時之臣若其工驩堯二人相助爲惡三苗之君恃險爲亂不服王化伯鯀方命圯族治水無功天下之人謂之四凶當堯之時未及誅戮及舜攝位以此四人者稔惡不悛罪在不宥乃發遣其工于北邊之幽州安置驩堯于南邊之崇山驅逐三苗之君于西裔

康書

卷之十一

五十二

之三危拘囚崇伯鯀于東裔之羽山這四箇凶人都是天下人心之所共惡者舜爲天下除害各因其罪而罪之故天下之人皆以舜爲刑當其罪無不心悅而誠服也

此記舜用刑之當也其工得罪于已故流之驩堯得罪于人故放之三苗得罪于朝廷故竄之鯀得罪于天下故殛之罪有小大是以法有輕重也咸服者服其皆當也正天下之法所以爲義除天下之害所以爲仁人安得而不服哉故觀于用刑而益可以見聖人欽恤之實矣

三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遺密八音

舜攝位至二十有八年帝堯乃崩畿內的百姓哀痛深切就如居自家父母之喪一般至于三年之久四海的人民亦皆不忍作樂絕靜八音蓋帝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所以人心思慕之深至于如此

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遺密八音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三載帶下說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先時舜受終于文祖不過是替帝堯攝行天子之事至

堯崩之後舜服三年喪既畢天下之人都來歸舜不容

卷之二

三

遜避舜于是以除喪之明年正月初一日復至文祖廟祭告纓即天子位焉必以月正元日者蓋月正乃一歲之始元日又一月之始人君即位改元方與天下更始故取歲月之首以重其事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既告廟即位首先召見四岳大臣訪刑治天下的道理以人君為治第一件是進用賢才然賢才或隱于山林或屈在下位朝廷未必盡知于是大開進賢的門路使四方但有德行有才能的皆得以進用而無閉塞之

虞夏以人君一身聰明有限天下事豈能盡見嘗得堯闢于是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以天下之耳目為上之耳目使人人目有所見耳有所聞的事情都詳直言來告而無壅遏之弊夫闢四門則賢才無不進明四目達四聰則下情無不通帝舜之勵精圖治如此

此圖治下四岳也詢非但咨詢乃圖任之意闢四門者廣賢路也明目達聰者達民隱也是二節事蓋天下之賢才人主無由盡用之而四岳者賢才進退之所關也其必闢四方之門以廣其進用之途大其登庸之路則天下無遺賢矣天下之民情人主無由盡

卷之二

三

三

知之而四岳者民情通塞之所係也其必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使困苦之狀怨咨之聲得以上達則天下無遺情矣曰詢曰明曰達不過率四方之諸侯使賢才無所遺佚民情無所壅蔽也曰四門有以天下為一家之氣象焉曰四目四聰有以天下為一身之氣象焉○舜攝位二十八年其于天下之賢且無不知于天下之情宜無不照及其即位乃首詢于四岳者將以盡求天下之賢才而惟恐有一人之不得自進將以盡見聞天下之事而惟恐有一事之不得自通蓋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

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况當初政之日乎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迓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營夷率服

帝舜五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官牧養百姓于是呼
十二州之牧而告之說牧民之道當使民食足而足食
之道在不違農時必須輕徭薄賦禁止興作使民皆得
以盡力于農畝之事然後民食可得而足也民食既足
教化可興一州之民有在遠方的則當寬以撫之使樂
于歸職有在近處的則當訓而習之使入于禮法人有
德行的則親厚之有存心仁厚的則信任之使得以助

康
書

卷
十

五
十

我之治若深情厚貌包藏凶惡的人則須深惡痛絕使
不得倖進以貽害于民爾十二牧若于這幾許處置各
得其宜則不但中國之人皆順其治雖遠而蠻夷外國
之人慕我治化亦相率而服從矣

此咨治于州牧也牧養民之官每州以諸侯之長為
牧五件平看重養民上說食哉惟時者三時不害
其務三農各肆其力又視年之上下而為之備視地
之豐耗而為之通知民之貧困寡弱者而為之恤不
使民食之後時也柔遠句是撫御順其勢所以私養
民之功惇德句是舉措合其宜所以撫養民之政末

何以效言蓋五者既修則豈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
國慕生養安全之樂仰仁人君子之化亦相率而來
服矣此皆十二牧之職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命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
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帝舜咨訪四岳說今之天下乃帝堯之天下今之事功
乃帝堯之事功爾在朝之臣有能奮起事功熙廣帝堯
之事者我將使他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使件件各
得其宜因以順成庶類使物物各遂其性此輔弼重任

康
書

卷
十

五
十

不知何人可以當之于是四岳及所領諸侯一同舉薦
說今有伯禹見為司空之官可居此任帝舜素知禹賢
即以羣臣之舉為然而咨以命禹說汝為司空能平水
土今命汝仍以舊官兼行百揆之事當勉勵不怠以成
亮采惠疇之功可也禹聞帝舜之命不敢自任乃拜下
稽首讓于稷契及皋陶說此三人皆有才德可居百揆
之任帝舜以此三人固賢而禹功冠羣臣自宜首用故
但然其舉不聽其讓說百揆重任非汝不可汝其往就
職事哉人主之務莫先于擇相故帝舜即位之初首發
百揆之命而當時諸臣濟濟相讓之美千古之下猶可

以想見焉

此求總治之職也百揆所以統庶官者有能至惠疇作一氣說奮字有奮發激昂之意熙字有恢張肅舉之意帝載即指下文采與疇而言亮采句串說亮字有提綱挈領之意采即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事疇即采中之疇如下文黎民夷寇草木鳥獸胥子之類蓋百官所治之事其間疇類甚多掌之雖各有人而百揆則總之者曰采曰疇所謂帝載也亮之惠之即所以熙之也亮字有工夫惠字無工夫奮庸載相才也亮采惠疇相職也伯禹作司空言其治水成功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能稱乎司空之職則其能任百揆可知也汝平水土二句舊績新功不可平重懋哉上汝往哉內亦當帶此意舜然禹之舉而不聽其讓者三子司教養刑罰之事責有所專不可他任惟禹治水成功可兼百揆也觀此而帝舜求賢之切任相之事皆見矣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舜因禹之讓乃申命而呼棄說洪水初平之後地利未能盡興天下人民還有阨于饑餓不能飽食的今命汝仍為后稷之官任養民之職教百姓因天時之早晚順地勢之燥濕以播種此百穀使人人都得飽食而無

阻饑之患于以終汝后稷之事可也

此因禹讓而申命後終養民之職也舊居稷官而復以職事命之故曰申命親食已奏而猶曰阻饑是視民如傷之意播百穀者順天時之早晚因地利之高下以樹藝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契在帝堯時已作司徒至是帝舜因禹之讓亦申命之說今天下百姓多不相親愛五倫的品節也多不遜順我甚愛之今命汝仍為司徒之官任教民之職汝必用心敬謹以宣布五品之教使人知所遵守不可少有怠忽而又必從容寬裕以待民之漸化不可過于急迫于以終汝司徒之事可也

卷之二

卷之二

此亦因禹讓而申命契終教民之職也百姓不親就情義乖離說五品不遜就倫敘壞亂說惟其不親所以不遜也敬字就施教言寬字正言教之道在字當深玩猶言不在乎他在此而已敬敷五教而或取必太過政治太深則非所以自得之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防範雖密禁戒雖嚴其意何嘗不寬哉敬敷五教在寬猶曰敬典在德非敬而又寬也一申意惟敬則教可立惟寬則教自行寬

字比數字較重

帝曰卑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舜因禹讓及皋陶亦申命之說如今四方蠻夷猾亂中國中國之人乘機作惡有為寇為賊的有為姦為宄的其為生民之害多矣汝皋陶舊為士師之官今命汝仍居此職凡寇賊姦宄罪不可宥者當治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使服其罪然刑雖有五而服則有三等之就惟死刑棄之于市官刑則下蠶室餘刑亦就異處不使誤而至死于寇賊姦宄罪有可議者則制五等流刑以宅之然流雖有五而宅但為三等之居惟大罪投諸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各有遠近不同汝之用刑必致其明察凡輕重遠近之間不使少有差錯乃能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至此而猾夏者豈有不黜服姦宄者豈有不格心哉

此亦因禹讓而申命皋陶終士師之職也寇賊何指華夏之人言惟蠻夷猾夏故華夏之人亦乘間而為寇賊在圻內為姦在圻外為宄也此泛言民不率教以起下文意五刑所以服夫元惡大憝者而服之則有三等之就或戮之以顯其罪或護之以全其生刑

卷一

四

卷一

四

有輕重也五流所以待夫情法可議者而宅之則有三等之居或斥之於化外或置之於域中流有遠近也此泛言刑流之有等至惟明處方勉皋陶曰明者審其所當刑而刑之又不失乎輕重之則何所當流而流之又不失乎遠近之宜也必如是則刑清而民服不惟姦宄格心而蠻夷亦且向化矣工夫重在明字上克允非以效言言必如此而後能如彼以見不可不明也○蠻夷王化之所不加因其猾夏則治之而已若寇賊姦宄乃吾民也胡為至是哉失之于井牧教化而後有刑刑之所不及而後有兵故積家

為一至於後世始分

帝曰疇若予工俞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舜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舜問于廷臣說誰能依順物理整治我百工之事者我將任用之羣臣同辭對說有臣名垂者其人巧思可當此任帝舜遂以羣臣之舉為然而咨以命垂說汝當做其工之官順治百工以整理興作之事垂乃下拜稽

首讓與受新及伯與說這三人皆有才能堪居此任帝
舜以此三人雖賢終不及垂故但然其言不許其讓而
命之說其工之任非汝不足以當之汝其往任此職以
諧和百工之事可也

此求其工之官也曰若者順自然之理制百物之宜
技藝有度不作淫巧以蕩上心服器有式不失侵陋
以亂朝制是也往哉汝諧諸字即此若字意○順其
理而治之云者古人之制作惟能順其理也故能盡
乎物宜而精以適用後人之制作惟不必順其理也
故徒窮乎人意而巧以悅觀此古今之所以不相及

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
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舜又咨訪廷臣說人君一身為萬物之主山林川澤
之間有草木有鳥獸雖是天地所生之物而樽節愛養
以遂其生者亦人君之責也汝羣臣誰能為我順而治
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上而山林下而澤藪凡草木
鳥獸無不各遂生育者我將用之羣臣同辭對說在廷
之臣惟伯益可當此任帝舜以羣臣所舉為然遂咨益
而命之說汝當作我虞人之官掌此山澤以順草木鳥

獸之性伯益固命下拜稽首推讓于朱虎熊羆說此四
臣皆可使居虞人之職帝舜雖然其言不聽其讓仍命
伯益說山澤之事惟汝為能汝其往任此職諧和其事
可也

此求虞衡之官也上是山林下是澤藪若者因其材
質之宜制其取用之節草木則順其性而封植之鳥
獸則順其性而長育之也草木鳥獸山林澤藪皆有
不分上下汝諧亦若字意益烈山澤而焚之是時猶
為禹佐至是則正為虞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
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
欽哉

帝舜咨訪四岳說國之大事在祀誰能為我掌管祀天
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者我將任而用之四岳與羣臣
同辭對說如帝所求惟有伯夷可當此任帝舜然其所
舉乃嗟嘆呼伯夷而命之說汝當作我秩宗之官管奉
祀天神地祇人鬼其知事神之本乎蓋心為交神之本
而禮者敬而已矣苟慢易之心生則邪曲之私積內之
所以不直心之所以不清也必須每日之間無論早晚
一惟致其敬畏不可少有怠忽使方寸之間常存正直

則自然心地潔清無物欲之汚染這等方可以交于神明而主三禮之事伯夷聞命下拜稽首而讓于夔龍說此二人皆可任典禮之職帝舜以二臣雖賢不及伯夷故但然其言不聽其讓說典禮重任非汝不足以當之汝其往任此官致其欽敬以典三禮無失寅清之道可也

此求典禮之官而命之也有能能字重看言不徒知禮之文而又達禮之本也秩宗秩字有尊卑上下牲帛祝號之次第在內夙夜二句示以事神之道蓋心為交神明之本而敬者禮之本也夙夜不必皆承祭

之時是欲其常常如此能敬則吾心正直之體常存而一毫私曲不得以干之所謂敬以直內也由是清明在躬可以無愧于天地尤協于神明而交神之本立矣寅直二字串講寅直是其功清乃寅直之所致下文欽哉內卽此二句意申飭之以寅直惟清而盡秩宗之職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帝舜因伯夷讓夔遂呼夔而命之說養人性情莫善于

樂今天子之太子與公卿大夫之嫡子將來都有天下國家的責任不可不素教而豫養之我今命汝作掌樂之官教訓胥子時常把樂與他講習以涵養其德性變化其氣質且如人性氣直遂者或欠和厚須教他直而又溫性氣寬緩者或欠莊敬須教他寬而又栗使其無不及之偏剛勁的人易至于刻虐須教他剛而無虐簡畧的人易至于傲慢須教他簡而無傲使其無太過之病庶幾胥子之德悉底于中和他口任天下國家之事自無不當矣然作樂之道何如益樂音之起生于人心者也凡人心有所向必形于言辭而為詩是詩所以言

其志也取詩辭來歌咏便有長短的節奏是歌所以永其言也節奏既有長短聲韻便有高下清濁不同宮商角徵羽五聲都依歌咏上出來所以說聲依永聲韻既有清濁但未必其能和又必取十二律之管來調和之律呂相間損益相生以叶五聲然後高下清濁之節纔能成文而不亂所以說律和聲人聲既和了乃將這歌聲播之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間而為樂則八音皆能諧和而不相侵亂以失其倫序由是薦之郊廟則神無不和奏之朝廷則人無不和蓋以和感和自然之理也以此而教胥子豈有不感化者哉舜之命夔如此

此命典樂之官也。胥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不可以不教而教之，必以樂者以其出乎性情者而感乎性情，以其本諸中和者而養其中和也。直而溫，四句俱以樂貴在內直者教之，溫使不偏于直，寬者教之，栗使不偏于寬，此以樂為輔翼之教也。剛者教之，使不為虐簡者教之，使不為傲，此以樂為戒禁之教也。詩言志，以下是原作樂之本，以及其感通之妙見，樂可以教，胥子意詩言志三句是言聲之所由生，律和聲一句是言聲之所由和，通就人聲上說，至八音處，方被于樂，克諧所謂純如也，無相奪倫所謂皦如也。

卷之二

聖大

也。總是和意，當串說奏之郊廟，則天神格而人鬼享，所謂神以和也。奏之朝廷，則羣后讓而庶尹諧，所謂人以和也。夫神人亦且感格，而况以之教胥子又何中和之德不可成哉。未必如此，繳方足聲音有辨出，乎人者謂之聲，被諸器者謂之音。

帝曰：龍朕聖，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帝舜因伯夷讓龍，遂呼龍命之，說我最疾惡，那小人造為讒間之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傷絕善人，君子所行之事，使不得安其位，行其志。

顛倒邪正，惑亂人心，變易黑白，驚動衆聽，其為治道之害不小，不可不防閑而禁絕之。今命汝作納言之官，汝于早夜之間，出納我之命令，必須仔細詳審，或將我的言語宣布于下，必用心審察，停當果無矯偽蒙蔽之私，方纔傳出，有不當的，還要執奏，或將下邊的言語奏聞于我，亦必用心詳察，停當果無希合巧佞之姦，方纔進上，有不當的，也要斟酌如此，則出納之間，所言皆合于理，矯偽者既無所托，邪僻者亦無自進而讒說不得行矣。

卷之二

聖大

此命納言之官，所以防讒說之害治也。珍行震驚，俱承讒說講蓋，讒說之人變亂是非，不惟傷絕善人之事，抑且傾駭衆人之聽，所以可惡也。然讒說之得行，惟在上命出入之際，得肆其謀耳。故命龍為納言之官，以防之。夙夜二字，只作一勤字看，出納句，無工夫重在惟允句，允而後出者，命令政教審其果出于上意，而無小人夤緣其間，然後布之于下，允而後入者，敷奏復逆審其果出于下情，而無小人依附于內，然後陳之于上，也不必以當理作正講，允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允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尚何珍行震驚之足患哉。敷奏復逆亦謂

朕命者以其皆達于天子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帝舜既分命諸臣各任其職至此又嗟嘆而總告之說

咨汝等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有二人職任雖不同

然所理者都是上天的事蓋天生民而以治理託之于

君君不能獨理而委之于臣苟有一事怠慢一時忽畧

則天工必致廢缺矣汝等都要常持一箇敬謹的心勤

修職業以明亮上天之事做四岳的要敬謹以進賢才

通壅蔽做九官的要敬謹以典禮樂明刑敷政教養

萬民順遂百物出納朕命做十二牧的要敬謹以足民

食安遠近使上天之事一一脩明無有廢墜則我代天

理物之責亦庶幾克盡矣汝等可不勉哉

此總告羣臣而欲其盡職也欽哉與下句一連說言

二十二人或治內或治外或總治或分治皆當各敬

其職以相天事也謂之天工者天責之君君付之臣

則庶官之事即天之事也敬以死之使內修而外寧

綱舉而目張燦然皆有成績則不惟無負于君而亦

不愧于天矣欽亮一意不可分作二樣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比三苗

帝舜命官分治之後即立考課黜陟之法令百官三年

任滿即稽考他在任有無功績以驗其職事之勤惰三

年一考六年再考待至九年滿日然後通考其在任事

績大行賞罰情而無功者罷黜之勤而有功者陞用之

考績于三載固不失于太寬黜陟于九載又不至于太

嚴賞罰大明名實不爽所以朝廷之上政治清明官府

之中職務精覈羣臣各修其業眾功無不庶廣雖乍臣

乍叛如三苗者亦得以考其善惡而分別之善者擇而

留之惡者竄而去之無復向日之負固梗化亦因朝廷

處置得宜自然心誠畏服故也

此記命官之後立法以維持之而并述其效也對上

以治人治法看績與幽明俱以欽亮貫講人情太寬

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于三載時加準省以作其息

黜陟于三考期之久遠以要其成寬嚴得中所以為

善也下二句承此二句來蓋考績黜陟之法行則勸

懲有道有以作臣工勵翼之心舉措得宜可以服遠

人觀化之志內而庶績理之于百官者今則熙然就

緒而內無廢事矣外而三苗本有惡而無善者今則

感慕服從而又善惡之可分外無凶人矣惟其法之

善故其效之大如此此有虞之治所以為不可及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臣于舜禹篇終總敘說帝舜生三十年堯起召于叀
畝之中而登用之後來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過共
有三十年方纔卽帝位在位又五十年乃升遐而計
其壽凡百有十歲此帝舜之始終也

李

幸

教會編卷之一

這一篇是史臣記大禹所陳告于帝舜的謀議故名爲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史臣稽考古時大禹說禹爲舜臣治水成功其文德敷
命既已東漸西被南暨北及敷布于四海之內于是陳
其謀議論以敬承于帝舜欲其保治于無窮蓋好問
好察兢兢保治者帝舜之心也禹之開陳善道正是敬

承帝舜之美意

此史臣敘禹陳謨之由文命二句不平上言其致治
之盛下言其保治之心文命主德化說而實本平水
土定貢賦建諸侯弼疆理中來含政已又民已化之
意見得聖人不以既治爲已足祇承句內亦竊下文
行政化民意說禹陳謨而曰祇承者進言雖在于禹
而好問好察欲保治于無窮者亦舜之美意故禹敘
承之以陳謨也祇字正見得禹青難之恭陳善之敬
當玩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敘德

大禹陳謨說人君以一身總理庶政統治萬民其道最
為難盡人臣受國家委任有輔政長民之責其道亦為
難盡必須為君者真能知君道之難兢兢然夙夜戒懼
務盡為君的道理不敢有一時怠忽為臣者真能知臣
道之難亦兢兢然夙夜戒懼務盡為臣的職業不敢有
一事苟且這等樣上下交脩然後朝廷的政事得以整
飭脩舉而無壞亂之弊天下的人民亦皆從上之令速
化于善而不容自己也若使為君與臣者不知其難而
視為容易或徒知其難而不能自勉則其政事必至于
廢弛民心必至于渙散而何政又民化之有

卷之二

十一

此禹祇承于帝之謨也克艱內當指圖政治民說曰
克艱者不徒知其艱而實能有以勝其艱也政乃又
二句平說俱承君臣來乃字敏字俱重看曰乃者言
必克艱乃能脩治也曰敏者言能克艱則自然速化
也二句不可說效只見得不可不克艱之意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
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舜聞禹陳克艱之謨即應許之說道汝謂君臣克艱
則政事脩治而黎民感化斯言誠然也但為君臣者愚
不能力行耳若信能盡此克艱之道夙夜戒懼而上下

卷之三

十一

交脩將見聞見博而壅蔽通凡有嘉謀嘉猷可以補益
治道者皆得自獻于上而無有隱伏于下者矣四門開
而羣賢進凡有懷才抱德可以分理庶職者皆得效用
于時而無有遺棄在野者矣賢才聚于上而膏澤下于
民雖萬邦之廣萬民之衆亦莫不蒙被恩澤安居樂業
而無有一夫之不獲者矣君臣克艱之效至于如此然
此豈易致哉必須稽考于衆旁求博采人言有善即舍
已以從之初無一毫繫吝的意思夫然後人樂告以善
而善言罔伏也又必廣詢民瘼有鰥寡孤獨無處告訴
的一一周恤保愛不忍虐害夫然後德澤遠被而萬邦
咸寧也又必博求賢哲雖困苦貧賤窮而在下的一一
推舉拔用不至廢棄夫然後多士畢集而野無遺賢也
然此惟帝堯能之觀于衢室之訪是稽衆舍已也其咨
之嘆是不虐無告也側陋之揚是不廢困窮也所以說
惟帝時克夫舜于克艱之事不敢自謂曰能而一以歸
諸堯則舜之克艱于此亦可見矣

此舜然禹克艱之謨因推廣之而歸于堯也俞者然
其克艱則政又民化也允若茲者言君臣信能克艱
也嘉言三句是推克艱之效以見不止于政又民化
而已也註中廣字悉字咸字重看嘉言罔伏則無一

言之不進野無遺賢則無一賢之不用高邦咸寧則無一民之不化此見克艱之效為甚大也稽于衆三句是詳克艱之事以見效之所由致分貼上三句要發得難字意出蓋從善非難而舍己以從之則甚難也今考衆以求其言即舍己以從其善則非忘私順理之至者不能此嘉言之所以罔攸伏也愛民非難而欲無告之民一無所虐則甚難也今無告之民皆施之以惠鮮之恩而不虐則非愛民之至者不能此萬邦之所以咸寧也用人非難而欲困窮之士一無所遺則甚難也今困窮之士亦在所舉之中而不廢則非好士之至者不能此野之所以無遺賢也惟帝時克承上三句說而效自寓于其中曰克者克此三事之艱也觀衝室之問其咨之嘆側陋之揚則克艱之事以盡而克艱之效豈有不臻者哉舜歸之堯者言己未能如此也曰虐曰廢非必暴虐廢棄之但哀矜憐憫之心一有不到處即是虐之廢之也○天下有三脈不過言路與賢路與民情人君之心一有不正則三者之脈便有所梗而不通最可畏也稽于衆是不徇一己之見必盡衆人之同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

者輕若己未善而舍之無所係各人有善而從之不待勉強此非聖人大公無我忘私順理者不能人而謂之無告人君豈欲虐之然而四海之廣萬民之衆而吾耳目所不及心思所不到有受其不便者非予虐之而誰也聖人通天下為一身于人之疾痛疴瘵無不有以曲體之斯謂之不虐無告得所則無有不得其所者矣賢才何為專指困窮蓋難進者士之節難合者士之道苟上無求士之誠則有階者進困窮者廢安得野無遺賢也故人君之求士甚于士之求若凡巖穴山林有晦跡而未為人知者吾必舉之困窮不廢有階者可知矣此三言者堯舜之心法也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帝舜既以克艱之事歸之于堯伯益遂從而稱贊之說道美哉帝堯之德廣大而無外且運行而不息所以變化之妙有不可以一端形容者自其德出于自然而無所勉強乃謂之聖自其聖妙于無迹而莫能測度乃謂之神自其剛毅能斷凜然可畏者言之又何其武也自其英華宣著煥然有章者言之又何其文也將以為聖而又見其神將以為武而又見其文堯德廣運可謂極

盛而無以加矣是以皇天眷顧其德保佑命之使他盡
有四海之地尺地莫非其有為天下之君一民莫非其
臣焉夫堯以盛德得天如此則所謂克艱厥后者信乎
為堯之能事也

此益因舜以克艱歸堯而因贊堯以勉舜也廣是無
一理之不備如天之溥博而無外運是無一息之或
間如天之行健而不息二字串講不平聖神文武承
廣運來惟其大而能運是以變化不測不測者聖德
隨時變化無一定之體在人隨所見而名之耳聖以
不思不勉而形迹之渾化者言神以無方無體而心

卷之二

六

思之莫及者言曰聖曰神則廣運之德妙于無迹矣
武以端莊嚴肅凜乎其可畏者言文以經緯有章燦
然其不祕者言曰武曰文則廣運之德彰于有象矣
皇天三句承上說眷命句虛下二句即眷命之實奄
有四海命之以祿也為天下君命之以位也上三句
言堯之盛德下三句言堯之大業堯以盛德而致大
業如此則可見克艱之事惟堯能盡而克艱之效亦
惟堯能致矣帝紹堯而治可不思克艱以承其眷乎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禹因伯益贊美帝堯之言遂發明天人感應之理說道

凡人行事若能順道理而行天必降之以福諸凡吉慶
的事都集于其身若或違背道理而行則天必降之以
殃諸凡凶禍的事都集于其身就如影之隨形響之應
聲一般斷斷乎其不差謬故帝堯有廣運之德斯受皇
天之眷正所謂惠迪吉也天人感應之理豈不昭昭乎
此禹深言天道以終不可不克艱之意所以責難于
帝也蓋有感于益之言而發益言天眷命堯以勉舜
故禹遂言天道可畏以警之惠迪從逆以克艱貫兼
君臣在內吉凶亦就政又民化言惟影響者言順道
必吉反道必凶此乃福善禍淫之決然猶之表立而
影隨聲出而響應不可易也然則君臣其可以不克
艱哉

卷之二

七

益曰吁戒哉微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臧罔違道以干百姓
之譽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伯益聞禹陳克艱惠迪之讓將推廣其志以告帝舜恐
其聽之未審故先嗟嘆說道天位至重保守為難帝其
戒之哉如今四方雖是太平無可憂虞的事然亂每生
中極治而變常發于不虞當這時節正要常常儆戒為
制治保邦之計不可自謂治安便息敬畏也然所當儆

戒者何事蓋承平日久法度易至廢弛必須脩明德業使人知所遵守不可失墜太平無事人情易流于逸樂必須愈加勤勵不可遊于安逸不可淫于宴樂賢人君子既知其可用須一心信任他勿使小人間阻儉邪小人既知其當去須決于屏斥不可少有遲疑凡謀為的事務心裏或有疑惑未安的這叫做疑謀切不可苟且成就凡百志慮必須正大光明理順而心安者然後可成之至于刑賞予奪都有箇公正的道理不可違背了正理而屈法徇情以求百姓的稱譽尤人好惡從違都有箇本然的公心不可拂了天下人的公心而任情好惡以遂一己之私欲自此以上八件事都是當做戒的事人君若能朝夕以此為戒內而無怠于心無一念之不做戒外而無怠于事無一事之不做戒則治道益隆太平可保不但中國之民服從而已遠處方四夷在荒服之外者亦莫不聞風向化稽首而來朝矣做戒無虞其效如此

此蓋因為陳克艱惠迪之謀而推廣其所陳之義也無虞承上文命四敷說做戒即下八者之事罔字勿字俱是做戒意句句要緊無虞出來法度在政治上說這就身上說樂就心上說蓋無虞之世時方晏安

鮮不以法度為可弛而逸樂為無害者故戒其開失開遊罔淫也任賢二句以進君子必專退小人必果立說蓋無虞之世君子雖和于朝而小人每伺其間使人主少溺宴安鮮有不疎君子而狎小人者故戒之以勿貳勿疑也疑謀二句一正一反看疑字正對然字蓋志者方物出謀之地也疑謀而欲成之則意見偏邪而心體不光明矣無虞之世人君每便于因循而怠于遠慮故戒以疑謀勿成而欲其百志之惟然也罔違道云者蓋道之所任有皞皞而民無能名者無虞則志自滿而好名之心勝故戒之也罔哂百

說云者蓋欲定所在者便于君而不便于民者無虞則修奉生而適己之念重故戒之也欲字在好惡上說若貨色遊田則上文逸樂中已有了此八者皆做戒之目也無怠者欲其思之勤而無一念之不做戒無怠者欲其行之力而無一事之不做戒此做戒之功也能做戒于此則克艱惠迪之道無不盡由是而至于四夷來王則政久民化不足言矣此做戒之效焉曰敷言命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條正德刑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備之以九歌俾勿壞

大禹因伯益陳儆戒之言遂歎美之而告帝舜說伯益所陳儆戒無虞的言語于君德治道甚有關係帝當留神思念之不可忽也蓋為人君者固貴乎有德然所謂德者非徒在諸心而已惟當見之于行事之間使政無不善纔是實德而所謂政者又非徒爲法制禁令而已在乎爲百姓興利造福使民無不安纔是善政然所謂養民之政何如彼水火金木土穀這六件都是天地自然之利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但其中容有太過不足處必須一一爲之整理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不足使六者無不脩六者既脩民生始遂不可逸居而無教于是他明倫脩禮義以正其德教他作升器通貨才以利其用又教他勤生業節用度以厚其生將這三件事一一爲之區畫行之各得其宜處之各當其理使三者無不和合這六者與三者總叫做九功既以脩和則養民之政莫不各有成功一順其自然當然之理而不至于錯亂矣九功既敘則民皆利其利而樂其樂莫不形之于歌詠之間矣然始勤終怠人之常情安養既久怠荒易作則已成之功能保其久而不廢乎故當有以激勵之百姓有勤于府事的則以善言獎勵之使其知所勉有怠于府事的則以刑罰督責而懲戒之

使其知所畏然又恐事出于勉強者或不能久故復勸之以九歌就把百姓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百姓歡忻鼓舞趨事赴功脩者常脩和者常和前日之成功得以永久而不至廢壞則養民之政曲成而不遺矣凡此皆保治之道帝之所當深念者也夫養民之政至于惟敘惟歌即伯益所謂無虞也而必保其治于勿壞即伯益所謂儆戒也禹益之言其互相發明如此

禹因益推廣其言故美其當念而以已意足之德惟善政以下乃禹克艱惠迪之本旨也通節只作保治之意看不可以致治保治平分德字泛言養民內含下文意惟字在字當玩曰惟者德與政猶二也在者政卽在此也二句泛論治道以啓下意惟修惟和就

用功說惟敘惟歌就成功說六府者天地自然之利惟修則過者有所制不及者有所助因自然之利以養之也三事者在人當然之事惟和則事與理而不悖民與法而相安因當然之事以養之也九功曰惟敘則不汨陳以亂其常而養民之功成九敘曰惟歌則民之享其利者莫不歌詠以樂其生而養民之化洽矣然猶慮夫功成之後而怠心易生也故勤者則

戒喻休美之怠者則督責懲戒之猶慮夫激勸之機有限也乃以前日之九歌而勸之以其出乎人心者而感乎人心使修者常修和者常和而不至于廢壞也使字要講上之人致其然不可講民自然勿壞此節念哉斷下正言儆戒無虞之道乃所以念之者夫德以立政則政之乂可知民得其養則民之致德又不待言矣克艱惠迪之道至此寧復有餘蘊哉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舜因大禹陳說養民之政遂應而許之說道汝謂政在養民而已成之功當保之于勿壞此言是也但保治

卷之十

十二

國我所當為而成治實汝所由致往時洪水為災天地皆失其職萬民不得其所如今水土既皆平治上天亦得以成遂其生物之功于是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相資為用信無一件之不修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各當其理信無一件之不和而養民之政成矣不但今日之民蒙被其利雖萬世之後猶將賴之這都是汝治水經理的功績非他人所能與也夫天下事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我豈不思所以保之哉

禹雖汲汲于六府三事之修其實當時府事已脩和了故舜推其功以美之地平天成申說原府事允治

之由萬世永賴即賴此允治若府事垂澤之遠實重

在府事句時字亦指此句言大意言洪水為患地不

得其平矣天何自而成乎天不成矣府事何由而允

治乎今則懷襄之害除地既平矣而後生物之功著

天斯成焉是以六府則惟修五氣順而百穀成皆節

宜于天地之內也三事則惟和民性復而民生遂皆

休息于天地之間也然豈惟一世賴之萬世資六府

以有生則賴此六府之修資三事以有養則賴此三

事之和而與天地相為終始也夫養民之功成于當

時垂于後世如此是誰之功哉惟汝隨山濬川有以

卷之十

十三

戮天地于平成故有以垂府事于永賴天下莫與樂

功而予之嘉乃丕績者凡以是耳其在今日豈可忘

其艱難而玩忽之哉克艱惠迪之道信當相與以圖

之矣末須補此意方完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老期倦于勤汝惟不

怠總朕師

帝舜欲禪位而羣臣之功無過禹者遂推美其功呼而

命之說道來汝禹聽我之言我必受堯禪居此帝位三

十有三載過于老而及于期血氣已衰倦于勤勞之事

汝當朝夕勉力不怠以總率我之臣民此命之攝位也

此命禹攝位之事與上條不相屬不意作他處說與
勤字對看師字指民言六下節民不依民懷相應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一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
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
念功

大禹因奔命他攝位不敢自當乃讓與臯陶說道攝位
重事須是德隆望重為民心所歸者乃可當之我的德
甚淺薄民不依歸豈能勝此重任羣臣中惟臯陶能勇
往力行以布其德他的恩德下及于民被其澤者甚眾
黎民皆感戴而懷服之命之攝位斯為允當帝欲為天

下得人當以此人為念不可忘也且我之讓臯陶豈簡
然而已哉我嘗思念堪此重任的惟在于臯陶如今要
奪了他別求箇人在朝之臣豈未見有過于臯陶者我
不但顯然稱道的在于臯陶實是發自本心所深信而
誠服者亦惟在于臯陶反覆思之終無可易惟帝深念
其功而使之攝位必有以副帝之托而不孤天下之望
也夫攝位重事也而禹之推讓臯陶諄切如此蓋聖人
之心惟欲為天下得人而已豈有一毫私己之念哉
此禹之讓于臯陶也居位在于得民而德者得民之
本故禹自言其德不勝任民不依歸以辭總師之命

李

十

李

五

罔克者不能堪攝位之命也民不依承說俱作已然
看此正禹之不矜不伐處也道種德就用刑上說道
字正應不怠意德乃降帶下句民懷就罔于予正說
三句竊下文文明刑弼教民協于中意講曰種德則與
罔克者異曰民懷則與不依者異念哉即念此種德
民懷二者而使之攝位也念茲四句是言已反覆思
之而不可易以見其可念意重釋茲允出二句上觀
註固字亦字可見俱以種德民懷貫念之固在臯陶
而舍之亦在臯陶是反之于已參之于人而臯陶不
可易也名言固在臯陶而允出亦在臯陶是處之于

心宜之于口而臯陶不可易也念功即上念哉
念茲四句意講功即種德民懷之功非有二樣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勸
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帝舜因大禹以攝位讓臯陶遂呼臯陶而稱美之說道
人君之為治固有政令以正人之不正但不能使人皆
不犯惟此臣民眾庶都循理守法無或有干犯我之政
令者這是何故蓋由汝作士師之官能明于墨劓剕宮
大辟五等刑法輕重出入一一精當不差使人皆畏刑
遠罪以補助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倫之教不至

于死而不可期。望我至于化行俗美之治而後已。故始初百姓不親五刑不遜。雖不免于刑。然汝之心豈忍于殘民之生哉。只是要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使人人皆遷善改過。至于無刑之可用。而後其心始慰也。所以民皆感化相親相讓。合于中道。無有越禮犯分之人。自然不陷于刑辟。而向之期于無刑者。今果遂其所願矣。凡此皆汝明刑弼教之所致。乃汝之功績。我之所深念也。汝當于此益加懋勉。無替此心。始終如一可也。

此舜推美皋陶以見皋陶之功非無可念而莫踰于禹也。惟茲臣庶二句。提起明于五刑三句。一氣說刑。

卷之十一

十一

期無刑句是說他用刑之本心。民協于中。應陶于子。

正說蓋言五教雖敷于天下。而民或有不從者。惟汝

明于五刑之中。以輔五教之所不及。期使斯民無不

親不遜之習。而予得以觀至治之成也。是五教不從

之日。雖不免于用刑。而即汝明刑弼教之心實所以

期至于民之皆化。而無刑之可用也。由是民皆相親

相遜。協于中。道治以成。而刑以措。所期者。於是乎遂

矣。此非汝明刑弼教之功。而何哉。時字指民協于中

問于予。正說懋哉者。欲其無替此心也。明于五刑四

句。應上節。邁種德。民協于中。句。應上民懷當玩。○大

格三綱五常。乃天理民彝之大綱。而治道之本根也。

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其義刑

義殺。雖或至于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

而天下。豈然不敢肆意于為惡。乃所以匡直。輔翼而

若。其有常之性也。是則所謂弼教者也。有違教而後

有明刑。刑之明。欲其無違教而已。教行而刑安所用

之。纔曰弼教。則知非常用之器。而要以無刑可明。始

為盡職。故曰刑期于無刑。此皋陶之本心。非舜不能

知。非舜不能言。好生者帝之德也。涵育之久。洽于民

而民無不化。以帝之心為心者。皋陶之德也。邁種之

久。降于民而民無不懷。臣守法。故在皋陶曰明刑。君

行意。故在帝曰好生。至于無刑。則未嘗不歸于好生

也。

皇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

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皋陶因舜美其功。乃歸功于舜。說民協于中。非臣之功

皆本于帝德所致耳。蓋帝之德。盡善盡美。至精至粹。無

一毫過當差失的。去處臣請一言之。且如為人上者

或煩苛瑣碎。則下人無以自容。而帝之臨下。則平易簡

餘無有煩瑣的氣象統御衆人者若性太急躁則衆人
 易至擾亂而帝之御衆則從容寬裕無有急促的意思
 罰有罪的人惟止他本身更不累及他子孫至于賞有
 功的人則不止他本身必與之爵土以遠及其後世人
 有陷于不知而誤犯刑憲的是無心之過也每量情以
 恕之其罪雖大亦從寬貸若有明知故犯的是有心作
 惡也則盡法以治之其罪雖小亦不輕恕其原情定罪
 或有可重可輕在疑似之間者惟從輕以處之而常過
 于寬至若論功行賞或有可輕可重在疑似之間者則
 從重以賞之而常過于厚又有一等罪人法可以殺可
 以無殺殺之則彼似無罪不殺則我爲失刑帝則以爲
 與其枉殺了無罪的人寧可姑全其生使我自認失刑
 之責這等仁愛忠厚之至真與天地好生之德一般帝
 有此德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深入于民心天下之人無
 不愛慕感悅興起于善自不干犯有司的法度豈待臣
 之明刑弼教而後能成協中之治哉
 此卑陶之歸功于上也罔愆謂盡善盡美無過不及
 自臨下至不經皆詳罔愆之實也下就臣言簡則無
 叢勝之愆矣衆就民言寬則無苛急之愆矣罰弗及
 嗣則疎者可知賞延于世則親者可知宥過無大則

小者可知刑故無小則大者可知此四句乃刑賞之
 定者仁厚行于法之中初非過于忍亦非過于愛也
 何愆之有罪疑惟輕對罰弗及嗣看疑則未必可輕
 而輕之所謂罰疑從去也功疑惟重對賞延于世看
 疑則未必可重而重之所謂賞疑從與也與其二句
 對宥過二句可以殺承刑一邊可以無殺承宥一邊
 曰與其曰寧見聖人不得已而善處之道四句乃刑
 賞之疑者仁厚溢于法之外固非過于薄亦非過于
 厚也何愆之有好生總上十句而言罔愆意自其
 純粹無疵而言則曰罔愆自其涵育生成而言則曰
 好生非有二也臨御之寬簡即造化發育萬物之真
 心刑賞之忠厚即造化生成萬物之妙用是以流行
 洋溢深入于民心也洽民心即厭飽乃德之意不犯
 有司者上好人之生民亦自好其生自然協于中道
 而罔于予正也卑陶以民之不犯由于帝德之罔愆
 蓋不敢以種德民懷之化自居不敢以明刑弼教之
 功自任古大臣善則稱君類如此○聖人之心涵育
 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
 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
 私恩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

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平而涵育養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正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而無所忌則不惟見暴者無以自伸而奸民之犯于有司者日衆亦非聖人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舜因臯陶稱頌其德又申言以歸美于臯陶說道民不犯法上不用刑此固我心所願欲者而未必其能遂也今我欲民不犯法而民果不犯我欲上不用刑而刑果不用使我得遂其所願以臻于至治教化流行而四遠就如風之鼓動萬物無遠無近莫不靡然順從者皆由汝能明五刑以勸五教故民莫不從上之化至于若是耳這是汝之休美有不可得而辭者使非汝則我好生之念雖切亦何能達洽于民哉要之舜歸美于臯陶而不知好生之德實所以清醇教之源臯陶歸功于舜而不知弼教之功實所以達好生之用此虞廷之相讓所以為不可及也

此帝申美臯陶之功也欲字提起俾予從欲二句一氣說下風動即從欲以治處民不犯法上不用刑而

四方順治從風而靡是能體予之心而如所願欲以治也惟乃之休包上明刑以新教種德以懷民期于平治期于無刑說此正不以罔愆之德自居而歸美于臯陶也

帝曰來禹治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帝舜雖稱美臯陶之功而攝位之命終當歸之于禹故又申前意以命之說來汝禹昔日洪水為災逆行況濫為天示儆戒于我當是時汝嘗奏說這洪水當如何濟決當如何疏導後來見汝行事一一都如其所言信而有徵到如今果然地平天成府事允治而大功克就此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然常人于成功之後未免有滿足自恕之心汝雖為朝廷立了許多的功績然觀汝之在國則荒度土功敷布文教一念祇承孜孜焉未嘗少怠觀汝之在家則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凡事省約兢兢然未嘗少縱自視款然惟日不足初無一毫盈滿之心寬假之意此亦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然汝雖不自矜夸其能而其能之實有不可掩

者天下的人自然敬服誰與汝爭能汝雖不自謙入其功而其功之實有不可掩者天下的人自然推讓誰與汝爭功夫汝德冠羣倫功蓋天下如此我因此懋汝之盛德嘉汝之大功知天命人心咸歸于汝之身而不能外汝後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以爲天下臣民之主今日總師之命豈可得而辭哉

此舜因禹以功德推皋陶故特舉禹之盛德大功言之以見非皋陶所及而攝位不容辭也言之信者謂之允業之就者謂之功始焉敷奏以觀其蘊而禹則能踐其言既焉試功以考其成而禹則能有其功是

其功過乎人故曰惟汝賢人于功成之後滿假之心易生必怠而不勤後而不儉惟禹克勤克儉無一毫滿假之意是其德過乎人故又曰惟汝賢不自滿假繫帶克勤克儉說不必落下一層假字訓做大字滿者自足假者自大也汝惟不矜四句二惟字猶雖字矜者挾之以自高伐者誇之以示人也能即克勤克儉功即成允成功莫與爭者言汝雖不矜不伐而功能之實自不容掩故人心服之不暇而自莫與之爭也予懋乃德二句又深一步看言汝之功能不惟服乎天下而予亦服之也懋者盛大其德不敢以一善

目之嘉者深嘉而樂與之也不可以上汝賢句就爲懋嘉層數在躬者帝王相傳皆有盛德大功者以相授受禹有是功德則知曆數不能外也見元后必當終陟而總師之命不容辭之意此節與禹讓皋陶節彷彿照應有釋茲允出意在內當細玩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舜將傳位于禹遂授他治天下的心法說道人只是一箇心但其發于形氣之私的叫做人心發于義理之正的叫做道心如耳欲聽聲音目欲視美色又如順意的便喜逆意的便怒這都是人心此心一發若無義理以

節制之便流于邪惡而不可止豈不危哉如當聽而聽當視而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各中其節這便是道心道道心人皆有之但爲私欲所蔽纔覺發見又昏昧了所以微妙而難見耳人心道心二者雜于方寸之間若不知辨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天理之公平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所以治心者要于吾心念慮萌動的時候就精以察之看是人心看是道心分別明白不使混雜既精察了就要克去了人心專一守着道心使常爲一身之主而不爲私欲所搖奪夫既察之精而又守之一則方寸之間純是天理凡百事爲自然合着正當的道

理無有太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蓋天下之治皆本于心而端本之學正心爲要故舜之命禹丁寧告戒如此

此與下節皆告之以治天下之道而此只言存心出治之本也人心道心俱就已發上言心一而已由其發于形氣者謂之人心人心未全是私但易私而難公外物得以引之而入于邪攻取得以誘之而墮于惡新熾則過之而難爲功已放則挽之而難爲力何其危也由其發于義理者謂之道心道心固是不泯的但難明而易昧或見于神清氣定之時而其覺其

機或動于物交事來之頃而其覺其隱微之固可以存蔽之則隨以滅何其微也危微之介間不容髮揮之少有不精則理欲混淆中道亦淪于晦故欲其惟精精者察之詳辨之審孰爲人心孰爲道心就人心中理出道心來不使有一毫之雜也守之少有不則理動于欲此中未免搖奪故欲其惟一者志向既專操守極固所守只是一箇道心不二以二不參以三也由是危者安微者著自人心而收之孰非道心自道心而擴之孰非中道吾心之內信能執此至當不易之理而推之以運萬化以達萬變者不過出

其精者以措之而已矣安有過不及之慮哉中道之用上說其實屬于心所以謂存心出治之本工夫全在精一上此句最重允執從上帶下無甚工夫此節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上文帝舜既授禹以存心出治之本此又以聽言處事之要告之說道人君聽人的言語必其言之歷歷有據本于古人之格言則聽之可也若無所考據虛空聽虛說出來的這是無稽之言若聽了這樣言語必然淆亂國是妨害政事汝宜絕之以勿聽焉人君用人之謀畫

與其謀之曾經咨訪合于衆論之固然則用之可也若是不加咨訪獨任己見發出來的這是弗詢之謀若用了這般謀畫必然拂逆人情違背公論汝宜拒之以弗庸焉此二者聽言處事之要也此告以聽言處事之要也蓋中無定體隨事而在言猶于古則有已然之中在焉謀合于衆則有同然之

者無非中矣此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也言與謀俱
就在人說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君何哉后非衆罔與守邦欽
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
興戎朕言不再

帝舜命禹攝位既反覆教戒之至此又深做之說道君
之與民分難相懸而道實相須彼人君至尊人但知其
可畏也自我觀之天下之可愛者豈非君乎下民至微
人皆以為可忽也自我觀之天下之可畏者豈非民乎
如何見得君之可愛蓋天下百姓至衆皆仰賴大君在

上為之親御維安其生若無君則衆皆渙散而無主
衆困若者誰與賑救相爭相害者誰與管理將何所仰
戴乎此君之所以可愛也如何見得民之可畏蓋人君
以一身而統馭萬邦全賴衆百姓歸依擁護纔安其位
若無民則一人孤立于上要財用誰來供給要役使誰
與出力將何以守邦乎此民之所以可畏也然則人君
是此可愛之位治此可畏之民其可不敬之哉必兢兢
業業慎守其所居之位可也慎位何如蓋中道之在吾
心固至善之理而可願欲者也必惟精惟一勿聽勿庸
敬脩其所可願欲之理凡存于心發于政者務使有善

而無惡有可欲而無可惡然後人心永戴而天位常安
也苟不能修可願所行的事都悖了百姓之心使四
海人民困苦窮極不得其所則何時戴后者將轉為怨
嗟向時守邦者將轉為離叛人心既失天命難保人君
所受于天之祿亦永絕而不可復矣豈不深可懼哉舜
之告禹至此盡矣猶恐禹之固辭也又說道言發于口
利害所關或生出好事也因這言語或興起戎兵也因
這言語言不可苟如此今我命汝之言蓋已詳審而不
苟矣豈容更有他說汝當受命以攝位勿復辭遜也
上告以內外相資備乎治道此告以君民相須當盡

治道末二句又申其攝位之命不容辭也可愛可畏
泛言衆非元后二句正詳所以可愛可畏之實欽哉
句承上起下之詞慎乃有位即欽哉之實而敬脩可
願又慎乃有位之實也可願即指中道之在吾心者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所以謂之可願敬脩包惟精惟
一勿聽勿庸在內能慎位則可愛者益見其可愛可
畏者不見其可畏矣四海困窮上要補不能敬修可
願而不善生于心害于政意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則
民益見其可畏而君豈見其可愛哉惟口勿泛論人
之言或致天下之福或召天下之兵以見其所係之

重朕言不再謂其言之不易欲其無事于再辭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
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儀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諾

禹承帝舜攝位之命想辭不獲乃不得已而求決于神
說道攝位大事不可專主于人謀今在廷之臣有功者
甚多請一一卜之于龜視其卜之吉者而命之可也帝
舜說國有大疑固用卜以決之然占卜之法必先斷定
其志之所向或可或否自家心裏先有箇主張了然後
命之于大龜灼而卜之以驗其吉凶今我命汝攝位之

志已先定于心無所疑慮謂功惟汝賢德惟汝賢而測
謀于衆人亦同以爲然其與爭能莫與爭功是人心同
矣夫鬼神之禍福亦視人心之向背何如今人心既無
不歸屬于汝是以鬼神依順而驗之龜筮已自協從矣
又何用取羣臣而枚卜之乎且占卜之法一得吉兆不
必再卜今鬼神既依龜筮又從又何須重卜以求吉乎
禹到這時節理盡詞窮無可解說但拜手稽首至地懇
切遜避以示終不敢當之意帝舜因禁止之說道攝位
之命惟汝相應汝不必屢屢固辭以違神人之意也
舜言人事已盡故禹復以天命辭之枚卜功臣者言

不但如華陽選種之德福教之功而凡有德之可憐
有功之可嘉者亦當卜之也功字包德字在內如惟
帝念功之功字惟先蔽志所謂謀及乃心也昆命元
龜所謂謀及卜筮也此泛言官占之法朕志先定者
懋乃德嘉乃不績真知汝之可以攝位所謂汝則從
也詢謀僉同者莫與爭能莫與爭功皆言汝之可以
攝位所謂卿士從也鬼神其依在龜筮上見當一氣
說所謂龜從筮從也朕志二句屬蔽志鬼神二句屬
命元龜人謀鬼謀皆無不合則禹之攝位斷不可易
而不必于枚卜矣卜不習吉亦以占卜之法言與惟
吉之從可應言龜筮協從卜已言矣又何用更求其
吉乎固辭內兼朕德罔克枚卜功臣二意惟汝諾者
盛德大功曆數已有所屬人謀鬼謀幽明已無不從
則夫居可愛之位臨可畏之民而盡內外相資之道
惟汝可以勝其任也德宜于位之謂諧曰惟者見非
他人所能與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帝舜命禹攝位丁寧懇切禹既不得終辭乃以正月一
日受攝位之命于帝堯之廟蓋舜之天下原是帝堯所
傳今舜以天下傳禹而禹受之則不得不祭告于堯在

舜則告其終在禹則告其始也既行受命之禮由是總率百官攝行庶政與天下更始就與帝舜始初受堯之命攝位行事一般蓋堯舜禹相授嗣一道故其事亦無不同如此

此禹受攝位之命也正月二句是受天下于人必告其所從受率百官二句是受天下于人必循其所當行必以正月朔旦者人君體元居正故重元也受命與受終不同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堯一無所與受命者但受攝位之命舜未必盡終其事也如征苗之命猶出於舜蒼梧之狩舜猶行之可見率百官只是總臨羣臣意若帝之初即親象祀神親臣事也不可指巡狩在內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當舜之時有苗之君負固不服舜乃命禹率師征之先嗟嘆以命之說道方今天下溥海內外皆已無虞惟是君苗之君不循我的教命稔惡不悛罪不可赦汝當躬率六師往正其罪禹承帝命乃徵召眾諸侯以兵來會

堯無知的有苗之君昏昧迷惑不知恭敬侮慢他人自以為賢反背正道而不由凡所行的都是無道之事敗壞常德而不修凡所行的都是失德之事懷材抱德的君子本所常用也却乃擯斥疎遠而使之在野讒佞凶惡的小人本所當遠也却乃親信任用而使之在位用舍顛倒政事乖謬由是下失民心棄之而不保上失天心降之以災咎有苗之罪為天人所共棄如此帝乃命我征之故我以爾眾士奉帝之命以討伐有苗之罪眾將士務一汝之心同以奉辭伐罪為念不可少有疑貳齊汝之力同以奉辭伐罪為事不可少有遲縮然後戰無不勝攻無不取而能成除暴安民之功也汝眾將士可不勉哉

此記禹攝位所行之大事也惟時惟字重看言四方無虞稷化惟有苗也蠢茲以下皆朕命之實昏迷句以處已言侮慢句以待物言反道句以行政言君子二句以用人言民怨天怒總承奉辭即惟時有苗二句之辭也

三苗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蒲招損謀慶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有罪引惡感我凡管職齊備亦尤若至感神矧茲有苗禹拜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征有苗兵臨其國已三十日而苗民猶恃頑負險違逆命令未肯服從當時伯益隨禹出征見師旅久勞于外欲勸禹罷兵乃贊助一言于禹說道苗民之頑與其加之威不若化之以德蓋惟德可以感動天心雖是冲漠無朕至為高遠而此德之所昭升實無遠而不到比之用威尚力自不同也大凡盈滿者必招損傷謙虛謙定受利益道箇乃天道之自然如日中則昃月盈則

卷之三

三十三

盈就是滿招損的道理陽消必長陰微必盛就是謙受盈的道理乃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知天道之自然則今日之事惟當謙以脩德而不可自滿以伐人矣昔帝舜初在微賤之時曾耕于歷山而往于田此時他的父親瞽瞍惑于後妻少子之言常欲害帝舜自以不得父母的歡心悲怨思慕日日呼昊天而號泣又呼父母而號泣雖是他父母不慈然帝之心只說父母豈有不是處還是我為子的孝道未盡皆自認以為己罪自引以為己惡不敢有一毫歸咎父母之心只是敬脩他為子之事在瞽瞍面前變變然莊敬戰慄愈加恭謹不敢少懈

終被他孝心感動了瞽瞍也歡喜信順化而為慈矣夫瞽瞍頑父也尚可以孝感今有苗雖頑民也獨不可以德化之乎然不但人心可以誠感便是鬼神至幽無形與聲若能致其誠敬以事之則鬼神亦將感通洋洋乎來格來享矣今苗民雖頑亦人類也又豈有不可以誠感者乎誠能綏之以文德而懷之以至誠彼苗民者將不感而自服矣又何必勤兵于遠哉夫伯益勸禹罷兵脩德真可謂盛德之言矣故禹即拜而受之深以其言為是就依他的言語班師整旅以歸京師帝舜亦有感于伯益之言于是弛其威武大布其文命德教而不復

卷之三

三十三

以苗民之順逆為念這時節朝廷清宴恬然無事惟有執干盾的與執羽旄的雍雍然相與舞于東西兩階之間而已但見德化所被無遠弗届從禹班師之後纔七十日而有苗已回心向化羣然來格伯益脩德之言至是驗矣夫苗民一也以兵臨之則不服以德感之而即來可見服遠之道惟在內治之修而虞廷雍容太和之景象千古之下猶可想見矣

自惟德動天至有苗是益歷著遠人有可格之理而欲禹還兵脩德班師以下則史臣記還兵脩德之事與夫遠人歸化之期也德就發于政治者言含偃武

黃威意遠牛指天言惟天爲大蕩蕩乎其廣遠而德之流行則無遠而不至非若威之有所及有所不及也夫德可以動天則亦可以動人而德之當修見矣下天道人事鬼神三段皆推明此意見不可不還兵而修德也蓋天道之可信不若人事之易見感乎明之易不若感乎幽之尤難故歷推而言之當一步深一步看滿損謙益只以陰陽之理泛言蓋進而得夫既生之數者謂之滿然陽之盛者必微而陰之極者必變故曰滿招損退而得夫未生之數者謂之謙然陽之裨者必長而陰之裨者必盛故曰謙受益時乃

卷之三

三五

天道者盈虛相禪消息相乘固命之流行而不容已亦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知天道之自然則當謙以修德而不可自滿以伐人矣帝初于歷山至引愿言聖人慕親之切祇載二句言聖人事親之謹誓亦允若句看重夫誓頑父也可以誠孝格之則苗雖頑民也獨不可以德化格之乎至誠就平時脩德出于至誠說不必指祭祀矧玆句只帶此句言之蓋神明至幽也既以至誠感之則苗亦人也獨不可以誠感乎三段意只是要還兵脩德之意班師振旅是禹感于益之言而假武誣敷文德是帝感于益之言而修

文文德如仁漸義靡禮陶樂淑之類誣敷者非有加于前日也但前日已敷今日又敷故曰誣敷耳舜于羽是虞廷常儀偶因有苗來格之時而指其一專言之雖亦文德中事而文德之實不盡于此也七旬從班師日計起上言三句著其久也此言七旬著其速也史臣記之以形容有虞之德而亦以見益還兵修德之言爲可驗耳

卷之三

三五

舉朝謨

這一篇是史臣記臯陶所陳于帝的謀議故名爲臯陶謨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稽考古時臯陶會陳謨于帝舜說道人君不患臣言之不盡惟患已德之未脩爲君者誠能躬行實踐以脩其德實以明哲自期而無一毫虛假間斷則其臣知君必樂于聞善而所以爲之謀者有知必言有言必盡剖心

相告

卷之三

三

相告無有隱匿而不明者矣又知君必樂于聞過而所以弼其失者一俞一吁一可一否同心共濟無有乖忤而不諧者矣若人君不能脩德或脩德而未實則臣下不免望風順旨欲進一言恐君未必能聽欲諫一事恐君未必能容尚何謨明弼諧之有哉然則人君欲臣下之盡言不可不勉以爲納忠之地也當時大禹同在帝前有昧臯陶之言深嘆以爲然又問迪德之義其詳如何臯陶對說美哉汝之問也人君一身乃萬化之原必兢兢業業謹慎以脩其身凡一言一動皆深思遠慮務求至當爲長久之計不敢輕易苟且取便于目前遠

纔是允迪厥德由是自身而推之衆則九族之親屬化于其德莫不以思相厚以禮相序而家可齊矣自身而推之國則羣臣之明哲者感于其德莫不勉勵以輔佐之而國可治矣不特如此又自家國之近可達天下之遠使天下無不平者亦在此脩身思永上推之耳豈有他哉禹以臯陶所陳爲盛德之言遂屈已而拜之說道汝言甚是直爲君者之所當知也

迪德內含下文修身思永仁智意謨明弼諧俱就臣說謨者陳其善弼者匡其失蓋人君迪德則有受言納諫之地故臣之所謨者無不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所弼者無不諧以柔濟剛以可濟否也此與下

相告

卷之三

三

庶明勵翼意相應都以下乃臯陶推廣以答大禹者慎字貫修身思永言修身者言必求其寡允行必求其寡悔也思永者言思世爲天下則行思世爲天下法也正是允迪厥德工夫修身思永不平思永亦在脩身內當一連說下惇敘三句無工夫只承脩身說茲字正指脩身思永而言脩身思永允迪之義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不特謨明弼諧而已故曰推廣允迪謨明之義俞者然其脩齊治平之言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知

人則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政必平強
堯何運乎有苗何長乎巧言令色孔壬

舉陶既陳脩齊治平之讓後推廣其未盡之旨先歎美
說道人君為治之道其大者只有兩件一在于知人一
在于安民益人之才德有大小心術有邪正若知之不
明則用舍失當何以任衆職而興事功所以要知人萬
邦黎庶皆賴大君為主若安之無道則民心離散何以
固根本而食邦家所以要安民禹聞皋陶之言因嗟嘆
而未汲然之說道如汝所言既要知人又要安民這兩
件都兼舉而無缺不但尋常的人便是帝堯之聖猶且

陳卷之十

末

難之蓋人蔽其心不可測度知之固未易也若使為君
的果能于人之賢否一一都鑒別不差則睿智所照將
與日月而竝明何哲如之以是用人才必能使才稱其職
德稱其位矣豈有不宜者乎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安之
固未易也若使為君的果能于天下的人都使之各得
其所則恩澤所及將與雨露而同潤何惠如之由是萬
邦黎庶必皆愛之如父母戴之為元后矣豈有不懷者
乎夫為人君者愚不能知人安民故不善之人皆足以
害吾之治而可慮者既能哲以知人而又能惠以安民
二者兼盡如此將見衆賢集于朝百姓和于野人心不

變本輯單這時節就有黨惡如驩堯者也都改行從
善了何是變乎有昏迷如有苗者也都感化歸服了何
必遷乎有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的人也都變狡詐而
為誠實了又何足畏乎智仁功用之大至于如此雖聖
如帝堯猶且難之帝豈可以易而視之哉禹之此言蓋
欲帝舜深思其難而求盡其道也

此皋陶推廣其未盡之旨也承上脩身迺德說來言
人君迺德固在脩身以臻齊治平之化矣然人而不
知則賢否混淆無以為輔治之資于君德猶有缺也
故又在于知人民而不安則齊澤不究無以弘至治

陳卷之十

末

之澤于君德猶有虧也故又在于安民兩在字當細
玩知人所以迺智之德安民所以迺仁之德智仁兼
盡則允迪之事無餘蘊而其功用之大又豈持謨明
弼諧而已哉前章廟算內已含得知人之意邇可遠
內已含得安民之意但不露出至此方發之故曰未
盡之旨也咸若時謂知仁兼舉其難有不敢易之意
如不廢困窮知雖如神矣而猶切疇咨之心不虛無
告仁雖如天矣而每懷方割之慮是也知人則哲以
下正推其所以為難意知人安民字不必講下句正
其事不必落一層言人才不齊安能用之各當知人

則哲而能官人知人豈易乎哉民心無常安能得其
心服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安民豈易乎哉故曰惟
帝難之也此只是言智仁之能事以見兼盡之難不
可就指為功用能指以下乃言其功用之大也能哲
而惠能字而字正見其兼盡處何憂何遷何畏承二
意說來言知仁兩盡則賢知奮庸而世道明昌民心
太和而邦本允固雖堯之黨惡有苗之昏迷巧言令
色孔壬之凶皆不足害吾治矣何憂何遷何畏之有
此極言功用之大要補帝其難之意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

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教擾而毅直而
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皋陶將推行知人之謨先嘆美說道人才固未易知而
觀人亦自有法彼人之才性中和而不偏者皆謂之德
總言此德之見諸行事者凡有九件人必有此九德纔
叫做貴人然人固以有德為賢而德又以有據為貴總
言其人之有德者不可徒徇其虛名亦不可徒觀其外
貌必須指他所行的其事其事以為證驗則事皆有據
而名實不爽自不患于人之難知矣禹因問九德之目
何如皋陶遂悉數之說凡人之寬洪者或流于縱弛惟

寬而又能莊嚴整肅則寬得其中而不過于寬這是一
德柔和者或流于頹靡惟柔而又能卓然自立則柔得
其中而不過于柔這又是一德謹厚者或過于鄙朴惟
愿而又能恭而中禮則愿得其中而不失之野這又是
一德有治才者或少敬畏惟亂而又能敬而無失則得
其中而不失之輕這又是一德馴順者或失之優柔惟
馴而又能果毅有為則馴得其中而不至于無斷這又
是一德勁直者或過于峭厲惟直而又且溫和可親則
直得其中而不傷于太峻這又是一德簡易者或過于
坦率惟簡而又有所開分辦則簡得其中而不流于太
簡這又是一德剛明者或出于矯激惟剛而又能恂恂
借實則剛得其中而不至于過剛這又是一德強勇者
多任乎血氣惟強而又皆合乎義理則強得其中而非
血氣之勇矣這又一德所謂九德之目如此人能于
此九者或獨擅乎一長或兼備乎眾美都彰著于行事
之間而灼然可見又且始終如一有常而不變斯其為
處德之吉士哉以此觀人則下無遺情而知人之哲得
矣

此下言知人之事此節言取人之要也德即下不偏
之德行謂見于持已接物之間亦行有九德者言人

卷之三

卷之三

四下

卷之三

卷之三

四下

之德。下中而見于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句輕乃
 乎。重看采采二字。連說曰采采者。人于一事。或可為
 為微之事。事皆然。則不容偽也。卽下有常之意。寬果
 以下。是詳九德之目。寬是德。果是明。其德之不偏。下
 八句。皆此意。恭主貌。敬主心。惻以性。言強以志。言彰
 厥有。常承九者。說德雖有大小。然皆實有諸身。而又
 始終無間。乃可以為吉士也。有常卽下日宣日嚴。吉
 哉。卽下沒明亮。采意實相應。大槩寬而栗。九句是應
 亦行有九德。句彰厥有常。二句是應。亦言其人二句
 彰字。應采字。常字。應采采字。吉哉。正是言其人有德
 也。末要補能官人意。

日宣三德。風夜沒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
 敷施九德。成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庶績其疑。

臯陶說人之于九德。不必其盡備。而但貴于有常。如九
 德之中。有兩三件。又能加日新之功。以擴充此德。而使
 之益著。此三德之有常者也。這等的人。若使他為大夫
 而有家。必能夙夜匪懈。以治其家。而有家之事。無不明
 治矣。如九德之中。有了六件。又能加日謹之功。以敬脩
 此德。而使之益固。此六德之有常者也。這等的人。若使

他為諸侯而有邦。必能克謹無怠。以治其邦。而有邦之
 事。無不明治矣。夫德之有常者。多寡不同。而皆宜于用
 如此人。君若能合而受之。但凡有德之士。都搜羅收取
 分布而用之。千百官有司之任。或為大臣。或為小臣。量
 材授職。無有不當。將見四方之人。聞知朝廷用人得宜
 如此。凡有九德者。都願出而效其才能。以任國家之事。
 凡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又。莫不在官任使。而無
 有遺佚在野者。朝廷之上。所用的既都是賢才。將見百
 官志同道合。彼此相師。我有善。他便取法于我。他有善
 我便取法于他。有同寅協恭之美。而無媚嫉妬忌之私。

凡百官所任職務。亦皆及時幹辦。不至失誤。都順天時
 以脩人事。如春屬木。則布德施惠。以順木之辰。夏屬火
 則勞民勸農。以順火之辰。秋屬金。則禁暴誅慢。以順金
 之辰。冬屬水。則蓋藏斂聚。以順水之辰。土寄旺于四時
 則脩四時之令。以順土之辰。由是各樣的功績。都有成
 效。如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類。莫不一一修明。振舉而
 無復有廢墜怠弛之患矣。夫人君能知人而善用之。則
 賢才進而治功成。如此。然則知人之功用。其所係豈小
 哉。

此節言官人之效也。首四句。泛言常德之宜于治三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德六德所謂彰也日宣日嚴所謂有常也後明亮來則為吉士而可用矣三德六德皆宜于用如此則目此而上下者可知故人君當翁受敷施也翁受敷施串說謂兼收並蓄于未用之先隨材器使于既受之後九德二句不平九德以德言後又以人言事言其職如後明亮采官言其位如諸侯大夫二句一意不可以才德分看百僚百工即九德後又之人已在位者二句亦不平如云相師以趨事也惟特撫于五辰作一句看即所以師師者文勢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相似庶績其疑句總承蓋九德成事云云則分職

有人君得臣而萬化行百僚師師云云則庶官乃和賢才輔而天下治眾功于此乎皆成而不特有家之淺明有邦之亮采矣翁受敷施則知人之存在其中至于庶績其疑則能官人可見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臯陶說人君一身乃臣下的表率若安逸縱欲則有邦的諸侯也都做效息惰奢侈了這恰似教導他逸欲一般為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頂兢兢然戒謹業業然危懼務以勤儉率先天下所以然者何也蓋人君統理天下

一日二日之間雖若至近而事幾之來便有萬端若不

能時時審察于幾微一有差錯則悔之無及矣此所以不可不兢業也然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故分其職于庶官若庶官用非其才便曠廢了職業為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須選擇賢能以充其職使不至于虛曠所以然者何也蓋庶官所治的事本是上天的事天不能自為而付之人君君不能獨為而付之庶官是庶官乃是替天行道的苟一官曠則一事廢矣此庶官之所以不可曠也夫敦勤儉以率諸侯則知人之本以端擇賢能以任眾職則知人之道克盡矣

此欲其端用人之本而盡用人之道也無教逸欲二句連說一戒一勉意獨言有邦所以例其餘也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者禍患之幾在其中庶官即上諸侯大夫與百僚百工天工即上有家有邦之政與夫庶績人即庶官也一日二日句是推無教逸欲之由知萬幾之可畏則必兢業以圖之而不至于逸欲用人之本端矣天工人代是推無曠庶官之由知天工之所係則必擇人以居之而不至于曠官用人之道盡矣歸重在用人上以終知人之事

天敘有典教我五典五刑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皇陶陳安民之事說道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倫卽有親義序別信之典這五典乃天所敘的本白
敦厚但人情因物有遷則厚者有時而薄故立之教條
以教正我五典使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各相悌厚不至于倫薄者其責則在于
君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卽有尊卑貴賤
等級隆殺之禮這五禮乃天所秩的本自有常但人情
急暴則廢禮用之不能久故著爲法式以用我五禮使
尊卑有分貴賤有等各循常度不相紊亂者其責則在
于君然君固主此典禮者臣則輔此典禮者必須同其
寅畏無一些忽易協其恭敬無一些怠荒上下一心融
會流通以和民之衷使人心感化五典無不悌五禮無
不庸而後可也這是教以化之所以安民于典禮者如
此夫典禮之敘秩既皆出于天則人之所行有違乎典
禮者便是天所眷命者也但天不能自顯揚他人君代
天賞善則有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因其德之大小以爲
命服之尊卑使善人知所勸所行有背乎典禮者便是

天所誅討者也但天不能自懲治他人君代天罰惡則
用五等之刑以懲戒之因其罪之大小以爲刑法之輕
重使惡人知所懼這命德討罪兩件乃是朝廷的大政
事君主之于上臣用之可輕忽必當勉力不怠以
脩明其政事有德必賞務合乎天命之公有罪必刑務
合乎天討之正而後可也這是政以治之所以安民于
命討者又如此

此下言安民之事也天敘以下是教天命以下是政
天敘四句天命四句俱泛言典禮命討出于天而寄
于君至和衷懋哉處方着工夫講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而親義序別信之理皆有敘而不可紊故曰天敘
天尊地卑貴賤以陳而等級隆殺之殊皆秩然而不
可踰故曰天秩寅恭以和衷者乃所以盡悌庸之道
也寅畏是不敢忽恭敬是不敢怠蓋君臣在內同寅
協恭者君以天之心爲心而慎徽于上臣以君之心
爲心而敬敷于下上下一心以和其衷使典禮悌庸
不異于天之敘秩也衷字卽典禮和字卽悌庸全乎
典禮者爲有德天所命也君則休天福善之命而有
五服以章之違乎典禮者爲有罪天所討也君則休
天禍淫之命而有五刑以用之五服五刑此所爲政

事也。懋哉懋哉。亦兼君臣說。君操其威福之權而屬
精于上。臣奉其賞罰之柄而憂勤于下。使賞必當功
罰必當罪。而無媿于天之命。討也。夫敬以敷其教。則
民安于倫理之內。而懷其善教之惠矣。懋以修其政。
則民安于法制之中。而懷其善政之惠矣。尚何仁之
德有不迪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
有土

皇陶既以典禮命討陳安民之謨因發明天人合一之
理以見所以不可不安民之意說天道至神以其聰

卷之二

中

則于人之善惡無所不聞以其明則于人之善惡無所
不見然天無耳目以視聽何以于人之善惡無不見聞
蓋天無視聽而以百姓之視聽為視聽但百姓所聞的
便是天聞了百姓所見的便是天見了所以說天聰明
自我民聰明天道至公凡為善的人必降之福以顯明
之為惡的人必降之禍以畏懼之然天無心于好惡何
以能加禍福于人如是顯應蓋天無好惡而以民心之
好惡為好惡但百姓所公好的便是天之所福百姓所
公惡的便是天之所禍所以說天明明畏自我民明威失
天在于上民在于下高卑雖甚懸絕而一理貫通上下

無間人心之所在即天理之所在也人君有人民社稷
之寄知所以奉天者豈可忽民而不敬哉必須兢兢業
業常存敬畏比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皆求不拂乎民心
則上天秩敘命討之意無不欽承而人君奉天安民之
道亦庶乎克盡矣苟一有不敬則于民心必有違拂拂
民即逆天矣天其可逆乎哉此有土者之所以不可不
敬也

此承上言天人一理以見不可不盡安民之道也蓋
典禮命討出于天而責之君則典禮之和與不和政
事之勉與不勉皆其聰明之所及而明威之所加也

卷之二

中

然天無心以民為心故因民之共見共聞者以為聰
明因民之共予共棄者以為明畏也聰明明畏不必
以典禮命討分配只渾說為是達于上下只中上二
句意歸重民一邊敬哉者兢業于惇典庸禮而同寅
協恭務不違民心稟受之中憂勤于命德討罪而交
相懋勉務不失民心好惡之正敬乎民者所以敬乎
天也不可以敬天敬民乎說夫論知人則歸之于身
論安民則歸之於敬皇陶之言得其要矣

皇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皇陶曰予未
有知思曰贊贊裴說

皋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望帝舜力行其言說道我之所言知人安民兩事似皆順于治理僅可致之施行則不徒托諸空言矣禹與皋陶同此心者遂應許之說道汝之所言誠為當理若致之于行必有成功行汝知人之謨則師師其疑之績可致行汝安民之謨則和衷政事之績可致其有益于治道信非淺淺也皋陶謙說行之有功我固未敢預知但我之心惟思日日贊助于帝有懷必吐有言必盡期以其成帝之治功而已

皋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而勉君以行之也俱以知人安民貫而脩身進德自在其中惠可底行者言知

人安民乃為君之道理當然非徒可言而實可行也
可底行非自誇之辭乃望帝力行之意底可績以篇
內意講如官人當而庶績凝黎民懷而邦本固與夫
三凶不足害治之類下文襄字內亦此意予未有知
對底可績說替贊襄哉又應可底行上去蓋言可底
績固非予所敢知而惠可底行實則予所自信如帝欲
知人則贊之以迪智之德而成有家後明有邦亮采之
治焉帝欲安民則贊之以迪仁之德而成典禮博廣賞
罰明信之治焉予之心如是而已功則非所能必也夫
皋陶不以有功自居而以輔君自許其責難之意至矣

益稷

益稷二臣名這一篇書大禹與皋陶講論治道的說話
因篇首禹稱益稷佐其成功故以益稷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夜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漕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當時禹與皋陶同在帝舜之前帝舜因皋陶陳謨有契于心遂呼禹來前命他說道皋陶所陳知人安民之謨深切于治道有益于民生真是感德的好言語汝與皋陶同心輔治者若有善言亦當呈告我不可隱也禹拜而歎美稱帝說道皋陶所陳知人安民之謨人君治天下的道理已說盡了我更何所言乎我惟思今日天下雖已治安然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自今以往當終日夜孜然勉力不怠以盡其所當為的事功不敢以已治而忘亂已安而忘危也皋陶因禹之言遂歎而問說所謂孜孜者如何禹乃追述先年治水本末之詳以見今日當孜孜保治的意思說道往時洪水氾濫勢若漫天浩浩然廣大無涯把高山的四面都包了駕出于

岡陵之上下民都昏迷沉溺不能聊生我于時仰承帝命任治水之責乃乘四載以跋涉山川踐行險阻遇水則乘舟遇陸則乘車遇泥濘去處則乘輜遇上山則乘樑這時節平地皆水功無所施乃循山而行相度地勢遇有樹木蔽塞則斫伐之以通道路然後治水之功可以漸加又因此時水土未平民無所食我乃與伯益教民網罟漁獵進衆鳥獸魚鱉之肉于民權使他食之以充饑于是先開導九川之水使各至于海而大者有所歸次疏通吠滄之水使各至于川而小者有所洩此時水勢漸平田畝可辨我乃與稷相看高阜處教民播種五穀但田地久荒耕種方始粒食尚爲難得故一面教民樹藝五穀進之以艱食一面仍令民採取鳥獸魚鱉兼進之以鮮食及至水土益平山林川澤之利皆興四方商賈來往通利乃懋勉其民使他各遷其土產所有往缺少之處互相交易變化其所居積的貨物彼此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天下之民皆得粒食不消更進鮮食由是得以立綱紀施政教而萬邦興起治功焉當時天下未平百姓困窮我等承帝之命君臣同憂歷了許多艱難辛苦纔得平定豈可以今日之治安而遂忘前日之艱苦乎我所以思日夜孜孜者正欲共保太平于無窮

耳聾陶一聞其言即深然之說道汝之言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真是盛德的言語凡我君臣當以爲師法孜孜保守不可忽也舜進禹而陳謨見聖人求言不已之誠禹云思日孜孜見聖人保治無窮之念汝亦對聾陶而言孜孜內須舍下文治水成功意講洪水滔天三句言治水之由予乘至鮮食治水之始事予決至鮮食治水之時事懋遷三句治水之後事節節有箇艱難之意暨蓋暨稷云者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均主水土故所至之處烈山澤之餘有可採捕以供食者蓋孜孜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食者稷授其方曰暨者言功我如此也決九川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滄吠滄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洩先川而後吠滄者除天下之害先大而後小也奏庶艱食鮮食者民尚艱食之時進此衆艱食之民以鮮食也懋字就禹命之說遷者轉輸貿易之意化者彼此通融之音食爲民之所急貨爲民之所資先播種而後懋遷者則天下之利先本而後末也丞民二句承上說丞民乃粒則養民之功成而六府惟修三事惟和向之鮮食者有粒食之慶矣萬邦作又則致治之功舉而彌服建官

橫文奮武治于是乎興矣曰乃者難之之詞見前此
厚食而今始粒食也曰作者方興之詞見治功尚未
之興而今始可興也末要補孜孜之意蓋欲視烝民
之粒常若天下之饑視萬邦之又常若天下之溺而
保其治于有終耳師汝昌言兼君臣在內蓋禹雖不
陳謨而述治水之難以寓保治之意則儆戒之深意
責難之微辭莫有過于是者此所以爲昌言也人君
以此存心而復墮之慮益深人臣以此存心而保泰
之謀益至豈不可以師法耶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勤
直惟動不虞復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大禹前面既極言致治之難此又告舜以保治之道先
歎美而稱帝說道天位至重保之甚難帝當兢兢業業
而不可以易心處之內慎于心則常處未萌之欲外慎
于事則常謹未然之防以居是位可也帝舜一聞其言
卽應以爲然于是禹推廣慎位之事以告之說人心至
靈一事一物莫不各有箇至善所當止的道理只爲私
欲動搖始有不得其所止者帝當絕去私欲涵養道心
務使一心常安放在天理上而不爲外物所播這是安
于所止以立應事之本的工夫然存之于靜者或不能

不失之于動又當于念慮纒發之時卽仔細研審看他
善與不善必其念念皆善然後施行否則寧止而不爲
及事務將成之際又再三省察看他安與不安必其事
事安穩然後成就否則不妨于更改這是審于幾康以
盡處事之要的工夫然使朝無直臣則人主或不聞其
過又必左右輔弼之臣皆務盡其繩愆糾謬之職如君
心有未正則直言以格其非國事有未當則直言以救
其失然後君無過舉而庶事獲康也夫曰安止曰幾康
既密其功于已曰弼直又資其輔于人人已交脩以盡
慎位之道如此則念念事事都合天理順人心將見以

此而措之于政事則是惟無動一遇有所動作如政令
之施紀綱之布天下之民莫不敬信翕然不應固有預
先等待我于未舉意之先者矣其下而得民爲何如以
此而顯然受命于上帝則皇天重重眷命與之以休美
之福殆有愈久而愈隆者矣其上而得天爲何如夫天
人交孚則君位益固前日之治功真可常保之無窮矣
帝欲慎位可不念哉

此禹陳謹位之說正孜孜保治之事也慎位內要見
治雖已成而不可不謹之意位卽臨民事天之位內
外交修正所以謹位者也安汝止二句相關意上句

由心上說出事來下句則防之于事也蓋一心雖在
乎中而實管攝乎事事雖散于萬而實統會于心故
必安其所止使順適于天理而不陷于人欲則有以
爲事之樞紐矣然事不合理猶未免爲心累也故事
之方動而未成者謂之幾幾有善惡也則從而審之
擴克遏絕于理欲之端使所發者得其止也事之已
爲而成者謂之康康亦有善惡也從而省之持循固
守乎理義之正使所安者得其止也惟幾則不輕動
惟康則不苟成而安止之道得矣惟幾惟康俱在未
爲之先審之省之而欲其如此也二惟字重看新直

康

李

五

內亦用上意講謂君心有所未安君事有所未當則
直以劑之也安止幾康是審之于已而備於內者新
直是資之于人而修于外者如是則謹位之道盡矣
惟動以下承上三句說以得民得天平看動字泛就
人君所爲者言如一人有事于四方之意後志帶不
應說甚言之也不可以已動未動分看以昭受以字
謂以是內外之交修者而受之昭者明白正大而非
私意圖度之謂也申命者言向已爲天子今則重命
之使之有常而用以是休美之也夫惟動得民則君
位本于人心之所屬者益固而不搖昭受得天則君

位本于天心之所眷者蓋隆而弗替粒食作又之治
可以保之于無窮矣然則位其可以不謹哉故曰推
所以謹在位之意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舜聞禹弼直之言有感于心遂歎說汝謂人君安于
所止審于幾康而尤必賴輔弼之臣直言規正可見臣
職之所繫甚重矣然則今之列職于朝廷者雖是我的
臣子其實乃我之鄰哉左右夾持誠不可以一日缺者
也我今欲賴四隣以自輔助不必他求亦惟在爾諸臣
哉上下相資誠不可以勢分言者也舜之反覆詠歎如
此其貴望于禹之意深矣禹因帝言有契于心遂應而
承之曰俞蓋深信夫君臣之道相須以成而以臣隣之
義自任也

康

李

五

此有感于弼直之語而反復言臣職之重也要見得
咏歎之意蓋言布列庶位者謂之臣而臣非具官也
所以格吾之心者在是所以正吾之事者在是臣哉
其我之隣哉言之不足而又言之左右輔弼者謂之
隣而隣非無所屬也所以格心者惟臣所以正事者
惟臣鄰哉其在于臣哉反覆歎咏以見弼直之道固
有所屬而亦不可以不盡也禹應之曰俞者蓋弼直

之言自禹發之而帝之言有以契其心故然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綵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帝舜詳敘臣所以爲鄰之義以命大禹說道君臣之分雖有尊卑而上下相須實同一體君必資臣以爲助如人有元首必資手足以爲運行耳目以爲視聽是臣乃我之股肱耳目也何以見之蓋人君之治以政教禮樂爲先我嘗憂民性之未復要扶持教導斯民使無一人

卷之三

五八

不歸于善而不能以自遂也必賴汝爲臣的輔助贊襄以化之然後能遂我教民之心我嘗憂民生之未厚要宣布政令于四方使無一人不得其所而不能以自爲也必賴汝爲臣的設施措置以安之然後能遂我養民之心衣裳之制創自古人我今要觀看那古人大衣裳的形象稍加損益取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件繪畫于上不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件刺繡于下裳其畫與繡都把五采之物雜施于繒帛之間以爲五色做成朝祭的衣服這是禮制所係不可不慎而我不能以自明也必賴汝爲臣的爲我明其大小尊卑之等使禮達而分

定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我今要聽聞六律五聲八音之所奏以察治亂或其聲和以樂歎則知政事之修治或其聲怨以怒歎則知政事之荒忽其聽與察只把朝廷所出的歌咏民間所納的歌謠凡協于五聲的都播之于律呂之間以爲樂章驗他和與不和這是政治所關不可不審而不能以自聽也必賴汝爲臣的爲我聽其乖和得失之分使樂和而政成焉這等看來臣豈不是我之股肱耳目乎夫帝舜之命禹既曰臣哉鄰哉可見其君臣相親而至于忘勢又曰股肱耳目可見其君臣一體而至于忘形其引喻愈切而青望愈至矣

卷之二

五九

此因上文所詠臣鄰而詳其義也作股肱耳目是一體之意股肱所以運用而臣則君之運用賴焉耳目所以視聽而臣則君之視聽賴焉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也下文汝翼汝爲卽作朕之股肱汝明汝聽卽作朕之耳目左右有民以教言左右者勞來匡直之事也宣力四方以政言不專指養兼刑在內宣力者勵精圖治之事也汝翼卽助此左右之事汝爲卽爲此宣力之事也古人之象卽下十二章物上衣而曰會者取輕清之意下裳而曰繡者取重濁之意會繡處俱要見象其德之意彰施兼會繡言未施于繒帛

者爲采既施于繪帛者爲色其實一也作服內已有辨等威意汝明者使服與德稱而無僭踰之失也六律所以和五聲而被之八音者一直說不可分開祭治忽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故治亂可察也以出納五言句與上以五采彰施句文法相對上言取象繪繡以五色爲之此言聽樂觀政以五言爲之蓋八音之成聲卽五言之成文者也出之五言卽朝廷所以布之民者納之五言卽太史采風以達上者于此出納之言可以審音而知政也汝聽者審樂而考政治之得失治焉有以保

卷之二

木一

其成忽焉有以更其始也四汝字與四予欲字相應見得君以臣爲體而臣當以君爲心固相資以有成者也政教禮樂從慎乃在位中推出來翼爲明聽從臣鄰弼直中推出來固是責望于禹之意但不可太露工夫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帝舜旣以股肱耳目發明臣鄰之義至此又責望于禹說道我爲天子一日二日便有萬幾豈能一一皆當但有違背道理處汝便當盡言匡正明白開陳使我得聞而改之這方是弼直之道若當我面前唯諾唯諾順從

以爲是及退至背後却乃私下議論以爲不是豈大臣事君之道哉汝切不可如此須知汝乃我之四鄰股肱耳目共成一體安危治亂無不相關使君有違而不能弼之則將安用臣鄰爲哉汝宜兢兢業業精白乃心務思弼我之違以敬爾四鄰之職可也帝舜之所以責望于禹者如此其求助之意可謂切矣

此申結上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也此弼字有工夫以政教禮樂貫面從後言所謂不直也四隣指股肱耳目言我之政教禮樂或有戾于道汝必盡言以匡救之盡力以維持之母阿徇于前面則諛以爲是而私議于後背則毀以爲非此不直者之所爲非所望于汝也汝必敬其所以爲隣之職而無負于股肱耳目之寄斯可矣蓋戒其不可如此而勉其當如此也

卷之二

木一

庶頑諛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掩以記之書用謹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帝舜命禹說忠直之道汝固當自盡于已矣然人心不同彼羣臣中豈無衆頑愚好興造謠言詭害善類不在此忠直之列者這等的人甚爲治道之害然亦未可以遮絕之也必先用射侯以明驗之蓋射以觀德若是心

裏不正其射必不能多中以此驗之則邪正可辨矣若知其果是頑讒的人必須用刑責罰他使他做懼不忘又立箇簿籍把他過惡都記在簿籍上使他羞愧無已若此者果何為哉只是要他懲創悔悟變頑讒而為忠直庶得與忠直者竝生于天地之間而不為盛世之棄人耳夫教之如此可謂至矣但未知其果能率教與否又必命掌樂之官將他所進納的言語播之于樂時時宣揚之察其言已和平則能改過可知其言猶乖戾則過之不改可知若果能變頑讒而為忠直就當為之用之難進諸股肱耳目之任亦不為過不必追究其既往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矣若至此而尚不改則是檢惡不悛終為頑讒而已然後用刑罰以威治之或進諸四夷或寘之重典使不得終肆其惡以傷害善良蓋彼既自外于生成雖欲其竝生不可得矣

此承上節意來上欲其盡忠直于已此欲其教忠直于人庶頑讒說之人乃面從而後言者也時字指忠直言若不在時者若人不在忠直也小人與君子雜處無以別白之則不知自愧故設侯以明之以起其改過之心又施鞭朴之刑使之記而不忘有所懲戒而速遷于善捷之特記于一時而已又錄其過惡

以讒于冊蓋使之惕然做懼以為知改則過惡之名可除不知改則過惡之名不泯也侯明是示以觀德之教捷記是懲以朴刑之教書讖是儆以記過之教所以然者正欲其同歸于忠直以復其生理之常而竝生于天地之間也納言是改于心而納于上者工以納言蓋樂官本以育人才為職故屬之也時字即常常之謂使言之所揚果溫厚而和平則為能改可知若猶乖戾而不和則為不能改可知也蓋考之以言則藏伏于中心者可以驗其實時而聽之則勉強于一時者難以售其欺矣不可以樂教說承之庸之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者能改則竝生之心違矣故命之以位使與忠直者竝列也威之者不改則竝生之心終不獲遷故加之以刑使不得與忠直者雜處也威之內尚有望其感化之意見聖人不忍棄人之心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其惟帝心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禹因帝舜欲用刑以威頑讒其心未盡以為然故先應說俞哉帝之所言固是但我之意以為庶頑讒說與其懲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誠使帝之盛德光輝昭著廣

被天下以至于海隅之遠蒼生之衆無不在其照臨之中將見德輝所及人人瞻仰萬邦黎庶中有素負忠直而爲賢者莫不感慕興起都願出來輔佐聖君爲帝股肱耳目之臣這時節惟帝舉而用之耳然舉用之道何如彼賢者始進而立朝必有自獻的言語則使他各陳所見而聽納之以觀其蘊及其既進而效職各有表見的事功則就衆人職業上一一而明試之以考其成其

卷五

六十一

中有功績彰著與他當初敷陳的說話不相違背的則錫之車馬章服以厚其報天既修德以致賢而又能考成以覈實則公道昭明人心激勸遠近任用之人皆真知不足在己有餘在人誰敢不讓而爲忠讓而爲直敢不精白一心以敬應其君上用賢之心乎至是則不惟黎獻盡盡其用而庶頑讒說亦在感化之中而不足慮矣信乎德之所感甚于威之所加也帝若不能以德用賢而徒任刑以爲治則上無感人動物之誠而下懷苟且畏避之念卽今所用之臣方且彼此朋比欺罔日進于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由此觀之則尚德之與用威其得失判然矣

此禹因舜欲以刑威乎人而啟之以德化乎人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作一詞讀見地之極遠帝德

主施于禮樂教化者而言萬邦黎獻是懷忠以待舉秉直以待用者其惟帝臣者思爲帝之股肱思爲帝之耳目也此皆由帝德感化所致惟帝時舉卽俞受敷施之意當輕輕講下敷納三句方是用人之道敷納以言以觀其忠直之蘊是任用之初事明庶以功以考其忠直之實旌能命德以厚其忠直之報是任用之後事誰敢二句承上二邊說誰字泛指在位之臣言讓字有濟濟相師謙謙自牧之意相讓而爲忠直也敬應者上以忠直望之彼以忠直應之也二句一連說只是一意二敢不字見得有所畏而不敢其

卷五

六十一

于威之所加意蓋至是則不惟賢者盡其用而頑讒者亦歸于化矣帝不時指明德用賢而言謂不如比而徒欲尚威也敷罔日奏罔功則讒善之美敬應之風不復可見矣豈特頑讒之可慮哉此可見尚德之不若尚德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頷罔水行亦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弟予惟荒度土功溺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

惟明

禹既勉舜以明德又進戒說為人君者當勤于修德不可如堯子丹朱之驕傲丹朱之不肖雖是多端而傲之一字尤為衆惡之本蓋傲心一逞肆然無忌所以惟怠慢逸遊是好惟傲狠暴虐是作無晝無夜只是荒淫縱欲額額然不知休息所幹的事通不順道理譬如在無水地上行船的一般又明比衆小人與他浮亂于家不理國事因此不得繼堯的天下把祖宗世代相傳的基業一旦殄絕了此所謂前人之覆轍也我因此深以為戒兢兢業業勤修其職不敢有一毫怠傲的心初娶塗

卷之七

不

山氏之女為妻成婚之後只在家住了辛壬癸甲四日就出去治水及後生子啟呱呱而泣我亦不暇念顧惟以水土未平奔走四方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及水土既平則疆域可定乃因其地之遠近輔帝以成五服之制把王畿千里之地每邊五百里畫為甸服其外為侯服又外為綏服又外為要服荒服每服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至各成五千里疆域既定則官職可建乃于九州之內每州選立十二人以為之師使他佐州牧以糾諸侯九州之外迫近四海的去處各建立五人以為之長使他率蕃夷以衛中國夫始而拯溺救民不敢有一日

之求安既而疆理經制不敢有一事之苟且凡若此者亦惟恐此心少懈將馴致于丹朱之傲遊耳如今內而十二師侯牧外而五長蕃夷各遵行朝廷的德教治功雖已成就然有苗之國負險恃頑不肯就工猶為盛世之累帝其念之哉未可以天下既平而遂生怠荒之念也帝舜因禹之戒復答其意說如今四海之內都遵行我的德教者實由汝禹由治水而弼服由弼服而建官功有次序故教化廣被而四方底寧雖有苗民之頑慢卑陶方且敬承汝之功敏而施五等之象刑以弼教輔德且其用刑輕重得宜明白當罪可以畏服乎人夫刑

卷之七

不

既明于中國威自及于外夷苗民或庶幾其可化耳豈可專恃德教而盡廢刑威哉
上節示以德之當明此欲其戒丹朱之惡亦明德之事也惟慢遊五句是傲之實而用殄厥世是傲之害欲帝戒之以修其德也予創若時是又言已亦嘗戒丹朱之惡以申戒之下文敘許多勤勞由治水而弼服而建官正是戒丹朱之惡而然也細玩來只是一箇思日孜孜之意荒度土功是烝民乃粒已前事而服建官是萬邦作乂中事但前當做戒之意此敘勤勞之實微有不同耳變土功平水土也新成二句雖

理天下也州十有三句經理天下也分三項看惟荒
度句緊承娶妻生子不暇顧而言觀惟字可見內以
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事講而成五服者疆理實
帝之責故輔以成之至于五千者通四面相距而言
是聖人之遠近同其制也州有十二師所以相州牧
而糾諸侯者治之詳是治以必治四海建五長所以
捍中國而撫蕃夷者治之畧是治以不治此聖人之
詳畧異其宜也各迺有功承上十二師五長說來而
平水土弼五服之意亦不可脫如云享平成之利者
益廣文命之敷在疆理之內者各效旬宣之職也此
以上皆禹戒丹朱之傲而爲之者帝其念哉者欲帝
戒丹朱之傲而益敷文德不徒以刑威之也蓋苗不
卽工乃不忠不直之尤者禹恐帝但知頑讒之可慮
而不知頑民之可憂故欲其以念頑讒者而念苗民
也迺朕德與各迺有功同乃功惟敘者卽上治水弼
服建官之功以次第而舉也祗厥敘卽上敘字承是
輔其所不及之意言迺德而有一之梗化亦非所以
成汝之功敘也而其責則臯陶任之矣方施象刑正
是祗敘處方字重看有將來未艾之意施刑未必施
之苗民但象刑明于天下則惟明克允而苗自無不

服也禹之意專欲用德而帝之心兼欲用刑以德而
責望于君者固聖臣愛君無已之心而不敢恃已之
德爲必可以致治者又聖君憂世無窮之心也
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
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韶九成
鳳凰來儀
當時帝舜作大韶之樂后夔爲樂官因述其聲樂感通
之妙以告于舜說道樂作于宗廟之中在堂上石音則
有鳴球絲音則有琴瑟我曾憂擊鳴球搏拊琴瑟合着
堂上歌詠之聲使樂聲與人聲相應但見樂音和暢無
感不通幽而爲神則祖考之靈來格來享如在乎其上
明而爲人則帝堯之後作賓于虞者來在助祭之位與
衆諸侯都雍雍肅肅以德相讓焉樂之作于堂上者如
此在堂下竹音有管韋音有鼗鼓樂初作時擊祝以合
其聲樂既終時櫟敵以止其奏又匏音有笙金音有鐃
把這幾件樂器或吹或擊與堂上的鳴球琴瑟之樂更
迭而作各盡其條理之妙但見太和所感無微不入雖
冥然無知如鳥獸者聞此樂聲亦蹌蹌然相率而舞動
焉樂之作于堂下者如此合堂上堂下之樂自一奏以
至于九奏謂之九成則樂之始終備矣但見至和之極

感通益神雖世所希有如鳳凰者亦來舞于殿庭之闕而有容儀焉夫以韶樂感通之妙至于如此雖由于樂聲之和而孰非本于帝德之所致哉

此序夔復命之辭與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語實相應亦是以前聲樂感通之妙而形容帝德之盛也曩擊者輕重不違節制之謂搏拊者高下而有抑揚之謂鳴球琴瑟皆輕清之音可以合于人聲之輕清者故云以詠也曰以詠則堂上之樂和矣祖考來格有如在祭之位德讓是一時和敬視諸侯之德皆為勝已而

卷之五

十一

五

有持謙不足之意祖考至難感而來格虞虞素微慢而德讓則神人無不和可知下字提起看祝以合八音故以止八音二者皆節樂之器以在堂下故列于發鼓之下以間通承發鼓笙備而言謂間詠歌而迭奏如堂上之樂暫歇而下數者始作也曰以間則堂下之樂和矣鳥獸踰階實有和樂鼓舞之意鳥獸至養而率舞則物無不和可知蕭韶卽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名之者非別有所謂蕭韶也以詠以間之一層謂之一成如是者九則謂之九成蓋舜時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故作樂以昭德象功亦極于九奏而始終

條理咸備也雖鳳凰至靈亦來舞而有容儀則不特神人之格鳥獸之和而已聲樂感通之妙如此非帝德之盛有妙于聲音之表者而何以致此乎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又重言韶樂感通之妙說道八音之中惟石最為難和而樂之條理以磬聲終焉我于石磬之大者重敲之以發其聲石磬之小者輕敲之以審其韻但見其清越悠揚而鏘然可聽石聲和矣石聲既和則八音皆無不和而樂之條理備矣由是以其聲之和而動其氣之和故百獸聞之皆相率而舞以其音之和而動其心之和故庶尹聞之皆誠信而克諧其感人動物之神如此又孰非帝德之所致哉

卷之五

十一

此亦后夔所嘗言者獨言石以該衆樂總是見聲樂感通之妙也不可與上節分宗廟朝廷看蓋八音之中惟石為重而八音之和惟石為難今也重以擊之其聲既剽以疾而輕以拊之其聲又紓以徐一擊一拊適得乎高下抑揚之節則石聲和而衆樂之和可知矣百獸率舞是各率其性而和樂鼓舞之意庶尹允諧就心上說有師師而無媚嫉之意曰百獸則物之類盡又豈特鳥獸之踰階登后之德讓而已哉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廢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蠹哉萬事廢哉帝
拜曰俞往欽哉

帝舜之時天下既已治安猶恐君臣之間怠荒易作乃
用作歌以相儆戒先述其作歌之意說道天命無常至
為可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理亂安危之機每
相為倚伏必須兢兢業業常存敬畏雖一時之頃一事
之微亦不敢怠忽庶乎天命可以常保也乃歌說為臣

若能惟忻踴躍喜于乘時而圖幾則人君的治功有
不與起者哉百官的事務有不熙廣者哉這是帝舜作
歌而以保治之事責之于臣者如此臯陶將欲廢歌而
先述其意乃拜手稽首大聲說道帝欲勅天保治其思
念之哉夫人君一身乃羣臣之表若不有以倡率之則
臣下何所觀感必須以勵精圖治之心總率羣臣使他
都勤修職業以興起朝廷的事功但銳于興事者其弊
或致于紛更又當謹守成法率由舊章不可輕信喜事
之人有所更改此帝所當敬念者也夫既率之以興事
而又戒之以守法則百工之事固無不起矣然不有以

考驗之則銳于始者或怠于終言之善者或行不逮又
必日省月試數數稽考其成功看他果能興事與否然
後惰者警動者勸而無懈慢欺罔之戒此又帝所當敬
念者也臯陶既述其廢歌之意乃遂續成其歌說道君
位乎上若能明于任官而率作考成之有要則小大之
臣咸懷忠良而國家之事豈不安帖停當哉又歌說為
人上者若不能勵精率作而安于怠荒放佚將朝廷的
政務堆集而不能整理紀綱隳下而不能振舉則為股
肱之臣若亦皆苟且偷惰因循曠職而國家之事豈不
懈弛而廢壞哉這是臯陶以保治之道責之于君者如

此帝舜聞臯陶之言既拜以致其敬又俞而然其言說
道自今以往我君臣當上下一心敬謹以保天命哉大
抵致治固難保治尤難蓋亂所生于極治而患常發于
不虞故虞廷君臣當治定功成之後交相儆戒君以喜
起庶幾望之下臣臣以率作興事責之下君兢兢馬惟
恐怠荒之或作而政事之廢弛也夫以虞舜為君禹臯
為佐而猶不忘戒懼如此况其他乎此萬世為君為臣
者所當深念也

此紀有虞君臣之交相責難以見其保治無窮之心
也天命以理亂安危入講惟時惟幾正勅天之工夫

內要見責難于臣之意若舜將作歌以責其臣故先
以此起之也股肱三句正所以責難者以勅天時幾
實股肱喜哉者明作以亮天工奮庸以勵帝載趨時
圖幾真能喜于有為也下二句承此句言元首起哉
者相道得則君道立也百工興哉者有治人斯有治
法也如是則勅天之事盡而治可保于無窮矣念哉
二字虛亦承上勅天說來言帝欲勅天于時幾不可
不知所念也下二股正所當念者早陶之意以為帝
以勅天之道望其臣孰若以勅天之事倡諸已蓋股
肱之事不能以自喜也事之未作當有以率之以開
夫勅天之始事之既作當有以省之以要其勅天之
成慎乃憲只帶率作句講屬省是三載三考之制兩
言欽哉者蓋興事而不敬則必輕于有為而有紛更
之失考成而不敬則必玩于已為而有廢弛之患故
重言以儆之也此臯陶將作歌而先以此起之者元
首明三句本此二意講而勅天意亦不可免明者率
作考成明哲作則時幾于上者真有以為勅天之倡
也良者應率作之期副省成之望其輔勅天之治者
真能喜于有為也康者事因人而並興功已成而可
考時敏于勅天之後者莫不肥然就緒也康哉雖頂

元首固來而股肱意亦不可少此三句是臯陶所以
勉舜者也蓋臯則無兼總之明情則無奉職之良墜
則無安康之績此二句是臯陶所以戒舜者也俞卽
然其明哉二段意往欽哉者言我為元首固不可以
不敬矣汝等皆負股肱之任者其可以不敬乎必以
良自勉以慎自戒務盡勅天時幾之道可也臯陶言
欽哉以責其君帝亦言欽哉以勅其臣君臣保治之
心不越乎一敬虞廷之治于是乎不可及矣○往欽
哉傳中專主勅臣一邊然味語意當云自今以往我
君臣當各致其敬以保治于無窮此說更長

夏是大禹有天下之號這書記夏家一代的事蹟故叫做夏書共四篇

禹貢

這一篇記大禹平水土定貢賦及經理天下的事獨以貢名篇者水土平而後貢賦定舉其成功而言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臣說當時洪水橫流汎濫于天下九州的區域都不辨了禹受命治水乃先分別土地以為其免豫青徐揚

荆梁雍之九州然後知某州最下治之宜先某州最高

卷之三

十一

治之宜後可以隨地而施功矣凡水都發源于山只為山勢阻塞道路不通所以有懷襄之害禹乃隨山而行相其便宜除去了障蔽的樹木以通其道路然後知某水為某山所壅必須開鑿某山為某水所出必須濬治可以因勢而利導矣九州既分又須立各州的表識以為之紀綱禹乃定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做一州之疆界如其處有某山便可尋眾山之脉絡某水在某處便可尋眾水之脉絡而導山導水之功皆可舉矣禹之治水大要不出此三件故總揭而言之如此

此史臣記大禹治水之要也敷土則疆域辨而九州地勢之高下可知隨山刊木則便宜審而九州水勢之緩急可知定高山大川則州境別而九州水勢之出入可知三事平看用功非有先後

冀州

此以下是分記九州治水之成功當堯之時水為民患者莫甚于河而冀州乃河水所經又帝都所在故禹受命治水先從此起不言疆界者冀州三面抵河觀兗豫雍三州所至便自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史臣記禹經理冀州也言清河惟兗則知冀在兗之西言荆河惟豫則知冀在豫之北言黑水西河惟雍則知冀在雍之東若書疆界于帝都之上等諸州矣以疆界而定帝都之域有限量矣今不言之示王者無外也冀州人主百官宗廟所在雖無河患治亦當先也

卷之三

二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河自積石而東流至于龍門有壺口山乃一曲折定河水衝激的去處禹始初便去治他所以殺河勢也自壺口而東流有梁岐二山乃河水經

流之虞禹便治梁而及于岐所以開河道也于是冀州無河水之患矣

冀州之水真天于河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流壺口當其南下之衝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又帝都所當先謂之始者八年于外始于此時四載之乘始于此地也篇中凡既字都是已成功之詞梁呂梁山也岐孤岐山也岐梁二山河水所經其石崇竦應過為甚河勢既殺方可施功故禹繼治之二句上下相關蓋壺口在南梁岐在北梁岐在上流壺口在下流梁岐壅塞河水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冀州之水其次莫大于汾自梁岐而東有太原自太原而南有太岳汾水出于太原而經于太岳之南者也歸管治之功未成就禹則因其功而修之先治太原以濟汾水之源從此至于太岳之南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

導汾水之源由是順流入河而冀州無汾水之患矣

因舊治之曰修高平曰原岳太岳也山南曰陽修太原濟汾水之源也修岳陽導汾水之流也曰至者太原在北岳陽在南中間非止一山非止一地也上治三山以導河此修二地以導汾也言修以見畿甸之中賦滄井疆無不治也主汾以見山川之環帶左右無不治也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自岳陽而東有單懷之地河水之所衝也清漳濁漳合流之地謂之衡漳河水之所浸也往時河水汎濫平地皆水致功為難及河汾既治禹功可施然後單懷之地致有平治之功而無墊溺之患以至于衡漳所經凡是平地也都底績與單懷一般蓋至是而冀州之土無不平矣

此記單懷衡漳之成功也河北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廣田皆腴美謂之單懷底績者水患去而治功可成也衡漳兼清濁二漳言河自大任北流之地非指水也衡漳兼清濁二漳言河自大任北流二漳東流橫注于河故總名衡漳單懷之地底績此舉地以見水近衡漳之地底績此舉水以見地

厥土惟白壤

水患既平則土復其常必須辨其色性然後可以教民稼穡而制其貢賦故辨冀州之土其色則白素潔而不雜也其性則壤柔軟而無塊也一州之土雖未必盡白壤而白壤者居多故以白壤名之

教民稼穡因地制貢皆不可不先于辨土白其色也壤其性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禹因土宜既辨地利可興遂將九州之田九州之賦總較其多寡肥瘠分為九等于是定冀州之賦則居上上

卷之三

十一

為第一等而或地力年分不同難照常類則間出第二等定冀州之田則居中中而為第五等先言賦而後言田者京師是天子所自治場圃園田之類各有錢糧非盡出于田也賦高于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生之者衆也

土宜既辨田賦可定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及場圃園苑漆林之所出者賦也錯者間雜之義多者為正少者為雜地力有上下年分有豐歉不欲以一槩之法取之上上錯者言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冀州之賦與他州不同蓋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兼土賦

而言賦非盡出于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

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其獨不言其能者天子封內無事于貢篚也大抵水既平而後土得辨其宜土辨其宜而後田賦之等定餘州做此錯在上自下而升一等豫之錯上中是也錯在下自上而降一等冀之上上錯是也歲入多寡相較以為之等非科定取民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田賦既定水土尚有未平者治之亦不可緩彼包絡乎恒山而流注于東北者恒衛之水也其水小而地遠不

卷之三

十一

暇先治也今水土悉平于是恒水導之使入滹水衛水導之使入滹沱有相從之勢矣橫跨于大河而高平于東南者大陸之地也其地平而近河卒難治也今水土皆治而後其地可耕而耘冀州之土無有不平矣

從是順其正道作是耕治也大陸當西山斷處地勢平廣脊上諸水鍾會于此為數河水汎溢其間這二項成功最遲故紀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畿內之地出賦已多故不制其貢獨有海島屬夷每年進貢止用皮服一以示羈縻之義一以明不貴異物也

畿內無貢以其爲島夷故特紀之熊羆狐狸等獸其皮可以爲服海島所產故進之天府島夷只是冀州之邊人非外夷也青之萊夷徐之淮夷皆此類

夾右碣石入于河

王畿在于蒲坂東西南三面臨河貢賦轉運都可直達惟北方一帶絕遠諸水皆阻于山不與河通故貢賦之來必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那碣石之山在河口海濱正是他右手轉灣的去處却似夾他在右邊的一般所以說夾右碣石入于河入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冀州的事

卷之三

七

此記其自海入河之處帝都之地東西南三面距河其建州實取轉運之利朝會之便餘州貢賦言達河者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州亦言入河者爲北境絕遠者言之夾掖也言其如在右掖也○按九州之次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

濟河惟兗州

此以下每州都標箇疆界所謂箕高山大川也禹定兗州的境界東南跨過濟水西北直到大河這地方都屬兗州

兗州濟水流其東南東南蓋不止于濟然而外此無可書者河水經其西北西北蓋未至于河然而此內無可紀者註言至者正至其處據者過其處距者不及其處蓋禹奠高山大川以紀綱一州或未盡其境而境內有大山川或已出其境而境外有大山川故雖過與不及亦表之以爲州境所謂東南者只是東南一隅非是東邊南邊西北倣此是二至非四至也

卷之三

註云七州皆言二至是也

九河既道

河水自大陸以北到兗州地方爲下流之衝其勢愈大爲害愈甚禹則當其將入海未入海之處疏其正派分其支流以爲九河使都入于海支流既安行于外正流亦順道于中不復漫流爲害矣

此治河也既道謂順禹新開之道也凡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汎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曰其道河源只一派惟自大伾以下行于平地河勢悍猛而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故開八條以殺其怒曰太史

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蘭曰潔曰鈞盤曰高岸并
河之本道曰徒駭為九其到此而不得不分者亦勢
之必然也○九河之地在滄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
此而不得則以為淪入于海殊不知河昔北流故分
為九河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既改則九河漸湮乃必
然之理豈得經流既息而支流仍在乎縱非海水淪
沒其故迹亦豈可得而復求乎大率河底常高今于
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
餘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深故自來頰河之地每遇
水發河必驟盈盈則必決決必瀾漫橫流深者成渠
以漸成河淺者淤澁以漸成岸數年之後下流淤塞
則中流河底又以漸而高河又不容于不徒矣此九
河之故迹所以不可復尋也

雷夏既濟

兗州之水莫大于河次莫大于濟河水未治濟水因而
橫流入于雷夏澤澤不能受也都沈澁奔潰不知何為
雷夏而澤失其為澤矣今九河既治濟水亦治故雷夏
亦能蓄水成澤不至于溢出而為患蓋凡水之止者無
不治矣

此治濟也澤在濟水之南不可以隨意講蓋雷夏與

濟在二處與大野不同向未為澤今始為澤故曰既
澤向已為澤今復舊故曰既豬

灘沮會同

自河出者為灘自濟出者為沮方河水汎濫之時灘沮
小水也都散漫今九河既治故灘沮二水合流為一如
諸侯會同以朝天子一般蓋凡水之流者無不治矣

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也二水勢均故
曰會同言同之入海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兗州水患最甚凡是宜桑之土都湮沒了今水落土乾
桑樹漸盛可以養蠶而取絲矣往時兗州之民都往高
處避水今桑土既蠶由是都從丘陵下來居于平地不
苦于卑濕矣兗州之土無不平于此可驗

水患既治地土斯平兗地宜桑蠶性惡濕水退之後
得桑而宜蠶故志之下丘居平土獨于此州言之者

此州山少而夾于兩大流之間其民尤為洪水所困

今喜其治故記之也此句與既蠶連文者蠶桑之利

既興則諸土皆平矣不必以降丘宅土為就蠶桑也

上句言民利興下句言民居奠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兗州水患既平土宜可辨故辨其色則純黑性則墳起
土性既復地利可與故其草則繇而蕃茂其木則條而
長盛蓋兗州居河下流水未平則為卑濕于草木不宜
水既平則為沃衍于草木最宜故特舉以為證也

墳是土脉高起的模樣桑土宅土黑墳繇條皆本水
治來九州土田連舉惟兗徐揚又入草木一條蓋三
州居河濟江淮下流喜其治故志之耳

虜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禹定兗州之田則居中下為第六等其賦則是最薄的
正額為第九等不曰下下而曰貞者君天下者以薄賦
為正也這地土且便不起科必待耕治十有三年生理
盡復然後使同他州辦納稅糧蓋兗州當河下流被害
尤劇今水患雖既平治而生理尚是艱難故特加寬恤
聖人愛民之仁如此

土宜既辨故定其田賦不惟等之下抑且入之緩作
是耕耘樹藝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
氣化以一紀而周矣今猶緩之至十又三年而後取
之見聖人雖為足國之計亦不忘足民之心也○賦
之薄者見聖人經國取民義不容已仁寓于法之中
也入之緩者見聖人因地愛民義不容急仁溢于法

之外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禹既定田賦之等又制貢物之宜兗州厥木惟條其樹
多漆則使之貢漆桑土既蠶其地多絲則使之貢絲至
于織成文采的幣帛乃絲中之貴重者則又使之盛于
筐篚以入貢焉蓋漆所以制器用絲與織文所以備章
服皆國用之不可闕者故因其所有而取之

此言其貢篚亦貢中物非貢外又有篚也切不可
貢篚兩平謹凡幣帛之屬皆盛以篚非以其精也精
如珠琳不入篚可見

浮于濟漂達于河

禹因濟漂二水皆可通河故定兗州之貢道或去濟水
近便的則浮舟于濟以達于河或去漂水近便的則浮
舟于漂以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兗
州的事

此定貢賦之道漂為河之支流濟則入河或浮濟或
浮漂從所便也水中行船曰浮因水入水曰達

海岱惟青州

這是定青州的境界禹既分了青州遂定其境界東北
跨大海西北到泰山這地方都屬青州

岱即泰山青州乃形勝富強之地史謂秦得百二
得十二即青州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
卽今之遼東可見青州跨海爲境

嵎夷既畧

嵎夷在青州極東迫近大海地方最遠施功爲難今水
患盡去可以正疆界畫溝塗而其地皆已經畧矣遠地
如此則近者可知是青州之土無不平也

嵎夷東隅出日之地卽堯典所記嵎夷不曰既作底
績而曰既畧者始經畧爲之封畛也不可遽以虛舍
之類講此記土之平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嵎夷

爲青州邊界之地無預于淄濰故先言之

濰淄其道

出箕屋者濰水也出原山者淄水也二水向嘗泛溢今
則濰水入海淄水入濟各循其故道是青州之水無不
平矣青州地雖卑下然去海甚近水易歸壑又不當衆
流之衝故用功簡省于他州如此

其道者汎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獨言濰淄者此
外無餘功也此記水之平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禹辨青州之土有二樣在平地則其色潔白其性墳起

在海濱則一望廣濶又斥鹵而鹹先辨其土宜而後可
定貢賦也

廣是廣濶斥是斥鹵其土味鹹可以煎鹽去處上句
辨一州之土下句辨一方之土以白墳爲平地之土
故可則壤以定田賦以廣斥爲海濱之土故可因土
而貢鹽與海物也

厥田惟上下沃賦中上

青州之田居上下較之九州爲第三等賦居其中上較
之九州爲第四等

厥貢鹽絲海物惟錯岱賦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

縶絲

禹定青州之貢有一州通出的有各處所產的如鹽與
細葛并雜出的海物皆服食燕享所需此通一州之貢
也岱山之谷所出有絲與枲可以爲衣服又有鉛與松
木怪石可以爲器械屋宇萊山夷人牧放的去處出那
山桑之絲最是堅韌可爲琴瑟之絃縶帛之用者則盛
于筐篚以入貢此隨地所出之貢也

鹽絲海物通州所出也岱賦以下各地所出也萊夷
必言作牧因萊夷得以作牧而後有縶絲也青州貢
物皆服食器用之不可缺者聖人制爲常貢無異物

也又貢物不以精粗爲敘而以多寡爲敘青州鹽居
多故居于先他州做此

浮于汶達于濟

禹定青州之貢道以汶水去濟最近而濟水與河相通
則使浮舟于汶由西南達于濟達濟則達河而帝都可
至矣不言達河者因前兗州已言浮于濟潔達于河故
也以上都是經理青州的事

淮濫二水不通河惟汶水出于原山之陽西南入濟
由濟可以達河故一州之貢道皆取汶也青州貢賦
之道因小水而入于大水如此○汶水自古東北入

海自元人始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又

按國初漕運原不資于黃河有山東諸泉爲之命脉
然計今漕輓之道南自淮陰北抵天津道路三千餘
里而山東泉之通運河者不過汶泗諸流耳當黃河
未入運河之時運道命脉全在諸泉故當時建開築
堰以節宣而約束之尺寸之水盡爲漕用黃河既入
運河于是不憂其泛濫則憂其淤塞雖有山東之泉
不復爲運河之利故泉政日弛泉流日微或爲豪強
侵占或爲砂礫阻塞于是常水涸之時填淤爲橫譬
猶人身精神愛養則常盈耗散則隨竭無足怪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這是定徐州的境界禹既分了徐州遂定其境界東有
大海則至于海北有岱則至于岱南有淮則至于淮這
地方都屬徐州

七州皆二至此獨載三邊者蓋止說海岱便與前青
州相同止說淮海便與後揚州相同故云海岱及淮
淮沂其又蒙羽其藝

徐州之水淮沂爲大往時都汎濫逆流自禹功既施則
淮入于海沂入于泗而二水皆得其治矣至于蒙羽二
山向爲淮沂所包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興而皆得以種

藝矣淮沂治則凡水之流者可知蒙羽藝則凡地之高
者可知

淮水發源于胎簪山至桐柏而始大實豫之境而于
此書又者淮至徐而大爲害喜得其治故記之淮又
而入海凡爲川者可知沂又而入泗凡爲汶者可知
蒙山之高者羽山山之卑者凡山言藝亦因山以
表地也○句是記水之流者下句是記水之止者先
淮後沂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蓋
沂非不大羽非不高比于淮蒙則卑小耳雖曰相因
皆有工夫非謂淮沂又而蒙羽便乎無窮之利也大

抵禹貢書法貴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徐州之澤有大野是濟水橫絕的去處往時不免滯決自禹功既施于是大野始能容受眾流有蓄有洩而既豬矣至于東原之地是大野環抱的去處為濟水所經今則水患盡去而已底于平矣大野豬則凡水之止者可知東原平則凡地之平者可知于此見徐州水土無不平治也

水蓄而復流為豬濟水至乘氏分流入大野澤是為濟之所絕其所聚者大矣東原東平國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在濟東故也底平者水退而底于平上句是水之止者下句是地之平者二者所以志濟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徐州水患既平由是辨其土宜其色則赤其性則黏膩而墳起其草木亦漸而進長包而叢生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徐州之田較九州則居上中為第二等其土厚故也其賦較九州則居中中為第五等人工尚稀故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雉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

任魚厥篚玄纁縞

禹定徐州之貢物有一州通出的又有各處所產的如土有五色者可以建大社封諸侯則制以為貢此一州之所出者也如羽山之谷出五色的雉鳥其羽可以為旌旄峴山之南出向陽特生的桐樹其材可以為琴瑟泗水之傍浮出的石制之為磬可以備樂器淮夷之地有蠙珠及魚可以為服飾而供祭器這幾處所有都着他入貢至于玄色之幣可以為冠及齊祭之服黑經白緯之織純白之縞可以為去凶即吉之服亦淮夷之所

有者又使之處于筐篚而入貢焉此皆隨地所出者也此言徐州之貢也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為貢建大社則用以為壇壝建諸侯則以為土封以五方配五色夏翟雉之總名其羽毛五色皆備可以為旌旄及車服用之飾桐以泠生向日者為良曰泗濱言在水旁曰浮言水中見石淮夷

徐州境內之屬夷非外夷也蠙珠鱉魚所以為服飾之用玄之用有三以之為袞所以祭以之為端所以齊也以之為冠所以為首服也織者黑經白緯以為禛服縞者白經白緯以為祥服厥篚還是通州所貢

不可只帶淮夷，譬陽至末以禮樂立說。

浮于淮，泗達于河。

禹定徐州之貢道，必先浮舟于淮，由淮以入于泗，自泗而上，則或由濰水以達河，或由濟水以達河，而帝都可至矣。以上都是經理徐州的事。

此是二道貢賦之來，各從其便也。淮與泗相連，故自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或由濰以達河，濰是東路，蓋濰水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由泗而入濰，由濰而達河，此一道也。或由濟以達河，濟是西路，蓋濟入河而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

濟之合者也。自泗之上源以溯，濟由濟而達河，天下道也。

淮海惟揚州

這是定揚州的境界，禹既分了揚州，遂定其境界，北面至淮，東南二面直到大海，這地方都屬揚州。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會眾水之流，跨三州之地，往時汎濫，平治最難。今禹功既施，乃能停蓄，而且流通，不復有橫決之患。其水遶州渚，亦皆底平，于是隨陽之鳳，都得其所，棲止而各遂其性矣。

日行南陸，屬向南飛，日行北陸，屬向北飛，隨日而遷。故曰陽鳥，獨于彭蠡言之者，陽鳥之所宜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震澤納三吳之水，而三江在其下流，往時三江未嘗疏通，所以震澤泛漲，不能安定。自禹功既施，則三江之水都順流入海，而得其所歸。于是震澤之水亦有所蓄洩，至于安定，而不復震蕩矣。蓋揚州之水，西莫大于彭蠡，東莫大于震澤，今二水既治，則眾水可知，故特舉此以見揚州之成功也。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趨于東北者為婁江，趨于東南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也。既入謂入于海也。震澤其水震蕩而難定，故名彭蠡之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為揚南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為揚南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州之成功。○三江在今蘇州松江府地方，婁江與吳淞江即三江之二。惟東江不可考，震澤即太湖，縱橫二百八十餘里，跨蘇州府吳縣、常州府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浙江湖州府烏程、長興二縣，其西北則有宜

鐵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宜興百瀆以下其西南則水
若嘗諸水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而所由以入海者
惟吳淞江一路而已水來甚多而洩之者其後此東
南所以多水患也惟專力浚治吳淞江使全江之力
上有所承下有所洩且于內地疏濬支河又使得以
容受而厚築圩岸不使易崩如是而患可去利可興
矣

篠簜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揚州水土既平由是物得遂其生而土性為可辨篠簜
之竹都布滿而發生其草則天天而長處其木則喬然
而高疎其地卑濕故其土皆是塗泥不言色若其色雜
也

箭竹曰篠大竹曰簜夫是少長喬昇高充徐惟志草
木此又別出篠簜者東南之竹箭尤美兗州言厥草
惟天厥木惟條此變文言天喬者南方地暖故草皆
少長而木多上疎塗泥非如黃白之美色壤墳之美
性也充徐草木皆居厥土之下此先言草木者揚土
塗泥有不盡然者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揚州之土塗泥地最瘠薄故其田則居下下為第九等

其所出之賦則居下上為第七等間或年分不同又進
上第六等以其人功漸脩故也

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上錯也揚州江湖之區
田雜五種故雖水旱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
宜稻不宜他種故第為最下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
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禹制揚州之貢物有常年進納的有暫時取用的如金
銀銅這三樣可以濟國用瑤琨似玉之石可以為禮器

篠竹可以為箭簜竹可以為樂之管象之齒犀兕之角
可以為車甲鳥羽獸毛可以飾旌旄大木可以備棟宇
器械都是一州所有的故制以為一州之貢若海島之
夷所貢的是織成的草服盛于筐篚的是織成貝文的
美錦這惟島夷所有故制以為一方之貢凡此皆常歲
之貢也至于貢物中用包裹的則有橘有柚然亦非歲
貢之常必待朝廷有祭祀宴享之事錫與詔命索取方
纔貢來初不以口腹之故煩勞百姓此暫時之貢也

惟金至織貝常貢也厥包句不常貢也惟木以上通
一州之貢也島夷二句一方之貢也此節見聖人重

服用而不以異物者已謹食物而不以口腹累人仁
之至義之盡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禹定揚州之貢道起初沿江而下入于大海又自海而
達于淮由淮而達于泗由是或由灘以達河或由濟以
達河而帝都可至矣以上都是經理揚州的事

順流曰沿逆流曰溯江曰靜海入海淮自淮浦入海
皆通于海故貢道田江順流而入海由海入于淮泗
則逆流也達河見徐州充言浮于濟深達于河故青
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沿

卷之三

主事

于江海達于淮泗皆蒙上文也○禹時江淮未通故
揚州入貢必由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
掘邗溝築堤壅水以行舟與管會黃池然後江淮始
通今瓜儀淮安壩是也其實江北淮南地高于水雖
則通道原未合流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
指所通之水以為禹迹耳

荆及衡陽惟荆州

這是定荆州的疆界禹既分了荆州遂定其境界北抵
荆山南盡衡山之陽這地方都屬荆州不言衡山而必
言衡陽者見荆州之南境不但至于衡山而且包乎山

之南也

衡即南嶽其山最大在南無復踰之者故舉此以表
南境所至也

江漢朝宗于海

出于岷山者江也至大別而會于漢出于嶓冢者漢也
至大別而會于江其勢愈大禹既因其勢而導之由是
二水順流東下望海而趨無復停滯就似諸侯往京師
朝見的一般荆州去海尚遠而遽言朝宗于海者以禹
功既施知其勢所必至也

卷之三

主事

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于天子假人事而
言之也江漢獨書于荆州者二水發源于梁而荆當
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
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雖未入海而實有
奔趨之意重合流上江漢一州之大水下文皆所以
志江漢也

九江孔殷

九江乃江水之所經也江漢既治于是九江之水各順
其流而合于洞庭水道甚得其正而無橫決之患矣
此治江漢所經之水九江沅漸元辰澧酉澧資湘也

其源分爲九故名九江其後會聚日廣方八百里名曰洞庭湖孔是甚嚴是正也九江孔殷由于江漢朝宗

沈潛既道

江之別流曰沈漢之別流曰潛江漢既治于是沈潛二水亦皆各循其道而無逆流之患矣

此治江漢之支流也自江出者爲沈自漢出者爲潛既道亦本江漢朝宗來

雲土夢作水

荆州有雲夢二澤往時江漢諸水未平雲夢之間都被

浸今水患既去于是雲澤相近之地雖未可耕治已

都見了乾土夢澤相近之地都可耕治不但土見而已

蓋雲澤地卑水落稍遲故人工晚夢澤地高水落在先

故人工早也

此記江漢所近之地雲地卑而夢高故有土作又之

亦曰見土則其害漸去曰作又則其利已興亦本江

漢治說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州土性塗泥與揚州同所以田之等第只高得揚州

一等而其賦乃出第三等者以其地方既濶而人工又

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柂榦柏檣砥砮丹惟箇籥栝

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瓊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州之貢有羽毛可以爲旗旄有齒革可以成車甲有

金銀銅三品之金可以克國用有柂木之榦可以供武

備有栝有柏可以修棟宇器械之用有石之粗者曰礪

有石之細者曰砥可以爲磨礪之用有磐可以爲矢鏃

之用有丹砂可以爲彩色之用皆制以爲貢也有竹之

堅者曰箇籥有木曰栝皆可以爲矢也此三邦之所產

則於擇其有名者而貢焉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

有禮神之物也包而又匣之以貢焉致敬也又有玄纁

二色之幣及珠璣組綬可以爲服飾者則入之于篚焉

至于九江所出大龜可以占卜若偶得之即納與朝廷

以其物不常有故不制爲常貢也

荆貢畧與揚同揚利金錫荆利丹銀齒革所產不無

優劣故各以所善者爲先也柂木可作弓榦故曰柂

榦栝柏所施者多故不言用揚言惟木木多不勝其

名也荆木名之貢止于此也不曰三邦箇籥栝而曰

箇籥栝三邦所以別菁茅等物非三邦之貢也納錫

是納與朝廷厥貢至瓊組常貢也納錫可不常貢也

惟簡輅枯二句以戎備言因地而取其良也包圍菁茅以祀事口因物而致其敬也納錫一以見其非常一以見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州之貢道先浮舟于江沱以入潛漢漢水與洛水不通又從陸路過于洛然後由洛而至于南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是經理荆州的事

逾是過凡水路不通從陸般運日逾禹貢之記貢道

者如記二水曰浮于淮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入

泗也此荆州近于漢者則徑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

漢也近于潛者則徑浮于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

漢也沱自華容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

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

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河在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自荆至冀中間遠隔豫州

荆河惟豫州

荆河惟豫州

這是定豫州的境界禹既分了豫州遂定其境界西南

至荆山北至大河這地方都屬豫州

豫于九州為中土在冀河之南南低而條荆山荆豫

皆以荆山為界其南為荆州其北為豫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豫州之川有四曰伊洛瀍澗四水相敵向嘗橫流今則

伊瀍澗三水各入于洛與洛水合流而入于河蓋豫州

之水無不治矣

此記流水有所歸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不同涇

澧漆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

同各別志之伊洛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

江漢同文

榮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

豫之水有榮馬濟所溢也濟水既治則榮水亦有所蓄

而澗有波焉洛所經也洛水既治則波水亦有所受而

輸故曰既豬荷澤濟水所經孟豬乃蓄而復流之水往

時洪水泛濫不得為澤禹于是又導荷澤之餘波以入

于孟豬而孟豬亦能容受蓋豫州之澤無不治矣

此記豫州之川無不治榮所以志濟波所以志洛河

澤濟水所經孟豬蓄而復流之水被是餘波所及澤

與豬不同澤是水之聚豬是蓄而復流導者自是導

浙澤導孟豬非重濟也會氏說被字非

原土惟壤下土墳瘠

豫州之土在高處的其性柔細而無塊在低處的其性

墳起而疏鬆不言色者其性雜也

此止言土之性而不言色因其土之不同辨其性之

不同也他州辨土惟一言惟青之海濱豫之下土一

則廣斥與本州之白壤殊一則墳墟與中土之惟壤

異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州之田居中上為第四等其賦居上中為第二等而
年分不同間出第一等賦高于田者亦以人功修也

觀冀州及此可見皆在本等之中若出本等則變文

如揚州也

卷五

五

厥貢漆象繡紵厥篚錫貢磬錯

豫州之貢有漆器用也有象及繡紵等布服用也其入

篚者有黑經白緯之織為禪服之用與精細之織其待

錫命而後貢者有治磬之錯蓋磬錯非常用之物故不

制為常貢也

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乃貢

者蓋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

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

矣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于

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錯與厥篚之文嫌于

相屬故言錫貢在先立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冀州最近以河為界其入貢之道東境徑自入

河西境則浮于洛而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以上都

是經理豫州的事

此只言西境東境徑可達河不須浮洛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這是定梁州的境界禹既分了梁州遂定其境界東至

華山之南西至黑水這地方都屬梁州

雍梁二州俱以華山為界其陽為梁州其陰為雍州

卷五

五

白距于華陽此內無可書者矣曰據于黑水此外無

可紀者矣

岷嶓既藝

岷山乃江水之源嶓冢山乃漢水之源自禹功既施于

是汎漑之患盡去而稼穡之功可與二山之間其地皆

可種藝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

此志江漢之源重在江漢非重在岷嶓也禹導江導

漢始此二山

汎潛既道

汎乃江之別流潛乃漢之別流禹都加濬治于是二水

各有所歸或入于江或入于漢而無不順其道焉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此志江漢之流重在江漢非重沱潛也導沱潛意亦不可缺○沱潛二水是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與荆州不同梁州之沱有二其一舊志在蜀郡郫縣西流入江其一舊志在蜀郡汶江縣東流入江潛水舊志在巴郡宕渠縣西南流入江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之間沫水經流其勢漂疾向背為患今水土既平于是遂行旅祭之禮焉二山平則凡土之高者無

不治矣

此志沫水也蔡蒙二山沫水實經其間禹之施功為多祭山曰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于梁雍以見諸州之山皆有祭也又獨于蔡蒙荆岐言之者梁之功終于蔡蒙雍之功始于荆岐也蔡蒙旅則岷嶓可知荆岐旅則終南以下可知

和夷底績

和夷地平而險遠向以水患難于成功今則可以經畧可以耕治而亦致有功績焉和夷底績則凡地之平者無不治矣

厥土青黎

言梁州之土其色青黑不言性者其性雜也黎字解做黑字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梁州之田居下上為第七等其賦本居下中為第八等開或一年進而為第七等間或一年降而為九等共為五等蓋地力之厚薄不同而年歲之豐凶亦異所以隨時制賦不遽定為常額也

三錯是二等樣間雜也

厥貢瓊瓊銀鏤翬羽熊羆狐狸織皮

以其貢言之有五等焉供樂用也有玉璽焉供器用也有白金焉供國用也有剛鏤焉供器用也有石罍焉供用也有石磬焉供樂用也梁州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其毳絨之可以為罽其皮製之可以為裘供服用也皆制以為貢焉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滄逾于沔入于滑亂于河

梁州貢道其可以達河者固不必言乃若西南境之遠者則何如西傾山之南桓水出焉循桓水而來由桓而浮于滄滑與沔不通遂舍舟登陸而逾于沔由沔而後入于滑渭之水入于河也由渭而橫截渡河冀州

在河東故必過河以達帝都也以上都是經理梁州的事

此專為梁州西境絕遠者言之其餘可以達河者在所不書橫截渡河曰亂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潛水潛即沱潛既道之潛自潛邈流而屆于晉壽界有樣枝津之阻由陸而南歷罌穴而進運以接沔沔即漢沔此所謂逾于沔也沔渭不通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褒斜之間又絕水百餘里故歷漢川而至于褒水乃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漢乃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渭徑達河故絕流而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這是定雍州的境界禹既分了雍州遂定其境界西面跨道黑水東面抵西河這地方都屬雍州

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梁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逾黑水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也四面積高曰雍雍州得名以此

弱水既西

弱水微弱不能載而且西流此水之異常者禹因其性

而導之于是順其故道西入流沙而不復為雍州之患矣

弱水水之變者既西非禹使之西也因彼西流故順而導之至于合黎入于流沙要明白

涇屬渭泗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出于南谷山者渭水也出于岍頭山者涇水也出于弦蒲藪者汭水也雍州之水莫大于渭禹既施導渭之功于是汎濫悉平而衆流俱順涇水西至涇州受汭水南至高陵入渭是涇水上屬于汭下屬于渭彼此聯合而無散漫矣漆水與沮水自華原合流至朝邑入渭是漆

沮二水既歸于渭小大相從而無橫流矣出于終南山者澧水也澧水至咸陽入渭是澧水亦會于渭並流而同歸矣澧涇泗漆沮皆注于渭而渭又入于河則雍州之水無不治矣

涇水流其中南連渭水西連汭水故曰涇屬渭泗從是歸從同是會同三條皆主渭說如伊洛瀍澗入于河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烏鼠

雍州諸水既治由是荆岐二山無懷襄之患可行旅祭禮凡終南惇物至于烏鼠其間一帶的山都與荆岐

一般則雍州之高土無不平矣

荆山漆沮經其下岐山涇汭經其傍終南澧水所出

俾物澧水所經鳥鼠渭水所經也終南以下空舉山

名蒙上既旅之文也至于字相為首尾之詞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雍州水患既息于是原隰之地已致平成之功又直至

于豬野其間一帶的地都與原隰一般則雍州之下土

無不平矣

地之廣平者為原下濕者為隰此言治水成功自高

而下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雍州不特近地底績雖遠如三危其地亦無水患可以

居止三苗之窳于此地者既已安居樂業亦皆革心向

化而大有功敘則雍州之遠土無不平矣

世危既宅地之遠者得其平三苗丕敘人之頑者從

其化有相因意見聖人黜惡以遠為罰經理則不以

遠為間宅是造廬舍定疆場敘是遷善改過革其凶

積

原土惟黃壤

小洲實為正色壤為常性今雍州之土色黃而性壤土

之最美者也

賦田惟上上賦中下

雍州土惟其得色性之正故其田居上上為第一等但

地狹而人功少故其賦只居中下為六等

厥貢惟球琳琅玕

雍州所產的有球琳玉之美者也可為珪璋之用有琅

玕右之美似珠者也可為冠冕之飾故制以為貢焉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州貢道有二其西北境河見于積石經流于龍門故

貢賦之來則浮舟于積石之河北行東轉南向至于龍

門入冀州之西河直達帝都其西南境渭入于河漆沮

自北注于渭涇水東注于渭澧水自南注于渭故貢賦

之來或由乎澧涇或由乎漆沮皆會于渭水之北焉至

渭北則可以達帝都各從其便也

泮積石至龍門西河此言其東北境也河行塞外東

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乃河所經也會于渭汭蓋

水北曰渭渭之北也與上渭汭不同貢賦之來或由

漆沮或由涇澧皆會于渭水之北而入河○河從積

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在古為

通舟轉輸之道唐虞聲教暨于朔南故冀之北垂遠

出河外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斥奪之秦
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踰河開朔方漢
人謂之北河唐卽其地築三受降城宋時爲西夏所
據河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
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
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害而不
知其爲唐虞之故疆也蔡氏引邢恕之奏疑積石至
龍門三千里難以通舟以後世之述質之于經多所
不合然神禹導川通貢著其道路所經明若指掌觀
此日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後曰導河積石至于
龍門曰導曰至豈非河通流至于龍門之驗邪曰浮
曰至豈非舟通行至于龍門之驗邪
織皮崑崙析支渠揆西戎卽欽
禹治雍州成功不但本州有珠琳琅玕之貢而已獸有
皮製之爲裘可以爲風寒之備獸有毛織之爲衣可以
爲溫煖之需貢此者其國曰崑崙曰析支曰渠揆這三
國本是西方戎落今已順服我中國之化與三苗同其
不敘矣禹功所及其遠如此以上都是經理雍州的事
此見不惟成功著于中國而且餘功及于外夷這三
國都在西番地面所以總謂之西戎此條錯簡當在

厥頁條下

導斷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材析
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這一節記禹導北條大河北境諸山乃河濟兩派大水
所出入的去處故禹先從雍州斷山導起東及岐山又
東至于荆山無不施功則其間不但河之經于雍州者
無所壅塞而渭水之入河涇澧漆沮汧汭之入渭皆有
次第矣雍州功畢禹乃過于龍門之西河到冀州地方
自北而南治壺口所以殺河勢也又南而至雷首以至
于大岳爲汾水所經又自南而東底柱析城以至于王
屋爲濟水所出者亦因而治之又自東而北治太行恒
山以至于碣石水勢至此都入于海則其間不但河濟
順流而汾澤漳沁恒衛等水皆有歸向矣禹導大河北
境諸山其施功之序如此
此下四條皆是記禹導山的事上面九州中雖已具
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出
所治山川首尾其山川之見于九州者經也見于後
導山水各條者緯也雖有導山導水之異其實隨山
本爲治水故以導爲文蓋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水
之勢未有不因于山者江在南河在北分爲二又于

五之中又分為北條大河之北境大河之南境南條
江漢之北境江漢之南境論縱勢則先北而南論橫
勢則皆自西而東此一節導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
荆三山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禹導山始此
至岐至荆而渭之入河澧漆沮沂之入渭皆在所經
矣逾字指禹言不可以逾河入海對逾龍門之西河
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而入而壺口當其
衝治之所以殺河勢也雷首山雷水出焉山臨太河
北去蒲坂三十里堯都在焉太岳汾水所經底柱山
大河中流有石如柱世傳禹鑿山為二門以通之析
城山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山山狀如屋濟水所出太
行遶巨數州為北脊以接恒嶽河北諸州皆旋其趾
恒山即北嶽碣石山正當河水入海之處史臣歷敘
衆山而繼之以入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
得其道以歸于海也大抵此節自導岍及岐至于荆
山者是記其自西而東也自壺口雷首至于太岳者
是記其自北而南也自底柱析城至于王屋者是記
其自南而東也自太行恒山至于碣石者是記其自
東而北也謂之及者以其相距之近也謂之至者以
其相去之遠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這一節記禹導北條大河南境諸山乃渭伊洛淮諸水
所出入的去處故禹從雍州西傾山導起東歷朱圉鳥
鼠又轉而之南以至于太華則凡恒衛等水出入于諸
山者可治矣雍州之功既畢由是到豫州地方自熊耳
導起東歷外方桐柏又轉而之南以至于陪尾則凡伊
洛淮等水出入于諸山者可治矣禹導大河南境之山
其施功之序如此
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也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至岍
冢乃更言導者南條北條之別也西傾至太華皆雍
州山熊耳至陪尾皆豫州山山川之脈絡皆起西北
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于大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
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
東南西傾山乃恒水所出鳥鼠山乃渭水所經太華
山即西岳以西有少華山故此以太為名熊耳山洛
水所經與導洛節不同外方山即中岳嵩山乃伊水
所經桐柏山乃淮水所出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先
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也
導岍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這一節是記禹導南條北境之山漢水發源于梁州之

蟠冢山經流于荆州之荆山內方諸山至大別而入江
禹則導蟠冢以潛其源至于荆山內方大別以引其流
則漢水于是乎入江矣其施功于南條北境者如此

蟠冢梁州山漾水所出內方漢水所經大別漢水入
江之處皆荆州山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這一節是記禹導南條南境之山乃治江水的事江水
發源于岷山自岷山以下直流至東南數千里衡山九
江敷淺原皆江水所經故禹從岷山之陽至于衡山以
通江水之上流又渡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以通江水之

下流上下通流無滯而順其趨海之勢矣其施功于南
條南境者如此以上都是導山的事

此導南條南境之山也江發源于岷山而衡山在其
上流九江會諸水與江相連為江水之經始也敷淺
源即廬山其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
有敷淺原之名與衡山俱為江之下流自岷山導之
至此其勢自然順流入海矣此節包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彭蠡既緒等事不言導者亦蒙上文也前
逾于河與此過九江皆指禹言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這一節是記禹導弱水的事凡水皆能載而東流惟弱
水獨弱而西流禹順其性而導之至于合黎其餘波西
入于流沙而弱水治矣

此下九條皆是記禹導水的事大意亦自此為始以
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從雍梁西
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曰江
淮河濟瀆者獨也以其私達于海也四瀆江河為大
河在北故先言河其次則江漢皆發源自西經中國
以入海故次漢次江漢先于江者漢在江北也濟發
源河北越河而南達于海源短于江漢故次濟次淮
渭與洛入河故後言之○按導山導水只是一事導
山以記禹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者禹所至也導水
以記水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入于某者水所至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這一節是記禹導黑水的事凡水皆清惟黑水獨黑而
且南流禹亦順其性而導之至于三危流入于南海而
黑水治矣

黑水出雍之西分關山而南入于南海為雍梁二州
之西界黑水解見岷山三危解見雍州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

孟津東過洛河至于大伾北過澤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這一節是記禹導河的事黃河之源出于外夷西域崑崙至中國積石之山乃見其處禹導河自積石起以河在山峽中行其流迅疾而時有壅滯乃疏鑿其險阻以至于龍門自龍門而下山開岸濶豁然奔放南流至于華山之陰自南折而東流復在險處至于底柱山又東至于孟津之地又東過洛水交流的去處至于大伾山此時河始出險而就平地又自東折而北流過于澤水至于冀州之大陸自大陸而北到兗州地方地曠土疎洧尤易決禹乃播之爲九河以分其力而殺其勢然後合爲逆河以入于海而河水治矣

河源出外夷入中國至積石三千餘里此記其施功始于積石非記其源也河在積石之間轉而東北流凡三百餘里而涅水入之東北千二百餘里過賀蘭山又北流迤東過三受降城始南流二千五百餘里至龍門大抵盤東山峽之間千數百里禹載壺口治梁岐皆爲冀河已見冀州故此不書龍門之河自高而下奔放傾瀉南可三百里至華山之北渭水入焉折而東流爲冀河凡三百里至于底柱壅河中流

卷之三

中

卷之三

中

鑿二門以通之又東三百餘里至今孟州孟津河流始緩南北通津故謂之孟津東百里過鞏縣洛水入焉名爲洛河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大伾山此冀之東河也又北五百餘里至今冀州澤水入焉又北二三百里爲大陸其間平地土益疏水益差潰故不得不分之而爲九其合之則爲逆河以潮至而水逆流故以爲名一析而爲九所以分其勢九合而爲一所以統其歸也此見導河始于雍經于冀豫而終入海于兗也○按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實史記張騫使西域至于實知河源所在其山多產玉石武帝按圖書名之曰崑崙唐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于悶磨黎石山後世皆祖二說莫知其非至元世祖遣學士都實佩金虎符往乃得之于土魯番采甘思南曰星宿海以在四山之間有泉近百匯而爲海望之若星猶故名其地在中國西南四川馬湖之西三千餘里此正脉也自禹之後河不爲患者千餘年至周定王時河始決漢時決頓丘漸徙而南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河淮始通宋熙寧中河大決澶州北流遂絕然是時淮能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決入渦河本朝洪武初決原武正統中

又決滎陽入渦口今自清河入淮以河之鉅且悍惟一淮以爲之委欲使無衝激潰敗其勢自難然古之治河惟欲去其害而本朝用以通漕兼欲資其利時異勢殊此治河之議所以紛紛也

嶠冢導滌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這一節是記禹導漢水的事滌水出嶠冢山禹自此山導之滌其源也自嶠冢東流方叫做漢水又東流叫做滄浪之水又過三澨之水至于大別之山而南流合于江入江之後又東流停蓄周迴而爲彭蠡之澤又東流

而爲北江順流入海而漢水治矣

漢水有二源東源出秦州之嶠冢始出爲滌二水南流爲河至漢中東流爲漢水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水之經歷隨地得名曰爲漢爲滄浪者言卽滌水之爲非有他水也三澨曰過者三澨小而滌水大也曰入江者滌水小而江大也東匯爲彭蠡者滌既入江復東聚而爲彭蠡也東爲北江者滌既聚爲彭蠡復東出而爲北江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連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這一節是記禹導江水的事江出岷山禹自此導之滌其源也自岷山東流叫做沱水又東流至澧水遂過九江至于東陵又東向迤邐而行北會漢水而同匯爲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爲中江順流入海而江水治矣

江至成都諸源既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度馬湖諸水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復東注于澧澧水名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功故畧之也九江荊州之水東陵荊州之地嶠冢導滌岷山導江卽梁州所謂江漢朝宗

于海也匯澤爲彭蠡卽揚州所謂彭蠡既豬也江漢皆發源于梁合流于荆而入海于揚故禹導之自梁而荆而揚也要見得合流之意

導沱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澨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這一節記禹導濟水的事濟水性既沈下而力又勁疾常從地中穿穴而行故其出入無常伏見不一禹順其性而導之其發源初見在王屋山頂崖下叫做沱水由是伏流地中湧出二源合流而東叫做濟水這又是一見見自此入于河伏流河中溢出而爲滎水這又是一見

又與河竝行東湧出下陶丘之北這又是一見自此遂不復伏又東至于荷澤又東北會于汶水又北東入于海而濟水治矣

此導濟水也濟之初出于王屋其泉源為沈東流至濟源縣湧出二源合流為一方謂之濟到溫縣號公臺入河竝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竝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濟水既入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也自陶丘之出不復伏而東至于荷東北會汶以入海此皆古濟之道也流水經豫兗之境而入海于青其流至為勁疾禹之導

之亦因其伏見之勢而順其脈絡之次焉耳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這一節是記禹導淮水的事淮水出于胎簪山至桐柏山而始大故禹導淮自桐柏始由是東流會于泗沂二水又東流而入于海而淮水治矣

桐柏乃淮水所經為患始大故從此施功也會于泗沂者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甚近故連言之入海在今淮浦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

于河

這一節記禹導渭水的事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之西其發源甚微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東流會于澧水又東流會于涇水又東流過于漆沮二水自此順流而入于河而渭水治矣

北導渭水鳥鼠同穴或以為其山鳥鼠同穴而處故以為名會于澧即雍州所謂澧水攸同也會于涇即雍州所謂涇屬渭汭也過漆沮所謂漆沮既從也前是分記此是直敘其源流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這一節是記禹導洛水的事洛水出冢嶺山與熊耳山相近其發源尚微故禹只自熊耳山導之東北流會于澗水澗水又東流會于伊水又東北順流而入于河而洛水治矣

此導洛水也洛水出陝西商州之冢嶺熊耳即在其南故禹于此導之與西傾節不同源雖在雍州而流在豫州之境入河所謂伊洛澗澗既入于河也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

會同

史臣說犬禹導山則窮其脈絡導水則順其源流勤勞八年施功既畢所以九州之疆域雖異而水土之平治

則同卑而為四隩之地昔皆墊溺今則險阻盡遠已可
定居高而為九州之山昔皆草木蔽塞今則斬木通道
已可祭告流而為九州之川濬滌已通無有難滯止而
為九州之澤陂障已固不復潰決由是四海之水若大
若小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矣九州的水土又豈有一
處之不平治者哉

此總結水土無不平治也首句包下四句四隩既宅
言土結躡懷底績降丘宅上等事也九山刊旅言山
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結岷嶓既藝蔡蒙荆
岐等事也九川滌源言水結既從既道既入等事也

卷之三

中九

九澤既岐言澤結既澤既豬底定孔殷等事也又言
四海會同者言九州之外薄于四海百川以四海為
歸是無不會同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史臣說水是五行之首百貨之源往時洪水橫流六府
豈能修治今水患既去地利可興水火金木上綏六件
皆大修治而財用有資貢賦可定矣禹乃因地之宜以
制國之用九州的庶土有高低下肥瘠之不同則交相祭
較辨其何物出于何州而致謹于財賦之入有一州通
貢的有隨地而使貢的又有待命而後貢的惟恐傷民

之財盡地之力蓋極其謹慎而不敢忽焉九州的上穀
亦有高下肥瘠之不同則皆為之品節辨其孰為上等
孰為中等孰為下等由是隨其所定之則而成賦于中
國之內有最厚的有最薄的又有間雜不等的上無過
取下無重餘皆有成規而不可變焉聖人經國之制其
周密如此

此亦總結上文見九州土田貢賦所由定也蓋天下
之大害既息則天下之大利以興地平天成故六府
無不修治六府既修則可以因地之利而經國之用
矣交正者合土之肥瘠高下而正之辨諸州所出之

卷之三

中九

物而又何者為良也底慎者因地而取其有因物而
取其良常得者為歲貢偶得者為錫貢也成則者合
九州之穀土而定其等也成賦者謂一成而不可易
隨高下以納而正歲者為常間歲者為錯也定貢賦
者經國之義而曰底慎曰成賦則為民之仁寓于其
中矣

錫上姓

水上既于疆域既定禹又佐天子封建諸侯錫之上地
使他立國以守其社稷或分為男邦或分為侯邦或授
之采地或授之封地也錫之姓氏使他立宗以保其子

孫或因德而受姓或因功而受姓或因地而受姓或因生而受姓也無非欲其為國家之藩屏以共保平成之續耳

此修封建之法也水土既平後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勲德輯其分族也錫土不可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講蓋虞制初不如此封建之來因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經畫所謂酌成五服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李十一

李十一

禹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然其心不矜不伐猶自敘說當此治定功成之時別無所事惟敬我之德以率天下則天下之人自然傾心從化不能違越我的所行矣這可見禹不以成功自處而惟欲以敬德化民如此

此二句或禹所言記之于此者以見禹之經理有本而能踐其言也德當泛講曰台曰朕皆禹自稱禹言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則不距朕行可知不距內兼臣民說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秬服四

百里粟五百里米

這一條是定甸服之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禹則制為甸服以其皆田賦之事故叫做甸服甸服之制何如內百里去王畿最近其賦則連稻禾的莖穗都納朝廷蓋稻可以供廩祿草可以充芻秣也第二百里次近王畿只割禾半蒸納之第三百里亦近王畿則去蒸上的粗皮納之然此三百里內都是近地不但納總銍秸而已或有輸將之事如搬運糧草等項仍使他服勞而兼力役之征焉自是以外第四百里去王畿漸遠惟去其穗而納蒸第五百里王畿尤遠則去其殼而納米蓋地方愈遠納賦愈從輕便而亦不使之服輸將之事矣其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如此

李十一

李十一

此下五節乃疆理天下之事蓋敬德以先天下固可以必教化之行而非漸成五服亦無以行其教化也此節分甸服為五等甸服者畿內之地天子自治惟取田賦以克國家之用也納總銍秸而又曰服者以其地近而又兼力役之征也四百里外不言服者以其地遠故但有粟米之征而免其輸將也蓋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粗而輕者精聖人制國用節民力曲

盡如此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這一條是定侯服之制禹于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侯服以其皆侯國之事故叫做侯服侯服之制何如近甸服四面百里定做卿大夫的采邑外四面第二百里定做男爵的小國男邦外四面那三百里定做諸侯的大國次國小國居內所以安內附也大國居外所以禦外侮也其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者如此

侯服在甸服之外者封建諸侯以屏衛王畿也百里二百里以次第言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

卷十

卷十

卷十

也采者卿大夫食邑古時食祿者各有分地取其地之所入以為常祿男邦諸侯以列爵言男則子在其中言諸侯則公與伯在其中要見安內禦外之意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這一條是定綏服之制禹于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綏服以其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故叫做綏服綏服之制何如這地方內去王城千里外去荒服千里介乎內外之間不可不嚴華夏之辨故于內面三百里則酌量揆度施之以仁義禮樂之教蓋太平有道之日教化可興故以修內治為務也于外面二百里則鼓舞

奮揚訓之以卒伍軍師之法蓋安寧無事之時人心易弛故以防外患為急也其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如此

曰綏服者內以安中國外以安邊境也三百里內密通甸侯治之當用文也故曰揆文教外二百里漸迫要荒治之當用武也故曰奮武衛內非全無武衛但以文教為主外非全無文教但以武衛為主耳夫有文教以善民生而內無不安有武衛以護民生而外無不安此聖人有取于綏服之義也末數綏字意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卷十

卷十

卷十

這一條是定要服之制禹于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要服以其去王畿已遠法制簡畧稱示約束而已故叫做要服要服之制何如把內面三百里處那夷人各隨其俗而羈縻之外面二百里則安置那罪人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也其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如此

要服在綏服之外雖無中國之禮法而猶受中國之約束者也三百里夷是舉近以見遠其實外二百里皆夷狄也放罪人于此者所以別之于夷狄之流也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這一條是定荒服之制禹于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制為荒服以其去王畿尤遠都是荒野的去處故叫做荒服荒服之制何如內面三百里曉與蠻人居住其法比諸夷又畧矣外面二百里把那重罪的人流放于此其法比諸祭又重矣其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者如此

蠻夷荒野之地田里不井人民不名故謂之荒服曰蠻者頑慢弗率又甚于夷也外二百里亦皆蠻貊之地流比于放則又為遠矣蓋五服之地以漸而遠而聖人治之亦以漸而畧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之以

必治也治外夷則法度宜畧治之以不治也聖人禮理之制如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這一節是總敘大禹之成功禹定五服地方雖止五千里然其風聲教化之所及則有不止于此者東邊則漸漬到東海西邊則覆被到流沙北邊南邊則所及尤遠不可以地限量這風聲教化盡訖于四海之內而無遠不至如此大禹治水之功既成于是用玄圭為贊獻與帝舜以告其成功而復命焉圭必用玄者所以象水色

之黑也夫當洪水橫流下民昏墊之時禹不惟能平治水土以救一時之患而必于經制悉備德教四達然後告成于君真可謂萬世之大忠矣此其所以獨冠虞廷之功而罕開有夏之業也

此記禹教化之所及也蓋地平天成府事已治任土建邦經理已周有法制以維持之有祇德以率先之故聲教四訖如此也東西近故以漸被言南北遠故以暨言聲教訖于四海則總言之也錫以圭所以表奉上之誠圭以玄所以象治水之事告厥成功以平水土定田賦建諸侯新五服事講一以見治平之所由一以見受命之無負也

甘誓 此篇記夏王啓親征有扈誓戒將士的說話故叫做甘誓

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無不明備故聖人著之經為萬世法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史臣記夏王啓繼禹即仿是時有個諸侯有扈氏所為不遜王乃親率六軍往正其罪有扈恃其強暴敢與天子抗衡遂大戰于其國之甘地將戰之時王乃召六軍

之帥而誓戒之

甘是有扈之南郊地名誓曰大戰于甘所以誓有扈不臣之罪誓曰乃召六卿所以表啓得命將之權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夏王啓將發誓辭先嘆息說爾六卿及有事于六軍的人我今誓戒告汝以有扈氏之罪惡彼水火金木土之

五行原于天道切于民生有國家者所當敬順約有扈氏乃濫用五行不順月令而暴殄輕忽之一歲之首月

謂之三正乃頒自朝廷邦國所當遵守的有扈氏乃蔑視王朝不奉正朔而怠慢廢棄之其悖亂不臣如此因

此獲罪于天天用降以大罰勦絕其命今我躬率六師以伐之惟敬行天之罪而已豈敢輕用其武哉

上言六卿此言六事之人者六卿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總呼之下左右與御皆在內五行關係至重

威侮有恃強不奉之意見其不順天時夏以建寅爲正然從前代于丑寅建建而來故正朔謂之三正怠

棄有傲慢廢棄之意見其不奉正朔總是以此二事正其罪也威侮五行則必過取乎民故曰虐下怠棄

三正則有無君之心故曰背上此是言討叛伐罪之

意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一人居左主射一人居右主擊刺一人居中御馬必三人各治其事方能取勝

故夏王啓之伐有扈氏誓戒衆軍士說道爾在車左主射的人宜專治左邊的事若不治于左而于射敵之法

有所未精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左矣在車右主擊刺的人宜專治右邊的事若不治于右而于擊刺之法有

所未精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右矣在車中主馬馳驅的人宜專心御馬來合法度若御之不以其正而于馳

驅之法有所不合是汝不能敬我之命于中矣

三平看曰射曰刺曰御則車戰之法盡之矣曰左曰右曰中則車戰之人盡之矣呼其人而各責其事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急也○古用車戰一車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每二十五人爲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

長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爲之助者也故古者臨軍警戰所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

之呼右呼御亦然凡車之命係此三人自一乘至于

萬乘皆有是三人御者與射刺者相應如一人左死于射右死于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節制如此此所以能為不敗之師先王之兵法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擊戮汝

夏王啓戒誓將士既終又明示賞罰以激勵之說道行軍的號令我既已丁寧而告戒矣汝眾將士若能遵依我的命令克敬而有功我則即時論功大小賞之于軍中祖廟之前或命之以官爵或賚之以金帛皆所不惜若違犯我的命令以致債事我則即時論罪戮之于軍中大社之前不但誅及其身將并其妻子而俱戮之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軍令既定決不汝欺汝等可不恭聽予之命哉

東華

卷之三

五

此示以勸懲之大典欲眾士之用命也用命不用命指上左右御三者言之于祖于社示賞戮之不敢專亦陽舒陰慘之意也要見至公至速意

五子之歌

這是記夏王太康之第五人因太康逸遊失國乃作爲

詩歌以發其憂愁嗟怨之意故叫做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史臣敘說夏王太康嗣位一十九年不理國家政務徒有人君的空名而不行人君的實事如祭祀之尸一般只好為放逸豫樂的事以致喪滅其德肆為暴虐因此天下黎民不安其生都有離叛之心太康乃猶不知省改安于遊樂無有節度遠出畋獵于洛水之外至于一百日猶不回還于是有窮國之君名羿者素懷不臣之心至此因民不堪命乃舉兵距阻太康于大河之南不使之歸國

尸位虛下句即尸位之實逸豫則怠勝敬故滅其德黎民咸貳者厥心違怨厥口咀咒盤遊對逸豫看皆

東華

卷之三

五

重上二字豫而曰逸則過其節矣遊而曰盤則安而不知止矣夫民心咸貳其勢甚危而彼反以遊畋為安欲無亡得乎有洛之外則其遠十旬弗返則甚久二句是盤遊無度之實也因民弗忍因字是重責太康之詞蓋羿雖姦雄不有所因則不能發太康滅德失民故羿得而乘之曰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

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汜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畋于洛表之時他有五個兄弟都隨侍其母從本

康渡河而南因太康打獵去遠追之不及乃在洛水之北待之既而太康十旬弗返羿距之于河不得歸因五子見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都憂愁嗟怨推究禍亂根源皆由于太康荒棄了祖訓于是述大禹所垂的訓戒衍為詩歌以其感慨迫切之詞舒其悒鬱無聊之氣予以明先訓之當遵天命之難保其詞痛切而悲哀蓋不獨傷太康之失德實以垂萬世之鑒戒也

此史臣記五子作歌之由御其毋以從從字猶追字意謂從其後以追之也後于洛之內者追之不及遂

李十一

李十一

于此而俟其返也惟太康盤遊而不反五子俟之而未至故皆痛危亡之特及離散之難保而作為詩歌也○創業之君經歷艱苦為子孫萬世慮至為深遠都有漢訓以教戒後人故太康失圖則述大禹垂後之戒太甲不惠伊尹則舉成湯風愆之訓誠以法祖乃帝王之要道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五子之歌第一章說道背我皇祖大禹垂訓有言人君與下民勢之相隔雖有尊卑情之相須實猶一體只可以其情而親近之凡百姓的饑寒困苦須時時體念視

之如傷保之如子纔是君民一體之意若恣意極欲肆于民上把百姓的休戚利害都看得與己不相關這道等便是下民了為人上者切不可如此所以然者何也蓋小民雖至卑至微却是邦國的根本譬如房屋之有基址一般必須以仁恩固結其心使他愛戴歸往譬如房屋基址堅固了然後邦國安寧而無傾危之患若人心既離根本不固則國雖富強終亦必亡而已此民之所以可近而不可下也

民可近二句言當以情親之而使之合不當以勢疎之而使之離也民惟邦本二句是推所以可近不可

李十一

李十一

下之故當一氣說此皆皇祖之訓乃得謂可愛非君可畏非民之心法也

丁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國子臨光民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五子既述皇祖大禹之訓又言人君處崇高之位既生殺予奪之權都說小民至愚豈能勝我殊不知民雖至愚而亦至神能戴其上而亦能反其上我看天下之民莫說億兆之衆便是愚夫愚婦也不可輕忽若失其心一個個都能勝我所以為人君的行事一件也不可有

差一有差失皆足以致怨于民况以一人之身積愆累
答至于再三則民心自然怨考不必待其明白彰著而
後知也夫事皆自微而至著故為君的須于事幾未嘗
形見的時候預先圖謀更改乃可以固結人心潛消禍
亂耳故我居位而臨光民深以危亡為懼凜凜然如以
易斷之朽索而馭易驚之六馬常恐其不免于傾危也
夫以民之可畏如此則居上而臨民者奈何怠荒而不
敬乎

此言已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以申結祖訓之意也
一能勝予一字作皆字看一人三失即推所以能勝

卷三

六

予之意怨豈在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怒也予臨二句
言多失之君臨勝予之民如朽索之馭六馬必至于
斷絕而驚駭也奈何不敬是歸咎之詞作已然看惟
不敬以至于于此雖欲本固邦寧其可得哉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字彫增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五子之歌第二章說道我皇祖大禹之訓有言人之嗜
欲無窮貴乎節之以禮若不能以禮節之而縱其情之
所欲鮮不至于損德妨政矣如就好女色恣情越禮是
謂內作色荒馳騁田獵遠出無度是謂外作禽荒沉酣

首酒而不知節溺情音樂而不知止竭不貲之費以高
峻其屋宇極彩色之麗以雕飾其牆壁這六件事為人
君的不必條件都有纔足以亡國但只有了一件亦未
有不至于亡國喪身者如好色則為色所迷好酒則為
酒所困好田獵則就于逸遊而妨政誤事好宮室則溺
于土木而耗財害民縱欲敗度之事雖不同其為亡國
則一而已矣祖訓垂戒如此今乃盤遊無度正犯了禽
荒一事雖欲不亡得乎

六者皆人情所不能無然或失之太過則必至于敗
度而亡國一字或字重看曰有一于此以見不必多

卷三

七

曰未或不亡以見未有萬一而不亡者豈指太康犯
禽荒之戒故至亡國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
亡

五子之歌第三章說道我夏后氏之建都于此冀州地
方蓋自帝堯陶唐氏始先時帝堯以文武聖神之德繼
天立極而為天子一傳而至帝舜再傳而至我祖大禹
三聖人皆授守一道奉天子民故能據此形勝之地建
皇極以綏四方天下臣民莫不歸往今乃逸豫滅德凡
刑賞予奪一任自己意思全不遵舊章成憲把大綱小

紀都錯亂下以致政壞于上民怨于下逆臣乘之遂至
竊國而陶唐以來相傳的基業遂至滅亡矣是可傷也
此以古今對言是傷今思古之意首二句主禹而言
曰陶唐者推本言之也要見授守一道意人君統有
四海而曰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道即堯舜禹相傳
之道紀綱即道之所寓者失道而亂其紀綱所以不
能保此冀方也禹以道得之只在儆戒太康以失道
失之只在逸豫敬肆之間興亡之所由判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闡石和
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夏書

卷之三

六十五

五子之歌第四章說我祖大禹以明明之德照臨萬邦
萬邦之民莫不仰其盛德戴以爲君他要後世子孫保
守其基業統緒不敢覆墜立下許多典章法則遺之子
孫以爲世守不但國家的大政務俱一一具備便是通
行的石和平的鈞不過稱物之器耳自朝廷視之若無
甚緊要而今內府中亦有傳習收藏的可見祖宗之法
織悉備其其爲子孫慮者詳且遠矣使能守之何至亂
亡也哉奈之何爲後人者逸豫放德營遊無度把祖宗
傳來的統緒一旦荒蕪廢墜以致威柄下移姦雄借竊
顛覆我有夏之宗斷絕我配天之祀豈不可恨也哉

明明我祖言其德之盛萬邦之君言其業之廣二句
串說典則如政教禮樂祿位貢賦之屬以其經常不
易謂之典以其中正有準謂之則品式具備極周
密以貽之子孫此制度之大者治天下之本也關則
通行而輕重不至于失當和則兩平而強弱不得以
相爭是鈞石之設乃制度之小者治天下之末也兼
而有之可以知其慮後之詳且遠矣荒墜厥緒兼德
業法度說與上節亂其紀綱同覆宗絕祀者天下失
則宗祀絕矣與上乃底滅亡同

夏書

卷之三

六十六

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五子之歌第五章嘆息說道天子以四海爲家國者予
之所歸也今既以逸遊失國遠颺他方舊都又被強臣
占據了進退無路徬徨四顧將何所歸乎此予懷之所
以悲傷也如今黎民咸戒萬姓都以我爲怨讎衆叛親
離無復有一人哀矜我者我將倚靠誰人以圖存乎故
我哀思之情鬱結于心而不可釋向人厚着面皮其羞
慚之狀發于心微于色而不容掩事勢窮蹙一至于此
推原其故只因狃于治平不能敬慎其德法祖保民而
乃盤于遊畋縱于逸豫遂致有今日之禍到這時節天

命已去而不可復留人心已離而不可復合雖欲惡懼
修省悔改前非其可追及乎亦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五子之歌至此其聲愈急其情愈哀其言痛切而有餘
悲誠萬世之鑒戒也

天子尺地莫非其有今無地可歸則國非我之國矣
天子一民莫非其臣今無人可依則民非我之民矣
此予所以哀思而實有愧也弗慎厥德即逸豫滅德
盤遊無度也此二句又總歸答之詞

亂征

這書記亂侯承夏王仲康之命率師征討義和誓戒將

士的說話故名曰亂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亂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

亂后承王命徂征

史臣敘說后羿既距太康于河而立其弟仲康仲康始

正位四海之祗以亂侯為賢命他掌管六師以收羿之

其權焉當時諸侯有義和者以世掌天文為職乃墮廢

其職業是時有日蝕之變義和也不奏聞救護惟貪飲

酒而荒迷于私邑此其黨羿濟惡之尤者也仲康乃命

亂侯征之而亂侯遂承王命將六師以往征焉所以謂

羿之羽翼也

上二句言仲康能命亂侯以掌六師見仲康得討罪
之種下四句言亂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見亂侯得
敵愾之義命亂侯者收羿之權也征義和者翦羿之
黨也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
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亂侯奉王命以征義和誓戒于眾說道爾眾將士欲知
義和之有罪當觀大禹之訓辭昔古先王著為謨訓垂
示子孫他的言語句句明白都有徵驗用之可以安定
國家保守基業不是無益的空談誠後世君臣所當遵

集

卷之三

本八

文

守者也謨訓之詞說古先帝王盛德格天因無不至一
有天戒便能恐懼脩省務期一念誠敬上通于天以消
變異不敢有一毫怠忽那時做大臣的也都小心謹慎
凡事皆依常法而行不敢違越至于百官但有一命之
寄的又都勤脩職業以匡輔朝廷不敢懈怠夫克謹天
戒其君固已明矣而大小之臣又同加脩省如此所以
為君的內無失德外無失政心志精明治道光顯真如
日月照臨一般豈不為明明之后哉禹之謨訓如此今
義和乃忽于日食之變不以上聞不惟自棄其常憲且
使為君者不知有天戒之可畏其罪大矣天討之加豈

容已乎

聖指禹謨以本諸心者言訓以發諸詞者言明徵定保一直說定保正是明徵言謨訓明有徵驗以之修德則德可久以之修政則業可大真足以保安邦國也先王以下即謨訓以德政貫講天戒以灾禍變異說充謹者恐懼脩省以脩德行政思所以消變異也臣人指輔弼大臣說克有常憲者奉法脩職輔君脩德行政以消變異也百官泛指在朝之臣脩輔者亦輔君脩德行政也蓋自天心之仁愛人君而出灾異以謹告者曰天戒自大臣之變理陰陽佐人君以回

東華

卷之

七

天者曰常憲克謹于上者君以天之心為心也交脩于下者臣以君之心為心也先王之所以德政益脩而為明明之后者以此今日食之變正人君克謹之時而義和不言則是不有常憲不肯修輔矣此其所以可誅也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亂侯戒諭特士說先王既昭示謨訓垂戒後人又恐人心或久而易玩故于每歲孟春之月遣宣令的道人搖着木鐸傳示于道路說道凡我百官有司雖職任不同

都有輔君承天之責者自今以往若遇君上有過差便當直言以相規正不可唯唯諾諾緘默取容至于百工技藝的人亦要因事納忠如淫巧之技足以湯上心虧國用者各執其所司之事隨時諫止這纔是人臣恭敬君上的道理設或為官師者不能盡忠以相規為百工者不知隨事以進諫似這等諛佞不恭的人我國家自有一定的刑法在所不赦爾大小臣工可不戒哉夫不恭猶有常刑而况違命贖官如義和者其罪蓋不容誅矣

東華

卷之

七

上言聖人之訓此言聖人之令爾平說孟春以歲事一新之始故人君亦欲聽善改過以起維新之治也適人宣令之官木鐸宣令之具官師以下即所宣之詞也官師只作一人有職必有道規諫俱以德政講蓋君或有一德之虧一政之失則為之官師者必交互以規正之則官師能恭其職矣工執藝事以諫就藝上說言人君或作奇巧縱逸欲而有害于德取為百工者執所司之事以諫正之則百工能恭其事矣不恭指不能規諫而言聖人之命致嚴于不恭者如此則義和之罪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慢天紀遐棄

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暨奏讙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亂侯聲言義和的罪說道我先聖之謨訓既致謹于天戒而其法令又致嚴于不恭如此大小臣工孰敢不敬畏遵承各供其職哉惟是義和乃敢顛倒覆敗其德沈溺昏亂于酒心志既迷故違叛所享的職業而不修離去其所居的位次而不顧他先人從堯以來世掌天文未嘗紊亂到他身上始失于占步擾亂了天紀而遠棄其所司之事如頃者季秋九月朔日日月到交會之所

在其行度不相和輒日被月掩而虧蝕于房宿之間天變如此天子方恐懼于上與羣臣同時救護此時樂官奏鼓聳夫小臣疾忙馳驅庶人之在官者亦皆奔走無不敬謹趨事以行救護之禮義和係專掌天文的官却全不以爲事尸居其位恰似無所聞知的一般其昏迷于天象一至于此是乃干犯先王所必誅之條其罪大矣先王的政典上明明開載說道曆官職業掌管天文凡一應象緯節氣都要仔細推算以敬承天道若是推算不精占候差錯或失于太早攙先了時候其罪當殺無赦或失于太遲踰過了時候其罪也當殺無赦凡此

皆不敬天道不恭君命者故先王必誅而不赦也夫占步差錯者猶不免于誅今義和乃昏迷天象而于日食若罔聞知則其罪又豈可赦乎此我之所以奉王命而徂征也

此正義和之罪以見其當誅也顛覆厥德二句是言畔官離次之由假擾天紀二句又著畔官離次之實季秋以下又詳言以見其實也日食之變正天戒所在不特君之克謹于上臣之守法于下而已避替者與書夫庶人皆相與救日如此其急也義和專掌其事者乃若罔聞知豈不干犯先王之誅哉政典二句

又引言以見義和之所于者後時之誅也○昏迷雖從縱酒實有故意黨惡意蓋日食之變其占爲臣犯君殺而不言其謀叵測此其所以可誅也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爾予欽承天子威命

亂侯既歷數義和之罪乃戒衆說義和假擾天紀昏迷天象稽諸政典乃天討之所必加者今我以爾六軍衆士奉將天威明致其罰此乃王家公事天子威命所在不可忽也爾衆士皆當奮其忠勇戮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使王靈震赫國典彰而罪人不

得以逃其罰可也

此勉其武勇也。胤侯之命出自仲康而曰天罰者見義和之罪固天所當罰也。同力即一乃心力之謂尚

弼以將士之輔已言欽承以自已之奉君言。火災豈曰王正但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胤侯誓衆說今我奉命征討義和爾衆固當同力王室恭行天討至于用兵之際又當分別重輕不可縱于殺

戮蓋敵人中也有善惡不等就如山上有玉有石一般若猛火焚燬昆岡則不分玉石皆為煨燼矣今師旅之

興雖以奉天討罪若不分好歹一槩誅戮而有過逸之德則其為酷烈更有甚于猛火者我今行師只將首惡

的人殄滅不宥其餘脅從之黨迫于不得已而為之者一切開釋不問至于舊染汚俗陷于罪戾而不自知者

咸赦除之使他皆得以改過自新如此則元惡既伏其辜而無辜不致濫及庶幾情法兩盡仁義並行無來王

者之師矣爾衆士可不慎哉

上既勉其武勇此又戒其濫殺首二句是說喻之詞逸德乃過逸之德指誅戮太甚而言渠魁指義和脅從是迫于不得已迹雖惡而心則善是一等人舊汗

乃陷于不知者今雖惡而初則善是一等人穢渠魁者誅惡之義也罔治惟新者宥善之仁也此所以為王者之師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胤侯誓衆將畢乃嘆息說道將乃國之司命生死存亡

係焉若使行師之際為將者能一斷以法而不牽于情有犯即誅違命即戮使威常勝乎其愛則三軍之士皆

畏將而不畏敵奮勇爭先戰必勝而攻必取信能濟國家之大事矣若徒事姑息而徇情廢法當誅不誅當斷

不斷使愛常勝乎其威則人皆畏敵而不畏將怠玩退縮戰必敗而攻必走矣然不可以成功矣是可見嚴明

乃成功之本姑息實致敗之機我今行師不得不以威勝愛矣爾衆士當知我之威不可犯愛不可恃勉力戒

懼以共有濟可也不則戮及爾身決不汝貸可不畏哉此以軍法勵衆士也首二句泛言用兵之道以見不

用命者不得不誅之意末二句正是勉其用命也命即上二節之命懋戒者同心一力能弼承天子之威

命誅惡宥善不蹈于天吏之逸德有武勇之功而無濫殺之失也

商書

商是成湯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是商時史官記商家一代之事者故曰商書

湯誓

這一篇書載成湯伐桀誓師之辭故名為湯誓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史臣記湯將伐桀誓眾說道來爾眾多百姓都要明聽我的言語君臣之分本不可犯今以爾眾伐夏非我小

商書

卷之四

子輒敢不顧名分以下犯上為此悖亂之舉蓋人君代天子民任大責重必須事事合天然後可以永保天命今有夏慢天虐民其罪不止一端天厭其德命我誅之故我不得已至于用兵往正其罪實以奉行天討耳豈敢稱亂哉

天命就民心雜上見多罪即下文嚴刑重罰是也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湯又說夏王有罪我奉天命以伐之其事甚非得已也今爾眾百姓在後乃都怨說道如今田禾成熟正好及

時收穫我君却不體恤我衆教我舍自家的農事而去裁正有夏之罪夏之罪于我何與哉汝等所言我亦聞之但夏王得罪于天下降大罰命我誅之我畏上帝之命不敢不往正其罪耳豈得以爾眾之私情而違上天之明命哉

此言順天之不容已見商民以一已之心為心湯則以天之心為心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過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息弗協曰時曰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成湯又說我又聞爾眾有言夏王雖暴虐有罪也只害他的百姓將奈我毫都之民何害既不及于我何必與

師汝等之言只是顧一己的私意不知毫眾雖未受害而有夏的百姓則有不勝其苦者夫人情莫不欲逸夏

王大率任意為重役以窮萬民之力人情莫不欲安夏王大率任意為嚴刑以殘萬民之生那夏邑之民被其

荼毒若不聊生雖有億萬之眾卒皆離心解意不相和

協視其君如仇雠惟恐其不亡也夏王常說我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一般日亡我纔亡耳那夏邑之民遂指日

以怨之說道這日果何時亡乎若亡則我情願與他俱亡蓋苦夏之虐而欲其亡之其也夫夏王虐民為民所

厥古若此有仁心者寧可坐視其民之困于塗炭而不思以救之哉故我今決討必往以奉天討罪蓋救民之心切故爾衆之言有所不服也

率者猶云大率也率過則力重役也率則夏邑嚴刑也夏德即指此一事言此應人之不容已見商民以一國爲心湯則以天下爲心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擊戮汝罔有攸放

湯誓衆說道伐夏之舉既不容已爾等尚其同心同力輔我一人以致天之罰于有夏我則有大賚于汝令汝

爾

卷之四

三

等爵位顯于當時榮祿及于後裔爾輩不可猜疑而不信朕言既出決不食言斷斷乎其賞之厚也爾等若不從我的誓言而望退縮我則不止戮及其身將並其妻子而俱戮之無有所赦斷斷乎其罰之重矣可不戒哉

此示以賞罰之決也蓋應天應人者湯之心輔君以致天罰則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故誘之以大賚若憚

于征伐則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故懼之以擊戮曰不食言曰罔有攸放見賞罰之必然以勵其氣

也

仲虺之誥

此篇是仲虺解釋湯伐夏之漸而因以勸勉之故名爲仲虺之誥

凡因會而陳之者皆曰誥不特告君亦以曉衆庶也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成湯因夏桀不道舉兵伐之桀奔往南巢地方湯因拘禁之于此遂代夏而有天下曰思堯舜禹授受以奉都

是揖讓相承到我身上始行放伐之事雖是順天應人但事出創見故自以爲德不如古而深用慚愧說道我

之此舉豈不能自信于心但恐來世之人或有亂臣賊子肆行不軌的輒以我今日之事藉口以爲指實則所

爾

卷之四

四

以啓萬世之亂階者未必不由于此矣此我所以不能已于慚愧也夫湯之伐桀本以除暴救民四海之人皆知其非富天下者而猶恐後世以爲口實聖人所以慎萬世之大防者固如此哉

此序作誥之由慚者慚其德不古若恐者恐其禍貽來世蓋天人之心雖不容已而君臣之義則不可逃

此湯所以歉然于心也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

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維禹舊服茲率厥與奉若天命

仲虺因成湯以伐夏為慚乃作誥以解釋其意先嘆息
 說道天之生斯民也形質既具情實必開如有耳目口
 鼻則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心志則必有愛惡之欲使
 無主以治之則人皆各逞其欲以相爭爭之不已必至
 于亂矣天雖不忍斯民之亂也乃于生民之中生出一
 箇上等聰明的聖人使他為兆民之主任治教之責制
 其欲而使不得肆息其爭而不至于亂焉夫天之立君
 既以為民可見非有聰明之德者不足以勝治民之任
 今桀為民主而乃肆行昏亂為暴政虐刑以殘民之生
 百姓被其苦害如墜在泥塗炭火中一般上天惡夏桀
 之無道念萬民之無主乃篤生我王錫以勇之德以戡
 定禍亂錫以智之德以圖度事幾由是伐罪弔民代夏
 而有天下以表正萬邦之民而繼禹舊所服行之道使
 聲教四訖之治復見于今日正所謂聰明時又者也伐
 桀之事雖是不幸處君臣之變然而以至仁伐至不仁
 實乃率循其常道以奉順乎天命而已何慚之有哉
 惟天生民三句是原天立君之意聰明與有欲對看
 此是先知先覺全盡典常而不溺于物欲之人故能
 治民之爭而歸之正也時又內含表正意講昏德則
 非聰明民墜塗炭則不但不能時又此天之所以立

湯而昇以又民之責也勇智正對聰明看表正以下
 正對時又看勇故能布昭聖武智故能居上克明表
 正二句一連說言天之所以厚王者蓋以聲教四訖
 文命四敷禹之承正有素矣今將使王剛健以居中
 而立之標準以仰承乎祗德之風明哲以作則而陳
 之軌範以上繼乎執中之緒使斯民不至于爭亂而
 禹功不至于過佚也茲字指表正續服說二句亦一
 連蓋典常之道管服于禹而道之大原則出于天者
 也今惟于人紀之既墜者勇以振之而克綏厥猷
 承乎天道而不拂于綱常之幾晦者智以察之而皇
 建有極奉順乎天常而不違則所以表正萬邦而繼
 禹舊服者在是矣率內要見率天下而共由之意方
 與表正相應天命只指典常以其為天所賦也不指
 伐桀言仲虺言此以見天之厚王以大德者正托王
 以大事今日之有天下實迫于天命之不容辭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
 獎厥師
 仲虺說夏王無道得罪于天本為天心之所厭惡乃反
 矯詐誣罔託為上天之意造作虛詞以宣布命令于下
 說天命在己人皆無如之何蓋欲假此惑眾以肆行其

無道之事故天用不善其所為益加厭棄乃錫王以勇智之德使我商受顯赫之命而為天下生民之主然天豈有私于商哉特以有夏昏德百姓被其污染也都昏昧了故命我王為之君師表正纘服耶其明德于天下使天下之眾皆有以自新而不終于昏昧耳然則伐夏之舉祇以上承天意豈容已哉

此申言天命湯不容辭之意言桀昏德既獲罪于天矣而又矯誣上天以惑其眾故天用不善其所為而使有商代之也式商二句串說其厥厥師者即表正纘服率典若天以救斯民于塗炭而升斯世于明昌也

商書

卷之四

七十

天之命吾王者如此信乎其不可辭矣何慚之有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音足聽聞

仲虺說夏王無道所用的都是簡慢賢人阿附權勢的小人與他結為一黨徒眾實多夫彼既恃勢以慢賢則人之賢者必為其所嫉惡而不相容矣故以我商今始造邦于有夏之間為桀所惡就如禾苗中之有稂莠必遭鋤治穀粟中之有糠秕必被簸揚有不容以並存者我商眾無小無大都戰戰然無不震懼恐一日遭他毒害以無罪而受禍蓋有道之見惡于無道其勢固然也

况吾王之盛德盡善盡美但稱說出來件件都足人的聽聞而為人心之所歸服如此豈不尤為夏所忌嫉而可畏乎則今日之奉天討罪非惟理所當然蓋亦勢不容已者又何慙之有哉

上二節言天命不可辭為王之順天此下三節言民歸不可違為王之應人此節是言湯之所以不容于桀者由其有德也蓋桀既無道而又有簡賢附勢之徒為之濟惡此我商之不容于夏所由始也而况湯德足人聽聞桀安得而不忘之哉懼于非辜者懼湯之陷于非辜德即下節所云足人聽聞者言其盡善盡美洋洋乎盈耳也

商書

卷之四

八十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邇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仲虺稱述成湯之德以解釋其慙說道聲色貨利人所易滿解有不為其所累者惟吾王之于聲色常恐盈感了心志絕不去近之以自娛樂于貨利常恐剝削了民財絕不去聚之以為己有其本原之地澄徹如此則固已端出治之本矣由是推此心以用人則用舍無不當人之德行多的便多與他官職功勞多的便多與他賞賜而無德無功者不得以濫及焉推此心以處己則舉

動無不宜人有善若已有之而從之不待勉強已有過便速改之初無一毫係吝蓋不知善之在人與過之在己矣至于臨民之際不只是一味從寬却能于寬大中有個節制未嘗失之縱弛不只是一味仁慈却能于慈愛中不廢威嚴未嘗流于姑息王有這等大德昭著而不可掩故雖始于亳都而實光被于天下天下之人皆信其寬能得眾仁足長人而可以為天下君矣民心歸向則天位有不可得而辭者何慚之有哉

此言湯德足人聽聞之實首二句就心說不邇不殖正是其本原澄徹處用人處已之當由于本原澄徹而克寬克仁又本于用人處已之當觀註中然後是以字可見四懋字俱是繁多意而下懋字是我以彼為懋而懋之字樣較活德就人之所蘊言德懋者悉有眾善非一善之可名也崇之以品秩又兼之以衆職則懋其官矣功就人之所立言功懋者累著勲烈非一績之可稱也錫之以土田又旌之以章服則懋其賞矣崇德報功湯之用人得其當者如此用人就取善說惟已者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也改過就遷善說不吝者已有不善心速去之也湯之處已得其當者如此寬以存心言仁以行政言俱就臨民上說曰

克寬者含弘廣大中有節制不以優游縱弛為寬也曰克仁者慈愛惻怛中有嚴厲不以柔懦姑息為仁也寬仁者君人之大德行之不得其道反為寬仁之累故以克為難彰信兆民只是昭著之意言其彰信正見其足人聽聞未便就歸戴上說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彼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仲虺說吾王之德既能彰信兆民是以征伐所加人心無不歸向者乃昔日葛伯無道廢其先祖之祀王使人往問之他回答說無以供樂盛王就使我亳邑的百姓替他耕種老弱餽送飲食葛伯乃殺了我饋餉的童子而奪其酒肉不以為德而反以為讐王為這童子無辜被殺不得已興兵伐之王之初征實自葛始因而并征討天下無道之國那時四方之民苦其上之暴虐者都望王師來拯救他望而不至反出怨言王往東面征討則西夷之人就懷怨望王往南面征討則北狄之人就懷怨望都說道我等一般被害的人王獨何為先救彼而後我乎是王師未至而民望之切如此及王師一至其地則那方的百姓都與妻子相慶說道我等困苦無

聊專等我仁君來救拔今我君來除去無道廣布仁恩我等百姓如大旱之得雨倒懸之得解真是死而復生矣是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如此則斯民之愛戴歸往于我有尚者其來久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然則今日之有天下寔迫于人心之歸不容已耳何以勉為此承上言湯之德惟足人聽聞而彰信于民是以民皆戴之也自初征至後予言工師未至而民望之切自攸祖至其蘇言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通就伐葛時說末二句緊承上看蓋即其一時征伐而得民之深則知斯民之愛戴歸往于商者固有自來矣可見

卷之四

十一

今日之有天下亦迫于人心之不容辭也
仲虺前既釋湯之愆此下因舉為君之道以勸勉之說道王不必以得天下為勲但自今以往當思盡所以為君之道以凝承天命耳天下諸侯有才全德備而為賢者則當信任寵禮以眷佑之有積善行仁而有德者則當資于培植以輔助之有委身殉國而為忠者則舉褒揚之典而使之得以彰顯有奉法修職而為良者則加獎勸之道而使之得以自遂是諸侯善有大小而勸善

之典亦有輕重如此又有柔懦而不能自存是弱者也則因而兼之并其小而附于大有皆庸不能自立是昧者也則因而攻之黜其職而治其罪有敗壞其紀綱法度是亂者也則變置社稷雖取之而無嫌有自底于傾危顛覆是亡者也則戮及其身雖侮之而不恤是諸侯惡有大小而懲惡之典亦有輕重如此夫弱昧亂亡本是該亡的人而吾兼之攻之取之侮之乃因其亡而推之耳何容心焉賢德忠良本是該存的人而吾佑之輔之顯之遂之乃因其存而固之耳何容心焉好惡一出于公而刑賞各當其則將見天下諸侯莫不勉于賢德

卷之四

十一

忠良之歸而不敢踏夫弱昧亂亡之轍侯度修明治道振舉邦國有不昌盛者乎王能如是則固無黍于君道而可以為萬民之主矣又何以勉為
此下以君道之當盡者勸勉之此節是言懷諸侯之道也才全德備之謂賢佑是隆其禮遇以保佑之不但增其爵級而已行道有得之謂德輔是厚其祿秩以輔翼之不但安其土田而已委身殉國之謂忠顯者樹之風聲以揚其名奉公恪職之謂良遂若加之獎勸以成其志此因諸侯之善而善之也不能有為之謂弱則兼之而治以王官政治不明之謂昧則攻

之而削其封地倒置背理之謂亂取者滅其國荒淫
暴虐之謂亡侮者戮其身此因諸侯之惡而惡之也
推亡固存指上八者看那就侯邦言蓋固存之政行
則諸侯之善者益知所勸推亡之政舉則諸侯之不
善者皆知所懲將見有存之可固無亡之可推而良
翰于下國者莫非有道之邦矣邦國豈不昌盛乎然
則得天下雖無慙而君天下則有道誠不可以不盡
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
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仲虺又勸勉成湯說道人君以一身而統萬邦所以聯
屬而綏懷之者德也誠使其德篤實光輝日新不已足
以繫屬乎人心不但近者悅服就是萬邦之遠也都愛
戴而懷歸矣若不能日新其德志自滿假侈然自肆于
兆民之上不但遠者攜貳便是九族至親也將背畔而
離心矣夫觀人心離合之機係于德之修否如此然則
吾王之德雖則足人聽聞亦豈可以自滿必當益加
日新之功以勉明其大德凡一言一動無不合于中正
之極要使天下的人都有所觀法而後可然懋德建中

卷之四

十一

卷之四

十一

之道何如德莫大于義義者事之宜也事到面前須以
義裁決其可否而使無不得其宜德莫大于禮禮者心
之節也心有所動須以禮搏節其過差而使無不歸于
正如此則念念事事皆當于理豈特可以建中于民而
已哉以是而貽謀于後世凡後世子孫之欲制事制心
而懋德以建中者皆取法于此而有餘裕矣然豈無待
于學問而自能哉我嘗聞古人說道凡人君志不自滿
求人臣之可法者而真能屈己以師之則德日以崇業
日以廣而萬民莫不尊親所以為天下王若自以為聖
謂人都不如我則君驕于上臣諂于下不至于亂亡不
止矣凡事不自以為是而切切焉好問于人則見聞日
廣慮慮益克德新業隆自家何等寬裕若偏愎自用而
每事耻于下問則一己之聰明能有幾何德業弛祗
自安于狹小而已矣古人之言如此然則王之一身固
天下後世之所取法者其可不以隆師好問為務哉
此言修德檢身之道也德字兼體用言合下懋德建
中意萬邦指民言日字對萬字日新者無一日之不
新也萬邦惟懷者無一民之不懷也志自滿則不能
日新可知九族離則萬邦離心可知此四句是汎言
人心離合之機以見不可不懋德懋德建中一串

說亦兼體用德與中一般懋德有工夫建中無工夫
以義制事二句正懋德建中之所從事者義與禮即
是大德事有當然之準則心有自然之節文即所謂
中也以義制事則無過不及而中之用行以禮制心
則不偏不倚而中之體立矣後昆指後王比建中深
一步看言不特可以建中于民而已後世皆以王之
制事者制其事以王之制心者制其心家法相承固
垂之有餘裕也此一句雖是說效亦見懋德建中之
當務與首二句相應予聞曰以下是言欲盡君道以
垂法必崇師道以立本也能自得師以禮義貫好問
亦然王字裕字以德業通貫不必分貼能自得者真
知已之不足而無所係吝真知人之有餘而不待勉
強樂取于人而非人之所使也好問者不耻下問而
心誠好之也此二句對德日新看謂人莫已若與自
用對志自滿看是可見隆師而好問則德明而中建
萬邦之懷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仲虺勸勉成湯乃
以志自滿為戒湯豈自滿者哉湯德積累以至有萬
邦若以其時而言固極盛而易滿之時也聖人之心
履盛而思戒功成而不居不自滿所以日新日新而
不已所以其德常新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履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作誥之終又歎息說天下之事必有始而後有終
未有始之不慎而能善其終者今王始受天命而為天
子若要謹守王業垂之永久正當在此受命之初便為
成終之計可也蓋人君所行的事逃不得上天的鑒察
有禮的天就因而封殖之昏暴的天就因而傾覆之這
是上天福善禍淫一定不易的道理吾王今以大德而
受命固為天之所殖矣然人心之操舍無常而天道之
禍福相倚一念不終將必有悖禮而入于昏暴者自今
以往誠能畏敬奉承兢兢業業益務天心之所殖常虞
覆敗之不免則今日所受的天命可以保之于無窮而
社稷有靈長之慶矣王可不勉圖之哉
此包上二節意而言之欲其謹于受命之初也慎終
惟始俱有工夫而重在惟始上內有務日新戒自滿
意此二句泛言至末句方是言其實殖有禮二句泛
言天道之福善禍淫以見不可不謹始善終之意欽
崇天道者敬順其福善之道而以禮自持祇承其禍
淫之道而以恭為戒凡所以統馭諸侯脩德檢身者
無不盡其道也永保天命者有封殖之休而無覆亡
之患所謂萬邦惟懷者可保于無窮也欽崇天道則

能謹始矣永保天命則有終矣要體貼丁寧勸勉之意

湯誥

這一篇書是成湯伐夏即位之後告諭天下的說話故名為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誥告萬方

成湯既克夏而有天下乃復歸于亳都天下諸侯都率職來朝湯乃作誥大告萬方的臣民以與天下更始焉

此敘作誥之由于亳下補出諸侯來朝意萬方兼臣民湯雖對諸侯言之而實與天下更始也誥告包一

李本

十七

篇在內原君道之重昭革命之公敘付界之責嚴造邦之戒皆是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罔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戒湯告諭天下臣民嘆息說道爾萬方之衆當明聽我一人之誥詞夫人所以有這仁義禮智信之性者從何得來蓋本是惟皇上帝化生萬民之初降下這大中至正的道理于下民渾然在中沒有一些偏倚下民既禀受了這道理只順着天稟之自然便都有個常性如父子自然有仁君臣自然有義長幼夫婦朋友自然有禮

智信這常性是古今聖愚所同有的但天之降衷雖同而人之稟受則有清濁純雜之異所以不能皆全那固

有之性而安于其道也若要使百姓人人都安于其道其責惟在乎人君蓋人君居君師之位握政教之權必

須倡導之以教化整齊之以法制使凡天下之人為父

子的皆安其有親之道為君臣的皆安其有義之道以至長幼夫婦朋友莫不安其有序有別有信的道理此乃人君奉天安民之責有不可得而辭者也

此言君道所係之重以起下節意歸重在綏猷一句衷性猷只是一理但有原于天具于心見于事之別

李本

十八

耳降衷于下民者二五之精以合而太極之理隨昇至純而至精不偏而不倚者也若有恒性若子無工

夫但是不假修為而出于自然之意恒性猶所謂秉彝也然天之降命雖同而人之氣稟或異於是

能安于道者所以變其氣質之異反其降命之同而各安于其道者是誰使之惟在于君而已蓋大能降

衷于民而不能使民自全其衷民能愛于天而不能自盡其性故承天治民之責必屬之君耳克綏厥

猷指民自安于道說惟后雖主教言而意亦不可失與輯寧相應所謂化之處之是也降衷但性即所

謂天命之性綏猷惟后卽所謂之教若道之重有如此○衷字不可便訓作善字今人言折衷者蓋以是爲準則而取正也天生人物個個有恰好的道理降與他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詩所謂有物有則是也衷曰降衷命曰降命才曰降才深味降之一言真若天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也可不敬與此後世言性之始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懼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湯又說天之立君既欲其安民于道如此可見爲人君者當以上天之心爲心而後可今夏王身任綏猷之責却乃滅其賦予之德但逞殺戮之威以播此凶虐于爾萬方的百姓爾萬方百姓被其凶害不可堪忍就如荼之苦口毒之螫人一般殆無一人得以聊生者矣所以衆口稱冤並告無辜于天地鬼神以望上天之解救那大道至公只順着民心的好惡民之所懷而爲善者則降之百祥而爲福民之所怨而爲淫者則降之百殃而爲禍感應之理斷不借差今夏之淫虐旣已結怨于民

正天道之所必禍者所以降災于夏以彰其罪而誅絕之使不得復播其虐于天下也

此承上言桀失君道以見其可伐也滅仁愛之德而徒事殺戮之威以至于毒痛四流則不止失綏猷之責而已篇內爾字皆指諸侯言有衆萬方皆指民言天道一句泛說重禍淫一邊桀之失道可謂淫矣夫安得不降災以彰其罪乎降災只指伊洛竭之類未便遽說到桀亡蓋天心仁愛人君有冀其改悟者桀惡貫盈無復改悟之望此天所以明示誅絕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韋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湯又說夏王得罪于天天既降災以彰其罪此正天之禍淫乃天命明威之所在假手于我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夏之罪而必伐之然征伐大事我惟聽命于天而不敢自專也遂用玄牡之牲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以請夏王當問之罪于天焉又恐一人不能以自爲遂簡求天民先覺之大聖人與他同心戮力伐罪弔民替爾萬方百姓請更生之命于天焉夫上欲承天之威而下欲立民之命伐夏之舉誠有不容已者矣肆字繫承上言言已奉天伐罪以救民也明威卽上

降災以彰厥罪者敢用玄牡三句是不敢自專而告
乎神聿求元聖三句是不能自行而資乎人戮力是
資其智勇請命者民被荼毒命已絕矣故特請更生
之命于天庶幾轉危而為安也湯之伐桀所謂順天
而應人者于此可見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借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成湯說我既請有夏之罪及爾眾人之命于天那上天
居高聽卑憐憫下民無辜冥冥之中真垂佑助所以我
兵一舉罪人夏王即奔走于南巢之地竄亡而屈服可
見上天禍淫之命斷不借差如此是以向者民困于虐
政有如草木之憔悴今則凶害以除荼毒以免燦然若
草木之榮華悅澤而生意可觀兆民之眾自是信乎其
生殖矣天之佑此下民豈不信哉

此承上言請命于天而天果孚佑之也罪人何本乎
佑來惟其孚佑下民故使罪人黜伏于南巢也天命
指禍淫之命賁若草木只是明白易見之意二句就
罪人黜伏上見之允殖者去荼毒之苦而各遂其生
養之願也此則天之佑民者為益信而湯之請命于
天者亦不虛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

成湯說夏德昏亂邦家渙散而不輯搖動而不寧今罪
人既黜兆民無主天乃使我一人任綏猷之責輯和安
寧爾邦家舉兆民生殖之命而寄于我之一身上天付
託之重如此深惟付予之重必能上順天理下悉民情
無一事之謬無一物之夫然後足以當之顧我眇躬涼
薄恐心力有限政教難周或有獲罪于天地而不自知
者豈不上負皇天付託之重下孤生民仰望之心哉用
是慄慄然日夜危懼若將墜于深淵的一般蓋其責愈
重則其憂愈大故惕勵儆懼之心不敢以一時而少懈

也

此承上言已受付託之重而懼不克勝也言天之于
我豈但使之伐夏而已實將使予任輯寧之責也使
字重看輯寧應上綏猷意兼教養言不可分貼輯者
和集之而使無乖戾寧者安康之而使無困苦也以
一人對爾邦家正見其責之重意茲字承上說言惟
其付託之重此所以常恐得罪于天地而危懼之甚
也若隕深淵正是形容其危懼之意所謂憂愈大也
愈字對上伐桀言言昔命我伐桀責固重及爾邦今
又命我輯寧責愈重憂愈大也聖人之心不以得天

下爲樂而以治天下爲憂如此

凡我造邦無從匪彘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湯又戒衆諸侯說天以輯寧之責命諸戎我固深慄然不敢以自安矣所賴以共濟者寔爾羣臣也凡我新造之邦有土之君都有承天長民之責者亦無或恣意而從于非法無或縱欲而就于愾淫惟以俾予輯寧乃天之休命而輔君輯寧則爾之常典也其各宜敬守爾之侯度修其職業法度一循其常逸樂不踰其則以成輯寧之功而共承上天之休命可也

此承上言有賴于羣臣之助也對上節以君道臣道

商書

卷四

王

看蓋任輯寧之責者在君而分輯寧之責者在臣也無從匪彘卽罔失法度之意不專指刑罰無卽愾淫卽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之意蓋匪彘則縱肆以壞輯寧之法愾淫則怠荒以廢輯寧之政故曰無從無卽此戒其所不可爲也爾典指輔君輯寧之常道言天休指俾予輯寧之休命言守典承休者謂法度必循其常逸樂不踰其則蓋侯職之所當盡以佐輯寧之功成綏猷之化而使天之命我者有以仰承而無負也承天休只是終其付託之意此二句是勉其所當爲也

爾有善朕弗敢赦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湯又戒諸侯說福善禍淫天道甚明不可誣也爾等若有善我不敢隱蔽必加顯揚我若有不善亦必引以爲已罪不敢自赦所以然者以善與有罪都一一簡在上帝之心蓋天雖高而聽則卑或善或惡報應昭然孰得而逃之信乎爲君臣者皆當各盡其道矣然天既命我爲萬方之主付我以輯寧之任則我之責爲尤重若爾萬方之民有罪犯法這是我一人不能盡輯寧之道以教養斯民而使之陷于有罪其責有不可得而逃者若我一人所爲不善而得罪于天却是我自家負了上天的付託于爾萬方何與哉蓋樂爲無道不惟不能導民于善而且播惡于民故湯承天意以戒諸侯以罪在人者引責于已而以罪之在已者聽命于天其畏天之至而自任之重如此

卷五

王

此節至簡在帝心截上是言天道之至公以見君臣之當各盡其道下是言君道之當然以見已之尤不可不盡其道而臣當輔之也以聽天反已二意看爾有善承凡我造邦一節來罪當朕躬水俾下一節來言守典承休爾之善也吾豈敢以隱蔽而不宣復矣

上下罪在朕也吾豈敢因循而自恕其質善其怨過皆簡閱在帝之心而不在我信乎君臣不可不盡其道也萬方有罪言民不能安于道在予一人者言我不能盡輶寧之道以治之也予一人有罪與罪在朕躬同言罪之在民者實由于我而罪之在我者不由乎人則在我固不可不盡其道矣而分輶寧之責者獨可以爲非已之罪而自諉哉此節大抵重在責已而屬望諸侯之意在其中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成湯又歎息說人之常情有始者未必有終而欲其有

終須當圖之于始今予一人與爾造邦諸侯固皆有其

王

始矣然未可保其終也庶幾能于是而忱信焉爲君的非徒言之而果能盡其輶寧之責爲臣的非徒聽之而果能盡其守典之忠則君固可以永免獲戾而臣亦可以永藉天休矣否則或予或奪天命至爲可畏也安能必其有終也哉成湯之言至此其所以致嚴于人已者益深切矣

此結上文而言時字指上三節說忱者信其言而見于行也兼君臣在內有終是天命有終不必云君保國祚臣保祿位時忱而曰尚克者則望其必能也有

終而曰乃亦者深見其難致也

伊訓

這篇書是太甲嗣位之初伊尹述祖德以教道他的說話故名爲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史臣敘說惟太甲卽位改元之年十有二月乙丑之日

此時尚居仲壬之喪未親祭宗廟而伊尹以顧命大臣若冢宰之位乃代祭于商之先王奉嗣王敬見其祖告

王

王

以卽位改元之事那時外面侯服甸服的諸侯來朝見新君皆在其位與裏面百官各總已職權且聽命于冢宰伊尹以太甲嗣位之初事當謹始而人君守成之道法祖爲要乃以烈祖成湯之成德明白詳悉以訓告于王至于古今興亡之故天人禍福之幾無不反復爲王言之蓋欲其嗣祖德以保鴻業也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卽位之初也天子喪三年

不祭故伊尹攝而告廟天子喪三年不言故攝而臨羣臣祠于先王二句告廟也侯甸二句臨羣臣也臨羣臣亦是祭所還重告廟一處通節重在告王上告

王必于此時者先王臨之在上羣后贊之在旁故乘其初心之虛而入之也烈祖之成德指修人紀一節曰明言者或以古今興亡起之于先或以天人禍福戒之于後也是攝位之禮此句是告君之忠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豈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

伊尹訓告太甲先嘆息說道天人之感應不爽國家之興亡有由前人的事蹟便是後人的樣子今即有夏一代之事觀之夏之先王大禹精一執中克勤克儉是何

等勉勵以敬其德故當此之時天心眷顧宇內協和以七政則各循其軌以五氣則各順其候而無災異邪沴之于山川則奠安其位以鬼神則歡享其祀而無崩溢怨恫之患下及于鳥獸魚鼈飛走鱗介之微也都順適其性垂育而並生焉天眷之隆如此及其子孫復桀不能率循其祖德肆行暴虐皇天于是赫然震怒降下災異以明示其罰因假手于我成湯之有天命者以誅之無復如前日之眷佑矣然天豈故薄于桀而厚于我先王哉蓋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于鳴條而與有商之業者由先王始修德于亳都耳即此觀之可見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有夏先后能懲其德則勃然以興其子孫不能修德則忽然以亡是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吾王今日可不深鑒之哉

伊尹將言烈祖之德故先即夏事以見天命祖宗之不足恃欲太甲以桀為戒也方字猶當字懋德如克勤克儉不自滿假惟精惟一尤執厥中皆是罔有天災三句平看觀亦字暨字可見言不特罔有天災而已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焉不特山川鬼神之寧而已至于鳥獸魚鼈亦咸若焉禹以盛德而獲天休如此子孫弗率不能法禹之懋德也故天降災假手于湯以誅之非復如前日眷命之隆矣降災即是覆亡意造攻二句申言所以假手有命之意也言天之所以誅桀而假手于湯者以桀造可攻之釁于鳴條而湯修德于亳都惟德可以除暴故天命湯以伐桀也此二句起下節意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伊尹又說當初夏桀無道滅德作威天下之人雖不勝其痛苦而懼于凶虐莫敢聲言誰有能仗天下之大義為萬姓除殘去害者惟我商王成湯奮義理之勇而興師以伐之以救者其威德于天下把有夏的暴政苛法

一切除去代之以寬仁所以兆民之衆莫不信其志在救民而愛戴歸往真如赤子之戀戀于慈母而無一人之不懷服者矣

此承上朕哉自毫句而本湯之所以得天下也布昭二句一連說不可以下句爲上句之實布昭聖武自伐夏言代虐以寬自以夏之政言兆民允懷紮承說言夏桀暴虐民之塗炭極矣惟我商王負天錫之勇而且克寬之德是以興師弔伐戡定禍亂易其荼毒斯民之虐而施之以子惠困窮之仁故天下之人信其志在救民而後後來蘇之望心誠懷服也布昭聖

卷五

主事

武卽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之意代虐以寬卽武成反政由舊之意兆民允懷卽武成萬姓悅服之意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伊尹勸勉太甲說道今王嗣有天下所居的是祖成湯的位所統率的是祖成湯之民更新之初下民觀望所以嗣續成湯之德者正在于卽位之初當無一事不致其謹可也然謹始之道不止一端而莫大于孝弟這孝弟雖是人心所同者若非爲君的躬行以倡率之則下人無所觀法故王欲使天下之人皆知愛其親必先自

盡孝道以親吾之親則凡有親者皆以吾之孝爲準則而愛自此立矣欲使天下之人皆知敬其長必先自盡弟道以長吾之長則凡有長者皆以我之弟爲準則而敬自此立矣由是始而刑于家邦則一家一國的人莫不有所觀感而興于仁興于讓焉終而及于天下則四海九州的人亦莫不有所觀感而親其親長其長焉蓋家國天下其勢雖殊而愛親敬長其心則一故順德立于一人而儀刑達于無外如此王能如是其于嗣德謹始之道庶乎其克盡矣

卷五

主事

上示以嗣德之意此節直勉其嗣德也不曰嗣位而曰嗣德者先王之位以德致之嗣前人之位當嗣前人之德也德字不指聖武言罔不在初卽慎終于始之意立愛以下正嗣德謹始之道也立愛立敬猶云建中建極立標準于上使人有所取則也未說到人化上立愛于親內含不愆不忘善繼善述意立敬于長內含信任老成推崇耆德意方切太甲身上始于家邦二句就遠近之人儀刑于上者言之非推行之序也卽是終上立字之意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則立于我者真有以化乎人矣夫能立孝弟之道于一身成孝弟之化于天下則嗣德謹始之道其有不盡者

哉嗣德在孝弟者以孝弟為順德也達于家邦四海者王者今天下以成其愛敬苟不足以及于是亦德之有虧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這一節是伊尹備述成湯之德以告太甲即前所謂烈祖之成德也先嘆息說道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綱常倫理夏桀滅德作威把這綱常倫理都廢壞了至我先王成湯始修復之而人紀粲然復明于天下其從善則凡臣下諫諍的言語都虛心聽受而絕無一毫拂逆之意

其用人則唯是耆舊有德的人乃屈已順從而不用新進浮薄之人其居上則聽斷無所惑和佞不能欺而能盡臨下之道其為下則進賢至于三蒙難無所避而能盡事上之心取人之善則常存恕心不求全責備檢束自身則工夫嚴密惟恐有不及湯之修人已者如此是顯德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當初起自諸侯封疆只有七十里其後奄有萬邦而為天子此其積累創造之勤可謂難矣今王嗣先王之業可不知所以嗣其德而保守之哉

此舉先王之成德言之欲太甲知所嗣又見其得天

下之難欲太甲知所重也肇修人紀為一章之綱領下六句皆修人紀之實人君為綱常之主則人紀本不可一日廢者桀廢之而湯始修之所謂效率厥典是也從諫弗拂者諫行言聽之謂納忠言以扶植乎人紀也先民時若者嚴恭不式之謂順善德以倡率乎人紀也居上克明觀其寬仁臨民者可知而君人之紀立矣為下克忠觀其蒙難進賢者可見而臣人之紀立矣與人不求備是恕以用人所謂隨其才器而使之也此修人紀于用人之間者檢身若不及是嚴以處已所謂懋敬厥德無時豫怠也此修人紀于處已之際者隨事而各盡其當然之道所謂修人紀也以至于三字要玩見得先王創業之道不越乎人紀而積累締造非一日也茲字指萬邦艱字通承上文講欲太甲思其艱以嗣其德也兆民四海萬邦俱照應之辭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伊尹說先王成湯惟其得天下甚難故其慮天下甚遠不但自家修人紀垂典則以貽子孫又廣求明哲的賢人凡明于理欲之判治亂之機者或舉之于在朝或致之于在野使之布列庶位凡前後左右無非正人以輔

位後來相繼爲君的都知修德檢身保守先業而不至于廢墜焉其爲天下後世慮長遠如此

此節是求治人以輔後王見先王慮天下之遠以修人紀立說輔字兼勸善閉邪二意如云將順其美使之由于禮度之中匡救其惡使不蹈于縱欲之失修人紀以嗣厥德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

家士

卷之四

三

伊尹說先王成湯既廣求哲人以輔爾後嗣又制爲官府之刑以儆戒有位之人其儆戒之詞說道舞蹈歌詠人情所不能無但有個節度不可常常如此若在位之人敢有無晝無夜而常舞于宮縱酒沉湎而狂歌于室這等所爲就與巫覡之人歌舞以事神的一般這叫做巫風貨色遊畋人情之所易溺必須以禮節之然後不至于過敢有貪嗜貨利耽好女色常去遊觀田獵荒棄政務的乃過而無度爲而不檢的人這叫做淫風敬畏聖言聽從忠直親近老成疎遠頑愚是好惡的正理敢

有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疎遠者年有德的賢

士狎比頑愚無知的小人是違背了好惡的正理愛憎乖錯心志昏亂這叫做亂風惟此三風十愆最爲敗德害事凡有位之人不消得件件都有纔足以喪家亡國只是這十件內爲卿士的但犯着一件在身則有家而必喪其家爲邦君的但犯着一件在國則有國而必亡

其國况爲天子而有天下者乎夫爲君而至干喪家亡國固其所自取而爲之臣者既食其祿亦當盡其直諫之忠苟或坐視而不匡救則必以墨刑加之蓋惡其苟祿不忠而陷君于有過也然不惟儆于有位之臣又以

家士

卷之四

三

此教訓那蒙童初學之士使他平時將這道理講究明白他日出仕爲官知所做省而不蹈于刑辟也夫先王之爲後嗣慮者如此吾王嗣有天下其可不知所戒哉此是立治法以儆乎臣亦是維持人紀之意無非慮天下之遠也對上任人又深一步看蓋使哲人輔之佞人從而敗之德何由成故復立法以儆之也官刑指墨刑曰以下官刑之辭也侮聖言三句是惡人之所好此頑童是奸人之所惡故曰亂風三風十愆人紀所以廢壞也喪家亡國雖指邦君卿士其實借言以形天子言邦君卿士且然况天子乎天子而犯此

風愆則凡有位者皆當盡言直諫苟不匡正則必有
累刑以加之也然不惟微之于有位之臣又訓之于
蒙養之士凡風愆之戒不諫之刑詳悉以訓之也不
匡其刑墨是微其正君子今日具訓于堂上亦欲其
正君子異日而直述湯德以勉其善此章述湯刑以
防其失禁遏其縱欲之私心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伊尹訓告太甲既終又嘆息丁寧說嗣王當以三風十

卷四

三十一

愆之訓敬之于身而勿忽念之于心而勿忘蓋這訓謂
不是尋常的言語自其經畫于先王之心乃聖人之謨
也近足以省身克己遠足以致治保邦其用甚大何其
洋洋矣乎自其發揮于先王之口乃嘉美之言也以綱
目則昭然而畢陳以鑒成則凜然而可畏其旨甚明又
何其彰顯矣乎此王之所當敬念者也且上帝之命去
就無常為善則福祿咸臻而降之以百祥為不善則舊
害茲至而降之以百殃蓋福善禍淫天道昭然不爽如
此為人君者可不戒哉一念之善德雖小也日積月累
漸至于大而上帝之降祥言恒在于斯雖萬邦長治久

安之慶不過自此以基之耳一念不善不德雖小也日
積月累惡極罪大而上帝之降殃者恒在于斯雖至于
覆宗絕祀亦不過由此以致之耳王可不深思而敬念
之哉伊尹作訓終篇又極言禍福之機如此其忠愛之
心可謂深切而懇至矣

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申戒之也祗厥身欲
其體于身而不忽念哉欲其識于心而不忘聖謨嘉
言皆就風愆說經畫于聖人之心故曰聖謨告戒于
聖人之口故曰嘉言洋洋者廣大悉備之謂孔彰者
明白簡切之謂二句皆贊美之詞正見其當敬念之

卷四

三十一

意惟上帝三句以天命之去留言爾惟德四句以人
心之離合言能敬念而不犯風愆則為善為德不能
敬念而犯風愆則為不善不德降之百祥如罔有天
災之類萬邦惟慶即咸寧之意反墜厥宗而言人心
得而基業固也天命人事之禍福如此為嗣王者其
容以不敬念哉上言人紀而此獨言風愆者能戒風
愆則能爾德而人紀自無不修也

太甲上

太甲不明于德伊尹屢訓之不從故管官于成湯陵墓
奉太甲居之使知省改及其既悔伊尹迎歸于亳復為

商家令上史臣記其事與其訓詞為上中下三篇遂名其書為太甲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史臣欲說伊尹居阿衡之位任托孤之責正嗣王之所當順從也而太甲即位之始乃狎比草小不聽從伊尹之言欲其德而不克嗣欲其念祖訓而不克念此伊尹之所以惟而作書以為戒也

不惠以上篇事說稱阿衡者賴之以相保倚之以為

平見嗣王所當惠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

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

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左

伊尹作書以告太甲說適天位至重非有大德者不足以居之我先王成湯德既本于天縱學又務于日新于

上天所賦的明命惟恐失墜時時省顧而不敢忘使這

天理炯然在中常若接于目而真有所見的一般以此

心去奉事天神地祇社稷宗廟之神極其祇敬嚴肅而

無一毫怠慢的意思其所以到越上下昭格鬼神者蓋

有素矣是以上天當眷求明主之時監視我先王之德

足以代夏乃以非常的大命集于其身使為生民之主

而撫安萬方之眾此時我尹躬亦能盡心竭力輔佐先

王以安定斯民而使萬邦之眾咸得被乎子惠輯寧之

澤臣主同勞開造洪業故嗣王得以享盈成之運也豈

可不思締造之難哉

此示以得天下之所自欲太甲知所重也顧諟兼動

靜言天理隨處而流行此心隨在而有見靜而存養

固澄然視于無形動而省察則躍然昭于有覺所謂

顧諟明命也以字承顧諟說來祗肅之心即此顧諟

之心達之也不可以明德恤祀平看蓋分之雖有明

德事神兩樣總之一敬德而已故下文只曰天監厥

德曰顧曰監見天人之交其近如此用集二句承天

監說來雖是有天下與安天下亦須串說撫綏內以

綏猷輯寧等事講與宅師相應左右厥辟宅師者輔

君以安民也不可以致君澤民平看丕承基緒者臨

已定之萬方統已安之民眾也肆字緊承說言有先

王創業之君又有伊尹開國之臣故嗣王得以庶其

餘蔭而承此無疆之業耳今日豈可忘先王而不念

忽尹躬而不聽哉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

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不辟奉厥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祖

伊尹既告太甲以成湯與已創業之難又即有夏之事以微之說道君資臣以為輔臣賴君以為安禍福利害上下同之未有君不君而臣獨得以自保者我曾見夏之先王如大禹帝啓諸君皆有忠信誠一之德享國長久永保天命而善其終故當時輔相之臣亦得以保其爵祿與國咸休而有終其後夏桀昏迷不恭矯詐誣罔以致喪身亡國那時為輔相的亦與之同其戮辱而不能有終可見君臣一體休戚相關從來如此嗣王今日可不以前代之事為戒而勉于忠信以敬修爾為君之道乎若君而失其所以為君之道則基緒之不承者不

卷之四

十一

能終保而泰辱其祖矣我尹躬雖欲盡忠匡輔亦豈能以自保乎

上既示以開創之功以見已之不可忽此又微以前代之事以見已之不足恃也自後視前故曰先見自字作由字看忠信兼心與事言須照顧周字意謂實心實行無少虧缺不始勤而終怠不外修而內荒不心昵佞人而貌敬正士也有終是享國長久之意惟終是與國咸休之意罔克有終補出不忠信字如矯詐誣罔是也祗厥辟指忠信說不辟則罔終而泰厥祖不能保其基緒雖尹躬亦將為罔終之相矣始言

不終則累于相臣繼言不辟則辱于其祖其微之者深矣若當是時太甲以安危之責寄之伊尹故伊尹亦以安危之責歸之太甲言君安而臣亦安君危而臣亦危所以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王惟庸罔念聞

史臣敘說伊尹作書訓告太甲既懇切言之而太甲但視為泛常通不在念若不聽聞者其不思猶故也

罔念聞指上兩節言此節為下張本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卷之四

十一

伊尹因太甲不念聽其言復口陳以戒勉之說道昔我先王成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每曰于天將明未明此心未與物接的時候必澄定其精神洗滌其念慮以大明其德不使有一毫人欲得以蔽之凡有心思之所得事理之當行者則汲汲然坐以待天之明舉而行之常若有所不及先王為善之勤如此又恐後代子孫溺于宴安荒于逸樂而不能率循其遺則又廣詢博訪求天下才德兼全的美士置之左右使之開發導引後代為君的都知修德勤政保守先業蓋先王慮後之遠又如此為後人者正宜仰體其心祇奉其命效法其德而聽

用其人以紹先王基緒之隆庶幾無紊于厥祖耳其可
以欲敗度以縱敗禮顛越此求賢啓迪之命以蹈于覆
亡之禍而不知所戒哉

昧爽不顯二句言先王爲善之勤勞求俊彥二句言
先王慮後之遠昧爽正事物未接全體澄徹之時不
顯者洗心退藏擴天理于方見過人欲于未萌也就
心一邊坐以待旦亦是昧爽時急于力行不遑寧處
意就事一邊昧爽不顯有以明是德之體坐以待旦
思以達是德之用湯之勤于爲善如此然猶以爲吾
之德能修之于我而不能必後人之皆修能行之于

卷之四

三

我而不能必後人之皆行其心猶有歉也于是旁求
俊彥以啓迪之旁求者遍求于天下啓是開而發之
屬知迪是順而導之屬行須以明德行善賢講亦要
令敗度敗禮意如以義正君以禮防君之類先王之
慮後又何其遠也命是求賢啓後之命輕賢拒諫不
勉于善則是顛越其命矣曰無者戒其不可爲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固

伊尹因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失之奢侈而無長遠之
慮故告之說道人君一身國家安危所係若是奢侈縱
肆雖可快意目前實非長久之計吾王自今以往當慎

其儉約之德清心寡慾制節謹度凡一切奢華逸樂的
事皆絕而勿爲心裏常思想個長遠的圖謀不可只求
快于一時也這兩句是伊尹因太甲受病在此故特言
之

此深救太甲之失正毋越命自覆之事也二句一直
意慎字工夫在慎字內慎德卽所以懷永圖也儉
非但節用是守約而不侈然以自放之謂兼身與事
言蓋敗度屬事敗禮屬身宮室遊畋出入起居皆是
永圖就國家說非是儉德之有永蓋凡以奢侈失之
者皆安于一時之樂而不知長久之謀者也惟儉約

卷之四

三

自守事必遵平常度以制其逸欲之萌身必守諸禮
法以遏其縱肆之失念不在一時而在終身不在目
前而在後日上思以延祖宗萬年之統下思以貽子
孫百世之規則厥命不至于顛越而覆亡可免矣慎
者不忽之謂懷者思勉之意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欲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
擇萬世有辨

伊尹又說王之慎德當如虞人之射弩然虞人當射之
時弩機既張不肯遽然輕發必仔細審察前尾與準望
的法度相合方纔發箭則射無不中矣人君慎德的工

夫也要如此蓋事事物物莫不各有個恰好的道理具于吾心乃是當止之處即所謂準度也王欲有所為必恭敬省察務求到道理恰好的去處不可輕忽然欲知當止之處不必他求只看乃祖成湯所行的事件件都是停當的王如今只是遵依乃祖的行事而無或踰越就如虞人省括于度然後發箭的一般自然事事合宜而得其所止矣我當初受先王的重託常以不能輔王守業為懼若王果能如此則我之心深為慰悅而萬世之下稽古尚論者亦莫不稱我王為守成之令主矣王可不勉之哉

卷之十

中書

此慎德之所從事者亦無越命自覆之事也若字未慎德來言人君之慎德如虞人之射往字輕度是射中自有一定之法度欲厥止二句所謂省括而后釋者也止與攸行俱就身與事言止者事事物物各有禮度是也欽者肅恭收欲使道心為主檢身而不流于欲制事而不失于縱也攸行即上文丕顯而急于行者其檢身制事動合禮度者也率者遵而行之一如其所以檢身制事者也欽厥止則本然之度在我所以立本率乃祖攸行則已然之度在我所以致用慎德永圖之功既盡實若虞人之省括而後釋矣惟

朕二句是以效期之皆含無越命忘悻是喜其儉德之不負所言辭是誦其儉德之足法于人也

王未克變

史臣敘說伊尹之訓戒太甲諄切懇至如此王于此時雖不能無所感動然于舊習尚未能改猶夫不惠罔念之初蓋內有所蔽外有所誘故也

此史臣敘伊尹不得已而行權之由不變者敗度敗禮之如故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暹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卷之十

中書

伊尹三進言于太甲而三不見聽乃私計之說道我親主之所為多不義之事蓋其習染深痼就如天性生成的一般此必左右近習有不順義理之人引誘以導其為非者我不可使其狎而近之乃就先王陵墓所在營建宮室奉王以居之使之斥遠羣小以絕其比昵之黨親近先靈以興其哀思之心以是訓之無使其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此伊尹私論之辭蓋伊尹三進言于太甲而三不聽則知孤忠不能勝引誘之衆徒言不能開迷感之私故不得已而為遷桐之舉所謂不言之教遠變之權

也故字指欲縱言習與性成下補出小人導之之意其訓永斥遠儉人親近湯墓兩意來此正訓之道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史臣記太甲往桐宮居憂三年既已絕遠羣小親近湯墓果能自怨自艾盡改其平日之非而處仁遷義實有其德于身而不至于終迷矣夫伊尹身任先王付託之重念切宗社顛覆之憂桐宮之遷卒能使其君克終允德誠可謂不負阿衡之託矣然非太甲始迷終復痛自悔改則伊雖忠愛無已亦烏能以自效哉此其所以猶

不失為守成之令主也

居憂下入兩意與上其訓意一般克終允德者善念以生舊習以革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實有其德于身而不至于終迷也此史臣要其終而言之○徂桐宮居憂也猶今之廢墓爾非史氏明著其文人鮮不以伊尹為幽而奪之位矣

太甲中

這其伊尹奉迎太甲歸亳之後勸勉以脩德法祖的說話史臣敘其事為中篇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古者天子通行三年之喪太甲居憂于桐宮既悔過脩德到第三年正當服制已滿而商家以建丑之月為歲首伊尹乃于十有二月正朔之日用袞冕吉服奉迎太甲自桐宮歸于亳都蓋既終諒闇三年不言之制于是可以正位臨民嗣丕基而出政治也

此太甲終喪之日正改過之後而伊尹即奉迎以歸見得桐宮之遷非出于不得已也重終喪一邊必于朔者復辟大事當于正朔行之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既奉迎太甲歸亳乃作書以告深致其慶幸之意說道君者民之主民而非君則無以施政教發號令何能相正以遂其生此民所以不可無君也民者邦之本君而非民則無以供賦役衛王室何能君有四方此君所以不可失民也昔者嗣王為羣小所誤君民上下幾不相保商家基業甚有可憂幸而皇天眷顧佑助我有商乃默啓王心一旦幡然悔悟得以克終其德然後民不至無君君不至失民邦家無傾覆之虞宗社有靈長之慶自今日以至萬世子孫孫皆得以襲王之餘蔭矣豈不為萬世無窮之休乎

民非后二句重下一句觀註尤字可見蓋泛言君民之相須者以起下意言太甲不明于德之時民幾于無君而君幾于失民矣幸而天眷有商陰誘嗣王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始雖敗度敗禮終則處仁遷義而克終厥德以至君得以辟四方民得以相生也俾宇重看萬世無疆之休者言君民相與上下相安自今以至萬年常得民而爲君也伊尹致喜懼之意亦欲太甲深省前日之所爲而謹之于後其意深矣○太甲克終允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君子能致人于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過

卷之四

聖

遷善之心尹嘗五就桀矣而桀終不改則太甲悔過豈非天耶湯宜有餘慶故太甲爲之孫始皇宜有餘殃故扶蘇爲之子皆天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用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曰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太甲既痛悔而非始知伊尹之忠乃拜手稽首而致其敬師之禮說道予小子往者昏昧蔽惑不知君德之所宜自陷其身于不肖嗜慾無節以敗壞其處事之度縱肆不檢以敗壞其居身之禮自速取罪戾于吾身先王

之基緒幾于墜絕而不可保矣夫天作孽禍以垂儆感如灾膏變異之類或氣候偶差非由感召在人者猶可挽灾爲和違而去之若人自爲不善而致孽禍則惡自我作罪自我受不可得而逃免也今我縱欲速戾此正自作之孽而不可逭者然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有可圖我于前日既不能信順師保之明訓而弗克謹于其初自今以後庶幾賴爾正救之德繩其愆糾其繆以圖成就我于有終則失于前者可以勉之于後耳不然予小子將何所賴而克終允德也哉

卷之四

聖

此太甲致敬于伊尹以求圖終之道也德者吾人所以肖天地以不明故不肖也欲敗度三句卽不類之實敗度敗禮以速戾厥躬是不能慎儉德懷永圖而惟越命自覆也正與背師保之訓相應天作孽四句泛言其理下當補縱欲速戾自作孽而不可逭意師保之訓如作書如口陳皆是背之者罔念聞未克變是也匡救之德卽繩愆糾繆之謂終字對初字看初曰弗克終曰圖惟者言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圖也太甲求助之意可謂切至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見太甲悔過求助有圖終之志乃拜手稽首致敬

以復太甲說道人君之脩德不徒感悟于一時而尤貴踐履之誠篤誠能省察克治慎修其身事必謹守法度動必率循禮儀使實德之所流通足以感動乎人心自然和協順從而無不愛戴歸往于下者此惟明后為然蓋其智足以決向往勇足以致成功有明哲之德者乃能如是非庸君闇主暫明而終蔽者之所能也王欲圖終可不以此自勵哉

此下皆伊尹匡救其君而告以圖終之道此節是期以明君之事也修厥身是嚴于自治允德協下是誠能感人工夫全在修身內允德處無工夫協下只帶

允德說蓋至誠未有不動者也修身是以義制字而無敢度之愆以禮制心而無敢禮之失由是出乎身加乎民誠于此動于彼自有近悅遠來者矣德就發用上說惟明后者言是道非他人能之必其智由天錫洞察乎脩己治人之方天德王道之蘊者然後能之也明字內括本文意講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

伊尹又說允德協下固惟明后為然所謂明后莫有過于我先王成湯者昔我先王發政施仁于人固無所

不愛至于疲瘠殘疾寡獨民之困窮而可憐者則尤哀矜體悉加意愛養如已子而惠愛之是以毫邑之民被其澤者咸服從其命令政教無不欣悅而愛戴之亦如人子愛其父母一般不但本國的百姓如此便是當時並列侯邦而為鄰國者其民苦其君之暴虐亦莫不戴我先王以為君相與說道我輩困苦不得聊生事等我商君來救拔我君若來必能除暴伐惡拯我民于水火之中自今其免于酷罰矣乎夫先王誠心愛民而得天下之歸心如此正所謂允德協下之明后也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正見其為明后也困窮之民而愛之若子則愛之者誠湯之允德可見矣言允德則修身在其中民就本國說命是政令本國之民被子惠之澤而悅之深鄰國之民間子惠之風而望之切所謂協于下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伊尹既舉先王之德因勸勉太甲說道君道莫先于修德而脩德莫要于法祖我先王成湯既允德協下而得天下之民矣今王嗣登大寶統承先業正當乘此怨艾之初勉脩其德監視烈祖之所為以為模範而惟日孜孜不可有一時之逸豫懈怠蓋先王懋昭大德日新又

新故能允德協下而天下稱明焉王今繼之若一有欲
息宴安之氣勝而傲戒之志荒便與烈祖之德不相似
矣豈能施于有政而感乎遠近之民哉此王之所當深
戒也

上示以允德協下之君使知所法此正欲其懋德而
取法乎湯也懋德是允德前一層事蓋能懋德則所
以允德協下者在是矣首句斷切太甲身上講謂當
勉于修身期于允德凡多欲以累其德者防之必力
縱肆以荒其德者閑之必至恒以不明于德者自傲
而毋以克終厥德者自恃也烈祖內以顧諟丕顯目

新又新入講視烈祖之所為而無一毫之違諫意情
二句一串說未繳云王之法祖以懋德如此則施之
而為子惠之政達之而孚遠近之心又焉有不如先
王者哉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
敬
伊尹又說懋德法祖而無時豫忘罔吾王之當自勉者
然懋德之事何如以奉祀祖先則思盡其孝而舊章成
憲務遵守而不忘以接見臣下則思致其恭而動容周
旋皆莊敬而有禮欲明見萬里之外而不惑于淺近當

思明如審乎人情察于物理而明無所蔽則視何患不
遠乎欲聽納道義之言而不惑于儉邪當思聰如聞言
即悟聲入心通而聰無所壅則聽又何患不德乎吾王
果能于是因者深思而力行之則懋德法祖且欲遠追
乎明君朕且承王圖終之美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矣
豈敢有所厭駁哉伊尹于太甲改過遷善之後既慶喜
之而又孜孜勸勉之如此蓋惟恐王之不終也其忠愛
懇切為何如

此示以懋德之所從事而期望之也孝恭明聰是德
思孝思恭惟明惟聰所以懋德也每句上下字俱重
奉先非奉祀之謂是不違其祖也然奉先有道當思
善繼善述以致光前之孝接下非但禮貌之謂是信
順其臣也然接下有道當思聽言納諫以篤禮下之
恭視是視九州之休戚利害視欲其遠則當思夫明
四者旁燭于無疆也聽是聽百官之謨謀獻納聽欲
其德則當思夫聰聰者聲入而心通也視聽以耳目
之用言明聰以耳目之德言夫思孝思恭則立愛立
敬之體具惟明惟聰則作哲作謀之用行王之懋德
如是則身脩而德允足以協下感人繼美先王之盛
德而明君之事業在是王之休何如也朕將端左右

之初心以承順王之休德所謂惟朕以懼者在是
有于厥敷乎太甲資伊尹以圖終之益而曰匡救伊
尹告太甲以圖終之道而曰承休一是謙退之辭一
是期望之辭也此節四事皆太甲前日所犯之失顛
覆典刑非孝也背棄師保非恭也昵于羣小非聰明
也故乘其圖終而以此告之

太甲下

這是伊尹告太甲脩德保治的說話史臣敘其語為下

篇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

卷之四

三

乎有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伊尹重言以告戒太甲歎息說道人君一身上為皇天
之鑒臨下為百姓之仰賴前後左右有鬼神之森列甚
可畏也天雖以君為子然或予或奪初無定向何常親
之有惟人君能敬以自持凡動止語默常若天鑒在茲
無一念敢忽則此心上通于天天乃眷佑而申命之矣
民雖以君為心然或向或背其情難保何常懷之有惟
人君能仁以保民愛養子惠使匹匹婦無一不被其
澤則此心下孚于民民皆愛戴而歸服之矣鬼神雖依
君為主然不見不聞至幽難測何常享之有惟人君能

竭誠對越真見得祖宗百神與我一氣相為聯屬不敢
萌一毫怠玩之意則誠立于此神應于彼自然來格來
享而降之福矣這等看來人君居天之位一念不謹天
遂從而厭之一物失所民亦得而叛之幽獨之中斯須
不誠不信任人雖不知而鬼神知之存亡之機至危而感
召之理不爽雖兢兢業業日慎一日猶恐不保其終其
可以易而為之乎所以說天位艱哉

申誥承上篇圖終說來敬就視聽言動說如脩己以

敬之敬仁就行政上說如子惠困窮之仁誠就祭祀

上說天位艱哉承上三者言當重看蓋人君一身上

卷之四

三

焉為天之所付託下焉為民之所奉戴幽為百神
之所依歸必敬則天可親必仁則民可懷必誠則鬼
神可享否則不免于褻天慢神虐民之咎而無以為
天民百神之主矣其可以易而為之哉蓋言君道之
當盡而人君不容不思其難以盡其道也工夫全重
末句勉太甲之意在言外
德惟治不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忘終始
慎厥與惟明明后
伊尹說天位惟艱保位以德所謂德不過曰敬曰仁曰
誠而已人君若是盡了這敬仁誠而有德則自然天親

民懷鬼神敬享豈不足以致治若是背了這敬仁誠而不德則必然天怒人叛鬼神怨恫豈不足以致亂然這致治的道理古人已有行之者矣若今所行的與那古人致治的道理相同則其治亦與之同而太平之盛可復見于今日有不至于興隆者乎這致亂的事迹古人亦有行之者矣若今所行的與那古人致亂的事迹相同則其亂亦與之同而禍敗之應將復蹈其覆轍有不得已于滅亡者乎夫治亂興亡之機惟係于所與如此可見人君當慎其所與矣然或有初鮮終則與治未幾而亂亡隨之亦非真能與治者也若乃敬畏常存自臨御之初以至歷年之久悉求與治同道而不敢一事苟同于亂焉此非中才常主所能也惟是至明之君洞燭天民鬼神之理深辨治亂興亡之故不但初志極其清明亦且終身無所蔽惑方能日慎一日而永保天命也王可不以明明之后自期待而保此惟艱之位哉

此承上言欲盡君道之難者惟在慎所與而又欲其有常也德即敬仁誠否德反看治即天親民懷鬼神享亂亦反看此二句泛言其理如此皆古人所已行者以起下意同道同事興亡俱以敬仁誠及天民鬼神貫二句亦泛言以見所與之當慎也慎所與即與

治不與亂之謂重終一邊明而又明意要發揮在終如其始上見出若明有未至者則不足以與此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茲哉伊尹又說能慎所與固惟明君為然而常與之人莫有過于先王者昔我先王成湯受天命而有天下非有他道惟是朝夕勉勉不已常存戒慎恐懼以修其德凡敬仁誠之道皆加兼體日新之功不敢有一毫怠慢故其德與天合用能君主萬方而對乎上帝蓋真為天之所親而民無不懷神無不享矣今王為先王之孫富有四海貴為天子其所嗣者皆先王所傳令善之統緒也然這善緒不易得由于敬德配天所致王既嗣而有之庶幾監視乎此于先王所以敬德配天的事常常看着做個法則這便是與治同道亦可以對越上帝而萬民自懷鬼神自享矣又何必遠有所慕哉

上欲其慎所與此示以所與之人也懋敬厥德如顧諟明命而日新又新味爽不顯而無時豫怠皆是惟時言惟此敬德無他道也能敬厥德則事神治民皆此敬之流通而能仁能誠可知德與天合乃承上起下意克配就位上說所謂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未要補民懷鬼神享意此湯之以德致治而嗣王之

所當與也令緒卽克配上帝之緒茲指懋厥德而
言包仁誠在內監卽所以與之也要見終始無間之
意蓋言嗣王居天之位而爲百神之主宰爲天之子
而爲萬民之依歸則既嗣有令緒矣其必循其顧諟
之功而祇肅不忘于承祀法其丕顯之學而子惠必
及于困窮則敬德之家法有永而配帝之基業可延
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者如此其爲明明后也何有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伊尹又說爲治貴慎所與而進德必有其序先王之敬
德配天固吾王之所當法者然其道則高矣遠矣豈可

卷之四

五

一竊而至哉必當循其進爲之方順其先後之序由
念一事之勉于敬而積之于念念事事之無不敬就如
登山的一般要升到高處必從這低處起脚如走路的
一般要行到遠處必從這近處進步庶幾下學者可以
上達近取者可以遠到而先王之德可馴至矣否則欲
速不達安能造于高遠之地哉

此下四節皆伊尹欲太甲矯情之偏以盡監茲之道
此節戒其躡等也以敬仁誠入講蓋先王以一身而
會敬仁誠之德其積累之高而造詣之遠本不可以
一蹴至也王欲法之惟當循序漸進躡等之高不自高

而由下以升之遠不自遠而由近以陟之也蓋太甲
悔過之初恐其或有欲迷之心而求望于高遠故以
此告之欲其矯人情凌節之偏也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
伊尹又說人君富有四海坐享萬邦之貢獻莫把小民
的事便看得輕易了以爲不必留心當思國以人民爲
本民以衣食爲命農夫終歲勤動尚有不足于食者蠶
婦終歲辛苦尚有不足于衣者戚戚焉視民之疾苦常
若痲痺之在身而後可豈可視以爲輕而忽之哉人君
尊居九重仰承先世之基業莫把這大君之位便看得
安穩了以爲可以肆志常思天下所以奉我者甚尊則
其所以望我者甚重一念不謹或致上千天怒一事不
謹或至下失人心慄慄焉此心之危懼若將墜于深淵
而後可豈可恃以爲安而玩之哉夫能思民事之難則
必不妨民以重役奪民以厚歛而所以圖其易者在是
矣能思君位之危則必不徇情于貨色溺志于遊畋而
所以保其安者在是矣

卷之四

五

此欲其重民事而謹居位也民事兼衣食言常情不
知小人之依輕之者多矣王必無輕民事而思其難
思難則自不敢以爲輕矣厥位人君之位常情樂乎

爲君安之者多矣王必無安厥位而思其危思危則
目不敢以爲安矣此二者乃太甲前日之病蓋縱欲
則拂百姓以從已而恃天位爲可安思其改于前復
萌于後故又以此戒之也能如是則先王所以于惠
斯民而危懼上下者爲能與之同道矣講語不必以
敬仁誠率合只泛說爲是○此節大意與民非后罔
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與凡君民對言處
俱相似無輕民事包得無逸一篇之旨無安厥位包
得典謨儆戒之旨禁傳合二事爲一條以一者本自
相因知重民事正所以保君之安思位之危正不忽

卷之四

十一

慎終于始

伊尹又說人情孰不欲善其終者只是安于偷惰以爲
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耳然事固未有不善其始
而能善其終者王欲圖惟厥終而保先王之業于勿墜
便當于今日嗣位臨民之初思其難思其危兢兢業業
日慎一日而後可若因循懈怠謂暫且縱欲爲樂待後
更爲改圖竊恐此心一放不可收拾習氣已成難于變
易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可不戒哉
此欲其慎圖終也矯人情之偏意註中甚明舊說以

微仁誠實亦不必拘蓋欲善其終而不能善之于始
不可也王欲慎守于終而保治于無窮惟謹之于今
日卽政臨民之始耳蓋太甲不明于德而弗克于其
初故乘其圖終之志而告之以此

卷之四

十一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伊尹于太甲悔悟之後又恐其不能審于聽言故又告
之說道人君聽言不當任情以爲喜怒必須審察理之
是非且如人之進言于王固有犯顏色觸忌諱侃侃直
懇拂逆于王之心者這樣言語在常情最難聽受吾王
于此必當虛心審察他這說話或者有益于身心有裨
于治理而于道有合歟苟合于道還當屈已聽從未可
以爲拂意而遂拒之也人之進言于王亦有頌其美承
其意唯唯和柔隨順于王之所欲者這樣言語在常情
鮮不喜悅吾王于此必當虛心審察他這說話莫非是
阿諛以爲容逢迎以爲悅而不合于道歟如其非道便
當正色拒阻未可以爲順意而遂喜之也
此欲其審聽言也聽言之道當忘其言之順逆而求
其理之當否言之逆于我者常情必以其難受而拒
之然有逆于我而不逆于道者必求諸道則忠言不
至于見拒矣言之遜于我者常情必以其易從而聽

之然有遠于我而不遠于道者必求諸非道則甘
不至于失聽矣求之道是矯人情難受之偏求之非
道是矯人情易從之偏皆所以與治也太甲縱欲之
時尹之言固嘗逆心而狎于不順則左右之言亦必
有遜志者矣故復以爲戒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既歷告太甲以圖治之道猶恐其不能慎思而篤
行也故復嘆而勉之說我前所言五者都是切于治道
的說話王不徒聽之須是殫精竭慮反覆忍維君德如
何而能進民事如何而能重天位如何而能安何以謹

卷之四

十一

始何以受言件件都去心上理會過這道理方纔實得
于已若只聽了不加思慮則亦徒聽而已何由而能得
乎然既思而得之又當躬行實踐勉從事或循序以
進德或艱難以保民或危懼以守位慮終則謹于始聽
言則歸諸道一一都見之于施行這事功方纔有成若
只思了不肯實行則亦徒思而已何由而能成乎苟能
思而得此理無一毫眩惑能爲而成此事無一毫廢弛
則蘊于念慮之間者皆理而無欲即先王懋敬之純心
發于事爲之著者皆善而無惡即先王懋敬之實事內
外如一表裏渾然是人君有大善之德也由是萬邦的

人見爲上者如此自然有所感發有所視效以百官別
正于朝無比德無淫朋以萬民則正于野無頗僻無偏
黨皆相率而歸于正矣夫萬邦之貞其機由于一人一
人之善其功在于慮與爲王可不思所以自勉哉

此總承上四節而言勉之以功而期之以效也慮字
思上五者之理于心得者得其理也爲是行此五者
之事于身成者成其事也二句正要太甲謹思篤行
以矯乎情之偏乃與治之用功處元良者知行並力
思爲交盡蘊之心而純粹至善無一理之不備體之
身而悉有衆善無一事之不同所謂敬仁誠者皆會

卷之四

十一

其全也萬邦對一人言以貞者內無邪思外無邪行
百官萬民遠近莫不一于正也夫一人元良則德無
愧于先王萬邦以貞則治可同于先王所謂與治同
道罔不興者如此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告君終篇又以已將復政歸老慮復有讒人變亂
是非太甲或誤信而反其所爲故預戒之且明已志說
道率由舊章君道之當然也爲君的當以先王之法爲
必可行毋信喋喋利口變亂了祖宗的舊政事功圖成
臣職之當然也爲臣的不可以已之事功有成而會終

寵利以居之夫君盡君道則監于成憲而無紛更之失
臣盡臣職則功成不滿而益勳焉葉之忠體統正而朝
廷尊節義立而風俗美社稷靈長終賴之矣邦國有不
永信其休美者乎蓋此時太甲之德已進伊尹有退休
之志故預爲此言以見國家之事惟謹守成法自可長
治久安而已之圖歸乃臣道之常有不得不然者耳

此慮其思爲之過而因示之以已志也辨言以過思
過爲言舊政者先王之成法也此慮太甲之作聰明
而言人君當盡法祖守成之道寵利以大臣之位言
成功者成正君之功也此爲明已之欲退休而言人

臣當盡功成身退之道邦其永句承二邊來畫上無
作聰明之生則法度純一可以守成業而致盛治下
有識去就之臣則忠義相觀莫不秉精白以承休德
從此政治益脩風俗益厚而國家大業常常休美矣
未是無窮之意乎是必然之意

咸有一德

這篇書是伊尹將歸政之時作書勸勉太甲法成湯以
經一其德的說話史臣因書中有咸有一德之語遂以
爲篇名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昔伊尹受成湯之託輔立太甲太甲居憂伊尹身攝朝
政至是太甲君德既成堪以承繼成湯之業伊尹遂以
所攝的政務復還太甲將欲告老歸于私邑猶恐去位
之後太甲修德不終有負成湯所以付託至意乃陳王
者之德所當勉者反覆以告戒之

此史臣攸伊尹作書之由政卽所攝之政復政卽是
服奉迎之時既者追敘之詞也陳戒于德德字兼着
內不息不雜統括萬善而言不言用人者用人亦一
德之助也曰告歸可見其保身之智曰陳戒可見其
愛君之忠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
亡

伊尹陳言告戒先歎息說道人君之奄有九州固莫非
上天所命然皇天無親難可憑信其命之去留遷易曾
無定准或一國之運前興而後廢或一人之身始予而
終奪何可據以爲信哉然亦但觀人君之德何如誠使
爲君者能杜絕私欲常存其德不使一時間斷則保佑
命之自天申之而天位可以長保矣若君德不常或爲
私欲玩好有所播奪或但勉強暫時不能持久則天命
亦遂去之而九有以亡矣是可見天命去留之機雖不

可知而天人感召之理則必不真君德有常則天命亦
有常君德無常則天命亦無常人君欲常保天命惟在
常脩其德而已

天難謀句泛說命靡常正中難謀意常德須自不雜
說到不息上去對厥德靡常看保位是得天民心歸
在其中對九有以亡看此泛言有德則興無德則亡
而一節則引夏商之事以證之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
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
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卷之四

六事

伊尹說天命無常往事可證昔夏王桀不能常于其德
褻慢明神不知恭敬以泰祭祀暴虐下民不能施惠以
收人心以無道自絕于天不可以為神人之主是以皇
天厭棄之不加保佑下視萬方之中可以堪受大命者
啓發而開導之欲求德行純一者眷顧而親愛之使之
居天位而為百神之主自此夏祚告終而天命改屬矣
所謂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者夏桀是也方上天眷求一
德之時天下無足以當之者惟我尹躬及我先王成湯
都有純一之德心裏所存的不雜于人欲政事所行的
全出于天理臣主一心上下同德故能當上天啓迪眷

深之心而受其光大休顯之命九州之廣兆民之衆莫
不歸服于我先王于時改夏建寅之正朔而為建丑夏
家舊日的天下一日轉而為我商之所有矣所謂常厥
德保厥位者我先王成湯是也

此引夏商之興亡以證上節之意慢神虐民即弗克
庸德之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不保桀既不得以為神
人之主矣然而不可以無主也於是監于萬方啓迪
其可以受天命者而眷顧數求其一德使之代夏而
作神主也啓迪是思若啓之行若翼之之意啓迪眷
求一直說一德即有命之人之德曰神主則為民主

卷之四

六事

可知咸有一德者尹則樂道賦畝而負天民先覺之
望湯則聖敬日躋而為天錫勇智之君德之不息不
雜者上下同之也天心即啓迪眷求之心受天明命
得天也以有九有得民也爰革夏正帶說觀桀之亡
則所謂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者可知觀湯之興則所
謂常厥德保厥位者亦可徵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
一德

伊尹既以夏商興亡之故陳戒太甲又反覆申明其意
說道夏后氏受天命為天子四百有餘歲矣今天命一

且去之眷我有商代夏而有天下。豈天私厚于我有商哉。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我商之君臣既同有一德。寅恭夙夜昭事上帝。是以天心降鑒。自申其保佑之命耳。而非天有私也。夏后氏奄有天下。罔一民莫非其臣矣。今而九有之衆無不歸服于商者。豈商有所要求于下民哉。民罔常懷惟德是懷。我商之君臣既同有一德。輯寧子惠彰信兆民。是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自戴之以爲我后耳。而非商有求也。夫觀天佑民歸一本于德如此。嗣王可不慎脩其德以繫天人之望哉。

商書

卷之四

本卷

說非商求于下民承以有九有句說一德兼君臣在

內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

伊尹又說人君之德若純乎天理而一則凡有所動作自然上合天心下得人心無往而不吉人君之德若雜乎人欲而二三則凡有所動作必然上拂天心下逆人心無往而不凶夫在人當吉使吉當凶使凶無有一毫僭差者其故何哉蓋以天之降灾降祥惟視在人人之德何如故一德則吉不求而自至無德則凶欲避而不能

所以斷不僭差如此此必然之理也然則人君欲前天永命惟在增修其德哉

此承上文而推一德感應之理以起下文之意也蓋以夏商之興亡由于德之常不常者觀之是可見德之一與不一自有吉凶之應也一是不雜兼不息在其中動罔不吉者以之事天則天佑之以之治民則民歸之也二三亦兼不常之意凶即天去民離也夫德一而動以吉是吉之應于入也不差德雜而動以凶是凶之應于入也不差所以然者天降灾祥惟視其德有德則天降之祥不德則天降之灾禍福在天惟人所召如此此德之所以不可不一也此與上節一段意蓋將勉以一德之功而先以此微之也

本卷

本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伊尹既反覆申明君德之不可不一乃勸勉太甲說道今嗣王方自桐歸亳新服天子之命而即政臨民乃天命人心繫屬之初吉凶灾祥攸判之始正當圖新其德痛洗舊染之汚復其本然之善使德與命而俱新可也然新德之要貴乎有常若新之于始而或間之于終則新者有時而污不可以言日新也必自始至終常常如此始焉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固如是之新終焉懋德法

祖無時豫怠亦如是之新無少玷汚無少間斷這絕是日新而非更明修晦者之可比也君德有常而弗替則天命亦永保于無疆矣嗣王可不勉哉

此下正勉太甲以一德也命是得天得民之命新是復政臨民之始惟新厥德其華其舊染復其本然之謂終始二句是示以新德之要終始惟一者謂始焉克終允德固無敗度敗禮之愆而其終亦必無時豫怠常如自怨自艾之日與昧爽丕顯顧諟明命者同功也時乃日新緊承上句日新在惟一內見出蓋新之于始而或間于終則新者有時而汚非日新也惟終始之無間則功與日而俱積德與日而俱新矣此惟一字是不息之義亦當兼不雜言上言一德而此言新德者一德自成功言新德自用功言德必新而後一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此節是伊尹告太甲以用人之要法說道吾王既盡新德之功又當求輔德之助然輔德惟在用人而用人必求其當如諸司百職乃庶官也庶官或守一方或領一事必一一都選賢而有德能而有才的人而任之在位

商書

卷之四

六十九

商書

卷之四

六十九

左右輔弼乃大臣也大臣要他處大事決大疑與夫調元贊化又非一方一事可比其責任既重不可但求備員尤須才全德備的人然後可用所以然者爲何蓋以人臣職分雖有大小不同然其爲上也則爲君之德大之保佑上而以養其本原小之因事納忠以補其闕失使君德日明于上者都是他的職分其爲下也則爲民之生或贊襄倡率于內以變和天下或承流宣化于外以潤澤四方使民生日安于下者都是他的職分夫臣職所繫其重如此若任用非人則上無以弼成君德而下無以奠安民生國家之事日壞矣是以人君于未用之先必要難于任用不可一槩輕易授職慎于聽察不可徒以言貌取人如此則選擇精而不賢者不得以濫進矣于既用之後必要他可不相濟而彼此交脩終始如一而信任不貳如此則志意孚而賢者得以展布矣用人之要莫過于此其于吾王新德之助不亦多乎

上告以新德之功此節是用人以爲新德之助賢才是有德有才可爲庶官者其人是才全德備可爲大臣者二惟字重看見得非賢才非其人則必不任也此言用人之當謹臣爲上一句是推言所以當謹之故末二句是示以致謹之道也臣字兼庶官左右言

為德為民見臣職所係之重不可不盡用人之道也其難者度德量才而進賢如不得已其慎者因言觀行而變與務察其真是未用之先事惟和者委心聽任而形迹之不存惟一者專意責成而諂間之不入是已用之後事夫防之于先則尹雖去而狎于弗履者可以無慮任之于後則尹雖去而左右厥辟者復有所托將見庶官皆賢才左右皆其人而為德為民皆有攸賴矣此伊尹之深意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此節是伊尹告太甲以取善之要法說道善在天下散

東

主

于萬殊而原于一本故君子之取善求之貴廣而擇之貴精彼人必有所師法而後能成其德然執一而求之則隘矣故德無常師惟當視其善之所在便取以為我之法凡有一言之合道一事之可法者我皆兼收之而無遺則天下之善皆我之善矣然善之在人無窮若逐一而主之則雜矣故善無常主惟當以其所取之善而會合于吾心能一之地凡得之于旁求博取者皆權度于一心務求至當歸一純然不雜而後已則吾心之一善有以統天下之萬善矣

此推言取人為善之要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一

層事非待任用得人之後纔下此工夫也師主謂說而庶官左右在其中蓋德兼眾善有定名而無定在者也苟執一而師則得此遺彼其為德也隘矣必隨其善之所在而廣求博取以為觀法之資不惟其人惟其善也此則博而求之于不一之善善原于一無定在而有定理者也苟執一而主則窮流忘源其為善也泛矣必隨其所師之善而融會貫通以合于純一之妙不惟其善惟其一也此則約而會之于至一之理上二句是資諸人者始條理之事下二句是反諸己者終條理之事博約兼盡則取善有要而德無

東

主

不一矣伊尹樂堯舜之道而得精一之傳故其言如此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

伊尹告太甲說吾王之新德若能到得克一的地位則此心純然不雜由是布之為號令宣之為教詔自然有以感動乎人心將使萬姓眾口一詞都稱頌說大矣哉吾王之言乎何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一言垂萬世之則也然不特贊王之言而因以知王之心又稱頌說一矣哉吾王之心乎必其渾然天理之中存毫無人欲之間

雜也是卽其稱頌之至可知其愛戴之同一德感應之神有如此不但是也受天明命先王常以一德而受天祿之厚矣今王能一德則有以保其基緒而安享九州之貢賦先王之天祿不自王而克綏之乎奄有九有先王常以一德而得衆民之歸矣今王能一德則有以撫其生民而永貽樂利于無窮先王之遺民不自王而永底之乎一德效驗之大又如此吾王其勉之哉

此總承上三節而言一德之應驗也俾字重看言一德功至自感乎人若有使之然者咸曰者見頌之無間又曰者見頌之無已大守一字俱本一德說來德

卷之四

主事

之宣播爲言德之存主爲心宏博中有純粹意不雜中有不息意二句須照應言者心之聲故聞其言而知其心也此二句是一德之感應克綏句承受天明命句來永底句承有九有之師句來言先王所以受天命者惟天佑于一德也王能一德則先王之祿其克綏之矣先王所以有此九有者惟民歸于一德也王能一德則悉民之生其永底之矣克者必能之辭永者無窮之辭此二句是一德之效驗也感應效驗不平是相因之辭亦與動罔不吉而保厥位相應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伊尹丁寧申戒太甲嘆息說道人君修德行政出之一身者雖甚微而其賢否之彰于天下後世者則甚著彼七世之廟祀有定制親盡則在所必遷必人君身有盛德爲公論所歸然後可以稱宗不設苟無其德將不免于祧矣是卽神道之遷與不遷可以觀德之修否不能掩于後世之公也萬民之情從違靡定王者爲之君長必其所行之政合于民心然後愛戴而歸向之苟失其道將不免于怨叛矣是卽民心之服與不服可以觀政之脩否不能掩于天下之公也今吾王之在後世居于七廟之中者也當一其德以爲不遷之主吾王之在今日位于萬夫之上者也當一其德以爲行政之原不可知所自勵哉

卷之四

主事

上以一德之應驗期之此復言德政之不可掩者以申勉之也德者政之本政者德之推重德上看蓋七世之廟祖有功而宗有德者也親盡則有時而祧焉於此觀之則自世不遷而廟貌如故者必其德之盛者也否則不免於祧矣故曰可以觀德萬民之情撫則斥而虛則尊者也失道則民心叛焉於此觀之則愛戴歸往而罔結其心者必其政之善者也不則不能保有其民矣故曰可以觀政德之不可掩于後世

政之不可掩于當時者如此王可不一其德以善其
政乎此與上文克綏意相聯屬蓋克綏先祿者終當
配食先王之廟承底民生者斯能長為萬民之主有
期勉之意當細玩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民玉罔與成厥功

伊尹告太甲終篇又致其儆戒之意說道兩貴不能以
相使君而非民則孤立無助將何所使兩賤不能以相
事民而非君則渙散無統將何所事君民相須如此為
君者固不可忽乎民矣况于取人為善以成一德初無

卷之四

七

問于君民者而可忽之乎要必虚心以受天下之善下
問以未樂告之心莫說我自家聰明睿智何所不知那
百姓中凡愚淺陋何必下問這等便是自廣以狹人了
為人君者切不可如此蓋人君任大責重必合天下之
知以為知而道之在天下雖匹夫匹婦亦有可與知者
但有一人不得自盡其誠一善不得自達于上則聰明
壅于聽聞智識小于自用一善之有虧即萬善之未備
矣人主將何所與以成一德之功哉此所以當取民以
為善不可自廣以狹人也

此言一德之全功見人君不徒取善于臣又當取善

于民也首二句是言君臣相須之理以見其不可忽
之意自廣者自視有餘狹人者視人不足無自廣以
狹人者言當戒自用之私廓受人之量無曰一德之
功既盡于已而以一民之善為不足錄無曰一德之
助既資于臣而以小民之見為不足取也匹夫匹婦
以下正言不可自廣以狹人之意言自廣以狹人則
匹夫匹婦不得以善而自盡矣善有一之未備則德
有一之或遺其何以成一德之全功哉為人君者信
不可不取善于民矣○匹夫匹婦所知雖若淺狹然
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蓋眾多之智雖聖人
不能有加焉然帝王亦豈能人人而延見之日月而
咨訪之只是吾之聰明不獲樂善無倦則凡政事所
接無非延納之地民情所達皆吾感觸之機耳人君
苟有自廣狹人之心則豈能主善為師推主善為師
之量則必使匹夫匹婦無不自盡而始無一善之遺
也

卷之四

七

盤庚是成湯十世孫盤庚因河患遷都于殷反履諮詢
臣民以圖遷之意史臣錄其書為三篇這是頭一篇記
未遷時告諭臣民的說話

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
都之善也上中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

盤庚遷于殷民不道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

昔成湯建都于亳其後子孫屢遷至祖乙始都于耿至
盤庚時耿又有河決之害盤庚見殷地高可以避水故

卷之五

欲率民以遷都于殷而當時之民皆安土重遷不肯往
適于有居盤庚不得已乃總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告
之把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一一曉諭他蓋不以刑罰驅
之而以言語化導之如此

此史臣記事之詞不適有居由惑于利害之故衆感
本于蕩析離居而然矢言指我王來以下三節所謂
不遷之害從遷之利是也

曰我王來既羨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上
稽曰其如台

盤庚出誓言以告百姓說道我先王祖乙初來耿都既

而遂定居于此實以此地可居而重我民之生耳豈預
知耿有水患而故意盡陷之于死地乎今民偶不幸困
于水災流離散處不能相救以全其生是乃天變使然
非人謀所能及我因此考之于卜那卜兆之詞說此地
墊溺已甚我亦無如之奈何言決不可不遷也天命昭
然如此爾民可不從卜而圖遷哉

此下三節皆欲告臣而先告民以起之也我王來三
句叙前日祖乙都耿之意不能二句明今日在已遷
殷之意不能胥匡以生是人事固當遷而稽之於卜
是天命又必當遷也歸重在卜上天命所以決人事

卷之五

也下二節俱本天命說去其如台猶云無奈何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
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盤庚又說我先王成湯仲丁河亶甲祖乙諸君遇國家
有大政事必決之于天命天命所在則恭敬奉承不敢
違越况此遷都大事卜曰當遷豈敢偷安以違天命乎
此所以不敢安寧也五次遷都于亳于囂于相于邢
于耿而迄無定居這豈先王好勞乃天命之不容已故
也今至于我之身耿不可居天命亦無乎絕矣若不承
先王之故事以圖遷而坐待沉溺則是天之斷絕我命

且情然而不自知况曰其能順承先王之大業以保國
祚于無窮乎夫天之所命在先王猶不敢違而况于我
為爾民者縱不畏上帝獨不畏天命乎

此述故事而言違卜不遷之害以見天命之不可違
也有服二句汎說茲字以遷都承說言先王平日敬
畏天命故于此遷都大事惟卜之從不敢安居也寧
字就心上說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作一句看此蓋以
先王之用卜者言之以見卜不可違之意今不承於
古言卜曰當遷而不遷是不能如先王之恪謹入命
也斷命謂國家之命烈即所謂大業克從者追復之

意也俱就遷都上說

盤庚教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盤庚既告民以遷都之意如上文所言矣然當時之民
雖多憚于遷徙一般也有要遷的只為在位的人戀舊
都又處之安貪沿河沃饒之利乃倡為浮言煽惑衆心
中間有能審利害而以為當遷者都被他排擊隱匿不
得聞于上此民情所以不通而國是所以未定也盤庚
深知其然故其告教于民必自在位之人始而其所以
教在位者惟歷舉先王君臣舊常圖遷的故事以正今

日之法度見得自已奉順天命皆取法乎先王而凡為
臣者皆當謹守臣職以取法乎舊臣也其大意說道今
我小民苦遭水患必多以當遷之言箴規于我者汝臣
正當通上下之情無或敢排擊隱匿而使之不得上達
也盤庚告臣之意若此于是乃命臣民衆庶悉至于庭
以聽教命焉

上盤庚既出矢言以喻民之當遷矣然民之所以不
遷者皆由于臣其惑于利害而不肯遷者由于臣之
胥動浮言其明于利害而不能遷者由于臣之排擊
阻難故教民必由在位始焉以常舊服正法度者君

令臣從朝廷之法度也先王遷都舊臣無有不遵法

度者故盤庚教臣惟舉先王舊嘗遷都之事以正今
日君臣之法度焉此是遵故事也無或句只排擊阻
難一意其所以正法度者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箴
是達微詞也遵故事則人情不駭達微辭則人情不
壅二意串說衆字雖兼臣民其實對民而告臣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盤庚命衆說道來汝臣民之衆我其告汝以訓言凡汝
之所以不肯從遷者只為有兩樣私心一則有私心而
慢君上之命一則有私心而徇目前之安耳汝當謀去

汝這個私心念尊卑之分而不敢以傲上圖久遠之計而不敢以苟安可也

黜乃心含下句言傲與從康正私心所在無字正所以黜之也命即憂耿之害欲舍危而就安之命無傲上之命欲其守君臣之義安即總于貨實憚勞苦而畏遷之安無從已之安欲其審利害之實也傲上從康內俱兼動浮言伏攸歲二意此句乃一篇之綱領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厲予弗知乃所訟

盤庚又說昔我先王凡有大事皆不敢獨任一己之私亦惟謀任爾世臣舊家之人與之共事然先王固能任舊人而舊人亦不負所任凡國有大事朝廷出號令以播告乎人舊人即為之奉承宣布凡先王憂恤民瘼的美意都一一傳說與百姓而不敢隱匿所以先王愈加敬信而任使之益專且不但宣君之指而又自以利害之實告之于民無有妄言以惑眾聽所以小民翁然感化而奔走之恐後先王之臣其賢如此今我之任汝無異于先王汝宜以舊人之事先王者而事我可也顧乃

偏為浮言以阻遷都之議凡其說謊然求信于民者寧皆除邪庸淺之說都不是正大深遠的議論我不曉汝所以紛爭論辯者果何謂也豈不有愧于舊人哉

此正所謂以常舊服正法度者共政寬說播告是遷都之號今此句冠下四句不匿厥指者凡小人之攸箴皆以上告其君使君欲遷之指得以宣洩而未嘗排擊阻難也固有逸言者凡遷都之利害皆以明示乎民使民一定之見無所疑惑而未嘗背動浮言也丕欽者諫行言聽之意丕變者趨事忘勞之意此是先王能用舊臣而舊臣不負其所用要點不做上從康意出今汝聒聒三句反上看伏攸歲則匿厥指矣不和吉言則有逸言矣險厲是陰懷背上之心而非正大之謀庸淺是有徇目前之安而無長遠之慮皆傲上從康之私心所為也如此則何以使民之丕變而致予之丕欽哉蓋以古之舊人之能然者而責今之舊人之不然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于亦拙謀辨逸
盤庚說我之遷都非輕易勞民動衆自廢其愛民之德其實欲為民圖安耳汝乃造言阻撓不肯宣布我為民

之德意不畏懼我一人若將以我為可欺者不知我看
法等做上即安之情就如看火一般昭然明白而無所
隱蔽汝亦將誰欺乎然此雖汝之過亦由我拙于為謀
優柔姑息以釀成汝之過失耳使我能操生殺之權有
罪不赦汝又安敢若是哉

此承上起下之詞就上文聒聒起信險膚中抽出而
申言之也茲德含德俱是心民之德言非我勞民動
衆而廢此德也實則為民圖安之德意耳惟汝傲上
從康以逸言而匿厥指肆其險膚之說不能宣此德
于民而不畏一人耳然所以敢含德不惕者以我之
可欺也不知我觀汝含德不惕之情灼然如觀火之
明白但我不能制短長之命操生殺之權以成汝之
過失耳智足以及之而義不足以斷之吾亦與有責
焉此責在已之矢罰也責臣責已不平責已正所以
責臣耳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盤庚既戒其臣之傲上從康又設喻以申明之說道以
下從上理之當然譬如魚網一般把綱繩提起則細目
都隨之而張各有條理而不亂今君者臣之綱也若君
令而臣不從是綱舉而目不張矣有是理乎然則汝不

可不以傲上為戒也天下之事不一勞者不永逸譬如
農夫一般服勞于田畝用力于稼穡雖是勤苦到秋來
却有收成之利今遷都雖勞而他日安居樂業實在于
此然則汝又不可不以從康為戒也

此申傲上從康之戒承上言我固拙謀而成汝之過
矣然汝其可以不戒乎上二句是喻以從遷之義所
以責其聽命而無傲上也下二句是喻以從遷之利
所以誘其趨事而無從康也須先發若字之意蓋君
者臣之綱也君令臣恭而綱紀秩然其有叙猶網之
在綱而有條不紊也勞者逸之本也先難後獲而乃
家自為之永建猶農之服田力穡而乃亦有秋也為
羣臣者當見義而必為見利而必遷豈可終于傲上
從康也哉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
德
盤庚說汝羣臣所以不肯遷者本是傲上從康的私心
却乃籍口安民以市恩于衆而自以為有德不知河水
一決坐待危亡適以害之而已何實德之有汝果能去
其傲上從康之私心真為斯民趨利避害以施實德于
民而且及爾之婚姻僚友汝于此時乃敢大言于人說

汝之祖父嘗爲民圖遷今汝又爲民圖遷汝家世世有積德這纔不失之子誇耳若今之苟悅小民何足以爲德乎

此申黜乃心之戒克黜克宇是期之之辭乃心傲上從康之心也實德爲民圖安之德也蓋不遷則雖狗人情而實貽患於後是順民之虛名而已惟遷則雖逆人情而實貽之以安所謂愛民之實德也言汝之所以憚遷者私心橫于中耳誠能黜其傲上之私如網之在綱黜其從康之私如農之力穡不以虛名順之而以實德施之使遠而小民近而婚友無不蒙其

澤則入以告后出以語人可以積德自許矣曰積德者蓋不匿厥指而罔有逸言在祖父既爲民圖遷而有德於前戒其私心而施以實德在我又爲民圖遷而有德於後世德相承非一日也此蓋以其所欲言而誘其所憚爲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通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盤庚說耿圮河水遠近皆受其害勢甚可畏汝乃不畏其大害于遠近憚勞不遷則終無去危就安之口矣譬知懶惰的農夫惟務偷安不肯強力爲勞苦之事不耕

種田畝將來豈有黍稷之可望乎從康之害如此此承上若農二句來而申從康之害遠指民近指婚友情農三句一意言不能服田力穡也罔有黍稷則無有秋之望矣是今日不遷則無以永建乃家之利從康之害如此而可不戒乎

汝不和言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奸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盤庚說人臣之義當奉君之命而致之民者也今汝于人情憂疑之際乃不肯將好言語開諭百姓而反陰沮遷都之謀則非但害民而已惟汝自生毒害陷于敗禍姦宄之罪以自災于其身耳蓋臣者民之倡也汝既倡民以頑慢不率則首惡之誅必不能免棄自汝作則痛亦自汝受矣汝于此時雖自追悔亦何及哉我視小人之中有明于利害者猶知相與顧慮而有箴規之言但其言一發汝等卽以過逸之言紛紛排抑之使不得達汝固自恃其口爲可以制人矣况我操生殺之權能制汝短長之命而可不懼乎汝何不以小民之箴言告我

乃共為浮言以動搖斯民懼之以遷徙之勞貽之以沉溺之禍一時人情為汝所惑雖若無可奈何然以我制命之權而殄滅汝亦何難之有譬如火之焚于原野其初雖不可測近然終可得而撲滅之汝尚何所恃乎然此亦惟汝眾自不肯安靖守法以速禍于己耳非我有過樂用刑威以加汝也傲上之害如此可不戒哉

此浮上若網在綱二句求而申傲上之害至何及處略蓋要點出傲上意來不和吉言者不能宣上德意而以善言導之即宵動浮言之謂所謂聒聒起信險膚者也自生毒謂自取沉溺之患敗禍二句即自生

卷之五

十一

毒也先惡于民申不亦吉言句乃本其制二句申敗禍姦宄二句言汝惟不和吉言是敢于傲上而為惡之倡矣則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方日進于困苦而已汝雖悔亦何及乎所以然者惟汝之不惕于一人故也然小民之箴言猶為逸口之所過而况生殺之在我獨不可以制爾之命乎爾何胥動浮言而恐沈于衆也吾恐予之視汝固有若親火之明而予之制汝亦有如滅火之勢汝固自作弗靖而已大豈予之過哉是獲罪于君則必速禍于己信乎傲上之有其害也必也若網之在綱而以下從上則私心然而

實德施斯可以免于害矣

運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盤庚既戒責羣臣又引古人之言以感動之說道我聞運任會商之說謂用人當求夫世臣舊家而用之以其德者夫世臣之用人情國亦與之同其休戚而用之以為愛意也若夫用器則不必求舊惟求其制作之新而已運任之言如此今汝諸臣皆我國家之舊人也我之圖任共政自不能舍汝而他求矣汝可不思體我之意乎

卷之五

十一

以副圖任之意也舊人是明智故典練達朝政者非但老成人也曰器非求舊者只是言用器之道不可施之於用人以見舊人之當任耳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謂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代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盤庚說昔我先王及汝和汝父君臣一心無事則同享其逸有事則同任其勤是汝祖汝父乃我先王之功臣也汝為功臣的子孫國家所當優禮苟無罪過我豈敢動用非理之詞以加汝乎蓋必可謂而後爵之也我國

家世世選錄汝祖父之功勞至于我亦不敢掩蔽汝祖父之善今我大享祀于先王汝祖亦以功臣而配享于廟在天之靈昭著森列以作福作實于下凡賞善罰惡之事神靈鑒臨之汝爲子孫者苟無功勞我亦豈敢動用非分之恩以私汝乎蓋亦必可賞而後賞之也大我于勳舊之臣一賞一罰皆不敢輕如此爾舊人宜知所戒勉矣

此言已賞罰之不苟以明今日圖任舊人之意也逸勤泛說而遂都在內與前圖任舊人及不置厥指因有逸言相應蓋爾祖父有功于國家則爾乃功臣之

卷之五

十一

于孫休戚相關所當念敬必做上從康可謂而罰之耳于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動字猶云動輒之意世選二句爾爾字俱指祖父勞勳善俱指皆及逸勤說茲予二句正見得世選而不掩處作福作災就指賞罰言謂先王在上祖父在旁作福作災皆謂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苟徒傲上從康而非世有昌德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德字作恩字看是謂爾不敢妄及賞亦不敢自專國家固有舊人意蓋如此汝爲舊臣者可不體我之意而率爾攸行哉蓋言此以感動之也

于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傷老成人無弱孫有幼子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于一人之作猷

盤庚說遷都之舉固非易事但我之志意已定利害已審如今把這難事反覆告汝等臣如射者之決志于中一定而不可移也今小民之中或老成或孤幼也自明于利害而以爲常遷者或身敗名裂的人以爲老荒不足聽外輕忽孤幼的人以爲年少不更事也惟當去已私以從衆論舍目前苟安之利各爲千百年居止之圖勉出汝之力而不狃于從康聽我一人遷徙之謀而不終于傲上則庶幾有以輔成我志而于圖任舊人之心亦無負矣

卷之五

十四

此示在已欲遷之志而戒勉之也遷都之舉固不能無跋涉而臣民之見又不免于異同何如其雖然我志之必于遷若射之必于中豈以難自阻哉言確乎不可易也老成孤幼俱指民言無傷無弱正所謂無依小人之攸箴也此二句是戒之各長以下足勉之各長于厥居者畏其或于遠遷而爲承其乃家之歸恨其或禍于厥身而爲去居新邑之計皆下二句言之勉出乃力是無從康若農之力耜也聽于一人是不傲上若網之在綱也能如是則存以成吾

遷之志而不病于難矣

無有遠通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滅惟汝眾邦之不滅惟予一介佚罰

盤庚告臣將終又申明賞罰之嚴以戒勉之說道凡汝群臣都不論遠近親疎但不從遷便是有罪的人我則刑戮是加計其死罪而不赦從我而遷便是有德的人我則爵賞是及顯其善行而不蔽所以然者何也蓋以國家之安危悉係于羣臣之善惡耳如我之邦易危為安而善歟此非能自善也惟汝眾從遷之故耳然則用德者安得而不彰之耶如我之邦淪胥以沉而不善歟

木卷之五

五

此非自不善也惟我一人縱惡不諱失罰其所當罰以致此耳然則用罪者安得而不伐之耶蓋今日賞罰之典有斷乎其必不可已者汝其可不念哉

此申言賞罰以勸戒之也遠邇俱指舊臣是同姓異姓者用罪即儆上從康而不能勉力聽猷之謂用德者反是彰厥善者近則叙用而敘禮遠則世選而不掩也蓋罰惡不惟疎者為然而親者亦然賞善不惟親者為然而疎者亦然此不取動用非謂非德相應邦之滅以下是推其世升之滅者紹復大業而底綏四方是也其滅係于用德此所以必彰厥善邦之

不滅者天之斷命而大烈弗克從是也其不滅係于失罰此所以必伐厥死也言賞罰之必然以見羣臣不可不從遷之意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說我之賞罰其嚴如此凡汝羣臣之眾其以我言轉相告戒自今日以始至于後日遷徙之時各敬共汝所幹的職事而毋或怠忽整肅汝所守的位次而毋或違越檢制汝所出的言語使合于法度而毋或放肆惟務同心奉上以成遷都之舉則庶乎用德而有賞矣苟或不然則罰罪之典將及汝身不可悔也

木卷之五

六

此承上言欲其知所以戒也致告是更相戒飭之意當時所告惟進在王庭者其餘不聞者尚多故使之轉相告戒各恭三句即致告之事恭爾事是不傲上齊乃位是不從康度乃口是不為浮言如是則用德而彰厥善矣不然則用罪伐厥死其可悔乎

盤庚中

這是盤庚第二篇記歸遷之時告諭臣民的說話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之非率誣告用且其有眾咸造勿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史臣叙說盤庚自耿啓行將渡南河率臣民以遷居于殷是時民心尚懷猶豫不肯勇往盤庚不用刑罰驅迫然但以話言曉諭民之不從者然其大告乎民又只用真誠懇惻的實意以感動之使其翻然而樂從焉又恐人衆誼雜聽言不審于是當眾人皆至之時先戒以毋得褻慢在王之庭都整齊嚴肅專聽上命盤庚于是升進其民着他向前而面告之

惟涉河以民遷就申作字有弗率是惑于利害不肯從遷者誣告用匱包一篇而言論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曰匱者惟誠可以動物也戒以勿褻所以肅其

聽也進厥民進其民于前而延告之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盤庚大告庶民說汝民當明聽我言凡我所以命者必須遵信奉行毋敢廢棄而不從也

此下皆誣告之詞自己所訓誥之言自人所受謂之命實一而已上句是勉之之詞曰明聽者于方受之時聞之于耳而聽之密也下句是戒之之詞曰無荒失者于既受之後體之于身而行之力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盤庚首舉先王遷都之事以勸勉百姓說道昔我先王如成湯仲丁河澶甲祖乙之爲君也無不惟民生是敬一遇水災則視民之溺猶己溺之遑遑焉必欲爲之圖遷而後已君之憂民如此故當時之民亦莫不保愛其君相與憂君之憂而協力以爲從遷之舉君民一體上下一心是以卒能避害就利舍危從安雖有天時大水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先世君民其相與御災捍患者如此其在今日爾民何獨不然哉

此述先世君臣之相與以欲動之也起下三節看承民保后俱指遷都說惟民之承者以民心爲心以民

生爲念兢兢業業圖遷以爲國家也保后胥感者體

君之心盡已之心傾誠推戴亦從遷以安國家也天時包水患言勝之者君民一心上下一體和氣既足

以同之圖爲又足以勝之雖有天時不能爲之害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易弗念我古

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盤庚又明示遷都之意說道昔我殷邦河水爲災天降

大害先王不敢安居其所以興作而遷徙者只爲人情莫不欲安但看于民有利則用之以遷而已此先王之

事我之所聞者也爾何不思我遷都之舉乃聞之于先

王而非創爲于今日者乎蓋我所以敬承汝民命而寧
法以遷都者惟喜與汝遠避河水之患以共享安居之
樂耳是我今日爲民之心卽先王視民利用遷之心也
豈謂汝民有罪比附于遷徙之罰以加汝哉汝民亦當
體我之心矣

此申上文先王所以遷都而言已今日圖遷之意也
首四句輕重念字意言先王之當遷而遷所謂惟民
之承者我之所聞也汝何不以我之所聞于先王者
而念我于今日乎承汝以下正所以念之者承汝俾
汝一直說言我之致敬以使汝者惟欲趨利避害舍

爾書

卷之五

十九

危就安樂與汝民共之而已此卽視民利用遷之心
也豈爲爾之有罪而謫遷之哉此節以安民生立說
予若願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承志

盤庚說爾民不樂遷都者豈謂我大違衆志而強汝以
必從乎我想爾民的本志豈有不願安居者特一時爲
浮言所惑故不肯遷耳我今所以不憚語言之煩而招
呼懷來爾民于此新邑者亦惟因汝民蕩析離居之故
欲與之共享安康正以大從爾志使待其舍危就安
之初願也然則我非強民乃順民耳何不熟思之乎
此承上言已之遷都以爲民生者正所以從民志也

蓋趨利就安之心人皆有之而其憚遷者特爲浮言
所惑耳今予之招呼懷來于茲新邑者惟以汝民蕩
析離居之故故胎之安康以大從其同然之欲而已
蓋雖連爾言之不樂實從爾心之所不言也爾民
應亦汝俾汝不從志慮其與上節相承看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厥大
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
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盤庚又以不遷之害警動庶民說道朕被河患則民危
而邦亦危矣故今我將用汝遷都以安定國家使汝民

爾書

卷之五

十九

同享安逸這是我苦心替汝思算不得已而爲此舉耳
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苦乃皆大不肯宣布腹心敬慎
思念以誠意感動我一人是不能如先民之保后胥感
矣則汝惟坐待水患以自取窮苦譬如乘舟裝載者該
及時啓行若遲滯不濟必然真敗一所載的貨物今日
遷都正該君民一心効同舟共濟之義汝若又生遲疑
而從上之誠心則斷不屬則豈能以共濟艱難惟相與
以及沉溺而已夫安定之與沉溺迥兩霄壤昭然明
白爾民會不能稽察以決其從違一旦河勢潰決無可
逃避汝雖自生怨怒而悔已無及矣果何救于困苦乎

爾民其審察之可也

此節承上二節而言對古我先后節看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保后胥感固有以勝天時矣今我之圖遷同于先王而爾之從遷不若先民其能免于患哉將試以汝遷申承汝俾汝顧懷新邑言安定厥邦申安民生從民志言蓋民生安國與之俱安民志定國與之俱定也此與惟民之承相應心之攸困猶言苦心以憂國憂民說亦卽上二節意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誠動予一人只作一句讀蓋君民一體憂戚當同今不憂朕之憂而私便其身圖是不能開心見誠

卷之五

十一

以感動我矣此正與保后胥感相反爾惟自鞠以下言自取沈溺必不能以人力勝天時也自鞠自苦作一頭若乘舟以下是詳自鞠自苦之意以整勸之言不能及時圖遷則沈溺之患必不免矣利害昭然如此而汝民曾不能察雖相助咨怨亦何損於沈溺之苦哉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圖後汝何生在上
盤庚又說汝民不爲長遠之謀以思量不遷的災禍是汝安危利災不知求免于憂而大以憂自勸也如今目

前總着沃饒之利固有今日矣然將來決遭沉溺而無有後日天將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于天乎不遷之害其大如此汝民又將何從哉

此承上文而言不遷之害俾汝康共而顧懷新邑此長遠之謀也自鞠自苦而淪胥以沉此不遷之災也不爲長遠之謀以思不遷之災則是不求免于憂而反以憂自勸矣今其有今二句一意正憂之所在也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卷之五

十一

盤庚以民不從遷只因心志不定故告之說是非不兩立利害無兩從今我命汝當專一此心從我遷徙無起傲上從康之惡以自取沉溺之敗所以然者蓋凡人中心有主則邪說無自而入若汝心不專一吾恐浮言之人引誘煽惑得以偏倚了汝之身使汝害不能避利不能趨迂曲了汝之心使汝以利爲害以害爲利必不能決然從遷矣故當一心以聽上然後浮言不能爲之惑也

此承上文言不遷之害而決其從遷也命汝一是一心以聽上之遷謀長思災而以誠相屬無起穢是不爲傲上從康之惡以自欺于沉溺之禍也下二句承說蓋中心有主則外邪不干苟汝心不一而起穢焉

恐浮言之人乘間而入將倚汝之身使身不能自爲
去就將迂汝之心使心不知利害所歸徒以愛自勤
而已一則身安而心定自不惑于浮言予之命汝一
者凡以此也

子迂績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盤庚又發明其懇切爲民之意說道耿圮河水有今罔
後汝命幾絕于天矣故我命汝及早遷都者正以迎續
汝命于天而使之更生也我豈用刑威以驅迫汝哉特
用以奉養汝衆引而納諸生全之地耳

此亦承上言我欲汝一心從遷者何哉蓋爲有今罔

卷五

十三

後汝命幾絕及今免于淪胥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也
然則我豈以威脅汝而秉德弗靖哉惟以奉養汝衆
而已爲天牧民爲民立命遷都之意固如此汝其可
以不從乎奉養正繳迂績句

子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盤庚又說昔我先世神聖之君如成湯仲丁河亶甲祖
乙當五遷厥邦之時爾先人竭力從遷其勞甚矣我惟
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其功不可忘故我今日圖
遷以有家之利大能奉養爾衆于生全之地者用懷念
爾爲先民之子孫不忍坐視其沉溺而不加拯救故也

是我于爾民爲謀固甚周而用情亦甚厚矣爾民顧乃
不體我心而欣然樂從何耶

此亦承上言我之奉養汝衆而必欲其遷者何哉蓋
保后胥感竭力從遷我后之勞爾先人亦其愛予念
之不忘故大能養爾者惟以爾爲先民子孫念先民
以及于爾所以不忘爲汝謀也念爾祖德及爾後昆
遷都之意又如此汝又可以不從乎懷字正應念字
自首節至此意皆相承首言先王之時君臣同憂故
得免其害繼言我之欲遷猶先王而爾民不如先民
是自取沉溺之患也汝不謀長以下正責其自取沉
溺而詳示遷都之意以感動之末則以念爾先人爲
言又應保后胥感句意蓋盤庚之意以已如先王而
欲民之如其祖父民縱不能體君之心亦當知率祖
之行也

卷五

十四

失于政陳于故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盤庚恐民心未服又舉鬼神之事以恐動之說道人君
之政莫大于安民今耿圮河水民之不安甚矣我若不
爲民圖遷是失安民之政而又居于此也我高祖成湯
在天之靈必大降罪疾于我說道汝爲民主何爲虐害
我民坐視其沉溺而不救乎是我不能圖遷則難逃先

王之責如此

上歷叙圖遷之意以示民當從遷此下四節又接神道以儆懼之示民不可不遷也此節是言君不圖遷則得罪於湯所以嚴之已也蓋政在安民令耿圮河水不能背匡以生矣而猶不思所以安之是失政而久于此也我高后蓋管降我凶德而克殛兆民皆寧不以虐民而罪我哉我高后之可畏如此此我所以不敢不為民圖遷也虐民非必苛政但坐視沉溺是亦虐之而已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于汝 罪疾

卷之五

五

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盤庚說今日之事我若不能圖遷以安民罔無以迨于先王之責汝萬民若不能自為生養無窮之計與我一人共謀同心而尚憚于遷徙則我先王亦必大降罪疾于汝說道汝何不與朕幼孫同遷乎故汝不從遷有此逆理犯分之失德則先王自上降罪于汝汝將何道以自免哉是民不從遷亦難逃先王之責如此

此言民不從遷則得罪于先后所以嚴之民也生是有方字耿圮河水民不聊生能遷則夫沉溺而就安康其生厚矣故曰生生乃不生生即不謀以思

乃災也予一人之心仰惟喜康共之心不謀同心即不宣乃心爾忱不屬也二句一連說爽德與上穢惡意同言民不能與君同遷是欲上從康之爽德耳我先后必不宥爾而爾亦不能自免也我先后之可畏又如此爾民其可以不遷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其作我商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盤庚說汝民不肯從遷不但得罪于我先王而亦得罪于爾祖父蓋昔我先王之遷都既勞爾祖父以同遷矣今我繼先王而為君則汝皆為我所畜養之民當以汝

卷之五

五

祖父之事先王者事我可也今既知河水為患而不肯遷是即戕害生民矣苟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王必安慰汝祖父說爾子孫悖理抗君我將加之罪罰汝祖父父亦以大義難容乃斷棄汝而不救汝死于先王之前矣可不畏哉是民不從遷又難逃祖父之責如此

此言民不從遷不惟得罪于先王而亦得罪于其祖父也既勞乃祖乃父之勞而爾不念爾先神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之意故言有汝之心爾有不肯安全之意而不從遷也綏安慰綏乃祖乃父有宜大降罰之意蓋言爾祖父之可畏而不可不遷也

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作不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盤庚對民責臣說道民不從遷固難免祖文之責然不
但爾民為然茲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若不肯為
民圖遷惟貪沃饒之利以聚畜寶玉為事則汝諸臣的
祖父亦惡其所為相與告我高后成湯說我子孫為臣
不忠棄義貪利其作大刑戮于我子孫以討其罪是諸
臣祖父實啓迪我高后以天降不祥而災害必不可免
矣夫臣不從遷亦難逃祖父與先王之責如此况于爾
民奚可感其浮言而不遷乎

商書

卷之五

五

此言臣不能率民以從遷則得罪于成湯祖父又嚴
之臣也乃對民責臣之辭亂政猶言治事具乃貝玉
者貪沃饒之利而摠于貨寶也不乃告我高后者稟
命成湯而欲其降罰也迪高后者啓發成湯而天降
之罰也通上四節總是以鬼神動之商俗尚鬼故盤
庚因俗而導之如此

嗚呼今子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背絕遠汝分猷念以相
從各設中于乃心

盤庚反復勸戒庶民又歎息說道今我告汝以遷都之
事豈敢以為易而忽之蓋道路既已艱難人情尚多疑

畏展轉思慮正我之大以為憂者汝當永敬我之所大
憂念無使上下之情相去遠絕而誠意不相連屬也如
我以安民為謀汝必分我之謀而相與共圖之我以愛
民為念汝必分我之念而相與共念之同心協力期于
相濟以有成乃為可爾然欲體吾之心又必先正汝之
心蓋天下之是非利害都有個恰好的道理所謂中也
此心一失其中而偏邪之見得以入之矣汝百姓各要
把這道理安設于汝心使中有所主而事有定見則必
能知遷徙之當然而不為浮言之所奪豈不能分猷念
以相從乎

商書

卷之五

五

此承上文而申救其從遷之意當以篇內事數演告
汝不易亦要兼臣民傲上從康言之大恤以憂國憂
民言即所謂朕心之攸困也絕遠即爾忱不屬之意
二句一勉一戒當串說汝分猷念句即此二句之實
也猷念俱就遷都說分猷者以君之事為事君君因欲
安定厥邦而彼亦勉出乃力也分念者以君之心為
心君固欲惟民之承而彼亦保后胥感也分猷念正
是永敬大恤相從正是無相絕遠三句總是體君之
心也中字泛說天下之是非利害莫不有恆政之理
以此存心則利害有定見是非有定則乃知遷徙之

議為不可易而浮言之人不得以倚乃身迂乃心矣
此是正己之心也能正己之心斯能體君之心不可
乎看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嘗遇姦宄我乃剝殄滅之無遺
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盤庚既誘民以從遷又恐遷徙之時姦人乘隙生變故
嚴明號令以告教之說迫令往遷新都道路之間必須
嚴肅若有不善不道之人如顛倒道越不敬遵我之約
束者及暫時遇着的人肆為姦宄乘機劫掠者我小則
加以剝刑大則殄滅其種類無復遺留生育不使遺

其種于新造之邑以壞我之良民善衆也

此嚴明號令以告教之所以防害遷之人也不吉不
迪賈下二等入剝刑之小者殄滅以下刑之大者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臨遷之時又告民以從遷之利說耿被河患汝民
不能聊生矣自今往于新邑則可以定居可以興事而
有生生之樂焉夫遷之有利如此故我今日將用汝以
遷使汝永立乃家于此子子孫孫享生土之樂于無窮
也是今日經營遷徙之圖乃為汝一勞永逸之計汝民
何為不肯從遷而尚戀戀于故土乎

此綏勉其遷都之意生生字作有力看觀前乃不生
生可見蓋欲其往茲新邑樂生興事也此是勉之之
辭今予二句又示已圖遷之本意見不可不往之意
就將然說上下文相關生生字就是定乃家永建字
又是享生生之利于無窮也

盤庚下

這是盤庚第三篇記盤庚遷都之後慰勞戒勉臣民的
說話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史臣叙說盤庚既遷新邑即建國都此時臣民居止已
定無復向時蕩析離居之患矣然遷徙初安經制未備

于是盤庚乃各正其上下尊卑之位以明相臨之分又
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焉

此史臣之詞奠厥攸居作已然事看謂居止已定非復
蕩析離居之日也正厥位者乘新都草昧之初而整
肅其尊卑之分也綏爰有衆者因遷徙間闕之後而
慰安其勞役之情也此皆遷都之急務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盤庚戒勉臣民說爾等臣民昔固有做上從康者今新
都既遷綱紀粗定無得戲侮怠惰如往時之故習必須

盡心勉力趨事赴功爲臣的各修職業爲民的各務生理以建立我國家之大命使之長久安寧可也

上句是戒其故習下句是勉其新功戲即傲上怠卽從康無戲欲其敬事也無怠欲其勤事也大命專指國命而言懋建者臣盡常職而崇功廣業使大業克紹而四方亦爲之底級民安常業而樂生庶事使乃家永建而厥邦亦爲之安定國家之大命有以垂之無窮也始而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于近績乃命于天命之短長在于遷之決不決耳今而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是命之有永又繫于遷之後勉與不勉也

今于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爾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盤庚雖已遷都猶恐臣民勉強順從而心懷怨怒故告之說上下之情常恐不能相信今我敷布心腹腎腹凡胷中所蘊蓄的都明白吐露盡告爾臣民以朕志使爾等知悉蓋遷都之時爾衆或有倡爲浮言說事定之後加汝罪責者豈知我已釋然于心不復追究往事加罪于爾衆也爾衆各宜安心守分無得共懷疑慮而有怨怒之意合同附和而加譏謗之說于我一人則上下相信人人自安可以共保國家之業于無窮矣

王既戒勉之以作其志此又開示之以釋其疑民志卽下閭罪句蓋篇中叙遷都之意與欲爲之事本無罪臣民之心誠恐前日浮言之徒必有唱爲事後加罪之說者故言此以釋之共怒是怨蓄于心卽厥心違怨讒言是怨出于口卽厥口詛呪是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盤庚說昔我始祖契建都于亳旣無水患而有功于民其後屢遷前功或幾乎墜矣我先王成湯將欲推廣前人之功而不使之失墜故又往居于亳遷歸舊都是時山高土厚得免河水之災除去了國家的凶禍所以能安居樂業修政立事而有嘉美之績于我國家也是先王遷都之善如此

此將叙已遷都之意而卽成湯以起之也前功指湯以前諸君言多前功非有過于先王只恢復之使之久而不泯遠而彌光之謂適于山以下卽湯所以多前功者適于山內常用恪謹大命惟民之承意講嘉績承凶德句應多前功看蓋整溺之災旣去而朕邦有安定之休瀉幽之患旣除而四方有底綏之慶嘉美之績煥然于朕邦而前功于是乎多矣

今我民用湯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盤庚又叙已遷都之意說道今耿爲河水所壞我民浮
蕩析離散居處無有定止之期將陷于凶德而莫之
救矣汝等只說我無故震動萬民而爲此必遷之舉不
知乃天命之所在耳

此言舊都之害不得不遷見已之遷都與先王同也
今我對古我看末句是引起下文之詞下一節乃其
故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萬敬恭承民命
用永地于新邑

盤庚又說國家之治亂實先業之隆替所關今上帝將

卷之五

三十一

復我高祖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故默牖我心使我
與二三萬敬之臣忠誠體國能審利害者相與計議而
行用以敬承汝民垂絕之命使之合危就安以長居于
此蓋已也民安則國治而祖德于是乎復矣夫成湯以
多前功而我以復祖德則遷都之舉豈無故而勞民者
哉

此言已之遷都實天意所在正對上句震一句肆字

緊承而言首二句對多前功看朕及以下對適于山
三句看高祖之德即指嘉績朕邦而言蓋耿比河水
民陷凶德高祖之德幾斬而我國家幾墜矣今之欲

遷者是乃上帝將復高祖之德而治及我國家使豐
功偉績視前有光久安長治于今未艾也即紹復大
業底綏四方之意曰上帝者盤庚不敢以爲已功而
擬先王故歸之天也朕及萬敬即復祖德而治國家
之事焉敬是審利害之實而謀共遷者忠誠體國之
臣也恭承民命即遷績乃命之意言君臣一心致敬
以承續民命使趨利避害舍危就安用長居于新邑
也至是則凶德降而嘉績成我國家既治而祖德亦
于是乎復矣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卷之五

三十一

盤庚慰諭臣民說道當初我欲遷都嘗恭之人謀而决
之龜卜矣爾臣民有言不可遷者我皆不從非我冲人
不恤人言廢其謀而不用也蓋謀不貴于多而貴于善
爾臣民之中有能審利害之實而以爲當遷者乃是善
謀我則信而從之確乎不易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耳
這是我至公之心豈有意于違衆哉然爾衆之不肯從
遷亦非敢故違我之吉卜也蓋以爲聽于神不若聽于
民苟輕易遷徙動搖人心則基業豈能安固故欲我聽
衆民便待水患之自息使民安國治以恢宏此國家
也這是爾愛國之情亦豈有意于違卜哉然則

之心爾眾固宜知之爾眾之情我亦諒之矣上下之間
歡然相信復何疑何懼之有

此申彼此之情所以釋疑懼也厥謀指臣民之不欲
遷者善謀指臣民之言當遷者卜即上篇其如台宏
黃者懼遷徙之艱難而基業動搖不若固守舊邸侯
蕩析之自定以宏大業于不墜也蓋遷都之舉在人
謀鬼謀皆以爲當然廢眾謀而不用非故拂乎人情
乃至用其善謀所以順人情之同然也忽吉卜而不
從非故違乎天命乃欲宏此大業所以圖天命于將
然也在我無違眾之嫌我之情爾當知之在爾有愛

國之心爾之情我亦諒之矣夫何疑懼之有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盤庚既尉勞臣民又以安民之功責望臣下先歎息說
道凡我羣臣有任岳牧而爲諸侯之統率者有任公卿
而爲衆官之長者有各司一職而爲百執事者其人不
同皆輔我以治民者也今百姓遷徙之初生理未復艱
難之狀甚可憐憫爾羣臣尚皆惻然隱痛于心哉誠有
隱痛之心則所以撫恤而安全之者自不容不盡其職
矣

此上兼告臣民以遷都之意此下專告百官族姓以

安民之辭邦伯師長百執事是三樣人皆有治民之
責者尚字期望之詞隱哉者新建之民生理未復欲
其惻然隱痛于心而思所以仁之也

子其慈簡相爾念敬我衆
盤庚說安民之務知人爲先爾羣臣之中賢否不一我
將勉方簡擇委任愛民的人罷黜不愛民的人用以開
導爾等使各自勉勵修舉職業常以民生爲念而敬慎
不忍耳爾羣臣可不體我之德意以致之于民乎

此承上隱哉而言念敬我衆即隱哉之實也于其者
未然之詞慈是盤庚自慈簡相一直說言恤民之責
在臣而總率之道在我自今以往我其慈勉簡擇孰
爲可任而任之孰爲不可任而舍之於進退取舍之
間而寓鼓舞勸相之道使爾諸臣皆念民生之未遂
而敬恤之節其力而不盡厚其生而不傷也念敬須
就臣言一氣說下

朕不肖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盤庚承上文說凡爲臣者貪好貨財則必聚斂于百姓
是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決不任用那好貨的人若能
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一心要把百姓撫養替百姓
營謀凡可以保其居止而樂生與事者皆爲之盡心竭

力是能念敬我來者也我則叙而用之予人以爵祿欽而敬之優之以禮貌焉此我之懋勉簡擇以為民者也此正懋簡相爾之實好慎之人專於利而不知仁民所當舍也鞠是撫養謀是營謀敢恭生生使民各保其居者是惟知仁民而不求利已所當用也於當舍者則不肩於當用者則叙欽正是懋簡之也叙以爵祿言欽以禮貌言要點出念敬我來之意

今我既奏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盤庚說我所叙用敬禮的人是順我意者我所不任用的人是不順我意者我今既進告爾等以朕志之所在凡願意與否者皆明言之矣爾等知我意向當思來行毋不敬我所言也

朕志若否指上一節言作過文看罔不欽者戒好貨之失而勉于勤民之事於我志之所若所否者無不念而敬之也

無總于貨實生自庸

盤庚說具乃貝玉汝羣臣嘗有此故習矣我今既不任好貨之人則汝當以此為戒切勿謀聚貨實以括剋為能可也往哉生生汝羣臣既率民以遷矣我又以敢恭生生望汝則汝當以此自勵務保愛周恤使人人各厚

其生以成安民之功可也如是則能敬我之命而不負我懋簡相爾之意矣

此承上節而言即罔有不欽之實無總貨實是立戒之詞應不肩好貨說生生自庸是直勉之之詞應敢恭生生說蓋具乃貝玉向罔有是心矣今必以是為戒而不專貨利以病民可也往哉生生向罔不以為念矣今必以是為勉而惟厚民生以成功可也曰自庸謂以安民之功自勉也能知所戒則能敬我志之所否能知所勉則能敬我志之所若是為念敬我衆而無負于懋簡相爾之心矣上數節止言戒勉之意此節直指言之所謂一節嚴于一節也

式敷民德永有一心

盤庚于篇終又深望羣臣說道不總貨實惟務民功此真為民之大德也但人情多勤于始而怠于終未有能久而不變者汝當兢兢業業以敷布為民之德自今至于後日常任此心而不替則汝之愛民無窮而民之受惠亦無窮矣盤庚成勉之意一節嚴于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其惓惓為民之心如此此所以為有商之賢君也

二句一直說上句承上節來重下一句蓋無總貨實

則能為斯民導利生自庸則能為斯民立命此皆為民之德也武字正應國有不飲欲字永有一心者蓋以封爵人情所易動而功勞亦人情所易忘必當持此心于多替而世之無窮使為民導利之心與乃家之承之則為始終為民立命之心與新邑之長居相為悠久也夫如是則朕志之若否能敬之于不窮而念我眾之道無不至矣

說命上

商高宗感夢而得傳說遂命以為相史臣記高宗命傳說之詞與傳說高宗之語為書三篇名之曰說命這

卷之五

无

又

是頭一篇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古者上下通行三年之喪君薨則嗣君居于梁閣之中守孝三年不親政事不出號令使百官都聽命于家宰高宗遭父小乙之喪遵行古禮居憂于梁閣中三年不言及大祥之後喪服已除還不肯出朝聽政發言裁決當時在朝之臣皆以為過禮乃進諫于高宗歎息說道人君以一人而居乎萬民之上必其于天下事理皆洞

照而無遺纔叫做聰明睿智有是明哲之德于是發之為號令以裁決乎庶政施之于政事以總率乎百官則天下之人皆仰之以為法則矣今我王以聰明首出之資君臨萬國正所謂明哲作則者百官顯爾然仰聽一人之言以奉承其法令使王而發言也則言之所出即可以作命令于天下而臣下有所奉行苟或不言則君既無以令乎臣臣下將何所稟奉而行之不亦有負于作則之任哉此王之所以不可不言也

亮陰者天子居喪之所居喪不言雖所以盡于道而免喪不言非所以盡君道此羣臣進諫之旨也知以

卷之五

无

德言明哲以人言知者氣質清明而義理昭著先天下而知者也明者方寸虛靈無一理之不具哲者察微知著無一理之不燭言具是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之人也作則者以先知覺後知為天下所準則也重作則上須補為君意此二句泛言有德者之為法于天下見人君不容以無言也天子以下則指高宗言君臨萬邦而百官承式正備明哲之德而庸作則之任者也二句一申說式字指法制號令而言王言二句見其言所係之重以明不可不言之意惟作命是百官以其言為命正所謂承式者也罔攸稟令則

下惟負天生明哲之心抑亦負百官承式之望矣此句又當重講則與式命與令有分別作法于下謂之別承法于上謂之式敷言于下謂之命與命于上謂之令

王庸作書以詰曰以古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齊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因其臣諫他不言用是作書以告羣臣明其所以不言之意說道我非不欲言也實以我居人君之位將表正于四方其任至大其責至重恐我明哲之德不能與前人相似無以君臨萬邦而為百官之所承式此所

卷之十

以不敢輕易發言但時常恭敬淵默取欽此心思量治天下之道理我一念精誠上通于天感動得上帝于夢寐中賜與我一個賢相其將論道輔政代我之所當言也爾羣臣又何以無稟命為憂哉蓋高宗求賢圖治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精神意氣相為感通如此

羣臣徒知王之不言而不知其所以不言故作書以告之也正于四方正字只是號令整齊天下之意正所謂君臨萬邦而負作則之任者也德弗類指先知明哲而言蓋以任大責重之身而無克類前人之德

惟此之故所以弗敢易言也恭默一句緊連上句說恭者肅恭收欽之意默者深沉淵默之意道即正于四方之道所以君萬邦而式百官者也蓋高宗之不言非徒默然而已實恭敬淵默以思治道而求發言之當理耳然精思之極自與天通而感應之速若有神遇良弼之發實得于恭默之中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矣帝齊處須要說出見其形意與下節言象相應良弼謂輔君德以正四方者夫弗類之德既不敢以易言而有代言之人則又可以無言此予所以不言也

卷之五

五十一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高宗既夢上帝賜以良弼而未知其人所在于是乃詳記夢中所見的人畫影圖形使人持着這圖徧去天下尋訪見一個人叫做傅說卜居于傅巖之野他的形貌正與畫圖相似果符高宗所夢焉其得傅說之奇如此此因上文得賢之兆而記其得賢之始也審厥象是追想夢寐之所見者俾以形使人圖其形象也說居傅巖之野而肖其所夢者蓋天之生賢將以用世而高宗求賢之心能合上天生賢之心賢之處世將以得君而高宗求賢之心又能合賢人用世之心此其

所以相遇之偶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史臣叙說高宗以夢求賢既得了傳說聘他來與之議論果然是個大賢可當重任于是不次擢用就立他做宰相加諸百僚之上又以冢宰兼師保之職着他常在左右以資其匡弼而聽其議論蓋親信之深也

此因上文得賢之奇而因記其任賢之重也爰字上須補與之語果聖人之意天下之治總于相立說以為相者資之以弼治也人君之德成于學置說于左右者資之以輔學也左右者論道密勿之地二句詞

木卷之五

上宰

平而意卑不惟相之而又近其人正見其信任之事與下文朝夕句相應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高宗既任傳說遂命之說道君德不能自成必有賴于賢臣之輔汝今在我左右須要朝夕進納善言以教誨我但有義理則不時陳說但有過失則隨事箴規于以廣我之見聞端我之趨向使君德有成而無愧于明哲之主可也

納誨中兼論治論學說應作相左右二句重朝夕二字欲其無一時之間也輔德就心上說蓋心者出治

之本進學之基也能輔德則台德可免于弗類而聖哲信可以作則所以表正四方而無負于惟君萬邦之任者在是矣

若金用汝作礪者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木卷之五

忠

高宗既命傳說以納誨輔德又設階以致其屬望之意說道凡金器必用礪石磨之而後快利今我之望汝以納誨輔德就如金之用礪一般凡切嗟琢磨以變吾遲鈍之質而成其德器之美者將惟汝是賴矣汝其吾之礪乎又譬之濟大川者必假舟楫而後能渡今我之望汝以納誨輔德就如濟川之用舟楫一般凡匡扶引掖使我得以永保艱難之業而克成利濟之功者將惟汝是賴矣汝其吾之舟楫乎又譬之年歲大旱必得霖雨而後能霑潤今我之望汝以納誨輔德就如大旱之望霖雨一般凡經綸參贊使我之膏澤洽乎黎庶而功德被乎寰宇者惟汝是賴矣汝其今日之霖雨乎高宗此言其致望于傳說者詳愈切而意愈至矣

上既望其納誨輔德而此則喻其望之功也二段通主德未成說不可以修德進德成德看金非礪無以成器我之望汝輔德而砥礪之以歸于成者即金

之有待于礪也巨川非舟楫無以濟險我之望汝輔德而弘濟于艱難者即濟川之有待于舟楫也大旱非霖雨則無以蘇枯槁我之望汝輔德而潤澤之使不終于困者即大旱之望霖雨也用字作字俱重看猶言用汝爲之也全固不可無繼而濟川決不可無舟楫大旱尤不可無霖雨是望濟之心切于用礪而望雨之心尤急于望濟也故曰一節添一節

啓乃心沃朕心

高宗命傅說說我之望汝納誨輔德既爲甚切汝當披露悃誠整竭底蘊大開汝之心胃于凡修德之方致治之道一一都教陳開導無所隱匿用以滋潤灌溉于我之心使我于這道理都明白透徹融會浹洽充足而堅飮焉庶足以副我之深望也這是高宗以格心之忠望之于傅說者如此

此正納誨輔德之實一句串看兼論治論學說上心字應上誨字下心字應上德字啓乃心者整其中心所藏凡致治之規爲學之要汝心之素所具者當悉納于我也沃朕心者使我優游饜餼不覺入人之深凡治道之未達舊學之遺忘者無不怡然理順渙然冰釋也如是則納誨以輔德真如金之有礪濟川之

有舟楫大旱之有霖雨而吾之望汝者慰矣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既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既以啓心沃心望傅說又設喻說道人臣必進苦口之言然後能匡君之過汝若不肖關心竭誠苦口直言以盡規諫之道則我之過差無由省改如病人服藥不至于瞑眩則其病必不能痊矣爲君的道理必須一一講究明白然後見之于施行者無有差謬若此理不明于心只管任意妄爲鮮有不至于壞事者譬如既足而行目不視地其足必至于有傷矣即此觀之則所望于汝之啓心沃心以盡納誨輔德之道豈容已哉

此設喻以見不可不啓心沃心之意上二句承啓心說下二句承沃心說蓋人臣必進苦口之言而後能免君上之過人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能免妄行之失苟不能啓汝之心則誨有不盡而言非苦口君之過無由而免矣正猶藥弗瞑眩而厥疾之弗瘳也不能沃朕之心則德有未成而行無定見將妄行以取困矣猶既弗視地而厥足用傷也信乎不可不啓心沃心以盡納誨輔德之道矣二意雖平亦相承看惟誓乃條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高宗又命傅說汝既作相上佐天子下統百官則自卿士而下皆汝僚屬均有事君之責者汝必倡率于上與汝大小羣僚同心協力責難陳善以正汝汝君或處心有未正處就宜匡弼或行事有未當處就宜直言使我心無妄念動無過舉得以率循我先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諸賢君繼述之道而踐履我高祖成湯已行之迹予以安天下之兆民使羣黎百姓皆安居樂業無一天不得其所者庶幾我祖宗致治之休復見于今日而汝輔相之功亦大矣可不勉哉

卷之五

上欲其以已事君此欲其以人事君也暨乃僚有倡率之意同心匡辟據上文事講如云納誨輔德各心沃心以苦口之言而救妄行之失也固不字重看言無一人之不然也匡字還就救失一邊說而有成其善之意俾率三句緊連說下率先王迪高后應台恐德弗類句康兆民應正于四方句蓋以寬仁于惠高后所以安兆民而世德作求我先王亦嘗迪高后以安民矣于方慮夫德之弗類前人而無以正四方也爾惟率屬正君使我率先土繼述之道蹈高后致治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使綏猷輯寧之化不異于當時而彰信允懷之休復見于今日庶乎台德無弗類之

慶而四方成表正之績矣通節須用一氣說承作相一邊

嗚呼欽于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命傅說將畢又歎息而致其丁寧之意說道我前所謂納誨輔德啓心沃心之言與夫率屬正君法祖安民之說皆是命汝緊要的言語其望不為不深其責不為不重汝當敬承此命思君德之成由于納誨輔德而啓心沃心務使作則無愧于先王而求以終其事可也汝其念之哉

卷之五

時命指上五節而言所謂納誨輔德而以已事君同心匡辟而以人事君是也欽者敬承而不忽之意有終是終其事不作悠久看蓋能納誨輔德以曲盡乎啓沃之方則以已事君之責于此乎終能同心匡辟以致君子法祖之治則以人事君之責于此乎終與永終是圖終字同意二句一氣說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高宗之命傅說丁寧反覆欲其進諫者切矣于是傅說復命于高宗說道人臣之進諫非難人君之從諫為難譬之木理不是生成使得端正惟依從着大匠的繩墨

用斧斤以斲削之則自然端正平直而可以爲器用矣
人君也不是生成便是聖人惟聽從臣下的諫諍則自
然動無過舉而可以爲聖人矣諫之不可不從也如此
吾君果能虚心從諫而造下克聖之地則凡爲臣者孰
不欲仰承德意而進獻忠言就是不命他說他也要自
竭忠諫以承之矣况今王之命臣進諫其切如此誰敢
不思盡忠補過以敬順吾王之美命乎然則王不必求
進言于臣而但求受言于己可也

此答高宗欽于時命之言所以廣其從諫之量也惟
木從繩二句是泛言以明諫之不可不受后充聖指

卷之五

四九

高宗言克聖與上聖字同要點出從諫在內言君能
從諫而聖則臣下之進言有基雖不命之使言亦將
敬順其美意而樂于盡言矣况命之而敢有不承者
哉休命亦指納誨輔德同心匡辟而言祇若正應欽
字當兼有慈意承字字字俱指自家說爲是註中當
求受言於己二句當重看

說命中

這是說命第二篇記傳說與高宗論治道的說話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
都後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史臣叙傳說既受命于高宗居家宰之職總領百官乃
陳說治道以進戒于高宗先歎息說道天尊地卑君臣
定位是人之有尊卑上下的等級乃天道之自然也古
昔明王奉順這天道制爲君臣之禮先區畫天下之地
立許多的邦國又于邦國之中設許多的都邑乃立天
子于大邦以統天下之諸侯諸侯于小邦以統一國之
治天子諸侯而下又各承以大夫師長使之居于大都
小都以爲之輔以尊臨卑分定而莫敢或抗以下奉上
禮達而莫敢或踰所以然者豈欲以天下奉一人而自
處于安逸豫樂之地哉良以天不能自治乎民而必付
之君君不能獨治乎民而必分之臣君主之臣輔之體
統相維政事畢舉正以治天下之民使之各遂其生各
復其性而無愧于上天付託之意耳夫君臣之設皆所
以爲民如此然則爲君與臣者可不思以各盡其道哉
此篇承爰立作相遠來通篇皆進以爲治之說也此
將言憲天聰明之道而先以明王之制治者起之天
道以尊卑上下之自然者而言所謂天然之禮也奉
若者順天道之自然而制爲尊卑上下之禮也下三
句卽所以奉若者建邦是卽四海之內而分建之有
王畿有侯國設都是就一邦之中而分設之有大邦

說命中

卷之五

五

有小都此分土之事也。后王君公所以樹之于邦者，大夫師長天子諸侯也。有所以承之于都者，此列爵之事也。天子諸侯皆曰君道，故曰建曰樹。大夫師長皆有臣道，故曰設曰承。數句雖兼天子諸侯而意實歸重天子，故不惟二句只就天子說，說註非為一人。逸豫可見，惟以亂民者，蓋天有惠民之心，不能自為君有奉天之責，不能獨運，是惟體統嚴而分守有定位，序列而化理，蓋周君以贊天臣以贊君，凡以治民焉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卷之十

十一

傳說告高宗說人君既奉天以治民，則當法天以為治。今夫天高高在上，雖未嘗有耳目以視聽乎下，然天道至大，至正，至公，至神，無一件不聞，無一件不見，凡人事之是非，民情之休戚，都逃不過天的聰明。人君居天之位，為天之子，必須事事法天起居，號令一循乎理，好惡賞罰一從乎公道，至大聖人亦至大天道，至正聖人亦至正務，使此心湛然虛明，足以兼聽四方，遠見萬里也。與天的聰明一般如此，則無愧于繼天立極之任，而真可為臣民之表率矣。由是為君者見君以天之心為心，亦必以君之心為心，莫不奉公守法，以敬順其上矣。

誰敢有怠忽者乎？百姓見朝廷之政至公無私也，自然心悅誠服，不待于刑威之驅迫而天下已丕應矣。誰敢有違背者乎？蓋事既純乎天理，則動必合乎人心，感應之機自有不容已者。使君之所為一有不出于天理之公，而或參以人欲之私，則政出而人疑之，令行而人悖之，欲臣民之順從也，其可得乎？此人君之治必以法天為要也。

此欲其法天以為治正所以治民者。天者自然之理，無一而非理，則無一而非天。故馨香則聞，穢德則聞，何其聰也。出王則見，游衍則見，何其明也。蔽于私則聞見不廣，無不聞見正天之所以為公處。此句提起重惟聖一句，聖字泛指人君言，憲天內主公字，含下文意，講謂用行政存心制事之間，皆一于公而以天之心為心也。惟臣二句，通承時憲，蓋臣民不同而此心之公則無不同也。君惟至公，則臣之承式于下者莫不敬順而亮天之工民之取則于下者莫不從治而忘天之化。公濟之所感通，蓋有自然而然者矣。臣即大夫師長通皆俱以公字貫之。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傳說既以憲天之說告高宗此下又歷舉其事說道人君憲天以爲治當事致謹如日以出號令必是言而當理然後下民有所遵奉若輕肆妄言則人不可聽從而反致羞辱是羞辱之來乃吾自起之矣甲冑以禦戎寇必是敵加而應然後可以弭患安民若無故興兵則人心危懼而反以動天下之兵是戎寇之至乃吾自起之矣衣裳命服所以彰有德必須藏之在笥以待有功若乘喜而濫賞後雖追奪之亦已晚矣十戈征伐所以誅有罪必須自有其身真箇理直氣壯而後可動若自己未能無過則亦難以責人之罪矣這四件都是人君

大學

五三

大政事王惟戒謹乎此無敢輕忽或出乎已或加乎人皆必慮其患之所由起而除其心之所易蔽信此而簡明焉則言動命討各得其當朝廷政治無不大公至正而極其休美矣

自此至事神則難皆憲天聰明之事蓋天之聰明固無往而不在而人君之法天亦當無往而不然此節乃憲天聰明之見于修治者也首四句是泛言四者之當謹惟口起羞則號令不可以妄發甲冑起戎則武備不可以或玩此用之在已而患生于人所當慮者衣裳在笥濫與則有不稱之災十戈省躬妄加則

有失刑之責此加之在人而用由于已所當審者甲冑與十戈要分別甲冑是平時武備衛國之具士兵言于戈是臨時加誅討罪之具主刑言蓋輕出輕動則言動不出于公輕予輕討則賞罰不出于公非天道也故憲天以此四者言之戒茲克明正勉以致謹之道戒茲者戒其輕出輕動輕予輕討也又茲克明者信此四者之有其患而明且當出當動當予當討之用也如撥之而後言兵戒而時動賞必當其德罰必當其罪皆是乃固不休是言出爲聖謨兵戒爲神武賞足以昭天命罰足以揚天討事事盡美而無患

大學

五三

也曰乃者言必如是乃能休美也末更欲若從又下數節皆同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國及惡德惟其賢傳說說天子之建庶官欲其分理天下也官得其人則紀綱法度件修舉天下豈有不治官失其人則紀綱法度件廢弛天下豈有不亂天下之治亂係于庶官如此故人君用人不可不謹凡六卿百執事這樣的官雖有大小都是與朝廷管事的不可着私所親愛的人做蓋私所親愛的人推舉不由公論才望不厭衆心與之以官必然狎恩恃愛竊美成權豈不壞了國家之事

惟當特選材能之人而用之誠使能稱其官雖疎遠雖
怨皆有所不必計也公卿大夫士這樣的爵雖有其事
都是朝廷所以命有德的不可加與包藏凶惡的人蓋
包藏凶惡的人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加之以爵必然傾
陷正人流毒天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惟當妙選賢德
之人而用之誠使德稱其爵雖卑賤側陋皆有所不必
計也夫以能授官則官不曠矣以德命爵則爵不濫矣
以是而任庶官天下豈有不治者乎

此憲天聰明之見于用人者也庶官即大夫師長惟
治亂在庶官是言庶官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謹之

卷之五

五

意下四句是言謹于任用之道也官爵說一人看方
任之初授之以官既任之後乃錫之以爵也能與賢
只是分屬官爵亦非兩樣人蓋官及于私昵則天工
人代者不免于墮矣故必惟其能量才而授之職也
爵及于惡德則天命有德者于是乎濫矣故必惟其
賢度德而定其爵也如是則用人合天道之公而憲
天之事以盡國家有治而無亂矣

虞善以動動惟厥時

傳說說人君以一身而理萬幾舉動一差即有無窮之
害故凡有所動作不可率意妄為必先熟思審處果當

于理而後行之否則寧止而不為勿輕動以貽害也然
事雖當理而或不合于時宜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事
又必虛心裁度隨時處中務適乎事機之會而不戾乎
時措之宜然後可夫動既自下慮善而善又協于時中
以此應萬幾之務將無所處而不當矣

此憲天聰明之見于處事者也重善字時字蓋天不
外乎理而善即天理之當然時即天理之流行而不
滯者也必要熟思審處求當乎理而後動不敢率意
以妄為又必因時制宜求當其可而後行不敢失時
而妄動則未動之始既奉天而不違既動之後又與

卷之五

五

天而同運動無非天而憲天之道得矣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傳說說德莫貴于日新學莫病于自足一有自足之心
則止而不復可以進于道矣且如行一好事叫做善為
善固可喜然天下之善無窮庸可以自有乎苟或侈然
盈滿遂以其善為有餘則驕心一起怠心即生德不復
加修行不復加勉非惟從此善不益進且將并其已得
者而失之矣不自喪其善乎事有成績叫做功有功固
可嘉然亦職分之所當為惡足以驕人乎苟或肆然矜
誇遂以其能為過人則自用之意既多用人之量必隘

智者不為之效謀勇者不為之效力非惟從此功不益
崇且將并其已成者而壞之矣不自喪其功乎自古聖
帝明王善蓋天下而處之以謙能高天下而守之以讓
故德與上下同流而名與天壤俱敝也

此憲天聰明之見于處已者也善是德之有諸已者
能是功之指諸外者善由勤而積有其善則息心必
生德于是乎喪矣功因人而成矜其能則人不得自
盡功于是乎廢矣有者足于已矜者誇于人曰喪善
見當勤以勵已之意曰喪功見當慮以下人之意蓋
自滿必至于招損者時乃天道故戒其自足自誇之

私心斯可以言憲天之公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傳說說禍患每伏于無形備當存于先事若待患至
而後圖之則無及矣故人君為治當平居閒暇之時件
件事都要做箇準備不可忽忽有當整理的及時整理
有當蓄積的預先蓄積這是事事都有備了既有其備
則雖忽然有意外之變倉卒有非常之事而在我有可
恃應之有餘力矣何足患乎

此欲其思患預防亦憲天聰明也事不止丘農當開
說人君所治皆天之事也苟聰明有所弗達則圖事

有所未周而患是用作已惟事其事而圖難于其易
為大于其細則素定之謀足以應變于不窮再患于
不作尚何患之有哉蓋患常伏于無形固聞見之所
不及者非法天以為聰明不能先事而圖之也故亦
曰憲天聰明

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傳說說左右近習之人朝夕親近易以狎昵若寵幸太
過則彼將恃恩無忌而或生侮慢之心是彼之侮乃我
自取之也吾王當以此為戒慎毋溺于所愛開寵倖之
門以受人之侮也人孰無過過而能改于已何損若自

未

未

以有過為耻憚于更改而強為遮飾則始雖出于無心
之失而其終反遂成有心之非矣吾王當以此為戒慎
毋耻于聞過為文飾之計以遂已之非也夫不啓寵以
納侮則倖日遠而聰明不為所蔽不耻過以作非則過
日寡而聰明不為所累此御下檢身之道也

此戒其溺愛徇已亦憲天聰明也人君居天下之上
夫孰有侮之者然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是啓寵者
召侮之端也于此不戒則溺愛之私心非公矣必無
開寵倖之門使之無所忌憚而至于侮慢不恭也人
君有一事之失夫豈至于為非者然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則耻過者作非之漸也于此不戒則徇己之私
心非公矣必無耻一時之誤至于曲為掩護而遂為
有心之失也啓寵納侮即近之則不過之意無心失
理曰過有心背理曰非末要祭憲天聰明意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傳說既歷舉憲天之事以告高宗這一節乃歸本于心
說道入君一心乃萬化之本若只在事上求其當否
終是無本之學不足以應萬機之務矣惟能以義理涵
養此心使方寸之中湛然虛靈寂然寧定如水之止而
無所攪擾如山之止而終不遷移則心一矣一則凡有
施為都從義理中流出而無二三之雜大而為政皆
善盡美小而為事亦至精至當豈有不醇者乎此憲天
之本也

此示以宅心亦憲天聰明也蓋人君一心萬化之原
欲法天以為治者當求天于吾心也二句相關乃有
天德便可語王道意惟厥攸居者順適乎道心之正
從容于天理之安義與心融理與心一而無一毫勉
強之私也心一則施之政事莫非義理之流通大綱
具舉而至純至粹萬目畢張而盡善盡美政事豈有
不醇者乎夫有純王之心則所存者與天一矣有純

王之政則所施者與天一矣此尤憲天聰明根本切
要之工夫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傳說說國家之祭祀如郊廟社稷山川百神載在祀典
者都是定制若于定制之外又舉非時之祭祀則是褻
瀆了神明本以為敬而不知是謂之不敬也至于犧牲
粢盛之數升降周旋之節都有舊規不可煩多了若煩
多則必擾亂而不可行矣以此事神不亦難乎

此論事神之道蓋因高宗之失而正之亦憲天聰明
中一事也祭有一定之時非其時則謂之黷祭有一

定之禮非其禮則謂之煩事神則難總承說蓋祭以

敬為主以簡為誠不敬不誠則神必不享矣以之事
神不亦難哉高宗豐于昵乃私心之所在于此戒之
則至公可通于神明而憲天聰明之道不外是矣夫
事事皆能憲天如此則臣豈有不欽若而民豈有不
從父者哉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高宗既聞傳說之言有味于心乃稱歎之說道美哉汝
傳說的言語其論上天立君之意與夫憲天為治之方
句句都有關於治道有裨于君德使我聞于耳飲于心

就如口中嘗美味的一般我當服行汝之所言守以爲
制治保邦之訓也夫以我之寡昧于君人的道理未有
所知若不是汝將這善言一一開導啓發則我終何所
聞而措之于施行乎此我所以深嘉汝之納諫也

旨哉二句一直說不用過語上句虛是高宗有味其

言而贊美之說乃言句句上憲天事講乃言惟服者
謂說之所言行政則罔不休用人則罔不當處事則
事得其宜宅心則心得其正真無愧于天之聰明而
臣之欽若民之從又胥此焉致也乃不良二句是反
言以見意良字與旨相應不良于言不可謂言之不

善

李

善謂汝不善于言則予無所行正見其言之美而可
服也是反覆贊之意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
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傳說因高宗歎美其言遂拜而稽首以致敬復勸勉高
宗說道天下的道理只要知之不足爲難惟是知了一
一都見之于躬行乃爲難事蓋溺于宴安者或雖知之
而不能行廢于半途者或雖行之而不能久此所以爲
難也今王嘉獎我之所言則是于爲治的道理既已知
之矣然或不能體驗于身心而發揮于政治雖知何益

王若于此深加誠信着實行之不以爲難行之而有得
信能協合于我先王成湯的盛德美政與之相符而無
間則我之所言者王不徒聽之而實能行之矣當這時
節而說猶有所隱匿而不言則是上負天子下負所學
其咎不在于王而在于我矣

傳說因高宗味其言以爲可行故遂責以躬行之實
也知之行之之字指憲天之事言知者聞于耳行者
體于身忱者信于心非知之艱者謂得聞憲天之說
而有契于中不過感動于一時耳不足以爲難也行
之惟艱者謂以憲天之道而致之于行則非徒知之

善

李

實允蹈之必其具天德之剛法天行之健者然後能
之此其所以爲難也王能以難自阻而確然以臣
之言爲必可服毅然以憲天之治爲必可成則志之
決者氣必至有定見者有定力行之自見其不難矣
允協于先王句緊承蓋行由忱而力則德由行而成
聰明之意既與天道而同流配天之敬自與祖德而
合一以行政用人卽居上克明懲官懲賞之家法以
處事宅心卽以我制事以禮制心之遺範以不信可
以合先王之成德于至是則說非徒言而祇若王休
此其時矣于此而不言則上負乎君斯乃說之咎也

是行而不言其咎在臣則言而不行其責在君矣王
其可不務躬行以爲進言之地哉末句以已勉君
蓋深決其力行之意

說命下

這是說命第三篇記傳說與高宗論學的說話

王曰來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
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高宗呼傳說來前告他說人君以務學爲急而學問以
有終爲貴我小子舊日未卽位時曾受學于賢臣甘盤
講究修身治天下之道庶幾有所發明暨而先王欲我

卷之五

六三

習知民艱乃使隱居于荒野之間後又入居于河內又
自河內往至于亳居無定所學無專功故其後將舊業
都荒廢了而于修身治天下之道竟未能顯然明白于
心今我將整理舊學以求終之有成不能不賴汝說之
訓迪也

此歷叙廢學之因而歎其學之無成欲傳說進爲學
之說也厥終對舊字言罔顯與下文有獲積躬罔覺
等相反看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爾爰修于罔予棄于惟克邁乃訓

高宗已傳說說道舊學罔終我志幾迷于所往矣今幸
汝之賢可繼甘盤汝當獻納忠言開陳理道以啓發我
之心志譬如作酒醴者必資麴與蘖而後成今我望汝
涵養薰陶以釀成乎君德就是我的麴蘖一般作和羹
者必資鹽與梅而後和今我望汝調和參贊以燮理乎

卷之五

六三

化機就是我的鹽梅一般夫造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
則太酸鹽梅交濟乃能成酒調羹者鹽過則太鹹梅過
則太酸鹽梅交濟乃能成羹汝欲成我之德亦必交修
乎我多方以規正之委曲以維持之如我之氣質或偏
于剛汝則濟之以柔我之意見或偏于柔汝則濟之以
剛如酌甘苦以成酒調酸醎以成羹庶幾我之心志終
得顯明而可以副我之所望也汝切勿棄嫌我以我舊
學既荒不足與言必須詳詳訓告庶幾數陳但汝說的
話我便能篤信力行決不至于負汝之所訓也夫既喻
之麴蘖鹽梅以求其助又示之克邁乃訓以誘其言高
宗之望傳說可謂反覆而懇至矣

此承上文而言正資以爲學之事也志者心之所向
乃學之所由成而德之所由進者學終罔顯志或迷
于所往矣故望說訓志啓沃以續甘盤之緒卽上篇
爾海沃是也若作酒醴四句是喻其相資之切意

我資汝以訓志猶酒醴之于麴蘖和羹之于鹽梅也
太苦太甘等語講在交修內交修者剛柔相資可否
兼濟或遜言以誘掖之或法語以匡直之直如麴蘖
之得中鹽梅之通均也文字是更互相濟之意此正
示以訓志之道因于棄帶下句看又以已之能行動
之以見不可不交修之意言爾無以我之學終罔顯
行之惟難不足與言而棄之我能篤信力行不負爾
之訓也克邁是自信必能之辭蓋說之意惟患高宗
之不能行不患已之不言故高宗以為患說之不盡
言不患我之不能行也二意正相應此節與朝夕納

誨四節大意相同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傳說因高宗孜孜訪問遂稱王而告之說道凡人于天
下之言廣詢博訪務求多聞者這是為何良以天下之
事理無窮一己之智識有限以有限之知而應無窮之
務如何得事理停當事功有成故博采輿論廣求多聞
正欲以盡衆人之所長以為吾立事之資也然時人的
見識終是及古人稽考古先聖王垂下的謨訓格言
其于修身治天下的道理那一件不載故為學者又必

潛心勉力將這古訓一一都講究明白然後義理有得
于心而可以為建功立事之本也若是不以古人為成
法不知古訓為當遵而師心自用任意妄為則所志必
不在于高明所行必不合于義理如是謂其可以久安
長治傳之于後世者斷無此理非我之所聞也然則王
欲建事有獲其可不以多聞學古為務哉

上文高宗求助于說正求多聞者故說進之以反已
為學也求多聞從訓志來言人君之于臣欲其朝夕
納諫左右交修以廣聞見之益者是其意惟欲建立
修治之事業耳然事必有理而理寓于古訓之中與

卷之五

矣

其資之于人孰若反之于已學字內含遜志時敏終
始無間意講有獲兼得其理而能其事意蓋功深而
力到則融會而貫通修身治天下之理無不明而事
可建矣事不師古以下乃反言以見不可不學古訓
意事亦指修治說克永世即身修天下治意言建事
而不師古訓則雖一時有所建立終非久長之道見
不可徒以訓志之言資諸人惟當以學古之訓反之
已也此節訓字與上節訓字亦相應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入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傳說又告高宗說道為學之道固在于求多聞學古訓

然義理無窮工夫易闕必須早遜其志雖已知矣而常
自以為無所知雖已能矣而常自以為無所能謙卑異
順不敢有一毫自足之心其遜志如此又必時時敏求
溫習其所以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持守其所已能而益
求其所未能孜孜汲汲不敢萌一毫自止之念其時敏
如此夫既存不自滿假之心而又奮勤勵不息之勇如
此用功將見日有就月有將其進修之益就如水泉之
來源源而不竭矣為學之方莫要于此但人不肯者實
去做故于道終無所得而學終無所成若能篤信而深
念乎此遜志便着實自遜其志時敏便着實加倍其功

卷之五

七

以此求道而道豈有不得者乎終見工夫愈熟進益愈
深以聞見則日博而智益明以事業則日廣而大有功
天下道理莫不積聚于吾身如貨財之積不可勝用矣
吾王可不勉哉

此節言自學之事正所謂學于古訓乃有獲也遜志
是望道未見之心時敏是自強不息之力皆粘着古
訓來虛則有翁受之基勤則有日進之益而修身治
天下之理以漸而有得于心矣茲字指遜志時敏而
言修之來而或問其功則來者于乎中止矣又必
篤信而深念之真知遜志之有益而驕心益泥真知

時敏之有成而怠心益忘則又不止于乃來而充積
日盛修身治天下之理皆統會於吾身矣道即其所
修者修自其造詣時用功而言道自其實體時成功
而言也遜志時敏而又能允懷則學古之功已至而
益至乃來而至于精窮則有獲之驗已深而益深由
是可以進進而充世矣

惟教學半念其與于學厥德修闕竟

卷之五

六

高宗望傳說以訓志交修求教之意甚切傳說恐其徒
資于人而不知反求諸己又勉之說王之學無徒求之
于人而已蓋開導而指引之教者之責也心體而力行
之學者之責也學而無教固昧于向往而不得其為學
之方若教而不學則徒為講論之虛文而其學亦終無
所得所以為學之道一半要人指教一半要自己勤學
教學相須而後學可成也然雖能勤學以受教而工夫
或有間斷則亦難以必其終之有成又必心心念念終
始常在于學不始勤而終怠不始作而終廢如此則
工夫既已精專造詣自然精熟而其德之日修猶有不
知其所以然者矣其視徒資夫人之訓而不勇斷斷其
功者所得為何如哉

此節言教人之事亦學古有義中事也教人貼為君

事講指修身治天下之理而言居學之半者蓋始而自學所以明德固學也終而教人所以新民亦學也身任君師之責則體用不可以不備道兼物教之公則內外不容以或偏是教人者學之半而止于自學者非學之全也以體對用以內對外故曰半終始一串說重終一邊終始如典學者成物不問于成已新民不替于明德一念惓惓終如其始而常在于學也至是則功日益密而所得者日益深向之修而來來而積者渾乎無迹之可窺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矣德即道之得于己者亦即修身治天下之理上曰道積厥躬與道猶二此曰德修罔覺則融會而為一也未亦須繼學古有獲可以建事而永世之意

大學章句

卷九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傳說既以終始典學勸勉高宗至此又起之以法祖說道人君之為學不過取法乎善而已而今之所當法者又孰有過于我先王成湯乎蓋我先王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而又加以昧爽丕顯之學其于修身治天下之道理件件都有典則法度以垂範後世吾王今日亦不必遠有所慕但能率由舊章事事都遵守先王的成法如修身則法其制事制心之理為政則法其建中表正

之規如此則吾王之學即先王之學吾王之德即先王之德凡修身以至治天下莫不盡善盡美而永無過差之患矣吾王其監之哉

此告以為學之準的也註中德雖造于罔覺二句非有先後蓋語其成德之妙固造于罔覺而要其為學之始當監于先王也成憲是先王所以自學而教人者不外乎修身治天下之道監字是於為學之時監之也無愆即是道積厥躬德修罔覺之地位蓋日新又新先王自學之成法克綏厥猷先王教人之成法也監之而遜志時敏終始典學一率循其舊章則天

大學章句

卷九

德王道兼體不遺信能道積厥躬德修罔覺而永立於無過矣監成憲以學言無愆以德言永無愆則可以建事而克永世矣上言學古訓此復言監先王與周官既言學古入官復言典常作之師康誥言近逮遠稽詞旨相似

惟說式克欽承彥招俊又列于庶位

傳說又說修德者人君之事進賢者大臣之職但君德未修則心志昏迷用舍倒置大臣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吾王誠能典學法祖增修其德而至于無愆則我傳說必能敬承吾王任賢副治的美意廣詢博訪凡大而

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或隱于山林或屬于下位的
都四面招引將來分列于朝廷之象位使之同心以匡
乃辟吾工但垂拱而責成之耳天下何患其不治哉

此說自任薦賢之責以責成君德之意承上無愆說
而亦本訓志意來蓋一人之訓志有限而羣臣之訓
志無窮君德無愆則任賢有地故說用能敬承其求
賢之美意而進賢以列于庶位也三句一氣說下式
克者自任必能之辭俊乂之人可以輔君成德者列
于庶位則交修訓志之有資翹夔夔之有託而不
止于說之一人矣說言臣之進賢由于君德之成如

卷之五

七

此以見不可不務學修德以爲人臣進賢之地也此
節與惟賢乃僚兩節意亦相應○式克欽承非謂君
德至此而後進賢也進賢大臣之責而君身者用人
之本必有其本則腹心手足聯爲一體黜陟臧否不
至異同于是始得自效耳人臣之職莫大于進賢進
賢亦未易能也有一毫嫉妬忌克惡人勝己之心則
不能有一毫市恩記怨背公徇私之心則不能有一
毫足已自用獨任愛憎之意則不能故傳說之言進
賢不徒曰欽承而必曰式克蓋若用力爲之者良以
是耳

王口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高宗望傳說之輔已乃先歎息以歸美之說道天下之
所仰以爲則者在于君人君之所賴以輔治者在于相
如今四海之內莫不引首舉踵嗚嗚焉仰望我之德化
此豈我之寡昧所能致哉良由汝說感于夢寐之際起
于版築之間與他人作相者不同故其風聲足以聳動
乎天下而遠近之聞之者莫不謂朝廷用此賢相中興
指日可期而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者自不容已矣
然則汝可不納護輔德以答天下之望哉

卷之五

七

者以感動之也仰德作未然說即望治之意言台德
弗類若不足以正四方而民皆望我以憲天法祖之
治者非朕之德可以當此寔惟汝有以風之也風字
是鼓舞之意言汝膺良弼于帝賚作輔相于尚家論
治而舟楫霖雨之有資論學而翹夔夔之有托故
遭逢增重于廟堂而風聲不振于四海民之仰德職
此之由也此與上節不相蒙非一時之言不必拘在
論學上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高宗又責望傳說道人之一身必手足俱備然後可

以爲人人君若要做聖人必是良臣輔導然後可以爲聖若無良臣以爲之輔則忠言不聞獨立無助德何由而加進業何由而加修譬之手足不具不可以爲人矣欲求作聖豈不難哉此我之所以深有望于汝也夫高宗之于傳說始望之爲霖雨舟楫繼譬之爲麴蘖鹽梅至是又倚之爲股肱蓋引喻愈切而屬望愈至矣

此欲其輔君作聖以答天下之仰望也股肱惟人只是欲其具備之意起下句言良臣內須有輔弼意蓋朝夕納誨則忠言日進而君可以爲從諫之聖也匹休堯舜之意亦可含在聖字內言良臣有關於聖德

如此汝不可不輔成我之德以慰天下仰德之心也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高宗又勉傳說說道當初我商家開國之時有先正保衡伊尹正所謂良臣也隱于有莘之野應聘而起輔佐我先王以振興有商之大業他常說道我昔居獻畝之中樂堯舜之道我的志意只要上輔吾君做箇堯舜之君下治我民都爲堯舜之民方纔副得我的志願若不能使其君爲堯舜之君則心中愧耻就如被人撻于市

上的一般若不能使其民爲堯舜之民不但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德澤不能徧加方以爲罪就是萬民之中有一人不得其所或啼饑號寒或梗化不服這便是我的罪過了豈敢諉之他人哉夫伊尹之志如此故其佐佑我烈祖成湯內則輔德使大德極其慈昭外則輔治使兆民歸于允殖以致我烈祖德業之盛直與大道同流而無間焉至此則君果爲堯舜之君而民亦果爲堯舜之民矣此正所謂良臣惟聖伊尹之所以稱美于有商者也今爾既負伊尹之德又居伊尹之任庶幾精白一心保佑乎我必使格天之烈于今再見而汝爲今之伊尹可也豈可使伊尹之相業獨擅其美于我商家耶蓋必能繼伊尹以事其君斯爲輔君作聖之良臣而有以慰四海仰德之望也

此舉輔君作聖之人而勉其匹休之也作我先王句虛佑我一句卽其實也予弗克俾三句是伊尹欲致君爲堯舜之君一夫不獲二句是伊尹欲澤民爲堯舜之民作我烈祖二句總承說惟其自任之中故能輔我成湯以安民而成格天之治也佑烈祖內入左右厥辟戮力有商等事格皇天內入四方丕式兆民允懷等事二句一串講不可以致君澤民平看皇天

就化育上言不是形體格者通徹而無間也至是則
果能堯舜其君民而作我先王所謂良臣惟聖者也
明保是明白啓告卽納誨訓志意含下克紹二句兼
致君澤民說罔俾句繫帶上說美卽致君澤民之美
也尚字是期望之辭此正責傳說以輔君作聖而慰
仰德之心也雖以君民並言然安民亦君德中事故
總歸在作聖上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
發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命傳說說道君臣相遇自古為難聖主必待賢臣

卷之五

十一

以弘功業使非輔君作聖之賢則寧虛其位而已豈肯
與之共治乎是君遇臣之難也賢人亦俟明王以顯其
德使非從諫克聖之君則寧終于隱而已豈肯苟食其
祿乎是臣遇君之難也今我得汝于夢賚而汝亦應我
之旁求君臣相遇可謂千載一時而與先王之遇阿衡
無異矣汝必感此非常之會期立百世之功朝夕訓志
左右交修能輔我以繼先王之德乎以永安天下之民
使亦無一夫之不獲焉則堯舜其君民者真不愧于阿
衡之美云云于遭逢之感始無負矣傳說一問高宗之言
感激自是遂拜手稽首以復于高宗說道輔君法祖以

安民美哉天子之命乎此說之志而亦說之分也敢以
此美命承之于已自信吾力之能副雖自任而不以為
嫌又以此美命揚之于衆自諒吾言之能踐雖示人而
不以為愧說之復高宗者如此夫觀高宗之命可見其
銳然以成湯自期矣觀傳說之言可見其毅然以伊尹
自任矣君臣一心如此此商道之所以中興而克紹前
人之烈也

首二句是卽君臣相遇之難以感動之首言君臣相
得之難以見今日際會之盛而說不可不修其職以
副委任之意也其爾二句正明保之實與佑我烈祖

卷之五

十一

二句對看亦當串說蓋先王以堯舜之君而成格天
之化同賴阿衡以為之輔矣其爾言能輔我以繼先
王之美使罔顯之德追配乎懋昭之隆于以永安天
下之民使仰德之民不異于輯寧之日則明保之責
盡而不愧阿衡矣由是可以稱良臣之托可以答天
下之仰而何負于今日之遇哉克紹二句大意與迺
我高后以康兆民意同紹字深于史字永紱字深于
康字當玩休命指紹辟紱民言敢字重看對揚皆自
任之意蓋言命我以紹辟紱民而使之堯舜其君民
天子之命何休美也說敢對之以已負荷于一身而

不辭揚之于衆明言于衆人而不作爲上焉德爲下
爲民不至于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不已也說之勇于
自任者如此是真欲以成湯望其君而以伊尹自期
待矣

高宗彤日

祭之次日又祭叫做彤商高宗常行彤祭于禰廟其日
有雉雉之異賢臣祖已因進戒高宗欲其修德弭災史
臣錄其語爲書即以高宗彤日名篇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史臣記高宗彤祭禰廟之日忽有雉雜飛來鳴于晨耳

之上夫雉本野鳥鳴于廟中殆天以是警高宗黷祀之
失也

此史臣記事之詞祭有常期而數祭禰廟是高宗黷
于祭祀之失也雉雉之異以譴告之可見天心仁愛
人君矣祭之明日以重墜戶曰彤彤亦常禮而有此
異者失不在彤在于數祭也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當時賢臣祖已感雉雉之異將進戒于高宗先自家商
量說凡天降災祥必應于事而人事得失皆本于心今
王黷祭于禰廟其事固爲失矣而推原其故實自媚神

求福之一念啓之我今進戒必先格王之非心而後正
其所失之事庶幾王心易悟而吾言易入也祖已之言
如此可謂得進諫之道矣

此祖已將欲訓王而私論如此先字重看蓋凡事之
失皆本于心苟非先格其非心則昏惑未解事有不
可得而正者矣不侈民善而徵福祈命此非心也不
知敬民而祀豐于嗛此失事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
天民民中絕命

祖已欲先格王心乃訓戒于高宗說道天之監視下民
其禍福予奪惟主于所行之義與不義如其義則天降
之年必然長永如其不義則天降之年必然不永故人
之不獲永年者非天無故夭折其民乃民之所行不義
而中道自絕其命耳夫壽夭之數皆由自致如此然則
祈天永命之道亦惟務民之義而已何必諂瀆鬼神爲
哉

此言天命不可求義不義泛指所行言暗指彤祭爲
不義之失也蓋言上天降命之修短視人之所爲何
如耳非天天民永不一邊而永者可如蓋下永者
爲自絕其命則永者爲自求多福矣天命之不可求

哉

如此雖禱祀何益哉禱祀祈年王之非心也而以義
正之王之非心格矣民之信而暗指焉宗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乎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古

祖已說斯民之中有等不順乎理而肆意妄為又不
其罪而飾非拒諫及天既以妖孽為信驗而告戒之欲
使恐懼修省以改正其德于此而知所懲焉天猶未遽
絕之也乃復惛然不顧以為妖孽之生特出于偶然耳
其將奈我何如此則終陷于不義之歸而天必誅譴之
是即民之不義而自絕其命也然則人君于天戒之臨
可不深自儆省而自恕以為不必畏哉

卷七

七十九

此言天戒不可忽上二句輕重正厥德句欲高宗深
思其妖孽之由而得其行事之失以改之也德即是
義不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徼福於神不若德也人
或有規諫之言而吝于改過不聽罪也天之謹告正
欲其順德而聽罪之意謂妖孽無如我何則重違上
天仁愛之心矣天豈不誅絕之乎徼福者改王之非
心也而欲其恐懼修省則非心格矣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厥典祀無豐于昵

祖已既格王之心自此乃自正其所失之事歎息說道
天以斯民而付之王王之職主于敬民而已凡重民生

惟民隱兢兢然不敢自肆者乃王之事也舍此而徼福
于神豈王之事乎况祖宗列聖雖有親疎遠近之不同
然無非繼天之統為天之嗣吾王承其後而主其祭只
當一體孝敬豈可專顧私恩而獨豐厚于親近之禰廟
乎夫不務敬民而務瀆神一失也不並隆于祖而獨豐
于禰又一失也天心仁愛故出災變以告之雖雉之異
有自來矣王可不戒哉

此節分二意看蓋以人君之職而言則主于敬民而
徼福事神非所當為以祭祀之禮而言則祖宗皆天
之嗣而祀不可獨豐于昵此所以正其事之失也

卷五

八十一

西伯戡黎

當殷紂時有黎國無道文王為西伯得專征伐因舉兵
而勝之祖伊見周之日盛痛殷之將亡遂進諫于紂欲
其省改史臣錄其言語遂以西伯戡黎名篇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史臣記說當初西伯周文王受命于殷得專征伐見黎
國無道舉兵而伐之此時既勝了黎國三分天下將有
其二矣于是殷之賢臣有祖伊者見周德方隆其勢日
至于強大紂惡愈甚其勢必至于危亡惟恐戡黎之後
遂有伐殷之舉其心憂懼乃自私自私奔走來告于商王

庶幾王之改過以圖存也

此史臣記事之詞，觀於無與于殷而奔告于紂者，知周勢日強而紂惡不悛，終必及之也。曰恐曰奔，口見得祖伊忠君憂國之意。

曰天子天既說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祖伊進諫于先王，呼天子以感動之，說道國命修短皆係于天，自今日而觀上天，既以斷絕我殷邦之命脈矣，何以知之？蓋國家之興亡，其幾先見，惟至誠之人至靈之龜，乃能前知。如今有見識至人與占卜元龜，都知道

卷之五

二

凶禍必至，無敢有知其吉者，則天之絕我殷命，昭然可見矣。然我殷家的基業，自祖宗列聖相傳到今，豈不肯保佑我後世子孫使之長守而不墜哉？蓋由我不法，祖宗不畏天命，惟淫亂戲侮，縱欲敗度，以自絕于天，故雖先王在天之靈，亦不得而庇佑之耳。王可不亟思改過以回天意乎？

此祖伊告王之詞，格人二句，正見天絕殷命，蓋格人心與天通而龜則紹天之明者也。惟王淫戲自絕，則先王亦不得而佑之矣。夫為天子而自絕于天，則凶禍其可得而免乎？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祖伊說我王既自絕于天，故天心厭弃我殷，不復愛惜。如今天下件件都是亂亡的景象，如民以食為天也，今則水旱饑荒，小民無有安食而民不聊生矣。民各有恒性也，今則悖禮傷道，都昧了本心，全不忖度而天理滅亡矣。國家之常典所當世世守之者也，今則紀綱廢弛，法度壞亂，不復率由先王之舊章而國不可以為國矣。此天所以促殷之亡而非人力所能挽回者也。天心之棄殷如此，居天位者豈不深可懼哉？

卷之五

五

用自絕而言天之棄殷，不有康食，天不欲遂其生也。不虞天性，天不欲復其性也。不迪率典，天不欲其平治也。於此見天之棄殷而格人元龜之罔敢知吉者，在是矣。

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天命不弔，今王其如自。祖伊又說惟我殷邦不但天心弃之而已，今此下民皆于虐政亦無不欲殷之喪亡，私相告語說今我等困苦至此，上天哀憐我民如何不降威于殷而滅亡之乎？那有道之君宜受非常之命者，如何不至而救我等于水火之中乎？今我王不能盡為民父母之道，次難久居民

上將無奈我何矣民心之奔殿如此夫人君上以事天下以治民者也今天厭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其能久乎祖伊告君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此言民之棄殷天曷不降二句一連說蓋天之喪殷必將假手於有命也觀此則不惟天棄之而民亦棄之矣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為天民之交棄如此其勢必至于喪亡而先王亦豈能相之乎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既聞祖伊之言全然不知警懼乃歎息說道爾雖說民心背畔將欲亡我但我尊為天子實天生我以主萬

卷之五

小五

民獨不有命在于天平小民亦無如我何矣夫當天怒民怨之日而為此飾非拒諫之言此紂之所以終于滅亡也

紂之言蓋輕民心不足畏而以天命為可恃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厥之即幾指乃功不無幾于爾邦

祖伊見紂不聽其言遂退而歎息說人君必須與天命德方可責望于天乃汝今日所為罪惡昭著固多參列在上而不可掩矣又安能責望于天而欲保其命耶何其不自量也我看殷之喪亡只在旦夕決不能以久延

矣所以然者為何蓋今日所為之事都是害民的事天怒民怨決不可解矣事勢至此其能危幾于商邦乎蓋祖伊憂國之深不覺其言之痛切如此

此祖伊退而私論之辭多參在上即商罪貫盈之意所謂淫戲自絕者也自絕于天而猶責命于天其無知亦甚矣然則殷之喪亡其即至矣乎乃功亦指淫戲之事末二句又申歎其刑戮之難免也

微子

微子為帝乙長子乃紂之庶兄痛殷將亡謀于箕子比于史臣錄其問答的言語遂以名篇

卷之五

八四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弟或亂正四方我祖底處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厥厥德于下

昔微子見紂惡之日甚痛商祚之將亡乃呼箕子比于與他商量說父師少師我殷家失道前此猶望其能改天下事或有可為以今日車勢觀之無望其或能治正四方矣夫人君所以表正四方者以其能修德也昔我祖成湯懋昭大德以致成功大業昭列于上其垂裕後昆者蓋亦遠矣豈知今日我子孫不以修德法祖為務惟沈沈酒用亂厥其德于下豈不有忝于烈祖乎祖宗以艱難得之後人以逸欲亡之良可痛矣

此言紂失治天下之道殷其弗或是絕望于紂之辭
治正以紀綱法度言我祖底遂就開創王業一曰陳于
上對敗于下看言我祖之烈昭于天者如彼而子孫
之沉酗敗厥德于下者如此忝厥祖甚矣蓋深致歎
傷之辭總見其不能嗣先德而守先業也目紂曰我
者猶五子之歌拍太康為子也後凡言我皆是紂言
吾則自謂

殷固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
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
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卷之五

八

微子又說我殷既敗亂厥德不能治正四方故今日四
方人民無小無大都不務生理不畏法度只好草竊為
寇盜姦宄之事無有安居樂業者矣不但小民為然就
是卿士與朝廷治民的亦皆彼此倣效共為不法之事
互相容隱凡有姦宄犯罪之人都不追究無有得其罪
而治之者是以小民益無忌憚方且闐然而起相敵相
讐以眾暴寡以強凌弱國家法紀于是乎蕩然矣事勢
至此我殷家必淪于敗亡不可復收就如彼涉大水的
一般茫然無有邊岸亦終于沉溺而已意我殷家之
感遂喪亡相及至于今日如此之極乎

此言紂喪亡之形辜罪即指草為奸宄而言上下容
隱而有辜固獲故民無所畏憚而相為仇敵也以上
應勇或亂正四方句言紀綱之蕩然今殷三句承上
看言喪亡之必然殷遂喪越至于今者言不意殷之
喪亡至于今日如此之甚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于
顛濟若之何其

微子復呼箕子比干問謀亂之策說道大凡朝廷清明
則老成之人得安其位今我王乃發出顛狂用舍倒置
以致吾家老成之人皆逃避于荒野即有緩急將誰倚

卷之五

八

賴乎今所與共圖國事者惟爾父師少師而已爾若不
明示意指告我于顛濟覆墜之時而圖所以維持拯救
之策則危亂日甚而不可為矣其將奈之何哉微子之
言及此其情誠切而其辭亦可悲矣

此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也發出顛狂則必播棄黎老
故老成之人皆見棄而作也夫老成正國家所倚賴
者而皆過去如此則危亡之勢可知今爾無所指示
告我以救亂之策則殷必亡矣其將若之何哉顛狂
本沈酗敗德而來告于顛濟內當云挽宗社於淪喪
之時延祖業於敗亂之日與上文相應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與沈酗于酒

箕子答微子說我國家之禍亂雖是人謀不臧抑亦天意有在今天毒降災禍以荒廢殷邦故使王不務修德而沈酒縱酗于酒其勢方興去艾不至于喪亡不已也豈特如王子所謂沈酒敗德而已哉

此答沈酗之語須要應一節之意言今沈酗而敗廢德者非人力之所能遏乃天之降災害以荒廢殷邦使沈酗之患方興而未艾不至於荒廢殷邦不已也然則四方之不能正祖業之不可守一天之所為矣微子曰沈酗而此加以方與二字者甚之之意也方

與句即毒降災之實

乃固畏畏其耆長舊有位人

箕子又答說老成者舊朝廷典刑係焉人君所當敬畏而順從者也我殷既沉酗于酒心志昏迷凡天理所當畏的都不知畏懼故雖老成者舊有位之人皆嘍逆而棄逐之使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此老成所以遁于荒野而朝廷為之空虛也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此答發狂老遜之語乃固畏畏寬說惟不畏所當畏故不見老成之可畏而嘍逆之也然則老遜于荒非見幾而自去由紂斥之而然耳此亦見甚之之意

牛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箕子又答說國家為治須具有司奉法乃能使民不犯法今我殷民固有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牲者夫禮莫重于祭祀祭莫重于犧牲今乃敢于攘竊其罪大矣為有司者都相為容隱不肯盡法流是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覆法廢禮至此極矣豈但草竊奸宄之不治而已哉此答草竊奸宄之語犧牲牲乃祀神之物而有司容隱不治其罪如此視諸草竊奸宄乃固恒獲者抑又甚矣純色曰犧全體曰牲牛羊豕曰牲

降監殷民用又犧斂召敵讐不忘罪合于一多春罔詔

箕子又答說人君之失民心常自聚斂始蓋上好聚斂則與利之臣必迎合上意以刻剝民財此人心所以怨畔而天下困窮也我今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者只是嚴刑酷罰讐視其民而科斂之無有愛惜憐憫之意夫上以警斂下則下必以讐視上此理勢之必然者也今人與之為敵家與之為讐尚且不知省改凡虐刑暴斂以召其敵讐者方且肆然為之無有厭足至于指剝之臣阿意順指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不聊生多餓殍疲困而無所告訴也又豈特小民相為敵讐而已哉此答敵讐之語用又讐斂已結怨于民然民以

其虐我而讐之而紂方且力行無度以召之則其罪
可勝言哉罪合于一指紂及當時聚斂之臣說至是
則君民為仇敵而不獨小民為然矣亦甚之意
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固為臣僕詔王子
出迎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

箕子又說我家敗德荒政國亂民窮今日斷乎其有災
禍矣我為宗室大臣出而當此禍敗則廢與存亡與國
共之若商祚不幸至于淪喪我亦終守臣節斷不為他
人之臣僕也是我自處之道不過如此若王子一身之
去就則宗祀之存亡所關故我告王子惟出而遠去乃
是道理蓋我舊日以王子既長且賢曾勸先王立以為
嗣而先王不從在今王必有疑忌之心是我所言無益
于子而反有害于子若不去則必同受其禍我商家
宗祀將隳陸而無所托矣王子縱不為身謀獨不為宗
祀計乎

此谷淪喪顛隳之語商今其有災四句是箕子自言
其義決不可去而以事商之忠自許也詔王子以下
是言微子之義決不可去而以存商之孝望微子
也蓋商家之喪亡其勢不可復救獨言存商祀於不
墜為救亂之策耳上曰淪喪顛隳而此有罔臣出迎

之語亦甚之意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遊

箕子各微子將終又告以彼此去就之義說道人臣去
就各有至當不易的義理必合乎義理而後其心始安
今我為商家之臣則綱常為重義當委身以盡忠汝為
王室之胄則宗祀為重義當存祀以全孝為今之計但
各安于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而已汝今宜
決于遠去若我所處與汝不同則有死無二而不復有
避去之意矣是或去或不去皆按諸義理而當反之吾
心而安履諸先王而無愧者也子又何疑哉夫箕子各
微子之問而比于獨無所言者蓋比于自安于死諫之
義其自靖自獻一而已矣

此節首二句是總二人去就之義末一句又申在已
自靖之義也人字指微箕二人自靖謂當就者安于
就之義為商家守節之忠臣當去者安于去之義為
商家存祀之孝子以此志達于先王而使之無愧也
我不顧行遊言已之必不可去亦以見微子之必不可
去也○微子適周不知在何時武王克商釋箕子封
比于宜于微子而遺之必其遇而未獲故封武庚以
奉湯祀及武庚以畔誅而後微子受封于宋其命辭

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寧有也
祭器自歸之理史記之說不足深信也

南書

卷之五

左

會編卷之六

周之建國自后稷始至文王為西伯受命武王克商
而為天子因以為有天下之號這書記周家一代的政
事故名周書凡三十一篇

泰誓上

昔武王伐紂與天下諸侯會于孟津出令以誓戒師旅
史臣記誓師之言為上中下三篇因首篇有大會字遂
以其書這是上篇

南書

卷之六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史臣叙說周武王即侯位之十有三年孟春之月以商
紂無道舉兵伐之至于孟津是時天下諸侯不期而來
會者八百國夫觀天下人心歸周如此則勝敗興亡之
機不待牧野既陳而後決矣

此記武王之得人心以見誓師之由十有三年春是
表年以首事亦以見武王守臣節之久必至十有三
年而後與師也大會指天下諸侯來會武王說八百
諸侯華夏蠻貊皆在焉見武王得人心之同不期其
會而自來大會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慈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武王將發誓師之言先歎息說道今我友邦冢君列國的諸侯共舉義兵在此及我本國管事的卿大夫與眾士卒凡相從軍旅者都要精白一心審聽我告汝以伐商之意不可忽也

此呼從征之人以聽誓也友邦冢君指列國言御事庶士指本國言即牧誓司徒至百夫長諸人也誓者告以伐商之意包一篇在內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周書

卷六

二

武王誓師說道欲知君道所係之重當觀上天立君之心夫天地之于萬物論其形勢若相懸矣然乾元資始有父道焉坤元資生有母道焉其長養愛育之心就如父母之于子一般是天地萬物之父母也萬物雖竝生于天地之間而惟人得氣之秀比于眾物心為獨靈是人乃天地之所厚者也這人類中又篤生一箇着實聰明的聖人比于眾人最秀而最靈者遂立之為大君而統御萬民焉是君又天地之所獨厚者也然天之立君豈徒尊崇富貴之哉正欲其體乾父坤母之心行子育萬民之政凡天地所欲為而不能自遂者都代他為之

撫恤愛養亦如父母之于子一般是元后又繼天地而為民父母者也夫天之為民立君如此若為君而不能行仁民愛物之政盡父母天下之責則豈不有負于天地付託之意乎

此先言天立君為民之意以起紂失君道為可伐也首句略斷資始則受氣有父道故乾稱父資生則受形有母道故坤稱母是天地為萬物父母也惟人句與亶聰明對靈者知覺異于物也聰明者知覺異于人也聰明就心上說非在耳目上二句重講言天厚於聖人不徒使之自有餘而已命之為大君子天下

周書

卷六

三

使之聰明以有聰明誓以作則而體天地之心以為民之父母爾父母就安養說撫育孳生與資始資生者同其功用也重天意上不謂君能如此亶聰明是君德元后是君位作民父母是君道言天之立君意蓋如此見紂失君道不容以不伐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武王說天之立君為民如此今商王受居元后之位乃不知作民父母之義侮慢自肆不敬上天恣行無道降災下民其無道至此此豈能居天位為民主乎今日之舉亦不過奉順天道耳

此言紂之失君道也弗敬降災帝說言父母斯民天之心也紂不能敬天以安民而乃慢天以虐民其有負于元后之任多矣其容以不伐乎

沈酒冒邑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官室辜爾既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武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武王數紂之罪惡以普眾說道商王受慢天虐民之事固不可悉數今特舉其大者言之其荒淫自恣則樂酒無厭沈溺而不復出耽迷女色冒亂而不知止其立心凶忍則敢行暴虐之事無所顧忌加罪于人不但誅及

卷之六

甲

身并其族屬而刑戮之其用人則不論賢否但心裏所喜的人就拜其子弟親屬悉加寵任荒淫佚豫不理國政惟務為瓊官瑤室高臺廣榭築陵墜池沼與凡侈靡的事竭民之財窮民之力以殘害于爾萬姓不但此也又為炮烙之刑焚炙忠良諫諍之臣剝剔懷孕婦人的肚腹以觀其胎其殘忍暴虐一至于此是以上于皇天震怒命我文武考敬將天威奉辭伐罪以救民于水火之中惜乎義兵未舉而文考遽崩是以大功猶未成就耳我今日欲上奉天心仰成先志則征伐之舉豈能以自己哉

此言慢天虐民之實沈酒冒邑是敢行暴虐之本罪人至孕婦皆敢行暴虐之事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虐惟官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焚炙二句是立法外之法又暴虐之甚者侈服即指官室等而言言其奢侈以為事也慢天就在虐民上見蓋作民父母者乃天為民之意故紂之虐民即所以慢天也天威是震怒之威大勳未集起下節看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親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卷之六

五

武王親惟文考之功未成故我小子發欲伐商以終其事然猶未遽伐之也嗣位以來十有三年嘗嘗以爾友邦冢君之向背觀商之政事何如使其懼而知警改過自新則我亦將終守臣節不復以征伐為事矣乃紂則稔惡怙終絕無悔改之意酣飲縱樂夷踞而居把郊廟的大禮都廢了忽慢天地神祇不知奉事遺棄祖先宗廟不行祭享凡祭祀中供用的犧牲粢盛盡被內人盜賊攘竊而去他也通不管理天地祖宗之心蓋已厭絕之矣他還說道我有民社我有天命以此自恃略不知懲戒其侮慢之失夫觀商之政如此則其惡終不可改

而我之兵終不容已矣

肆字繫承上節言予嗣文考之後所當將震怒之威而終未集之動者也然猶未遽伐之而以諸侯觀政于商冀其能改過焉耳然紂猶不悛而至于慢神則所謂慢天虐民者抑又甚矣伐之其容已乎以爾二句是追叙前日事惟受以下言不惟不能改而反加甚也有民應虐民說有命應慢天說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武王又說上天佑助下民慮其強凌弱衆暴寡也於是

立君以主治之使之守分而無相爭奪慮其昧天性乖倫理也於是立師以教導之使之去惡而同歸于善這爲君師的人居億兆之上秉政教之權豈徒自貴自尊而已哉惟其鋤強遏惡修道立教能左右上帝之所不及于以寵安乎四方之民令各遂其生復其性然後無忝于代天理物之責也今天既厭商德授我以君師之任有罪當討的我則奉天以討之無罪當赦的我則奉天以赦之廢與存亡一聽天以從事而已何敢過用其心而擅爲好惡於其間乎然則商紂之罪正天討之所不赦者故我不敢違天之意縱有罪不誅也

此武王自任君師之責以見伐商之不容已也作君作師正是天之所以佑民處作之君是使之播威福以治爭亂作之師是使之明典禮以覺人心天之所以立爲君師者以其能助上帝之不及以寵安乎天下鋤強遏惡立綱振紀使無一人之不遂其生無一人之不若其性此天所以立之也君師與元后字相應寵綏與父母意相應但前爲紂之失道而言此爲已之責任而言耳寵是恩寵之意謂加恩澤以安之也四方下須補云紂失君師之道則君師之責在我而克相寵綏之道有不容不盡者則夫有罪之當討

一奉天以討之無罪之當赦一奉天以赦之何敢過用其心乎有罪指紂無罪指民蓋承天以從事不得不伐罪以弔民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武王又說凡用兵者必先料度彼已然後可決勝負我聞兵志上說兩軍相對先看他兵力強弱何如若是兩家兵力齊等則較量其平日那箇行善而爲有德那箇行惡而爲無德德勝則雖有力者亦不能與之敵矣若是兩家德行相等則又較量其臨時那邊兵出有名而

為義那邊兵出無名而為不義義勝則雖有德者亦不能與之敵矣夫兵家勝負之形可決如此今以商周之力較之受的臣子雖有億萬之眾乃互相猜疑各懷異心人心不齊雖多亦不足恃也我的臣子雖止有三千人然個個同心戮力彼此無間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乎是較其兵力已不能勝我也又何論德與義哉信乎伐商之必克也

此即人事以明伐商有必克之理也首二句是兵志之詞同力力字須以士氣精明人心齊一講方與下一心字相應度德就平日之善惡言度義就一時行

周書

卷之六

八

文

師之曲直言俱兼兩敵說億萬心者眾志乖離寡助之至也惟一心者同以順天應人為心多助之至也以多助而較寡助力既不同矣況以德義而度之相去當何如此伐商之所以必克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均

武王說今日伐商不惟理勢之必可克蓋亦事勢之不容已蓋使商罪未極天心未厭則我之征伐猶可已也今受窮兇極惡日積月累計其罪貫已滿盈矣天厭其德而絕其命特命我誅之我若不順天以伐商是容縱惡人抗違天命其罪亦與之同矣然則今日之舉豈容

已哉

此即天意以見伐商有必往之勢商罪貫盈考既敢行暴虐又罔德其侮積惡之極也二句言積惡者其罪大予弗順二句言長惡者其罪同見商之必不可不伐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武王說夫縱惡不誅則與之同罪故我小子畏天之威晝夜敬懼不敢自安以伐商之舉天本命之文考乃先受命于文考之廟又行類禮于上帝求福宜于后土皆

周書

卷之六

九

以伐商之事告之於是率爾有眾奉辭伐罪致天之罰于商蓋將求免夫惟均之罪而非出于輕動也爾眾其念之哉

夙夜祗懼承上厥罪惟鈞說受命三句是舉其起兵時所舉之禮類宜皆祭名以求福宜故曰宜受命文考是稟命于所親以卒其伐功也類上帝宜冢土是祭告于所尊以表不自專也有眾即有邦至庶士致天之罰于商則能將震怒之威以終未集之勳承克相之責以盡寵綏之道矣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曰武王可矣

武王誓師將終又致其勉勵之意說道天之於民勢雖相遠而心實相通居高聽卑默有矜憐之意但凡民情所欲天必鑒而從之如欲平禍亂則即為之平欲去疾苦則即為之去未有民心之好惡不上通乎天者也今民欲亡商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將士庶幾捕我一人除其邪虐使四海之內皆沐維新之治而永無濁亂之憂可也夫兵以順動事貴乘時今日正天人合應之時苟失此時而不伐商則上拂乎天下拂乎民而撥亂反正無日矣爾等可不乘時以立事哉

卷之十

十

上通告以伐商之意此節勉以輔已之功也天矜于民虛說下二句正是矜民處所欲泛指除惡之意言從之下須補註中民欲亡紂二句弼予一人言輔我以致天之罰也永清四海者言紂之穢德既已胥天下而汗濁之矣今惟除其穢使汚君不得以毒痛而天下沐維新之化濁政悉為之盪滌而四方享安靜之休也時哉應天矜于民三句不可失應弼予一人句天人合應謂民欲亡紂而天即從之不平不可失者言一失其時則上違天意下拂民心而紂惡復縱將有惟釣之罪矣此蓋迫於天人有不容已者非

謂乘其事機之會而急於大功之集也

泰誓中

武王伐紂既渡河集諸侯之師而誓戒之史臣記其辭為泰誓中篇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史臣叙說武王自孟春丁巳日會兵伐商至于戊午日乃引兵從孟津渡河暫駐于河北地方是時列國諸侯也統兵到此會齊聽武王的號令武王乃拊循其眾發令以誓戒之因申告以伐商之意

此史臣記事之詞用兵以次為善曰次于河朔則有

卷之十

卷之十

十

整兵慎戰之意師以會為正曰以師畢會則無襲取倖勝之心徇者撫循而慰勞之也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武王誓師先歎息說道凡從我自西方來的眾將士都來聽我的言語

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者明尊卑之分也此先及西土立法自近始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爾王受力行無度播蕪黎老呢比罪人淫醜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骨權相滅無辜顯天穢德彰聞

武王欲數商紂之惡先舉古語以發端說這我聞古人有言人之趨向不同而其勇為之心則一有一等為善的吉人意念所向惟在于善孜孜汲汲只是要幹好事雖終日為之而其心猶以為未足也有一等作惡的凶人意念所向惟在于惡孜孜汲汲只是要幹不好的事雖終日為之而其心亦以為未足也我觀今商王受之所為都是不循法度之事而其為此不法之事又着實力行孜孜汲汲無少厭息如老成的人所當親近者彼則放棄之罪惡的人所當斥逐者彼則親比之又且淫于色酗于酒以昏亂其精神縱肆威虐以戕害于百姓此正所謂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也在下的臣子是受之所為如此亦皆習染化而為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讐骨上權力以相誅滅其惡流毒于天下那無罪受害的人無處控訴只呼天告冤故其腥穢之德顯聞于天耳夫天道福善禍淫豈能容此凶人哉

吉人凶人皆指君言為善是任賢去邪寡欲仁民尼存於心見于事者務欲合天理而當人心終日孜孜而猶不以為足也為不善即遠賢昵奸縱欲殘民如下文所云皆是惟日不足俱就心言武王引古語重下句以起力行無度之語力行無度正所謂為不善

而惟日不足者也播弄二句是用人之無度淫酗肆虐即虎酒胃色敢行暴虐之意是一身之無度臣下化之三句是無度之惡染于臣無辜二句是無度之惡下及于民上徹于天矣○假上之權以有人而滅其所仇故曰脅權相滅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武王說惟天惠愛下民慮其生之未遂則立君以長之慮其性之未復則立師以教之其保養而全安之如此人君居天之位治天之民必當仰體天心以盡君師治教之責庶無負于上天立已之意也昔有夏之君桀不能順天惠民顧乃恣為淫虐流毒于下國於是天心厭怠乃佑命商王成湯假手以誅之而降黜夏命遷于有商夫天不容桀之殘民如此今又豈容于受乎則商命之將降黜也必矣

此將言天命我以黜商而先即夏事以喻商紂之必凶也惟天惠民即天佑下民之意惟辟奉天即克相上帝之意就安養一邊說與流毒相反二句是泛言其理以起下意夏桀以下言桀失奉天之道在所當黜也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桀虐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以其子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武王說昔夏桀既以有罪見黜今商王受之罪比之于桀則又過之如微子者本商之元子又有賢良之德彼乃遺落之使其失位以去比于者以直諫匡救彼不惟不聽其言又加以殘虐之刑至于剖心以死天心久厭其惡彼猶自謂已有天命而驕縱自如君德莫大乎敬彼則謂敬不足行而放恣無度祭祀是朝廷大典彼則以祭爲無益而敢于慢神暴虐是人君大惡彼則以暴

周書

卷之六

十

爲無傷而忍于殃民當時夏桀雖稱無道而觀其所爲似猶未至于此則受之罪豈不又過于桀乎夫前人之成敗乃後人之明鑒今商之所鑒視者初不在遠惟在彼夏王桀耳桀之有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以商王受之多罪天豈得不使我伐商以治民乎且我於興師之時常得吉卜又常得吉夢與卜合重有休祥之應此皆天意所寓非偶然也以是知伐商之兵斷乎其必勝矣

此卽天意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承上言桀之惡既見黜于湯則受之罪浮于桀有不察以不辯者剝喪以

六句皆罪浮于桀之事厥鑒惟不遠三句是以夏事斷之知天有伐商之意朕夢三句是以休徵驗之知伐商有必克之理又民以除殘去暴言夢卜是卜在先夢在後觀協字可見夢則精神與天通卜則紹天之明者也俱吉則天意可知故曰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武王又說國勢之強弱係十人才之有無今受所統雖有億兆之衆然其智識都只尋常平等無有奇才異能之士又見商王所爲無道都離心離德不相聯屬人數

周書

卷之六

十

縱多無可恃者我所有撥亂反正之臣雖止是十人然都能盡忠報主與我同心同德蓋臣主一心則雖寡亦可以勝衆上下離叛則雖衆亦不足畏矣今觀他同姓至親雖是衆多然都是凶人醜類與他同惡相濟的豈如我這十臣雖不盡是我之親戚故舊然都是仁厚有德的人可以經邦濟世除暴安民者蓋得道者多助雖疎遠者可以爲腹心于城失道者寡助雖至親之人亦將化爲仇讐矣此可見仁不以力義不以衆商周之勝敗不于此而可決也哉

此卽人事以明伐商之必克也蓋受夷人雖衆未必

庶不如周亂臣之少而盡感受之臣雖親未必賢不
如周賢人之疎而可恃亂臣即仁人自其能克亂謂
之亂臣自其能禁暴謂之仁人實非有二以多寡親
疎忠賢實講見紂之衆叛親離而周之忠賢濟濟此
其所以必克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
必往

武王又舉天意民情所在以見伐商之不容已說道天
人一理上下相通故善觀天者驗之于民而已今天雖
未嘗有目以視人而于人之善惡無所不見者亦自我

周書

卷之六

十六

民之視以為視民情之好惡便是天心之禍福所在也
雖未嘗有耳以聽人而于人之是非無所不聞者亦自
我民之聽以為聽民心之向背便是天心之去留所在
也夫上天苟耳目于下民如此如今天下百姓都過責
于我一人之身說我不往正商罪極民于水火之中觀
民心所向而天意可知矣我若不為天下除殘去暴則
不但下拂民心而且上違天意矣伐商之往豈容己哉
上是析天人而言之知伐商有必克之理此則合天
人而言之見伐商有必往之勢天視二句泛言天視
聽以福善禍淫講民視聽以好善惡惡講百姓有責

于我則天意可知苟不能慰民之心則不能順天之
意將無以成永清之功而不免于惟均之罪矣此我
所以必往也必往內當合上二節意講如云用忠良
之助以應人心成又民之功以答天休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武王誓師將終乃復鼓舞激厲其衆說道我之伐商既
在所必往今日須奮揚我之威武侵入彼之疆界聲罪
致討取彼凶殘之君而戮之以救民于水火之中雖罪
止一人而澤被四海使我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昔成湯
之功所以稱于天下者以其除暴救民也今我亦能取
凶殘以張殺伐則除暴救民之功亦將繼湯而有光矣
爾將士可不勉哉

周書

卷之六

此表已伐商之公心也我伐用張處斷取凶殘內含
平民意講光字就湯說言我所以以威武奮揚以侵
紂之疆界者正以商紂暴虐天下患之故欲取彼凶
殘以拯民于水火之中于以建永清之烈于以成未
集之勲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焉耳于湯有光承我
伐用張句說言湯之降紂夏命由桀之弗克若天湯
之心固公天下之心矣今我之取彼凶殘由受之罪
浮于桀則于湯之心豈不益顯于天下乎

故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厥百姓懷懷若崩厥角嗚呼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武王誓師既終又恐諸將士恃勇而輕敵復戒勉之說
道天下之事以懼心處之者恒成而以忽心乘之者必
敗勉哉爾將士無或以商王眾叛親離不足畏也而遂
輕忽之寧可只說彼眾我寡恐敵他不過而常存戒懼
之意可也所以然者為何蓋今百姓畏商之虐懷懷乎
不能自保一旦聞我周之伐商皆懼析感戴稽首至地
以迎王師有若崩摧其頭角然人心望救之切如此所
賴以拯救保全之者在此一舉耳而可不勉乎又嘆息
說汝等其同以除暴救民為德同以除暴救民為心相
與戮力致討一戰而勝商立定其克敵之功則庶幾斯
民免于凶虐釋懷懷之危而得以久安于斯世矣不然
將何以慰彼望救之民耶夫武王之誓師既云戎商必
克矣而猶懷寧執非敵之憂既云予有亂臣同心同德
矣而不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
也如此解與注意不
同作時義選從注
此勉將士圖伐商之功也罔或二句是戒其心之忽
而勉其敬意百姓二句是推原上意以起下文言人
心危懼如此爾不容不戒其易而勉其難也嗚呼以

下重責望之詞德與心俱主予伐言厥功是取彼凶
殘之功應罔或無畏二句惟克永世就民命說應百
姓凜凜二句言民心凜凜之時夫固朝不謀夕矣今
惟使之去凶殘之害而享安寧之樂自是永保于無
虞而不復有凜凜崩角之患也

泰誓下

武王伐紂既渡河將戰乃復誓戒將士史臣記其辭為
泰誓下篇

此篇是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者也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史臣

卷末

十九

史臣敘說武王既以戊午日師渡孟津至于明日將趨
商郊臨敵甚近武王乃大巡六師按行軍壘之間然後
曉然發令誓戒眾士以齊一眾志而作其氣焉

此史臣記事之辭巡者巡視其部伍器械與中篇狗
師不同是時將趨商郊戰期已迫故先巡六師而後
發誓也明誓包下文討罪之意輔君之功造周之由
勝商之故言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
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下民

武王誓師先歎息說道凡從我來的西方眾君子各宜

知悉上天有明白顯着的道理賦之于人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這五件道理比類相屬散見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無不彰明較著為君者當敬守此道以為法于天下可也今商王受身為綱常之主乃棄狎侮慢此五常之道荒棄怠惰全然無所敬畏上則自絕于天而天棄之下則結怨于民而民畔之夫君天之元子民之父母也今悖理傷道以致天怒民怨如此我安得不奉天順人以討之乎

此下誓師之詞天有顯道二句一串說道即親義敘別信雖具于人而實命于天者以其著見于日用而

為人之所共知故曰天有顯道厥類彰者親屬于父子義屬于君臣序別信屬于兄弟夫婦朋友一倫一物截然而不可紊也道自其本體言之類自其散殊言之此二句泛言以見君當奉天以修五常之意荒怠弗敬帶狎侮五常句請自絕結怨又狎侮五常之所致也

斯朝涉之腥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武王數紂之惡說遺商王受于冬月見人有清晨渡水的疑他脚骨何故耐寒乃斫而觀之惡賢人比干之強譚發怒說道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他既是聖人其竅必與常人不同乃剖其心而觀之大作刑威任意殺戮以毒病四海之人無不橫受其禍者其所尊崇而信任的都是姦邪小人反放逐斥退帥保重臣不加尊禮于先王之典章法度則屏棄之而不用忠正之士如箕子者則拘囚之以為奴把郊社事天地的大禮都廢了不行修舉宗廟事祖宗的祀典都忘了不行享祀惟專作奇異的技術淫侈的巧物以媚悅所愛幸的婦人荒淫

侈靡無所不至夫剖賢人囚正士則君臣之義絕不享宗廟則父子之恩忘黜師保則師友之禮失悅婦人則夫婦之道乖商王之悖亂天道以自絕于天如此故上天不順其所為遂斷絕其命而降是喪亡則我今日之舉乃所以行天之罰耳爾眾士其可不孜孜勉力奉我一人以敬行天罰哉

此承上狎侮五常自絕于天而言自斯朝涉至悅婦人總是狎侮五常之實不必分貼上帝弗順而降喪亡是天亦從而絕之矣蓋言已之伐商所以順乎天而勉將士之輔已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警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警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辟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警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武王逆商紂結怨于民之事先引古語以發端說道我聞古人有言小民之情向背無常以恩意撫恤我則愛戴其上奉之爲君上若以威勢凌虐我則疾視其上怨之如寇讐由此言觀之今孤立無助的人如商王受者不知撫民之道顧大作威虐以殘害于汝百姓使汝父子兄弟不能相保是乃汝世世的仇讐也軍復可爲汝

卷之六

十一

君子我又聞古人說道凡欲樹立人之德使有成就務須多方培養以致其滋長欲除去人之惡使無蔓延務須將首惡的人處治了以絕其禍本今商王受正是衆惡之本所當先除者也故我小子倡義興師大以爾等衆士弔民伐罪務絕滅汝之世讐以除天下之禍本爾衆士其庶幾齊心奮勇蹈行殺敵之果致果之毅以成就汝君弔伐之功可也爾若能蹈行果毅而功績衆多則我不吝高爵厚祿之賞以酬爾勞若是不蹈行果毅爾意忽偵事則必有顯戮示衆以彰爾罪爾等可不思衆勛定難以自免于罪戾乎哉

此承上狎侮五常結怨于民而言與上節對看洪惟作威卽上節斷朝涉等事亦是狎侮五常處乃汝世讐言結怨于民也兩引古語皆重下句前引言以明紂爲爾之世讐後引言以明紂之當去殄殲乃警所以除衆惡之本也果毅二字相應看果者無畏避也殺者不中止也登乃辟者去虐爾之讐以成吾奮揚之武除衆惡之本以成吾張大之功也功多是能迪果毅者故有厚賞不迪是不果毅者故有顯戮嚴賞罰之戒無非欲其果毅之意此言已之伐商所以應乎人而勉將士之盡力也

卷之六

十一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武王誓師將終又歎息說夫觀商王所爲天人共棄之如此則商家既有必亡之勢矣且爾衆亦知我周家有必興之理乎當商之季惟我文考率與以敬天修政以仁民聖德充積于一身而光輝發越于天下就如日月大明照臨下土一般東西南北地雖至遠而其光之所被舉四方之衆莫不共仰其休岐周豐鎬地爲至近故其德爲尤顯而一方之人莫不親視其處夫其德之所及如此是以人心戴之天命歸之惟戴有周宜其大受

多方而有天下也。蓋有大德者必受天命而我有文考之德爲之憑藉則天下之大自不能舍我周而他適矣。爾衆之輔我以伐商也又何疑哉。

上三節詳商紂之惡爲天人之所去此節述文王之德爲天人之所歸輝光赫德之發用說蓋言文考之德本諸徽柔懿恭緝熙敬止而布之爲禮樂文章昭明宣著故曰若日月之照臨光顯就及人上見光于四方是厥邦時敘萬民咸和仰日月之照臨者無弗徧也顯于西土是西土怙冒江漢化行被日月之照臨者爲尤深也光字廣而淺顯字狹而深二句皆承

卷之六

主

日月來一直說下不可以爲上句之實曰惟我文考見盛德非人所能及曰惟我有周見大業非人所能與讓受多方就德上見出不必實文王已然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說我文考之德既足以興周則我今日伐商之舉唯憑藉先德而已故我能勝受不是我之威武足以取天下也乃惟我文考有德無罪故爲天所佑而庇及後人耳若不幸而受能勝我却不是我文考之有罪不足以得天下也乃惟我小子德薄無良故爲天所譴而辱

及前人耳然我文考之德克享天心久矣我今奉先德以伐有罪又豈有不克之理哉

此節言勝商而克此多方由于文王之有德不能勝商而失此多方非由于文王之無德正見文考之德足以得天下也只是衍上節意善則稱親過則歸己而且致敬懼焉聖人之心可見矣○前篇末舉湯此篇末舉文考蓋以萬古大義則武王于湯任再起之責者也以一家世德則武王于文王任成終之責者也遠則欲無愧于湯近則欲無忝于文考武王所以臨事而懼也

卷之六

主

六

武王伐紂兵至牧野臨戰之時誓戒將士史臣錄其語爲誓以牧誓名篇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史臣記說二月四日甲子黎明時候武王引兵到了商之郊外牧野地方將與商兵交戰乃發誓命以戒勉將士武王左手持着黃鉞右手持着白旄以指麾衆將士說道爾等皆西土之人我以伐暴救民之故率爾遠行如此這是武王將誓而先慰勞之辭

牧野乃商郊之地故曰商郊牧野乃誓者將誓未誓之詞鉞所以克敵者杖之以爲倡率使人觀之而思所奮也旄所以示人者秉之以爲指麾使人見之而知所統也二句是肅已之容以嚴其誓衆之儀與稱爾戈節對看迭矣句是慰衆之勞而啟其聽誓之心也

王曰嗟我有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稱爾賊爾于立爾予以其誓

武王將發誓命先歎息歷呼從征之人以告之說我鄰

卷五

五

國的諸侯與我本國的治事之臣司徒司馬司空亞夫衆士師氏之官千人之長百人之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八國之人舉執汝之戰排列汝之干楯樹立汝之長矛我將發誓命以告汝宜審聽之

此歷呼從征之人而欲其聽之審也友邦冢君鄰國之君也御事以下本國之臣也御事正指三卿說皆主征伐之事者大夫則佐三卿之事士則分三卿之事師氏嚴出入之防千夫百夫長有綱維之寄者也人字總八國之人說蓋無事則安于服役而修事大之禮有事則受其約束而效從征之義者也此分華

夏誓稱應武成罔不率俾遂稱爾戈三句是肅人之容以作其聽誓之心與王左杖二句對看戈矛所以次人干所以自衛皆耀武壯威之具也三句平乎其誓應前節乃誓蓋將發誓命而先以此整肅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道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武王誓師說我聞古人有言鷄之爲物雖所以司晨然牝雞無晨鳴之理若人家有牝雞晨鳴則陰陽反常妖

卷五

五

孽見兆其家必主破敗蕭索可見陰陽有定分內外有定體婦人不可以預外事亦猶牝雞不可司晨也今商王受乃惑于妲己之嬖好惡賞罰皆決于其口惟其言之是用是所謂牝雞而司晨者也因此心志昏迷政事繆亂將郊廟的大祀都廢棄了不知天地祖宗之當親將先王所遺同祖之第與同母之第都棄絕疎遠不以道善遇之却于四方多罪逋逃之人乃尊崇而長養親信而任使以是人爲大夫卿士分布要地使之脅權肆毒加暴虐于百姓倚勢犯法爲姦宄于商邑其政事之昏亂一至于此皆以荒于女色不恤國政之故夫牝雞

晨而家索婦言用而國亡此理之必然者矣

上四節皆武王整肅軍容之事此下六節乃武王誓

師決勝之詞此先引古語起之以聲紂之惡也牝雞

無司晨之理下二句正見其意牝雞晨而家道索則

婦言用而國勢傾可例見矣惟婦言是用句緊承意

婦言無預于國政今而賞罰皆出其口是猶牝雞之

晨也昏棄以下皆由婦言而然所謂惟家之索也王

父母第謂王父第及同母第皆先王之遺也註中背

常亂理解昏棄六句蓋祀先睦族任賢皆理之常而

紂皆不然所謂背常亂理也俾暴虐二句所謂流毒

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

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

哉夫子

武王說商王受肆行無道神人共憤乃天討之所不赦

者今我小子發與兵伐商惟以敬行天罰而已非得已

而用之也故今日之戰當以節制為尚不以多殺為功

其進而迎敵不過于六步七步即便止駐以整齊部伍

然後復從而伐之勉哉爾將士無或乘勝而輕進也其

戰而殺敵少不過于四伐五伐多不過于六伐七伐即

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伐之勉哉爾將士無
或乘怒而貪殺也

今予發一句承上而言今日之事貴下蓋用兵以節

制為尚故坐作進退攻殺擊刺皆有法焉而不可過

者六步七步足法也四伐五伐六伐七伐手法也乃

止齊焉是止乎其所當止欲三軍之士如一人之意

兩勗字上以無輕進言下以無貪殺言所以明審法

今而示以行陣之體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勗哉夫子

也

武王又說兵不勇則無以克敵爾將士庶幾彘桓桓之

威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奮擊于商郊之地不可有所

退怯也然過勇則不免濫殺惟當于凶殘者取之抗拒

者誅之若有能知順逆之理奔走來降者即當容納勿

一槩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勉哉爾將士其武勇

是奮而殺降是戒可也

用兵以武勇為主勇猛未奮則謂之不武然過勇而

至于殺降則謂之不仁故以武勇勉之以殺降戒之

蓋示以臨陣之勇撫眾之仁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王誓師將終又戒勅之說爾將士者于我之命而有所不勉或輕進或貪殺或無勇而發降是違我命而失紀律也則軍有常刑必戮及爾身問有攸教莫可不戒哉

此總承上三節勗即上文三勗字猶言戮者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不再言者亦威克厥愛之意也○此篇武王之所以誓師者皆本之以仁義而出之以節制行陣有禮賞罰有信以至仁伐至不仁而儆戒如此所以為王者之師也

武成

卷之六

十一

這一篇是史臣記武王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治興太平自伐商以至歸周始終規模次第以總敘武功之成故取武成二字名篇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史臣敘說惟一月壬辰月初二日旁死魄越翼日癸巳武王于是日之朝步自宗周舉兵以往征伐商討其始事如此

此史臣記武王伐商之時與兵之期也曰征者往正其罪見其非利天下也伐者聲罪致討見非無名之師也

應簡之罪告于皇天庶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為天下遺迷主華瀆數于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通亂夏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史臣敘說武王將興問罪之師乃先舉告神之典極歎商紂的罪惡告于皇天后土及所過名山大川之神其祝詞說道惟我周家先世有道的曾孫周王發將欲興師大正有商之罪今商王受雖居君位全無君道天生物類以資人用受則暴恣殄絕全然不知愛惜百姓是

卷之六

十一

邦本受則酷害戕虐全然不知撫養身為億兆之主不知明刑勅罰以誅鋤姦宄保安良善反收留四方有罪在逃之人與他做主而有司莫之敢捕如魚之聚于深淵獸之聚于林藪一般豈不亂政壞事哉夫商罪之當正如此但撥亂而反之正必須得人輔佐方可舉事今我小子既得仁厚有德的人抱濟世安民之畧者故敢敬承上帝之意而為予民伐罪之舉取彼凶殘遏絕亂謀惟時內而華夏冠帶之國外而蠻貊化外之邦無不相率從順我周同力伐商者雖是人心共憤不約自同但兵凶戰危何敢自恃惟爾天地山川之神同以佑民

爲心其尚于冥冥之中輸我戰勝攻取以救濟先民而
出諸水火毋使爲商所勝以爲爾神羞辱可也

此記征伐告神之詞底商之罪至名山大川作一句
看言極數商罪告于天地以及所過之山川也曰以
下是所告之詞有道對紂無道而言商王受以下正
是底商之罪而推大正于商之由暴殄天物如官室
臺榭陂池侈服之類害虐烝民卽殘害萬姓毒痛四
海之類爲通逃主卽崇信紂回比昵罪人之類予小
子至亂畧又是大正于商之意必得仁人而後敢移
承于帝者蓋仁人乃通知天威越天樂悅者也仁人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既得則知商必亡周必興而敢奉天討以通鬼畧矣
敢字重看亂畧卽指上暴殄等事華夏指友邦冢君
之屬蠻貊指庸蜀八國率俾者同以弔伐爲心而周
不歸附也自予小子至此一直說言得仁人以奉天
討而人心無不丕應如此不可以順天應人乎看惟
爾有神四句亦係告神中詞乃求助于神之意濟是

民中本克紂意說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兆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

子四封比于暴武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史臣敘說武王率伐商之師于戊午日東渡孟津河癸
亥日列陳于商國之外頓兵少息等待上天的美命甲
子日天將明未明之時商紂率領其軍旅衆多如林與
武王會戰于牧野之地然是時紂兵雖多而離心離德
無一個肯向南與周兵對敵的前面的人馬都倒戈內
向反攻他後西的人奔走蹂踐自相屠戮血流遍野雖
木杵棄在地下的也漂將起來蓋紂素無道積怨于人
人心叛之不戰自敗所以武王的兵但披者兵甲一行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而天下遂已大定無事于再舉之勞蓋以至仁而伐至
不仁其易如此于是將紂所行的虐政盡行改革只依
着商家先世的舊政而行釋放了太師箕子之囚封表
少師比干墳墓經過賢人商容的門閭則憑軾以致敬
蓋此三人皆商之忠臣爲紂所囚戮廢棄故武王皆加
禮焉以慰人心也又將鹿臺地方所積的財物都分散
之以賜貧乏鉅橋倉中所貯的米糧都發將去以賑饑
民蓋紂之所積皆橫征于百姓者故武王仍散之于民
以避窮困也夫天下苦紂苛虐久矣及武王除殘去暴
顯忠遂良賑窮周之這等大施恩澤于天下所以天下

萬姓無一人不心悅誠服愛戴武王願其長為生民之主也

此記武王克商之節次與夫定商之規模也曰俟天休命者蓋紂師自至而我克之則紂之天命絕于此時周之天命成于此時武王固有從容不迫之意而無掩襲倖勝之心也甲子至漂杵即是休命之至天下大定只是凶殘既去而天下安于無事之意俾所謂除殘去暴于此句見之反政由舊虛說釋箕子至四海正反政由舊之事箕子比于商客先王所尊禮者紂皆拘囚而戮棄之今或釋或封或式則好惡與

卷末

主

天下為公是反商之囚奴焚炙者而其顯忠遠其之舊政也財粟先王所同于民者紂則蓄積而聚斂之今散之發之則財用與天下為公是反商之殘害毒痛者而由其賑窮週乏之舊政也大資止承散財發粟而言萬性悅服總承大定以下看悅服者心悅其所為而服之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假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史臣敘說武王先以一月二日自周伐商至是四月三日始生明之時克商而歸至于豐鶴舊都以載定禍

亂周賴于武而興致太平則責于文向為為天下除殘去暴不得已而用兵今天下已定正當備明政教與民休息之時乃僣其武威而修文德昔日所用的戰馬都發歸于華山之陽任載的牛都收放于桃林之野明示天下之人民使知從今以後與百姓同享太平不復興兵動眾矣蓋是時商政暴虐雖望時雨之師而人心厭亂終苦于戈之擾故武王汲汲于假武修文如此可見用兵非聖人意也

此記歸獸之事也假武修文一直說蓋假武正所以修文也馬用之戰車者牛用之載車者歸馬放牛正

主

是假武虛而修文務能示天下弗服者言示天下之人與之休息而不復用武耳武王之急于假武如此可見用兵非聖人之本心也

既在虛虛非終者言百工受命于周

史臣敘說周月後月既生魄之時四方諸侯及在朝卿百官都推戴武王為天子相率而受命于周蓋武王受命而天下主也

此說周制以康正始之道也庶邦冢君是外之諸侯百士是內之卿大夫受命者周命維新故內外之臣皆朝見新君以受正始之命也于周對商而言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邊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史臣敘說武王既克商而歸至于宗周乃擇丁未之日舉祀典于祖廟凡天下諸侯近而邦甸遠而侯衛莫不駿奔走執豆邊來助祭于廟毋敢後者越三日庚戌又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蓋前者伐商曾受命于先王祈助于神祇至是天下已定故次第舉行郊廟之祀用大告武功之成且以謝蒼神祐也

此記祀神以告武功之成也蓋伐商之舉昔嘗受命先王求助神祇故因羣臣之朝見而率之以祭告也

卷之六

五

邦甸是近邦侯衛是遠邦祀周廟內須補告以克商之意與大告武成對看于周廟不言告成于柴望不言助祭者互文以見義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子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武王既受命而為天子乃舉其先世積累開創的事以告諭天下眾諸侯先歎息說道昔我先王后稷在庶虞時有教民稼穡的大功始受封為諸侯建邦開國于有

邠之地傳至曾孫公劉又能培養篤厚以繼前人的功業自公劉傳到九世孫太王去邠居岐積德行仁民心歸附始基立興王之迹再傳王季又克自抑畏勤勞王家之業至我文考文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其德愈盛其功愈大用能成就前人的功勳雖位為西伯實已大受上天之命撫安方夏之民當時大國諸侯強梗難制的皆畏懼文王之威力而不敢放肆小國諸侯柔弱不振的皆懷念文王之恩德而賴以存立蓋威德日著而天下日益歸服惜乎九年而崩大統未集故今日我小子之舉不過承順先人之志以除暴安民耳

卷之六

五

此節皆武王告諸侯之詞此歷敘王業之所由成以聲動諸侯也建邦以侯封言啓土以土地人民官前烈亦指后稷說粒我烝民而膺有邠之封后稷之建邦啓土也思戡用光以臻富庶之業公劉之克篤前烈也在太王則居邠居岐而民如歸市得民自太王始故曰肇基王迹在王季則克明克類而王此大邦有積累之勞故曰其勤王家曰建曰篤曰勤皆前人之功勳所在而猶未成也至文王始克成之克成且遠說如云增益其王迹之盛開六乎勤家之積篤烈者于焉而益光建邦者于焉而式廓也誕膺是

非有弋取厥命之心也

恭天成命肆于東征按厥士女惟其士女僅厥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武王又說天心厭商命我文考除之雖大統未集固已一成而不可易矣故我敬順上天成命遂舉東征之師以安定有商的人民商民喜周之來都用筐篚感著五色黃色的帶帛相迎以明我周王有弔民伐罪之德夫民心所在即天意所在今商民喜周之來者蓋由上天美意鼓舞震動于民心故民皆歸附于我大周之國備物以迎王師自不容已耳然則我今日之有天下實我

猶無歸德有素天命攸歸而置予之功也

此亦上其承厥志而言黜商之命在文王已歸厥志至對惡貫盈則已一成而不易矣故奉天之命正所聚成文之志也肆字緊承說言奉天罰暴以安民也舊厥玄黃以迎而曰昭我周王則民心不慮矣周王之德是弔民伐罪之德昭字在來迎上不在玄黃之色上天休震動是推原民之所以歸非周有求于民而民有私于周蓋上天眷顧我周之休命默予以鼓舞乎斯民故相率歸周而奉幣以昭德自不容已耳

是乎成矣此節主天字言見武王之伐商乃天與人

歸者也上言先德有自此言天意有在皆所以懾服人心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

史臣又記武王政治的本末說道武王克商之後優武修文其經綸天下之迹雖不可悉數畧舉其大者言之其利爵以五等公侯伯子男其分地以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建立庶官則惟賢而有德者

用之而不肖者不得以侍進其居位任事則惟才而有能者使之而無才者不容以濫及其所最重者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率之以親義序別信五典之教與夫力田足食死喪祭祀之禮蓋綱常倫理風化所關而養生送死人道之大故王政以此爲重也凡出一令必守之以信而終始不渝凡行一事必裁之以義而動無過舉有德者則尊顯之而命德之典不加于匪人有功者則厚賞之而酌勞之具不容以濫冒夫分封有法則萬邦懷官使有要則庶政和五教修則百姓親三事舉則民風厚信義立則人心知所勸官賞行則人心

樂善素

聖

知所勸武王經理天下其宏綱大要備舉而盡善如此故不必有所作爲但垂衣南面端拱穆清而天下自治矣

此記武王立一代經常之法正文之事蓋不惟以武功定天下而又以文教綏太平也武王當統馭萬邦之初不容無封建之規模故爲之列爵分土列爵就建侯樹屏說分土就剖符析壤說二句乃通于天下者惟五惟三是分封有法也當照臨百官之初不容無任人之體統故爲之任賢使能事即官所司者能即賢人所設施者只是一人就未用之人說二句

乃施于國中者惟賢惟能是官使有要也四惟字重看重字實五教三事曰惟者五教之外惟此三事也重五教則建學明倫之有道而人紀立矣重三事則養生喪死之無憾而風俗厚矣俱就民說俾信明義兼武王一身及所行之政事言博是着實做他明是顯揚發揮他要體貼王道上講俾信者至誠以治天下而發政施令莫非實意不特謹權審量而已明義者公道以治天下而立經陳紀皆合時宜不特款財發粟而已厚其信使天下不趨于詐明其義使天下不趨于利二者皆所以端風化之原而勵天下之俗

樂善素

聖

也崇德報功皆就已在位者說與上賢能不同德是已在官而有德者功是已任事而有功者崇德是德懋懋官使人知所以尚賢報功是功懋懋官使人知所以勸忠二者皆所以寓倡率之權而勸天下之善也垂拱句總承上說垂拱二字正見武王文德雍容之氣象與堯舜揖遜氣象相似天下治要括上意講蓋分封定而萬邦惟懷賢能而庶績咸熙教修事舉而民德歸厚易俗勸善而人心向化大定悅服長久安寧故端拱無爲而天下自治也蓋治法詳于有爲而治化享于無爲武王致治之本末如此

洪範

昔夏禹治水成功神龜出于洛水之中背上有文自一數以至千九大禹演而為九疇備載治天下的大法故謂之洪範及周武王訪道于箕子乃數陳其義以告武王史臣記其詞遂以洪範名篇

按史記載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觀此篇曰汝曰乃皆尊以師禮而不臣之明驗若受封則臣矣安在其問為臣僕耶且朝鮮在當時為荒服之外恐非周之疆土武箕子高蹈去而居之未可知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卷之六

聖

史臣敘說武王十有三年春既克商而有天下即位之初他政未遑惟汲汲以求賢問道為首務時商家有賢人箕子深知古聖王治天下的道理武王遂親屈為乘之尊就而問之蓋以師道尊之不以臣禮相待也

此節重訪道上以是年得天下即以是年訪道者見其急于求道也祀字意輕只帶說為是當周命維新之時而猶稱十有三祀者史臣以武王願箕子之志而不臣是以存商人之號而不廢也訪于箕子是武王以道在箕子而屈已忘勢以訪問之也蓋武王以公天下為心不汲汲于商正之輩而以治天下為慮

獨孜孜于訪道之誠觀史臣敘事之詞可見○武王之訪道箕子之陳範何也蓋武王作民君師位之所在當為萬世開太平箕子問為臣僕道之所在不得不為往聖繼絕學也又箕子之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分其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三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武王問道于箕子先嘆息而呼之說道上天之與下民勢若相懸然一事一物一動一靜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上天于冥冥之中凡斯民之受形賦性類聚羣分者悉

卷之六

聖

隱然懸有以安定之為之輔助保合其所當止之理使之不相侵奪不相乖亂天之為民何其厚也顧天佑民而作之君則以陰隲之責寄之然此陰隲之理惟此常道常道一亂則不能相正以生我固身任是責者不知何以能使常道燦然流布于天下各得其敘用以慰上天陰隲之心而無負君師克相之任也

此武王訪道之詞乃言者彝倫之道至理存焉武王不輕于問也陰隲二字虛相協正是陰隲處厥居雖重綱常倫理而言動事物亦在其中觀下文皇極不言數可見蓋言斯民之生莫不有居止之理而日用

不知者多矣維天子冲漠之中賤之以安定為之輔相而扶持引掖使之各止其所為之保合而聯屬造就使之各奠其居其陰陽下民者如此然是居止之理具于人心則為秉彝由于人身則為人倫而曰相曰協天固有以啟其敘之之端矣然有相之道存于我而所以敘之之道皆我之所當知者今我居代天理物之任而未知經綸大經之原抑不知體之所以立而用之所以行者何如也蓋彝倫即皇之極彝倫之所以敘即皇極之所以建當以體用貫講厥居處當先提破彝倫末句正究敘之之道雖承天道言之

卷十

聖

其實欲盡君道意思此節語意大抵與湯諸同惟天二句似維皇二句我不知句似克綏厥猷句故末句斷就君上說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昇洪範九疇彝倫攸斃厥則殛死禹乃嗣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箕子因武王問道惓惓遂告之說道古先聖王治天下之道無過洪範九疇然此九疇之垂于世也有箇緣由我聞在昔唐堯之時洪水為患使鯀治之鯀乃用其小智作隄防以墮塞水道以致水患不平六水乃五行之

一而五行乃天之所陳鯀遠水之性是即汨亂所陳列之五行了故上帝震怒不與他這大法九章遂無以綱維世道常道所以敗而失敘也鯀既得罪而殛死禹乃繼鯀而起順水之性而治之以至地平天成五行順布由是天鑒其德于洛水中現出一個神龜背上有文載九履一左二右七二四為有六八為足五居其中禹因次其數為大法九章各以類相從然後經世宰物的條件燦然畢具斯常道之所以敘而無違也自禹以來相傳治天下的大法不外于此九者蓋天所賜也今王欲知彝倫之敘亦當于此求之耳

卷十

聖

此箕子答武王之詞乃言者至理所在不輕于答也彝倫之數敘在九疇九疇之顯晦在于天先敘鯀而後及禹者見天道不輕昇也鯀墮洪水而曰汨陳五行者水居五行之首一行汨而五行俱汨也不昇洪範九疇者洛書之出在禹抑洪水之後而不在鯀墮洪水之時則知天之怒鯀而不昇也彝倫攸斃者洛龜之數弗顯則皇極之理不明對禹之攸敘而反言之也鯀則殛死帶下看嗣興句內含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意蓋至是則湮塞者有順導之功汨陳者有孔修之利而震怒之威轉而為眷顧之休矣蓋五行俱

順則修身治人之道可以漸舉此洛書之所以出而九疇之所以昇也九疇皆列于禹而曰天錫者龜文之九數既陳而致治之大法以寓雖禹第其疇而實天啟其衷也由是第四疇于前而皇極之體立第四疇于後而皇極之用行舜倫之所以敘者在是矣舜倫之敘在洪範九疇中來人君欲敘舜倫以繼天心之相協者惟用此以治天下而已箕子以是告武王豈不以禹承洪水之後即武王承大亂之後禹之所已行即武王所當行也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

卷五

皇七

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箕子說當初夏禹卽洛書之數而敘疇從一數起叫做五行蓋天生五行民並用之有不可以一日缺者天道其大于五行故配以第一疇次二叫做敬用五事蓋五事乃修身之要人君欲敬脩其身須用此五事人道莫大于五事故配以第二疇次三叫做農用八政蓋八政乃養民之具人君欲厚民生須用此八政脩身然後可以治人故次以爲第三疇次四叫做協用五紀蓋天道參錯而不齊人君有五條曆法以爲之經紀而天始不

能違王政必奉乎天時故次以爲第四疇次五叫做建用皇極蓋臣民渙散而難一人君中天下而立有大中至正之極以爲之標準上以敬順天道下以真安民生沈民萬姓莫不取則焉故次五配之而居乎九數之中次六叫做又用三德蓋人君雖以身立教而治道不可偏執或用剛或用柔或剛柔參和因時制宜以合乎道而後天下之事治此第六疇也次七叫做明用稽疑蓋大事不能無疑必用卜筮以決其疑吉凶動靜參乎神謀而後能成天下之務此第七疇也次八叫做念用庶徵蓋人事有得失則天道之休咎應之人君欲省念其所行之得必用衆祥之吉以爲考驗故省念其所行之失必用衆災之徵以爲考驗此第八疇也次九叫做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蓋人事有善惡則天道之禍福應之人君欲使天下向慕而爲善必用五福以勸之欲使天下畏懼而不爲惡必用六極以懲之此第九疇也此九疇自然之序帝王治天下之大法盡具于此天之所以錫禹者亦神矣哉

此箕子述禹所第之疇也洛書本數有奇偶而無文字曰初曰次者禹因而次第之也五行五事以下再分配之也一二三四者水火木金之生數坎坤震巽

之位也六七八九者水火木金之成數乾兌艮離之位也五者土之冲氣統生成之全數而居八卦之中位者也用字皆人君用之當重看以治天下之大法意貫初一配以五行者蓋一者氣之始而五行者變化之端也其氣運于天而不息其材用于世而不窮人君所以因天道而全民用者莫此為先故以五行配一次二曰敬用五事者蓋二者氣之著而五事者五行之著于身者也未發則有本然之德已發則有自然之用人君所以懋敬厥德而誠其身者惟用乎此五事本于五行故以五事配二自二而三氣之益

卷之六

聖人

著也則配之以農用八政言人君欲創制立法以厚民之生惟此八政之用焉養立而教行安內而攘外無非因天立政者也身脩可達于政故以八政配三自三而四氣之著而久也則配之以協用五紀言人君欲授時齊政以合天之道惟此五紀之用焉察器而觀象治曆以明時無非敬天勤民者也政不失時必先術不違天故以五紀配四五數居冲氣之中而綜十五之變有成位乎中之象也故配之以建用皇極焉蓋人君立天下之中而所以立臣民之準者惟用此皇極而已皇極建而治天下之大法皆于此乎

樞紐故以皇極配五書數有六乃氣合而成形者也則配之以又用三德正直無為而剛柔互用人君用此以為應變之治者也三德所以納民于極者故配六書數有七乃形之已著者也則配之以明用稽疑焉決之龜筮而參之人已入君用此以斷天下之感者也應變之際不能無疑故稽疑配七自七而八形著而益著矣曰念用庶徵者言人君欲省驗其得失必用此庶徵以庶徵之休咎觀五事之修否所謂推天而徵之人者也蓋雖聽命于鬼神而猶不敢自是必考驗之故以庶徵配八自八而九形著而久矣曰

卷之六

聖人

備用五福威用六極者言人君一身既以德而欲福又以無過而免極矣然以勸天下之臣民則用此五福使知歸于極者有必得之福也以懲天下之臣民則用此六極使知悖于極者有必加之威也曰福極則善惡之應盡于此矣故以是終焉福極須兼君與臣民說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前四疇所以成就此皇極者體之所以立也後四疇所以維持此皇極者用之所以行也皇極一建一行而彝倫于是

乎敘矣九句俱要見數之中本寓疇之理禹因而第
之之意初一五行以一爲九數之首五行爲九疇之
首立說五行五事以天道人道立說五事八政以修
身立政立說八政五紀以勤民敬天立說皇極三德
以立本趨時立說稽疑庶徵以聽天驗天立說庶徵
福極以天道省驗天道勸懲立說合而觀之九疇之
樞紐在建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只
在敬之一字而已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以下箕子衍五行之疇說道洛書之數首曰五行萬
物成形莫不由微而至著故五行次序亦以微者爲先
後水乃天一所生爲體最微故居第一火乃地二所生
爲體漸著故居第二天三生木爲形充實故居第三地
四生金爲體堅固故居第四天五生土體質最大故居
第五其爲序如此然各一其質則各一其性水爲性潤
澤而又下行故曰潤下火爲性炎熱而又上升故曰炎
上木之性則屈曲而又聳直故曰曲直金之性則可順
從而又可改革故曰從革土以生物爲性而所生之德

其盛于五穀故于是可以種植爲稼而生物之功于是
乎始收成爲穡而生物之功于是乎終然各一其性又
各一其味水惟潤下故浸漬而爲鹹火惟炎上故焦灼
而爲苦木性曲直則氣鬱而成酸金性從革則氣烈而
成辛至于稼穡性稟中和則其氣味獨爲甘美此皆成
于造化之自然而切于民生之日用者也人君于此五
行者果能裁成輔相以盡調變之功則五氣順布六府
孔修而所以左右斯民者其責無不盡矣

此下詳九疇之目一曰水五句乃五行之序箕子所
推衍者潤下五句乃五行之蘊作鹹五句乃五行之
味箕子所增益者下八疇同此推衍增益之意五行
以生序微著陰陽燥濕言之水者濕之流生于陽而
成于陰者也其體最微故居一火者燥之燥生于陰
而成于陽者也其體漸著故居二木者濕之融而陽
之釋也其體已實故居三金者燥之凝而陰之釋也
其體已固故居四土者燥濕之凝結陰陽之冲氣也
其體至大故居五土是皆造化之生成陰陽之變合其
氣運行而不息其質並用而不窮蓋自然之序有如
此者潤下五句重看註中五又字方演得五行德性
出潤者陰之所以澤萬物而陰本下凝故又下也炎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者陽之所以煖萬物而陽本上淨故天上也木屬于陽陽鬱而發散故曲而又直金屬于陰陰飲而柔順故從而又革四句皆以性言稼穡所以德言土會陰陽之全故不惟發生五穀而又能成熟五穀見其功尤著也作鹹五句作事俱自然而成者潤下則浸漬之極其味必至于鹹鹹者濕之所凝也炎上則焦灼之極其味必至于苦苦者燥之所化也曲直之味為酸木本發散而酸能收斂者陽極而陰生也從革之味為辛金本收斂而辛能發散者陰極而陽生也稼穡作甘者土得五行之中氣故甘得五味之中和也

卷之十

五

凡此五者皆調劑于陰陽之精釀成于天地之化而能濟民用之急者有此德性卽有此味非待人力而後成者也通節着不得閒語只用陰陽燥濕字挑別為是夫五材並用民生之所急而六府孔修治道之所先人君本之以五行而後可建皇極以敘彝倫也故為九疇之首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箕子衍五事之疇說道洛書之數二曰五事蓋人稟造

化五行而生故水火木金土之氣燾而為貌言視聽思之質五事之目貌為第一初生時精之所凝有形有色而為貌貌屬水故居第一既生後氣之所發有聲有音而為言言屬火故居第二由是精顯于目則見物而能視視屬木故居第三由是氣藏于耳則聞聲而能聽聽屬金故居第四由是精氣聚于心則有知有識而能思思屬土故居第五其序如此五體既備五德自具貌之德齋莊中正而為恭言之德順理成章而為從視之德無所不見而為明聽之德無所不聞而為聰思之德心通乎微而為睿五德既具五用自彰容貌惟其恭敬則

卷之十

五

臨民之際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肅然其嚴整言語惟其順理則出令之時自然不傷于易不傷于煩而穆然其有條視遠惟明則自然不蔽于所見凡人情物變無不洞照而為天下之大智聽德惟聰則自然不惑言辭開允是非可否都能裁度而為天下之善謀思慮體能通徹則自然清明洞達存神應妙將無所不通而為天下之至聖人君于此五者若能隨事盡理則身修而道可以為天下法矣然貌言視聽思事雖有五而仍思為主恭從明聰睿德雖有五而以敬為主蓋能思則視聽言動之間方知所省察能敬則身心動靜之慮

乃有所持循誠之于思而又主之以敬聖學始終之要在是矣

此詳五事之疇一曰貌五句是五事之序貌曰恭五句是五事之德恭作肅五句是五德之用誠身之所必資者也五事分屬五行而以發見先後為次第始者精之疑言者氣之發視者精之顯聽者氣之藏思者精氣之會而貌言視聽之主宰也始生即有是貌既生而後能言言而後能視視而後能聽形既生矣神發知矣而後能思正與五行之生序相合此五事之敘也五德是自然之理即有物有則之謂齋莊史

周書 卷之六 李卓

正謂之恭得諸天地之嚴凝者也故有是貌即有是恭之德焉從容順理謂之從得諸天地之和順者也故有是言即有是從之德焉視之德為明明無不見得諸天地之貞觀者也聽之德為聰聰無不聞得諸天地之靜虛者也思之德為睿睿無不通則會天地中和之至者也此則天命之性未發之中有五者之形即有五者之德不待安排猶五行之各一其蘊也作肅五作字亦非修為所致乃五德之自然發見者惟恭也則見之為德容而可畏可象故作肅惟從也則發之為德音而有倫有要故作又有明之德則亦

燭無疆而智周萬物故作皆有聰之德則聲入心通而事至能揆故作謀有睿之德則知來藏往存神妙愈而肅又哲謀一以貫之矣故作聖此則率性之妙已發之和有五者之德即有五德之用不待勉強猶五行之各致其用也夫知其德之渾全則當敬以養之于未發之中知其用之各足則當敬以順之于已發之後人君所以盡是德而踐是形者莫先于克敬也故曰敬用五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周書 卷之六 李卓

箕子說洛書次三八政之疇第一件是食蓋食者民之所賴以為生而制田里教樹畜以闢足食之原者乃王政之首務也故居第一第二件是貨蓋貨者民之所資以為用而惠工商通貨賄以利斯民之用者乃王政之不可緩也故居第二食貨既足不可不思報本故第三件是祭祀之政修禮物交神人所以報本也祀典既舉不可不奠其居故第四件是司徒之政造疆場定廬舍所以奠居也民之逸居者不可以無教故第五件是司徒使之敷教以化民教之不率者不可以無刑故第六件是司寇使之掌刑以弼教內治脩矣外治不可不舉

也故第七件曰賓禮之政而懷諸侯來遠人以通天下之情者是在是矣文教備矣武威不可不振也故第八件曰師旅之政而征不庭討有罪以防天下之患者是在是矣這八政雖有緩急先後之不同要之皆切于民而不可缺一人君能舉而措之尚何民生之不厚哉所以說農用八政

此詳八政之疇要見因天厚民之意以緩急先後爲序蓋天生物以養民人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以足民之食焉食爲民之所急故居一天生財以阜民人君因之則有通商惠工之政以殖民之貨焉貨

周書

卷六

卷六

爲民之所資故居二天降元祀教民以反始也人君因之以脩祀典而事天地仁祖考之政行焉養生既遂當知報本故居三天相厥居示民有寧宇也人君因之以建司空而居四民時地利之政行焉養生祀死在于安居故司空居四天與民以性逸居不可無教也故卽繼之以司徒之政焉惇典和則莫非因天以正民之德也天齊于民福教不可以無刑也故卽繼之以司寇之政焉詰奸刑暴莫非因天以防民之患也以至天秩有禮而人君因之則有賓禮以親邦國焉內治舉而後可及于外故居七天討有罪而

人君因之則有軍禮以平邦國焉用兵非聖人之德已故居八政之先後緩急如此合而言之則皆所以厚民生也故曰農用八政祀與賓師亦曰厚生者祀之政舉則民德歸厚賓之政舉則德澤不壅過師之政舉則強弱不相凌同歸于厚民而已按此節虞之九官周之六卿職任皆不出此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箕子說洛書次四五紀之疇第一件叫做歲蓋天道運行本有一寒一暑之序因而定之爲春夏爲秋冬合四時以成一歲而天運可紀矣歲無不統故居一第二件

周書

卷六

卷六

叫做月蓋月行于天本有生明生魄之候因而定之爲晦朔爲弦望合三十日以成一月而月行可紀矣月統于歲故居二第三件叫做日蓋日有出沒則因之以辨晝夜日有先後則因之以次甲乙而日于是乎可紀矣日統于月故居三第四件叫做星辰蓋因星宿有動止則別爲經星緯星之名因日月有交會則分爲周天十二辰之次而星辰于是乎可紀矣星辰乃日月之所經行故居四第五件叫做曆數蓋歲月日星辰之在天其盈縮遲疾本都有個定數則因其自然之數制爲一定之曆于其常行也有推步之法于其變動也有占驗之

法而天道之始終于是乎可紀矣曆數所以總歲月且星辰者故居五人君能用此五者以合乎天則順時可以立教而因天可以驗人矣所以曰協用五紀

此詳五紀之疇五者相連絡大以統小小以屬大有統紀綱維之意故曰紀非紀載之謂也五氣之順布于天也一寒一暑而四時行焉則因其四時之一周而紀之曰歲歲居一者以其無不統也月之運于天載魄終魄而晦朔交焉則因其晦朔之一更而紀之曰月月居二者以其統于歲也日與天會則稽其出入之畧定其甲乙之次而紀之曰日日統于月故居

三星辰成象于天則辨其經緯之名別其次舍之位而紀之曰呈辰星辰爲日月之經行故居四歲月日星辰之在天有常變而莫不有自然之數也因其自然則有步之法因其變則有占之法而紀之曰曆數焉是曆數又所以統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者故居五五者其一定之紀皆天之所以示乎人而序之定之正之推步之者皆人之所以合乎天也故曰協用五紀人君以此欽若昊天而敬授人時則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也豈非治天下之大法而攸彝倫之先務哉自二五事至此節則以五事爲脩身踐形

爲治之本以八政五紀爲勸民敬天爲治之具立說八政對五紀則又以因天之道合天之時立說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繼保極

箕子衍皇極之疇說道洛書次五中數如何叫做建用皇極蓋人君一身乃天下臣民的表率凡綱常倫理言動事爲之間必須大中至正盡善盡美立標準在上然後天下之人皆仰之爲法則矣這謂之建其有極夫作善降祥有德獲福此天道之不爽者人君既盡道以爲民極則天心佑助百順咸聚而五福之集于其身者就似自己欽聚來的一般這是欽時五福然這皇極之理

乃天下人所同有人君爲億兆君師豈徒自善其身而已哉又必以人人本具至極的道理化導天下使天下百姓皆效法君上脩德行善也都個個獲福則我之獲福亦與天下共享之就似我布散與他的一般這是敷錫厥庶民君之與民同福者如此由是天下之民見脩德行善的都得了爲善之利莫不觀感勸慕把君上教他這至極的道理亦相與保守不敢失墜民安于下則君身益安于上順氣流通海內清和咸理矣這是錫汝保極民之與君同福如此夫人君通天下爲一身必與

天同歸于德而後其德爲全亦必與天下同受其福而後其福爲備若君德有一毫虧欠則無以安享全福而化成天下若萬方有一民未化亦是福澤未遍而分量爲有歎矣此九疇以皇極爲主而居于中五之數也此下演皇極之疇此與下節皆建極化民之事凡厥庶民以下六節則造就敷言以輔翼皇極之意也此節首言君民相與之盛以見君當建極皇建有極是一篇綱領兩錫字對看一是君之所以與乎民一是民之所以與乎君也極字兼至極標準之義即所謂人極也建極包綱常倫理言動事物言曰有極者以其爲固有之理也曰欽福曰敷錫者極建于此而福集于此若或有以欽之極從于彼而福隨于彼若或有以與之也用字重看含得造就敷言意蓋言人君以一人爲天下主則當以一人爲天下法故敷五典以樹表儀統萬善以彰物軌而建極于上也極建則惠施而應之以吉作善而降之以祥百順聚而五福集矣然皇極之理天下爲公而皇極之君尤當造福生民者也則隨材而造就敷言以誘掖以一己之極與天下共由之以一己之福與天下共受之所謂用敷錫庶民也庶民言兼臣在內敷錫只是君使之如

此未可言民歸極至保極處則是既歸于極而守之不失也錫汝保極者言庶民觀感既深儀刑既熟始馬則君以自治終馬與君而其保也在君曰有極在民曰汝極正見得君民一理之意所建之極即民同有之極所保之極即君所與之極也君因極以錫福民因福以保極可見相與之盛處而實歸重君一邊皇極卽思作聖之人居位以正者也是故有身教有政教有言教均之欽福錫民也凡厥庶民至惟皇作極化于身教者也凡厥庶民至邦其昌成于政教者也無偏無陂至爲天下王則得于言教者也三者備則極道全矣建極本敎用五事來當以此意結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箕子又說皇極之理雖通于民而倡率之機全係于上故凡天下之庶民皆循禮守法不交結淫邪之朋黨以相聚爲非者在朝有爵位之人亦皆奉公體國各修厥業無有私立黨與暗相比附而誣上行私者是豈無自而然哉皆由人君執中守正以身作極于上可以爲萬民之表率百官之儀刑故臣民咸有所感發興起而心術自端趨向自正耳若君身有一毫道理未盡到至極之處而徒以法制禁令強教天下豈能感化天下之臣

民盡無淫朋比德之私乎信乎君之不可不建極也

上言君能建極則臣民歸極此言臣民歸極由君建

極蓋反覆言之以見君不可不建極也淫朋則非以

中道相合比德則非以中道相守皆兼心與事言無

淫朋比德則內無偏陂好惡之心外無偏黨及側之

事萬民和于野百官和于朝而有會極歸極之感矣

即上保極意惟皇作極即上建極講作已然者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

惟皇之極

論

卷六

本三

箕子告武王以造就人才之法說道君能建極于上國

足以感化乎下矣然人之資質有高下觀感有淺深若

不委曲而造就之則無以使之盡歸于皇極故凡此庶

民之中有識見善謀事者有才力能幹事者又有操守

廉潔義不苟取者此上等之才入可以輔佐朝廷出可

以宣力四方者汝不但寵以爵祿而任用之尤當加意

眷念時時置之于心不可忘也又有一等的人質有所

偏雖未能合乎皇極中正之理然亦不敢放縱為非而

陷于過惡此中等的人才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或

流于惡人君亦須包含容受設法教育不可拒絕了他

若此庶民能感君念愛之恩而加進脩之力雖未必盡

然不變純然有德但觀其色之安舒和悅而近于有道

之容發于言則每每自說我能好德而喜談樂道之不

置此便是向上之人汝便當加之以爵祿而錫之以福

蓋天下之上等者少中才者多造就作養皆得其用

固不必責備而過求之也既有因才之教而又有彰善

之典將見惟時庶民皆奮于感恩樂于從善斯能悉歸

于惟皇之極而所謂錫汝保極者在是矣人君欲造人

才以化成天下可不于此加之意哉

此承上言人君建極臣民固有歸極之理然人材不

論

卷六

本三

同觀感不一苟非隨材而造就之何以廣其敷錫之

意而納之于極哉此節造就乎民也有猷是智足以

謀事者有為是材足以辦事者有守是志有所不為

者此是一等人蓋中人以上可進于極者也念之是

不忘其成就之心敦篤而激勸之之謂不協不罹又

是一等人蓋中人之資亦可導而之極者也受之是

不拒于成就之外容與而教育之之謂而康二句即

上二等人由念受而進修至此者發于外有安和之

色則容止可觀不以淫朋欺度而皇極之理固將優

游而漸趨之矣發于中有好德之言則中心有主不

以淫朋奪志而皇極之理固已深知而篤好之矣汝則錫之福謂因其進善之有微而俾其俯仰之無累不但念之受之而已也時人句總承念受來而重在錫福上斯字要見所以感發不容已之意惟字要見與極爲一意蓋進善之機既得于裁成之術而爲善之力益奮于激勸之恩是人此所以惟皇之極也惟皇之極則安和進而爲中和好德進而爲成德才猷泯于無迹身心安于無咎信能保極于無窮而無復淫朋之可患矣

無虐孰獨而畏高明

周書

卷六

六

箕子又說人君之于臣民固當有造就之法而其行法又不可有偏私之意蓋慶賞之典施于善良黜罰之法加于邪惡惟當觀其所行之善惡宜論其勢分之崇卑但有能好德而趨于皇極的便是善人便當念之受之而錫之以福雖是身勢孤寒孰獨的人亦不可以其微賤而輕棄之也若有比德而倖于皇極的便是惡人便當奪之黜之而加以法雖是勢位烜赫高明的人亦不可以其尊顯而畏憚之也夫孰獨者人之所易虐也而勸善之恩及焉則非孰獨者可知矣人又何憚而不爲善高明者人之所易畏也而懲惡之法加焉則非

善明者可知矣人又何憚而敢爲惡此王者之道所以爲至大至正而能造就臣民也

此承上起下之詞孰獨是孤寒之士無勢可附者以其微而棄之是即虐之也無虐即念受錫福之謂孰獨無虐則無不教之民可知高明是在官之人已享厚祿者不知所以懲之是即畏之也無畏即施威奪祿之謂高明無畏則無不教之臣可知蓋納民于極而進之之心常加于所忽而臣于極而抑之之心常嚴于所畏見皇極之造就無遺也

周書

卷六

六

汝能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善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箕子又說天之生人全材難得而四材最多有以進之則皆爲全材故人君不可不愛惜成就之如在官之人有優于才能足以應務的有長于施爲足以任事的這等的人在已每自負其長而于俗以致乘迂在人恒忌其所有而違之或俾不逼必須在二者鼓舞振作他使之進其所未至擴其所未能加脩其行而盡其才庶幾人樂爲用百務脩舉而邦國有昌盛之休矣然不但如此凡有所資而後勸者中人之情也若此在官者

能有為的人又必使他俸祿優厚有所仰給不以內顧累其心然後可責其進行而為善苟不獲不繼俯仰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家則此人之心必將牽于身家之累雖有才能何暇為國盡力且不免罪戾矣况望其能為善乎此所以不可不富者也然而所以養賢而不可以濫及苟徒以其在官之故干其無能無為而不好德者汝亦槩與之以祿焉則不特無望于方敷適為汝濫用答惡之人而反貽害于邦國矣此又汝之所以當戒也

此節欲其造就乎臣也首三句泛言造就人才之有

李本

李本

益于國自凡厥正人以下則言所以造就之道而因戒其不可濫也有能有為是凡于治國治民之時若與庶民不同使蓋其行使字重看合下文既富方敷意如云與以為善之資作以自新之術使能者益進于能為者益進于為而不悖于皇極也邦其昌只用于使皆賢才意蓋有歸極之臣無比德之人而升于大猷之謂不指治效言既言方敷正所以使之善其行者正人即有能有為在官之人方敷上有督責懲戒之意言必先有以富之而後可責其為善也觀既字方字可見不能和好于家正是不能富之而使有

俯仰之累時人斯其舉則不能進行可知此二句是反言以見必富而後可教也于其無好德三句又戒其濫與正見賢者當與以祿意與上意不乎註中祿以與賢貼凡厥正人以下四句不可及惡德貼于其無好德三句蓋示以造就人才之要而因嚴其戒也夫惟祿不及于惡德之人而必及于能為之士則善以既富而生行以錫福而進所謂臣無比德而邦其昌者在是矣大抵此節與庶民對看而意更曲折要看得圓活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李本

李本

之惡無偏無陂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箕子說王者以大公至正之道建極于上以為臣民法則又衍為訓詞以告之說道這皇極的道理本是人人可以遵行的但人往往為私意間雜則其意念便不公平而處事亦不停當便與皇極之道理相背了凡爾臣民其存諸心者無或中而至于偏無或不平而至于陂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義而與時宜之可也無有意以為好而縱一己之私喜惟當遵王者所行的正道而好所當好可也無有意以為惡而縱一己之私怒惟當

選王者所行的正路而惡所當惡可也其見諸事者無
或偏而不中黨而不公以自流于狹小試觀王者之道
何其蕩蕩然示人以廣遠也無或不公而黨不中而偏
以自淪于傾邪試觀王者之道何其平平然示人以坦
夷也無或反而倍常側而失正以自累于私曲試觀王
者之道何其正大直率示人以無私也夫王義王道王
路本是天下同有的道理只為私意間隔遂與這道理
相違而不能會合為一若是注情不偏好惡多正則意
念所向與君上所建之極相為融會就如水之會流一
般將合異為同矣蕩蕩平平正直也是天下同有的道

月書

卷之六

本本

理只為私事遷移遂與這道理相背而無所歸宿若是
中立無黨又能守常持正則日用常行與君上所建之
極相為依歸就如水之歸海一般皆得其所止矣由是
而保極錫福都在于此此敷言之訓所以使人吟咏自
得而引天下同歸于皇極者也夫王者既以身建極而
端化原又設教以造就其才又敷言以感動其心其幾
倦于天下臣民者意何切哉

此皇極之敷言以訓臣民者蓋不惟因材以造就之
而又立言以教詔之所以使之優游而自得也戒之
訓之俱兼臣民言要體貼諷詠之意王義等字就人

倫事物言無偏無陂六句是戒其心之私而欲其行
皇極之用蓋皇極之理以其為裁制之宜故曰義以
其為事物之當然故曰道以其為天下之共由故曰
路是至中至平而好惡得正者也有偏陂好惡之私
則與皇極之用不相入故戒之無偏云云而欲其知
所遵也無偏無黨六句是戒其事之私而欲其合皇
極之體蕩蕩以包容無外而言平平以坦易無私而
言正直以經德不回而言本無偏黨反側者也有偏
黨反側之私則與皇極之體不相似故戒之無偏云
云而直示以極之體也遵字皆于心上用功蕩蕩下

月書

卷之六

本本

要補出當與之為一意末二句申明上二段言蓋上
文皆反覆致意未露極字故總承上意而教之亦勸
勉之詞非結語也大意云王義王道王路臣民所有
之極也已私生于心則背而馳之矣惟偏陂好惡之
不作而心之所遵者皆皇極之用則志有定向能望
極而趨故曰會其有極蕩蕩平平正直亦臣民所有
之極也已私見于事始岐而二之矣惟偏黨反側之
皆無而身之所由者皆皇極之體則行有歸宿與極
相安故曰歸其有極會則合而來猶與極為二歸則
來而至與極為一矣心之私屬會極事之私屬歸極

者蓋已私猶根于心必待克治方能會極已私但見
千事一渾化之即能歸極也曰皇極之所由行而承
備成好惡曰皇極正大之體而承備黨反側者蓋存
于心者所以為行極之本而皇極正大之體則應事
之本也體是體段非體用之體大抵備成好惡即淫
朋此德之生于心備黨反側即淫朋比德之見于事
而極即惟皇所建臣民所有故道義路皆曰王者見
臣民之極由君倡之也會極歸極曰其有者見固有
之極非君與之也此節正是言教為敷錫中事而保
極即在會歸之後當玩味註中戒私訓極等語亦要

繫

卷之六

十一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箕子既陳敷言之訓乃贊美之說道人君以極至之理
敷衍為言以訓告臣民既戒其備成好惡備黨反側之
私又示以王義王道蕩平正直之體反覆詠歎不一而
足其理則易知簡能皆切于民生日用譬如菽粟布帛
一日少他不得是天下之常理也其言則公平廣大有
關乎人心世道譬如著龜藥石萬世遠他不得是天下
之大訓也夫天者理之所從出也今皇極之敷言既純
理則亦純乎天矣然則是訓也乃上之訓但其陰

下民之意不能自顯于言而王者代天以有言耳非
一人之私言也

此贊敷言之妙以見其為化臣民之要道而不可忽
也敷言括上文意講蓋闡皇極之理而垂牖民之訓
如王義王道王路既示人以會極之趨蕩蕩乎平正
直又示人以歸極之的是也舜訓亦當貼人倫事物
上講自敷言所闡明之理易知簡能切臣民之日用
而非涉于高遠故曰是舜自敷言所昭示之訓言近
指遠為臣民之範圍而不淪于狹小故曰是訓註中
理出乎天二句當看蓋天之理妙于無言而君之

繫

卷之六

十一

言純乎天理則是上天神道以設教人君代天以有
言其所以鼓舞萬民者即陰陽之化工其所以教治
百官者即相協之深意也故曰惟帝其訓蓋推敷言
之妙至于與天為一者如此謂繼天立極者不可不
以之而訓臣民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
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箕子說敷言之訓既合乎天則自感乎人凡天下百姓
于皇極之敷言一竦動于聽聞莫不頌法而身體力行
之由是涵濡既久感化益深人欲日以消融天理日以

昭者天子建極于上其道德固有光華而庶民之歸極于下者亦庶幾乎帝德之光華而與之彷彿蓋天子庶民分有尊卑而理無上下既順其理而不違則亦近其光而不遠耳至此則皇極之化大同于天下而敷錫之恩深入于民心將見以其感激之意形之爲稱頌之聲莫不說生我育我莫如父母今天子敷言以訓吾民要成就我都做好人雖是父母教子以義方者亦不能過豈不是百姓的父母君我長我莫如王者今天子敷言以訓吾民要成就我都做好百姓其于王者代天理物之道夫復何愧豈不真是天下的王夫曰作民父母所以親之也曰爲天下王所以尊之也敷言之感人如此觀于庶民而羣臣之得于觀感者又可知矣

周書

卷之六

七

上贊敷言同天之妙欲其不敢忽此即敷言感人之深欲其知所勉是訓是行申說蓋理易從而言易入故諷詠而踐履之也天子之光即皇建有極以其德輝著于民故曰光華近之即是會極歸極之意蓋傾邪狹小之念已忘公平廣大之理已達君之所建者此理民之所會歸者亦此理無相遠也此與保極惟皇之極意對看至此則民心悅而頌聲作矣曰以下正是頌之之詞天子二字提起恩育君長兩字皆就

敷言上說蓋父母之愛其子無不欲其入于善也今天子敷言之訓使我歸于皇極則教我以正而弗納于邪者至矣非民之父母而何王者無棄物必欲人之盡其性也今天子敷言之訓使我安于皇極則綱紀四方而曲成萬物者至矣非爲天下王而何蓋不惟親之至而又尊之至也言庶民則臣可知皇極至此則所以敷錫者愈神臣民至此則所以錫保者愈至人君子萬姓而君天下其道孰有加于此哉○按通章雖有建極造就敷言三項然以建極爲主而造就敷言則輔成之者也然造就敷言固皆敷錫中事

周書

卷之六

七

而敷言又即造就時事無其先後曰保極曰無淫朋比德曰惟皇之極曰羞行方毅曰會極歸極曰近天子之光俱一般看不分淺深蓋隨事而著其理非謂既保極然後造就既惟皇之極然後敷言也建皇極正所以敘彝倫此意亦不可少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箕子說洛書第六疇叫做又用三德蓋王者以身建極雖是一理以德治世約有三端其一正直之德蓋中正而無偏邪直道而無私曲無思無爲垂拱而治乃上

德也故居第一其二是剛克之德疏尚嚴明教先振作謂之剛克君德以剛為主乃聖人所以宰制羣動而齊一海內者也故居第二其三是柔克之德政尚寬容兼先委曲謂之柔克以柔道理天下亦聖人維世作人不可廢者也故居第三夫三德之目如此然其用則各因乎時宜若天下太平治安人心風俗都好這叫做平康之世我則以正待正以直待直無所事乎矯拂雖有政教之施而無剛柔之用與天下相安于無為治之上也但人之習俗氣稟每有不齊而我之政教寬嚴亦異其用于是有正治之者焉有反治之者焉若遇者強梗不順的人則利用剛以治之振之以威加之以法使之有所畏而不為惡若是和柔委順的人則可用柔以治之錫之以福施之以恩使之有所勸而為善斯二者以剛克剛以柔克柔因俗而異施所謂正治者也又有資稟沉深潛退過于柔者則激勵而進之柔而濟之以剛使之有所企而思及有高亢明爽過于剛者則裁抑而退之剛而濟之以柔使之有所俯而思就斯二者以剛克柔以柔克剛因人而異施所謂反治者也然其為用雖有剛柔之異治法雖有正反之殊要不過矯其偏去其絀以同歸于平康正直而已譬之天道秋冬春夏舒條

異宜而皆一元之運雨露雪霜生殺異用而皆化育之行帝王所以代天理物其道莫要于此

此詳三德之嚆首三句列其目也平康五句別其用也正直是恭已南向建極示人而不奪威福抑揚之謂無為乃聖人之本心故居一剛克是威以奪之而嚴明之政足以遏惡揚以進之而堅強之教足以起懦之謂剛以法天之健君德之所主也故居二柔克是福以予之而惠和之政足以濟弱抑以退之而和衷之教足以損過之謂柔以法地之順亦理天下者所不廢也故居三此三德之次第汎言治天下之德不可就用因時應變意下五句方可言之平康之世就臣民歸極上見正直就君建極上見蓋平康之世民無淫朋人無比德習俗皆善而無惡氣稟皆中而不偏無所事于剛柔者也則以正直之道待之蓋與天下相安于皇極之中而已矣強梗弗順能進于極而不欲者則威以奪之使有所畏而歸于極和調委順欲進于極而不能者則福以予之使有所慕而歸于極此因其習偽之偏而政以治之所以納之于極也沉深潛退偏于柔而不及乎極者則揚以進之使企而及焉高亢明爽偏于剛而過于極者則抑以退

之使俯而就焉此因其氣稟之過而教以化之亦所以納之于極也氣稟以天言習俗以人言剛柔非必舉世皆然猶其中有如是者則以是治之也因時以制宜隨俗以應變皆所以維持皇極之意○平康正直如大舜苗格之後成周刑措之時也彊弗友剛克如周公之成殷是也變友柔克如君陳之和中也沉潛剛克如求也退故進之是也高明柔克如由也兼人故退之是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箕子說人君欲行撫世之大德當操御世之大權若非

周書

卷之六

卷之六

總攬乾綱于上以致權柄暗移于下又何以盡三德之用哉故爵祿慶賞所以施德于天下的叫做福這惟君得以作之蓋奉天道以命有德乃天子之事也刑罰征誅所以示懲于天下的叫做威這威亦惟君得以作之蓋承天意以討有罪乃天子之事也至于珍貴玉食之奉雖非人主之所尚然萬方之所以供一人者品物為至貴也亦惟君得以享之蓋居天位食天祿亦天子之事也若在下為臣子的于君上威福之施不過奉行而已玉食之養不過供獻之而已固無敢有竊君之福以市私恩無敢有盜君之威以報私仇亦無敢有僭用

君之玉食而越禮犯分肆無忌憚者

此承上言欲行撫世之大用當操御世之大權蓋威福在已名分尊嚴然後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也福以命德言爵祿慶賞皆是威以討罪言五刑九伐皆是玉食是四海九州所常貢者與威福相因皆各分所係之大故並言之權字于惟作二字上見臣曰無有正見得惟字意蓋臣而上僭則君權下移矣還重君一邊威福不可以上文威福抑揚講比上節高一層看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

周書

卷之六

卷之六

僻民用僭忒

箕子又說人君權柄不可下移下移自有其害若臣下而敢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壞法亂紀下陵上替大亂之道自此而生在大夫有家者必貽患害于而家諸侯有國者必致凶禍于而國由是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凡在朝有職位的人都習以成風固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分上無道撥則下無法守凡在下的下民亦相率效尤僭妄過分而踰越其常矣夫以下干上其害遂至于此然則為君者其可不操大權于已以表正萬邦乎此其言八臣僭上之患見人君不可不操其權也臣

指諸侯大夫言而字對武王言家國皆天子所統者
故曰而家而國蓋皇建有極則威福玉食自天子出
皇之不極則威福玉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必然之
勢也自天子出則家不異政國不殊俗自諸侯大夫
出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亦必然之勢也凶害是攘
奪刻剝家國不寧之意人字還是在位之小臣觀兩
用字相對可見蓋用字猶因字意大臣法然後小臣
廢也在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位之臣相觀而化因
之而側頗僻不但比德而已上有道揆然後下有法
守也今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下之民從風而靡因

卷之六

卷之六

之而僭忒不但淫朋而已所謂甚言其患也註中國
字亦字不可泥誠使大權歸于一統而政柄不至于
下移則國家有紀綱臣民有趨向而正直剛柔惟吾
所用矣尚安有陵替之患哉是應變之治有三致治
之權則一此維持皇極之要而又用三德之旨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箕子說洛書次七疇叫做稽疑蓋以固有大事人君雖
是內斷于心外詢于眾然又必聽之于神而其疑乃決
故或卜龜以觀兆或揲著以起卦稽考其吉凶之理以
定吾趨避之宜皆所以決疑也故謂之稽疑然龜著之

所以靈者以其至公無私故能通鬼神之情則卜筮者
亦必得至公無私之人而後能達龜著之意故人君欲
卜筮以決疑必須簡至公無私心與天通的人建而立
之為大卜大筮之官使他專掌卜筮之事遇着國家有
大疑不決乃命這人或川龜以上或川著以筮庶幾以
至公之心傳至公之兆可以定吉凶可以成事業耳苟
非其人豈可以輕命之哉

此詳稽疑之疇自此以下五節皆言稽疑之法然天
之意非著龜不傳而著龜之意非其人不傳故擇人
以主卜筮尤稽疑之要也擇字重建立字輕所擇之
人是萃五行之理而心與天通會陰陽之靈而德與
天合者蓋必得是人然後可以紹天之明以定天下
之吉凶也乃字亦重看擇建是平時事乃命是有疑
而命使卜筮之是臨時事

周書

卷之六

卷之六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箕子說卜之法用火灼龜即其所食之墨而變化以形
觀其所坼之文而象數以見有其狀滋潤而如雨者其
兆屬水有其狀開明而如霽者其兆屬火有形迹疑似
蒙昧而不明者其兆屬木有布散聯綿絡繹而連屬者
其兆屬金有橫斜交錯如相尅之狀者其兆屬土此五

若其...之體也...不外乎五行而已

此列十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蓋龜之上也變
化形于食墨之餘象數顯于坵文之後與五行之光
相配潤澤而為兩開明而為霽是水火之兆也索昧
而不明絡繹而不屬是木金之兆也左右交錯彼此
相勝是土之兆也五者之體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
其類應固可以知吉其乖錯亦可以知凶而稽疑于
卜者有所準矣五兆無一定之吉而但觀事之所值
何如若宜兩而兩則吉否則凶矣餘倣此

曰貞曰悔

周易

卷之六

全

箕子說筮之法用著草揲之三變而成一爻三爻而成
內卦又三爻而成外卦合內外二卦而成一卦內卦叫
做貞外卦叫做悔如六爻之中有遇著老陽老陰則變
而為別卦所謂支卦也那初得的本卦又叫做貞後變
的支卦又叫做悔蓋貞者正固不移之意內卦與本卦
皆得之于先卦之正也所以皆謂之貞悔者變動不一
之名外卦與支卦皆成之于後卦之變也所以皆謂之
悔此二者皆占卦之體也要之不外乎陰陽而已

此列占卦之體所以著陰陽之變也貞者事之幹有
事始之義悔者生乎動有事終之義二者非卦名乃

卦體也蓋著之筮也歷三變而成爻總六爻而成卦

當其奇耦之既具揲揲之既成則有貞有悔焉曰貞
者事方來而始著機乍顯而無為于未動之卦則為
在內之下爻于既動之卦則為所遇之本體以宰萬
變以遇萬幾確然貞固而不移也曰悔者事已過而
後形幾已著而復變于卦之不動則為外爻而上體
是居于卦之既動則隨所之而變體是值以通其變
以極其數紛然變動而不居也蓋有陰陽即有動靜
之殊有動靜即有貞悔之寓析而觀之一卦具一貞
悔統而觀之凡卦各一貞悔也因卦體以定吉凶而

周易

卷之六

全

稽疑于筮者有所準矣凡畫卦自上而天下三爻為
內卦上三爻為外卦卦有動爻而占者值之曰遇卦
及動爻變為他卦曰支卦卜兆本于五行則必心通
五行者而後可命之以占卦主于陰陽則必德合陰
陽者而後可命之以筮此稽疑之所以重擇人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箕子說卜兆占卦之體合而言之總有七件兩霽蒙驛
克貞悔是也分而言之則卜用兩霽蒙驛克之五兆占
用貞悔二卦國家欲舉大事恐不能無過差則假此卜
筮以推究之審吉凶得失之象決從違趨避之宜以求

免于過差是卜筮之體雖異而其用則同也

此推卜筮之用蓋上二節但以體言衍忒則其用也

凡七總而言之十五占用二分而言之衍忒即是稽

疑人事指祭祀征伐等事推衍非特已過差而然是

未然之事疑其或有過差而預以卜筮推衍之所以

斷其吉凶也○兩齋蒙駢克貞悔上文未曾露出占

字卜字連用幾個曰字一串敘來至此而始總之曰

凡七始明之曰十五占用二明五光之為卜用貞悔

之為占用也傳註者于上文俱說破了則此十五占

用二似為刺語作文者須要善體帖

附錄

卷之六

全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箕子說稽疑之法既立至公無私之人以作卜筮之官

及當占卜之時又必每事使三人共占之以相參考如

卜則三人同卜筮則三人同筮以觀其吉凶之兆同異

何如倘三人皆以為吉固斷乎其可行矣其或一人言

凶二人言吉亦宜從其吉而行之蓋二人同則吉勝于

凶雖有一人之異議固無妨也三人皆以為凶固斷乎

其不可行矣其或一人言吉二人言凶亦宜從其凶而

止之二人同則凶勝于吉雖有一人之異見未可憑也

以人言之多寡測天命之從違庶乎舉措合宜而過差

可免矣此用卜筮之法也

此承上衍忒而示以聽卜筮之要也立時人即前所

擇建之人卜筮必立三人者蓋專以一人則見聞有

限隅以二人則適莫難從故必三人占而後可以決

其從違從二人之言者二人告吉則雖一人以為凶

亦在所必趨二人告凶則雖一人以為吉亦在所必

避蓋參諸衆而取其同也若三人言吉言凶皆同則

不待言矣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自身其康彊子

附錄

卷之六

全

孫其違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違吉卿士從龜

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違卿士

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

筮共違于用靜吉用作凶

箕子說稽疑之道固當取決于卜筮而其理之是非可

否在吾心亦自有定見是以國家有重大的事當行當

止疑而未決者必先自己以道理事勢裁酌其可否既

謀之于心矣猶以一人之識見有限又咨訪于卿士集

思廣益看朝廷上的公議如何又下問于庶民廣詢博

采看開開問的衆議如何然後謀之卜筮焉蓋人謀出

于有心不若著龜靈物至公無私尤為可信故既祭之于人已又須質之于鬼神乃命擇立之人循卜筮之法灼龜以觀其兆揲著以玩其占觀其吉凶以決吾之從違焉此稽疑之序也若這件大事汝心料度以為可行是汝則從矣及其卜之于龜則有吉而無凶筮之于著又有休而無咎問之在朝而舉朝者士皆無問言問之在野而舉國庶民皆無異議是通陰明合上下無不翕然而大同矣以此舉事將何所為而不宜哉以言乎近則多福集于君身稟彙強健而安享太平之治矣以言乎遠則福庇及于子孫遺遠吉慶而永保靈長之業矣

禮卷六

命

大同之應如此若是謀之于已汝之心既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卿士庶民逆而未順然君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卿士之心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君心民情逆而未順然臣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庶民之心從矣而龜與筮皆從雖君心臣意逆而未順然民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也若是汝心既從而龜筮一從一逆至于卿士庶民都逆而未順雖逆多順少本無可取但著短龜長又與尊者之謀相合惟用之以舉事于內亦可獲吉但舉事于外則凶矣若是龜筮呈兆都與人謀相違總使君臣上下皆無所逆然鬼神不順百事

行悔者憂危必有出于意料之外者只宜靜以守常可保終吉倘或有所作為則必遇凶咎矣夫謀慮必令于臣民者不敢自用而取諸人蓋其公也吉凶惟決于鬼神者不敢自信而信于天蓋其慎也人君用此以斷天下之大疑以定天下之大業舉動豈有不當者哉

此上但言稽疑之法此節正所以稽疑者汝則有大疑五句是稽疑之序汝則從以下是稽疑之應也大疑指戎祀等事此近有係于君身之休咎遠有係于子孫之禍福者皆是謀及乃心密諸已也謀及卿士庶人參諸人也謀及卜筮斷于神也蓋一人之見不

禮卷六

命

命

可以自是故參之于臣民臣民之謀猶出于有心故決之于卜筮此自然之序也大同是通乎人已而無二質諸鬼神而無疑之謂康強逢吉內畧點戎祀意講逢者會逢其適之意蓋當時所行使子孫得蒙其庇也此稽疑大同之應上言卜筮于臣民之下者稽疑以人謀為主神謀為斷也此言卜筮于臣民之先者決疑以神謀為重人謀為輕也自此以下則雖不能大同而亦不害其為吉者故君謀配于龜筮者亦吉臣謀配于龜筮者亦吉民謀配于龜筮者亦吉謂之吉者作內作外無不宜也至于龜筮一從一逆本

不可以舉事然筮猶出于人而龜則純乎天故亦可
以作內也若龜筮共違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蓋
皇極之君體天行事而龜筮則紹天之明者故以是
爲主以此衍人事之忒而斷天下之疑何所不決故
曰明用稽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
敘庶草蕃廩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箕子說洛書次八之疇叫做庶徵蓋以天人之理相爲
感通但觀天道之休咎即可以驗人事之得失而其所
驗者又非一端所以叫做庶徵庶徵之目何如自陰陽

味卷末

本末

之氣交則蒸潤而爲雨自陰陽之氣散則開霽而爲暘
陰消陽長則氣煖而爲燠陽消陰長則氣冷而爲寒陰
陽之氣相嘘相拂則周旋鼓舞而爲風然雨暘燠寒風
都有恰好的時候若此五氣之來皆全備而無缺不多
雨而少暘不多燠而少寒又且各應節序如當雨而雨
當暘而暘無一不當此時是五氣順布而無乖戾矣將
見和氣流行品物生植雖衆草至微亦且暢茂條達而
極其蕃盛矣况其他乎若五氣失調節候乖錯極備而
傷于太多則陰陽之氣偏勝而萬物無以育其生必致
于凶災如雨多則澇暘多則旱是也或極無而傷太少

則陰陽之氣有虧而物無以遂其性亦至于凶災如無
燠則慘無寒則泄是也夫歲功之成否係五氣之休咎
如此人君之于天道豈可忽哉

此下詳庶徵之疇此節只以陰陽五行講不可入五
事在內曰雨五句言五者之氣曰時句言五氣之候
來備其敘言五氣之順其時即所謂休徵庶草蕃廩
則休徵之效也時字包得來備以敘之意來備以敘
一直說正應上時字言歲日月之內既無匱乏又不
愆期也庶草是舉物之至微以例其餘對後百穀用
成等而言作效說極備極無反上來備以敘看凶字

味卷末

本末

對後百穀不成等而言反上庶草蕃廩看曰一者言
不必五者之皆備皆無有一于此亦足以致凶也極
備極無即是各徵凶即是各徵之害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
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諫恒
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箕子說天道之或休或咎非偶然而已皆由人事有以
感召之人事有貌言視聽思之分天道有雨暘燠寒風
之異故人事脩于下則天必有休美的徵驗各以類應
如動乎貌者端莊嚴恪叫做肅是貌之德脩矣貌澤水

也而雨亦屬水故雨澤以時而順應之發乎言者順理成章叫傲入是言之德脩矣言揚火也而暘亦屬火故晴審以時而順應之視無不明而昭然其有智是視之德脩矣視散木也而煥亦為木之氣故暄燠以時而順應之聽無不聰而淵然其有謀是聽之德脩矣聽收金也而寒亦為金之氣故寒冷以時而順應之思能通微而德造于睿聖是思之德脩矣思通土而風亦為土之氣故風以時而順應之夫五氣節調則化工順運此太平休美之事所以謂之休徵也人事失于下則天必有答惡的徵驗各以類應如貌不能作肅而至于狂蕩是貌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為常雨蓋淫潦無節有類于狂也言不能作入而至于差謬是言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為常暘蓋亢旱為災有類于僭也明不足以決可否或至猶豫而寡斷是視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為常燠蓋和柔之氣多有類于諫也聰不足以審是非或至躁急而寡謀是聽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為常寒蓋栗烈之氣勝有類于急也睿不足察幾微至于蒙昧而眩惑是思之德不脩矣其應則為常風蓋陰霾之沍作有類于蒙也夫五氣不調則凶災立至而有荒歉蹇厲之變所以謂之咎徵也

上言休徵咎徵之應就在天者言此言休徵咎徵之由繞說到人事上休字時字應上來竹其敘意咎字恒字應極備極無意言人事之徵于五氣而為休者由五事之得以致之人事之徵于五氣而為咎者由五事之失以致之也感應處只以五行分配蓋兩屬水而貌澤水也貌肅而嚴整自有滋潤之意故時雨應之暘屬火而言揚火也言入而條理自有開明之意故時暘應之視散為木而煥亦木也視哲而有智則有昭融和煦之意故時煥應之聽收為金而寒亦金也聽謀而能度則有藏密疑結之意故時寒應之思通為土而風亦屬土也聖無不通則有疎通旁達之意故時風應之曰若者順五事之得而類應之也貌不檢制為狂狂則蕩故恒雨若言不合理為僭僭則亢故恒暘若視不哲則猶豫而不明故懈緩而恒煥應之聽不謀則躑躅而不密故縮栗而恒寒應之不能聖則蒙蔽而不通矣蒙則冥其心思無所不入故恒風應之曰若者順五事之失而類應之也蓋和德備于已則和氣應于天人有乖德則天有乖氣乃感應自然之理其實一德脩則五德皆脩一氣應則五氣皆應但以其理言之不必泥也○按稽疑庶徵

亡者天人之際流通如此易所謂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是也漢儒于天人之際其言之庶幾者惟董仲舒其後流為災異之學如夏侯勝劉向京房之徒乃事事為之配合其傳會甚矣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箕子說人事之得失著于下則天道之災祥見于上感應之理昭然不誣故凡為君為臣有代天理物之責皆須視其休咎以省察所行的得失但其責任有尊卑之殊故其所省有大小之異王者欲省驗自己的得失當于五氣休咎關係一歲之利害者徵之若通計一歲之

卷之六

十一

間風調雨順寒暑適宜則可以驗君德之脩或不水旱頻仍災異疊見則可以驗君德之失蓋王者至尊無所不統猶歲之統夫月日其任大則所係亦大故王之所省者在于歲也王之下有卿士卿士欲省驗其得失當于五氣休咎關係一月之利害者徵之以月終而考其月要則氣候災祥職業脩否繫可見矣蓋卿士各守其職以贊王政猶月之積而成歲故卿士之所省者在于月也卿士之下有師尹師尹欲省驗其得失當于五氣休咎關係一日之利害者徵之以終日而考其日成則天時順逆人事勤惰繫可見矣蓋師尹各司其事以承卿

士如月之中有日故師尹之所省者在于日也由是省之而和氣應則交相勉焉而益善其所終省之而乖氣應則交相儆焉而益脩其未備分猷共念上下一心斯人事可以挽回天意雖轉災為祥亦不難矣

此言君臣當隨分以省驗承上節言庶徵之休咎既係于五事之得失則欲省五事之得失者當觀于庶徵之休咎也省字貫卿士師尹而言正所謂念用庶徵者三惟字重看見其分之各有所屬也王者如天運于上則其分之尊猶歲之無所不統也故庶徵休咎有係于一歲之利害者則王以是而省驗焉卿士

卷之六

十一

有調燮之責其分之統于王猶月之統于歲也故其所省惟在一月之利害焉師尹有撫辰之責其分之統于師尹猶日之統于月也故其所省惟在一日之利害焉謂之省者蓋以庶徵之休省五事之得而益勵于交修以庶徵之咎省五事之失而不忘于戒勅也不可以註中徵字就當省字看尊者所理大而要卑者所理小而詳故其所省不同如此與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意相似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箕子說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人相與之際有確乎其

不稟者故大而一歲之間小而一月一日之內凡雨暘
燠寒風之時一一都應候而至無有變易其常度者這
是人事克脩休徵協應其為效驗豈淺淺哉故以歲功
言之則百穀因此成熟而三農樂曲穰之慶矣以治功
言之則政治件件脩明法度彰而禮樂著矣觀之在朝
則賢才效用凡俊民之隱伏者皆乘時自奮章顯在位
矣觀之在野則室家胥慶比屋之間皆安居樂業同享
平治康寧之福矣夫陰陽調而寒暑時五穀熟而人民
育朝無廢政野無遺賢此和氣致祥之驗太平極治之
時也然必由君臣上下五事克修致之豈偶然之故哉

周書

卷之六

卷之六

之順布有以感之而實五事之交脩有以本之也王
與卿士師尹可不隨分而省驗哉又就禮樂法度等
事說家就國家說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徵家用
不寧
箕子又說若小而一日一月之間大而一歲之內凡雨
暘燠寒風都非時而至變易其常期此人事不脩咎徵
之應也其為害當何如哉以歲功言之則百穀都不成
熟而饑饉荐臻矣以治功言之則政治昏亂不明而國
事日非矣觀之在朝則賢俊隱遁甘處側微而無用世
之志矣觀之在野則民苦無聊室家離散而皆不得安
其生矣夫人人事不脩而咎徵之應如此固天道感應之
常然人君若能反身脩德則亦可轉灾為祥而咎徵將
變而休徵矣天人相與之際豈其微哉
此亦承省驗言咎徵所致之害如此則五事之失可
知亦見不可不省驗之意時既易即是咎徵應極備
極無看四句是答徵所致應二凶字俱與上節反
看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

周書

卷之六

卷之六

箕子說王者與卿士師尹其得失固微于歲月日矣至于庶民則其象如星蓋庶民無官守無責任亦無所省驗為休為咎只係乎上人之得失其散處于下如眾星之附于天一般所以說庶民性星然星宿之中其氣類相感都各有所好箕星主風故其性好風畢星主雨故其性好雨亦如庶民之中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皆欲得其所其為好亦各有不齊也夫星之布列于天雖各有所主而其成歲功占氣候則又在乎日月之所經行次舍者而驗之日之行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月之行立冬與冬至經由黑道立夏與夏至經由赤道觀其道行而寒暑之推遷者可驗矣然日之從星不可見而月之從星為可見也月行到東北而入于箕則從箕星之好而為風到西南而入于畢則從畢星之好而為雨觀其所從而氣化之流行者可知矣夫仰觀于天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森羅布列莫微于眾星然至大者每從乎至微者之所好而至微者有關乎至大者之成功譬之庶民其位雖卑其分雖微而卿士師尹所以布朝廷之命令以行乎下者恒于斯察四方之幽隱以達乎上者恒于斯天道人事一而已矣故兩曜順度則三光全而風雨時百官

脩職則萬民安而生養遂王者如天運于上安享無為太平之治矣

此言庶民無所省驗其休咎惟係乎上人之得失以見在上者當勉也庶民句提起下詳言之星有好風二句言星有異好以喻民有異欲日月之行二句言日月有常度以喻卿士師尹有常職月之從星二句言月從星之好以喻卿士師尹當從民之欲順本文講完方繳正意在後庶民惟星處只云民麗乎土為卿士師尹之所統率猶星麗乎天為日月之所經行不必入有欲意箕星是東北之木宿列于心尾之下者畢星是西南之金宿介于昴觜之間者星固有風雨之好而遂其好者則在乎日月故以日月之行言之日至牽牛月從黑道則行冬之令焉日至東井月從赤道則行夏之令焉此固運于天者之常度而星之好所由遂也故月行東北入于箕則扇而成風以從乎箕之好月行西南入于畢則蒸而成雨以從乎畢之好獨言月者惟月為可見也然星非真有所好特氣數之所感日月非真有順從行度之所次曰好曰從不過即天象之自然以明人事之當然者耳夫星有異好而日月之有常度者能從其好則自有

異欲而卿士師尹之有常職者當從其欲能從之則衣食足而知禮義五事脩而休徵應矣有近民之責者可不勉哉言日月不言歲者冬夏所以成歲功言卿士師尹不言王者卿士師尹所以成君之治也

命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
箕子說洛書第九疇曰嚮用五福爲善者天必報之以福而所謂福者凡有五件第一件是壽蓋人生必壽命長久然後能享諸福故壽居一第二件是富蓋人生必資財充足然後有以養生故富即次之第三件是康寧

蓋人生雖有壽有祿若身心不得康寧則亦非福也惟身體康健而無疾厄心志安寧而無憂慮乃爲真福故康寧又次之第四件是攸好德蓋人雖壽富康寧若不
知好善樂道亦非福也惟智識高明所好在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其要于此故攸好德又次之第五件是考終命蓋諸福既備善終尤難必須順受其正以盡其天年而不死于非命乃爲完福故以考終命終焉此五者皆天之所以福善也人君以此自勸而建極于上則能歛福于一身以此勸臣民而使之歸極于下則能錫福于天下矣

此詳五福之疇以緩急先後爲序五福兼君與臣民言壽者天子萬年黃耆無疆也人情莫不欲壽而壽實所以享諸福者故居一富者玉食不移庖祿是繼也人情莫不欲富而富所以厚吾生者故居二康寧者身無違疾心無憂患之謂福以身安爲泰故居三攸好德者作德日休順理自裕之謂福以道充爲貴故居四考終命則體受而歸全存順而沒寧是福之終也故居五人君以此自勸則有以歛福于一身以勸臣民則有以錫福于天下蓋皇極之君不以一人爲福而以天下爲福也君民雖並言實歸重君上自

天降福言則壽爲先自人致福言則好德爲本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箕子又說洛書第九疇又曰威用六極是說爲惡者天必報之以禍而所謂禍者凡有六件極不好的事第一件是凶短折蓋考終而壽人之願也若是橫遭凶害而不以善終或中道夭折而壽命不永人生之禍莫大于此矣故居第一第二件是疾蓋無病而安亦人之願也若是疾病纏綿身不康健則雖壽命常存而其情則甚苦矣故疾即次之第三件是憂蓋人必心樂然後身泰倘憂愁抑鬱此心戚戚不寧則雖身體無病而其心則

無聊矣故憂又次之第四件是貪蓋人必用足然後無
果倘貪窮空乏不能自存則俯仰無資而其生亦甚窮
矣故貧又次之第五件是稟性之過剛而為惡惡則悍
然不顧而足以取禍故又次之第六件是稟性之過柔
而為弱弱則怯懦無為而足以取辱故又次之為善則
獲福如彼為惡則獲禍如此可不鑒哉然作善降祥不
善降殃天道之報應固昭然不爽若實善惡執厥福
之柄以勸懲天下而助上帝之所不及是又人君法天
而不私者也圖治者宜思焉

此詳六極之疇以重輕先後為序凶短折者壽與考
終之反疾憂者康寧之反貧者富之反惡弱者好德
之反弱亦謂之極者蓋弱則不能自強必墮于惡也
人君所以自懲與懲天下之臣民者不外乎此所謂
威用六極也大抵五福以人所最好者為先六極以
人所最惡者為先

我會編卷之七

昔周武王時有西旅國以本地所出藥丸進獻于朝太
保召公以為異物非所當受作書進戒遂以旅焚名篇
惟克商遂通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藥太保乃作旅
藥用訓于王

史臣叙說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威德廣被九州之外
夷狄蠻貊莫不賓服道路開通無復阻隔有西旅國致
貢其土產之藥以表來享之敬自常情觀之一藥之貢
出自遠人嚮化聖如武王受之若無害者太保召公則
以人君好尚不可不端恐因此開進獻之門貽盛德之
累乃作為旅藥一書用訓戒于王極言其不當受之意
蓋忠臣愛君豫防其漸如此

此史臣叙太保訓王之由也威德廣被意在克商下
曰遂者見其由中達外不疾而速也西旅是蠻夷中
之一貢藥是慕其威德而假方物以昭向化之誠非
有窺覘之意也然自西旅貢之固以表尊王之義而
自人君受之不免啓玩好之端是細行不矜而大德
之累恒必由之矣此太保之訓所以作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

器用

召公訓戒武王先歎息說道自古明哲之王欲以保國治民莫不謹修其德凡一取一予一喜一好皆兢兢然以道理自防法度自檢無所不致其謹由是盛德所感不但中國的人民傾心奉上就是四方夷狄聞知中國有聖人也都納款稱臣相率賓服無遠無近莫不各以方土所生之物輸誠貢獻毋敢後焉然其所獻者惟是可供衣服可資飲食可備器用之物此外並不敢以奇玩異物來進獻者蓋知明王所重在德別無玩好縱獻之亦却而不受也

周書

卷之七

二

此言明王慎德而致遠人之貢無異物見不可不謹德也明王暗指堯舜禹湯慎德工夫竊篇內意講歸重好尚一邊如云愛民好士不狃于耳目之私存心聽言不奪于珍奇之好不以威德為既至而細微為可忽也明王慎德如此則所以莫安生民垂裕萬世者至矣四夷之仰德者孰不起賓服之恩而致方物之貢乎賓帶下一氣講遠邇是四夷中之遠邇咸字無有字畢字俱重看服食器用是三樣曰惟者三者之外無異物也蓋在明王惟知修德以來遠而未始有玩好之私故在四夷惟知因貢以輸誠而不敢

有珍奇之獻明王盛德之致有如此者今焚之為物既不可以為服食又不可以為器用如之何其受之哉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召公又說明王在位四夷效貢皆其慎德所致乃以此明示天下頒賜與異姓諸侯之國使知朝廷有道四夷向化益堅其傾戴之誠而不廢其藩屏之職于方物中有寶玉之貴者則分賜與同姓諸侯伯叔之國使之守此重器永為世寶益厚其親親之義而共伸其敦睦之情

周書

卷之七

三

情皆王者公天下之心也由是天下諸侯受其分賜者物雖不同皆不敢輕易視之知此物乃王者謹德所致故不敢以物視物而皆以德視物極其敬重矣若為君者不以服食器用為貴而以珍奇玩好為事則貢獻既非德感分賜無所勸勵適足以彰其不德耳可不戒哉此言明王昭德而致諸侯之敬無異心亦見不可不謹德也明王以德而來方物之貢故曰德之致寶玉亦德所致者于異姓言德之致于同姓言寶玉互見之也無替厥服與時庸展親皆明王欲使之如此重寓意于物上蓋異姓諸侯視君德以為從違者故頒

之以方物使之不式見德而修舜輪之忠同姓諸侯
視君德以爲親疎者故分之以寶玉使之罔不承德
而篤本支之義蓋公天下來王之物以發天下尊王
之心也人不易物二句一反一正看人字兼同姓異
姓物字兼方物寶玉不易其物而德其物者言不徒
以服食器用之末視之而深信其爲明德之感召凡
受君之賜者如見君之德而無替厥服時庸展親自
不容已也蓋明王昭德而廣逮下之仁故諸侯仰德
而盡承辟之敬耳今葵之爲物遠不可頒異姓近不
可頒同姓而何以起其仰德之心哉○德之致如分

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然魯有封豕

四

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鞶闕之甲是分伯叔非無方
物也以寶玉爲重分異姓非無寶玉也以方物爲重
耳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
力

召公又說人君之德所當謹者固非一端而恭敬禮下
乃其德之大者是以德盛的人其持已待人必極其莊
敬視賢人君子皆當尊禮視匹夫匹婦皆能勝予不敢
有一毫褻狎侮慢之意若褻狎侮慢待人無禮則其爲

害有不可勝言者狎侮君子則虧敬賢之禮而爲君子
者必將見幾而作望顏色而去之矣孰有爲國家盡心
者乎狎侮小人則失臨下之體而爲小人者亦將無所
畏憚而怠玩以事上矣孰有爲國家盡力者乎夫狎侮
之心一生而其弊遂至于此人主不可以爲小失而不
加謹也

上泛言明王以起之此下五節則告武王以謹德之
事此節欲其謹德而戒玩人也德盛則言謹德當極
其至下四句見狎侮之不可有而謹德必當極其至
也德盛無工夫是謹德之功既盡而克積至此者兼

心術事爲含細行必矜意狎侮內兼君子小人言蓋

五十一

德盛則自然禮恭心能使臣以禮而不狎侮君子臨
民以莊而不狎侮小人也狎侮上要補德不盛意君
子以心事上非禮無以結其心也狎侮君子則不盡
其心矣人君孰與共治乎小人以力事上非禮無以
得其力也狎侮小人則不盡其力矣人君孰與守邦
乎言此以深明狎侮之害欲武王謹德以戒其失也
一葵之受雖未必至是然怠勝敬則愛民好士之意
輕將必至於玩人矣此召公之深意也
不後耳目百度惟真

召公又說人心之應事接物本有至正的節度惟為
色之欲一感于耳目而心無所主反為耳目所役使于
是百為之度始昏亂而失正耳人若若能澹然無欲卓
然自持務使耳目皆聽命于心而此心不為耳目玩好
所役使則本原澄徹私欲不行凡百事為自然合于節
度而各得其正矣德其有不盛乎此謹德者又當以玩
物為戒也

此欲其謹德而戒玩物也二句一戒一勉相形說耳
目所該甚廣不專指聲色言凡遊畋觀逸珍奇淫巧
之類皆是百度是百事之節凡經于耳目之所應酬

周書

卷之七

未

中心自有權度故謂之百度貞者正而固也理欲不
容並立役于耳目則欲敗度縱敗禮而百度皆失其
正矣故必嚴玩好之戒慎逸欲之防身必約于儀則
事必歸于範圍使凡接于耳目者皆出于正則人欲
淨而天理純形為役而身為度矣必如是則德無不
謹而無愧于明王也受葵則欲勝義而節欲檢身之
意息是亦玩物而已矣其可乎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召公又說玩忽乎人而生狎侮之心不但失君子小人
之心力而已且其輕佻慢易侈然自肆未免以驕滅敬

并自己的心德也喪失了玩人之害如此玩好乎物而
徇耳目之欲不但使百為失度而已且其耽迷蕙縱心
為形役未免以慾勝剛心志也喪失了玩物之害如此

此申言玩人玩物之弊以見其不可不戒也玩人承
狎侮言玩物承後耳目言始焉德未盛而玩人終則
并其未盛之德而喪之矣豈特心力之不盡而已哉
始焉心役于物而玩物終則至于心之所之無不失
其正矣豈特百度之不貞而已哉德以敬而聚故以
驕滅敬則喪德志以正而立故以慾勝剛則喪志然
德喪則志亦乖志喪則德亦敗二者亦相因也戒此

周書

卷之七

七

二者則敬勝意義勝欲而謹德之功盡矣玩字只是
一義但施于人物有不同蓋玩者戲弄之謂于人而
玩則無敬畏之心于物而玩則有耽嗜之意所以不
同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召公又告武王以謹德之功說道心之所之謂之志人
君子已之志不可以不定也而定志莫若以道方志之
未發則以道涵養之而非道者勿存諸心方志之將發
則以道檢察之而非道者勿萌諸念如此則中有所主
而耳目不能為之遷矣入于耳者謂之言人君子人之

言不可以不聽也而聽言亦必以道導我以忠正之言
合于道者也吾虛已以受之導我以邪僻之言悖于道
者也吾正色以拒之如此則自處以正而諂佞不得投
其隙矣志有定則不以人言混是非言有擇則不以側
言改厥度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謹德者可不不知所
務哉

此告以內外交脩正謹德之要也志是已動之時不
可着靜說已之志有理欲之介而發于義理者道也
必以道而宰之所謂順適于道心之正而不陷于從
欲之危也人言有順逆之殊而順于理者道也必以

卷之七

九

道而接之所謂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
汝志必求諸非道也志以道宰即惟精惟一事實以
道接即勿聽勿庸事正明王之心法而謹德之大端
也然志不妄發所以爲受言之資言不妄受所以爲
持已之助正有交修之意今王受契則志動于欲而
非以道宰矣言畏逆耳而非以道接矣可不謹哉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
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所寶惟賢則邁人安

召公又說人君所行惟修德勤政乃爲有益他如遊觀

興作皆無益之事人君一有所好則心奪于外誘力分
于他用而治功遂因之以有嗜是以無益而害有益矣
必須蚤夜孜孜只求有利于國計民生者然後爲之諸
凡無益之事一切停罷夫然後力有專攻事無廢弛而
治功可成矣民間之物惟服食器用乃爲切要他如珠
玉珍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其價不貲人主一有所
好則不免多方以求之重價以購之而民財遂因之以
虛耗是貴異物而賤用物矣必須躬行節儉惟是切于
民生日用者乃以爲貴諸奇異之物一切不用夫然後
上無征求之擾下無採辦之費而民財可足矣故犬馬

卷之七

九

雖有用之物若來自他方非其土性所宜也不必蓄養
珍美之禽奇異之獸不過以供耳目之玩無益實用也
不必養育于國中以滋勞費凡此皆慎德之實也夫朝
廷之舉動遠人所視以爲向背者若能清心寡欲凡遠
方之物一無所寶愛則好尚既端聲聞旁達遠而四夷
皆起賓服之心而無不格矣賢才之進退斯民所係以
爲休戚者若能移寶遠物之心以寶賢臣信篤而任專
諫行而言聽則賢才效用膏澤普施近而中國皆蒙太
平之福而無不安矣今西旅之契所謂非其土性者也
異物之無益者也吾王所當寶者惟在爲國求賢耳

釋此非寶而以遠物為寶將不取輕于外矣而為遠物之累哉

此告以謹于好尚正謹德之準也分三節身力成民是為一節不寶遠物為一節所寶惟賢為一節曰不作曰不貴曰不寶曰所寶數字最重正是謹好尚處作無益則害有益寶異物則賤用物此重則彼輕自然之勢也當串說不可平有益指政事言王應功字用物指衣食言正應民字乃字亦重看蓋無益之于有益相為利害者也能審所尚于此而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之功則致治之外無他圖而勤以廣業功于

周書

卷之七

十一

是乎可成矣異物之于用物相為貴賤者也能審所尚于此而不貴異物以賤常用之物則常賦之外無過求而節以制度民于是乎可足矣非土性之犬馬珍奇之禽獸即是遠物不畜不育即是不寶非有二意遠人視君之好尚以為向背者也不寶遠物則遠人服其好尚之正而有尊敬之心自然來享來王故無不格賢人是萃為王國之珍出為天下之寶而非異物遠物之可比者寶賢內有尊位重祿諫行言聽意惟字正見此外一無所寶之意蓋邇人係君之好尚以為安危者也所寶惟賢則中國賴其好尚之正

而免征求之擾自然膏澤下究故無不安通節要見一節深一節意遠方之貢苟有好大喜功之心者皆倖得之今不以為為寶則必不作無益而貴異物矣賢人為重則外物為輕尚所寶者專在是則凡無益之事怪異之物遠方之貢自然不足以動其心矣故曰益切至明王慎德緊要處在此故獨詳之○無益不止遊觀異物不止奇巧如漢景帝所謂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綺纂組害女工者也此正所謂作無益以害有益也布帛以為溫而貴纂組之華什器以為用而尚雕鏤之巧此所謂貴異物而賤用物也不

周書

卷之七

十一

寶遠物二句以周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不至反看便見所寶惟賢惟字與五不字相形而邇人遠人亦相對蓋邇人不安則雖單于稽顙而朝越裳重譯而至何補于事哉上文因玩物而推玩人之失至此又因寶物而歸重寶賢此意不可不看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篑召公又歎息說人君之謹德其事不止一端其功不可少閒故一日之間從蚤至夜凡存心應事當常懷儆惕不可少有懈怠一或懈怠則謹德工夫便有間斷不可

不戒也然世人常以為有大德者不拘小節故往往在
大事上謹慎細微處却多放肆殊不知大德者小德之
積若以為細行而忽之不肯矜持謹守則一循之虧
行之玷因小夫大終必有累于全德矣譬如為山的一
般積累功夫已至于九仞之尚所少者一簣之土乃心
生懈怠不肯加益九仞的功勞到底虧缺豈不甚可惜
哉知一簣能虧九仞之山則知細行不可不謹知細行
不可不矜則夙夜何可以不勤乎吾王當詳審而察察
之可也

上教節告以謹德之事此節告以謹德之功也首句

庸書

卷之七

十一

言謹德工夫當無時而不勤不矜以下推言不勤
之害以見其當勤也或字最有意味猶言尚有一之
不勤也勤字正應慎德之慎字當以玩人玩物之戒
存心聽言之要勤政阜民之方格送文邇之道入講
細行不矜正是或不勤意大德指感德廣被說細行
指受獎說蓋感德廣被德固大矣然或以受獎為細
行而不之矜則內無以昭德于萬邦而起其敬畏之
心外無以廣德于四夷而消其窺伺之志或貽四海
之憂或致百年之患而大德之累終必由之猶九仞
之山虧于一簣之功也未二句專譬此二句講見細

行不可不矜夙夜不可不勤之意曰終累見其托始
于此不可不防微杜漸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召公又說吾王誠以明王為當法以臣言為可采信能
行此謹德之事則朝廷之上清心省事無額外征求之
擾百姓皆安宗廟受無窮之福矣今日創業垂統規
模正大則後代觀法遵守可以永保天下而世世為王
矣蓋修省于一身者雖小而造福于天下者則甚大博
節于一時者雖微而垂裕于後世者則甚遠也吾王其
圖之

庸書

卷之七

十一

此申勉其謹德而因期以謹德之效也允迪茲承上
夙夜罔或不勤句而玩人玩物數事皆在其中曰允
迪則夙夜罔懈功無一息之不勤細行必矜理無一
毫之不盡大德無累而與明王同道矣生民二句平
重保字世字承允迪來蓋大定之時生民固莫厥攸
居矣今則無一遺害之事而生民不困于征求不有
以保其居于勿替乎大統既集今固已為天下王矣
自是無一不可繼之行而王業益垂于有永不將世
為王而無窮乎保厥居則德被當時而明王所以立
生民之命者在是世王則德垂後裔而明王所以開

萬世之太平者在是效之大且遠者如此正以見一
焚之受甚微而關于天下後世者甚大所以深動武
王之聽也前節或字細行一筮字此註中理有毫髮
字皆體貼武王身上蓋武王聖人其德已至今所訓
者止欲其不受災耳看此書須重此意

金滕

昔武王有疾周公作冊書告神請禱而卜之于龜事畢
以其書納之匱中及遭流言出居東土適有風雷之變
成王啓匱卜龜見周公前所藏冊書乃悟感召天變之
故遂迎歸周公史臣叙其事以金滕名篇

周書

卷之七

十四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史臣叙說武王既克商紂甫及二年適有虐厲之疾心
弗豫悅此時王業雖成而未安人心雖服而未固而武
王乃遭此危疾周召諸臣所深憂也

此下四節史臣將叙周公之告神而先述其始事也
曰二年者見王室之安未久生民之服未固天下不
可一日無武王也觀武王既喪卽有三監之叛可見
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史臣記說太公與召公見得武王有疾乃同辭說道王

之一身係我周家宗社之安危今被疾弗豫爲臣子的
豈能晏然自安此或天意所爲惟龜卜可以傳之我二
人其爲王致敬共卜決其安否以觀天意可也

曰爲王則于君有忠愛之心曰穆卜則事神有肅雍
之意敬而和者告神則必敬而二人同心百執事咸
在所謂和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周公因二公欲爲王穆卜乃托詞以止之說父母之心
常以子孫疾病爲憂今欲爲王穆卜必有事于宗廟恐
我先王因此遂懷憂慮二公殆未可以此憂惱我先王

周書

卷之七

十五

也周公蓋欲身自爲禱故却二公之請如此

此托詞以卻二公之卜周公之意以爲卜止武王之
安否則忠誠或有所未盡禮如朝廷之卜筮則人心
因之以動搖故不顯言其意而但以戚我先王卻之
也須兼此二意說方備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壇爲壇于南方北而周公立焉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臣記周公既卻二公之卜乃自以禱王之事爲已事
而請禱于先王築土爲三壇除地而同爲一壇以爲接
神之地又別築一壇于三壇之南向北爲位周公立焉

置羣于壇執珪于手乃陳詞以告太王季文王為武
王請蘇蓋公以王室懿親氣息通于祖考若迫切求禱
于三王必能感通此所以任為已事也

自以為功謂以請命為已事蓋周公之下與二公同
而以身代死之事則與二公異正見其忠誠得盡而
亦不至于動搖人心也三壇同壇宅神之位也為壇

北面奉神之所也植璧于壇秉珪于手禮神之具也
必告三王者太王肇基王季其勳文王克成皆以安
天下為心者也武王能繼三王之緒則三王必念武
王之疾故于此請命而圖安也

周書

宋季

七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邁厲虐疾若得三王是有丕于
之責于天以旦代其之身

史臣說武王有疾周公既以身請禱命太史為冊祝之
詞曰惟爾太王季文王的元孫其邁惡厲暴虐之疾
勢甚危急然元孫其乃是承宗祀繼王業為天的元子
若爾三王之靈當任保護元子的責任于上帝之前不
當卒令其死如謂其疾果不可揀則願以旦代替元孫
之身不可使之遂罹于大故也蓋是時王業初定使武
王即歿則宗社傾危人心搖動國事大有可虞故公情
詞之迫切如此

此下四節皆告神之詞禱中有二意一則言三王任
保謨之責不可坐視其患一則欲以身代武王之死
求以曲全其生所謂愛兄之切危懼之至也凡祝史
告神之詞皆言于前故曰前祝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
藝不能事鬼神

周書

宋季

七

用元孫也

此承上以旦代其句而言蓋且所以當代武王之死
者正以且之材藝堪鬼神之後使而元孫不能是元
孫之死不若且之死也曰能曰不能非周公自誇以
貶武王意在欲代其死耳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
罔不祇畏嗚呼無疆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周公親當說元孫雖無材藝不能服事鬼神却受命于
上帝之庭等語行師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
培植基業定汝三王子孫于下地使木支百世藉其

餘休以君師天下四方之民莫不奉法守令而祇敬具服之是元孫一身近爲當時所依賴遠爲子孫所憑藉若卒有不諱則天下後世將何所依乎又歎息說元孫之責任重大如此我三王決當默佑而保護之使其永固王業不至墜入上天所降的寶命則我周先王后稷以來的宗祀亦不有所賴以血食于無窮矣三王縱無意于爾元孫寧能無意于先王之宗祀乎周公請禱之詞至此益懇切矣

此承上若爾三王句而言蓋元孫任大責重則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見三王當任保護之責也乃命二

周書

卷之七

本

句串說重敷佑上卽泰誓作君作師寵綏四方之意用能二字緊承此句來定爾子孫四方祇畏亦串說言培植基本定子孫于下地而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爾之子孫無有二適也卽子子孫孫永保民之意曰下地對先王在天之靈而言祇畏雖屬子孫要見武王之德有所憑藉意夫承上帝之寵命以開萬世之太平則所以成先王之大勳延先王之令緒者皆賴爾元孫矣三王可不任保護之責乎無墜句應乃命二句正欲其保護武王我先句應用能定爾三句曰亦者言不惟子孫有所依賴而先王宗祀亦永有

依歸也先王不爲武王憂獨不爲宗祀愛乎寶命與乃命同自武王受于天曰乃命自天降于武王曰寶命一也○據此節言則武王一身乃社稷生民之身而周公之禱非特臣爲君弟爲兄也乃爲先王禱爲天下禱爲萬世社稷生靈禱非卒感通先王而轉移造化孰非忠誠所格哉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周公祝辭又說我請身代元孫之死未知爾三王在天之靈許我與否今我就請命于元龜以觀其兆之吉凶

周書

卷之七

本

若得吉兆是三王許我以保護元孫有不墜寶命念及宗祀之心我其以所植之璧所乘之珪歸待爾保安元孫之命若爾不許我以保護則不惟下地之子孫不定而先王亦失其所依歸矣我乃屏藏其璧與珪欲事神不可得已蓋元孫不存則周業必墜宗祀不保此旦必願以身代也此亦冊祝之詞欲三王決其許否也許不許皆于元龜之吉凶見之曰許者言許我任保護之責致武王之安也不必入代死意言三王許我則有不墜寶命念及宗祀之心矣我則以珪璧歸俟爾命焉曰以曰

歸則有他日得事神之意屏壁與珪則以寶命既降而先王宗祀無所依歸故也與上節意相首尾皆動三王之詞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蕃見書乃并是吉

周公祝告既畢乃命三王曰相參考而三龜之兆一同皆重以吉告猶未見其意也古書在于匱中又以管籥開金滕之匱取其所藏古書觀之皆言吉兆則佑元孫之命三王已默許于冥冥之中矣此周公感孝所感也

此即命元龜而得三王之許也三龜是三人齊卜非有先後習吉并吉對看習吉者龜之兆無不吉也并吉者書之辭猶夫兆也吉是言武王之疾必安由周公忠誠有以感動三王故其應如此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後侯能念予一人

周公既得吉卜乃自幸說道我觀龜卜的形體一重告吉王之疾必然無害蓋我之請禱惟以保安武王為計

今我新受命于三王許我以佑元孫得遂其所圖矣我今只等待三王能念我元孫一人而使之安寧庶不負吾請代之初願也周公深致喜慰之詞蓋忠誠所發

也

此周公視卜而知武王之安故致喜慰之詞也新命是受三王許我之命圖是謀終字作遂字看蓋周公之禱祝惟欲謀武王之安今安其罔害則所謀者遂矣故曰永終是圖茲字承說言新命三王而永終是圖則是能念我一人而使之安我其歸侯之而已曰能念者歸功三王之詞○一說永終是圖是為久遠子孫之計亦通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史臣說周公請禱既畢而還太史乃藏其祝之詞于金滕之匱中公歸明日武王之疾果愈蓋雖三王保護之力寔周公請代之誠所感通也

納冊金滕者不敢輕告神之詞亦不敢褻告神之事也曰翼日乃瘳正見周公忠誠感應如此之速也自首節至此皆是叙周公請命之事之始終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史臣記說武王既喪成王尚幼周公乃攝位行事是時周公之兄管叔方監殷武庚謀為不軌乃與羣弟蔡叔霍叔等造為無根之言流布于國中說如今周公將謀

也

篡位不利于孺子所以危懼成王而使不專其任勅推周公而使不安于位也

此以下是記周公避居之舉之始終也此節是述周公避居之由不利猶言害之也流言中有二意一以

危懼成王一以動搖周公獨言三叔者史氏深著三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周公嘗流言之際二公乃告太公召公說我受命

先王驚佐少主本欲步社稷定國家非為身計也如今

流言之起人心驚疑上下易生嫌隙我若不自退避使

周書

卷之七

三

讒謗得行則變起蕭牆禍貽社稷于大臣之義有所未盡他日死後亦無詞以告我先王于地下矣

此周公自叙其避居之意也蓋流言方起正主少國

疑之時于此不避則無以釋君臣之嫌際絕人心之

危疑而于義有所不盡無以自獻于先王矣此義當

退避以待成王之自悟也周公一避則變不起于王

室既得以成終始之大忠而志可達于先王又得以

全終始之大孝義之盡仁之至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貶王名之

曰鴟鴞王亦未敢誦公

初流言之起成王雖疑周公然事無指實及周公避居

東都到二年之久成王方知流言的人乃是管蔡其誹

謗忠良謀危社稷之罪狀至是始發露而不可掩矣蓋

小人陷害君子踪跡詭秘而周公忠誠自信亦不急急

于自明故雖以成王之賢猶遲遲而後得其罪此任賢

察奸所以為難也成王既知流言起于管蔡其疑漸釋

此後周公乃作詩四章以與成王篇名叫做鴟鴞其詩

託鳥自言鴟鴞既破其巢又敗其卵以此武庚之政管

蔡及王室蓋深著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周公此詩

意發于忠憤而詞近于切直成王亦虛心受之未敢詰

周書

卷之七

三

責周公足以見其悔心之萌矣

居東都者因疑之方甚而自盡乎在已之忠誠也作

鴟鴞者因疑之漸釋而不忘乎為君之忠誠也得是

得罪人之主名二年見其時之久于後是罪人既得

之後見前此不敢作也未敢誦公是疑欲釋而未盡

釋之意蓋王之心猶在疑信之間也

秋大熱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

武王之說

史臣又叙說是年之秋田禾大熱尚未收穫之時忽然

雷電大作加以暴風田禾都吹倒大樹都拔起一國之人震驚恐懼成王因此天變乃與大夫諸臣盡服皮弁以發金縢之匱欲取冊書祈禱得周公當武王有疾之時自以請命三王為事欲以身代死的說話即當時請命之祝詞納于金縢之匱中者也蓋周公精誠上徹于天而未信于成王故天出災異以警動之如此

此叙得書之由也雷電以風正天之劫威以彰德者蓋公之忠誠上徹于天而猶未信于成王故天出變異以警動之也未卜而啓金縢者取冊以書告神之詞耳

周書

卷之十

中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太公召公及成王既見周公欲代武王的祝詞乃問其事之始末與諸卜筮執事的人衆人乃對說當時周公誠有此事又歎息說當時卜龜納冊周公皆會命我等為之但當冊祝之日恐人心搖動不欲宣洩故我等不敢以告于人耳夫觀之天變證之人言周公之忠誠于是乎益顯矣

信字言周公自以為功而代武王之死信有此事公命者言多材多藝之言乃命帝庭之語皆公之詞命也我弗敢言兼二意蓋當冊祝之日正恐人心之搖

動雖知之而不當言及流言之起又值國家之危疑雖欲言而有不敢也夫天變如彼而人言如此則周公之忠誠見矣成王安得以天變為不足畏人言為不足恤乎此所以有迎公之舉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子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成王聞諸史百執事之言乃執周公請命之冊書涕泣以告諸大夫說今日感召天變已知其由我君臣不必共卜矣昔周公在皇考時不但輔佐經營盡心竭力至于請命代死為國忘身其勤勞王家如此此時我尚幼冲不及詳知致使公橫遭流言不安其位此予小子不明之過也今天警動我以風雷之威使得見金縢之書

以知公之精忠至誠始終為國是乃天所以彰顯周公之德也今日欲消弭天變豈可使公之身一日不在朝廷之上乎惟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于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同宜如此矣至此而周公之心始明成王之疑始釋周之社稷所以幾危而復安也

此記成王因天變而感悟也其勿穆卜句作肩下昔字對今字看言昔也公有其德我既弗知于前今也

天彰其德我當迎歸于後也勤勞歷說而冊祝請命
事在內蓋不惟平日輔佐王業殫竭精忠而其愛兄
之切危國之至以身請命不遑靈處又何如其勤勞
也德卽勤勞之德禮是崇功報德之禮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
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成王既因天變感悟知乃親迎周公于郊外出郊之日
天卽雨而反風凡田禾被風吹倒的都起而更生其大
木所偃者不能自起太公召公又命國人都起而築之
更加培植于是田禾有收歲更大熟夫成王未知周公

周書

卷之十

十一

天爲動威及既迎周公天爲順助其轉災爲祥如此

此記成王迎周公而回天變也成王未知周公則雷
電以風天心之動威也成王既知周公則乃雨反風
天心之助順也蓋雖成王能敬天之怒而然亦由周
公勅天之德使然耳盡起而築之指禾言

大誥

昔武王克紂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三叔監之及周
公輔成王三叔流言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
錄三叔懼遂與武庚畔成王命周公討之大誥天下史

臣因以名篇

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制于我家不
少悉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
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公奉辭討武庚之罪乃傳王命以曉諭天下說道猷
大誥爾多邦諸侯及爾左右御事之臣我周不爲天所
憫恤乃降凶害于我家使武王遂喪而不少待大恩我
幼冲之人繼守無疆之大歷而尊爲天子無疆之大服
而富有四海自惟知識寡昧弗能造明哲以導民于安
康之地是人事之顯然者且未能盡況上天眷命杳不
可測其安能窮究而悉知之以保此歷服于無窮乎

周書

卷之十

十一

此將伐武庚而示以不得不然之意多邦是在外諸
侯御事是在內羣臣叛者三監武庚而大誥天下所
以昭大公而一衆志也不少延卽弗弔降割之實言
武王以起成王也洪惟二字貫下歷以統緒言是貴
爲天子德以疆域言是富有四海無疆是言其大之
至非延于無窮意造哲以明義理識時勢講迪民康
以除殘去暴撫安民生講令伐武庚意而不露天命
是眷周之命本無疆歷服言格是窮究之意格知天
命則守此歷服于無窮矣此反言以見意明已必當
盡人事以奉天討也

命茲不忘大功于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成王大誥多邦既啓其端而意猶未已也故又說予惟

小子以坤昧爲君下無以奠安民生上無以凝承天命

夙夜兢兢常恐不能勝此艱大之責就如涉淵水而莫

知其津涯一般致致焉惟往亦所以守成之道期如涉

淵之必濟而後已濟之何如蓋備亂之臣割據土宇乃

法度之所當討者也予今討之正使我國家典章法度

賁飾于前者敷布而脩明之平其僭亂復吾土宇使武

王膺天明命肇造基業垂裕後人者求以增益開大而

不至于失墜若此者亦欲無忘武王之大功而思以繼

述其永清大定之烈歷服之亦不至于失墜耳况武庚

不靖蔑視我王章窺伺我上宇此其得罪于天乃天誅

所必加者予又豈敢閉抑天降威用不行討伐而墜武

王之大功乎

已字繫承上言若涉淵水者懼不能迺民康以保天

命也求朕彼濟者冀其必能迺民康以保天命也敷

賁三句即攸濟之道而造哲迺民康之實典章法度

前人所以粉飾太平者不容于僭亂也於此而敷之

則王綱不著而紀法昭明無復侵敗王略者矣

受

周書

卷之七

未

厥命前人所以奠安基業者不容于竊據也于此而

敷之則洪圖鞏固而疆宇永寧無復勅搖王業者矣

二句平講而意亦相承要點出造哲迺康以守無疆

歷服之意茲字指此二句言大功是永清大定之功

賁是大功既成而制者受命是大功始成而受者不

可就作一樣看言武王雖不少延而其大功固在也

吾所以敷賁而敷受命者正不忘武王之大功而思

以繼述之使大法以昭不異于丕單之日大業以擴

不殊于燮伐之時而無愧于歷服之嗣焉耳此以上

皆之言欲伐武庚之意予不敢向方指言之言武庚

不靖天固誅之者也予惟奉天討以盡人事則典章

于此乎修明受命于此乎恢廓而武王之大功亦于

此乎不忘矣此正求濟之道當然也豈敢閉抑天之

威用乎天威與上節天命相首尾能不閉天威然後

能裕知天命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

亦不靜越茲茲

成王又舉鬼神前知之事以警眾說道首武王留下大

寶龜與我後人使傳上天之明命以定吉凶在先問卜

之時自有命謹異日東方諸侯起而作孽使西方之人

周書

卷之七

未

疲于奔命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得安
靜是武庚未叛西土異然之時而龜已豫吉其兆甚明
今三監倡亂果蠢然而動所謂大艱不靜者予是乎驗
矣然則今日之事天命已定其可違乎

此將言伐殷卜吉之事而先言卜吉之驗以見其不

可違也龜曰大實是貴重之詞紹天明句推寧王遺

龜之意即命指龜兆所告而言西土是鎬京蓋東土

叛亂為西土之患故曰大艱東土叛亂必用西土之

人以征之故曰人亦不靖越茲蠢則所謂大艱不靖

者予是乎驗矣昔日之卜既以驗于今則今日之卜

能不驗于後乎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

反鄙我周邦

成王又說武庚特殷之末裔小小腆厚之國耳乃不能

審已量力大敢經紀其喪亾之緒欲使絕而復興雖是

上天降威于殷使之自取亾滅然亦知我國有三叔疵

衆民心不安故乃乘隙生變倡為大言說道我將復興

殷業而反鄙邑我周邦使仍前事殷其不軌之謀如此

其容以不討乎

此承上越茲蠢句而言殷小腆二句叙蠢動之實天

降威三句推蠢動之由曰予復述武庚之言反鄙我
周邦述武庚之意應轉誕敢紀其叙句說欲使已如
昔之富有萬邦而使周邦如昔之以服事殷也夫曰
天降威則予固不敢閉矣由于民不康則予當迪民
康矣武庚之罪其容以不伐乎○一說鄙是輕忽之

意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教字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并吉

成王又說武庚今日蠢動而今之明日我民有賢者十

人皆能明義理識時勢不憚征役之勞來輔我以往撫

定殷邦繼嗣武王所圖之功業使永清大定之烈復見

于今焉夫得賢人以舉大事我固知其休美斷斷乎有

萬全之策矣及朕決之于卜則三龜又皆并吉與人謀

相符其必勝又何疑哉夫大艱不靜卜既有驗于當時

大事必休兆又協吉于今日此武庚之伐我所以決勝

而必往也

此正言伐殷卜吉之事得人得天不平歸重卜吉上

今蠢今翼日者言武庚蠢動方始于今日而民獻十

夫即集于明日見其得人心之速也牧寧就伐武庚

說與敷賁受命一般武圖功與不忘大功一辭

修明典章使敢紀其緒者不得肆而罔以繼夫夫定之勳恢弘基業使鄙我周邦者不得逞而罔以嗣夫永清之烈也此是十人欲輔成王如此作未然後我有一大事休是成王自知非謂十人知之也言我邦而繼武功事莫有大乎此者然豈嘗試而漫為之哉知其有必然之休矣所以然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故也蓋大艱不靖其兆已驗于前則伐商必克其兆必徵于後所以信大事之必休也卜吉在大誥多邦之前○君子之于天下也已不必常是則從衆衆不必常是則從賢賢者公議人心之主也今邦君御事猶

周書

大誓

卷二

有利害之感而十獻同心則公理所在趨乎利害之外者質諸億萬人而皆合可知矣雖不卜可決况卜而又吉乎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

成王又說我之東征既豫兆于當年又獲吉于今日知卜之斷不可違故我舉以告我友邦君及尹士庶士御事說東征之舉非嘗試而漫為之也予已得吉卜天命昭示不可違背予惟以爾庶邦之衆往伐殷通播臣之臣必使兇孽蕩除東國底定然後可以承天意而

武功也

此言已嘗告臣吉卜而以之伐商見已之不違卜也曰以下是告之之詞于伐內要點敘寧武功之意庶邦包尹氏庶士御事在其中告卜非今日始告之乃前日事觀註中當字可見

爾庶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官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成王又說我既舉吉卜以告爾有衆爾庶邦君及庶士御事乃不體我不得已而用兵之意都復于我說近東征之事艱難重大乃國家安危所係豈可輕舉且今日

周書

大誓

卷二

民之不靜雖是武庚倡亂究其根源實三叔不睦自啓釁端乃在王之官邦君之室朋服親近之地非山他人惟宜自反以消弭之豈可遽爾動衆討伐予小子固無所知識至于父老敬事者都是老成練達的人也衆口一詞以征伐爲不可夫濟大事者神謀固所當稽人謀尤所當協王何不違卜而聽之于人乎汝之復于我者如此其亦忍神謀而違天意矣

此述羣臣之不欲征而欲王違卜也反是復于王艱大至不可征對上予惟以爾庶邦之衆往伐殷通播臣予得吉卜句看艱大以事勢言見不可以輕舉民不

靖二句以理勢言見不可不自反曰艱大者言勞勩
動衆而事之成敗猶不可知其難也伐暴除凶而
邦之安危實于此係何其大也王官指成王言邦君
室指三叔言言外患固所當戢而內憂尤所當反也
予小子是邦若御事自稱考翼是舊臣不可征內承
事勢理勢二意講王官不違卜者言人謀有所不從
則神謀不可盡泥雖得吉卜未見其當從也此節開
辨難之端為下數節張本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齎寡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
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

士御事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軍考圖功

成王承上文說道東征之舉艱難重大何待爾羣臣言
之肆予冲人亦何嘗不長思及此但事勢有不容已者
耳遂歎息說信此四圍之齋動害及寡寡豈不深可哀
哉夫此緣寡之受害天實憫之凡我所為除亂安民之
事皆是天之役使不可推諉者今日之舉雖曰艱大其
實天以其甚大者遺下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于我之
身我冲人既代天有為亦有不暇自恤者矣且以人臣
之義言之爾庶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宜安慰我說
事雖艱大王無過勞于憂恤我等不可不分猷共念相

與勳力致討以成乃寧考所圖之功也這纔是為臣的
道理乃皆諉曰不可征何其不明大義之甚耶

此承上艱大而言以責羣臣之避事也嗚呼以下至
不印自恤言已不能辭艱大之責義爾邦君以下則
言羣臣當分我艱大之責也重責臣上害及寡寡則
天矜于民可知而以導民安康之事責之我矣遺大
投艱緊帶天役二字說下不印自恤者言以天之心
為心不得不以天之事為事而不暇憂其事之艱大
也義字提起看綏予以下是代羣臣之辭無恙于恤
正對不印自恤言不可不成重看圖功與大功武圖

功一紙蓋勝殺過劉武王之功而武庚之叛未除猶
未可以言成也今下憫寡之窮上承天命之重可
不同心協力成武王之功體一人不忘大功之心同
十夫救寧武功之志哉如是則能以君之心為心以
君之事為事而義盡矣奈之何欲違下而勿征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
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
明畏爾我不丕基

成王因羣臣有言不違卜之言又諭告之說道爾羣臣
助我違卜而勿征然一何可違也蓋卜以傳天命今上

帝命我討武庚之罪予小子恭行天討之不暇其敢輕廢而不遵乎昔天以眷命休美我武王興我小邦周由百里而有天下當是時武王惟卜之用所以能安受天命有此無疆之大歷派也今天相佑下民令其趨吉避凶况亦惟卜是用無舉事而不卜者夫上而觀于國祚下而察于人事無不用卜者而我今日獨可廢乎于是又歎息而警勸之說卜伐武庚而吉此天命甚明凜乎可畏我今日推原天意無非欲我肅將威命定亂安民用弼成我不丕之基係曆服于無窮耳夫天意如此爾等勸我違卜是違天也可乎哉

周書

卷之七

業

此承上文害不違卜而言以著其不可違也不敢替句作一冒天休五句是並舉先王小民之用卜以證卜不可違之意蓋先王用卜則欲成先王之功者不可廢小民用卜則欲迪小民之康者不可廢也嗚呼以下是申歎卜不可違之詞天明指卜伐武庚說正與上帝命相應可畏卽是不可違意承上下用卜說來丕丕基卽所謂無疆歷服也蓋言上下皆用卜如此則今日之吉卜固上天之威命可從而不可違可畏而不可忽者也而天豈無意哉正以無疆歷服丕丕之基也武庚不靖丕基危矣今欲使我肅將天威

戡定禍亂于以盡艱大之責成寧考之功而延此丕基于不墜其意卽興邦相民之意也會謂卜而可違乎正應不敢替句意所以責羣臣之違卜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自爾知寧王若勤哉天罔戕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幸寧王爾亦肆于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棗忱辭其考我民予易敢不于爾寧人爾功攸終天亦惟用勤哉我民若有疾予易敢不于爾寧人攸受休畢

成王因羣臣有考翼不可征之言故又專呼舊人而告之說爾等舊人皆嘗逮事武王必大能遠記前日之事豈不知武王創造基業若此之勤勞哉武王創造之初

周書

卷之七

業

亦以艱難勤勞而得之當今四國蠢動法令否塞而不通事勢艱難而不易天之罔戕我國家者正欲我奮發有爲以開大前業是多難與邦乃我成功之所在也予其敢不仰承天命戡定禍亂以完武王所圖之事乎龜兆告吉雖可致討而人謀未協倘煩告詔故爾友邦君以爲不可征者我皆諄諄然化導勸誘之冀其僉同敬應而民獻十夫以爲可伐則天輔我以誠信之辭確乎謂叛逆之當去考之我民而可見矣予其敢不思前寧人輔武王所圖永清大定之功而相與成其終乎且天亦惟用此四國之亂以勤勞我民未嘗不矜憫而欲除

之如人有疾一服必速攻治之使愈決不欲養患以自苦也予其敢違天之心坐視禍患使前寧人輔武王所受休美之命不自我而成就之乎然則繼述武功在小子固有不容已之責而輔君討亂在羣臣尤有不可諉之義爾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以深省矣

此以天意言見不可不終武功之意承考翼不可征說來勤哉以上是言武功之艱難以下是言天意之有在而武功之當終也勤是冒歷艱險創造基業包圖事圖功休美意在內過下當云既知寧王之勤勞固當有以終之矣況天意又有在乎天闕茲以下用

周書

卷之七

卷之七

天字作主分三段看閱者言教化之壅遏者言事勢之拂亂俱就四國蠢動說成功所者多難所以與邦殷憂所以啓聖正我戡定禍難之時開大基業之地也即天心仁愛之意卒寧王之圖事者所以答天心之仁愛也肆我大化誘可雖承上來實重起下意言我所以化其憚征之滯而誘其從征之心者正以上天悅信之詞徵諸民獻十夫之言而恭成天命以救寧武功者不容已也忱亂虛說就我民上見終寧人之圖功者所以順天命之悲忱也勤茲我民即寧及鯨寡意若有疾重速攻治上以見計叛不容緩意

前人休美亦從除殘救民而致者故承言之畢寧人之受休所以奉天威之啓迪也三天字與三予字相應言天意欲如此故予不敢不如此也成功所天愛我也悲忱辭天輔我也若有疾天啓我也圖事以所行言即予民伎罪之事則功以所成言是承前大定之功休美以所受言是武商受命之休曰卒曰終曰畢俱就伐武庚說曰前寧人對舊人而言以武王為寧人所輔也

周書

卷之七

卷之七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卹教寧王大命成王又說武庚之伐豈獨天意當從以人事論之亦有不得不然者若昔我之欲往東征亦謂其事之艱難而日思之非輕舉也特有見于武功之當繼不可以難而自阻耳試以作室喻之為父者既嘗底定廣狹高下之法度則堂構可成矣其子乃憚于興作不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乎又以治田喻之為父者既嘗反土而舊闢除草萊則播穫可施矣其子乃惰于稼穡不肯為之播種況肯為之收穫乎子之不肯如此則敬事之父考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夫武王安定天

下立綱陳紀如作室之底法治田之既蕪實望後人爲之繼述今三監叛擊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功是宜播且不肯爲况望其肯播肯穫以綿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能不墜其業矣故我不敢不及我身之存以討亂安民撫定武王之命者正欲盡室構播穫之責而爲弗棄其之子也

此以人事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亦承難大意來朕言艱與永思艱相應艱日思者征伐固非易事而又邦君御事憚于征役故也然繼述之責在所當盡有不可以難而自阻者故以作室耕田喻之若字

周書

卷之十

單

輕看不必盡入正意留在後講作室四句爲一節厥父苗三句爲一節厥考翼二句爲一節肆予句承喻意來註中正意正接此句撫存指伐武庚說大命對事功休美說牧寧王大命者所以盡肯播肯穫之責而爲弗棄其之子也曰越卬正是以子道在我不容諉之意上節原天意而以君道自勉此節推人事而以子道自任一不忘大功之心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勗弗救

成王深責羣臣說道今日之事譬如人家父兄在上乃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皆當捐軀以救護之豈可

反勸其攻伐而弗救乎今四國構亂使武王之百姓咸受荼毒凡爲臣下者即當慷慨出力奔走揀揆乃憚于征伐阻撓大計是猶不恤父兄之難而坐視其子之受患也豈爲民養之道哉

上二節言已當終武功此節言民患之當救乃責臣輔已以終武功也王意分在若字處蓋武王之治天下樹之藩屏而四國皆其友邦緩厥兆民而人民皆其赤子是自武王臨之猶父兄而自羣臣事之猶民養也有友伐兄考之子民養固不能以坐視而四國害武王之民羣臣獨可以弗救哉此處亦與害及羣

周書

卷之十

單

寡無處于恤慮相應上節言已當盡子道以成前功此節言臣當盡臣道以救民害即所以終武功也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棗悅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成王又歎息說東征之事吾計之已審爾等皆當舒放其心勿以艱大而畏阻也爾外之邦君內之御事其知伐紂之事乎昔紂以昏德亂天下武王伐之永清四海明大命于周邦是豈武王之自致哉亦由當時明哲之士爲之輔佐耳明哲之士爲誰亦惟亂臣十人迪知上

帝黜殷之命在紂有必亡之機又迪知天輔我周之誠在武王有必興之勢因相與勳力克殷興建大業爾時諸臣並無敢有違越武王法制憚于征伐者此十人所以為明哲而武王所由以奠邦也則今武王既喪天降禍于周邦四國首出大難之人就近相攻于其室事危勢迫如此又非武王當時之比爾等舊臣正當以十人為法上下協心共成撥亂之功可也乃皆以為不可征欲我違卜是亦不知上天討罪之命不可違越矣視十人迪知帝命之心何如耶視爾昔時不易法之心何如耶

周書

東華

聖

此責羣臣之不知天命肆哉者言勿以衆大而畏懼也嗚呼肆哉是發歎以舒其心邦君御事是歷呼以起其聽下以今昔對言謂武王明大命之時而十人迪知天命有如彼今我為東征之役而羣臣不知天命乃如此見其有愧于十人也爽邦云者紂以昏德亂天下而武王伐之舉功不著而四海永清貴命一新而四方稱德是也與大功寧王大命字相應皆字虛即下十人知天之至正所謂明哲也迪知貫至悲忱上帝命指禍淫一邊兼惟是屬善處言迪知上天禍淫之命而商紂有必亡之機以及上天輔周之忱

而武王有必興之勢此所謂明哲之士而輔成爽邦之化者也爾時罔敢句帶上說而與下文相形言事勢之在當時如此宜無賴于爾臣之輔者爾猶不敢易法而憚征况今日之事勢乎降及周邦即是降割我家不少延意誕邪胥代句只是形容危迫之至非以厥室指四國也天命指吉卜言爾亦不知天命則與迪知帝命之十人異矣而所謂罔敢易法者何獨勤于前而怠于後乎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畀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周書

東華

聖

成王又說東征之舉我亦長長思念說道昔武王伐殷以安天下紂雖已誅使武庚不叛或者天意惡惡止其身殷祀未遠絕也今武庚不畏天安分乃為一旦滅祀之舉乃知天之喪殷如農夫之去草一般使無餘種而今予嗣武王之業承上天之意豈敢不討叛伐罪除惡務本以終朕田畝之功乎我觀天意非獨休美于寧王亦惟休美于前寧人輔定王業之功不使有除惡不盡之累耳我既欲繼寧王之功而乃不知嗣寧人之休何哉

上責羣臣不知天命此則言已當順天命之意以告

之也永念與永思日思慮一終示不敢輕舉也天惟
喪殷就武庚蠢動說蓋殷之于周猶苗之有莠討雖
誅而武庚未除猶莠雖去而本根猶在也今武庚不
靖自取亾滅是天惟喪殷絕其苗裔猶農夫去草俾
無遺種則伐殷以終武功正天之遺大投艱于朕身
者而予弗順天則武王之田諒不終矣敢不芟夷大
難以極卒寧王之圖功削平禍亂以撫存武王之
命使既勤敷蓄武王已成其始而除惡務本在我得
成其終此則予之所常盡也若此者豈徒天之休于
寧王而已哉亦惟使寧人輔君之烈愈久而彌光哉

周書

卷之七

肆

亂之功振揚而勿替耳天意之有在如此而舊人欲
違天勿征可乎休寧人與圖功攸終攸受休畢相應
亦惟二字有味言寧人所以愧邦君御事也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
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成王告羣臣既終又申明已用卜之意說爾羣臣欲我
違卜勿征我亦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之言乎
然而不可苟從者何也蓋我周之疆土固武王所受于
天而前寧人之輔佐開初其功居多今武庚不葬則疆
土騷動而前人之功幾墜矣我惟欲率循寧人之功不

使廢墜則當有指定疆土之辭今則惟以動搖之
我之東征乃人事不得不然者就卜而不吉猶將伐
之况卜而并吉乎此我所以不憚煩勞大以爾為東征
之舉也爾等無謂天意難知勝負未必我則謂上天賜
淫之命斷乎不差觀卜之所陳其兆顯然已如此矣夫
卜之所陳即天命之所在天命其可違哉

此反復明已所以用卜之意以終詰告之辭首二句
對下分截言我非敢盡用卜而違爾不可征之言也
但以繼述之當為天意之有在耳率寧人虛講指疆
土就伐武庚說蓋今日之疆土固武王無疆之歷服

周書

卷之七

肆

而實寧人左右之成功也武庚不靖則疆土動搖而
前人之功墜矣今惟率循寧人之功則當討叛伐罪
開拓疆土使敷貴敷命之道克為于今日而圖專圖
功之美無愧于當時乃人事之所當為者也況卜而
并吉天命又所當從乎人事天命不平等天命上肆
朕句承說乃所以盡人事而順天心也末二句又申
言天命以終之天命是禍淫之命卜陳句正天命不
僭之驗蓋卜所以紹天明者由卜以決天命則東征
之舉信不容已矣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而爾眾以
為曷不違卜則何其敢于違天乎

微子之命

成王既誅武庚封微子于宋以主成湯之祀史臣錄其誥詞以微子之命名篇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昔成王封微子于宋而誥命之先呼為殷王元子說道尊崇有德的先王建立象賢的子孫古制然也我稽考古制以成湯為有德之君則尊崇而奉祀之以汝能象成湯之賢則命之以主祀焉此豈徒然哉亦惟殷之禮物正先王統緒所在故命汝統承先王以修其典禮備

周書

卷之七

聖

其文物使一王之法不至于無微先代之裔與當代之臣不同則命爾作賓于王家不以臣禮相待有事歸焉有喪拜焉使一王之後不至于無別然不止于一時而已欲汝修明禮物使一王之法與周道並隆作賓王家使一代之後與周祚並美予以施之百世而無窮垂之萬年而不替也此非予之所深有望者乎

此成王命微子為後而深致期望之詞稽古句是叙已立後之意統承三句是示以為後之事與國二句是期以為後之美崇德象賢意已含古字中下直指成湯微子統承二句中說對丁賓王家分

禮既畢言法度言物以車旗服色言備是備輯而存

之之謂也而行之也作賓就微子身上說非謂我

周待之如此也蓋殷之禮物先王之垂統所在承其

統而時之所以備一王之法先代之裔與當代之臣

不同作賓于王家所以別一王之後也夫禮物昭垂

後裔所以垂統所以崇成湯之德而事述先王寵異百

宰非微子之賢不能言之成王所以崇德象賢而命

諸微子者以是耳與國二句一串說承統承作賓三

句求休字提起言我周文謨武烈定一代之章程文

昭武穆垂萬年之令緒其休固無窮矣惟汝修明禮

物與周道並隆作賓王家與周祚並美予以垂之永

久相為無窮也此正是期望之詞首曰稽古者微之

于既往至公之心也未曰永世者期之于方來至仁

之心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

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成王又告微子歎息說道爾祖成湯之德能齊而無不

敬聖而無不通廣大而不可量淵深而不可測惟有這

等盛德所以克享天心故皇天眷顧佑助使之大受夏

命為天下之主爾成湯伐夏而作民主則能撫之以寬

之

之

之

大而盡除有夏邪虐之政以言其功則被于當時無一處之不及以言其德則垂諸後裔至于今而不泯夫爾祖成湯之盛德如此則我崇本奉祀之意有不客已者矣

此正言成湯之德之當崇也齊聖廣淵四字平着作一頭下分四段以得天安民濟時裕後立說皆本齊聖廣淵來無非著其德之盛處不可作效說皇天二句是以德而安天養民二句是以德而安民生安民與濟時不同蓋除其邪虐專就征伐時言而功加于時則推廣言之凡民被其澤者皆是也功與德一

齊聖廣淵

果

般自其著于治而可大曰功自其具于身而可久曰德非有二也功加於時者厥邑用協邦家于是乎轉空四方不式萬邦于是乎表正也德垂後裔者啓賢君于六七而猶足以衍克孝之心傳貽載祀于六百而又有以成肅恭之家法也後裔須點微子意不宜太汎夫成湯之德著于天人昭于遠近如此其可不

齊聖廣淵

爾祖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成王命微子乃祖成湯之遺垂裕後昆者也爾能踐

履而弗違修舉而弗墜在舊日已有令善之聲與矣夫人道莫先于老爾能恪畏謹慎以盡孝的道理承祭臨下莫貴于肅恭爾能嚴肅恭敬以盡事神治人的道理爾有此實德我乃嘉美之說爾能篤厚前人所行而不忘其舊真可謂能象賢者吾知以此德而奉祀則上帝默鑒其德必以時歆享于上以此德而治民百姓咸仰其德必致敬協和于下故我仰稽古制立爾為上公使治此東夏之民以承先王而賓王家正以爾之賢能勝其任也爾其勉之

齊聖廣淵

齊聖廣淵

齊聖廣淵

此正言微子之賢所以象成湯也厥猷即齊聖廣淵之道令聞帶上一氣說即踐修之令聞也恪慎二句是踐修厥猷之實所以舊有令聞者正見微子象成湯處恪慎克孝以心言肅恭以事言神人只指祖考大意云成湯以齊聖廣淵之德而盡乎罔不祗肅之誠其為德固可崇矣惟汝有嚴有翼不替其追養繼孝之懷致愛致慈常存乎尊祖敬宗之念而其事乎神人也為能委曲以圖存周旋以存祀祇承七世之廟而無所不致其肅敬延六百之祚而無所不致其恭蓋以其克孝之純心而見之為肅恭之實行將與懋者同其心源惟記者同其行事矣非踐修厥猷而

何二句須一直說乃是肅恭不專祭祀言觀註拖器歸周二句可見德言祖考者為微子奉祀而祭也予嘉乃德四句是極贊其德之美乃德即克孝肅恭之德三篇不忘者言微子孝敬流通不以盛衰改節忠誠懇至不以存亡易心雖淪喪顛隳之日猶不少變也此正是嘉他處上帝二句緊承說皆是未然之辭時款有眷顧寵綏之意祇協有肅將祇歡之意蓋因其有篤厚之實德則事天必足以格天治民必足以得民也以奉湯祀不亦宜乎末二句重奉祀上為上公而尹東夏則承先王而賓王家者是在是矣

欽哉猗歟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毘于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成王戒勉微子說爾為上公而尹東夏其職任亦重矣可不敬哉必須往敷爾之教訓使民彛物則無不脩謹爾之名分凡章服命數毋至僭踰而率由乎品式典常之中不敢輕變凡此皆爾之所當敬也能如是則可以蕃衛王室使我周賴以治安恢弘爾祖的功德使先業不至失墜儀和爾宋國之民不違乎法度永安爾上公之位常保其爵祿不特蕃王室而已也又能宣揚教

化輔佐我一人之治功不特弘乃祖而已也又能垂統後昆使爾子孫世世承享其德澤不特律有民而已也萬邦諸侯亦且以爾為法則不特永綏厥位而已我周待爾之心亦且有加恩禮而無厭歎矣爾可不欽承之哉蓋深致戒勉期望之意也

此歷戒勉之以盡職也欽哉一斷欲其推恪慎肅恭之心于君國子民之日也戒勉是通節意不必分往敷句承尹茲東夏說慎乃二句一串承建爾上公說乃訓指綱常倫理典常即服命之典常蓋九章九命惟上公有之此正國家別嫌明微之常法而不可有

一毫僭踰者也敷乃訓則謹常道以正民慎典常則謹名分以正己皆承敬字來以字直貫至末言以此敷訓慎典之道而盡此八者之事也蕃王室者教化行而邦本固體統正而朝廷尊之屏之翰能盡衛國之忠也弘烈祖者繼綏猷之遺緒紹克忠之家法不愆不忘能盡光前之孝也律乃有民者教以淑民心禮以定民志是為東夏之儀刑也永綏厥位者宜民以受祿守善以承休克保上公之爵位也毘予以下比上四句一層看毘予一人則修明王化振舉王度有以廣吾力之所不能不特蕃王室而已世世享

德則之謀之或訓於謀之典則有以爲後世之所憑
禮不特弘乃烈而已萬邦作式則是師其君民之大
德法乎事上之小心而六服羣辟有所視效不但律
有正己也有周無教則是監其侯職之能修念其侯
成少也而萬年一日不忘眷顧不但綏厥位已也
著一三三毘一人有周無教與永綏厥位須分別淺
深三三三國家予一人指君身賴其輔佐說厥位是
微子所說有周無教則禮遇益隆矣蓋此節是推廣
紂示允王五句意蓋盡此八者則統承之責以盡作
有之道以修而與國成休永世無窮者在此矣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成王又歎息說敷訓教以正人慎服命以正己此皆侯
職所當爲而我所命于汝者今汝往東夏必休美爾一
國之政以自盡乎侯職之所當爲慎無廢了我所命汝
的言語而不加之意也

此飭造就國之辭上句勉下句戒一直說往哉者以
上公而尹東夏也政與命一般自微子行之曰政自
成王發之曰命指上敷訓慎典二事而言蕃王室以
下數者皆此二事所致耳能休美其政而不替我之
言則崇德象賢之意斯無負矣

康誥

武王封其同母弟康叔爲衛侯作誥以曉諭之史臣記
其辭遂以康誥名篇首節節節改入洛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武王將告康叔以治國之道遂歷呼之以起其聽先稱
爲孟侯以其爲諸侯之長尊之也又稱朕其弟以其有
同氣之愛親之也既又呼爲小子封以其年尚幼諸
練未深當求保國治民之道所以儆之也

此武王將誥康叔而先以此起其聽也孟侯尊之之
詞朕其弟親之之詞呼其名而告之欲其聽之審也

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武王舉文王造周之本以告康叔說道爲治之要不過
導之以德齊之以刑而已當商紂之時主德昏亂刑罰
不中惟我大顯考文王洞見治原留心政典爲能著明
其德使心源澄澈洞達無私可以爲感化人心之本又
能據用刑而慎重出入務當其情足以爲防範人情
之長官是使民而民皆知懷畏其罰而民莫敢犯仁
義兼濟恩威並行文王造成周家的基業只此兩端而
已

此舉文王所以造周之本也至顯極明德慎罰之成

之意德就用上說愛民好士意謂舍大受事終意
蓋德者教化人心之本文王能務崇之自紀綱之布
以至於教化之治無一賢之不用無一民之不安也
罰者防惡人心之具文王能務去之自一刑之不濫
以至于五刑之不用刑則無刑辟以止辟也明德則
民慕之而入于德謹罰則民畏之而出于刑文王所
以道用者如此

不敢侮寡安庸庶祇祇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
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
王

小子封在茲東土
武王歷舉文王明德慎罰之事以訓康叔說道昔我文

考文王視民如傷予人罔無不愛而于錮寡無告的人
尤加憐恤不敢輕侮人之有才可可用者則量才擢用之
是用所常用而非過舉世人之有德可敬者則尊崇優
禮之是敬所當敬而非私恩也其明德有如此者人之
犯罪當刑者則加以罰以天地至公之心行之而一
毫喜怒之私無與是刑所當刑而非罔民也其慎罰有
如此者由是盛德流布顯赫著聞于民而民心歸之

能創造我一區之夏而撫有岐周豐鎬之地及我一二
鄰國皆慕德畏威漸以修治我西土之人莫不怙恃如
父仰戴如天其感恩懷德淪肌浹髓又不特聞風向化
而已文王之得民如此由是明德昭升聞于上帝上帝
嘉美其所為乃大命文王殪滅了大殷大受天命而有
天下于是并萬邦萬民皆歸于德化之中莫不各得其
理各就其欲是我周之王業蓋已成于文王之時矣及
汝寡德之兄繼之又勉力不怠紹先德以成先業故汝
小子封得以庶其餘隆享有封爵為諸侯于東土耳汝
可不念勳業之艱難思得國之所自而于明德慎罰是

此詳文王所以造局之實而本康叔得封之由也不
敢侮寡是仁民庸庸祇祇是用明德事也威威
指下言不孝不友弗念弗庸說慎罰事也分而言之
曰明德慎罰合而言之曰德而已故曰德著于民顯
民至謂正其所以造周者用字承上來言因此之
故其化惡人心而肇基王業也區夏就本國之民說
一二邦就鄰國之民說西土就一方之民說觀越字
惟時字可見俱以恭德畏威實講聞于上帝處輕
重厥罰所以上帝休向虛天乃大命三句正所以

休之書堂前此是有天下之命厥邦厥民猶云萬邦之民說天下說曰時叙則又不止以修怙冒而已亦是兼德畏威意寡兄最承明德慎罰講見得文王既創之於前乃寡兄又述之於後故汝封得以在此東土欲其念開創之艱難思繼述之不易而務於明德慎罰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我告汝以文王明德之事汝當思念而不忘哉昔我文考明德以化民不但施諸政事後所當述亦常發為言辭汝所熟聞今汝治民將在敬述乃文考之緒尚思繼紹前聞而服行其德音尊所聞行所知毋徒託之口耳之末焉可也然此特當代耳又汝所封之地乃殷之舊都在昔有殷由湯至于武下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遺風善政猶有存者汝今往治其民又當廣求殷先哲王經世之迹用為保治斯民之準然有一代聖明之君必有耆碩以為之佐若商家伊傅諸臣其德業聞望至今炳然傳誦者汝當大而

遠思之念老成之人謀國深遠凡處心積慮咸取法焉斯知所以訓民也然此特近代耳我思古先哲王若堯舜禹以道相傳明德遠矣其大經大法垂憲萬世者可考也又當別求所聞而率由之用為康保斯民之絕而上追乎古道之隆焉則學貫古今心源恢廓凡帝德王功之盛聖君賢相之猷無不統會于性天之中而充然其有餘用矣由是積諸中者既弘則出乎身者自裕泛應曲當無所處而不宜出政臨民隨所發而中理職業修舉不廢王命之重而可以長保其國家矣汝康叔其尚勉之哉

此節欲康叔博學以明德也有務崇之意故自當代以至近代遠代皆欲其考求之也念字虛下文正欲其念之者今民二字貫至康保民文考之明德即上章所言庸庸祗祗是也祗適虛講紹聞句即祗適之實蓋文考仁民用人之德不惟行之為德行而亦當發之為德言汝嘗聞之家庭之間矣必繼所聞而服行也衣德言即是繼所聞一串說此是近述語今下至康保民是遠稽諸古往字要點之國意殷先哲王指成湯以下諸君乃明德以保乂者亦要含愛民好士意下文商考古先亦然用字只是用其

造爲保人之準則未就說到施爲上下文用康保存
 然尚考成人指伊尹以下諸臣乃明德以訓民者宅
 心知訓言以古人之明德處其心而知所以訓民也
 講宅字不必用順適道心等語註中安止乃引證非
 正訓也古先哲王兼克寧再言乃明德以康又者聞
 由一直意訓是知由是行謂聞而由之也別求者數
 求遠惟之外別有所求也自祇適至此步步深看數
 求比祇適較廣故曰敷遠惟比敷求又博故曰丕惟
 聞由比遠惟愈博故曰別求所謂博學也俱重明德
 上治民帶說弘于天承近述遠稽來天字卽指心言
 周書
 卷一
 曰弘者會衆理于一原而聖帝明王之德無不具統
 萬善于一本而聖君賢相之德無不該也若德句正
 承弘于天說言明德既積于中德輝自動于外凡帝
 王之治道君相之事業皆將出乎身加乎民而無不
 裕也不廢王命者蓋武王命康叔惟欲其明德治民
 今能如是則有以尊王之命而不廢矣是期之之詞
 通節在弘于天截
 王曰嗚呼小子封桐厥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
 小人難保徃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慙不慙

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爲人上者當以萬民
 爲一體看見百姓每有不得其所的就如疾痛之在汝
 身一般不可不救以保之也天命之去留無常雖甚可
 畏然一誠感孚天必佑助之而錫之以福民情之好惡
 雖大不可見然小人之心撫之卽相愛戴虐之便爲寇
 讐固難保其長順而不我叛也民心嚴于天命如此汝
 今往之國必盡汝心于近述遠稽慎無安然自肆于民
 上而好爲逸樂之事如此乃能治其民而小人之難保
 者庶乎其可保耳我聞古人有言上之致怨于民不在
 于事之大小亦不在于事之小惟看于道理順與不順何
 如于政事勉與不勉何如一有不順不勉則人情既拂
 怨讟必興豈在事之大小哉信乎治民者不可以不盡
 其心而自安逸豫矣
 上示以明德之事此正欲其盡明德之功以治民也
 惇懷二句是告以治民之當敬天畏三句是推當敬
 之意而徃盡三句正敬之之實也天民不可平只是
 舉此以形彼見民情之可畏甚於天命之可畏信不
 可不明德以治之也徃字略斷盡心二句一連說是
 一勉一戒之詞包上文事講言近述遠稽博學集義
 務修德以治民惟以勤勵不息自強無以怠惰荒寧

爲事也乃其又民謂如此正所以爲治民頂上說觀
乃其二字可見言能盡心而戒逸豫則德無不明文
考所以治民殷王所以保又商考所以訓民古人所
以康保不外是而得之矣至是而後難保者始可保
也否則安能免于民怨乎故又引古人之語以見不
可不盡心明德之意大小以事言兼不惠二句言當
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皆致怨之道也況說未繳上
意謂盡心而戒逸豫則能順理勉行怨可弭而民可
保矣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

新民

武王告康叔復致其倦倦無已之意說進奉天以惠民
者君之責代君以弘化者臣之分故涉今日的職事惟
在推廣君上德意承流宣化調和保安舊殷的百姓消
融其強梗弗順之習使之相安于禮樂教化之中斯委
任不孤而職業無負也然予之所望于汝者爲何蓋天
眷我爾固有定命然去留無常亦視殷民之向背何如
汝亦惟贊襄于下用上助其君以永保天命可也民之
歸周商俗固已少變然舊染汙習未必盡能改革也汝
亦惟宣力于外鼓舞作興使殷庶革心而向化用上助

其君以化民成俗可也汝小子其其然也

此告以明德之終蓋必至于化民成俗爲明德之目
功也乃服作一冒下正言乃服之事也弘土應保一
直意本上二節意講蓋治民知訓保又兼保皆正
之德意曰弘者推而廣之也應保者近而盡心
戒逸政以安之教以化之也下二句應該一氣讀
蓋安定天命者君之責也汝能和保殷民則天命之
有永即天命之有永矣不有以助上宅天命子作勤
斯民者君之責也汝能和保則人臣之作勤即人君
之作新矣不有以助王作新民乎民指殷民也二句

侯要點德字曰助則不特不廢王命已也此武王之

望康叔之詞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衆乃惟終自作不典
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爾其
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成王入款息呼康叔而告之謂道刑罰乃爲治者所不
廢若其輕重取舍民命所關必從其慎以明其罪不
可率意任情以致有寬縱枉濫之失也敬明之德在
其情之輕重以定其罪之出入人有所犯其罪雖小然
其情非由過誤乃是明知故犯自作不法用意

樣的事這等的人却不可不加以刑戮蓋情出于故則是不知法之可畏而敢于違犯若容恕了他則奸人幸免而犯法者愈眾故雖小罪亦不可縱也人有所犯其罪雖大然其情非由故犯乃是無心過誤出于不幸之災偶然陷于罪戾且既自家稱道其事輸情服罪無所隱匿這等的人却不可不加以刑戮蓋事出于誤則其情既為可矜而又能吐實自首又非飾非匿罪以幸苟免者若遂加以刑則無辜濫及而阻人自新之路故雖大罪亦有可原也所謂敬明乃罰者如此汝封其念之哉

周書

卷之七

李

此節示以謹罰之事敬明二字重看下文正敬明之實也人有乃有二有字極活言人所犯之罪其中或有如此者蓋舉權變之法以包經常之法也罪輕情重者在所必刑則情罪俱重者可知罪重情輕者在所必赦則情罪俱輕者可知一宥一辟惟原情以定罪所謂敬明乃罰者如此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愆和若有疾惟與兵罪素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而告之說道懸法以示民其情罪輕重本都有當然之序汝于是當詳審精察于聽斷之

聞大明其輕重取舍之等則下情洞燭法紀昭然有以畏服乎民志斯民莫不互相戒勸而勉于和順自不敢乖戾以犯有司之法矣然用法之過不以明刑服眾為貴而使民遷善遠罪為難故見民之不善毋徒設禁網以懲治之而已須存哀矜之心視百姓之罹于罪戾就如自己身上之疾病一般多方以救療之惟恐其不速改過如是則民知上之殺之者乃所以生之也孰不洗心滌慮盡棄其平日的咎惡而速改以自新乎見民之無知而犯法不徒寬宥之而已須加意保護如慈母之愛赤子一般惟恐其陷于罪戾如是則民知上之教之

周書

卷之七

李

者乃所以成之也又孰不來相勸勉而同歸于順治之域乎生殺異施而莫非一體之念憐舒異用而莫非曲成之仁武王告康叔以謹罰者其義精矣

此言謹罰足以化人見不可不謹罰也有叙略斷本上節意講如罪輕情重之當舍罪重情輕之當取與凡情罪之俱輕俱重者皆有一定之倫叙也明服二字串看謂大明其輕重取舍而足以服人之心也勅者戒其惡愆和者勉于善二句泛說若有疾以下正詳其實若有疾承惟終一邊殄戮多罪是以去疾之心去惡也若保赤子承非終一邊開釋無辜是以保

子之心何善也耳并答是遷善遠罪而出乎刑法之外有戒勸意康又是革心向化而安于無事之中有和順意去惡保善極其誠則所謂大明服者極其至而并答保又則勸懲和者無一人之不然矣謹罰之足以化民如此此敬明乃罰之所以不容不盡心也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入非汝封又曰刑則人無或則刑人

武王又說三刃之法王者與天下共之人臣為天子守法雖可代承其事而不可擅行其私一或徇已行私則法失其平而非天討有罪之公矣今夫罪之大者有當

刑書

刑書

刑書

刑有當殺雖由汝封所定然不過奉朝廷之法以從事耳非汝封可得而擅刑之殺之也須念民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務秉至公以臨之無或作威而濫及無辜也罪之小者或當刑而割人之鼻或當刑而截人之耳雖由汝封割決然不過據情法所宜而施行耳非汝封可得而擅刑之刑之也須念肌體傷殘斷者不可復續亦必至公以臨之無或恣忿而殘民以逞也如此則奉法而行我無所與雖殺人而不以為怨刑人而不以為殘矣汝康叔可不慎哉

此戒其徇己之私亦謹罰中事兩言非汝封事論其

理如此兩言無或是戒之之言不可萬一有此失也此雖重取一逸實舉取以見舍意蓋戒其不可妄取則不可妄舍之意自見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般罰有倫

武王又說訓先定則下可守法循因則民易從汝今往治衛凡外而有司訟獄的事豈能一一親理但須審定法令陳列而頒布之使人有所遵守可也然這所陳的法今亦不必別出已意創立條款惟取般罰所遺有倫叙可行者命有司講求師範而用之于訊鞠之間凡輕重取舍不出其已往之成規蓋用般法以治般民則法有所準而民心亦無所眩矣

刑書

刑書

刑書

此欲其以般法治般民亦謹罰意也外事是有司之事臬是刑法般之法講畫于般先哲王般民素所服習者輕而劓刑重而刑殺取而刑故舍而宥過皆有倫之法也汝惟陳是法使有司之輕重取舍一師此有倫之法而用之則法有準的而民無眩惑矣汝陳時臬處就以有倫入講玩下茲字可見合上節上是用法于已不可有所徇此是示法于人惟當有所準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武王又說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倘審意未詳

遽爾斷決及知其枉而悔之晚矣今後凡遇緊要囚犯就是罪狀明白還要詳細與他服膺想念少則五六日之間多則十日或三月之久必其情真罪當果無虧枉然後大奮威斷加以重刑蓋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皆無憾矣斷獄者盡心如此豈復有冤民乎

上言用法當監乎般兼大小而言此則仍言法之大者尤當致審于已也要囚罪當死者如不孝不支元惡大慙之類五六日至下旬時不必分遠近只言服念之無所不至也不蔽者蓋求其生而不得然後以般法斷之則用刑者不以爲濫而受刑者自以不寬

用書

卷七

卷七

矣曰服念見有矜恤之心仁寓于行法之中曰不蔽見有明決之意義斷于用法之時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般爰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細惟曰未有遜事

武王又告康叔誅汝于外事固率由般家之舊數陳其法與事而有罪者斷之以常法矣然一于循舊將至于拘泥而不通故其刑其殺又必察其宜于時者而用之求以不失先王之意可也然過于隨時將至于任情而自用故其刑其殺又當虛心審鞫勿以公法遷就汝喜怒之私情可也既不泥古又不拘已則庶幾刑殺盡順

于義而有倫叙矣然使以得情爲喜則怠惰之心一乘錯之念又生汝又當常念說刑獄重事今之刑殺豈能盡順于義而無憾乎哀矜之念每寓于審斷之中庶幾刑罰得中而天下無冤民也

此申上二節而歷致其戒也汝陳句申外事節罰蔽句申要囚節陳時臬事則以般法示有司矣罰蔽般爰則以般法斷要囚矣然首慮其泥古也故曰用其義刑義殺欲其不泥古也而無拂乎天下之公也然猶慮其拘已也故曰勿庸以次汝封欲其仰稽乎天討之公而不任乎一人之私也乃汝盡遜則

用書

卷七

卷七

陳泉不蔽之時無泥古拘已之失而有趨時順理之善向之所謂有叙者真足以大明之矣然猶慮其有矜喜之心也故以未有遜事戒之欲其視已顧若未順常懷泥古拘已之憂也川其義刑二句是戒之于未用之先乃汝盡遜二句是戒之於既用之後用字作察字看未便用也惟口句是言其心不可作他言語末繳敬明及勅懋和等意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武王告康叔復致其惓惓無已之意說道用刑者不在徒事慘刻而貴于心存善良汝惟小子年雖甚少而心

地惡祥懼憐我過觀諸臣未有若汝封還等存心者
汝之心惟我知之耳若我一點不忍之心好生之德亦
惟汝知之與我相契真可謂同心同德者矣汝宜常體
此心以臨民毋負初意可也

上文皆言謹罰之道此則探用罰之本以起下三節
之意比謹罰推高一層看未其有若對天下諸侯言
汝封之心處就含有德意下二句亦重康叔能知上
不可以君臣相契平說註中窮心之善二句是過文
非正訓上句也朕心是不忍之心朕德是好生之德
惟乃知者惟汝同有是心同有是德故能相信如此
必德雖平而德又具于心者此意亦不可失末當云
能知之必思體之可也蓋感動康叔之意

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殺越人于貨警不畏死罔弗慙
武王又說法以懲惡而惡莫甚于強梁彼因人誘陷而
得罪猶可原也若其身甘冒法網而無所顧忌或劫人
而爲寇或奪人而爲攘或在外爲奸或在內爲宄殺傷
顛覆平人以取財貨如此強很不畏死的人誰人不憎
惡之若用罰而加是人則刑當其罪而無有不稱快者
矣蓋爲惡之人人所共惡因人之所惡而除之則雖殺
之而人不以爲刻獨舉此事以例其餘也

此以下三節正用罰之事此節是泥舉大惡之人以
爲例見用罰者必如是而後爲當罪也殺越人二句
卽奸宄所爲之事非二樣人歸重在罔弗慙上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弟祇服厥父事大傷
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
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
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彞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

武王又呼康叔而告之說寇攘奸宄的人奪財貨而致
人于死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然于大倫尚未有關也
况惟不孝不友之人爲子的不能敬事其父大傷父心
以致爲父的亦不能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
矣爲弟的不念長幼顯然的倫叙不能敬事其兄以致
爲兄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大不友于弟是兄弟相
賊矣這等的人敗壞人倫滅絕天理至于如此比之寇
盜奸宄其惡尤甚使在上爲政的視爲泥常不于此等
的人加之以罪則人無所懲風俗由此壞爭亂由此起
天與吾民的常道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汝其速用文王
所作的法刑此不孝不友的人不可縱也

此用罰以治乎民正嚴之民也元惡大慙承上節而

言矧字添一層看蓋冠攘奸宄不過奪人之財貨而
 不孝不友則將滅人之大倫尤當以刑加之不可緩
 也刑茲無赦只指子弟不及父兄連字有不容緩之
 意由文王作罰者蓋文王威所當威則不孝不友者
 必其痛惡而加刑戮者也上言殷彞此言文王作罰
 者以殷法治殷民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之法誅
 殷民懲殷亂之所在也亦遠稽近述之意○前言殷
 罰曰彞此言文王之罰曰作者殷法常行者爾經紂
 之惡人倫廢壞文王憂之于維持綱常之法必有創
 立者周禮大司徒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創立耶

不率大彞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趙小曰彞乃別
 播敷造民大彞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怒已汝
 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武王又說下民以率教為善人臣以守法為忠彼民之
 不孝不友而不率教化者固可大置之于法矣况為臣
 的若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
 節者皆身任教民之責又與百姓不同乃不能遵奉朝
 廷的教令以化導百姓却任自己的私意又別布一様
 條教以取悅時俗要求眾譽視君上委任之意漠然不
 加省念把官守之法都廢格而不用只知違道干譽

病君上動搖國是惑亂人心是乃長惡于下無所忌憚
 這樣的臣我所甚惡也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用文王所
 作合義之刑殺之無赦為人臣誣上行私者之戒可也
 此用罰以治乎臣正嚴之臣也首句亦承上而言見
 民不率教是不守家法者固當加之刑况臣為民之
 視效其不守王法者刑其可已乎外字貫至小臣庶
 子曰訓人見風化所係庶官曰長見綱紀所關小臣
 曰符節見職掌所在皆有教民之責者故以別布條
 教言別播對汝陳時臬看言外汝所陳之事棄汝有
 倫之罰而別為條教也連造民大彞一串說通節重

此二句弗念三句貼此二句說言別播敷而違道干
 譽是弗念弗庸以病君上而非所以盡事君之道也
 是引惡于下而非所以盡率民之義也君指康叔引
 惡者民俗本惡而諸臣復長其惡也速由茲義者文
 王威所當威則臣之不忠者必有宜用之罰也速字
 與上節同○庶子掌正公族教訓公卿子弟者也正
 官之人若周禮三百六十職之長小臣有符節如今
 之印章非行道之符節也上者下之導人知風俗之
 壞于下而不知其由于上此引惡之誅所以不得不
 重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惟德用又

武王又說百官者萬民之表率君長者又百官之儀刑若汝為君為長者能以孝友齊其家忠義訓其臣則偃率有本雖不事威虐而下自化矣若汝為君長不能齊其一家之人使興仁興讓以為國人之範及無以訓其小臣外正之臣使奉公體國以清紀法之守乃依勢作威倚法為虐別恃嚴刑峻罰以為整齊臣民之具大廢棄天子委重之命欲以非德而用治焉是汝且不能奉君命矣又何以責其臣之瘼厥君而望其民之從化也

也哉汝有君長之責者宜常加思省加意本原之地焉可也此嚴之康叔而禁之於未然之詞也亦字承上節而言蓋臣之背上立私者固當繩之以法度而康叔一身尤臣民之視效也不能貫至外正不能厥家人言不能以孝友齊其家厥小臣外正言不能以忠義訓其臣惟威惟虐正與上句相形言不能如彼而惟事乎此也大放二句承上三句來蓋武王命康叔以謹罰是欲以德為治而務去之之謂也今康叔如是則大放王命而欲以非德用治矣又何以責其臣哉欲

康叔本諸身以為臣民之表率也○不能猶左傳云不能其君大夫至于君祖母之能

汝亦罔不克敬與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武王告康叔說正身修德固端本之道至于行政裕民又當謹守常法而後可蓋立法由于前古至我周講畫至精至備皆天討不易之定理國之常典也汝罔不能敬守之由是而求裕民之道使民知所趨避而從容于德化之中可也蓋視民如傷不侮鰥寡此文王之敬也庶獄罔兼咎惡不務此文王之忌也汝之敬與亦惟文王之敬而有所不忽惟文王之忌而有所不敢由是而求以裕民常自思念說道敬忌如文王故無可悔之刑我今為君長只要趕得上文王纔好如此庶幾能盡裕民之道而我望汝之意亦可悅懌矣

此告以謹罰之終蓋必至民化而後為謹罰之極功也亦字承上言謂欲遵王命而以德用又亦惟敬與以求裕民而已與即文王所謂畫如作罰茲義是也敬與裕民串說罔不者或速由作罰或率由茲義無往而不敬守常法也乃由者由此敬與之中而求裕民之道德其不率之習與其孝友之良而優游馴擾

皆歸于弃咎而康又也惟文王惟字重看言不必數
求遠惟不必別求聞由惟文王之敬忌而已敬者咎
惡不務而有所不忽忌者庶獄罔知而有所不敢此
文王威威之心裕民之本也師文王之敬忌而期裕
其民曰西土怙冒厥民時叙文王嘗以敬忌裕民矣
我惟有及于文王而無忝于怙冒時叙之化矣乎則
法即文王之法而心即文王之心砥適之道以盡謹
罰之化以成蓋以德用又而非大放王命者矣予一
人豈不以悻乎有及指裕民說觀註期裕其民可見
典是文王之良法敬忌是文王之良心通節在有及

用書

卷之七

書

截

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
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武王告康叔以德行罰遂呼之說道法者齊民之具德
者安民之本故治之以刑罰則有畏法之民導之以德
教則有從化之民領視爲政者所尚何如耳我明思夫
民其無知而犯法者或未未有以導之耳惟當廣布德意
委曲開導使之孝順和睦相安于吉祥安康之地自可
無事于刑罰之加矣在昔有殷先世明哲之王莫不用
此道化民其德澤之在人心有至今未泯者我今惟取

法殷先哲王導民之德用以安治其民而期與之相爲
等匹焉是我今日之責也况此殷邦之民雖淪習滌之
汙而其良心善性猶有存者故教之以事親便知與孝
教之以事長便知與弟豈有導之而不從者乎夫政者
所以正民若只知峻法懲奸而不能導民將見法令滋
章刑日煩而犯者益衆其何以爲政于國乎蓋法禁于
已然之後而德施于未然之先故武王于康叔特惓惓
如此

用書

卷之七

書

此武王自嚴以勵康叔欲其以德用罰也以德用罰
是先德後刑之意非德行于罰之中也明思當導意
要發明元惡大憝不率大戾固治之以罰矣我明思
之罰非所恃以爲治者惟當導之以德使之歸于禮
義安于孝友而有吉康之美可也吉康下要補不從
然後刑之之意迪字兼身教言教說我惟時殷先二
句與前往數求殷先二句相應不言文王諸君者舉
此以見彼也蓋殷先哲王正導民以吉康者如子惠
如祇懼如嘉靖保惠皆是也作求兼德化說下補刑
在所緩意矧今民以下言民有可化之機正當導之
以德也罔迪不適是言人性本善之意不迪罔政者
言不導之以德而徒齊之以刑則非惟不足以止亂

而適足以啓亂雖有刑亦齊民之具耳豈足謂之政乎此所以不可不導民於吉康而取法于殷王也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迥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黜聞于天

武王又呼康叔說道監古可以知今而化民莫先于德若只知峻罰以齊民之俗而不思尚德以革民之心此末世之政非先王崇本之治也在昔殷先哲王以德化民而導之于康又既有明教大驗矣我今日代商而有天下誠不可不監視其所爲而法之以化民也然以汝

同有應係殷民之責而且素知朕心朕德者故于汝往治殷邦不徒命之以謹罰而已乃告汝以用德之說預端其化原然後于罰之行用以濟乎德化之不及上下一心共知所監耳汝宜體我法古之義務以尚德緩刑爲事焉可也所以然者蓋上天以安民爲心人君必能安定其民乃無負于代天理民之責而可以免于罰今惟此殷民甚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戾雖委曲開導已經屢次奈何舊習未變未能上同乎先王之治是我上負天心之託而下媿君師之任明思天其罰殛我何敢懷怨乎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惟厥小民無知而陷

于罪道不在于大亦不在多卽至微甚少亦是上人失教之責况今元惡大慙不孝不友之俗顯然著聞上通于天則罰殛之加又何以自解乎此我所以汲汲然欲監前代以德行罰之政期汝同心合德保民以承天意也

此申上節而言亦武王自嚴畏以勵康叔也監是監殺先哲王卽上用康又民作求之意不可不字藏得民不靖以下意德之說于罰之行猶云以德行罰之說卽迪吉康以下是也大意言以德化民殷先哲王所已行者予固不可不監之以化民矣惟汝同有應

係之職而能知朕心朕德者故告汝以用德之說于行罰之先蓋欲與汝共知所監也今惟民不靖以下正推所以不可不監之意不靖內點奸宄不率意迪卽迪吉康之迪未同應作求說此句卽申上二句天罰承民不化來惟厥罪三句又言所以不怨之意也玉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彞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玆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說道天下之事以敬而成以怠而敗汝今日其敬之哉夫爲治當順民情慎毋作可怨之事謀必求其盡善法惟貴于守常更勿用不善之謀非

常之法惟以古人之敏于修德者可法也則斷以誠心而大法之不始動而終怠不自安于小成用此以安定汝之心不為邪說搖亂用此以省念汝之德不至工夫間斷用此以弘遠汝之猷不徇目前之計而忘後日之患但寬裕不迫以待氏之自安我之所以戒汝以敬事者如此誠能勉而行之則爾德既純我必不以汝為有瑕疵而棄絕之即可以長保其國矣

此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敬哉內含不用罰而用德意下文正所以敬之者無作怨二句不用罰也蔽時忱六句純用德也怨與非謀非彘直指刑說刑以

殘民可怨之事也刑尚威嚴非善之謀也俾我一日非常之法也無作弗用平看蔽字是斷然不疑之意蔽時忱不則敏德者謂斷以是心之誠而卓有定見以大法古人之敏德也敏德是文考殷王商考以及古先哲王之德不則即近述遠稽之意用康四句緊承不則句來用字貫下三句心者化民之本德者化民之要猷者化民之謀言用是德以安汝心省汝德遠汝謀而不尚乎刑威也三句平說暗點不用刑意裕乃句承上三句說歸在民化上去應保又康保意裕者不用刑以強其必從惟寬裕以俟其自化也不

汝瑕珍德承就武王不棄康叔說蓋如是則能務去德能務崇可謂助王新民而不廢王命者矣寧復汝瑕疵而棄絕乎此節大抵與今民將在祗邁節相應蓋上是先言明德而說歸謹罰此是因言謹罰而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說今汝小子封享侯國之奉而治一方之民知天命所當保則知君命所當遵蓋上天之命予本無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至可畏也汝其念

之哉務思盡道以保天命毋以不善致貶今爵土之封自我殄絕而不享也况汝所服受于君之命若明德者慎罰諄諄命之不一而足汝亦聽之審矣宜精白一心以明汝所服之命尊其所聞奉以周旋用以安治百姓則君命無違而天命永保矣蓋天意君心不過欲求百姓之安而已汝小子其終念之乎

此總結一篇之意所謂以天命結之者蓋康叔承文考大命之後而有助王宅命之責故望之以上延天命也然實有保殷民意在首三句言天命無常而當保明乃服命以下正保天命之道無我殄享紫帶念

哉句講服命是侯國所服受之誥命即明德慎罰是也高乃聽即尊所聞行所知之意與上句一連講用康又民者言以是治民使入于明德之中而出于刑罰之外也未補出天命言其安而天命與之俱安不常者可以常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武王于篇終又呼康叔而丁寧之說明德慎罰我既諄諄以告汝矣汝往之國不可廢了所當敬守的常法聽受我所命的言語而服行之德務于崇法務于平用以安治殷民則民安而天命亦安方能以殷民世享其國

矣

此飭遣就國之詞所謂以殷民結之者蓋康叔承文考時叙之後而有王新民之責故望之以下繫民心也其實有保天命意在典字與上節命字同亦兼明德慎罰聽朕告汝即上節高乃聽意緊承敬典講言勿替汝所當敬之典而聽朕所言以服行之可也乃者難詞乃以殷民世享者言必如是而後能又民以享國也曰世享則不惟康叔無殄享之患而子孫永無殄享之患矣此與上節雖分天命殷民然上曰又民則天命實本于民心此曰世享則殷民實關于

天命須通融看

酒誥

武王既封康叔于衛以衛地素添殷紂之惡臣民皆醜酒敗德至于亾國故作書以戒之欲其禁飲以變俗史臣記其詞遂以酒誥名篇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愆戾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武王告康叔說妹邦被商人飲酒敗德其風尚熾今此土地人民皆屬于汝汝往之國必以我訓告臣民的大

命

宣揚于衆使都聽我教訓昔者乃穆穆敬德的皇考

文王始立國在西土之日此時受命為方伯衆邦皆在統理亦嘗憂其酒酒而茲戒之衆邦中有官之長為庶士及官之副為少正與凡治事之臣無不朝夕戒勅他說惟祭祀則可用此酒蓋天降命始令民作酒惟為郊社宗廟的大祀藉此以行灌獻之禮而已非以縱民酣飲為樂也夫西土庶邦在我文考照臨之下其風俗人心豈商邑可比而文王猶諄諄戒之如此蓋誠知崇飲之為害故也况妹邦舊染汚俗者汝可不明我命以誥戒之乎

大命卽武王教妹土臣民之命明字撒篇內大意講有敷布闡揚之意如近監文王之誥慈遠監有商之興亾明之于臣而使其盡臣職明之于民而使其勤民事也乃穆考以下四節述文王誥慈臣民之言以示康叔言文王于庶邦猶誥慈之如此見康叔不可不誥慈于妹邦也肇國西土是始受命爲方伯時庶邦貫庶士少正御事庶士官之正也少正官之貳也御事凡治事之臣也包本國在其中曰庶邦見無一地之不誥曰庶士少正御事見無一人之不誥曰朝夕見無一時之不誥也祝茲酒者言惟祭祀則用此

酒以薦馨香以達神明非謂用之以飲福也要見祭祀之外皆不可用意惟天二句又推原作酒之由以明祀茲酒之意也言天之降命本爲祭祀如此則酒固用之以事神者而人可用之以自奉乎與下飲惟祀不同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事

文王又告戒臣民說酒之爲物本以供祭祀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飲而不知節于是上天降威罰于人亦人之自取耳今夫修德勵行是庶民所以保

身的道理若或心志荒亂而虧喪德行是天欲覆其身家然考其喪德之故無非因沈湎于酒所以做出許多不好的事來以至于喪身而不悟奉法修職是諸侯所以保邦的道理若小國大國的諸侯縱欲敗度而不修政事是天欲喪亾其國家然考其喪邦之由亦無非因沈湎于酒所以造出各樣的罪過以至于敗亾而後已下而百姓上而邦君彙端禍本莫不因縱酒所致則酒之爲禍亦烈矣哉

此言酒禍以戒庶邦也承上言酒之作由于天命固當究其原而不可用矣然酒之禍出于天威可不思其害而知所戒乎首句虛喪德喪邦卽降威之實民與君就庶邦而言非酒惟行惟事者猶云皆酒之行皆酒之罪也惟字甚輕此節與上節相承看夫既知有降命之天而又知有降威之天則庶邦於酒宜知所節矣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時無

武王說我文王于庶邦臣民固教之謹酒矣然其中有年少的人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又專誥教他說學臣之小子年雖幼少然各有是官守卽有是職業或常于酒

將至怠情放縱而不能勤其官職矣必敬慎有言焉
乃職無以飲酒爲常而不戒也及汝庶國之平初言以
此爲戒其飲酒惟當于祭祀之時蓋祭有旅師之禮手
尸之燕于此雖可以飲然飲之亦必有節以德將待
爲麴蘖所迷或至于醉而內荒心志外喪感德可也

上文誥庶邦而小子已在其中然以其尤易喪德故
專舉以告之耳此節誥臣之小子也有正是已有爵
位者有事是無爵位而已有職役者無彞酒是戒之
之詞言有官守而常于酒則瘵厥官有職業而常于
酒則廢厥職故必思降命之由畏喪德之禍而無常

周書

卷之七

全

于酒可也飲惟祀惟字重看此句示以飲之時德將
句示以飲之節二句與上相形看不可分上爲本國
下爲庶國誥小子處已對庶國言而包本國在內矣
越度國飲惟祀者謂及汝庶國可飲之時惟在祭祀
也正見得不及此時不可飲之意曰惟祀則是所以
飲神之賜而非所以從已之欲曰德將無醉則內不
至于心志之荒而外不至于威儀之喪既以盡臣道
而亦以遠酒禍矣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祖考之彞訓越
小大德小子惟一

武王說我文王不特教臣之小子於民之小子亦進而
教之說道人情爲逸樂所移便不知土物可愛我民爲
父老的平日當以訓導其子孫使他勿趨浮末專于勤
稼穡服田畝一意以此爲愛則心無外慕善念日生自
然都以孝親敬上爲常不暇于飲酒矣而民之爲子孫
者亦當于此專心以聽信爾祖考之常訓而服行之蓋
德之在人有用飲食的細行有綱常倫理的大德何
者不是當謹的爾小子勿謂謹酒是小德當思細行不
謹大德便虧口腹不節心志乃喪德有大小而一體視
之此便是能聰聰祖考之訓矣

周書

卷之七

全

此節誥民之小子也上三句述其祖父之訓詞下三
命勉其子孫之守訓必述其祖父之訓者其家人父
子之言尤所親信也惟字重看惟上物愛則務本節
用之心專而縱欲荒淫之念息必不至于酒酒矣故
厥心臧曰臧者言必不至于喪德也彞訓是常常訓
導之意正指上二句言聰聰者欲其聰之審而服行
之也小德指謹酒大德泛指綱常謹酒雖曰小德然
縱而無度亦爲大德之累故必視之如一而謹之使
土物之愛不奪于崇飲之私厥心之臧不喪于沉酣
之習大德固不踰閑而小德亦無出入斯無負于祖

考之訓也如是則能守家法而可以遠酒禍矣此節
重勉小子兼教民垂訓意觀註常字當字可見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武王教妹土之民說爾妹土眾百姓我非禁汝斷酒而
不飲但酒亦有當飲之時如務農的能勤其四肢嗣續
汝股肱之力大修農功樹藝黍稷不憚耕作之勞奔走
服勤以事汝的親長為商的能敏于貿易牽車牛載貨
物遠事商賈以其所得用為孝養父母之資為父母的
見得你為子的務本勤力其肯有賴必心生喜慶你到

這時節然後整治豐絮的飲食致慶于父母而飲酒燕
樂于家庭之間則既足以承父母之歡又可以篤天倫
之樂亦何不可之有哉若沈酒自恣不顧生理且將貽
父母之憂矣

此武王慈民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者嗣爾至
厥長是務農以事親肇牽車至父母是服賈以事親
為農為商仰足以事而親心悅矣曰是承親之歡以
適已之志雖洗以致潔腆以致厚亦何過哉奔走
奉養上說對孝養看此欲其盡子道以用酒也與文
王惟土物愛同意

庶士有正趨庶伯君子其爾與聽朕教爾大克羞焉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者作稽中德爾尚克羞
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
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武王教妹土之臣說汝妹邦之臣庶士之有官守者及
庶官之長在朝的眾君子當常聽我的教誨不可有違
今我非禁汝等斷酒而不飲但酒也有當飲的時節如
國家行養老奉君之禮必用酒合歡爾等若大能修舉
此禮遇鄉飲酒禮則執爵舉俎以養老而能盡其誠敬
由是承長者之歡而勸酬浹洽則飲食間無非至禮所

在爾雖既醉既飽亦不為過矣又以事之大者而言祭
祀乃國事之最大者也汝若能常常反觀內省在未承
大祭之時凡念慮管為參合乎中正而無過差則德全
于身而可以交于神明庶幾能供養饋食而承祭享之
大典由是因鬼神之歡而膺飲福之惠雖自助而用宴
樂焉亦無害矣若非養老祭祀則斷不可崇飲以自暇
自逸汝羣臣能謹守我的訓戒則不但從君之歡而所
以共臣職順天心者亦在于此蓋人臣以勤事為忠茲
惟飲酒有節則不妨正務而職業修舉信乎為王朝奉
公守法之臣矣天之所眷在德茲惟克慎于酒則大德

無虧天心順之可以長保其祿位而不忘在王家矣夫能一謹酒而衆善咸集如此爲臣者可不勉哉

此武王蒞臣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者君子責上兩樣人典聽欲其聽之常而無少解朕教即爾大克以下是也蓋苟指養老說如執爵執醬割牲奉俎之類含誠敬之德在內對下中德且應元德字醉飽只就養老時言羞饋祀指祀外神說觀省二字有工夫觀是反觀于身省是內省於心作字兼念慮之發管爲之際俱指已動之後言故曰無過不及之差稽字是合字意二句是交神明之本意饋祀句二事說

對上羞饋用逸民就祭祀時言養老而有導飲酬酢之禮祭畢而有飲福享尸之禮二者皆可飲故也與文王無養酒飲惟祀同意兩字摠承養老事神而盡用酒之道說以盡臣職得天眷平看蓋臣之所治者事也今能盡養老祀神之事而無沉酒之失則上不負其君下不負其職矣非惟王正事之臣乎天之所順者德也今能有養老祀神之德而無燕喪之愆則王家之眷顧即天心之簡在矣非天若元德而不忘在王家乎不志墜帶天若看○自介猶強食自輔之舉

王曰封我西土恭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廢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武王又特呼康叔之名而告之說謹酒雖若一事而關于天命則甚大昔我文王撫有西土之日臣民酒酒的諄諄然有訓詞教之矣故凡輔佐文王于往日者有邦君是分統方國的有御事是分理庶職的有小子是臣之年少的庶幾能遵用其教都不敢厚自奉養以致用酒是以內則職業修舉外則俗化淳美馨香發聞皇天眷之故我至于今日能受殷命以有天下寔慈酒之明效而文王之餘蔭也慈酒之戒其大如此

此言文王慈酒之教爲甚大見康叔不可不明大命于妹邦也申祀茲酒以下三節言邦君即庶邦之君御事即庶士少正之類小子即有正有事之小子文王教如誥慈羣臣則戒以喪德喪邦誥教小子則訓以無養無醉是也尚克用二句一氣看故字承說意惟其如是故君臣合德足以格天而垂休于今日也文王慈酒之教有關于天命者如此我之大命蓋迷文王之意者也康叔不能明之于妹邦何以保天命于後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

世自成湯成至于帝乙成王長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
自取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武王又呼康叔而告之說我周天命固受于殷而汝所
治又是殷民抑知殷家所由興乎蓋君遠莫大下敬畏
敬畏惟貴乎躬行我聞前人曾說道在昔殷先哲王成
湯以上天的明命至重小民雖至微難保兢兢戒謹以
此為畏然不但心存敬畏凡一切見諸行事者亦皆敬
畏之所發不敢有一些怠慢其地畏見于處已則日躋
聖敬常其德而不為外物所變地畏見于用人則克知
宅俊持其智而不為小人所惑蓋德者天親民懷之本

賢者奉天治民之資這兩件都是人君最要緊的湯能
地畏如此則其垂統者無不善矣是以後代為君為臣
的皆有所取法遵守自湯至于帝乙中間七王皆是賢
聖之君莫不世守家法都以天民所係至重而成就其
君德又皆敬畏輔相遵禮崇信以共圖國政其心一也
畏之心也而當時治事之臣亦皆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盡心輔翼責難于君以為敬其心亦地畏之心也大商
繼世君臣同一敬畏不敢自寬暇逸豫如此暇逸且猶
不敢况說道他敢崇尚飲酒乎此由湯貽謀之善方能
使後世君臣莫不畏敬如此商之興祚有所本矣

此下二節言商之所以興欲康叔法之以明大命于
殊邦也重成湯垂統上天顯謂天理之顯然者地畏
句虛講地就事言畏就心言經德秉哲即地畏之實
也德者天顯所在治民之本也經德如日躋聖敬懋
昭大德而不為外物所間之謂賢者天顯所資治民
之輔也秉哲如克知宅俊旁求俊彥而不為小人所
惑之謂要發地畏之意地畏中就中就有不暇逸不崇飲
意了此成湯所以為垂統之善下君相皆本成湯來
成王是法湯之經德以成德畏相是法湯之秉哲以
禮下其心一也地畏之心也厥非有恭是以經德秉哲

之事責難于君其心亦地畏之心也俱以天民貫御
事只指後王時言不敢暇逸二句總繼世君相在內
不必承成湯商之君相不敢崇飲者蓋方以修德為
務自不敢崇飲以至干喪德方以保邦為急自不崇
飲以至干喪邦也通節謂成湯以敬畏垂統故嗣世
君臣皆敬畏而不酒酒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王越百姓里居罔敢滴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
王德顯懋尹人祗辟
武王說有商盛王之時不止那御事之臣不敢崇尚飲

酒及王畿之外侯甸男衛四等諸侯與諸侯之長這都
是外臣及王畿之內百官之僚屬有庶官之長有官之
副貳有服尊官之事者有百官著姓于國者有退休于
里居者這都是內臣凡此內外諸臣都不敢沈湎于酒
不惟畏懼法度不敢放縱飲酒他有職事的勉于職事
無職事的勉于德業也無閒暇工夫去飲酒所以然者
惟欲上以補助成就君德使昭著而不至昏昧下以助
百官諸侯之長使敬其君而不至懈怠此所以不暇也
當時君臣上下內外大小無一人不在敬畏之中如此
蓋由殷先王以迥畏存心故後世子孫法之羣臣法之

此有禮盛時遺俗之美汝封今往治商邑豈可不以為
法哉

此節亦本成湯來言湯惟以敬畏垂統故不惟君相
之不暇逸而內外諸臣皆不酒酒也註中御事而下
句不可脫外服有諸侯邦伯二等人或分守藩封或
統率羣后均之為外臣也內服自百僚至里居凡七
等人或職司庶務而服役于公或係藉王畿而服休
于野均之為內臣也內外諸臣皆不敢酒酒則迥畏
之念遠監于有商之先王而崇飲之戒近同于繼世
之君相矣不敢不暇俱以心言蓋盡其分所當為即

是此心孜孜汲汲處不惟字正禮轉上而不敢暇逸
句說惟助惟字重看正見其所以不暇者與上節
王厥業二句對講言成王畏相君德固已顯矣今則
助之使益昭著或宣化于外或承順于內以彰其
畏之實也厥業有恭尹人能祇辟矣今則助之使
不怠或紓其外顧之憂或分其內治之責以成其
難之恭也夫助君以修德則心在朝廷自不暇于酒
矣助相以輔德則心在廟堂自不暇于酒矣非成湯
垂統之善何以致此喪邦喪德意點在罔敢內天民
意點在助君相內亦可大全有職無職二句有碍不

可用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恣
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蕪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享在商
邑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恣庶
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紂罔愛于紂惟逸天非虐
民自速辜惟

武王又告康叔說道殷先哲王崇敬畏以奉天保民故
能誕受天命歷祚久長使其子孫能世世守之雖至今
猶存可也我聞其後代嗣王紂之為君乃不法先王之

敬畏和酒以沉醉其身遂致朝政荒廢凡所布的命令
都昏亂斯倒無有顯然昭示于民者反將那酷刑暴斂
結怨于民的虐政致敬而保守之不肯改易終日之圖
只是大縱淫泆于禮法之外如作奇技淫巧酒池肉林
之類無所不至以此心志溺于宴安把居上臨下的威
儀都喪盡了故下民見之無不痛傷其心而悼殷國之
將亡者紂方儼然肆于民上略無敬懼惟荒怠益厚于
酒只圖逸豫為樂無少休息其心為酒所使忿疾強狠
雖至殺身也不畏懼罪惡貫盈在于商邑雖國家滅亡
亦甘心無所省愛又且謂祀無益無馨香之德升聞于

周書

卷之七

酒誥

夫惟有民心怨咻及羣凶腥穢之德聞于上帝于是天
心棄絕商紂降喪亂于殷邦不少愛惜若此者惟紂縱
逸失道自絕于天故也天豈有意于虐殷哉惟殷人酗
酒荒淫以自速其罪戾耳人實為之天何尤乎此可見
天命靡常視于商先王以敬畏而興後王以逸欲而敗
則得失之效昭然可觀矣

此言商之所以凶欲康叔戒之以明天命于妹邦也
醉身正是崇飲與迥畏相反正紂惡之本原處後德
喪邦之由也厥命二句以行政言誕惟厥縱二句以
持身言皆由醉身所致盡傷心者痛其有必凶之機

也荒腆于酒則視醉身尤甚不自息其逸則視厥命
罔顧至燕喪成儀尤甚矣是厥心疾狠而不畏殺身
罪在商邑而不憂滅國民方悼其凶而虞以紂則
安其危而利其災所為如此是以天厭其惡而喪亡
之也夫紂惟縱逸則與不敢暇逸也畏天民者異矣
而曰庶羣自酒則當時御事內外諸臣其酒酒可知
商之所以凶者如此通節在盡傷心哉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
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大監撫于時

武王又呼康叔而丁寧之說道我之誥汝既舉殷先哲

周書

卷之七

酒誥

王與王之由又指其後王覆敗之故諄諄告戒不厭其
煩者豈是好為如此多言蓋聞古人說道凡人莫以水
為監當以人為監蓋監視于水不過照見人的妍醜而
已面貌是一定的監之何益若監視于人則其行事得
失何者為可法何者為可戒都了然明白可以為我的
從違故不若以人為監之為愈也古人之言如此今殷
人縱酒自速其罪墜失天命此昭然可監者我豈可不
以殷之失大視為戒以撫安斯時乎是以不覺其辭之
多也汝封其念之哉

此結上言商之與凶而欲其監之以起下恭臣民之

意也多詰指上三節古人以下正詳所以多詰者經
醜一定監于水而無益得失未然監于人而可勉此
古人言監所以不惟其物而惟其人也得失暗藏成
湯與紂兩邊意下獨言監紂所以凶則能知湯所以
興矣監是武王自監應前大命意撫于時者如曰革
崇飲之風去荒腆之習民盡孝道臣盡常職是也

予惟曰汝劫茲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
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武王又告康叔說導民之道篤近而後可以舉遠由導

而後

而後

而後

而後可以及卑而反身修德正己率人又為治之本汝
今明訓戒于妹邦若殷之賢臣與鄰國侯甸男衛衆諸
侯乃殷民觀望所係者固當用力以戒謹之使之崇敬
畏而克慎于酒矣然此尚其遠者耳法行當自近始况
汝之所友若太史掌六典以佐王治八法以治官府八
則以治都鄙者內史掌八柄以詔王馭羣臣者及其賢
臣百僚諸大臣可不預戒之乎然此尚其卑者耳倡率
須自尊者始况汝之所事若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
起而作事之臣又可預戒之乎等而上之况汝之膺
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司馬堂薄伐違命之政農父司

徒掌順保萬民之政宏父司空掌經界定法之政位食
尊則望愈重尤宜正己率屬同以戒謹為事可也然此
皆責之于人者也又况汝之身乃一國之所視效者有
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或有
不戒將何以令人哉故尤當剛果自持以道制欲務嚴
沉酒之習以端表率之原庶平汝之教人者不徒以言
而先之身則人之從教者不于其令而于其好矣

此以下正委康叔以撫時之責亦明大命之事劫茲
貫至定辟所以嚴之人言教也剛制所以嚴之己身
教也摠是一節深一節而歸重康叔之詞劫茲云者

如勤

如勤

如勤酒酒之戒而蓋考始可以醉飽嚴桑飲之防而
蓋饋乃可以用逸之類即文王朝夕誥茲之意殷獻
臣謂昔事商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四服諸侯康叔
為諸侯長故得誥茲之太史掌六典以佐王治以八
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內史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曰友者二史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處賓友之
地故也獻臣百宗工謂獻臣之為百宗工者也服休
以論道為職所與講明治本者服采以作事為職所
以恢弘治體者皆以師禮事之而不當以臣禮畜之
故曰事亦父農父宏父雖為諸侯之三卿然皆受命

于王朝而利于内之六卿與國君相配者故曰嗜
其獻臣至定辟是自遠而近矧太史至定辟是自卑
而尊者康叔一身又遠近尊卑之視效者故曰矧汝
剛制剛制是嚴毅果敢而非因循苟且之謂亦有非
養老祀神不用酒之意惟以身先之而勸禁之教可
行也未繳明大命與撫安斯時意此節雖言禁臣其
實以臣爲民表故詳之正與末節相應不可對下一
節以臣民平看○既曰獻何待于劫蓋蓋般体漆溺
已深恐賢者亦有所不免故教衆人自賢者始賢者
化則人無不化矣自太史以下皆衛臣也教衛臣自

貴者始貴者化則人無不化矣

厥或詰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武王說戒酒之訓固不可不詳而崇飲之禁尤不可不
嚴若或有人告于汝說般民有無故成羣相聚飲酒的
此等的民所謂不服化誨怙終不悛者也比之尋常縱
酒者不同汝却不可輕縱了他都被繫歸于宗周我其
殺之而不赦焉

上節言禁臣已言禁民之意應妹土二節此下三節
又就臣民中舉不率教者言之以終詰禁之事也此
節是民不率教者當以法治之也羣飲是不修農功

不服商賈已教而不從者勿佚者不輕縱也義也予
其殺者不濫殺也仁也

又惟般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始惟教之
武王又說商民之羣飲爲姦者固當執之以加顯戮若
是般之諸臣百工素染紂之汙俗而蹈其沉酒之行
者汝且勿驟用執拘之例徑施殺戮之刑姑宜申明教
訓許其自新使之悔悟知所省改蓋沉酒縱飲以喪其
德其罪止于一身與百姓之羣聚而爲姦惡者殊科且
染惡素深未能遽變被化尚淺情有可原未可驟加之
以刑戮此又視臣視民之別也

此節是臣之不率教者當以法處之也言民之羣飲
者固當以法治之矣然其中有染惡既深而未能遽
革酒酒之習者則非羣飲之比故不必殺之而且教
之教之者卽羞者羞饋祀之言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
于殺

武王說不教而殺固謂之虐教而不改法亦難容今汝
于商諸臣有能遵我羞者饋祀之言而免爲正事元德
之臣我則明揚之而享之以爵祿乃有不遵用我教詞
而沉溺于酒酒之故習不肯改變似這等稔惡不悛的

人惟我一人豈能復愛恤之乎彼既不能洗滌其舊滌之汚以自潔潔則與頑民之不服教訓羣飲爲惡者其罪同矣拘執之誅殺之何足惜哉

此承上姑惟教之而言斯即教詞指着者饋祀言不忘教辭則滌惡之臣爲正事之臣酌于酒德者今天順元德矣故明享之享是錫以爵祿如不忘王家無我殄享之意乃不用四句對首句看惟我一人是對康叔責臣之辭也上姑惟教之是教之於酒酒之時見不忍棄人之仁此有斯明享是勸之于從教之後見樂于彰善之義

周書

卷之七

重

王曰封汝典聽朕茲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武王又呼康叔而告之說道司教者貴有常心行法者須自上始若勉于一時而忽于特久或嚴于百姓而略于有司則教廢而民玩矣故我所示謹酒之教汝母但聽受于今日而已當常常奉行遵守以化導殷邦的臣民不可懈怠然百官有司又庶民之所視效者必須先治有司使其禮法相守毋蹈沉湎之非斯下民有所觀法各相警戒以從上之令倘不能明勅茲之教舉賞罰之典以治有司而任其羣飲則民皆相率效尤雖日頒漆效以禁之而其沉湎于酒者猶夫故耳蓋上行下效

捷于影響先羣臣而後百姓此施教之序也汝封其終念之哉

上三節以茲民茲臣平看此合而言之欲其茲臣以端茲民之本也朕茲即大命養老事神方可用酒是也兼勅茲一節與迺諸臣二節意與聽是欲其明之也勿辯二句正以見不可不茲之意以臣爲民所視效也治之者勅茲以戒之明享以勸之也

梓材

這一篇分作兩篇看以厥庶民下是武王誥康叔之詞今王惟曰以下是周臣進戒嗣王之詞因其中有梓材

周書

卷之七

重

二字遂以名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武王呼康叔而告之說道欲治國者必以通上下之情爲先務諸侯國中有大家巨室乃國人之所觀望不得其心何以爲治必使國中庶民及羣臣皆得以其情達于大家而后一國之中歡欣交洽無有抑遏而不通者矣諸侯有國受之天子天子爲天下之共主上下不交何以爲治必使國中庶民及大家皆得以其情達于天子而後四海之內歡欣交洽無有阻隔而不通者矣若此者誰則任之惟是邦君藩屏一方上焉有天子之當

事下焉有大家臣民之相勝以一身處乎上下之間必使其情通達而無間隔乃為重職也邦君責任之重如此爾小子封可不勉哉

此欲其通上下之情也上臣字汎指國中臣說下臣字兼臣民大家皆在其中以字內俱有工夫蓋大家之心視臣民為向背者能子庶民體羣臣而得其心則可以因臣民之心而致大家之悅服故曰以臣民達大家天子之心視臣民為予奪者能撫臣民安大家而得其心則可以因厥臣之心而致天子之眷顧故曰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惟字重看言邦君以一

周書

卷之三

董

身處上下之間則所以通上下之情者固其分之所當為亦其責之不容已者也此是汎言勉康叔意繳在後

汝若桓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教勞肆徂厥敬勞肆徂厥允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戡敗人宥

武王又告康叔以寬刑辟的道理說汝若常常發令以曉諭羣臣說道凡我師師之官司徒司馬司空有正官之長有眾大夫如或用刑皆當仰體我意蓋我之意亦曰民命至重予不欲厲威虐以殺人也然以言示之

不若以身倡之亦惟爾為君者先恭敬勞來其民常務哀矜慎重不肯輕怒但見三卿尹旅徃後都效君所為思盡其敬勞之職而不敢敷虐于民矣如刑辟之中有姦宄殺人歷人的皆罪之大者有戾敗人的乃罪之小者爾自今以往能于姦宄殺人之大罪察其情果矜疑即有而不誅許令自新則羣臣見其君之行事于戡敗人之小罪有可矜疑者亦能有以仰承好生之德矣此可見清刑之源在上不在下化臣之遵以身不以言也此欲其寬刑辟之用也罔厲殺人截上是示以寬刑之意言教也下是倡以寬刑之實身教也恆越楚常

周書

卷之三

董

常發越之謂師師貫三卿尹旅予指康叔言罔厲殺人含敬勞意講蓋雖立法已定而猶示以用法之當寬也厥君亦指康叔亦字承上說言不惟以言示之而已亦惟為之君者以身先之而恭敬勞來其民使臣亦知所視效也敬勞一直說如敬明乃罰以導斯民于懋和哀矜折獄以進斯民于康又是也肆徂敬勞指三卿尹旅說二句是論其理如此肆徃以下正指其實而言之徃是徃後宥之者咸與維新也亦只是情可矜法可疑而後宥之非必無宥之也戡敗句亦然君宥其大故臣宥其小所謂敬勞而罔厲殺人

者也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局以引養引恬自古
王若茲監罔攸辟

武王又推先王命諸侯之意以告康叔說王者所以開
置監國立君而輔之以臣者其治本以為民使俱得生
養安全而已考其命監之詞有云凡爾君臣無相與戕
殺其民使蹈死地無相與虐害其民使被荼毒至于人
之寡弱者當哀敬之無敢狎侮婦之窮獨者當聯屬之
無令離散又推而保合一國之民率由是哀敬聯屬之

卷之七

古

道而容者之使人人各得其所為其命監之詞如此夫
先王所以諄諄告諭責效于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
亦惟欲刑罰無濫務引誘斯民使其得遂生養而不至
窮困得就安全而不至顛危耳自古王者之命監其意
不過若此爾今為諸侯以統羣臣若過用刑辟戕虐其
民而不思安養之道則與王者命監之意相背矣尚務
以德臨民而無專用刑辟可也

此承上寬刑辟言監國即下邦君御事謂立之君而
輔之以臣也無胥戕五句是述先王命監之辭王其
效三句是原先王命監之意正詳所以為民也胥戕

以刑之大者言胥虐以刑之小者言胥字兼君臣在

內此二句是戒之之辭下三句是勉之之辭當知形

說猶不用罰而用德意合由以容緊帶敬寡屬婦不

必開說至于二字已是統一國之民言了但就合由

以容中指其甚者耳由字指無戕無虐言容者即敬

屬意但就寬刑辟上說效是責望引恬引恬上無

戕無虐敬寡屬婦意言使之出于刑辟之中而就于

安養之地也若茲摠承無胥戕以下言罔攸辟者體

無戕無虐之戒而罔厲殺人之訓不徒責之於人推

敬寡屬婦之心而君先教勞之責務以盡之于已上

以副先王命監之意下以為三卿尹旅之偪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奮惟其陳修為厥疆畝若作室家既
勤垣墉惟其塗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墀
武王又告康叔說為國之道就如治田造屋製器的一
般為之皆期于有成而後可我之于衛除殘去暴固已
開其端矣而所以防閑之者則在于汝且如治田的先
已勤勞用力廣去了草萊不使為禾稼之害必須陳列
修為治田之疆畔與通水的溝渠使足以備旱澇而後
治田之功有成也我之于衛分土建邦固已肇其業矣
而所以培植之者則在于汝如造屋的先已勤勞用力

築起四圍的垣墉定了規模基址還須用泥去填餘用
草去蓋使足以蔽風雨而後作室之功有成也我之
于衛立網陳紀固有以創其制矣而所以潤色之者則
在于汝如把良木去製器用先已勤勞用力做一箇粗
樸又加些雕斲的工夫了還須裝飾采色使文質相稱
足以備觀美而後製器之功有成也成終之責可不務
乎

此摠承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立說言我之命汝
若此者以我既成始而賴汝以成終也除惡立國制
度俱指衛國言正意發在若字言我之于衛國除殘

去暴猶治田之敷菌也建邦設都猶作室之垣墉也
創制立法猶梓材之樸斲也特未有以成其終耳汝
惟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旌別淑慝猶疆畝之既
治培植基本猶塗墍茨之既飾潤色經綸猶丹雘之
既塗則有以盡成終之責矣疆者明界限也畎者通
水道也卑者為垣高者為墉塗墍是飾其外者茨是
覆其上者梓材指器用言具粗曰樸致巧曰斲字義
要明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亨作兄弟方來
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

周臣告君說今我嗣王惟當曰文王武王深念藩屏之
重憂勤用明德惟誠加禮以懷服天下之諸侯使遠方
都相親近情誼不至間隔其厚如此由是庶邦諸侯感
發興起而敬奉其上其友愛之情就如兄弟一般凡遇
朝覲會同之事各以其方而來箇箇都循禮守法無有
不遵用文武之明德者夫上以明德而懷其下下亦以
明德而享其上先王之世上下相與如此此舊典也今
王嗣位不必他求惟能用先王明德懷遠之常典以和
輯天下之諸侯則諸侯亦感德效順來享來王無敢有
不敬應者矣此懷服諸侯當法先王也

此下乃有周大臣進戒之詞此節是述先王以德取
臣之效而後王當取法也先王明德是懷諸侯之德
懷遠為近者諸侯與王分固相遠今則聯之以情而
使之近也既勤用謂盡諸侯而皆用是以懷之二句
一直說如巡守有則錫命有典皆是庶邦享三句一
直說字而方來對懷為夾句看亦既用句對既勤用
句看明德是忠于事君之德如朝覲有時貢獻有度
皆是典即先王用明德懷為夾之典集字即上懷字
庶邦不享亦如先王時兄弟方來而既用明德也蓋
先王用德以懷諸侯既無違化則後王法之以懷諸

侯自無異效矣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周臣進戒其君說先時中國人民土地都是商家所有商紂暴虐得罪于天於是皇天上帝鑒我周之德盡把

中國的人民及其疆土付我文王武王代商而有天下昔日商家之盛轉而屬之我周矣嗣王可不思保守先

王之業乎

此節是述先王以德受命之隆見嗣王當有以慰之

也起下文意作一長句看皇天處有監德意言天以

先王之德可以主中國之民而甸中國之疆土也故

即有土也

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蓋土者民之所依有人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周臣又說上天以中國人民土地付與先王者以先王

能用明德故耳今王繼承歷服治先王所受之民亦當

惟德是用不在乎法制禁令之末也彼迷惑滌惡之民

有忿矣不肯率教的則以德而和悅之使他都歡欣鼓

舞樂于趨善有昏弱不能從化的則以德而勞來之使

他都振作興起果于為善則百姓都從服教化翕然有

順治之風是先王所受之天命可以常保用是以安慰

喜悅在天之靈使無復顧慮此化服民當法先王也

此承上言嗣王當以德化民而慰乎先王也肆王二

句一直意德用者言不用法制而惟用德教也和懌

者涵育薰陶寬裕不迫之意先後者鼓舞作興勞來

不倦之意受命指上節言川懌者言先王以德受之

今王以德化之則先王所以受皇天之命而為生民

之慮者於是于慰矣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之子孫孫永保民

周臣既告戒于君其意猶未已也故又說我所陳用德

的說話王其監視于此不可輕忽所以欲王監于此者

果何意哉惟曰諸侯者國家之藩屏人民者國家之根

本用德以懷之化之藩屏既固本根不搖則可以綿曆

數于悠久自今日以至于萬年惟我王之子孫孫長

膺保民之任其庶邦之丕享天命之眷綏雖萬年如一

日也我所祝願于王如此蓋古大臣之于君既告之以

明德又期之以萬年其惓惓忠愛之心如此

此勉其君監已之言而因推其所以欲監之意也已

若言其意猶未已也若茲指上用德以懷諸侯用德

以化迷民說工夫在監字內然欲王監我之言者豈

有他哉蓋諸侯者國之藩屏民者國之根本也故欲

王化服臣民以凝固天命使萬年之久爲王之子孫者長得以爲君而保民保民只是有天下之憲兼朝諸侯撫萬民說

卷之八

章

會編卷八

周書都鎬京武王克商以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朝

亦道里適均欲遷都于洛邑至成王時始命周公召公

經理之洛邑既成召公因周公歸作書陳戒于王史臣

因以召誥名篇乃作洛之始事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廟則至于堂惟太保

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脚越三日戊申太保朝

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史臣叙說惟二月十六日後第六日乙未是日之朝成

周書

卷之八

王步自周京至于堂以宅洛告于文武之廟示不敢自

專也乃使太保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所居之處召

公自豐起行而來惟三月初三日丙午至初五日戊申

是日之朝召公至洛以建都事當稽于天乃命元龜卜

其何處可爲王城何處可爲下都既得吉卜遂經理營

度其事雖未即修建而基址位次規模已預定矣

至豐以告廟者文武爲創業之君而作洛乃國之大

事不敢不告也不必言安文王之民繼武王之志以

作洛之事告先王見成王上有所承以相洛之事委

大臣見成王下有所托召公先經理之所以成其始

也相宅者觀其要會度其形勢孰可為王城孰可為下都也三月當屬下甸至洛輕重卜宅上蓋作洛大事當稽之天心故用卜也即洛誥始卜河朔黎水繼卜澗瀆東西之謂得卜即兩云惟洛食之謂經營只是規度其位次非使營造也越若來以上是太保承君命而相洛以下是太保稽天意而定洛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泃越五日甲寅位成

史臣記說召公經營洛邑擇日興工越三日庚戌乃以已遷在洛的衆殷民攻治興建都邑之位于洛泃越五

卷之八

日甲寅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的基地皆平定矣當其舉事之初四方之民遠未能集而攻位之役力亦易辦故就殷民已遷者役之也

攻位即攻其所經營之位作洛必資之民力故以庶殷攻位也攻字只是平高下定廣狹之謂獨後庶殷者舉事之初四方民未和會故止後之位成者規模初定也上節卜宅而得卜見召公敬以奉天而天意從此節攻位而位成見自公說以便民而民心服此召公所以成始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召公既以甲寅定位于洛及明日乙卯周公以是日之朝亦至于洛則徧觀新邑經營的處所凡王城下都經召公規定的都巡視一周以相其形勝審其風氣蓋營洛大事不可不詳慎也

此下是周公繼之所成其終也周公至是始至洛者凡趨事必卑者任其勞而後尊者責其成也達觀只是徧視非度其可否之謂蓋周召同心召公之經營即周公之經營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燕殷侯甸男

卷之八

邦伯厥既命殷庶庶不作

史臣叙說周公以乙卯日至洛越三日丁巳以營洛事祭告天地其牲用牛二祭尊以簡為誠也明日戊午祭告洛邑后土之神其牲用牛一羊一豕一祭卑以豐為貴也祭告既畢乃以所用人力多寡工程期限之數作為一後書越七日甲子是日之朝周公以書親命衆殷之民其在四方者但命侯甸男服之邦伯使他分命諸侯傳布于下既以後書命殷衆于是衆殷之民莫不歡欣鼓舞大來從後忘其為勞衆殷頑民且然則四方之服從者可知也

周公以時而舉郊社之禮所以告營洛之事蓋作洛
大事有資于神明故祭告也郊是合祭天地社是祭
新邑之神是時郊社之位已定故可行禮先郊後社
者先尊後卑也用書者以營洛之事載之書也命庶
殷者使民知所趨事命邦伯使臣知所統率即洪
大誥治意也四方民大知命而獨命庶殷者其難也
庶邦咸在而獨命邦伯統于尊也曰庶殷不作則諸
侯可知而四方民亦可知矣上二節是周公舉祀禮
而祈休于神明下二節是周公定後書而大得乎民
力皆所以成其終也○自太保至此節以基命成始

定命成終立說皆有天人意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史臣記說經營洛邑之事既畢周公將歸錫京太保召
公有陳戒成王的言語及諸侯所獻的幣帛都託周公
以達之玉于是率諸侯出外取幣而入併自己告王的
書都付與周公說道我今拜手稽首以書幣陳于王而
托周公轉達者惟以作洛為化殷之地君身實化殷之
本今新都興建要誥論庶殷以作其友順之風化其怙
侈之習則必自御事始公其以吾言而達之于王乎入

錫周公以上是史臣記事之詞以下召公對周
公之詞重在陳諸上取幣下補出誥字旅王若公
兼幣誥言幣者諸侯見君之誠所以供上新邑之祀
者也誥者召公陳戒之忠所以助王新邑之治者也
陳王而曰及公者托公以轉達也誥告二句正言所
以陳王及公之意誥告云者如著之語言以啟其式
化之機予之禁令以革其怙侈之習是過含誠小民
慙自乃御事含敬德意曰自者言當自任其責而非
臣下之所能預也蓋言相洛之責雖在乎我而治洛
之本則在乎君今欲誥告庶民以為祈天之地必正

本清源以為轉移感動之機御事有不得辭其責者
未繳欲周公達幣誥意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
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召公將言天命不可恃乃先歎息說道皇天上帝其命
靡常昔紂受天命為元子而有天國殷矣及其無道得
罪于天遂改革了他元子之責與此大國殷之命使我
周代之然則天命果可恃以為安乎今王繼文武而受
命尊為天子富有天下固有無窮之美然天無常親元
子大國之命既可改于昔亦可改于今豈非無窮之憂

乎所以然者以敬得之不敬則
道王曷其奈何弗敬蓋紂惟不
可縱肆而不敬乎蓋敬者人君
則視聽言動件件循理好惡用
悅而天命可保矣

此以下皆誥中之言此節以
命之不常下示以保命之有
誠民所以永命也改字貫大
及大國殷之命也曰元子曰
受命當云繼文武而受命應元子大國說無疆以大

言非言其久也言王既為元子而統大國則在今日
固有莫大之休然今日之受安知不為他日之改是
又有莫大之憂也正見天命不可恃意奈何弗敬是
召公深致意之詞能敬則民心悅而天意得無疆之
休可常保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
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婦子以哀
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
其疾敬德

召公又說今天于大國殷命既永遠棄絕之矣然此殷

之先代如成湯以下諸哲王其精爽在天未嘗亡也彼
豈不能哀祈于天以保佑其子孫乎但以其後王後人
紂之為君受天明命不能敬德播棄黎老使賢智者退
黜崇信奸回使病民者在位同惡相濟毒害其民民若
虐政無所控訴但知保抱其子携持其妻以哀號于天
及往而逃亡求以自免又彼有司拘執無地自容民之
可哀甚矣彼天陰騭下民見四方之民無辜受害如此
能不哀憐而思以拯救之乎故雖殷先王在天之靈亦
不能挽回天意而眷顧之命昔在于殷者今改而屬于
勉德之文武矣夫祖宗德澤之難恃如此王其可不汲
汲敬修其德而保民以保天命哉不然雖文武在天之
靈亦將無如之何矣

此申上節天命不可恃而言天既遐終句正指上改
厥元子句下是就其中推出不可恃之意天亦亦字
有味言天雖不忘先王之有德而亦重哀斯民之無
辜故其眷命轉而之文武也懋字指文武言大意言
紂不能敬德以誠小民故天絕其命雖殷先王亦無
如之何矣使王不能疾敬德則亦無以誠小民而天
命又將他歸矣雖文武亦將如之何哉此敬德之功
所以不可緩也疾字重看見初服之時天人所係甚

大不可少有怠緩意敬德下補誠民永命出來與上飾相應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終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召公說天命無常常于有德我觀古人有若夏禹之聖天既啓迪之而成就其德矣又從其子而保佑之使繼世之賢足以敬承其道天之眷夏如此當是時禹亦仰考天心而敬順不違凡所以凝固天命貽厥子孫者無所不至宜乎夏之子孫于今尚存也乃桀爲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商代之禹之德澤其可恃乎我觀

尚書

卷六

九

近日有若成湯之聖天既啓迪之而成就其德矣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遂續禹舊服以有天下天之眷殷如此當是時湯亦仰考天心而敬順不違凡所以奉若天命遺厥子孫者無所不至宜乎殷之子孫于今尚存也乃紂爲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我周代之湯之德澤其可恃乎夫禹湯能敬其德故其興也勃焉後世不能敬德故其亡也忽焉天命之去留惟在君心之敬肆可不慎哉

此亦承上天命不可恃而言合夏商二代言之見不惟有商爲然也夏周相去已遠故曰相古商乃近代

故曰今相天迪禹如錫洪範之意也湯如錫湯勇智之意主德言皆有思若起之行若翼之之意從子保者使啓賢能繼禹也格保者假手有命也主業言而稽天若兼兩意說禹知天迪其德則從而懋厥德知天保其子則從而傳之子此禹之而稽天若也湯知天迪其德則從而懋敬厥德知天格保則從而伐夏救民此湯之而稽天若也墜命處重看正發不可符之意見成王不可不疾敬德以誠民永命也此節與上二節只反復言天命不常非有二意

尚書

卷六

九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召公又說人君固當疾于敬德而親禮老成又敬德之助今王以幼冲之年而繼嗣君位必任用壽考之臣不徒隆以禮貌必倚爲腹心言聽計從朝夕親近不可輕遺棄了他所以然者蓋與亾之鑑莫備于古吉凶之理莫嚴于天這壽考的臣閱歷年久聞見廣博于古昔帝王的道德可爲師法者能稽考其事實如常時親見的一般是固不可遺矣况又知識高聃凡運籌發慮以謀度國家之大政皆若而稽天意斷然不爽此尤不可遺也蓋稽古則事有所證稽天則理無所遺若非這樣人

啓沃于前則往古興亡之鑒上天精微之理豈能件件曉得今王敬德可不得是人以為輔哉

上言德之當教此欲其任老成以為敬德之輔也老成之人計慮深遠外似迂闊而幼冲之君喜用新進勢常易踈故特以無道壽考告之首句虛下二句正言其所以不可遺之故古人之德即敬德如夏之方懋厥德湯之懋敬厥德皆是稽謀自天者言其德與天合心與天通如何而墜命固有以默識其幾微如何而永命亦有以潛通其主宰所謂迺知帝命格知天威是也謀是揆度之意謂其所謀度皆稽之天也

周書

卷之十

十

矧字重看即註尤字意夫惟稽古人之德則人君當資之以法古人固不可遺惟稽謀自天則人君當資之以保天命尤不可遺也召公在當時正老成之臣而是書所言皆先德之所在天理之所存恐非幼冲之君所樂聞者故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敬後用顧畏于民若
召公歎息說道吾王雖是幼冲乃上帝之元子受天命而為民主其責任至大可不勉哉蓋天命之去留視民情之欣戚若小民不和則天命亦不可保而有負于元

子之責矣王其大能誠和小民使之安居樂業欣欣鼓舞無有非怨之意則民安而天命亦安國家太平之業自此垂之無窮豈不為今日之休美乎夫小民雖若至愚然撫之則後虐之則仇其心居險而可畏若以為不足畏而玩視之鮮有不至于其害者必以誠民為急務不敢視為緩時時顧其言必以誠民為急務似登高臨深的一簣則足以可以和其心而保天命矣此言嗣王所係之重欲其敬德誠民以祈天命下數節皆此意而此則其綱也元子哉要點出天命民心所係甚重之意其字是召公期望之詞誠小民言係

周書

卷之十

十

受威命明德意講不能處含敬德意潛消默奪之機正在于此講誠字當云變其怙侈之習而馴擾于法制之中革其凌蕩之風而優游于教化之內非使民得所之謂也今休就入天命意謂民心安而天命俱安迺景運于方隆開太平于有象而為今日之休美也今休二字有味對無疆惟休看前休字以受命時言此休字以永命言對昔言之故曰今也此句無工夫王不敢後二句正敬德工夫而誠民永命之本不敢後即是疾字畏民若畏德中事一直說蓋自修德檢身之時而切斯民居險之懼則敬自不得不至

功自不得不急也能如是則祇德遠同于有夏聖
近同于有商小民和而天命永矣元子之責不既盡
乎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入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召公又說出治之本在乎君身誠民之遂始于新邑今
洛邑新成王來此繼天為治其責至重凡典禮命計須
要件件自家留心服行于此中土以總攬萬機不可專
倚恃臣下而自處于逸也此非臣一人的意見且且亦
曾說道人君一身上為皇天之付託中為百神之主宰

南書

卷之十

十一

下為萬民之依歸今作大邑豈徒為逸豫之計蓋將自
此土中作君作師以配對上帝自此肇稱殷禮以享答
神祇自此宅中圖治以誠和萬民且之所言即臣期望
于王之意也王果能勉而行之庶幾民心悅而天意得
佑命我周者一成而不易矣治民至于格天方為至極
將見治化隆盛社稷靈長豈不為今日之休美乎吾王
不可不加之意也

上言敬德誠民永命此欲其宅洛而行之也紹上帝
句輕重自服土中觀註當字可見服者服行誠民之
事曰自者化民成治乃人君之責不可委之他人也

即自乃御事意所天敬德意且勿露出且曰四句召
公引之以證自服土中之言三句雖平而召公之意
則重在中又句配皇天如奉答天命是也茲祀上下
如肇稱殷禮是也中又句如教養內治是也俱與洛語
相應末二句申說是召公期以宅洛之效命即元子
大國之命今休即上文今休蓋惟王受命尚未可以
言成而成命未得亦未可以言休也能紹上帝服土
中則民心太和而天命凝固天之眷周將一成不易
而治隆俗美赫然于新造之邦矣豈不為今日之休
耶休就成命上見曰今者言不待後日而見也通節
對上其不能句看

南書

卷之十

十一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召公說王今自服土中固以化民為要然化民當自臣
始使有位者先抵冒法禁而不忌則何以令民哉今殷
之多士化紂之惡非若我周之臣習于教令王要先化
那般家御事的臣使他與我周之御事親近副貳耳濡
目染相觀為善以節制他性時驕淫之性則自然日進
于善而不能已矣蓋人為習染所壞是以滯滯忘返日
入于惡而不自知使朝夕與正人居聞正言見正事久
之將悔悟奮發舍其舊而新是圖矣此轉移民俗之善

機也

此推言化民之本乎臣也先字重看服殷句虛下二句正服殷之事比介二字串說副貳我周臣即所以親近我周臣也惟日其邁對上二句言即化服之效臣化則民可化矣此節轉乃起下文敬德之意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又說君身者羣臣所觀效要化服殷之諸臣必先謹乎君身王當把那敬做安身的處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在于是如人的身住在房屋裏面一般不可暫時離了蓋敬乃一身之主宰萬化之根原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收斂而德成不能以敬作所則此心放縱而德墮矣王不可不敬德以為化服臣民之本也

此推言化臣之本乎身當兼化民意講蓋敬德所以誠民故也上句言當如此是勉之之詞下句言不可不如此是戒之之詞一正一反意敬作所即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往不敬之謂不可內含臣民不服而墜命意蓋不能敬德則不惟殷之御事不可服而斯民亦不可化欲享有成命為今日之休亦難矣是敬則可不敬則不可故曰不可不敬德此對上王不敢後二句看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召公又說我謂王不可不敬德者正以敬肆之間乃歷年長短之所係前代典凶皆不出此今我王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若二代之君能敬的則宜以為法不能敬的則宜以為戒如夏禹受命歷年四百我不知他為何這等長久及夏桀嗣位遂至亡滅我不知他為何便不能少延以我看來惟桀不能敬其德作威虐虐得罪于天乃早墜失了有夏之命耳殷湯受命歷年六百我不知他為何這等長久乃殷紂嗣位遂至亡滅我不知他為何便不能少延以我看來惟紂不能敬其德沉酒暴虐自絕于天乃早墜失了有殷之命耳蓋天命長短皆不可知而敬德在我所當自盡觀禹湯之所以興桀紂之所以亡則王自不能不疾于敬德矣我謂不可不監于夏殷正以此也

上欲成王敬德誠民永命以盡宅洛之事此欲其監于夏商之墜命而力行之也首一我字指成王言監字兼得失而意重在監其失一邊觀下墜命句可見

曰不可不者言不監二代則不知有覆亡之憂而無以爲懲創之機也我不敢知以下即所謂不可不監者蓋以數言則天命不可知以理言則係于敬德惟不敬德而墜命此乃可知者也與哲言先民節相應蓋夏商之命所以不可恃者以不能敬德故耳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王乃初服

召公告成王說我周自文武造邦今王嗣位昭受厥命雖大春維新然今日所受之命即是夏商所受之命夏之子孫不能保而歸于商商之子孫不能保而歸于我周是未可恃以爲常也當思二國受命之初如禹之祗

周書

卷之六

十一

德湯之懋德都是有大功德的聖君能敬德以歷年者必勉力繼嗣務要學他的敬德乃可以凝固天命多有歷年耳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天命去留所係甚重尤當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其德以保天命而爲有功之君也

此承上監夏商而言蓋嗣其敬德而歷年者正戒其不敬德而墜命者也天命自文武受之成王繼之故曰嗣受厥命我亦惟茲句重長短不可知意言是命人皆以爲天眷我周之命而自我言之亦謂惟此夏商之命其去其留皆不可知惟敬則有歷年不敬則

早墜命也即無疆惟怕意言此以起嗣若功句有功指禹湯如祗台德先而開四百之基懋敬厥德而開六百之祚是也王乃初服句申言不可不嗣若功之意初服者自服土中之初天命之去留所係也於初服而嗣若功則有成命而無墜命矣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我初服

召公又歎息說今王初服不可不謹譬如人家生子一般都在初生幼年的時節能習于爲善則知識聰明日漸開發到長大時必然是箇好人這自家道下來的明

周書

卷之六

十一

哲之性非他人所能增益也若人君能謹于初政習慣自然必是箇聖賢之君與自貽哲命的一般是在吾王自勉而已如今的天意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之以吉或命之以凶或命之以歷年長久這都不可知所可知者只看我初政所服行何如若能敬德便是自貽哲命自貽吉祥自貽歷年矣轉移人心全在今日吾王可不以敬德爲急務哉

此言初服所係之重以見其當謹也首二句是喻言今天以下方實說正發若字之意生子就捉孩有識時言哲命者聰明庶智之命曰自貽者蓋雖出於帝

之隆衷而實已之習善所致也。若以德言如天迎其德之意吉凶以徵驗言如禎祥妖孽之意歷年以國祚言如享國長久之意三句皆重不可知上所知者在我之初服能敬與否耳。能敬而嗣若功則自貽君身之哲自貽禍祥之吉。此皆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居之於天永命

召公又說如今洛邑新成我王來居于此正初服之時遠近臣民無不瞻仰今王其及時奮發速于敬德以為誠和小民之本不可有一毫怠緩之心也。蓋天命之去留係於民心民心之向背觀于君德王其用此敬德以和民使人悅而天意得以祈禱上天長久之命衍國祚于千萬年豈不美哉。

周書

卷之六

木十

此下示以謹初服之事宅新邑則紹上帝而居土中所謂初服也。下敬德誠民永命正所以謹初服而嗣若功者言王居新邑天命之吉凶判于此歷年之長短決於此敬德之功其可緩乎工夫在疾字有孜孜汲汲恒若不及之意。舍下不用刑而用德意講德之用猶云用是德以誠民而祈天永命也。誠民意在用字內祈字亦根誠民上說來蓋民心安則天命固也。舍下兼夏商歷年意夫能敬德則國身之祇德尚之

懋德者一矣永命則與夏之四百商之六百者一矣所謂嗣其敬德而歷年者也。○上曰王不敢後王敬作所即此疾敬德曰今休曰成命即此永命首尾皆是一意下三節正從此節中來。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

召公又說德為化民之本刑為輔治之具王當急于敬德緩于用刑其勿以小民無知過為不法說他頑慢弗率難以德化遂果于誅戮而一意用刑以威之蓋民心至愚而神順之則治逆之則亂若徒用刑罰驅迫為善則民心未必服徒惟躬修敬德順其性而利導之則非彘之習自然化為用德而可以成治功矣何用殄戮為哉。

周書

卷之六

木十

此言不用罰而化民正敬德誠民事也重不用罰上民若有功句帶說若字舍躬行意有功則非彘之民化而導民之功成矣。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顛

召公說王者居天下之上其位固已極尊然必須德足以稱之乃可以服天下王其懋敬厥德使德與位稱巍然立于萬民之上則王之德足以為天下法矣將見百姓感發興起都取法于君上之德行無有過用非法的

人非彛之小民變為用德之小民則吾王之德昭著于天下如日月之照臨豈不益明顯乎如此則可以誠小民而祈天命矣此正所謂若有功也何以殄戮為哉

此言用德以化民亦敬德誠民事也位在德元是疾敬德所成猶云德與位而俱崇之意位字猶居字言王惟任元子之真而天德亦履于崇高宅元后之尊而敬德亦躋于首出不惟立位之元而亦居德之元也儀刑用德則無復淫用非彛者矣越王顯就小民用德上見蓋位在德元德因顯矣而小民刑用則天下之德皆君之德豈不為益顯乎如是則德無不敬民無不誠而天命可永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召公又說祈天永命之道上下當同任其責自今我君臣皆當夙夜勤勞憂恤相與期望說道夏有天下四百餘年股有天下六百餘年享國甚久今我周受命必大如有夏之歷年又不喪失了有股之歷年務期兼夏商之歷數而有之可也然欲歷年長久豈必他求蓋天以民為心國以民為本惟欲王誠和小民常加憂恤于以固結人心順承天意使國家長治久安以受上天之永

命也君臣所當勤恤者莫大于此

此召公期望之意正祈天永命事也上下勤恤是君臣同心憂勞然召公意實重君上不若二句連看謂既如有夏四百之傳又勿替有商六百之祚欲兼二代之永命而有之也然召公正所以勤恤而祈歷年者欲字重看有自乃御字意以小民內攝上二節意講大意言勤恤以祈歷年固我君臣之所當務矣然天命主于民心豈必求受天命于小民之外哉故臣惟欲王用德以格其心緩刑以和其志使民心安天心與之俱安民命永夫命與之俱永而夏商歷年之期不徒托諸空言可也誠民工夫在以字內勤恤況說而以小民正勤恤實事上止言祈歷年而此言受

天永命正歷年實效小民內點夏商治民事實尤切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警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于篇終又拜手稽首致敬說道洛邑新遷殷之頑民及諸臣與我周友順的民都視君德之修否以為向背者也王能以德為威以德為明則我小臣敢率此臣民使之畏威懷德保守而不失順受而不違無有不遵

奉法紀服行教化者是乃臣之所能為也然王之一身又臣民所視效尚當益修敬德以誠民使嗣受的成命自今終有之而不替則王之令聞亦顯于後世而無窮矣此則在王而不在我我豈敢曰與有勤勞哉蓋敬德乃王之所以祈天永命者自服土中則王臨政之時自貽哲命則王修德之事故惟王能之而非我所能與也我于王蒞祀之時惟敬奉此幣于王用供王之祈天永命而已召公于篇終深致責難之忠如此

此摠一篇大旨申前奉幣致誥之意明德處截上是

則書

卷八

十一

以政令言應上勿淫用非彛飾明德以教化言應上位在德元節蓋不用刑以威民是以德為威也惟用德以化民是以德為明也通本敬德看保是遵守而無敢失墜之意受是順從而無敢違逆之意此雖召公自任宣頌期之辭作未然者王末有成命二句欲其盡感命明德之實以為己之保受也未有字重看有責難意以敬德誠民講觀註當字可見成命者不若有夏勿替有殷而元子不改大國不亾之謂也顯者後世稱敬德誠民永命之君必歸之王如令聞不已是也我非敢勤承王末二句有歸重成王之意惟

恭奉幣應而出取終不言就助祭說助祭而曰供王能祈天永命者蓋用德以凝天命實能盡于王身則蒞祀以折鴻休不徒形于册祝是供王之祀即所以供王之祈天永命也能字是責難必能之辭與末有句相應所謂責王以祈天之實也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復命于成王因欲告歸明農而成王懇留周公命其留治洛邑史臣記其君臣相告語之詞為書以其皆相洛治洛之事故以洛誥名篇

則書

卷十

十一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周公攝政之七年惟三月始生魄之十六日公以殷民叛逆難制不可無地以居之于是始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而有王城下都之建是役也勞民動眾若未易就乃在洛四方之民不辭版築之勞而大來和會于東郊民之勤如此侯甸男邦采衛之百工皆鼓舞宣揚民心之和使益見事于周百工之勤又如此周公實總攝其事者于是成致其勤亦不敢以自逸也乃用後書洪大誥臣民以治洛之事使民知所以見事臣知所以播民

焉夫洛邑之作公與臣民咸致其勤如此此萬年之業
卒成于一月之間也

此史臣叙周公作洛之始詞初基定基址也新大邑
兼王城下都說民太和會民之樂於趨事也播民和
見士于周臣之樂於趨事也侯甸男采衛猶云侯
甸男采衛之邦此內之五服百工即五服之百工蓋
民太和會民本自和矣諸侯百工皆鼓舞作興以宣
暢民心之和使之見士于周也成勤者謂與臣民咸
致其勤大誥治者告以所當治之事也二句一氣說
不可作二意看如計丈數揣高下厚薄勿清濁之
類即是勤以此告臣民使民知所見士臣知所播民
即是誥治猶名誥所謂用書命庶殷侯甸邦伯也此
在達觀之後獻卜之前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史臣記說昔者周公承成王之命卜都于洛至是遣使
告卜于王乃拜手稽首致敬而授之以詞說王嘗以作
洛之事委之于我今其事已定朕敢復命于子明辟蓋
周公于成王以親則為兄之子以尊則為君故其報命
之間詞禮嚴重如此

此洛邑既成周公授使者復王之辭曰復者作洛之

事成王命之周公至是告成以復之也遣使而拜手
稽首者如見君之敬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
明辟

周公說定都大事王當親往今王乃以幼冲退託若不
敢與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一切創始的
規制善後的事宜都付之太保召公與我我豈敢不任
其責于是繼太保而往大相視于東土何者可為王城
何者可為下都皆規畫布置以為王始作民明君的去
處蓋都邑既定則可以朝諸侯撫萬民而宅中國大之
業皆始于此也

此先叙其所以作洛之意王如弗敢是表王遷托之
心以明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基命以始之營建新都
而言定命以終之大役告成而言蓋作洛本以承天
休故皆言天命也大相東土正所以任基命定命之
責大相者視其何者可為王城何者可為下都也含
下下洛意作民明辟兼統諸侯撫綏萬民言曰明
辟雖尊稱之辭實期望之意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
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

周公說三月乙卯之朝我至于洛師以河北擊水交流之處殷民近便乃先卜此地不吉于是改卜瀾水之東瀾水之西以爲王城朝會之地而龜兆正食其所定之墨又卜瀾水之東以爲下都處殷民之地而龜又食其墨二地皆近洛水而兩得吉兆則作民明辟之地無以易此矣茲遣使者以洛之地圖及所卜之吉兆獻之于王庶幾定都之始終可考而知也

此正大相東土之事用卜者蓋基命定命皆出于天故稽之天也卜宅在召公而周公以爲已卜者二人同心之卜即周公之卜也卜黎于先者先人後已之意

意蓋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周公不以已見而拂衆心故決之于天也下當補其不言意兩洛食者瀾瀾在洛之中而龜兆正食其墨則可以建王城于此矣瀾水在洛之偏而龜兆亦食其墨則可以建下都于此矣俘來以圖則何者爲王城何者爲下都皆可得于指顧之間俘來獻卜則初卜而不言改卜而再吉亦可得于言辭之表此作民明辟之基而基命定命之所由成也稽諸卜見不取自是而聽命于天獻諸王見不敢自尊而復命于君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公既定宅俘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詩言

成王既聞周公復命之辭遂遣使報復周公因拜手稽首以答周公之禮而命使者說天子我周眷命可謂休美矣公念天休至重不敢以不敬承來相視洛邑安處臣民爲我周配答上天休命之地及經營既定乃遣使來示我以下兆之休美而常吉者此豈我一人能獨當之惟我與公二人共承當其美且我據卜觀圖規模弘遠乃知公之宅洛用意深長非徒爲一時之計正欲以予萬億斯年據形勝以朝百辟都要會以臨兆民奉天圖治用敬承休命于無窮耳蓋期望之美意如此則教誨我者至矣故拜手稽首以謝公教誨之言尚當深思而力行之也

此成王復周公之辭與上三節相應公不敢不敬三句是相洛事所以任基命于始者公既定宅至共貞是定洛事所以成定命于終者皆有美意在公其以予句是摠承相洛定洛而極其無窮之美意也天休是天眷我周使之朝諸侯而撫萬民者相宅是相視王城下都匹休者祀答蒸隆之休命也定宅者王城下都已定也卜休即上兩洛食恒吉就洛食上見言

不惟爲一時之吉也共貞是叙其告卜之意言公之示我以恒吉者正以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欲欲我承事于上公承事于下而二人共當其休也公其以予句重萬億年意看規模弘遠就形勢上見蓋據卜觀圖而知其用心之深長如此也言公之作洛豈徒爲一時計而已正欲以予萬億斯年朝百辟臨兆民敬承天休于無窮公之期望我者何其厚也誨言者公雖告卜而實寓期望責難之意即教誨所在也通節以兩拜手稽首對看止是叙其作洛之美意下是謝其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歲秩蕪文

周公將迎成王于洛而歷告以宅洛之事說王者爲天地神人之主今洛邑新成宜以祀神爲先務王其自舉盛禮祀于新都臨鎮之時如天地神祇社稷宗廟載之祀典者固無不祭矣雖祀典不載而可以義起者皆次其尊卑上下之序而祭之以告成事報神賜而祈鴻休焉

此以下是周公將迎成王于洛而告以宅洛之事及欲還政告老之詞此節是舉祀禮乃宅洛之首務也蓋洛邑之作將以必祀于上下者故宅禮在所當先

也肇字只是新都始建而祀禮始行之詞不重格君奉天下意盛禮句虛歲秩無文正盛禮所在也無文包有文在內講曰咸者尊卑上下無不周也曰秩者尊卑上下之有序也告報祈意在首句內不可失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說王宅洛之初又必有教詔臣工之事此非我所敢專者故我整飭百官使從王自周以適洛此時但微示其意說此行乃吾王即政之初必有政教號令以新天下之觀聽庶幾其有所事乎爾等宜精白一心以聽王教詔之辭可也

周書

卷之八

九

此與下節是告以記工之事乃宅洛之當務也此節乃起下節意齊字是整飭之意不重選擇上蓋成王即政之初必有政教號令以新天下之觀聽而教詔百工又人君之事非人臣所得專者故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教詔之也有事指下節而言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周公又說論功行賞乃激勵臣工之大端今王宅此新邑就當告命百官說爾羣臣之中有宜力王家而功勞尊顯者則紀錄之于冊籍他日舉大烝之禮以報有功當以功之最尊顯者爲首是不但尊寵于生前而且光

顯于身後矣又命之說汝羣臣有功的既受此褒獎之命益當感激殊恩厚輔王室以圖新都久大之業庶幾前功不替而元祀可保也

此承上節而言乃周公授成王告詔百工之語也今王即命緊承上度有事來即命惟命似指命百工說功不專指作洛言凡勤勞王家皆是命于作洛之時者蓋激勵羣臣鼓舞百工者為治之大端也功宗即是最尊顯者以功功字即指此言猶云記功之尊顯者以為他日之元祀也非有二意註中解元字意不可泥此是報功臣于既往所以激勵之也惟命句是

勸功臣于將來所以勉勵之也褒賞之命一行怠惰之心或起則前功盡廢元祀將不可保矣故又戒之如此篤躬者勳力王室贊襄治道以成新都久大之績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周公說褒賞所以勸功須要至公無私乃能服衆今王以此紀功之載籍大示于朝廷之上使衆人都共見共知則或公或私自不能掩褒賞的一出于公則人知感奮百工都忘私徇國而一出于公矣若或出于私則人思僥倖百工都背公樹黨而亦出于私矣是其公其私

皆做做上人之所為乃悉自汝教導之也記功所係之重如此可不慎乎

此言記功所係之大見論功行賞不可不慎也功載即上文記功宗以作元祀者也大視者功載播之朝廷藏之宗廟百寮之所共視羣下之所共知也不作用力說公私意當入在下句教即上行下效之意百工兼有功無功皆在其中百工公私云者如推賢讓能一心徇國此百工之公也蔽賢疾能背公樹黨此百工之私也悉者見其公其私皆由于上也夫功載之所視為教工之所係如此則論功行賞信不可以

不公矣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酸酸厥攸灼叙弗其絕

周公又戒成王說功載所係甚重則王于論功行賞之際其可以嬖倖親故而少徇比黨之私乎有所比黨則自是以徃百工互相做做無所不私有如火之始然雖酸酸尚微而其燒灼將次第延焚不可得而撲滅矣徃私之害其初尚微而終之流弊不可勝言如此王可不防禁于未然乎

此承上言記功徇私之害欲王謹之于微也首句其

朋是不可意緊承上文說下句其朋是設若意乃起下語無若意依註將有若意思臨夫當轉無字意始而比黨不過人之私終而數同誕慢將偏為百工之私矣所謂百工效之亦皆私也蓋極言其害以見不可私之意

厥若彞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作謂即有條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又告成王說今王圖治于洛內治尤不可以不舉其順行常道如綱常倫理件件修明及撫定國事如刑政紀綱一一振舉當常如我攝政之時不必紛更所任

周書

卷之八

卷之八

使的人只用見在宗周之官往適新邑不要參用私人壞了新政使百官知上之意嚮各就其職明白振作以圖勳精之功惇厚博大以存寬裕之體如此則治道畢舉而新政有光永有美聲于後世矣

此告以修內治之事皆宅洛之當務也蓋洛邑之作本欲自時中又者故以內治告之常道以教言致治之本也國事以政言致治之具也周公攝政之時已嘗若彞撫事矣成王宅洛正服行教化修明政事之始則若彞撫事之責有不在公而在王者故欲其如予如予處已有立治功存治體之意曰如者期王與

已相似非取法之謂也然有治人斯有治法欲行是政不可不用是人見在周工即周公所齊以從王嘗與公若彞撫事立治功而存治體者也王能用是人則不待告詔而百工可以知上意嚮矣故曰作謂即有條明字直說至成裕處言使之知上意向而各就治功治體而言明作二句正是即有條兼若彞撫事講精白一心奮發勇往而必欲常道之順國事之修者所謂明作有功也崇尚忠厚優游馴擾而待夫教之自順政之自修者所謂惇大成裕也如是則不特

周書

卷之八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公既歷告成王治洛之事其言欲已而不能已故又說我周基業開創始于文武汝雖幼冲然已嗣此大業

則當念創造之艱難而勉力以圖其終凡所言治洛之事一一修舉然後天命可承而文武之業成也吾王可不勉哉

此承上起下之詞已者不能已之意惟終內兼上下

文講言不特記功教工及內治之事在所當務而統

馭諸侯教養萬民之事皆當修舉以終文武之業然

後天命可承為億萬年之休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不享惟不後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喪侮

周公又告成王說諸侯朝貢于洛邑他心裏有誠實的

卷之六

三十四

也有不誠實的人君要知道他只在此心常常敬謹自

然清明洞達無愛憎之私曉得諸侯誠實享上的也曉

得不誠實享上的蓋享上重在禮儀不重在幣帛若禮

不足而幣有餘雖車馬充盈玉帛交錯都是虛文這叫

做不能享上夫諸侯國人之所視效也諸侯惟不能用

志于享上則凡一國之人亦皆效尤說道上面人可以

幣交不用禮享而舉國無享上之誠矣將見人心放恣

侯度不肅所行的政事必至于差爽僭侮毀壞王法而

為叛亂之事矣不享之弊至于如此王可不端其本原

而敬以識之哉

此古以統馭諸侯之道所以終文武之業者蓋洛邑

之作本以朝諸侯故統馭不可無道也敬字重講正

道之所在蓋人君能敬則清明在躬好惡不蔽諸侯

之或誠或僞皆無遁情也統馭獨言享上者洛邑告

成之日適諸侯享上之時人君能辨其誠僞則可因

之以行賞罰而天下以懲以勸也享多儀以下是詳

言所以當識之意享多儀句是汎言其理如此儀字

兼內外言恭敬之心存于中而威儀之節著于外是

乃所以成享而不在于物也儀不及物以下是極言

不敬之害惟不後志句作過文看政事指政教號令

卷之六

三十五

禮樂征伐之類言諸侯無享上之誠則國人效尤矣

舉國無享上之誠則侯度益弛王法益壞而王國之

政事皆差爽僭侮矣不敬之害如此人君可不端其

本原而敬以識之哉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非民與汝乃是不獲乃

惟時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

試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又告成王說勤政化民乃君道之急務汝孺子當

勉力頒布我之所汲汲不暇者聽我教訓汝所以輔民

常性之道使民皆服從教化可也汝若于此不能勉盡

則民彞派詛是豈享國長久之道乎昔汝正父武王圖
嘗柔民彞而我亦嘗率之以服民者汝必篤叙汝正父
武王之遺若大若小益厚而不忘或先或後有序而不
末無不如我爲政之時則人亦不敢廢汝之命矣蓋我
能守武王之遺故天下不廢我之命今我去王能守我
之道則天下亦不廢王之命矣治亂之機係于勉與不
勉如此王往洛邑其敬之哉必不暇是頌而聽樂彞之
教不獲是戒而盡篤叙之道可也我自此以後將遺休
田野只講明農之事以遂歸老之志而已汝若干彼洛
邑果能樂彞篤叙盡心教養和裕其民則四方之人皆
感仰愛戴無遠而不至矣

此告以教養萬民之道亦所以終文武之業者蓋洛
邑之作本以撫萬民則教養爲先務也頌朕二句不
平頌是頒布于民樂民彞即所不暇者聽字有服行
意非民彞而曰教養者有恒產而有恒心生養遂而
後倫理明也汝乃是不獲二句戒之之詞篤叙三句
勉之之詞不永指天命說篤叙二句申說蓋武王農
用八政重民五教所以樂民彞者皆深仁厚澤所貽
而其中經畫區處咸有次第周公若彞撫事蓋嘗篤
叙而人皆肅將祇歡矣故周公教成王欲其篤叙正

父知予也衍其仁厚之澤而繼述之使有加無已謂
之篤而設施措置之間不失其品式法度之次第謂
之叙蓋篤而叙之也篤叙如周公正所以頒其不暇
者不廢乃命命字沈指政教說汝往收哉德上成勉
之意而言謂不獲則時惟不永篤叙則不獲乃命如
此王往洛邑正所以祈天命于有永布新命于天下
者而可不敬哉敬云者頌不暇以樂民彞戒不獲之
失盡篤叙之功也明農句雖示退休之志實寓委重
于君之意末二句期勉之詞彼裕我民亦指教養要
見中又意我民者洛邑之民遠者天下之民裕即化

悍逆爲友順意戾是民心歸附意至是則乃命不廢
而天命亦可永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成王答周公及留公治洛說道予以幼冲踐祚賴公明
白保佑之不惟啓迪之無隱而又維持之盡力如法祖
奉天治人馭臣事神皆人君大明德的事公歷歷稱舉
以誨我焉教以冲子惟終使我小子繼志述事振揚文
王武王之光烈戒以惟時不永使我小子持盈保泰
欲上天之眷命教以彼裕我民使我小子教養四方使

皆和而不乖恒而可久以安此衆庶于洛邑此皆予小子所不能及而公一一教之明保之功何其大哉

此成王答周公教王宅洛之言蓋言之已然而事之

未然者也首句虛說公稱以下皆明保之實也啓迪

無隱謂之明輔佐盡力謂之保二字平看與後非連

字相應丕顯德非贊周公之辭乃指下數事而言如

法祖奉天安民馭臣事神皆人君明德所在周公舉

之以教成王使之如此故曰稱非以教王宅洛就爲

大明德也以字作使字看上不忝于祖仰不愧于天

備不忤于人三段平說揚文武烈應冲字惟終句奉

答天命應時惟不永句和恒四方應後祿我民句故

曰參錯相應天命以基命定命言和恒二字串看兼

教養言和是馴擾調娛從容化導之謂恒即是教養

施諸悠久始終無間之謂居師緊承和恒說猶云使

之各得其所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承上文謀政莫重于報功公則教以記工元祀使我小

子惇厚功宗的大禮凡諸臣有功者皆次第修舉祀典

而以功之最尊顯者爲之冠則報功之禮行矣禮莫重

于祭祀公教以聲稱殷禮使我小子首舉祀神之大典

雖祀典不載者都秩序以祭之明祀神之典舉矣這都
是公舉大明德以教誨我者也我之賴公明保如此其
可遽有明農之志乎

此對上節言亦明保之實俱承丕顯德來惇宗二句
是厚于報功答功宗元祀之語咸秩句是周于祀神

答聲稱殷禮之語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逯衡不迷文
武勤教予冲子夙夜必祀

成王稱美周公說公之明保固予所依賴矣而况德教
之盛又予所憑藉者乎惟公輔我冲子既討叛伐罪以

安王室又制禮作樂以與太平其盛德昭明光顯于天
地之間勤勞施布于四海之內合上下四方都流行充

塞穆穆然深厚廣遠日新月盛以迎送國家之治平使
文王武王昔日所勤勞以教化天下者件件修舉無有

迷失之患公德教在當時有可憑藉如此我冲子更何
所作爲只是早晚之間謹恭以主祭祀之事而已然則

予方仰成于公公其可以進去哉

此因周公言明農之語故叙其德教之盛而寓留之
之意也德字汎言如碩廟之藹形于制禮作樂之間

師保之猷彰于撫事若燹之日皆是明光是上際乎

天下蟠乎地光輝發越之靈動苑是夜以謂日坐歷
 待旦推行不息之謂旁即上下四方穆穆即明光勤
 施之德容逕衡者誠精融洽迎景運于方隆和氣流
 通承天休于滋至是也迂字有方來未艾之意治
 平內點上下四方如天地清寧民物阜安之謂不迷
 句緊承上三句講教即德之所敷者克慎明德而見
 冒于上下四方文王所勤之教也不單稱德而重光
 于上下四方武王所勤之教也惟公以德而迎治平
 則修和惟冒之盛於此乎常新而成和永清之化不
 至于過佚故曰不迷勤教不迷字無工夫以上據是

言德教之加于時德即教非有二樣志記況指人君
 祭祀言非謂祀于新邑也未句正倚重之詞以示留
 公之意

王曰公功非迺篤罔不若時
 成王又說公于小子既有輔弼之勞而猶不忘教詔之
 益以其功績而言所以輔助啓迪于我者可謂厚矣使
 公一去則業迺之責將誰賴哉須要舍明農退休之私
 爲國家久遠之計所以非迺我者自始至終無不如是
 可也

此成王留公之詞也公功總承上三節而言非字即

前保字意迺字即前明字意非迺篤者言明光勤施
 既有繼承之績而所以法祖奉天安民者猶教詔之
 不忘穆穆逕衡既有輔弼之勲而所以報功祀神者
 猶誨諭之不忘公之非迺何如其厚也罔不若時者
 欲其寢明農之志而所以啓迺我者常如是也正是
 留之之詞

王曰公于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既勉留周公乃身歸鎬京而命周公留治洛邑先
 呼而告之說洛邑已定舉祀發政之事今已行之我小
 子其退而就君位于鎬京矣惟此洛邑命公留後以鎮
 撫之以公元老宿望有以係屬人心也

此成王付周公以治洛之責也成王言我于新邑祀
 已舉政已發矣然祖宗之舊不可廢根本之地不可
 忘我其退居鎬京而命公留後以治洛焉曰後者謂
 繼其後以治之也

四方迺命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成王又慰勞周公說當今四方開治已致太平皆公德
 教所致公之功大矣使我論功行賞公必爲冠但新邑
 初定記功之命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尚未能安定公
 之大功雖公未嘗望報而在朝廷誠爲缺典公必勉留

以待宗禮之定不可以言去也

此叙周公已然之功而慰勞之也迪亂以上明光勳施穆穆迓衡講謂四方開治之功則尊顯矣但洛邑初政記功之命雖已形于教詔而功宗之禮猶未見于施行故未能安定公之功也救公竊下明禮休享意講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誣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成王又說公已然之功既未及酬將來之結尤所深望

公居洛邑必當興建事功恢弘治道開大留後之事業使我士師工效職于洛者都有所監視而共勉于職業

周書

卷六

聖王

可也然此果何所為哉亦以今日洛邑之民乃文武所受于天者公其大保安之使服于德義安于法制則民安王畿與之俱安而治為我周之藩輔矣

此望周公以未然之功而勸勉之也迪將二句虛誕

保二句即上二句之實後字與上節後字同蓋指洛

邑而言迪將者大建事功益廣迓衡之業恢張治道

益弘迪亂之勳也士師工即見在周工及授職于洛

者監字內包明作有功悖大成裕二意蓋開大留後

之事舉而使立治功存治體者有所視效也然此果

何所為哉惟誤保受民以為四輔而已誣保者實當

道以化之使服于德義之中樞國事以治之使安于法制之內也誕字是無一民不在所係之意亂為四輔者殷民安則王畿為之益安而有以為宗周之翼衛也如是則其能啓大其後而士師工之所監視亦不外此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寧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成王于將歸之時又丁寧周公說道公其定止于此以

治洛我則往歸于宗周已蓋公之大功人皆肅然奉行無敢違逆且又欽而悅之無不愛敬公公能係屬人心

周書

卷六

聖王

如此正宜鎮撫洛邑以慰安之若公去則守成無助誣

保無人足困我矣公慎勿以此憂困我哉蓋我今歸周

望治之心甚切其于安民之事亦汲汲然不敢厭怠是

在公同心共濟而已公必終留治洛勿廢其所以儀刑

士師工者則百僚兢兢庶績咸熙不特洛邑之民安雖

四方之民都得以世世享公之餘澤矣倘委而去之則

上下將何所恃賴乎

此申上三節而決于留公之辭公定應上命公後說

予往應上予小子其退說公功即穆穆迓衡四方迪

亂之功肅將者奉承之于外也祇歡者敬悅之于內

也無困者公去則守成無助誕保無人故曰困康寧
即誕保受民之事無數者猶云願治不已之意也蓋
成王任若桑撫事之責而期明作俸厚之功其望治
之心蓋有汲汲不暇者故曰無數非謂與周公分任
其責也公勿替二句撫承說夫肅將祇歡則公固當
下慰乎人心而况我無數其康寧則公亦當上體乎
君心矣則夫盡誕保之功成廼將之業以為士師工
之儀刑者其可替乎公能勿替刑則治在洛邑而化
及于四方化在當時而澤流于後世不特洛邑之民
享公誕保之德而四方之民亦得以世享公誕保之
德矣必如是而後民之祇肅者無窮予之望治者無
負也何以求去為哉勿替刑內有保民工夫世享生
在勿替上來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因成王懇留義不容辭故拜手稽首致敬以復命
說王命我來此洛邑撫治殷民我豈敢不仰承王命以
誕保乃文祖文王所受命于天的民及光顯乃烈考武
王的功烈是留後治洛吾固不敢負王之委託矣但保
民之責雖任于我而保民之本實係于王故我將啓迪

王心得在新政大履其事上之敬此我所以仰承文武
而思于會王之本心也王其念之

此周公許留之言王命予來帶承保一邊說命即上
所謂公後公定也來字重看許留之意于此字見之
承保即誕保兼教養言以上廼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意入講越乃光烈句帶文祖言猶云文祖及武王所
受于天之民也弘朕恭者言保民之責雖在于我而
保民之本實在于王今洛邑始定正化今傳後宅中
圖治之日我將大其責難之義以為君告也曰弘者
盡言以開導不但如記功內治統取教養之說而已

上三句是以治洛之事自任見為下為民之仁下一
句是以治洛之本告君見為上為德之忠

孺子來相宅其大博與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白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周公告成王說予之所欲責難于王者蓋以王雖編周
當常來視事洛邑盡所以為治之道如國之典章文武
所講畫的則厚加遵守不至遺佚殷之賢民前代所播
棄的則厚加簡拔不至遺棄使法度修明賢智效職而
功績然為四方之新主且以此任賢守法的恭德為
周家後王之率先此皆治洛之所當務也王其自此洛

邑盡宅中圖治之道則政治教化既足以甄陶斯世
人君子又足以澤潤生民萬邦之大咸成于休美而王
之治洛乃有成功矣此臣事君之恭所不容已者王其
圖之

此周公所以望成王者正弘朕恭之實也恭先以上
是叙治洛之事勉之之詞曰以下是推治洛之效期
之之詞孺子來相宅者成王雖歸宗周而治洛之政
周公實受命于成王者故猶歸重于成王也典是文
武所講畫者致治之法也庶民是綏紂所播弄者輔
治之人也悼典者率由之而不使遺佚之謂悼獻者
闡迪之而不使遺放之謂亂為新辟承傳典一遺說
作周恭先承悼獻一遺說蓋用法必監于先王則典
治同道足以紀綱四方而為初服之賢君故曰四方
新辟用人不遺於前代則接下思恭足以儀刑百世
而為後王之倡率故曰作周恭先新字先字重看自
時中又兼與獻重講與萬邦句一直說萬邦即萬民
言王自是居此洛邑悼典以立治法悼獻以任治人
而盡夫中又之道則善政四達賢智交修而登于至
治自洛邑以至萬邦皆熙熙然于大順大化之中矣
王之治民豈不有成績乎曰成績者人君以阜安斯

與為功而以萬民得所為極今至于成休則王道大
行治功丕振凡文之成和武之大定者于是而登觀
歷成矣此句承成休說○成王既不果居洛而猶曰
自時中又者因朝會而出政令不必王之常居于斯
而後謂之中又也

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
周公又說人君既有勵精之政則臣下豈忘夾輔之忠
予且敢率此眾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相與效職于洛以
篤厚文王武王已成之功烈使之永久而不替用以慰
答衆人之仰望使不孤其願治之心以誠信為我周後
臣之所率先使各盡其事君之道成就吾王之儀刑使
言行政事皆可為法盡布文王之德澤使溥博周徧無
所不被是慰民心立臣極成君德弘祖功皆予之所欲
自盡者承保之責其容以終辭哉

此周公所以自效者正承保受民之實也多子御事
即十師工以多子御事篤烈正應監士師工謹保受
民之語成烈者蓋洛邑之民文以誕受多方得之于
先武以奄甸萬姓得之于後皆成烈所在也今率小
大之臣以謹保之孚之以優游之化莫之以仁厚之

澤使前人所受于天者益底于厥休所講為成烈也
 通節重在此句答其師以下四平看俱承篤烈來民
 以望治為心也殷民安而天下之民舉安則和恒之
 化可以慰悅人心矣故曰答其師臣以奉命為信也
 王命臣以誕保而我實能誕保則事上之信足以倡
 率人臣矣故曰作周孚先王之一身固將表正萬邦
 者一民未化儀刑尚有虧也自是殷民之化以廣而
 新辟之範以端人君所以作則者有全能矣故曰考
 朕昭子刑文祖之德本自光于四方者一民未安厥
 德猶未也自是使怙冒及于海宇而修和徧于天
 下文祖之所以昭德者無遺慢矣故曰單文祖德成
 烈兼文武而此獨言文祖者文王之德實開武王之
 先也慰民心倡後臣成君德弘烈祖皆本篤成烈而
 然承保之責于是乎盡矣
 俘來紂斂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史臣記周公留洛之後成王遣使詰戒殷民因以秬鬯
 賜周公禮數隆重故周公復命于王說王歸宗周不忘
 洛邑遣使來此戒勅殷民且以恩命來安慰我賜我以
 秬鬯二尊其詞說這秬鬯之酒乃明潔禋敬以祭神明
 之物非是可常用的故我拜手稽首以此休美之物奉

享于公以示隆蓋王之命寧我者如此此乃特恩殊禮
 而非我之所敢當也
 此下四節周公因王遣使來寧故于使歸之日而叙
 以復王之辭恭斂是丁寧訓誨防閑戒勅之意寧是
 安慰之意命寧即前所謂欬功也蓋中又之本在王
 而治民之績猶未成也故不忘殷民而有必殷之使
 承保之責在公而廹亂之功猶未報也故不忘大功
 而有命寧之舉命寧而因恭殷之使者殷民實周公
 所治且欲其荷報功之寵而益以化殷為心也命寧
 獨以秬鬯者周公之功非常禮可得而報惟此事神
 之物足以表其尊敬之心也秬鬯一卣是命寧之物
 所以致非常之儀曰以下是命寧之辭所以致非常
 之敬明禋言休享者言以是休美之物而致享于公
 也隆其儀致其敬見事公如事神明之意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周公說王所賜秬鬯明禋之酒乃用之宗廟以事神明
 者予豈敢遽當此禮而進爵以飲乎予惟推受恩之所
 自念祖德之當酬乃用此以禋祭于我文王武王予以
 為王祈福盡臣子祝願之忱而已
 此下三節分應上節看此與下節是因王命寧之禮

而所以處之者如此也。但只是進爵之意，不敢宿者。周公不敢當王之宿禮，而以神明自居也。禮文武者，殷民自文武而受，公不敢自任。茲殷之功而念文武得殷之功，故以此禮推之。文武也，重為王祈福，上看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終乃引考。

周公祭于文武，其祝詞之詞說道：今王一身所係甚大，我先王精爽在天，當默佑之。夫福莫大于好德，願陰誘王衷，使順文武之道，篤厚之不忘，次第之不吝，以續承先業而無失德，可為福莫大于康寧。願默相王躬，使身體康強，無令遭遇災害，以自罹疾病，可為子孫者王之

康寧

康寧

康寧

胤嗣則啓佑之，使其子孫萬年，厭飽祖德，亦如王之傳叙也。民者國之根本，則默相之使殷民皆率德，永年享有壽考，亦如王之康寧也。

此即禮文武而為王祈福之詞，欲文武之保佑也。惠篤叙惠字是心安志順，無所拂逆之謂。正有思若啓之行，若翼之之意，為叙者篤厚不忘，而次第舉行之也。三字一串，說是攸好德之福，無違自疾是康寧之福，萬年二句分應上二句，乃德指文武言，言不惟王之惠篤叙也，萬年子孫亦皆宜。若宜王而厭飽乃德，則好德之福所貽者遠矣，不惟王之無違疾也，殷民

之衆亦欲其齊福，永年而享有壽考，則康寧之謂所及者大矣。俱歸重在於王身上，蓋子孫者王之胤嗣，殷人者王之受民，子孫殷人之福亦王之福也。四句道要點文武默佑之意。

王作殷乃承叙萬年其承叙伏子懷德

周公既述為王祈福之詞，又丁寧說王道使茲成殷民，固有教條次序，然不本諸身則徒法何以自行。王必躬行實踐，使殷人都有所感發，興起聽受，今日教條的次第，至于萬年之承莫不親法我孺子之德教而懷服之，則國家之業可以永保于勿替矣。

康寧

康寧

康寧

此節應上恭服而言，而所以責之者如此也。蓋命令于茲殷之日者，王固以治洛之責在公，而公則以化服之本在王，故致責難之意，仔字重看有躬行實踐，端本澄源之意，謂不徒以言教而必以身教也。永即萬年，觀德即承叙二句，一氣說言使殷民服行教條，保受厥命自今以至萬年之承莫不親法我孺子之德而懷服之，德無窮而殷民之親法亦無窮也。見德之命不當徒託諸言而治洛之責不當專委于公，即詰告庶殷自乃御事之意。

殷王在斯也，丞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威格王入太室裸
史臣記成王于戊辰之日在洛舉行烝祭之禮因以留
周公治洛之事告于祖廟文王之前用赤色之牛一武
王之前用赤色之牛一廟祭皆用大牢此用特牲者盛
其禮也王又命史官作冊祝之文當時史官名逸者所
作祝文惟告周公留後治洛的事更不他及重其事也
于時諸侯為賓于王者以王殺牲禮祭祖廟都來助祭
而王乃入太室之中用珪瓊酌秬鬯之酒灌于地以降
神其舉行祭告之禮如此

此下記祭祝冊諸等事乃周公許留之後得來誌殷
廟書

之前事也烝是歲舉之祭而用特牛者盛其禮也獨
告文武者洛邑之民文武所受之民也牛用騂者從
周之所尚也二冊字一般王命作冊以告神而史逸
遠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字重看註所謂重其事也王
賓二句暫看不過併記當時之事耳入太室裸者正
所以薦其禮而告其事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誌在十有二月
史臣又記說成王命周公留後治洛祭告文武命史逸
作冊以語周公皆在十有二月前言戊辰乃十二月中
之一日也以是日告文武即以是日命周公以洛邑之

民受于文武故不輕于付託耳

此承上節而言作冊逸誌作二樣看冊即上告文武
之冊誌是命周公治洛之誌見以是日告文武即以
是日命周公也在十二月者上紀日此紀月互文以
見義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史臣記周公留洛之後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而魯周
公留洛之始末如此

上記周公留洛之始此并記周公留洛之終蓋原始
要終而言以公所係之重也

廟書

卷之八

五三

多士

武王克殷之後周公以殷民頑梗難化遷之于洛其中亦有有位之士至是洛邑既成周公留治于洛聽政之初乃摠呼多士以王命誥諭與之更始史臣記其事因以多士名篇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史臣叙說成王既歸宗周留周公治洛惟三月周公始行治洛之事于新邑因傳王命以告商家有位之士蓋懼商民始遷不安其業故呼多士而誥諭之無非定其

反側之心誘以從善之利也

周公行治洛之事始于三月者前此猶冀王之遷也告商王士即是治洛之事不必兩截着商王士兼殷民在內用告者傳王命以告之如舉興亡之故以絕其覬覦之私示遷洛之利以弭其怨望之志或裁之以義或感之以恩無非安其反側之情而誘其遷善之實也

王若曰爾般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般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初般命終于帝

周公傳王命以誥諭多士說爾般家所遺之多士每懷

反側不肯順服蓋未知國之興亡非人所能為也昔般紂暴虐不為天所憫恤旻天大降災害而喪般故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之誅罰初正般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是周革般命實奉天討罪之公非有所利而為之也

此首舉革命之公以告之也般遺對般亡而言弗弔帶下看佑命即勝商之命明威王罰一般自天言之則為明威自人言之則為王罰耳勅字即格正意終字應轉佑命說言天以是命周而周以是終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般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王命又說肆爾多士昔般有天下之時我周僅百里小國勢不相敵豈敢有心弋取般命蓋栽培傾覆者天道也惟天不與般信乎不肯保固般家之亂矣所以眷求明德而輔弼我周之治天位自有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此承上革命之公而申言之也再呼多士所以起其聽也非我小國句承上勅般命來不畀對上降喪說弼我對上佑命說我其敢求位應轉非敢弋命說蓋以國勢而言則小大不敵我周固無弋取之心以天

道而言則治亂不侔我周固有得位之理信乎非有心之私而實無心之公也

惟帝不昇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王命又說天之與民勢若相遠而其理實有相因者今天不與殷于何見之即下民之秉持作為者是也觀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商民之秉為如此則帝之不與可知天之明威豈不凜然其可畏哉爾多士其畏天之威可也

此亦承革命之公而言反覆天民相因之理正欲其以民心而察天意也不昇從上二節說來下民秉為

如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背商歸周之類夫

天之不昇見于民之秉為如此觀于民之秉為而天之明威豈不赫然其可畏耶正見周之革命信乎將天威而終帝事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王命又說商之伐夏周之伐商其順天應人一也爾多士未釋然于我周何不以夏商之事觀之我聞古語有云人情莫不欲逸然安逸莫如為善上帝與人以善使之反已自修是乃引之安逸之地也夏桀乃喪其良心

自趨于危不俾其適于安逸其昏德如此上帝猶未忍遂絕于是降格災異以示懲于桀使知惡懼修省桀乃猶不知警畏不能敬用上帝降格之命大肆淫泆有日亡乃亡矯誣上天之辭天用不善其所為弗念弗聽遂廢其大命降致誅罰而夏祚終矣夫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觀有夏喪亡之故則殷之喪亡豈非天哉

此即桀之亡以見紂之亡也引逸就指桀說人知有逸欲之逸而不知有義理之逸順理則裕作德日休是也桀亦同有是心者乃天理自然之安即帝所以引之也不適逸則陷于從欲之危即不克勸帝之迪

意淫泆有辭如日亡吾乃亡之類蓋始焉上帝引逸

而桀不適其逸終焉惟帝降命而桀弗克庸命此降罰之所以不免也桀之所以亡如此觀桀則知紂矣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天既致罰于夏念民之不可無主也乃命爾先祖成湯奉將威命爰革夏正以有天下成湯又念天下之大不可以一人獨理也于是明揚俊民分布遠邇使之甸治區畫乎四方渙然紀綱法度之一新焉此商之興實仰承天眷而非私也知商之興則知周之所以興矣此舉商之興以見周之興也革夏二字屬上句指天

命說使民何事者亦本天命來應德不能為民上天
既廢其元命矣乃命爾先祖成湯奉將明德美夏
正而用賢以治天下也何四方只是規畫區處之意
不必言井牧什伍觀註訓治字可見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殷之有天下不獨成湯能盡開創之遵自成湯至于帝
乙中間賢聖之君六七作無不明德以修其身恤祀以
敬乎神蓋成湯能顧謀明命罔不祗肅其明德恤祀之
家法于孫世世守之不敢失墜創業守成相授一道如
此殷之享國長久豈偶然哉

此言商王之能盡君道蓋繼成湯而興者也成湯
說重後王上明德恤祀兩平合而言之皆德也曰罔
不明德則顧謀之心傳不惟天命自度者能紹之而
凡為象賢之君者莫不然矣曰罔不恤祀則祗肅之
家法不惟祭祀弗黷者為能嗣之而凡為敬德之主
者莫不然矣此君道之當然而商王之世守者也至
于二字見殷王非一人罔不二字見殷王同一心上
以創業得天命言故曰俊民何四方此以世守保天
命言故曰明德恤祀
亦惟天不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德王慎明德惟祀尤事天心是以上天奉命既大建立
以定其天位又保佑以治其國家德業素長矣國祚維
遠其得天如此然殷王亦兢兢業業惟恐失了上帝的
心無不求賢輔治以撫安萬姓務使德澤之流無所不
洽有以配天之廣大也夫上天之眷命既隆先王之修
德彌謹商業之永不亦宜乎

此承商王能盡君道而言蓋明德則光輝發越恤祀
則馨香發聞故能得天之眷也亦惟二字對成湯言
謂湯之造商固惟天之所命矣而後王能盡君道故
天亦惟不建保又之不建保又一直意就罔祚說言

維持扶植使之安而不危治而不亂也罔敢失帝二
句亦串說蓋商王不以天之不建保又者自足而以
己之事天治民者自盡故操存愈密修省愈嚴常懷
明德恤祀之心而無不配天以澤民也配天澤民者
天之化育流行無一物之不決君之德澤車敷亦無
一民之不被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福履言罔不與上
罔不同天眷愈隆而修德愈至此俊民何治之業所
以久而不替也
在今後嗣王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聰念于先王勤家
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祗

王命又說殷之家法使子孫能世守之何至于亡在令後嗣王紂乃昏迷失德不明于天道道且不能知况能聽念先王之勤勞邦家而思所以效法之乎蓋商王沈湎暴虐大肆淫泆凡慢天殘民之事無所不為其于天之顯道民之祗畏不知其為何物矣惟不顧天顯所以不明于天道不顧民祗所以不念先王之勤家也

此言紂之所以亡也誕罔顯于天對罔敢失帝看聽念勤家對配天其澤看言先王罔敢失帝故能推此心以成配天之澤也紂既大不明于天道則存心出治之本且不知矣况望其能恢弘治道兢兢業業幾以

成澤民之功如先王之勤家者乎誕淫二句又推本言之惟淫泆而罔顧天顯則窮欲而滅天理所以不明天道也淫泆而罔顧民祗則從欲而嗜百姓所以不能勤家也民祗指天命說

惟時上帝不保佑若茲大喪紂既不顧天顯民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故上帝不肯丕建而保乂之降若此大喪使其國亡而身滅實自作之孽也

此承上節言紂不明天道不能愛民故天降是喪亡不復丕建而保乂之也惟時二字猶云惟是之故也

惟天不界不明厥德

天降大喪于殷而不與之者何哉由其不明厥德罔顧于天顯民祗耳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後王以不明德而天不界天之可畏如此

此即申上二節不界指大喪言不明德指誕罔顯二句言謂天所以降喪于殷者由紂不敬天不愛民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王命又說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必須聲言其罪乃行討伐若未有可言之罪而罰之是謂師出無名矣今紂為不善惟日不足其罪惡貫盈有難悉數者我周實肅

將天誅奉辭以伐之豈有私意于其間哉

上五節是言商紂不能如先王之盡君道以至于亡摠是殷亡之事申首節是言天降喪句與夏亡對看此以下三節是言周興之事申首節有周佑命三句

與湯興對看此節意輕乃起下之辭言小大邦國之喪亡皆有可言之罰而况大國殷之改命寧無可聲之罪乎正以見我周之奉辭伐罪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震承帝事周公又傳王命呼多士而告之說爾殷遺多士昔紂不明厥德天降大喪然天不能自誅假手于我有周以誅

之惟我周王大善承天之所為肅將帝命以討有罪非有心而弋取之也

此承上有辭于罰而言蓋推革命之公以終之也不字靈字當玩就有終之之意只虛說為是勿露下節有命曰割殷吉勅于帝

上帝有命于我周曰殷王不昉其德爾往斷絕其命故我不得不興弔伐之師戡定翦除告其勅正殷邦之事于帝以復割殷之命也

此即丕靈承帝之實也勅者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謂告勅即勅殷命終于帝之意有命割殷即帝事告勅于帝即靈承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承上文說帝命割殷而我勅正之是我周伐殷其事非出于紂一于從帝而無貳適矣夫我周能一于從帝則天命在我天之所任孰能違之爾殷王家自當歸于我周斷斷乎不容他適矣周不貳于帝殷豈能貳于周乎首句承上文來重下一句言帝命割殷而我勅正之是我周一于從帝而無貳適矣則我周所在即天命所在也爾殷王家獨能違天乎信不容不我適矣註所謂示以確然不可動之意而潛消其反側之情者

世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勅自乃邑

王命又述遷徙殷民之由以消其怨望之情說道爾多士有怨于我得非以安土重遷之故耶當殷亡時我周猶封武庚于故都未嘗為遷爾計也及三監倡亂武庚蠢動予方曰惟爾眾助虐大為非法而思以遷之故今日之事非我故欲勞動爾有眾其實變自乃邑自作不靖蓋法所必遷者予亦不得而私也

上既述夏商周之興亡以釋其覬覦之心此下述遷徙之故以消其怨望之志無度指叛亂言爾勅指遷徙言變自乃邑即應將首句蓋自作不靖為法所必遷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承上說我之遷爾非特以叛亂之故予亦念天就爾殺邦屢降大戾紂既以無道而誅武庚又以不靖而滅是殷之故墟習染惡俗邪慝不正屢遭天罰不可復居故使爾避凶趨吉未必非爾之福也

此示以當遷之義蓋觀天之屢降喪亡則知此地之邪慝不正信乎必不可居矣蓋不特法所必遷而亦理所宜遷也

王曰：敬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周公又傳王命以告多士，說：「猷告爾多士，我以殷邦屢降大戾，故遷爾來居于西非我一人特德，不務康寧，故爲勞擾。蓋天降大戾于殷，汝等內懷二心，不順于我，予恭承天命，遷爾等于近郊，使各得舍舊以圖新耳。爾之居洛必去其反側動搖之心，毋違越乎天命可也。苟或違越天命，朕不敢再有誥戒之辭，但以刑罰加爾，是爾自取罪矣，不可有怨我之心也。」

周書

卷之十

十一

言遷居西爾者，洛雖在鎬京之東，實殷邦之西也。天命亦指大戾言，應轉首句，不敢有後者，謂不敢再有誥戒之命，而有刑罰之施，所以致警懼之意也。

剛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王命又說爾等既爲殷之遺民，豈不知爾殷之故事，殷之先人有冊書，有典籍，紀載殷革夏命之事者，皆爾所習聞也。夫周之革殷，即殷之革夏，爾何獨疑于今乎？

此承上節言爾之所以違越者，不過以我周革殷之命而內懷不平耳。然冊書典籍之中，所載殷革夏命之事，皆爾之所知也。商之亡，即夏之亡，周之興，即殷

之興耳。爾何疑于今乎？蓋諭以舊聞而沮其反側之心也。與前言夏殷周興亡之意相應。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時於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命又告多士說爾等知爾商革夏之事，而猶致疑于今者，我想爾等之心，豈不以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後在商王之庭，有服列在百僚之間，今周于商士未聞有所拔用也。孰知天命有德，非人君所得私予之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于洛，非故離爾土也。正冀爾率德改行，以爲可用之地。予惟循商故事，以矜恤于爾，亦將使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耳。今之不用爾者，非我之罪，乃天之命也。爾何爲有怨望之心哉？

周書

卷之十

十一

此舉商民之言，而以義折之，亦申言所以遷洛之意也。迪簡二字，串啓迪簡，後而使職列于百僚，即翕受敷施之意。二句皆商民言，而周公舉之者，蓋商民之意，以爲周徒知革命如商而用人，則不如商耳。孰知周之革命，固爲天討之公，而周之用人，亦因天命之公乎？此周公所以折之也。予一人，指成王聽用德者，言其用人之意如此也。求爾求字，即冀望之意。率，肆

肆字即通簡有服之故事也矜恤者以其能改行而
用之也非予罪二句應用德意言我望爾有可用之
機而不能必汝有可用之德則不爾用者非予罪也
天命有德固不得而私也此深折其怨望之私之意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罰移爾遐迷比事臣我宗多遜

周公又傳王命呼多士而告之說昔朕來自商奄之時
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
明致天罰以商之所都邪慝不正移爾遠居于洛密邇
王家以親比臣服我宗周與周之臣子朝夕相親化悖

逆之習為通順之美使昔日之遺棄餘孽為今日之
士良民其罰蓋已甚輕其恩固已甚厚矣今乃有所然
望乎

此舉前日之事而感之以恩亦申言所以遷洛之意
也降是不盡法意猶云降等遐迷即明致天罰之實
有罪而請遷亦王法所當然者人君奉天行事故曰
天罰也多遜指商民說明之之辭四國蠢動非多遜
矣今欲爾親近臣事我周去悖逆而歸通順也罰輕
恩厚不必分貼恩行于罰之中也上言天命而有罪
肆矜爾之言見用德之公未始輕棄平商民此言天

罰而有臣我多遜之語見用罰之輕實以厚待乎商
民德是消其怨望之情也

王曰告爾般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
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奔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
我多遜

周公又傳王命說告爾般多士今予惟大降爾命不忍
殺爾故反覆革命之公推本遷洛之意申明此命以告
爾夫我之營建都邑于茲洛者其意有二予惟以四方
諸侯朝覲會同不可無賓禮之地故建王城以待之亦
惟爾多士服役奔走臣事我周多有通順之美豈可無

安居之地故建下都以處之我營洛之意不過如此爾
宜感恩之不暇又何以反側動搖為哉

此叙已申命之意而示以作洛之由也不爾殺即大
降爾命時命指一篇而言如革命之公遷洛之意皆
是下文意亦在其中故遂承言之大邑以王城下都
言二惟字重看蓋諸侯之朝覲會同不可無賓禮之
地故作王城于瀕灑之間以待之多士之奔走多遜
不可無安居之地故作下都于瀕水之外以處之二
意雖平起微實重商民上前多遜是期之此多遜是
稱之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承上說我營洛邑以安集爾多士授之以田庶幾猶舊日之有土任爾以事猶舊日之有幹授爾以履猶舊日之有居今為爾計當一心向化盡消其反側動搖之習庶幾保有爾田業得以播穫安爾所事得以經營安爾所止得以棲息宅洛之意如此爾猶欲自作不靖亦甚愚矣

上示以作洛之由此示以宅洛之利當體注仍舊意說言爾民居洛有年以土田則庶幾有之而有服田力穡之資矣以幹止則庶幾寧之而有樂業安居之賴矣爾何為而反側怨望哉當時懷工者有遷徙失業之憂故以此慰之也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承上說爾若安居樂業順服我周無敢不敬則凡事循理為天所福天將界與而矜憐之使爾得以保身保家安享福祿矣若爾不克敬則凡事悖理為天所禍不止家室實徙不得常有爾土予亦將致天之罰以刑戮加于爾躬身亦有所不能保矣禍福所由在敬不敬之間如此爾宜克敬以自求多福可也

此示以禍福之機欲使致敬以保其利也克敬有成懼檢制之意無反側動搖之心而惟土出居止之念是也界矜內含近而一身遠而後世言不克敬即反側動搖之謂不惟土田之不保而又刑戮之是加雖欲天之界矜不可得矣敬則獲福不敬則致禍然則敬乃保身保家之本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

承上說爾多士若干此都邑之中絕反側動搖之心為專一從周之計則自今得居爾之邑又將承續爾之居不但此也且近而爾之身勤耕鑿而時作息者于斯洛焉外王罰而享壽考者于斯洛焉不但如是自今以往遠而爾之子孫從此開大基業方興未艾實自爾遷以始之以亡國之餘裔為起家之始祖又何幸如之夫以爾遷居之利如此可不勉思敬慎以保固身家于久遠哉

此承上節而言勉以安洛之圖而期以享洛之利所謂克敬而天界矜者也首二句用功說對克敬言下二句分遠近說對界矜言謂爾于洛邑無反側動搖而專一從周爰居爰處而宅爾之邑是繼是承而繼

爾之居則所以保身保家者至矣將見安居樂業而有經營洋渙優游而有壽考皆在此洛邑近而利于一身者何如也不特有幹有年而已爾之子孫開大基業方興未艾實自爾遷以始之遠而利于後世者何如也此是獲福于天即昇祿之應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周公傳王命于篇終告多士說凡我曉諭爾多士之言反覆丁寧不一而足者無非以爾之土田居止為念欲爾安居樂業不復反側動搖以保福祚于無窮也我為爾多士計慮深遠如此爾可不體我之意而善自為謀

取

此總結一篇之意言我之所以諄諄誨諭以安其反側之情而沮其怨望之志惟以爾之土田居止為念欲汝思所以保守之也○抑般人自奄師之後使遷則遷後則不作非尚有悍然難服之意而周公詔告之勤如此何也蓋聖賢之化貴于表裏之交乎有一人一念之未釋然者常人以為緩而聖人以為急也

無逸

晏安荒逸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未有不以勤而逸以逸而廢者成王以冲年即位周公恐其耽于逸樂故

作是書以訓之惓惓以法祖恤民為言史臣記其辭遂以無逸名篇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周公陳書以戒成王先歎息說道人君一身主宰天下總理萬幾一念不謹遂貽四海之憂一事有失或致千百年之患須要把憂勤敬謹為安身的處所動靜食息常在于是不可暫時離了他這纔是所其無逸

此舉君子之能無逸者以示勸也君子對小人看沉指聖賢之君說所其無逸者具嚴天命顧畏民畀而動靜食息莫不以無逸為處所也勉成王意在言外

綱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周公又說無逸之道何先蓋天下第一件辛苦的事莫如稼穡人君雖身居九重先須洞燭民隱知道農夫祁寒暑雨需體塗足自耕耘至于收穫受了許多辛苦艱難方能飽食煖衣仰事俯育以此心而居天子安逸之位則知百姓倚靠稼穡為生而凡所以重民之事郵民之苦自有一日不容少懈者矣此人君無逸之先務也此承上節而推君子所其無逸之由也天下之至勤勞者莫如稼穡故以為無逸之本先知對則知看先字當活看非必皆未為君時只是未嘗身親農事也

於艱難情狀預先知之也逸指君位言蓋人君崇高
富貴本自安逸故也先知艱難乃逸即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意但申說則知小人之依者
言人君以勤居逸則身位乎萬民之上而心在乎猷
畝之中真知稼穡之事為小民之所依不可一日無
者自不至縱肆以妨民事逸豫以奪民時而使之失
其所依也君子所以能無逸者蓋如此無逸在依字

下見出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周書

卷之六

十九

周公又說我觀那田野小民其父母嘗勤勞稼穡受了
許多艱難辛苦其子乃生于泰養不知今日之安樂由
父母躬勤稼穡之艱難所致乃恬然自恣取快目前習
為市井鄙俚之談凡出于口者都不循道理既又敢為
妄誕凡所行的事都不依法度不然則又輕侮其父母
說道在先年老的人無聞無知都不肯安樂受用徒自
勞苦而已小民之無忌憚如此夫此小民出自農家未
曾涉歷艱難遂至于輕肆放誕欺侮父母况人君生于
深宮長于富貴稼穡艱難之狀既未嘗接于耳目崇高
豫樂之事又易以惑其心志使非深知無逸之道則必

以逸樂為無傷以祖宗為不足法喪亡之禍實基于此
宜周公首舉以警戒成王也

此舉小人之不能無逸者以示戒也小人對上君子
看不知稼穡句與先知句相反乃逸下補不知所依
與則知句相反乃諉以下皆逸之所致無所往而不
縱肆正不能所其無逸也乃逸與上不同此以逸樂
言乃諉者言之鄙俚既誕者行之恠妄否則字根上
二者說無聞知正是侮父母處周公舉此為言者蓋
小民生于猷畝猶以逸為逸如此况人君生于深宮
長于富貴者乎此警戒成王之深意也○直解兩乃

周書

卷之五

七

逸俱根稼穡艱難上說亦甚直截但與註意不同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周公舉昔之賢君能躬行無逸者以告成王先歎息說
人生莫不欲壽然惟無逸乃致壽之基未有好逸樂而
能壽者我聞在昔殷王中宗正是能所其無逸者其處
已則嚴而莊重恭而謙抑寅而欽肅畏而戒懼把天命
之理當做法度以自檢律其身無一言一動不循規矩
其臨民則祗敬恐懼而不敢有一毫怠荒安寧之意其
修己治民始終一于敬如此所以精神氣血收斂完固

無有一切伐性傷生的事而國脈亦賴之以永延至于
享國七十有五年之久斯無逸之效也

此下三節承上君子所其無逸之意而證以無逸之

人此節是宗無逸之事也嚴恭二句是敬以修己

治民二句是敬以治民皆無逸之所在也須點出先

知稼穡意嚴恭寅畏俱就心言莊重謙抑是心之所

發一于敬也欽肅戒懼是心之所存一于敬也天命

自度連上句串說蓋天理本具于吾心中宗心一

于敬正是以天理檢律其身而使視聽言動好惡用

舍無不合于理也祇懼與荒寧是一正一反之辭亦

例

宋卷之

卷

申說蓋知民心之可畏民生之難保凡敷政立教以

治之者一于敬而不敢怠荒安寧也修己治民平看

註中至于字不必泥享國以故言蓋敬則心常凝靜

身常持攝血氣循軌而不亂精神內固而不浮故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荒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般邦至于小大

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周公又說古之人君能所其無逸者在殷又有高宗武

丁當其未即位時其父小乙恐其生長富貴不知憂勤

乃使他久處民間與百姓同事勞苦凡稼穡艱難問

窮困之狀件件都知道後來起而即位居小乙之喪在

亮陰中恭默思道至于三年之久未嘗輕發一言惟其

慎重而不言所以能密察下情明習國事一號令條教

無不當乎天理協乎人心雍然而和順焉又且勵精圖

治兢兢業業不敢一毫怠荒安寧一心只以治世安民

為務故能使履之天下蔚然于禮樂教化之中熙然于

休養生息之內既極其嘉美又極其安靖也于時萬邦

之民咸蒙被其德澤無小無大莫不歡欣鼓舞無或有

違背而怨謗者夫能勤政則收攝精神既有保壽之基

能和民則導迎並氣又有長年之助故其享國至于五

周書

宋卷之

卷

十有九年之久斯亦無逸之效也

此言高宗之能無逸也作其即位下當補知小人之

依句正是叙其無逸之由不言中有恭默思道意其

惟六句以和為主自身而政而民相推下去不可作

三平言不特身之和而見于政者亦和之所達不特

政之和而及于民者亦和之所著惟字乃字相因有

言乃雍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言字見出動字

正是和發了身與中宗天命自度意對看不敢二句

屬治民說與中宗不敢荒寧句對看荒就事上言寧

就心上言教養工夫全在不敢荒寧內嘉靖二字據

成功言重嘉字上蓋高宗心聰明以出政更商后以
康民故能導之而生養遂於之而倫理明使禮樂教
化蔚然嘉美于安靖之中也要見得和字意小大指
民言至于二字承上說無怨者遠怨不發于心詎况
不形于口也抱是高宗無逸之實無逸而曰和者和
實本於敬也享國意與上即同

其在初甲不義惟玉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
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寡寡肆和甲之享國二十有三年
周公又說古之人君能盡無逸之道者在殷又有祖甲
初高宗欲廢和庚而立和甲和甲以為不義逃于民間

一向與小民出入同事經歷艱苦其後起而即位深知
小人之依全在稼穡因此切于愛民于天下的百姓都
要保安惠養使之各安田里不肯橫征暴斂以戕害之
其間有解夫寡婦人所易忽者尤加憐恤不敢輕侮其
敬事勤民之心始終一致如此是以精神純一內有以
養壽源民物太和外在以延國祚故和甲享國至于三
十二年之久斯亦無逸之效也
此言和甲之能無逸也不武惟王二句一氣說爰知
小人句下當補無逸真能保惠能字重看本知小人之
依說見不杜知之下心而實能達之丁改正見其

無逸之能事也庶民泛言緣寡專言即庶民中之至
微者保惠者保養將順有分田制里省刑薄斂意不
侮即下章惠鮮但就養一邊說蓋惟其知稼穡為小
人所依故能保惠不侮使得遂其稼穡之養而不失
其所依也上二宗俱兼修身治民此獨言治民者未
有不以敬修身而能善其政者也享國意亦與上節
同

自時厥后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后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
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又說殷之中宗高宗祖甲皆以克勤無逸而享國
長久自三宗之後立為王者都少長富貴生來便就安
逸惟其生而安逸未嘗經歷田野出入民間于農家稼
穡艱難之狀一無所知于小民經營勞苦之情一無所
附其所聞見都是耽樂之事凡聲色遊田可以適情娛
志者無所不為內伐性真外促國祚故自三宗之後都
不曾享有壽考其在位遠者不過十年或七八年近者
五六年或四三年耽樂愈甚則享國愈促理之自然也
夫人情莫不欲逸而所欲有甚于逸者莫如壽亦莫不
惡勞而所惡有甚于勞者莫如夭若知愛勤者之必壽

縱然者之必天則豈肯舍其所甚欲而就其所甚惡哉
上言三宗以無逸享國所以示勉此言後王以逸欲
喪生所以示戒時字指三宗言不聞小人之勞即申
不知稼穡句意惟耽樂之從正所謂以逸為逸也罔
或克壽正在伐性喪生句上逸樂人所好而所好莫
甚于得壽之永艱難人所惡而所惡莫甚于享年之
促故周公以是為言蓋奪其好惡之情而示以好惡
之正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周公告成王又歎息說道自古無逸之君豈惟商之三

綱書

卷之九

卷

宗為然厥亦惟我周先代肇基王迹者有太王焉其勤
王家者有王季焉這二祖都有盛德其心能自謙抑貴
而不驕富而能降不敢有一毫矜誇又能自謹畏上嚴
天命下顧民瘼不敢有一毫放肆蓋人君惟不知謙抑
必至于侈縱惟不知謹畏必至于怠荒此逸欲所自生
而敗亂所由起耳我二祖能以抑畏存心所以能盡無
逸之實也周公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太王王季以
見其源流之深長如此

此先叙文王祖父能開無逸之源也雖稱太王王季
起緣實重文王上厥亦字亦承三宗說言不惟三宗

能無逸而亦惟太王王季能開文王之無逸也獨這
二君者一基王迹一勤王家王業之所由始也抑畏
二字平俱就心說此乃無逸之本與知稼穡艱難平
看註縱肆矜誇貼抑字說怠荒無忌憚貼畏字說謂
之克自者見其出于自然而非勉強之意也克自謙
抑則必不至于縱肆克自敬畏則必不至于怠荒所
以能無逸也與中宗恭畏字一般是二君者追配三
宗之心法而下開文王之心源者也故曰源流深長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周公又說人君重于奉身則必輕于為民心蓋不能兩

綱書

卷之十

卷

重而事亦不能兼得也我皇考文王又深知稼穡之艱
難所服者皆裁損簡約凡奢靡華麗者非惟不肯為亦
且不暇為只是專心致志去幹那安民之功與養民之
明教化修法令使百姓強不凌弱窮不暴寡簡簡都
以相安制田里教樹畜使百姓盡力農事不妨其
耕耘收穫之時簡簡都得以相養文王務損上而益下
如此所以為至德也

自此至惟正之供皆言文王無逸之實此節言其崇
素儉也二句相形串說要見所性不在彼而專心在
此之意即字重看有不敢荒寧之意本抑畏來康功

田功有許多事件在有司者以身先之在民者以身
勞之康功者除殘去暴之事田功者分田制里之事
也薄于奉已而厚于爲民正是文王之無逸須重素
儉上看亦本知稼穡艱難來蓋文王之心惟恐厲民
以自奉而有妨于小人之依也

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
食用咸和萬民

周公又說人君身居尊位常驕矜自恣不察下情所以
把百姓的事不肯留意文王則不然以言其德之柔則
寬厚慈仁藹然而可親柔到箇盡美處以言其德之恭

周書

卷之六

十一

則謙抑祇慎肅然而不放恭到箇盡美處本此和易之
德以近民其懷抱保護小民就如父母之愛子一般小
民之中有鰥寡無依者尤加意憫恤凡施惠周給使之
有生意文王之心在保民如此是以勵精圖治不憚勤
勞每日從早起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就是當
食的時候也不暇食一心只要使天下百姓家給人足
懽然太和無一夫不獲其所然後其心始慰耳

首三句是恤孤獨下三句是勤政事註雖分然亦須
串說微柔懿恭是起下懷保惠鮮意本抑畏來柔即
謙卑遜順有抑之義而曰微者見非柔懦也恭即肅

恭收斂有畏之義而曰懿者見非足恭也註中和易
近民句要玩蓋文王有如是之盛德故不以崇高爲
事而與民相親故能知小人之依而恤之也小民汎
指微賤之民言鰥寡專指窮民言懷保惠鮮俱就安
養上說皆使之不失其所依也不遑暇食有不敢荒
寧之意正抑畏之心見于政事者用字承懷保惠鮮
說萬邦即小民鰥寡是也咸和咸字當重註所謂無
一不得其所也三句重勤勞上看蓋文王心欲如此
故不暇食以要發得不遑意非謂全不食也咸和亦
就教養上說

周書

卷之九

二八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
厥享國五十年

周公又說遊幸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事國家固自有
常制但人情或以此爲樂則淫于縱欲妄費者有之矣
文王未嘗不遊田然自省耕省斂之外未嘗敢荒于遊
自蒐苗獮狩之外未嘗敢荒于田統兢兢業業若有所禁
制而不敢肆者所以用度常是撙節賦斂自然輕省其
庶邦之民所供獻的惟是正數正數之外如珍奇無用
之物侈濫無名之稅一毫不以橫斂于民焉夫文王不
以逸欲病民如此則必能持已以培養壽源又能恤民

以凝固天眷故其受命為諸侯時年四十有七為中年
矣其後享國又至五十年壽數最高而享國最久此文
王無逸之效也

此言戒遊佚也不敢二字正見心之敬畏處遊豫以
省耕歛田獵以習武備國家皆有常制文王不敢以
是為安而過于無度其所取于庶邦者皆惟正之供
而無橫歛也惟其無濫費是以無過取二句相因重
在上句看正見其無逸處庶邦指西方諸侯而言不
盤于遊田則不盤于觀逸可知庶邦惟正之供則萬
民惟正之供可知玩後註可見文王受命二句須總
承卑服以下說受命句輕重下句正見享國之永為
文王無逸之效也

周書

卷之九

二十一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田
以萬民惟正之供

周公告成王又歎息說道從今以後嗣王不必遠有所
慕惟取法我周文王可也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
邦惟正之供故德澤深厚而享國久長此乃家法所存
子孫當世守而勿失者王必以此為法則凡觀逸遊田
之事雖不能盡無皆常有節度而不可過如觀以察災
祥必思詭物之當戒逸以節勞瘁必憂聽政之或妨遊

以省耕歛必不敢無事空行田以講武備必不敢非
時而輕動則四者無淫然之失矣四者既省國用有常
萬方之民每歲貢賦惟取正數之供自正數外別無分
毫科派以屬民必如此方在善法乃祖以盡無逸之道
也

此勉成王法文王之無逸也繼自今者承文王而言
則字貫至末先以文王提起看蓋無淫于觀逸遊田
而所取惟正賦之供者乃文王之無逸也成王工夫
全在則字上觀者察災祥也逸者節勞瘁也遊者省
耕歛也田者習武備也惟正之供者鄉遂用貢務循

周書

卷之九

二十三

其什一之規都鄙用助務遵其九一之制是也文王
無逸有崇素儉等事而獨舉此者就人情之易縱者
言之亦無逸之先務也講後亦須點出不可脫則字
內兼抑畏與知稼穡意如云承抑畏之傳切艱難之
慮則其無淫于觀逸而無法外之征則其無過于遊
田而無橫取之賦是真能同文王之無逸而所謂約
已為民恤孤勤政者將自是而兼舉之矣尚何妨于
小人之依乎不言法三宗者舉近以該遠也未要見
如文王之享國意○觀逸遊田周公不戒之使無而
但戒其淫苟必絕之使無不惟廢禮且使人君若于

拘束未必不樂于放肆矣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也
唐敬宗日昃坐朝逸也周穆王所至有車轍馬跡遊
也太康政于洛表田也皆淫于此者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又告戒成王說今王取法文祖須要常存儆戒之
心毋自寬假說今日且爲是耽樂亦無妨害殊不知人
君一身皇天監臨之于上萬民瞻仰之于下事事都要
合乎天理當乎人心若或耽樂則下非民之所法上非
天之所順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由是在位之人都效法
此等過逸之行如商紂酗酒而臣下化之相率而爲醜
酒之凶德蓋上行下效其機如此吾王其以此爲戒無
若商王受之沉迷昏亂酗于酒德哉

此欲成王之戒逸也對上節平看無皇二句截非民
以下是極言耽樂之害以見不可寬假之意也耽樂
兼觀逸遊田說有不顧小人之依意非民攸訓言民
心將由是而離非天攸若言天命將由是而去時人
大法其過逸則如商人之化紂矣故繼之曰無若云
云酗于酒德尤耽樂之縱者也無皇曰今日耽樂是
原淫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是要淫樂

之終使知必至此極所以深戒之也能知所戒則必
不至于享年之促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
無或胥譴張爲幻

周公恐成王未能聽信其言故又歎息而告戒之說我
聞古時人君德業已盛宜無待于良臣之輔助矣然當
時爲臣的猶且慎防逸欲之萌不忘忠益之獻相與陳
謨納諫以訓戒告諭之訓告之不足又相與竭力維持
以保養將順之保惠之不足又相與悉心教誨以規正
成就之夫古之人臣忠愛無已如此則其君能受盡言
可知所以視聽思慮皆無蔽塞好惡取舍不至違悖自
然公足以服羣情明足以燭奸佞當時之民箇箇循法
守分無有一人敢相與誣誕變名易實倡爲幻妄之說
以眩惑君心者蓋邪正之機相爲消長人居能任賢納
諫上下交相勸勵則正論常伸邪說無間可入自然之
理也

上既詳告成王以無逸之道此慮其聽之不審故又
舉古人之資于臣者以告之古人指三宗文王德業
之盛就無逸上說猶字重看見古人已能無逸而其
臣猶盡其忠言亦古人之能受言有以啓之也胥訓

告三句俱以無逸貫說訓告在未為之先如戒其逸而勉其無逸開陳利害之機以防夫未萌之欲是也保惠在方為之際如君有志于無逸則保養將順曲盡引掖之方以迎其欲達之機是也教誨在既成之後如君能無逸則規正成就不替承弼之忠以進之于大成之地是也有一節深一節意觀註非特二字可見民無或句承上三句來歸重君身上看蓋君能信用忠言則德益清明業益光大無或有作邪說以惑之者矣詩張為幻者如以逸欲之言導之以怨昔之言激之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周公戒成王說我所言古人聽受忠言之事正今日所當效法者王若于此不肯聽信無受言諫納之誠則在位的臣亦皆互相做效而不盡忠規諫君聞臣諍邪說得行則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都取而紛更之上有亂政則下不聊生百姓必以上之所為為不是其心必違悖而怨恨再有不然其口裏必詛祝于神明為人上者使百姓心口交怨其國未有不危者矣夫不聽臣下之忠言其弊至于如此治亂存亡之機所係甚大

吾王其可忽哉

上言古人聽忠言之美所以致其勉此言成王棄忠言之害所以致其戒也首二句對訓告三句說變亂以下對民無或句說此字指上節人指臣訓之者君既不聽忠言則臣亦法之而不以忠言進也小大是正刑中之小大二否字是因其不便于已而不然之之謂不必以心口相形說請神加禍于人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心口交怨則不止于詩張為幻矣王可忽忠言而不聽哉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周公又歎息說天下之事知之非難行之為難稼穡乃小人之依人君既知之則必為之經營措處使小人各得其依方為實蹈其知者自昔賢王惟殷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君皆身處崇高之位而察見民情之隱于稼穡艱難之事不徒明足以知之又能兢業于身心惕勵于政事或治民祇懼或嘉靖殷邦或不侮鰥寡或咸和萬民是實能蹈迪其明哲以盡無逸之道者也吾王可不知所法乎

此下三節比前進一步看言三宗文王不惟君臣交

修德業甚盛無由致民之譁張雖或有之亦未嘗有所忿戾也故此節推本言之能知小人之依于稼穡所謂哲也各盡其無逸之實使人皆得其所依所謂迪哲也如治民祇懼嘉靖殷邦不侮既寡咸和萬民皆是下節乃迪哲以後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周公又說小民至微而可畏人君若非實心愛民未有聞怨詈而不怒者三宗文王能迪知小民之依惟怨已

周書

卷之九

卷之九

而怨汝厥口詛呪而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其身于人所謂誣毀之言安而受之說道這本是我的過愆非彼妄言也蓋三宗文王之心真見得人君為民父母但有一夫不被其澤即是自己的愆尤故以敬德為已任過言為已責是其心誠實如是非但勉強隱忍其怒而不發也自古賢聖之君其厚于責已誠于愛民類如此

此承上迪哲而言不可以為一節之實觀註故不暇責故其冒次寬平二句可見蓋古人惟迪知民依則其心安于無逸不惟臣之忠言在所樂從而于民之怨詈亦所樂聞也厥或字當讀猶云萬一有此之意

告之以怨詈亦譁張為幻之辭也敬德就無逸說如治民祇懼等事曰皇者已至而益求其至之謂皇自敬德自修也曰朕之愆自咎也若時兼此二意說不敢貼隱忍看含怒貼不發看二句串說言其自修者誠于自修自咎者誠于自咎口之所言即其心之所發非止隱忍自制含怒不發已也此正是寬綽厥心永念厥辟處至是則雖有怨詈亦且弭矣何有亂罰于民而乘怨于身哉

周書

卷之十

卷之十

此厥不聽人乃或譁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周公又說三宗文王皆迪知民依故不暇責小人之怨詈而益敬其德王于這迪哲的事或不肯聽信只見人的不是不能反躬自責則小人乘間乃或誑誕變置虛實來說小民怨汝詈汝必輕易聽信欲加之罪矣夫君父母天下當以含容為德今既聞諛言而輕信便是不能長念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反用誑誕無實的話語羅織疑似亂罰無罪的殺戮無辜的天下之人受禍不同同歸于怨都叢集于君之一身矣可不畏哉

得矣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周公于篇終又歎息說道我所陳這一篇書法戒大備如三宗文王之聖哲當以為法如後王商受之昏暴當以為戒享年長短國家治亂皆係于此我嗣王不可不監視之也

茲字摠承一篇而言監字內兼戒勉意如云監君子之居勤而三宗文王之享國思所以匹其休監小人之縱逸而后王商受之耽樂思所以懲其弊聽忠言而不忽毋開怨詛之端聞謗言而自反勿貽叢怨之

君爽

禍則君德成而吾言為不負矣其者期之之辭

成王時召公為太保自以盛滿難居意欲告老而歸周公留之反復勸諭謂大臣當輔君德以延天命固人心不可求去史臣記其語因篇首有君爽二字遂以名篇周公若曰君爽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非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周書

卷之五

三十一

昔周公欲留召公先呼其名而告之說功成身退固人臣自靖之常輔君奉天尤大臣殉國之義昔殷紂無道上天不加憫恤降以喪亾之禍已墜失了天命于是我周受之而代殷以有天下矣然天命無常可受也可改也若說我周家既受此大命其基業常信于休美決可以保于無窮這箇我不敢知若天于冥冥之中果輔周之誠而眷佑無已却說道後來又將失墜而終出于不祥這箇我亦不敢知也但我等身為大臣誼同休戚今日只當盡忠夾輔以共保天命豈可舍之而去以自遂其私乎

此首言天命以寓留召公之意也曰君者尊敬之辭曰爽者尚質之意皆所以起其聽也我周既受處當

作一頭看下以下凶對言若天非怵帶下說蓋天命之長固不敢知天命之短亦不敢知以見無常之命係于大臣之去留也正是重其責以留之意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遇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周公又歎息告召公說道天命吉凶我固不敢知所可知者惟在賢臣之去留耳且君前已有言說輔王以誠小民而祈天命是惟在我之責是君之自任如此然豈惟君有是心哉我亦嘗思之當今之時萬邦咸休我民

周書

卷之九

四十九

罔有尤怨違背天命宜若可安矣然天命無常今日之眷命安知異日之不降威乎故我不敢便以上帝眷顧之命爲可安寧而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于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我之心亦如此蓋天命人心去就難必其機實在于人使朝廷得人爲輔則民心悅而天命罔厭基永孚于休矣朝廷輔佐無人則民心離而天命去其終出于不祥矣是大臣去留乃國家安危所繫非細故也今君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我後嗣子孫無人輔助大不能上畏天命下畏民若乃或驕慢肆侈過絕佚墜文武光明顯著之德當此之時君爲國大臣罔有

不得辭其責者豈可謂遲老在家便付理亂于不知乎

此承上天命不可知來叙許國之同推去國之害以見召公之不可去也時我內兼天民言誠小民以祈永命如召誥所言是也我亦至罔尤違作一句看亦字對召公而言上帝命是今日之眷我者即厥基之休意天威是他日之離我者即終出不祥意蓋言民罔尤違上帝之命亦休矣然理亂安危相倚爲倚伏我豈敢以天命爲安而不違念天威于民罔尤違之日乎越字作于字看弗永念天威越民罔尤違即寧于上帝命也此是述彼此許國之同惟人句是原彼此

周書

卷之九

四十九

許國之意天命民心串說蓋係屬有道則民心說而天意得可以保厥基之休輔佐無人則人心渙而天命離難以免不祥之患其係于人者如此公之時我我之永念正以是也在我後嗣上要補召公求去意弗克恭上下謂不能保天命安民心也光就德上說敬天敬民正前人光顯之德大弗克恭則遇佚之矣二句是一氣說在家不知應轉時我句言天命之無常公既已知之矣今以求去而使成王至于如此可得委于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周公又說上天于我周既降此眷顧之命然欲保之于無窮是有不易者蓋天命去留無常或前興而後廢或始予而終奪豈可據以為誠信哉惟人君有是明德乃可以嗣守于弗替耳凡繼世之君乃有墜失其命而不能長保者只因無賢臣輔佐其君孤立于上所以把前人敬事天顯顧畏民瘼許多光明的大德都棄之而不能遵行絕之而不能嗣續由是天心厭棄卒蹈于喪亡之轍耳向使輔助得人則天命豈遽棄之哉觀此則召公當此時不惟義不當去蓋亦有不忍去者矣

此承在我後嗣以下而言其理如此見天命係于君

德公惟不為成王計亦當為天命計也難謙正申不易之意二句起下句之詞重乃其墜命句此只汎言繼世之君不專指成王說弗克句正推墜命之由要補無人輔導之意經歷者踐行之謂恭明德是敬天敬民之明德觀後但言前人光可見吳氏註不必泥夫天命之墜由于孫之不能明德如此則成王之過佚前光未有不墜命者公可忘時我之初心而急于求去乎

在今于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周公自叙輔君之意以感動召公說繼嗣之君必須得

老成匡正乃可以紹前烈保天命然正君之事惟盛德者能之在今于小子且德業聞望不能過人非真有格心之術足以匡正吾君也惟以我周文武敬天敬民光明顯著的大德若無人說與冲子則將至于泯沒幼冲之人心志未定善言不先入標準不先立則將有味于所從者故孜孜落落惟前人之光付與我冲子使其上而事天下而治民一皆遵守文武之家法庶乎前烈益以焜耀而不至于過佚耳蓋君德者保命之本老成者輔德之資故欲天命之固不可不延世德欲君德之正不能不資老成也

此周公言已輔君之意以感動召公蓋因其許國之同而期以輔君之同也今字有味言在今日正欲如此不可忘前日之言也通節總是謙辭而所言實匡正之大者不可分自謙自任說言我非有德業譽望足以正其君而所開導君則者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便不至過佚而付于冲子俾知所經歷繼嗣而已對上過佚前光看光亦指敬天敬民之德言施字內有貴難意輔其德者正欲其無墜命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周公又申前意說天之禍福予奪雖不可信然以人事

言則在我有當盡的道理蓋我周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至武王其承厥志既以德而凝固之則繼志述事固後嗣之責也我今惟在以武王光大之德付于冲子自今務衍而長之不至失墜使文王所受之命天不容令之而他歸則我周大業永永傳之無窮豈不美哉夫輔君以延世德而凝天命我之道固如此公同此心亦當同盡此道豈可堅欲求去使後人過前光而墜天命乎

此承上言我之所以輔君德者正為凝天命計也天不可信應難謀意寧王德延本題惟前人光二句意

周書

卷之九

四

蓋天固不可信而我有可信之道惟在延世德以凝天命而已二句一氣說蓋文王受命武王既以德而延長之矣在我之道惟以光大之德付于冲子使經歷繼嗣以延武王之德使德無窮而天命亦無窮文王所受之命愈久而不容舍耳公同此心亦同此責者而可以言去乎德言寧王受命言文王者文之德武實承之武之受命文實啓之也要見永孚于休而非終出不祥意以上五節總是欲與召公共保天命而明其不可去也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其盤

周公又呼召公說公之所以汲汲求去者其未聞商之諸臣乎我聞在昔商家先王成湯既受命為天子當其時有如伊尹者輔佐成湯伐夏救民其德澤廣被與天之靈不偏覆一殷成湯既往湯之孫太甲嗣位當其時伊尹受成湯之顧託以元老舊臣居保衡之官能保護王躬平章國事王業賴之以安在太甲之孫太戊時則有如伊尹之子伊陟與臣扈兩人同心夾輔勸太戊以圖政修德滅祚桑之異乎格于上帝之心又有巫咸者亦能左右王室而使國家平治在太戊之孫祖乙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高宗武丁時則有如其盤即高宗舊學之師皆能世效保乂之功克振中興之業此見商家賢聖屢作非子則孫而其臣亦勲德相傳非身則子此皆公之所當念也

此序有商六臣輔君之功將以勉召公之匹休也成湯既受命自得天下以後言格天格帝不同天以徧覆言如商邑用協四方丕式而治化所及與天體而同大所謂格于皇天也帝以主宰言如典禮命討大

公至正足以上當天心而無愧所謂格于上帝也註
輔聖輔賢意不可遺保衡不言治功者格天之治猶
能保而不失也又王家就政治修明法度振舉說巫
賢承流宣化不負圖任之心其盤論學訓志克開中
興之業無非一時之賢臣也六臣輔君功夫只是敬
天敬民二者五段只平叙不重優劣意創業守成中
與繳結處可用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周公又說入臣事君自有箇當盡的道理殷家從伊尹
至于其盤這六箇大臣都能率循此爲臣之道効忠臣

周書

卷之九

四十五

輔顯然有可陳列之功用能保又有殷之天下使國勢
常安而不危民生常治而不亂以君德則益隆如成湯
以下五王皆以明德昭升配享于皇天上帝以國祚則
益永而傳世十九歷年有六百之多也夫德莫大于配
天治莫隆于永命此雖殷先王世美相承之效而六臣
之保又其功亦可誣哉

此言六臣輔君之效也首二句承上文來循惟此道
況言人臣輔君之道陳列之功即上輔聖格天輔賢
格帝之類曰陳者以其後先相望歷歷可觀也保又
緊承上句就國祚說謂以此陳列之功綏定國家莫

安社稷使安而不危治而不亂也故殷禮二句正言
其效陟配天重德上說多歷年所就商祚上說蓋有
殷郊天之禮必配以有德之君今惟六臣能輔其君
如此故當殷舉祀禮之日凡殷先王之升遐者皆以
德配祀乎天卒能延一代之國脉而傳世十九歷祀
六百也二句一連看蓋有配天之德斯能永天之眷
故推本言之耳保又有殷是就始之功用言欲使之
多歷年所也多歷年所是就終之成效言有殷果于
是乎保又也一意正相應觀註以字故字可見

周書

卷之九

四十六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
甸矧成奔禿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
若卜筮罔不是孚

周公又說國無賢才則國空虛老成耆舊衆賢之領袖
也在昔商家盛時有六臣輔君因此上天眷佑之命純
一不雜生許多賢才使商家充實而無乏才之患在內
則百官之著姓與王臣之微賤的莫不秉持其德無偏
私之蔽明致其恤有憂國之心在外則微而小臣與侯
甸諸侯爲王藩屏的况皆奔走趨事惟此內外之臣都
稱舉其德用以輔君之治俾無過舉是以德業隆盛政
教修明人君但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

若之錄天下之人知其出于至公都聽從悅服而無一人之不孚信者矣夫天下之信服由羣賢布列于中外而賢才之衆多由六臣匡輔于朝廷公必如六臣之輔商以勉教于今日可也

此極言六臣輔君之功也承上節多歷年所推高一層看言能致天生賢以輔治故能使君以德而永命也天惟純佑命本六臣輔君格天來命即魯商之命純佑者一成不變有隆勿替之謂商實總內外得人看正所以純佑之也不作推由說兼德明恤串看謂乘忠貞之德而分君猷念也奔走者趁事赴功句宜

周書

卷九

聖

効力也曰罔不者合專卑而同然見內之有人而實曰威者合大小而一致見外之有人而實矧字亦有味正形容實字意也惟茲至厥辟作一句看總承內外兩邊以起下文之詞猶云惟此內外之臣舉德以輔君之故故一人有事云云也一人指成湯諸君有事四方如征伐以平四方之慙會同以修四方之睦是也罔不是孚即不應後志心悅誠服之謂征伐則勦力同心會同則方來丕享也此與周之迪見胥丕單稱德平層看須繼多歷年所意在後蓋民心孚則天眷益永總見大正一身有係屬民心凝固天命之

青而不可去也○天之佑商則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威奔走天之棄周則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公曰君莫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周公又呼召公而告之說天命至公其壽人國家使之緣延長久者豈偶然哉必其大臣有至公無私平康正直之德通徹于天乃可以克當天心而天斯壽之耳如伊尹至于甘盤這六箇大臣皆能盡平格之實者故能保乂商家久安長治歷年至于六百之多是天之壽商

周書

卷九

聖

實以六臣之故也及至商紂繼嗣天位乃崇信姦回播棄黎老無有平格之臣以維持天命所以天降之罰遽遭滅亾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國祚之長短繫于賢臣之有無若此今汝其無汲汲求去勉爲周家永久之念凡所以輔君而延世德者益竭力以圖之使我周有平格之臣則上天必有凝固之命而治効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蓋身與國俱顯矣彼商之六臣又豈得專美于前耶

此正欲召公匹休乎六臣也天壽就國祚上說平格就大臣說大臣與社稷一體不以一己爲壽而以國

脉靈長爲壽故天之壽國即所以壽大臣也平格二字串看言其至公無私而與天爲一也主德而言此句只汎言其理下二句方指殷說保又有殷正天所以壽商者蓋六世能盡平格之實故天心眷而國祚隆卒能保又有殷而多歷年所也如輔聖以格天而開有道之長輔賢以格帝而衍無疆之歷皆是有殷嗣天滅威者紂無平格之臣爲之維持天命故天不得而壽之也見得國祚之長短係于平格之臣之有無以明天無私壽之意永念云者蓋召公德尊望重正有周平格之臣留則永孚于休如六臣之保又去

周書

卷之九

五十一

則終出不祥如有殷之滅威周家永短在公一念而已公能爲周家永久之念而不急于求去則周有平格之臣以仰承乎天春而天有不墜之命以保佑乎我周矣永字須就周家王業上說固命應前永孚于休天不容釋意對多歷年所而言言天亦以壽商者而壽我周也厥亂句繫帶上講與召誥厥有成命治民今休語意相類就固命上見出治效新造邦者對殷而言也赫然明著即景運方隆公平有象之意身與國俱顯註意可玩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劓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周公又呼召公說昔者商王紂無道上天厭弃降災害于商家使他失了天下然生民不可無主惟我武王有大德克享天心故天子冥冥之中申重勸勉武王之德佑助他無所不至思或啓之行或翼之由是德日以盛真足以爲神人之主遂集此重大之命于一身而克商以有天下也

此以下將言文武之賴于諸臣而先以武王之受命起之也申勸即式教用休之意啓其思冀其行而不已之謂非初勸文王而申勸武王也集大命者所謂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是也前言寧王德延天不容釋

周書

卷之九

五十一

文王之命故此言寧王由德得天下以起文王之受命語意有次第可玩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周公又說我周之得天下雖在武王基天命實由文王文王庶幾能修治變和我周家所有的中夏使三分有二之國處處都服從政令無有違越人人都涵育教化無有乖戾此豈文王獨以一身勞天下哉亦惟當時佐命之臣有如虢叔有如閔天有如散宜生有如泰顛有如南宮括這五箇大臣皆是名世之賢或同姓而臣或

應運而起同心輔佐爲之疏附先後爲之奔走禦侮故能使文王修和之澤達于諸夏而無間也

此言文王之興本于五臣之輔也蓋得天下雖由于武王而受天命實始于文王故推本言之修和主德教說養在其中不可以修屬教和屬養觀下文廸彞教可見修字有承叙式化理而不亂之意和字有涵育甄陶順而不乖之意就成化一邊說而文上川功處全在克字內須兼上下說方完此處正合得著見于上覆冒于下二意有夏開說亦惟字重看見修和之功惟此五臣之力也五臣輔文王處即下往來以

周書

卷之九

五

廸彞教是也與有商陳列之功對看

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彞教文王茂德降于罔人

周公又反前意說若說叔等五箇大臣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勉盡職業導廸宣布所當行的常教則文王雖有愛民之心無人輔助修和之澤何由而降及于國人乎于此可見主治在君宣化在臣有君無臣欲以致理難矣

此承上節而反言之以見文王之有賴于五臣也無能二句貼上亦惟五句看文王句貼上惟文王一句看彞教字德字俱指修和說導廸承宣布之意主

文王言非廸民也教行則德降德降則有夏修和五臣之功信不可誣矣

亦惟純佑秉德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周公又說我文王之時有說叔等五臣輔佐亦惟天意在文王純一不二以佐助他故生這等秉持明德的賢臣其踐履至到着實曉得上天顯然的威命可順而不可違以此同心協力只要光顯文王的德業開導啓廸使其修和之德著見于上無所不照覆冒于下無所不被以致至德馨香升聞于皇天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克

周書

卷之九

五

享天心而有殷之命自此始受之皆五臣輔佐之功也

此承上節言五臣輔文王而成化民之功所以得天而受命者寔本于此也首句提起秉德至上帝作作由說受命比純佑開一步亦惟二字對有商天惟純古而言純佑內有賢才衆多意應商實看以註中有下天子人云云故也秉德指五臣言猶義德容德之謂天威指天理之顯然可畏者惟其行之至是以知之盡故曰廸知正所謂有德也時字指廸知句言以是昭明文王即下文廸見冒聞也廸見冒聞正昭明處而見冒聞實從廸字來即往來奔走導廸彞教意

也見者修和之教昭著于朝廷之上也胃者修和之澤偏覆于邦國之間也聞于上帝者修和見胃之極而發越升聞于天也五臣輔文王之功如此此所以為天純佑也受有殷命則不特純佑而已惟是之故亦指秉德以下五句言受命就指天下言文王雖未得天下而得天下之基實始于此也末要見召公當匹休五臣以保命之意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胃丕單稱德

周公又說我文王既賴五臣輔佐以誕受殷命至武王

時號叔雖死閔天等四人尚存又能同心協力庶幾導迪武王膺受天祿其後遂與武王大奉上天之威命往伐有商凡殘暴虐民與我周為敵者都誅滅無遺此四臣者又以禍亂雖定而德澤未敷于是又竭力宣布用昭顯武王之德履肩于天下使天下之人涵濡教化者大盡稱頌武王的聖德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有一處不心悅誠服者此皆四臣開導之功也夫以文武之明聖膺創大業猶必賴賢臣以為之助况嗣守成業者而可無老成舊德以左右之乎

此言武王之興亦本于四臣之輔也與上三節平看

迪有祿是富有天下對受命言昭武王以下是化及天下對見胃言謂大業之成大化之洽皆本四臣有以輔之也迪字與迪見胃之迪一般謂啓迪武王之德使之格天而有天祿也與申勸二句意相應有祿當活看不必用伐商事實只言奄有四海玉食萬方之意後暨武王二句輕帶過以起下文之辭後字不必泥猶云及武王盡殺其敵之後而四人實輔以成化也昭武王與昭文王一般是輔其布德非輔其修德之謂惟胃就武王之德履肩斯民說丕單稱德就天下之民皆化其德說即四海永清萬姓悅服時事

也輔以有祿又輔以丕胃亦見四臣不以功成而退之意欲召公之匹休四臣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未位誕無我責收罔最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周公又告召公說今王業艱難勿沖在位我小子且朝夕憂懼就似浮大川的一般茫然不知津渡所在非一人所能獨濟也我自今以往須是與汝同心輔導共濟艱難使文武之業不至失墜然後可耳蓋嗣王冲幼雖已即位與未曾即位的一般正賴賢臣相與夾輔汝大

不可以此專責于我而遂求去也若欲辭而退不
勉力以助我之所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于民將使民
心尤怨無和氣以致祥太平不可聖子那在知的嗚呼
我將不得復聞其聲矣是今日之治且不可保况敢說
道進此能有感格而延天休于無窮乎然則公之必不
可去明矣

上言文武之得臣欲召公匹休之此又言成王之無
助而不可不匹休之意也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意
在若字上輔成王業意亦在予往上游大川與濟字
皆喻辭也小子同未在位見不能承王業之重申若

周書

卷九

十一

游大川句意誕無我責言當同心協力以輔成王而
不可專責之我申暨汝與其濟句意收國賜以下則
甚言求去之不可也收是收歛退托不及指承王業
言即同未在位意感格指天命言非四靈必至之謂
即首章永孚于休意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
君乃猷祿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又歎息而告召公說道我前言文武皆賴賢臣而
望汝以共濟此是懇切之言君宜鑒視于此不可忽也
蓋我周文武誕受天命開子孫萬世之業固有無窮的

休美然文王以五臣而布修和之澤武王以四臣而收
戡定之勳迹其精累締造也大是艱難夫得之既艱則
相與維持保守在我二人有不容辭其責者且大臣身
當重任能不以寵利為嫌不以潔已為高而委身事主
以安定國家乃見其識量之闊深若拘拘然只圖功成
身退潔身而去則器識便狹小了我今告君宜謀所以
自處寬裕之道務展布四體為國家長久之慮毋徒狹
隘求去為也蓋君德之成就係于賢臣之匡輔若汝迫
切求去則嗣王之德何由開明前人之光將至過佚放
我拳拳留汝者正不欲使後人迷惑而失道庶幾文武

周書

卷九

十一

艱難之業可以保守于無窮也君不勉為後人謀寧不
為文武大業計耶

此申結上文以留召公之詞與天壽平格節對看前
言前六臣而以天壽節結其意此言周五臣四臣而
以此節結其意各有照應茲字只指文王以下五節
言即文武資臣以為輔而予方資汝以共濟是也我
受命以下是述文武創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
助以明不可不監之意無疆惟休指受有殷命尚迪
有祿而言無疆對大字看無疆亦大也大惟艱者文
以五臣創造于前武以四臣經營于後父作子述君

主臣輔其積累締造甚不易也告君二句承上意說
言承此艱難之業當共圖克濟之功公之不可狹隘
求去也明矣故告君為寬裕之大計而勿為迫切之
歸心者正為後人計也君去則王既幼冲而我又難
獨濟必至迷惑失道而大業無與保矣我不欲後人
之至此故惓惓于君期以仰承王業為念而無以盈
滿之懼墜其心以輔成君德為圖而無以寵利之憂
嬰其慮也即前永念意我不以句只申已欲其寬裕
之意聽召公之去即是以後人迷也迷字與弗克經
歷過佚前光意相應

周書

卷之九

五十一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
夏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不承無彊之恤

周公又告召公說我昔與汝同受武王的顧命當時武
王敷布腹心將付託的言語盡以命汝使居三公之位
為下民的準則當時顧命的言語說道嗣王以幼冲在
位汝當精白一心勉力不怠以盡輔弼之道如農夫之
有耨當彼此相信推心相與不要退託如車之有馭并
力一心以乘載這天命使不至傾覆蓋今日天命文王
以德受之締造甚艱若後人不知保守必大有可憂者
惟當追念文王之舊德常恐失墜共承受此無窮之憂

可也武王命汝如此今汝委而去之使我獨當艱難之
任何以勉輔嗣王乘載天命乎

此述武王之顧命以感動之蓋顧命正為王業之艱
難發也敷乃心以悉命汝下文顧命便是作民極指
為三公言見委任之重曰以下正所以命之者明勗
二字串說貫至大命猶云精白一心以勉力于輔弼
之道也註如耕之有偶二句貼偶王在夏如車之有
馭二句貼乘茲大命二句平皆明勗之率蓋耕必有
偶乃能終畝汝之輔君必彼此相信心腹相與而無
有疑貳可也車必有馭乃能任重汝之輔君必并力

周書

卷之九

五十二

一心負荷天命而無有退托可也相信并力俱指召
公與成王說惟文王德二句串看承上說來言惟茲
大命文王以德受之固有無彊之休矣然天命無常
實有無彊之恤故惟念文考之舊德而當此無彊之
憂使不顯之德愈遠而益新誤受之命愈久而益固
也德指修和見冒說承字作當字看夫武王之顧命
如此召公縱忽于周公之言獨不念武王之言乎留
之之意益切至矣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百肆
念我天威

周公又說如今告汝以我之誠意汝勿視為尋常之言遂呼其官與名說我前言有殷嗣天滅威既墜厥命天威之可畏如此汝其敬慎不怠以我之言監視殷紂之喪亾大亂而大念我天威之可畏可也蓋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商紂只因崇信奸回播棄黎老無平格之臣所以墜失了天命若嗣君無賢臣輔導不能敬德則喪亂之禍又將移于我周此汝不可不留也

此總承上文而引起下文之詞蓋即在已之誠以感動之使之知所念而不敢求去也朕允句虛其汝以下正朕允所在其汝至天威作一氣讀以我所言如

周書

卷之九

七

先言天命之無常繼言商周之得臣與受命之當任顧命之當念皆是蓋周公所言雖多只是恐國無平格之臣如有殷之嗣天滅威而已故總謂之監于殷即永念天威之意也天威云者召公去則後人迷惑民心尤違喪亾之禍又將移于周至為可畏也敬字念字相照應大意言殷喪大否固由于國之無人而我之所言固以殷為監矣其汝敬以我之所言監視殷之喪亂知滅亾之禍起于無人而上天之威深為可畏于以念我周之天威惟恐蹈殷之覆轍可也能念天威則自不容于求去矣此正周公憂國忠誠所

發教曰朕允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周公又說我前勉留汝的言語豈是不足取信於人却如此諄諄告汝乎我之意只說周家王業之興文王以五臣武王以四臣今輔君贊成其業在我與汝二人同心共濟而已汝聞我言而契合于心也說今日王業文武固資五臣四臣而得之所以輔君而成之者全賴我二人我二人同心許國如此况天眷我周有方輿未艾

周書

卷之九

七

之勢就是我二人竭力圖報猶恐不能負荷汝若獨委之我則一人將何以勝之哉且汝今求去不過以盈滿難居欲避賢路耳若以此為懼當敬其輔君之德益加寅畏明揚才俊之人布列庶位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使他日賢才衆而治道隆當國家全盛之時汝欲推讓其位以事業付與後人我固不敢阻汝也今天休未答王業未成方以弗戡為懼豈汝求去之時乎此言天眷之當答蓋以天命留之也茲誥況說通上所言皆是予惟以下四句是推所以致誥之意而明其言之可信也襄我二人襄字重看即前固命與永

孚于休意謂王業之興文王以五臣武王以四臣而今日王業之成則惟我與汝而已見得任大貴重所當共濟之意汝有合哉是諒其必然之辭言汝同有許國之心者聞我之言而有合必將曰在時二人而不容諉也與篇首君已曰時我以下相應天休二句是周公之言天休滋至對受命有祿深一步看惟時二人不戡言同心竭力猶恐不足以負荷之決言召公必不可去也其汝上要補召公欲去只爲懼盈滿之意修德用賢平看惟德可以動天也能益自敬德而使平格可致乎天壽則盡其職于已而天休可矣

周書

卷之九

十一

矣惟賢可以事天也能明揚俊民而使賢才無異于商實則分其職于人而天休可答矣至是則王業以成天眷以固而國家臻于全盛者是在于此而推選其位以事業付後人誰復汝禁令則天休未答而王業未成也豈汝辭位之時乎其意重在今日不可去上不是示以可去之時也又與在我後嗣數句略相應

嗚呼篤恭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忘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又歎息說朝廷之上公卿百執事其人固多然同

心協力篤厚于輔君者惟是我與汝二人所以能保固天命興隆王業至于今日之休美也然却不宜以此自足我與汝當夙夜龜勉共成文王的功業不可少有倦怠成之何如蓋文王之功業固嘗顯于西土光于四方然使今海內尚有一夫之不服從即是功業未成處我二人當竭力以成之務使德澤不冒于斯民雖海隅日出之地人人都率從臣服我周家然後文王之功可以言成我二臣輔君之責庶幾無愧耳今未至是而君可以求去乎

周書

卷之九

十一

此言前功之當修蓋以民心留之也今日休以上且叙其已然之功我成成以下是勉其未至之續輔君指輔成王說今日休指民罔尤違說是我二人乃已然之詞言篤于輔君者惟我二人君則係受明德以誠和小民我則不迷勤教以誕保受民同心協力交修共濟用能至于今日之休美民心大順萬邦咸休有卷阿鳳凰之歌有鳧鷖既醉之雅也文王功指修和見冒而言不忘就周召說欲龜勉不忘以成之也即永念猷裕之意不冒三句正成文王功之實蓋今日之天下即文王之天下一民之有未化即文王功之有未成也我其共成文王功于不忘焉廣其修和

之澤以徧覆斯民溥其見胃之仁以甄陶一世使德
化無遠弗届民心無思不服雖海隅日出之地皆將
率從而無一人之尤違則不止于今日之休而能成
乎文王之功矣今未能至是不可以言去也海隅出
日是舉遠以包近不胃二字自爲一句看過節只在
民上說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閑于天越民

周公又留召公說我前誥汝者豈是不順于理却如此

反覆多言蓋大臣一身天命民心所係汝若求去則答

天命而安斯民者無人我只爲憂天命難于終保及所

民無所倚賴憂之深故其言之切如此公之去志宜茲

予留矣

此申上二節而結其意也多誥只指上兩節曰多者

謂前言已備而復有天民之說對若茲誥而言故謂

之多誥也予惟句正推所以多誥之意以見其言之

順理處憂天命申天休滋至說憂民申丕冒節蓋大

臣爲天命所係有乘大命之責一去則王業不成而

天休之滋至者將去我矣大臣爲民心所關有作民

極之責一去則前功不終而民心之困達者將離我

矣憂之之深故誥之之切如此我豈不順于理者哉

痛首以天民說起此以天民結之意相首尾
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
作敬用治

周公又歎息告召公說天命之去留係于民心之向背

汝是箇歷練老成的人惟汝能周知民情向順之故今

日民無尤怨固能善于始然思其終則民心難保處故

是可畏汝其祇順我所言自今以往益務敬慎以圖危

可也此時召公已留周公丁寧告戒之辭如此

此因召公之留而飭道之欲其治民以凝命于無窮

也民德指嚮順一邊初終皆指民德說民心至思而

神而聯屬人心以使之嚮順非老成諸練者不能知

故曰惟乃知亦罔不能字當善字看言民言尤違

固無不善其始矣然撫后虐警民心無常尤當忌其

終使嚮順于後者無異于今日可也茲字正指上二

句言祇若者聽順而無拂逆之謂敬用治者用此

以治民也言汝蒞太保之官居民極之地必高乃聽

以順吾言念其始復思其終顧長勤恤務使民罔元

違常如今日則信能行其所知而天命有終矣二句

一直說上以天民並言此獨言民者以天命本于民

心也猶首言邦永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之意曰

民德則迪知天威可知思民之終則思天命之終可知二者相須大臣為國家計大要不出此

卷之五

未章

書經傳義會編卷十

蔡仲之命

蔡仲乃蔡叔之子蔡叔罪放而卒成王以仲賢復封于蔡此篇所記是封蔡仲為諸侯詰命之詞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

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

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史臣將述周公命仲之詞乃先叙說初武王崩時成王

尚幼周公為天官冢宰統正百官當是時管叔蔡叔霍

叔三箇人監紂之子武庚于商之舊都乃以主少國疑

周書

卷之十

一

乘商人之不靖遂造作無根之言誘賤周公說他將不

利于孺子因相與倡為叛亂蓋非獨以危周公實欲動

搖王室也周公既奉命征討罪人斯得以管叔為首惡

乃明正其罪誅之于商之舊都蔡叔罪稍輕幽囚于中

國之外郭鄰地方只以車七乘隨之霍叔罪又輕但降

為庶人削奪其爵祿待他三年之後改過自新方纔齒

錄因其罪之大小定為刑之重輕皆天討所加不敢以

私恩廢公義也其後蔡叔之子蔡仲能常敬德始終謹

畏不敢放縱周公以其克蓋父愆乃擢用為卿士蔡叔

既沒周公以成王之命命他之國以續蔡叔之後焉蓋

惟賢是舉不以世類而弃命德之公也唯人義盡仁返如此

此史臣將述周公命仲之詞而先叙其始如此重克庸祇德句正見其所以得封之由也三叔罰有重輕因罪有大小觀致命字與字降字可見德即忠孝之德克庸是始終有常之意下文率德改行克慎厥猷是也卿士是周公之卿士命之王者以成王之命命之也蓋周公食邑王圻故得自命卿士若分茅胙土之事則周公不敢自專而必命之天子矣為卿士者擢用之也邦之祭者分封之也三年不齒以上是天命當刑者周公不以私恩而免見義之盡蔡仲以下是天命當封者周公不以世類而廢見仁之至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周公以王命呼蔡仲之名而告之說惟爾小子胡率德爾祖文王之德改易了爾父蔡叔之行能謹慎其所當行之道可謂賢矣有德皆天之所命故我今以爾為諸侯于東方不失茅土之傳爾今往就所封之國當敬之哉其恪謹侯庶常存率德改行之初心可也
此以下皆周公承王命仲之詞此節是叙其得封之

周書

卷十

二

由而後定之也德行猷三字俱以忠孝貫率改二字有工夫克慎緊承上句說無工夫盡止忠止孝文王之德也不忠不孝蔡叔之行也汝惟率德而改行則

是能慎其為子為臣之道矣總是上文克庸祇德一句意敬哉轉上二句講欲其常存率德改行之心而無失也此節為一篇綱領下數節分應此節看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遵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成王告蔡仲說爾父蔡叔以不忠不孝得罪于王室爾蔡仲庶幾掩蓋前人的罪愆惟思盡忠盡孝而已蓋凡

前人已行則後人之繼述猶易今爾父所為不善在爾無所因襲要超越前人之成迹都從自家身上做起必須勤勵自強不敢有一時懈怠用以垂法于爾後世子孫使都有所做可也然所以垂法處又不在他求只是率爾祖文王之常教不要似爾父蔡叔違背了君上之命則忠孝之道盡矣
此說與註中意不同然玩本文字而則此說為長後從時說

此申上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而言蓋叙其已然之善以明得封之由也首二句一連說愆即指不忠不孝而言爾乃以下皆蓋愆忠孝之事而末二句又申上

四句之意也。邁迹自身指忠孝說，以其超越乎往行。曰邁迹由吾身而創為之，曰自身總無所因襲而然之意。邁迹內自有作則將來意，不可以邁字作垂字看。克勤二句，雖分貼亦須串說。解本文以字可見，以忠孝日微而勤勵不息，正見自己奮發處而盡此道，以為後法。使後之為君子者，皆于我乎取則。正是超越舊跡處，所謂邁迹自身之實也。與創業垂統意一般。率祖二句，用可謂二字引下，言能如是則可謂率循文祖忠孝之常訓，而非若爾父之違王命而不忠不孝者矣。豈不足以蓋前人之愆哉。

卷之十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成王又告蔡仲說：皇天上帝于人無有私厚，只是有德的人克享天心，便佑輔他，使其長保爵位。若無德則天命去之矣。下民的心無有定向，只是有恩惠足以團結其心的，便懷服他，欲其長作民主。若無惠則民心離之矣。人之為善如敬天法祖親賢愛民，這等好事雖各不同，無一件不是當做的。若有一于此，皆能使天親民懷國家安寧，所以同歸于治。人之為惡如盤樂怠傲拒諫殃民，這等不好的事雖各不同，無一件當做的。若有一

於此皆能使天怒民怨，國家危亡，所以同歸于亂。夫人之向善，皆當善惡之從違，當審爾其可不戒哉。必也脩爾之德，以順天意，布爾之惠，以結人心，力于從善，勿以善小而為決于去惡，勿以惡小而為之。則侯職既盡而福祿可保矣。

此以下俱承敬哉而言。此節欲其察治亂之機，正敬哉之事也。蔡仲雖云侯國而亦有天民之責，故以是告之首四句，只言感應之理。如是下四句，則言其事。德就修已上言，惠就及人上言。善兼德惠而言，惡兼不德不惠而言。治者天親民懷之謂，亂則不親不懷。

卷之十

是也。不同者德與不德，其存諸己者非一端。惠與不惠，其施諸人者亦非一端也。善不同而同歸于天親，民懷之治正見無不可行之善。惡不同而同歸于天不親民不懷之亂，正見無可為之惡。戒哉者力于為善，決于去惡，以盡承天治民之道也。能戒則有善而無惡，有治而無亂矣。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困窮。成王又說爾蔡仲侯于東土，寔建國臨民之初，創業垂統責任甚重，其可不慎哉。若是兢兢業業，厲于初不敢怠忽，凡所行的事都思慮其終務為久遠可繼之道，則貽

謀既善必能和民人保社稷與國同休何困之有若不
能思其終凡事都輕率慢易只為目前苟且之計則貽
謀不滅終必至于困窮而已此在蔡仲立國之初所當
儆戒也

此欲其明謹始之道亦敬哉之事也慎初句虛講下
四句是推能謹之善與不謹之弊以見謹初之道不
外于思終也初是受封之初乃天命視以去留人心
視以向背而創業垂統也計皆定于此故不可不慎
然慎初之要惟在思終思字內有圖為意一時之建
立必思為悠久無疆之謀今日之修為必思為永世

卷十

七

無窮之計此思終而能慎初者也故終以不困不困
者如保其社稷和其人民之謂不思其終則不能謹
其初矣故終以困窮四句平看俱申首句意以天民
貫無妨但不必用德惠等字耳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成王又說爾為諸侯有當建的事功則勉力脩為不要
怠緩廢事有共事的鄰國則加意親睦不要輕易生變
尊而王室則盡蕃屏之責以防禦其外侮親而兄弟則
敦敦叙之恩與之同其休戚微而小民則發政施仁以
康濟他使人人都安生樂業無有失所這五件事乃侯

職之所當盡者也

此欲其盡侯職亦敬哉之事也五句平說以字不必
滯懋乃攸績是勤以勵已睦乃四鄰是和以交鄰蕃
王室是忠以事君和兄弟是恩以睦族康濟小民是
仁以撫下總是侯職之當然也績況指功業上說康
濟就安養說○五者雖忠之事而孝實在此蓋叔違
王命是不能懋績也以武庚叛是不能睦鄰也欲傾
社稷是不能蕃王室也與管霍流言是不能和兄弟
也構禍以危天下是不能濟小民也仲能盡此庶忠
孝兩無所歉矣

卷十

七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瞻罔以側言改厥度則
予一人汝嘉

成王又告蔡仲說天下有箇大中至正的道理爾之行
事但當率循此自然之中奉以周旋不使有大過不及
可也率中何如先王本有成憲乃已然之中不可易也
爾當兢兢遵守不要妄作聰明紊亂了先王的舊章立
身自有法度乃本然之中不可改也爾當審于聽覽不
要惑于偏言邪說改變了自家所守的常度內不徇己
以妄作外不徇人以偏聽則喜怒哀惡自然得中而侯
職無不脩矣予一人豈不干汝而嘉美之乎

此欲其守中道亦敬哉之事也蔡仲之善全在能盡
前愆遺迹自身上恐其矯枉過正專務紛更而違乎
理故以率自中告之中者吾心無過不及之理所以
立聰明之矩協視聽之則者率者奉以周旋而無所
違越之謂此句虛下三句正率中之實也先王之舊
章是聰明所運自有成法乃中之已然者無作聰明
則內不變于己之私智而先王之成法不亂所以率
乎已然之中也吾身之法度是視聽所接自有定理
乃中之未然者詳于視聽則外不變于人之私言而
吾身之法度不改所以率乎未然之中也工夫全在
無作字詳字上汝亦承上二邊說嘉其能盡中道也
有不汝瑕珍意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又歎息呼蔡仲之名說小子胡汝往之謂當川心
去經理國事圖所以蓋前人之愆垂後人之憲者不可
荒廢棄墜了朕所告戒之命也
汝往哉者飭遣之辭無荒棄者警成之辭朕命指上
四節如修德施惠謹始慮終蓋當然之職率自然之
中皆是欲其率德慎猷之心不替于初而克勤垂憲
之美益言下後以保有東上之封也

多方
成王時奄國與淮夷再畔成王親征滅之歸于京師作
此以告管蔡霍殿四國及天下因篇中有多方二字故
取以名篇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夏五月丁亥日王親征滅了奄國自
奄國班師歸來至于鎬京諸侯皆來朝會周公乃傳王
命告諭他故史臣先叙其事
此史臣叙多方之所由作也成王祀洛之明年周公
既告多上矣又明年商奄之遷徙未盡者復與徐戎

叛成王滅之以歸遂作多方以誥天下則是書作于
多士明年之五月也即政是歸周發政時不指在洛
宗周斷主鎬京言來自奄者自征奄歸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
降爾命爾罔不知
周公傳成王之命說猷告爾管蔡霍殿四國之民并多
方百姓知道惟爾殷侯尹正管理的民反叛不常助奄
為亂今奄國既滅凡從逆者皆王法所必誅我惟不忍
殺戮大降恩赦宥爾衆人之命爾等宜盡知感德勿生
二心也

四國指管蔡霍終多方汎指天下是摠呼以告之
侯尹民從四國中摘出而言是專呼以告之而合指
殷民所滅止于商奄而不及殷民是大降命也蓋示
以宥罪之恩以啓其聽命之心耳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宥念于祀
成王詭爾殷民亦知商奄之所以亡乎奄圖之人大逞
私意要圖謀上天之命肆行叛亂自取誅滅不肯永遠
敬念安分守法以保有其祭祀至于今宗社不血食矣
爾曾不以此爲鑒而欲蹈其覆轍乎

此言商奄之所以亡以見天命之不可妄干也一篇
周書
卷之十

中皆此意故曰多方綱領圖度正與敬念相反圖度
是妄干之私意敬念則知保命之有道乃昭受之公
也自底滅亡意點在圖帝命下以圖度而亡其宗祀
是不能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也上節是示之以恩
而發其良心此節是惕之以禍而破其邪心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
克終曰桀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成王又說天心仁愛人君雖甚無道尚欲扶持而全安
之在昔夏桀有罪上帝乃降示災異以譴告規正他使
其恐懼脩省夏桀全然不知敬畏反大肆逸豫以爲樂

雖一句愛民的說語也純口不違况望其有愛民之實
政乎然上帝猶未忍遽絕之也蓋桀雖終逸其日用之
靡未必無一念之明這便是上帝開導啓迪他處使能
勉強擴充天意尚可回也桀乃大肆意于淫亂昏迷靡
終日之間也不能少勉于上帝之所啓迪况望其惟日
孜孜動循天理而不違乎桀之殃民逆天如此是以上
帝震怒天命去之乃爾殷民之所嘗聞者也知桀之亡
則知紂之所以亡矣殷民豈可再三不靖以妄干天命
乎

此下四節言夏之所以失天命無非示天命之不可
妄干也惟帝降格句作一頭正欲其恐懼脩省以盡
承天治民之道耳下以天民分看有夏誕二句是言
其虐民蓋人或不能行而能行者桀且不肯出愛
民之言况行之爲實政乎乃大淫昏二句是言其慢
天蓋人或不能暫而不能久者桀且不能終日勉于
天理况能久而不違乎乃爾攸聞總承說欲其監夏
之凶而知紂之凶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聞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
子內亂不克靈承于族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
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劓夏邑

成于又說天命在民祈天之道愛民而已夏桀情誣上天圖謀猜度上帝之命謂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未必喪亾以此不能開下民衣食之源却乃橫征暴斂絕其生理乃猶大降威虐于民嚴刑峻罰以增亂于有夏之國夏桀之慢天虐民如此究其所因實始于內變妹喜盪惑其心敗亂其家故不能力行仁政善承衆庶然不惟內惑女寵又且外任小人不能大進用賢人而恭敬之使洪施寬裕之澤於民亦惟有夏之民內有貪叨培勉忿憤酷虐的日加敬信恣其所為以戕害于夏邑故民不堪命而國隨以亾也

周書

卷之十

十一

此承上節而極言桀之惡也厥圖命句承慢天說不克開二句承虐民說言桀非特不能順天而已又且以矯誣之辭圖上天之命其淫昏之極何如也非特不能愛民而已抑且暴斂以遏絕斯民嚴刑以增亂其國其誕逸之甚何如也揔作一頭下分兩項看言桀之惡如此固因惑于內嬖而致然亦由任用小人以成其惡也不克開以征歛言降罰以刑罰言不克盡承貼不克開句蓋絕民所依是不能善承其欲而與之聚也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作一句看貼降罰崇亂說蓋縱肆威虐是不能恭敬以寬裕其民也

下叨字亦貼不克開句看橫字亦貼降罰崇亂看天惟時求民玉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成王又說天厭夏桀之無道不可為民主矣于是監于萬方要為天下求一箇有德的人與民做主乃眷顧有餘大降那顯明休美之命于一德之成湯使他為民之主致刑罰以殄滅有夏之國是可見為民擇君以治易亂此天命之至公非圖度冀幸之可得也

周書

卷之十

十一

此承上而言桀之亾也不重與湯上惟時玩註則當況說桀殘虐不可為民主意補在此句下顯休命是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命以其明白正大而非圖謀之私故曰顯也刑殄句重看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成王又說惟上天不與夏桀既亾其身又亾其國降罰如是之大者只因他昏迷無道屏弃賢能爾多方雖有賢人君子可以輔君安民的都不能推心久任使之長享祿位其所恭敬的多士都不是賢人君子只是貪叨酷暴的人同惡相濟大不能明達治理以保安享有國家之民乃相與嚴刑重斂以虐害其民使民無所措其

手足至于士農工商之類凡百所為都有妨礙無一餘生路可開通者政亂民窮如此所以自速其亡也

此申上三節之意而言桀之所以亡也不界純承上

刑殄看言天既喪其身又亡其國不與之者大也此

下正原其所以不與之者山桀不用君子而專用小

人也蓋多方義民可以福民保國者桀不能用之而

使永于多享固足以取滅亡矣况所敬之多士皆不

義之民同惡相濟靈國害民寧不速其亡耶永于多

享是久于祿位之意明保享對胥虐句看一正一反

之辭明保享者明以保安之明以奉承之即靈承于

旅之意虐者嚴刑重斂所謂政暴也百為大不克關

則力本者既不獲盡逐末者又不得通民事所在無

一能達所謂民窮也此舉桀多士之喪夏以傲殷侯

尹民之喪殷也

乃惟成湯克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成王又說桀既自速其亡不可以為民主矣乃惟成湯

一德格天足以當爾多方之所簡擇是以天命歸之人

心戴之因以代夏桀為生民主蓋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非有私也

此下四節言商之所以受天命無非示天命之不可

妄于也惟字克字重看見民非有心于湯惟湯德為能善之耳民擇湯而歸意須先提起以字要見順民心意非與字之謂也此言湯應人心以君天下也

成王又說成湯之得人心者以其盡君道耳蓋人君之

守位以仁仁者君道之所依不可一日無者也成湯能

懋昭大德克克克仁謹慎其君道之所依者以倡率勸

勉其民文其民都心悅誠服以成湯為法則用能以仁

道勸勉于下而成不式見德之治也君仁莫不仁感應

之理固如此

此言湯盡君道以化天下也厥麗指仁言麗云者人

君所以守位者在民而所恃以悅民心者在仁是仁

者君所依賴而不可一日無者也慎麗竊下文明德

慎罰意如懋昭顧誤存之而為仁之本子惠困窮數

之而為仁之政是也乃勸就在慎麗上見率先倡導

之機不出于仁之外也刑用勸亦點歸德外法意兼

商邑用協四方不式講湯帥天下以仁而民無不化

如此此可以見其垂統之善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成王又說成湯能盡君道以貽謀垂統故自成湯以至

于帝乙中間賢聖之君不止一人皆能遵守家法知德乃天命所在則務昭明之不使昏昧刑罰乃民命所關則務謹慎之不敢輕忽都與成湯一轍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使翕然向化而成長治久安之盛也蓋明德則能使人親法而樂于為善慎罰則能使人畏服而不敢為惡所謂厥民刑用勸者亦與成湯之時無異矣

上言商之先王以仁制之此言商之後王以仁守之見其世傳家法積累維持之遠也至于二字通指成湯以後賢君而言明德就修已上說本諸身者莫非仁也慎罰就治民上說達諸政者莫非仁也對上慎

卷之十

十六

厥麗句看亦克用勸者知所愛慕而勸于用德知所畏服而勸于遠罪也對上刑用勸看還重民化一邊

說

要囚珍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蓋明德之勸民人皆知之而慎罰之為勸人未必知也故成王又特明之說商家先王于緊要的囚犯尤加敬謹其中有罪惡多端決不可宥的必誅戮之不敢輕縱所以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百姓都能用以為勸而不敢為惡有無罪認誤情可矜憐的常開釋之不致虧枉所以赦一人而千萬人悅百姓都能用以為勸而勉于為

善蓋刑不當則良民有懼心赦不當則奸民有幸心二者皆得其平乃為慎罰之仁也

此承上節謹罰而言亦以德用刑之意要囚是犯罪之大者舉大以包小也情法不可宥者曰多罪過誤入刑者曰無辜珍戮以寓懲罰之意仁行于辟之中也刑一人而千萬人懼故民用勸而弃咎焉開釋以全哀矜之心仁行于宥之中也宥一人而千萬人悅故民用勸而康又焉珍戮開釋正能謹處所謂依于仁也民用勸所謂化于仁也用罰足以化民如此而况于明德乎

卷之十

十七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成王又說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以致天下治安如此其久今至于爾君不能明德慎罰以謹厥麗至不能以此全盛之天下坐享天命忽焉至于滅亡不亦深可憫哉夫此一多方也湯不階尺土一夫之力而與也勃焉紂承祖宗累世之業而亾也忽焉仁則勉不仁則亾豈人之所能為哉故民反側之心亦可以少息矣此節對上四節看言先王以仁而保天命固以全盛之多方遺之後人矣今紂以不仁失之而不能以此多方安享天命誠可憫也弗克內有不能明德慎罰

以謹厥履意民心離則天命去故不能享天之命也亦見得不可妄于之意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周公又歎息而傳成王之命說誥告爾多方刑於有夏桀既亡矣非是上天有心去夏弗克多享紂既亡矣亦非是上天有心去殷也只是夏桀商紂暴亂無道自絕于天以取滅亡故商天亦何常私之有

此承上起下之詞蓋上既歷陳夏商之亡故此更端言夏商所以亡者皆非天有心以去之也以引起下文桀紂自取之意自此至尹爾多方俱示天命之不可妄于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辭成王說乃惟爾君商紂倚恃爾多方之富庶全盛不知戒懼大肆淫佚以私意圖度天命說道我生不有命在天其瓊屑的言語不一而足都是飾非拒諫之詞商安得而不亡乎

此下三節承非天庸釋而言雖以桀紂並言而意實重紂上此節言紂之自取其亡也大淫圖天三句一氣說下有辭如謂已有天命之類瓊屑者不一而足也言紂以多方之富為可恃遂大肆淫佚以圖帝命

而肆為矯誣之辭此天所以喪亡之耳豈有心于去桀乎

乃惟有夏國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成王又說乃惟夏桀凡所圖謀國政者都是無道的事安其危利其災不能聚焦聚善以享其國乃聚集眾惡以亡其國所以上天降是喪亂使有商代之而有天下也

此言桀之自取其亡也不集于享者凡所為皆違亡之道而非保命之事所圖事有不一故曰集也間之者代之而有天下也桀之政集于亡故天因以亡之耳豈有心于去夏乎

乃惟爾辟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綱烝天惟降時喪成王又說殷之自取其亡不特見于大淫圖天命也乃惟爾商後王紂不能居安思危却以安逸之事為逸淫滔無度凡所圖惟國政者却是穢惡怠惰不清潔不長進的事所以上天降是喪亂于有商而使我周代之焉

此復言紂之自取其亡也逸厥逸者君位本安逸而復以荒逸居之也不綱烝承此句看惟其縱逸所以穢惡而怠惰也紂之政如此此天所以亡之耳又豈有心于去殷乎以上三節只反覆言夏殷之亡非天

有心之慮或以上一節為慢天下二節為虐民非本旨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延作民主罔可念聽

成王又說惟通明之人其資質雖美苟自恃其通明而不加省念則必意蔽塞反做了昏愚的人若昏愚之人其資質雖陋苟自吐其昏愚而能加思念奮發則氣質變化便做了通明的人一念之差雖未達至于狂若積漸放肆不至于狂不已一念之善雖未達至于聖若積漸擴充不至于聖不已聖狂之機係于一念轉移之間

周書

卷之十

十一

如此紂雖昏愚也有可以遷善改過之理故天心仁愛未忍遽絕之猶徘徊五年之久以須待寬假湯之子孫冀其改圖大為生民之主然紂終不覺悟穢惡日甚凡所言動都是淫穢暴虐的事無一善行可念無一善言可聽此天所以棄絕之而至于亡也

此中言紂之惡自絕于天亦是天非有心去之之意乃承上起下之辭也惟聖言其通明惟狂言其昏愚就資質上說罔念則恃其聖而不知自修故漸流于狂克念則耻其狂而不肯自棄故漸進于聖轉移之機存乎一念而已此二句是汎言其理以引下文意

言紂雖狂亦有作聖之理故天待以五年之久而冀其克念作聖以為民主紂乃稔惡不悛終無可念可聽者于是天之降罰不容已也天未遽絕于紂而紂自絕于天如此執謂天果有心于去殷乎念聽二字就天說與上念字不同

天惟求爾多方大勅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成王又說紂之穢德既無可念聽則上天之望絕矣于是求民主于爾四方之人大警動以災異譴告之使知商家之必亡以開發其可受眷顧之命者惟爾四方之人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而為民主此所以歸于我

周書

卷之十

十一

周也夫天以民主望于紂固非有心于去紂而今以民主求之多方亦豈有心于與周乎

此承上罔可念聽而言紂既不能為民之主故天求民主于多方也大勅以威二句正求爾多方之實大示亡商之威正以開示受命之符故曰開厥顧天見得天非有心于去殷亦非有心于與周總是言天命之公也此節專為起下而發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與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成王又說上天因紂無道乃眷求有德之人而天下無

足以當之者惟我周文王武王仁心愛民所欲與聚所
惡勿施善能承順衆庶于凡發政施仁用德的事權負
荷克堪可以爲上帝百神之主上天乃眷顧我文武除
誘其衷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使我文武
之德業日盛用臻于休美不惟可以靈承一方而且可
以丕冒海隅于是前禘付畀以商家之命代爲天子以
尹正爾四方之諸侯也夫天命未定之時孰無一能當
天之眷者今天命既歸我周而定于一矣猶洵洵不壞
欲何爲哉

此承上言文武備君德而應天眷蓋示以天命之既

定而警服殷民之心也

惟我周王惟字重看承上言

民主之責天既望之紂而紂不能改求之多方而衆
方不能堪故惟我周王爲能當之也靈承二句一直
說下句本上句來善承其衆即是能勝其德也善承
者體悉民情順從民志如省刑罰而生之不傷薄賦
欲而厚之不困皆是以其規畫有方施爲有序故曰
善也德就仁民上說觀用字可見蓋用以安民之德
也克堪者凡發政施仁愛民濟物之事皆能負荷而
力行之也與神天只是可爲民主之意曰神天并互
見之詞耳式教用休所以大成其德也休就德上說

是啓其思翼其行而使益昌大休明之意雖是天與
之亦見得不輕與必成就其德而後畀之正與五年
須暇句對看尹爾多方則是爲神天之主矣尹字有
正人不正之意言我周之得天如此則天命既定于
一矣何爲反側不靜乎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成王又說我今何敢喋喋多言以告女只是要大降恩
赦寬宥爾四國的民命使安靜以保全其生耳蓋示以
宥過之恩而望其遷善之實也

上既詳示天命之公以警服之矣此復申前大降爾

命之言以感動之也多誥如夏商之與我周之受

命皆是下句正言所以多誥之意言我惟不忍爾殺

大宥爾命所以多誥也汝可忘宥罪之恩而不務于
遷善之實乎先此以起下文責之之意

爾曷不悅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來介又我周王享天之
命今爾尚宅爾宅敗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蓄疑畏忌所以反側動搖而不
安爾何不消除詐之心平怨望之意以誠信寬裕之意
安集于爾多方乎天命簡畀歸于我周已久爾何不來
輔介助以保又我周家而安享上天之定命乎且爾等

叛亂不知天命若據法定罪當滿爾宅舍以爾田產我
今都寬宥下爾還得住爾宅舍耕爾田業恩德可謂至
厚矣爾等何不洗心滌慮順我王室以廣上天之新命
而延福祚于無窮乎這是責殷民以所當為之事

此節分三段看皆示其所當為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就未然說以天命為主俱以無反側動搖意貫殷民
之不靖正是心之諂詐謀之迫促而不能忱裕處故
首以忱裕責之忱者誠信以相與而無反側詐妄之
私裕者寬弘以自居而無怨望不平之意皆所以安
于天命也夾輔如之屏之翰意介助如臣服奔走意

又者保乂之也享天之命者民心安則天命固也宅
爾宅二句雖言罰輕恩厚亦只起下之詞惠字比夾
介尤深是協和大順不應僕志之謂熙則天命益廣
不特享之而已惠王即是熙天之命蓋民心所存即
天命所在一民未順則天命狹矣今殷民皆順我王
室則四方無虞百姓太和所以廣天之命乎首段
就殷民身上說欲其安天命次段就君身上說欲其
輔君享天命末段就王室上說欲其順以廣天命三
局不字要發明蓋以善之當為者而責其何不如此
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川播天
命爾乃自作不典國忱于正

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所行的事屢屢不肯安靜自取
誅滅爾等之心將未知所以自愛其身乎爾紂無違天
之所廢爾等乃妄說興復不能大安於天命乎我周有
道天之所興爾等乃輕屑播棄其天命而不信乎且爾
等反覆叛亂自作不法之事乃正人之所深惡者乃猶
以恢復為義圖見信于正人乎這是責殷民以不當為
之事

此節分四段看蓋戒其所不可為而責其遷善之實
也固是已然之事而實警其將來之詞言人孰不自
愛其身也爾乃屢蹈不靖自取亡滅而不知所以自
愛耶天命之去爾已久理所當安爾乃觀觀妄于大
不安天命耶天命之歸周已定理所當遵爾乃悖逆
悖戾輕棄天命而不顧耶非法之事正人所鄙爾乃
自作不典欲圖信于正人以爾志在興復為義之當
然耶內則禍已上則違天外則作人誠不可不追咎
于既往而儆戒于將來也四爾乃字重有圖忱于正
乃殷人不靖之根本處故指其立心而深所責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威要囚之至于再至十二乃

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成王又說爾四國之民反側不服我不忍盡行誅殺只是用好言語教告爾等只是誅討首惡的人蓋自武庚作叛以來至于今日訓告之命開宥之恩已至再至三了若自今以徂爾等有不能聽用我寬宥之命還阻于叛亂反覆不已我當大用刑罰誅戮爾等前日之恩不可望矣這非是我周家秉持君德不肯安靜好為此嚴刑乃是爾等自為凶逆的事以速其罪耳

周書

卷之十

廿六

時字重看言惟此二端更不誅戮正應降命之意因正是戰懼他處謂拘囚之而不殺也至再至三是懇惻切至不一而足之謂如東征有誥多士有書以及多方之訓是教告之再三也東征勳師天罰敬致以至伐奄之舉此戰要囚之再三也是我之降爾命可謂至矣乃不用我命而叛亂反復不能勉其所當為而成其不可為則爾其容已乎末二句緊帶罰殛句而言自速辜則無復降宥之理矣蓋警懼之之意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般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刑

成王歎息說辭告諭爾四方多士及般之多士昔爾殷民遷徙洛邑之時我曾設官以監治之今爾等奔走勦勞臣服于我所命監治之官非是一朝一夕已五年于茲矣人情久則相孚事變久則自定乃猶叛亂反側何也

此摠呼多士實重般士一途有方多士不過帶說般士是有位于商而今無位于周者臣非必列職但奔走臣服便是曰五祀者見其臣服之久情宜孚而勢宜定不可復反側動搖也

周書

卷之十

廿七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成王又專告般家職官說越惟爾般士受官職于洛邑長治遷民的有若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與我所命監治之官一般委任爾等宜相體悉無或反側偷惰不能事事務要竭力盡職以化導般民庶無負我告教之意也此專告授職于洛者胥伯多正乃周所設三等官要見臣我監已久之意臬指化民之事而言所以長治遷民使無反側動搖者也與教民由在位同意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勤乃事

成王說所謂罔不克臬者何如身之主在心凡心不安
靜者其身不和順是不和由于自作耳爾殷多士務省
察克治和其心以和其身使言動起居各協其宜而身
無不和可也家之本在身身不和則家不和睦是不
睦乃爾殷之耳爾殷多士務歡忻浹洽和其身以和其
家使長幼尊卑各盡其道而家無不和可也若身既和
順家必和睦便是身修家齊大本正下由是爾新邑之
人都觀感興起惓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而
百姓昭明矣如此則又安順治無有攜貳悖亂之習乃
為勤于化民之事而不負其任職也可不勉哉

廟書

卷之二

廿一

此承上周不克臬而言蓋和身睦家以化民之事也
自作二句以身言而本于心爾室二句以家言而本
於身安靜和順正般民所不足者故欲其端本善則
以倡率之也克明內憂見安靜和順無反側動搖意
事字與上臬字一般末句不可作效說觀註始為不
負其職句可見兩惟和即修身齊家克明則國治矣
通節重克明句上

爾尚不思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罔于乃邑謀介
成王又說般之頑民其叛亂之凶德雖是可畏爾多士
庶幾寬綽其心不具忌他的凶德至于臨民之際亦須

以穆穆和敬之容端處爾位使他都瞻仰觀法潛消其
悍逆悖戾之氣又要能簡閱于爾邑之中用其賢人看
子以圖他輔助則般之頑民將益感慕奮發革心嚮化
矣尚何凶德之可畏哉

此承上節而言蓋正已用人亦化民之事也首句乃
承上起下之詞作未然看言頑民凶德誠可畏矣然
以上文所謂和身睦家克明爾邑者觀之則知感化
之本在乎爾之身心爾庶幾不以其難化而畏忌之
務盡乎化之之道可也亦則二句正所以化之者穆
穆在位是本其身心之和順而著之為臨御之儀容
也與上和身睦家一層事但就臨民處說賢是能修
身齊家者助是助其化民也正已則民有所觀法用
人則民有所感慕頑者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
亦則以三字承上文當玩上節是勸勉之以化民此
節是誘掖之以化民

廟書

卷之二

廿一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吹爾田天惟界矜爾我有周惟其
大介春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成王又說爾殷多士若能聽我所告教的言語和身睦
家以勸乃事正已用人以化頑民自是居于洛邑庶幾
永遠保有家業得以竭力耕治爾之田土這等樣安生

樂業爲善之人上天亦將與之於憫爾錫以平康之福不使陷于罪戾我周家亦將佑助魯子于爾厚爵賞啓迪簡拔在朝廷之上若庶幾勉爾之職事竭力以又我周家雖進而任事于公卿大臣之列不難至矣

此承上三節而勸之以休使之有所慕也先以和身

睦家正已用人意從起分三段看似是前期之詞永力咬爾田是保業之休也身是得天之休也大介賚以下是得君之休也田指胥伯正之祿田而言介若佑輔之意賚者錫予之意迺簡王廷是由洛邑之胥伯正而入爲王朝之官大條則居卿相之列不但

周書

卷之十

十一

在王廷而已二句總是大介賚處尚爾事亦指和身

睦家正已用人而言此句意輕只帶起下文耳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勤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逸爾土

成王告諭將終又歎息說有般多士爾若不能互相勸

勉信我所命和身睦家正已用人的言語是不能盡職以奉上矣爾既不能奉上則凡洛邑之民也都做姦說在上的人不必承奉不肯信爾之言矣已則不忠于君而欲下之忠于己其可得乎且爾等不能盡職奉上只

是放逸偷安只是頗僻不正以致大違了君上之命是爾般多士自取天之威懲害于身我實奉天威以行罰使爾父母兄弟妻子播遷蕩析爾遠備之鄉土罪歸欲安爾居力爾田豈可得哉這是以刑罰警懼般民之意

此對上節而言之以威使之有所畏也我命是和身

睦家正已用人之命不克享至遠王命俱就不克勤忱見之言爾惟不能勤勉而信我之命則是無享上之誠而民皆化之不惟無以致克明之治且益以成其凶德之習矣是爾放逸頗僻而大違我命也探天之威即昇於之反致天之罰即介賚之反離逸爾土即力咬爾田之反與上節對看

王曰我不惟多諾我惟祇告爾命

成王又說我豈是要如此多言反覆告諭不能自己只是敬告爾以勸勉之命使爾和身睦家以盡職正已用人以化民勉乎休而遠乎威如是而已自是之外無他言也

此諾告將終而申示以致諾之意多諾只指告爾有方多士以下而言以前既示以天命之公責以遠善之實而復有克泉以下等語故曰多諾也命指上四

節而言玩註而已二字正見不多語蓋辭雖繁而精則要見其常念聽也○一說命即天命蓋殷民反側皆由不知天命妄觀興復所以深杜其亂萌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狀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又傳上命告多方說爾前日叛亂之罪都已降宥如今與爾更始正宜改過遷善之身爾若不能和身睦家正已用人而猶狃于叛亂反覆之舊謀便是爾自取誅滅到那時節莫以我為殘忍而有所怨尤蓋嚴其詞以警勸之也

周幣

卷十

三十一

之初時字指今日說言商奄之事往矣今日我有多方之誥正爾改過自新之一初也不克敬二句言不能慎初之害敬和不平重和字上指和身睦家正已用人說爾指較多士註中民字不必泥曰無我怨則自取誅戮之意在其中矣蓋啓其善而禁其惡也

立政

成王初政周公告以圖治任賢而任賢必先慎擇大臣大臣既賢則所舉皆得其人而政無不立矣史臣記其語遂以立政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爾天子王矣用戒戒于王曰王左

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周公將率羣臣以戒王而先告之誅王雖幼冲今已嗣

天位而為天下王矣凡我諸臣當拜手稽首致敬而告

以君道之大可也羣臣因周公之贊乃同辭以告于王

說人君治天下固無所不謹而用人一事尤當謹之大

者王左右之臣有牧民的常伯任事的常任守法的準

人這三樣官是大臣之長王之尊臣也又有掌服器的

綴衣執射御的虎賁這兩樣官是近臣之長王之親臣

也一則官居密勿一則職列近侍皆任用之所當謹者

于是周公又歎息誅美哉這幾樣官大臣位望隆重為

天子之股肱近臣職任親密為天子之心膺豈不美哉

然大臣乃天下之治亂所關近臣乃君心之邪正所係

皆當慎選賢不以充其任勿以小人參之而後治道可

成也但為君的每視為常員狎為近習而不知加意若

能以不得人為憂而簡任于始保全于終使朝廷之上

人稱其職任當其才者不亦鮮哉周公將詳告成王以

任賢圖治之道故先警之如此

此周公率屬告君而欲其謹于用人也首二句是周

公同在王前贊引羣臣發言之詞嗣天子王言其為

天子之子為天下之王見其任大責重之意告于王會

用人意拜稽所以盡敬君之禮告嗣天子王將以陳
任人之說兼已與羣臣在內用咸戒至虎賁是羣臣
承公之意而進言者周公曰以下是公因羣臣之言
而申其意也蓋言居用人羣臣素已受命于公者故
公言而羣臣即繼之羣臣之言亦竟而公即發
明之也一人之口也左右二字活貫至竟言不
可謂在左右但云王左右之尊臣有常伯常任準
人焉王左右之親臣有綴衣虎賁焉王于任用之閒
不可不加之意也然羣臣之言引而不發而所以當
謹之意尚有待于周公未可太露註三事之外句不

周書

卷之十

三五

可遺蓋通篇獨重三事故也休茲各兼二意言不惟
經綸國家之有賴而亦岸僚賢否之所關不惟涵養
君德之有資而亦羣僕邪正之所係尊親之職不同
而同為官之美者也但人君用人尊者易疎親者易
狎求其始以倖進為憂而知之極其明終以易退為
憂而任之極其專者不過僅見于禹湯再見于文武
而已可多得哉知恤須兼知明任專意鮮哉通古今
之君言諫不多見也未點出成王當謹意蓋能知其
美而致其憂則任自無不謹矣
言之人地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額俊尊上帝則知忱恂于

九德之行乃敢生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
乃牧宅乃準茲維后矣謀而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
宅無義民

周公告成王說在古之人能進行知恤之近以不得人
為憂者惟有夏之君大禹為然當其時地平天成萬邦
作又王室固已強盛矣然其心猶不敢自滿當念人君
當尊敬者惟是上天然上天無言而以其事付之于君
君不能獨理而以其事分之于臣若不得其人則天工
曠矣乃多方招延賢俊之士布列庶位與他共治天事
以為尊事上天之實然非但其君能以求賢為心當時

周書

卷之十

三五

為大臣的亦都以薦賢為急凡羣臣有九德之行養既
深知而誠信之實見得某人有某德可取某德有某事
可徵乃進而納誨于其君拜手稽首仰呼而告之說古
君欲稱為君之實當盡用賢之道凡此九德的人有可
為常任的使他居常任之官以任事有可為常伯的使
他居常伯之官以牧民有可為準人的使他居準人之
官以守法如此則事無不治民無不安法無不平而為
君之道盡矣若不能深知篤信只就人的模樣而度量
其中之所存便以為大順于德而信用之使居三等之
任則此三宅的官豈復有賢人君子可稱此任者乎既

不能任賢立政則亦不可以為人君矣立政者尚鑒之

此說謂謀而以下皆夏臣告君之詞亦通

此言禹之能知恤也迪字正指知恤也惟夏提起

乃有室以下正見其盡道處大競就已得天下時言

如執玉帛者萬國供貢賦者九州是也額字是旁招

簡拔之謂兼知明任專意上帝者子天民理天事

守天法也大競處就含天眷已隆之意方與尊帝相

應迪知至惟后矣承額後尊帝來即其臣之能薦賢

見其君之能用賢也九德即上俊字迪知忱恂知之

至信之篤之謂夏之大臣身有是九德之行故能以

德契德如此也乃敢字重看有自信不苟之意言既

知之明而後敢薦也后矣是尊其名見其有代天子

民任事奉法之責不可不盡君道之意宅字含任專

意講謂使得安其位而行其志也喚起尊上帝意俱

本九德之人來言以此九德之人使宅常事之官以

理天事宅常牧之官以子天民宅準人之官以守天

法則事無不治民無不安法無不平事天之道盡人

君之職舉信能稱其實而無負于其名矣故曰如此

而後可以為君此正應顧後尊帝說謀而以下是用

公反言以足上意謀而是不不能迪知忱恂三宅無義

民則無尊帝之實而有愧于為君矣觀夏臣之為薦

賢不苟則其君之知恤可知然則盡此道者信無過

于有夏矣

祭德惟乃弗作性任是惟暴德罔後

周公又說大禹以任賢立政而造有夏之業使其子孫

能世世守之雖至今猶存可也奈何桀為無道逞其惡

德失用人之本不肯做往昔先王任用三宅的好事其

所任用的都是暴亂凶德助他為虐之人是以天命去

人心離不能保大競之業至于喪亡而無後也

此言桀以不能知恤而亡也德字提起性任指額後

尊帝說德者用人之本桀既惡德故不能如先王之

任賢而惟暴德之人是用所謂叨憤日飲也罔後另

為一句看喪亡無後則大競之業不可保矣此欲嗣

王監于有夏也

亦越成湯陟丕庸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

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

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周公又說自古知恤之君不獨夏禹為然亦越商之成

湯自諸侯升為天子時知道典禮命討皆為天之所命

從而大治治數之庸之彰之用之件件都修飭振

使上帝之命赫然昭著于天下又以一人不能獨治乃
博求賢哲與之共理所用為三宅之官都能稱是位而
無有虛曠職事之所稱為三俊之才都誠有是德而無
有名過其實的知之既極其如此然不徒用之而已
又心裏嚴敬思惟他雖一話一言皆法念而不忽所行
之事又大以為法式凡一政一事必依從而不得所以
當時三宅之人見居于位的都得以效其職三俊之人
儲養待用的都得以著其才實能用此三宅三俊任之
又極其專如此是以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近
處的百姓都相親和睦安于禮教無有一箇不協和的

綱書

卷之十

十一

其在四方雖遠而難及也都觀感興起如親見成湯之
德而大取法之無有一個不順治的蓋成湯能任用賢
木以其承帝命故其治效由近及遠至純至大如此
此言湯之能知恤也亦越者繼禹而言自禹及湯相
去已遠正見得知恤鮮哉意不釐歎命只對夏之尊
帝周之敬事而言不作效說註中昭著于天下特解
其意耳與禮命討出于天本自光明故曰秋命悖庸
章用而使之昭著即所以理之也乃用四句言其知
之明而能得賢所謂則克宅之也嚴惟二句言其任
之專而能用賢所謂克紬釋之也曰字作釋字對乃

用二字言俊雖未用然評品素定故加曰字克即宅
則任不釐歎命之責者得其人矣克即俊則待不釐
歎命之用者有其人矣嚴惟就心言即一話一言未
惟成德之意不式就事言師法其行事遵用其謀猷
即推心而大委任之意二意串說克用句緊承上
句雖宅俊能如此實重成湯能盡其用上言能使宅
者效其職俊者著其才也其在商邑四句本得宅俊
之美盡宅俊之用來觀二用字可見近者有難一之
情曰協則漸涵于歎命而無一人之不善矣遠者有
難逾之勢曰不式則觀法于歎命而無一方之不化

綱書

卷之十

十一

矣見德即指典禮命討言以其發乎顯而見乎遠故
曰見德也近而折句之協遠而觀法之同則歎命著
于天下矣非成湯之知恤何以致是哉庶民觀法只
循典由禮脩德遠罪便是俊著其才只啓迪其君便
是協小而深式大而淺
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
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
甸萬姓
周公又歎息告成王說成湯以任賢立政而造有商之
業使其子孫世守之雖至今猶存可也奈何受為

道遠其昏暴之德辱賢人而不用所任爲三事大臣
若都是崇尚刑戮以凶暴爲德的諸侯與之共治其國
家其列在道密者都是羣小近習備諸醜態以縱逸爲
德的人與之共治其朝政夫受既身有惡德而所任用
者又皆同惡相濟之人所以政亂于上民怨于下上帝
震怒致其誅殄滅其宗祀乃使我周有此中夏之地
用商家所受的天命以治天下之民并收其地以供賦
稅什伍其民以供職役蓋當時尺地莫非其有今皆爲
我周之基圖當時一民莫非其臣今皆入我周之版籍
矣夫觀商之所以興所以亡與有夏之事如出一轍今
我周其可不鑒于有殷哉

此言紂以不能知恤而亡也受德對桀德看皆不能
知恤之本桀紂以凶德故不能用人則禹湯文武之
用人皆由有德可知矣暴德即濫刑者同于厥邦是
在外之諸侯逸德即庶習者同于厥政是在內之臣
工用非人以理厥邦則四方之不式無有矣狎小人
以敗厥政則厥邑之用協無有矣正與湯相反帝欽
罰以下只重商亡不重周興與桀罔後對看式商二
句一連即伴我有夏中事言商嘗受天命以撫萬姓
矣今則用其所受之命而盡旬天下之民也并收其

地以任貢賦什伍其民以受職役皆治民事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

周公說自古知恤之君不獨夏禹商湯爲然亦越我周
家文王武王君臣之間以心相信真知三宅之心念念
在愛君憂國確然可托明見三俊之心惓惓欲致君澤
民的然可用不徒謀之面貌而已由是以此宅俊之臣
敬事上帝如牧民任事守法天所欲爲而人君不能獨
爲者皆用此賢才以祗承之將他立做民間長伯如牧
民任事守法民所仰治而人君不能獨治者皆用此賢
才以分理之上焉天心無不順下焉民心無不遂則爲
君者固可垂拱無爲而天下自治此文王武王所以能
盡知恤之道而有光于禹湯也

此言文武之能知恤也亦越意與成湯同克知二句
是知之明以敬事二句是任之重專字尚在後且勿
露克知是就經綸設施上知其心之所存灼見是就
謀猷議論處見其心之所蘊只以已任未任措詞總
是迫知忱恂而非謀向之謂也曰克曰灼見文武之
心與宅俊相通即克厥宅心之意以字貫至長伯謂
以此三宅三俊而任天人之責也蓋武商受命文武

有事天之責故以宰俊而敬事之內有欽若之心外
修實亮之職或承天以理事或承天以子民或承天
以守法而上有所承矣奄旬萬姓文武有治民之責
故以宅俊而為長伯尹內以倡外位上以率下或先
天下以治民事或先天下以安民生或先天下以正
民愚而下有所寄矣俱兼宅俊兩邊言使宅者益展
其能俊者得行其志也長伯不可分王官諸侯皆百
官有司之長耳觀體統二字可見蓋是總治之臣提
綱挈領者也敬事與夏商尊帝不登對看立長伯則
與夏商之大競不式不異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聖一

周公說我文武能知恤如此故當時得人獨盛言其立
政之官有若任人有若準人有若牧夫任人則委之以
理事準人則任之以守法牧夫則用之以養民此三大
事委任得人則可以統率羣僚而紀綱庶務矣
此承上節而言惟其知之明而任之重故其得人之
盛如此合下四節皆是盛處此節言三宅之官得其
人也立政只指三宅言蓋曰事曰民曰法皆國家之
大政所在而用人以治之乃所以立政也言當時立
政之官有若任人焉有若牧夫焉有若準人焉此處

只列其官名不可露職事意當在修三字內發揮任
人以理事為職牧夫以子民為職準人以守法為職
三者各有職事故曰三事此百官表率所在庶務綱
紀所關蓋得諸克知灼見之餘而任敬天動民之責
者也末繳得人意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承上說言其侍御之官則有虎賁掌射御者有綴衣掌
服器者有掌御馬之趣馬有小官之長為小尹有左右
攜持僕御之人有內百司若司裘司服之屬有庶府若
內府大府之屬這幾樣是天子親近扈衛的人亦必擇
人而授不輕予之凡在內之臣不止于此特舉要者以
例其餘也

聖一

聖一

此言侍御之官得其人也自虎賁而下凡七等官每
官各有長非獨以虎賁綴衣為長也蓋位列王宮有
涵養薰陶之奇職司庶務有奔走服役之勞故特見
其名耳百司要見是內之百官百字庶字所該甚廣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承上說言其都邑之官則有大都之伯小都之伯有卜
祝巫匠執技以事上之藝人有外百司若外司服之屬
有太史以紀言動有尹伯為有司之長亦必擇人而授

不輕予人當時自三宅侍御以至于都邑眾官皆是有恒德的吉士未嘗有一匪人舉之于其間其得人之盛如此

此言都邑之官得其人也自大都伯至尹伯凡六等官或總理分理以至于技藝百工之微或治事紀事以至于大小相繼之職亦各有長官不專指大都小伯也表臣百司作一樣看都邑在王圻內故總言文武之廷庶字通指三宅侍御都邑之官說常德吉士即彰厥有常吉哉意亦要點出克知灼見意來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周書

卷十

中

承上說言其諸侯之官則有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有卿之貳為亞有卿之屬為旅諸侯官屬尚多而莫非常德之吉士也

此言諸侯之官得其人也蒙上庶常吉士來司徒司馬司空是三卿總理侯國之事者亞旅是大夫士分理侯國之事者職守雖列于藩封而各位實通于天子故敘其名也

衰微盧悉三毫阪尹

承上說言其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其夷國則有微有虞有烝有三毫又有阪凡此險阻之地不以封建諸

侯皆有尹以治之王官所治不止此亦特舉其重以見凡監治者都得人也夫上自朝廷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無不得人以爲官使可謂繼盛于夏商矣

此言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皆得其人也亦本上庶常吉士來微盧以下凡七國皆夷狄之地故以夷字冠之皆使王官錯治故以尹字承之蓋受命于天子而分蒞乎蕃夷者也曰諸侯四夷者以其皆附諸侯之疆域也以上五節俱是列文武得人之盛以見其能知恤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周書

卷十

十一

周公說人君用人之當未有不本于知人之明者文王于這三宅之人知之既審信之又篤其心便是三宅的心膂合契無一些猜嫌其明于知人如此故能設立這常任常伯之官所委用者都是着實有才俊有德行的君子故百司庶府皆得其人而政無不舉也

此承上得人之盛而申言之言惟知人之明如此故能用人之當如此也克厥宅心對上克知灼見看乃克立二句對庶常吉士看三克字俱說文王身上說克三宅之心者知之極其至而意念潛孚信之極其篤而精神契合與三宅之心爲一也俊與德不單指

云賢俊而有德者言其所立之常事實有理專之德
所立之司牧實有子民之德也言常事司牧則事人
可知言三宅則侍御以下諸臣可知有德即下文所
謂義德容德也此下三節言文王亦越節言武王相
對看不必言舉文以見武○人君未嘗不欲其官之
得人惟此之禮度未精而彼之底蘊未盡則情偽可
得而亂邪正可得而易位置之聞不覺人官每至于
相妨也故曰克厥宅心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攸夫是訓用違
周公又說文王不惟用人能得其當抑且任人又極其

用言

東

東

專文王于庶言之出納庶獄之聽斷庶慎之修舉既選
用得人便專任而責成之一毫不兼理他的職務只看
那有司牧夫管事的官有將這三件事都奉行修舉的
便是勤于職業能用君命者則發論之使知勸勉若不
能奉行修舉此三事即怠玩曠職背違君命者則督責
他使知戒懼夫訓其用命者則其事可以不問而自理
訓其不用命者則其事可以不嚴而自治所以爲得君
道也

此下二節俱言文王任人之專也庶言庶獄庶慎統
言三宅所掌不必分屬罔攸兼者委任之誠而不以

身優之也三宅主此三者以治民故曰有司攸夫言
之宜布獄之明允慎之有備是用命也否則違命矣
訓統教訓戒勅言即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意此句只
與罔兼相形而言實重信任專上惟字重看言文
王惟責成之而已自是之外一無所與也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周公又說有司職務文王不特不以身人兼之而已亦
不敢以心知之蓋律有定式人無定情人君若侵管其
事恐聽察不審或以喜怒爲輕重禁戒的條例特因事
置建儲備的錢糧是有司出納一一去管他皆有乖大

用言

東

東

體故不但有屑去親理而尤畏敬小心不敢以心與
也蓋以得人分理委任責成其道當然特庶言出于君
不容不知耳

此承上文而極言其任人之專蓋不惟不以身兼之
而亦不以心與之也庶言不容不知意亦須點出罔
敢字重看見文王敬忌之至惟恐用己之心思以誤
之一專付之有司而已文王此心不出罔兼之外只
就其中形容他信任益專之意耳蓋常人之任人或
不能以身與其事而不能不以心慮其事文王則不
然所當知者不得不知則特不兼之而已不當知者

不惟不兼并罔敢知焉其思不出位如此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
受此丕丕基

周公又說我周文王既嘗任用賢才與之建立事功圖
謀治道矣及我武王欲率循文王安天下之功烈故于
所用義德之人能撥亂反正者皆仍舊委用不敢更改
率循文王安天下之謀謀政于所用容德之人能容民
蓄衆者皆仍舊信任不敢廢棄文武相繼得賢輔治是
以受有殷命文則創之于前而尚廸有祿武則繼之于
後同享此莫大之基業也

周書

卷十

中

此申言武王之能知恤也與文王對看亦越者言不
惟文王爲然而武王亦然也功以除殘去暴外攘之
功言謀以發政施仁內治之事言義德容德作一樣
人看自其將才足以撥亂反正則爲義德自其相才
足以容民蓄衆則爲容德皆文王已用之三宅而克
俊有德者也率功率謀意重下句上欲不改父之政
故不改父之臣也蓋文王之安天下資義德之臣以
輔之者武王以武功定禍亂而率其安天下之功則
不敢替其所用之義德焉勝殷過劉之臣固即庶黎
伐密之士矣文王之治天下資容德之臣以謀之者

武王以文教綏太平而率其治天下之謀則不敢違

其所用之容德焉佐理鎬京之士固即肇造區夏之

臣矣曰不替曰從正與文王罔兼罔知之無異而

克知灼見自在其中正武王知恤處也竝受丕丕基

兼文王實重武王止創守相承後先一致其即夏之

大統商之丕式而已此知恤之成放也一說文王

克宅心以上七節以得人言所謂則克宅之也文王

罔攸兼以下三節以任人言所謂克由繹之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率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丕乃俾臚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

周書

卷十

中

問之

周公既述文武開初基業之事遂歎息而告戒王說孺
子今爲天下王矣當知嗣守前業任大責重不可不慎
繼自今日以後凡建立政務於所立任事之公卿守法
之舉人牧民之常伯這三宅之人不徒謀之面貌必更
明知其心之所安如何蓋人心若不安于爲善雖然聖
時矯飾未久而不變者必須心之所安全是天理無
有一毫欺罔這纔是正人君子王當推心而大委任之
使得展布四體以爲治其是常伯之官者責他相助王
所受于天子祖宗之民使百姓遂生復性各得其所其

居華人常任之官者責他和調整齊凡一切刑獄與一切禁戒儲備務令事事都得其宜然不特昇之以重任又要加意保護不可令小人譏開他務使君子無疑慮之嫌得以始終其治然後國家享任賢之益也夫灼知厥若則能明察于未任之先而匪人不得以倖進勿有間之則能篤信于既任之後而君子不至于孤危此任賢之要道也

此承文武之知恤而言勉嗣王以盡知恤之道也王字是繼文武之不基繼自今以下則欲其如文武之用人也灼知厥若是知人之要有用之當意慮文武克知灼見而言即後所謂克宅之也不乃俾亂四句是任人之要應文武之問兼問知不替不違而言所謂由釋之也二意亦須串看厥若以三宅心之所安者而言即常德之蘊于中者知其所安則知之極其明而所用者得其人矣不乃俾亂是委任之專使得安其位而行其志之謂相我二句即不乃俾亂之實相字兼教養說維持之以厚其生輔翼之以正其德是也曰和者以治民訟而輕重適其宜以司國計而盈縮得其平是也總是三宅所學不必分屬末句是戒辭即任之專意蓋小人得以察其間則君子不待

以終其治勿有間之則終始得治其民治其民時字即指治民治事之晴而言上三句是不開之以已此句是不開之以人合二者方盡任人之要然亦非說為是夫知人必欲知其所願則不可不憂其始用人必欲勿有間之則不可不憂其終所以勉嗣王之知恤也與桀紂兩節對有桀紂不能繼禹湯而亡故欲成王之嗣文武耳

自一語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周公又說我前言信任賢臣勿以小人間之固是立政之要然使人君言辭意念之間稍不在賢者則讒邪之徒便得以乘其間隙而按之矣我王于賢人君子既知道任用他必須念念在茲不可暫時忘了雖開口說一句話道一句言也終思想着那成德的美士將使他治我所受于天子祖宗之民如此則任賢之心專一周密而小人始不能間矣大抵國家養賢所以理民必賢者得行其志而後天下得蒙其福人君惟無時而不思夫民則亦無時而不思夫賢矣

此承上文時則勿有間之而言蓋教成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一語是論一事之始終一言特一語之發耳總是形容斯須之意我則至受民作一

氣讀又民意輕重未惟上猶云思賢以治民也成德
之彥卽克知厥若而已任三宅者蓋一念不在君子
則小人有乘間而入者惟思賢以治民而無斯須之
或忘則任賢無攜貳之心而愉人無可入之閒乃所
謂任之專也不言獄慎者獄慎亦所以治民也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成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
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周公又嘆息告成王說予且所聞于人如禹湯文武委
任賢才之事無非至美之言已都告孺子王矣然夏商
之事猶屬久遠至于文王武王克知灼見選用宅俊之

刑書

卷之十

五

臣不以身侵庶獄庶慎之職則我祖宗遺範具存乃耳
目之所睹聽者繼自今日以後王以武王之文子文王
之文孫須效法文武所行的事其一應刑獄一應禁
武備備既已委任賢才慎勿有所兼有所知以身去侵
越衆職使有所失誤了凡有庶獄惟責管刑獄的人凡
有庶慎惟責管禁戒備的人使當其職者自竭心力
以治其事則獄慎無不理而立政之道得矣

此總結上文禹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法之也微
言者謂所陳知恤之說上而事天者在是下而治民
者在是何其美也文子文孫是稔動成王欲其繼述

原缺第五十三葉

日何患乎不治哉

此申上禹湯文武知恤之事正受人之微言而告于
王者也自古指禹商人指湯周得言文王者舉文以
見武也克宅本知至信篤而言克由繹指任專而言
卽無所閒無所誤之意也二句平看用事實講如禹
之迪知忱恂湯之卽宅卽俊文之克知灼見皆能知
之真而任之當所謂克宅之也禹之宅乃三事湯之
嚴惟丕式文之罔知皆能展其蘊而盡其才所謂克
由繹之也茲乃承上二句說言惟其如此所以能致
天下之治也如禹之大競商之丕式文武之丕基並
受皆是又字只是天事以理天民以安天法以正三
者作效說爲是

刑書

卷之十

五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勳相我國家

周公告成王說自古爲國家者皆必用賢而後成治功
無有欲建立政事而用儉利小人者蓋建儉人傾巧辯
給其智足以聳動人主其言足以惑亂視聽所存所行
都不順于德倘萬一錯用之他是陰類必降其罰于曉
昧使人君沒有光顯的事業在世間王當日今日以後
凡建立政事切不可用這等儉利小人只當用善人君

子一心委任使他得勉力輔相我國家這樣吉人他道足以正君德足以服衆其所存所行都順于德他是個陽類必能升其國于明昌也

此與下節中前其勿誤二句而言以勉成王盡知恤之道也國指夏商周不用小人則惟用君子可知不訓二句是推不用儉人之意不訓與厥若相反言矯節以爲德而非其心之所順也罔顯卽註降其國于暗昧之意其勿以儉人二句相形說言不用儉邪之小人而惟用常德之吉士也惟字內兼知明任專意應上克宅克由釋着用字緊承說勅相國家指牧民

周書

卷十

卷十

卷十

治事守法言使之勉力以輔相有展布四體得蓋其用意如是則升其國于明昌而俾又之效在是矣立政指三宅說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周公又說人君用人庶獄庶慎固皆國家重事而不可誤之以已矣又以二者較之則庶獄爲民命所關若少任喜怒而以已意聽斷必至于刑罰失中使民無所措其手足矣今王爲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以切冲卽王位矣凡所行以法我文武不要下便臣職身有所兼心有所知自家錯誤了一切刑獄的事但以此責任所

司之牧夫使他用心去整理然後人得以守其職而無侵官之患也

此揭三事之重而申戒之也上文其勿以三句內已

有勿誤慮了但庶獄允民命所關國命所係爲甚重故獨舉而言之也曰文子文孫見其有繼承之責曰孺子王矣見其居天位之尊皆警動之之詞勿誤兼身心屬克由釋一邊而克宅意亦在內蓋有司牧夫卽吉士之爲三字者也不誤之以已而專付之于人則任人之道盡而刑無不當所以相我國家者亦不外是矣

周書

卷十

卷十

卷十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

周公又說夫刑獄所在難付之有司而不可以已誤之然戎兵以奉天討九刑之大者使亦盡付之不知則畏安無事之時易有廢弛陵遲之患其何以壯國威而篤前烈乎今王繼承大業當安而思危治而防亂不可忘了武事必須修治爾戎服兵器使武備精明足以壯威勝攻克之威杜奸雄窺伺之漸將見王靈遠振遠超越了大禹所疆理九州五服之地由是威加四方旁行天下以至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國無不畏懼服莫敢

有橫行者如此則周家之業日以隆盛文王之盛德耿
光益顯者而不至過佚武王開基的大烈益播揚而不
至委靡是以善繼善述而無愧于文子文孫之責也

此因上言勿誤庶獄而并言之戎兵以奉天討九刑
之大者也蓋庶獄所在雖不可以已誤之而或戎兵
之事盡付之不知則適以啟陵遲之漸矣故後以此
戒之克詰只是整肅而不廢弛之意非便用兵也詰
戎如殺乃甲冑之類詰兵如鍛乃戎矛之類武備所
修即德威所寓也以陟禹迹以序彙承詰戎兵說方
行三句正是陟禹迹處蓋戎兵一詰則德威遠著而

宋卷之十

宋

人心振肅將見方行天下以至千海表之遠而無一
人之不服不止于五服之內而已是比之禹服之舊
為有加也故曰陟行字至字就上之德威所布而言
服字就下之人警服其德威言罔有不服者合天下
四表之人無不服也以觀以揚總承修武備以廣德
威說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而人心悉歸此文王之耿
光也以此而昭著之則可以無過佚之慮而無愧于
文王之大烈也以此而振揚之則可以無廢弛之虞
而無負于武王之文子矣言繼述之責由此而盡也

不着工夫說文武分德業者所謂各舉其盛也○古

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戰陳講于東
彌威畧寓于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耳
故成康之初元老大臣皆有詰戎兵張皇六師之告
所謂詰者儆軍實除戎器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
征弗庭必非黷武勞民之師非若守文之主以兵為
諱日就廢弛一旦警急則倉皇失措一有好大喜功
之心則又誅求征發于常朝之外也至謂陟禹之迹
尤有深意古者聖人殫理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
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有

宋卷之十

宋

不可言者此聖人無窮之慮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又歎息說繼自今凡我周家後王建立政事須是
能用常德之人專任以三宅之事毋使儉邪小人得而
間之可也

此并戒後王以知恤之道也本上其惟吉士說言不
惟今王當如是而後王亦當如是也立政指三宅之
官說常人即庶常吉士觀惟字可見克用兼知之明
任之專二意講所謂克字克由繹是也要見遠追禹
湯近同文武而不基可保之意

周公若曰大史司冠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刑用中

周公呼大史而告之說刑獄重事執法者必如蘇公而後可昔在武王時蘇忿生為司寇之官他于小大之獄都不敢輕易裁斷必秉矜詳審惟恐枉了一人故能導迎善氣培植基本以延長我王國蘇公之功大矣夫前人所行乃後人的師範爾大史可將蘇公敬獄之事書之簡冊使後世做司寇的于此取法而加謹焉則必能以輕重條例用其中罰益人之罪有大小例有輕重使法當其情輕其所當輕而不失于暴刻重其所當重而

不失于寬縱則刑罰得中而天下無冤民長我王國之休可期于無窮矣

此弁戒後臣以用刑之法亦因論刑獄之重而及之者蓋人君勿誤庶獄固當付之有司而司獄者必當如蘇公然後為能慎刑也由字即字猶云敬其所用之獄也敬字內已有輕重得中意長我王國者民為國本重民之命而不傷則是能延國之命而長養培植之也此句下點出欲大史書之于冊意茲字指蘇公言以蘇公為法而慎刑也列用中罰正能慎定條例乃國家之法中罰者當輕而輕當重而重也未

繼長我王國意○按立政一篇論人君為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先于三事大臣得人則百官皆正而治道舉矣未又歸重兵刑二事蓋兵者國之衛刑者民之命必治兵乃可以弭兵必慎刑乃可以無刑故尤當加意擇人以任之誠萬世之永鑒也

周官

這是成王訓戒百官的說話史臣記其語以周官名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
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史臣叙說惟我周王撫臨萬邦大一統以致治乃出而
巡狩侯甸臣服之國以稽察其政事又四面征討諸侯
之不來庭者以明正其罪惡因以綏定天下之兆民使
人人都安居樂業無有失所當是時六服諸侯皆相與
承流宣化奉順大君的德意無敢有阻遏上命自取罪

卷之十一

戾者蓋我上一巡狩征討聞而思澤誕敷威靈遠播外
攘之功赫然已著矣又以朝廷為四方之極內治不可
不飭也于是歸于鎬京督正在朝治事之百官使各遵
體統而無相侵越各修職業無敢怠惰庶乎本原之
地整齊嚴肅而六服承德之盛可以長保矣

此史臣序成王訓迪百官之由亦以見其致治之規
模也撫萬邦甸輕只言君臨天下之意巡守獨言侯
甸者舉近以見遠也弗庭違命不來者也是巡狩征討
平看綏厥兆民總承說言巡狩非慢遊所以布德而
施惠征討非騷武所以去暴而除殘無非為安民計

也承德即承此綏民之德意曰罔不承德則其素忠
直者固于甸于宜以廣一人之德化不忠直者亦來
享來王以奉天子之德威無不體君之意以安民矣
此正是外攘之功舉要見已治而不亂已安而不危
意下二句嚴內治之修正所以制治保邦者也蓋王
圻者四方之木內治者外治之倡苟不董正治官何
以為端本澄原之地乎歸字對巡征言前是出而攘
外此是歸而益嚴內治也要發得益嚴二字之意董
正者使職業修而不廢體統秩而不紊之謂所以維
持六服承辟之治于無窮也與訓迪一般自史臣言

卷之十一

曰董正自成王言曰訓迪其實一也治官指公孤卿
屬而言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史臣叙成王訓迪百官之詞說若古昔有道之世聖帝
明王兢兢業業其時雖法度修明世已治而無亂矣猶
以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故其圖惟治道常在于未亂
之前雖海宇寧謐世已安而無危矣猶以危不生于危
而生于安故其保固邦家常在于危之日故能長治
久安永無亂危之禍若待已亂已危而圖之則無及矣
此下皆成王董正治官之詞大猷暗指唐虞夏商合

治安意在內未亂就政理說是紀綱法度無不修治之謂未危就國祚說是天下國家無不真安之謂與上外攘之功舉相應制治保邦只就建官立政上說與上益嚴內治之修相應蓋將命官而先以此發之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成王說所謂大猷之世遠則有唐虞近則有夏商而所以制治保邦者豈有他哉亦惟建官之得其道耳在昔

制

卷之十一

十一

唐虞之時去古未遠事簡民淳乃稽考舊典設立大小官職其數止于百員內則有百揆四岳以總理在朝之治外則有州牧侯伯以總理四方之治當是時官數雖少然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所以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一切庶政都順理適宜無有一之不和四方萬國都時雍風動平定安輯無有一之不寧此唐虞建官之效也夏商之時世變事繁乃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建官員數比唐虞加倍內外體統森嚴周密庶政也無不和萬國也無不寧天下治安不異于唐虞之盛也夫堯舜禹湯皆是明哲之君其建官立政制治保邦所重者豈在官

數之多少惟在乎得人而已蓋官無大小必得人而後能稱其任苟非其人必至敗官債事雖多無益所以唐虞建官只有百員遂臻和寧之效夏商之時官數加倍天下一般大治官數雖殊治效則一此非得人之明驗哉觀此可見設官治政固有國之大體而為官擇賢尤用人之要務也

此承上節而言所謂大猷之世制治保邦者也唐虞夏商處俱要點出已治已安之意惟百總內外大小之官內有二句是就惟百中舉其統領者而言以該其餘也百揆則亮采惠疇四岳則明目達聰所以統

制

卷之十一

四

理于朝廷之上者州牧之養萬民侯伯之糾羣后所以統理于邦國之間者各有職業而內外相承處實體統所在當玩味庶政二句總承惟和則治者益治而不亂咸寧則安者益安而不危此唐虞制治保邦之效也官倍要見世變事繁因時建官意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意須發明亦克用又者庶政亦能惟和萬國亦能咸寧也此夏商制治保邦之效也明王二句申上說言其建官得其要明王即堯舜禹湯立政即建官不惟其官者言止于惟百官倍也惟其人者惟百之官皆三德六德之賢惟倍之官皆克宅克俊之

士也明王不在備官而在得人如此則和寧用又之效蓋有所本矣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成王說建官固致治之要而脩德實任人之本今予小子承此基業之重若使身範不足以樹表儀則何以率羣臣而使之脩其職業哉惟敬勤于德兢兢業業不敢怠忽蚤夜之間常恐有所不及只仰承前代若唐虞夏商建官致治的美意順着地行以訓教啓迪百官使各盡其職而助成化理也

此成王叙已之法古建官以盡制治保邦之道也予

周書

卷之十一

五

小千上要點堯舜禹湯建官皆本于德意蓋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成王欲建官必先于祇德也夙夜不逮正是勤字意即上句之實能祇德則修身可以取人純心可以用賢矣而任官之道莫有過于前代者故繼之曰仰惟云云前代處兼體統相承得人圖治二意訓迪內以體統職業言此成王盡制治保邦之道以期和寧用又之效者也訓迪正是董正處立太師太保太宰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成王說訓迪厥官莫重于三公之建但歷代沿革不常

名位不一如今參酌舊典垂為定制立太師太保太宰之官這三樣官立于一人之下冠乎百僚之上是為三公不勞以職務專與人主講論發明天人的道理啓沃其心涵養其德推此道理以經綸邦國使教化行政事舉萬民萬物都得其所以和調陰陽使三光明寒暑平四時五行都順其序便是三公的職事然這三公職任至重不必徒取備員必須道全德備真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參贊天地之化育者然後使居其位若無這等人寧闕其員不可濫授非人也

周書

卷之十一

六

此訓迪三公之職也體統就在職上見立字直貫公孤卿屬承仰惟前代來蓋稽古人之成法以立為國家之定制也師傅係以官言三公以爵言太者尊無以加之詞公者無私之義論道二句正其職也三公坐而論道工夫全在論道上經邦帶言燮理句承上來無工夫理無不順則氣無不和也然不可謂陰陽自是燮理只順經文終禪為是道者陰陽之理所以綱紀民物而運行造化者論是闡明其理以啓沃君心涵養君德者經邦是經理邦國之民物即論道時事非有兩層其議道以置法而有裁成輔相之規模明道以出治而有經綸康濟之謀畧得是理以立

地寧各安其位而不易所謂寅亮天地也予一人者人君有贊化育位天地之責三弘化寅亮正輔之以盡君道也其責之重有如此公不言勤一人孤不言惟其人互見之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三公而下又有六卿六卿之首乃立冢宰為天官卿使他掌管邦國的治道內外大小百司凡有官職者皆在管攝務要選用賢能以分職治民使四海之內人人得所無有不均平的這是冢宰之職也

周書

卷之十

九

此訓迪天官之職也凡治事之長謂之宰山頂曰冢

言其最高此官雖並列為六卿而實為五卿之長故

曰冢宰邦治即教禮政刑等下二句正邦治之實設

官分職各有攸司故云百官異職管攝非必人人控

制之由百而歸六由六而歸一所謂會之以官聯

肅之以官計者是也遠近剛柔各有習尚故云四海

異宜調劑非必人人稱量之大與之為大小與之為

小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也統

百官則邦國之內治有所屬均四海則邦國之外治

有所成故謂之掌邦治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又立司徒為地官卿使他掌管邦國的教化親義序別信五者典常之教兆民之所同具者也則敬而布之于以調習安養天下之民教其不順者而使之歸于順務使各守禮法不敢踰越這是司徒之職也

此訓迪地官之職也徒是人眾司徒主凡夫家之徒眾也治眾莫大乎教故以掌邦教言敷五典二句串說五常不明則百姓不親故敷布五典之理于天下以馴擾不順之兆民而歸之順也擾字有匡直輔翼從容化導之意五典是立教之且擾兆民者使之為從教之民也故曰掌邦教亦要見既富而教之意蓋

卷之十

十

司徒兼教養之職故也○司徒之職雖曰掌教然土

地人民之數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保息六以養之本

俗六以安之荒政十有二以聚之執事十有二以登

之無一不掌亦無一而非教也夫教非一端雖耜夫

家之眾寡會萬民之卒伍辨征役之施也皆以寓

吾道德之意是以舉世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內父詔

其子長帥其幼何莫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後

世治出于二而政與教分民生日用之常無復能寓

吾道德之意上為文具下為美觀此治所以不古若

也

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又立宗伯為春官卿使他掌管邦國的典禮整理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凡郊壇昭穆所當祀號各中其節又于吉凶軍賓嘉之五禮辨別其上下尊卑等列都無有僭亂無有乖爭這是宗伯之職也

此訓迪春官之職也治神人
伯兼掌五禮而獨言祭者兼言之也治神人如郊社以祀天地禘祫以祀祖考各舉其典而不廢也和上下如坎壇昭穆之有等級牲帛祝號之有次第各循其分而不乖也上下只就神人中之尊卑等

周書

卷之十一

十一

列而言不必開說治神人則必有常典而禮無不行和上下則祭有定分而禮無不正所謂掌邦禮者如此樂字從和字內見出非以下句為樂也○一說上下汎指禮之尊卑等列而言禮制不明所以乖亂故和之以禮○冢宰而下皆稱司變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鬼神非人所主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又立司馬為夏官卿使他掌管邦國之軍政統馭天子的六軍凡天下有犯正之人則征之兵征伐以平治邦國

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人人得其所這是司馬之職也

此訓迪夏官之職也征伐有正之義故云邦政統六師二句串說六師者六卿六師之師統字內兼平時及用兵時二意平居聚衆則當循符威屬其教閱有事出征則伍兩卒旅威屬日指麾是也由是奉行九伐之法以除天下之殘賊將四征之威以靖天下之禍亂使強暴者不得肆其暴者賴以安而與天下相忘于無事所謂平邦國也夫統六師即軍政有主而因之以平邦國則天下皆歸于政矣故曰掌邦政

周書

卷之十一

十一

司寇掌邦禁詰姦懲刑暴亂

又立司寇為秋官卿使他掌管邦國法禁有為奸惡罪惡隱微的則推詰究問務得其直情有強暴作亂罪惡顯露的必明正典刑使不得苟免這是司寇之職也此訓迪秋官之職也人之惡不止為寇而名官以司寇者舉重而言不言掌邦刑者聖人立法禁于未然刑則加之人矣止惡于未然聖人之本心小懲而大戒所以為禁也好惡暴亂罪惡必有隱顯而無大小盡舉大以包小也詰者推物之罪刑者斷決之事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詰之刑之禁民使不為好惡

暴亂也故曰掌邦禁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又立司空為冬官卿使他掌管邦國之土地以居處士
農工商四者之民使之各得其所順天時以與地利如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各因其宜這是司空之職也

此訓迪冬官之職也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謂之空
司空則主其事者也居四民二句平者居四民如居
學居野居肆居市之類所謂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
民也地利是四時各有所當與之利凡國中郊野山
林川澤之利皆在焉順時以興之使無曠土無閒民

卷之十一

十一

乃所以長地財而資國用也雖不專指稼穡而司空
實兼工虞之事故須開說為是不可以造廬舍等事
為地利也民之居依于土利之出由于土故謂之掌
邦土以上六官只平平叙列其職大全次序意不必
用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成王說六卿者內為屬官之主而外乃州牧之倡也所
掌各異既分其職矣則各率其屬以盡職之當為于
以倡在外九州之牧使為州牧者亦知率屬以承流宣
化于外以內而倡外以外而承內由是使政治修明起

民以之而阜厚無一人之不遂其生教化浹洽兆民以
之而化成無一人之不復其性此設官之本意也

此總言六卿率屬倡外之體統也分職指上六節而
言重在率屬上以倡九牧謂以此倡率九牧亦欲使
之倡率其屬以宣化于外也以修政治興教化貫朝
廷四方之極內臣外臣之表故率屬倡牧正是自內
達外體統不紊意兩句只是叙其體統非勉詞阜成
句亦定期其所致如此不作效說猶云用以阜成之
也阜厚是安居樂業之意本政治一邊化成是雍熙
太和之意本教化一邊比前綏厥兆民綏字深看合

卷之十一

十一

內外之民而言也通節與唐虞節相應分職率屬即
內有百揆四岳意倡九牧即外有州牧侯伯意阜成
兆民即和寧用又意但此率倡串說耳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
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成王既已訓迪在內之臣此又舉制馭外臣之法說道
天子所以振飭紀綱統馭九牧惟朝覲巡狩為至大之
典如今定制每六年五服諸侯一次來朝會京師各述
其職以達于上又六年諸侯再朝通十二年天子乃以
時巡行于諸侯所守之地稽考一應制度于方岳如歲

時月日之差則協而定之律度量衡之異則審而同之
以至風俗好尚禮樂衣服之類莫不采聽而修飾之維
時五服諸侯各執玉帛來朝于方岳之下每巡狩所至
卽加意詢察諸侯的賢否大明黜陟之典如恪遵制度
奉職安民的則加其爵益其地如不能奉職安民的則
奪其爵削其地賞罰昭而勸懲著六服諸侯無有不承
德而阜成之治成矣

此亦成王訓迪之詞是對內臣而言馭外臣之體統
如此因上倡九牧之言而及之蓋六卿率屬以倡
外則外固有所承矣然未知其所以應乎內者何如

卷之十

十一

不可無考覈勸懲之法以馭之也六年至時巡是定
朝巡之期考制度以下是詳時巡之事不言述職之
事者重在馭臣故也王字乃汎言爲天子者非成王
自稱制度卽指六卿之事如政治教化皆是蓋六卿
所以倡之者卽諸侯所當遵之制度也註不過引證
之詞不必泥大明黜陟者謂能遵制度如六卿之所
倡者則加地進爵以勸之不遵制度而違六卿之所
倡者則削地黜爵以懲之也如是則羣辟之承德者
可常而兆民之阜成者無間矣外臣之體統如此而
爲六卿者可未知所以倡之而成內外相維之治乎

此節合上節要見內外相承意總是成王制治保邦
之要務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出惟行弗
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成王總呼百官歎息而訓戒之說凡我有官守之君子
雖尊卑大小不同都是代理天工的人皆當敬謹以圖
爾之職事不可曠息而失職也然欲敬其職當以慎令
爲先蓋凡政令之施關係甚大若不加詳慎則號令必
有阻逆而難行者夫至于出令而人不奉行則不惟失
上下之分且國家事務亦將廢壞而不舉矣凡爾有位

卷之十

十一

于發號施令之時務要謹慎詳審度時宜量事勢使人
各遵守不要輕率忽畧使之壅逆而難行也然命令之
當否惟視心之公私何如若在上之人存心正大光明
惟秉公道克去私情凡所施行事件都合乎天理當乎
人心則政令一出自然風行草偃聽之如響龜仰之如
神明無有不敬信畏服者矣何至于壅逆而不行哉爾
有官君子能慎其令則敬職之道亦不外是矣
上訓迪治官之體統既各示以職業此以下總訓迪
之使之盡其職業也此欲其慎令以盡敬職之道我
是親之之詞君子是賢之之詞官指公孤卿屬說司

與令俱本經綸參贊政治教化而言自其掌之于已
則謂之司自其達之于下則謂之令而謹令即所以
欽司須一氣說令出二句言當使之必可行而不至
墮逆之謂是汎言出令之道當如此以見不可不謹
之意也行字內含民信從意與允懷應令出內亦舍
謹字工夫與以公句應以公減私用力看公私不容
並立出于公則入于私必純乎天理之公以絕去之
而不使一毫私意留于其間所謂謹令也民其允懷
者信其出于至公而懷服之則令行而不反矣令是
言教而以公減私有身教在○公者人心之同私者

周書

卷之十

十七

一人之見人各有意欲行其私私之事多矣非通天
下之志者不能以一人之心知千萬人之心能以千
萬心為一人之心則滅衆人之私而民無不懷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
口亂廢官者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莅事惟煩

成王說爾大小庶官先須將前代的成法都學習通曉
以任事而為官及至議處國家的事務却把平日所學
的用以裁度斟酌則事有條理不至迷錯矣然前代
的法亦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爾又須以當代典常
為師法蓋這典常都是我文武周公之所經畫至精至

當所當遵行不可以喋喋利口逞其才智學易更吃亂
爾之官守此酌古準今為政所當知者也苟事若積疑
而不斷必反敗其謀為心若怠忽而不謹必荒廢了政
事然決疑立政都從學問中來若不肯習學古法留心
時務則事政必不通達心地必不開明就如面牆而立
一般目中一無所見使之治事必無周章非錯舉措煩
擾豈能辦國家之務乎所以人不可無學問之功也

此欲其為學以盡居官之道也學古三句是欲其酌
古其爾典常二句是欲其準今亦遠稽近述之意總
是勉其為學蓄疑以下則戒其不學也古法典常俱

周書

卷之十

十八

以經綸參贊政治教化貫說蓋自其為堯舜禹湯之
所垂訓而或因或革者前代之法也自其為文武周
公之所講畫而至精至備者當代之法也學古入官
猶云學古于居官之時制是裁斷議事以制云者古
人之法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故于議處政事之
際裁度斟酌以求至當之歸也政乃不迷內入陰陽
理天地位大綱舉萬目張意講方切公亦卿屬曰乃
者必如是而使不迷也若當代典常則宜于今而不
戾于古者但當謹師之而已不可以利口而紛亂之
也官即指典常而言師字對制字看無以句對政乃

句看蓄疑以知言是昧于理而不學者息是息緩失
在不及忽是輕忽失在太過以行言是安于縱而不
學者謀以心之規畫言政以事之設施言敗荒總是
迷于政而亂厥官者也不學句申蓄疑息忽荒事句
申敗謀荒政益極言不學之弊如此以見學之不可
已也此節雖對上節言其實酌古準今又為修職謹
令之本兩事字兩政字謀字俱一例而所屬微有辨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成王既總戒庶官至此又說今申戒爾在朝的卿士若
要事功崇高須是立志若柔懦而不立志則事功便卑
下下豈得崇高若要職業廣大須是勤力若怠惰而不
勤力則職業便狹小了豈得廣大有此二者又須臨事
能剛果決斷然後事皆有成不貽後日艱患若猶豫固
滯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都虛用了工夫何益于事爾
等要建功立業皆當深省于斯

此中戒卿士以建功業之道不及公孤者德尊望重
不以作事為勞也卿士指六卿及其屬功是已成之
功績要其終而言業是方為之事業本其始而言俱
以政治教化貫功崇者政治已明教化已洽而阜成
之功巍然高大之謂惟志者不安于小成不狃于近

卷之十一

十九

利而以和寧用又之功自期也業廣者政治畢張教
化具舉而阜成之業沛然四達之謂惟勤者自強不
息力行不怠而以和寧用又之業自勵也果斷只在
建功業時當立志用勤之幾處蓋志非果斷則易墮
勤非果斷則易怠也確然信之而不惑毅然為之而
不顧便是克果斷罔後艱後字對當幾處而言幾處
一決則自是而後功不患于難崇業不患于難廣真
與和寧用又比隆矣三惟字重看謂欲功之崇惟在
于志欲業之廣惟在于勤而立志用勤又惟在于果
斷也乃者難詞必如是而始無後艱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後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
作偽心勞日拙

成王又說凡人居富貴之中志念易盈嗜欲易縱必有
道以處之而後可以長有其富貴今爾卿士所居之官
位既崇則雖不與矜驕期而矜驕自至所享之俸祿既
厚則雖不與奢後期而奢後自至故居是位者必當恭
以持已而後不至于驕享是祿者必當儉以節用而後
不至于侈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必須真有是
謙虛忘勢之心而後其恭為實恭真有是簡淡朴素之
念而後其儉為實儉恭儉皆出于實德則內外如一此

卷之十一

十一

心自安而日著其休美若只假做箇恭儉的模樣以欺人則雖掩護遮蓋苦心勞力而不恭不儉之真情終不可掩亦日見其拙而已何益之有哉夫一誠偽之間可得失之頓殊如此爾卿士當以作德自勵而以作偽為戒可也

此申戒卿士以處富貴之道也首二句汎言常情處祿位之弊如此恭儉歸在卿士身上說惟德無偽一勉一戒之詞須申說惟德者實有謙虛之心而自然不驕實有簡約之志而自然不侈恭為允恭儉為克儉也作偽則是假恭儉之名而內實驕侈益以聲音

庸書

卷之十

十一

笑貌為恭儉者耳作德二句又推明所以當誠而不當偽之意作德則此心與恭儉相安從容暇豫而無往不得日著其恭儉之美故曰心逸日休作偽則心欲掩護其驕侈消沮閉藏而欲蓋彌彰終不能掩其驕侈之態故曰心勞日拙欲卿士以作德自勉以作偽為戒也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成王說人臣享高爵厚祿者雖是寵榮然寵辱之機相為倚伏故居寵榮之地者必當思危辱之禍位高而心愈卑祿厚而志愈約無所不致其敬畏庶幾能保守

名譽于無窮也若不能知敬畏驕侈放肆必入于危辱可畏之中而祿位不可保矣可不慎哉

此申上節而言益深嚴其弊以見不可不恭儉也首二句一氣說寵指祿位言危辱是祿位之反惟畏即是誠于恭儉意弗畏即是作偽而驕侈意入畏則危辱至矣安能有其祿位哉上二畏字以兢業之心言末一畏字以危辱之禍言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厯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成王說人君為治必須羣臣協和同心為國而後政事可理然大臣者又小臣之表率也若爾為大臣的能推薦有德之人使之在位而不蔽其賢遜讓有才之人使之在職而不害其能則小臣也自然做做將見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師師濟濟無有爭競而政事皆燦然就理矣若大臣于有德的不肯推薦反媚嫉之于有才的不肯遜讓反排擠之則小臣也都做倣互相忌害彼此分爭而朝廷政事必至于維亂而不可振舉矣然大臣以用人為職其所舉有當與不當則已職之盡與不盡亦係于斯若薦舉一出于公所用的人果能不負其官則知人善任政事修明是即爾之能矣若薦舉或出

庸書

卷之十

于私所用的人或至舉其職業則引用匪人悞國殃民是卽爾之不勝其任矣爲大臣者可不謹哉

此申成卿士以薦賢才之事對上三節看上是已事君此是以人事君也庶官是六卿之屬賢能開說凡有德有才者皆是賢則足以經綸乎政治教化者能則足以修舉乎政治教化者推讓總是薦引簡迪之意賢不必其出于已而惟賢是推能不必其出于已而惟能是讓此至公之心大臣之義也庶官和則是觀感其推讓之義而師師濟濟無忌克無乖爭也乃和下須補政無不留意不和上須補破賢善能意

周書

卷之十

天子

政善政治教化而言不和政靡是大臣出于私而庶官化之也此句對上二句平看舉能其官以下又汲一層言大臣薦舉之公私不惟係庶官之和與不和而亦係臣職之盡與不盡不可不慎也推賢讓能則所舉者得其人是爾薦賢爲國而能盡大臣之職業殺賢善能則所舉者非其人是爾不能以人事君而不勝大臣之責任其所係之重如此而薦舉者可不出于公而出于私乎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胤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于篇末歎息申戒說上自三事大臣下至大夫諸臣爾當敬謹爾所居之官職不可怠忽整治爾所司之政事不可廢弛用以佑助爾君致阜成之治永遠康濟天下之兆民庶幾萬邦之廣親附愛戴而無厭斁我周之心矣

此訓迪將終而總申成卿屬也三事卽六卿大夫卽六卿之屬蓋六卿所主卽于民理事守法之任也官以位言卽卿屬政以職言卽政治教化官必有政而亂政卽所以敬其官也不可乎以佑二句亦申說以字承敬官亂政來謂以此輔君永康其民也康字兼

周書

卷之十

天子

阜厚化成二意永者悠久而無間之詞萬邦應兆民無斁應永康言萬邦之民被其阜成之澤者永有尊親之心而無厭斁之意與唐虞之咸寧夏商之用又先後一揆而所以制治保邦者有成績矣

君陳

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治殷頑民史錄其策命之辭以君陳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今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成王策命君陳呼其名而告之說惟爾有令善之德事

以孝能盡為子的道理事長以恭能盡卑幼的道理
惟能孝于親友于兄弟有這等令德以脩身教家必能
忠君愛民施諸政事使教化大行風俗淳美則東郊之
任舍汝其誰歎我今命爾尹治東郊下都之民爾當敬
謹從事推孝恭之令德為經綸之善政不可少有懈怠
以負委托也

此成王策命君陳之詞蓋先敘其德之美而命之也
孝恭即是令德曰今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也恭
只就事兄言惟孝貼孝字友于兄弟貼恭字此句只
作過文克施有政是因其已然而逆知其必能然蓋

周書

卷之十一

主事

齊家治國本一機親親仁民本一理也政字內有教
民安民意舍師保在其中敬哉者欲其無失孝恭之
心以施于政治之間也敬是一篇綱領蓋周公之訓
不外乎明德致治而君陳所以懋昭而式弘之者不
過推令德以為政而已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
之訓惟民其父

成王又說昔周公治下都之民有師之尊所以教戒訓
飭者無不備有保之親所以撫恤愛養者無不周是以
萬民都懷想思慕他的德至于今日久而不忘我今命

爾尹茲東郊所司者即周公之職所臨者即周公之民
只當慎守爾的職事小心敬畏務率循舊日所行之常
法不可別立條貫輕易更改蓋周公之訓布于當時者
萬民方思慕不忘爾若能勉力遵奉盡副揚而光大之
則下都之民自將翕然聽順安靜無事爾為之時無
異矣若少有紛更民且疑駭而不安矣可不慎哉

此以下皆敬哉之實此欲君陳法周公以為治也師
保內含明德意順常道以教之使歸于德義之謂師
撫國事以安之使寧其幹止之謂保洛誥所謂若彝
撫事和恒誣保是也德就師保言民懷其德者肅將

周書

卷之十一

主事

祗歡不惟當時尊親之而至于今猶思慕之也往慎
乃司三句相推下去說往字一斷正是居周公之位
而治周公之民處常者周公所常行率常即所以慎
乃司而懋昭周公之訓又率常之實也周公之訓非
是訓民者乃所以師保萬民之道而垂之訓者也下
文明德致治之訓便是但勿露耳懋昭亦非以此訓
民只體其垂訓之意以教民安民即是發明光大之
也慎字懋字即敬字惟民其父對民懷可有益君陳
所以治民者無異于周公則民之所以順治者亦無
異于周公之世矣註中民方思慕意要渾融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成王又說我聞周公有言凡治化隆盛到那至極的去處自然和氣薰蒸馨香發越雖神明亦將感格而無間然這馨香不是祭祀的黍稷乃是人有明德蘊于身心而至精至粹施諸政事而盡善盡美然後馨香發聞可以感格神明耳若明德不足以致治黍稷雖是馨香神豈享之乎周公此言其發明道理至為精微真脩德治民者所當發也爾尚用此周公發明道理之訓終日孜孜務要身體力行不可有一毫逸豫怠惰庶幾已德可哉

周書

卷之十

卷之十

此承上節言首四句是述周公精微之訓爾尚式三句是勉君陳由訓之功申上文所謂懋昭周公之訓也至治如禮樂彰法度著天地為昭民物大順之謂有是至治而協氣薰蒸太和融液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所謂感于神明也黍稷二句根馨香二字發明言神之感格人皆以為黍稷之馨香而不知此特羞神之具耳非所謂馨香也惟明德本諸身心達諸政治以為至治之基則精華上達而神無不格

乃所謂馨香其明德句要點至治感神二意註所謂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是也推其本于明德極其妙于感神其理至為精粹淵微故曰精微之訓式時處要融會註意發揮所治者庶幾之頑民固當用德以為感通之本所行者周公之法度尤當用德以為善治之原故惟在用是周公之訓而加篤敬之功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惟日二句正式時工夫即上文懋昭要在躬行為治上說謂推孝恭之德以為明德而成至治之極功也如是則神明且可感格而况于庶民乎如此緣方應得惟民其乂句

周書

卷之十

卷之十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成王又說凡人之情不會見聖人時其心裏切切嚮慕如不能見的一般此乃好德之良心也及至親見了聖人却又志氣昏惰安于舊習不能遵依聖人之所行蓋常人之情大抵如此爾君陳與周公同朝已嘗親見聖人矣如今繼周公之後撫周公之民若未能法之以治民則與常人不克由聖者何異其尚以此為戒哉蓋爾君陳若民之上其鼓舞倡率譬如風一般爾所治的下民其觀望聽從譬如草一般風行則草偃上行則下效

此必然之理也若爾能式周公之訓以端風化之源則民亦將聽爾之訓不異于草之從風矣可不勉哉

此示君陳以常情之偏及感應之理欲其由周公之訓也未見聖如不克見是東彝好德之良心既見聖不克由聖是氣稟物欲之所蔽常情大抵然也君陳親見周公則既見聖矣故以是戒之戒哉者戒其不克由聖之偏致篤敬之功盡懲昭之道也觀于恒情之偏固當戒之以由訓而况感應之機所係尤不可不戒恒情以由訓者故繼以爾惟風二句告之二意實串看曰惟風者喻鼓舞感動之機存乎上也曰惟

訓

卷之十

主

革者喻聽順率從之機在于下也二句只論感應常理如此君陳能由訓以端風化之本則下民必從訓而有革偃之勢矣此意繳在末即上文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又意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處庶言同則繹成王又說爾君陳尹茲東郊凡圖謀政事無大無小都要兢兢業業以艱難之心處之不要看容易輕率苟且以至差失爾今繼周公之後政之大體固不可易而時異勢殊容有法久弊生所當釐正的有便民利俗所當興舉的亦不容不因時而為之處但不可偏執已見

率爾興廢須要出入反覆與眾人商量可否以求至當若眾論皆同又要自家納繹而深思之灼見其利弊之宜然後見之施行可也夫外參于國人而不專執乎己見內審于獨斷而不輕徇乎眾言斯可謂其難其慎而政之興革當無有不善者矣

此欲其謹由俗之政亦由訓中事也政即師保中所行之政前註所謂典章法度者蓋周公所以明德治民者雖不可易而時與勢殊政由俗革則不容無斟酌損益蓋謹始和中自不同也莫或二字是無一事不致其艱之意此句且虛講下有廢有興即所圖之

圖

卷之十

主

政而審于人已即所以致其艱也有廢是有戾于俗而當廢者有興是有宜于俗而當興者出入只是反覆之意處者度其廢興之當否也繹是深思永念之意思其廢興之當否也既祭之于同而又斷之于獨則國政能致其艱廢者不為變常法而興者不為作聰明矣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成王又說爾于稽眾繹思之時其有言切于事的嘉謀及有言合于道的嘉猷即便入告爾君于內一一教陳

無有隱匿乃又不自以為能將順于外說道凡此嘉謀嘉猷有利于國有益于民都是我君之盛德主持裁斷于上非臣下所能預也夫既陳己之善而獻納于內乃又以善歸君而宣布于外此乃忠順之極至臣道之純美者也于是又嘆息說若使為人臣的皆若爾之忠順是為奉公修職的良臣而其名譽豈不光顯于後世哉

此良顯指臣又是一說

此欲其盡忠順之道亦由訓中事也就未然說蓋善則稱君含章從王乃人臣當盡之職而亦周公所已行者成王意在勉君陳由訓不嫌于好諫也謀猷是

周書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度于眾審于已而得者順者宜揚之意惟我后之德言其德之著而為謀猷也內則不私其善而告之于君外則不專其善而歸之于君俱就君陳身上說下臣人推開一步成若時者謂人臣皆能如是也良字承入告一邊顯字承順外一邊就君說蓋進善于君則有以養其君之德而德無不良歸善于君則有以播其名之名而名無不顯忠順之道有進于君者大矣君陳能勉于是焉則孝恭已達于君而忠誠無愧于周公矣豈不為善由訓者哉計中已成之意不必泥觀或曰二字可見

王曰君陳爾能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成王又呼君陳而告之說昔周公師保萬民垂之大訓者固後人所當遵然事以時遷政由俗華又不可拘泥陳迹至于狹隘而不弘也爾必斟酌變通開拓周公所遺之大訓使益光顯敷布于萬民乃能繼周公以成治耳今爾所居的勢位是下民所瞻仰却不可恃勢作威以凌暴在下之人爾所用的法制是下民所奉行却不可倚着公法而恣行刻削之政惟在審治體識時宜務以平定安輯斯民可也蓋殷民當遷徙之餘服周公之訓頑梗之習雖變而向化之心未堅若更加嚴厲則非今時所宜若過于寬和又非為治之體爾今御眾雖從寬厚然不可一味從寬把法度都廢墜了須要有簡品節限制以維持于寬厚之中然後寬而不失于縱近民雖尚和平然不可驟然便和使人情都懈弛了須要馴擾服習漸次成和平之化然後和而不至于流寬和得中則政善民安而能弘周公之不訓矣

周書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此申上由訓之意而言不訓即明德致治之訓自其行合于道則曰猷訓自其規法違大則曰不訓非有二也弘字不出懋昭式時之公蓋從謹始中做出寬

和乃是廣其師保萬民之意而不泥于典章法度之末者方是懋昭式時之極致即虞書熙帝載之意非有增益也要含德極其明治極其至意無依勢以下正所以弘訓者威制與寬和對看一反一正相形說勢者君陳統馭殷民之權勢法者周家約束殷民之法度依勢倚法是徇己之私意故先戒之以發下寬和意思寬和兼師保說周公謹始非無寬和之心而時勢有不得不然者至君陳之世則風移之後化訓之餘所當寬和以治之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迹可也寬和二字相對宜有制從容上含弘御衆所謂

周書
卷十
三

寬也然防閑品節有以範之而不過是寬而有制不失之縱也平易近民所謂和也然紆徐容與有以施之而不驟是從容以和不失之流也從容者不遽然之詞如必待克敬而後畀矜之必待向化而後接引之謂寬而有制是寬大中不失謹愆之意從容以和是從謹愆上漸做到和易來正是通變宜民因俗為政大綱紀處乃所謂弘周公之訓者也○周公生居成王治洛則曰則作有功惟人成裕是嚴中有寬成王告君陳則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寬中有嚴剛柔相濟乃治天下之大法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成王告君陳說下都之殷民有犯了刑法未決斷的我雖說要加刑爾未可便從我意而加刑我雖說要赦宥爾亦未可便隨我意而赦宥蓋一人之喜怒無常情五刑之輕重有定法若曲從人君一時的喜怒必有不當刑而刑不當宥而宥者須是詳明法意權其輕重務合于中可刑則刑之使無辜者不至濫及可宥則宥之使有罪者不得倖免乃為用法之平也

此戒君陳之徇君亦弘訓之事此節即下二節之綱在辟是可生可殺者就平民中舉其犯法者言之三

周書
卷十
三

勿字與惟厥中惟字相照應言勿徇乎君而惟徇乎理之中也蓋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君言苟是則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此意須識得非必定與君違只在中字上斟酌耳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成王又說若殷民之中有冒于強梗不肯順于汝之政今的行安于昏昧不能化于汝之教訓的這等人不免加之以刑然須是刑當其罪刑一人而可以為千萬人之戒使後來的再不敢犯罪然後從而刑之不如是則

未可遽加以刑矣是謂刑之惟厥中也

此承上辟字言乃辟之惟厥中者也弗若汝政從保一邊說弗化汝訓從師一邊說註中刑之可也二句作過文看乃字有力必審其輕重之中而刑可以止刑者然後刑之則辟不徇君而得其中矣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若殷民之中有習慣姦宄之事敢于為惡不知悔改的與那毀敗綱常壞亂風俗的這三樣人所犯雖是小罪也不可赦宥他蓋國家之紀綱風化關係甚重當痛懲之以絕為惡之源是宥之惟厥中也

刑書

卷十一

五

此承上宥字言乃宥之惟厥中者也狃于姦宄如反側不靖之類就保一邊說敗常如不孝不友之類亂俗如教化奢麗之類就師一邊說一則閱天下之安危一則閱天下之風化故曰所閱者大三細者三事中所犯有大小小者不宥則大者其肯徇君以為宥乎是宥不徇君而得其中矣合上二節是辟而有止辟者在宥而有不宥者存正是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意思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成王告君陳說爾所治之民有愚頑不聽訓化的不要

忿怒疾惡便以為難教而棄之須是優游不迫漸次把禮義開導勸化則無不可化之人矣人各有能有不能不要求全責備于一人須是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因材而器使之則無不可用之人矣蓋待物貴洪以開進善之機取人貴恕以廣用才之路為治之要道也

此下三節教君陳處商民之道亦弘訓中事對上三節看上是刑罰之施于有罪者此是教化之施于平民者也頑是未化者一夫是化而未盡者無忿疾者緩于懲惡待人之洪也無求備者速于取善用人之恕也正是寬和處要合下二節意講蓋此節亦下二

刑書

卷十一

五

節之綱也然但曰無忿疾而非縱其未化曰無求備而非用其不能亦自有制從容意思常玩味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成王又說輕躁之人不足以圖事須是從容堅忍事不輕發然後舉動詳審而干事有濟也淺狹之人不足以畜衆須是度量寬洪恢平有容然後其德廣大如天覆地載而無所不包也豈可忿疾于頑乎

此申上文無忿疾于頑之意也忍與容各兼師保說曰忍者外能強忍而制其忿疾之心也曰容者內有包容而忘其忿疾之念也能忍則不至于激變生亂

而治民之事可成故曰有濟有容則此心之德舍弘
廣大有天地萬物一體氣象故曰大二乃字不同有
濟在能忍之後言必如是乃能有濟也大德即指有
容言此乃德之大者也淺深在有心無心上見乃大
後要補民無不化意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成王又說殷民雖漸染紂之汚俗然自薰陶于周公之
化其中善惡不同須有箇勸率化導之方如職業有脩
與不脩爾當簡別其能修職業的也簡別其不能修職
業的務要分析明白不使他混爲一途則脩者益自奮

而不脩者知所愧耻人人都勸于立功矣如行義有良

與不良爾當進用良善的以倡率不良善的則良者得
效用而不良者有所激勸人人都勉于興行矣豈可求
備于一夫乎

此中上文無求備一夫之意也修是力田安居務其
職業者以保言良是和身睦家善其行義者以師言
簡修者表厥宅里簡不修者殊厥非福不使混而無
別也進者舉而用之率者以是倡率鼓舞之所謂舉
善以教不能也亦字以字不同亦字對簡修而言以
字承進良而言要見勸功勵行之意夫不其皆修

而簡修簡不修以示勸之之道不責其皆良而進良
率不良以示勵之之機正所謂無求備于一夫者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遠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
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
終有醉于永世

成王命君陳篇終又勉勵之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
本然之性原自淳厚只爲外物引誘遂變做澆薄了然
厚者既可變而爲薄則薄者豈不可挽而爲厚乎但民
之常情不從上人的命令而從其所喜好如所令反其
所好則雖嚴刑峻罰必不能驅之使從矣蓋轉移之機

在上不在下導民之道以身不以言爾君陳若能敬其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而實有是德于身則
自家能謹其所好矣將見百姓皆感發興起莫不改其
澆薄歸于淳原由是化行俗美於變時雍信能升于大
道之世而無復便化之民也世治民安則予一人得
以垂拱于上膺受多福其在予爾亦大有休矣而名譽
光顯終將傳誦于來世矣爾可不勉圖之哉
上數節俱是寬和之政欲其盡化民之道此節歸在
君陳身上欲其端化民之本也惟民二句是言斯民
本者可化之機遠上二句是言化民當有身教之實

敬典句是謹其所好時乃二句正是從其好而反薄歸厚也厚字命字好字俱就典常上發揮敬典在德四字一連說自五常之理而言謂之典自典之得于身而言即謂之德猶云敬其典常之道而實有諸已也與首節今德孝恭及敬字相應是敦厚以立極章好以示民正所謂身教也變即變其薄而為厚升于大猷者教化行而習俗美道德一而風俗同世道之降者自此而升于大道也二句串說敬典在德是與周公明德一般不變大猷是與周公至治一般註云實之感入又是終馨香感神之意懸昭式時弘訓工

卷之十

十一

夫皆盡于此而師保民懷於斯為至矣惟予一人以下又承上二句來君以民化為福也今四方無虞而垂拱之治成故曰膺受多福臣以民化為休也今東郊式化而師保之職盡故曰惟爾之休有辭兼君福臣休說又是期于無窮之詞以終尹茲東郊之意俱要本用公發揮○有辭一說承惟乃之休就臣說一兼君臣說俱通

顧命

成王大漸之時顧視羣臣命之輔佐康王史臣錄其命詞并敘羣臣迎立康王傳授遺詔始末遂以顧命名篇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洸頹水相被冕服憑王

凡

史臣敘說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四月十六日感疾而不悅至甲子日病勢愈重欲命羣臣輔導太子慎重其事乃力疾而起以水盥手洗面左右扶持的人被以衮冕之服然後憑玉几以發命焉夫當疾病困憊之時猶必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敬不以汗褻臨羣臣成王之克自敬德亦可見矣

天子有疾曰不懌甲子以下是嚴發命之禮扶相者所謂王疾病卜人扶右師人扶左是也憑者依之以為安將以發命也

周書

卷之十

十一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成王將發顧命乃總召六卿等官是時太保召公奭領冢幸事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領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領司空及宿衛之官師氏虎賁又及百官之長與諸治事之臣同至前聽命蓋托後嗣傳大位所繫甚重故必集羣臣而面命之也

此是召聽命之人同召貫至御事太保至毛公六卿也舉其本意是以本爵入為天子公卿者師氏守王門司王朝得失之事虎臣虎賁百尹皆官正也御

事非官正而有職事者註中領字皆兼官字皆專

職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

予審訓命汝

成王顧命羣臣歎息說我之疾已大進但幾希不絕耳然病日增重既彌其而留連其勢已不可起矣恐一旦遂死不得出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及未死之時詳審發訓以命汝等汝等其專心聽之可也

此以下六節皆成王顧命之言此節是成王自敘發命之故也幾是幾希不絕之意病日臻二句正是大

周書

卷之十

中

漸惟幾嗣續我志即下文欲羣臣輔元子之志也審

訓者言其訓不輕發以啓羣臣之聽意以下皆審訓命汝之實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真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成王說昔我先君文王武王後先相繼能明其德文王既宣著其光于前武王又宣著其光于後如日月之代明一般其君德之盛如此及其施之政教則能定民所依使寒者得不饑者得食各有所倚賴又以其民既富而可教乃陳列教條以開示之使之父子知親君臣知

義昭然於人倫日用之理由是我周之民感其教之澤莫不服習而不違風聲遠被用能達于殷邦罔不服從其教化民心既歸天意所屬遂集大命于我周矣

此述文武創業之艱難以告之光就德之發用處看宜者宣布于政治之間文宣之于前而武又宜之于後故曰重光須以文武串講方發得重字意真麗陳教即宣重光之實五教即民所依者定民所依之常道而列之教條所謂真麗陳教也須一直說教即是文武德輝所發真麗只是宣布肄字已有不違意在內肄不違句乃承上起下之詞以上皆文武未受命

周書

卷之十

中

時事只指西土之民說天下化之貼在用克達殷句言惟西土之民服習不違用是能達于殷邦同一服習之風而大命乃集于周也文武敷德教以服民心而後能因民心以得天命其創業之艱難如此在後之例微述天感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成王說得天下固難而守天下亦不易我小子承文武之後雖爾愚無知然亦知天命無常至為可畏兢兢然致敬以迎之不敢有一毫怠忽之心于文武敬天勤民的大訓一一承繼保守無敢昏昧逾越是以能延長世德克享天心而大命不至於失墜耳

此敘在已守成之艱難以告之天威承上大命言以其子奪無常至為可畏也大訓是述天命之可畏以啓佑後人者嗣守大訓而無敢昏逾正是敬近天威之用力處上句卽畏天命下二句卽畏聖言一般曰敬曰無敢是兢兢業業以盡守成之道又如此其艱難也

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成王說今天降疾于我身殆將必死不能興起不能醒悟矣繼我而為君者太子釗也以祖宗基業之重付之

一人可謂艱難爾等庶幾明記我的言語相與敬慎以

保護太子左右維持使能大濟乎艱難之業而守不基於不墜可也

此欲羣臣輔元子以保天下也朕言指上二節而言敬保舍下二節意艱難云者基業之大文武以德教創之在已以敬畏守之開泰持盈不容易視也弘濟是守此業于無窮而不泰于祖考之意

柔遠能通安勸小大庶邦
成王說所謂弘濟艱難者何如人君以一身為萬民之主雖地有遠近皆當撫綏汝必敬輔元子于遠民則懷

乎而柔順之於近民則馴擾而調習之以盡夫撫萬民之責焉人君以一身立諸侯之上雖國有大小皆得統御汝必敬輔元子保安小國使之得以自立勸導大國使之不敢自肆以盡夫御諸侯之責焉如此則君道克盡而艱難庶乎可濟矣

此欲其輔君盡為治之道正弘濟艱難之事也遠邇拮民言小大庶邦指侯國言柔者接引懷來而治以不治能者馴擾調娛而治以必治此御萬民之道也安者撫綏輯寧使小邦得以自立勸者督責開導使大邦不敢自肆此懷諸侯之道也總是君道所當盡

者要見敬保意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成王又說人受天地之衷以生本有動作威儀之則我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當肅恭收斂自治其威儀使一身之中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方能無愧于為人耳况人君之威儀允天下之所瞻仰者其可以不治乎然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若一念之幾微或出于邪則其身之威儀咸失其正尤不容于不謹者汝必輔成元子致謹于念慮之微以端其威儀之本慎無引君非道以元子釗冒進于不善之幾也

此欲其輔君端為治之本亦弘濟艱難之事也柔德安勸之要自一身始而身之本又在于心故兼舉身心而戒勉之上句以修身言下句以正心言重下句上自治對治人而言註所謂不假外求之意威儀下須補出輔君意幾者動之微威儀之本也進于非幾則威儀皆失其則矣爾常敬保元子以謹其幾毋或導之以不善而使進于不善之幾也無以處有詔王熾諫王惡之意心正身修則為治之本端而艱難之業可濟矣

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

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史臣記成王發命之時曾設帳幔于坐次及羣臣既受顧命而退乃徹出帳幔于庭中及明日乙丑成王遂崩太公召公奉成王遺命命仲桓南宮毛二近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二具虎賁百人往迎太子釗于路廡門之外引入路寢東夾室居憂主喪以示繼體之有人天位之已定也

此以下皆史臣敘事之詞太保以下是承成王之顧命而迎康王嗣統之事也帷帳之設為成王設

羣臣受命而退則無所用帷帳矣故出之于康王崩康王在側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于眾也命必發于太保者所以一號令而杜多門也干戈宿衛之具虎賁百人宿衛之卒成王以是日崩康王即以是日為受命之日王以天下大統不可一日虛也

丁卯命作冊度

成王崩後第三日丁卯召公將傳顧命於康王先命史官作冊書以紀其言并定受冊的禮儀法度如下文升階卽位御冊受同之類

上節重總統此節重傳命冊書及受冊之法

度命卽太保命之也先作冊度者顧命大事尤成王所重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作冊後七日癸酉成王既殯伯相召公命士取材木以供喪事雜用

上欲傳臨終之命此節備殯終之禮士者山虞匠人之屬須材是供凡喪事之用既殯後事

狄設黼屨綴衣

召公將傳成王之顧命于是命狄人設畫斧文的屏風於御座之後又設帳幔于周圍悉如成王生存臨御之

儀也

此以下七節皆為將傳顧命陳設儀物以象成王之生存也不言命者蒙命士之文黼衣綴衣貫下四節蓋四坐皆有之也下四坐至車帟不言官者皆狄之所設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篋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史臣記狄人於路寢戶牖之間向南之處鋪設二重篋席其席以白黑之繒為緣仍設華玉所飾之几這是成

王平日朝見羣臣之坐也又于西廂向東之處鋪設三重蒲席其席以雜綵為緣仍設文貝所飾之几這是成王平日聽事之坐也又于東廂向西之處鋪設三重筍席其席以采畫之繒為緣仍設雕玉所飾之几這是成王平日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又于路寢西遷夾室向南之處鋪設三重竹席其席以玄色之繒雜為之緣仍設漆几這是成王平日燕親屬之坐也且牖間南向之席乃天子負象朝諸侯之處坐之正也其餘三坐則隨事而設今將傳成王顧命不知神之所依于彼于此故并設之

卷十一

四十一

此四節是兼設平生之坐以象成王之生存也承上節而言牖間南向坐之正平時朝覲之所西序東向

平生聽事之所東序西向平時養老宴臣之所西夾南向平時宴親之所必兼設之者成王靈爽之所憑依意其在此而或不專於此意其在彼而或不專於彼也如有如其上如其左右意思篋底豐筍四席也繒綵畫玄紛四純也華貝雕漆四几也席所以坐

純所以緣几所以憑也曰重者所謂天子之席三重也曰仍者所謂凶事仍几也先言西序又特言西夾者成王殯在西序以西為重也○豐席筍席也筍音

同音

卷十一

四十一

官草似蘭可以為席詩下筍上簞是也筍席取筍竹之皮為之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亂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史臣記當時之所設者又列五件重玉陳各樣寶器如赤金之刀帝王之大訓寶也及弘璧琬琰玉也則陳列在西序大玉夷玉及天球玉也河圖寶也則陳列在東序亂國所製之舞衣及大貝鼓鼓皆制作精巧備文事者則陳列在西房兌所制之戈和所制之弓垂所制之

冕者大夫服也大夫皆立堂上貴賤各有等級平居以備宿衛而今日以壯儀衛者也尸是堂之廉鴻處每邊立二人故曰夾上先西後東者以成王頌在西序尊先王也此先東後西者以康王東重新王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卿士邦君麻冕黼裳由即位

儀物既陳宿衛既備乃迎詞主人受顧命以受命重事且有祭告之禮故用祭服康王麻冕黼裳由西階升堂蓋未受顧命猶不敢以主道自居也公卿大夫及諸侯皆麻冕玄裳從王而升各入就班次焉

此以下乃康王受顧命之事由賓階階者猶以子道

自處不敢當主也卿士邦君三卿不與蟻裳還是吉服受顧命大事如見成王故君臣皆吉服也即位者康王就受命之位羣臣就助祭之位也羣臣不言升階者從王升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階太史秉書由賓階階御王冊命

王與卿士邦君既升矣太保是受遺詔的太史是奉冊的太宗伯是相禮的三人皆服麻冕彤裳純用吉服大圭乃天子之所守則太保奉之同為祭祀之主瑁為朝覲之主則太宗伯奉之皆由東階升堂遺命冊書乃太

史之所作則太史執之由西階升堂遂以此冊命于王太保宗伯奉符寶以傳嗣君有王道焉所以升自東階太史尊先王之遺命所以升自西階也

此三卿繼君臣而升也麻冕彤裳皆吉服皆是奠祝故其服同各有所主故其事異太保總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祀朝覲之事故奉同瑁太史職載華作冊度故秉書秉者持之以升御者奉之以進也太保太宗由阼階升者先王之大寶有主道故也太史由賓階者將以書進于君故與王同升也

曰皇后憑王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

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詞太史既書之于冊以授康王而役口陳其意說大君成王當大漸之時親憑王几發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的大訓君臨我周之天下然既居大位必有大法汝必率而循之凡所以柔服萬民安勸庶邦者悉遵先王之成法予以變和天下之臣民使皆相安相樂無一人離心能如是則可謂善繼善述慰答宣揚文武之光訓而不負其啓佑之意矣先王之所望于汝者如此可不勉哉

此太史既授顧命于王而陳其大義也文武之訓只

是述天威之可畏而欲後人敬守之者自其正大而言則曰大訓自其昭著而言則曰光訓非有二也君臨三句正嗣訓之事而末句又應轉嗣訓說臨君周邦者承艱難之業也率循太下者由其真麗陳教之法度也變和天下者致民于肄習不違之中也俱要點柔能二節意講然居大位則當由大法而由大法斯能致太和須申說爲是用字承上三句來答揚者慰答其望而宣揚其美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康王既受顧命乃再拜而起答說君道甚難天命可畏眇眇然我微末小子其能居大位循大法致太和如我祖父之安治四方以敬畏夫天命乎蓋深以不勝爲懼也

此康王拜受顧命而致其謙詞也亂四方與上君臨三句應敬忌天威與上答揚句應然須一氣說下兼文武成王言我微末小子其能居大位由大法致太和如我祖之真麗陳教我父之嗣守大訓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敬是不忽忌是不敢即在亂四方上見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啗上宗曰饗

康王已拜受顧命乃受太宗伯所奉之同瑁瑁則授之于人同則用之以祭王乃三致肅敬進爵于神位之前三酌酒于同中三酌同于神座告其已受顧命也宗伯乃傳神命說先王已歆饗矣

此康王祭告成王言已已受顧命也乃者繼前之詞既受冊書乃受上宗之同瑁也受同瑁上要見受介圭意瑁尚未用同即用以祭焉宿者從王立處三進爵于神所也祭者酌酒于神座前也啗者奠爵于神座也每一進爵則一酌酒一酌酒則一奠爵如此

者三故曰三宿三祭三啗非一齊事也此節似初獻之事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康王既行祭告之禮以所奠的同爵授于太保太保受之然不敢用之以祭遂下堂盥洗其手更用別同盛在璋瓚之中持璋瓚以報祭因授同于宗人使之代安神座遂拜以成禮告其已傳顧命康王以子道自處亦代尸答拜焉蓋太保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任故王答其拜所以致敬也此太保報祭成王言已已傳顧命也王既啗而反爵

于手故授之太保而太保受之也用異詞者所以別君臣之分也璋所以盛同者如盤之類玉荅拜者為受是宗王以于道自處也此節蓋亞獻之事

太保受同祭噴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凡祭將畢有飲福酒之禮此時康王居喪不可飲福太保乃代王行之宗人酌酒于同以授太保太保受之先酌酒于地然後舉酒至齒蓋方在大喪之中不甘其味也于是遷居其所立之位以同還授宗人而下拜以謝神賜王又代尸荅拜焉

此太保飲福之禮也祭是將飲福而酌酒于地也

是不甘其味意上報祭而拜敬告傳命也此飲福而拜敬謝神賜也此節是終獻之事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祭禮既畢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助祭之諸侯皆出路門候見新君與之更始焉

所收不特祭器自四坐以下八節皆是蓋并儀物儀衛而徹之也出廟門侯者君在廟門內則尚為子在廟門外則方為君故侯新君之出以聽其正始也

康王之誥

這是康王初嗣位君臣相與戒勉之詞史臣敘其事因

以康王之誥名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瑱與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史臣記說成王既崩康王初立羣臣候見新君王乃出立于應門之內于是太保召公為西伯則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為東伯則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分領所屬敘立已定乃各陳布黃馬四疋朱其鬣以為庭賓諸侯又各乘所奉圭兼以幣帛致詞說天子新即大位羣臣禮宜朝見我一二臣子在外為王藩衛者敢獻其

周書

卷之十一

五

壤地所出之馬與幣以為贊見之儀致詞已畢乃相率再拜稽首而致敬盡禮焉是時康王已即大位宜繼前人之德者故亦荅拜蓋繼統之新君居憂之宗主禮當如是也

此康王朝見羣臣所以與之正始也出字還是出廟門而立於應門之內執瑗以朝諸侯也古以賓禮親邦國故稱曰賓黃朱是陳于庭者圭幣是執于手者壤地之奠贊指黃朱及幣言圭不過合符于天子者耳一二臣二句所以表見君之心再拜稽首所以盡設言之禮嗣德即嗣位意史臣就荅拜上形容二字

出來一以見繼統之新君一以見愛居之宗主宜若拜而拜也下羣臣告王及王望羣臣輔已亦不出嗣德之外故史臣特表而出之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恤西土

史臣記說諸侯朝見成王行禮既畢太保召公及司徒芮伯與羣臣皆前進相序定位次又皆再拜稽首說王今已爲天子羣臣敢致敬進言于王說昔商之成湯以

聖德克享天心創造商家六百年大基業至紂無道皇天厭棄遂一旦改華其命使他盡喪了天下惟我周家

卷之十一

十一

文王武王二聖相承乃大受其命以開一代之基業所以然者是由文王武王能撫恤西土之衆使得其所是以人心歸于下天命眷于上信非偶然也夫文武相繼恤民始受天命得天下如此其難也王可不盡君道以保之乎康王生長富貴不知創業艱難故召公率諸臣進戒首之以此所以警悟之者至矣

此下二節皆召公率羣臣進戒康王之詞此節述文武得天下之難而警動之也上不言相揖此言之者是分班儀此是合班儀曰咸曰皆實兼諸侯羣臣在內太保外爲諸侯之伯內爲羣臣之長故總率內

外臣以告君也皇天二句一氣說惟周惟字重看言皇天改殷邦之命不屬之他人而獨我周能受之者以文武能恤西土之衆也克恤卽靈承于旅克堪用德事合刑賞忠厚意叫起下賞罰字而又與顧命真麗陳教相出入夫文武相繼以恤民而始受天命如此此創業之所以難也王可不思其難而保守之乎羨若二字甚輕不必講或以紂失天命周得天命分看非是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哉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周書

卷之十一

十一

召公又說我周自文武艱難創業惟我新受之成王以兢業守之凡一賞一罰皆未嘗徇一己的私情惟理所可好則好之而賞必當功理所可惡則惡之而罰必當罪至公至明絕無私曲是以賞一人而天下以勸罰一人而天下以懲民志定王業安而文武之大功不至于動搖用以此施及于後世之子孫亦有盈成庶治之美而享有今日之天下今王嗣位其敬以保守之哉敬之何如治安之久易有陵遲之漸踐祚之初當絕覲觐之萌必振飭戎務張大六師之制使器械嚴整士氣精明足以警服人心鎮定天下切不要始息廢弛使我高

祖文武不易得的基命隆壞而不終也

此敘成王守天下之難而因勉之也賞罰是天命天討君道之大端所在包小大而言畢協是出乎天理而無一不當功當罪之謂厥功指克恤西土以受天命之功默定承上句來文武之刑賞忠厚本人心素所畏慕者成王能述其事故能定其業也休與功一意在文武創業曰功在成王繼美曰休耳用敷遺後人者以此盈成熙洽之美而施及于康王也成王能盡君道故能定前功而貽後休守天下何其難也此與顧命敬逆嗣守節相出入敬之哉虛說下二句

周書

卷十

十一

即敬哉之事張字是張而不弛之意張皇六師者有罪則討以公其罰而不為姑息之賞也就有觀耿光揚大烈意思寡命即是厥功無壞者紹敷遺之美以繼戡定之功使文武寡得之命愈達而不墜也獨言六師者一則治安之久防後世陵遲之漸一則踐祚之初絕天下覬覦之前此亦是濟艱難意思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康王因羣臣相與進戒乃呼而告之說爾庶邦侯甸男衛之諸侯既有陳戒于我惟我一人釗將亦有誥詞以報答于爾其明聽之哉

此下康王答羣臣之詞報誥者羣臣諸侯有誥戒于我我亦答之以誥也再兼羣臣說下二節即報誥之詞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康王告諸侯說昔我周文王武王為君有溥博均平之德波薄稅歛使天下都富足無有困窮人有罪惡不得已而加刑又輕省而不深刻謹慎而不差誤不曾專意去求人的罪惡其務德而不務罰如此這箇心見之于

周書

卷十

十一

外則推行到那至極的去處存之于內則兼盡而極其誠信無有一些虛假內外充實自然光輝發越明白在天下人的耳目文武有此聖德宜無賴于羣臣之輔者當時則有如熊如羆之武士與純一忠實不二心的賢臣同心協力相與輔佐以保護經理我周之邦國故文王武王用此承受正大之命于上天天亦以此順文武之道謂可以君主天下而付畀以四方之大也夫文武以聖德而尚賴賢臣輔佐如此况我今日寧不賴爾等之助乎

此舉文武得天下之由以寓求助羣臣諸侯之意也

周書

卷之十一

十一

重在得臣之輔上看。不平富二句就事上說。而心在內。蓋博博均平。以豐民之財。不務咎惡。以全民之命。皆仁心所在也。底至者。仁心推之于事。無所不用其極。是外之充實。齊信者。仁政本之于心。無所不盡。其誠是內之充實。昭明者。務德不務罰之實。昭着于遠近。而人皆仰之也。則亦有三字。重看謂文武之聖。宜無賴于羣臣之輔者。而當時則亦有如是之臣。以輔之。而充我之今日。寧不賴爾之助乎。熊羆不二心。總是一人。如所謂義德容德者。以戢亂。故言其武勇。以輔治。故言其忠實耳。保又更見輔君廣德。慎罰。意用字。承文武得人之輔。來端命者。天命大公。至正可受。而不可闕也。此句與以昭受上帝一般。厥道指廣德。慎罰之道。言付畀四方正順之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張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違鞠于羞。

康王又說我周文王武王。既得賢臣。以創王業。猶慮後人無以守之。乃命封建侯國。樹立藩屏。其意蓋以後世子孫。繼體守成。要這等人輔佐于異日也。先王為後世慮如此。今我一二同姓的諸侯。繼爾祖父為臣。爾祖父

周書

卷之十一

十一

前日皆有臣服于我先王之道。庶幾相與顧念而不忘。安定而不易事。我以耆耆衛之責。雖身奉職。正位。須要一心孜孜。報國常在。王室用以此心。奉上之憂。勤順。不遠無或不能。輔佐使端命。不可受四方不能保以貽我鞠子之羞。耻斯則顧綏之道盡。而無愧先公矣。爾等可不勉哉。

此推文武建諸侯之意。而致求助羣臣諸侯之詞也。建侯即是樹屏。指上熊羆不二心之臣。言下先公即此等人也。文武既得賢臣。以創王業。乃立為藩屏。以輔後人。其慮後之遠如此。今予以下正勉諸侯體先

王之心。以盡侯職之當然也。顧者顧念而不忘之謂。按者安守而不易之謂。先公先王之道。即武王忠實以保入王家者也。下四句即是顧綏之實。恤者求付畀四方之業。而德化威武。恐不能如文武。武王之意。兼德罰及張皇六師。看用奉若用字。承乃心求用。以此心而奉順之也。奉順不過分君辭念。知無以上家之謂。鞠子羞。即應壞高祖寡命而言。能不惜心而不遠之羞。則顧綏之道盡。而無愧于先公矣。夫諸侯之在外者。猶當輔我如此。而况在內之羣臣。可不思所以助我耶。

命

成王命畢公代君陳保釐東郊史錄其冊命之詞以畢
功名篇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
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史臣叙說惟康王即位之十有二年六月初三日庚午
越初五日壬申王于是日之朝步自宗周至豐觀告于

文王之廟以洛邑下都之衆命畢公往保釐之蓋及民
自周公君陳以來雖向化已久而餘風尚存固不當專

周書

卷之十一

尚威嚴亦不宜輕事姑息必剛柔互用威惠並行保以
安之而愛惜護養使民無不遂其生釐以理之而區處
分別使民無不順其治然後能成周公君陳之業也康
王以此命畢公其責成之者甚重矣

畢公嘗相文王故于文王廟命之若文王親命然者
人君待元老當如是也保釐二字平看俱兼旌別淑

慝在內篇中不剛不柔是也蓋忿其不從而徒以剛
制之則非所以為保故欲不剛以保之寓意于旌

別之中不失之于暴戾也慮其難化而徒以柔密之
則非所以為釐故欲不柔以釐之嚴品飾于旌別之

際不失之于姑息也要發得寬嚴並行恩威兼著意
曰成周之衆又曰東郊者以民而言則殷民實周家
成業所在故曰成周之衆以地而言則下都在鎬京
之東故曰東郊其實一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
命

康王冊命畢公歎息而呼之說道父師惟我周家當初
受有殷命豈是容易得來實由我文王徽柔懿恭懷保

小民我武王聰明作后寵綏四方有此大德敷布于天
下用能受有殷之命而初建大業也此言周得殷命之

周書

卷之十一

難以見保守之道在今日所當加意也

此示以得殷之難欲其重保釐之任而不敢忽也大
德就發于政治者言如莫麗陳教丕平富不務咎等

事曰文王武王者見其相承之久曰敷大德于天下
見其所及之廣也受殷命要點出得殷民來如式商

受命奄甸萬姓之謂用克二字重看言文作武述相
繼以敷大德如此用是之故而後始受此殷命抑何

其艱難也觀得之之難則當思保守之道矣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恭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

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說惟此下都之衆周公寔始治之其功有不可泯者蓋周公以王室懿親累世輔政既佐文武又相成王用能安定國家保固王業當時以殷民反側難化則加意謹密區處防閑極其周密將他移到洛邑密近王室日聞我周家的仁聲善政親近我周家的仁人君子使潛消其頑悍之習而化于德義之訓蓋自遷洛以至今日撫摩馴習既歷三紀之久當時之頑民老者盡少者壯世運已變更矣然後滌惡之民悉化爲友順而風俗翕然其移易焉如今殷民安而四方俱安天下太平無可憂虞之事我一人得以垂拱于上安享和平之福斯

周書 卷之十一 三

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夫觀周公化殷之難如此公必善繼其政而保此治安于無窮可也
此告以化殷之難欲其慎保釐之事而不敢易也左
右綏定汎言茲殷以下即綏定內事遷殷雖在成王時然輔成王以化殷即是遵文武之成烈故摠以左右先王言之謹密是區處之嚴防閑之密意乃周公因時爲治之大體遷于洛邑三句正所以謹密之者密邇王室是比介我周之意式化厥訓者用以是而使化于德義之訓也既歷二句蒙式化句來三紀內含君陳和在中在世變即歷三紀風移即下收放心註

中已字始字可玩艱難意全重在此二句止四方二句亦串說殷未化則四方猶有可虞而予一人亦有宵旰不寧者今殷民安則天下舉安而予一人亦優游于上而無恙于恤矣無虞全在殷民上剔出二句從化字生來亦要看得是難之之詞不可只作慶幸說以周公之聖猶積久而始能化殷如此又何其艱難也公在今日可不思所以繼其功哉未要打轉紮定意

周書 卷之十一 四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康王又命畢公說公性治殷民必因俗爲政而後可蓋世道有隆有汙若風俗淳厚人心和順則世道日升而趨于治風俗薄惡人心澆薄則世道日降而趨于亂故爲政者當因俗以爲變更宜寬而寬不失之苛刻宜嚴而嚴不失之廢弛務在變通以宜民此爲治之大端也昔在周公之時殷民習滌舊惡世道方降故謹密而遷之其治尚嚴至君陳之世殷民漸化爲善世道初升故從容以和之其治尚寬皆是因俗以爲政者其在今日世變風移善者固多而不善者亦間有之又當剛柔並用分別善惡使賞罰昭明人知懲勸乃政體之所宜也若爲善的不稱其善也與不善的一般則淑慝混淆從

運彜定善者無所恃而忘于自修不善者無所慕而大
於自棄其何所視效以為勸乎夫勸善懲惡若主于區
別之嚴然使民同歸于善不失為愛養之厚此正所謂
保釐之政也

此示以今日化殷之道也首二句汎論而意串說道
是運諸世者就人心風俗言政是指諸治者就法制
教化言世道既以時而升降則功化當因俗而變革
所謂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也俗革下要補
出周公君陳來融會註意講以起下二句蓋畢公當
旌別淑慝之時不可泥于謹始和中之政也下藏字

周書

卷之十

五

指職業修行義良者言上藏字指表宅里樹風聲言
不滅厥職則是泥于舊政而不能由俗矣罔攸勸者
善者固安于自息惡者亦阻于自新無所勸慕而為
善也獨言善善者能勸善則能懲惡可知末須繳出
此意是論理非勉辭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粥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
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康王又稱美畢公說道惟公有盛大之德備道全美不
但大節過人雖至于一言一動之微人所易忽者亦能
勤慎檢點絕無怠忽其德之盛如此自輔導文武成王

以及朕躬為四世之元老風采煥峻正色飲容于朝著
之間以倡率群僚凡有言論謀畫在羣臣罔不祗敬而
經法之蓋公聞望素孚勲業茂著其休嘉之績已多于
先王之時不特今日為然今予小子惟垂衣拱手以仁
其治功之成而已夫以公之德業為予所仰賴如此然
則保釐之任舍公其誰屬哉

此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以見保釐之任非公不
能當也惟字要重看懋德二句以德言粥亮四世以
業言勤小物如勸靜食息出入起居無不致謹之謂
既有盛大之德而又能勤于細行此德之盛也粥亮

周書

卷之十

不

以事上言正色二句一串以率下言師言猶云法言
謂其正容以率下而羣臣之瞻其德輝者莫不敬服
其法言也不可以色與言平看三句亦有抑揚言既
能久于忠君而又能敬以率下此業之盛也嘉績句
只帶粥亮三句言其事率下不特今日為然所以
著其久也予小子句正是歸美處成字與成厥終成
字意同謂以公德業之盛必能由俗為政以底于治
功之成予小子特仰賴其成而已蓋深美公之德業
以見保釐之任非公不可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又歎息呼畢公而告之說昔周公輔我國家之
理太平之業嘗孜孜以化服殷民爲事今公德業之盛
無愧周公故予就祖廟之中祇行冊命以周公之事付
之于公公其往蒞東郊而盡保釐之道使左右綏定之
烈無虞以寧之化不異于昔日可也

此正命畢公以化殷之責也就祖廟之中行冊命之
禮故曰祇命命以周公之事者周公以聖人當化殷
之任而公之德業無愧于周公是以命之也往哉內
要見因時變通以繼周公使左右綏定之烈爲之益
光無虞以寧之化爲之益顯意以周公之事而委重

周書

卷之十

七

于公則公當性任周公之事而責成于已匪是則不
敢屈公以行也要體得康王尊重元老意思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
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康王又命畢公說公之保釐東郊當以勸善懲惡爲務
若殷民中有爲善的必旌獎他使加勸於爲善有爲惡
的須簡別他使知戒于爲惡如式化厥訓的此善人也
則旌表其它里光顯爲善之人以羞愧那爲惡之人使
善人的風聲卓然樹立聞者莫不興起這便是旌善的
事有弗率訓典的此惡人也則分異其井里疆界不令

善人相混使他畏懼爲惡之禍羨慕爲善之福這便
是別惡的事至于王畿乃四方之本不嚴其防非所以
彈壓殷民而安定四方也故郊圻之地其遠近疆界舊
已規畫停當的須要申明約束不使湮廢封域之內其
高深險阻舊已設立守禦的須要謹慎戒飭不使怠忽
于以安定四海之民蓋承平日久法制易弛人心易玩
若根本之地常加修葺整理則王畿尊嚴有備無患四
方都畏威仰德安享太平之福矣豈特殷民順化而已
哉夫既行旌別之典以昭激勸之大機又重畿輔之守
以修防禦之大計所以爲長治久安之慮者至深遠矣

周書

卷之十

八

此示以今日由俗之政所謂保釐者也首句是綱要
見因俗爲政意蓋式化厥訓之後孰無好惡之良心
而餘風未殄之時不可無勸懲之大法則所以變通
乎謹愆之道以成保釐之功者莫要于此上文所謂
臧厥臧是也表厥三句是旌淑之實弗率三句是別
惡之實表字上點出能率訓典與下弗率對彰善二
句即在表宅里上見癉惡二字甚輕只帶彰善言之
蓋善者彰則惡者自愧是病其惡也使人有所感動
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俾克句亦即在殊井疆上
見畏慕一字串說善者則顯揚之而樹風聲于不泯

便有率不良意在惡者則傲懼之而使畏慕以自新
便有同歸于善意在井然條理之中而有藹然安保
之意所謂保釐也然宅里井疆既已區別而郊圻封
守一或不嚴則愚者將有越志之圖而淑者不獲安
全之利即四方之無虞未可保也故復以尊嚴王畿
告之郊圻以地言封守以人言重申字慎字看申畫
者量遠近別內外自周公規畫以來者皆于此時輯
之不使歲久而渾也慎固者謹斥埃詰戎兵自周公
經畧以來者皆于此時省之不以世平而玩也一以
尊王畿之勢一以嚴王畿之備皆所以防範乎人心

周書

卷五十一

九

者以康句繫根上說曰康四海則不惟般民之善者
安其宅里惡者安其井疆而四海之大皆將革心向
化而無反側動搖之足患矣四方無虞之治其弗替
矣乎此三句乃因言旌別之政而慮及之者蓋旌別
淑慝固激動人心之大機而尊嚴王畿亦防範人心
之大計雖一時因俗之政而亦不失乎周公謹然之
遺意也要識得此意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
未殄公其念哉

康王告畢公詭公之保釐東郊凡設施于政事者必貴

乎有恒行之而為經常之典守之而為齊一之規不要
朝更夕改方行忽罷則政立而民其不遵從矣凡宣布
于辭令者必尚乎體要體則典重而旨趨悉完要則簡
約而切中事理不要務為繁文浮泛失實則令出而民
莫不聽信矣至于作聰明趨浮末一切好異之事決不
可為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安能有恒言而
好異則言徒多而不切理安能體要此治體之所當戒
也所以然者何哉蓋商之舊俗漸淙紆惡靡靡然相與
隨順惟以利口捷給為賢雖以周公之聖君陳之賢治
之而習淙餘風尚未殄絕公其念此凡政令所施務存

周書

卷五十一

十

渾朴敦大之體以盡化其澆薄之習可也
上欲其立治法此欲其敦治體以旌別之道布之為
紀綱者謂之政以旌別之道敷之為號今者謂之辭
皆化民成俗之所係也有恒者始終不易悠久無間
之謂政有恒則純一而不擾有以示斯民之法守故
為可貴也體要者理趣完具言詞簡約之謂詞體要
則簡實而不浮足以起斯民之承聰故為可尚也作
聰明而好為異政則善紛更而厭持久不能有恒趨
浮末而好為異詞則言雖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不
惟云者言不足貴不足尚也此三句只論治體當如

此未就治敦說商俗以下則推所以然之故而治體不可不敦也靡靡是相隨順而不能自持之意與有恒反利口則支誕而不簡約與體要反正所謂好異者也餘風未殄本周公君陳說來念者念商俗之弊而敦有恒之政修體要之詞以治之也要點旌別在內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康王又說我聞古人有言凡世享祿位之家為逸樂養之所移少有能率由于禮教者既不由禮則心無所

則書

卷十一

十一

制迷肆為驚蕩陵蔑有德之人不知忌憚夫天道好謙而惡盈既以蕩陵德則其悖逆天道甚矣由是敝壞風化競為奢侈美麗之事無所不至蓋人惟禮為能制欲出乎禮則必入于侈此非特一時為然萬世為世祿之家皆同此一流可深慨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述古人之論世族者如此

上言治法治體則殷民之淑慝者固有以治之矣然不先有以訓之則何以考其從違而施旌別之政哉故又言殷士之當訓而此先引古語以起之也鮮克由禮句是惡之源以蕩陵三句是惡之流凌德與悖

天道一直說德具于心即上天降衷之理也以騶蕩而凌蔑之則實悖乎上天之道矣敝化奢麗者謂敝壞淳厚之風化而以奢侈美麗相高也未句抱承上四句說見殷士之惡蓋有自來也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康王又命畢公說古人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今茲殷之衆士正是世祿之家其憑藉前人之榮寵安享富厚有自來矣夫人之私欲每與公義相為消長惟怙恃其侈忝不知悔改必至絕滅了義理義理既滅則無復有羞惡之萌徒以服飾之美炫耀于人而身之不美則莫

則書

卷十一

十一

于其身敗家以罪惡終不止矣在昔周公君陳相繼治浴反覆化訓雖已漸收其放逸之心奈何習染既深惡本尚在縱使一時禁制猶恐乘間而發所以防閑其邪者在今日甚難公不可不念也

此正言殷士之惡也席寵句對世祿之家看怙侈句對鮮克由禮看服美句對凌德悖道看驕淫句對敝化奢麗看是滅義者惡之源而服美三句亦惡之流也收放心即前化訓風移本周公說而閑之惟艱處

嗚呼君陳在內蓋謹處之時雖或知所收斂而寬和之後尚未必其潛消所以防閑其後者誠不易也與上餘風未殄相應曰殷士者在殷為士在周為民一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康王又說庶士席先世之寵有此富厚之資使不知所以教之則彼將恣情縱慾伐性傷生有不能免者故必因其資富從而教訓之使其心志不為嗜欲所移則可以保全性命之正而年壽長久矣然所以訓之之方惟

德與義二者而已德者心之理訓之以德則不至于以蕩陵德義者事之宜訓之以義則不至于怙侈滅義蓋

此德義根乎天命之正合乎人心之公乃天下之大訓外此非所以為訓也然雖用此為訓又不徒以已意言之必須稽考古人德義之事迹為訓戒然後人肯聽從若不由于古訓則在我既無徵而在人必不信矣其何以為訓乎

此言訓殷士之道正所以防閑其心者也首二句推當訓之由資富承上席寵惟德惟義當而能訓則身不陷于罪戾心不遷于異物而不至于喪生故曰惟以

永年者在是矣

反看富順題發揮夫既本諸同然又參諸已然則訓之者愈至而闕之者愈周民將有淑而無慝而所以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康王又歎息呼畢公而命之說惟此殷士雖不過前代之遺民而關係于我國家者甚大殷士率服則王畿首善而四方無虞邦之安固由于此殷士梗化則近者不服而遠者離心邦之危亦由于此故我惓惓命公以化訓殷士者以其關係之重耳然化之之道又貴得中過剛則使人難堪過柔則啓人狎侮必也以愛養之心行

旌別之典不剛而過于暴刻不柔而流于姑息則化訓之道適得其中將見為殷士者莫不感恩畏威悉去其舊染而為德義之歸厥德信乎其能修矣邦其有不安

乎

承上言殷民既訓則孰為率訓而可旌孰為不率訓而可別可以行旌別之政矣故復更端歎息以告之邦之安危二句是言其所係之重以起下二句意不剛不柔要發得寬嚴相濟意出非謂不剛是柔不柔是剛也大意謂殷民放心雖收而餘風未殄毋忿其不從而徒以剛克之也必舉旌別之政而不剛以保

廟書

卷之十一

十五

之防閑節制之中常寓保全愛護之意可也母曰慮其難制而徒以柔容之也必施旌別之政而不柔以釐之調娛馴擾之內不忘鼓舞振作之術可也皆是因世道之升而為由俗之政者二不字重看實從謹恭寬和上變通出來厥德是民之德允修者凌德化而為惟德滅義化而為惟義皆有善可旌而無惡可別也未繳安而不危意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成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周王既平殷之時殷民反側動搖故遷于洛邑親自監之謹恭戒飭不敢少忽是為能慎其始至君陳繼周公之後其時殷民已漸歸服惟從容和緩以化導之是為能和于中如今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在公又當剛柔互用威惠並行使殷民之感化者皆翕然丕變以終二公保釐之功這是能成其終乃我所期望于公者也夫由周公君陳以至公時雖有先後而以化殷為心則無不同故或以謹恭或以寬和或以不剛不柔所施雖異同歸于致治之道而已惟三后能繼治同道將見敷之為道化則仁漸義摩處處周流而無有不洽推之為政

廟書

卷之十一

十六

事則剛舉目張件件修明而無有不治由殷民以及四方莫不沐浴膏潤安生樂業而在四夷左衽亦皆仰賴中國之德澤履服恐後矣治道之隆至于華夷同戴寰宇昇平如此予一人得以膺受多福而享有道之長公之功不亦大哉

此承上而因期以化殷之效也三后雖並言語意當重畢公身上三克字有別周公君陳是叙其已能之詞畢公是期其必能之詞慎始者乘世道之方降而治之以剛所謂恭殷頑民遷于洛邑是也和中者乘世道之將升而治之以柔雖謂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夫成終者繼二公之後而因世道以立政也。然則
別於德不剛不柔民德允脩是也。始中終以時言德
和成俱就化般言惟公句不可謂當成其終只月其
字見期望之意而已。欲民之化而思以慎和成者心
也。當慎當和當成因時為治道也。慎之和之成之見
諸行事故也。心者化民之本。道者化民之理。政者化
民之具。自有相應意思。協心者師其意不泥其迹。同
以化般為心也。同底于道者事不同而道同。化般之
理當如是也。緊根上二句說致意之詞。道洽政治則
自然而致之者。道化積累漸涵浸漬而無間所謂道

周書

卷之三十一

十七

洽也。政事修明網來目張而無遺所謂政治也。澤潤
從洽治字生來謂其德澤深入于民而沐浴于膏澤
之中者莫不有善可旌無惡可別而厥德允修也只
指東郊之民而言。心一則道同道洽則政治道洽政
治則澤潤生民俱相承看。四夷上要補王畿又安則
不特中國被澤而已。雖四夷左衽道化之所不加政
治之所不及者咸賴其化成之澤也。多福指化般及
逸而言以其內外俱無可患故曰多福也。成賴比四
方無虞較深多福比一人以寧較深此康王期望畢
公切王處與周公節相首尾通節首三句平叙以期

畢公之成終三后至生民澤說。是成終之實。四夷以
下是成終之所致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于孫訓其成
式惟又

康王又命畢公說。惟此成周在昔周公君陳日繼經理
基業雖定而未成厥終也。公能協心同道以施保登之
政使般民順治王室又安為我成周建立千萬年無窮
的基業。將見勳德之盛傳播後來千萬年。此基業亦千
萬年。此聲名與之相為無窮矣。至于子孫有治民之責
者亦將承順今日所行的成法以治後來之民不敢更
變。夫以公一身所建立而關係久遠如此誠不可不慎
重也。

周書

卷之三十一

十六

此期以無窮之事業與上節平層看承。上言成終之
業宜特建于一時而已。公其行保登之政而于東郊
建無窮之基。則享令聞于不已而萬世頌之以不衰
垂懿範于可久而子孫法之以為治。蓋有相為無窮
者矣。其字重看正貼註中。中期字基就國家基業上
說。建字即以旌別淑慝不剛不柔入講。蓋保登般民
無反側動搖之患則能培植國本有鞏固不拔之休
所謂建無窮之基也。下二句以垂譽貽謀對看俱承

建基來子孫是畢公子孫惟又者言以之治民也亦
要體無窮意看方得註中無窮事業之旨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
成烈以休于前政

康王於篇終歎息說凡事功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
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公今往東郊未可說殷民
反側自昔難治遂畏其弗克而不敢為惟當勉盡其心
殫慮竭力無少退託則志不阻于所難而業可成矣也
不可說尋爾殷民其勢寡弱遂忽其易制以為不足為
惟當敬慎其事防微慮遠無少輕忽則患不生于所易
而功可立矣夫我周克受殷民遷其民于洛邑以綴定
國家此文武成王大烈之所在而周公君陳謹始和中
相繼為治其政跡炳然可考也公當敬順先王之成烈
思所以繼述而保守之使二公之政益加休美不至過
佚此在公今日之責其尚盡心慎事以圖之哉

此揔致戒勉之辭以結一篇之意弗克本闕之惟難
說民寡以蕞爾殷民說然亦須點周公君陳在內蓋
畢公盛德謙恭或退託于周公君陳之所優為而已
不能為者有之畢公老成更事或倚重于周公君陳
之所已為而已不必為者有之非常人遇事而有畏

周書

卷之十一

十七

周書

卷之十一

十七

以致此

君牙
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史錄其語命之詞以君牙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
成績紀于太常

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乃先歎息而叙其先世之功績
說道惟爾祖爾父在我先王時相繼為司徒之官皆能
盡心而不欺正心而不撓世世篤厚于忠貞以服後效
勞我王家凡教養斯民綏和四海之事罔不竭力以圖
之其成功之美紀載於太常之旗迄今猶炳然如見也

麻父有光輔國家之業如此爾可不思所以仰匹其
休乎

此穆王欲命君牙為司徒而先叙其世功之美以感
動之也通節以教養意貫說世篤二句申忠貞以心
言服勞以事言盡已不欺為忠守正不撓為貞謂篤
忠貞之心以服勤王家教養之事也成績指忠貞服
勞至于教養之成功而言紀于太常就已然說此持
舉之以感動君牙耳紀太常者見與日月爭光之意
言爾祖父著忠勤于當時垂休光於後世為子孫者
當思繼述也

周書

卷之十二

廿二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
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穆王又叙已求助之意說我周家王業肇初於文武集
紹于成康至予小子以眇躬嗣守祖宗的遺緒任大責
重亦思有忠貞服勞如我先王之臣用能左右予一人
以治天下然恐賢才難得委任非人則化理難圖大業
將墜故心之憂危惴惴焉懼弗克勝就如履虎尾者有
噬齧之患涉春冰者有陷溺之虞爾君牙當勉脩職業
以慰我之心可也

此叙已責任之大以見其求助之意也遺緒就基業

上說先王之臣是忠貞服勞之臣亂四方就教養說
言已思先王輔佐之臣而今日則未得其人也心之
憂危正恐責任不勝以致遺緒廢墜之意虎固難犯
而虎尾尤不可蹈冰固難測而春冰尤不可涉二句
正見憂危之至也未當繳求助意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繼乃舊服無忝祖考

穆王又勉勵君牙說我今命爾仍祖父之舊居司徒之
官以輔翼朕躬其職任親重倚毗專切就如我的股肱
心膂一般蓋人必得股肱心膂以成身若一體或虧則
持行運動無所賴君必得賢臣以成治若任賢不專則

周書

卷之十二

廿二

經綸康濟無所資其關繫之重非有二也然爾欲盡職
豈必他有取法哉忠貞服勞爾祖考之事我先王者舊
事具在爾惟專守家法以祖考之事先王者而事我無
或墜失其先世之業而忝辱于祖考也

此正命君牙左右乎已以釋其心之憂危者也予翼
指大司徒而言股肱心膂正喻翼字之意股所以行
肱所以持心為身之主膂為身之幹皆人之不可缺
者所以形容相須倚賴之意也繼舊服二句一連說
欲其心祖父忠貞之心事祖父服勞之事無使教養
之功有愧于前人也如是則予翼之責無負而憂危

亦可釋矣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穆王又說司徒掌邦教而教莫先於明倫如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乃典常之道乃民所受于天至當不易之則也汝必弘大敷布此五典使天下皆曉然率由于彝倫之內用以和協民之則而不至于乖戾此乃教人之方也然立教之本又在於爾身蓋有諸已者乃可以求諸人未有無諸已而可以非諸人者這典則在人本是身所共由至正的道

周書

卷之七

廿三

理但百姓每皆視爾身以為趨向若爾身克正則民有所視效觀法而自歸于正譬如影之隨形一般有不令而行者使爾身未正何以納民于正乎這典則在人又是心所同具大中的道理百姓每亦皆視爾心以為標準若民心不中亦惟爾端本澄源而率之以中譬如射之立的一般無不望而趨者使爾心不中何以責民之中乎夫既能敷典和則以廣道化之施又能修身治心以立中正之極司徒之職盡矣

此承上續舊服而告以教民之事也弘敷二句是因民心之同得者敷之施教之道也爾身四句是即吾

心之先得者率之立教之本也典則俱指親義序別信之理而言自其有常而不可易故謂之典自其截

然而不可越故謂之則弘敷者大布其條教使民曉然明乎典常之理而知所趨向也式和者敬慎以和衷使民怡然安于彝則之內而無所乖戾也二句雖平實一串事與敬敷在寬一般正與中兼典則說體此典則于身而無反無側者謂之正存此典則于心而不偏不倚者謂之中四句須順口氣發揮大意謂爾身之正不正係于民者也使爾所處無邪行而率由于典則民皆歸于正矣民心之中不中由于爾也

周書

卷之十

廿四

使民所存有邪思而乖戾乎典則則惟爾率之以中而已如是則立教之本端而民有不化者哉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穆王又說人之為道衣食已足而後禮讓可與故欲與民之德先須厚民之生而民生甚難不可不知也夏而暑雨百姓暴身露體在田畝之中盼望新穀未登不能得食則相與怨咨嗟而啼飢之聲作焉冬而大寒百姓手足肌膚盡皆凍裂日愁無衣無襦當不得寒冷則愁恨咨嗟而號寒之聲作焉蓋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

歲不製衣則寒飢寒切身則生怨咨蓋亦自恨其生計之艱難耳豈得已哉司徒須時時思念百姓這等艱難困苦替他圖謀所以爲衣食之易者或勸農桑教樹畜以利導于前或輕徭役省賦歛以拊恤于後事事都詳爲之所然後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怨恨咨嗟之聲悉轉爲歡樂謳歌而民生乃見其康寧矣爾君牙可不勉盡斯道哉

此告以養民之事亦司徒之職也司徒雖專主教然禮義生于富足故以養民言之暑雨而阻于無食祁寒而厄于無衣此民所以感時自傷而與怨咨也厥

周書

卷之十一

二十五

惟艱哉緊承怨咨說歎其生之誠艱難也須點出民不寧意思字以心言圖字以事言謂思其飢寒之難而圖謀其衣食之計使民易得以爲寒暑之備也乃者難辭言必如是則民有飽煖之安而無怨咨之苦也圖易內不可入分田制里事只如勸農桑寬賦後以開民衣食之源而已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穆王歎息告君牙說惟我周家自文王肇造區夏咸和

周書

卷之十一

二十五

民其訏謨遠猷總畫於當時者大矣哉何其光顯而莫及也武王一着戎承大定天下其鴻功駿業恢拓乎先緒者大矣哉何其善承而無歉也然此謨烈非特顯承于一時而已以是開啓佑助我後人事事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無有一之弗正者其大綱振舉細目畢張又無有一之或缺者夫以文武謨烈垂裕之美如此是乃光命之所在也爾之祖父蓋嘗左右我先王成康以對揚之矣今爾所居者乃祖乃父之職所治者文武成康之民必須敬明爾司徒之訓用以弼亮朕躬奉順先王之舊以對揚文武之光命使顯謨承烈愈益光大而

爾之忠貞世濟亦追配前人可也不勉哉

此承上二節而申勉君牙盡教養之道也應繼舊服無忝祖考而言謨烈俱兼教養說自其出于經畫而言曰謨自其著于成功而言曰烈非有二也與髦斯士懷保小民者文王之謨而曰丕顯者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重民五教大齊四海者武王之烈而曰丕承者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也啓佑承謨烈說咸以正指合天理當人心而言咸罔缺指大綱舉萬目張而言乃訓即上弘敷是也光命摠謨烈言奉若對揚就穆王身上說爾惟四句當一氣說下蓋文謨武烈一

代之光命存焉我先王嘗對揚之而爾之前人實左右之矣爾惟敬明教養之訓弘敷式和思艱圖易用
輔我以奉順先王之舊而對揚文武之光命焉則朕
肱心膂之托克副于今日而忠貞服勞之績繼美于
前人矣豈不有以追配之乎追配正是無忝處

王若曰君采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
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穆王於篇終呼君牙而申命之說惟爾祖父世篤忠貞
左右王家其政績昭然在人耳目今爾為司徒不必他
有取法但由先正之舊職而遵守以為法式焉可也蓋

周書

卷之十

十七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其任甚重使爾能式舊典
則政教脩而民治不能式舊典則政教弛而民亂治亂
之機關係在此可不慎哉若爾果能率爾祖考之所行
凡所以正民德厚民生者一皆恪守家法不致失墜則
四海之內彛倫叙而禮樂興衣食足而生養遂雍熙樂
利之化成而天下又安矣豈不昭顯爾君有致治之美
乎

此申戒其守家法以終誥命之意也上文曰繼舊服
曰無忝曰追配既歷告以守家法矣故此謂之申戒
耳舊典攸行以教養貫即祖父之所以忠貞服勞者

民之治亂句是推所以當式之由率乃二句一申說
與上敬明乃訓四句相應率祖父內入敬明意辨昭
乃辟內入奉若對揚意講方見得申戒意思率祖考
之所以養民則養道立而益顯其君厚生之治率祖
考之所以教民則教道行而因顯其君正德之治所
以謂之昭乃辟也率攸行則能式舊典豈有入則民
治而不亂矣與前求助處相有尾看

同命

穆王用伯冏為太僕正史錄其誥命之詞因以名篇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於德嗣先人宅丕后休惕惟厲中
夜以興思免厥愆

周書

卷之十

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乃呼其名而告之說我周文武
創業成康嗣位皆一德相承今予一人不能全其君德
乃繼嗣前人居此大君之位祖宗累世之基業四方萬
姓之安危皆責在朕躬是以中心休惕恒恐不勝其任
憂危靡寧至于中夜而起不能安寢惟思免于過失以
求無忝君人之道耳

此穆王先叙已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弗克于
德對厥愆說思免厥愆者欲修德以圖先業也要合
得賢輔助而使言動無失意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瀾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於號施今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穆王告伯冏諫昔我文武王之爲君以言其德則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而嚴肅聖而通達既有天下之全德而在廷之臣若小若大又皆懷忠貞良善之心精自從事當是時宜無待于近臣之助者然其侍御僕從常在左右者亦無非端方正直的人朝夕之間薰陶涵養凡君上所行合着道理的便承順其美有不合道理的便正救其失其近臣又皆得人如此所以一出入一起

周書

卷之十一

二十九

居都在規矩準繩之中無有不敬發一號施一令都合乎天理當乎人心無有不善君德日盛治道日隆由是下民皆心悅誠服而萬方同底于休美矣觀文武之聖猶必賴近習之助以脩德致治如此况予之弗克於德者哉

此叙文武猶賴近臣之助以見己之必賴于近臣也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無不敬聖無不通俱本其德之天縱者而言忠者一心狗國良者修職奉公重威懷二字着以文武之君得忠良之臣固無待于群臣之助而當時近臣皆得正人所以德益盛而化極遠

也通節重在其侍御二句正人是言必正言行必正行者曰罔匪正人則官正之能慎簡可知承者承順其言動之美弼者弼正其言動之違要體薰陶漸染之意旦夕者見無時之不然也出入二句是動出于正發號二句是言出于正見其德之盛處文武聰明齊聖其言動本無不善而有近臣之賢相與承弼若或有以助之耳此意須識得祇若者敬順其言行如非法言不敢言非法行不敢行之意萬邦咸休是舉天下無過言過動而人心大順世道亨嘉之謂二句須申說如所謂萬民正而達近莫不一于正是也見

周書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其化之隆處德之盛化之隆俱從正人承弼所致以文武之聖猶資近臣如此而况不及文武者乎以文武之臣忠良猶謹于近臣如此而况不及文武之時者乎此穆王求助之深意也○太僕掌王服位故以出入起居言太僕出入王太命故以發號施今言惟予一人無良寔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穆王告伯冏諫惟我一人資性不美不能勉于爲善實倚賴左右前後有位的賢士各盡乃心以匡輔我之不及我有過愆則繩而直之我有差謬則糾而正之務要

然後愆謬不形君德日就廢幾文武之遺烈為能繼承之而不墜也

此汎言求助于近臣而望伯同之意在其中與上節對看無良者聰明齊聖之反左右前後指侍御僕從言匡其不及正欲其旦夕承弼之意此句虛繩愆二句且匡其不及之實而克紹先烈之本也愆謬以事言兼言動在內非心以心言蓋有非僻之心生于中則愆謬之失著于外所謂不及也繩糾格只一串事如制外養中之意兼明諍顯諫潛移默奪言正所以

周書

卷之十一

世

匡之也先烈指上節出入六句而言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

穆王又命伯冏詭予德不逮前人固賴近臣之助而督率倡導又僚長之責故我今命汝作太僕正之官以正汝所屬群僕侍御之臣使各勉輔君德而交脩予之所不及焉凡所以匡正而繩糾之者務相率以共致其功而使克紹先烈可也夫人臣竭一己之力以效忠不若合眾賢之助以廣益此予之所深望也

此專命伯冏而欲其盡旦夕承弼之道也正于群僕

侍御內含下文慎簡之意懋乃后德二句一氣說德指言動欽賦而言不逮即是不克于德意上所謂不及也交者非一之意交脩是欲伯同及其僚屬同心一力以脩之也交脩不逮正所以勉進其德者包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言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穆王又告伯冏詭凡羣僕侍御之臣都是汝之僚屬務要謹慎簡擇不可濫用匪人有巧于言詞浮誕不情有善其顏色虛華無實的又有揣摩人意便辟承奉的有包藏姦惡工為諂媚的這等人若誤用了他都能盡

周書

卷之十一

世

惑君心壞亂國是斷然不可其惟善人吉士正大鯁直的君子然後用之自然薰陶漸染引君子于當道不患乎德業之不成也汝其慎之

此告以正屬之道也慎簡句虛下不用小人而惟用君子正慎簡之實也無以與其惟字相形看不可平此即所以正于群僕侍御者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穆王又說僕從之臣關係于君德者甚重若僕臣是正直的君子不肯曲意以徇君之欲則為君者日親正士日聞讜言兢兢業業在道守法度之中而身無不正矣

佞臣是諛佞的小人只務虛詞誇美取悅君心則其君傲然自謂有聖人之德于是快意恣情無所不至而日淪於邪矣是可見君德之成固由于僕臣其失德亦由于僕臣僕臣之職所關甚重如此爾可不慎簡僚屬以勉輔乃后之德乎

此承上而言僕臣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慎簡乃僚之意也克聖自聖與后德不德俱指言勳而言正即吉士諛即巧言令色便辟則媚者皆從僕正所簡來正則承爾有人故君克正諛則絕糾無人故君自聖末二句即申上說言君德之脩廢係僕臣之賢否如

周書

卷十一

卅一

此此所以必當慎簡乃僚而不可忽也爾無昵于儉人克耳目之官廼上以非先王之典

穆王又說我先王文武所立之常法為子孫者當世守之但有一樣儉邪小人心術邪僻不知法度若使他在人君左右必然道君干邪不守祖宗之典這樣的人我之所深惡也爾慎無昵近儉邪小人徇私引用使他克備我耳目侍從之職日以非禮之事蠱惑聰明導君上不由祖宗之舊法無以續紹先烈之美此汝之所當深戒也

此申戒其用小人以儉其不能慎簡之失也儉人即

言令色便辟則媚者耳目之官即侍御僕從先王之典即罔有不欽罔有不滅之成法也非先王之典猶示非先王之法言非先王之法行不可作非毀字看通節一直說下重無昵二字無昵儉人則當用吉士可知所以欲其慎簡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穆王又戒伯冏說凡小人進用未有不用貨財營求者此近習之通弊也爾今簡求侍御僕從若不以忠良正直的人為吉士却把交通貨賄營求進用的人為吉士

周書

卷十一

卅四

而登用之則布列左右者皆是小人必不肯引君於當途匡弼之職遂墮廢而不舉矣夫以人事君敬之大者若果如此則是爾大不能敬君引用非人孤負委託我當治爾之罪不輕貸也可不戒哉

此承上節而言儉人之進多由貨賄故特戒之以絕其昵近儉人之根本也瘵厥官就羣僕說爾大弗克指伯冏言以人事君敬之大者任用非人而使至于曠官則是大不能敬君矣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於爰憲

穆王告戒伯冏篇終又歎息而命之說凡我告爾之言

爾其可不敬承之哉必須堅持精白之忠慎簡正直之人永遠匡弼乃后以國家之典常法度不使小人在側變亂成法惑上心乃為盡職而無忝也

此總一篇之意而申戒之以致深長之望也欽哉一氣說下與虞書欲哉惟時亮天功口氣相似承者且夕有常之意發意亦指言動而言與先王之典一般永弼內包慎簡乃僚而不以貨賄昵愉人意弼乃后于發憲則后德已懋有克從先烈之美厥愆可免無休惕惟厲之虞矣此節須括一篇意看

呂刑

周書

卷之十一

穆王用呂侯為司寇命之作刑書以訓告天下史臣錄其詞因以呂刑名篇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史臣追叙說昔者呂侯為大司寇承穆王之命以訓刑按穆王在位享國百年至九十歲時年已耄矣猶以刑獄重事乃大加裁酌作為刑書以詰治四方蓋刑者民之司命自昔帝王莫不重之而况承平既久巧偽日滋故穆王當享國之久耄荒之時猶必惓惓以圖之也

此史臣先叙訓刑之由呂命者呂侯受穆王之命而訓刑也王享國以下是推其由一直說蓋由其耄荒

故度以已意作為贖刑以治四方而斂天下之財也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用不冠賊鷗義姦兇奪攘矯虔

呂侯傳穆王之命說上古有遺訓傳聞鴻荒之世渾厚敦龐民俗無有不善者到黃帝時蚩尤始倡為暴亂驅扇黨與相延引及于良善之民皆化而為惡無不為冠奪賊凶橫凌人如鷗鷗之惡以害人為義為姦為兇無所不至惟是劫奪攘竊矯詐殺戮日以暴虐為事而已穆王推原禍亂之端如此以見上古不得已而用刑也

呂刑

周書

卷之十一

此下皆呂侯傳王命以訓刑之詞自此至配享在下詳苗民用刑之過及帝舜用刑之善皆所謂古訓也此節專起下苗民而言不重蚩尤上始字重看註鴻荒二句正發始字意作亂即是冠賊姦兇固不以下指平民而言鷗義二句是形容冠賊情狀以鷗張為義而入于姦兇以奪攘劫掠為事而至于矯虔此平民冠賊之惡而實蚩尤暴亂為之始也則夫承蚩尤之後者安得不為暴虐乎苗民弗用鑿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剽劫掠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解

王又說自蚩尤作亂苗民轉相倣效不用善道而刑以立威作為五樣暴虐的刑叫做常法以殺戮無罪的人於是始過為剔鼻則耳琢竅黥面之法但有入于此刑者必牽連人眾鍛鍊成獄并制無罪之人不復分別情詞曲直一槩加之以刑苗民淫刑流毒如此此今日所當深戒也

此言苗民承蚩尤之暴而制刑以虐民也弗用靈是不以德化民制以刑是惟以刑虐民惟作五虐二句是弗用靈二句之實而爰始三句又惟作二句之實也始淫二字重看五刑維古有之而虐刑以逞則自

周書

卷之十三

廿七

苗民始也剝剔掾黥包大辟在內正是五虐之刑越茲二字指刑差是擇罔差是不分輕重言虐刑既立有犯必刑未嘗察于獄詞而有所開釋正是殺戮無辜也有苗虐刑峻罰流毒如此其視冠賊姦宄之胎害為尤甚矣

民與胥漸泯泯焚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成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穆王承上文說有苗淫刑肆虐善惡不分當時之民亦皆聞風興起相與漸染成習化而為惡泯泯然昏迷焚焚然擾亂凡百所為無復有忠信于心惟反覆為詛呪

相欺相詐而已當時無罪之人被其虐威陷于刑戮的方心口嗟怨告其無罪于上天上天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而其所發聞者惟是虐刑之腥穢有苗之惡上通于天如此故天假手于有德之君而殄其世也

此言苗民之惡及于民而聞于天也苗淫刑以殘民昏亂極矣故民起而化之為昏為亂也罔中二句即泯泯焚焚之實蓋治世公道昭明人皆以信為主無詛盟之事三苗暴虐善惡不分民皆昏亂無復由中之信但以詛呪盟誓為信耳此其惡之深于民也虐威以下則是升聞于天惟及于民所以聞于天也弗

周書

卷之十三

廿八

用靈故無有馨香制以刑故惟有腥穢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穆王又說有苗淫刑肆虐民之被害可哀甚矣帝舜見眾被戮之百姓無罪受刑心中惻然憐憫不忍其受此荼毒乃仰體天心大彰殺伐之威以報有苗虐民之罪竄徙其君分比其黨驅逐于三危西裔之地使不得繼世在下國以貶民之害焉蓋有苗之惡天人共憤帝舜下為民除虐上代天討罪此所以刑當其辜而萬世稱好生之德也

此言苗民淫刑之禍以示用刑者當知所戒也不重

舜上首何須承上先點天矜子民意報虐以威正奉
行天威也過絕二句言竄徒分北使不得復享其國
止報虐以威之實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謂非常孽
寡無辜

穆王說昔者三苗肆虐百姓無享受禍無所告訴者相
與聽于神若以鬼神實降災禍于人心惶懼于是妖
誕師巫之流肆為邪說扇惑人心使人皆祀鬼神以祈
福禳災民神離亂邪正不分帝舜欲正人心息邪說乃
命重氏黎氏脩明祀典使尊卑上下各有分限如天子

周書

卷之十一

三十九

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其舊時上下混雜通行
的祭祀一切禁絕之不許妄瀆祀典已正人無徵求鬼
神之心而假託鬼神降格禍福的邪說舉皆屏息矣然
常道不明則民情易惑也乃當時諸侯反在下之百官
又皆精白一心以輔助常道凡民有率循常道的則保
安之有違悖常道的則懲治之賞罰咸當公道大明雖
鯀寒至微弱的無有為善不得自伸而反蓋蔽阻抑以
得禍者矣蓋人心不知常道則冥昧怪異之說得以入
之惟常道既明禍福顯著人將求之明而不求之幽誣
其常而不語其怪自然邪說屏息世道清明此輔助常

所以為正人心之本也

此下六節皆言舜禋刑

之善以為用刑之法此節言

舜于除虐之後而以正

人心之具非常者正人

地為祗天為神乃註中

心之本要輕重看地天非以

地天實包神祗在內祭

後祭天地則祭天不得

祭地不得通行也與凡

民反覆詛盟祭非其鬼

故祭絕其地天通行之祭

使不得越幽明之分而瀆

神祗之祀也司天屬神司

地屬祗之說註在圖外不

可泥降格如降災降祥

民者也罔有降格者祀典

心而降格之說自然屏息

如正則人無徵求鬼神之

矣然常道未明則民情不

有不可得者故入以輔常

而言明明者精白一心公

常道則保安之矣常道則

遠也鯀寡句只承非常來

民在內無蓋者公道大明

周書

卷之十二

四十一

則咸當無有為善不得

自伸而蔽抑在下以得禍者也言善必得福則惡必得禍可知至是則民曉然知禍福所由不復有無所控訴而聽命于神者矣所謂經正則庶民與斯無邪應所以爲正人心之本也通節修祀典輔常道二事要見得本末輕重意

皇帝清問下民繆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穆王又說帝舜以苗民昏亂任刑而不任德被害之民其情有不得上達者乃虛心訪問下民以開其進言之路但見百姓雖繆寡至微的都陳說有苗的罪惡歷歷有詞帝舜于是反苗之道而以德化之凡施于政令

周書

卷之十一

四十一

以防閑其民者只是以德爲威而不以虐爲威由是天下惕然決于爲善去惡而莫不畏矣凡施于教化以開導其民者惟是以德爲明而不以察爲明由是天下曉然皆知爲善去惡而莫不明矣帝舜以道化民而民自化之如此則一於刑威何察者抑末矣

上是承苗之亂而正人心此是反苗之道以除民害皆一時事無甚先後清問者通問民情利病而欲反其不便之意非專問苗之罪也有辭內正用以虐以察二意德威二句重在反苗之道上說自德施於政令以防閑斯民者曰德威是臨御寬簡不事威虐之

意自德施于教化以啓迪斯民者曰德明是濟世文明不假伺察之意須貼反苗上看惟畏者肅然力于爲善決于去惡而不敢踰越之謂如不犯有司罔干予正是也惟明者曉然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而無有昏惑之謂如百姓協中四方風動是也民以德而畏則無所謂虐威庶幾方告無辜者矣民以德而明則無所謂罔中于信以覆誣盟者矣與上無蓋平看德威斷不可就刑言蓋此是舜以德運治于上即後穆穆在上者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

周書

卷之十二

四十二

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穆王又說當蚩尤作亂三苗肆虐之後民心未正民居未奠民生未厚皆帝舜之所憂也然猶以一人不能獨理乃命伯夷禹稷三臣同致憂民之功于民命伯夷爲秩宗使降布天地人三禮明尊卑上下之分以折絕其邪妄之心而不犯于刑這是正民之心命伯禹爲司空使平治水土表識名山大川爲九州之主以定疆域這是定民之居又命后稷爲田正使頒降播種之法教民稼穡厚殖嘉穀這是厚民之生三后各掌一事其後皆有成功所以天下百姓莫不殷盛富庶而無一人不得

其所者不似有兩時窮苦愁怨也

上是用德以為治此是命臣以分治恤功者憂民心之未正憂民居之未奠憂民生之未厚而命三后以致其功也伯夷六句是承舜命而為之者降典折民惟刑者猶云降播大地人之三禮于民而以刑折民之邪妄也蓋典禮之降所以納民于正而使不為邪妄者然恐民或外于禮則示之刑以儆懼之使知避刑而專歸于典禮之中是所以折絕民之邪妄者惟此刑也即所謂伯夷播刑之逆者只就布之命令上說未便是用刑蓋伯夷禮官折之以刑正是納之

周書

卷之十一

中幸

于禮若用刑則臯陶事也主名山川者表山川以為一州之主即所謂驪山大川是也意在定民居止上農字訓厚字降播種之法以厚聚乎嘉穀使民不艱食也成功在三后身上看典禮則秩宗能成其功水土平則司空能成其功播種與則田正能成其功皆能分君之憂而不負其職也惟殺者民心無不正民居無不安民生無不厚道德一而風俗淳幹止寧而衣食足殷盛富庶而非若殺戮并制之時也夫三后成憂民之功則德威德明之治於此乎益顯斯民有惟殷之休則惟畏懼明之化于此乎益隆有虞輔

治之臣如此即後所謂明明在下者也○前命重黎以正人心此復命伯夷者前是一時革亂之急務此是虞廷致治之大法其實所以正人心者一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穆王又說三后成憂民之功民既富而可教矣又恐有不率教者乃命臯陶為士師之官定為輕重適中之刑以防閑禁制百姓教他畏罪遠刑遷善去惡人人革其非心消其逸志而歸于敬德之地焉

周書

卷之十一

中幸

陶以用刑焉中者輕重取舍無過不及之謂制字是防閑約束之意制百姓于刑之中豈徒以威民而已正所以革其非心消其逸志而導之于祇德之地也祇德云者為善去惡相安于明畏之中遵道敏德大順于惟殷之內是也正可見有虞之刑特輔其德所不及之意 自命重黎至此歸結此節君臣以德為治與苗民弗用靈反制刑之中與苗民作五虐之刑反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葉爨

王說有虞尚德以爲治如此當是時但見帝舜恭己
南面有穆穆然和敬之容以君臨在上伯夷禹稷諸臣
同寅協恭有明明然精白之容以輔佐在下君臣之德
積中發外光輝昭灼于四方是以四方百姓得於觀感
者皆興起其爲善之心無不勉力自強勤于修德其治
化之盛如此但民之氣稟習俗未必皆齊其中有敗常
亂俗長惡不悛非德之所能化者故又命皋陶爲士師
明五刑之等審輕重之中率此治民以輔其常性使同
歸于惟德之勤焉其先德而後刑如此

周書

卷之十一

四十一

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穆穆明明要見想像其形容上
發揮惟帝舜之德威德明也則當時恭已于南面者
皆和氣之流通而君之德容可想也故曰穆穆在上
惟三后之恤功成功也則當時亮采于北面者皆精
白之昭著而臣之德容可想也故曰明明在下灼于
四方指君臣合德而言惟德之勤指惟畏惟明惟嚴
說故乃二字重看謂有虞專尚德化若相忘于用刑
矣而猶有不勤于德者故不得已而用刑也刑之中
即上制百姓于刑之中非舜即教祇德率又于民者
謂循此法以治民也輔其常性則同歸于惟德之勤

矣要見得仰體穆穆之心恊贊明明之治意思非特
刑以爲治也刑罰本于德化則刑與德爲一故曰刑
罰之精華視苗之無有馨香而發聞惟腥者異矣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
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周書

卷之十一

四十一

穆王又說刑獄重事全在得人若是典獄之官爲權勢
所脅則不免曲法以徇人爲貨利所誘則不免受財而
枉法這等人如何行得公道惟虞廷掌刑的官簡簡得
人不但能盡法於權勢之家而不爲威屈亦且得盡法
於賄賂之人而不爲利誘其心中常敬畏而不肯怠忽
常忌憚而不敢放縱是以聰斷之間至精至當無一事
不可對人言者不待揀擇于身而後言也夫天之德只
是至公無私典獄的這等至公便是能全盡天德雖死
生壽夭的大命都自我作之矣天以福善禍淫之制
命于上刑官以生殺予奪之權司命于下豈不與天相
對而配享在下哉虞廷用刑之極功至于與天爲一如
此此後世所當法也
此推虞廷典獄用刑之極功正以見其爲祥刑也與
獄之官即是皋陶非訖二句是不徇乎人敬忌是惟
盡乎已一反一正相形說敬則不忽忌則不敢以心

言罔有擇言者謂行之于身者皆可示之于人不必有所擇而後言也惟克天德絜承此句說天德者大公至正之理典獄者能大公至正無不可以示人是實能有是天德于身也自作二句承天德來福善禍惡栽培傾覆上天之所以作命也典獄者德自我立則命自我出天以大公至正而生殺于上我以大公至正而生殺于下其位雖殊其心則一真有膠合而無間克當而無愧者矣元命指人之生死言配享重大公至正上言自作句輕只重配享句看夫典獄之用刑至于與天為一者如此則所謂制刑以教祇德

刑書

卷之三

四十五

率又以罪民暴者蓋與德化相後先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迺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穆王勉諸侯敬刑乃嗟嘆而告之說天生民不能自治故責之君君又不能獨治故責之臣下爾等四方諸侯司政事典獄者豈不是代天養民的人須是仰體天心愛惜民命以盡司牧之道可也且古人的行非便是後人之規範今爾當何所監視豈不是伯夷那等操人

昔伯夷為禮官要使民遵守禮教不犯刑戮乃頒布刑法以啓迪開導斯民使之曉然知所趨避這是能為天養民的爾之所當監視者也今爾當何所懲戒惟是苗民那等樣人蓋苗民倚勢作威凡獄辭附麗的全不詳察其中之情又不選擇良善之人以觀五刑輕重之中惟是共作威虐奪取貨賂的人却用他新制五刑亂罰無罪由是被害之民呼天稱冤上天不蠲潔其所為降以災咎于是苗民無所逃罪子孫都滅絕了這是不能為天養民的爾之所當懲戒者也夫穆王訓刑既以天牧為言又欲以伯夷為法苗民為戒則其不得已而用

刑書

卷之三

四十六

刑之意亦可見矣

上既詳言有苗用刑之失虞廷用刑之善故此摠結之欲其以有虞為法以有苗為戒也天牧包用刑意方切非爾惟作天牧者示以責任之重以見不可不監懲之意下以監懲相對言之播刑之迺即前所謂折民惟刑者蓋于降典之時布刑罰于告今以開導斯民使知由禮則遠罪失禮則入刑而曉然知所趨避也蓋不待用刑而先有以教祇德不待率又而後有以罪民暴罪陶特輔其所不及而已故曰探本之論是伯夷能為天牧民而諸侯之所當監也苗民匪

蔡干獄是察獄不得其情罔擇吉人是任獄不得其人庶威奔貨反上訖于威訖于富言亂無辜卽指殺戮無辜并制罔差言過絕苗民乃舜事而曰上帝降咎者舜奉行天討者也此有苗不能爲天牧民而諸侯之所當懲也能知所監懲則天牧之責盡矣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周書

卷之十二

四九

穆王專告同姓諸侯先嘆息說凡我諸侯其尚思念之哉爾等有尊而爲伯父伯兄仲叔的有甲而爲季弟幼子童孫的不論尊卑長幼皆當敬聽我言我今庶幾有至當的言語以告于爾不可不聽也夫刑獄重事必須勤于聽斷反覆詳審務使刑當其罪自家心裏纔安若一有不勤則刑必不當後雖追悔而深戒之然死者已不可復生斷者已不可復續其何益之有故爾等須無日不加勤慎用以自慰其心無或少有不勤而至以夫刑爲戒也蓋過而知戒凡事皆可惟用刑乃民命所關一成不變故但當慎于聽斷之初而不容悔于已失之

周書

卷之十二

五十一

夫我諸爾等當勤者蓋以刑罰非所恃以爲治乃三弊齊亂民某奸戾暴使我爲一日之用不是常常用着的故凡人有罪也有非是故犯當寬宥者也有出于故犯當誅戮者都只在百姓所犯如何着不得一毫私意惟是至公至當乃可以合天道而服人心爾庶幾敬迎上天之命以奉事我一人勿以我之喜怒爲輕重如我雖要刑戮此人爾不可便依着我輕易刑戮我雖要赦宥此人爾不可便依着我輕易赦宥惟當敬謹于五刑之用辟所當辟宥所當宥使輕重各當好惡不偏以輔成我剛柔正直之三德這是爾直能日勤了豈但可

以慰安汝心將使上無失刑下不犯法我爲君的身享國家太平之慶爲百姓的仰賴君上生全之恩上下安寧之福永久而無窮矣爾其深念之哉
上統告諸侯此專告同姓也伯父伯兄仲叔是尊于已者季弟幼子童孫是卑于已者言與命一般自上所訓故曰言自下所受故曰命謂之格命者言有至理見當念聽之意下文正格命也通節以勤字爲主今爾二句正勉其勤天齊三句推當勤之由爾尚六句示用勤之道一人三句著能勤之効也由慰與罔或戒相形看蓋勤則無失而心安不勤則雖戒而無

言萬一意二句一直說總是欲其常無不勤而已天齊二句是原出于天而非我之所得專非終句是罪因乎人而非我之所得專兩平中有串意天命即俾我一日之命逆字有迎合之意承天治民者予一人之心爾當敬迎上天之命以奉順我一人可也雖畏二句正逆天奉君之實勿畏著非終一逸勿休者惟終一逸敬字即勤字成三德者辟所當辟宥所當宥以成剛柔之德辟宥不用與民相安于無事之天以成正直之德也不狗君以用刑惟敬刑以成德一戒

周書

卷之十一

五十二

一勉相形看正是敬迎上天制刑之命以順其君敬天之心者也長我王國而從欲以治是君有慶不犯非辜而胥匡以生是民有賴君慶民賴便是安寧惟永者安寧之福及于無窮也未繳諸疾不可不勤以足聽我格命之意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穆王又嘆說凡汝有國有土的諸侯皆來聽我之命夫刑雖凶器然用之不濫實足以助教化而安百姓這乃是祥刑不是虐刑我今以此告汝汝其聽之可也今爾

等欲用此祥刑以安百姓何者所當選擇得非理刑之人乎蓋刑官乃民之司命若不得其人則流毒甚衆不可以不擇也何者所當敬慎得非用刑之事乎蓋刑者一成而不可變若率意用刑則追悔無及不可以不敬也又何者所當審度得非獄詞之所連及者乎蓋此連及的人或出于奸吏之羅織或出于罪人之攀累若偏聽誤信則枉濫必多不可以不審度這三件能盡其心則刑無不當而民無不安矣非祥刑而何不然則是作威以殃民而已何祥之有

周書

卷之十一

五十二

下安百姓正所以為祥也何擇三句平看重不可不盡心之意人所以主刑者擇人則有敬忌之美而不為威富之所奪所謂用擇吉人者無有矣刑所以定罪者敬刑則能制刑之中而不為刑虐之法所謂匪察于獄者無有矣及者獄辭之所遠度及則有簡平之實而無比附之私所謂亂罰無辜者無有矣必如是而後為盡心而後可以安民也要體曰何曰非相叫慮意發揮夫用刑不以戕民而乃以安民如此非祥而何此節冒下六節看

兩造具備師聽五詞斷鞠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不服正于五過

穆王告諸侯以聽獄之法說凡民爭訟曲直必有兩家的人一人不到難以偏聽又有供詞與證佐一件不備也不可憑據須是兩家爭訟的都到在官又辭與證都完備了乃與眾獄官共聽此麗于五刑之辭若所聽之辭簡核情實已皆可信方纔質之五刑以議其罪若使議罪之時有詞與刑參差不相應的是刑有可疑者也則質于五等之罰而許其贖刑不必加矣若議罰之時猶有詞與罰參差不相應的是罰有可疑者也則質于五等之過而直赦之罰亦不必加矣

備書

卷之十一

五十五

自此以下六節詳用刑之節目要之不出上文擇人敬刑度及中事節節要見民安刑祥之意此節示以聽斷之法也兩造二句以聽獄言五詞六句以斷獄言爭必有兩一不至則不可信矣爭必有詞證一不備則無可據矣兩造具備則可以聽訟矣然必與眾聽之者參諸眾人之同而不徇乎一己之私也五詞簡字以下只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罪而已重在疑上不可以法之正法之權分看蓋穆王意在罰贖故也正于五刑者質正于刑書當以何刑加之也正于五罰者質正于五罰之多寡而量處之也正于五過

則直赦之而已此即虞廷贖刑肆赦之遺意蓋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遺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穆王之言猶有古意也擬斷即在師聽時非是先聽後斷作兩時事看

五過之疵惟字惟反惟內惟質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穆王承上文說五罰之不服者固有五過以寬宥之矣然此五過本是要開釋無辜但典獄之官多有容私徇情舞文玩法者其弊病有五或畏他人的權勢而不敢執法或報自己的恩怨而不出于公或聽婦人的言語或受人的賄賂或聽人干求請託只為這五件以私意

備書

卷之十一

五十六

出入人罪則五過之設不足以釋無辜而反以惠姦宄執法之人先自壞法情尤可惡其罪當與犯人同科不可輕恕也爾等必詳審積祭務盡其能不為勢屈不為利誘既不徇己之意亦不徇人之言而一以至公之心行之則庶幾無五者之病而不犯于惟均之罪矣此舉用法之弊以戒之也承上五辭簡字六句而言獨言過以見刑罰耳五疵內兼出入言當正于五過而入之是故入也不當正于五過而出之是故出也審克云者考察精詳而盡其聰明之能可宥則宥可罰則罰而不以私意出入之也治獄者不審則疎審

不惑于其能則忽故篇中多言審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乎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其厥天威

穆王又承上文說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是五刑中可疑的也有當寬赦的人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是五罰中可疑的也有當寬赦的人出入之間關係最重汝須敬慎不忽察之詳而盡其能既不至濫及無辜亦不至縱釋有罪可也如刑與罰推究得實可信者多亦未可就加之以刑罰必考察其容貌如何益詞猶可以偽為而顏色之間則有真情發露而不可掩者如有可疑猶當議赦

周書

卷之十二

五十五

以寬之也若無情實可以推究則其為疑獄顯然當直赦之不必聽矣然疑獄難明私心易起若務為寬縱以致有故出的過于按求以致有故入的皆非公心必然受天譴怒爾等掌刑的官俱當戰兢惕厲常如上帝之赫然監臨無敢有毫髮之不盡心可也如此庶幾刑罰得中而民無不安矣刑其有不祥者哉

此舉疑獄之當謹以勉之也亦承上五辭簡乎六句而言蓋上言疑斷之法當如此而此復申言之謂其擬斷疑獄之際不可不致謹也重在謹疑獄上看審克處且虛講蓋刑罰疑赦之際得之則矜疑者獲全

少之則無辜者濫及所當慎重不忽察之詳而盡其能者也簡乎四句正所以審克之者重出罪一邊惟

恐其疑而不得赦之意簡乎即所謂五辭簡乎者簡乎有衆若可定其刑罰矣然猶恐其或有可疑而至干誤入也則于貌而稽之蓋言或不能以盡意而貌則可以得情也無簡即所謂五刑不簡五罰不服者此正情實無所簡核而為刑罰之疑者也則正于罰過而不聽之蓋恐過于推求而或不得赦也具字訓俱字承上簡乎無簡來貌稽不聽皆嚴敬乎天威而無毫髮之不盡也所謂審克者蓋如此

周書

卷之十二

五十六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閱實其罪劓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穆王說五刑之疑者固有五罰以救之但罪有輕重則罰有多寡不可以不審也如墨刑有疑而當赦的罰他納金一百鍰與免本罪必詳視其情罪實有可疑而後赦之劓刑比墨刑為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加倍至二

百錢亦必詳視其情罪實有可疑而後赦之刑刑比則刑尤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加倍而又有參差至五百錢亦必審實其罪無輕赦也官刑比刑刑尤重有疑而當赦的其罰至六百錢亦必審實其罪無輕赦也大辟之刑乃五刑之極重者有疑而當赦的其罰至一千錢亦必審實其罪真可赦而後赦之也然這五罰的條款其間又有不等墨罰之條有千剗罰之條有千剗罰之條有五百官罰之條三百大辟之罰其餘二百總計五刑之條凡有三千所謂正律也但律文有限罪犯無窮若律無正條難以定罪者又宜上下比附其罪如罪疑

於重則比諸上刑罪疑於輕則比諸下刑觀其情罪相當輕重適宜然後斷之也然當此比罪之時識見未定多有惑于人言而妄為比附者必裁度可否無聽情差混亂之辭亦有泥于古法而強為比附者必斟酌時宜勿用今所不行之法務要明考法意反覆推求察之詳而盡其能庶幾五刑之用各得其當耳

此正詳言五罰之法乃穆王本意即所謂度作刑以詰四方者也墨辟疑赦至其罰千錢閱實其罪是言五罰之多寡有定數墨罰之屬至三千是言五罰之科條有定律閱實以贖法言簡閱核實使罰與罪相

不可苟也審克以律條言只根比附說符之所載有限而人之所犯無窮故罪疑于重則以上罪比之罪疑于輕則以下罪比之所謂上下比罪也無借四句一戒一勉相形說蓋比罪之時法無定據鮮有不惑于人言而妄比附者必審以定見無差誤于眾人僭亂之詞可也律無所依鮮有不泥于古法而強比附者必酌以時宜勿輕用夫今所不行之法可也惟察二句一串說謂詳明上下刑之法意以求當乎罪人所犯之情察之詳而竭盡其聰明也如是則罪無正律者且無不得其宜矣而况罰有明條者豈不閱

式其罪哉如此繳方足

上刑過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穆王說刑罰雖一成而不可變然輕重出入之際亦有權宜不可執一也如罪在上等重刑而其情適輕只着他受下刑罪在下等輕刑而其情適重却着他受上刑不止用刑如此便是用罰也都有箇權變如事在重罰而其情適輕則從輕以罰之事在輕罰而其情適重則從重以罰之斟酌損益譬之用秤錘以求物之輕重務要得中此權一人之輕重者也至于刑罰用于一世也

當時而權其輕重如世當開創之初法度更新人心未定不可以刑威劫之則刑罰之用皆宜從輕世當衰亂之餘法令廢弛人心不肅不可以姑息治之則刑罰之用皆宜從重此權一世之輕重者也這刑罰之輕重或原情而定罪或隨時而制宜雖整齊畫一之中却有參差不齊的去處然究其歸則皆合乎人情宜乎世變輕的不是故縱乃當輕而輕重的不是故入乃當重而重蓋截然有倫序而不可亂確然有體要而不可易者豈徒任意以爲之哉

此言用刑之權變緣諸人情世變而推移以合乎經

刑書

卷之二

五九

者也上刑二句以刑言輕重諸罰以罰言三句總是法以情遷因人情而權其輕重也刑罰世輕以平國新國言刑罰世重以亂國言此句是法以時行因世變而權其輕重也惟齊二句一直說結上四句意蓋刑罰之用或輕或重或因人情或因世變是齊以不齊之法也然當輕而輕當重而重即諸人情而協質諸世變而宜于錯綜斟酌之中有持循據守之正蓋有倫要所在而不可易是權而不失乎經也倫是有次敘輕重合乎條理之謂要是有統會輕重歸諸當理之謂

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詳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看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李翰而李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穆王恐典獄者以論贖爲輕又戒之說不但刑所當備亦不可以論贖爲輕而忽之五刑之有罰贖本薄示懲創不至于死但人重出贖亦其病矣然則斷獄之初可不謹乎夫刑官乃民之司命輕重出入關係生死豈是口才辦給的人便可以聽斷獄訟惟是溫良和易心裏公平的人方能使輕重得宜而刑罰無不在于中也然典獄固當擇人又當有聽斷之法凡人言辭虛詐不實

刑書

卷之三

六一

的隨他強辯飾非終有差錯須就他言詞掩護不反的去處詳細審察則真情自見至于聽言之際又不可偏執如始以爲不可從終或又有可從之理惟要常存簡哀憫的心不可過於慘刻常持箇敬謹的心不可失于忽略則獄情無不得矣既得其情又不可獨任己見乃明開刑書與衆人公同看視擬議其罪使皆庶幾于中正之則而無所冤枉然後當刑的治之以刑當罰的宥之以罰到那臨刑罰時又要審度竭盡其能其盡心如

此由是獄成于下可以取信于人輪素于上可以取信于君已是萬無差失了却又不可自尊其干覆奏之時

三當備述情詞勿有疎漏如一人而犯兩罪雖已從重問擬還要連他輕罪一併開寫取自上裁蓋不惟致其精詳而又極其恭慎此所以爲詳刑也

上一節既告以贖法之等差用法之權變矣此詳示以謹刑罰之道正所以善贖法之用而遵權變之宜也罰懲二句見刑罰之當謹蓋罰能病人則刑之尤病人可知非佞以下分擇人盡心備辭說正所以謹之之道也非佞句與惟良二句相形說佞人有辨口而無仁心其于折獄之際必徇己私而不得其中故不可用惟溫良之人則慈愛仁厚之意行于取舍輕

周書

卷之十一

六十五

重之間然後能得其中而可用也察詞四句平準適下察詞于差是不眩于人之真僞非從惟從是不執乎已之私見哀敬折獄是於恤以求其情明啓刑書胥占是盡公以定其法或以明啓句對上三句以審于求情詳于考律立說亦可成字包刑罰言威度中正根上四句說其刑其罰只是擬斷其罪未便加于民也七句總是盡心盡察詞以下既盡心以求法之平而審克則又盡心以謹法之用也獄成二句總擇人盡心來以起下折獄之詞獄兼刑罰成者一成不變之謂言其罪已定也兩平字皆是信其刑罰之賞

意作未然說上備有備載罪法之輕重事情之始終以聽其君之專決也兩刑是就中即此一條以例其餘正以見其備處蓋聽斷之法臣任其勞而生殺之權君司其命故不敢自尊而詳讓于君耳此節與告兩詳刑節相應擇入即前所謂擇人盡心獄獄即所謂敬刑而度及可知矣○人既犯五刑反覆推鞠捶楚之下民不堪命到罰贖之時已受許多苦楚故曰人極于病此說亦通

周書

卷之十一

六十五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實惟府事功報以厥尤永畏惟勤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今政在干天下
穆王總告諸侯歎息說爾等其敬慎之哉凡我有官之長或同族的或異姓的都帶我重刑之意可也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我今說着他便多畏懼况用之乎我所以兢兢然敬慎不敢輕忽雖不得已而用之皆有哀矜仁厚之德存於其間實以德用刑而非恃刑以爲治也蓋天之制刑非以虐民而已而實欲使民畏刑遠罪以助教化之所不及爾與獄之官皆有代天理刑

責者當仰體天心慎重民命凡宥罪罰惡務要與天之福善禍淫一般有以作配于下期可耳若刑一不當便是逆天可不敬哉彼獄辭之中有單有兩全無證佐只憑一面之辭者叫做單辭這等的最難審察必虛心聽之極其明而無一毫之蔽極其清而無一點之污庶幾奸不能欺利不能誘而是非曲直可判矣有彼此兩造各執一說以相證對叫做兩辭若聽之一失其平民不可治矣今民輸情服罪所以得治者無不由典獄的官以中正之心聽斷這兩家之詞故能使刑清而民服也汝等切不可有所偏主任意出入假此以為私家美

卷之二

六三

案之詐夫鬻獄得貨豈足以為實但自積罪狀于己身至于罪惡已極天必報以諸般殃禍有永遠可畏之罰這非是天不以中道待人而偏罰之惟人自取禍殃之命耳使天罰不如是之極則獄吏無所忌憚恣意行私施之庶民全是虐政豈復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乎此天所以必降之罰也

此又總同姓異姓諸侯而告之欲其盡敬刑之責也

通節重一敬字故先以敬之哉發之朕言三句示在已敬刑之心今天二句示羣臣不可不敬刑之意明清二句是勉以敬刑之實而無或以下又戒其不敬

之失也言且多懼則用之可知只是見得當敬之意敬刑與有德惟刑一串謹重敬字上與欽恤一般厚之至正所以為敬之至也蓋領其心如此欲羣臣以己之心為心也天齊于民以教祗德以業民彙乃是相助其德化之所不及故曰相民作配句是欲其體上天之心而盡敬刑之道即前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之意蓋期之之詞也明清句與民之亂句對看單辭無據易至于淆惑故必以明清聽之兩辭對證易至于偏主故必以中聽之總是一箇敬字意民之亂就輸情服罪上說言民之所以治者無不由于中聽兩辭也明清以聽單辭則心純乎敬而可以上配乎天德之無私中以聽兩辭則心主乎敬而可以上配乎天道之至正此敬刑之實所以盡作配之道者也然單辭之獄無兩爭相角之勢獄貨之弊猶鮮惟兩辭可以容私此聽獄所以不中也故特以私家戒之私家謂以私意而求成家即所謂鬻獄得貨者也獄貨以下極言私家之害以警懼之府事功是自己原之貨積而罪亦積也報庶尤是天報之罪極而禍亦極也永畏惟罰指庶尤而言帶看夫獄貨而致天罰如此非天不中而偏罰之乃人自入于禍淫之命故不

卷之二

六四

免于天罰之極耳使天罰不如此之極則人將恣爲私家而播虐于庶民豈復有善政在于天下乎是可見天罰在所必加而典獄者不可不知所戒也能戒則能敬刑矣能敬則民安而刑斯祥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穆王訓刑將終又并告來世諸侯歎爾諸侯之用刑固當知所監矣若爾繼世的子孫都有治民之責者自今以往亦當何所監視以爲法非古之用刑以成剛

刑書

卷之十一

六十五

柔正直之德納民于典禮輔民之常性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我試爲爾等言之爾等其庶幾明聽之可也我聞自古賢哲之人如伯夷臯陶都是掌管刑法的官他有無窮的名譽至今稱頌之不已這是何故只因他明清敬慎凡所附麗于五刑皆得其中當輕而輕當重而重無一不合乎天理愜乎人心所以有令聞無窮之慶也夫用刑而至于有慶可謂祥刑矣今爾來世諸侯受我之良民善衆而治之只要他遷善遠罪不犯刑戮豈可遇用刑威以殘虐百姓必須監視這等得中的祥刑條件以古人爲法務使德澤流于當時名譽垂于後

世斯可耳可不勉哉夫用祥刑以安百姓既深望於諸侯監祥刑以治嘉師又預告于來世其言詞懇切討慮深遠穆王之惓惓于刑獄真無所不用其情矣

此并典獄諸侯之子孫而告之也用刑成德即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全民之中即納民于典禮輔民之常性者也暗指伯夷臯陶但未露出明聽是起下之詞哲人四句正成德以全民中者蓋示以所當監之人而受王二句又申勉其監之也哲人實指伯夷臯陶言伯夷播刑之迪臯陶制百姓于刑皆用法于一時而垂譽于後世所謂無疆之辭也屬于二句推哲人

刑書

卷之十一

六十六

致譽之由謂哲人所以有無疆之辭者由其五刑之用咸得乎輕重之中真能成德以全民中者是以有名譽無窮之慶也咸中內要點訖于咸富惟克天德意諱有慶即應轉無疆之辭說受王二句緊承誥古人用刑成譽正是祥刑故欲其監之也嘉師云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本無不善雖有陷于罪者非其本然也監于祥刑者監古人之用刑成德咸中有慶者而以全斯民之中以致無疆之譽也如此則民安而諸侯之責盡矣中字乃用刑之要呂刑一篇之綱領

之命

周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寵愛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乃引西夷犬戎攻叔幽王晉文侯與諸侯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于東都平王嘉文侯之功命為方伯賜以柎鬯弓矢史臣錄其策命之詞以文侯之命名篇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平王呼文侯而命之說父義和我大顯祖文王武王皆

周書

卷之十一

能敬慎以明其德本之身心而達于政治光輝發越無遠弗至其德昭著而上升于天敷布而下聞于民故上帝眷祐集大命于文王以有天下我周家之基業其來有自矣當時守成繼體固有成康以下諸君亦惟老成先正之臣如爾祖父等能左右扶助精自以事其君凡君有小大謀猷無不順從宜布以光昭祖德安定國家故我先祖諸君得以安然在位而享太平之福也此節乃起下節之詞雖首舉文武實重成康上言成康承文武盛德受命之後而又得先正之輔所以得安其位也不顯文武是言其是成德之人與明明我

祖句相類明德就發用上說克慎是自然能慎首昭

升是明德昭著而上升于天致聞是明德廣布而下聞于民不可以所脩所至平看此三句與下殄資澤相反以教養貫集命亦與下天丕愆相反獨言文王者受有殷命實開尚迪有祿之基舉文以該武也亦惟二字重看謂先祖當文武盛德得天之後則天命方新資澤方厚若可以自安其位而無賴于先正之助者然亦惟有先正以左右昭事云云故得安在位也先正指唐叔厥辟先祖俱指成康左右昭事是以文武之道事其君之意謀猷以教養德意言率從以

周書

卷之十一

承流宣化言正昭事之實也懷任位是保天下而不墜文武基業之謂

嗚乎闕于小子嗣造天丕紿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積予一人永綬在位

平王歎息說我祖宗基業相承皆有賢臣之助何其幸也闕于小子嗣位之初乃為天所大譴有父死國破之禍所以然者蓋民為邦本國家必有惠澤及民則根本固而外侮無自而入今周德既衰絕其資澤于下民民心已離邦本先撥以致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

是我之所承者既與先祖異矣即我朝廷御事之臣亦無有老成俊傑在于官使者我小子又薄劣無能其何以濟此多難所賴以輔之者惟有望於在外之諸侯耳爾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憐恤我乎又歎息說諸侯若能恤我以先正之昭事先王者而致功于我一人則庶幾扶國祚于既衰而我亦可以永安厥位如先祖矣

此言已承國家多難之餘而無羣臣之輔故不能如先祖之安在位也將歸功文侯故先發此當與上節反看珍資澤句是不愆之由侵我句正是不愆處盡

周書

卷之三

卷之三

教養之資用惠澤既絕于民則國本先撥故我狄乘之而為害也總是言國家之多難與開國受命之初不同意御事與祖父雖分內外而實質申言內而朝廷既無老成俊傑之臣為撥亂反正之助而我小子又寡昧無能何以濟難然所賴以濟之者尚有望于在外之諸侯也而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如先正之昭事者乎嗟我諸侯有能如先正之昭事而致功于我則我亦如先祖之得安在位矣而今何有哉蓋及復悲國之無人而深幸文侯之能恤已也兩節俱重諸侯上蓋唐叔文侯皆晉侯耳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迨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杆我于艱若汝子嘉

平王呼文侯說當國家多難之後寡助之時猶幸有汝能服勞王家昭明汝顯祖之功烈蓋我家不造文武之道幾墜而國統已中絕矣惟汝懷除戎難興復王家始儀刑文武之典章用會合諸侯迎立小子繼續汝君之統緒于以追孝于爾之前文人而不忝其昭事先王之續焉且我新立在艱難之中汝多所脩完捍衛王室賴以再造若汝之功誠我之所嘉美者也

周書

卷之三

卷之三

此承上悲國無人之時而獨幸文侯輔君之美也克昭顯祖虛說汝肇刑二句即其實也曰顯祖又曰文人者蓋自其忠貞昭著于前故曰顯自其佐成尚文之治故曰文俱指左右昭事而言也汝肇三句相推一氣說下文武之道是以德創業而為後王保位之法程者肇刑者於國家無人之日而始能儀刑文武之道以事我也用字緊根刑文武來會乃辟使得履尊位于既散之日而國統不至于離紹乃辟使得承今緒于垂亾之時而國統不至于絕要點綏在位意曰追孝者歷世已遠而能善繼善述也此句正應憚克昭句說如是則者壽俊傑得見于外服而誰謂能

父真能恤朕躬有臣如先正而吾果得安在位矣修
扞即申會紹言俱就立已上看報難即編造天丕衍
三句嘉者稱美之意未是命為方伯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養爾在也一曰彤弓
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邁惠康
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平王初遣文侯說王室已安汝其歸于晉國撫視汝民
衆安寧汝邦家我賜汝秬鬯之酒一尊以供汝祖廟
祭享之禮又彤弓一張彤矢百枝盧弓一張盧矢百枝
使汝得專征伐又馬四匹以供征伐之用父往就國當

廟書 卷之十一 十一

脩舉職業於遠民則懷來之於近民則馴習之惠安遠
近的小民無或怠荒以自安樂又必簡閱爾都之士馬
以壯國威惠恤爾都之人民以固邦本夫有功王室汝
之德已顯矣今又柔服遠近簡恤士民則德威宣著勳
業光明豈不益成就汝之顯德哉汝其他之

此飭遣文侯之詞蓋命以方伯之職而深致期望之
意也承上汝嘉意來師指一方言邦指本國言欲其
巡視一方之衆綏寧一國之民也二句乃通節之綱
領用齊貫至馬四匹賽以秬鬯一函者所以隆告廟
之禮賽以弓矢乘馬者所以重征伐之權正方伯所

宜有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備其物所以厚其報也
往哉即上解視柔遠至荒寧即視師之事簡恤爾都

即寧邦之事柔能以教民言惠康以養民言無荒寧
者欲其慎于教養而不敢忽也簡是簡閱賢士可任
教養之寄者恤是惠恤斯民不被教養之澤者此句

對柔遠三句說用成句總承謂克昭顯祖德可顯矣
今用此柔能惠康簡恤爾都之道使一方之政無不
理而德威至于侯邦一國之治無不修而德教加于

百姓則汝之德不惟丕著于王家而亦光昭于下國
矣非所以成爾之顯德乎此篇以教養立說正與慎
廟書 卷之十一 十一

德謀猷資澤相應

昔周公之子初封為魯侯因淮夷徐戎作亂率師伐之
誓師于費地記書者因以費誓名篇

公曰嗟人無譴聽命祖茲淮夷徐戎並興
魯公誓師先發歎詭爾等從征的諸侯無得喧嘩都靜

聽我的命往日已叛的淮夷今來我始封又結搆徐戎
並起為寇故我不得不率師以伐

此魯公誓戒諸侯從征之辭也各指一篇而言但茲
云者昨日已叛之淮夷又脅徐戎以並起所以見其

乃甲冑敵乃于無敵不弔備乃弓矢銀乃戈矛礪乃
鋒乃無敵不善

魯公昔師說戰莫先于治戎備爾等須要縫綴甲冑繫
帶干橋無敵有一件不精製者則自衛之具備矣預備
弓矢銀鍊戈矛磨礪其鋒刃無敵有一件不鈔利者則
攻人之具備矣

此戒諸侯之師以治戎備也甲冑與干衛身之具穀
之欲其完固敵之欲其慎密無敵不弔者殺之敵之
各致其精至也弓矢戈矛鋒刃攻人之具備之欲其

周書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多穀之欲其堅礪之欲其利無敵不善者備之穀之
礪之各盡其善也亦要見先自衛而後攻人意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敵乃奔無敢傷牯牛之傷汝則
有常刑

魯公又戒行師所在之居民說凡軍中的牛馬其止宿
牧養之處已大布於四野之中爾居民凡在野外有設
為捕獸的機檻必須閉絕了有發掘陷獸的坑坎必須
填塞了無致陷害傷損我牧放的牛馬若不預先除治
傷了我牛馬當加爾以常刑決不赦宥也

此戒軍伍所在之居民以除道路也牛馬車以載軍

備馬服乘以供武用皆用兵所多者師既出則舍于
郊外矣故以戒居民設機為獲掘坎為穿皆所以取
禽獸者杜敘總是閉塞之義言獲穿則凡有害于師
也者可知矣註中推出意要足

馬牛其賦臣妾通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養汝乃越逐
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
有常刑

魯公又戒將士說軍士部伍不可不嚴整軍中馬牛有
牝牡相引誘因而風狂奔走的有役使的男子女人棄
家逃亡的俱不許失主越過軍壘去趕逐他若有人收

周書 卷之十一 三十四

得這牛馬男女能敬懼小心不敢藏匿復還了人我自
商度爾所還之物多寡輕重之數賞賜他若不聽管戒
亂了部伍越壘趕逐或得了藏匿不還這等的都有一
定之法決不輕宥也不許盜掠或踰過垣墻偷盜
人牛馬引誘人男女這等的其情尤重又自有一定之
法加于爾必不宥也

此戒將士以儆部伍也蓋喪師之患未有不因剽掠
失伍而為敵所乘者故儆戒之越逐祇復俱貼將士
不失部伍上看馬牛臣妾是所在居民之所養者
雖有風逸通逃亦不得越逐而至于失伍也至于不

以逐而偶得者又當敬還無敢藏匿也商賈承勿逐
種後二意所以示勸也下云常刑所以示懲也寇攘
竊誘是馬牛之不風逸臣妾之不遁逃者恐其紛亂
部伍故戒之也重在部伍上古者節制之兵軍伍嚴
明而居民安堵正是如此註中失主不得逐句乃喚
下句不可泥

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
三郊三逐時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
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逐時乃芻芻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魯公誓師又說甲戌之日我要率衆往征徐戎之罪蓋

周書

卷十一

十一

徐戎尤近魯境故先加之兵軍行則糧餉為急爾須要
儲備以供軍食毋得欠缺致誤軍機如有不及汝主餽
之人當加以死罪不宥也魯國有四郊那東郊之人與
徐戎對壘難別用他汝西南北三郊三逐的人備着築
墻板木之類我于甲戌進兵之日要乘隙修築城垣管
壘以防衝突之患毋得失于供應誤了我的事我所懲
治汝的不止一件刑法但罪不至死耳又汝三郊三逐
的人民不止供應板木又要儲備着餵養馬牛的草束
不可不多備倘或缺少致使我馬牛飢困亦必加以死
刑不輕宥也

周書

卷十一

十一

立期會而勉其有事也期是出征日期會是會集
諸侯之師以徃征二字有別甲戌我惟征徐戎句作
冒正是立期會處下糗糧楨幹芻芻三段皆期會中
事糗糧以足軍食楨幹以治軍壘芻芻以供牛馬皆
期會所最急者不逮者不及數而至于乏也築以甲
戌者註所謂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猶云
加以無數刑法但不至于殺耳芻芻不多亦服大刑
者恐牛馬飢疲而不可用也時糗糧統責于諸侯者
從征諸侯皆伯禽所統師行而糧食分之所宜備也
時楨幹芻芻專責之魯人者楨幹芻芻非遠國所能
致地近而致便勢之所宜然也

秦誓

昔秦穆公欲伐鄭其臣蹇叔以為不可穆公不聽後晉
襄公敗之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已不用蹇叔之言以
致喪敗作為誓辭以告羣臣明已改過之意史錄其語
因以名篇

此書不特悔過遷善可為後世之法而且明于君子
小人之情狀大有裨于治道故孔子附之四代之末
耳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

自若是多終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昔秦穆公悔已伐鄭之失乃集羣臣而告之先嗟嘆詆
爾等近臣無得喧譁都靜聽我的言語我今誓告于汝
者乃衆論中第一緊要的非是迂遠不切之說汝當專
心聽之可也我聞前人說道常人之情重于責人輕于
責己盡皆自以為是便有過差多安于徇己不肯受人
的非責殊不知責人非難惟我有過差而能受人之責
如水之流聞而即改無一毫凝滯斯能克其多盤之私
是為難耳古人斯言切中人情乃修身克己之要務正
所謂羣言之首也

周書

卷之十一

七十五

此穆公誓告羣臣悔過之辭也羣言之首謂一篇要
旨所在蓋穆公之誓惟悔前日之安于徇己不聽羣
叔之言而已古人節正羣言之首也民訖句言凡人
溺于利欲多安于徇己而不能受人之責也責人以
下正若是多盤之責謂人有利欲之非心而我以大
義責之何難之有惟不徇己而受人大義之責則不
免昏于利欲而不能矣是惟艱哉此正切穆公之病
故引之以為首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穆公叙悔過之意說我如今乃知前日拒諫之非欲改

其過此心常懷憂悔惟恐日月既往年齒已衰不復有
將來之日可以遷善補過此所以急于圖改不敢自安
也

此汎言已悔過之意愛字從上文來憂其如此民之
徇己而不能受責如流恐歲月之逝而不及改也憂
悔過之無日則汲汲圖改之意見矣然猶未明言其
過下節始實言之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
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穆王又追悔前非說道惟朝廷之上有前一輩年老有

周書

卷之十一

七十六

謀的人我非不知他老成諳練但以其每事堅執不肯
遷就我意遂忌疾疎遠之而不用其謀如今新進喜事
之人非不知他少未更事但以其每事順從能與我意
相合姑且以為可親而信用其計以至于敗謀而失事
然既往之過雖已如此而將來之善猶可改圖自今以
後凡國有大事尚當謀度詢問于老成黃髮之人與他
商量可否則其深慮遠謀既足以斷國事忠言讜論又
足以服人心庶幾他日所行之事亦可以無過矣豈敢
自諱其過而不復為自新之計哉
此明言其悔既往之過而圖將來之善也古之謀人

暗指察叔今之謀人暗指杞子言老成之人不能狗已之所欲者也我雖明知其老成願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新進之士能狗已之所欲者也我雖明知其新進姑以其順便而親信之此正妾于狗已而不能受責如流所謂已往之愆也雖則云然輕過下黃髮即是古之謀人詢謀老成則不用新進可知矣此句正是改過也

番番良士齊力任怨我尚有之仇仇勇夫射御不達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穆公告羣臣說我前日之過已不可追如今要改過遷

廟書

卷之三

七十九

善只是親賢臣遠小人而已如番番然衰老的良士雖少壯有臂力時都過去了他却老成練達計慮深長是可與謀國者這等的人我今後却要任用他若仇仇然武勇之夫雖善于射御無有遠失他却有勇無謀智慮疎淺多足以敗事這等的人我今再不用了勇夫且不可用况那截截辯給善為巧言的小人顛倒是非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詭雖有直言正論也被他搖奪了這樣的最能欺壞國家但有一人尚足以敗國我何暇多用之哉

此正詳其改過遷善之實事也良士即古之謀人論

言即今之謀人勇夫段甚輕只引起未段耳有字是任用意尚有是改其忌疾之私而欲尊信之皇多有是改其親信之失而欲疎遠之尚不欲亦輕看不遠者中度無失之謂墓木既拱是言其老過門趨乘是言其勇易辭者能奪君子之辭而變易之也明說襄叔三帥杞子不妨味終公語足見改過不決意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穆公說我嘗默然深思用人之得失繫國之安危不可

廟書

卷之三

八十一

不謹假如有一箇介然獨立之臣看他斷斷然誠實專一無他技能恰似沒用的人一般但其心地和平度量廣大休休然如大器之能容受有不可得而測度者見人有才能的便心裏愛他如自己有才能一較見人之俊美通明的便心裏真切喜好不但如其口中之所稱揚而已這是他實能容受天下的賢才非有勉強矯飾之意這樣大臣既有德又有量人君若肯一心信任他必能廣致羣賢共圖國事為社稷蒼生造福用能保佑我子孫使長保富貴保安我黎民使長享太平斯人也亦上有利于國哉此我所以欲用老成之士也

此言良士之有利于國家以明已尚有良士之意也
無他技非真無所長惟有才而不自用故無才之可
見耳正是形容他誠一之至意休休有容一氣說人
之有技二句是能容天下之才人之彥聖三句是能
容天下之德故曰是能容之正應轉休休有容句保
子孫則後嗣蒙其利保黎民則兆庶賴其利故曰主
于有利也然則老成如蹇叔者可以不用乎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
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周書

卷十七

小士

能的道他強過自己却妬忌憎嫌之不肯稱揚見人是
箇俊美通明的怕他不次進用百方阻抑之使不得通
達這等的人心私量狹窄不能容受天下的賢才人君
若誤用了他將使君子喪氣小人得志把天下的事件
件都壞了如何能保我子孫使之長久保我黎民使之
安樂亂亡之禍將由此而起矣不亦岌岌乎危殆哉故
我於截截巧言之人不違用之也

此言小人之有言于國家以明已不皇有諛言之意
也與上節相反曰疾以惡之則不能容天下之才達
之不達則不能容天下之德所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臣記說太保召公等既皆恭聽王報告已畢乃皆相
揖而趨出王乃釋去冕服還著喪服蓋行即位吉禮畢
仍行居喪之禮也

羣公自太保以下皆是命即上報告之命也相揖趨
出盡人臣順命之恭釋冕喪服正人子居喪之禮以
吉服見諸侯者乃召公當危疑之時明正始之義不
可以常禮言也○正始之義舜典禹謨示其常禮
康王之誥盡其變

書經講義會編十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申時行撰時行字汝默號瑤泉長洲人嘉靖壬戌進士第一官至大學士諡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乃時行官翰林直日講時所進其說皆恪守蔡傳務取淺近易明考徐允錫作鄭曉禹貢說跋云嘗屬徐瑤泉作虞商周書說以補所未備徐瑤泉者即謂時行蓋時行初冒徐姓允錫跋作於隆慶二年時猶未復姓也據其所言時行蓋深於尚書者然其書說竟不及成惟此編存於世云



ZW 21181888542655